

共产国际  
第四次  
代表大会  
文件

I

共产国际  
第四次  
代表大会  
文件

Ⅱ

# 共产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2年11—12月

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共产国际 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1922年11—12月

II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文件**

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2.5 插页4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496 000 册数：精装本 1-1 000

ISBN 7-300-00864-x

D·116 定价：13.75元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I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20.375 插页4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449 000 册数：1-1000

ISBN 7-300-00867-4

D·118 定价：12.80元

60797/28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 总 序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创立了与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相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随后这一思想体系被越来越广大的群众所接受，在世界很多国家里逐渐发展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这种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提出了伟大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草拟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但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同时也承认：“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自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来，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在相互影响、相互支持中前进，历经胜利和失败、成功和曲折，终于不断突破资本主义链条上一个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许多国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现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在不断发展中。

百余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存了浩繁的文献档案，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这些文献档案，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信而有征，具有极重要的意义。1984年春，由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集中力量编译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和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五个国际组织已发表的全部文献档案。文献选材包括各个国际组织历次代表大会、重要会议的记录、决议和有关文件，力求搜集齐全。凡外国有选编完整的版本者，采用外国版本；文件散

见于外国不同版本者,由我们统一编译。文件完全按原件翻译,不作任何修改删节,译文力求准确,以便让读者直接接触完整的第一手材料,了解各个国际组织的历史本来面目,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初步估计全部文献约二千多万字,从1986年起陆续出版。

这部文献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担负繁重的出版工作,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

编 辑 委 员 会

1985年12月

## 出 版 说 明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内容包括大会的记录和呼吁书、提纲、决议，是根据1923年共产国际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本《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彼得格勒—莫斯科，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Protokoll des Vierten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Petrograd-Moskau, Vom 5. November bis 5. Dezember 1922. Verlag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3.）编译的，分两卷出版。书中议程标题（楷体字）是编者加的；列宁的报告和讲话，按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译文刊印；呼吁书、提纲和决议部分的目录按议程顺序重新编排。

参加本卷翻译的有：林荣远、魏威、潘海峰、李遼六、郑伊倩、赵晓红、朱章才、姜雅南、王亚汶、余瑞先、秦牧、刘宏、刘昌业、李晓辉；由林荣远、魏威总校。

全书由文献编委会共产国际组杨光远、宋洪训、林海、杨云若分工审阅，由张中云统一审定。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王颖；陈丹（责任编辑）；祝东平（封面设计）；李英（技术设计）。

#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文献

GUOJI GONGCHANZHUYI  
YUNDONGSHI WENXIAN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



# 目 录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

开幕式 (1922年11月5日) .....	3
克拉拉·蔡特金主持开幕式 .....	3
选举主席团 .....	3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	4
宣读贺电 .....	18
列宁同志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 .....	18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欧美政治犯的讲话 .....	20
费利克斯·柯恩宣读告欧美政治犯书 .....	24
贝隆宣读告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书 .....	27
阿扎里奥宣读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	30
片山潜宣读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红军和红军 军书 .....	33
柯拉罗夫宣读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	36
第二次会议 (1922年11月9日) .....	39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	39
选举各委员会 .....	3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人: 季诺维也	

夫) .....	45
季诺维也夫 .....	45
第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10日) .....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	74
季诺维也夫 .....	74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	90
博尔迪加 (意大利) .....	91
拉狄克 .....	91
瓦伊陶尔 (捷克斯洛伐克) .....	92
恩斯特·迈耶尔 (德国) .....	95
瓦尔加 (匈牙利) .....	101
路特·费舍 (德国) .....	105
纽拉特 (捷克斯洛伐克) .....	110
第四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 .....	120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	120
贝克尔 (德国) .....	120
拉狄克 .....	124
迪雷 (法国) .....	135
博尔迪加 (意大利) .....	146
格拉齐亚德伊 (意大利) .....	154
第五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晚) .....	161
宣读贺信 .....	161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	164
米哈尔科夫斯基 (波兰) .....	164
墨菲 (英国) .....	168
哈康·迈尔 (挪威) .....	173

布哈林	176
卡尔 (美国)	186
福尔 (法国)	190
<b>第六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b>	<b>199</b>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199
罗斯梅 (法国)	200
拉维斯泰因 (荷兰)	211
兰德勒 (匈牙利)	212
阿塞威多 (西班牙)	212
多姆斯基 (波兰)	214
柯拉罗夫 (保加利亚)	220
赛登 (捷克斯洛伐克)	222
兰德勒 (匈牙利)	224
片山潜 (日本)	228
拉科西 (匈牙利)	230
<b>第七次会议(1922年11月12日晚)</b>	<b>234</b>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234
马歇尔 (美国)	234
萨利文 (美国)	238
乌约维奇 (青年共产国际)	242
马拉卡 (荷属印度)	244
季诺维也夫: 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	248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77
斯考西·马罗 (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声明)	277
格拉齐亚德伊 (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声明)	278
迪雷 (法国)	278
苏瓦林 (法国党左派声明)	279

多穆瓦（法国党中派声明） .....	279
佩鲁索（意大利） .....	279
迈耶尔宣读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	280
佩里克（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声明） .....	282
挪威代表团声明 .....	282
多姆斯基声明 .....	283
<b>第八次会议（1922年11月13日） .....</b>	<b>284</b>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列宁， 克拉拉·蔡特金） .....	284
列宁 .....	284
克拉拉·蔡特金 .....	298
<b>第九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 .....</b>	<b>314</b>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克拉拉· 蔡特金，贝拉·库恩） .....	314
克拉拉·蔡特金 .....	314
贝拉·库恩（匈牙利） .....	337
<b>第十次会议（1922年11月14日晚） .....</b>	<b>347</b>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人：托洛茨 基） .....	347
托洛茨基 .....	347
<b>第十一次会议（1922年11月15日） .....</b>	<b>378</b>
资本的进攻（报告人：拉狄克） .....	378
拉狄克 .....	378
<b>第十二次会议（1922年11月16日） .....</b>	<b>414</b>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报告人：博尔迪加） .....	414
博尔迪加 .....	414

讨论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问题 .....	440
什麦拉里 (捷克斯洛伐克) .....	440
普尔曼 (美国) .....	446
乌尔邦斯 (德国) .....	451
第十三次会议(1922年11月17日) .....	455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报告人: 埃贝莱因) .....	455
埃贝莱因 (德国) .....	455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	464
拉迪奇 (南斯拉夫) .....	464
安贝尔-德罗 (瑞士) .....	464
拉狄克 .....	465
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继续) .....	466
拉维斯泰因 (荷兰) .....	467
施特恩 (奥地利) .....	472
哈里·维伯 (英国) .....	477
霍恩勒 (德国) .....	481
罗斯梅宣读抗议逮捕波兰革命者的信 .....	487
拉狄克作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的总结发言 .....	488
季诺维也夫 .....	503
韦尔蒂 (瑞士) .....	503
第十四次会议(1922年11月18日) .....	508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 (报告人: 布哈林, 塔 尔海默) .....	508
布哈林 .....	508
塔尔海默 (德国) .....	536
第十五次会议(1922年11月18日晚) .....	559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报告人：卡巴契也夫） .....	559
卡巴契也夫（保加利亚） .....	559
第十六次会议（1922年11月20日） .....	569
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报告人：洛佐夫斯基，克拉克，兰辛） .....	569
洛佐夫斯基 .....	569
克拉克（英国） .....	604
兰辛（美国） .....	607
第十七次会议（1922年11月20日晚） .....	612
讨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问题 .....	612
黑克尔特（德国） .....	612
洛里当（法国） .....	618
赫尔塔·施图尔姆（德国） .....	634
塔斯加（意大利） .....	639
加登（澳大利亚） .....	644
帕伍利克（捷克斯洛伐克） .....	650
韦尔齐克（捷克斯洛伐克） .....	653
库切尔（美国） .....	656
罗斯梅（法国） .....	661
加香 .....	664
罗斯梅 .....	665
奥尔康关于土耳其共产党问题的发言 .....	667
第十八次会议（1922年11月21日） .....	675
讨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问题（继续） .....	675
洛佐夫斯基 .....	675

讨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问题.....	687
布哈林宣读俄国代表团的声明.....	687
季诺维也夫宣读关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的提案.....	688
博尔迪加（意大利）.....	689
贝隆宣读意大利代表团的声明.....	690
季诺维也夫.....	690
关于工人援助问题（报告人：明岑贝尔格）.....	691
明岑贝尔格.....	691

## 目 录

第十九次会议 (1922年11月22日) .....	707
东方问题 (报告人: 拉维斯泰因, 罗易, 片山潜, 布 登加) .....	707
拉维斯泰因 (荷兰) .....	709
罗易 (印度) .....	751
片山潜 (日本) .....	761
塔哈尔·布登加 (突尼斯) .....	768
致德国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贺电 .....	774
第二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23日) .....	776
讨论东方问题 .....	776
维伯 (英国) .....	777
刘仁静 (中国) .....	780
考斯尼-艾尔-阿拉比 (埃及) .....	783
厄尔斯曼 (澳大利亚) .....	786
萨法罗夫 (俄国) .....	789
奥尔康 (土耳其) .....	794
尼克·宾 (波斯) .....	797
拉狄克 .....	799
通过关于谴责南非白色恐怖的决议 .....	809
第二十一次会议 (1922年11月24日) .....	811



土地问题 .....	811
瓦尔加（匈牙利） .....	811
勒诺·让（法国） .....	824
特奥多罗维奇（俄国） .....	833
约斯（大不列颠） .....	840
里厄（法国） .....	842
帕乌凯尔（罗马尼亚） .....	845
第二十二次会议（1922年11月25日） .....	850
土地问题（继续） .....	850
科斯采娃（波兰） .....	850
片山潜（日本） .....	856
瓦尔加（匈牙利） .....	859
青年问题（报告人：许勒） .....	863
许勒（青年国际） .....	863
黑人问题 .....	883
比令斯（美国） .....	883
麦凯（美国） .....	890
第二十三次会议（1922年11月25日） .....	895
合作社运动 .....	895
梅什切亚科夫（俄国） .....	895
洛里当（法国） .....	909
昂利埃（法国） .....	914
琴丘克（俄国） .....	923
第二十四次会议（1922年11月27日） .....	925
共产主义妇女工作（报告人：克拉拉·蔡特金，赫尔 塔·施图尔姆，斯米多维奇，卡斯帕洛娃） .....	925

克拉拉·蔡特金 .....	925
赫尔塔·施图尔姆（德国） .....	943
斯米多维奇（俄国） .....	958
卡斯帕洛娃（俄国） .....	963
表决通过关于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决议 .....	966
第二十五次会议（1922年11月28日） .....	969
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报告人：霍恩勒，克鲁普斯 卡娅） .....	969
霍恩勒 .....	969
克鲁普斯卡娅（俄国） .....	979
凡尔赛和约问题 .....	984
加香（法国） .....	984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	992
拉迪奇（南斯拉夫） .....	996
致拉合尔印度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贺电 .....	1002
第二十六次会议（1922年11月29日） .....	1003
凡尔赛和约问题（继续） .....	1003
墨菲（英国） .....	1003
凯勒（波兰） .....	1009
康诺利（爱尔兰） .....	1014
弗里德兰德（奥地利） .....	1018
表决通过奥地利问题委员会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呼吁书 .....	10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的工作（报告 人：埃贝莱因） .....	1030
埃贝莱因（德国） .....	1030
第二十七次会议（1922年11月30日） .....	1043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问题	1043
博尔迪加（意大利）	1043
格律恩（奥地利）	1046
片山潜（日本）	1051
埃贝莱因（德国）	1052
表决通过反对南斯拉夫白色恐怖的呼吁书	1054
关于埃及社会党问题的决议	1056
表决通过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	1057
表决通过土地问题行动纲领	1062
瓦尔加作纲领修改的说明	1062
表决通过建立救援被捕人员红十字会的决议	1071
犹太复国工人党问题	1072
第二十八次会议（1922年12月1日）	1074
法国问题（报告人：托洛茨基）	1074
托洛茨基	1074
第二十九次会议（1922年12月2日）	1125
讨论法国问题	1125
加香（中派代表团声明）	1125
勒努（勒努派声明）	1127
苏瓦林（左派代表团声明）	1128
勒诺·让（勒诺·让少数派声明）	1129
托洛茨基	1131
表决通过关于法国问题的政治决议	1134
表决通过关于法国党的组织机构问题的决议	1134
西班牙问题（报告人：安贝尔-德罗）	1139
安贝尔-德罗（瑞士）	1140

表决通过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	1142
丹麦问题（报告人：库西宁）	1145
库西宁（芬兰）	1145
表决通过关于丹麦共产党的决议	1147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工 作的决议	1148
表决通过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	1150
第三十次会议（1922年12月4日）	1156
意大利问题（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1156
季诺维也夫	1156
表决通过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	1186
博尔迪加（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声明）	1187
塞拉蒂（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团声明）	1187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代表团少数派声明）	1189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报告人：拉狄克）	1190
拉狄克	1190
表决通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1195
什图尔茨（捷克斯洛伐克）	1200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1200
第三十一次会议（1922年12月5日）	1202
表决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援助苏维埃俄国问题的决议	1202
南斯拉夫问题（报告人：费利克斯·柯恩）	1205
费利克斯·柯恩（波兰）	1205
表决通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1210
斯塔尼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少数派声明）	1214

拉迪奇 .....	1215
马林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	1215
关于挪威问题（报告人：布哈林） .....	1216
布哈林 .....	1216
第三十二次会议（1922年12月5日晚） .....	1231
表决通过关于挪威问题的决议 .....	1231
哈康·迈尔（挪威代表团多数派声明） .....	1231
表决通过关于反对爱尔兰白色恐怖的决议 .....	1232
表决通过关于凡尔赛和约问题的决议 .....	1234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提纲 .....	1234
霍恩勒（关于提纲修改的说明） .....	1234
博尔迪加（意大利代表团多数派的声明） .....	1239
关于致阿姆斯特丹派的公开信 .....	1240
表决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 .....	1240
表决通过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教育工作的决议 .....	1241
表决通过法国共产党的工作和行动纲领 .....	1241
表决通过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 .....	1241
选举执行委员会 .....	1244
柯拉罗夫代表选举执行委员会的发言 .....	1244
比令斯（美国） .....	1246
格律恩（奥地利） .....	1247
托尔普（挪威） .....	1247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	1248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	1250
柯拉罗夫代表外国代表团致谢词 .....	1262
纽拉特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谢词 .....	1263

## 呼吁书、提纲和决议

1. 告欧美政治犯书	24
2. 告意大利工人农民书	27
3. 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30
4. 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34
5. 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36
6.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280
7. 致土耳其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公开信	673
8. 关于共产国际纲领和各国共产党的的决定	688
9.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俄国萨哈林岛问题的决议	767
10. 致柏林-诺伊科隆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贺电	774
11. 关于谴责南非白色恐怖的决议	809
12. 关于合作社运动的决议	905
13. 关于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决议	966
14. 致拉合尔印度全国工会代表大会	1002
15. 奥地利问题委员会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呼吁书	1025
16. 反对南斯拉夫白色恐怖的呼吁书	1054
17. 关于埃及社会党问题的决议	1056
18. 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	1057
19. 土地问题行动纲领	1065
20. 关于建立救援被捕人员红十字会的决议	1071
21. 关于法国党的组织机构问题的决议	1134
22. 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	1142
23. 关于丹麦共产党的决议	1147

24.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 .....	1150
25.关于捷共问题的决议 .....	1196
26.关于无产阶级援助苏维埃俄国问题的决议 .....	1202
27.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	1210
28.关于挪威问题的决议 .....	1228
29.关于反对爱尔兰白色恐怖的决议 .....	1232
30.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 .....	1241
31.澄清事实——多姆斯基声明（波兰）（附件 1） .....	1265
32.美国问题委员会的抗议（附件 2） .....	1265
33.关于法国问题的政治决议（附件 3） .....	1266
34.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 （附件 4） .....	1276
35.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附件 5） .....	1282
36.关于凡尔赛和约问题的决议（附件 6） .....	1287
37.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附件 7） .....	1294
38.关于工人统一战线和关于对待第二国际、第二半国 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工人以及支持无政府主义 -工团主义组织的工人的态度的指导原则（1921 年十二月提纲）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文件》）	
39.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劳工联合会的公开信和致各国 工会和海牙国际工会和合作社会议的公开信（附 件 8） .....	1310
40.东方问题指导原则（附件 9） .....	1316
41.各国共产党的教育工作（附件 10） .....	1330

42.法国共产党的工作和行动纲领（附件11） .....	1333
43.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行动方针（附件12） .....	1339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记录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



# 开 幕 式

(1922年11月5日，星期日)

**开幕：晚9时，彼得格勒人民大厦**

## 克拉拉·蔡特金主持开幕式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我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现在宣布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适逢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历史事件5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俄国革命的形式，英勇果断地举行了胜利起义，使得世界资产阶级遭到了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鼓掌。）

同志们！我受共产国际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建议我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鼓掌。）请季诺维也夫同志上台来担任主席。（暴风雨般的掌声。）

## 选举主席团

**主席季诺维也夫：**

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团。根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定，同

时根据世界代表大会各国代表团的特别协商，我们建议主席团委员名单作为建议如下：

贝隆和昂利埃（法国）

卡尔（美国）

片山潜（日本）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列凯（英国）

列宁和托洛茨基（俄国）

马拉比尼（意大利）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舍弗洛（斯堪的纳维亚）

瓦尔茨基（波兰）

蔡特金（德国）

我们表决这项提案，反对的，请举手。——主席团一致选出。请到会的各位委员就座。

### 季诺维也夫致开幕词

同志们，我接受了向你们致开幕词的光荣使命。今天，有这么多事件和回忆涌向我们的心头，真使人不知道应该首先从何说起。是啊，我们要总结一下，在俄国工人阶级征服的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敌人交叉火力射击下存在5年之久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有52个国家先进无产者参加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认为，同志们，我们有理由说，我们能够同时经历这些伟大的、在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机会是难得

的。当然，我们应当把我们首先要说的话献给那些在过去5年的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正因为有了他们，共产党的旗帜才没有从许多国家目前只是少数的英雄先锋队手中倒下。我们牺牲了的同志是不计其数的，仅仅我们国家牺牲者何止千千万万。

今天我偶然收到一本小小的年鉴，这是献给在保卫唯一的苏维埃城市时——在保卫我们的彼得格勒时——牺牲的一支部队的。1919年由施吕塞尔堡工人组成的小队同其他小队一起保卫了我们美丽的彼得格勒，这本年鉴是为纪念这支小队而出版的。施吕塞尔堡与整个苏维埃俄国相比——更不用说与我们的同志们生活和战斗的整个世界土地相比了——意味着什么呢？它不过是一小小的一角，一座工厂小镇，一家独一无二的大工厂。这本年鉴是特意献给这支工厂小队的，他们在1919年守卫在彼得格勒城外，数十名施吕塞尔堡工人手中拿着武器，在保卫苏维埃俄国城市时牺牲了。同志们，让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把整个俄国的工人、把全世界共产党人当作全部的、“集体的施吕塞尔堡”来计算，在无产阶级战斗中牺牲的人更是多得难以计数。

这几天，我还见到另外一本书。莫斯科的一位同志想为编写这几年死去的许多优秀同志的传记作一些准备。单单列举这些同志的名字用小号字印成的一本书，就至少有整整20印张，而书中搜集的还只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比较熟悉的那些同志的名字。我们知道，还有成千上万个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现在还不为历史所知道，他们在保卫苏维埃旗帜的战斗中倒下去了。

这几年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的广场没有染红为共产主义旗帜而奋斗的工人的鲜血。在匈牙利，在工人起义的最初几次尝试中，我们成千上万的兄弟牺牲

了，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监狱里受着煎熬。在布达佩斯，两星期前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在我们的近邻芬兰，工人首次试图举行起义，几千名工人死亡，几千人现在还被关在监狱里。在巴尔干、在罗马尼亚，我们整个党从代表大会直接走进牢房，许多人在半路上被枪杀了。在希腊，资产阶级革命把一大批共产主义战士投进了监狱，只有其中的一部分人被起义的士兵解放了。这些士兵——大家想必在这里听说了——高喊着“列宁万岁”的口号解除了他们自己部队中的资产阶级军官的武装。在美国，这几年几百名我们优秀的工人被关进了牢房。现在美国资产阶级对参加共产国际的人至少判处20年徒刑。在意大利，我们的同志进行内战已经几年了，有时成功，有时失败。你们大概知道，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意大利工人阶级正遭受着法西斯匪帮的蹂躏，而这些匪帮的首领——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正是从原来社会党人行列中蜕变出来的分子。正像我们在这次革命中经常看到的情况一样，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特别凶残，是工人阶级的特别无情、特别残忍的刽子手，他们受命于资产阶级以最恐怖的手段对本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清算。

同志们，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革命开始时的情景，如果我们计算一下在最初5年中世界工人阶级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进行的伟大而卓越的战斗的总数，我们首先怀念的是那些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为了苏维埃俄国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我们的优秀同志，我们的优秀领袖和兄弟。让我们永远怀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先驱战士。（全体起立，乐队奏哀乐。）

同志们，这个城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刚刚在这里宣布开幕——这个城市的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从那

一天起，时光已经过去5年了。在这5年中，每一天对于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是有益的一课。去年对于共产国际在许多方面又是决定性的一年。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有15个月时间，正是这15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共产国际最近的命运。不言而喻，从历史意义上看共产国际是一定会胜利的。即使我们的战斗组织，像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那样，被反动派的炮火从地面上消灭了，共产国际仍然会再生，并且仍然会最终带领无产阶级走向胜利。但问题是现在的共产国际、我们这一代战士是否能够完成共产国际自己承担的历史使命。

这个问题正是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解决了。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反动势力的进攻以前所未有的、目标明确的力量展开的时候，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清楚看到，一部分不可靠的同路人开始离开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共产国际的敌人曾预言，共产国际即使不会灭亡，也会削弱和没落。我们年轻的、部分还很弱小的国际共产党能否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个问题正是在最近15个月进攻的资本主义向我们交叉开火时得到了回答。

现在已经不止56个党参加了共产国际，其中有些党就人数而言，超过了5年前推翻资产阶级的俄国共产党。但是也有一部分党还不强大，还没有具备完整的形式，还没有度过最初的困难时期。

在第二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国际资本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力量，在长达15个月之久的时间里向共产国际的各个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资产阶级世界及其帮凶的一切努力，第二国际和第二半

国际的一切努力，在这一时期的目的就是企图接近我们的党，把个别支部从我们的队伍里拉出去，消灭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来说，这是严峻的岁月。

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自欺欺人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都不是我们的习惯。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出真话，即使在说出真话时是痛苦的。如果共产国际的目前状况像我们的敌人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就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失体面地掩饰我们的弱点。我们必须把实际情况说出来，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在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程、希望通过第四次代表大会增加我们力量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理由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国际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共产国际已经壮大起来，它现在不必害怕世界反动派的攻击了。正是这困难的一年，全世界国际资本家有计划进攻的一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联合的一年，苏维埃俄国饥饿的一年，极端贫困的一年，工人阶级屡遭失败的一年，正是这一年证明了，共产国际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它现在生存着，而且会使它的敌人胆颤心惊地生存下去。（鼓掌。）

在这一年里也发生过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共产国际的纲领路线和策略同样经受了火的考验，并且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最重要的代表大会——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立法机关——赋予了这个路线和策略以恰当的形式。

你们大概还能回忆起最近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我们在著名的哈雷党代会上讲话的声音才刚刚落下。在著名的哈雷表决以后，我们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出，右派独立党人既然拒绝了21条，那么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条道路——倒向社会民主党和诺斯克的



道路。当我们说出这句话时，右派独立党人空前激动，他们认为，我们的声明是恶意的捏造。现在，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共产国际的预言应验了，右派独立党人正站在诺斯克一边，站在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一边。

我们在检验我们的策略时，同样在意大利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意大利现在就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国际事件的焦点。当里窝那发生分裂时，我们对那些愿意追随共产国际的人说：“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同改良派和第二国际一起站在资产阶级的营垒一边；或者认识自己的错误，回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来。”我不知道，意大利社会党的一些领袖是怎样考虑意大利事件教训的，但是，我很了解追随意大利社会党的绝大多数工人的态度。意大利社会党的大多数工人在最近召开的罗马代表大会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认识了共产国际观点的正确。他们回到我们队伍中来了，我们当然要像欢迎自己的兄弟一样欢迎他们。（鼓掌。）

同志们，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这两个例子，向世界上一切正直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清楚证明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21条并不是臆造，并不是刁难和教条，而是符合无产阶级谋求自身从资本主义锁链中解放出来的整体认识的。共产国际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经受了生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既定的、明确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也知道我们把国际无产阶级引向何处。我们将以较大或较小的牺牲——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对此我们保证）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鼓掌。）

最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的合并。共产国际的预言被证实了。工人的革命斗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本来是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组织。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少一点掩饰和虚构只会好处。如果我们的斗争在简单而明白的范围内进行，我们会得益匪浅。

两个阵营——两个地区。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诺斯克的国际，社会主义叛徒的国际，工人阶级事业罪人的国际；另一方面是我们全世界兄弟的联盟，即我们称之为共产国际的各个国家的工人联合会。

我们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又是对谋求自身解放的工人实行白色恐怖的一个准备。也许我们这些话又要引起社会民主党人的怨恨了，就像在哈雷或者就里窝那发表声明时的情况那样。在全世界工人面前，我们对我们的声明负责；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不过是国际资产阶级对革命工人进行一次新的、空前绝望炮击的准备工作；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为那些新的加利费、诺斯克和墨索里尼分子以及屠杀工人阶级的其他新刽子手们创造了条件；在此意义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客观上正在完成世界资产阶级的新任务。

我们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内政策和策略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政策问题。

在所有重要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切客观前提都已成熟，一切经济前提也变得明显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谓主观因素——足够的阶级组织，足够的阶级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现时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时的（也许是我们整个时代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战胜社会民主党**，这个国际反革命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这个国际工人阶级胜利进军中的绊脚石。对于这一点，我们刚刚建立的共产党应该更为注意。我们同国际孟什维主义的斗争、同合并了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斗争，显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宗派斗争，是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流派的冲突。不，不，事实上这是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际工人阶级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最后代表人物、最后代理人孟什维克的斗争。

我认为，在我们庆祝俄国革命 5 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恳切地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说明这一点。

请允许我就我个人的情况说几句话。

我觉得，在革命 5 周年的时候尤其要说明一下。同志们，你们知道，5 年前我同其他同志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我生平中最大的错误。那时我未能充分认识孟什维克的整个反革命路线。从根本上说，这是我们十月革命前的错误所导致的结果。我在同孟什维克并肩战斗了 10 多年以后，当时我——像我们的许多同志一样——在重要时刻未能懂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右派、他们的右翼固然如此，事实上就是那些“左派”也是非常圆滑、非常精明、因而始终是国际资产阶级的危险一翼。因此我觉得，我有必要对我们的同志们说，对其中有一部分刚刚开始同国际孟什维克进行决定性斗争、目前还处在这个斗争交叉火力之中的同志们说——我们有责任把当前革命中的教训告诉你们，对你们说：你们要警惕，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不要低估了从孟什维克营垒中发生的、在第二

国际营垒中生成的威胁着我们的巨大危险：敌人的狡诈和他们领袖的阴险。你们要警惕，要把孟什维主义看作自己运动的右翼，你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最可恶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能够生存下来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帮助。问题就在这里。资本主义所以能存在下来，正是要归功于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叛徒的仁慈。劳动阶级现在人数众多，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人的掣肘，他们举手就可以把国际资产阶级打倒。

在庆祝十月革命 5 周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国际无产阶级说明：孟什维克分子曾经断言，十月革命是我们的一个错误，我们存在不了几个月。他们先是说，协约国将在几个月内把我们粉碎，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铁掌将把我们打倒。继而他们又预言，饥饿将消灭我们，我们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现在事件证明，我们的错误最多是我们在发动革命的那一个月，天不作美，下了雨，如此等等。（鼓掌。）但是，尽管下着“孟什维克”的雨，彼得格勒还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而且我觉得，今天彼得格勒的游行队伍也粉碎了孟什维克的论调。<sup>①</sup>（鼓掌。）

再说一说“新经济政策”的国际意义。

同志们，去年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我们刚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还只能就新经济政策在第一个工人共和国生活中的作用向你们提供一个相当模糊的理论上的设想。现在我们有了一些认识，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你们、向各国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你们当中许多人对苏维埃俄国又恢复资本主义开始时感到惊讶，你们出于好意。对我们说：“是呀，我们知道，你们是被迫

<sup>①</sup> 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那天，彼得格勒下着大雨，但是大雨并不能阻止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参加庆祝十月革命 5 周年和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游行。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因为我们各国工人的力量太弱了，不能帮助你们。”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个理由还不够充分。同志们，我们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因为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太弱了。不，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说——当然开幕式讲话不是说明理由的场合——，“新经济政策”也许是许多国家将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甚至是那些具有强大工业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国家。只有几个国家可能例外地绕过这个阶段。俄国代表团将在代表大会上阐述这个思想。我们之所以要坦率地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们希望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整个战略以及今后几年我们的作战计划能够建立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我们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力量弱小的表现，它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估计自己力量的时候，一定要同时估计农民的力量，一定要明确指出一切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和大部分农村居民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我们在开始时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掌握准确的尺度，这并不奇怪。我们的革命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在实践中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新经济政策”不是插曲，也不是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力量弱小的表现。不，它是策略上的明智，它是一个农民国家在第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经过痛苦之后获得的明智，它是第一次胜利地建立起共和国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初，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企图以飞快的速度前进，但是后来不得不看到，为了不失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的联系——在某种情况下，这对于革命的成败具有决定的意义——必须采取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后来就被称为“新经济政策”。同志们，如果我们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论农业问题，提出农业国家的纲领，

如果我们讨论我们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其他许多现实问题，我希望我们能考虑一下我刚才表达的思想。对于这个思想还需要进一步提出论证，我们将在代表大会过程中继续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还想对你们说，就我们的预见所及，中欧、巴尔干和其他一系列国家也必然要经历一次新的“经济政策”。为了使农民、或者至少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保持中立，你们将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

苏维埃俄国感到自豪的是，它可以帮助国际无产阶级了。我们的革命过去了5年，我们可以向你们叙述一下执政5年的成果。有一点我们可以说，5年的艰苦斗争，无数的牺牲，大量的困难，饥饿，前所未闻的封锁，武装干涉等等，都没有摧毁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在革命5周年的时候，群众没有离开我们的党，尽管他们已经很疲惫了。——我们向你们说这一点，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在共产党人的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没有权利美化我们的形势；我们说这一点，因为这是事实。工人群众不仅没有离开俄国共产党，相反，我们感到，他们越来越靠近我们党了，是这样的热烈，如同5年前革命起义时的那些日子一样。我们今天在彼得格勒所看到的，你们在苏维埃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矿山、在任何有工人、有劳动群众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劳动群众在5年的可怕斗争中确实非常疲乏了，他们完全有权利得到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比任何时候都更坚信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凡是有幸站在俄国劳动群众密集的行列中，站在像红色的彼得格勒这样美丽的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到这一点。

如果说，过去工人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在内心深处怀疑、动摇，一直以为我们也许会被打败，可是现在这部分工人又相信我们了，他们不再动摇了。我们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它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得到了劳动群众的充分信任，它同劳动群众紧密地在一起。俄国共产党在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 5 周年的时候，托付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是坚强的、生气勃勃的、健康向上的、相信自己力量的劳动阶级。（鼓掌。）

因此，在十月革命 5 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当面嘲笑过去的阴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俄国爱国主义者，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在这 5 年中，完全相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共产党，一段时间在工人群众中是少数；一段时间，由于空前巨大的牺牲，工人的队伍发生了动摇，但是光荣的俄国共产党的贡献、它可以引为自豪的正是在工人发生动摇的时候，它是共产国际的一支突击队，它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

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一定会经过前所未闻的牺牲和困难把工人阶级引向胜利。在十月革命 5 周年的时候，我们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把我国工人阶级引上了坦途。我们的党在十月革命以后走过了一条空前艰巨然而也是极其光荣和伟大的道路。我们的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工人阶级，它架设了通往最偏僻乡村的桥梁，从而领导起整个苏维埃俄国。同志们，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我们的背后是一个纵使遇到困难时期也不会放下自己旗帜的党。我们深深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在革命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意识到，我们要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开辟道路。

我们知道，在几年时间内会有许多工业先进的国家，在进行

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超过我们，并且在共产国际中处于首要地位；而我们，正如列宁同志所说的那样，将会成为在其他较先进的苏维埃国家中的一个落后的苏维埃国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是首先进行革命的那些国家最伟大的胜利。同你们一样，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自己的道路上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更有组织、更有野心的资产阶级。你们将同还没有被战胜的第二国际的叛徒们进行唇枪舌战。

你们昨天在工厂和车间里遇到的彼得格勒工人，他们不会等待观看世界革命胜利后的欢乐火焰，但是他们也知道你们在道路上会碰到的困难。共产国际反对一切不成熟的行动，反对没有准备的起义，因为这样的起义将会窒息在工人的血泊中，将会摧毁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组织起来的国际共产党。我们在踏着巴黎公社的足迹前进，但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胜利的公社。共产国际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利用各个分散的冲击摧毁我们的力量，把运动窒息在工人的血泊中。

在东方，运动在今年发展了，运动不仅有了进步，而且目前几乎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没有共产党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到现在还不强大。是的，我们东方国家的党在数量还不很多，不过，1883年我们的“劳动解放社”在俄国也不强大，但是它的建立意味着俄国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意味着革命在俄国开始了。在这些蕴藏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穷后备力量的国家组织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组织共产党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意味着那里的先进工人的力量已经聚集起来，这个力量必将引导被压迫民族取得国际革命的胜利。这一年中，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运动就规模而言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在客观上是对国际资本的一次打击。在印度、中国、埃及，日益频繁的起义威胁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生存。同志们，我们在座的某些同志，如果有幸再活5年——我们暂且不作过分的奢望——如果我们能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我们将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还微不足道；我们将看到，世界将在无数次的起义下震动，亿万被压迫人民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将看到，共产主义的红旗不仅为少数人——当然是英勇的少数人高高举起——而且世界也将为亿万被压迫人民和劳动者所有。

国际革命万岁！

为国际革命奠定基础的、在敌人无情火力下受尽苦难、进行搏斗的、深知自己不仅为自己国家而且也为国际无产阶级事业而战的俄国无产阶级万岁！

俄国工人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俄国工人、尤其是彼得格勒工人在5年的时间里从不敢奢望获得比今天更好的犒赏。

彼得格勒同志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我们军队的第一批前哨、是苏维埃政府的第一批战士？你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在5年前拿起武器、开始加入第一批当时还很弱小的赤卫队队伍、投入无比英勇斗争的时候，希望过欢庆5周年纪念日呢？又有多少人希望过在你们自己苏维埃所在地内召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呢？现在我们——经历了，我们所希望的再没有比这种犒赏更更好了。代表大会一定会使得彼得格勒和全俄国工人产生新的力量。我们将开始我们伟大共和国的经济建设。我们不仅要在内战阵地上，而且要在真正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线上做出英勇的榜样。我们将帮助我们的兄弟把自己组织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坚持下去，使他们有能力置资产阶级于死地。（鼓掌。）

打倒国际资产阶级！（鼓掌。）

打倒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

全世界共产主义者万岁！

投身于新的战斗的、踏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工人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高唱《国际歌》。）

## 宣 读 贺 电

同志们！下面我要向你们宣读列宁同志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同志们，我可以作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很想今天到彼得格勒来的。我们应该感到满意的是，他虽然现在不能来，但以后会来的，而且不会很久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里欢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鼓掌。）我们暂且来听一听这份电报吧：

### 列宁同志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

致：1.季诺维也夫同志，彼得格勒，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2.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

非常遗憾，我不能出席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只好写信致贺。

尽管在各国共产党的道路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共产国际还是在成长壮大。主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大多数工人。这个任务我们无论如何要完成。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有好处

的，因为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

彼得格勒工人及其新一届苏维埃在自己的城市里接待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谨向他们致最良好的祝愿和崇高的敬礼。

彼得格勒工人在经济战线上也应当站在最前列。

我们高兴地获悉，彼得格勒的经济已经开始复兴。你们邀请我去彼得格勒，我希望能以早日成行来回答。

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在庆祝成立5周年。它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巩固。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初步的经济成就已经取得。苏维埃俄国认为，能够帮助全世界的工人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是最大的骄傲。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共产国际万岁！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22年11月4日于莫斯科

（按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73

—274页译文刊印）

**季诺维也夫（继续）：**

同志们，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以全体代表和全体彼得格勒工人的名义写一封回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电报中说：共产国际万岁。让我们回答说：共产国际所有领袖中最英明、最卓越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万岁。（暴风雨般的掌声。）

会场上响起：列宁同志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还要宣读一份托洛茨基同志发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报。（鼓掌。）（宣读）

**敬爱的同志们！**

我感到非常遗憾，由于许多刻不容缓的、主要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有关的事务缠身，我不能像 5 年前那样同彼得格勒无产者在一起欢庆节日。谨向红色的彼得格勒和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苏维埃致以衷心的祝贺。

**你们的托洛茨基**

欢呼：红军领袖万岁！（鼓掌，乌拉声。）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向我们在欧洲和美洲无数监狱中受苦的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同志和全体革命工人表示敬意，并致以兄弟般的问候。蔡特金同志还要为此向我们讲几句话。请蔡特金同志讲话。

### **克拉拉·蔡特金关于欧美政治犯的讲话**

**克拉拉·蔡特金：**

每当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共产国际开会回顾过去和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牺牲者，我们刚刚怀着沉痛和骄傲的心情悼念了我们敬爱的、难忘的死者。我们的尊敬之情同样也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在监狱和牢房中受苦受难的人，因为他们正大胆地挣脱无产者的锁链。

在罗马尼亚、在南斯拉夫、在希腊，监狱人满为患，无产者、共产党员受到追捕、迫害和刑讯。

同样在匈牙利，那里的霍尔蒂白色恐怖一直在蔓延。波兰呢？波兰议会中贫农选出的代表托姆巴尔同志，尽管享受人民代

表的豁免权，但仍被判处多年的劳役，据说这是根据已经被打倒的俄国沙皇的规定，这些规定与现行的法律互相矛盾。在这次选举斗争中有500多个共产党员被关进了监狱。在波兰许多边远地区，无产阶级遭到无耻的镇压，政治犯由军事法庭按照战争法规来判决。波兰还自称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来看一看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在芬兰的监狱里，至今还关着许多革命时代的男女勇士。马纳海姆勾结德国戈尔茨匪徒把这场革命血腥镇压下去了。

在爱沙尼亚，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金基塞普同志停止了呼吸，他成了一心想复仇的资产阶级的牺牲品。那里的监狱塞满了受着酷刑的政治犯。

在拉脱维亚，克拉瓦-克拉文同志被判处死刑，还有许多同志在监狱里正面临着白色法庭的宣判。

我们再看一看德国，这个国家的总统还一直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尽管原来社会民主党纲领中几乎没有一条原则不是被他出卖、被他践踏的。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囚牢和监狱里，还一直关着共产党员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革命战士，尽管这个共和国已经过去3年多了。那些受到白色恐怖折磨的人的呼救声不断从监狱的围墙里传出，却丝毫不能触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领袖们的同情心，不能影响他们的宣传，而他们对判处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在苏维埃俄国的反革命前哨却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去年参加三月斗争的所有受害者远未获得释放，——英勇的革命战士马克思·霍尔茨身陷囹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一致要求结束他的苦难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虽然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颁布了大赦法，这种大赦越来越证明不过是对革命无产阶级

的无耻嘲弄。不久前，柏林的街道又一次染红了无产者的鲜血。这些流血无产者所进行的斗争还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军人——君主反动政府。反革命的这些残暴的行为、这些可耻的行径一直没有受到惩罚和治罪。莱比锡法庭对杀害拉特瑙一案的审理不过是对政治杀人犯的一次奖赏。德国的司法部长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

在法国，英勇的黑海舰队的水兵们至今仍被关押在狱中，因为他们拒绝对苏维埃俄国、这个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作战。在大规模的勒阿弗尔罢工斗争中，工人们自始至终英勇无畏，他们洒下了鲜血，许多革命工人被投进了监狱。

在意大利，反革命不满足法西斯分子捣毁工会和合作社的房屋、谋杀革命工人、鞭打一切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士。资产阶级的阶级法律，资产阶级的无耻法律更变本加厉，正在干着法西斯主义开始的行径。

从英国这个民主的故乡和民主的典范国家出发，法律恐怖遍及爱尔兰，笼罩着海外殖民地。在南非，几百名在今年大罢工中为了保卫自己生存的权利、反对剥削者的工人，至今还在监狱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在印度，在埃及，统治这些国家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司法机构，残酷镇压争取祖国自由和独立、反对掠夺成性的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者，以及那些争取被剥削者解放、反对任何奴役、包括本国资产阶级奴役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美国，革命的无产者，尤其是共产党员，受到空前野蛮、空前狡诈的迫害和虐待，受到极其残酷的暴力和奸计的蹂躏，他们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

现在，无产阶级战士遭受迫害和监禁，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法

律恐怖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它不仅向我们说明，无产者越来越不堪忍受剥削和奴役，越来越要求人的权利，并为此而斗争；它还向我们预示了统治阶级死亡前的恐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仇心理。是的，资产阶级看起来似乎很强大，但尽管如此，——它已经感到，它的阶级统治的基础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性革命力量的冲击和挤压下正在发生动摇。因此，资产阶级费尽心机，运用诡计和暴力，企图运用民主的骗局和阶级法律的残暴，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可是，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政权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资产阶级制度的解体，再明显不过地说明，资产阶级进行统治和剥削的世界已经临近灭亡了。资产阶级如果没有一切国家改良主义工人领袖作为同盟者，它作为统治阶级的命运早就完蛋了。这些改良主义的工人领袖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保护墙，正是他们使得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优秀儿女成了囚徒和犯人，未能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消灭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

同志们！我们的光荣职责就是向那些——不论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在哪一个所谓的祖国受苦受难——忠诚和坚强地进行斗争的人们致以我们最衷心的兄弟般的问候。（鼓掌。）他们未能取得胜利，这完全不是他们的过失。我们向他们致以最热烈的祝愿，并且相信，他们一定会有足够的勇气投身于反对世界敌人的斗争，他们一定会不顾敌人的复仇火焰，坚强地、不屈不挠地挺起胸膛，坚持到底。我们向他们致意，并且坚信，他们的解放并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口头上承认的人道、正义或者其他什么美妙的言词，而只能依靠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挺进的行动。从长远来看，这个行动的力量是监狱的大门所不能

阻挡的。我们认为，无产阶级进行这样一个为了争取革命战士解放的斗争，将不仅仅是一次团结的行动，而且是无产阶级对单独与敌人搏斗的先驱者应有的报赏。我们向被捕的兄弟姐妹们致意，同时相信，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哪怕他们获得解放的日子也许要等到镶着苏维埃红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旗帜在一些国家、在全世界上空飘扬的那一天。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现在我们来宣读用俄文起草的告被捕同志宣言草稿。主席团委托一位曾经多次亲身经受了沙皇铁窗之苦的同志来宣读这个文件，请费利克斯·柯恩同志宣读。

### 费利克斯·柯恩宣读告欧美政治犯书

**费利克斯·柯恩（读）：**

资本主义的囚徒们！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被资本主义政府戴上镣铐的战士们！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首先向你们致敬。

同志们！年复一年，革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世界代表大会在统计工人阶级胜利的时候，总要向在刽子手屠刀下倒下的和被投进监狱的斗争的牺牲者表示敬意。而这一次，自资本联合成一个阵线发动进攻的时刻起，其残酷程度更是暴露无遗。无产者的鲜血又一次洒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正在同它的阶级敌人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死于牢房之中，白色恐怖的恶浪淹没了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在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用火和剑威胁着无产阶级，他们捣毁



工会房屋、工人合作社和党的机关的房屋，他们甚至肆无忌惮地捣毁那些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战士们的私人住宅。

英勇的法国海员，因为他们拒绝对工农俄国作战，仍然在监狱中受苦。在勒阿弗尔起义中，资本主义的卫士们又一次采集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流着鲜血的果实。

德国首都柏林的街道又染红了工人的鲜血，反对君主匪帮的战士被投进了监狱。

巴伐利亚苏维埃领袖今天仍被关在监狱里，虽然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以后已经过去了3年。尽管颁布了大赦令，可是许多三月斗争的参加者至今还没有被释放出监狱。

在芬兰，监狱人满为患，逮捕和刑讯层出不穷。

在爱沙尼亚，我们永远怀念的金基塞普同志被杀害以前，那里的监狱塞满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

在拉脱维亚，绞刑架又竖了起来，克拉瓦-克拉文同志被判处死刑，几百名被捕工人的命运尚未决定。

在“民主的”波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们，将依据沙皇的立法被判处强制劳动。资产阶级的法院践踏了自己制订的法律，“不可侵犯”的议员托姆巴尔同志已经被判刑，正受到监禁。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一一被捕，500多人由于参加了选举运动被关进监狱，边远地区实行了戒严令，设立了临时军事法庭。

在罗马尼亚，同志们惨遭杀害，敌人惯用的借口是说他们“企图逃跑”。监狱审讯时所使用的酷刑，甚至在资产阶级中也引起了不满和抗议。

在南斯拉夫，逮捕、监狱中的酷刑、对工人的侮辱和折磨已司空见惯。

在希腊，无产阶级领袖在所谓的革命之后一直被关在监狱中。

在匈牙利，血腥的霍尔蒂政府从没有停止处决和酷刑。

在南非，英国资产阶级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对付反抗的工人。

在民主的、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的美国，对被怀疑参加共产党的人施行了最严厉的惩罚。美国资产阶级的警察捣毁工会，逮捕数以百计的工人，用刺刀和警棍驱散罢工工人。

在印度、埃及和所有其他的殖民地，哪怕是最微小的不满表示、最微小的反对肆无忌惮剥削的尝试，也会受到武力的镇压。

同志们，在所有这些血腥的行动中，社会民主党人总是以资产阶级帮凶的面目出现的。是他们，使用欺骗手段，阻挠工人阶级参加斗争，许诺工人阶级只要改良，无需斗争。是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每一次行动。是他们，把一些国家群众的注意力引开，使他们不去注意资产阶级粗暴反对其他国家工人的事实。是他们，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

同志们，工人们！共产国际还需要习惯于牺牲吗？革命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都是在血泊之中产生的。斗争越激烈，牺牲会越大。但是人倒下去了，思想是不会死亡的。同志们，资本主义监狱的囚徒们！今天，在我们伟大的节日里，在俄国革命5周年的伟大日子里，我们和你们怀着共同的信心，怀着坚如磐石的信念，革命无产阶级摆脱资本主义桎梏的时刻，从奴役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时刻，打破你们监狱的铁锁使你们获得解放、使你们重新光荣地参加革命无产阶级行列的时刻已经不远了。你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骄傲，是革命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同志。

**打倒资本主义刽子手！**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者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意大利无产阶级正经历着严重而危急的岁月。但是，毫无疑问，意大利革命最终一定会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意大利无产阶级正处在困难的形势下，因此主席团认为，代表大会在开始工作之前，应该就意大利问题发表一个相应的声明，现在由法国代表团代表贝隆同志宣读这个声明。

### **贝隆宣读告意大利工人和农民书**

**贝隆（读）：**

亲爱的意大利兄弟们，同志们，工人们，农民们！

值此第三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庄严开幕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5周年之际，共产党人的国际要向你们说几句话，因为你们国家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把你们对赤裸裸的反动势力进行的斗争推到了重要地位，这种反动势力正起来向你们进逼。

两年以前，共产国际曾竭力劝告当时还是统一的意大利党的领袖们要转入进攻。共产国际曾明确主张，应摆脱热衷于妥协的机会主义派别，利用资产阶级惊惶失措，劳动群众遭受战争的磨难、对和平开始失望而革命情绪高涨的时机，给旧秩序以决定性的打击。

可是，倾向于姑息和谨小慎微的那些人的意见竟占了上风。

这些人对无产阶级专政惊慌失措，却去遵循据说在人民中已经扎下根的民主和法律的习俗。

共产国际曾经向你们预言的，现在终于发生了：当中派同右派忙于争论时，资产阶级得到了休养生息，反动势力转入了进攻，政权落到了强盗们手中。这帮强盗带着阶级敌人的最野蛮的仇恨正在反对你们和你们的理想。

法西斯党人已经控制了局势；他们已经建立起独裁，并把曾经赢得软弱的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们的天真赞美的骗人装饰，即民主和法制践踏无遗。过去，他们在意大利国家政权——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支持下，对工人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斗争；今天，他们正在用火和剑完成消灭工人组织的工作。

可是，不要绝望！

战斗并没有完全失败，如果你们有坚定而正确的策略，就一定能够胜利。

在最重要的工业中心都灵、米兰、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被摧毁，还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防御的准备。

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及时地同不坚定分子断绝了关系，因为那些人在最高纲领的幌子下奉行削弱自己和节节让步的策略，一年前甚至同法西斯匪帮签订了和约。现在，共产党正高举红旗，它不仅号召一切还能采取革命行动的社会党人以及全体工人群众和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农民，而且还号召一切以恐惧的心情注视着迫近的反动乌云的正直人士都站到它的旗帜下面来。

你们必须记住，意大利的革命力量并不像那些散布恐慌情绪的人所说的那样薄弱，而法西斯势力却比他们的朋友和赞美者所

说的要小得多。不仅会有很大一部分思想激进的民主人士要离开他们，而且同你们面对面的阶级敌人阵营本身也不是团结的。

法西斯党人主要是大地主手中的武器。工商业资产阶级正在不安地注视着这一疯狂反动的实验，并把它看作是黑色的布尔什维主义。

另一方面，除像反动学生、复员军人和纯粹流氓这类政治上不稳定、然而在参加直接斗争时还是很凶猛的分子之外，法西斯党人还拥有若干由劳动人民、农村无产者和部分农民组成的队伍。这些人很快就会认识到，诱使他们参加这种反革命冒险行动并使他们成为一支反对自己人的地主军队的种种诺言，是多大的骗局。

最后，法西斯主义代表一种国际冒险的政策。没有纲领、没有理想、没有一致的坚实的阶级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很快就会激起一种反对它自身的敌汽同仇的运动。我们必须把这种运动引导到我们的道路上来，我们必须把以共产党为首的意大利工人，把这场反对反动势力的抗议运动尽可能地引向前进。

亲爱的同志们，整个共产国际同你们在一起，共产国际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你们这一困难而责任重大的斗争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它正在唤起各国无产者去注意意大利事件，把它们看作是机会主义和半机会主义这种策略上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的前车之鉴，此外，它将会高兴地提醒注意你们这个运动继续发展的历史，把它当作纠正这种错误的范例来介绍。共产国际愿意在这一斗争中支持你们，给予你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意大利工人在反对反动势力斗争中的团结万岁！

全世界工人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团结万岁！

**第三国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胜利万岁！**

**季诺维也夫：**

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倡议，代表大会决定在5周年纪念日之际向各苏维埃共和国发出共产国际呼吁书。意大利代表团的一位代表请求发言；我们将有机会，通过他来表达我们同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关系。现在请我们的老战士、铁路工人阿扎里奥同志讲话。

### **阿扎里奥宣读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阿扎里奥：**

同志们，你们在你们的斗争中需要我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在我们反对资本斗争的决定性时刻更需要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你们要保卫我们共同取得的成果——你们的和我们的苏维埃政权。5年前你们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战壕，夺取了在未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祖国的基地，希望你们牢牢地掌握这段无产阶级战线。由于我们共同的胜利，这个祖国将包括整个世界。

**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英雄们万岁！**

**俄国工人阶级万岁！**

**苏维埃政权的故乡、红色的彼得格勒万岁！**

**打倒世界资本及其最重要的支柱、背信弃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分子！**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万岁！（鼓掌。）**

## 告俄国劳动人民书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发源的城市，苏维埃政权诞生的城市——召开第一次大会，它向正在庆祝十月革命 5 周年的苏维埃俄国的工人、红军士兵和农民们致以热烈的问候。

同志们！5 年前，你们英勇地向旧世界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推翻了你们国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从资本那里夺取了地球上的六分之一土地。你们在反对世界资本的艰难困苦的内战中，保卫了你们的苏维埃国家——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果实。因此，你们现在能够日益行进在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你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工人阶级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忍受巨大的痛苦和贫困，但是，每日每夜都能听到饥饿孩子哭声的工人们没有放下红旗，他们在自己坚强的先锋队——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果敢地走过了苦难道路上最困难的历程。有前几次代表大会大多数代表参加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你们一起向数不清的无产者和红军士兵墓地鞠躬致意，他们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在辽阔的苏维埃土地上倒下去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高兴地指出，苏维埃俄国在庆祝十月革命 5 周年、和平建设 2 周年的时候，很快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苏维埃俄国的工农业正处在令人瞩目的重建之中，工人阶级的物质境况正在改善，掌握了科学和技术知识的新一代工人青年正在成长，工农红军的力量正不断加强，俄国工人阶级同以前一样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政权。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苏维埃土地上聚集时，正是资本主义反动

势力的乌云越来越笼罩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上空的时候。资本在广大的阵线上向工人阶级的经济成果发起了攻势：到处都在降低工资，取消八小时工作制，限制工会的权利。政治方面，反动势力也在抬头。在意大利，法西斯掠夺集团——资产阶级在生死存亡斗争中的最后后备军篡夺了国家政权。在德国，维护君主政体的势力正纠集起来，准备进攻。在英国甚至劳合-乔治政府也被认为过于自由，被保守政府取而代之。阶级对抗正尖锐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欧洲正处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冲突的焦点之中。但是，欧洲的夜间越是黑暗，从苏维埃北方照射过来的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星光就越是明亮。在这里，铁鎚和镰刀在红军五角星的保卫下正管理着这个国家。其他国家工人在气势汹汹的资本的桎梏下受到的苦难越深，全世界工人阶级对于地球上掌握国家政权 5 年之久的工人政府的希望就越是强烈。

同志们！你们在艰苦的斗争中，需要我们的援助和支持，但是，也许我们在同资本斗争的关键时刻更需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援助。你们要维护我们共同的成果，你们的苏维埃政权也是我们的苏维埃政权，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的这段战线。你们在 5 年前冲破了资本主义的战壕，夺取了建立无产阶级故乡的基地。这片土地将随着我们共同的胜利而扩大到整个世界。

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英雄们万岁！

俄国工人阶级万岁！

苏维埃政权的故乡、红色的彼得格勒万岁！

打倒世界资本及其主要支柱——背信弃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改良主义分子！

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



世界苏维埃联盟共和国万岁！

季诺维也夫：

主席团根据许多组织的要求，决定向红军发出特别宣言。主席团指定日本工人阶级最年高的领袖片山潜同志作为这个问题的发言人，这不是没有某种历史意义的。现在请片山潜同志讲话。

### 片山潜宣读

#### 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片山潜：

同志们！我能够在这次大会上讲话，能够向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和红海军致以我的祝贺，是很自豪和感激的。我们为俄国革命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我们知道，苏维埃俄国在前线和国内经受了何等的艰难困苦。我们知道，世界资本主义在企图破坏俄国革命。但是，我们也知道，红军和红海军保卫了俄国革命，并且赢得了胜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向俄国革命祝贺胜利，这次革命保卫了自己，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庆祝俄国革命 5 周年的人们，感谢俄国士兵和水兵，不仅因为他们把自己国家的革命胜利进行到底了；我们感谢他们，还因为他们给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带来了希望。苏维埃俄国的红军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

同志们！我们第四次在这里召开代表大会，为的是确定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内心充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工人共和国这里是安全的，我们受到为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的红军和红

海军的保护。

我们也期望，俄国海军和俄国军队能面向未来。你们保卫和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你们为自己也为同志们进行了战斗。现在，更伟大的事业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们期望于你们的是，你们也要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而工作。未来不仅要靠俄国革命的胜利，也要靠世界上所有国家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我们期望，不，我们要求苏维埃俄国红军和红海军，要为世界革命斗争做好准备。如同你们在过去组织和保卫了共产国际一样，你们在将来也一定会这样做的。我们必须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在一些国家的工作过于分散了，今后，苏维埃俄国的红军应该成为国际性的。你们不仅要为苏维埃共和国、还要为世界革命而战斗。我们在共产国际中是以国际尺度组织世界革命斗争的。我们要求你们同我们一起工作，以保持这种国际的性质。

现在我宣读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

### **告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书**

聚集在俄国工人和农民首都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向红军和红海军的英雄们致以谢意和问候。苏维埃俄国是世界革命工人代表能够组织劳动人民从资本的桎梏下获得解放的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不必担心任何干扰。由于有了红军的胜利，有了红军的安全保卫，代表们才能云集在这里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红军士兵和水兵们！全世界革命工人和你们一起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高兴，为你们的失败感到痛苦。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都知道，你们所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俄国工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全

世界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前几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共产国际的新的战斗同志表示了我们的敬佩之情，你们是为人类进行斗争的英雄！

同志们，红军士兵和水兵们！在过去的斗争中，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革命工人太弱小了，不能在紧急时刻赶来援助你们。由于这个原因，你们反对联合的资本主义力量的斗争是困难的，但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并没有白白浪费掉时间，他们为启发和联合群众准备推翻资本主义做了辛勤的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无产阶级的这个重要任务。

我们祝贺你们，红军士兵和红军水兵们，祝贺你们最近在远东取得的伟大胜利。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不得不请你们注意，休息的时刻，普遍裁军的时刻，也就是说没有战争的时刻还没有来到，因为资本家在他们掌握政权的地方，正利用军队为自己的杀人目的服务，把几百万工农的生命供奉在资本主义的祭坛上。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就会永远有战争，各国人民——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各族人民也不例外——就要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红军士兵和红军水兵英雄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危险还没有过去。第四次代表大会高兴地看到苏维埃共和国在改组红海军并把红海军用于保卫革命等方面所作的努力。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代表大会准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我们的彼得格勒发出贺信，以表示我们对彼得格勒工人的极大敬意。现在请共产国际最老的领袖之一、巴尔干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老战士柯拉罗夫同志讲话。

## 柯拉罗夫宣读

### 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柯拉罗夫（读）：

#### 告红色彼得格勒男女工人和红军战士书

值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和十月革命节日之际，我们向红色彼得格勒英雄的无产阶级致以问候。

彼得格勒男女工人们，在卫戍部队士兵兄弟般的支援下，发动了英勇的攻击，终于在1917年2—3月把万恶的沙皇从血淋淋的宝座上推倒了，并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为以后的组织奠定了基础，以便接着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开创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新纪元。

在值得纪念的1917年10月，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迈出了巨大的步伐，从而开始了世界历史上的新阶段。

彼得格勒工人遵循1871年不朽的巴黎公社的榜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创了俄国和全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

在随后进行的多年外部和内部战斗中，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始终站在最前列，把彼得格勒的儿子送往各条战线，作出了无数血和汗的牺牲。

彼得格勒的榜样鼓舞了俄国广大劳动群众。5年以后的今天，俄国工人阶级可以祝贺自己在外部和内部战线上取得的完全的胜利了。

现在，当和平重建工作开始的时候，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同往常一样继续在劳动战线上占有光荣的位置。由于他们的努力，彼得格勒现在正开始医治创伤，成为工业和无产阶级的中心。

红色彼得格勒不仅为工农俄国，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如果说苏维埃俄国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脊骨，成了它的支柱和希望，如果说俄国革命点燃了全体工人心中的热情，大大地促进了社会革命的国际斗争，这首先应该感谢红色彼得格勒。由彼得格勒工人创造的真正不朽的英雄主义的榜样，鼓舞着全世界的工人为了自己的彻底解放，为了创造一个包括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联盟，而不倦地继续进行斗争。

因此，世界无产阶级也把无产阶级的红色彼得格勒看作是自己的堡垒之一；因此，全体工人的充满了同情和热爱的心也同北方公社的劳动人民一起跳动。

正因为如此，今天在庆祝光荣的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的日子里，劳动人民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想到的是红色彼得格勒，我们正是在这座好客的城市中纪念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节日。

光荣永远属于红色彼得格勒的英雄无产阶级！

彼得格勒工人——社会革命的开路先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光辉榜样万岁！

柯拉罗夫（继续发言，用俄语）：

男女工人们！你们首先把革命旗帜高高举起，你们要紧紧握住这面旗帜，这面旗帜在全世界上空飘扬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鼓掌。）

**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结束。我提议，唱无产阶级的《国际歌》。（唱《国际歌》。）

## 第二次会议

(1922年11月9日，星期四)

会议开始：晚7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

主席：克拉罗夫

###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主席：

这次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确认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程。这个议程已经在《国际新闻通讯》和所有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因此没有必要再宣读了。估计所有的同志都知道了。

对议程有修改意见吗？现在进行表决。（通过。）

第二项内容是通过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我们代表大会议事规程。有反对的吗？（通过。）第三项是组织几个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一些专门问题。请安贝尔-德罗同志讲话。

### 选举各委员会

安贝尔-德罗：

主席团向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委员会的建议名单。代表团相互进行了磋商，并对主席团的建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照顾了代表团的所有愿望，由主席任命的委员会是：

### 西班牙问题委员会

西班牙：宁。  
瑞士：安贝尔-德罗。  
意大利：格拉齐亚德伊。  
德国：施赖纳。  
法国：帕克洛。  
青年：多里奥特。  
召集人：安贝尔-德罗。

### 黑人问题委员会

美国：比令斯，萨莎，约翰斯顿。  
俄国：萨法罗夫。  
日本：片山潜。  
法国：塔纳尔·布当加。  
荷兰：杨森。  
英国：约斯。  
荷属印度：马拉卡。  
南非：邦廷。  
召集人：美国代表。

### 法国问题委员会

俄国：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德国：蔡特金，塔尔海默，贝克尔。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捷 克：纽拉特。  
意 大 利：博尔迪加。  
挪 威：格赖普。  
波 兰：瓦列茨基，科斯特热娃。  
美 国：卡尔。  
瑞 士：韦尔蒂。  
日 本：片山潜。  
英 国：明尼·伯奇。  
匈 牙 利：贝拉·库恩。  
比 利 时：万-奥维尔斯特拉金。  
奥 地 利：施特恩。  
西 班 牙：贡萨莱斯。  
青 年：许勒。  
红色工会国际：洛佐夫斯基。  
曼努伊尔斯基和安贝尔-德罗——法国执行委员会代表。  
主席：托洛茨基。书记：安贝尔-德罗。

### 意大利问题委员会

俄 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  
德 国：蔡特金，舒曼，路特·费舍。  
法 国：苏瓦林，福尔。  
英 国：墨菲。  
捷 克：赛登。  
保加利亚：卡巴克契也夫。

挪 威：迈尔。  
波 兰：米哈尔科夫斯基。  
奥 地 利：施特恩。  
美 国：萨利文。  
南斯拉夫：拉多瓦诺维奇。  
匈 牙 利：拉科西。  
瑞 士：安贝尔-德罗。  
青 年：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宁。  
书 记：拉科西。

#### 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协商的小委员会

卡巴克契也夫，拉狄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蔡特金。

#### 挪威问题委员会

俄 国：布哈林，拉狄克，科别茨基。  
芬 兰：库西宁。  
德 国：乌尔邦斯。  
瑞 典：萨迈尔松。  
捷 克：什麦拉里。  
青年国际：沙茨金。  
书 记：科别茨基。

#### 捷克问题委员会

德 国：路特·费舍，黑克尔特，乌布利希。

法 国：罗斯梅，迪雷。  
奥 地 利：弗里德兰德。  
意 大 利：特雷索。  
俄 国：拉狄克，季诺维也夫。  
波 兰：凯勒。  
保加利亚：伊沙科夫。  
青 年：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美尔尼昌斯基。  
书 记：黑克尔特。

#### 美 国 问 题 委 员 会

俄 国：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拉狄克。  
德 国：埃贝莱因。  
巴 尔 干：科普勒尔。  
日 本：片山潜。  
意 大 利：阿扎里奥。  
芬 兰：库西宁。  
英 国：列凯。  
青 年：库雷拉。  
捷 克：席费尔德。  
波 兰：多姆斯基，瓦列茨基。  
荷 兰：拉维斯泰因。  
召集人：库西宁。

## 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

意大利：波姆巴契。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罗马尼亚：帕乌凯尔。

匈牙利：贝拉·库恩。

青年：李可夫。

奥地利：弗里德兰德。

捷克：科龙。

德国：黑克尔特。

波兰：普鲁赫尼亚克。

法国：莱西亚格。

召集人：科龙。

### 主席：

这些委员会的代表是由各个国家代表团任命的。如果有什么修改意见，请各代表团提出来。没有修改建议了吗？现在就书记宣读的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进行表决。（通过。）

如有需要，还将组织其他委员会。对已经建立的委员会还没有提出代表的代表团——例如奥地利代表团，请尽快提出来。

主席团决定，任命一名代表大会总书记，建议由安贝尔-德罗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有反对的吗？同意安贝尔-德罗同志的任职。

波兰党曾任命一位同志担任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这位同志后来由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代替。现在就这个小小的变动进行表决。（通过。）

现在进行大会议程的第一项：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的任务首先是向你们报告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此外，我还要谈一谈共产国际的未来实践活动，因此，我的报告分两部分。

关于执行委员会这15个月工作的事实和数字，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此文已译成各种文字发表了，因此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两点需要审查的：第一，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是否正确地执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这些决议本身是否正确？现在，在15个月之后，我们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材料。

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决定我们整个政策的形势怎样呢？很明显，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世界资本立即几乎在全世界开始了反对工人的正规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进攻。工人阶级处于某种退却地位。我们这15个月的工作主要是在全世界组织许多十分重要的、大规模的罢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罢工的结果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绝大多数罢工是以失败结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减少了，例如，1920年工会有会员2 500万人，1922年只有1 800万人了。我不知道，这最后的数字是不是还有点夸大。仅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报告年度里处于多么困难的形势。

不可低估的还有苏维埃俄国这段时期的形势。你们想必还能回忆起来，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场大的饥荒已经明显地在俄国开始。这种情况虽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还不明显，但是代表大会一结束，我们不得不立即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世界的工人请求在这饥饿的一年援助俄国无产阶级。

这个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影响。你们知道，人们常常指责我们，说什么国际不过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甚至有些“朋友”也这样认为。现在清楚了，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之间确实存在着、也必须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十分紧密的相互影响。从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出发，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问，以谁为主，以谁为副，那是十分可笑的。二者好比一个楼房的地基和屋顶，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在这一年所处的形势被我们的敌人充分利用了，其目的是反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整个第二国际企图以俄国的饥荒为契机，开展一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第二国际还企图以这个事实为根据，开始一场尤为喧嚣的运动，说什么共产国际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这当然是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站在营垒的哪一边。

我们就以英国工党领袖克莱因斯先生最近的一封信为例。我想，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克莱因斯先生是近几年最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给苏维埃共和国写了一封信，此信现在已经发表了。在信中克莱因斯先生建议，苏维埃共和国尽快批准同厄克特先生签订的众所周知的协议，以便使工党在现在的选举中能增加成功的希望。克莱因斯先生还说明，他不

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所有同事的名义说话的。英国现在正经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阶段，那里的选举同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密切相关。工党，这个在第二国际中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政党，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回避这一点：它是有立场的。但站在营垒的哪一边呢？站在厄克特先生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此，如果第二国际指责第三国际，说什么你们总是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走在一起，你们充其量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你们也不能避开苏维埃共和国，你们也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你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你们企图利用第一个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以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罢了。

如上所述，苏维埃俄国的饥荒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正好是它们掀起一场非常激烈宣传运动的起点。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他现在不得不明显地看到，在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确实饥荒蔓延，工农的生活非常困难。一个无党派工人、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的工人必然会因此对整个革命产生某种失望。这虽然令人悲伤，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人群众战后处于这样的形势，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的敌人丧尽天良地利用了这个形势。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次饥荒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应该知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叛徒们，帝国主义的整个封锁策略是造成饥荒的罪魁祸首。很明显，第二国际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的，它也是这样做了。

所以说，这一年共产国际的处境，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敌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

国际企图利用这种形势，他们成功地利用了。

如上所说，罢工就工人这方面来说具有防御的性质。我不想向你们提供过多的表格（这可以在书里发表），我只想提出一个国家来说一说。这个国家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对我们特别重要，这就是法国。法国同志曾经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坚决的反对者，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我认为，我们的法国朋友在严厉批评共产国际时只要注意一下我在下面提出的一些数字，他们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一定会持另外一种态度了。在法国，工人罢工是具有进攻性的，就是说工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以下几次：1915年，战争期间在法国只有8 000工人举行了进攻性罢工；1916年，也是战争期间——37 000人；1918年——131 000人；1919年——1 053 000人；1920年，在这一年的上半年——628 000人。但是接着立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20年的下半年只有57 000人，1921年，这是我们要总结的一年，只有9 000人参加了进攻性罢工。而在1921年的前8个月有160 000法国工人参加了防御性罢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1921—1922年资本的进攻是最激烈的，法国工人阶级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防御性罢工方面；他们没有力量进行进攻性罢工了，因为资产阶级在整个战线上处于进攻之势。

这个事实，在法国，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法国朋友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很好地观察了他们国家罢工运动的发展，我想，他们大部分大概一开始就会放弃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了。

这就是报告年度我们的工作开始时的普遍形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次划清了同所谓“左倾分子”，如德国共



产主义工人党这些半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界限，也彻底划清了同右派组织的界限。我想到的有列维派，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我想到的有意大利社会党，对这个党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是谈论很多的。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组织真正的共产党还刚刚开始。第三次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遗愿就是著名的口号：“到群众中去”。在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阶层引导到斗争中来，并使他们成为能战斗的力量。

正是从这种普遍的形势中产生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我们执行委员会在1921年12月第一次提出的。我相信，同志们，现在在举行了两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后——实际上是小型的世界代表大会——形势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联主义者也放弃了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立场了。这样，我们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也就不必过多地谈论这个策略了。很显然，我们的执行委员会1921年12月声明，“接近群众”的口号，必然会导致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整个策略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策略实际运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上。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明年、可能是今后几年的任务。

统一战线策略其实是执行委员会试图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行动。你们知道，我们多次说过，共产国际应该成为行动的国际，活动的国际，应该成为集中的、国际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党，等等。原则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几年时间。通过一个决

议，在决议上写点什么，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必须采取国际行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试图立即采取的行动——原则上说这同第二国际的行动没有什么区别——失败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党还很参差不齐，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身还带着许多社会民主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组织还有许多缺陷，因为组织一次国际行动困难是很大的。

去年我们试图开展一些行动，例如援助俄国的救灾行动，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案件有关的行动。但是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宣传运动特别重要。这里我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行动在执行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很大干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代表大会的特别议程上详细谈到。

事实表明，我们共产国际的一些组织太喜欢把第二国际的习惯带到第三国际中来了。我认为，同志们，我们不可能毫无异议地容忍在法国发生的事实。在共产国际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集中的世界性组织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第二国际行动的时候，我们的队伍纵使没有铁的纪律，也至少应该有一般的无产阶级的纪律，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必须指出，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部分行为干扰了我们的组织所发动的国际行动。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因为这次行动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然而它还没有使千百万同志行动起来。如果这样的行动竟遇到了这样大的干扰，我们不得不有理由担心，在更困难时候，在我们必须用武装的拳头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相同的干扰又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同志们，我认为，我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最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谈。这里我必须说一说我的总的看法：我们从过

去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接受的成分越多，我们党内的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就会越大。你们从我的简短报告中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的。

我先从德国开始。

德国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几乎是我们所有讨论的中心。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的形势，你们大家都知道，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敌人说德国党完全瓦解了，我们的一些朋友也由于德国兄弟党内的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而惊慌失措。执行委员会感到自豪的是，它在解决这次危机时成功地向我们的德国兄弟党提供了某些帮助。我想，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以队伍最为巩固、组织最为精良（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最为明确的政党之一出现的。这在今天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安慰，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大党仍处在困难形势的时候。例如法国党现在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来说就是最令人悲观的内容。我想，我们有德国党的事例在先，我们可以安慰代表大会说，只要代表大会正确地处理，就能成功地帮助法国党，使它很快地得到恢复。德国的政治形势一般说来是革命的，对于德国唯一的真正的革命政党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共产党。

我们在哈雷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预言，现在已成为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哈雷，在著名的历史性的表决以后，当我们在结束语中说，右派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倒向社会民主党。当时引起了很大的愤怒：有人认为，这是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等等。其实为了预言这一点，并不需要真正成为预言家。很清楚，谁不愿赞成共产主义，谁在内战时期必然

要倒向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事实了。

我认为，对于革命运动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列宁同志在他给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得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对于革命运动来说，是前进了一步。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少一些幻想，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在德国不要太久我们就可以感到，这次合并对于我们确实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那些守旧的革命家，像老累德堡那样的人，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知道，对于累德堡来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同共产党人合作，或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为伍。德国无产阶级在几个月内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要问哪些党最实际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可以说是德国党和捷克党——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有时也觉察到，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对于我们自己路线的独立性不总是强调得足够的，因为在整个策略中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保持行动的自由。这一点并不总是奏效的，但一般说来德国兄弟党很正确地运用了这个策略。如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就是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罢工的实例说明，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可以发展成一次政治罢工。我在德国的《国际》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要求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说明德国现在出现了什么形势？现在是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还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现在出现了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与此同时政治斗争也在加剧。问题就在于此。铁路工人的罢工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几乎每一次经济冲突都有可能演变成一次政治冲突。

大家都知道现在进行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这个运动无疑是有

远大前途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想召开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然后给德国造成既成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那样（但那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这个指责，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个恭维德国党可惜还不能接受。德国共产党可惜还没有强大到如此地步去进行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10月进行的工作。但是工厂委员会运动会有很大的意义，它将在共产党周围聚结成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

我们的德国党在数量上没有得到很大的增长。今年的特点就是，那些在群众中增强了政治影响的党，在数量上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来。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如失业，无产阶级的贫困，无产阶级甚至无法缴纳可怜的一点点党费。同时，还有政治原因。这在德国看得最清楚不过了。没有人否认，我们德国兄弟党的政治影响大大加强了。但是，它的党员人数没有增加。我在俄国共产党的一次集会上说过，德国应该提出一个口号，使党员人数达到100万。然而，这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要等到我们达到100万以后再进行。我想到，例如俄国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最多有25万党员。相对来说，德国党现在比俄国党1917年时要大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崩瓦解会以很快的速度进行。我们有一种预感，德国发生决定性事件要比我们之中有些人所期望的要早一些。我们的德国党虽然还有意见分歧，还要进行许多斗争。例如在党纲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意见还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运动同14个月前的运动比较一下，我们必须指出，德国党是向前迈了巨大的一步。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

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因此，我们德国党的康复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党。对累德堡派我们预言，几个月之后它或者靠拢共产党，或者变成一个废物。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我们且拭目以待。很显然，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党——未来必定属于我们的党。

执行委员会同德国党的关系在组织上是最好的，这当然不是说，已经很理想了。许多事情未能办成，部分责任在执行委员会，部分责任在德国党。但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相当好的，相当牢固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不会在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产生相互的影响。

我来谈一谈**法国**。我们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在总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国家。几个月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党的诞生》。我在那里说，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同志们，现在如果我们看一看巴黎党代会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在法国诞生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困难。这里你们对我提出的公式可能会了解得更具体些：我们从老党中接受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越多，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越大。这一点你们还会从挪威以及从其他国家的例子中看到。我们在法国突然把老党中的大多数争取到了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克服由这个事实而产生的弊病。执行委员会及其代表，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安贝尔-德罗在法国呆了几乎半年，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认识是，——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为了发展共产党，我们必须在工联主义分子、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分子队伍中挑选出一大批人来。这也许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法国运动的传统使我们现在——1922年，在法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两年时候——不得不说，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共产党优秀分子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目前还在共产党之外，他们在工会的队伍中。我认为，我们代表大会和法国问题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一批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和事实上是共产主义的分子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法国的传统总是把党看成政治家的党——可惜不得不这样说——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听着，你们听着！）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法国党太年轻了，我们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又有其他事要做。这也许是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对法国党批评太少，这对于我们法国兄弟党是不利的。

三四个月以前，法国党领导以“左”的批评者面目出现，同执行委员会采取对立的态度。法国党批评统一战线策略，是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的，即认为执行委员会太机会主义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共产国际的成员会如此幼稚地认为，法国党真的是从左的方面来批评我们的。我不相信，会有许多共产国际成员相信这一点。幸好，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

法国党过去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自己国家。实际上在那里由于事件不断发生，这个策略显得更为迫切。我已经提到了法国罢工的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法国党理解真正的群众运动，它也会理解统一战线，并把这个策略很快变成接近群众的起点。法国资产阶级正在为反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着有计划的斗争。我必须公开承认，执行委员会未能促使我们的党采取

有计划的对抗运动。我们曾试图在法国开展一次在统一战线意义上的维护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但是未能成功。

我想到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最近一次的“总罢工”，关于这次罢工我们应该完全公开地说一说。我们在1908—1910年期间在法国已经习惯地看到，官方的工联主义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宣布总罢工。可惜没有人理会。这是工联主义分子最倒霉的日子。我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铲除这个传统。遗憾的是我们党到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个传统。几周前人们要求法国工人（勒阿弗尔）参加的总罢工，实际上是在一小撮无政府主义分子压力下进行的。我们的报纸，法国最大的工人报《人道报》被人利用去号召工人阶级参加罢工，而且是在我们党毫无准备的时候。这次罢工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从中得出结论，必须坚持，从现在起在法国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我们实在不能对此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允许进行这样的罢工，同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和我们身上。

法国党在其代表大会上又一次一致重申了21条。我对于21条有点忘记了，今天又看了一遍。这21条中的第1条是，报纸应该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我必须公开承认：在法国，这21条中的第1条还没有实现。《人道报》想成为一张共产党报纸，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它的发行量很大，而且在有些方面做出了辉煌的成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第四次代表大会应该以此为起点，至少使21条的第1条真正得到实现。我希望，我们能真正成功。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法国党内有3个主要派别、2个次要派别。我不准备对这些派别作一一叙述了。一般说来有以下几



派：中派；我们过去说过，中派不是中央派。这一点我们写过也说过。我们对法国同志也许过于乐观了。他们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央派分子，但显然具有中央派的气息。所以说这一派有两方面的特点：中心和中央主义。我们应努力保持中心的特点，而把中央主义抛出门外。他们大多数是从老的社会民主党跑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领袖人物，虽然为共产国际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但还没有摆脱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我们只要读一读马赛·加香最近有关工会的文章，就不得不说这些文章比韦弗伊的文章好不了多少，而后者是被我们在巴黎党代会上开除的。

第二个派别是一条中间路线，就是勒努派。关于这一派，我们必须说，这一派中有非常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真诚地从左的方面批评过统一战线策略，但是他们终将会相信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并准备到我们这方面来。

第三个派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派别。我们当然没有义务承认这一派同志所做的一切。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个人认为，我们左派负责同志辞职是一个重大错误，但我们也必须说明，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援助是属于这一派的。这一派已经开始为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斗争，它在这中间也许犯了一些错误，但它是法国唯一一个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并把这个策略引向胜利的派别。

同志们，我必须向你们说明，从我们同所有法国同志最初几次谈话来看，我们相信，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共产国际要尽一切努力，目的是真正避免分裂。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诞生是多么困难。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法国党还没有发动过一次群众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群众运动

来了，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德国共产党内出现真正的分歧是在展开行动之后。（德国代表喊道：非常正确！）是出现坏的分歧还是好的分歧，我们暂且不谈，但是真正的分歧是随着行动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对于一个党是一剂良药，它可以拯救党，医治党，但行动又是新分歧的起点。我们不想预言，但是如果法国党遇到一次真正的行动，一次群众性的行动，而且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行动，那时我们才会真正见到法国党内的分歧，那时我们才能看到，谁是真正属于共产党，谁不是。

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并不在于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切问题，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样，而在于阐明形势，在道义上支持那些真正是同志的同志。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把其他同志排除在国际之外，但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清楚，他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同他们争论明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现在我来谈意大利。**

意大利的例子也许可以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策略的范例。如果真要编写一本共产党策略入门的话，我想，最重要的一章，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典型国家，然而我们看到，在那里发生的有些事情是有鲜明的典型性的，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1920年秋，意大利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顶峰。我们同意大利的意见分歧，并不是我们当时向意大利同志说：你们无论如何要立即进行革命。共产国际从来没有向意大利党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党1920年秋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也许会重复匈牙利的

例子，这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我不是说，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随之而来一定就是一场封锁，我怀疑这一点，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我们1920年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有可能我们在那里走了一条同匈牙利一样的道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意大利同志：你们无论如何要进行革命。那时不夺取政权也许是正确的。如果大多数人是这个立场，那么因此而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就没有道理了。

分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夺取政权而产生的。当时我们的立场是：形势是革命的，人们应该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有所准备；人们首先应该把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去，以便能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要求把那些破坏革命的人清除出去；共产国际并没有要求在1920年发动起义，夺取政权。这样一个看法在史实上也是错误的。你们知道，现在达拉贡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就是为了阻止革命。因此，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这里的问题仅仅是，使党对革命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并不是立即发动革命。

你们知道，意大利党的大多数党员并没有达到我们提出的消除改良主义分子的要求。他们不想为一个革命党做好准备，不想同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决裂。当我们在一份电报中称改良主义分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时，“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词曾引起了骚动，我们的法国朋友还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说我们这样称呼人家太伤人感情了。现在，在达拉贡纳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以后，我想，把改良主义分子称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大概是对这些大人先生们最好的称呼了吧。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更好地称呼他们。改良主义分子，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所以留在意大利党内，所以

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目的就是为破坏革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反革命。

意大利同志争论的问题是，现在在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一次政变，还是一出喜剧，可能兼而有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出喜剧。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事态的结局将有利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但在目前，这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转变，一次非常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因此，我们意大利同志的过失不在于他们没有在1920年的某个时刻“发动”革命，他们的过失，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帮凶留在党内，使这些帮凶有可能进行典型的叛变活动，把工人阶级拱手送到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中。

你们大家都知道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所运用的策略。你们也知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想，现在清楚了，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正确的。现在也清楚了，我们去年的行动也是正确的。我们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许多意大利问题上同执行委员会的策略背道而驰。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行动，我们必须在必要的时候以铁一般的决心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整个共产国际就要完蛋。同时，我们又要尽一切努力，便于他们回到共产国际队伍中来。很显然，无论怎样说，不用几个月，现在还留在最高纲领派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人一定会归属共产国际。因为这部分工人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像兄弟一样回到我们中间来。共产国际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铺平道路。当然我们要求得到

保证，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意大利发生的事不能再出现了。共产国际必须得到严肃的保证，这样的事不能再在那里重复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同这些同志联合起来。

我听说，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同共产国际闹翻了也许并不那么危险；人们或许现在会骂一骂我们，可是到了第五次、第六次代表大会又会邀请我们，同我们联合的。他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例子。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说这种话的人忽略了一点，意大利党在此期间几乎垮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落到了最凶恶的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今天人们骂我，一年以后我还不是又可以回来，人们还会欢迎我。至于党和工人阶级要灭亡，对于他们是次要的。我相信，个别人可能有这种看法，法国党的多数党员是不可能持有这种看法的……

意大利党的教训，并不是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同我们吵了2年，现在又到莫斯科来了，这是次要的问题。人员问题无关紧要，这也不是意大利党的教训。更深刻的教训是：谁对改良主义让步，改良主义就要得寸进尺。谁犯了这样的错误，自己的党就会灭亡，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我们还会争论下去，不仅同最高纲领派分子，也会同意大利共产党人争论下去。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通过了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我们批评和拒绝了 this 纲领。有些看法在意大利党内根深蒂固。“取消主义”的色彩还留在意大利党内。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为意大利运动创建了很大的功勋。同志们英勇斗争，竭尽全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举起共产国际的旗帜。意大利

党、尤其是博尔迪加同志的功劳理应受到称赞。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指出，我们同意大利党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取消主义”的色彩一直存在。博尔迪加现在不赞成反议会主义了，他顺从了，但原来的思想没有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中可以看出。

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意大利党的领导现在还抱着这样的观点：统一战线策略在经济上是允许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依我们看，这是无稽之谈，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意大利错过了时机，没有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提出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也太迟了。我自己也有错误，对博尔迪加同志让步了，在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关于意大利问题放弃了公开的讨论，其实是应该进行公开讨论的。

无论如何，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英勇的部队之一，最优秀的党之一。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才显示了意大利党的能力。今天我看到了一份意大利党的秘密号召书，收到了我们党秘密出版的第1期中央机关报，这证明意大利党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没有放下手中的旗帜。（热烈的鼓掌。）我们选出了意大利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要审查两件事：第一，党的联合问题；第二，在法西斯主义阶段，我们应如何重新组织我们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这个阶段会延续多久，我们必须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

现在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热情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联合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这里有两个党和一些小的派别。当时还不清楚，能不能在民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统

一的党。我们成功了。

在工会问题上有些事我们是疏忽了，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党成功地把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大多数聚集在红旗下面。捷克斯洛伐克党可以说模范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人们只要注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只要读一读敌对组织机关报关于事态发展的报道，人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党成功地把大部分本来属于敌对组织的工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里，能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出色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你们知道，有一个问题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党（也可能同国际范围内的其他党——这一点一定会有所表现的）存在着某种意见分歧。这就是开除所谓反对派的问题。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们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开除了7名中央委员，其中有前主席什图尔茨，因为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个决定对于执行委员会是非常突然的，没有人事先征求过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宣布这个决定无效。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反对派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站在党的多数立场上。我们不想把这个反对派称为左派反对派，我们也不想政治上支持它，但是我们认为，决定过于匆忙，而且并不是一切办法都用尽了。在剧烈的唇枪舌战中，有人企图把这部分人的过失同列维先生的过失相提并论。这部分人的过失在于，他们不顾中央委员会的禁令发表了一项声明。从共产党纪律的观点来看，这一步无疑是不能赞同的。但是拿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同保尔·列维的行为相比较，那就把事情颠倒了。列维是在我们的

兄弟遭到枪杀的时刻背叛了工人阶级。那时，保尔·列维为德国的国家检察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这种行为的回答只有一个：开除！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但绝不是背叛。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这部分人留在党的队伍中，当然条件是，不能再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要执行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有一个遵守纪律的党。但是，如果不能证明所有的调解办法都用过了，我们不能轻易地把哪怕是很小一部分工人开除出去。在这个事件中，并未证明一切办法都用过了。我们希望，我们邀请来的同志们能够明白，执行委员会邀请你们来，并不是为了向你们喝彩叫好，对你们说：“你们可以践踏纪律”，——当然不是。我们请你们来，是想使你们重新回到党内来，是想对你们说，党的纪律是最神圣的。如果证实同志们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纪律，那也没有办法。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对这部分同志来说也是法律。

形势变得尖锐，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60万人失业了，工人阶级的困苦令人吃惊，工人的不满一触即发，群众被激怒了。现在要组织一个工联主义的派别，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工人党或者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小组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可以组织这样的派别，这样的派别也许能维持半年时间，但是它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出丑的。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待形势。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失业人数之多令人可怕，我们应该尽力防止建立分裂的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必须尽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成功。

现在我来谈谈挪威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从旧的运



动接受的分子越多，一个真正共产党的诞生就越困难。在挪威，我们差不多把整个老党接受过来了，现在我们在那里有很大困难，我不想隐讳这些困难。挪威和法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原因是同样的。在法国，我们从老党中接受了许多传统；在挪威，根深蒂固的联邦主义传统十分活跃，组织原则又十分奇特。挪威党一直是在工会组织上建立的。还是在哈雷我们同挪威党的领袖许雷·格赖普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谈过，他们当时答应我们对党进行改组，但是到现在没有实行，甚至机关报名称也没有改变。挪威的这张报纸今天仍叫《社会民主党人》。

（叫喊：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各个省有11家报纸也叫《社会民主党人》。（重新喊：好好听着！好好听着！喊叫声。）正像你们看到的一样，着手干预这个国家的问题，贯彻共产国际的要求，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有的党还没有完全脱摆社会主义。是的，我们是在第二国际的母体内诞生的，我们接受了第二国际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如果这个“一夜之间”延续了几年，我们就必须要求，过程进行得快些。你们可以在一些挪威报纸上谈到，有人支持谢德曼之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我们在挪威也有坏意义上的工联主义的残余。特兰美尔同志过去属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他身上还留有一些工联主义的传统。他不懂什么是纪律，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纪律，纪律，我忍受不了这个字眼，这是对自由人尊严的侮辱。”这是我们一个同志说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知识分子，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真诚、正直的战士；但传统比他本人更强烈。传统是这样强烈，竟然在我们最好的一个挪威同志身上发生了这样

坏的影响。挪威有一部分大学生，出版了一本很像《光明》杂志一样的杂志，叫《莫特·达格》，他们同列维派维护着同样的原则。我们党容忍了这样一个派别，没有干预。

今年，我们必须坚决行动起来。这里有挪威党少数派代表，我们坚信，我们能以一致的意见或者至少是多数的意见达到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挪威同志们，你们必须明白，共产国际不能再允许现存的状态继续下去了。我们知道如何高度评价挪威运动的好方面，挪威运动是同工人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中有不少同志，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忠诚的。但是运动必须最终去掉社会民主党的灰尘。你们必须认识到，挪威的运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成为真正共产党的。

我谈一谈波兰。在波兰，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协调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看，去年的经验说明了，协调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俄国共产党人有1905—1906年的经验。我们的意见是，在公开的运动不可能进行的地方，应该把公开的运动和秘密的运动协调起来，领导权应该在秘密运动方面。现在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协调是不容易的。在波兰是可能的，而且是这样做了。那里有一个秘密党，同时又是一个群众党。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公开的小据点，它们是在党领导下的。波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波兰党已经进行过一次革命，因为波兰党1905年在工人阶级中处于领导地位，又因为这个领导当时是秘密的，曾经站在整个工人阶级阵线的最前列进行过战斗。它得到了共产主义工人的普遍承认，波兰党是通过自己在革命中的才干而得到这种承认的。在波兰可行，在别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就困难得多，因为在那里秘密党还没有在整个工人

阶级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因为在那里领导还没有经受过如此的考验。公开和秘密的协调关系，在那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在波兰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这是一个老党，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党。然而在一些问题上，执行委员会同波兰党也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而且是在一些很原则的问题上：土地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部分地也表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于土地问题我们还要同我们的波兰同志专门讨论。我们的波兰同志长期以来对土地问题一直存在着一种照我看可以称为陈旧的、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我想请同志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当时建议，为了争取农民，也应该解决大地主的土地分配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也遭到部分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反对。现在证明，法西斯分子为了蛊惑宣传的目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巧妙地提出这样一个纲领的。这个错误必定会使我们在波兰和其他国家受到许多损失。可喜的是，波兰党内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我们同波兰党在土地问题上会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我们也能有一个吸引农民的行动纲领。共产党是一个工人党，但这不等于说，它只提出工人的要求；它虽然是一个工人党，但它也能领导一切被压迫阶层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和波兰同志在民族问题上也存在过类似的意见分歧。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这些分歧也消除了。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少数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极少数人在波兰党内反对统一战线。很有特点的是，在一个最老的党中居然开始出现了反对派。我们相信，波兰党自己能克服、也许已经克服了这些意见分歧。这也证实和说明了，实际运用统一

战线策略是多么困难。

关于巴尔干我不准备多说了。我必须指出，我们的巴尔干联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为巴尔干联盟而存在。几次大会都不正规；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巴尔干联盟变得强大一些，保加利亚党应该对这个问题多关心一些。

关于罗马尼亚，说几句。我们深感有责任替罗马尼亚同志向代表大会说明，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在这里承担了职责的一个代表团，罗马尼亚同志不顾重重迫害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们知道，整个党的代表大会，几百个罗马尼亚同志是从会场直接走进监狱的。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枪杀了，有些人至今还在监狱里。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结成了可耻的联盟，以对付这些共产党人。我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对共产国际的旗帜忠贞不渝，真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们的功绩更为伟大。

在南斯拉夫，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在那里，公开和秘密的问题也表现出来了。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看到，南斯拉夫正在前进。一个新的运动在工会中开始了，我们希望，我们党能重新获得自己原有的力量。关于南斯拉夫的意见分歧，必须有一个委员会加以讨论。

在英国，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我们党的发展太慢太慢了。也许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像英国那样缓慢。我们党隶属于工党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党决定参加工党。我认为，未来执行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任务，就是对英国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我们应该开始研究英国。我们对发展缓慢的原因还不了解。英国根本就不是拥有庞大政治

群众组织的国家。你们知道，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大，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不是很大。我们在那里遇到的问题不同于在德国。那里笼罩着奇特的传统。英国的失业人口很多，无产阶级又极为贫困，但共产主义的发展却令人奇怪地缓慢。这是一种停滞，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英国的运动给予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我们成功地派了一名代表到美国，他在那里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整个运动的经验。在美国，运动的最大困难是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那里的形势同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我们进行了革命，工人阶级领袖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并且得到了承认。在美国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左派工会运动和一个充满激烈派别斗争的共产党。因此，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一个特别困难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

在奥地利，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党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在匈牙利，形势是令人遗憾的。有些同志非常热衷于派别斗争，形势越来越糟。请允许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剖析一下他们的行为。许多过去在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立过功劳的同志，现在不顾一切地恶化形势，有损于党；执行委员会现在力图消除这些争端。我不想对整个流亡运动说坏话。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流亡运动对事业可以很有益处。也许意大利党现在需要流亡一段时间。但是流亡与流亡不同。有的流亡，是因为革命被镇压之后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我们的匈牙利同志在流亡这方面做得太多了，有些过分了。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应十分严肃而坚决

指出，我们再不愿看到这类事情重复了，再不能允许有一丝一毫这类事情发生。几周前，在匈牙利一天之中就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虽然那里的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党的形势可以说不能再坏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和义务就是，在工人运动上升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又开始逮捕几百名我们同志的时候，我们应该消除流亡派别，组织一个秘密的党。

附带说一下，在匈牙利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共产党人在那里有严格的传统。

在日本有一个小党，这个党在执行委员会的参与下，同优秀的工联主义分子联合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党，然而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日本党现在应该提出一个纲领。曾经在莫斯科这里召开的远东各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运动的重要人物第一次在这里会晤了。

在印度，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同志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很有成效。我们的同志成功地开辟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们打通了与报纸的联系，他们深入工会组织，正在聚集印度的共产党人。我认为，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在这一年间，我们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还建立了力量不等的党的核心。我们当然不抱什么幻想，这都是些很小很小的核心，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应该帮助那里的同志做好两件事：第一，精心培育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第二，作为整个解放运动的先锋率先反对资产阶级。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我现在想谈一谈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红色工会国际1921年不得不经历在德国党内、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党

内掀起的一股反对自己的取消潮流。在德国党内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过红色工会国际是不是早产、是不是应该消灭等问题。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但是带上这样的色彩不仅仅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这对红色工会国际是最危险之点。执行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把反对这股取消潮流视为自己的职责。我们认为，红色工会国际根本不是早产。

现在这股潮流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掉，我希望在其他国家也如此。红色工会国际正行进在取得成功的大道上。可以预言，红色工会国际在最近几年、甚至在最近几个月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取得巨大的胜利。你们知道，阿姆斯特丹分子正企图加速分裂活动。他们在法国完成了分裂活动，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分裂活动。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工会的分裂。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分裂。我们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团结，阿姆斯特丹分子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分裂。我们的影响越大，这些家伙就越想分裂工会，因此我们应该加倍地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组织起来，采取对策。什么样的对策，我们还要专门讨论。但是，如果他们迫使我们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独自组织起来，像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们必须声明，作为分裂结果而产生的我们的那些工会，它们诞生时嘴里还喊着团结。它们的诞生是因为它们被开除了，它们落地时的第一声喊叫就是：工会的团结！

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志，如果迫不得已，只好在各个部门或者一个部门组织独立的工会，但他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必须是团结，为了工会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运动在合作社和青年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想特别谈一下青年国际这个组织。青年国际迁至莫斯科是经受了考验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青年国际工作得很好。虽然我们应该指出，在一些国家有减弱的现象，这是令人不安的。德国青年同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也度过了困难时期。这是工人阶级处境普遍困难的表现。但是尽管如此，青年国际和青年运动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尖兵。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还要召开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青年组织要进行成功的斗争，必须有新的方法，我们还必须在青年中争得最大多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使社会民主党在青年运动方面受到了特别重大的损失。为了能深入到变得有点冷漠的青年群众中去，必须要有新的方法。我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以上是我们15个月的工作概况。当然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你们应该批评我们这些错误。但是，我们要不要保留21条呢？例如我们的法国同志批评了第9条，法布尔是根据这一条被开除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同志会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错了。开除是绝对必要的。有一部分法国同志对此进行指责，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对第9条的解释太随便了。代表大会应该说明，我们是否有权像以往一样运用第9条。

还有一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一般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可以允许有例外的情况。我不想坚持一定要研究一下是否绝对必要。但这项决定的意义何在呢？意义在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集中的世界党，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集中指挥自己的党。我们希望，世界代表大会能真正成为一个对于各党都具有决定作用的机构。我们不希望，共产国际仅仅是一个



各党的大杂烩。这个看法在法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法国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不知道情况是否会好些。我说过，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决定，我并不特别反对，我表示赞成。但这个决定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是一个集中的世界组织。对21条我们执行得太马虎了。如果你想就这件事敲打我们，你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必须严格执行21条。我不是说，我们过去什么也没有做。共产国际成立到现在只不过3年半时间。同志们，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把我们的共产党组织起来，这是很短暂的时间。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我们太马虎了。最大的不幸是我们把21条当作纸上的东西了。但我相信，代表大会将说明，执行委员会一定适于执行21条。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的党。原则上说，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必须使决议成为行动。

这就是执行委员会15个月的工作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未来的策略，我下次再谈。

**主席：**

征得各位代表的同意，今天晚上的会议到此结束。下次会议明天上午11时开始。

**会议休会时间：晚10时35分。**

# 第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10日，星期五)

**会议开始：上午11时30分**

**主席：柯拉罗夫，季诺维也夫**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或者正在发给你们。我这次讲话仅限于对提纲作一些解释。

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下面几个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没有必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原则性修改。我在提纲中建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只要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瓦尔加同志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提纲加以确认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也应该说明，过去15个月的形势发展一般说来确实从根本上证明了这个提纲的正确性，事态发展的进程一般说来也确实同我们在这个提纲中所预见的一样。我们虽然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也许还在其他

一些国家看到了一个暂时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很清楚，这是一个瞬息即逝的现象，瓦尔加同志在他最近发表的一本书中把这种状况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衰亡时期，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一次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黄昏，资本主义的瓦解。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某种转机，但依旧是原来的形势。资本主义不能摆脱这种形势，拯救自己。唯一能拯救人类、拯救生产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完全是原来的诊断，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重复第三次代表大会说过的话：客观形势仍然是革命的。资本主义在自身中找不到力量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决定性危机中拯救自己。

再谈一谈国际政治形势。关于政治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对抗在一天天加剧，国际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过去15个月中，协约国的瓦解在迅速发展。我们所经历的，是以多种形式对凡尔赛和平进行真正的清算，凡尔赛和平的瓦解正在继续。以劳合-乔治为最杰出领袖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完全破产了。热那亚和海牙会议确定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破产。现在正在英国展开的选举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党派的思想空前枯竭。在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古老而正统的资产阶级党派之间展开的这场斗争也证明了，斗争中已没有丝毫原则可言。这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一次彻底的失败。这是小集团之间的争斗，它再一次说明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明显的事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已经完全破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重大的原则斗争了。

我们叙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作为这个进程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期间把它们的斗争提到了一个很高

的水平。我们看到，在这期间一大批受压迫国家不顾帝国主义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把解放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了。我相信，我们中间今天没有人怀疑，这场斗争在客观上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尽管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在这期间，我们在印度以及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到的大规模运动，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但从客观上看这些运动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首要因素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几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已日薄西山了，现在正在一天天地烂下去。

意大利发生的事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空前打击吗？意大利过去不是天赐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一吗？是的，意大利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法西斯的突然袭击不仅是对君主政体思想的一次打击，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一次打击。法西斯匪帮在政治上把意大利君主排挤在一边，不仅使意大利君主的威望丧失殆尽，也使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信誉扫地。我们必须明白，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绝非地域性的现象，今后，我们必然会在其他国家也许以另外的形式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能够维持下去——这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是可能的——，那么可以绝对肯定，同样的现象也许会在德国、也许会在整个中欧发生。斯汀尼斯政府在德国的胜利也许在形式上不完全相同于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现象，但是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同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血腥现象一样。

我们现在在奥地利所经历的，同意大利的变乱非常相近，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次打击，不仅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党，而且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至今一直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正在酝酿这种反革命变乱，匈牙利更不用说了。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匈牙利如法炮制。

在巴尔干国家，尤其在南斯拉夫，我们见到的现象如同我们在意大利所见到的一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形势。这样一个时期是必然的，它不会太久，但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考验时期。我们在中欧要经历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是法西斯变乱的时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党会有整整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转入地下斗争。几月前执行委员会专门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地，提醒一些重要党注意，必须准备进入地下活动时期，就像现在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这种形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我们所见到的政治形势，不幸证实了我们的预言。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个危险，但这不等于说，世界革命会停息下去。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革命化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插曲。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只是反革命的一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形势尖锐的一个插曲，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国家趋于成熟的一个插曲。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这样。

因此一般说来，国际政治形势在此期间普遍尖锐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在资本主义欧洲没有可靠的均势，重大的事件，甚至议会冲突、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革命斗争。我们向你们指出的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表面，但它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巴尔干形势引人注目。这些事件以及希腊—土耳其战争都意味着，新战争的魔影一时间已经非常明显了。新战争的魔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其实，这是未来新的世

界大战的一个小小的前奏。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问题非常尖锐，而且很可能演变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纵观一下形势，也可以看出，现在还不会发生战争。但是，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在此之前发生，如果不制止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新的战争，那么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只是将要和必定会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小小的征兆。

因此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腐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个唯一的革命的国家已经存在 5 年了。

在讨论俄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详细谈到新经济政策。因此我不想先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在代表大会开始时说过的，我们相信，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力量弱小才出现的，它有着更为伟大的意义。你们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朋友说得完全正确：俄国之所以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力量太弱小了，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说明形势。我们相信，不仅我们这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也许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无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样的政治阶段。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我们或者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结果；它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引起的。

当然，俄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农民同德国的农民不一样。但是，即使在德国和其他发达的、拥有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使农民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保持中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必将

采取许多我们在俄国也不得不采取过的措施。我说过，我们在讨论俄国问题时还要谈到这些事。

我们在观察世界政治形势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作为世界形势首要因素的苏维埃政府。现在，在世界的一端，协约国分崩离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投入了激烈的斗争，战争的魔影正在巴尔干出没，资产阶级世界的均势发生了动摇，——正是在这时候，苏维埃俄国采取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巩固自己。因此，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政治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红星正高高升起，因此才产生了客观上是革命的形势。

资本的进攻是一种国际现象，也是革命因素之一。工人阶级还不能阻挡这次进攻，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近期在这方面形势将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的日益反抗将打退资本的进攻。

我现在想谈谈工人运动的内部形势。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不要太久这件事就会成为事实。在德国，合并已经完成，昨天我们收到了瑞典那里的合并消息，布兰亭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吸收到自己党内了。在瑞典和德国发生的事，在其他党内也会发生。合并，虽然在组织上尚未完成，但在政治上已经存在了。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第二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半国际合并到第二国际中去，而不可能相反进行——这一点我在这里无须证明了。如果确实有必要，我只想引用马尔托夫先生的一段话；他是第二半国际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思想上甚至超出他的某些同辈。马尔托夫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信使》杂志上谈到第二国际问题时写道：

“不要有幻想！两个国际的机械联合在现存的关系上意味着

退出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又回到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中来了，它们当时退出第二国际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这是它们的一次失败。”

马尔托夫在这里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马尔托夫最后还是为第二半国际找到一些安慰，他说：“在第二国际内部我们将捍卫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过是第二半国际返回第二国际，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一次惨重失败。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改良主义党派的合并。现在这两个改良主义国际的合并将以空前的规模加速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也要说：不要有幻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意味着两点：首先意味着反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已在准备之中。法西斯的变乱、以斯汀尼斯为首的政府的变乱是同世界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是空前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准备。不要许多时间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次合并的确是在为反对共产党人的整个白色恐怖时期做了准备。因此，现在站在意大利反革命运动前列的是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人，就决非偶然了，他是第二国际的奸细，原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有一个叫艾伯特的人，一个叫诺斯克的人，身居政府的要职。在波兰一个叫皮尔苏茨基的人跻身于政府之中。这些都决非是偶然的。同样决非偶然的是，在一些国家，如在英国和德国，第二国际的作用居然成了决定性的。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要急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单单靠工会转向工人这一边就够了。因此，不要有幻想！这次合并不过意味着反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的重袍已经安装就绪了。

其次，这次合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现在致力于工



会的统一，这并不是没有成效的。改良主义分子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脚下失去了基础。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之所以说不可避免，是因为这些工会——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将作为整个组织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这一点，改良主义分子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嗅觉并不差。他们感到也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你们看到了，共产党以及整个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正在增长。改良主义分子本能地感觉到了，因此拼命地加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几乎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直接任务，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搞垮工会的。我不是说，这是一个直接任务。你们知道，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简单，譬如说斯汀尼斯给工会下达一个什么直接的书面任务。但从政治上看，这是资产阶级的委托；在社会民主党领袖退出之前，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会把工会的大门都闭上，把工会组织的所有门窗玻璃都砸得稀巴烂。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说过，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结束，要延续多久，是几年还是几个月；但从历史上看，这个过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的第二国际的“上帝”已经有所感觉了。因此，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凡是他们感到工人大部分要转向我们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彻底地准备着分裂。他们企图削弱和粉碎工人阶级及其工会，这样当我们在工会中取得领导权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一大堆碎片。如上所述，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空前未有的背叛，甚至1914年的背叛与今天准备的背叛相比也相形见绌了。现在，他们正准备着有计划的背叛。他们企图肢解和分裂工人运动，从而使工人群众在准备反对资产

阶级的时候，失去组织力量，处于被削弱、被分割的分裂状态。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策略。

今天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不是区区小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工人阶级尽管自己犯了种种错误，经历了他们的领袖的背叛和各种各样的失败，但仍然以工会的形式争得了声势浩大的组织，并且把亿万工人群众团结了起来。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组织对于我们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个时刻临近时，第二半国际却同阿姆斯特丹分子沆瀣一气，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大的背叛。第二半国际一定会竭力破坏工人阶级的这个最后的组织、最后的避难所，这样，我们在取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就会一无所获，就会失去真正的群众组织。这便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最严重的事实。所以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注定要成为工人阶级的职业分裂者，他们不仅要背叛工人阶级，不仅要破坏工人阶级的政策，他们还要直接把工人阶级的武器、工人阶级的组织打碎。这样的任务，现在联合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整个政策在下一阶段一定会完成的，这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一个新的实际情况。

因此，同志们，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反对我们敌人的战略。是的，我们完全有权利和义务制订反对敌人的战略计划；然而，统一战线是由整个历史形势产生的，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它的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产生的。我刚才向你们谈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政策，我还说了，他们正准备在将来有意识、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策略，如果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必然是，我们必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有计划

地开始反对第二国际的计划。

这正是统一战线策略。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没有，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明白地指出这一点。我们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繁重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说，在这样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策略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最重要的办法。还必须说明一点：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意味着我们斗争中的一段插曲，它是包含一个时期、也许是整个时代的策略。

也许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策略进行修改，但总的看来，由于第二国际成了主要敌人，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策略。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成熟的条件。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可以说具备了革命的特征。第二国际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没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帮助，资产阶级是维持不住的。因此，我们同第二国际的关系，不仅仅是党的策略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问题，我们阶级的整个策略问题。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将会在以后几年直接进行分裂勾当。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同它对抗，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

我们已经从这个策略收到了效益，我们已经从中取得了某些成功。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年为共产国际带来了很大益处，这一点我们不应忽视。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多数，不是

这个意思。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我们确实获得了许多东西，我们成功地使工人阶级看清了，共产党不是分裂者，我们的敌人才是分裂者。以前，工人们有另一种看法。这也是有原因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捍卫全体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如果那时我们不进行这种分裂工作，那我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了。有一段时间，为了争取机会向工人阶级说明真相，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在老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为我们阶级的真正的解放运动创造一块聚集地，这就是共产党的创立。有一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忍受别人称我们是分裂者。是的，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没有别的办法，采取别的办法我们就不能为自己创造一块聚集地，我们就不能创造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

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们现在有了众多的共产党，尽管这些党还带有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还带有疾病，孩儿时和成长的疾病，简言之，还带有许多多我们必须医治的疾病；但是，现在主要是争取多数工人的问题，是拯救和争取工会——这个世界无产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问题，因此，才有了统一战线策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方面是不会出现很大斗争的。在法国，反对统一战线的最后斗士已经放下了武器。最重要的是，在法国不仅共产党人，甚至一大批工联主义分子现在也抓起这个策略了。昨天，我们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朋友们进行了一次十分匆促的交谈。我们问他们：你们现在还反对统一战线吗？他们非常简单地回答：我们也在搞统一战线。凡是注意法国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现在在法

国人们普遍地，包括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联主义分子，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始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所有愿意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不得不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法国，把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争取过来是一个很大胜利。这个胜利表明，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了，我们将有计划、有意识地执行我们的策略。

统一战线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它绝不应该是法国人所说的“选举联合”。我们就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不仅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而且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了三四百份答案。这些同志都是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工作在群众中间。我们正在对这次调查进行整理，也许要出一本书，因为这是值得的。这次调查表明，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于统一战线策略到底是什么还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统一战线，我们说过，不是选举的联合，当然也不是同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的联合。意大利和法国党机关送来的答案向我证明了，有些同志奇怪地认为，统一战线就是我们准备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我们这样做，将是最大的犯罪。我们中间任何人，宁可让人把手砍断，也不愿意在同工人阶级最大的叛徒、我们现在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的联合协议上签字。这根本不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统一战线应该是我们准备同所有工人，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争取面包、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常斗争中，共同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时不得不同背叛了的领袖坐在一张桌子旁

边。这才是统一战线的含义，而不是别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对共产国际来说已经解决了，甚至对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党，如法国党来说，也解决了。

我们还要为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今天有人把我们过去的同志哥尔特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了。哥尔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一次罢工。你们会问：“为什么反对任何一次罢工？因为我们要把力量积蓄起来，进行宣传，进行革命。我们留下的人不多了，我们的力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很小，我们不能再进行罢工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革命。”

这样一种糊涂思想，真使人对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幼稚思想感到无可奈何。他没有时间帮助工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因为他想帮助整个革命。任何一个对工人阶级怀有感情的人，任何一个不仅在主观上忠实于工人阶级、而且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任何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的人，都会拒绝这种幼稚的想法。正因为我们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参加任何一次罢工，我们必须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为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我们是革命者。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必要性，哪怕是为了工人孩子的一滴牛奶，我们也应该进行斗争。我们反对改良主义，但是我们不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现存的情况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为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统一战线不是短暂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插曲，而是在资本主义目前的情况下贯穿整个时期的

策略。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没有充分地解释清楚。统一战线策略几乎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我们很难举出一个国家，在那里存在着作用重大的工人阶级，但统一战线策略现在却是不适用的。这个策略在美国，如同在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是合适的。这个策略在目前的形势下几乎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对于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却不能这样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能理解得如此普遍，它是有限定意义的。这个口号只能为这样一些国家所接受，在那里，力量对比关系的确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政权问题、政府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都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当然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用“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进行出色的宣传工作，例如可以向工人说：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吗，那就应该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能说，在美国现有的力量对比形势下，工人政府的口号会引起如此的反响，如同在捷克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德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意大利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

工人政府的口号不如统一战线策略那样普遍，这个口号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定的具体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有些人有时企图把这个口号理解为万应灵方，认为我们无论如何是要经历工人政府这个阶段的。我认为，如果可以预言的话，我们可以说，工人政府只会例外地变为事实，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具体情况下，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成为事实。此外也不能说，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半和平阶段，工人政府一定会减轻我们的斗争负担。如果工人政府只建立在议会的基础上，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工人政府仅

仅是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它是不能阻挡内战爆发的。这当然不等于说，工人政府的口号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运用。工人阶级应该明白，工人政府只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工人政府不可能取消斗争，取消内战。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们只有看清了这个口号的危险性，才能冷静地运用这个武器。

当然，统一战线策略也是有其危险性的，关于这一点执行委员会在十二月提纲中已经指出了。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工人政府这个形式中。在一些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例如在法国，有人认为这似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即使出现了工人政府，我们也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某种情况下，内战可能通过工人政府更为激烈。

我不得不就工厂委员会运动再说几句话。我在提纲中对这个问题特意写了一段话，我提出了以下的论点：一个党，如果在工厂里没有党组织，没有党支部，这样的党是不能被严肃对待的，它不是一个严肃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工人运动如果不善于支持和组织工厂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就不是严肃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些论点我认为是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的大的工人运动中加以运用的。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比较迅速接近重大决战的国家，运动的整个先锋作用是由工厂委员会运动来完成的。说到其他国家，我们要劝告我们的同志，首先在工厂建立起共产党支部，第二步，支持工厂委员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群众运动。我们许多党没有接受我们严肃的忠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这是由库西宁同志起草的。决议告诉我们，共产党应



如何工作，整个工作的机构应该怎样以及如何建立支部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去执行这些很好的决议，那这些决议岂不是白白通过了。现在的问题是真正地执行这些决议，建立支部。只有这样，运动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关于国际纪律，我还要说几句。在巴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由勒努派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提纲写了一大段国际纪律问题。提纲中字字闪着金光。这一派极好地证明了，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办不成，共产国际不执行纪律就会失败。字字闪着金光！但是，这个在提纲中写下了有关国际纪律条文的勒努派却证明了，在我们这里有时候行动和言语之间相差是多么遥远。这一派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国际纪律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产生。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策略。现在有一个“国际”已经同资产阶级拴在一起了，它正在顽固地执行一条反对我们的策略。为了反对这个“国际”，我们必须严密地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真正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宣布和贯彻这一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决定性斗争。我从我们尊敬的同志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反对意见。他们说，现在世界革命停滞了，要前进，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准。只有这样，俄国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的例子才能起到革命影响，革命的浪潮才能重新掀起。同志们，我认为，这种观点客观上是机会主义的，是巧妙的机会主义，尽管维护这种观点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主观上是革命的，是国际的忠诚战士。我不想说得太多了——只说两句话。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正在逐步提高，这是事实。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俄国工

人的生活状况正在提高，这一点是明显的。虽然这种提高是缓慢的，但是在提高。总有一天，俄国工人的状况在经济上也会好于欧洲工人。如果有人说，只要俄国的形势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动起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树立榜样，也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工人以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肉食。不！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决不能允许意味着停顿的调子存在。俄国工人曾经有过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再不会遇到这么多障碍了。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会得到俄国工人的支持。俄国工人首先起来进行革命，因而首先受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后很难遇到这样的困难了。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如实地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他们在受封锁，他们在挨饿，还有瘟疫、疾病。但是，也要说明他们是伟大的。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俄国工人阶级在经历了这一切痛苦以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一天天好起来。这才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这才是我们整个策略的基础。（鼓掌。）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主席：**

现在请博尔迪加同志讲话，他想说明一下关于表决程序的提案。

**博尔迪加：**

同志们，我以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建议：（1）首先讨论，然后再表决季诺维也夫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工作和策略的报告。（2）然后再转入讨论和表决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的策略问题。

我不想过多地叙述这个建议的动机。我认为，它是十分合乎逻辑的。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另外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份文件，是供代表大会通过用的：一份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另一份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编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提纲初稿。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先讨论执行委员会过去在国际一般性政策方面的工作，然后——也许依靠一个专门委员会，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将作出决定——再审查共产国际策略提纲草案，即提出共产国际以后遵循的策略路线。

**拉狄克：**

请允许我说明反对这个提案。

代表大会的全部日程本来是一个整体：总结过去和计划未来的工作。两者之间在季诺维也夫的报道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在讨论过去时，不必展望未来的远景呢？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我们的未来工作之间也没有发生新的事件，足以打破和改变我们的策略。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对过去工作的决定也就是对未来策略的初步决定。如果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我们同意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同意执行委员会支持各个国家的工作方法，这样实际上就是对以后的工作作出了

决定，我们代表大会下面的任务就只是在细节上阐述这些决定，政策上我们在这里作出了决定以后，不可能再有新的意见了，我们只能在细节上制订出我们的战略，以便各个国家加以运用。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总的方面讨论一下报告：过去的策略正确吗？应该继续执行吗？

**主席：**

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现在对博尔迪加同志的提案进行表决。

（提案被否决。）

讨论开始。现在请第一个报名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讲话。

**瓦伊陶尔：**

我想先就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昨天的讲话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几点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了判断。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作为国际主席居然没有感到有必要听一听双方的意见。他大概只认识到什麦拉里同志那里去的路，他说的情况看来也是由什麦拉里提供的。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中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内容，他们会说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真是模范吗，同志们？当经济形势在几天里日益尖锐的时候，工人群众翘首引颈，希望有谁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有谁会领导他们，这时候共产党没有对工人群众说一句话。直到其他政党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制订了自己的决议，共产党才提出了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列宁同志1917年6月写的。当时的情况同今天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要

求还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统一战线是这么搞的，我们的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民族社会党大会，会上通过了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发言人根本没有反对这些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工人不得不对这些由民族社会党人提出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在我们的党员中引起了愤怒和混乱。主动性完全转到民族社会党方面了。现在只是在两个小的地区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两个小的统一战线委员会。这就称为“模范”。

更为模范的是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当时政府正处在危机之中，多次搞过形形色色的联合政府。马萨里克在同一个外国记者谈话中说：我们也许可以同共产党很好地合作，但是共产党必须把左派分子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同捷克斯洛伐克党认真谈判。以后，同志们，内容相同的社论和要求在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党人的报纸中相继发表。因此，什麦拉里开始了对左派的讨伐。他得逞了，他通过一次排醉活动把左派赶出了党。在开除这些左派同志的前两天，土地派代表温可夫在发表这次开除的消息时，好像已经是完全决定的事实，虽然开除的决定是在两天后才作出的。统一战线不仅扩大到民族社会党人，它已经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扩大到马萨里克那里了。工人们大批大批地站到被开除的同志一边，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危险，如果他们不反对什麦拉里、沃塔瓦和其他人心目中完全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组成的工人政府，那我们真可能有一个堪称模范的统一战线了。这将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同大地主、同布尔克和马萨里克的统一战线。谁要是推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运动，谁真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了！

其后果是党分成了两部分，它们现在是没有战斗力的。

(喊：噢！)季诺维也夫还说，被开除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大多数的政治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支持左派。好！但是工人会说：共产国际既然要批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共产国际也要批准党在所有经济斗争中完全消极的行动吗？共产国际甚至批准，克拉德诺的共产党五金工人在他们的机会主义共产党领袖带动下，干了破坏罢工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共产国际还批准，不久前克拉德诺矿工书记出卖了俄斯特拉发矿工的罢工。他不作任何反抗竟同意降低20%的工资，虽然俄斯特拉发工人正是为此进行罢工的。执行委员会还批准工会运动中的整个混乱状态，最近举行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是这种状态的顶峰。由于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能，这次代表大会完全瓦解了。工人会说：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国际，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际。凡是反对派所希望的，难道就是无政府主义？(喊叫声。)所有被开除的地方组织和工会组成一个大的工业协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献身于工会工作，使工会免受机会主义的破坏，进行细致的工作，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宣布总罢工，这也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想要使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有活动力的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什麦拉里说，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加斗争，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愿望，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望，因为失业工人是叛乱分子。什麦拉里这样说也是正确的？通过行动和战斗纲领产生统一战线委员会，阻止什麦拉里把统一战线变成一个从教会到马萨里克到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以经过法律手续合法产生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同在议会基础上建立的骗人的工人政府相对抗，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所有这一切对共产国际来说

都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那每一个工人都会同我们一起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永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永不背叛我的无产阶级职责。

承蒙季诺维也夫同志承认，我们的问题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去想一想，是什么动机促使什麦拉里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优秀分子开除出党。我们只想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不仅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根本就不是什么破坏纪律的行为。让工人注意威胁党的危险，这是神圣的职责。现在在政治上避免欺骗行为，这也是神圣的职责。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声明，这样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会常常去做，只要有人——不管来自何方——准备谋杀我们的党。

**主席：**

我想请这位同志说明，你的奇谈怪论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

**捷克反对派叫喊：**代表全体反对派和被开除的同志。

**托洛茨基：**结尾部分也是代表整个反对派吗？

**答：**对！

**恩斯特·迈耶尔（德国）：**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对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以及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和今天的讲话，在基本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我们只是建议，在对各个国家的问题研究以后，再对决议进行表决。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叙述的当前形势，其主要的特征同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分析过的一样。我们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国家轻易地接受了这种对形势的认识。有许多国家在

叙述这种形势时过于夸张了，分析时夸张，从中得出的结论因而也夸张了。另一方面，有许多派别，有一部分在德国，根本就不承认这种分析的正确性。

除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外，有些同志从这种形势得出了一种结论，似乎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由许多国家的一些同志提出的策略，其结果把共产国际搞成了一个宗派。德国党——我认为，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它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了，德国党在努力执行在同志式辩论基础上所作出的有关国际事务的规定。

统一战线问题是我们现在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共产主义策略的一个插曲，而是一个时期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恰恰在德国讨论得最多。我个人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似乎应该指出，这个策略的讨论和运用从根本上说是由柏林大会推动的。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在我们党内使问题得到了根本上的澄清，这次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对代表大会的评价也使得非共产主义的工人相信，共产党人是愿意与他们共同斗争的，共产党人绝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所诬蔑的那些人。

当然，这个策略在运用时，甚至在我们的朋友中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指出了几种误解。在德国以外，有些同志把统一战线策略看成是同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同资产阶级政党为了选举的需要而达成的共同协议，他们把它看成是组织上联合的一种准备。不可否认，有些地方在工人中，甚至在党内的一些工人中出现了这些误解。

此外有人担心，同上层人物的谈判，而不是发动工人的共同



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事业。人们在这里忽略了，我们同上层人物的谈判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工人的共同行动。我们可以根据拉特瑙运动的经验毫无顾忌地指出，在许多地方，在一些地区，共同的合作，共同的斗争正是通过上层人物的谈判和讨论而产生的。有些同志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基础上，不能在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和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分开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反对德国党内出现的某些论调时指出，这是把共产党人领导的斗争形式机械地分割开来，他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除了可能出现的误解外，也发生了一些合乎常规的错误，包括我们的党在内。在我们党组织的一些会议上，在讨论中，在决议中对这些错误已经完全公开谈过了，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因为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和报纸上已经谈论很多了。我们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谈论错误之所以非常必要，目的是在将来防止这类错误发生，但是批评决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一大堆错误面前根本看不到正确的和必要的方面。例如，这位捷克同志在谈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缺点时，其结论就是根本拒绝这个策略。如果捷克反对派同志在关于破坏纪律问题，关于策略和实践问题上同我们没有话可说了，或者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认为，刚才在我前面发言人所代表的同志，大概是最后一次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了。

统一战线策略当然不允许机械地运用，它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把统一战线策略总是看成同上层人物的谈判或者党与党的谈判，也是错误的。统一战线策略应根据形势有所变化。有的同志有时把德国党在拉特瑙运动和铁路工人罢工期间的立场同工厂

委员会运动对立起来，那不过是一种误解。

巩固和扩大工厂委员会运动不过是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所采取的立场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在坚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越来越接近群众，不深入到工厂和工会中去，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也不能有这样规模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德国同志表示赞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也是执行党的比较正确的策略的结果。我们排除了从过去不同的情况中产生的误解，使敌对的工人组织更加难以发动对我们的进攻，我们被迫进行了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一个进步，只要这种联合能排除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在一个国家中在改良主义党和共产党之间可以有什么中间产物。

我们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需要解决也许还没有克服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工人政府问题。我们必须把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人政府区别开来。在德国国内，社会民主党政府现在存在于萨克森和图林根——过去也在哥达——这些政府，我们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这些政府同我们所理解的工人政府没有关系。我们期望，国际能支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我们尤其期望，这个口号也能为在大致相同条件下工作的兄弟党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他们为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努力或者参加这些政府，而是要求他们为工人政府而斗争，从而便于我们的斗争。工人政府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因为工人政府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而且因为在实践中，它是真正执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策的。因此，工人政府的基础不是议会的，或者只是在次要关系上是议会的，它必须有广大的群众作基础，它的政策在原则上同

我们目前在德国一些州所见到的社会民主党州政府的政策是不同的。

现在的问题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工人政府是许多国家工人运动必须经过的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它不是必然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人政府，而且在一段时期维持下去，这是可能的。这里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工人政府能够长期存在下去，还是只能暂时存在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是否有区别？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指出了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过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总是很清楚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关于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的第123页上有以下一段话：

“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样东西，它是苏维埃政府的别名。（德国代表喊：你们好好听着，好好听着！）一般工人容易接受，因此我们用了这个习惯的形式。”

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德国代表喊：非常正确！）它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工人接受和执行这个口号，并且真正为这个口号而斗争，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实现工人政府的尝试，至少在大多数有大量无产阶级人口的国家，或者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引起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引起各种形式的货真价实的内战。

因此，我们把工人政府看成是争取群众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口号，它的实现将导致一个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最终产生无产阶级

级专政。

最后我还想指出，德国党的工作在前一时期尽管富有成果，但也受到一些兄弟党由于对我们的问题缺乏理解和认识而造成的干扰。在我们讨论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时，法国党和党报的某些言论扰乱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问题是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兄弟党的宣传工作。我们现在应该强调这个认识，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党的立场都会产生国际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纪律；这不仅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最高领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执行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而且还因为，我们的国际纪律，我们的国际团结在于，每一个党应该了解另一个党，每一个党在采取自己的步骤时应该注意到对其他兄弟党的影响和作用。前一时期，我们试图通过同法国同志交换意见达到互相了解，特别是在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科隆会议首先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我们可以说，这些努力获得了成果。我们感到，我们的法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法国党的危机大大阻碍了科隆协议的实施。我们迫切地希望，法国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澄清和解决，这不仅是为了法国兄弟党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我们感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有所忽略，国际没有及早地关心这个问题。错误已经发生了，如果现在在坚决采取纪律决定时，不把组织措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似乎也是错误的。

最后，德国代表团还想指出，一般说来，如果各国党的代表大会能够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可能更合适些。例如法国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自己的问

题，而并没有表现出危机迹象的德国党却不能很好地利用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而产生的形势，这就造成了一种有些奇怪的印象。我们承认，一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召开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各种情况应该通过同执行委员会的磋商加以调节。

**瓦尔加（匈牙利）：**

尊敬的同志们，我只想谈一谈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个人以非常友爱的方式把一个同志指责为有机机会主义思想的问题。这个被他指责为犯有机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我想揭开这个无名氏的秘密——就是我。事情本身完全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我绝对记不起来我说过，欧洲工人在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以前应该放慢他们的斗争。我只是说过，赈济饥荒运动以及在欧洲工人头脑中存在的错误认为，俄国工人的生活目前非常糟的事实，对于彻底胜利的前途，也就是说，对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对于我们工作的前途会产生多么有害的影响。同志们，你们会说：这是个人问题，不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但事实恰恰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件事，并且指出，他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此他很重视这种思想。否则，他肯定不会在这里提出这件事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讨论一下这件事。

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起来革命，是因为它从现存状况中，从工人阶级现存的困苦中找不到出路了。事实又怎样呢？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目前在资本主义的衰亡阶段都在受着苦难。

工人们在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道路。这里有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核心，这就是共产党，它指明了道路。共产党说，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说，这条道路意味着匮乏，意味着斗争，意味着饥饿。我们不需要隐瞒。因为我已经被指责为机会主义了，因此也许可以容我提出，我对俄国的情况不了解，我的根据纯粹是匈牙利专政的经验，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经济变化的理论。我在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的书中说过，在专政阶段，作为斗争先锋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会有所下降。

是的，同志们，但是工人的大多数，在他们还没有具有自觉的革命认识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困苦和饥饿阶段要延续多久呢？孟什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真正有了专政的时期为止！同志们，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了俄国的饥荒，部分的是同专政必然联系在一起，有的是同俄国孤立地实行专政事实有关，还有的是带有偶然性的，例如恶劣的气候，1920—1921年的大旱灾，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才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求援。这个运动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同志们，每一个生活在俄国以外的人一定会同意我这样说，这次赈灾运动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恐惧心理。同志们，孟什维克肯定会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说：你们说，我们应该通过革命把我们从现在的实际情况下救出来，你们看看俄国的例子吧。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四五年了，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向我们求援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们，你们如果再搞革命，10年以后你们就要向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中的工人求援，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向他们乞讨了。同志们，我说的

是：我们必须驳倒由于孟什维克和赈济饥荒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观念，即俄国工人生活非常糟糕的观念。我们必须彻底批驳这种观念，因为它不是事实。同志们，在这里街道上的游行队伍中，我在很近的地方非常注意地观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我必须说，他们的营养比柏林工人要好。他们的衣服也许比较差些，但他们的面容要健康得多。同志们，你们观察了群众的情绪，他们不都是共产党人，90%还是非党群众，我想问你们：你们在欧洲的街道上见过工人像这样愉快、这样满意吗？我不是说，所有的俄国工人都有这样的情绪，我离开俄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莫斯科工人的营养很好，情绪很好，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另一个事实是，俄国工人的状况9个月以来是向前发展了，而整个欧洲大陆工人的状况是倒退的。在有些国家，例如在德国，下降的趋势更为突出。同志们，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数百篇文章向德国的非党群众讲清楚，我们必须向他们说：俄国工人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不会，但是再过3个月或6个月会比奥地利工人实际上要好些。我们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反对那种认为专政意味着永久饥饿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同我对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进程的普遍认识紧密相关的。

同志们，昨天我在德国代表团里说了一句也许不十分恰当、过于强烈的话。我说，当年俄国资产阶级有点儿被人突然袭击，匈牙利资产阶级几乎完全让人突然袭击，今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再也不会那样让人搞突然袭击了。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也许可以进行的这样反抗，因为它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几周内就会崩溃。至于匈牙利，同志们，我必须说，资产阶级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

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我想说，资产阶级几乎是毫无抵抗地滑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会重复了。现在，当资产阶级看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存在了5年，当欧洲没有一个稍有理解能力的人会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崩溃，这时候，资产阶级，各国的统治阶级就会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且会最大限度地武装自己。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共产党的每一个运动上。我认为，突然袭击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向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讲清楚，他们不能设想依靠力量比较小的英勇的共产党，依靠力量比较小的一部分同志就能推倒资产阶级的堡垒。我们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正因为如此，我说过，如果我们不结束俄国工人正在挨饿以至饿死的传说，我们就不可能争取某些动摇的工人群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机会主义。我不认为是这样。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明晰的观察，是对西欧工人、非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的明晰的观察。

同志们，这个问题既同统一战线问题又同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土地问题行动纲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的思想运用到农业人口上去。正如我们在贯彻统一战线时应该联系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日常需要一样，我认为，我们在土地运动中，也必须把那些希望通过革命变革有所获益的阶层的日常需要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要在俄国以外的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这样，在我们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我们可以依靠他们，或者至少不使他们倒向资产阶级阵营，向我们进行斗争。



我这样说，我认为并不是机会主义，而是对西欧各国真实情况的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听到非党群众的声音：专政是饥饿，饥饿，饥饿，我们就不能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因此，在国际范围内明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结束俄国工人正在挨饿和饿死的传说。

**路特·费舍（德国）：**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但是我只准备谈两个关于德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许会引起代表大会的兴趣。首先一个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德国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影响。应该说，德国党内为数不少的人并不完全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那样从好的方面来看待对德国党问题的处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列维派的政治观点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代表大会也未能对三月行动加以纠正，因此造成的印象，好像保尔·列维只是由于纪律的原因被开除的。德国党内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德国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情况，耶拿党代表大会的不幸结局以及弗里斯兰特派的发展，大部分正是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明确态度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失去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揭开旧的伤疤，我只是想说，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问题同违反纪律问题不一样。这个错误应该作为我们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的教训。任何一个纪律问题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的运用以及我们把这个口号运用于实践的经验。首先，什么时候都有必要说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统一战线策略，因为对这个口号的解释实在太多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在德国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

史。这个发展由公开信开始，一直到工厂委员会运动。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工作必须适应于旨在提高工人生活状况而进行的联合斗争。但是，同志们，提出部分要求，就是像著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拉狄克式的“小块面包”，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应该进一步指出，仅仅宣传这些要求是不够的，除此而外还应该创造一个基础，在群众中创造组织的基础，以便有可能为**这些要求进行斗争**。

同志们，关于同上层人物谈判的问题，我们讨论很多了，这纯粹是一个目的问题，一个策略问题。我们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一切重点放到同上层人物谈判这个神圣的事业上了。过分强调这种谈判，崇拜这种谈判，同上层人物亦步亦趋，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呢？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这种幻想导致了对共产主义、对革命的修正，如下面这种情况：我们经受过的无比严重的失败、可怕的打击和血的教训，使得德国工人内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情绪，好像他们在反革命面前退让仅仅是由于分裂和组织上的软弱造成的，好像组织上的坚强——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就可以成为战胜反革命的主要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这种幻想，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就范。社会民主党还利用对统一战线的这种认识，在所有专区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吸收进了社会民主党。人们还公开宣称，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现在，我们的观点同孟什维克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有人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是相信，要进行一次真正的反对反革命的斗争，非把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争取过来不可，也就是说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谈判了，不再需

要同上层人物合作了，而是认为，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太弱小了，不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的联盟就不能前进。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喊声。）我马上谈这个问题。当然，在座的德国代表团完全排除在外。（笑声。）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批驳了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是真正行动唯一前提的思想，他说，我们目前最凶恶的敌人是第二国际以及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这种思想也为下列事实所驳斥，就是现在这些党在各个地方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你们会问：这种思想在什么地方有呢？坦率地说，用不着甜言蜜语：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些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毒打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头脑里。谁想自己欺骗自己，谁想自己抱有幻想，可以听其自便。但是，工厂工作的实践，工会工作的实践证明了下边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摆脱群众的幻想，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幻想会影响我们并且会在党内得到一定的表现。

尽管时间不多了，我还是要说，这种认为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思想也为近几年革命的全部经验彻底驳斥了。我们的挪威兄弟党在讨论中令人高兴地公开指出，这种思想导致了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在它的后面更隐藏着修正革命的倾向，以“西方”方式美化革命，在我们的现实和愿望之间创造出各个民主过渡阶段。它企图隐瞒内战的困难，企图通过很好的组织，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就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推翻资本主义。

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形势是困难的，德国的形势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指望欧洲后天就

能胜利，正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狡猾和危险的敌人——我们不应该错误估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因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应该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以极大的毅力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人们说出了这一点，就会有人说他长着“孟什维克的鼻子”，说他不满现状，歪曲批评者的观点。我想十分明确地说：危险在德国党内还不是很大，危险是可以很容易克服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中我们是不幸的悲观主义者，种种事件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党员同志们，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谈统一战线策略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我想首先指出，铁路工人罢工是一场有深刻意义的运动，它也许在国外没有被完全正确地估计。这次铁路工人罢工完全正确地运用了德国党的策略。我们当时就向群众说：八小时工作制在危险中，结社的权利在危险中。我们投身于群众运动中，但是我们没有提出纲领，据说这是同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

拉特瑙运动是另一种情况。应该明白指出，拉特瑙运动反映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消极一面。在拉特瑙运动中，当群众激动起来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却首先进行了秘密谈判，好几个星期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外交式的谈判，而这两个党是在有意同我们周旋。他们想长期地谈下去，直到可以把我们牵制住为止。我们在谈判中顾虑重重，没有提出进攻性的要求。我们不敢大胆地在报纸上、在集会上亮相。

我们是应该有所顾忌的，但是在激动的群众面前、在可以争取的群众面前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现，不进行革命宣传，不说明真实情况，这是最大的错误。拉特瑙运动中的错误，德国党是不能洗刷的，即使试图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这个错误留给我们德

国党党员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不信任我们了，不信任的程度比我们在这里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的教训。

同志们，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这个运动又表现了这些错误的积极一面。我想同样坦率地说，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好的一面并不能算在我们的帐上，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过失，他们一脚把我们踢出去，使得我们不可能继续我们的拉特瑙策略。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德国的运动变得激烈，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还会重复他们在拉特瑙事件中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在危急时刻麻痺共产党的力量。

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觉得，它的真正意义在这里还不能衡量。但我认为，这个运动有3个主要好处：第一，它粉碎了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关于联合的陈词滥调以及自以为唯一能救世的大党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叫嚣；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再为那个大社会民主党作广告了，他们不得不转而反对我们党了。他们不得不反对我们的口号，不得不写文章，他们已经处于守势，他们已经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利用他们党代会的影响了。

第二，2年以后，人们第一次把工厂委员会的主动性问题提到日程上了。谁如果对工厂委员会在德国的沉没有些了解，谁就会知道应该怎样估价现在这个胜利的重要性。

第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监督生产的问题又在工人中讨论起来了，尽管讨论的方式还不太灵活，不太熟练，讨论的声势还很弱小，但是这个问题在工厂里讨论起来了。不仅共产党

人讨论起这个问题——这很有必要，这两年他们把许多事忘记了——，而且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讨论起这个问题了，回避这个问题的《前进报》也讨论起来了。

如果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继续对这个运动给予必要的重视，把它看作是在建立有战斗力的统一战线，如果在运动中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这个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胜利。为了把工厂委员会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过去我们在运动中很注重同全国性的协会打交道，把它作为策略方法。为了使工人们相信全德工会联合会既不愿意召开代表大会又不愿意进行斗争，我们写信给全德工会联合会，说我们同意在工人的实际问题上同它结成联盟。

工厂委员会运动也向兄弟党证明了，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被正确理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清楚地阐述这个策略，并且要知道我们希望的是什么东西。同时，共产国际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应该明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如许多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所遇到的那样。我受柏林组织的委托在这里表示：我们祝愿第四次代表大会能密切注意，以便使共产国际摆脱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德国代表鼓掌。）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将发表我们代表团的声明。我先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用一些事实回答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也许有的代表在听了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后会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似

乎是以瓦伊陶尔同志为代表的。同志们，这是错误的。捷克斯洛伐克左的反对派在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曾经反对过以什麦拉里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但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什麦拉里同志回到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因此也就具备了反对派同什麦拉里同志合作的实际前提。大约在去年12月以后存在的所谓新反对派，在过去8个月中，没有提出同我们的策略原则根本不同的原则。只是在几周前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像是纲领的东西，我准备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几点。不过我要首先请大家注意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联合代表大会以后立即经受了一系列极其艰苦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善于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善于对工人群众的最广泛阶层施以尽可能最大的影响。我想到的，例如有国家文职人员的斗争，私人企业职员、五金工人、矿山工人和玻璃工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被人们称为什麦拉里分子的多数派提出了一些原则，这是为共产党可靠人员制订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承认，而且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原则也从来没有受到反对派成员的攻击或驳斥，他们也没有提出同我们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在我们进行这些斗争的时候，尤其是在矿工斗争期间我们提出了对工人群众发生很大影响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干了一些蠢事。当然，一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也是可能干出蠢事的。在矿工罢工时，有些代表在同工厂主谈判时自作主张地说了一些话，我们对此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立即召回了这些人，严厉地责备了他们，并且向他们指出了错误之所在，我们还向他们说，改正这些错误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反对派对这些事没有表态，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我们及时发现的。

这是在大规模斗争中发生的事。我们为统一战线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组织了一些大型集会和鼓动工作。反对派是同意的，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保持了沉默。在党的新书记萨波托茨基开始担任工作时，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反对派虽然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原则，但是他们反对我们，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反对派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什麦拉里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此没有提出一点点证据；第二，是说他无论如何想当部长；第三，是说他背着党同反革命进行谈判；他们对这两点也没有提出证据。那些凡是试图同什麦拉里合作的人都成了什麦拉里分子，都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反对派所代表的纲领全部的实际内容。

我们在复活节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场游戏应该结束了。你们给我们说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总要给我们说说你们纲领的内容吧，你们总要提出你们的原则吧；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原则，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那也总该把这一点讲明白吧。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统一战线原则，我们提出了党的工作提纲，我们作出了一个共产党会议所能作出的认真的决定。反对派没有开口，反对派同志没有向我们说一个字表示他们对什么有不同意的，只字未提对我们提出的统一战线原则和党的其他任务有不同意的，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最终是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原则。因为，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请说出来。尽管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发言，他们始终没有发言。会议之后，这场游戏又继续了。很遗憾，我不得不这样说，因为这的确不怎么高尚。旧的游戏又继续了。除了愚蠢的论据外，没有原则，没有纲领，没有更为严肃的思想，不外乎说什麦拉里同志想



从老什图尔茨背上爬上部长的交椅。后来呢，同志们，伊列克同志到了莫斯科。他一会儿到这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一会儿到那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在莫斯科，最有经验的同志坐在一起，学习了材料。他们问伊列克：你们有什么纲领？他在这里讲了话，什麦拉里也讲了话。结果呢？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没有原则性政治分歧，只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不想找什么借口，说我们所以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是因为这几个月来我们在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不得不忙于应付反对派的可笑攻击。我们没有寻找借口，我们只是声明：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伊列克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决议，他声明，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政治分歧。可是他一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就组织起了反对派，并且有了组织形式，并且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派的活动。

同志们，那么该怎么办呢？拉狄克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决议。这两个文件都说，捷克斯洛伐克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讨论了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是会被克服的。政治分歧既然不存在，党可以着手解决重大任务了。但是不行。遗憾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我们只能把很少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任务上，我们几乎不可能注意运动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应付老问题。我们不得不在会上花7小时时间，反复向什图尔茨说明，什麦拉里不想当部长。

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指出：反对派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足以证明存在着理论分歧。同志们，我不想详细说了，我只想提一点，在刚才提到的会议召开之前，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很坏，是一个

反对派成员写的。在这篇有220行的文章中，有180行是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新阶段》中抄下来的，从中得出了反对派的原则。（布哈林：加引号了吗？）没有，同志们，没有加引号。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反对派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开一次代表会议，全国代表会议。所有的同志疲倦到了极点。我们实在不能再支持了。关于矿山工人和冶金工人斗争的严肃决议，是我们在从赖兴贝格到布拉格的路上讨论的，因为在会上我们不可能研究这些事。萨波托茨基和其他所有同志声明：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再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吧，如果反对派问题不解决，我们是不可能再同反对派代表工作了。于是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有两位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反对派终于向我们提出了几条纲领性的原则。我不想耽搁时间了，现在我就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纲领的几条原则。反对派在纲领中对经济危机以及共产党对经济危机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在关于目标一章中是这样写的（读）：

“工人受到双重剥削，先是受雇主剥削，接若是受商人剥削。中间商人哄抬物价，使工人受到的剥削比受资本家的剥削更为沉重。

大小商人是工人的最激烈的阶级敌人，即使不是最大的敌人。正是商人这个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捍卫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斗士……”

“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可以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手段，这就是：

1. 抵制资本主义的产品，
2. 发展和集中所有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

至于如何抵制，瓦伊陶尔同志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抵制，至于如何运用抵制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是最合适不过了。资产阶级从来就毫不犹豫地利用工人阶级对它的依附性；因此工人阶级对利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依附性，也绝不能犹豫。资本家解雇了几千名工人，目的是通过这个残忍的手段降低工资。当前，工人可以通过抵制运动使得那些生产昂贵必需品或者残忍对付工人阶级的公司倒闭破产。工人不应放弃这种手段，因为如果工人不使用这种有效的武器，大资本就会加速集中。自己进展缓慢。属于被抵制之列的公司，应该是与生产成本相比过分追逐高价的公司；其次是对工人怀有敌意的公司。是的，通过压价许多小商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压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较为便宜地购买原料。但是抵制行动并不许遇到这个障碍而归于失败。破产的危险会迫使那些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人同其他商人合并成生产合作社，参加工人生产合作社组织。在合作社里他们可以通过比较廉价的大规模购买，以符合工人的要求。”

执行委员会称之为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性声明在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就是如此而已。

同志们，我认为，这出残酷的游戏可以收场了。我不能向你们隐瞒反对派关于工人政府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已经听说了。反对派认为，执行委员会的看法，即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我们违反了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问问同志们，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第二，请向我们说说，反对派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同志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我们到现在没有

得到回答。但是反对派却向我们说了，他们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这一点恕我不能不提一下。他们说：

“工人政府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最高峰时期，使生产和分配在集体资本主义意义上进行集中。”（笑声。）

同志们，我根本不理解这句话，我相信，我也永远不会理解这句话。

“2.把军国主义转变成民兵制度。

3.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组织上的联系。

工人政府问题，应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保持绝对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尽可能同时与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起加以解决。我们坚决拒绝讨论工人政府的性质，并劝告大家，不要只是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

应该说，不要抽象地说，这一点倒是具体的。（笑声。）

我的发言时间也许过了。我快点说，很快就结束。我还要向大家说几句话，这是真正的实际材料。我们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才听到了这些原则，或者说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站起来声明：“你们反对派的代表和成员应该认识到，你们没有理由在政治上反对多数，你们必须同他们一道工作。”

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前，由于我们对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原则的宣传和鼓动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因此我们还能对今天追随捷克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群众起到几乎是意料不到的影响。我说的是“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因为路特·费舍同志（柏林）把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混淆了。在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对这些群众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影

响，以致他们的领袖被迫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同我们谈话，请我们参加会议，目的是同他们一起，如瓦伊陶尔同志所说，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是，难道瓦伊陶尔同志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回答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说：统一战线吗？好，但是同谁搞统一战线呢？同你们吗？我们不需要同你们搞统一战线。我们拒绝同你们搞统一战线，但是同你们一起支持你们的工人是可以的。你们不是想为工人争取多一点工资吗？你们不是想对资产阶级发动攻势吗？好的，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战斗，但前提是，我们的原则，对这次战斗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必须得到承认。因此，瓦伊陶尔同志才提出了他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国家的形势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较为有利，但反对派跑出来声明说：如果中央不实现我们的一系列要求，如果中央不把报纸完全供我们使用，我们立即向各组织散发传单，一一列举中央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是在全国代表会议开会前的48小时。当时我们已经不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传单散发出去了，传单上真的提出了对我们的谴责。如果这些谴责真的有道理，我们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们在共产国际中也不会有位置了。这是些人们能够提出的最恶毒、最下流的谴责。我们参加了全国代表会议并且说：现在你们说吧，在这些谴责中有哪些是真的？同志们除了对什麦拉里同志表示不信任外，在会上不能多说一句话。接着在会上作出了决议，把反对派开除出去。这个决议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所了解。我们同反对派斗了8个月、10个月，他们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下决心一道工作，也从来没有表现过比我们更能干些。斗了10个月，所有重要问题被就搁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发

展，我们不得不履行和承认纪律原则。我们问反对派，他们是否愿意收回他们的传单以及传单上的内容。反对派回答说：不。共产国际代表几乎是在请求他们，他们还是拒绝了。

最后，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不确实的，企图用童话来诓骗不明真相的同志。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很可观的一部分党员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委员会讨论时提供重要的证明。我要对你们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县，而且不是全体党员，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这就是普罗斯尼茨县，24个县中的一个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损害了中央的权威，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不单单是获悉了这个决定，我们还发表了这个决定。我们遵循了这个决定。我们之所以遵循了这个决定，同志们，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决议，允许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工作和斗争；因为我们相信，这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决议，使得原则发生效力，使得这些原则不仅对无产阶级组织、甚至对元老协会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这个态度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有人以这样轻率的方式来阻止一个身负重任的党的工作，来阻止它履行自己的职责。（鼓掌。）

**主席：**

比利时代表团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参加黑人问题委员会，决定由万·奥韦尔斯特拉金同志参加。有反对的吗？（通过。）

南美代表团要求派阿根廷佩内伦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派平托斯同志参加西班牙问题委员会，派墨西哥的斯蒂尔纳同志参加

美国代表团。有反对的吗？（通过。）

主席团建议拉柯夫斯基同志作为委员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  
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30分。**

## 第四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11时15分

主 席：柯拉罗夫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贝克尔（德国）：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对德国党讲了许多溢美之词，然而同志们，我们感到有些不安。我们想到，如果人们现在把我们当作共产国际这个大家庭中的优秀儿子之一，下一次，当我们做了错事，人们也许要加倍打我们的屁股。因此，我们报告的重点是想在这里着重说一说我们的缺点。

在德国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我们也遇到了两种阻碍我们执行这个策略的倾向。我们那里的倾向同意大利和法国的不一样，它们不是公开的，不是从观点变成理论的流派，也不是在原则上反对统一战线策略。我说过，在我们那里只是倾向而已。但是同志们，我认为，那些现在正准备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的国家，认识这些倾向的本质，同样是会有意义的，因为这些国家也应估计这



些倾向的出现。

同志们，这种倾向不仅在上层人物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它的根源还在于，有一部分党员——不是一小部分党员，在无产阶级表现软弱无力、漠不关心的困难局面下，他们不去认识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任务，不去充作积极的因素，不是恰恰在这样的局面下高高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不是为了动员群众去做细致的工作，而是表现悲观失望，灰心丧气。一部分群众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失去了自己的积极性，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同无产阶级的日常困苦联系在一起。

同志们，我们一部分党员的情绪在最近几个月，可以说大大地低落了。这种情绪正是对党的上层人物发生影响的那些倾向的基础。这两种倾向虽然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形势，但是其声调、其作用是在促使消极悲观主义的发展。同志们，这种悲观主义既可以表现在“左”的倾向中，也可以表现在右的倾向中。同志们，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在领导同志们那里起着作用，一些天然的因素。有少数同志——大多是“左”倾同志——不完全了解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各种可能性，因此过分地害怕机会主义的危险，他们的害怕心理往往成了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内部阻碍，他们感到有责任去阻止统一战线的执行。右的倾向在一部分领导同志那里所起的作用无论从何种原因来看都具有消极的性质，它不去发挥必不可少的积极性。我们在德国的经验是，只要我们着手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社会民主党人也会搞起统一战线来。我们经历了紧急的情况，事实是：不总是我们首先要求采取团结统一的行动，而是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这首先是一些领导同志的被动态度使得社会民主党人走到我们前面了，使得别人从我

们手中夺走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领导权。

同志们，我们在德国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统一战线行动时，两种倾向都表现了不安和恐惧。有右倾的同志在同上层组织谈判时十分恐惧，他们害怕很快地同上层组织分手，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发展到党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的形象。

至于说到“左”的倾向，也表现缺乏自信。我只想提一提柏林的情况。昨天发言的费舍同志也知道，柏林组织在拉特瑙危机时期采取行动时发动了“静默游行”，没有演说的游行。你们完全可以寻找借口，但是这类事件在党的左派分子中出现，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失去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一起举行游行，我们就应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形象上。费舍同志昨天说，在德国党内可以看到过高估计同上层组织谈判的现象。我必须指出，我在党内没有看到这种倾向。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说的是右倾消极倾向，不仅在谈判中消极，在准备谈判时也表现了缺乏信心的观望态度。我们没有看到乞求谈判的现象，相反，常常有些谈判，我们本来应该举行而没有这样做，如果做了可以更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可以更多地通过群众来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

费舍同志还说，党在拉特瑙危机中放过了中断谈判的有利时机。这又是所谓“左”倾分子缺乏信心的表现。但对我们来说，当时根本没有理由中断谈判，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是逼迫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中断谈判，假如他们不愿实现已经提出的要求。

费舍同志说，在党内对于统一战线存在着希望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观点。我不否认，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这种思想倾向，但问题在于，党是不是在助长这种倾向。在这里我必须说，党不仅没有助长这种倾向，它是反对这种倾向的。在工

厂委员会运动中，如同在过去所有活动中的情况以及以后的情况一样，我们看到了一些软弱无力的分子，工厂委员会委员、工会干部，他们由于害怕我们的策略会由于阿姆斯特丹分子的作祟而导致工会的分裂，因而破坏了党的政策。我们干脆把他们开除出党了。这些分子在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时所表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不能证明党在支持这样的倾向。

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你们在所有国家将会见到的现象：机械地理解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一次行动之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统一战线行动中表现出严重的背叛之后，这种倾向就会立即反映到本来是很好的同志身上。他们说，这样的共同行动，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谈判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们现在要的是从下面搞起统一战线。我们在德国一再向抱有这些机械认识的人说：好的，假如你们能够表现出积极性，使我们在两个月内能够说，我们不需要同社会民主党人再进行谈判了，因为他们背后没有群众了，到那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同他们谈判了。但是，只要这些领导人还能够把群众组织在自己身后，我们就必须继续谈判。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我们成功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同时在群众中组织起了自己的阵线。

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对于德国以外的同志来说也是重要的，这就是工人政府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在法国同志那里引起了错误认识的问题——支持社会党的州政府和德国一些州的工人政府的问题。

同志们，第一，我们从来没有把工人政府——无论是州政府还是全国政府——首先看成是议会形势发展的结果，而是把它看成我们在动员群众争取日常要求的工作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我

他们没有急急忙忙地宣传工人政府，这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因为成立工人政府的形势还不存在。

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同一个州的工人政府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的区别是：一个州的工人政府应该在德国工人阶级争取全国工人政府的斗争中成为最重要的前哨。就是说，它应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今天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州政府都遵照考茨基的理论，即必须同资产阶级一起建立联合政府，或者说，在建立社会民主党政府时除了考虑工人利益外，还必须考虑资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支持这些政府完全是一个策略问题。这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或者尚不成功地说服已经有了这样政府的德国地区的工人群众，使他们相信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是危险的。

我们对于工人政府问题不抱幻想，在这方面并不存在那些从外部观察事物的同志所估计的危险。

**拉狄克**（受到鼓掌欢迎。）：

同志们，在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时，我们都在暗暗发抖，怕从右的和“左”的方面掀起反对执行委员会立场的轩然大波。右的方面，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到现在还没有讲话。瓦尔加同志诚心诚意地企图证明，他不属于右派，我们相信他的每句话。因此，我有必要首先谈一谈在这里表现为“左”的攻击，和这些攻击争论一番，虽然我认为，现在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所处的局面，对我们的危险不是来自“左”的方面，而是来自右的方面。

（非常正确！）右的危险首先在于，在群众退缩不前时期，推行共产主义政策是十分困难的。在进攻时期每一个工人本能地感到革命行动之必要，党在这时候不仅是调节器，而且是推进器。我

们现在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相互联接的准备阶段，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进行艰苦的党的思想准备工作。一方面，我们各国共产党现在还年轻，另一方面，它们又承袭着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因此要把党的群众性与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二者结合起来，不仅不容易，而且非常困难。如果我们拿法国共产党和挪威党这两个最典型的共产国际右翼党的形势进行讨论，这恐怕是我们代表大会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了。我现在只谈一谈两位左派同志的发言，并不是因为我把“左”的危险看得过重了，而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右的代表发言。

我就从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代表瓦伊陶尔同志开始。我想先说明，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同费舍同志的讲话是有明显区别的。费舍同志的讲话谈的是党的错误。费舍同志对这些错误的分析正确与否，我们且不去说它。但是，听了这篇讲话之后，大概没有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这里讲话的同志不是党员。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涉及的是德国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德国党的最坏的那一部分。

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必然会引起另一种印象。党员同志们，你们大概知道一些，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左派，什么是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当然在理论上认识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当纽拉特试图解释这个问题时，我的朋友布哈林同志（他绝不是右派）情绪激动得几乎失去知觉，我们真想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这个气得发昏的人扶出会场。（笑声。）尽管如此，如果对这种现象掉以轻心，或者一笑了之，这在政治上也是极不正确的。捷克斯洛伐克左派理应受到更认真的对待，不仅因为在左派里有许多优秀的党的老的无产阶级分子，如什图尔茨同志；而且还因为它发出

危险的信号。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有60万失业工人。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如果出现了一个派别并提出纲领：我们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斗争！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派别——我们就不应该只根据这个派别表达的思想是否清楚，而应该看到，这表现了在处于危急形势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一部分党员对党的态度是不满意的。这部分党员认为，党进行的斗争太少了。尽管这部分人今天人数不多，但是60万失业工人总是提供了足够的材料，从反对派的小小核心产生一个可以逐使党过早投入斗争的策略。

出于这个原因，因此我说，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事。但是我也必须指出，反对派已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如果瓦伊陶尔同志以无产阶级反对派的名义出现，像这一派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所自称的那样；如果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地狱般的生活表示怀疑；如果我们在共产党内和工人运动中有幸结识才两年的瓦伊陶尔同志在进行了极其光荣的革命活动之后到这里来说什么：什麦拉里和党领导机构的大多数成员同资产阶级和马萨里克搞阴谋活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把瓦伊陶尔的头交出来，我们才愿意结成联盟！如果瓦伊陶尔同志跑来对我们说，当他通过自己的活动使得共产国际喜出望外的時候，克拉德诺的情况要困难得多——我们的久经考验的阶级战士穆纳同志，现在正在那里以一个革命者的身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瓦伊陶尔以反对派的名义说：在克拉德诺、穆纳等党的领导破坏了罢工；如果他用这些事到处游说，然后又跑到我们这里来说：在我和这些叛徒之间，你们作出选择吧；如果他说：我这里所做的，假如说是无政府主义，那好吧，我们宁愿还是继续当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这样说，那我们要说：瓦伊陶尔同志，放谦虚点！

我们要说：如果您在这里登上讲台并且说，你们选举我，好，我遵守纪律。如果这样，我们虽然还要同反对派对话，但首先要对反对派说：对不起，如果你们想以反对派的面目出现，你们就让其他人做代表吧；这些人虽然不是无产者——并不是每个人有幸作为无产者出生的——，但这些人至少有一点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感。

同志们，现在谈谈正题吧！瓦伊陶尔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呢？他替什麦拉里圆梦，他说什麦拉里想当部长，但他又不肯明说，吞吞吐吐，闪烁其词，这是同瓦伊陶尔的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相吻合的。他没有说，什麦拉里在哪一天说要当部长。因此，容我直言，他大概自己想当部长。他说出了什麦拉里的梦，这也是有原因的。瓦伊陶尔过去从事过科学的圆梦工作，他把这个方法转用到共产国际来了。（笑声。）我们要问：对这些梦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该怎么办呢？只能把它放进梦的历书里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掌握的是以下几个事实：今年3月前，反对派在执行委员会中占多数，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今年7月举行了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我们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捷克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伊列克同志同我们签署了决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原则的对立。这是7月。9月党处在危机中，根据瓦伊陶尔同志的梦，什麦拉里出卖了自己，季诺维也夫同志周围的人都是些轻率之辈，因为他们不相信瓦伊陶尔的梦。（叫喊：特别是国际不相信他的梦！！）

党员同志们，如果瓦伊陶尔威吓我们，他要把我们这个国际宣布为一个特别的国际，这一点我们早已领教过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们就是这样说的。——我现在要奉

劝你们读一读哥尔特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共产主义工人党分裂后，哥尔特宣布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次反革命行为。他宣称，一切都要向右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站在这里说：除非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如果在哥尔特的声音里又加上了瓦伊陶尔同志的声音，他们两人一起宣布我们是一个特别的共产国际，我们会以共产党人所特有的勇气来承受这个命运，而且准备冒着也许还有第三者自愿同瓦伊陶尔和哥尔特同志结伙的危险。

如果人们不愿把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视为戏言，那就应该严厉对他说，使他不敢第二次在这次有52个共产党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以同样的方式讲话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在这个讨论阶段彻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个问题要由委员会非常仔细地去研究。同志们对于党的现状的告诫，凡是正确的，代表大会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因为我们愿意公开说明：现在从右的方面来的危险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时期如果有几位真诚的无产者发出他们告诫的声音，人们是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或者嘻嘻哈哈转入其他日程的。我们暂时可以这样说：执行委员会应该坚持它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往工作的结论，这个结论粗略地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向高举反抗旗帜的反对派的同志们说过：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愿意轻率地抛弃无产者，甚至在他们以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批评时，我们也试图一再规劝这些同志们，同他们进行辩论。因此我们撤消了捷克斯洛伐克党的决议。纽拉特同志说：你们这样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要说：如果说我们破坏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并不能动摇它；如果说我们动摇了中央的权威，我们并没有破坏它。希望是有的，权威也是可以通过这次大会得到加强的，只要委员会



的工作证明，中央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变成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党。捷克党是不是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党了，恐怕谁也不能断言。瓦伊陶尔同志说，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你们看看什麦拉里这个小伙子，这是一个榜样！在他的领导下你们是会胜利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我个人对什麦拉里同志的评价是很高的，高于其他许多左派同志。我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他是会贯彻代表大会决议的。我对什麦拉里同志没有丝毫的怀疑——许多同志把怀疑什麦拉里当成本分——虽然我曾对什麦拉里是非常严厉的。但是我知道一点，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也没有。原因很简单，一个堪称榜样的小伙子总是要经过几年摔打的（笑声），这不仅根据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从俄国革命中学到的道理，而且根据西方自己的革命经验。没有现成的十全十美的共产党，这样的党人们只有通过无数次革命去创造，必须在内战的烽火中去创造。捷克斯洛伐克党还缺乏这样一些经验。

现在我来谈一谈费舍同志的讲话。费舍同志在讲话中列举了拉特瑙行动中的许多缺点，在我们得到了有关事件进程的详细消息后，我们在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上也立即感到这些缺点的存在。如果党内有呼声说：群众性的行动是不应该对群众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社会民主党人的规定办，我们同他们谈判，应该向我们的同志公开通报谈判的细节！如果党内有呼声说：共产党报纸对任何事件都应坚持共产党的立场，不要跟在拉特瑙僵尸后面高喊什么共和国，共和国！如果是这样的呼声，我们只能说，我们希望，这不是反对派的叫喊，而是全党的觉悟。（非常正确！）

德国党在拉特瑙事件开始时犯了错误，这件事只有想充当所谓党的领导机关的陪审律师的人才会予以否认。我们在这里读到《红旗》以后，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了好几遍：真见鬼，他们要这个共和国干什么，要这个拉特瑙干什么！他们没有一句话是批评这件事的！——这是我们当时的共同感觉。党由于害怕孤立而过分地依靠社会民主党了。

如果费舍同志的批评仅限于此，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她的批评还包含了其他内容。费舍同志说，她在原则上既不反对又不同意同上层人物进行谈判，不过事情应小心进行。很好，但她的策略，她在这次行动后在中央、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党的批评并不仅限于这些理所当然的一般问题上。她那个反对派太模棱两可了：你们太操心你们自己的善德了。（非常正确！）

费舍同志说：我们进行了铁路工人罢工，这是一个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的光辉行动。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深入群众，说了群众想说的话。并且夸大其词地说：只有群众，群众！没有上层人物参加。第二次行动来了上层人物，虽然她原则上不反对，但是灾难降临了。（有人喊道：俄国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我马上谈这个问题。

同志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每次只要我们碰上同上层人物谈判的倒霉形势，以路特·费舍同志为首的反对派就要急躁起来。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大会上，我亲自经历了这种情况。只要有一天我们不同其他人破裂，这一天对于费舍同志和反对派来说好像是失败的一天似的。在拉特瑙危机中，谈判开始时，反对派每天都给中央送一份提案：是最后道牒还是最后决裂？为什么？这正是左派同志全部认识的机械反映。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是

按一个模式进行的。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懂得了一点：我们比较弱小。在通往群众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最大的障碍：社会民主党企图把他们的工人同我们隔绝开。群众的压力大了，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同我们谈判。社会民主党同我们谈判，我们要中断谈判，只能在我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只能在我们有可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或者是在每个人都很清楚群众不希望谈判的时候。过早地中断谈判，或者根本有一种欲望，尽可能不要同这些家伙坐在一起，1小时甚至半小时也不愿意，这只能证明：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于虚弱了。假如党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表明立场，从第一天起就在报纸上对群众说：是的，我们是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谈判。如果你们不行动，社会民主党就要背叛你们，我们就会继续谈判下去，直到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径完全被证实了。但是，你们不是要求党向群众表明立场，而是硬拉着党的手不让它去谈判。神经紧张，这对于党是没有益处的。

情况大体是这样的：我们去谈判是清醒的。我们知道，这一次也好，下一次也好，他们实际上是要欺骗我们的。为了不受骗，我们应该向群众原原本本地说清楚。但是决裂的政策，应该在我们有能力单独去做、他们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去做的時候再开始。

我们在执行委员会上非正式地议论拉特瑙危机时，我总是问自己——这也是根本考虑所在——：党能够冒险单枪匹马地去反对君主主义者吗？如果党单独行动，我敢说，这个错误要比所有已经犯过的错误都大。（非常正确！）我们在卡普暴动后有了经验，社会民主党总是在等待时机，然后同君主主义者一起向我们扑来。党避免了这一点，不仅不是错误，而是一个贡献。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要让自己头脑里的认识固定不变，以为我们永远是弱小的！（非常正确！）我们可以在行动中，通过群众的情绪变得强大起来，因而立即独立地转入进攻。在这样形势下，我们的策略艺术就是谨慎从事，不要过早地决裂，但是对决裂要有准备，而且要通过我们宣传工作的政治路线以及我们对整个事态的处理，使群众对决裂也有所准备。

总的说来，去年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也说了，统一战线是同极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危险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通往新革命高潮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广大群众的情绪是：人们又能做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呢！这不是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的情绪。在党内也很容易产生一种模糊不清的情绪：我不想自我表现；我们共产党人只能同谢德曼手挽手地在菩提树大街上散步。党的领导、党的报纸在这种情绪下很容易滑到社会民主党政策一边去。危险是存在的，人们在开始一个行动时，不仅要意识到在街上会挨打的危险，而且还要意识到共产党混同于群众的危险，同社会民主党混成一锅粥的危险。

至于工人政府问题，我只想强调一下费舍同志在讲话中的一句非常得体的话。她说，目前存在着把共产主义进行一番西方式美化的危险。我想就这一危险说几句话。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扩大执行委员会上说，工人政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这是迈耶尔同志在这里引用的。我不知道，季诺维也夫同志是不是一字一字这样说的——，我认为，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这个定义正是由于担心如费舍同志在这里所说的“西方化”而产生的。这样一来，对许多同志来说工人政府的思想成了一个催人睡觉的软枕头。人们会说：专政，鬼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专

政，但在专政口号下进行宣传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还是提工人政府吧，这听起来柔和而且无害。谁也不知道，工人政府是什么，也许会成为什么，不管怎么说，好像不那么危险。

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宣传来克服这个危险。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很清楚的。它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西方的工人群众不像东方的工人群众那样在政治上不定形，不隶属于什么组织。西方的工人们加入各种党派，他们对自己的党派依恋不舍。在东方，在俄国，当革命风暴开始时，工人群众比较容易地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但在你们那里要困难得多。德国、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会很容易地说：不同资产阶级结盟，宁愿同能保证我们八小时工作制的、能多给我们一块面包的工人党结盟，等等。这样，无论是在战斗的准备阶段，还是在议会联合的基础上，是可以产生工人政府的。因此，拒绝这种形势的可能性是瞎胡闹，教条主义地拒绝是瞎胡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躺在枕头上休息，还是努力根据群众的幻想把他们引到为实现工人政府的纲领的斗争中去？我们如果把工人政府理解成一个枕头，那么工人政府不仅要破产，我们在政治上也要被打倒；我们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一起被人看成是新的骗子。我们如果让群众保持清醒的认识：工人政府如果没有手持武器的工人作后盾，那它不过是一堆一钱不值的垃圾。如果组织了工厂委员会，推动工人政府前进，不允许政府同右派妥协，这样的工人政府才可能成为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才可能代替以后苏维埃政府的地位，才不会是枕头，而是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一个斗争阶段的开始。

我记得，有一个同志说过：工人政府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可能。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如果说人从猴子到人民委员的发展一定要经过工人政府这个阶段，这也许是完全错误的。（笑声。）但是，这个变化在历史上是可能的，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除了强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外，还有农民运动，或者在那里像在英国一样，工人阶级很强大，资产阶级没有掌握直接的强大的统治手段来对付工人。在英国，工党有可能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将不会在这次大选中出现，但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接着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工人政府是什么样的呢？仅仅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府的新的翻版？或者我们可以强加进更多的内容？我认为，奥斯登·张伯伦说得对，他说：如果工人政府在英国掌握了政权，它是以克莱因斯政权开始，以左派政权结束，因为工人政府必须解决失业工人问题。

因此，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对的。执行委员会一方面警告不要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即所谓或者苏维埃政权或者什么也不要的态度；另一方面它又警告不要存在幻想，仿佛工人政府能变成一个降落伞，确保安然无恙。

党员同志们，我在讨论议程时曾说过，我们在大会其他各项议程上所应决定的问题仅仅是我们战役计划的实施细则。你们什么时候说：好的，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的统一战线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走的道路。这时候战役计划就产生了。我认为，我们这一年的经验甚至使盲人也会相信，我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或者是这条道路，或者是哥尔特道路。哥尔特道路就是独自在星光下漫步，嘴里喊着革命的词句。统一战线的道路比起我们1919年的策略要困难得多，那时我们说：打碎一切！把一切打得粉碎，要容易

得多，痛快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如果这条道路是必要的，我们只有走下去，并且意识到会有危险，来自右面的危险。同时我们坚决相信，这条道路不会给我们而会给社会民主党带来损失。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这样歇斯底里地拼命企图切断通向我们的桥梁。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我们想同谢德曼之辈同流合污，而是坚信，我们在互相拥抱时会把他们掐死。（热烈鼓掌。）

**主席：**

下一个发言的是迪雷同志，是法国共产党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位代表。这位同志请求我们多给他一些时间，这样他可以更好地阐述他的观点。主席团不反对——有反对的吗？好，通过了。主席团准许他发言3刻钟。

**迪雷（法国）：**

同志们，我在这里代表一种派别讲话，这就是被人称之为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法国反对派。我请求发言的时间长一些，因为我认为，在国际内人们不大知道，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现在，当统一战线策略被提到议程的时候，法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反对这个策略的，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可以肯定地说，反对和拒绝这个策略是法国无产阶级的一个健康的举动。

事实上人们不应忘记，法国首先是社会党叛徒的国家，是白里安、米勒兰的国家，是患选举呆小病的国家。因此，法国工人的这一行动，法国工人拒绝和反对统一战线是有益的现象。法国工人没有立即了解整个统一战线的策略，他们认为，这个策略不过是同改良主义分子的联合，而我们是刚刚离开这些人的。这个

现象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追求革命行动的愿望。

然而，各种各样嫁接到法国无产阶级这个健康的运动中的思想意识并不总是具备这种性质的。你们想必知道，现在附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堪称党内最大派别的中派，当时是一致反对统一战线的。但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他们列举的原因不是革命的，而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的性质。他们——我们姑且说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吧，是因为党进行了所谓正确的行动，因此为了改变现存的形势而改变方法似乎是多余的。

我所属的那部分人当时还非常弱小，我们当时的态度是另一种态度。

我们这些人也反对统一战线策略，但是反对的原因同中派是针锋相对的。中派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我们是一个好的共产党。我们说：我们反对统一战线，因为在法国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我们党表面上是共产主义的，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呢？如果说中派反对统一战线，仅仅因为他们同时也反对为工人阶级的直接要求而进行日常斗争的原则。2月苏蒂夫在《国际》上发表的题为《毫无价值的论据》一文，在谈到执行委员会有关论据时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直接要求，要为改良而斗争？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不会大发慈悲给予我们什么东西。资产阶级会给予我们的只能是我们将从它的手里夺取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强大到足以让资产阶级允许改良，那我们也就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些话出自中派和党的多数派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成员。我们反对这种态度。我们在《共产主义公报》上发表的提纲以及我



在回答苏蒂夫同志的文章中，表示了我们的反对意见。

我们认为，法国党的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赞成共产主义思想，为直接要求而进行的日常斗争是法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我们在我们的提纲中声明，我们在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同时，也要揭露那些借口反对这个策略、实际上推行懒汉政策的人，那些希望靠革命废话来医治革命哮喘病的人。

为了说明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我们在法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得不在这里分析一下统一战线策略，回忆一下季诺维也夫在扩大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口号的主要论证是什么呢？

季诺维也夫说：整个欧洲经历了某种革命消沉时期。战后群众陷入疲惫状态。他们只有在党提出夺取政权口号时才跟随共产主义旗帜。他们所考虑的也只是得到每天的面包。所以说他们在当时就受到了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由此说明，形势在客观上有利于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广大群众高喊着为了日常要求而斗争和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口号投入了战场。这个口号可以具有两种形式：对于共产党有危险的反革命形式，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有利的革命形式。季诺维也夫所说的危险形式是要把所有现存的政党组成一个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企图，而革命形式则是把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全部分子联合成一个行动。共产党人必须要求进行以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反对资本主义力量的革命尝试。共产党人必须明白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为分裂负责，整个责任应该由改良主义分子承担。此外，季诺维也夫还说，群众害怕共产党把他们推进危险的冒险行动。因此，在党

提出这个口号时，群众对执行口号是犹豫不决的。如果我们现在要组织统一战线，要走到运动的前面，就必须向群众证明，共产党不是冒险的党。我们必须依靠这个证明把群众引向斗争。

我想，我多少如实地转述了季诺维也夫的论点。

我想试图说明，应该以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才能把这种对形势的分析运用到法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法国的形势，我想把法国形势拿来同德国的形势作一对比。至于德国形势，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多次提到了。

这两个国家形势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在德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是有组织的，而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是没有组织的。

因此可以说，如果说德国群众处在改良主义组织的影响下或者属于这些组织，那么法国群众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他们对待所有政治组织，不论其牌号如何，总是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问题在法国完全不同于德国。

在法国没有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甚至可以说，在法国运动的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大的政治性的群众党；只有意识形态的组织，只是围绕一种思想、一个旗帜而聚集在一起的战士组织。

我们在法国当然也能见到追求统一的愿望。季诺维也夫说得对，资本主义攻势的展开是会引起统一的愿望的。但是在法国，这种统一的愿望反映在工会方面，而不反映在政治方面，因为群众并不把政治党派看成他们各部分的代表，而认为只是为了选举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大的选举组织。因此，人们在法国的群众中见不到要求把政治组织联合起来的倾向。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都认为，如果在法国有统一的愿望，有建

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联盟的企图，这个联盟不会是只代表工人阶级中的人数日益减少的少数派的政治组织联盟。如果统一战线在法国成为事实，它会以工厂委员会，或者以工人委员会或者以相似的组织形式出现，联合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反对资本。

如果在法国群众对共产党怀着合理的不信任的态度，这说明，共产党从来没有为开展群众行动做出了什么努力，也不能证明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那时的形势是有可能开展行动的，但是那些维护统一战线策略的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断言在法国不存在开展革命行动的可能性。

如果在一个国家出现了雇主们向工人的全部要求发动进攻的现象，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就是把无产阶级力量组织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势力，共产党也可以容易地把所有自发的、相互分离的行动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运动。

人们可以以两种方式理解统一战线策略：

1. 可以给改良主义组织一封请帖式的信，上面写着：我们准备开展什么什么行动，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一定的斗争手段，开展群众行动、罢工，等等。你们愿意参加吗？——这一种策略在统一战线口号提出以前很久就运用了。这是公开信的策略，在德国是经常运用的；

2. 也可以去找改良主义组织，但是口号措词和行动方式不要过于强硬。可以建议采用经过慎重考虑的口号措词，可以建议运用共产党不常用的行动方法。但是在行动过程中，应设法证明已经提出的口号不够革命，因此要努力超出已经采取的行动的界

限，把改良主义一和平主义的行动变成革命的行动。

我必须说，这后一种办法只能由坚强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共产党加以运用，那些徒具空名的共产党是不能运用的。

因此，我们反对过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第二种解释。

甚至在德国也出现过令人不快的混乱现象。我想问一下法国代表团，如果人们试图要我们这样一个党执行这个策略，要一个没有能力开展革命行动的党，要一个受各种组织支配的、自己没有能力提出口号、开展行动的党执行这个策略，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如果我们想在工人群众中开展日常的工作，如果我们想为了他们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又可以使我们同这些群众的关系密切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能同异端组织、同社会党的组织亦步亦趋。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人们应该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为无组织的广大群众开展行动的意义作出详细的解释。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是有组织的。如果一个政党提出口号，是可以吸引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正是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德国共产党去年提出进攻的理论。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何一个组织提出的口号，如果不适应革命的紧张局势，都不会在群众中引起反响。

法国的群众运动必须具有基础性质。即使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意见一致了，这种具有基础性质的运动也是不易产生的，因为斗争必然由共产党独自进行。

统一战线策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尽管我花了很大的气力，但对这一方面还未能完全理解，我说的是工人政府问题。

塔尔海默同志出于好意写了五六页同我讨论工人政府问题。

但我的脑袋瓜太笨，仍不能领会。拉狄克同志也向我作了详细的解释，我也没有弄懂。可见我的理解力是很差的。但是我在尽最大的努力想把它搞懂。我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工人政府。有人对我们说，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目前状态之间的中间物。

同时又有人告诉我们，工人政府不依靠议会。那么我要问，它依靠什么东西呢？估计你们会解释说，依靠群众。“群众”，这是一个不明确的表达方式，人们必须弄清楚，这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如果人们理解成群众组织，如果指的是工人委员会，如果人们说，工人政府必须依靠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那我们完全同意。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政府的口号不是意味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我认为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反，如果工人政府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人政府的口号也就具有另一种政治性质了。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们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是普遍性的口号，它不适用于一切国家，它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我记得，他也说过，工人政府是同工人委员会的存在联系在一起。

我们又应该怎样解释在法国提出的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呢？大家知道，在法国还没有工人委员会。我们党的大部分战士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工人委员会，更不用说没有组织的群众了。

（拉狄克喊道：这是党造成的！）

当然，你们必须公正地对待我们，你们必须承认，我们这个组织是最早在这个意义下进行战斗的。（洛里当喊道：那么法国

统一总工会呢？）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曾经由一位左派同志、我们塞纳联盟的普兰雄同志探讨过，他建议对弗罗萨尔—苏瓦林提案进行修改。上述提案说：这个适合于动员群众在未来举行起义的口号就是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口号，由于在法国尚不存在工人委员会，因此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在此期间必须依靠议会的多数。

我认为，这样来理解工人政府，从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观点来看完全是错误的。

有人对我们说，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口号不是具体的、立即能实现的口号，而是适合于引导法国工人群众发起强有力的行动的口号。这真有点像索列尔散布的老社会党的神话了，使人回忆起他提出的“总罢工”的神话。

一个国家政治运动、群众运动口号的价值应根据它对工人群众的政策和策略的影响来衡量。

用什么方式呢？具体的方式。如果在法国按照普兰雄的解释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必然会给议会主义以新的支持，使议会主义重新复活起来。法国没有工人委员会，一个工人政府又必须依靠多数。于是人们就必须尽一切力量使议会拥有社会党的多数，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多数，而是一般说的人民代表的多数。

我们看到，这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会把我们引向选举呆小病和复活议会主义的地步。因此我们说，在法国党的目前形势下，提出勃鲁姆—弗罗萨尔工人政府的口号是危险的，它的结果就是装饰还在我们党内存在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徽章。这是我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原因。

统一战线必须是行动的口号。人们必须弄清楚，在法国共产党内什么叫行动。行动在法国党内意味着：写文章！（好些声音喊道：非常正确！）我们在议会中发表演说，但我们不加改变保留的却是统一社会党的一套办法。

压在一大批西欧共产党身上的过去历史，现在双重地压在法国共产党身上。我们当然不拒绝参加选举。我们也不愿意排斥和平斗争的方法。但是这些斗争方法只有引起群众行动，才有价值，有影响，有力。我们希望以群众行动的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形式。我们行动的目标必须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必须是深入无产阶级阶层的行动。

在法国党内公开宣布采取群众行动的人还占少数。我们知道，如果统一战线像人们在法国所说的那样，把它看成是选举的策略，那么这矛头将首先是对准法国党内最优秀的革命分子。

有人会反驳说：你们要搞群众行动，你们想用这个口号怂恿无产阶级群众走上街头，可是你们知道，改良主义分子是不会跟着干的。他们和我们采取共同行动，可能只是和平的行动，议会的行动，共同举行大会，共同起草请愿书，如果是群众行动，他们就不干了。

如果我们唠唠叨叨地劝说法国党、这个还不是真正共产党的党采取行动，行动失败了，责任就要落到党的头上。如果我们没有可靠的保证，就宣布统一战线策略，那就意味着给党内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增加新的力量。

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指出，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在国际内人数还是很多的。第二半国际的瓦解有好的方面；但是，也有坏的方面。其消极面之一就是一大批第二半国际党员看

到第二国际的失败，于是很快摇身一变，跑到共产党里来了。

我们看到，我们亲爱的塞拉蒂同志已经坐在这个会场上了，暂时还是作为客人，也许不久就会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员了。在塞拉蒂之后，其他人也会跟着来的。他们将转向共产主义运动，也将把他们旧有的成见，旧有的斗争方法，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带到运动中来。因此，我们大概必须懂得，祸害不在左面，而在右面。

拉狄克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左派总在喋喋不休，中派却一言不发，右派也噤若寒蝉；但在实践中，他们都继续玩弄着他们的小把戏，进行着他们的机会主义工作。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对左派进行了批评，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止右派制造混乱。拉狄克同志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形势发展使人能估计到将发生革命的痉挛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们称之为“左”的非机会主义倾向，这是必须克服的。

但是，“左”的非机会主义，只要它还没有使人想到荷兰学派，还没有完全脱离群众，就不会构成危险。

相反，瓦解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的机会主义却非常危险。如果在代表大会上不防止右的机会主义抬头，还留在我们共产国际内的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就会增加。

必须弄清楚，我们这方面应该为工人阶级的日常要求做些什么。

我们应以什么方法争取这些要求呢？我认为，国际必须毫不含糊地声明，共产党人在他们为日常要求进行斗争时，没有权利



对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放松哪怕是一时一刻的批评。共产党人即使为改良而斗争，也应明白，改良决不会减轻工人阶级的责任。共产党人必须明白，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它的基础不会遭到动摇，也会打起改良的旗号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只停留在为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上，而应该在改良斗争开始的时候，立即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吸引到斗争中来。

党必须把斗争的领导权拿过来，并且把这个斗争变成反对现存社会基础的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在法国，由特伦宣扬的理论，即所谓今天如能获得资产阶级改良的成功，其意义相等于革命，其价值相当于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座大厦炸毁——这样的理论，无论从实践的观点还是从理论的观点来看，对工人运动都是危险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是我掀起一场主张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各国党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由于法国共产党今天的形象不佳，因此我在这里总该变得聪明了些。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共产党正是现在才让你们看到了它的真正形象。你们现在才认识了这个党，现在，在你们知道了巴黎党代会的情况后，你们大概明白了，你们对这个党能抱什么希望了。

形势是清楚的，你们现在也知道了，应该以什么方式对待法国党了。

我认为，巴黎党代表大会并没有给法国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带来什么损失。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这一派曾反对过统一战线的某些形式。尽管如此，我代表我的朋友在这里声明，我们愿意尊重和执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命令我

们在实践中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如果第四次代表大会向我们指明，我们应以什么形式运用这个策略，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人接受统一战线策略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这个策略对于他们意味着实现统一的第一步。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反对这些分子。这些分子同我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法国党接受统一战线策略，它自己必须把自己清洗一番，它必须把全部改良主义分子和乱七八糟分子从自己的队伍中清洗出去。

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真正的、值得共产国际称赞的共产党。（鼓掌。）

**博尔迪加（意大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了强调起见——回忆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意大利共产党同意的某些原则。

第一点，关于资本主义形势的说明。现在存在的危机不是暂时的，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没落，也可以称为最终的危机。

第二点，为了在这种形势下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党有必要将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广大群众中去。为了实现这一点，共产党应参加一切为了工人阶级具体利益的斗争。

意大利共产党人既不在理论上也不在实际上支持暴动方法，更不幻想一个小的革命党就能够夺取政权。意大利共产党人只是不接受工人阶级“多数”这个不确切、随意性很大的说法。不确切，因为它没有向我们说明，这里只是指无产阶级，还是也包括半无产阶级的阶层以及一切政府或工会组织。我们认为，它在意义上随意性很大。我们虽然处于拥有多数的形势，但是由于力

量的对比，我们并不可能发起革命的攻势；另外也不能排除，我们在取得多数之前就可能发起攻势。

我们对于国际的任务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的意见是，国际到现在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重大的策略问题。人们习惯地从他们对革命将在近期内爆发怀有信心，来识别其左的倾向。我在这方面比季诺维也夫同志悲观一些。

如果说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是革命必要的前提，人们也应指出，由于危机直接影响工人的经济组织、影响工会及类似的组织，就是我们叫做工人阶级的“原始”和自然组织的那些组织，由于客观形势发展会直接影响这些组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危及着强大的共产国际存在的主观前提以及共产国际对群众发生影响的主观前提。争取群众的直接方法是加强工会的工作。经济危机和工人失业使得这个任务更为困难了。机会主义分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让人们在进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之前等待资本主义新繁荣的到来。

是的，如果人们坚持采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应该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为革命党争取尽可能大的影响，以便在危机爆发时把经济组织吸引过来，参加革命行动。机会主义分子一直阻止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不会放弃动员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

这个问题目前处在困难的条件下，但不能认为是不可能克服的。我的看法是，现在除某些国家外，一般说来，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随之而来的是工人失业和工会衰落。

由于新战争的危险，不满情绪不仅在无产阶级、而且在半无产阶级中会有所增长。如何把这种混乱的不满情绪变成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看国

际是如何解释资本进攻所造成的条件：统一战线策略就是这样产生的。

总的说来，我们接受这个策略的思想。我们想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我们对国际领导的总的工作所持的保留意见。

诚然，赢得群众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但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一成不变的机械的发展过程中强行实现这个目的；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某一时刻强行找到一条出路，以便跨越大的阶段赢得群众。在一定时期人们有可能看不到党的力量增长，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应该在这时期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能够在以后去掌握群众。季诺维也夫说过，尽管国际成员的数字有所下降，但国际某些部分的影响在不断增长。

赢得群众并不仅仅反映在统计数字的波动上。这是一个辩证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由社会客观条件的演变决定的。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只能在我们认为是前提的某些条件下，促进这个过程的发展。我们的策略主动性，就是说党在行动中的灵活性，只会对无产阶级心理发展现象产生影响，我在这里使用“心理”这个词，是广义而言的，指的是工人群众的觉悟、精神状态和斗争意志。我们应该在这里回忆一下，从我们全部的革命经验来看，有两个因素起着首要的作用：党内有十分明确的思想，在党的建设和组织中坚持严格和灵活的原则。所以我们说，所谓赢得群众，就是把无产阶级新的阶层吸引到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的党的周围；在真正赢得群众的道路上，如果为了党的表面上的改善而损害了这些条件，那就是把事情办坏了。是否有能力采取革命行动取决于能否未雨绸缪，而这种准备不可能即兴产生，它存在于我们在上面说的因素之

中，即学说上的明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我们在指出这点之后，我们也要说，我们完全遵循国际的路线，如果这条路线的目的，如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所做的那样（也如我们党甚至在自己的代表团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返回之前率先所做的那样），是从资本主义进攻的普遍现象中争取一切有利的条件，以便把还在跟随社会民主党或者分散的工人阶级群众争取到共产党这方面来。我们在这里不想重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原因和性质的分析了。统治阶级正因为危机是不可避免这个事实而铤而走险的。我们代表大会的一项日程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讨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将指出，资产阶级在进攻时又是如何同时运用它的全部反革命防御方法的。

企业主们的进攻使工人大众普遍提出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也为共产党提供有利时机，以支持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通过事实证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是没有能力捍卫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的。所有这些，必然会引起双重的革命影响，使得重振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的意图困难重重，也使得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得到提高。我们说过，我们在运用这个策略时应注意到某些界限，所谓界限，就是不应危及党对群众产生的影响的其他因素以及党员的内心革命准备。我们绝不能忘记，我们党不是僵死的机械，我们可以随意拿来使用；我们党是有生命的东西，外部因素可以影响它，我们的策略方向也会改变它。因此我们说，由许多不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组成常设的领导机构是同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相矛盾的。

无论机会主义者是拒绝共同行动，还是接受共同行动，我们当然都应有所准备，但是行动的责任应该由工人群众通过自己的

经济组织而产生的、原则上任何一个党都可以掌握的机构来承担。这样，共产党就可以把这个机构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并且以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统一行动最前列的行动作出榜样，而不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去承担在无产阶级组织内由非共产主义的多数人强行采取的行动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的责任，因为在争取对群众及其心理产生影响这方面，人们必须考虑到各政党、政治派别和群众所追随的人物的责任和过去的传统。

所以，问题不在从统一战线的许多要求中去掉政治问题，只保留经济问题，也不在出于原则的考虑，或者出自什么“矜持”情绪，拒绝同机会主义者当中最坏的领导人进行暂时的谈判。问题仅仅在于，不要拿无产阶级最广大阶层对革命形势的准备作孤注一掷，仅仅按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行动，结果很可能产生把全体无产阶级引向失败的危险。问题在于，使我们党在统一战线向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完全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去进一步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党在工会和工厂中发起运动的时候，不做组织群众的工作，那统一战线策略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认为，把统一战线贬低为某种共产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人们不得逾越这些界限。

现在谈一谈工人政府。如果人们像在6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那样向我们重新确认，工人政府“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动员”，那么我们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同意把这个口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的代名词。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反对，除非有人把我们隐藏着真正纲领的需要称之为太机会主义了。如果“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这样的印象：（1）不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治形势，或者，（2）不是社

会力量的暂时对比，而认为工人阶级和国家关系中的最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纲领和共产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础）可以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行使权力，而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那么我们就拒绝这个策略方法，因为它为了取得直接普及的令人怀疑的结果而危及了无产阶级和党执行革命任务的基本条件。

有人会说，工人政府并不是我们担心的那种东西；但是，我不得不说明，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解释，什么东西不是工人政府，我只从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同志嘴里才知道，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

如果这里指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客观上要考虑实现的一种过渡政权，我认为，既然无产阶级的胜利不采取断然的形式，倒不如等待这个过程先经过对反动势力的打击再过渡到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机会主义右派也许会直接参加政府，而中派分子将在政治舞台上消失，因为他们作为同伙和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演完了自己的角色。

例如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在工业危机普遍爆发前夕，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出现了生产监督问题。这里我们看到了同1920年9月的意大利形势某些相似之处，意大利无产阶级以后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如果出现相似的革命情况，德国共产党应该毫无例外地认清一切机会主义倾向，拒绝对监督这个口号哪怕是最微小的支持。或者共产党从现在起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或者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反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准备组成政府，而在这个政府中德国法西斯会有右派社会民主党叛徒们在自己的一边。

这一切说明，我们既不能完全接受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草

案，也不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工作指示。这不仅是策略，也指建立我们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而言的。

我们听到，季诺维也夫同志抱怨在我们的国际行动中缺乏集中，缺乏纪律。我们同意最大限度的集中，同意最高中央政权的最大权力。

但是能够保证整个组织系统对中央领导的主动权采取顺从态度的，不仅是对纪律的庄严宣誓，也不是对职责最真诚的允诺。

也不是在形式上严格运用内部民主和实行组织内的群众监督——这常常会引起混乱。纪律要靠其他办法来保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想一想我们的组织是什么形式的组织，它既不是机器，也不是军队，而是一个真正的统一的整体，它的发展，第一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结果，第二是历史形势发展的一个因素。

为了保证纪律，必须划清运用我们行动方法的界限，说明最重要的策略决议和组织措施。俄国革命为国际革命运动提供了重新建立革命思想和革命战斗组织的基础。这是一次无可估量的收益，以后将成为联结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纽带，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我们批评在组织措施和策略方法上自由过多的倾向，正是因为它使我们离开目的越来越远。采取什么组织措施，运用什么策略方法应该由中央领导作出选择。——我们重复说一遍——只能由中央而不是由各国组织作出选择。有些国家的组织认为，它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它们国家情况的特殊条件。但是，如果对这个权利理解过宽，中央有时又缺乏预见，违反纪律的现象就会灾难性地增加，我们革命的世界组织的建设和威望就会被葬送。我们认为，国际组织的中央机关应少采取联邦制形



式；这些机关不能只由各国支部代表、而应由国际代表大会产生。

很显然，只有俄国革命才能成为我们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但是，为了有把握地领导国际力量的运动，这个总参谋部应该同国际力量协调一致，共同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计划，对于这些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人拒绝服从。

在选择斗争方法上，由于过大的灵活性和折衷主义而造成恶劣后果的例子可惜不是不存在，法国党的恶劣状况就是最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们还必须提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事实，所有那些自己拥有在政治上有组织工人绝大多数的党，那些具有社会民主党直接传统的党，现在都经历着一场危机。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都为我们提供了证明。我们不得不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自觉自愿的错误，错就错在人们把工人党的国际在其结构上过分地看成近似于国家和军事组织了。

为了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人们想不顾一切地采取断然手段，这样做也许能走出一条能使我们度过我们无力阻止爆发的危机的道路，但很难能取得可靠而坚实的结果；也可能发生令我们惊奇的决定性转折，使我们面临困难的问题。我认为，这些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请允许我在这里发表一点意见，它不是抽象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党在共同的战线上，坚守岗位，进行战斗的经验总结。

人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国际似乎处在隶属于它的一些政党之外；有时候，这些党或者这些党内的派别同国际进行公开的和侮辱性的论战。于是国际不得不在这些党内制造服从其指示的派别，我看这是荒谬和危险的。

这样我们不得被迫解决过多的组织和纪律问题，而且正是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发起反动行动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所必要的谈判和步骤实际上不可能进行。

我想以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口号来结束我的发言：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国际党，它具有高度的集中并充满革命的战斗精神！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这样一个党里，不能因为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的情况不同而改变国际的结构和组织。一个地区的代表，如果他们不同意组织的一般原则，他们不能参加全国的代表大会。

在集中的共产国际内，我们一定会有必不可少的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将如同叛变行为一样受到惩处。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我以意大利共产党少数派的名义在这里发言。我们不想再过多地讨论意大利问题了。研究这个问题有一个委员会。我们愿意尽力帮助这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定会深入研究我们政治形势的所有特点。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以后，如果我们有什么补充意见的话，我们将请求代表大会允许我们发言。

现在我们还是谈谈提纲和代表大会建议的议程问题。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包括两部分。

首先，人们已经向代表大会提出了决议的建议意见。我代表少数派声明，我们现在就准备同意这些决议。

至于意大利问题，我们声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对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的形势的处理一般说来是正确的。当然我们保留谈判解决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未来关系的条件和保证的权利。

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第二部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涉及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根本问题。

我提请大家注意，在策略方面，意大利共产党在罗马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建议提纲。去年5月的扩大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个提纲不够具体，必须进行修改。这个意见得到了罗马代表大会少数派的支持。

但是修改的要求事实上没有进行。

相反，多数派同志认为——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提纲很好，他们已经两次通过博尔迪加同志向代表大会提出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口号提出1年之后，居然还要长时间地在理论上进行讨论，未免有点可笑。统一战线是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手段。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不理解博尔迪尔同志的忧虑，他在以算术的公式研究什么叫多数。多数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学问题，它必须从许多相互补充的观点进行观察。它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机智，看一看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党了，党是否有力量开始行动。

一般说来，统一战线是在最短时期内争取工人阶级最广泛阶层的工具。

许多同志对于时间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时间对我们不利了。

统一战线的形式是什么？请代表大会允许我断言，统一战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共产党努力把曾经属于社会党的、现在靠近共产党或者自认为正靠近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合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我承认，这第一种形式是特别危险的。人们有时企图创造

一个表面上比较好的形势，结果反而造成组织状况越来越坏而不是越来越好的危险。

尽管如此，我们总不能因为策略有危险而摈弃它吧。生活本来就充满了危险。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它不能借口困难放弃战斗的方法。

意大利共产党在提纲中声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只能允许个人参加。博尔迪加同志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提纲中的这一条正是少数派在意大利党的三月代表大会上反对过的。这个提纲如果真的完全为所有国家和一切时代所接受，那么我们将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没有能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没有能力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多数。

只要在社会党内还有工人存在，我们就必须抱着把他们争取过来的希望。要争取他们，就必须把他们成批地而不是个别地吸收进来，因为他们曾经参加过另一个党的组织，他们会带来道义上的以及常常是财政上的资本。就从政治的良知的理由出发，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作为个人参加进来。

正如1年半以前德国的情况一样，意大利也有过吸收原社会党的一些派别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着。我想问，在德国人们接纳了独立党左派，是不幸呢还是大幸？我想，现在一般可以说，德国共产党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人们在某些时候也曾必须防止和克服这一行动的危险。

现在在意大利出现了有点类似的形势。意大利共产党奴性十足地声明，意大利社会党本身是绝不会分裂的。共产党一直到最后的时刻都相信这一点，但是意大利社会党还是分裂了。这是毋庸争辩的。

在一个缺乏坚强性格的国家，人们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最高纲领派已经变成共产党人了。我尽量避免胡言乱语。我只想说，最高纲领派和改良派的分裂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是与党的多数派的前提条件以及他们的愿望相矛盾的。这个事实也是我们面临的统一战线的困难问题之一。

我们来说统一战线的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不愿把过去属于社会党的新工人吸收到共产党里来。尽管共产党拼命想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但也在努力同其他工人党和合作社进行谈判，并且暂时同它们结成联盟，旨在鼓动它们采取共同行动。共产党一直注意到保持自己组织的自由和特性。

即使在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中，我看，我们党的多数派也犯了错误。意大利共产党确实真诚地相信，它是接受这个第二种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的。我还想指出一点，意大利共产党是最先提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的政党之一，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是在它成为共产国际的口号之前。

意大利共产党多数派在统一战线提纲中以及在采取第二种形式运用统一战线时的错误在哪里呢？

无论是统一战线的第一种形式还是第二种形式都存在着困难。生活本身总是给我们带来困难。婚姻大事不是也充满困难吗？（笑声。）但人们还是缔结良缘了。婚姻上有困难，策略上也有困难。博尔迪加以为可以通过机械、人为的途径克服这些困难。他想区别对待。我们不同党派搞统一战线，但是希望同工会搞统一战线，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最自然的产物，因为我们在工会里行动可以更自由一些，在那里少丢面子。但他忘记了，同工会也同党派一样困难重重，在那里同在党派里一样，也有社会

民主党人。（鼓掌。）

因此，博尔迪加同志的区别对待是经不起实际考验的。在工会里会出现人们认为在党派里必须克服的困难。

是的，工会和党派存在着当然的区别。但是统一战线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至是一个最困难的政治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统一战线策略上把工会和党派区分开是完全不可能的。

博尔迪加同志说：我们反对由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共同组成常设机构。但是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组成这样的常设机构。恰恰相反，统一战线意味着反反复复的谈判破裂和重新接触。

因此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看成一个经常性的联合，就像上次斗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不得不维持的那种局面。这样的联合对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无异于自杀。

然而在有共产党人的工会中采取限制策略也是不足取的，即使从工会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在有些团体当中没有一个我们的同志，例如在基督教或天主教团体中。这种团体在一些国家、在意大利是大量存在的。

为了同工会联系——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实现统一战线这是必要的——人们必须同工会的政治领导人谈判。

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就是以如此抽象、如此教条的形式宣布的，可以说，目前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不具备具体形式。

让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工人政府的观点。博尔迪加同志和我参加了五月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后，我们回到了意大利。我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气，为的是要向同志们解释清楚什么是工人政府。显然错误完全在我这方面，我相信，同志们根本没听懂我的

解释。（笑声。）

如果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清楚了，试图继续在理论上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想，工人政府的思想现在也有了完全的表达方式。

我从来不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看法，开始时他似乎相信，工人政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我想满意地指出，他自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正了这个看法。我们认为这里的问题是：在工人阶级有可能夺取政权的国家，工人政府是统一战线的结果。

事实上，仍在受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目前还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促使他们能够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不得不满足于工人政府这个形式。

人们可以承认历史的可能性，工人政府可能是资产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一个现实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政府很有可能具有议会的形式。

这个可能性正是许多同志难以理解工人政府的原因之一。在意大利，由于过去社会党反议会党团在建立和组织我们共产党方面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因此这样的困难是很典型的。我们许多优秀的同志对工人政府思想之所以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害怕议会形式。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向我们党的多数派一直是这样说的。

在工人阶级大部分还受到民主—资产阶级思想或者半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国家，有可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工人政府在一定时期一方面依靠工会组织，这个人们应该努力赋予越来越大的政治

作用的组织，另一方面依靠议会形式。我们不能因为工人政府在某些时候具有议会形式而抛弃它。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俄国，共产党在三月革命<sup>①</sup>后尽了一切努力，提高苏维埃的政治权力，当时共产党在苏维埃中还是少数，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政府纯粹是社会民主党性质而离开议会。在德国，在推翻了威廉帝国以后曾经有过议会，同时也有过苏维埃。

当然，共产党在工人面前应该永远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只有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并且在阶级组织日益加强的监督下，才能组成和巩固。另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如果人们不及早地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工人政府也是不能抵御资产阶级进攻的。

我想对博尔迪加同志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再说几句话，以结束我的发言。

我们的博尔迪加同志要求共产国际执行越来越严厉的纪律。我们完全赞成博尔迪加同志的这一部分讲话。但是我们认真地请求，我们意大利党多数派同志不要把纪律只看成形式，而应当从共产国际的全部实践出发，把纪律变成党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鼓掌。）

**主席：**

在我们把格拉齐拉德伊同志的发言翻译出来之前，我想指出，发言者的名单还很长。我们必须更紧张地工作，才能结束讨论。因此，主席团建议，晚7时继续开会，明天这一天由各委员会支配。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sup>①</sup> 按俄历通称为1917年二月革命，而按公历，此次革命发生在3月。——译者注



# 第五次会议

(1922年11月11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晚7时30分**

**主 席：柯拉罗夫**

## 宣 读 贺 信

**主席：**

请安贝尔-德罗同志讲话。他先宣读几封贺信，主席团认为很有必要向代表大会宣读。

**安贝尔-德罗：**

代表大会主席团从俄国及世界各地收到了近1000封贺信。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宣读所有的贺信，其中有两封信，主席团认为特别重要。一封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给全世界无产者的祝贺。（鼓掌。）（宣读）：

同志们！在苏维埃红星的照耀下，我们从太平洋海滨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敬礼。经过4年日本侵略下的无比困难的岁月和白俄分子令人发指的浩劫，今天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终于在解放了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会了。俄国劳动人民的无数牺牲不是徒然的，在长期的流血战争之后，红军夺回了日本军国

主义雇佣军强占的俄国的最后一块土地。沿海地区的无产阶级热烈庆祝自己的解放，诅咒和谴责仓惶逃跑的匪帮。

强大的工农队伍第一次高举着自己的胜利旗帜，穿过解放了的城市的街道，这支胜利的队伍表现了苏维埃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坚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支坚如钢铁的队伍在入侵者几小时前刚刚离开的城市中出现，在劳动人民心中激起了不可动摇的信念，艰苦的、可怕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当入侵者已经撤退，农民军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后，劳动人民已不需要远东共和国缓冲国了。1920年，有必要建立这个共和国，是为了避免当时还不巩固的苏维埃俄国和好战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同志们，你们知道，在过去两年中苏维埃俄国得到了加强和巩固，它在国际关系中也取得了胜利。你们看到，苏维埃俄国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代表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你们知道，在大连和长春会议上，日本的并吞计划被挫败了。苏维埃俄国，由于激发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热情，由于创造性鼓起了无产者和农民的干劲，变得更强大了。无数敌人的阴谋被粉碎了，破坏所造成的巨大的不幸被战胜了，日本的并吞政策由于俄国人民的反抗，由于日本内部的动乱和毗邻大国的压力也被粉碎了。日本的邻国对日本影响的增长已不感兴趣。沿海地区的解放，标志着苏维埃俄国被分割地区最终重新联合在一起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无产阶级完成了极其伟大的任务，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意志。被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分子分割的沿海地区同祖国联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劳动人民发挥了革命积极性，今年11月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各工会中，进行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选举。各行政区的农民和红军也加入了这个伟大的创举，同样派去了他们的代表。一切被压

抑、被凌辱和被剥削者的最美好梦想变成现实的这一天来到了，这不仅是沿海地区工人和农民的胜利，也是俄国全体劳动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同志们，从现在起沿海地区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从现在起，红十月标语将在沿海地区多年来为黑暗势力的污浊空气所毒害的城市和房屋上空闪烁着光芒。同志们，在你们同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请接受我们的敬意。符拉迪沃斯托克无产阶级的一切同情属于你们。我们刚刚获得解放，我们渴望见到你们在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桎梏下得到解放。解放的日子不远了。在第一个革命的城市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为此提供了保证。同志们，沿海地区的工人阶级胜利了。但是，只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上还停泊着外国军舰，工人阶级享受完全的安宁，开拓和平生活和胜利发展国家的可能性就不会得到保障。在俄国水域还在继续进行着的武装干涉又燃起了被剥夺了权力的白匪分子的希望，他们妄图对沿海地区年轻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进行新的打击。我们在等待你们表态。我们相信，你们的语言会像火山一样从你们心中迸发，向你们的政府提出抗议，发出要求：不准干涉苏俄！

责任书记：**帕哈尼琴**

干事长：**阿萨诺夫**

另一份是从亚历山大港拍来的电报：

“值此11月7日大会召开之际，谨表示对国际的真挚诚意。祝大会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上取得完全的胜利。埃及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鼓掌。）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米哈尔科夫斯基（波兰）：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波兰共产党说了相当多的溢美之词，但也不无指责。他对我们赞扬，是因为我们作为老革命者善于把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结合起来。波兰上次的竞选运动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即在共产党人不断受到迫害的国家，共产主义应怎样开拓公开的政治工作的道路。当省里同志从报上看到，在华沙组成了城乡无产阶级联盟中央选举委员会时，各省在几天内几乎是自发地组织了45个专区和地方选举委员会。选举委员会必须以签名产生，选举名单提出时也必须征集签名。我们现在虽然还不知道选举的最后结果，还没有得到各区的消息，但是在华沙、董布罗夫斯克和罗兹3个地区投票选举共产党的选民数大约有10万人。在选举舞台上出现这种现象使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感到相当突然，无产阶级联盟因而才能公开亮出了竞选号召。但不久这一切都被禁止和查抄了，甚至印有我们名单号即5号名单的纸条也被抄走了。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几乎是很自然的事，它是同志们的传统和本能所致。

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批评了我们党的某些问题。我想先对波兰统一战线策略说几句话。是的，开始时，我们的同志对这个口号有些不理解。扩大执行委员会之后不久，我们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这个问题有3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同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意见最后在代表大会上占

大多数。第二种意见，赞成统一战线策略，但在开始时反对同上层人物和解，这种意见后来同第一种意见联合了。我们党5月1日以前向波兰社会党寄去了一封公开信，邀请该党在5月1日组织集会，提出部分的现实要求。这个建议当然被波兰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拒绝了，但是产生了效果，统一战线策略在共产党人中，在波兰社会党的工人中，尤其是在广大的没有加入组织的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因为向领导人提出公开的要求，使得统一战线策略建立在比较广泛的公众的基础上。这样群众比较快的知道各个党派的态度，从而相信我们是主张团结的，而别人是反对团结的。

此外，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有第三种意见。这种意见并不是仅仅反对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的这种或那种方式，而是根本拒绝统一战线的策略观点。

但是这个反对派是同其他问题上的策略观点相联系的，因而产生了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一派。季诺维也夫同志正确地估计了这一派，他说，我们波兰党自己可以解决这个派别，而且——我认为——是很容易的。这一派人在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上，在利用议会主义问题上，在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在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以及俄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同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党的作用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同我们党的观点相抵触的。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这一派是以极明显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面貌出现的。但是它相当虚弱，尤其是在思想上，因此我们很容易解决这一派问题。它在思想上比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类似派别还幼稚和贫乏。（有人喊道：怎么可能呢？）是啊，怎么可能，在波兰什么都可能，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波兰在思想上要比其他国家贫乏

得多。

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第三派领袖在莫斯科，因此我们代表团决定邀请他，让他在代表团里有发言权，承认他有权在这里公开登台，介绍他那一派，发表他那一派的观点。我希望，施赖贝尔同志能以同样的勇气和同样的直率在这里陈述他的思想，就像在我们党的会议上那样。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还谈到了波兰的土地问题。他说，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有点守旧。他这样说未免过分了，我们还有机会谈这个问题。我对于守旧并无特别的爱好，波兰党内现在正就这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出了一本书，此外我们还要把讨论文章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但是有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说的：从我们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可以看出，几乎全党的一致意见是，工人阶级为了进行革命，必须同少数的农民、同小农手挽手前进。我认为，这对于像波兰这样一个小农占劳动群众绝大多数的国家是最重要的了。如果我们党有了这个观点，认为人们必须在实践上，在政治和经济上找到一个能把工人和小农联合成革命力量的形式，我看主要的工作事实上已经做了，至于纲领之类的东西是很容易办到的。

我还想就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说几句话。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我们党的刊物上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党关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作过决议，因为这个问题在波兰现在不现实，而且极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也是不现实的。我的看法是，对这个问题空想太多，而且可以说是胡思乱想。（德国代表喊道：非常正确！）

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有 3 点：第一，它或者是谢德曼政府，或

者是共产党人同社会党叛徒的联合政府。第二，它或者是依靠议会制的政府，或者是依靠工人委员会的政府。第三，它同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或者不是。同志们，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根本不需要闭着眼睛捉麻雀，我们有真正的实际的历史经验。我问你们：1917年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前做了什么？他们当时要求实现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当时这意味着：把政府的权力交到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一种形式的工人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有反对专政的社会党叛徒存在。这是指社会和政治而言的，工人政府的口号也是这样，而且是以苏维埃的形式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怎样实现这个口号？从根本上说，工人政府不过是一个口号，它使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很好的宣传工作。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我们遇到了同样的形势。斯巴达克联盟盟员要求：一切权力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说归谢德曼和独立党人，当时他们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是专政的反对者，又不是共产党政府！

在波兰以及在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各个地方都是这样。我看，这是问题的核心。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曾出现过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时局造成了一个在历史上很重要的形式——委员会，但核心是工人政府。如果又发生革命浪潮，工人群众又涌上街头，又组织了工人委员会，我们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很可能又要提出这个口号，并要求把政府的权力交到工人委员会手里！然后，我们将要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像1917年和1918年那样又会有许多同志跑来批评我们：怎么啦，你们要求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们在苏维埃里还不是多数！很有可能

在我们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多数的时候，又要进行一次革命运动。通过革命的酝酿，通过革命本身，我们会比现在更快地掌握多数，革命很可能在这时发生。倘若很可能我们又要提出这个口号，那么从根本上说，这是同执行委员会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的口号一样。从根本上说也是同样的政府，不过所依靠的是群众运动。执行委员会到现在还没有能找到这个口号的正确形式，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了。我们想提出一个口号，同时又试图给这个口号一个形式，但是我们又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形式取决于革命的形势，而只有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才可能有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革命阶段做过的事，是有益处的。这样我们可以立即发现，有些左派同志现在认为是批评的目标，在当时，当他们的观点比现在还革命的时候，根本就不认为是批评的对象。

**墨菲（英国）：**

同志们，我们党在总的路线上完全同意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对世界资本主义形势的看法也是正确的。我们认识到，目前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并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力量有认识的阶级的进攻，而是以防御为目的的进攻，全世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圆滑世故，掀起这场攻势。但是，尽管资本家费尽心机，采取种种圆滑手段，他们自己证明了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我们刚刚经历了劳合-乔治的垮台。劳合-乔治的垮台是英国资本主义瓦解过程新阶段的开始，尽管目前的选举是为巩固各帝国主义政党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也证明了他们是很圆滑的。英国工党对于这次普选虽然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我相信，这个希望是不会如愿以偿的。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重



要的事态，因为这是一个新时期的信号，预示我们在英国将经历比现在更大的运动。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说，法西斯运动只限于意大利。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当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向共产党、工会、合作社等攻击时，伦敦的资产阶级报纸报道了特种警察兵团组建的消息，并且说，这就是英国未来的法西斯分子。

由于一般地说在各个地方存在着相同的形势，因此我们分析这些事件并制订我们的未来政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统一战线的意见。毫无疑问，反对统一战线的派别会慢慢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消失的。

但是在英国实行统一战线却引起了一些相当奇怪的后果，英国党像是遭到了一次电击。党还年轻，还没有很多经验，因此在一些地方，要求实行统一战线开始时引起了相当数量的党员退党，要求实行统一战线还使得党产生了内部分歧。事实上党还处在诞生过程。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当时只有一些党派，小的党派，带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从粉红色到鲜红色。第二次代表大会要求它们举行会议，联合起来，并立即申请加入英国工党。但是把社会主义各党派的联合起来称之为共产党，并把这些力量变成真正的共产党，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以后几个月，党内充满了无休止的斗争，都想摆脱自己队伍中的种种困难。工党问题，参加工党问题，已经把各党在联合之前就分开了，现在，当它们又走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特别问题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仅以微弱的多数决定了。

大概还要经过1年的时间，这个特别问题才能为党的工作室

库增加些实际经验。工党在布赖顿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拖延了，不自觉地帮了我们的忙；现在12个月过去了，同工党的关系问题对我们党来说变得现实了。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党内理论上讨论的对象，而不是同工党实际斗争的对象。同工党的斗争在今年工党爱丁堡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高潮。

为了使大家充分了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我想提醒本次代表大会注意，我们不仅要克服参加工党问题的困难，而且直到今年10月，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才选出中央委员会。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党内某些成员的工联主义特性。

由于党内存在着这些分歧，由于必须解决一致行动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大家一定能够理解，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是不轻松的。但是一旦党学会走路以后，它和整个工人运动都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工党在普选期间和之前被资本主义政党通过狡猾的手段排挤了，工党试图得到中产阶级的好感，结果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工党为了得到中产阶级的选票而采取的策略就是把共产党人开除出自己的队伍，爱丁堡决议把共产党人同工党的斗争推到了顶点。在会上，建议通过的两项决议禁止接纳任何提出议会候选人的政党，禁止接纳与工党处于对立地位的政党。

这样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工党提出的条件使我们不可能参加工党。形势变得更为激烈还由于，工党强迫参加工党的工人组织，将凡是反对它（工党）开展议会运动的党派的全体党员开除出党。因此我们采取了一个对策，党立即撤回了反对工党的议会候选人，接受了工党的党章。通过这个办法，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赢得了重要的胜利。尽管我们在开始时损失了一些党员，但

是共产党的影响在工人阶级许多部分中有了很大的增长。

在格拉斯哥、谢菲尔德、曼彻斯特、伯明翰工党完全无力执行自己的决议。在其他一些地区，共产党人控制着巴罗、巴特西等地的工党组织。

此外，我们还看到，工党企图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党，为工党带来了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工党是由工会联合会各组织组成的，开除共产党人，必须要通过工党代表大会。这里工党面对着强大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不会个个听从工党的领导。已经有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很重要的工人组织拒绝执行工党的决议，工党立即看到工人联合会这个群众组织脱离工党。在这条道路工党是不敢继续走下去的。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是削弱共产党的政策，它有助于共产党的加强。

工会运动的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这里我可以说，这个运动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进步，例如在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我们有可能提出了巩固工会运动的纲领，让所有工会领袖以及他们的错误公诸于众。

在工厂或工会运动的现实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影响。在反对解雇机械工人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支持者领导了斗争，他们是这些斗争的推动力。

这里我想对季诺维也夫报告中的一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就是他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论断。他说，一个共产党，如果在工厂和作坊、在矿山和铁路等处还没有坚实的影响，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群众政党。在目前情况下，一个运动，如果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这个运动中没能成功地建立起来工厂委员会，这个运动就不

能被看成组织精良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

对此我们提出异议。我们觉得，报告人在说这段话时太过分地拘泥于德国的情况了。在英国有一个强大的车间代表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只能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存在，目前英国不具备这些必要的条件。有175万工人在街道上闲逛，你怎样建立工厂组织？失业大军浩浩荡荡，你总不能把工厂组织建立在空无一人的车间里吧。

在这种情况下，运动采取了另外的形式，以工会少数人运动的形式去推动大规模失业工人委员会运动。在反对解雇机械工人的斗争期间，正是这些组织领导着斗争，很少是真正被工厂解雇的工人领导斗争。

因此，共产党必须适应由历史情况决定的各种斗争形式。在一个国家情况允许到工厂去，创建工厂委员会；在另一个国家的工会和失业工人委员会的日程上，则可能是搞少数人的运动。共产党，只要它深深扎根于群众斗争了，只要它能够适应符合情况的群众组织的各种形式，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管它所采取的是工厂委员会的群众组织形式或者其他什么形式。

我们来看一看统一战线政策所引起的国际联系。第二和第二半国际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看到了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在各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当英国解雇机械工人的时候，在另一些国家正在举行冶金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一个党知道另一个党在做什么，它们之间缺少有效的联系。它们没有提出同样的口号，甚至没有采取措施以实现共产党内的统一战线。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要把许多耽搁的事情做起来，以便改善这种状况。

另外，我们还听到了许多关于东方和殖民地人民觉醒的消息。我们听说，在印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爱尔兰，革命运动正在发展。但是，为了使这些国家掌握和领导人民的政党互相接近，为了使这些政党了解正在斗争的群众的问题，我们做的事太少了。只要我们改正了这方面的错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继续运用统一战线，发展共产国际！

**哈康·迈尔（挪威）：**

敬爱的同志们！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挪威问题；这个问题将由挪威问题委员会讨论，然后再回到代表大会上来。我想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草草谈到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说几句话。挪威代表团的多数团员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同意国际的意见，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到的挪威共产党的诞生问题。这首先是一个组织问题，但主要也是党的策略问题，这是在挪威问题上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主要不是挪威党报叫什么名字的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过去参加我们的讨论时，以及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都谈到了报纸的名称问题，执行委员会在最近给挪威党的信中也谈到了党报的名称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挪威的全部报纸仍然叫《社会民主党人》。挪威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党，它不是从另外一个大党派生出来的党，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党，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我们的语言中从来没有被看作是攻击性的骂人的语言。（笑声。）是的，同志们，这听起来可笑，事情就是这样。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大概也知道了，我们党的中央一致建议，改掉那些还叫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名称。我们党大约有40—50份报纸，在挪威这样一个小国有40多份报纸为俄国革命，为革命思想

宣传了5年之久，这是一大贡献，是报纸的名称所不能抹煞的。季诺维也夫同志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中央已经提出了动议，这个提案在9月党的代表大会上也许已经讨论了，如果不是国际要求把大会推迟到1月举行的话。执行委员会知道得很清楚，这些报纸1月份将要改名。

我想谈一点有关《莫特·达格》的派别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称挪威党内的这一派为列维派。我是属于这一派的，这一派主要由青年学者组成，这一派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小组参加党，它同党内一些同志的争执很激烈，但是没有一个同志叫我们列维派。所谓列维派，一般的理解是指在行动上采取反对党的背叛行为的派别，可是我们这一派根本不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一派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背叛过党。因此根本就没有理由突然在挪威党内找出一个什么列维派来。

**工人政府问题**在代表大会的讨论中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个问题在挪威党内很少讨论过，甚至根本没有在党的讨论会上报告过。但是我们知道，党内有一派人，他们的政策就是有计划地争取组织工人政府，并把它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可是统一战线，这里面不仅有工人政党，也有资产阶级团体啊。我们反对这个政策，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主要因为，要公开走这条道路的同志是党内的议会派，他们在议会里执行了一条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在讨论党和政府问题时，我们党的议会派副主席说：“我对政府问题的看法早就说过了。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资产阶级政府。我的意见是——我们党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承认为人鄙视的所谓‘部长社会主义’。许多年前，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

我把自己放到了同党对立的地位。因为我有过这样的意见，因此我希望，在以后的全国议会选举时，人们不要承认我。这当然要看形势而定。也许会出现这种形势，也许我们正处于这种形势，我们不能直接了当地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反对任何的资产阶级政府。”

我们说过，党不是这个意见，党认为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这不是偶然的，相反，这是我们党的议会派全部政策的预兆。如果这一派同志一再回到这个政策上，尤其在党内议员赞同的强制仲裁法这个问题上，认为党必须接受这项法律，如果他们一再推行这一项机会主义政策，那么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执行导致工人政府的政策，而我们的党不会被这一派的议会主义完全腐蚀。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事情来说明，这一派的全部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例如这一派人讨论过，如果危机到来，要不要支持拥有国家资本的资产阶级银行。他们主张在有些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支持这一类的资产阶级银行。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事证明这一点，尤其是——如上所述——在强制仲裁法这个问题上。

执行委员会在给我们党的前一封信上说，议会派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一种受议会机会主义影响的立场，但在上一封信上却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策略问题。这一派在这种形势下选择了这条道路，认为为了全体工人的利益应该接受强制仲裁法，它这样做不仅仅是考虑了工会组织的利益。这同样也是这一派机会主义政策的表现，正如它在以前所表现的那样。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想支持自由政府，或者如它所说——部长社会主义，而不想再来一个更保守的政府。如果我们不时注意到，这一派执行的

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政策，一个导致工人政府的政策，而这个工人政府又是这个样子，它不仅包括工人，而且还包括资产阶级政党的其他派别，那我们对这一派就不能不有所怀疑了。

最后，我还要对大会提出供讨论的决议说几句话。代表大会也许知道，挪威党中央多数人对执行委员会致我党的上一封信是不同意的，我们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根本不同意执委会的意见的。如果我们接受决议，就必须接受我们所代表的中央多数人所不愿接受的东西。因此，我们只能在决议经过这样的修改后才能接受，即决议只说一般地同意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而不是在各个问题上，把各个问题排除在外，因为这些问题要由各委员会去讨论。但是，我们也不会投票反对这个决议，那样人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全盘反对国际了。不是这样。如果决议不修改，我们将不参加表决。“我们”指的是党中央多数派代表，就是代表团的3位代表。（挪威代表鼓掌。）

**布哈林**（受到鼓掌欢迎。）：

敬爱的党员同志们！我想先指出一点：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个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发言人谈到国际形势，谈到各党的形势。几乎每一个发言人毫无例外地只谈了他自己党的形势，甚至从柏林组织来的、热情的路特·费舍同志也几乎只谈了柏林组织或者最多只谈了德国党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分析了整个国际形势。他分析以后，我们期待于我们朋友、各个兄弟党代表的正是对这个总形势的讨论。因为正如你们所知，我们还有许多单独的问题，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是各党的形势，到那时候我们可以详细地讨论。这说明，我们太社会民主党化了，我们还不习惯把形势放在



整个国际范围内进行分析。我想在这里试图在整个国际范围内，根据共产国际内部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倾向，对执行委员会的策略作一分析。

我们应回答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是否正确。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正确与否分两个主要问题：（1）国际对国际内部许多不同倾向的判断是否正确，国际对内部策略是否很好地正确地执行了；（2）国际决定的总的策略路线是好还是坏。对于这两个主要问题，我们是应该得到回答的。在国际内部，我划分了以下不同的策略派别和倾向。我想先列举一下：第一种中派倾向；第二种半改良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戴着“左”的面具，口头上以左派出现；第三种许多不同的过渡形式，部分是工联主义，部分是改良主义，或者在同一时期内两种派别同时体现；第四种真正的左派。我所理解的左派包括犯过所谓“左”的错误的组织。我们还有国际的根本核心，我们希望，这个核心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派在国际全部活动中以及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最明显的代表是两个党的代表。一是法国党的一部分，一是挪威党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多数派）在这里发言了。

法国中派倾向是过去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残余，这一派也有一副白色的面具，这副面具是，凡是人们向他们提出来的他们都接受。向他们提出21项条件，他们接受。向他们提出关于党的工作的很好的决议，他们立即一致通过了。（笑声。）总是这样。凡是所谓莫斯科指令，他们都同意。然后呢，当然就使出全部的共产主义劲头来咒骂莫斯科指令，但他们也签署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从外表上看，他们一开始总是非常忠诚，但是巨大的危险

在于这一切都是纸面上的东西。接受了这些好的决议后，他们什么也不做。这种离经叛道的倾向，这种在策略上离经叛道的倾向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诸于文字。他们从来不想把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用文字清楚地表达出来。

一位法国同志说得完全正确——这也许是他讲话中很少的几处正确的地方之一——他说：我们左派总是讨论来讨论去，可中派总是采取防范措施，因此人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这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看法国中派，总认为他们的策略是为了夺取政权，但是事实上这夺权是在他们自己党内。（笑声。）至于说到党对群众的态度，我们必须说，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真正支持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工会方面的斗争，这是法国社会工人生活最重要的本质，现在已经不依靠党了，党也不关心这些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部门的工作看出来：法国党中央和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直到现在并不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这一点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法国兄弟讲清楚。《人道报》至今不是共产党报纸，虽然《人道报》有极大的可能性以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工人。法国同志如果能更多地关心工人生活，我们在法国工人中是可以产生比现在更大的影响的。在法国党的这一派中，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染上了很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它的唯一美德就是延长法国资产阶级的传统。

还有一点，在这一派中还存在一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倾向，就是一种直接反对共产国际国际纪律的倾向。这是共产国际内部最大的危险之一，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右的危险。

至于挪威党，我们刚才在这里听到了左派一位同志的发言，他向我们说了什么呢？他说，挪威报纸的名称《社会民主党

人》，像任何一个名称一样，不过是一些排在一起的字母。（笑声。）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叫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呢？比方说是为了表示对一些特殊字母的爱？这位挪威同志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认为，名称是一个象征，它历来就确定着我们的路线。我们容忍《社会民主党人》报已经两年了。你们不觉得，名称对报纸的内容有影响吗？我们可以在这里证明这一点，我们还会证明，这些报纸在内容上部分是半社会民主党的，在这些报纸上，我们有时可以读到怀着直接的敌意攻击共产国际的文章。

这是绝对真实的。如果这位同志在这里说，所有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1月份——这是在两年半以后——我们就要办好我们的报纸，那我们也可以向你们说，这一点你们多次向我们保证过了，但是从来没有实行。国际纪律在哪里？这位同志完全忘记了纪律。我们常常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的决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我们代表大会过去的决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说这是小事。不，同志们，这不是小事。根据国际的决定，你们不能认为这是小事。纪律就是这样。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另一副面具。我想结合另一个问题马上谈一下。

有几个中派和半中派分子组成了一个特别的派别，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总是戴着“左”的面具出现。

我们在纲领方面有两位批评者，在土地问题上和民族问题上。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的朋友塞拉蒂从“左”的方面非常激烈地批评了我们。他说：他们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我们是真正的革命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对小资产阶级无赖宣战。听起来多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仅仅是外表。塞拉蒂同志，我希

望，你也不会否认，内核已经开始腐烂了。

在民族问题上也是这样。在民族问题上，我们有过一个很原则的反对者——这就是列维先生。他说：民族问题——你们作了多少让步？你们的正统还留下多少？没有留下一点点。然后，我们经历了列维同志十分辉煌的发展过程。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是戴上了正统倾向的面具，以掩饰机会主义的核心。我们的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各条大街上大喊大叫，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他们代表真正的工人利益。这是诡计，我们应该揭露这个诡计。

现在我来说说一些具体问题。先说法国同志，他们策略的主要特征是纯粹的消极态度，他们不支持任何罢工。但他们有一件外衣：统一战线的种种危险。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同这些流氓谈判？他们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还有一位更左的同志迪雷同志为自己的榜样。迪雷同志几天前反对开除韦弗伊及其同伙。他过去是、现在也是赞成工会自治的，然后他到我们这里来，指责我们是机会主义。几天前他还反对开除韦弗伊。韦弗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无赖。迪雷同志来了，并且说：你们是怎样一个机会主义的国际啊，你们要求我们执行统一战线，你们要求我们接纳塞拉蒂，等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迪雷同志，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了国际还有改良主义的残余，你想用空话来欺骗我们。（鼓掌。）

我们看了法国文件。我们很高兴，法国同志正在康复中（笑声），但是在政治上康复的征兆还不是一切，还要作一些检查（笑声），看看以后的身体状况会怎样。我们在完全相信他们之前，必须要有实际的检验，要有许多实际的证明。我们知道，这

些人总是摇摆不定。但是，如果一个同志以这样尖锐的方式、几乎是以蔑视的口吻谈论国际，那我们要重复一遍拉狄克同志对一个同志说过的话：你应该谦虚一点，你应该首先把自己真正革命活动的证明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说到迪雷同志的实际论据，有以下几个。第一个论据——我把最重要的论据概括一下——：人们不能同我们党一起行动，因为我们党没有能力行动。这是反对统一战线的第一个论据。这个论据也被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捡起来了。但我要说：认为应该先把党彻底组织好，连最后一个人人都组织好，然后再开始行动，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认为，党应先开始行动，尽管它还不健全，但是只有在行动中才能组织起真正的党。你想等呀等呀，等到有党的时候，而且在等待中总是希望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可以得到这个党，这正是你一直批评法国同志的那种被动策略。你用手指着中派的同志说：都是些消极分子，什么事也不愿干。但是你自己在等待党的诞生，你犯了同样的错误。不，党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在法国也应该是这样。

迪雷同志又举出了另一个论据：“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不同意和我们一起前进。”这真是一个有力的论据！社会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不同意和你一起前进，你就失去共产党的耐心了。这是什么论据！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应该揭露他们，应该写文章反对他们，用你的宣传反对他们。这是你的职责！你应该利用这一点。这就是社会爱国党罪行的材料。又是这个该死的消极态度。我只想对你说，你太懒了。（鼓掌。）

第三个非常滑稽的论据：对于德国嘛，统一战线策略当然非常好。机会主义分子一直是这样说的。战争期间在德国有人也这

么说：俄国革命——请吧！我们支持；但在德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在这里也是这样提出论据的。德国群众是有组织的，这里的群众是没有组织的；因此在德国可以用统一战线策略得到群众，这里不行。为什么？证据在哪里？哪怕是一点点捕风捉影的证据，证明这是真正的论据嘛！第一，我们不仅有参加组织的同志，而且这里的情况也是同德国完全类似的。而且，那些没有参加组织的人会来找你的。如果你再有一些有组织的同志，而这个集聚的核心又不断扩大，你会更快得到没有参加组织的阶层。你的论据是什么？在德国人们管这个叫‘真他妈的聪明’！

（笑声。）（季诺维也夫：这可不是议会的表达方式！）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是议会的表达方式。我承认，这种语言有点有伤风化。（笑声。）可我不是议员。

同志们，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集体的另一类人，就是所谓既向左派又向改良主义过渡的派别，他们的典型代表是瓦伊陶尔同志。他说：我是一个左派。是有一个左派反对派；在捷克左派反对派中存在着不同的分子，现在我选择瓦伊陶尔同志作为所谓竭尽全力要从左派反对派搞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我认为，人们不要从右的方面，而应从左的方面进行批评。瓦伊陶尔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首先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是同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有许多共同之点，彻头彻尾的蒲普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就有这样的怪人，例如在德国有一个叫伯恩施坦博士。他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号召罢育，女人不应生孩子，因为没有孩子，军国主义就无法生存了。（大笑。）现在来了个瓦伊陶尔同志，建议我们采取用纲领确定下来的手段，目的是打断资本主义的脊梁骨，而且据说是唯一的手段：不要在残忍地对付工人阶级

的资本家那里买东西。

这实在妙极了。我不知道，瓦伊陶尔同志对不残忍地对付工人的资本家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这完全是博爱主义的术语，好像瓦伊陶尔同志是一位女性（笑声），同时又是出身于贵族。（笑声。）同志们，事情的确是严肃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在理论上彻头彻尾都是错误的。这个理论命题，即工人受商业资本的剥削甚于生产资本的剥削——这是骇人听闻的，因此，我奉劝瓦伊陶尔同志，去上马克思主义预备学校一年级（笑声。）但我并不是想说，这种理论是一级的。（笑声又起。）问题是：这种理论的基础是根本错误的。这种策略是可笑的，不仅可笑，而且是机会主义，十足的机会主义。人们不去发动群众，宣传罢工，等等，反而用甜奶去喂养资产阶级世界，而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然后跑来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际，俄国党还同它一起搞了十月革命。同志们，这当然无须认真对待。但需要认真对待的是，这些愚蠢的思想居然会引起某些附和，甚至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同志对瓦伊陶尔的全部谈话报以掌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有些人在我们内部的策略行动上以完全不正确的方式行动。当然，我不认为，同志们是有意识这样做的，但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只具有完全次要的性质，客观效果才是决定的因素。

关于瓦伊陶尔同志本人，我只能一般地说一说。

我听说，瓦伊陶尔是哲学家，但这种哲学并不是纯理性的体现，而是对理性的辩证否定。（笑声。）这里的问题是：执行委员会的行动是否正确？执行委员会当时马上意识到，有一些真诚的工人参加到这里面来了。在法国问题上，执行委员会坚决进行了反对右派的斗争，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去。至于中派，执行委员

会要他们忍耐，当然是有一定的限度。这正确还是不正确？这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在捷克问题上，支持瓦伊陶尔同志愚蠢思想的还有一些工人。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忍耐了。我们说过，捷克党应尽量把支持这些愚蠢思想的工人留在党内。捷克党应该去试试。你们现在可以在这里决定，这是否正确。

我还想对所谓左的错误说几句话，首先说一说路特·费舍同志的发言。她的主要错误是夸大了几个危险，在有些方面，她的批评是正确的。并不属于左派的拉狄克同志虽不是官方地但半官方地说过：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错误在于路特·费舍同志说：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达到了全盛时期。这夸大了，这是对很具体的情况和行动作了完全非辩证的判断。她的错误在这里，这一点我们想公开指出来。在路特·费舍同志的发言中我听到的第二个错误是这样一句话，我在这里记下了：“组织上的强大是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残余。”

这绝不是社会民主党思想的残余。我们不可以把政治观点虚构到如此地步，仿佛组织问题对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整个资产阶级却为它的组织找到了新的形式。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资产阶级过去就有过的简单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适应新运动的新形式，把群众裹挟进去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也懂得必须有一个群众性的党。可惜，甚至博尔迪加都不懂得这一点。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我们当然不敢说，组织形式没有意义。不，正相反。决定的当然是群众；群众将起决定性作用，但核心必须有组织形式。这不单单是社会民主党的问题，而是任何一个战斗党的问题。（有人喊：非常正确！）



再说第三点。费舍同志说，对德国党的盲动策略人们进行了许多斗争，因此现在出现了某种沮丧情绪。可能是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预先确定和勾划每一步骤。如果我们过去不对盲动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党可能会更糟。

现在谈一谈博尔迪加同志。博尔迪加同志开始发言时向我们说，他接受统一战线策略思想。说得很高雅，表达得很理想，很有灵性。但是博尔迪加同志，你的思想却有点太干巴巴了。（笑声。）我们不需要干巴巴的思想，我们需要一些更真实的东西。博尔迪加同志的主要错误是，他对于不熟悉的事物不愿作生动辩证的认识，而是依照规章制度加以固定。博尔迪加同志说，人们应该首先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到，然后再订出各种安全措施，这样才不致犯下原罪。（笑声。）但是，生活是复杂的，人们不可能先验地估计到一切，于是博尔迪加同志只好把自己藏在大套鞋里（笑声），就像我们俄国人习惯说的那样（意即：处境尴尬）。

博尔迪加同志还说：灵活性和折衷主义！博尔迪加同志需要这些概念作为同义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凡是俄国党认为是很大成就的事，对于博尔迪加同志来说等于没有原则，等于小资产阶级的玩世不恭。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样，人们当然不能度过艰苦的环境。博尔迪加同志在发言中还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他说：首先是党的组织，然后才是党的行动。这是同一个错误，关于这点我已经说过了。

关于国际纪律，博尔迪加同志也用他的思想能力作了特别的解释。他向我们说：是的，我是中派，我甚至反对由各党代表组成的联邦式的中央，我赞成一个绝对的中央集权的执行委员会。

然后，他用了“但是”这个词，他说：我们不是士兵，国际不是兵营，人们不能把军队里的法律机械地搬到国际里来；——实际上，他要求各党有更大的民族自主权。博尔迪加同志谈了许多辩证的矛盾。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不是矛盾，而是荒谬。这外面披着一件小小的外衣，当然是一件很高尚的外衣。国际纪律不能作这样解释：国际是有充分的权力的，但我们是自主的，我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再说明几点：现在请你们看一看意大利形势。大家都在喊要实现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在意大利最重要的问题是同社会党组织上的联合问题。博尔迪加同志到这里来，对这个重要问题不发一言，他的全部发言是企图给行动哲学涂上最抽象的贝尔克松学说的色彩，这种行动并不是行动。他没有一句话谈到具体问题，又是思想干瘪的结果，事实上，这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健全工具，而是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观念的残余。意大利党做过很好的工作，它在土地问题上也犯过错误，如在“人民冲锋队”问题上犯过错误一样。意大利党所犯的这些错误，也是在博尔迪加同志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结果和逻辑的继续。

同志们，不论执行委员会、我们的国际组织对这些问题采取过什么态度，我们改正了这些左的错误。我们改正了这些错误，不是从“右的”或“左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立场出发。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不必是左的或右的策略，它只需要适合各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具体情况。因此我要求你们，把执行委员会的策略当作你们自己的策略接受下来，继续支持这个策略，直到我们有了现实的力量，赢得了整个无产阶级。（鼓掌。）

卡尔（美国）：

同志们，虽然布哈林同志认为各党代表在这里只谈论自己党的事务是一个错误，我还是要重犯这个错误。也许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小党来说这是最好的、至少是最谦虚的办法。正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党的革命经验太少了。

我想先声明一点，我今天晚上的发言是受党的代表团的委托。我以美国共产党的名义表示，我们对过去一年执行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同意，不仅仅是一般的同意，而且在执行委员会关于美国问题作出的具体决议上也表示同意。

我先谈一下一般的问题。我们从第三次代表大会接受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是的，长期以来，在美国对于共产党的任务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但是现在，在美国只有很少的同志——在这个口号下，宣传已经搞得很好——会像拉狄克同志所说的那样，愿意孤独地在星光下漫步，直到美丽早晨的来临，然后让革命的红日照耀着自己的面庞，并以此为美德。现在几乎每一个党员都懂得，党的任务就是在群众中工作，他的整个工作不能仅限于党员同志之中，而应该扩大到工人的许多组织中去。在美国党内再没有人反对这个口号了。

第二个口号，统一战线的口号对于美国也是一个好口号。但是美国那里的情况同欧洲国家的情况有些不同，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美国没有受群众支持的工人党，没有群众支持的社会党。黄色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像老巫婆一样到处游荡，但是没有人再理睬它了，而且群众是不属于它的。当统一战线口号传到美国时，很自然在党内存在一定的误解。有的同志立即把这个口号当作命令来解释，认为我们必须同社会党和其他组织的政治家和领导人达成小小的协议，甚至建议，如果我们要提出一个候选人，

应该把这个名额让给黄色的迈尔·伦敦，而且在选举中我们还应该支持他。但是，这种看法现在在党内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所涉及的不是这些事，而是要组织行动，在行动中我们可以和所有的工人和组织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我再谈谈具体问题。你们知道，我们在美国是一个非公开的共产党，党的各小组是秘密组织的。过去有两个党，1921年5月合并成一个党。合并后，党如何在群众中工作的问题提到重要地位上来。国际提出的口号，其必要性是大家都看到的，可是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个口号呢？

这时许多同志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公开的党，以便更好地深入群众，在他们当中工作。在是否应该和如何组织公开党的问题上，党分裂了。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这里讨论了，并就此提出了一些提纲，提纲建议组织一个公开的党。口号也提出来了，并且肯定地指出，人们不应该屈服于被消灭的危险，而应该继续有效地保持和加强地下党，另外把创建公开的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以便更好地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这些提纲送到美国，受到了大多数党员的热烈欢迎，但也有提出反对意见的，从两个极端表示反对。党外的左派反对派声明反对，因为这是对他们宣传的批判。党内也不是所有党员都热烈欢迎这些提纲的。有的同志认为，这些提纲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他们说这些提纲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执行委员会对于美国形势没有掌握正确的情报，因此执委会才把这样的提纲寄给我们。但是，提纲还是正式被接受了，对提纲中提出的问题的讨论持续了数月之久。这也许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说在美国有严重派别之争的原因。这些斗争现在结束了。去年夏天引起全党关心的问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共产国际参加

大会的代表的大力帮助解决了。在这里人们也许听到了什么，但人们听到的只是暴雨中的雷声和闪电，这场暴雨现在已经过去，而且正在减弱。这些问题引起的风暴过去了，共产国际寄给我们的关于美国共产党最近任务的提纲，关于公开党和非公开党问题的提纲，现在为压倒多数的党员，我想说，至少十分之九的党员所接受。他们认为，这些提纲是正确的，是符合美国情况的，提纲提出了美国工作的正确路线。

去年冬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命令党重新联合起来。左派反对派的同志曾来过这里，要求人们承认他们是美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得到指示，要他们再回到党内去。党也得到指示，重新接纳他们。美国党的统一是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办的，在这个问题上，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也是正确的，这是今天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

但是对这些指示，两个反对派都有某种反对意见，分裂了党的左派不愿回来，党的许多“右派”领袖又不愿要他们。他们对外公开说：好吧，我们接纳他们。但是回到党内的人没有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受到热情的欢迎。围绕这个问题，那些真正愿意整个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起来，希望所有有权称为共产党的党员应该留在一个党内的人，同那些认为所有左派分子留在党外可以更好为党工作的人产生了严重的争执。争吵了几个月之后，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终于得到了贯彻：上月两派又联合了，并且是无条件的联合，当时在美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了联合工作。这在件事上，美国共产党今天认为，执行委员会的行动也是正确的。

现在我不得不再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一两个问题说点意见。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党。这是事实。他还说，在美国工人中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左派运动。他似乎没有把握，不知道我们在美国是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左派工人运动今天大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工会支部活动，有几个著名的工会领袖被迫到莫斯科这里来过，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工会共产党支部工作的推动。因此，如果把党和工会分开来，并且说，这里是党，它很小，那里是大规模的左派工会运动，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这是不正确的。党在工会中的工作还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天天在学习更好地影响它们，把反对右派龚帕斯分子的整个左派工人运动组织好，逐步使工人运动革命化。

同志们，由于国际执行委员会今年建议的路线正确，今天我们在美国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统一的党。在党内，党员的大多数对于党所面临的问题有了一致的看法。我们说，这个党是赞成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这个党希望并相信，明年的工作会沿着这条路线进行下去。

**福尔（法国）：**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有关各国支部内部的冲突应由为此而决定设立的委员会来磋商。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声明，我现在不是以一派的发言人在这里讲话，而是主要想利用这个机会，以法国共产党发言人的身分参加我们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的讨论。

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在大的路线方面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事实是，在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工人阶级的形势经历了一段时期巨大混乱和猛烈危机以后，目前看来已有所好转，可以说，我们国家也是如此。

我们国家的形势怎样？布哈林同志刚才说，大多数发言人只谈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情况。我深知这一点，但是这些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谈论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发言综合起来，从而对国际形势得到合理的、正确的认识。我不认为，我个人能够对毗邻的支部提供什么情况，我认为这些支部的同志比我更有资格。

我想尽量向你们介绍一些有关我国的形势，当然是有关工人阶级的形势。

我说，形势似乎有所好转了。我说“似乎”，因为出现的转机事实上仅限于失业现象的所谓消失，当然，在法国还有失业工人。但是我们在大约两年前经历了可怕的危机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说，危机已经过去了。目前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只有为数越来越少的失业工人了。上次危机殃及了几万名工人。借此机会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共产党的工作在活动的宣传和组织方面至少对法国来说是有益的。

这就是这个国家的事实，过去这里工人失业，工人们曾提过非常著名的口号：或者在劳动中生存，或者在战斗中死亡。

我们通过失业危机这段时机也认识到，资产阶级自己也感到，如果失业问题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日趋恶化，也可能危及他们的特权。

我个人在工人集中的地方为党工作，积极开展了宣传工作，目的是让工人认清产生失业的真正原因。

如果爆发了新的失业危机，我们开展的宣传工作又将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将对法国工人说：“你们的统治者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你们说，你们是胜利的国家。他们不是对你们说过：你们一定

要夺取这个胜利，因为如果你们国家失败了，对战后时期的工人来说意味着苦难。他们还补充说：如果相反，你们成了胜利者，你们坚持过来了，就会出现繁荣和积极劳动的时代，法国就会成为真正的极乐世界。

但事实是：

你们赢得了胜利，你们坚持过来了，结果呢，150万人死亡，80万人残废。对你们来说仍然是苦难和失业。”

同志们，你们看到，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开展我们的宣传工作。由于战争，没有人需要工人。尽管有150万人死去，但活着的人没有工作。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资本主义政权一团糟。这也证明，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像这样的具体事实，我们是很难使所有工人接受我们的宣传思想。

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成果。

我们目前也处在物价上涨和工资危机之中；我们可以认为，在我们国家工资大大降低了，在矿工工会，工资每天大约减少3法郎，有人还想继续减少。生活指数，按照官方的声明，大约为战前的350%，日工资大约为6法郎；因此，今天要得到正常的工资，每天应为18—20法郎。

一般情况是，至少在我工作的地区，工人的平均日工资大约为12法郎。

同德国、奥地利或者意大利的工人相比，虽然这不是困苦状况，但已接近困苦状况。如果资本主义继续进攻，如果进攻的后果是再次降低工资，那么工人的生活还会越来越困难，这对我们的宣传工作会更为有利。



由于生活指数上涨，工资减少变得更尖锐。投机商人和放高利贷的人不受惩处，另外，全国工资普遍下降使得工人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宣传工作因此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还有房荒也使工人群众叫苦不迭，房租越来越高，房屋未见建成。例如德国盖了17万栋住宅，英国花了近100亿建造了廉价住房，而战胜国法国只花了3亿。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和国，但这对于我们只是徒具空名，国家没有采取措施保护工人阶级。

上述这些考虑，迫使我们不得不预言，法国工人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所遭受的那种不幸和困苦的命运。

这种形势还会由于财政危机而更加激化。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场危机将把我们带到如此地步——加香同志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内容清楚的文章，他援引法国财政部功劳卓著的金融家博卡诺夫斯基先生的观点说，1929年我们将负债4300亿，目前整个国家的财政，即使德国偿付了赔款，也无力应付行政开支、公共债务和利息。

你们可以看到，即使德国付了赔款，我们又会如何呢？可以说，在法国没有人相信会出现德国会支付赔款的奇迹，没有人相信能从石头里榨出油来。我们想起一句成语：在不毛之地，皇帝也丧失了权利。

不久前在法国财政部传出“德国要赔款了”这句话时，所有的议员都嗤之一笑，现在没有人再愿意说这句话了，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德国是不会赔款的。

没有人愿意拿出钱来，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其他人也如此。资本的进攻说明了，资产阶级在打法国无产阶级的主意，世界所

有国家的情况也都如此。对工资、工作时间的直接进攻，对工资、销售额的控制，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都越来越多地压在劳动群众的身上。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把我国的形势看成革命的形势，而且是日益革命的形势，我们是不用担心自己犯错误的。国际提出的关于革命战线联合的要点以及统一战线的要点，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及时的；我们必须考虑到将来会出现的一切可能性。关于法国党的态度，人们讲了不少坏话，我并不生气，对那些进行了最严厉批评的人也不恼怒，因为我认为，人们这样严厉地批评我们，这证明了，人们是寄希望于我们的，而人们寄希望于我们，这也是对的。

然而人们不可以忘记，如果我们在法国有幸受到依仗着强大军队的全国阵线和彭加勒先生一帮人的统治，如果法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成了反动派的疯狗，威胁着世界、尤其是德国的每一个革命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真正成了彭加勒计划的发起人，成了彭加勒称之为包围俄国的有刺铁丝网——那么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过失。人们不要以为，法国的军队是以威胁德国为满足的，这支军队也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我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会鼓起勇气去履行我们的职责。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明天将要出现的形势，如果我们认识到资产阶级一旦意识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就会拚命反抗的事实，我们就有理由要求国际信赖我们，并且正确地估计我们的巨大困难。我们也要求，国际承认我们以最大限度贯彻决议以及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时所作出的努力，从而使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共产国际中最优秀的党派之一。

此外，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应有服从的天职，也应有保存自己的本能。比方说，如果没有俄国革命，没有共产国际，只有今天应该消灭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你们难道会认为，我们不会感到有必要思考必须采取行动？其实，只要看一看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行动，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人们谈到了法西斯主义，谈到了在德国存在的类似组织，但是我们在法国也不能幸免于难。在全国阵线的法国，资产阶级正组织起来，它组织了所谓“公民维护秩序志愿军”。这个志愿者组织置于政府主席的保护之下。在1920年大罢工中，这些首次粉墨登场的志愿者上火车取代火车司机，上汽车取代汽车司机，完成了资本家破坏罢工的可悲使命。据官方文件透露，他们的装备是最新式的，为了不致怀疑他们的任务，他们每个人领到了8盒子弹。

这是我们明天所面临的形势。目前还有一支以轻武器装备的宪兵队也组成了，仅圣艾蒂纳地区就有200名宪兵。我们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工人集中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资产阶级不仅采取了这许多措施，它现在还计划把城市的警察变成全国性的。

因此，资产阶级明天所渴望的究竟是什么，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这一切防范措施，因为它认为，工人阶级只要看到资产阶级有所准备，就不会采取由保存自己的本能所诱发的手段了。

在法国，资本家正在利用联合的力量死守住自己的钱柜。

法国形势的这个概况证明了，我国工人阶级本身正在考虑组织起所有革命分子参加的统一战线。我们认为，有必要尽快地实现一切无产阶级战士、工会和政治组织的大联合，以便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势力。

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革命战线的联合。我们如果不能成功，便没有力量进行自卫。因为，如果自家的房子先烧起来了，再联合就晚了。我们还应该有丝毫的犹疑吗？

我们还应该继续发表长篇演说，议论这个组织或那个组织的革命价值的多少吗？

在法国，人们还未曾有时间去适应牢固联合的思想，但是在勒阿弗尔实现了这种有机的联合。共产党员和工联主义者在法国共和国的监狱中认识到有机的联合是可以接受的。实现牢固的联合，进行自卫总比忍受政府的严酷待遇要好些。通过过去的历史事实，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只要回忆一下公社的血的教训，就不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存在任何幻想了；资产阶级的宪兵、公民志愿军和军队都在警告我们，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因此我们相信，我们在法国党内不久就会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就是必须建立有一切革命分子参加的统一战线。

如果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我们当然可以更好地到群众中去，向他们说明，工人为了维护切身的利益应该联合起来。这对于我们会更为有利，因为我们有可能采取明确的立场，并且可能迫使改良主义领袖阐明他们的思想。

粗略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态度，这也是国际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以及全体工人统一战线的态度。

我认为有必要作这样的声明。我重复一遍，我是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而不是屈从于别人的请求，要我在这个讲台上驳斥对法国党的攻击。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对这些攻击深表遗憾。我感到，人们在发给我们的决议中，把这个有争执的问题完全交给被

授权的委员会处理了，但是这并不妨碍在大会的讲台上谈论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求，在不妨碍法国问题委员会从总的方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下，人们能够公正地对待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我们希望，人们能考虑我们提出的正式声明。我们愿意永远成为共产国际的忠诚战士。我看见苏瓦林同志在笑，我不知道，这个声明是不是让他好笑。（里厄：不是声明，是你的讲话。）我的讲话？请允许我说，是你们的态度才令人可笑。

有的同志完全沉溺于一种想法，他们断言，我们党还渗透着社会民主党思想。还有的人正在绝望地努力把所有那些有点儿能耐的人都派来找我们，派到我们这里来。现在，当早就明了真相的同志——即使他们不是早就明了真相，但他们最终还是这样去做了，那就更加值得赞扬——当这些同志到大会的讲台上来，说说他们深刻的信念，不管是新是旧，此时有的人发笑了。这位同志说：“你的讲话令我好笑！”（里厄〔法国〕：这是一篇在公众集会上的演说，不是在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这也许是你的看法，因为你总是喜欢把巴黎代表大会的流言蜚语带来。我则宁愿向共产国际通报我们国家发生的实际情况。你们并未表明你们怀着诚挚的愿望，要为自己增添新的人员，如果你们采取这种态度的话。

你们断言，你们得到共产国际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不揣冒昧地对你们说，这样认为是可以的。你们在维护一个工厂的商标。我本来不想说这样一些话，但是你们的态度使得我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我们的决心将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变化。

我是属于那些从青年时代、从25周岁起就一直坚守岗位的人——你们也许又要发笑了。我从未离开过我的组织，从未变换过

党派，我来到了共产国际，并将继续呆下去。我到国际来，这样做正是为了保持我原来的本色。你们可以坚信，尽管有些小小的诽谤，尽管你们在这里散布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我们仍将永远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继续按照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开展我们的行动。

你们在法国乔装为俄国革命的代表，这给予你们以一种你们感到得意洋洋的英雄主义的神圣光彩。但是，我尊重俄国革命的斗争，我有权断言，这张狮子皮披在你们身上是很不合适的。你们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工作场所看成是已经征服了的领域，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斗争的场地。

在法国，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会被逼迫到何等地步。我们了解我们将要进行的这场比赛，这一点你们知道得跟我们一样清楚。如果同志们令人信服地在对你们说话，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工作至少必须引起你们的尊重，如果同志们相互间各自抱有歉意，那么，你们就不应该笑。笑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这里作出决议和阐述合理的缘由，也许会更正确一些。为了结束这段插曲——我对延长这一插曲深表遗憾——，我再次强调我们的坚强意志，永远忠于共产国际。

这一点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证明了，通过我们过去的整个工作证明了，而我们未来的工作将会进一步证明。我们将拭目以待，看谁有权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纯洁的支部。我们不要求奖赏，不折不扣地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法国中派鼓掌。）

**会议休会时间：晚11时45分。**

## 第六次会议

(1922年11月12日，星期日)

**会议开始：中午12时30分**

**主席：先是柯拉罗夫，后是马尔赫列夫斯基**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主席：**

发言人名单上还有大约20位同志，我认为够多了，报名发言必须到此为止。没有反对的吧？报名发言就此为止。

主席团提议，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草拟有关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一些代表团已经派出下列同志参加这一委员会：博尔迪加、路特·费舍、勒诺·让、罗易、韦尔蒂、格赖普、施特恩、佩内伦、阿塞威多、拉维斯泰因、米哈尔科夫斯基。

**博尔迪加：**

这个委员会所要研究的是季诺维也夫讲话的两个部分吗？

**主席：**

不，只是就报告起草决议。

**许勒：**

我们建议乌约维奇同志作为青年代表。

**主席：**

没有人反对吗？通过。

请委员会立即开会，以便在辩论结束前准备好决议。

**罗斯梅（法国）：**

我不打算趁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时机同法国代表团的一个同志展开争论。在讨论法国问题时我们有足够的机会，不必要现在就开始争论。

然而福尔同志昨天晚上讲话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声明，我认为，这个声明非常重要，非同一般，所以我想现在就分析一下这个声明。

福尔同志在讲话结束时，对一些发言的人抨击法国党表示非常遗憾。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声明，因为它不仅仅表明了福尔同志的看法。我们都知道，在法国，甚至在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同志中间，这种看法相当流行。共产党员或者共产国际的代表的一切干预，都经常被看作是对法国党的生活的不能容许的和难以忍受的侵犯。

对共产国际的这种完全错误而又危险的看法，正是最近15个月以来在共产国际和它的法国支部之间频繁出现困难局面的根源。

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人，在我们之间讨论并研究国际形势。法国同志间出现的特殊问题，不仅法国同志关心，其他国家的同志也极为关注，因为自从帝国主义战争以来，法国采取的态度至关重要。法国军队处处充当反对革命的工具，别的党的同志完全有理由在这里对法国党的行动，提出他们认为必要的批评。



例如，迈耶尔同志正确地指出，法国共产党的行为严重地阻碍了德国共产党的行动。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对我们这位德国同志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争论，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对的。我们知道，法国共产党在支持德国同志的日常斗争所需要的行动上，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

我们的迈耶尔同志接着说道：不久前，在科隆举行了一次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聚集一堂，会议做出了决议，但是，由于法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不和，这些决议没能得到贯彻。

作为结论，他说道：我们坚持在这里明确而彻底地解决法国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要求。

如果还需要举出另外的例子来，说明外国同志有理由对法国革命者的行动提出批评，我还想举出一个特别严重的事实，即法国的、意大利的、英国的组织之间1920年7月21日一致同意的总罢工。（勒诺·让插话：当时还不存在共产党！）大家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总工会当时承担一项义务，它答应宣布总罢工的口号。然而就在最后时刻作出新的决定，决议中说，在法国总工会当前困难的处境下，面对政府的威胁，它不能履行已承担的义务，参加已经宣布的罢工运动。

我们随即看到了后果。

就在这次示威失败之后，法国资产阶级感到有足够的把握，用最残酷的方式，开始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下令法国军队进军匈牙利，并摧毁那里的苏维埃制度。

勒诺·让同志说，当时还不存在共产党。这话不错。无须再

给法国共产党加码，它负的债已经够多的了。我并非站在法国共产党的狭隘立场，我是把法国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

我要着重指出，外国同志们在今天这样的代表大会上完全有理由问我们，并要求我们予以说明：你们是否竭尽全力做好准备？为了建立一个能够胜任当前形势所赋予它的任务的共产党，你们是否加强、巩固了组织？（多姆瓦插话：完全是我们的看法。）费尔迪南·福尔同志昨天晚上讲的话，并不太适合于让外国同志相信那是法国代表团的一致看法。我之所以要回到福尔同志单独就这一点所做的声明，只是因为我认为在共产党内有一种完全不能容许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多姆瓦同志知道，有些法国同志，其中也有有影响的党员，他们认为，一个外国同志来评价和批评法国党的政策是不能容许的。如果有一个同志从意大利、从德国或者从俄国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共产党人。可是，多姆瓦知道，对于法国党的党员来说，这样一个同志首先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一个外国人，他来是为了干预跟他毫不相干的事情。

现在，我想进而谈谈季诺维也夫报告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很快地探讨一下统一战线、章程的第9条和法国党的危机以及执行委员会对这一危机的态度等问题。

迪雷同志昨天讲到，在法国，只要一谈到这个统一战线策略，可以说所有法国工人马上爆发出普遍的愤怒，他接着说，归根到底，这是对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的正常反应。

我认为，迪雷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需要加以补充。

为什么法国工人会产生可以说是一致的愤怒？

要说明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回想一下是以何种方式向法国

工人提出统一战线也就够了。统一战线是作为否定共产主义的一种策略，作为退回到改良主义，作为放弃一直充当共产国际基础的那些原则的一种策略向他们提出的。人们谈到解除革命的武装和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事情。法国工人感到不安和忧虑是完全不足为奇的，难怪他们心中想的是：我们绝不参与必然导致我们同反对派和解并放弃共产主义的这种策略。

为什么对统一战线作这样离奇的解释能够在法国如此容易地传播呢？

因为在那里，人们对于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所关心的所有那些问题一无所知。这个统一战线问题完全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对它早已熟悉。这个问题最早运用在德国；然而在法国还是新鲜事，似乎建议他们采纳的这个策略实际上违背了以前执行的全部策略。

在统一战线这件事上表现出这种可怕的离奇想法的那些同志，毫无疑问是坦率的；他们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出的新的建议会如此坦率地感到惊愕，这只是由于他们对国际运动一无所知。

如果现在把在法国开展统一战线第一阶段的言论全部归纳一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一切都与统一战线无关。

如此可怕地歪曲这一策略的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与他们同样缺乏洞察力和比他们更加不懂这一策略的工团主义的同志的支持。的确，正当执行委员会在法国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刻，工会组织中发生了分裂。当工人运动由于改良主义领袖的过错而陷于分裂，当这种破坏还在进行时，要马上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当然是困难的。然而，对统一战线的对抗不是限于个别方面

或者方式方法。统一战线的整个策略被看作是来自共产国际的危险建议而加以拒绝。

他们促使法国工人的大多数去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那些工人这样做了以后，又利用那些工人向共产国际表明，在法国不可能运用这种策略。他们说：我们遭到全体工人的反对，工人们  
对统一战线策略不感兴趣。

法国党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执行委员会的二月扩大会议，这个代表团包括了除去左派以外的所有各派的成员，回忆一下这个情况还是有益的。加香同志代表中派，丹尼尔·勒努代表他那一派，还有另一位同志代表极左派。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同意统一战线策略。当时，他们并未想到迪雷同志昨晚所作的事后声明，即法国共产党是一个太年轻的党，它没有什么革命的经历，它不敢冒险参与群众运动。那些同志完全没有跟我们谈这些。他们跟我们说：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同谁？不同见解的人？他们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派别，完全不值得花力气去谈论他们。拉斐特路上的总工会？它处于彻底瓦解之中，它的工会是空架子，要到那里去扩大势力，简直是荒唐的。

这些同志反对统一战线的理由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我再说一遍，他们是除了左派以外的具有各种色彩的同志们，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形成了一个不可触犯集团，并决心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们。

法国同志——至少在代表团里的法国同志——表现出一种干劲，人们希望在别的情况下，即在他们需要作为真正共产党员采取行动的时候，看到这种劲头，在这个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们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劲头，进行了一次讨论。他们看到国际没有一个

支部和他们有同样的观点。然而，他们在意大利同志那里找到支持，意大利同志特别是在关于一个共产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上没有独自的看法。意大利人当时同法国代表团签署了共同声明，从而对后者表示一定的支持。这就使得法国代表团保持其对抗行动并坚持他们对统一战线的态度。

代表团回法国以后，召开了全国委员会，会议重新研究了统一战线问题，讨论结果通过一项决议，一项人们难以想象的、确实是最放肆的决议。决议不仅表现出法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策略一窍不通，他们还说，共产国际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各国共产党不再是革命的，倾向于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这就是法国共产党，他们就是这样说的。

费尔迪南·福尔同志抱怨一个德国同志对法国党进行批评，可是他太健忘了，竟然忘掉法国党当时的所作所为。要想假装成具有左派思想的共产党人，也并非容易。有一些党和小组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有它的道理，然而法国党也许是最后一个敢于狂妄假装左派共产主义的党。如今，在国际经常讨论法国问题，所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细微末节都了如指掌，而一致的看法是，法国党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不仅不是太左，而简直是右得太厉害了。

后来，对于统一战线的这种盲目的敌意逐渐减弱了。尽管如此，在统一战线已经相当普遍地实现，甚至在法国也已实现之时，法国党仍然倾向于坚持这种敌意。当他们宣称完全不可能在法国实行这一策略时，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策略的实例，而且主要是在工会运动中。位于拉斐特路的总工会曾被看作是一股不复存在的力量，人们无须再考虑它。我们完全没有兴趣去幻想我们所

拥有的真正力量。当第一个代表团抵达这里时，我们刚刚离开巴黎。

在几天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可以改变局面的事情，不能言过其实，拉斐特路仍然是一股力量。我们把这一点告诉那些同志们，他们曾经回答我们：“不，不，那里什么也没有了，那里只有分裂、瓦解和崩溃。”

这个策略在法国仍在继续。关于统一总工会和总工会的现有的人数，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荒谬的说法。要提出详尽数字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人们知道，无须列举详细的百分比，拉斐特路仍然存在着由某些团体组成的、不可低估的巨大的力量。某些行业，某些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工业，如矿工，仍然拥有巨大的力量。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采取工人阶级的行动。

对统一战线的抵制，尽管不是很快地、总还是遭到某种程度的削弱。可以指出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事实，各种组织已经认识到目前形势下的团结必要性，就在它们提出的统一战线实现的时刻，法国同志却说：“不、这不重要，我们6个月以后再看看吧。”

起初他们曾说，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而当统一战线实现了，他们又说：“我们以后瞧吧。”

这种做法的结果如何呢？法国党不仅被置于布哈林同志所谈到的那种被动局面，而且它还加重了消极被动。迪雷同志一直在探索群众行动，他希望党投入群众行动中去，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想使党摆脱长期以来所处的停滞状态，可是，当机会到来时，他又畏缩不前。他告诉我们说，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要建立工厂委员会，那倒是有可能的，因为人们可以依靠它。所

以应该先建立工厂委员会，然后才轮得上统一战线和群众行动。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弗罗萨尔同志回到法国。我不能说，他深信统一战线策略的适时，也不能说他已经决心采纳这一策略。但是，他说过，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际的意见抱任何幻想。法国党完全孤立了，今后继续坚持孤立是不可能的，等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他们说，执行委员会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在这样一个安排问题上强施纪律，只有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对此做出决定。

弗罗萨尔在回到法国以后说，不应该再犹豫，要同意统一战线策略。他成功地争取了一大批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于是我们看到，为了采取最小的行动，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而统一战线实际上已被接受。统一战线的通过违背了共产党的意愿，因为共产党曾不断地反对统一战线。

这就是已经实现的一个行动。对此，党不仅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它是统一战线的反对者，好像它没有什么建议可提。如果提过某些较好的建议，就会给统一战线的反对者提供一个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提出什么建议。

如果法国党一开始就懂得，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应该起的作用，它的地位又该如何呢？如果法国共产党正确地理解了统一战线的策略，那么，这种策略就不会一天之内强加于它。它将会大体上有一段时间，较快地贯彻目前正在实现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就可以从这件事上得到一切好处。它可以赢得群众的信任，还可以加强同工人阶级之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的微弱联系。

现在谈谈统一战线的危险。

统一战线策略，正如同其他策略一样，当然也会出现许多危险，这些危险必须予以提防。法国有着民主的传统，对党来说，这种传统本身就孕育着同异己分子联合和恢复统一的危险。但是，纵然我们不提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就会避免这些危险吗？危险经常出现，我们应该了解它。

路特·费舍同志曾打算要求法国反对统一战线的人支持自己，她试图向我们表明，她的态度同那些人的态度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曾较详尽地说明了这种策略的一些危险，这样做是很有益的。我们必须经常批评我们的行动，必须说明我们错到何种程度，从什么意义上说我们走错了路，才能从现有经验中汲取教益，为未来者戒。但仅此而已。绝不允许否定整个策略。

1920年，共产国际不许革命者脱离改良主义工会，它挽救了国际工人运动。在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力量涣散的时刻，它以统一战线的策略重新挽救了工人运动。

1920年也有很多同志和优秀的革命者认为组织工会的时期已经过去。他们认为，在改良主义的工会里不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把这些工会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只要我们没有把它们争取过来，我们就还没有证明我们是有能力干革命的，在革命者面前，这是首要的任务，而不是无足轻重的任务。

共产国际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样为工人阶级做了好事。

分裂发生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团结各个不同组织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对于工人行动本身来说，是大有益处的。分裂的结果已经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减轻这种后果，为了聚集工人反对资本主义，这种共同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来谈谈第9条。令人吃惊的是，恰恰是法国党提出了这个问题，它对共产国际章程竟如此感兴趣。共产国际文件的文本在法国通常既没有人读，也鲜为人知。他们发现了第9条，因为有一个法布尔事件，因为很难就法布尔事件进行抗争，于是他们抓住第9条进行斗争。这个条文似乎不十分明确。在此文件中提到，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一个支部。如果它能够开除一个支部，它当然也可以开除那个支部的一个成员。但是，法国同志说：“不，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此外，第9条赋予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过大，这一条必须修改。”

那些同志提出了这个第9条的问题，同样是那些同志也反对有关从现在起在国际代表大会之后再召开各国党的代表大会的建议。他们说：共产国际想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各国支部的事务，而后者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如果各国支部在国际代表大会之后再召开代表大会，那么他们除了贯彻已做出的决议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事可做呢。他们说，这是不能容许的，共产国际是群众所有，必须由群众自己来领导。

在法国，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法国共产党是由各种不同来源的人所组成，他们反映了形形色色的很难于融合在一起的观点。法国共产党只是同共产国际结合在一起才生存下来。可是，正是这种结合遭到了动摇、削弱和损害，并被说成是某种不能容忍的做法，它迫使各国支部在国际中，不论在制订原则，还是贯彻策略路线方面，都处于被动地位。

在法国，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们今天也许认识到他们已经走上一条对法国共产主义来说十分危险的道路。迪雷同志自从离开巴黎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认不出他来了。可是，布哈林

同志从来没见过他却把他看得很透，并且给我们如此这般地描述了他的立场，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去谈它了。（**迅雷插话：**为什么？）因为主席已经提醒我注意，我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了。

我只想就季诺维也夫报告中不明确的一点讲几句话，即关于工厂委员会问题。

在该报告的法译本中说道，一个共产党，只要它没建立起工厂委员会，就不能被人严肃看待。墨菲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只是有决心还不足以建立工厂委员会，要建立工厂委员会，必须有各种条件的总和，他完全有理由强调这一点。我完全支持这一看法。他向我们指出，在英国，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在法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非常明显，在法国，现在建立工厂委员会所遇到的困难，同英国遇到的困难一样大，尽管有着不同的原因。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仍然是个别的，不能够说，这个问题在法国正在解决之中。不可能如此明确地预料工厂委员会的建立，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引起全党兴趣的现象。（许多人的声音：会建立工厂委员会的。）当然，但是必须强调这一点。眼前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赞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法国共产党党内危机的决定。

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来谈法国党的危机，即使只是简要地谈也没有时间。这个问题随后还要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指出，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决议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以及法国共产党前一次代表大会上出现的这个如此尖锐的危机，其重要性的原因何在。（掌声。）

**主席：**

荷兰代表团提出一项建议，在建议中他们要求，每一个报名

发言的人，讲话时间要限制在5分钟内。报名要发言的还有20人，其中，有一些人是还没有发过言的党的代表，而另一些人，他们的党虽然已经发过言，但是他们代表该党的反对派。我们必须通过某种建议来压缩讨论时间，否则我们还需要3天才能结束，而我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因此必须采取措施。

**拉狄克（谈议程问题）：**

我建议，发过言的那些党内又有报名发言的人，可以划掉，除非他是有关党的少数派的代表，这样就可以给余下要发言的人10分钟时间讲话。5分钟时间绝对讲不了什么。干脆结束这场辩论，岂不是更好些？

**主席：**

还有人提出建议吗？

**佩鲁索（意大利）：**

必须发表声明，是不是作为例外？

**主席：**

书面声明随时都可以宣读。

**拉维斯泰因（荷兰）：**

同志们，荷兰代表团建议，把报名发言的人的讲话时间限制在5分钟以内。我们认为，会议这样开下去是不可能的，柯拉罗夫同志说过，这么一来，我们至少还需要两天时间。不过同志们，我们同时建议，给那些几乎没有在这里发过言的东方各国人民的代表以较长的发言时间。我们建议，给东方的和殖民地的民族——我们选择了这种表达方式，而没有选择另一个也许更好一些的提法。不过这次大会是会理解我们的意思的——以通常的发言时间。同志们，如果我们的会议再继续一段时间，那么东方民

族的代表就有可能——当然，我不了解那些已经报名发言的同志的顺序，——像西欧代表团那样发言。这就是荷兰的建议，我请求，首先就整个建议，然后分项表决这一建议。

**兰德勃（匈牙利）：**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了匈牙利问题，在他的讲话中还猛烈地抨击了匈牙利的流亡者。在匈牙利，现在已有200多位同志被捕，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许在今天或者明天将被判处死刑。季诺维也夫很少谈及匈牙利的运动，虽然如此，他却要求大会十分坚决地对这一问题表态。我认为，这件事情在5分钟之内是谈不清楚的，代表大会不能够在听了一个5分钟的讲话以后就作出判断。我请求同志们给我半个钟头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就像别的党的同志们所得到的时间一样长。

**主席：**

主席团建议，发言时间限制在10分钟内。没有人反对吧？通过。

**阿塞威多（西班牙，由斯蒂尔纳同志翻译。）：**

在讲话之前他表示歉意，他除了西班牙语外不会讲其他语言。尽管如此，他希望能有足够的代表留在大厅听他的讲话。

他接着说道：除了有关工人政府的问题以外，西班牙代表团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论述。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执行委员会在法国、意大利、挪威和捷克党的问题上进行了完全有益的、严厉的批评。他说道，只有当共产国际经常不断地运用这样一种批评，它才能维护它的策略。

他接着说：虽然我们早先反对过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曾经跟意大利党和法国党一起共同签署

了一项决定，决定中规定，这几个党有责任在每个国家贯彻统一战线策略。尽管如此，在法国，他们系统地破坏统一战线策略，而西班牙党，——虽然在西班牙存在着大得多的困难，特别是面对工团主义分子——还是尽了一切可能，忠实地履行统一战线策略。

当安贝尔-德罗同志到西班牙时，西班牙共产党写给社会党人、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封公开信，其目的就在于趁一次矿工罢工之机组织共同行动。矿工遭到削减工资20%的威胁，矿工联合会的书记向企业主建议，延长工时1小时而不要削减工资，这就导致放弃工人阶级的最神圣的成就——八小时工作日。于是，西班牙共产党按照统一战线的精神进行了斗争，并进行了3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的结果是，工人接受了削减工资5%后复工。这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证明，统一战线是可以带来成果的。第一个成果是阻止了资本主义的进攻，第二个成果是顶住了近年来在西班牙日益蔓延的反动势力。

然后他接着说：遗憾的是，我不能更详尽地报告在西班牙能够如何用统一战线策略去对付反动势力，因为我没有时间了。

接着他还非常简略地谈到工人政府问题，他说：我们认为工人政府问题纯属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遗憾的是我没有时间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因为主席已经用铃声提醒我该结束发言。我将设法在以后的问题上补充说明，但是，我们认为，工人政府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的许多党内将导致改良主义的道路。

不论大会的决议和决定如何，西班牙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从各个方面支持共产国际，并遵守国际纪律。（季诺维也夫插话：关于列宁论述党的幼稚病的讲话，他说了些什么？）关于这个问

题他说：列宁关于共产党的幼稚病的讲话必须同工人政府的问题放在一起来研究。但是，对此他没有谈出进一步的看法，只是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多姆斯基（波兰）：**

尊敬的同志们，首先，我想就我非常尊重的米哈尔科夫斯基的声明说几句话。他说，在波兰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人的派别，该派在上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共计有四分之一的代表。我深信，米哈尔科夫斯基同志绝非有意中伤我党。按照季诺维也夫的说法，在欧洲，我党是一个受过很好的革命锻炼的党。如果说这个党多年来容忍共产主义工人党人留在党内，这些共产主义工人党人的领袖、即在这里出席大会的施赖贝尔同志，6年来总是被选进党的中央，那倒的确是对党的诽谤。如果说，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人，如果我们不是早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那是我们党的耻辱！不是这么回事！这些同志不是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些同志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左派。就拿施赖贝尔同志来说，由于他的反议会制的观点，我与他并非一致，他在有关暴动策略、工会工作和组织上的集中制等问题上的看法与共产主义工人党人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千百次地证明了，他不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人，而是一个共产党人。（拉狄克喊道：共产主义工人党人是骂人的话。）

我现在讲话并非受到这个反对派的直接委托，因为我们的非法处境妨碍了党的个别派别进行这种委托。（季诺维也夫：非法活动的唯一好处！）是的，它带来的这个好处是，我在这里讲话只是以我自己的名义。

关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中所提到的问题，我想作如下说

明：统一战线近半年来已经经历了相当的考验，我们搜集了大量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对于统一战线这一策略的拥护者们来说，并不像这一策略近来已得到运用那么令人鼓舞。当然，如果有人用某种方式来反对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时，他得到的回答就是：是的，你不懂，一定要有工人的大多数作后盾！可是在莫斯科，人们时常说得更加刻薄：只有驴子才不懂，等等。自然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论证，可以用它来打倒一头大象。（笑声。）但是这一论证并未击中要害。我们一定要争取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但是我们必须争取他们拥护共产党，而不是争取他们拥护在含糊不清的口号的基础上形成的甜言蜜语。

我们到处搜集有关统一战线的经验，首先在德国，也在我们波兰。路特·费舍同志在这里谈到一些德国统一战线的情况，并且很准确地描述了在运用这一策略时所犯的错误。

对此，我还要说几句。当德国中央的同志们为这个策略辩护时，他们说：上帝啊，我们因此获得了何等的胜利。也就是说，在德国，我们这样做所取得的成就首先是加强了我们的党。同志们，如果我们也有像德国那样的一种形势：税收妥协、外汇短缺、物价上涨等等，当我们说，党的所有成就都是由于我们的策略获得的，我们就一定会十分慎重。不，促使德国共产党令人可喜地壮大起来的完全是其他客观条件。可是，如果我们像现在这个样子来实施统一战线策略，那么我们会看到，它在德国究竟是有助于取得成就，还是减少了效果。

拉狄克同志举出了这个策略的另一“成就”，他说：我们在拉特瑙行动期间，用我们机智的策略阻止了社会民主党对我们的突然袭击。他们没有能够像卡普暴动时期那样同整个反动势力一

起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我们的策略阻止了他们这样做。至少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可是，我认为在卡普暴动时期我们的策略比在拉特瑙行动期间的策略更加无害得多，它的确并没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公然与反动势力联合。为什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拉特瑙行动期间我们的策略不很革命，而且与卡普暴动时相比较，形势的革命化也差多了。如果我们又碰上革命的形势并采取革命的行动，那将还是没有任何机智的策略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同反动势力联合，向我们突然袭击。（拉狄克喊声：反动势力是什么？）是的，要是你不知道的话……（笑声。）

迈耶尔举出了另一个“胜利”，德国独立社会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了。是的，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不是我们的胜利。那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胜利，我们不应该否认他们的这种胜利。他们还有另一个胜利。独立社会党的工人对这种联合完全没有提出抗议。独立社会党的绝大多数工人心平气和地转入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很好地创造了条件，使德国独立社会党的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滑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累德堡依旧是孤立的。（喊声。）如果这就是你们的胜利，那么我祝愿你们少一些这样的胜利。你们会让这种胜利置于死地的！

幸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认识到这种错误。现在，统一战线的运用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们现在所推行的策略——我指的是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会得到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赞同。这才是正确的策略。

我们在波兰，也有许多有关统一战线策略的经验。米哈尔科夫斯基同志已经谈到这些经验。我们曾要求社会爱国者进行一次



联合游行示威。结果如何呢？在华沙我们放弃了自己的示威，在克拉科夫我们有15个同志却惨遭波兰社会党的毒手。实际上那可是个令人高兴的成就，好在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在场。（哄堂大笑。）这种策略在理论上表明了它的影响。在波兰政府更迭期间，当皮尔苏斯基的稻草人斯里文斯基上了台，于是华沙的共产党人断定，这就意味着有同苏维埃俄国发生一场战争的危险，但是在理论上却有另一种说法。在这里我必须逐字引证，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我是在瞎揣摩。我们党的一个领导人写道：“人们应该相信，社会民主党的首要责任是要求立即政治大赦和为工人阶级革命派要求自由……面对斯里文斯基政府，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这就是说，因为出现了皮尔苏斯基的新政府，我们就开始要求政治大赦，其实那原是个战争政府。（拉狄克的喊声：那可不是战争政府。）它只有在大选以前不是战争政府。我还要继续往下引证：“一个民主政府，很好。从它的存在和到目前为止的做法来看，这个政府没有民主行动的基础，它不会有这种基础。只有广大群众争取民主的斗争才能提供这种基础，如果斯里文斯基先生有勇气依靠群众，如果他为此目的以大赦和宣告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而开始他的任期，那么共产党就能赢得很多东西。而且至少可以肯定，民主的政府同样可以赢得许多东西，它至少在一定时期争取了群众，并在群众中找到广泛的、牢固的支持。”

（喊声：这简直是在说，似乎我们的党在投票支持这个政府。）

（喊声：他还会圆梦哩。）这就是我们波兰的经验，幸亏这种经验相当少（主席的铃声：发言的时间已到。喊声：延长发言时间！），因为在我们波兰不存在运用这种统一战线策略的条件。

在德国，有这种基础。在法国，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要求只是加剧了党内危机，没有给党带来好处，至少到现在为止，没有。

（喊声。）

**主席：**

发言时间已超过。（喊声又起：延长！）

**黑克尔特（德国）：**

我提议发言时间延长 5 分钟。

**主席：**

谁反对？——通过。

**多姆斯基：**

我必须压缩我的讲话，直接转到我们这里讨论的局部要求问题和工人政府问题。由于工人政府问题，我已经和我的朋友迪雷处于同样境地，我不懂工人政府在我们的策略中意味着什么。现在，我终于在这里听到了这个政府的明确的定义——这就是同样依靠议会多数的一个政府，正如同……拉狄克同志曾私下安慰我，对于波兰来说，不考虑这种政府（拉狄克插话：我没有说过这话。）喏，波兰也将由于这种政府而受到惩处。看来这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拉狄克同志说：成立工人政府不是必然性而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接受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竖起为所有可能性而斗争的大旗，我们是否要从而加速这些可能性的实现。我认为，一个还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工人政府，在最后一刻出现是可能的。但是，我认为，如果出现了这种政府，那么它将是各种思潮的产物：我们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以及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等等的结果。期

待这种结果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我认为，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地进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如果会出现工人政府，就算我们为整个纲领去宣传鼓动并进行斗争，它还是会出现的。

在我们的斗争中，的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像我们的上西里西亚那样，工人群众离开了国家工人党，并涌向波兰社会民主党。这毕竟是一个进步。但是为这种进步而宣传鼓动并非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为我们共产党进行宣传，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更好地推动这种进步。

然而，有些同志对工人政府这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作出另一种解释。我们的斗争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我们不这样说。工人群众害怕共产主义专政，即使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专政，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们。

我的看法如下：如果我们在争取共产党专政的斗争中遇到对手，他们用最恐怖的色彩来描绘这种“委员”专政，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提出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口号去对付他们，就像季诺维也夫同志曾恰如其分地指出的那样。在斗争中，我们用“名不正言不顺”的办法就会一无所获，只会制造幻想。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革命的口号。当然，我们也必须提出局部要求，而且我们已经在每一场斗争中提出了这种局部要求，只要是在无产阶级群众争取改善自己处境和挣脱自己枷锁的斗争中有这种必要的话。我们必须拟定、提出并支持这些口号。但是，我们不可以提出连我们自己也不相信的口号，不可以提出可以被揭穿的口号，不可以提出要手腕的口号。我们必须拿出我们自己相信也愿意为之奋斗的局部要求的口号和最终目标的口号。

我的讲话就要结束，只是还想讲下面一点点。工人阶级并非像

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愚蠢，那样胆怯，工人阶级愿意为革命而斗争。谁要是能够多少拿出些时间用工人阶级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他们是会理解他的。不要工人阶级的理解，而把他们看作今天可以命令其向右，明天可以命令其向左的一支军队，就是对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误解。只有当每一个士兵都理解我们，每一个士兵都完全明白我们的口号和我们的思想，这种斗争才能走向胜利。因此，不要那些使工人迷惑的、可以被揭穿的口号和耍手腕的口号，而是要提出可以向他们说明我们真正目的的现实要求。只有这样做，工人阶级才能始终不渝地进行他们的斗争。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我以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发言。

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们这个联盟去年几乎没有起作用。遗憾的是，这与事实太相符了。我们努力使联盟成为巴尔干各党的一个政治中心，这种努力只是取得局部成效。工作还仍然处在初步阶段，还需要巴尔干各个党的继续努力以及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大力协助，以使这一工作取得圆满结果。现在，由于罗马尼亚党已站稳脚跟，南斯拉夫党正要改组，以适应它所处的不合法的地位，我们可以有理由希望，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成为巴尔干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必须声明，巴尔干党完全赞成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委员会所遵循的总的政治方针。他们看到执行委员会正确地解释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按照决议的精神办事。巴尔干党从一开始就接受统一战线策略。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个详尽的决定中研究和指出了在保加利亚运用这一策略的条件。南斯拉夫党和罗马尼亚党不久前举行的会议上也是这

样做的。就连土耳其共产党（君士坦丁堡）也接受了这一策略。巴尔干各党除了在理论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还做了在实践上运用它的尝试。保加利亚党多次有机会来运用这一策略，并获得良好结果。他们借助于这种策略，使无产阶级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这一部分人——全国无产阶级中最富有惰性的这一部分人行动起来，在共产党人的切实领导下引导他们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一向把这些无产者视为自己的监护对象，它们现在也看出，它们对这些人的整个影响怎样在消失。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断然拒绝同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可是，他们这样做没能阻止共产党人不断地促使这些国家里的群众在斗争中团结起来。巴尔干国家的经验证明，统一战线策略如果正确地解释和运用，即使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里，也适合于促进群众的革命化和团结。

在巴尔干的农业国里不考虑工人政府的问题，所以我不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

鉴于执行委员会某些措施非常重要，尤其是它对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等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干预，我必须声明，巴尔干的各个共产党总的说来赞成执行委员会在干预中所持的立场。

这种干预，尽管它可能是痛苦的，但只要共产国际内部还有一些党在许多方面还需要改进，这种干预就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必要的最严格的纪律，不仅对于国际而且对于它的支部来说是生死攸关的，这是一个基本真理。所有的共产党都承认并强调这一真理。遵守国际纪律的唯一实际保证就是在共产党的纲领、组织和策略等所有重大问题上的共同看法。正如法国、意大利和

另一些党的例子所表明的，不同的见解不由自主地要导致目无纪律。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与促进这种见解的一致性。

**赛登（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谨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名义，但不包括瓦伊陶尔同志，我宣布，我们赞成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当几次严重危急的时刻，执行委员会富有成效地、出色地干预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国家居住着讲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德语、波兰语、匈牙利语和乌克兰语的无产者。

去年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在我们那里建成了一个统一的、具有国际性的、在组织建设上真正集中化的党。在我们中间有个别人担心，在不同民族的工人中，在历来发生民族矛盾的地区，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克服传统的差异、民族的偏见、成见和错觉以及与语言差异相联系的技术上的困难。今天我们能够断言，捷共党内有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执行委员会以其决议和建议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已经证明，执行委员会就党的组织缺陷、统一战线问题以及工会策略问题做出的决议是很有益的。

这次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将研究我们党内出现的违反纪律的具体事例。在这些具体问题上，执行委员会所持态度与捷共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代表会议所持态度不同。在委员会上我们将有机会详细说明，为什么捷共执委会认为自己的立场正确，以及我们认为它正确的理由。但是，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项至关重要

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国内立即执行了执委会的决议。我们希望本届代表大会的委员会将认真地考虑我们的理由。共产主义的纪律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有约束力的。因此，我们声明，我们将承认代表大会的决定；我只是提醒代表大会注意，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已经大大地损害了捷共执行委员会的权威，如果党中央没有足够的权威和可能性去贯彻纪律，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的复杂形势下，可能导致太严重的后果。

关于执行委员会的未来的工作，我们认为完善执行委员会的联络和情报工作是可能的。

**主席：**

同志们，现在兰德勒同志发言，他刚才谈到议程问题，并要求给他半个小时的发言时间。我想征求全体代表的意见，兰德勒同志的这一请求是否有人同意（喊声：不同意）。兰德勒同志要求发言20分钟。（喊声又起。）按照我们的规定，发言时间是10分钟。所以我要征求大会代表的意见，谁同意给兰德勒同志20分钟发言，请举手。同志们参加表决的太少，主席团不好决定。我想请大家再表决一次。

**布哈林（针对议程问题），**

同志们，我必须说明一下。在匈牙利党内，不同派别之间发生了一场斗争。如果我们给他20分钟发言，我们就必须也给其他匈牙利代表同样多的时间。因此，我建议，不要超出规定的时间。

**主席：**

现在表决，谁赞成给兰德勒同志20分钟时间发言，请举手。多数反对。那么仍然是10分钟。

兰德勒（匈牙利）：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非常简短、非常老练地谈到匈牙利问题，也就是匈牙利的运动，并出人意料地坚决反对政治流亡。他说，共产主义运动在匈牙利正在兴起。他说，在一天里有170个共产党人被捕，就是一个证明；联系到这一问题他还说，在匈牙利，政治流亡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流亡，对于匈牙利的运动以及对于国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损害。最后他要求代表大会表示坚决反对这种政治流亡。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过分玩弄外交手腕。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会场里没有一个人听明白了这件事。听完他这个报告，每一个人都会问道：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难道是圣灵唤起的吗？也许是国际排除了流亡者居心不良的干扰直接掀起了这场运动？难道这些流亡者也许极力反对在匈牙利掀起这一运动？

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报告，这正是这个报告的巧妙之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作出一项反对政治流亡者的有力的决议。正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一向不曾如此激烈地指责过任何派别，这件事也就更加令人诧异。他是一个老好人，这是他的美德。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曾经用父兄般的语气谈到法国党的同志和挪威党的同志的错误，只是对匈牙利的政治流亡者他才大发雷霆。这不是他的习惯。如果我来找一找他耍这种态度的原因，我看，就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使用了一种屡试不爽的办法，因为他知道，在匈牙利问题上执行委员会会遭到抨击，现在他采取了攻势，正是为了迫使我们陷于守势。

季诺维也夫同志作为个人，作为国际的主席，我很尊重他，但是我不能听凭他逼我处于守势来讨好他，因为我受到匈牙利组



织的委托，要毫不掩饰地把一切都讲出来。关于宗派问题，我一句话也不讲，因为没有宗派，但是我必须以匈牙利政治流亡者的名义开诚布公地向同志们报告事实真相。如果我想做个忠实的人，我就只能如此，在代表大会上坦率地谈出关于匈牙利组织必须谈的一切，并且不能像季诺维也夫同志那样讲得那么简短，那么有外交手腕。

事实真相是：据这几天的权威性的报告，现在在匈牙利活动的共产党的一个领导小组，很有可能会受到特别法庭的审讯并被判死刑。这个领导小组的大部分人是政治流亡者，并且只是属于一派，很有幸，我也是这一派。这些政治流亡者在一年前，或是7个月以前已经回到匈牙利。当时，派别斗争正处于高潮，我们那个派的人彼此隔绝，他们都单人匹马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和霍尔蒂政权，丝毫没有过问过派别斗争。他们以献出一切、英勇牺牲的精神，富有成效地进行工作。他们在布达佩斯出版了一份秘密的周报，这个报纸已连续出了29期。在社会民主党较大型的群众集会上，如果不用长达数分钟的时间表明支持共产国际，这种集会就不可能举行。至于政治影响，我只能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每周而且常常是每天都在抗议共产党的破坏工作。尽管有迫害和社会民主党的告密，他们没有逃跑，而是所有政治流亡的领导人都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我再一次强调：无论是在报纸上，在宣传中，还是在整个工作中，都只字未提宗派斗争，虽然这种斗争在政治流亡者中十分激烈。他们定期通过联络员向执行委员会送交报告，这个联络员过去也是属于反对库恩的小组的。但是，执行委员会连一份报告也未予答复。（听啊，听啊！）

（主席的铃声。）同志们，我请求再给我10分钟时间发言。

(弗里德兰德提议，发言时间延长10分钟。建议以多数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有理由最坚决地批驳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所采取的对待政治流亡者的方式方法。自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以来，也就是9个月以来，没再发生过宗派斗争，现在又提出这段时间的政治流亡问题，这就是忘掉了匈牙利的政治流亡者从苏维埃政权崩溃的第一天起就曾有所牺牲。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都有同志到匈牙利去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不懂季诺维也夫同志怎么能做出这样的指责。我只是以个人名义和现在遭到逮捕的同志的名义讲话，但是我必须说，这样一种对待整个政治流亡的态度是不公正的，是有损于事业的。我不懂，在这个世界代表大会上怎么能够不提出任何证据就做出这种反对共产党人的论断。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许会提出两件所谓破坏纪律的事。他可能说，执行委员会曾经指定了一个中央委员会，而这个中央委员会没有到匈牙利去。但是，可以证明，匈牙利组织的一个领导人曾经到柏林，并说，我们不需要不能进入工厂的同志来工作。他说，例如，要是一个在苏维埃政权时做过警察局长的同志到下面来作秘密工作，那地下工作就更加充满危险。他们往这里送过有关报告，但是他们并未得到对这个报告的答复。

直到8月份，我一直在莫斯科。人们处理匈牙利问题非常简单化，似乎他们想把国家消亡的理论运用到匈牙利问题上来。例如那个在莫斯科担任匈牙利问题特派员的布兰特勒同志，他把匈牙利的报告不加处理就搁置一旁，还对此洋洋得意。当布兰特勒同志到外地去时，他们又指定一个只会讲保加利亚语和俄语的同志担任匈牙利问题特派员，因为我们不掌握这两种语言，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他说话。当我们就此提出意见，人们只是耸耸肩

勝。从执行委员会方面说，这算什么呢？也许是对匈牙利事务的一种客观处理？此外，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许还会说，我们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一个月以前在柏林出版了一种报纸。

但是，我们曾经报告执行委员会，匈牙利组织要求出版一种报纸。它要求出版一种4版或8版的周报，借助于这种报纸，它可以了解苏维埃俄国和国际的局势。在这个报纸上，没有登过一句关于宗派斗争的事。如果这种形式上的违反纪律竟然成为一件如此了不得的大事，以致人们不得不为此谴责政治流亡，如果像季诺维也夫同志所作的一个如此简单的报告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官。但是，同志们，我认为世界代表大会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请求代表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代表大会决定：

1.除了主席团所指定的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外，允许匈牙利地下组织的代表团参加。

匈牙利组织现在只有一个来自匈牙利的代表，还有两名代表，代表政治流亡者。但是没有允许两名尚处在政治流亡中的代表到大会来，因为他们属于我们过去的那个派别。我请求同志们作出决议，允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

2.把匈牙利问题、匈牙利现有组织的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指定一个与其他委员会同样组成的委员会，为解决问题进行准备工作。

3.代表大会抗议审讯新近被捕的共产党人的非法暴行，抗议国家法庭对他们进行审讯并进而判处死刑。代表大会赞赏他们不顾白色恐怖的折磨为革命工作的胆略和勇气。

同志们，我请求通过这一决议。它不是关系到一次宗派斗争，而是关系到使匈牙利问题最终平息下来。这个问题不能用外交手腕来解决。研究在匈牙利问题上发生了什么事和在匈牙利发生了什么事，是完全没有危险的。只有把匈牙利当前的运动看做起点，并不再人为地、挖空心思地去臆想某些形式，才谈得上最终解决匈牙利问题。现在，问题不是谁在匈牙利曾经是人民委员，谁有——像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一个历史性的名字，谁曾立过大功；现在，问题是谁在当前匈牙利共产主义的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中将赢得功勋，——这一点，只有留在家里工作的同志做得到。只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使用外交手腕。经过准备，代表大会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匈牙利问题也就得到解决。（掌声。）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日本代表团表示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在这里，我只想联系日本的情况来谈谈统一战线。日本共产党是不合法的，还很年轻。我们是通过工会和另一些途径接触公众的。我们的工会是战斗的工会，没有传统所加负担。我们没有韩德逊，没有龚帕斯，因此，我们的党一经组织起来，就能深入到工会中去，并能使工会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同志们，我们过去在一些事情上运用了统一战线。当我们着手反对华盛顿会议的宣传时，所有的工会都支持我们，并帮助我们揭露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当政府提出一项反对日本一切激进运动的法律草案时，各种政治色彩的工会，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温和派都联合了起来，开始进行了一场极为有效的宣传攻势，使政府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计划。

我们还有一次名为“不许染指苏维埃俄国”的运动，它跟英国的运动相似。所有工会和所有的激进团体都联合行动，反对干涉苏维埃俄国并要求承认这个国家。起初，我们没能够为俄国的饥荒做什么事情，然而在政府更迭以后，我们也开始了这项工作，不仅工会和激进团体，就连小资产阶级也帮助我们去战胜俄国的饥荒。共产党虽然处在非常不合法的地位，这一切却都是在它的左右下进行的。

现在，我想谈谈这几天来的印象。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共产党内遇到困难。在国内，甚至在党内，统一战线都还没有建立起来。可是，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危险的敌人，最大的敌人，不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们都必须同这个敌人斗争。你们，从法国、意大利以及别的国家来的同志们，你们忘掉了敌人，你们忘掉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同他们作斗争。你们反而同你们自己作斗争。你们应该为维护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斗争。我必须再一次地告诉你们，在这里，我们还没听说过国际统一战线。为了与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你们怎么办？到现在你们什么也没有做。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話。我们要同世界上所有强大的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为了战胜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需要统一战线。我希望你们意识到，第四次代表大会一定要使所有即将离开这里的同志牢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不仅在自己的国家里，而是在所有国家里，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有人曾经说，统一战线是一种妥协。不错，它是一种妥协，不过那是为了达到我们目的的一种妥协。它不会削弱而是加强我们的运动，那不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不，它是一种同工人领袖们的妥协，以便争

取那些仍然追随这些领袖的工人。它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并使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拉科西（匈牙利）：**

同志们，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不喜欢在这里谈到匈牙利问题。匈牙利问题正像匈牙利一样，此时此刻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你们从兰德勒的讲话中已经得知，任何一个考虑不周的步骤，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句不当的话，都会使成百个优秀的无产者丢掉性命。我不能像兰德勒同志那样慷慨，在这里大谈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可能以我们最好的战士生命为代价的秘密活动。然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匈牙利的政治流亡和匈牙利党的问题。

同志们，匈牙利的政治流亡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共产党、匈牙利工人运动中逃到国外的一个部分。匈牙利共产党过去如何呢？它有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发展的兴旺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只持续了4个月。匈牙利共产党在4个月的时间里夺取了政权，它又保持这个政权有4个半月之久。这8个半月自然不足以使一个共产党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原则问题和策略问题上产生的所有意见分歧都争辩个明白。匈牙利共产党流亡国外，它不能够在流亡中通过实践，通过日常斗争来解决大量的策略上和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这些分歧，是不可能政治流亡过程中通过积极工作，通过群众行动，通过日常工作，在群众中予以解决的。分歧继续存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人之间的摩擦和辱骂。执行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长达10个月之久，并力争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些原则上的分歧。因为这些原则上的分歧都是很细致的，也就无法采取相应

的措施。此外还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情况，政治流亡者大吵大闹了10个月，写了一些使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从其中捞到大量好处的小册子，成为《前进报》敌对之内的中心话题，给我们的革命、我们的苏维埃专政和共产国际抹了黑。对于这种事实，执行委员会必须表明态度。执行委员会的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用快刀切开这一脓包，不只是执行委员会的权利，也是它的义务。粗木要用阔斧劈。经过这样地胡吵乱闹，执行委员会除了竭尽全力切开这一脓包外，已别无他法。这就是宗派斗争的主线。

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我还想谈上几句。兰德勒同志在这里打算用匈牙利共产党的创伤和损失来美化他那一派。对此，我要强烈抗议。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哪一派的产物，它是匈牙利无产阶级的产物，匈牙利无产阶级曾经掌握政权4个半月，并日复一日比较清楚地看到年轻的苏维埃专政失掉了什么东西。

匈牙利共产党以及现在遭监禁的人，不是只属于以前双方好打派仗的人，而是属于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共产党人的优秀分子。可是把这一事实只归功于一派，我必须予以坚决地批驳。

还有一点！如果世界代表大会闭会后大家带着匈牙利党内派别纠纷的印象离开此地，那是不利于匈牙利无产阶级和匈牙利共产党的。不能够按照宗派斗争来判断匈牙利共产党的力量。只要看一看匈牙利资产阶级的活动也就够了，还有60%资产阶级惧怕共产党和共产党人返回匈牙利。想用火和剑把每一次共产主义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中的匈牙利反革命，已经被迫为自己的将来而武装起来，组成了秘密的十人小组，使之在将来跟正在勃兴的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秘密斗争。匈牙利无产阶级1919年已表明他

们愿意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他们不顾白色恐怖的镇压，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现在还在继续解放斗争。我希望，匈牙利共产党以及和它在一起的匈牙利无产阶级，将来会找到历史、国内主要形势和革命的过去向它指出的那条道路。

同志们，我想再说一遍，如果执行委员会曾努力插手于这个烂摊子，并在那里进行了整顿，那肯定是很令人不快的。当党躺在执行委员会的解剖台上，我们都曾深深感到切肤之痛，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斗争竟然得到这种结果，每一个匈牙利同志都确实深感痛心。我完全同意兰德勒同志建议的最后一部分，在那部分中他建议，世界代表大会对遭受刑讯者表示同情，并抗议对他们的刑讯。同时，我还要说，共产国际只要有可能，就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帮助匈牙利无产阶级。同志们一定知道，我们已成功地把400位匈牙利同志从霍尔蒂的监狱中营救出来，我可以告诉你们，为了从白色司法机构的鬼门关和霍尔蒂的魔掌中营救这批遭到逮捕的人，执行委员会当即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我们绝不反对调查匈牙利事务，但是我坚决抗议，把匈牙利的事情再一次以宗派的形式，即使是像兰德勒同志在这里遮遮掩掩地提出的那样，提到执行委员会或世界代表大会上来。匈牙利党和匈牙利的流亡组织曾经给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兰德勒同志在这里搬出来的无非是人们早已扔掉的陈谷子烂芝麻。我反对本届代表大会接受他那带有宗派色彩的建议。（掌声。）

**主席：**

同志们，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午休。但是午休前我还要通知几件事。



晚上的会议7时开始。

还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加拿大代表团希望能够提出一个代表，也就是斯皮托尔同志，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麦克唐纳同志参加美国问题委员会。

对此有反对的吗？

没有反对的。

几位法国代表提议，曾出席巴黎代表大会的代表斯考西·马罗同志也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对此有无异议？——没有异议。

接受这一建议。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15分。**

## 第七次会议

(1922年11月12日，星期日)

会议开始：晚8时

主 席：马尔赫列夫斯基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继续)

**主席：**

同志们，由主席团所有成员参加各个委员会，还需要大约20分钟至半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推迟一下讨论。如果你们希望不等他们，我们还是开始讨论，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继续进行。（喊声：继续进行！）那么，请格律恩同志（奥地利）发言。（格律恩喊声：“我放弃！”）（掌声。）

**马歇尔（美国）：**

同志们！卡尔同志说过，美国党内有一派，他们不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方针、路线办事。作为这一派的代表，我在此声明，从根本上说，这一派无论如何在一切问题上都赞成本届执行委员会的方针路线。

我不得不就卡尔同志的讲话谈上几句。首先要指出，卡尔同

志把自己限制在只谈美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于是他犯了布哈林同志已经批判过的一个错误，他指望本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不了解美国的形势和具体情况下会相信他的话。他认为，考虑到党在美国还很弱小，宜于谦逊，他确实十分谦逊，尽管只是从思想上来说。可是依我看，不能因为党的人数少，我们就看不到，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属于世界革命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资产阶级统治仍处于鼎盛时期的国家里，在工人运动远为落后的国家里，有待于一个革命的党去解决的任务的确十分困难。卡尔同志说，美国党内的生活，无非是根据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所通过，然后弄到美国来的提纲进行的，于是在那里发生了争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过了另一个提纲，并命令我们停止争论，然后我们也就干脆停止了争论。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但是事情本身的发展并非如此简单。莫斯科终究不是老派的普鲁士士官，我们也不是只会等待命令，服从命令的来自乡下的新兵，更何况党本来就没有理由等待莫斯科的命令。

过去，美国党内发生了哪些对立？国际决定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美国党就必须估计形势，全面地运用这一策略。于是产生了跟当时中央委员会多数人的这一估计相对抗的阻力。中央委员会说，在美国运用统一战线，从政治上说，不是联合不同的、大体上革命的团体或党派，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团体或党派。统一战线策略在美国的运用，就是要首先唤起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接着领导他们参加斗争。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资本家可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全面出动了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统治工具，工人今天罢工反对企业主，明天就会面对警察、国民卫队、国家机构和联邦军队。你们一定从报纸上看到，在一次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工人罢

工中，芝加哥的一个法官干脆用禁止罢工的办法，结束了这次罢工。正是美国资本出动了这些政治统治工具才唤起工人群众的觉悟，使他们意识到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以前，在群众中还没有这种觉悟，过去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完全溶化于资产阶级政党里，即共和党和民主党。可是，现在工人阶级觉醒了，大的工人组织，诸如拥有约50万成员的铁路工人互助会，拥有约50万成员的矿工联合会，以及拥有20多万成员的机械工人组织，纷纷作出决议，美国工人在这些决议中，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要求建立一个组织，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单独地作为一个阶级参加政治斗争。这些决议表明了两点：第一，从决议的由来看，表现了工人们政治上正在觉醒的阶级觉悟，第二，从决议是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出现在群众中来看，表现了领导集团试图把这种正在觉醒的思想引入某种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在我们面前有3条路可走。一个是反对那种倾向——最终导致建立一个工党的倾向——并进而反对工人阶级单独进行政治活动的倾向；或者是同这种倾向消极相处；或者是把这一运动的领导权拿过来。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主张采取最后一条途径，也就是说，打算左右这一运动，不仅仅是试图插手，而是试图取得领导权，为这些觉醒起来的群众的进步，采取主动行动。对于美国党来说，由统一战线策略引起的基本冲突就在于此。卡尔同志说，这就是不去为自己的党进行宣传，而是背叛自己党的任务。党的建设毕竟不是一个演变过程。在工人群众性政党的活动中，我们党将能够把所有那些由于我们党的纲领而向党接近的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同时，它也将还在还不怎么革命、对我们党来说尚不成

熟的美国工人中形成一种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从而使我们向无产阶级革命前进一大步。通过这种还在党形成过程中就开展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一运动中获得主导地位。不是直到工人打算下定决心拥护我们的一分钟，而是作为造成这一群众运动的那股力量的一部分，我们将成为这一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将真正是一种推动前进的力量。这样做，我们就能够给美国的运动做了一件极为有益的工作。这种看法，这种估计，并不违反国际的任何提纲和决议，也不违反国际的指示。如果我们估计错了，那么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责任就是告诉我，这是一个错误。

最后，还要就支持候选人迈尔·伦敦的问题讲几句话。卡尔同志说，似乎党内有一派人，出于对迈尔·伦敦的友谊，撤回了共产党的候选人，从而使迈尔当选，他认为，如果这样说，那是很值得尊敬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迈尔是社会党唯一的候选人。他已经被提为候选人了，而我们则刚刚开始犹太工人群众中站住了脚跟。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在那里有着最强大阵地的社会党争地盘。有一些工人群众仍然认为社会党的候选人是他们的候选人，他们还不像我们那样懂得，无论他们选举迈尔·伦敦，还是选举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对工人来说都无足轻重。如果我们直到选举尚未提出一个候选人参加竞选，就会招致这些人的反对，也会给社会党以把柄，他们就可以指责我们帮助夺走工人候选人的胜利机会，让资产阶级候选人得以获胜。我们不能把这种口实给社会党利用。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候选人，作为共产党人跟社会党展开了一场竞选，但是在选举的最后时刻，我们撤回了我们的候选人，并向这个选区的工人说明，我们撤回这个候选人，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迈尔·伦敦是工人的一

个好代表，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使工人相信，他不是个好代表，我们想给他一次机会，向我们的选民亮相，并证实他是什么样的代表。我认为，这一策略是美国党内所提出的唯一的一个策略，也是唯一可以贯彻执行的策略。然而，卡尔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是反对这一策略的，而且谦虚得很，直到现在都没有提出其他任何建议。我认为，此时此刻谦逊是不适宜的，那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要么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要么我们就不能再当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萨利文（美国）：**

同志们！你们已经听到美国的两个代表发言。昨天中派代表卡尔同志讲话，他至少有良好的愿望，我不同意他的意见。他抱有各种美好的幻想，例如，认为在美国党内右派和中派可以共同为共产主义而工作。我认为，这种幻想是有害的，尽管如此，但至少他是诚实的。你们刚才也听到美国党的另一个代表发言，即右派的马歇尔同志。他是孟什维克的代表，他是不诚实的。他脸上戴着一副面具。他到你们面前，只让你们看到一小块他的真实面孔，并且说，我们必须把迈尔·伦敦这个社会爱国者选进国会，不然的话，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会休矣！

我代表党内的左派，在左派中有4 000人被开除，1 000人在去年1月主动离开了党，是直到今年9月在党内仍占上风的马歇尔派把我们开除的。

我不得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有所批评，即执行委员会过分支持美国共产党的右派。其结果，我们今天在美国已经看得很清楚——党正在衰落。如果我们现在取得一致，那也只是一种局部的、人为的一致，这种一致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右派、

左派和中派不能够合作，不能够长期待在同一个组织里。我不得不批评执行委员会，因为它忘记21条也要运用于美国。如果它这样做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不会听到右派代表的发言。为了给大家证实左派所从事宣传的性质，我要引用一些材料，而且是引用党的正式的机关报，在马歇尔及其中央委员会控制下的正式的、合法的、党的机关报。引用的第一个材料是论述热那亚会议的，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写道：

“热那亚会议仍不失为欧洲统治者们弥补战争造成的损害的第一个真诚的尝试。”

马歇尔在这里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称赞帝国主义强盗的热那亚会议。

**马歇尔：**

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吗？

**萨利文：**

你当时在中央委员会里，对此你要负责任。机关报绝对要受你的检查，你没有把它抽掉。那是党的一篇正式社论：《欧洲统治者们的第一个真诚的尝试》！这就是你用共产国际的名义讲给人们听的那种共产主义宣传。还有更出色的呢。请问主席团，是否不能在神甫助手行刺列宁的图片间或者在社会革命者的图片间别上一期马歇尔发行的美国党的正式机关报，因为他要对他的政策负责，他说：

“姑且不论政治形势，目前过分严厉地惩处革命初期的行为，岂不是十分愚蠢。”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

**马歇尔：**

请你把报纸拿出来。

**萨利文：**

我会把它送交美国问题委员会的。你也许不相信我有这些报纸，可是，你知道这些报纸确实存在。

**主席：**

请不要打断发言人，发言时间有限。

**萨利文：**

如果我在此激怒了某些人，我也别无他法，我甚至对此感到高兴。还有一篇论及柏林召开的3个国际的会议的社论。在同一家报纸又用宣传共产主义的名义向我们胡扯了些什么呢？那篇文章是由一位战斗的领导人、某某先生写的，在党的正式报纸上一直没有更正。某某先生仍未忘掉王德威尔得的亲吻——他的冒牌同志、君主的最忠顺的奴仆，于1914—1915年冬对他的一吻。他仍思念着那次亲吻：

“统一战线的号召（第三国际柏林会议）有某种吸引力。它使我们神往并唤起一点希望，只有一个社会党和一个国际的时代又要到来。”

它使我们如此“神往”并唤起一点希望，只有一个社会党（不是共产党）和一个国际。这就是美国右派所进行的那种宣传鼓动，也就是说，是在共产国际——不自觉地——支持下的美国孟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我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批评，根据就在这里。

这样一来，你们对革命者离开党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还可以举出孟什维克活动的很多例子。党已经落入孟什维克手中，他们攻击共产国际的21条，替保尔·列维和塞拉蒂辩解，反对共产国际对合法的党组织的监督。他们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宣传同孟



什维克在组织上联合，鼓吹选举社会爱国者迈尔·伦敦进入国会。

马歇尔认为没有必要告诉别人，他和党的右派坚持必须解散秘密的党。他已经掀起一个运动来解散秘密的共产党，企望只保留一个合法的组织，其纲领应为资产阶级合法性所容许的，正像旧俄取消派1906年和后来所做的那样。他们想要的也是那种庞大的群众性政党。他们要在美国建立一个拥有10万党员的大型群众性政党，而现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已减少到14 000人——一个中央集权的、孟什维克的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派别。

我无法把要讲的话都说出来，我没有时间。但是，只要共产国际不坚持把右派孟什维克开除出党，在美国就不会有健康的共产主义运动。勿宁说，你们将看到，真正的革命者、工人将会离开党，党将成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它认为它最大的责任就是把社会爱国者迈尔·伦敦送进国会，就像几分钟以前在这里所建议的那样。

**主席：**

同志们，瑞士、奥地利和荷兰的代表团提议结束辩论。按照这一提案，只有青年组织和一个东方民族的代表可以发言。乌约维奇同志代表青年组织，爪哇的马拉卡同志代表东方民族报名发言。现在由弗里德兰德同志说明结束辩论的提案。

**弗里德兰德（奥地利）：**

同志们，辩论已十分充分。各种派别都发了言。毫无疑问，可以看出有一些松懈。此外，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要作一个比较长的总结发言，回答一些发言的同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发言。有几个党还没有发过言，只有他们的一个代

和青年组织的一个代表发言才有意义。我想，所有的同志经过几乎4天的辩论以后，理所当然会同意这个建议。

**主席：**

有人反对这个提案吗？没有人反对。我们进行表决。（通过。）

**乌约维奇：**

同志们！青年共产国际过去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奉行的政治路线，今后将继续支持这一路线。青年共产国际认为，在过去的15个月中，执行委员会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贯彻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青年共产国际不仅表示同执行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一致，而且尽一切努力在青年组织中贯彻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断言，凡是在我们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所有青年组织和所有国家里，统一战线的贯彻执行都是卓有成效的。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青年组织，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既定路线，运用了统一战线，实践经验已经证明这一路线的正确性。

执行委员会在本届任期内，曾不得不干预法国、意大利、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和另一些国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青年共产国际宣布它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完全一致。青年共产国际认为，各个国家所表示的为具体贯彻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工作的愿望，不仅得到执行委员会的理解，而且在各个国家里，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得到实际贯彻。这一愿望的内容就是在各个国家里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此，我以青年共产国际的名义发言，青年共产国际觉得在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中有一点十分重要，特别想着重地谈谈。就是在各个工厂或企业内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问题。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认为，现在已经是切实具体地贯彻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提纲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力图通过自己的工作，使这一提纲的贯彻成为现实。我们可以举出具体的例子，其中包括法国里昂地区的情况。在那里工厂中建立的组织很有成效，在工厂和企业中，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建立已经成为现实。

青年共产国际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共产党都必须在这方面开展切实的工作。

我们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想到共产国际必要的集中和共产国际内部的纪律。

共产国际在各个国家特设组织的工作表明，它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都主张共产主义的纪律和集中。

在法国和另一些国家里，执行委员会曾经遇到来自共产党内的某种阻力，青年组织总是第一个给予执行委员会以支持，我们总是在共产党内捍卫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在本届执委会任期内出现的几次违反纪律的事件，都受到青年的最严厉的批判。我们相信，将来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但愿不仅所有共产党口头上表示赞成历届代表大会上多次通过并构成共产国际基础的提纲和决议，而且每个组织都要在未来斗争中切实表明，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种有生气的纪律。我们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能够比以前更加有把握期待，一切决议都会得到贯彻。我们希望，从现在起，共产国际的口号——如统一战线口号——将会得到无保留地接受和贯彻执行。青年共产国际认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经度过它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它不得不特别忙于给所有共产党制订一个共同的政治路线。现在要紧的是，在下一阶段执行委员会应从事组织问题，应比过去更加积极地促使共产党的组织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我们还希望，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涉及政治领导时，不要再用公开的或隐蔽的对抗来影响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这样，它就可以在各个国家里，在深深扎根于工人群众中的工厂委员会的基础上，更多地致力于改组共产党。

这样，共产国际和它的执行委员会就能够更加精力充沛、更加有效地进行未来的革命斗争。（掌声。）

**马拉卡（荷属印度）：**

同志们，听了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拉狄克同志以及其他欧洲同志的讲话，我认为，鉴于统一战线问题对我们东方也十分重要，必须以爪哇共产党的名义，代表东方亿万被压迫人民讲话。

我不得不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拉狄克同志提几个问题。也许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想到爪哇的统一战线，也许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另一回事。但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实际上指出，我们必须同革命的民族主义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家里，统一战线也是必要的。只是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同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战线，而是同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经常遇到民族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策略的种种不同的形式，如抵制，穆斯林解放战争和泛伊斯兰主义。我特别想到这两种形式，因此提出如下问题。第一，我们应该支持民族的抵制运动，或是不应该支持？第二，我们需要支持泛伊斯兰主义吗？是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我们必须支持到什么

程度？

必须承认，抵制肯定不是共产主义的做法，但是它是一种做法，在东方的政治—军事奴役下，这种做法是一种最厉害的武器，而近两年我们也许已经看到，1919年，埃及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抵制以及1919年底1920年初中国的伟大的抵制运动，都取得卓越的成效。最近一次的抵制运动发生在英属印度。我们可以预料，今年或今后几年，在东方还会运用另一种方式的抵制。我们知道，抵制不是我们的办法，它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办法。我们还可以讲更多，我们可以说，抵制就是支持本国的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英属印度由于抵制运动现在还有1.8万名带头人在狱中受难，而且通过抵制已形成一种非常革命的气氛，的确，通过英属印度的抵制运动，英政府甚至被迫请求日本，在抵制运动过渡到公开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进行军事援助。我们也知道印度的穆斯林领袖基希来夫博士、哈斯雷·马霍尼和阿里兄弟，实际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当甘地被捕以后，我们不得不放弃起义。但是，在印度，人们都知道得十分清楚，连最普通的革命者也知道，一次局部的起义，必然以失败告终，因为我们在那里没有武器和其他的作战物资。因此，抵制运动的问题在目前和将来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首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印度和爪哇许多共产党人倾向于在爪哇号召开展抵制运动，也许是因为早已忘掉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气氛，也许是因为在英属印度引起的共产主义气氛与整个运动在竞争。总之，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必须支持这种策略，支持还是不支持？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泛伊斯兰主义，这说起来话长。首先我要谈谈我们在印度的

经验，在那里，我们同穆斯林合作。我们在爪哇同许多非常贫困的农民在一起，结成一个非常大的团体“沙勒卡特—伊斯兰”（伊斯兰联盟）。这个团体在1912年和1916年间约有100万人，也可能是300—400万人。那是一个很大的人民团体，它是自发产生的，很革命。在1921年以前，我们曾经同它合作，由1.3万名党员组成的我们的党，参加了这个人民团体，并在那里进行宣传。1921年我们做到让沙勒卡特—伊斯兰接受我们的纲领。伊斯兰联盟在农村也宣传“监督工厂”，赞成“一切权力归贫农”，“一切权力归无产者！”这类口号。所以沙勒卡特—伊斯兰也跟我们一起进行同样的宣传，只是它有时用另外的名义。但是，1921年，由于对沙勒卡特—伊斯兰领袖的一次不适宜的批评，出现了一次分裂。政府通过它在沙勒卡特—伊斯兰内部的特务利用了这一分裂，也利用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向泛伊斯兰主义作斗争！政府对普通农民说些什么呢？它说，看吧，共产党人不只是想分裂，共产党人也想消灭你们的宗教。对于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农民来说，这太过分了；农民寻思，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失去一切，难道还要我连自己的天堂也失掉吗？这不行！普通的穆斯林就是这样想的。那些搞宣传的人、政府的特务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就分裂了。（主席：你的发言时间过了。）我从印度来，走了40天。（掌声。）沙勒卡特—伊斯兰教徒相信我们的宣传，是因为，说得通俗一点，他们的肚子在我们这边，而他们的心仍在沙勒卡特—伊斯兰、在他们的“天堂”那边。因为我们不可能给他们那个“天堂”，所以他们抵制我们的集会，我们无法再进行宣传。

去年初，我们着手恢复同沙勒卡特—伊斯兰的联系。我们在

去年十二月代表大会上说，在高加索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他们同苏维埃合作，共同进行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斗争，他们对自己的宗教理解得更透彻。我们也说过，如果你们想为你们的宗教做宣传，你们可以宣传，但是不要在集会上，而应该在礼拜寺里宣传。

当时，在公众的集会上有人问我们：你是穆斯林吗？——是，还是不是？你信真主吗？——信，还是不信？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呢？是的，我说，当我站在真主面前，我是一个穆斯林，可是当我站在人们的面前，那么我就不是穆斯林（热烈的掌声），因为真主说过，在人们中间有许多恶魔！（热烈的掌声。）我们用手中的古兰经使他们的领袖遭到失败，我们在去年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沙勒卡特—伊斯兰的成员迫使他们的领袖跟我们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去年3月爆发了一次总罢工，穆斯林工人非要我们不可，因为铁路工人在我们的领导下，沙勒卡特—伊斯兰的领袖说，你们想跟我们合作，那你们得帮助我们。我们当然来了，并对他们说，是的，你们的真主有威力，可是你们的真主说，在这个世界上铁路工人更有威力！（热烈的掌声。）在这个世界上，铁路工人是真主的执行委员会。（笑声。）但是，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又一次分裂，我们就可以确信无疑，政府的特务们又会重新拿出他们的泛伊斯兰主义来进行破坏。所以，这个泛伊斯兰主义问题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不过，我们现在必须首先理解泛伊斯兰主义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前它有一个历史性的含义，叫做伊斯兰教必须用手中的剑征服整个世界，这必须借助于哈里发所领导的圣战来实现，哈里发必须是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约40年，穆斯林就分

裂成3个大国。圣战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来说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从以真主的名义为哈里发和伊斯兰宗教而征服整个世界来说，神圣战争失去了意义，因为西班牙的西方哈里发说：我是真正的哈里发，我得掌大旗，埃及的哈里发也说同样的话，而巴格达的哈里发说，我是真正的领袖，因为我是阿拉伯考拉西蒂的后裔。于是泛伊斯兰主义就不再具有它原来的意义，实际上，现在具有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意义。泛伊斯兰主义现在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自由奋斗，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就是一切：不仅是宗教，而且也是国家、经济、食物和一切。所以泛伊斯兰主义意味着所有穆斯林人民的兄弟情谊、自由奋斗，不仅指阿拉伯人，而且也包括印度斯坦人、爪哇人和所有被奴役的穆斯林人民。这种兄弟情谊现在实际上也就是自由斗争，不仅反对荷兰资本主义，也反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反对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这就是现在在印度，在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中的泛伊斯兰主义，他们也是这样秘密宣传的，即反对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项新任务。正如我们要支持民族战争一样，我们也要支持在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进攻凌厉、非常活跃的2.5亿穆斯林人民的自由战争。因此，我还要问一次：难道我们不应该支持具有这种意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吗？我用这个问题结束我的发言。（热烈的掌声。）

### 季诺维也夫：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讨论总结

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较详细地谈谈工人政府这个问题。我不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间是否真正存在严重分歧，或者只是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讲清楚，或者只是部分地由于所用的术



语所致。这一点将在本次代表大会进程中以及草拟关于我们根据俄国革命问题所讨论的策略问题决议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对我来说，这绝对不是这里引用过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问题。我非常愿意在围绕这句话的争论上让步。但是，这是一个看法问题。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先把下面的情况讲一讲，这个问题就会非常清楚。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同时也是一个资产者的政府，一个资本主义政府。很难设想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一个资产者的政府，同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但是可惜不能倒过来说，不是每一个工人政府都是社会主义政府。这个逆命题是很深刻的。它清楚而扼要地说明，在我们的阶级内部资产阶级有它的前哨，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前哨。

因此，每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是一个资产者的政府，甚至有些工人政府根据其社会内容也应该是资产者的政府。但是不能倒过来说。我认为这是个关键：有种种不同的工人政府。我认为，可以设想有4种工人政府（这还远远不能包括全部可能性）。可能有一种工人政府，按其内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例如澳大利亚工人政府。有一个澳大利亚工人政府，而我们有些澳大利亚同志说，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对的，因为在澳大利亚已经有过这种工人政府，它是资产阶级的。那里的确有工人政府，可是根据其内容则是自由主义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工人政府，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

如今，英国正在选举。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设想一个非常好的形势，但是在这次选举中显然不可能导致出现一个工人政府，一个与澳大利亚工人政府相似的、就其内容说是自由主义的工人政

府。这种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在英国当前的局势下，也可能成为酝酿全国革命的起点。这是可能的。但是就其本身来说，无非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在英国投票支持工党。似乎我们投票支持一个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这是同一回事。英国的共产党人在当前形势下不得不支持一个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策略。为什么？因为这在客观上是前进了一步。因为在英国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府最利于为资本主义垮台做准备。我们俄国在克伦斯基时期就已经看到，虽然自由派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资本主义的局势已受到震荡。普列汉诺夫把1917年2月至10月那个时期的孟什维克叫做半布尔什维克，我们认为那是错误的，他们不是布尔什维克，连一半的一半也不是。我们这样说，因为我们同他们处在激烈的斗争中，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对无产阶级的背叛行为。但是普列汉诺夫在客观上是对的，孟什维克政府最适合于搅乱资本主义，使它无法控制局势。我们跟孟什维克进行斗争的党员同志当时还不能看到这一点。

我们彼此在进行斗争，我们只看到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叛徒。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可是当资产阶级的武器暂时塞在他们手里时，他们就采取某些行动，客观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我们在英国支持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也支持工党。当英国资产阶级说：工人政府自克莱因斯开始，也许以左派告终，他们说得是对的。

这是工人政府的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民主党政府。我们可以看看德国，德国人民社会党建立了一个纯“社会主义”政府。这也是一种工人政府（当然是带引号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给予这个政府以

有条件的信誉，如果我们给这个政府以有保留的支持，局势又将如何？可以想象，在一定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也是形势革命化的一个阶段。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第三种类型是所谓的联合政府，也就是，一个政府里面有社会民主党人、工会领袖、无党派人士，也许还有共产党人。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这种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也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起点。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把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一政府中请出去，直到政权落在共产党人手中。这是一种历史可能性。

第四，我想到一种工人政府，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府，也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而其他任何一个都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府。就第四种可能性来说，我认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别名，真正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政府。

问题远非到此为止，可能出现第五或第六种类型，它们都可能是形势进一步革命化的起点。

我担心，我们在追求一个严格的科学的定义时忽略了政治。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在科学定义上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是不要错过革命形势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有些同志把事情想成我们只要跟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一起，就可以有一个工人政府。他们在这里忘掉了一点，必须首先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会自愿地退位，他们将争夺他们的政权。

我们不应该忘记，除了工人政党，还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他们执政已数十年，并尽一切努力维护这一政权。

因此，要建立一个革命意义上的工人政府，必须首先推翻资

产阶级，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忘记，我们必须区别两件事：第一，我们的宣传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够更明白地对普通工人讲话，怎样才能够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我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很适宜于做到这一点。第二个问题，事情如何历史地发展的问题，革命如何具体进行的问题。

我们不妨稍微揭开一点未来的帷幕。

革命将如何前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设想：通过工人政府、联合政府再加上内战等各个阶段。我们大家都喜欢预言革命的下一步进程，但是我们只能预言，所有我们的预言都不会言中，革命的到来很有可能与我们的设想完全相左，而另辟蹊径。这一点我们在俄国革命中已经看到。5年前，有人设想封锁、饥荒将迫使我们屈服，如此等等。人们考虑到可能出现各种情况，只是没有人预见到可能出现新经济政策和今天的革命道路。

各个国家的形势迥然不同，革命的到来，在德国和在英国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有觉悟的革命者不能揭开未来的帷幕。我们都是有思想的人，我们想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我们必须尝试着从各个方面阐明事物，但是，要在这里做出某种预言，的确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从这一立场出发，把工人政府的口号看作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具体问题，那么就有人可能怀疑，是否世界革命一定要通过工人政府的途径才能行得通。昨天，我们的朋友拉狄克说，工人政府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一种可能。要叫我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或者完全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十分例外的可能性。但这并非说，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不对的。它是正确的。在力量对比适合建立工人政府的地方，这个口号在宣传上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成效。但是如果考虑道路这一

问题，是否革命一定要通过这个途径的问题，那么我说，这是个在这里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最特别的道路。在资产阶级的发达国家里，我们只能在内战中夺取政权，别无他法。如果说我们将在国内战争中消灭资产阶级，那么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很难有一个间歇。这是可能的，但不值得为此争论，不过可以提出猜想。我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是看清革命道路的一切基本的可能性。可能有一个工人政府，这种政府无非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就像在英国、澳大利亚那样。这种工人政府在客观上对工人阶级有好处。为这种工人政府宣传鼓动是对的，在这种宣传鼓动中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事是革命的前途。

我有一段妙文，引自捷克斯洛伐克贝内斯部长的一期报纸，我给你们读读这一段，贝内斯部长的机关报《卡斯》9月13日写道：

“在为反对失业而斗争的口号下，共产党正在扩大工人统一战线。不能否认共产党人的机智。他们懂得用不同的方式向工人说明同一件事情。例如，当初一开始共产党宣传建立苏维埃；当这一宣传没有获得效果，共产党人就停止了建立苏维埃的宣传，而1年半以后在统一战线委员会的幌子下重新开始了这一宣传。如果进步的思想构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如此等等，那么它一定会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

我认为，这个资产阶级分子说得不错。如果我们经常得到这样一种称赞，简直是太称心如意了。是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与工人阶级打交道的，工人阶级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在思想上受着资产阶级的奴役，我们必须努力用一切手段对我们的阶级进行宣传

教育。我说过，也许有一种工人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但是也可能有一种工人政府，它办起事来真正是革命的。我们必须努力用不同的方式对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部分进行宣传教育，如果想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包括用统一战线的方式。但是我们宣传工作的内容必须始终保持不变。

还有一点，同志们，苏维埃政府并不总是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在俄国，除了克伦斯基政府以外，一个与之并存的苏维埃政府也存在了8个月，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我们当时还是赞成苏维埃政府这一口号。

因此我认为，同志们，我们应该冷静地继续奉行工人政府的口号，唯一的条件是我们清楚问题之所在。如果我们在宣传中哪怕就是一闪念地想到，一定会出现一个工人政府，这个政府可能是和平产生，会有一个稳定的巩固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代替国内战争，等等，我们就会遭殃。如果我们中间存在这种看法，——也许在某处存在这种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并教育工人阶级，告诉他们说：是的，朋友们，为了建立一个工人政府，首先必须推翻并战胜资产阶级！

这就是这一口号的实质。如果你想要一个工人政府，好吧，那么我们甚至会赞成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我们说，他们会出卖你，那么我们的确是赞成这种工人政府，只是有一个条件，他们得愿意跟我们肩并肩地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果在这种斗争中出现一个工人政府，它就会立于稳固的基础之上，并将真正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序幕和开端。本来，这跟“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毫无关系——我非常愿意把这句话赠与迈耶尔同志——而是涉及我们在这

这个问题上要有个明确的路线。这绝不是我们可以骗取资产阶级放弃内战的一种权术。国际应该制定一个完善的战略，但是不会有一个可以避免内战并极为顺利地实现一个工人政府的战略。当然不会有这种战略。决定性的问题是斗争，是制服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制服了资产阶级，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工人政府。

在英国目前形势下，一个工人政府可能客观上起到促进革命的作用，我们甚至会支持一个有局限性的孟什维克—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但是，这绝不是回避阶级斗争，这只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工人政府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避免使用最有效的方式——内战的方式——绝不！我们懂得，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孟什维克—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府反对起我们来会比资产阶级更加嗜血成性——诺斯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绝不意味着有可能防止内战。所以，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从革命的角度分析这个口号，那么它作为宣传口号是绝对正确的，例如我们在法国采取了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的口号。提出这个口号执行委员会是有责任的。在讨论中我们向同志们建议提出这一口号，但是在法国提出这一口号为时过早。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党的传统，在那里这一口号会被理解成一个议会联盟。当执行委员会说，我们不能放弃工人政府的口号，它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那是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种可能性，一个革命的前景，但是就具体环境和条件来说，它的提出为时过早。如果我们在那里从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着手搞统一战线策略，也许更好一些。于是有人立即开始探听，他们说，也许人们已经开始谈判把各个党联合起来，等等。人们必须实事求是，一些左派朋友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如果我没记错，我们的朋友苏瓦林同志曾经写

道：“在俄国也有一段时期，人们提出了马尔托夫—列宁政府。”不对。俄国没有这样一段时期。应该懂得，在我们这里推翻沙皇统治差不多就是推翻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开始时固然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其性质并非完全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而且当时就已孕育着十月革命，在革命的第一天就有了士兵代表苏维埃。但是，不是像诺斯克所做的那样，几个月之后就把人们打发回家的那种士兵代表苏维埃，而是一开始就掐住了克伦斯基的脖子的士兵代表苏维埃。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孟什维克的确是一个同时并存的政府，如果说，我们愿意建立一个联合的工人政府，那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客观上什么也没搞成。跟着打起了内战，只有用手中的武器我们才达到了目的。我们首先不是跟马尔托夫，而是跟代表农民的革命部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立联盟。这样理解这个口号是正确的。但是，如今在法国又拿出这一论据，说什么这同马尔托夫—列宁政府完全是一回事，那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看法。

甚至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里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我认为，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各个委员会的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讨论，将不会导致放弃工人政府这一口号。这个口号作为接近群众的手段仍然是正确的。这一点无可争论。这个口号仍然是正确的。只是我们必须懂得正确地去运用它。它跟统一战线策略一样，本身含有同样的危险。当人们一开始谈到政府，自然会想到分摊部长职务的议会制联合政府，如此等等。在这里存在的困难比统一战线策略中存在的困难还要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必须放弃这一口号，因为它太难了，就像我们法国同志所提出的借口那样。他们说，是的，我们这个党毫无用处，我们什么



也不能做，我们的党太软弱无力了！你们太软弱吗？那么你们就必须强大起来。你们不会游泳，那你们跳进水里学游泳，只有这样做你们才能学会游泳。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危险，我们才能对付危险。在我们还要经历的这种沉寂的年月里，肯定会存在着机会主义细菌的危险。当拉狄克同志说，现在的危险是右的观点，这一点他说得完全正确，迄今我们所举行的6次会议也该使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奉行一条坚定的路线，必须告诉同志们：是的，工人政府，那好极了；但是要建立一个工人政府，首先就要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目前还存在，为了推翻资产阶级，首先必须手中有武器，必须组织起来，必须明白会有艰苦的斗争，采取别的办法，我们就不能取胜。同志们，我想，我作的总结的这一部分也就可以到此为止。

现在我要讲讲几个最重要的党，我还是按照我第一次讲话中的顺序来讲。

首先是德国。路特·费舍同志，她已表明，并非像许多人所想象的看起来是如此可怕（笑声），她责备我们说，第三次代表大会没给德国党以很好的影响。这个责备，她应该冲着第三次代表大会提，而不应该冲着第四次代表大会提。不过提出来也好，我们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接班人，也可以给以答复。我认为，这个指责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无须夸口，无须说我们挽救了德国党。不是我们挽救了它——德国的无产阶级自己把他们的党扶了起来。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我认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做得对。

（喊声：说得很对！）他们说，列维集团没有受到正确对待，他们被一锅煮了。我看这是不对的。您不要忘记，在第三次代表大会

期间，优秀的革命战士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怀疑。甚至在我们俄国代表团里，对此也有分歧，而且是我们最好的同志。当时人们认为，是的，列维是一个聪明人，也许比他的许多对手更会办事情。事实表明，并非如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和责任，就在于让列维先生一个人到诺斯克先生那里去，或者带走尽可能少的一批人。像盖尔之流的那些人算不了什么。我们可以毫不在乎地看着那些人跟他走。他可以从容不迫地再带走几个盖尔。至于说他可能把我们党内一部分人带走，这个危险是存在的。

在这件事情上，第三次代表大会倒真是帮了我们的德国党一点小忙，使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态度，为革命挽救了一些优秀的同志。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路特·费舍同志并不全对。

关于拉特瑙丑闻，拉狄克同志已经强调我们同意这一批评。正当拉特瑙惨遭杀害的时候，我们给德国党送去一封密函，就在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向德国中央提出了要求，告诉他们我们对事情的看法。

请允许我引述信中的一些段落，这封信注明的日期是6月18日，也就是在非常匆忙之中写的：

“关于党的态度，我们尽可能地注视在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非常注意地读了你们的报告，感谢你们详尽的叙述。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红旗》中所表明的最初的策略，似乎太没有力量了。在你们那样的处境，不应该高叫共和国！共和国！你们应该从第一分钟起就向群众明确指出，现在的德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广大的工人群众，对共和国并不像对他们的经济利益那样关心。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候，应该向他们指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保障，而且恰恰相反，

在当前形势下，是压迫工人群众的最好形式。我们不应该跟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同吹一个喇叭，统一战线绝不应该排除我们宣传鼓动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永远不许。对它来说，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

我们准备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判，但是，不是作为一个穷亲戚去谈判，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它一向保持自己的面貌，在群众面前原原本本表示党的主张。”

我认为，上面这段引文足以证明，我们在适当的时刻曾促使我们的德国党注意拉特瑙运动之不足之处。我们没有到此为止，我们曾问过，德国党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是否不可能。我们肯定不会轻率地说什么你们应该立刻行动，宣布一次罢工，等等。党已经必须就此作出决定了，但是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党立即采取独立的和坚定的态度是否不可能。据我对形势的判断，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这会导致血腥的屠杀。中央没有犯这种根本性错误，他们尽管犯过其他的局部性错误，却充分利用了这一局势。

在上面的引文中说，绝不应该放弃宣传鼓动的独立性，绝对不能，永远不许这样做。我们讲这句话，无非是要说明那样做简直是共产党在自杀。（喊声：一点不错！）例如，我们也曾想要英国共产党人加入工党，可是我们把宣传鼓动的独立性作为条件。工党没有接受这一条，我们说，好吧，我们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建立共产党主要是以独立宣传为目的。战斗任务来了，但独立性是首要任务。我们必须永远保持自己的面貌。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个卑鄙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非是缠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一根绞索。《红旗》怎么能够只提共和国这个概念！

就是现在，我们也应该告诉工人，这种可耻的共和国要扼杀你们，这关系到你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特定情况下，我们也会跟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去反对民族主义者。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共和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一时刻，这样做就是尽了最大的责任。我们在远处观察，觉得我们的党有点过分听从最高领导机关的摆布。我们在德国不是穷亲戚，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党，胜利是属于党的。正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我们，在这种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理由作为穷亲戚出现。很明显，在拉特瑙运动初期，谢德曼一伙人的战略就是要稍微孤立一下我们。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不应放弃同他们进行一次谈判。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各个报纸上写文章，敲响一切警钟，告诫诺斯克之流是什么人。我认为，这个例子对于每一个党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柏林的组织还要谈上几句。在第一次报告中，我忘记告诉大家，在本届执委会任职期间，我们跟柏林的组织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冲突，这件事在报纸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同志们，当我说，这一冲突使各个方面都很难堪，我们绝对愿意尽一切力量，甚至想避免哪怕是一次对立投下的阴影，我认为，我是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说这话的。我们许多地方组织的弱点，执行委员会全都了解。柏林的组织，正如巴黎的甚至彼得堡的、莫斯科的以及一些别的组织一样，也有自己的短处。我们不能说，先是吵吵嚷嚷，而后溜之大吉的做法，表明柏林组织的光辉的一页。可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我们也懂得，不能把这件事说成似乎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分歧。据我们对事情的观察，有细微的差别，这在该组织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我们曾要求柏林的

同志们亲自到我们这里来，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一冲突。这一点没有能够做到。我只好代表大会上着重指出，无论如何要消除这一冲突。我们深信，我们的柏林组织总的说来将会继续最大限度地为党效力。

对费舍同志的讲话，我还想作一些说明。费舍同志，请允许我这样说，您的讲话除了许多正确的东西之外，还包括许多不正确的东西，这一点很突出。这也没什么关系，这种事在最和睦的家庭里都会发生。例如您说，由于统一战线的幻想，独立社会民主党上了社会民主党的圈套。这是不对的。您在这里恭维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没有上圈套，而是他们自己想钻到圈套里去的。我们正是要把这一点告诉德国工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自己想当俘虏，这是一个政治事实。他们本来是死缠住社会民主党不放，这是事实，现在要想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重新争取过来，这个事实十分重要。您在小事情上也言过其实，您说，我们已跟最高领导机构谈判了数周之久，谈判是拖得长了些，但是没有数周之久。我想，还不到一个星期。正如人们所说的，如果不出大岔子，这种小事情可以不屑一顾。

特别是在私下里谈话中，德国同志们说，您把德国党的情况讲得太好了，在我们那里并非一切都如此美好。同志们，因为有许多别的代表对我提出相反的责难，我认为，我把一个党的情况说得过于好些，过于理想些，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事实是，德国党于一个星期内解决的问题，别的党却争论数月之久。经过三月战斗，经过拉特瑙运动，经过我们在德国党内的讨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兄弟党已经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重要的共产党，它已经懂得要机动灵活地工作。我们在

这里有了一个机动灵活的主体，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我希望这个党（我这样说不是为了恭维你们，而是因为我深信不疑）在德国不久将做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时间也许比我们中许多人和许多德国同志自己所想象的还要早一些。

现在我来谈谈法国的同志们。很遗憾，在这次辩论中，共产国际的各种不同见解的人并不是都充分地发了言。有些人沉默了，这不是值得称赞的。迪雷同志曾说，左倾的小伙子们心里想到什么，他们立刻跑来，非常坦率地，有时甚至过于坦率地讲了出来，他说得一点不错，这是左派的一个长处。但是，那些较为右倾的同志却保持沉默，这是一件坏事。人们只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大厅里已经谈到的事情，谁也不会想到，在共产国际的队伍里还存在着一种中派的、半社会民主党的气氛。

然而，我们不仅要讲在这里公开谈出来的问题，也要讲人们对之保持沉默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获得一个真实的概念。可惜我不能选出法国中派同志的一篇生动的讲话，并进行讨论，但愿在这次代表大会的进程中能够做到这一点。

至于迪雷同志的讲话，我认为，布哈林同志对他的责备未免有点儿过分严厉。当然，迪雷同志和他的那些人在那个运动中犯了个大错误。可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在巴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这些人有800个席位，其中有一些优秀的工人，如果我们想一想，有些同志（也包括迪雷同志）非常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改正，那么我们就应该用一句玩笑，把一切一推了之，认为，明天他会照老样子做。要是他明天又犯老毛病，那么，请原谅，整个国际一定会跟他作斗争的。但是如果他说，我们承认错误，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相反，我确信，前勒

努派的大多数是真正忠于国际的，是真正愿意纠正、也会纠正这一派犯过的错误的。

可是，我们也得更仔细地看看他的论证，他的一些论据已经遭到驳斥。他说，在德国那里群众是组织起来的，在法国群众是涣散的，因此，统一战线适合德国，可是不适合法国。我认为，我们必须告诉迪雷同志，他完全不知道争取工人大多数是什么意思。一群涣散的人就像海边的沙子，散散漫漫，没有受过宣传教育，那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必须教育培养散散漫漫的群众，这样做，在法国要容易得多，因为法国没有习惯势力。在德国，一个工人更换他自己的会员证，一定要经过艰巨的内心斗争，在法国却并非如此。在共产国际初期，我们已说过，社会民主党是革命的最大障碍，而且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社会民主党越强大，革命的道路也就越艰难。你们法国很走运，社会民主党从来都不是那么强大。

如果你们奉行一种真正的革命政策，如果你们进一步建成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你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掌握群众。有人还说，在我们法国，人们把统一战线直接理解为政治生活中的联合竞选。不错，有可能。但是，你们为什么不从工会方面，为什么不从经济方面着手？这一原则性对立是博尔迪加同志虚构的。这是错误的。请问，为什么你们没有抓住八小时工作日问题？现在你们到这里来说，我们的党还太弱小，如此等等。为什么你们太弱小？因为你们没有正确地处理这一问题。

此外，我还想针对罗斯梅同志谈两句，这样来结束法国问题。他今天早上引用了我的话，据他的引用，凡是没有深入企业的党，凡是没有开展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党，就不会让人认真对待。

罗斯梅说，第一个前提是对的，但是第二个不对。他认为，应该估计到客观困难，而且这些客观困难都是无法克服的。不过，我必须坚持我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我们时代的运动。当然，有客观困难，也不应该低估这些困难。例如，在英国许多地方，车间代表运动已渐趋平静。这表明，在这个国家里，还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必须说清楚：在的确拥有一支真正革命的群众力量的地方，这种力量用不了多久时间就会掀起这样一种运动的。

我深信，如果我们的法国兄弟党真正恢复了健康，半年之内就会着手一场真正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因为那里有罢工，如勒阿佛尔的罢工，还有持续3—4个月的一些罢工。在勒阿佛尔群众几乎没有组织，党在起初什么也没有做。有这样光辉灿烂的罢工历史，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党，党中央机关报拥有20万读者，这样的一个党着手一场工厂委员会运动是不需要多久时间的。所以我认为，把这种取消主义分子弄到党里来，还说什么事情很难办，有困难！这样做就不好了。当然，障碍是存在的，但是许多事情取决于我们自己。因此，我认为必须坚持上面说的这一句话。

关于迪雷同志的讲话我还想谈一点。他说中派分裂以后，存在的危险是一部分人会到我们这里来，并传染我们。在这一点上，他说对了。过去中派分子想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拒绝过他们，于是他们自己联合起来并宣布：我们建立一个自己的国际。这就是第二半国际。然后又发生分裂。这些人中的多数与第二国际合并起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会来再一次敲我们的门，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一定要再一次闭门不纳，必须再一次当面责问他们对21条的态度。是的，我们将不得不告诉他们，这21条对



你们这种人来说，不够用！我们必须向你们提出42条。（欣然赞同。）否则，这些人会对一切都忍气吞声，而明天我们又要经历同样的内部斗争。

我现在谈谈意大利。

这是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确信，以博尔迪加同志为首的党其实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党，一个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做了许多好事，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常常跟他们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进行斗争。这是令人不愉快的一个方面，可是我们又不可能避免，党的责任要求这样做。博尔迪加同志已经开始反对我们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论点。他说，这是一个含混的提法，我们不懂我们要做什么。他要求，决议中凡有“我们希望有个多数”的地方统统删去。

当时是列宁同志跟特拉契尼同志的第一次交锋。我应当承认，我们当时有一点同情特拉契尼；我们想，列宁同志对他有点儿太粗暴。在这期间，法西斯分子取得胜利，意大利社会党发生分裂，另一些世界大事相继发生。博尔迪加同志在这里登上讲台，张嘴说道：“多数是一个含混的提法。”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列宁是对的。这些同志似乎害怕多数。博尔迪加走来，非常严肃地问道，究竟应该怎样估计多数？在我们的决议中提到，我们应该争取影响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怎样才能断言，我们拥有多数呢？我们又不能去找公证人。我们不会要求博尔迪加同志把我们带到一个意大利公证人那里去，也不会要求他从墨索里尼那里弄一纸证明，证明共产党人在意大利拥有多数。我认为，工会可用来作为衡量的首要标准，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标准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拥有了多数。但这不是说，只有当我们把工人中的多

数组织起来才能开始斗争。不过，博尔迪加说这都是一些琐事。他的看法是，执行委员会今天右，明天左。我说，有这样一种错误就必须予以根除，如果不这样做，党就会垮台。

事实上，一个党连争取群众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都不理解，我们对它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这不是一个含混的提法。博尔迪加责备我，说我说过，有些党虽然在人数上减少了，却增强了自己的影响。这倒是一个事实，但那只是在谈影响。要把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组织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有这种可能。就是在俄国，我们也是在革命5年后的今天，才开始组织这个大多数。

在别的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扩大影响。现在有一些党在人数上减少了，然而却保持了它的影响。问题就在于这个影响。我可以给你们举出一个例子，一个远方的国家新南威尔士。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党，共有500名党员。在我们接纳他们参加共产国际之后，党员人数上升到约900—1 000人。正是这个小党已经使那里的工会——1 / 4 百万工人——严守纪律、热情高昂地全部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会说，请吧，去组织多数。我们完全懂得少数的主动性的价值，那900名工人真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他们影响了23万工人。问题也就在于他们真正地维护了共产党人的影响。这不是一碗粥。博尔迪加说，争取影响，为了什么？为了共产主义纲领，是的，——难道是为了一碗粥？不，不是这么回事。（喊声：也不是为了一杯啤酒。）

是的，我们也主张为了革命而争取他们。可是如果多姆斯基同志认为，南威尔士的所有23万工人都读过布哈林的纲领，还会

读塔尔海默和卡巴克契也夫等同志的所有纲领草案，那就不对了。工人们完全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战胜资产阶级，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暂时就够了。

关于意大利工会，还要谈上几句。不久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也许出自特拉契尼之手。他在文章里写到法西斯工会。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建立了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工会，真正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现象。他们想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那么工人在做什么呢？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大工厂里，工厂主把所有工人都撵了出去并宣布，只雇佣有法西斯证的工人。工人们稍微考虑一下，然后所有工人都弄到了法西斯证，于是又被工厂雇佣。过了不久，这个工厂举行工厂委员会选举，这些法西斯分子得到1%的选票，绝大部分当选者都是共产党人。这是工人群众的一种天才的“表演”。这些群众理解问题之所在。他们在想，我们拿着那个证，不过，我们仍然是要革命的，我们要智胜残暴。值此法西斯分子夺取或是新建工会的时刻，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不言而喻，我们必须钻到这种法西斯工会里去，必须夺取它。可是，我们的朋友在做什么呢？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里他们分析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工团主义以及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那篇文章包括了各种非常“严密”的定义，只是缺少一样：生气勃勃的灵魂，生气勃勃的群众；缺少我们唯一要说的话：我们必须进入工会里去，抓住资产阶级的要害不放。仅仅缺少这一条原则，因此口号是死的。我想这篇文章已刊登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你们读读这篇文章吧。你们能在文章里找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口号，可以让一个普通工人从而学会深入敌人要塞吗？不，这是缚在意大利共产党脚上的铅块，这个党在其他问题

上是很了不起的，优秀的，勇敢的。

再就西班牙党谈上几句。我认为阿塞威多同志的讲话很有意思，他所说的重要的一点，是西班牙在统一战线策略上已取得巨大成就。西班牙同志过去是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有一个西班牙同志在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跟勒努一起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现在实践表明，我们的西班牙同志在对待工团主义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问题上也取得重大成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因此，我建议我们的法国党的朋友们要以他们为榜样。

现在再谈谈捷克斯洛伐克。我不会再去挑剔瓦伊陶尔同志，因为这个问题已谈了不少。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对于我们来说，纽拉特同志已经表示，反对派的纲领毫无价值，但问题并未因此完全解决。是的，他们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这种形势。虽然我们无法确保他们中的有些人读过蒲鲁东的著作，或者也许根本不曾听说过蒲鲁东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十分科学地向他们证明，他们是蒲鲁东主义分子。这样说并未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使它十分具体而又生动，还问题的本来面目。

大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同志们指责我们，说我们撤消开除反对派的决议是犯了一个错误；有些德国同志支持他们。他们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的权威。我认为不是这样。我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权威很高，即使它犯了这样一种错误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我认为，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有助于在那里提高权威，并向工人指明那是怎么回事。克雷比赫同志说，我们是有能耐的，他们是低能的。同志们不要像他那样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这样做无法给工人们以启迪。我不知道我们的辩论会有什么结果，我们不

要在委员会作出决议之前抢先行动，也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事，因为如果同志们不服从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那么除了同他们决裂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也可能出现十分背离我们期望的结果。然而，国际是做得对的，它邀请同志们来，把问题提到国际代表大会上。如果他们被开除，那就是由国际处理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干的。以后，在德国和别的什么地方，人们就不能说：你们看，他们开除了左派工人，而没有倾听后者的意见。不，意大利的、德国的，简而言之，所有的同志都应该看到，是否有可能留下这种人。当我们开除韦弗伊、法布尔和另一些右派时，我们很好办，因为我们有第9条。但是，工人们，甚至于崇拜蒲鲁东而又不自觉的工人们，我们不能马上开除；应该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并努力说服这些同志。各个国家来的所有的同志都应该说话。你们不要忘了，这种事情——就在世界代表大会前不到一个月——突然发生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匆忙？把这种事情提交国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感到，他们也许还有许多比蒲鲁东主义更糟的东西。我希望真正属于国际的工人，在国际说了话以后，再要同党决裂，将会首先要三思而行。

有些德国同志认为，我们执行委员会在捷克问题上开始嗅到有一点儿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气味。但是我认为，我们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上完全正确。在做出一切努力以后，那个党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集团，我们就把它开除了。当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参加了我们的联合共产党后，国际才说话。现在他们只是一群无害的人，对政治不再感兴趣，仅对历史尚感兴趣。但是在幸福中陶醉的列维做了些什么？他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做得匆匆忙忙。一些工人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他们不喜欢，他就同他

们决裂。斯巴达克联盟在这个问题上追随列维是他们的一个错误。于是，资产阶级贵族列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工人对他来说只是个物，他从来不用同志式的语言给工人解释他们的错误。我们的捷克中央也要在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上犯这种错误。

这是同样类型的错误，当时我们出面制止，并且说，等一等吧，同志们，就要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了。我们希望最优秀的人会回来。如果他们不来，那就是决裂。事情已经变得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些。这件事不是涉及权威问题，而是关系到许多更为重要的事情，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整个国际的利益，这不仅是捷克的一件事。我听说过，一些同志在柏林有意识地在这个问题上煽风点火。我想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但是肯定存在着某种不安。这不只是一个捷克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是我们对待这种工人团体的态度问题。我认为，我们大家必须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不管这些工人有什么错误，要让他们留在我们中间。对于那些不那么看重国际的人——按照一个叫做瓦伊陶尔的哲学——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是我希望，对于多数人来说问题将会是不同的。在关键的问题上他们将会想起，我们不是瓦伊陶尔向他们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国际，而是只有一个唯一的无产阶级国际，这个国际对于每一个工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正是这些工人将会有这种看法并回到我们这里来。

我现在谈谈波兰，谈谈多姆斯基同志的讲话。首先我不能不提提醒多姆斯基同志一件事，还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前，他曾犯过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在俄波战争时，有一篇文章里说道：是的，是红军、苏维埃政府的刺刀把社会主义送到波兰，——这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多姆斯基就是写这篇文章的那个人。（多姆

斯基同志的喊声：我没有写过！）多姆斯基同志，我认识你已经10年了。我知道，要是别人批评你，你很难保持冷静。但是，我还是要你保持冷静。先是在一封信里，后来又在《红旗》上，你表示了这种态度，我们当时称之为最巧妙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每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无产者都会说，在一个国家里，要是资产阶级用刺刀镇压无产者，我们将会为了有一支红军，不论是匈牙利的、俄罗斯的或是意大利的、或者甚至是法国的红军，能够帮助邻国无产者而感到高兴。这是任何一个工人的正常的看法。

（掌声。）多姆斯基同志当然不是民族主义者，那只是波兰社会党思想的小小的残余。波兰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来说是受了民族主义的毒害，甚至于在一些很好的同志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多姆斯基同志在15个月以前犯了这种错误。我这样说，不是为了置他于死地。要是有人今天还想教训我们，我们倒很乐意领教。但我们不会忘记，他犯过这个重大的政治错误。

现在谈谈这个教训。多姆斯基同志就多数问题所说的话，我已经批评过了。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在波兰还没拥有多数，我们不能把皮尔苏斯基现在刚搞完的那场选举当作衡量的尺度。我们知道，皮尔苏斯基是个骗子，资产阶级在选举中弄虚作假，这一切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很接近于拥有多数。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多数，要得到多数，必须工作。

他还说，对于所有其他国家来说，统一战线也许是好的，但是在波兰，它毫无用处。这正是我们如今已经熟悉的那种思想。在所有其他国家里，执行委员会可以独断专行，可以运用统一战线，但是在我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情况特殊，在这里完全是另一种工人阶级，另一种党。我说，恰巧在波兰这样

一个国家里统一战线最适合。你们是处于地下的，但这并不能妨碍你们。我在华沙波兰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每天都看到一个栏目，题为《工农政府万岁》。我可以用波兰语念给你们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在工人和农民中已深入人心。你们曾经说，我们这样鼓吹，因为这个口号在工人中可望收到成效。多姆斯基同志说，我们必须反对工人政府，反对统一战线。我要说的正好相反，如果它在群众中如此深入人心，甚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也每天重复这个口号，那么我们更加需要使用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必须每天给他们讲这个口号。我们知道，波兰工人和波兰农民不赞成资产阶级政府，而是主张工人政府。我们必须告诉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尽管你们是叛徒，我们还是向你们提出建议，建立一个工人政府，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这应该是宣传鼓动中的特色。波兰形势当然有它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迫使我们在哪里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波兰同志还给了我一份波兰反对派的一个代表斯鲁萨尔斯基的讲话稿，可惜他没有来。多姆斯基私下跟我说，我不应该把他同那个人混为一谈，不应该把他同那个人的态度等同起来。那个斯鲁萨尔斯基在党的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

“当列宁同志说：‘我们不继续前进’，我还以为那是他的真正主张。可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俄国经济的主宰是农民。

这里有一个关于共产国际如何对待这一政策的关系问题。苏维埃共和国想利用一切手段来支持自己的政策。在这方面，社会掮客和机会主义分子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很大的作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为跟机会主义分子建立接触，这种策略允许施加这种影



响。”

这是人们对苏维埃政府所能提出的最恶毒的指责。（喊声：列维！）我不认为斯鲁萨尔斯斯基跟列维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愿他早已纠正了这一错误。如果还没有，那么他至迟在今晚会纠正这一错误。（笑声。）但是这是出自列维的思想。所以，斯鲁萨尔斯斯基同志，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你是在什么样的斜坡上走动。

他们从“左面”提出批评，而他们又相当迅速地、几乎是转眼之间，在列维那里找到归宿。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行进路线。必须尽可能快地丢掉这一错误。

现在，还要就挪威问题谈几句。我说过，在挪威有12种叫做《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哈康·迈尔同志告诉我，有40种报纸。大概这些报纸都叫《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挪威党是强有力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提出严格要求。当我们听到年轻的大学生迈尔同志的短短的讲话以后，我们不由得马上想到，同志们正在犯错误。《莫特·达格》集团的一部分人是好的，但是，另一部分人是不受党的领导的，他们就是那些年轻的大学生；关于他们，我们可以说，在25岁以前是暴躁的革命者，26岁时他们在转变，30岁时是富裕的律师，接着他们就反对工人阶级。我们担心这些大学生。那些真正学到些东西的大学生，应该受党的领导，应该到工人中间去，帮助他们进行自己的解放斗争。但是，在他们参加运动1年半以后，又认为共产国际不够独立自主，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必须坚持，在挪威问题上创造一种队伍纯洁的局面，我希望他们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现在再就瓦尔加同志的讲话谈几句。他十分详细地论证了吃饱比挨饿好，面包比饥荒好，关于饥荒的传奇一定要破灭。但

是，问题不在这里。首先，那不是传奇，那是真正的饥荒，——这一点，我们必须告诉工人群众。现在开始好转，饥荒已经过去，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瓦尔加同志的看法——我们会告诉工人阶级，俄国工人不会再挨饿，他们的境况在一天天地改善。当然我们不会说大话，我们还要看一看，直到它变成确凿的现实。我们将把事实和数字告诉工人。我们将逐步改善我们工人的处境，并把这些告诉别国的工人。但是，引起争论的不是这个问题，而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俄国不再有饥荒了。但是，在别的国家里，——这一点，我们不能掩饰——无产阶级专政会带来饥荒。虽然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难道我们就可以不告诉工人吗？对此我们不能避而不谈。我们必须告诉工人真实情况。在俄国，那是令人恐惧的5个年头，在别的国家时间也许会短一些。专政也可以不带来饥荒，那要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是，在有些国家里，专政可能会带来饥荒。不愿意把这一点告诉工人，就是机会主义，是缺乏信心。我们不能对工人说“明天你们就可以过好日子，你们会有肉吃，会有好房子住。改良主义分子会用这种办法来打垮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不愿意告诉别的国家的工人，俄国不再有饥荒；而在于要告诉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在他们那里也会发生饥馑的。一定要大胆地把这些告诉他们。工人懂得生活，他们会忍受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我们，走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前面的我们，必须坦率地、直言不讳地把这个问题当面告诉他们。

对于兰德勒同志的讲话，还要说上几句。我本来希望代表大会上避免这种令人不快的争辩，可是办不到。兰德勒同志把事情说成是似乎我反对一切流亡。同志们，你们都听过我的讲话，当真是这样的吗？我说，也许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不可避免地要在现

在建立一个流亡基地。芬兰人曾经有这种基地，我们俄国人也有过这种基地。我懂得如何评价流亡，评价为了革命斗争而进行的流亡。我们将永远不会像艾伯特先生谈外国“集团”那样来谈论流亡。但是，兰德勒同志，你说话走了板，你没打到点子上。有那么一种流亡，它危害运动，毒害运动，我们从流亡维也纳的一部分人身上看到这种情况。兰德勒同志本人今天代表他们在这里说，我是个外交官。这种外交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坦率地告诉兰德勒同志，他和他的朋友损害了我们的事业，他指责我要外交手腕！

至于在狱中的同志们，他们理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彼得格勒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庄严的开幕式上，第一个讲话就是致在押的同志们的一个宣言，尤其是致在狱中的匈牙利兄弟们。当然，我可以支持兰德勒同志动议中的一部分，即应该向狱中的兄弟们致意，向殉难者致哀，不言而喻，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但是，他动议的第二个部分，即还要给两个流亡者以代表权，并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再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复查维也纳的事，这一点我不能苟同。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在匈牙利为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神圣的。但是，这种用死者名义讲话的方式——这是不能容忍的，这种风气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是常见的。我们说，所有在解放斗争中牺牲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但是你们不应该用死者的名义讲话。我也这样劝过兰德勒同志。整个国际可以用死者的名义讲话，但不能是哪一位个人，不应该把维也纳的风言风语同这些事情联在一起。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应该把它们扯在一起。

兰德勒同志说，匈牙利有4000名共产党人，我希望甚至还要

更多。但是我很想知道这4000位同志的意见，究竟他们赞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拥护共产国际，还是赞成兰德勒同志在这里如此俏皮地阐述的维也纳的风言风语。我希望他们将赞成我们，而不是赞成维也纳的风言风语。

兰德勒同志以匈牙利狱中同志的名义讲话，可惜的是，我们无法跟这些同志谈谈。可是我们也许能够把他们从霍尔蒂的魔掌下解救出来，再把他们接到莫斯科，然后我们就可以同他们交谈。在这里，我们也有来自匈牙利监狱并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人，我们把他们救到俄国来。这些同志说什么呢？他们赞成兰德勒同志吗？不，他们反对兰德勒同志，反对维也纳活动，赞成国际。我们的确尽了一切努力去解决那里的问题。那使得第二半国际非常开心。你们大家记得，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以及所有的同志们都会记得，他们在报纸上干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以此伤害了我们。这正是这些人求之不得的，这是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一份维也纳煎牛排。（笑声。）这就是兰德勒同志做的事，而且他现在认为这还太少了，我们应该再来一次。我们是反对这类委员会的。国际向你们担保，我们将使那里的局势恢复正常，但是只有在他们不再谈什么新的流亡活动，而是开始工作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对支持这一运动的流亡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但是要打倒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提供材料的那种流亡，我们对此已经厌烦了。

同志们，总的说来，我的答复到此为止。我只是还要讲一个小小的问题。拉狄克同志昨天说，危险不是来自左边，而是来自右边。我想强调一下这句话，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这不取决于同志们和集体的善良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情况，我们必须清楚地

看到这一点。还可能出现一些困难的年头，还会出现不好的年头。只要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同任何机会主义的苗头进行斗争，我们必将加强共产国际，并使它永远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今天在一个委员会上说，我们有时从朋友那里听到，他们“原则上”同意执行委员会做的一切事情。麻烦就在于他只是“原则上”同意。我不得不引用俾斯麦的一句话，他曾经说：“我们老外交官一向是这样的——当我们说我们原则上赞成时，我们实际上是反对的。”我们在共产国际用不着这一套。谁要是反对共产国际的策略，今天可以明白表示。谁要是赞成，可以全心全意地为它赴汤蹈火。那么，我们就将建成一个真正的共产国际，不管世界有多么黑暗，这个国际一遇机会将真正地引导工人阶级去进攻，去夺取胜利。

（热烈掌声。）

##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主席：**

在我们开始宣读决议和表决决议之前，还有一些同志要发表声明，斯考西·马罗同志发言。

**斯考西·马罗（意大利）：**

意大利代表团的多数派不得不声明，格拉齐亚德伊的讲话虽然有所保留，但讲话的论据绝大部分涉及意大利事务，对他的这些论据将在代表大会的专题讨论中予以答复。

然而，在列举的事实中有两处不准确的地方必须予以纠正：

1.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提纲绝没有包含如下提法，即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任何分裂都变得不可能了，它只是排除了通过与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合并而修改意大利社会党章程的可能性。

2.意大利共产党的多数人在表决时弃权，绝非事实。只是在中央机构的战士群众中有少数人在表决时弃权，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有纪律，服从国际的策略。在代里团里只有几个人，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是少数派，格拉齐亚德伊正是以少数派的名义讲话的。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意大利共产党的少数派保留权利，在逐个讨论意大利问题时，证明其论断的真实性，况且这些看法也是非常泛泛而论的。

我个人声明，当我想客观地解释某些意大利同志在工人政府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同时谈到了过去的反议会派时，我只是想说明，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和组织过程中，由于很容易说明的原因，这一派曾经起过而现在还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迪雷（法国）：**

同志们，我到这个讲坛上来，是要说明我所属的那一派在表决时的意见。

大家知道，我们这一派曾经是反对执行委员会所解释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大家知道，我们这派直到最终还是坚持反对意见。另外你们也知道，我本人在这里、在主席团的会议上，直到最后一分钟投票反对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因为在那个决议里，他们完全赞成执行委员会所理解的统一战线的策略。

在其他方面，我们还得作一些补充，特别是执行委员会对待各个国家支部的策略问题。例如，在法国问题上，我们认为，执

行委员会打算依靠中派和左派的政策，不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我们认为，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国际的任何一个支部，都不能把共产主义的政策建立在仍然受社会民主党人偏见束缚的那些人的基础上，他们在法国尤其是聚集在中派之内。

我们这一派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曾经声明，将服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我们这一派在法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曾声明，我们将服从共产国际。我们看到，有人正在考虑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可能性，我们想证明，法国党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这就是我们尽管有我刚刚提出的种种异议，但仍然将投票支持这一决议的原因。

**苏瓦林（法国）：**

法国党的左派赞成这一决议，并声明如下：左派认为，本决议涉及执行委员会对法国党危机一事的态度的章节，不得成为代表大会将就法国问题所作的专门决议的先例。

**多穆瓦（法国）：**

法国中派代表团遵照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投票赞成季诺维也夫报告的结论。

代表团保留权利，将在辩论法国问题的过程中说明自己的态度，并纠正正在讨论执行委员会报告过程中所提出的某些不准确或不正确的看法。

**佩鲁索（意大利）：**

本决议若干条文涉及共产国际最高机构的全权、国际章程第9条以及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对该条文的运用，意大利代表团同意这一部分条文。

但是，意大利代表团在表决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将弃权，因

为它反对决议中的另外几点，特别是反对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关于国际对意大利政策所持异议的态度问题，这些异议有待于代表大会讨论过程中加以阐述。

迈耶尔（德国）：

在我们听了就表决决议问题发表的声明以后，还是把决议本文宣读一下为好。决议原文如下：

###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一致批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执行委员会在15个月之久的工作中，正确地贯彻并根据特殊的政治形势正确地运用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

尤其是第四次代表大会一致批准统一战线的策略，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的十二月提纲和执行委员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余文件中所提出的策略。

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法国共产党危机中、在意大利工人运动、挪威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事件中所持立场。与这些党有关的纯属具体的细节问题将由各专门委员会处理，各委员会的决议还将由代表大会审查。

考虑到一些党内发生的事件，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重申并确认，在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机构，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对所有加入国际的党都有约束力。因此特别要指出，借口要诉诸下一届世界代表大会而违反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就是公然破坏纪律。如果共产国际容忍这种做法，也就等于完全破坏共产国际一切正常的统一的活动。

法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章程第9条的解释表示怀疑，第四次



代表大会就此声明，这个第9条绝对授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对共产主义怀有敌意的个人和整个小组开除出共产国际，因而也开除出所在国支部。

在保护党的问题上，如果有关国家的党的领导机关在非共产党人面前暴露出没有足够的毅力和警惕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当然不得不运用章程的第9条。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重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订的21条，并委托未来的执行委员会最严格地监督它的贯彻执行。今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比以往更加是一个同任何机会主义进行无情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一个按照最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

同志们！委员会本来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即有关表达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执行委员会在各个国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字句，是否现在就写进决议，或者是否等到有关各个国家的委员会结束了它们的工作以后再表决这一章节。各委员会已表明，这样等待委员会的工作是不必要的，尤其是这些委员会更多的是研究各个党的未来的工作，而不是研究执行委员会以往的态度。此外，这一章节已经作了这样的解释，即从总的方面批准执行委员会的观点，而在各国的具体运用则由各委员会审查。因此，根据一个代表团的提案，在最初的决议草案上补充一句话，这一句我已经念过了：

“与这些党有关的纯属具体的细节问题将由各专门委员会处理，各委员会的决议还将由代表大会审查。”

补充了这一句以后，在最后表决时，除两个代表团以外，其

他所有的代表团都表示同意这一决议。各委员会请求代表大会批准这项决议。

**佩里克（法国）：**

在争取运用共产国际决议的斗争中，与法国党左派政策完全一致的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全国联合会声明，毫无保留地赞成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 **挪威代表团声明**

**主席：**

还收到下面一个书面声明。（拉狄克：不要再发表声明了，进行表决吧！）

“挪威代表团的托尔普和迈尔同志就主席团扩大会议提出的决议发表如下声明：他们将赞成这一决议，但是，他们希望在记录上补充说明，他们不同意执行委员会在挪威党内争吵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对决议的某些方面或整个决议提出反对意见的那些代表团在这里发表了他们的声明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全体代表而不是按照代表团来表决。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我将提请表决。

看来没有一个人反对。

我们进行表决。赞成决议的代表请举手。谢谢你们。

反对这一决议的代表请举手。

弃权的代表请举手。

（决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1票反对。16票弃权。）

由博尔迪加同志发表个人声明。

**博尔迪加：**

我放弃发表声明。

**主席：**

由多姆斯基同志发表个人声明。

**多姆斯基：**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阐述我的民族主义时产生了一些小小的误会。（笑声。）那篇受到指责的文章并非在进攻华沙时刊出，而是在这次进攻之前很久，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会发生那场进攻。那篇文章并没有表示根本反对任何刺刀尖上输入的社会主义。文章只是提到，在具体的条件下……（笑声。一些同志开始唱国际歌。与会的全体代表同声合唱。发言人没有继续讲下去。）

**会议休会时间：夜1时11分。**

# 第八次会议

(1922年11月13日，星期一)

会议开始：上午11时40分

主 席：贝隆

##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报告人：列宁，克拉拉·蔡特金)

列宁（列宁同志出现时，全场热烈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

同志们！在发言人名单中，我被列为主要报告人，可是你们知道，我在久病之后不能作大报告。我的讲话只能作那些最重要的问题的引子。我的讲题范围是很有限的。《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这个题目太广、太大了，要一个人在一次讲话中把它说透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来谈谈这个题目中的一小部分，即关于“新经济政策”的问题。我有意只谈这一小部分，是要让大家了解目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怎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我们靠这个政策取得了哪些成果。如果只讲这个问题，也许我能作一个总

的概述，使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总的了解。

如果从我们怎么会实行新经济政策谈起，那我就应当提到我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sup>①</sup>1918年初，我在一次短短的论战中恰巧谈到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当时写道：

“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即当时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sup>②</sup>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可见，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那时我们共和国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而且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sup>③</sup>

---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64—293页。——编者注

② 同上书第34卷第274页。——编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5页。——编者注

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那时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要说明这些成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是否应当把非社会主义成分之一即国家资本主义看得高于社会主义。我再说一遍，在一个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里，竟把一种非社会主义成分看得比社会主义还要高，还要优越，这在大家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如果你们回想一下，我们决没有把俄国的经济制度看成是一种单一的和高度发达的东西，而是充分认识到，俄国除了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之外，还有宗法式的农业，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那问题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进而自问：这几种成分哪一种占优势呢？显然，在小资产阶级环境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资产阶级成分。我那时认识到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当时在一次与现在的问题无关的专题论战中，我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国家资本主义？我回答自己说，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一种比现有形式更为适宜的形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已经完成了社会革命，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或基础都没有估计过高；相反，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好了。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第一，才能说明现在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第二，才能由此作出对于共产国际也很重要实际结论。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已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例如，很重要的一点，即对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根本意义的贸易自由，在这里就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但这

毕竟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国家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纲领。我个人认为，我们最好现在对所有的纲领只作一般的讨论，即所谓一读，然后送去付印，但不在现在，不在今年最后作出决定。为什么呢？我想首先当然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纲领未必都很好考虑过。其次还因为我们几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的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当我们直接转入进攻而且取得胜利的时候，应该怎样行动。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怎么困难，也不怎么重要，至少这不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进行革命时，常常会有敌人张皇失措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就会容易取胜。但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敌人如果相当沉着，他就会预先结集力量等等。那时他会很容易挑动我们去进攻，然后把我们的抛回到好多年前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作好有可能退却的准备，这种思想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不仅从理论上来看是如此。即使从实践上来看，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我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么，这对我们不但没有任何坏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对我们有好处。

我已经着重谈了我们还在1918年就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一条可能的退却路线，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我再说一遍，当时这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但是到了1921年，当我

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当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见我们中间有什么重大的意见分歧。到现在，即过了一年半以后，在1922年底，我们已经能够作一些比较了。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这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是怎样度过的呢？结果如何呢？这次退却对我们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们，或者结果还不清楚呢？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各国共产党也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们大家就注定要灭亡了。我认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说，过去的一年半，绝对肯定地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一考验。

我想现在来证明这一点。为此我应当简略地谈谈我国经济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首先谈谈我们的金融体系和出了名的俄国卢布。俄国卢布的



数量已经超过1 000万亿，我看，单凭这一点，俄国卢布就够出名的了。（笑声。）这可真不少。这是天文数字。我相信，在这里甚至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全场大笑。）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数字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也是如此，因为零是可以划掉的。（笑声。）在这种从经济观点来看也是完全不重要的艺术中，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点成就，我相信今后还会在这种艺术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优秀力量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能够使卢布稳定一个长时期，然后永远稳定下来，那我们就胜利了。那时这些天文数字，什么万亿、千万亿就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经济放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并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向你们列举一些相当重要而又有决定意义的事实。1921年，纸卢布币值的稳定期不到3个月。1922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稳定期已经持续5个多月了。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如果你们要我们科学地证明我们将来能够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当然还是不够的。不过要完全充分证明这一点，我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上述材料证明，从去年我们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向前行进了。既然我们学会了这一点，那么我相信，我们今后还可以学会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只要我们不干出什么特别的蠢事来。可是，最重要的是商业，即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流转。两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大家知道，符拉迪沃斯托克<sup>①</sup>几个星期以前才拿下），到现在才开

---

<sup>①</sup> 即海参崴。——编者注

始真正系统地进行我们的经济工作，但我们还是使商业开展起来了，而且使纸卢布的稳定期从3个月增加到5个月，因此我认为，可以大胆地说，我们可以对此感到满意了。要知道，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得不到任何借款。那些把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得如此“出色”，以致眼下还不知道走向何处的资本主义强国，哪一个都没有帮助过我们。他们通过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种连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的金融体系。这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管理尚且如此，那我认为，我们这些落后无知的人居然懂得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懂得了稳定卢布的条件，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这一点并不是用什么理论分析，而是用实践来证明的。我认为，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而实践证明，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的社会目标。最主要的当然是农民。1921年，无疑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心怀不满。当时还发生了饥荒。这对农民说来，是一次最严重的考验。当时外国都大叫大嚷地说：“看呀，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饥荒是国内战争的恶果，他们当然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这也是很自然的。1918年开始向我们进攻的地主和资本家，都把事情说成这样，仿佛饥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结果。当时的饥荒确实是一场严重的大灾难，这场灾难有葬送我们整个组织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危险。

这样，现在我要问一下：在这场空前的意外灾难之后，在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在给农民以贸易自由之后，现在情况怎样

呢？答复是很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在我国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谁也不会怀疑的。农民今天的状况，已经使我们不必担心他们会有什么反对我们的活动了。我们这样说是心中完全有数的，一点也不过甚其词。这一点已经做到了。农民可能对我们政权这一那一方面的工作不满意，他们可能对此有怨言。这当然是可能的，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还很糟糕，还不能防止这种现象，但无论如何，全体农民对我们已经完全没有有什么严重的不满了。这是在一年中取得的成就。我认为这已经很不少了。

下面谈谈轻工业。在工业方面我们应当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区分开，因为两者的情况不同。至于轻工业，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方面出现了普遍的高涨。我不想来谈一些细节。我的任务不是列举统计数字。但这个总的印象是有事实根据的，我可以担保，这个印象的基础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可靠的或不确切的东西。轻工业有了普遍的高涨，因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一点在其他地区要差一些，因为那些地区主要是重工业，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我还是要再说一遍，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所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是毫无疑问的。1921年春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过不满。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天天都在注意工人的生活状况和

情绪，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会看错的。

第三个问题是重工业问题。我应当说，这方面的整个情况还是严重的。在1921—1922年，这方面情况有了某种转变。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不久的将来情况会有好转。我们已经多多少少筹集了为此所需的资金。在资本主义国家，要改善重工业的状况，就需要有若干亿的借款，否则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证明，落后国家要有几亿美元或金卢布的长期借款，才有可能发展重工业。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借款，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什么借款。现在关于租让等等所写的一切，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我们近来关于这个问题，特别是关于厄克特的租让合同问题写得很多。我们的租让政策，我觉得是很好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一个有利可获的租让项目，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忘记。可见，对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来说，重工业的状况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能指望富有国家的贷款。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并且我们看到，我国的商业活动已经使我们得到了一些资本。诚然，目前还是很少的，才2 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我们的商业使我们得到了资金，我们可以用来发展重工业。不管怎么说，目前我国的重工业仍然处于很困难的状态。但是我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积蓄一点资金了。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这些资金往往是取之于民的，我们现在还是应当节约。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怎样削减我们的国家预算，精简我们的国家机关。我在下面还要谈谈我们的国家机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精简我们国家机关，我们必须尽可能节约。我们在各方面都实行节约，甚至在办学上也实行节约。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

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

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而要使重工业情况变好，就需要好多年的工作。

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资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资金，那我们就会灭亡，就不能成为文明国家，更不用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我们已开始积累为重工业的自立所必需的资金。固然，我们至今搞到的数目才2000万金卢布多一点，但总算是有了，而且是专门用来发展我们的重工业的。

我想，我已经照我所答应的，概括地向你们叙述了我国国民经济最主要的部门；我想，根据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新经济政策现在已经收到了成效。我们现在已经有证据说明，我们这个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走。实际工作证明了这一点。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暂时是足够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我们也懂得我们还必须学习。我们已经执政5年了，而这5年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可见我们是有成绩的。

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农民拥护我们。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我们的人了。农民知道，他们在世界上最痛恨的地主是拥护白卫分子的。所以农民十分热诚地拥护我们。使农民保卫我们、反对白卫分子，这是不难办到的。过去痛恨战争的农民，尽一切可能支援了抗击白卫分子的战争，抗击地主的国内战争。但这还是不够的，因为实质上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权留在地主手里还是留在

农民手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农民明白，我们是为工人夺取政权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个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做好经济准备。我们不能用直接的方法来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我们不得不用迂回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点。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国家资本主义的通常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的敌人却把它说得毫无意义。这是不对的。土地属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我还要说，我们今后的一切活动都应当只在这些范围内展开。我们已经使我国农民满意了，使工业和商业都活跃起来了。我已经说过，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首先，我们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在建立这种公司，这种公司的资本，一部分属于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另一部分属于我们。第一，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学习做生意，这对我们是必要的。第二，如果我们认为必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所以可以说，我们一点也不担风险。我们向私人资本家学习，仔细研究我们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犯了哪些错误。我觉得，我能够谈的就是这一些。

另外，我还想谈几个不很重要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笑声。)为什么我们会干出蠢事来呢？这是不难

理解的。因为第一，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第二，我国的教育程度极低。第三，我们得不到外援。没有一个文明国家帮助我们，相反地，它们都在反对我们。第四，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在这方面，短时期内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方面我们要作多年的努力，才能改善机关，改变它的面貌并吸收新的力量。这个工作我们做得相当快，也许太快了。我们办了苏维埃学校和工人预科，有几十万青年在学习，也许学得太快了，但是，工作总算是开始了，我想，这个工作一定会收到成效。只要我们做得不是太匆忙，几年之后就可以培养出大批能根本改变我们机关面貌的青年来。

我说过，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在这方面我也应当谈谈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的敌人责难我们说，列宁自己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那我要回答说：是的，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干的蠢事跟你们干的蠢事毕竟是全然不同的。我们刚刚开始学

习，但我们是在进行系统的学习，我们深信，一定会取得良好的成绩。如果我们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强调我们干的蠢事，那让我在这里引一位俄国著名作家的话来作个比喻，我把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改成这样：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这是不难证明的。就拿美、英、法、日同高尔察克签订的条约来说吧。请问世界上还有更文明更强大的国家吗？而结果怎么样了呢？它们不先盘算一下，不思索一下，也不观察一下，就答应帮助高尔察克。这是一次失败，我认为，即使从人的常识来看，这种失败也是难以理解的。

或者再拿凡尔赛和约这个更近更重要的例子来说吧。请问“了不起的”“显耀的”列强究竟在这里干了一些什么呢？它们现在有什么办法来摆脱这种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呢？我再说一遍，我们干的蠢事比起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一起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我看这样说不是过甚其词。所以我认为，世界革命的前途（这是我应当简略论及的一个问题）是美好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认为还会更好一些。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条件。

在1921年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的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我在讲话之前，又把它读了一遍。第一，这个决议太长，有50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



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被出色地译成各种文字——而是因为它浸透了俄国气味。第三，即使作为例外，有个把外国人能读懂，他也无法执行。这是决议的第三个缺点。我同几个到这里来开会的代表谈过话，我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大会——这对我来说是很可惜的，但是，我希望在代表大会今后的进程中，能够同更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详细谈谈。我觉得我们写出这样的决议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已经说过，决议写得很好，对它的50多节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把我们俄国的经验介绍给外国人。决议中所说的一切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我认为，对我们大家来说，无论是俄国同志还是外国同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俄国革命5年之后，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现在刚刚有了学习的机会。我不知道这个机会能够保持多久。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能让我们安心学习多少时候。但是，我们应当利用不打仗、没有战争的每个时机来学习，而且要从头学起。

全党和俄国各个阶层都有求知的渴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学习的愿望说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外国同志们也应当学习，但不是像我们那样学习——我们必须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对我们还是需要的。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外国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更高深一点的东西，在这方面首先是他们也要理解我们关于共产党的组织

结构所写的、他们没有读过也不理解就签了字的东西。这应当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执行这个决议。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像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们应当吸收一部分俄国经验。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也许，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出现黑帮。也许，这是很有好处的。我们俄国人也应当设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决议的原理。不然的话，他们是绝对不能执行这个决议的。我坚信我们在这方面不但要向俄国同志说，而且也要向外国同志说：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我们的学习是一般的学习。他们的学习则应当是特殊的学习，是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热烈鼓掌，经久不息。高呼“我们的列宁同志万岁！”再次热烈欢呼。）

（按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274-288页译文刊印）

**克拉拉·蔡特金（德国）：**

同志们！今天正像5年前一样，在我们面前，俄国革命仍然是当代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事件。当这个巨人刚刚勇敢地站起来，并且开始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而进行热情而顽强的斗争、向前迈进的时候，在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思想和道路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剧地进行分化。这里是改革，那里是革

命！这就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回答俄国革命的呼声。这种形势使俄国革命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深远的意义。在工人阶级中，大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就形成了一种思想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及其对工人阶级阵营的反作用的反映，理论上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实践中称之为机会主义。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看法，我称之为空想，即认为革命是多余的，是可以避免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当今的改良主义分子这样说——本身就产生了一些组织形式，它们可以克服自身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或者至少使这些矛盾在程度上有所缓和，直到贫困化理论、危机理论和崩溃理论都失去了意义。按照修正主义的看法，资本主义本身不再是产生了一场必要的、不可阻挡的革命的客观因素。按照同一种看法，革命的社会因素，工人阶级要革命的愿望也不存在了。民主和社会改革将“逐渐掏空资本主义，社会将从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他们是这样说的。

这种看法固然从理论上在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有影响的党的代表大会上遭到拒绝。这种看法在1900年和1904年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遭到摒弃，尽管在提到的前面一次代表大会上还不够明确和尖锐。只是在第二国际各个党的实践中，这种看法越来越占支配地位。这一点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和巴塞尔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在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一场迫在眉睫的世界战争诸问题的看法上，业已表现得一清二楚。

世界大战爆发了。交战国的资产阶级用机枪、坦克、潜水艇和制造死亡与毁灭的飞机来进行哲理的探讨。世界大战无非是所有危机的危机，将以一种可怖的崩溃、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告终，这一点，在大战爆发时已很清楚，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

越来越清楚。事情的发展证实了危机理论和崩溃理论，而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却坚持抛弃革命的理论，坚持改良主义的理论，这真是历史的辛辣讽刺。随着战争的爆发，它也就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可耻的破产。

无产阶级没有用国际大联合跟资本主义算总帐的办法来回答世界大战的教训，而是相反，无产阶级同他们所谓的祖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联合。当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表明它无能扭转崩溃的结局，资产阶级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并缺乏信心在自己制造的混乱中重建世界，这时机会主义的工人领袖们依然坚持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能由资本主义的崩溃而产生，只能由资本主义的复苏，由它的重新繁荣而产生。不是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只有通过合作，通过和睦，劳资合作，通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战争的灾害才能消除，社会才能重新建设。不要为了在共产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的革命！恰恰相反，要跟资产阶级联合去重建资本主义。这就是改良主义的口号。

同志们，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俄国革命是一场净化空气的暴风雨。俄国无产阶级是从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崩溃中合乎逻辑地得出实践结论的第一个无产阶级，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是唯一的一个得出这样结论的无产阶级，如果我们撇开在从前大俄罗斯领土上曾经建立的一些小苏维埃共和国不谈的话。

俄国革命实际上是从肃清修正主义、肃清改良主义开始的，也就是世界革命本身正在进行的那种肃清工作。俄国革命毫不含糊地、清晰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大众的认识和意志，即要一劳永逸

地结束资本主义。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法庭。

某些同志，孟什维克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俄国以外的弟兄们持有一种理论，认为俄国革命无非是一个国家的小事，必须保持在一种纯粹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目的就是要退回到二月一三月革命。可以完全肯定，俄国革命表现出一种既定的历史状况，它迫切要求在俄国土地上消灭沙皇制度，在政治上建立新的国家形式。但是，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尽管如此，俄国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小事，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可以看出，不能够把它禁锢在一条资产阶级的单纯政治革命的狭窄的河床上，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伟大事业的一个部分。在俄国革命中，不仅革命的社会力量，即在俄国本土形成的种种客观和主观的趋势，充满生机，朝气蓬勃，而且国际资本主义、全世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社会的，革命的趋势和力量，在俄国革命中也在起作用。这在外表上已经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革命是由于那次世界大战而爆发的；世界大战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在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下，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关系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帝国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不论在俄国本土还是在俄国以外地区所造成的所有那些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都在俄国革命中显露出来。而俄国革命也反映和凝聚了各个国家无产者关于革命的历史性认识和革命意志。国际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曾经唤醒并培育出精神和道义的力量，具有这种力量的社会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是生气勃勃的，是起了作用的。

所以，俄国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社会因素的生命力、强大力量

和不可抗拒性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明证。也就是，希望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的认识、意志、行动和斗争。

有人曾说，无产阶级革命恰恰从俄国开始应归因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种软弱使得世界革命在俄国土地上——直到今天还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迅速地发展起来。这虽然是对的，但是也只说对了一部分。同志们，我说，还有比俄国资产阶级软弱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俄国无产者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强大力量。布尔什维克党使他们思想上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他们充满革命的精神，组织上把他们联合成一种力量，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历史的主人。下面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如若不然，俄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爆发时本来就能够对比较软弱的资产阶级发起突然袭击，并将其打倒。但是，革命进一步取得胜利，它继续存在已5年，在这5年中，每一天都是跟强大的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日子；这个胜利表明，对于俄国革命来说，还有比俄国资产阶级软弱这一因素更为重大、更加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力量、热情、坚韧的毅力，简言之，进行俄国革命的坚定意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这种意志激励着无产者群众。

同志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俄国革命不论从它最重要的社会支柱无产阶级来看，还是从它的内容来看，都不可能是一场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要求越来越响亮：通过革命争取和平，土地交给农民，工人监督生产，而首先是这个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这些要求跟资产阶级革命是不相容的。当然，这些要求起初提得不响亮，在二月一三月革命的月份中，还没有充分起作用。可是，后来，这些口号提

得越来越坚决，逐渐变得有影响，遂从宣传口号变成为奋斗的目标。

资产阶级参加了这场革命并组织了起来，他们控制了某些大城市的自治局、杜马以及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许多工业协会和联合会等等。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却没有自己的革命的战斗组织，只是在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的组织才以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形式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起初并没有在革命的基础上，为革命的目的，以革命的坚定性进行斗争。开头，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握大权。他们在俄国无产阶级中坚持改良主义活动，坚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政权面前自愿退让，缺乏负责的勇气，缺乏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具有典型意义的是，1917年4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82名工兵代表参加的会议作出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斗争，必须考虑到革命尚未完成和战争环境所造成的局势，在决定斗争形式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俄国无产阶级乃至其工会组织中的优秀分子的怯懦，也表现在同年6月20日同样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议中。这次会议所通过的要求表明，布尔什维克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政党，其影响已日益增长。除了其他激进要求以外，还提出了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但是又作了这样的补充：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承担起国家机构调节经济的职能，这一任务是如此艰巨，如此复杂，必须请所有生产者，居民中的所有阶级共同承担。

有组织的工人采取的这种态度完全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政策的影响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政党以及社会党、社会革命党自从二月一三月革命以来推行的正是这种政

策。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策，披着民主外衣，表现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它非常露骨地表现在，以7月进攻取代和平，以枪杀起义农民取代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以放弃一切社会改革和通过资本家对经济的掠夺和破坏取代工人监督生产以恢复经济，尤其是采取敌对态度，拒绝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下述要求作出任何让步：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在反对向革命挺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民主很快就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它日益暴露出只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并急剧地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为结盟的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有所顾虑并受其约束，不敢越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雷池一步，结果是9月份独裁者就来扣门了。在这个独裁者的背后，不论是军人还是克伦斯基，都完全一样，都在伺机重建沙皇制度。

就在此时，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果断地插手，它赶走了与“纯民主”和谐和政府，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给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苏维埃，并由他们的代表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在这个关键性的历史时刻，无产阶级表现出他们已不再怀疑自己的力量，已经获得负责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所需要的勇气。俄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而且直到今天仍是唯一的一个不再作历史的客体的无产阶级，它从现在起已成为历史的主体，它不再忍受历史，而是要自己独立地创造历史。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首先教给我们一个原理，这就是革命武装起义的权利和重要意义，即使只有少数人拥有武器也是如此。但是，俄国革命的这一原理跟“左”倾、右倾理论有严格的区别。它说明，在历史上，那种把革命当作一种简



单的加减法运算的狭隘的算术游戏，是没有根据的；那种认为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许可”，这个条件就是要确保大多数拥护这一斗争，无论如何，事先要有胜利的保证。这种夸夸其谈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看法把革命贬低为一桩不假思索的现金支付的保险交易，俄国革命证明它是弥天大谎。不过，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的决定性革命起义，同时也有别于一切充满幻想的冒险暴动，它不是一个跟无产阶级群众没有稳固联系的轻举妄动的小党，在天花乱坠的革命口号和词句指引下的一次行动。不，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一个组织成政党的少数人的英勇行为，这个少数在最广泛的战线上取得同群众的联系，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的群众之中。

在历史上，以布尔什维克为先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似乎是一件一蹴而就的辉煌的孤立的行为。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在这次英勇的行动之前，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进行了数月的最辛勤、最顽强的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这样一来，斗争不仅有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作保证，而且还有另一种保障，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口号被群众所理解，也就成为群众自己的奋斗目标。所以，起义的行动不是一个冒险的党的革命体操，而是最广大革命群众的一次革命行动，关键是勇敢行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尽管群众有着一切准备，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事先断定。勇敢冒险的行动无法避免，也不可以避免。谁要是一直等到有胜利把握再举行革命起义，谁就会把胜利推迟到遥遥无期，最终他不仅不赞成革命斗争，还要放弃革命。一个党的革命行动无论多么英明，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准备得不论多么谨慎，多么周密，也不能够确保胜利。也就是说，为得虎子，须入虎穴。如果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无

产者在俄国革命中第一次果敢的冲击赢得了胜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敢于斗争。这是俄国革命的一个教训，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牢记这个教训：三思，当然需要，但是三思时不要放弃果敢的行动，三思只能是果敢行动的基础和准备。

同志们，一旦俄国工人在俄国农民支持下夺得政权，开始在苏维埃制度下建立自己的专政，另一个历史性认识也就得到证实。早在1884年，我们的导师恩格斯12月11日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就讲到这一认识。它与各国改良主义者的陈辞滥调截然不同。民主只是导致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这种认识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精神和谐的政策是无法调和的，与联合政府的政策是无法调和的，恩格斯指出，在危机的日子和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面临的敌人没有比“纯粹民主派”更加凶恶、更加顽固的了。我想把有关的部分念一下：

“在革命关头，纯粹民主派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又重新获得意义。于是，所谓的大批封建官僚（1848年3—9月）增强自由派的力量来压制革命群众。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sup>①</sup>

同志们！引人注目的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先生们竟然如此忙于引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话来否定俄国革命的权利，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那些先生们都在如此忙于交口赞颂民主，而却似乎偏偏忘掉前面引用的恩格斯的观点。怪也不怪。显而易见，俄国革命已证明恩格斯是多么正确。就在革命的日子以及苏

---

<sup>①</sup>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84年12月11—12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52—253页。——译者注

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初期，“纯粹民主派”就已经显露出是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最凶恶的敌人。“纯粹民主派”自从二月一三月革命以来就被俄国无产阶级看作是资本的阶级统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政。“纯粹民主派”在开始进行反对苏维埃民主、反对工人民主的斗争中所用的口号就是：要制宪会议，不要苏维埃政权！“纯粹民主派”以要求制宪会议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革命所确认的政权、革命的产物、革命的最优秀的代表。这一点使我们感到奇怪。“纯粹民主派”曾经有近8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选举并召开一个制宪会议。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去实现他们称之为最纯粹地表达人民意志的那种东西。为什么？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幽灵和土地革命这个幽灵咄咄逼人的出现，制宪会议本来是不可能召开的。土地革命幽灵体现在农民对土地与和平的要求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幽灵则体现在如下口号上：和平与工人监督生产。所以，“纯粹民主派”先是拖延制宪会议的选举，继而一再拖延制宪会议的召开。现在，作为压制苏维埃政权的手段，要求制宪会议一下子又成为“纯粹民主派”的奋斗目标，“纯粹民主派”的战旗。制宪会议被说成是最不可侵犯的、最神圣的，只有它才有建立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制度”的创造力。

关于制宪会议的要求，不仅是由各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跟资产阶级结盟的革新社会党人提出，它在我们自己的革命队伍里也有反响。大家想一想，不是别的小人物，——正是作为天才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在某一时期也曾持有这种要求：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脊柱！这一呼声消沉后不久又重新出现，说明它值得重视。

在喀琅施塔得暴动中，它由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提出，最后遭到另一些人的驳斥，甚至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也提出了这一要求。立宪会议与苏维埃，要求是这么提的，但是，当然是“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其结果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没有实质的内容，没有行动的空话。

然而撇开这点不谈，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情况又怎样的呢？如果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今天仍经常有人不断地指责革命政府，说它在立宪会议 1 月 5 日开会时驱散了这个议会，这样的指责难道有道理吗？让我们非常冷静地看看事实。立宪会议开会时当即宣称，不跟苏维埃合作，而且作为苏维埃的对头，否认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也否定了革命的权利本身。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立宪会议多数派，不肯像承认由他们组成的临时政府那样去承认苏维埃政权，甚至于只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们也拒绝了。立宪会议里的布尔什维克和跟他们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对这种肆无忌惮的宣战给予了必要的回答，他们退出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并把他们驱散。

在欧美无产阶级阵营中，许多俄国革命的批评者对待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所见略同，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地地道道的俄国革命的政策。苏维埃政权有理由——他们这样承认——驱散立宪会议，因为那是在另一些前提下选出的，绝不可能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愿望。此后举行的苏维埃选举已清楚地、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补充说——苏维埃政府本应提出重新选举。然而，不利于宣布重新选举，不利于召集一次新的立宪会议的，不仅有技术上的和外在的原因，这些原因

立即使这一措施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在交通遭到破坏，政治生活中心同边远地区缺乏联系的情况下，很难于在短期内实现真正忠实反映人民心愿的选举。

不，还有一些远为深刻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不利于此。召开立宪会议，把国家制度的抉择和国家权力交付给他们，最后就意味着否定苏维埃政权，否定苏维埃制度，否定革命和它的权利。除了苏维埃还有一个立宪会议，它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它究竟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也许立宪会议果真只起咨询机关的作用，难道决定权真的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这是对“纯粹民主派”毫无用处的一个解决办法。“纯粹民主派”并不想做咨询和评议工作，而是要统治，要执政。而苏维埃政权不能容忍自己降格为一个咨询机构。革命把这个政权完全置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铁拳的掌握之中，俄国无产阶级不允许同资产阶级平分政权，或是干脆把政权拱手奉还。如果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并存，就会出现政权的二元主义，这种双重政权必然很快导致夺权之争，革命的事业就会成问题，就会受到威胁。与苏维埃并存的立宪会议，无非是反革命进行公开煽动和秘密颠覆的一个合法的中心而已。所以，不要立宪会议，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如果要把政权真正地保留在无产阶级手中的话，俄国革命政策的口号就必须如此。

与拒绝立宪会议相关联的俄国革命政策的另一措施也曾引起严厉的批评家的愤愤不平，这就是苏维埃选举法。大家知道，就一切剥削者被剥夺选举权来说，苏维埃选举法是一种有限的选举法。剥削者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此外，对于所有劳动者来说，一般要超过18岁。这一限制是剥夺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一项必要措施。苏维埃制度把全部政治权利都交给广大劳动群

众。他们在企业和工厂，在农村，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苏维埃，这样就可以避免由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把一部分政治权力交还资产阶级。

有人认为，不给这个权利是一种胸襟狭窄的手段，它会使劳动者失去勇气和畏缩不前，不能欢欣鼓舞地去参加新制度的建设。当然，得不到选举权的资产阶级人数不太多，但是在革命开始时，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的社会和经济势力还很大，想建立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的确没有任何理由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政治权力或权利交还给他们先前的剥削阶层和老爷们。

此外，还有另外一面，被剥夺选举权是为社会所不齿的标志。谁要是不劳动，不论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谁要是剥削者，谁要是社会上的寄生虫，他就没有权利直接、间接地参与决定改善政治和社会现状。还有一点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剥削阶级不应得到苏维埃选举权。选举法的根本意义就是要从政治上、法律上表明一个社会制度的性质。从选举法的性质可以识别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阶级的权力和权利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制度经过革命所产生的选举法，本来只是意味着旧的封建不动产的所有者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扩展到拥有动产的资本所有者，因此它受到财产、收入、捐税等等的制约。普选权的实行表明了在有产阶级之外一个崭新的阶级、无产者的阶级开始崛起这一事实。在普选法中，除了财产外，也把劳动、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看作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不过苏维埃政府建设社会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劳动与财产之间权力分配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按照苏维埃国家作为工人国家的性质，按照新社会制度的本质，选举权只能是劳动者的一种选举权，而不

能同时是剥削者的选举权。

然而，同志们，苏维埃共和国作为政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只写成条款、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它必须获得生命力，必须付诸行动。这只有在同资产阶级、同反革命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实现。几乎从苏维埃共和国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必须进行防御，它不仅要跟俄国资产阶级作斗争，也要跟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后者立即就感到与前者休戚与共。苏维埃共和国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各条战线上跟反革命作斗争。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国内外敌人面前捍卫自己。

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句话就是和平这个词。我说和平，但不是像我下面还要谈到的和平主义的和平。苏维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进行了复员，可是看看它得到的报答吧。德国帝国主义的军队，其中有背囊中放着爱尔福特纲领的社会民主党人，继续向彼得格勒进军，他们还占领着乌克兰和别的一些地方。协约国正准备袭击苏维埃政权，并从政治上、财政上、军事上援助反革命。如果要想保住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建立红军，也就是聚集和组织暴力，运用暴力，以抗拒暴力。红军就是保护国家的暴力的一种形式，红军在战场上捍卫工人国家的生存和独立。暴力的另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恐怖行动。暴力的这两种形式都是严酷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当自卫，这样，苏维埃俄国才能生存，才能建设和发展。

由于改良主义领袖的影响，仍然有大量工人群众不理解革命防御战争的必然性和恐怖的本质，他们听任别人辱骂“红军”是所谓“苏维埃帝国主义”的产物，他们特别对恐怖的“残暴”感到愤怒。但是，让我们看看事情究竟如何。俄国革命中的红色恐

怖，是对仍然掌握着强大统治手段的资产阶级的白色恐怖的回答。资产阶级不仅着手通过阴谋、暴动等来摧毁无产阶级政权，他们还利用他们的全部影响，破坏为了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而进行的建设工作。苏维埃的红色恐怖无非是针锋相对的正当自卫。俄国革命所要做的，也就是履行马克思在他精辟的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称之为一切革命的首要责任：它必须“打倒敌人”。不仅需要打倒敌人，在某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要强化为恐怖；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完成另一任务：反革命分子妄想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权力和统治权力，必须狠杀他们的气焰，要把他们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连根除掉。穿着女子学校的霓裳羽衣，穿着洁白挺括的节日盛装，手里拿着象征和平的棕榈枝，是不能使一场革命遍及全国、去救苦救难的。革命必须脚踏铁鞋，腰系利剑，因为敌人要我们这样做，逼我们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酷，它的恐怖措施，并非革命自由选择的任意行为，而是反革命强加给革命的。这类措施有很大的用途，它们的实质是以小恶防大恶。反抗的必要性本身就包括了预防的必要性。人们为成百的人、成千的人在肉战中成为恐怖的牺牲品而悲伤。人们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和恐怖扼杀了“民主”，扼杀了资产阶级的自由而绝望，而气恼得发疯，但是没有人谈起成为反革命牺牲品的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人想到，如果不是革命的暴力摧毁反革命的暴力，同样的命运也会落到另外多少万人头上。在改良主义者的圈子里，没有人想到这样的事实，即没有革命的严酷，千百万人将不得不更长期地在资本主义的野蛮剥削和奴役下受苦受难，遭受不幸和死亡。

同志们，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主席：**

蔡特金同志要求现在休息。（纷纷表示赞同。）对此没有反对意见吧。

主席团建议，明天上午11时继续今天的议程。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8分。**

## 第九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上午11时50分**

**主 席：纽拉特**

###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报告人：克拉拉·蔡特金，贝拉·库恩)

**克拉拉·蔡特金** (全场鼓掌欢迎)：

同志们，昨天我的讲话谈到苏维埃政权为了保卫自己和生存下去离不开暴力，但是，反对我们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说，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只是归功于暴力，再也没有比这种说法更加错误的了。一个国家的政权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刺刀尖上。在俄国，联合政府的8个月，特别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克伦斯基政府执政的几个月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特别适用于革命的时期，在那个时期里，日子是以月计算，年份是以数十年为单位，甚至时常以世纪为单位计算。苏维埃政权必须通过自己创造性的政策，通过积极的政策获得生存权利。苏维埃政策的国际性作为一个重要特征引起人们注意，它毫不含糊地表现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和平是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呼声。战争

造成的灾难是要求和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战争迫使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要求和平。它的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工人、劳动者的国际主义革命团结的觉悟。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写道：“在法国宣布了彻底变革社会。但是在法国不能实现这一变革；社会的变革在国家的院墙内根本不能实现。”这种信念从第一天起就是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政策的主导思想之一。临时政府的第一批公告就包括了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和平。这个呼吁清楚地表明，它不是出自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而是作为无产者的革命行动，作为一个通往世界革命的大门，作为走向世界革命的第一步而要求和平。在这个呼吁书中特别赞扬德国、英国、法国工人已经为人类作了伟大和宝贵的贡献。因此——公告接着说——他们现在也必须为人类摆脱战争灾难尽到自己的责任。

苏维埃共和国的呼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和平——却无人理睬，虽然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中，和平与革命无疑就像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延续一样，可以极为方便地实现。人们本来可以少遭受一年的罪恶和暴行以及生命财产的毁坏。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手中有武器，可以掉转枪口狠狠地打击剥削阶级。世界和平并没有能够通过世界革命来实现，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以两国同盟的方式单独媾和，缔结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这一和约极大地加重了年轻的无产阶级国家国内局势的困难。它被社会革命党人、苏维埃俄国的最顽固、最严密组织的反革命力量利用来无耻地煽动反对苏维埃政权。把军事上的溃败诿过于苏维埃政权。

但是，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克伦斯基政府六月攻势

的罪恶和蠢行，年轻的苏维埃国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是接受苛刻和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它不得不为“纯粹民主派”的帝国主义付出代价。社会革命党人、反革命分子——他们特别利用这个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点——进一步断言，苏维埃国家通过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加强了德国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国主义，牺牲了协约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如此辉煌的“民主”与“文化”。然而，德国帝国主义却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径直地走上通向凡尔赛的道路，向凡尔赛和约挺进。德国帝国主义的胜利狂爆发，另一方面又把胜利的狂热欲望增强到白热化的程度。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发出的征兆令人吃惊！它促使把全部权力手段都投入战争之中，因而导致德国军国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的崩溃。

但是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及其作为拖垮德奥军队顽固坚持到底的意志的一个最强大的道义、政治因素的榜样，也应该属于导致这种崩溃的力量。当德国无产者开始拒绝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利润，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目的继续长期在战场上流血时，军人反抗的第一句话就是：士兵代表苏维埃！当军事上的瓦解变成政治上的革命时，当德国发生革命时，革命的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德国劳动群众从哪里学来这种说法，表达他们的愤怒与对自由的渴望？他们从俄国革命中学来。

可惜的是，它只停留在拼写革命的ABC上。德国无产阶级当时还没有学会如何驾轻就熟地进行革命。俄国工人和农民，那些“落后的”文盲，8个月中从历届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政策、资本主义政策中学到的东西，德国无产阶级没有学到，而且直到今天，在4年之后，他们还没有学到这些东西。德国工人把集中在

苏维埃里的政治权力又交还到资产阶级手中。他们用“民主”，也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于是，俄国革命领袖的期望暂时落空，他们曾经期望世界革命的汹涌波涛会迅速地滚滚向前。布尔什维克坚信，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世界革命将迅猛地向前发展。敌人讥笑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这种坚定信念也冷嘲热讽。

同志们！这种嘲笑是轻率的，是没有根据的。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清楚地认识到已经爆发了的世界革命的方向和目标。但是速度，他们可能估计错了。为什么？历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可以明确地断定，明确地掌握，并勾画出前景，它们是社会上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速度，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演变的主观力量，也就是说取决于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认识、革命意志和行动。在估计这个因素时，要考虑许多无法预料的情况，所以不能有把握地预言世界革命发展的速度。对世界大事抱怨不休的人们指责布尔什维克估计错误，但是，对于俄国革命中坚持到底的基本力量来说，他们指责的东西已成为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这种估计错误所产生的效果已远远超出俄国的疆界，它比那些自负的数学大师的据说是九倍聪明的办法，更加十倍、百倍地富有成效。世界革命一定要前进，它将完成在俄国土地上已经开始的事业，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要把对于世界革命，对于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团结的那种信赖力量，那种几乎是宗教的信仰，归功于这一信念，经过5年的火热斗争和前所未闻的苦难，直到今天这种信念仍然使苏维埃俄国的群众保持着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的精神。

从俄国革命的和平政策再谈到它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应该

创造革命无产阶级的稳固的基本力量，它应该彻底变革社会。革命从一开始起就显示出它的无产阶级性质，它的经济政策必须以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为方向。如果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的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那么它就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而且这还不够，它必须有计划地用共产主义精神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经济，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时，发生了俄国革命的悲剧。一方面是要尽可能快地建设并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极为明确、极为强烈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当前经济、社会状况落后的这一弱点，这个悲剧就在于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

如果我们要理解俄国革命的经济政策，我们就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国家所拥有的进行共产主义变革的各种社会力量。俄国革命在变革社会中所能依靠的究竟是哪些力量？

与乌托邦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通过经济技术的尽可能发展，奠定社会革命的基础，这种经济技术的发展大大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最完善的劳动手段和劳动方法以及组织形式和组织方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一个从事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它能够完成向共产主义转变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的任务。

在这方面，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维埃国家按其经济、社会结构而言，就像一个由于革命而倒置的金字塔。在下面作为承受基础，是一个年轻的、落后的还相当不发达的现代机械化大工业，一个年轻的、人数比较少的无产阶级，就运用生产设备、管理、领导，使之充分发挥最大生产效益的技能和才干来说，也还年轻，管理和领导公众事务和国家事务也还相当没有经

验。在这个薄弱而狭窄的基础上，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小农聚居的巨大的岩石；一个小农经济，它的经营方式还是最落后的形式，“落后”，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如同回到法老的时代”。不言而喻，与此相应的精神状态也是如此。

同志们，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能不说：尽管5年来一切反革命势力和反革命风暴都在摇撼这个倒置的金字塔，可是直到今天，它仍然屹立不动，这真是一个奇迹，一个历史性的奇迹。但是这样一种状况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即使有最了不起的平衡术也不能避免金字塔最终倾覆，或是上面巨大沉重的岩石压垮了下面狭窄、薄弱的基础。只有当现代工业、现代无产阶级这个狭窄的基础有所扩展，有所增长，变得广阔而坚固，能够经受得住来自上面的压力，情况才会有所不同。或者说，如果苏维埃俄国以外的地方通过革命也建立一些苏维埃共和国，这个窄狭的基础得到外部的支持；如果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人这么说——这些新的苏维埃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能够以兄弟团结的情谊迅速加宽和加固苏维埃俄国的这个狭窄基础，并从而加速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情况才会有所不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样一些苏维埃国家并没有产生。结果是，俄国革命及其产物——俄罗斯无产阶级国家——不得不同农民妥协，不得不同外国的和俄国的资本家妥协。这种妥协就是新经济政策。在评价这个政策时，我们绝不能忘掉俄国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我们不能根据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任何一个在书斋中想出来的非常完善的社会改革计划来评价这一政策。标准是，根据现有的而非自由选择的环境，看看这些措施是不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步骤，这些措施是否以共产主义为

目标。

首先，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就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已受到来自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者队伍中的严厉批评，有的批评也来自共产党人。关于这个农业政策我要说几句话。对农业政策的大致了解——当然具体的做法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研究，——对于理解俄国的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此外，这种了解对于解决世界无产阶级在各个国家夺取政权以后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各个国家的境况与俄国不同。那些吹毛求疵的孟什维克，就其方式、方法而言，是玩弄逻辑的思想家，他们由于推行自己的土地政策而彻底背弃俄国革命。虽然他们有权自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不过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评价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时必须看到，资本主义虽然拥有大量统治手段，它依然是束手无策，长期无法取消小农经营代之以比较高级的经营方式。当然，资本主义曾使广大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小农无产阶级化。但是尽管如此，小农的经营方式依然存在。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巴尔干国家，它们仍带有浓厚的小农性质。我们也无须考虑意大利和法国的小农群众。即使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德国，也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农。甚至在美国也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生产，当然，那里的小农场不能按照欧洲经济的尺度，而应该按照美国的尺度来定。

所以怎么能够期望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转眼之间就能结束小农生产。从小农的人数已可看出，没有一项可以使小农群众满意的政策，俄国革命是不可能的。俄国人口的80%是小农，其中9/10是劳动农民。如果违背这些群众的意愿，无产阶



级的革命和夺取政权就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认为这样说还不够，革命，没有这些群众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在俄国，谁要是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不去解决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这一难题，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临时政府第一批法令中的一个法令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就从这里着手。土地使用权按人头交给每一个人，不分性别，只要他们亲自耕种土地。随后的一段时间，大地产被农民分割，遭荒芜，被随意乱分；大农庄的机器、农具、牲畜等动产也被分掉。后来开始一个试验阶段，按照一定的规定进行土地分配。避免瓜分大地产，有计划地把小农经济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不得不实行“征集委员会”，“余粮收集制”。对土地的渴望使农民群众走向革命，这种渴望得到满足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强大支柱。

罗莎·卢森堡所担心的这种农业变革的后果并未发生：俄罗斯农民在政治上并没有麻木不仁。他们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不是为了在灶旁消磨岁月。满足了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共和国的英勇保卫者。在苏维埃政权中，他们捍卫自己的土地，不许地主还乡。但是，俄国革命领袖们所期待的事情也未发生。土地分配并没有加剧农村的阶级对立，也没有促使贫苦的农民群众走到工业无产阶级一边，同他们一起解决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对立。出现了一个广大的中农阶层，他们由于自己的利益很快就同战时共产主义发生了对立和冲突。他们掌握着活命的面包和杀人的步枪，所以他们迫使苏维埃政权采取新政策措施，采用实物税取代强制缴纳全部农产品，取消食物配给。他们还迫使苏维埃政权采取自由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众所周知的其他经

济革新措施。

同志们！有些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理由是，它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偏离了共产主义，它同苏维埃国家准备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抵触，尤其糟糕的是，它甚至堵塞了通往这一变革的道路。情况怎么样呢？难道进行一场继续保留大地产、建立另外一些大农庄并进行最现代化的大农场的生产经营的农业革命，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在不着边际地说话。

苏俄农业经济的特征不是现代化大农场，而是小农经营。值得一提的大农场在革命爆发时，只存在于波兰、临近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的一些地方。这对于用旧的社会主义的方案所规定的解决农业问题的办法又说明什么呢？这里没有这样的农业生产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奋勇向前，可以建立大企业。此外也还缺少一个能够运用、管理、领导这样一种生产机构的、真正的现代农业无产阶级。在俄国，我们不断听到谈起“农村贫困”，但是没有听说过一个农民无产阶级、一个农业无产阶级，这是很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无产阶级并不存在。原有的大地产是由地主按照古老的封建方式经营的，不是按照现代资本主义的方法和手段来经营，只有极个别自由化的贵族这样经营。

因此，俄国革命的农业政策以建立农业大企业为开端是绝对不可能的。情况既然如此，——还要考虑到最初中央权力还较弱——进行农业改革，首先就必须确实实是农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只能是杂乱无章的。它只能是像过去已经做过的那样办。

难道在布尔什维克农业政策的基础上必然造成了农业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吗？我不这样认为。当然，在对

农业革命措施的批评时，经常听人谈到“自古以来的私有心理”，这种心理在俄国小农阶层中还很有影响。这种心理在许多人身上暂时有所加强，无疑也得到巩固。但是，是否会长此以往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农民对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反对甚至反抗，不仅是由于一种所谓天生的要强烈表现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思想，肯定还有另一种情况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土地的渴求使农民成为苏维埃国家的拥护者和保卫者，对工商业商品的渴求又把他们从共产主义那里赶回去，让他们在经济方面跟资本主义一起反对革命。他们究竟是怎样认识共产主义的呢？不是理解为城乡之间、工业无产阶级与小农之间的休戚与共，而是理解为“战时共产主义”，它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一切，并没有给他们以生产和生活上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商品。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如果工业兴旺发达起来，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将不会遇到农民执拗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想法。

在估计小农心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掉另一些情况。在俄国小农中间，旧的传统，在思想感情上古朴的乡村共产主义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由于一种原始的宗教观，把一切财富都归功于上帝，看作上帝的财富，旧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增强。托尔斯泰的信徒们、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和某些教派的宣传也助长了这些旧传统。共产主义观点的这些萌芽，将通过无产阶级国家采取的措施予以培植和发扬。

首先，尽管有着各项新经济政策，土地没有变成农民的私有财产，它仍然属于无产阶级国家所有。农民获得土地是为了使用，但是他们既不能出卖也不能继承土地，禁止剥削雇用劳动。此外，小农经济已经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不仅通过实物税，尤其

是还有关于经营和使用土地的一系列法令、规章和机构。最后，苏维埃政权非常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把农业发展引上生产合作社经营的轨道。合作社的出现部分地也是出于饥荒重压下的农民自己的倡议。近几年的歉收和饥荒使得农民建立劳动组合、合作社、大协作组合等的兴趣有所增长，邻里、亲戚结合在一起共同购置和使用机器、马匹等等。此外，苏维埃政权也在努力尽可能多地建立大型苏维埃农场，促进合作农场和农业合作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当然，已经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大企业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还只是小农经济这个汪洋大海中——小农经济经营单位的数目估计有1 200万户——的一个小岛，但是，它们作为生产技术样板和社会样板可以起到巨大作用，而且已经起到巨大作用。

此外，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我们不要让自己受到迷惑，用观察法国农民解放的眼光来研究俄国的农业变革，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重大事件之间存在着许多类似之处。我们不应忘记，法国农民解放运动的产生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联在一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可以用两个词表明：财产与个人主义。与此相反，俄国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思想是：劳动与团结一致。这为小农态度的变化创造着一种与法国革命时期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

首先，俄国的小农从经验中体会到，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的兴衰都与工业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提高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兴旺发达的现代工业支持，没有无产者为这种工业所作的贡献的支持，他们就不能更合理地从事自己的经营。从这种关系看来，我说，苏维埃政权曾经考虑并努

力贯彻的最好的土地纲领、最有效的土地改革乃是俄国经济的电气化。它将建立城乡之间的坚强与牢固的团结，使工业无产者与小农在经济、文化利益上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此，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在一朝一夕通过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来解决土地问题，然而它绝不曾使发展偏离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和目标。恰恰相反，它实现着一个又一个的革新，从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文化方面引导小农走共产主义道路并坚持这一道路。甚至小私有者的心理也将随着改变了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变化。

小资产阶级的改良社会主义者把俄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看作似乎是革命天堂中的原罪。按照他们的看法，从资本主义承袭的原罪随着革命来到布尔什维克的世界，这种原罪无疑在整个资本主义复兴过程中起过作用。依我看，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苏维埃俄国坚持不渝地走共产主义道路，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土地政策，它也免不了必须同资本主义共处。领导俄国革命的党从最初起，在制定它的有关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从来没有忘记过探索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它从政治现实上来考虑与权衡俄国实现共产主义所面临的具体环境。因此，布尔什维克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确定了有限的眼前的目标，当前的目标，不过这些目标都是为共产主义做准备的。列宁在1917年4月曾概述了这些目标。他称之为夺权后的最迫切任务是什么呢？大工业、运输业、银行的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工人监督生产。就连临时政府的第一批法令也没有明显地超出这些要求，逐渐地才采取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地产私人所有制等一些进一步的措施。

无产阶级革命迫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迫使我们超越4月提出的口号：工人监督生产等。为什么？大部分企业主用破坏活动，或者是关闭工厂和逃走的办法来对付苏维埃政权的规定。如果不让工厂停产，不让经济遭到彻底破坏，工人们除了夺取这些工厂的管理权，占领这些工厂，别无他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苏维埃俄国必须装备红军，供应红军，装备正在同用全世界最先进的军备工业装备起来的军队进行战斗的红军。如果只是局限在最初的比较温和的经济措施，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它要求占有和利用现有的一切生产资料和财富，利用一切生产力。此外，资产阶级固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但是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辅助性社会手段，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来反对工人国家。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打击资产阶级势力的根基，这个根本就是所有制。这一点通过把现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土地国有化而实现了。最后还要谈到另外一个考虑，苏维埃俄国抵抗反革命进攻的保卫战使广大群众承受了惊人的、从未有过的牺牲和匮乏。群众愉快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实行了某种——我究竟应该怎样说呢？——粗陋的原始的消费共产主义。所以，从经济上看，俄国革命远远超越了最初制定的目标而向前迈进。

现在往往有人悲叹，革命受到打击，革命正在逃遁，这不符合事实。俄国革命已经很有秩序地撤回到最初的阵地上，它甚至还守住了许多制高点和要塞，比它最初打算占领或已经占领的还要多。不错，资本主义又回来了，它的政权曾经被摧毁，它似乎曾经被永远地赶出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的神圣土地。资本主义回来不仅是以小农面貌出现，也以承租人和租借开采人的面貌出现。十分明显，这些先生们参与俄国经济，并非出于要建设并提高俄

国的经济从而服务于文化的崇高情感；他们追求一个“更加现实的”目的：谋取利润，尽可能多的利润。但是，同志们，资本家回到俄国来，不再是自己工厂的绝对的主人。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们不再是国家的当家人。租借开采人、承租人追逐利润的欲望，将受到工人国家法律的制约，受到运用苏维埃暴力手段来贯彻这些法律的制约。

的确，在新经济政策这块土地上，将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地爆发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但是，苏维埃国家是作为受无产阶级委托的、一切生产力、一切自然资源、一切劳动力的管理人员进行工作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它的最高准则。它通过法令规章和法定条件使国内外资本家不可能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采。不论资本家如何利欲薰心，它尤其要阻止资本家在灭绝人性的掠夺性开采基础上提高他们的利润。无产阶级国家深知，苏维埃俄国的最大财产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者。它也深知，俄国无产阶级不但因此要保持今天的朝气蓬勃的干劲，这还不够，它还必须在体质上、精神上、职业才干上、道德文化修养上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才能成为完美的共产主义的创造者和体现者。

因此，作为无产阶级战斗组织的工会、合作社，在租让和租借的工厂里资本与劳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中，将重新发挥巨大作用，开展非常有益的活动。与我们在资本家在政治上仍处于统治地位的非苏维埃国家里所看到情况相比，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在那里，国家政权无非是阻止工会与合作社活动的制动器。在那里，国家政权干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总是对资本有好处，除非工人群众已经强大到能够阻止国家那样做。但是，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政权在工人与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

资本的一切冲突中，将做工会的后盾，合作社的后盾。

然而，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苏维埃共和国不仅作为租让权和出借权一方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它也得当自己工厂的“国家资本家”。在俄国工业和俄国经济中，只有一部分——而且现在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以所谓“租赁方式”交给资本家开发利用。另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大工业、运输业等关键的项目，仍保留在苏维埃政权手中。苏维埃政权，工人国家本身，是苏维埃俄国最大的企业家。现时俄国经济不是同正在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国家联结在一起，而是加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在这个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这个全球经济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在一定限度内对第一个工人国家里社会关系的形成还能起到影响作用。苏维埃国家作为企业主，为了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也必须关心它的工厂的“赢利”。是的，我的看法不限于此。甚至于当过渡时期度过以后，甚至当我们有了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时，社会在它的经济中还要生产剩余价值，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也必须积累。由此得出什么结论？这就是工人国家作为企业主，有时也会同个别工人或工人小团体的利益和要求发生冲突，面对这些人，工人国家必须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不言而喻，这种冲突一定不能按照个别人、无产阶级的个别团体、经济的个别部门的眼前利益、暂时利益来裁决。不能，这种冲突今后必须按照无产阶级作为阶级、作为整体的利益来裁决。

显而易见，在苏维埃俄国不会不发生这种冲突。由于下述实际情况就会产生冲突：俄国无产阶级今天还不能从自己的队伍里提供人员去占据所有的管理、领导岗位和一切重要岗位。来到这



些岗位上的人，经过全面的经济技术和职业教育，拥有经验，但是缺少必要的共产主义态度。同志们！在这方面，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再一次落到工会和合作社头上。不仅要作为一个建设机构，还要作为一个教育机构，而且可以把它叫做“既向上又向下”的教育机构。向下，提高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尽可能地成为有能力、有才干的生产者。这样做，也许有时无产者会觉得艰苦。但是，在评论这种所谓的艰苦问题和我们的朋友列宁昨天所说的落后问题时，我们不要忘记，在俄国以外的国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多少个世纪以来都经过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的训练，才获得今天的生产能力和劳动能力。在英国，这种训练的开端就是血的立法，而且今天仍用饥饿的皮鞭、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毒蝎来惩罚。苏维埃俄国这个工人国家将借助于工会和合作社，用另外一种温和得多和人道得多的共产主义方法来教育它的工人群众。但是，国家必须教育他们遵守劳动纪律、掌握专门技能等。这本身就包含了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同时，工人国家为了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彻底地按照共产主义方向改革经济，也将借助于工会和合作社教育一批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职员、公务员，即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尽可能迅速和彻底地改革经济，使之朝着共产主义的方法改变。职员和公务员必须意识到，当工人国家的代理人和最受信任的人意味着什么。

还有另一个事实。苏维埃俄国尽管贫穷，尽管经济遭到破坏，我可以断言，它是今天拥有最先进的劳动保护法和社会救济的一个国家。这不是纸上空谈。工会和合作社密切配合苏维埃政府机关，监督劳动和社会救济的立法，并促使进一步更好地实

施。工会和合作社是社会改革的有效体现。工会和合作社的活动与社会改革的关系，以前曾被改良主义分子先生们——正如我已经指出过——推崇为掏空资本主义、避免革命的手段。我们这些“极端分子”反驳他们说，一场借助于工会和合作社的真正革命的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表明，我们的论断是多么正确。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才谈得上作为按照共产主义方向变革经济的手段。随着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的面貌为之一新，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将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防御和抵抗转变成共产主义的建设工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苏维埃制度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道路转弯处的一个高耸的里程碑，一个更高的发展正在到来，上述一切社会因素的任务业已变化。

我无须指出新政策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昨天我们的朋友列宁已经非常明白地讲过了。但是我认为，必须强调一下新政策的这一个方面，因为它指明了两个事实。首先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保住政权并没有翻越大山，而是刚刚站在山前。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才能翻越大山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这中间会出现一系列困难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体现在苏维埃国家中的工人的政治权力与体现在工会和合作社中的无产阶级经济机构之间的问题，以生产工人一方、工厂中的职员和公务员为另一方的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苏维埃机构中的种种官僚主义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都必须深入研究。

因此，在俄国革命中，我们可以从事物的有关发展上学到很多的东西。不但要从看来是正确的东西中学习，而且也要从似乎

是错误的或者真正是错误的东西中学习。然而我们首先得把中心问题搞清楚，中心问题就是夺取并保持政权，就是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把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就取决于这个中心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本身的事业。所有其他的考虑都要从属于通过无产阶级维护政权和为了无产阶级而维护政权这一问题。如果需要有一个证据来说明掌握国家政权对于共产主义革命起着何等的决定作用，那么这个证据就在我们面前的两个典型例子中。一个是苏维埃俄国，另一个是搞联合政府的德国。

在苏维埃俄国：维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大工业国有化；扩大劳动保护法；保障八小时工作日；坚决反对随意加班加点——只有证明为了工人国家本身更高的利益有必要加班的地方，才允许加班；发展社会救济；发展教育事业，尽管十分贫困，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总而言之，开始重建经济，经济生活中已取得微小的进步——而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地位的些微的然而可以明显感到的改善。

与此相反的是德国：无产阶级不掌握国家政权；从斯汀尼斯的联合政府到谢德曼，甚至直到希法亭—克里斯平；用国家企业的斯汀尼斯化取代国有化；借助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削弱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削减社会救济机构；听任学校僧侣化；中产阶级在极端贫困中无产阶级化；经济日益遭到破坏。总而言之，劳动群众日益贫困化，这种贫困化简直意味着千百万人的死亡。

我想，这些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说明，无产阶级手中保持国家权力究竟具有何等决定性意义。但是，并非这一目标本身在苏维埃俄国导致了“新政策”，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弊端，新经济政策是俄国特殊条件的产物，勿宁说，我从新政策中看到了在这

种形势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

苏维埃俄国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仅是以坚持“新政策”为前提条件。除“新政策”外，还要辅之以加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最显著地突出共产主义的理想核心，最显著地突出共产主义所包含的并使它充分发扬的伟大文化价值。因此为了把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无所不包的有计划的国民教育工作，特别是青年的培养与教育，必须与新政策同时并进，它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培养与教育。

同志们！如果我在这里哪怕是粗略地叙述一下俄国革命在文化工作方面做了多么大量的工作，也会超出我的任务范围。俄国革命是一个文化传播者，是如今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它更为巨大的文化力量。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革命在国民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艺术方面采取的一切措施。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下红军成为怎样的文化因素。经过革命“黠武主义”训练的红军战士，作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传播者回到偏僻的村庄。在俄国革命5年中，在文化方面做了伟大的工作。单单从这方面来评价文化工作，那么它已经是不朽的了，没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怎么能够做出这等成就。可是，苏维埃政权作为能够从经济上、文化上把社会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强大力量而生存下来，其前提是什么呢？我认为，不可缺少的前提是，共产党即无产阶级的、起领导作用的革命阶级政党与这个党外的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密切的有机联系，俄国革命就是在这个牢固团结的基础上诞生的。由于这种团结，俄国革命一直持续到今天，共产主义的未来也必须由这种团结来保证。党和群众的有机团结，不在于严格地实行一种表面的机械格式，它也不是从外部强加给无产阶级的一种力量，不

是的，它是从群众自身涌现出的一种活生生的现实。苏维埃俄国共产党从事的活动是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认识、革命意志、革命自我行动的最完美、最有力量的表现。现实的生活和行动，在纵横交错的渠道中，从下面群众那里流到党那里，又经过千百个可见和不可见的渠道，从党那里又流回群众那里。我们听到有人责骂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党内集团、一个领导集团的令人麻木的、置人于死地的专政。这种谩骂得到一些陈辞滥调的滋养，它们无非是对苏俄国家状况的反布尔什维克的造谣和诽谤的蹩脚模仿。无产阶级在这里不仅夺取政权，而且也保住了政权，不再受资产阶级严厉控制。面对着这种叫骂，如果我们想正确地估价苏维埃俄国是何等的创造性生活的源泉，我们只消看一看无产者群众和农民群众的行动。何等迫切的勤奋好学！何等教育热忱！难以数计的从前浑浑噩噩的人现在又是如何充满活力！

因为有了苏维埃政权，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劳动群众中非凡的才能得到蓬勃发展，最美好的精神和道德财富得以发扬光大。你们看看苏维埃机关，看看各种社会机构，到处生机盎然，当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国家里能找到这种状况。千百万人在努力前进，奋发向上。在他们的愿望和行动中，共产党的智慧在闪光，共产党的心脏在跳动。当然，我们，我们这些从外国来的人，看到一些血腥之灾，看到了一些严重的弊端。但是尽管如此，压倒我们的感情是：那是何等新鲜、何等强有力的生活啊！精神是振奋的。在这里，生活是一种乐趣，在这里，劳动是一种乐趣，在这里，死亡是一种乐趣，如果已经别无他择的话！

同志们，我要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全面地看看俄国革命做出的成绩，那么，那些所谓“热爱秩序”的人——即那些想逃避革

命的人，所有那些痛恨革命、害怕革命的人，或者至少喜欢用相当少的代价换取“美好革命”的人——也许会问道：取得这些成就，难道必须要有一场革命的风暴吗？用民主的方式，改良的方法，不是也能做到吗？我说，不能！因为没有革命，苏维埃俄国就不会有它那创造性的革命政权，就不会有苏维埃制度、工人国家，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个决定性的转折，也就没有一个崭新的生活，高尚的生活，没有解放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活。

俄国革命的确不需要为所谓的成就微不足道而羞愧，相反，它的成就是惊人的，其成就之大是令人钦佩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一桩比任何资产阶级革命都要更加伟大、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事业。资产阶级革命只是改变了国家机器，改变了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以及与此有关联的事物，它并没有创造性地触及社会的经济。此外，例如法国大革命以后，经过了上百年，它的最大成就共和国，通过公社起义才得到保障。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满足于把“旧的、腐朽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重新锻造”成苏维埃国家，它也必须彻底改革社会经济以及连同经济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上层建筑。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也不可能是个别伟大人物的事业，而必须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事业，是数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马克思在他同麦克斯·施蒂纳的论战中写道，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要持续几十年，我们也不可以气馁。因为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而且要造就新的人，教育要从事建设新的社会关系的人。

在考虑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

点。俄国革命取得比它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要大的成就。它没有退回到它的出发点，而是超越了起点，向远方大步前进了。它用铁扫帚从俄国土地上清除了一切封建机构和封建残余。它做得非常彻底，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做到这一步田地。你们看看英国！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和长期的资产阶级阶级统治，那里今天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制度的残余。你们看看德国这个最近刚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那里，革命的成就，共和国的国家形式还不稳固，连共和国的领导人也不由得被卡普暴动、奥尔格什暴动吓得发抖。相反，在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想象沙皇制度还会回来，也难以想象这里会出现一个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改良主义者所梦想的那种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把很多崭新的、有益的生命幼芽植入各种机构和千百万人的意识中，这种生命已不可能再被磨灭和毁掉。

苏维埃俄国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巍然屹立，它是从资本主义向完全共产主义变革时期的无产者国家的第一个类型。当然不是唯一的类型，这一点必须注意——建立无产者国家的历史条件是各种各样的。不过它的确是第一个，而目前是唯一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这样一种类型，它的一切所作所为，它的所有成就，以及它的错误和弱点，都是有益的，都是有意义的，对于世界无产阶级，对于世界革命，也都是有益的，都是有深远意义的。怎样夺取政权，怎样保住政权，俄国无产者和俄国共产党已经为之付出高昂的学费。今天，他们为了学会怎样把作为世界无产阶级中孤零零的一个无产阶级国家逐步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还必须付出最高昂的、最令人痛苦的学费。从这一点上看，我觉得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和发人深省的意义。有些

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左右摇摆的，是一连串的错误和偏差，而轻蔑地不屑一顾。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

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人的政策，作为整体表现出非常出色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路线上的坚定性。这种政策是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世界历史范围内的首次尝试，它是把无产阶级从历史的对象提高到历史的主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是在自由中“创造”世界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当然，要根据已有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自觉地去创造历史，再也不能容忍把历史当作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盲目蛮干的客观势力的一出无政府主义的闹剧。

列宁同志昨天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你们在俄国学，我们在外国学。他认为，我们所掌握的俄文还不足以正确地理解俄国人所想的、俄国人所感觉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是完全对的。外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学会读俄语，也就是说，还不会按照俄国方式行动。正如共产国际应该是革命斗争从这里向全世界扩展的一个中心，它同时也应该是我们相互学习和交流经验的一个大学校，列宁号召我们：学习，争取时间！赢得时间就赢得一切！他的这个看法跟歌德在写到人类的发展时所用的至理名言恰相符合：

“我的产业是多美，  
多么广，多么宽！  
时间是我的财产，  
我的田地是时间。”<sup>①</sup>

<sup>①</sup> 采用冯至先生的译文。见冯至等著：《德国文学简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时间，是的，同志们，不能理解为悠闲地无所事事地期待。不，时间，要积极主动地利用每一分钟。你们在俄国要学会使用抹子，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们在外国，需要学会用剑，在革命斗争中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解放人类的世界革命。新的生活将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开花结果。因为在这样的年代，所有历史性发展的最高级、最伟大、最富有成果、最富创造性的形式是革命，是作为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自愿行动的革命。（热烈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主席：**

我们现在继续进行今天的议程。议程的第二项是报告人贝拉·库恩同志讲话。

**贝拉·库恩（匈牙利）：**

党员同志们，现在还不是编写俄国革命 5 周年史的时候，即使这个时候到来，那也不是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任务，大会的参加者主要是创造历史，但是他们不应该写历史。尤其是，我们的任务是仔细地、批判地搜集俄国革命的一切经验，并在我们的革命斗争中批判地运用搜集起来的这些经验。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为俄国革命奋斗过的人，所有在俄国西边领导过革命斗争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俄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都提出过或多或少的、不成熟的、不完善的、一般化了的理论。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没有犯过这种错误。我认为现在可以说，经验的含意正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必须避免进一步犯错误。我们必须避免任何乌托邦幻想，必须把搜集起来的所有经验有批判地运用到西欧的局势中去。我们必须尝试，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在西方创造性地制定出同样革命的现实政策。俄国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这

样的，现在也还是这样做的。

在列宁同志和克拉拉·蔡特金同志报告之后，现在我的任务是突出地讲一讲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因素，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当然只能勾画一个轮廓。党员同志们，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把伟大的俄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中遭到夭折的一个分支即匈牙利革命做一个对比。

回顾一下我们所经历的这5年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个奇迹，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虽然有已经覆亡归天的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虽然有各国资本家的联合进攻，虽然有俄国的和国际的孟什维主义的颠覆活动，但它仍巍然屹立。苏维埃政权坚持下来，并照亮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道路。决定俄国革命、俄国苏维埃政权存在下来的那些因素，也正是匈牙利所缺少的，这就必然导致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

在这里，我不想探讨那些国际的和内政方面的原因，它们曾经有利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地位，而对匈牙利的苏维埃却起着灾难性影响。我只想说明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列宁同志昨天所说的那种退却计划，而且甚至也没有退却的余地。但是，关于俄国革命，我主要想指出，这里的情况使所有关于苏维埃俄国热月的预言化为泡影，即这里存在着一个以共产党形态出现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充满无限献身精神的工人政党。匈牙利在不利的国内外形势下，尽管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普遍有献身的行为和满腔的热忱，但缺少一个这样或近似这样的党，遂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撇开前线上的军事失利不谈，当时社会民主党引起工人阶级的犹豫不决造成了这种失败。俄国无产阶级，它的光荣的军队，当时和后来在一些反革命的阵地前也曾遭到一连串的失

败。在俄国也曾有过短暂的时间，在最危急的形势下，俄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陷于动摇。也曾有过短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情绪变成是反对革命的，尽管不是主动这样干，而是被动为之。有些时候，摇摆不定的、饥饿而又疲惫的工人阶级，可能诱使一些浅薄的观察员有理由去预言苏维埃俄国的热月。我只提出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这种摇摆不定已经引不起任何反应。我们在匈牙利，没有一个成熟的共产党，我可以很冷静地说，我们在那个时候还不可能有一个这样成熟的共产党。我们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党，能在工人阶级摇摆不定的危急时刻，不顾工人阶级的一切消极被动甚至暂时的思想上的对抗，仍然能够用强有力的手牢牢掌握住国家政权的舵。由于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积极的少数派，也就是曾经以鲜明的阶级觉悟、坚定的信仰和决心，领导匈牙利无产阶级斗争直至取得政权，并深深影响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党，已经不再能够领导斗争，不能在危急的时刻做最需要做的事。与此相反，党员同志们，在俄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经过数十年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它在俄国革命危急时刻所起的作用，同它对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影响同样巨大。

党员同志们，这个党，它的阶级性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鲜明，在革命的5年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俄国人民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党代表大会上，最终扔掉了它的阶级的假面具，宣布自己不是阶级的政党而是“人民的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众性政党之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而成为德国大资产阶级的奴仆。反之，俄国共产党在俄国专政的整个时期竭尽全力维护党的阶级性，从那时起，从它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起，真正成为俄国人民一切劳动阶层的一个

政党。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人们是不肯相信这一点的，甚至有些共产党人对这一事实也持怀疑态度。我想举一个例子，这一实例证明俄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俄国人民的党，每一个共产党人可以说都是俄国人民劳动阶层的一个代表。

去年，在俄国我们进行了一次清党，清党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把所有那些可以说不受欢迎的人清除出党。清洗是在党支部的公开会议上、在企业全体非党群众参与下进行的。每一个非党的工人和每一个非党的农民都有机会对一些共产党人留在党内提出异议，非党的工人和农民确实真正使用了这一权利。在俄国，当一名共产党人——我想再一次重复这一点——意味着是人民的一个代表。这样一来，俄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个党，在革命的5年里，维护并极其鲜明地表明了它的阶级性。

那么，这一令人惊异的发展原因何在呢？原因当然就在于俄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极其灵活的政策。不过我们一定会提出疑问，党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政策，怎么会对工人阶级有如此的影响？俄国党在十月革命前不仅能够一下子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且，我想说，在革命期间，每天15次、100次地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怎么可能呢？秘密主要在于共产党的组成，不论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像俄国党那样拥有一个如此认真挑选的、稳固结合在一起的、思想上一致的核心，或者说是——如布哈林同志所说的——总参谋部。

这个党，这个总参谋部，这个核心，这个基本的小组，是在长年斗争中形成的。在斗争中，凡是有任何形式机会主义嫌疑的人，不仅自动地而且从组织上清除出党。凡是在这个小圈子里不

称职的人，就不能再参加这个斗争行列。与此相对照，俄国共产党在斗争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核心，还围绕着这一核心培养了一批骨干，在这些骨干中，真正团结了所有适合于领导群众的人，他们不是不愿意服从党的纪律的同路人、知识分子，而是真正能够领导工人群众、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工人领袖。

在俄国革命的5年里，俄国革命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在这5年的斗争中，几乎所有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有某种共同点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被俄国共产党吸收了。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中，除了一些同工人运动从来没有关系的摇笔杆子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人了。可惜的是，这些骨干今天已经很稀少了。但是，他们成为培养新骨干的起点，党通过这些新骨干对工人群众施加影响。当然，在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今天，对广大工人群众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宣传鼓动方面，而且通过国家政权的各种机构，也表现在日常的行政管理方面，这后一方面过去也曾保证了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正如过去凡是在有工人的地方，凡是能够谈论工人的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如今，则凡是工人所到之处，凡是需要工人办事的地方，都可以见到一个布尔什维克，一个共产党人。正如列宁同志昨天着重指出的，苏维埃的公共机构，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尽管可能有很多偏差，然而，由于有了共产党，它们仍然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我们可以说，苏维埃机关通过共产党的作用，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而不是相反。拿匈牙利苏维埃的历史作一个比较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匈牙利有过苏维埃，苏维埃——我指的是哥尔特所设想的或是德国独立社会党所设想的苏维埃——，但是，苏维埃没有

共产党的领导。在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广泛基础上选出来的机关，没有成为真正劳动群众的机关，它不代表无产阶级的舆论。而在俄国这里，党员同志们，在这里孟什维克要求苏维埃自由选举，在这里，他们从马尔托夫到米留可夫都站在一条战线上，主张苏维埃的自由选举，并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这些苏维埃机关，倒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而不是像匈牙利那种没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的自由选举的苏维埃。在匈牙利的苏维埃和工会里，各个派别没有统一的领导。工会要求独揽领导权，因为它比苏维埃的确拥有更多的无产阶级内容，而在苏维埃里不光是纯粹的无产者参加。那是苏维埃和工会的一场斗争，工会有理由提出，它比苏维埃更能够充分地表达无产阶级的舆论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从这些斗争中产生了——我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袖们反对苏维埃机关的一场改良主义、工团主义的斗争。工人宁可去找工会，那里总算还有改良主义工会领袖那方面的领导；不愿去找苏维埃，这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在俄国，苏维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成为人民的机关，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在匈牙利，正是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党员同志们，在如此一个大国里，怎么可能把如此众多的国家机关、如此众多的工人组织统一起来呢？怎么可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在一个它的一部领土比英国、法国、德国加在一起还要大得多的国家里，党的领导在每一个小的地方都起作用呢？

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怎样才能实行中央集权？党员同志们，我想用一个比较来回答这一问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以后，作为一个党几乎解体，与其说社会民主党去影响政府机关，不如说政府机关去影响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内的

决定因素，是由党的官僚政治产生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官僚政治。在俄国情况却相反，在这里，党总是关心于让党的领导人去影响苏维埃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而不是相反。做到这一点，当然就需要某些东西，这也就是我在前天的一次讲话中所听到的，也是许多对俄国共产党认识不足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前天，在这里有一位党员同志讲了下面这句话：莫斯科不是普鲁士的士官，我们也不是新兵。我要接着说：莫斯科的确不是普鲁士的士官，而是代表世界革命的优秀领导。可是那些不懂得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而制订的集中纪律重要性的人，是共产主义的坏新兵，是共产党的坏新兵。共产党对整个国家机器的指导和领导，在像俄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是一项有着几乎无限困难的任务。这5年的历史表明，为了能够完成革命对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人员至少不得不进行了10次或50次的重新组合。没有共产党的铁的纪律，要运用像新政策这样的一种武器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经过所有党员的彻底的重新组合，才有可能使党在不致于引起巨大动荡的情况下贯彻新经济政策。

但是怎样来解释这种纪律呢？怎样来理解它呢？当然人们常常谈到，在列宁领导下的老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阴谋组织”。可惜我没有参加过这种“阴谋”，我不知道都是些什么样的“阴谋家”。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正是这些所谓“阴谋家”都成了最好的群众领袖。为什么？因为正是在俄国革命的这个“阴谋时代”建立了纪律，并教育党员遵守这些纪律。

纪律当然不仅来自群众，而且来自领导，而党员必须对它的领导有牢固的信任。俄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这个核心，在全体共产党员中的确是一个有权威的团体。很有可能，过去也的

确如此，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以后，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都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现在也还有些地区，群众还不太明白，我们怎样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又是什么意思。但是群众对他们的领导有这种信任，即使他们还不能马上理解一项政策措施，而且这种理解是一个较长发展过程的结果，他们也会执行这一措施，并确信他们现在还不理解的将来是会明白的。我必须在这里引用一下奥地利诗人安岑格鲁贝尔的诗句：“你应该尊敬父亲和母亲，尔后他们就应该爱你。”俄国革命的领袖们尔后也是这么做的，这就说明了共产党和群众对他们领袖的信任已经形成。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的这种铁的纪律又是实现他们空前灵活策略的最好手段。我不想谈为什么这些策略是灵活的，这种灵活性的根源和由来大家都清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在俄国共产党里那样，马克思主义成为有血有肉的事物，而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如果没有足够灵活的组织 and 机构去奉行灵活的策略，它也只不过是一纸历史文件而已。没有强有力的纪律，没有在斗争中受过纪律教育的、训练有素的骨干，没有在这些斗争中形成的组织机动性，贯彻实现这一灵活策略是不可能的。

现在，俄国革命的第六年，我认为，俄国共产党面临着党必须整个革命中解决的最重大问题，即在一个政党、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实施新经济政策，要做到使新经济政策摆脱小资产阶级本能对它的影响，使党免遭小资产阶级本能的后果的干扰。共产党凭借自己的纪律，凭借自己的机动的组织，经受了这种考验。

现在是俄国革命的第六年，俄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中央集权和集中的纪律。我认为，共产国际的最好的指导原则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



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提纲。这个写得很好的提纲所起的作用，与俄国共产党在俄国革命中起过的作用相比，无论如何是相形见绌的。西方党的每一个领导者和组织者都应该彻底地而详尽地研究这个作用，研究俄国共产党的全部活动，根据西方的形势批判地运用这些经验，为西方党夺取并牢牢掌握政权做准备。从国际革命前途的角度来看，运用这些经验绝非次要的事。

同志们！我与任何唯意志论的哲学毫不相干，可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要面向未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那么共产党的主观因素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可惜，我们不能决定客观因素，我们顶多可以通过共产党去影响它。但是，我认为可以这样说，在1919年，当我们经历遣散危机时，我们本来几乎可以有一个类似俄国共产党那样的党，而如果我们有那样的党，我们本来不仅能够胜利，而且也能够保住政权。

就是在目前，在世界革命多少有些冷清的这个时代，共产党主观因素的重要性仍未减弱。在考虑世界革命前途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这样的共产党，使其在西方的环境中，在西欧国家里，也许用别的手段与方法，在革命前和革命后能够一再地赢得无产阶级的大多数。

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的共产党？同志们，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近来，我深入地研究了俄国共产党，可以断言，俄国党的群众、党员并不比德国无产阶级的水平高。我甚至可以说，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在文化上要比俄国共产党的群众高得多。当然，俄国共产党有5年之久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他们就能够更加适应党的灵活策略。

不过，有可能在所有党内做到这一点。我认为，培育世界革

命主观因素的主要问题，就是要形成这个革命核心和造就革命的基本骨干。同志们，我认为可以断言，我们会成功地建立这样一个核心，造就这样一批骨干，组织这样一支先锋队，我们同样可以有把握地领导西方无产阶级群众去夺取政权，并在他们的支持下保住政权，就像俄国党所做过的那样。因此，这个任务——从世界革命前途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俄国共产党给予我们的这个原理，是俄国革命5年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热烈鼓掌。）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3时。**

# 第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14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晚6时15分**

**主 席：纽拉特**

##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代表们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托洛茨基同志作报告。）：

同志们！

每个革命政党的伟大的、核心的政治目标都是夺取政权。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在第二国际，这一目标是一种原则性的观念，也就是一种与实践关系不大的相当渺茫的东西。只是在几年前，我们才开始按照国际的精神，学会将夺取政权变成一个实践的目标。我们在俄国有一个与此息息相关的日子，即1917年11月7日，在那一天，一个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表明，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观念，而且尤其是一个实践的观念。

我们如何夺取了政权，这段历史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但是我

不想这样做。然而这一历史表明，这里涉及的不是自动地、“客观地”完成的事件，而是非常实际的政治努力和政治措施。

在夺取政权的时刻，我们的政治策略发展成了最具体的革命战略。11月7日，我们党运用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以前所有政策潜力的这种革命战略夺取了国家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来才完全清楚地证实了这点——国内战争的结束。相反，在夺取政权之后，我国的国内战争才全面展开。这一事实不仅有其历史渊源，而且也可从中使西欧乃至国际各党吸取某些重要的教训。

我们的国内战争11月7日以后才全面开始，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在北方、南方、西部和东部地区连续进行了将近5年的国内战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我们十分轻易地夺取了政权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经常有人说，我们对我国的有产阶级进行了出其不意的袭击。这一说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错的！我国在政治上只不过刚刚摆脱沙皇的野蛮统治。农民几乎没有政治经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极少，中等资产阶级由于杜马等组织经验多些，贵族在地方自治中有某种组织。因此，反革命的巨大的后备军就是富农，在某些时候也包括中农，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全部小资产阶级。这些后备军可以说是尚未受到触动，几乎是原封未动。直到资产阶级开始明白他们失去了政权意味着失去什么之后，他们才力图用一切手段动员潜在的反革命后备军，当然他们把十分重要的岗位让给了贵族和贵族军官等。因此，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是对我们轻易地取得政权的历史报复。

但是，结局好，全局皆好！在这5年之中，我们毕竟保住了政权。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肯定地向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指出，你们那里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会更困难，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容

易多了。在德国，一切可以动员起来对付无产阶级的力量均被动员起来了。意大利就更不用说了，那里即使在暂时成功的革命爆发之前，即在今天就已存在完整的反革命力量了。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徒——由于1920年革命只是缺少一个革命政党而失败，后来法西斯在全国扩大了影响——现在夺取了政权，资产阶级将这一政权交给了他们。于是这个墨索里尼就体现了一切反对革命的力量，包括革命可以争取的某些力量的总和。我不想详细地论述这一题目，因为这是另一个报告的任务。

在法国，英国，我们到处都看到了资产阶级从俄国的先例中学乖了，他们吸取了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历史经验，组织和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这表明，所有这些力量现在就在给无产阶级制造障碍，而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使所有这些力量中立和失去活动能力，同这些力量进行斗争并战而胜之。真的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反革命就几乎不会再有新的后备力量了。无产阶级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方夺取政权后，将比我们在俄国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去从事其创造性的工作。

国内战争在我们俄国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现象——当然，如果尊敬的和平主义者允许这样说的话，这是军事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军事性的——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现象。这是一场争取政治后备军，主要是争取农民的斗争。由于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以其严格的策略向农民表明一个事实：他们只能在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由于这种坚定而严格的革命战略，无产阶级在较量中取得了胜利。

因为农民不断在资产阶级、民主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他

们在确无第三条出路的最后时刻才决定站到无产阶级这一边，不仅用选票，而且用武器支持了无产阶级。

民主政党，包括社会党，过去一直是封建反革命的帮手，我认为，这在西欧也不会有多大的不同。同志们，你们知道，数日前我们的红军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从而结束了各条战线上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我认为，自由党著名领袖米留可夫在巴黎出版的报纸上对这一结局写的几句话，是颇为精采的。他在这里描述了民主政党的作用。“这一悲惨的历史”——民主政党的历史总是很悲惨的（笑声）——“是以反布尔什维主义阵线宣布（文章写于9月7日）同心协力开始的。梅尔库洛夫（东部地区反革命首领）承认，非社会党人，即右派分子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民主党人。可是民主党的支持——米留可夫说——只被梅尔库洛夫用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接着是本来把民主党人视为暗藏的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人掌握了政权。”

这些话可能显得很乏味，因为我们对这类言论已经厌倦了。可是回忆一下就知道，这种历史总是重演的。最初是高尔察克如此，接着是邓尼金、尤登尼奇如此，英国和法国的占领军如此，从前在乌克兰的彼得留拉亦如此。在我国所有边境地区老是单调地重复同一过程：农民被社会民主党赶到反动派那边去了，他们被反动派欺骗和利用，接着是悔恨的时刻到了，最后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然后，同样的历史又在国内战争战场的某一其他地方开始。虽然这一机械的过程是简单的和尽人皆知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一过程在各国内战的最尖锐的时刻仍将被社会党人所重复。

我们犯过许多错误。昨天列宁同志已经提到这点。可是我认

为，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做得相当好，行动坚决，毫不留情。我相信，从内战的角度为国际无产阶级写一本关于这几年我们的革命政策的书会是一部颇有教益的书。

夺取政权后不仅开始了以国内战争的手段捍卫国家，而且也开始了国家的建设和——特别困难的是——“新经济”的建设工作。我可以放弃许多我本来想讲的话，因为我们昨晚和今天听取了蔡特金同志的确实十分精彩的报告。我将只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在作为首要前提条件的政权巩固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决于多种因素：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的一般文化水平，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

我按其基本意义的顺序列举了这3个因素。但是，作为主观历史因素的苏维埃政府发现这3个因素的顺序颠倒了：首先是政治形势，其次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最后才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必须以主要由国内战争所要求的那种规模和速度来进行我们的经济活动，而经济适宜性并不总是同政治必要性并行不悖的。最重要的是人们理解（如果人们确实想对我们的所谓左右摇摆的政治路线的历史有所了解）政治必要性和必然性并非总是与经济适宜性并行不悖的。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中就学过，人们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一步跨进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如此机械地解释过恩格斯的名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sup>①</sup>；谁都不曾相信，人们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社会。在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一个长的时期，从长期的历史立场看，这意味着真正的“飞跃”。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译者注

现在，我们在搞国有化和进行社会化的试验中确实相当迅猛（用这个词的狭义）。我已在此提到过，我们主要是在国内战争的压力下才这样做的，因为如前所述，贵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前，不可能确信我们工人阶级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力量和他们必须屈服于无产阶级的约束，他们在11月7日以前不可能取得这一重要的教训，只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我们才使他们受到教训。这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每个工厂、每家银行、每一个律师事务所和医生的诊所（当然指的是操业的，即比较富有的律师和医生）在夺取政权之后立即变成了反革命的基地。

为了在夺取政权后仍将中小工厂交给厂主经营一个时期，必须同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必须要求他们服从新政权的法令。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没有人想真诚地对待我们，这是一桩坏事。那时我们相当困难的任务是教训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必须真诚地对待我们，而这只能通过没收他们的政权赖以存在的东西由国家管理。不这样做怎么行呢？他们之中有人将工人赶出了工厂，关闭了企业，或者将其住宅变成反革命的避难所，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战争的需要高于对经济适宜性的考虑是完全自然的。因此，对资产阶级的剥夺，不是有步骤地进行，不是按照我们当时在组织和利用资产阶级财产的工作上所能胜任的程度逐渐地进行，而是为了我们必须制服以死亡直接威胁我们的敌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西欧各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如能或多或少地更容易从事，那么它们也将有可能更有计划地、更谨慎地进行剥夺。人们将根据在经济上和组织上也能利用剥夺来的财产的程度来进行剥夺。但是，政治军事考虑当然总是优先于经济安



排。现在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

在我们所没收的工矿企业等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利用的范围以后，在我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机构均作为敌人的堡垒破坏以后，我们就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将这一巨大的、相当杂乱无章的遗产组织起来。国内战争在继续，经济的组织工作也是在国内战争的军事和经济需要的压力下进行的。于是就出现了战时共产主义。这首先意味着必须利用各种手段，主要是通过武装力量为国家和军队筹集口粮。此外，这也意味着不得不迫使被资产阶级及其掌握技术的走狗们破坏了的混乱的工业提供军队和国内战争所需要的东西。鉴于从前居领导地位的全部机构已被打碎，我们现在除了试图通过一个集中的国家机构来代替这一机构外，别无其他的可能性。可是这实际上只是战争需要的一个临时性机构。

你们会问，我们是否曾指望，不经过大的挫折，即通过大体上直接的道路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一时期我们确曾希望西欧革命发展的速度更快些。的确如此！现在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德国、法国、乃至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夺取了政权，那我们这里的全部发展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1883年马克思在写给俄国民粹派的一位理论家的信<sup>①</sup>中说，假如欧洲的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农村公社——农村土地公有制——完全从历史上消失之前夺取政权，俄国的农村公社也能成为向共

---

<sup>①</sup> 指1881年（不是1883年）3月8日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的复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430—452页以及注释164。——译者注

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他的论断完全正确。我们更有理由设想，如果欧洲的无产阶级1919年取得了政权，当时就会带动我们这个拥有临时性组织和临时性经济机构的落后的国家，在技术上和组织上帮助我们，我们尽管需要对我们原始的战时共产主义作许多修正，但却可不经过重大的挫折逐渐地向前迈进，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曾这样期望过，这不是犯罪，因为不言而喻，没有人能够预言这一发展速度将会比较慢还是比较快。甚至第二国际在1919年也承认了专政。这的确并非幻想，即使不仅从发展趋势，而且从发展速度的角度观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我们曾向前跃进，后来又曾向后倒退过，并向一次像这次大会这样的国际会议汇报大体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可以说：1917年3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1917年10月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后来又开始保卫其政权，同时开始了组织国家和经济；在5年期间，他们将土地，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全部铁路和最主要的水运公司变成了国家财产，只将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企业——我还将更详细地谈论这点——留给了作为租赁者的资产阶级。工人国家控制了商业，对市场有决定权。国家向耕种属于国家的土地的农民征收实物税，并利用这些税款来发展由国家承办和为国家生产的工业。每个人都会说：是啊，对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来说，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很大的。可是现在的不幸在于，这一进步不是通过普遍的、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道路，而是跳跃式地或通过走“迂回曲折的路线”取得的。于是我们的敌人对我们说，这是投降的开始。关键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退却呢？这个问题必须更详细地回答。经济组织最重要的任务是将生产力和劳动力分配给国民经济的各个

部门，首先分配给农业和工业。而对这些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和组织，又需要一套办法，这套办法，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也需要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逐步制订出来。我们的弥补措施只够用于军事工业。为什么呢？很清楚。请设想一下整个局势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分配是按照自由市场、竞争和供求的法则进行的。由于危机和繁荣周期，某种平衡总是恢复之后又被破坏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14年。后来爆发了战争。在经济学上，战争意味着经济的大破坏和最大的混乱。接着发生的两次革命，也从生产机构的财产上严重损害了经济。我们面临着这种混乱，还有我们一直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的“谐调”的副作用，从它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建立起来的某种必要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讲，它也的确是某种“谐调”。我们面临的这些副作用由于战争造成的破坏而走了样，又因技术人员的破坏而复杂化了，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向军队提供食品和给工人一块面包的问题。

我们早期的集中的方法足以解决前面提到的后一个问题。但是，绝对不可能一下子就为社会主义经济搞出一个先验的统计表来，即首先完全否定资本主义的组织方法，然后根据对经济的需求、劳动能力和原材料的全盘计算使社会主义诞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首先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和物质财富生产机构、经济组织、生产和劳动力的分配。根据经验不断地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调整：一方面是现有的物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被革命改变了的需求。通过这些调整，我们就越来越接近于能够真正通过集中的计划来领导经济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集中的计划是建立在事先取得的经验和所

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是很灵活的，足以发展对地方需求乃至个人需求的必要的适应能力。

也就是说，正在形成的、利用资本主义手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上述这种状况之间发展的。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不喜欢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列宁也曾说过，人们只能在某种限度内有保留地使用这一术语，因为在我们目前经常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和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区别。改良主义者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逐步通过国有化来实现。在法国，饶勒斯的纲领是这样说的：逐步使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化。与此相反，我们总是强调，这样最多只能达到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只要资产阶级在进行统治，作为资产阶级集体工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只能服务于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

但是我们俄国现在的形势完全不同。我们的形势是，工人国家掌握了工业并利用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核算的方法领导这些工业。在俄国的发展中，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我认为，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情况——，俄国资产阶级在农奴制时期就有了利用农奴劳动的工厂，那时人们称之为封建领地式的工厂。这是按照旧法统的形式发展现代生产。但是，这是在沙皇和贵族的统治下发生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试验，它受历史必然性的支配。在试验中，一个新的阶级建设一种新的经济和使用仍无法取代的旧的方法，因为没有新的方法可供使用，新的方法只能从旧的方法中发展出来。

我们从农民那里开始了这种向新政策的转变，其政治原因列宁也曾提到过和解释过。这首先是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分配生产力

和劳动力的总任务的一个部分。由于农民经济分散和文化落后，做起来最困难，因此我们就恰好从这一广阔的领域开始执行新的经济政策。

我将举一个例子说明，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对农民的一个让步，而且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我指的是铁路。恰好是铁路，铁路运输和铁路网是在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已大部分国有化了，而且是通过技术自己达到了某种程度合理化和集中化了的企业。铁路的一半是我们从国家接收过来的，另一半——较少的一半——是从私人公司没收的。现在，全部铁路网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当然，真正社会主义的行政机构不应当从这条或那条铁路线的所有权的立场，而应从全国运输利益的立场出发，把铁路视为一个整体。它应当按照国家经济生活利益的需要把机车和车厢分给各条路线。机车有不同的型号，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的；不同的车间重新组装并同时修理不同型号的机车。应当将机车按型号分类，将路段分给不同的车间。应当要求实行机车及其部件标准化，即技术一致化，并严格执行。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生产机构部门繁多和臃肿庞杂而浪费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有必要着手推行运输业和铁路的标准化，因为这些部门的标准化最容易进行。

如同我们这里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标准化是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经济标准化与使经济电气化是同等重要的。没有标准化，技术就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现在我们已试着这样做，但是立刻遇到很大的障碍。铁路属于一个公司的事实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每条路线都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市场同整个经济结算，它们的帐单总摆在桌面上。这一事实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述，在

技术上是很有害的。从经济上讲，这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人们是否经营一条路线，这完全取决于经济上有多大的必要性。人们是否用这条铁路运东西，这可以通过市场规律或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总统计报表来控制。后面这一方法我们尚未使用。这是社会主义结算的最精密的方法，这种方法还有待发展。由于战争和革命，人们已丢弃了旧的方法。新的方法尚未出现，旧的方法就被取缔了。如果人们愿意，虽然可以实行铁路网的这种标准化和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技术建设，但是却失去了各铁路线同整个经济之间的联系。应当如何分配车厢和劳动力，目前只能用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来确定。通过对每次人员旅行和每次货物运输收费并进行结算，人们就能计算出每条铁路和全部运输业的总体情况，并在以后也能进行集中领导。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退却，让各条铁路线或数组铁路线作为或多或少独立的企业存在一定的时间。这表明，人们只有抽象的技术目标和本身完全合理的需要，即只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目标，是无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些经济阶段过渡的。

当然，这在更大的程度上也适用于工业企业。例如，我们在乌拉尔、南方和勃良斯克州等地有机械制造厂，就必须根据莫斯科中央机关的统计表册中记载的情况给它们分配煤炭、原材料和其他物资。这样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同实际的接触，这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工厂生产状况的好坏，它是否节约用煤，因为中央统计相当不准确，而我们又不掌握那些企业的经济和商务的核算，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社会主义有机体的细胞的每个企业，不能作为自主企业而进行经营，还必须向工人国家表现出自己的效益。新经济政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新经济政策无非是工人国家通过

利用核算、结算和估价企业的实用性这些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创造的方法来比较缓慢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恢复市场。

但是，市场需要一种普遍的等价物。我们这里的这种等价物的状况相当糟糕。列宁同志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必须使卢布稳定，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我们的工业现在不断地抱怨缺少企业资金，在这些抱怨中人们经常听到资本主义拜物教的腔调，尽管我们没有资本主义了。我们确实没有资本主义了，因为我们虽然把我们的情况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一种因袭的叫法，我宁愿避免使用这个词。然而拜物教是旧时代留给我们的，并仍然存在于一些同志的头脑中。我们立即又扶起了这个魔鬼。

人们抱怨说，我们的财政委员会没有给足够的钱。如果我们稍微再多给我们的工厂几个可怜的卢布，我们就能继续进行生产了。作为这些可怜的卢布的补偿，我们就会立即得到亚麻布、鞋或其他必需的东西。我们正经历一场企业资金危机。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利用资本主义方法分配生产力，因此我们的一切困难当然都具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司空见惯了的模样。比如冶金企业没有足够的企业资金。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很穷，要振兴工业必须从将我们的技术和财政力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着手。但是，最需要的地方是消费开始之处——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因此很清楚，财政资金首先流向那里。只有当成品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才可能健康地发展。现在成品工业在为市场生产，这就是说，它已进入各种国营的和私营的企业竞争的场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习惯于很好地劳动。这一目

标既不能通过道德教育和说教达到，亦不能靠集中的经济完全达到，而只能通过每个工厂的经理都不受上边的，即国家的监督，而是受下边的，即消费者的监督，监督其产品是否有销路和是否合算，即产品是否好，才能达到。这样可以最好地监督企业主的行为及其管理。由于成品工业使我们有可能取得国家的实际财富和获得利润，我们也就为重工业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工业的财政危机可以从整个经济发展得到解释。当然，我们的财政委员会不可能立即以发行债券来支持每个自称可以用企业资金进行生产的企业。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首先这意味着市场会出售这些多余的债券，并出售得如此之多，以致使卢布下跌到极其可怕的程度，即全部债券的总购买力比现有的卢布数量还低。其次，这意味着我们将使债券成为造成使经济混乱的一个因素，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我们就必然谨慎地纠正它，不能用抛出债券和使经济完全混乱的办法来肆意进行干预。

诚然，人们完全有理由评论新经济政策说，这里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你如果将手指给魔鬼，你也必须将手、胳膊乃至整个身体给他。市场，竞争，自由买卖粮食——这一切的后果如何？首先是商业资本的作用提高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在日益增加。一旦有了商业资本，它也会挤进生产活动，挤进工业，它也会从国家租赁工业企业。因此我们不再限于商业，而且在工业里也有了积累。这样我们就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投机者、中间商和承租人是在工人国家中发展起来的真正的资本家——在日益强大，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部门，并以此来消灭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最后也将夺取国家政权。因为我们同奥托·鲍



威尔一样清楚，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由于新经济政策让资本主义力量自由发展，而资本主义力量又总是具有令人厌恶的通过资本积累来壮大自己的倾向，我们就时刻有被资本主义完全击败的危险，可是鲍威尔却总是把这视为赖以自救的和避免完全垮台的唯一前景。从理论上抽象地讲，并不完全排除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占领莫斯科。我们那时在进行斗争。这是军事斗争。当有人问我们是否真地存在高尔察克攻进莫斯科或者在此之前霍亨索伦王朝的师团到达莫斯科的危险时，我们曾回答说：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在战斗中如果我们的军队失败了，这种可能性就能变成现实。但是我们想胜利，而不想失败。今天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今天也处于一场战斗中。农民的农业是基础。如果说在国内战争中其实是为了争取农民的心；如果说以红军为一方，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另一方曾为争取农民站到自己一边来而进行过斗争，那么今天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则主要不是争取农民的心，而是夺取他们的市场。在斗争中我们必须正确地估价敌人的手段和自己的手段。我们的手段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国家政权，这是经济斗争中极好的手段。资产阶级的全部历史和我们时间不长的历史均证明了这点。其他的手段是：掌握最主要的生产力包括国家的运输工具和占有土地，后者使我们有可能向农民征收实物税。此外还有军队和一切其他的手段。这是我们的优点。

尽管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即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它不会变成真正的资本主义，而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越发展，就越接近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这并不危险，危险在于获得了自由天地的真正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

展。这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同我们的国营经济和国营工业进行竞争。那么我要问：它有什么手段呢？它没有国家政权，得不到国家政权多大的同情。相反，国家政权尽力限制它。为防止年轻的小伙子过于高傲和防止他的树木长到天上去，这种限制是必要的，用以剪除多余的树枝的剪刀总是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里。

主要的手段有税收。此外，国家也掌握租赁出去的工业企业。在这里我得引用几个数字，因为恰好在这一点上人们说我们投降了。如果我们不去谈运输业（全部运输工人为956 952人），因为运输业完全由国家掌握，而只是计算纯粹作为托拉斯管理的工业企业，那么目前我们在我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使100万工人有了工作。相反，我们租让出去的工厂只有8万工人。然而不仅这是重要的，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很重要。关于技术水平，下面的事实会给你们一个概念：租让出去的企业中工人数目平均为18人，而国营企业中则为250人。

由此可见，最重要的、技术设备最好的企业完全掌握在国家的手中，由国家经营。我刚说过，在国营企业有100万人就业，在租让出去的、特许的企业中有8万工人。可是即使这8万工人也并非全在私人的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的半数不是由私人资本家，而是由消费合作社或是租赁国家企业并自负盈亏的个体代销处经营的，这样在从国家租赁的纯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就业的人不多于4—4.5万，而在国营企业中有100万工人。这些都是最新的情况。在这种私人资本真正超过国家资本之前，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去考虑一切，并在必要时去改变一切。然而我认为，如果在今后几年西方不爆发革命，我们的私人资本将能获得较长时间的发展，但是绝对不会达到国家资本的发展规模。

在商业领域私人资本现在就已起较大的作用了。用数字去估价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专家们并非如他们所自诩的那样是专家，这不仅是由于缺乏诚意，而且也由于客观的原因。他们认为，私人商业资本现在约占商业流动资金的30%，另外的70%则属于由国家资助的和原来由国家领导的国营机构和消费合作社。

这两个过程并驾齐驱，同时也互相对立。尽管如此，它们在同一时间内却互相支持。私人资本聚集在我们的国家托拉斯的周围，同它们进行竞争，但也由它们来养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国营企业一定不要某些较小的私人企业的供货，自己就不能进行经营。现在，我们的国营企业正经历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我们得不到贷款，我们就不得不作为受到孤立的民族国家——尽管不尽符合李斯特所提出的原意——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积累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又重新开始了。两个过程哪一个进展得快些，现实将得出结论。较多的有利条件和王牌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当然，人们也可能失去这些有利条件和王牌。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我们发现一切有利条件均在我们这一边，但是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在我们这里现在第二次经历原始积累时期的私人资本的背后有世界资本。我们仍然被资本主义所包围。因此，人们可以而且应当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刚开始的仍以资本主义手段经营的社会主义是否会被真正的资本收买过去。

但是收买总是有两方，一为买方，一为卖方。我们这里的政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对外贸易被垄断了。因此，垄断对我们具有原则的意义。它是对想收买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防范。关于让步的情况，列宁同志已经

说过：大辩论，小让步。（笑声。）人们经常强调，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严重的危机，人们需要苏维埃俄国，英国需要俄国的市场，德国需要粮食，等等。抽象地讲，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们用和平主义的观点，从人的健全的理智——它总是和平主义的（笑声）——的立场出发观察世界。看来好像是英国资本将以全力驶向俄国，以便在经济上占领俄国，而德国则将越趋不前。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处于经济平衡被破坏了的危机时期，资本没有可能制定和实现庞大的经济计划。对英国而言，俄国固然是一个大市场，但并不是明天的市场。在一天之内俄国市场消除不了仍然高达100万人的英国失业大军。俄国市场也许在3年、5年或10年后会达到这一目标，可是这样一来人们也必须制定10年的计划。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现在一切都如此不稳定！

因此，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全部经济政策都只从今天计算到明天。这就决定了世界的全局。因为人们意识到俄国并不是明天的救星，所以他们一再拖延开始提供已经宣布了的许可证和贷款，等等，等等。担心我们可能被这些许可证淹没和压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在我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刊登了关于一个大的租让——对厄克特<sup>①</sup>的租让——的一系列长文，文中我们冷静地估计了——我承认，也许有某些计算错误

---

<sup>①</sup> 约翰·莱斯利·厄克特 (John Leslie Urquhart, 1874—1933)，英国工程师和工业家。十月革命前曾在俄国巴库油田任工程师，后任在俄开办的一些英国公司的经理。为了从与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好处，1921年就取得对其原有产业的租让权问题同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他所提的条件被苏俄拒绝。——译者注

——这一租让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决定权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工人国家在考虑，它是否愿意提供这些或那些租让权。

总而言之，如果将自由市场让给真正的资本主义，那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国家失去对真正的资本主义控制的危险比欧洲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坚持政策，直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

我认为，对业已寿终正寝或者至少已生命垂危的第二国际的自作聪明者的回答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为纪念我国革命4周年，奥托·鲍威尔写了一本关于我国经济的小册子，他在书中以完美的逻辑就新经济政策讲述了我们的社会民主党阵营的敌人习惯讲述的一切。首先，新经济政策当然是一种投降，但却是一种很好的投降。因为1917年他就曾预言，俄国革命的最终结局不是别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可是据我回忆，在1919年，这些先生们，奥托·鲍威尔和第二国际的这些先生们的预言却与此完全不同。因为他们当时承认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没有人会相信，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它会在由工人阶级统治的革命的俄国开始其黄金时代。

就在1917年奥托·鲍威尔还纯真地相信资本主义坚如磐石的时候，他写道，俄国的革命只能以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告终。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总是印象主义的。因受革命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他于1919年认识到：这是社会革命时代的开始。可是现在鉴于——谢谢上帝——革命的浪潮并未掀得那么高，他又急忙回到了他1917年的预言，因为他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两种预言

供他随意选用。（笑声。）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在俄国看到的正在恢复的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由新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依靠数百万个农户，国家的立法和行动必须适应它。”可见，他在一年前即已宣布，我们的经济和国家是由新资产阶级控制的。此外，我已向你们讲述过的企业租让，大约有4万工人在比较差和比较小的企业工作，而在国家最好的企业里有100万人，这当然也是“苏维埃政权向工业资本投降”。为了更好地烘托这一切，他还讲道：“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苏维埃政府现在终于（！！）决定承认沙皇时期所欠的外债。”

当然，鉴于某些同志并非总是准确地记住了我们的历史，我想提醒你们，1919年2月4日我们通过广播向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提出了下面一些建议：

1. 承认前俄国历届政府所欠的债务；
2. 以我们的原料作为支付债款和利息的保证；
3. 出租开发权——按照各国政府的意愿；
4. 以协约国的军队对某些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的形式作出领土让步。

这些都是我们于1919年2月4日通过广播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建议。同年4月，我们又对非正式的美国全权代表布利特更详细和更准确地重申了这些建议。同志们，现在如果你们将这些建议同我们的代表在热那亚和海牙提出的或者确切地说拒绝的建议相比，你们就会看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朝着逐步退让，而是朝着对其他国家更坚定地坚持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了。

当然，这一发展导致了“民主”，这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已在奥托·鲍威尔和马尔托夫之间商量好了。鲍威尔教训我们说，

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继之以全部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的学说。诚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变化，可是首先，经济基础并非完全按照奥托·鲍威尔的指挥，也不是按照在这个问题上更有权威的厄克特先生的命令改变的。其次，如果经济基础真地改变了，也是以我们不致对这一过程失去政治控制的速度和范围为限度的。资产阶级也对工人实行某些改革，向工人阶级作出某些让步。我们不应该忘记，某些试验一开始就相当大胆，如普遍选举权。马克思曾把英国在法律上规定缩短工作时间称作一个新原则的胜利。什么原则呢？工人阶级的原则。但是从这一未来的原则的局部的胜利到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然而我们不需要拖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必须并且能够平心静气地说，如果一方面对资本主义方法的让步以及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让步继续发展下去，不断地积累，深化，成倍地增加和强化，当然我们最终也会达到基础难免变化，致使工人国家的上层建筑必然崩溃的地步。可是这正是事物的辩证法：首先，上层建筑一旦建立，它本身又成了影响基础的因素；这个基础也在这个上层建筑中获得了最牢固的支持；其次，我们估计，必然会成为先锋队的西方广大的后备军走上舞台不是十分遥远的事，而是要经过某一段历史时期。如果人们不是从数量上，而只从质量上衡量历史事件（诸位作为辩证论者都知道，量会转化为质的），如果人们进一步将历史的发展从时间的因素（即使用爱因斯坦相对论去解释）中解脱出来，如果人们认为历史不受时间的限制并把它看作是永恒的，那么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有致命危险的。因为如果新经济政策永远执行下去，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取得胜利。奥托·鲍威尔

先生的全部智慧大致就是这样。只是他最后还是认为，我们必须加速上层建筑的变革。他说：“重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在共产党专政下实现的。在国民经济中实行新的方针要求在政治中也实行新的方针。”

因此，在奥地利已经做到了这点的人（笑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资本主义在贵党的独裁统治下是繁荣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保持我们党的专政！（与会者大笑。掌声。）

同志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我指的是生产率、劳动效率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是另一种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能通过作报告，而只能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证明。因为，正如同使人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优越于封建的经济方式一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也有同样的优越性。我们现在很穷，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人们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那我们的敌人就可以提出许多更严重的理由来反对我们。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同战前相比下降很多。去年的农业收成约为战前平均收成的  $\frac{3}{4}$ ，这一年的工业产量约为战前工业产量的  $\frac{1}{4}$ 。乍一看来，这里好像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我们依靠工业，而农业则为私人资本积累提供基础。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农民为自己，为自己的需要生产其绝大部分的产品。如果他们在这一年获得了战前的  $\frac{3}{4}$  的收成，他们在向国家缴纳3.14亿普特的实物税后，最多只能向市场出售1亿普特的粮食。投放到市场的这部分农产品，只能是为了私人资本和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业资本的需要。而这一数量是相当小的，其增长速度不会比工业发展更快。



无论如何我们还没有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方法，因为我们的国家比战前，也比革命前穷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是由另一个事实决定的，即作为经济变革体系的革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行动。世界上的一切革命均证明了这点。试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法国专家、现任法国司法部长科勒拉特在热那亚对李维诺夫（或者契切林）说：“你们根本无权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因为你们将贵国的状况同我国作一对比就清楚了。”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今天法国的状况脱胎于法国大革命，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及其财富、文明和腐败，没有法国大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同一位科勒拉特在7月14日当然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现代民主之母。读到他的言论后我查阅了一些历史著作，如法国历史学家泰纳的著作和饶勒斯撰写的社会主义史，发现了下面一些事实：首先，热月9日，即反革命时期开始之后，法国的贫困化真正出现了。革命开始10年之后，即在第一执政波拿巴的统治下，巴黎每天只得到300—500袋面粉，实际上每天至少需要1500袋。这就是说，当时拥有50万人口的巴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只得到它最需要的粮食的1/8到1/4。

再举一个例子。在同一时期，在法国革命的第九个和第十个年头，全国58个省中37个省的人口减少了，原因是饥饿和瘟疫等。请看，这是在第十个年头！而我们则刚处于革命的第六年的开始。我们现在所介绍的情况不值得羡慕，但却比统计数字提供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0年后的状况要好得多。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历史虽然经受了暂时的破坏，但是由于它通过提高人类的劳动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历史的不和谐的表现，对此我们是没有责任的。刚好在最近几天，我读到一篇讲演，我想

特别推荐给法国同志。这是著名的贝特洛之子、法国化学家贝特洛的讲演，他作为法国科学院的代表讲了下面一段话（我从《速度》杂志上将它翻译过来了）：

“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科学领域同在社会现象领域一样，武装冲突的可观而可怕的特权总是在于用血与铁来加速新时代的诞生。”

当然，他主要指的是战争。他关于战争特别是关于捍卫新的历史原则的战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武装冲突只是泛泛而论。那种意味着破坏的革命冲突，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的诞生。由此人们可以断定，革命的费用和代价并不是“额外的费用”（faux frais），不是无谓的开支。我们要求我们的朋友——他们会给我们的——再给我们5年时间，以便我们在革命的第十年在经济上不仅通过推测，而且通过有形的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力量。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数十年，如果确实会这样，那么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俄国判处死刑。然而我们在这方面不需要怀疑或者改变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观点、论断和命题。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在他11月9日，恰好在德意志共和国诞辰那天所作的一篇报告中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形势。我不知道同志们是否读过这篇报告。因此我想读读其中的几段话。他在本月9日说：

“由于战争，各国的力量均受到了削弱和挫折。我们承受着沉重的税务压力，这使我国的工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一切劳动部门均有大批失业者。至于法国的境况，这个国家债台高筑，并且得不到赔款。德国处于政治动荡的状态，其经济生活因可怕的

货币危机而陷于瘫痪。俄国仍然处于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外，它仍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俄国并不完全同意奥托·鲍威尔的意见）（笑声）并在全世界进行其共产主义的宣传。（事实并非如此！）（笑声。）

意大利经历了一系列的内部动荡和政府危机。（危机远未过去，而是刚刚开始。）（笑声。）

近东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

俄国共产党人也作不出比这更漂亮的世界性的宣传。欧洲最强大的帝国的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在苏维埃共和国成立5周年时断言说，“这样一种形势令人吃惊”。他说得对。只是人们必须改变这种令人吃惊的形势。

有一次，一位意大利记者问我们现在如何看国际形势，我以相当陈旧的方式回答说：“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寇松先生完全证实了这点——，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三四天前，我从住在柏林的一位朋友那里收到最近一期《自由报》的剪报，上面写道：“考茨基战胜托洛茨基”（笑声），还说，《红旗报》不敢反对我向考茨基投降，——虽然《红旗报》总是敢于反对我，尽管有时我是正确的。可是这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情，而不是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事情。（掌声和笑声。）因此我当时才说：“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工人阶级还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点。”现在《自由报》洋洋得意地对此解释说：“托洛茨基在这里称之为其观点的，是以前考茨基的意见。”因此是一种抄袭行为！是啊，你们知道，答记者问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从来都不是自愿搞的，而总是听从我们的朋友契切林的命令。在我们这里确实有一些事情集中

了，答记者问须经外交委员会批准。（笑声。）如果必须答记者问，当然总是讲些随时可讲的老生常谈的话。（热烈的掌声。）我并未想过，资本主义已无力进行统治，而社会主义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这一论断是我的一个发明。现在人们发现这一论断的精神之父是考茨基。我曾真诚地作过努力来了解我在何处投降了。无产阶级还没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恰好在于工人阶级的身上还存在着考茨基主义的强有力的传统和影响。（笑声。）这恰好表明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夺取政权的程度。我对意大利记者表达了这一思想，但是并未提及考茨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次历史性危机之中。今天，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通过夺取政权来结束这次危机。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应当在此处提及——我们曾不仅在发言中，也在提纲中努力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危机同经济危机的区别。你们也会记得，当时由于这一原因，一方面在委员会里，一方面在全体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现在，一个非常现实的利益要求我们恰好在这个问题上证实这些论点，因为一些同志当时从历史性危机的条件出发曾设想事情会这样发展：危机自动加剧，在经济上使无产阶级革命化，无产阶级强化其进攻方法，直至举行起义。我们曾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历史性危机的范围内，周期性的波动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继1920年开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某种改善，即首先停止恶化，然后多多少少有所改善。但是当时一些同志认为，这是一种蓄意寻找推迟革命手段的机会主义倾向。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关于危机不断加剧的机械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面临着在最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已被好转或停滞所取代——危机之后的停滞已意味着好转——的事实，我们今天的形势会怎样。在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我们看到的是繁荣。繁荣会延续多久和是否具有保证较长时期的进一步发展的坚实的基础，还是一个问题。欧洲的情况是大家所熟悉的。全世界的分化亦如此。这些事实存在着并决定着历史性大危机。但是也存在着经济的好转。有些同志当时认为，危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繁荣更革命的因素，他们要求我们承认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承认，没有理由将经济形势好转的可能性列入我们的提纲，如果我们听从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改变、修正以及重新从理论上检查我们对当代革命性质的看法。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将是一大错误。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对手面前已经武装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时期视为革命的时期，不仅因为1920年的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取代了1919年的表面的繁荣，而且由于我们对整个世界形势及其有关问题的估计。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对某些同志颇为有益的教训，因此我们极为关心我们的提纲能获得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批准。

虽然我们当时在我们的提纲和讲话中宣布了新阶段的开始，虽然某些同志指责我们将新阶段定得过长，目标定得太远，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提纲是正确的。我回忆起列宁同志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或者在代表大会的某一委员会上发言中讲过的话：“同志们，我们当然极为关心加快革命的速度，但是如果革命一年后尚未到来，两年后亦未到来，那么我们在俄国就坚持到底和等待下

去。我们决不要求你们急于从事。”一些同志互相看了看并想：两年！这对某些同志来说是可怕的事。现在已经过去一年零三个月了。我们比较接近了革命，但是尚未完全接近。俄国现在能够比较容易和有最大的把握说：如果世界革命还需要一年或两年时间，那么人们将发现苏维埃俄国比现在还要稳固得多。

正是由于事实上我们在1919年没有在国际范围内打倒资产阶级，才形成了这种前途。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开展了争取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发展我们的组织和改进我们的方法的斗争。我们曾不得不将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写在我们的旗帜上，并在这方面带领工人阶级前进。当我们也主张局部要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同旧的社会民主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首先在于对时代性质的估计上。这是最主要的。战前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是能够作出让步的。整个19世纪可以看作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殊阶层作了让步的时期。这些让步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小算盘做出的，以便它的政权，它的统治不被动摇。新的时期——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而是在1913—1914年就开始了。1913年的危机不仅是繁荣阶段之后的经济危机，而且是已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的开始。资产阶级失去了继续让步的可能性。战争更加剧了这一形势。但是这没有给我们以权利去机械地或宿命论式地理解我们的任务，因为甚至在新的革命时期也很可能有这一个或那一个党走向堕落，而我们也可以想象，为争取实现局部要求的斗争正是通向堕落的一条道路。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都曾劝告前面提到的共产国际中的那些人遵守纪律，指出他们正面临着一种危险，他们

有可能在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消极被动和尚未成熟，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仍很稳固的情况下，仓促冒进，而使先锋队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这是最大的危险，而第三次代表大会警告的目的就在于提醒人们注意这一危险。如果说在这方面存在退却，那么这种退却是同俄国的经济退却一起进行的。这些或那些同志可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即认为共产国际总的倾向是反对“左”的危险。

这当然完全颠倒了事实。当时通常称作“左倾危险”的东西仅仅是我们自己可能犯错误的危险。与此相反的右倾危险，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共产党由于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而堕落，这种影响是由准备时期的相应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在1919年不满的巨大浪潮席卷了各个国家，全部政策都反映着这一革命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确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今天，在相对安定的时期，在为了局部要求人们也必须争取工人的心灵的时刻，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又拥有在我们的世界性的革命政党中建立代理机构的较大可能性的形势。因此，我们不仅有权指出时代的革命性质，而且有义务加速这一时代的进程。其方法是认真地整顿共产国际，使国际在决战的时刻完全武装起来并做好战斗的准备。因为西欧各党所面临的困难比我们在革命中遇到的困难要大，简直无法相比。例如，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还远未消除。假如在法国由于出现了事先未预见到的新的形势而使革命没有较早地发生，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兴旺时期。在对战争的幻想和对胜利的陶醉之后，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幻想将在法国以左派集团的形式占上风。在这一时期，这种幻想的巨浪也可能波及到工人阶级。我们的法国党最

为关切的是将那些在我们的队伍中可能充当和平主义和改良主义幻想传播者的人及时地从其队伍中清除出去。

这同样适用于英国。我不知道现在举行的大选将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如果保守党同国家自由党重新执政，这一好景就不会延续多久。在英国，保守党思潮被和平主义—民主主义思潮所取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请你们设想这样一个形势吧：在法国是“左派集团”，即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政府，在英国是同独立自由党联合组成的工人政府！在德国会出现什么形势呢？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我们将在一个更广泛的基础上看到威尔逊主义的翻版。我们绝对无法预防和平主义—改良主义倾向巧妙地愚弄和麻痹工人阶级的这一新的时期的到来。由于时代是革命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矛盾是极其严重的，所以，这一时期只不过相当于行将燃尽的蜡烛的最后的闪烁。当然，如果在此以前革命没有爆发——对此尚无把握——，在这种和平主义处于高潮的过程中，不言而喻会出现最大的心理危机，待这一高潮过后，法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就会从中认识到，寻找一个没有欺骗过他们的政党的必要性。一定有这么一个党，一个在这种和平主义谎言可能乃至不可避免盛行的年代里没有欺骗过世界工人阶级的政党，一个讲真话的政党，讲出严峻的残酷的真情的政党。这个党必然是共产党。

因此，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义务严格考查和不断监督我们的队伍。一位法国同志——弗罗萨尔同志曾说过，“政党是伟大的友谊”，后来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表达方式，只是在特定的意义上我才愿意引用它。我们切不可忘记，只有经过严格的筛选，党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而且这种筛



选必须是认真的，如有必要，还必须是毫不留情的。换言之，党必须首先是最优秀的，才能形成伟大的友谊！（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议休会时间：晚8时25分。**

# 第十一次会议

(1922年11月15日，星期三)

**会议开始：中午12时30分**

**主 席：柯拉罗夫**

**主席：**

4位报告人汇报了俄国革命的情况，我想，任何一个代表团都不会持不同的立场。如果仅仅是为了发表声明表示团结，那么代表大会已有过多次机会举行盛大集会，以表示它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sup>65</sup>因此，主席团决定只让与报告人持不同立场的代表团发言。谁要求发言？鉴于没有人要求发言，我们就转入下一项议程“资本的进攻”。现请报告人拉狄克同志发言。

## 资 本 的 进 攻

(报告人：拉狄克)

**拉狄克：**

同志们！我们已经进行和还要进行讨论的所有策略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问题：资本向无产阶级发动的世界性进攻和无产阶级的防御措施。无论我们讨论法国共产党的战斗能力问题，还

是讨论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问题，以这种策略问题为基础的这些实际问题，都只是**资本的进攻**。

在我们的队伍中，资本的进攻问题被理解得过于狭窄，人们把它主要视为一个压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则硬将世界革命的全部历史分为彼此机械隔离的两个阶段：无产阶级的进攻阶段和资本主义的反攻阶段；他们把第二个阶段看作不久即可定局，看作反革命的胜利。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世界革命发展的具体形式，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形势和共产国际应当采取的态度。尽管可能只是提纲挈领地帮助你们回忆一些最重要的事实，我还是想先承担起这一任务。

**1. 无产阶级的进攻。**无产阶级认为，在前一项议程中我们详细讨论过的俄国革命，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但是毋庸置疑，世界资产阶级比世界无产阶级更加懂得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国际攻势的第一幕。只要读读中欧列强领导人在1917年和1918年初写给其政府的秘密备忘录就够了。在这里我想指出策尔宁伯爵的备忘录，借以说明在三月革命之后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中欧列强立即极其清楚地认识到，在战争期间，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各资产阶级集团能够在毫无反抗力的人民群众的脊背上互相厮杀；战争结束后，随着俄国的三月革命，资本的战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世界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因素。**鲁登道夫**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德国的军事形势如何迫使他听任布尔什维克党人回到俄国，尽管他已认识到了危险，他后来如何更感到有义务镇压俄国革命。世界资本的不幸在于，它的内部斗争给俄国革命以喘息之机，使俄国革命能够组织起来。

同志们！德国失败之后，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个浪潮。德国和奥地利的崩溃将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冠抛到大街上或泥坑里，造成了一种形势，迫使精神上极为疲惫的、深受战争和社会民主党政策之害的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因为再无其他的因素能够试图夺取政权了。共产国际诞生时对世界形势所抱的幻想备受嘲讽。从前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现在的第二国际成员们传播说，在共产国际成立并将世界革命的胜利定为自己的政策目标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乐观和如何的目光短浅。请允许我给你们读一份几乎与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同时由劳合-乔治写的文件。这一文件劳合-乔治及其同伙一直秘而不宣，今年才被意大利前首相尼蒂在其《不平静的欧洲》一书中披露出来。劳合-乔治在致凡尔赛会议领导人的这一秘密备忘录中讲了下面一段话：

“今天的形势完全不同了。革命还处于初期发展的阶段，在俄国还进行着最残酷的恐怖统治。欧洲充斥着革命的思想。对战前的生活条件，工人阶级的胸中满怀激愤之情，这不是由于蔑视，而是由于忿怒和抗争。全欧洲的人民均以怀疑的目光看待现今的一切政治、社会和经济设施。在德国和俄国等一些国家里，这种激愤的情绪要求进行公开的反抗；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另一些国家里，这种激愤之情则表现为罢工和某种消极怠工。一切迹象表明，人们既渴望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也渴望增加工资。”

在无产阶级进攻的压力下，他认为1914年的生活条件是有损人的尊严的。我们知道，他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

“这种不满情绪大部分是值得欢迎的；如果我们以创造1914

年那样的生活条件为目标，那我们就永远得不到持久的安宁。这样我们就只会冒将欧洲人民群众驱入极端分子怀抱的危险，极端分子关于人类重新振作的基本思想是他们要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大厦。在俄国，这种人已经获得胜利，然而这一胜利的代价是骇人听闻的。数十万居民丧失了生命，铁路、城市和整个俄国的国家大厦几乎全部被破坏；可是在某些方面他们却控制了俄国人民群众，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看来领导有方，纪律严明，绝大多数人准备为其理想而献身。

再过一年，充满新的热情的俄国将忘却它的和平需要，因为它拥有一支无与伦比的军队，忠于他们要为之奋斗的理想。”

在列举了这些很值得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介绍的特点之后，劳合-乔治又描述了当时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现实危险。这一描述可充作对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控。

他说：

“我在当前的形势中可以看到的最最大的危险是，德国可能将其命运交给布尔什维克，以其财富、才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这些革命狂热者服务，他们梦想布尔什维主义征服世界，而且是用武力征服世界。这种危险不是虚无缥缈的幻影。现在的德国政府很软弱；它不为人所尊重；它的权威很小；尽管如此它仍在台上。它如果下台意味着让对德国来说还不成熟的斯巴达克联盟上台。可是斯巴达克分子经常阐述并总是奏效的理由是，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德国摆脱战争将它拖进的不堪忍受的处境。”

接着他又说：

“如果德国向斯巴达克联盟投降，德国的命运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紧密连到一起就不可避免了。如果真的出现这一情况，整个

东欧就会被拖进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漩涡，在一年之后我们就会面临近3亿的敌人，他们将由德国的将军和教官训练成为一支庞大的红军，用德国的机枪装备起来，随时准备向西欧发动新的进攻。”

同志们！我们可以向劳合-乔治奉送德国的教官，但是当时欧洲资产阶级的这位聪明的领袖眼前浮现的这幅图景并非只是为了恐吓克列孟梭等人。这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阶段、德国革命开始时世界形势的一幅景象。世界资本通过在西方采取的防御态度与在东方开展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攻势相结合的手段，避免了这一形势的出现。

如果你们现在拿起1919年的罢工统计——我不想列举这些数字来使你们厌倦——你们就会看到，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无产阶级的进攻浪潮。1919年英国工人争取到工资的增加，这次增加的工资比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增加的工资还多，那时他们为了挽救协约国的资本主义而劳动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增加的工资每人每周不超过7先令，而在1919年就争取到增加工资1英镑。他们为大约700万人缩短了3—4小时劳动时间，1919年60—80%的工人开始每天劳动8小时或更短的时间。作为对矿山国有化要求的回答，英国政府成立了桑奇委员会，它原则上接受了矿工的要求。在整个美国，不仅罢工的浪潮此伏彼起，而且对当时的形势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在这个个人主义的国度里铁路工人竟然能够认真地讨论起铁路国有化的计划来了。

在德国，资产阶级拿出数十亿的钱来压低食品等的价格，以缓和工人群众的不满。“社会主义在前进”——社会民主党人和

政府喊道。一个“社会主义化委员会”在工作，以便给人以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和平道路实现其目标的印象。

在整个西线，即在工业资本国家，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了纯防御的态度，以避免由于大规模的抵抗将西欧和美国的工人阶级推进共产主义的怀抱。

同时，资产阶级转入了它的首次进攻，对苏维埃俄国的进攻，我们称之为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同志们！世界无产阶级同世界资本的这一次大较量的特点是，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单独在这一缺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西欧的无产阶级却满足于自己状况的改善。在中欧的无产阶级中，只有匈牙利工人进行了有利于改善苏维埃俄国处境和匈牙利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牵制性的进攻。他们的这次出击完全失败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消灭了。

同志们！苏维埃俄国不仅击退了世界资本的进攻，而且于1920年在世界革命发展的迄今两个重要时期的转折点上，在经济发展趋势转变的关键时刻，苏维埃俄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在波兰的战斗意味着这一过渡的尝试。我现在无须沉湎于幻想，如果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华沙的胜利是彻底的胜利，这对世界局势将意味着什么。我只须提醒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俄国无产阶级手持武器转入这一进攻的同时，西欧工人阶级头一次有较多的人参加的进攻也开始了——意大利的占领工厂的运动。稍加思索就可以想象出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边界超越了维斯瓦河和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会使东欧和东南欧的农业国陷于两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夹攻状态，甚至会使它们听从欧洲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支配。如果我们今天想对苏维埃俄国和意大利工人1920年的

失败获得一个概念，那么，具体地想一想当时形势中实际存在的这些可能性就可以了。

苏维埃俄国对华沙军事进攻的失败和无产阶级在意大利进攻的失败有许多原因。苏维埃俄国在军事上和意大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均太软弱。毫无疑问，这一失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后来鲁道夫·希法亭曾大肆宣扬说，在马恩河畔战胜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是独立党人。这位现在力争成为资本主义德国在国外的一位代表的、学识渊博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没有理由将战胜苏维埃俄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红军不是被德国中派领导人的唇枪舌剑击退的，而是被波兰白卫军的刺刀和法国帝国主义——据我所知，它还没有参加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大炮击退的。红军在华沙进攻的失败和意大利工人进攻的失败——这一失败是世界革命迄今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开始——是与世界资本1919年和1920年向西欧工人作出让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表面繁荣的衰退以及与世界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发生的。

**2. 资本的反攻。**我现在来谈谈这一阶段。这一变化的基础是一个从长期看将注定资本主义失败，但暂时却极大地加强了世界资本的地位的事实：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形势的转变，也就是，一方面由于直到目前才在经济上明显表现出来的战争的后果，另一方面由于凡尔赛和约的结果，世界资本已达到其发展极限的事实。各国均开始出现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对世界资本为对付无产阶级而采取的政策有什么意义，英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喉舌《威斯敏斯特报》——大家知道，该报现在是阿斯奎斯的喉舌——关于形势讲的几句很简单的话对此作了最清楚的说明：

“工人阶级可以确信，只要有为生存权利而互相斗争的饥饿



的人存在，地球上任何力量都保证不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这种人的存在造成了不管怎样的生活水平都必将难以为继的条件。”

在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初，《威斯敏斯特报》就是这样写的，这是资本在全世界得到加强的基本事实。因为在西方工业国家——关于德国我还要谈谈——有数百万工人失业，仍在就业的工人的战斗力就受挫了。有可能利用失业工人反对就业者，这一个简单的事实破坏了工会的进攻力量和工人的战斗勇气。

我不想让统计数字充斥我的报告，听别人读数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让一位很有资格的同志，即弗·列德尔同志撰写一份关于资本在各国开展攻势情况的详细报告。因为报告很晚才送来，我们可惜还未能付印。可是我们将用各种文字发表这一报告。现在我只想引用几个基本数字，借以说明已经发生了的重要的变化。

如果你们看看英国的数字，就知道1918年发生了1 250起罢工，有110万工人参加，这些罢工共达673万个工作日。1919年罢工数增加到1 411起，250万工人罢工3 400万个工作日。1920年罢工1 715起，罢工人数减少了，但仍大约有200万人，罢工达2 700万个工作日。这些罢工的结果是给600—700万工人每周增加工资共约700万英镑。这一时期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分别为：1919年，650万工人每周缩短6小时；1920年，50万工人缩短3个半小时。结果是60—80%的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或少于8小时。

1921年只有11.8万工人罢工。800万工人每周工资减少1 100万英镑。到1922年8月，工资再度降低，750万工人每周工资又减少350万英镑，只有1.8万工人增加了工资，而且为数很少，每

周只增加3 000多英镑。

英国资本并不满足于这些结果。不是个别的文人，而是英国资本家的负责机构英国工业家联合会组织发表了一份备忘录，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作了如下的引述：

“可能有必要再前进一步。工人将必须准备接受一种现金工资，在生意兴旺之前，这种工资将保证他们有一个比工业萧条之前，甚至比战前一般生活水平还低的生活水平。此外，为了能在不让矛盾不适当地激化的情况下削减工资，应当使这一举动尽量广泛和统一。”（1922年2月11日和3月11日）

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完全相同的过程。企业主并不满足于压低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在整个西方到处都爆发了反对工会已争得的权利的斗争。在美国开展了“自由雇佣企业”运动，即争取自由车间的斗争。工会应当放弃让组织起来的工人占领车间和排斥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权利——工会经过数十年斗争争得的权利。今年铁路车间工人罢工时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采用了英国作出塔弗—维尔判决时也曾用过，并使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十分愤慨的那种策略，法院要求工会对为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给资本家造成的损失负责。

在英国，我们看到了为完全取消工厂委员会的斗争。英国资本家的一位领袖人物在概括这一问题时说：必须决定是企业主还是苏维埃在工厂说话算数。与此同时，英国保守党在议会上提出了禁止工会活动并将其经费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提案，以便打击工党。

我不再列举瑞典、荷兰、挪威和瑞士等许多国家的事实，因为它们基本上没有提供新的情况。在另一场合，我将谈谈德国问

题。显然，就全世界而言，这涉及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政策计划，其基础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世界资本在战争期间曾计划通过经济区一体化——联合——来消除战争的经济后果。一方面是中欧计划——德国帝国主义的支柱，另一方面尚且有威尔逊主义，这些无非是建立大的帝国主义区域的计划。在这里，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平分负担，以便消除战争的后果。德国帝国主义的中欧计划同德国帝国主义本身一起破产了。威尔逊关于建立英美大帝国的计划实际上是国际联盟计划的基础，可是这一计划却由于各国资本主义集团的矛盾而终成泡影。

凡尔赛和约意味着另一个计划，就经济政策而言，它意味着将资本主义重建的费用加在战败国的身上。这一计划由于苏维埃俄国的反对和德国财政上的无力而破灭了。在这种形势下，世界资本为重建资本主义别无他路可走，只能将重建的费用转嫁到各国广大工人群众的身上。我们在战争期间曾指出，世界大战的唯一的失败者将是工人阶级，今天，世界资本也说：是的，只有牺牲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重建才有可能。这一计划将成为世界性的资本计划。经济状况越恶化，事情就越清楚，世界资本同它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境况相反，已无力克服世界危机了。

如果你们读读欧文给梅特涅的备忘录，你们就会发现，他提出了英国用什么办法解决经济上遭到巨大破坏的问题，对此他回答说，在当时的经济危机之后英国使用了机器。英国提高了生产力，因而能够克服危机并在经济上成为第一流的强国。世界资本正处于需要大量资金进行重建的形势。今天，意大利如支付十分之一的战争赔款，它就可免除向英国和美国供应煤炭的义务；可是它并没有这么多的钱。克服危机的第二条道路是扩大销售地

区；但是这条道路走不通。因此，资本的进攻不是暂时利用工人阶级的弱点，而是一个为期10年的大规模的计划。

如果这一攻势崩溃了，世界资本就会被工人阶级击退——至少在欧洲重要的国家。因为这是如此重大的事情，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很明显，一方用罢工的手段，另一方用解雇罢工工人、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是决定不了胜负的。所以我要现在要讲一讲资本进攻的政治方式问题。

同志们！当我们在3个国际柏林会议上和在我们的全部宣传鼓动中经常指出世界资本阻止俄国等国的工厂国有化的斗争是这一攻势的组成部分时，许多人认为这有些牵强。人们不太了解斯汀尼斯为了政权的全部斗争同世界资本对无产阶级进攻的联系。因此，请允许我简要地谈谈我们很少论及、但却是很重要的问题的这一方面，即为资本在经济上取得胜利创造条件的斗争。

如果世界资本想把工人阶级拖回到1914年以前，如果世界资本想让工人阶级屈服，那么很清楚，世界资本的领导人只能通过将国内对付工人阶级的斗争同世界政治斗争相配合的一套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执行这个作为世界资本进攻基础的计划的第一个前提已在热那亚和海牙被揭露。英国挫败了工人对主要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的努力，去年，英国工人不再为矿山和矿井的国有化而斗争，而是不得不为保持原有的工资而斗争，甚至在这一斗争中他们也失败了。在美国，国有化运动已销声匿迹。在德国，1919年需要阻止工人前进时，向社会主义进军只是停留在标语牌上，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将铁路出售给私人工业。工业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唯一国家是俄国。

因此，反对苏维埃俄国，旨在通过财政封锁迫使我们放弃工

厂的斗争，并非资本仅只为了在俄国攫取更多的利润才想实现的一个特殊目的，而是资本主义世界攻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还要说，资本主义世界攻势要求这样来解决德国问题：（1）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土地上得到拯救；（2）它为协约国的资本主义重建工作提供资金。在斯汀尼斯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德国资本的政策在寻找摆脱灾难性处境的道路，而且在理论上已经找到了出路。

出路在于出售国有土地、矿山和铁路，以便在美国和英国市场上筹措大笔借款；斯汀尼斯的财政计划的目的是支付这笔借款的利息和支付战争赔款，计划的内容是：以减轻工业的负担——加重广大群众的负担作为德国资本重新积累的手段。看上去，这似乎纯系德国的内政问题，与世界资本的攻势没有联系，但是，只要指出这一政策同法国政策的联系就能看到这里涉及的问题要多得多。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中的军人部分和一部分产业界人士想以下面的方式继续对革命发动进攻：占领鲁尔区，建立一个莱茵缓冲国，将鲁尔煤和焦炭纳入法国工业区，从而将德国南部同德国北部分离，建立一个法国的附庸国，通过莱茵缓冲国，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同法国连在一起，那么法国产业界的另一部分人的主导思想则完全不同，他们想建立一个德法钢煤辛迪加，这个辛迪加一方面给法国人提供重建的必要资金，另一方面使斯汀尼斯有可能不顾德国国内目前的力量对比推行其政策，从而使法国不必进行军事冒险。法国的报刊和法国世界政策的附和者经常谈到这关系到什么问题：如不实现斯汀尼斯的计划，即限制官员机构，解雇不必要的工人，在德国加强劳动强度和增加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在德国和法国均得不到挽救。

但是斯汀尼斯自己难以将这些付诸实行，当他提出铁路私有化计划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此，斯汀尼斯的计划必须由法国提出最后通牒和由法国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要求才能付诸实施。如果只由斯汀尼斯端来饭菜，德国社会民主党决不会下嚥，但如作为法国提出的和平条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人阶级将会吞下去。同志们，如果这一计划实现不了，这肯定不是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阻挠而失败。假如在这种形势下计划失败了，那只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阻挠，因为在美国资本的支持下建立一个中欧钢煤辛迪加将威胁和排挤英国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如果计划失败了，是由于反革命内部的对立，而不是由于目前德国工人阶级的微不足道的抵抗。斯汀尼斯的这个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个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

请你们读读在法西斯胜利之前墨索里尼的讲话和纲领吧。在这里我只想引用清楚地说明问题的社会政策方面的几段话。如果你们读读墨索里尼的税收计划和经济政策计划，你们就会发现，在德国，以重工业代表的身分活动的力量同样也在意大利大肆活动。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党人的纲领中说：

**“修订阻碍生产的社会法律；在更简便、更合理和更有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税收制度。”**

如果你们听听墨索里尼下面的话，你们会立即了解这种基础在哪里：

**“人们最后必须有勇气公开讲出下面一个毫无虚感性的真理：今天工人群众是税务负担最少的人，尽管他们赚的钱比税务负担过重的中产阶级要多。人们也不要忘记，用征收可怕的直接资本税来阻碍生产，对低等阶级来说，这也意味着一种间接税，**

只不过用更糟糕的形式罢了，因为阻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失业和降低工资。没有比提出用征税加重穷人负担来保护穷人的要求更错误的了。”

如果你们要了解法国，那么谈谈凯约的《法国向何处去？》一书或者《曼彻斯特卫报》改版专号上凯约和其他法国专家写的文章就够了。从中可以看到，全部政策的目标在于给劳动群众加上最重的负担和尽可能保护资产阶级，其程度要远远超过资产阶级从前对税收的畏惧程度。

同志们！资产阶级的这些计划要求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因为我们看到全欧洲在向右转。戛纳会议后白里安的倒台和彭加勒的上台执政是在相同的外部力量对比范围，相同的国民联盟内部发生的变化，尽管如此，这种变化无疑是由于想通过强有力的反革命政策，将可能从资本手中滑脱的主动权交给资本的最活跃分子手中。

如果你们思考一下目前英国大选的政治意义，如果你们读读保守党人在竞选期间的演说和劳合-乔治对他们的回答，一眼看上去，这好像是一所疯人院！劳合-乔治推行保守党的政策，而保守党也提出了相同的纲领。形式上未发生任何变化，这一反应的唯一的意义表现在两句话里面：（1）在博纳·劳的纲领性的话“使国家安定！”和（2）在摆脱了自由党影响的保守党中最冷酷无情的保守派上了台的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使在政府中只有少数人是迪哈德分子，毫无疑问，局势激化时，这部分最反动的保守党人也会掌握大权的。重要的是集结资产阶级的力量，以便从他们这种普遍的衰败中尽可能寻找出路。博纳·劳的第一个行动是企图取消劳工部，他说，国家应当尽量少干预经济，这与墨

索里尼声称他在经济上是个老自由派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词的本来的含义：不干预经济！这就是说，给资本以利用其所占的优势肆无忌惮地反对工人阶级的可能。

3. **法西斯的胜利。**同志们！反革命阴谋组织非常清醒地表达了这种政策。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如果读读反革命的秘密文件，注意一下反革命集团的通报和短文等，人们就必须承认：他们对我们的行动，对革命战略的最新思想，直至其细小步骤的了解，比之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要胜过千倍。（讲得很正确！）现在，尽管在欧洲有反革命的合法统治，但仍然存在着集结了最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地下活动。我们只能从其行动上了解这部分目标明确的反革命分子所遵循的计划。毫无疑问，以鲍尔上校为首的德国反革命集团同俄国的保皇党人和匈牙利的霍尔蒂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同墨索里尼串通一气，他们同法国军人党的联系有朝一日将在政治上暴露无遗。如果观察一下这一反革命右派的策略，人们会发现下面的事实：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中欧有可能出现3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工业化的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因此，他们的计划目标就是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之间设置障碍。在巴伐利亚建立反革命堡垒的图谋与使奥地利屈从于反革命需要的图谋是同时进行的。

日内瓦条约，取缔奥地利议会，取消仍存在于维也纳的由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软弱无力的国防军是这种图谋的开端。在反革命公然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扶上王位的时刻，人们通过蒂罗尔同奥地利建立了联系。霍尔蒂的匈牙利移到了中欧。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的胜利是这一有时是有意识推行的，有时是由情势自发产生的政策的一部分。我认为，了解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及其本性对



共产国际是很重要的。因此，你们会允许我对这个问题多谈些意见，也许这超过了意大利的重要性。希望更加熟悉情况的博尔迪加同志向我们进一步阐明这一问题，并纠正我的看法。

我认为法西斯的胜利不仅是法西斯分子武装的自然而然的胜利，而是世界革命时期开始以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遭受的最大的失败，比苏维埃匈牙利的失败更惨重，因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当前意大利社会主义和整个意大利工人运动思想上和政治上破产的结果。如果有人说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反革命，那就不需要进一步证明，谁捣毁了工人的组织并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权，谁就是反革命。

因此，如果以资产阶级已在那里获得胜利这一乏味的事实来进行敷衍，那就是不想了解也许就在最近几个月将对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东西。（讲得很对！）问题在于：法西斯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其基础是什么和它在欧洲反革命中具有什么特点？也许问一问就够了：墨索里尼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同斯汀尼斯和博纳·劳是一丘之貉还是另一种人？我认为，墨索里尼是另一种人，尽管他的纲领与博纳·劳和斯汀尼斯的纲领没什么不同。他是另一种人，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回忆一下这一事实：法西斯分子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产生的？资产阶级下层人士从战争复员了，知识分子、药剂师、小学教员和兽医等，他们均在战争中起过社会作用。（知识分子在意大利所起的作用一直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只要回忆一下我们的意大利兄弟党在战前大约有70位编制外的讲师，就可看到知识阶层在意大利是如何广泛了。）他们是作为民族主义者从战争复员的：他们垂头丧气，因为虽然意大利胜利了，但是意大利并未

得到全部民族主义纲领所要求的東西。

他們回到了一个经济上已遭完全破坏的国家，国家没有能力养活他们。他们看到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兴起，他们对这一运动持敌视态度，这不仅因为这是一个工人运动，而且因为他们作为拥护战争的干涉主义者曾进行过反对社会党的斗争。而社会党又极力拒绝这些阶层，而且不只拒绝他们，甚至残废军人也一概加以排斥。如果人们现在看一看许多社会主义公社在1919年曾因残废军人参加过战争而遗弃他们的事实，如果人们看一看社会党如何没有能力将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对某种新事物的酝酿和人们在老路上再无法前进的感觉化为行动，人们就能够理解法西斯主义的诞生了。请诸位想想，1919年12月大选时，墨索里尼在米兰只获得4 000张选票，尽管他主张由工人代表监督议会，将土地分给农民和逐渐实行工业国有化；一部分法西斯分子同丹农齐奥一起占领了阜姆，一部分是分散的小团体。当时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全国，不仅发生了罢工，而且资产阶级的意大利完全解体了。

我在准备我的报告时，在我的材料中发现了波兰反革命文人诺瓦钦斯基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对意大利的堕落情况作了很有意思的描述。文章叙述了1918—1922年意大利文学的发展。这篇文章作为图解是很有趣的，我打算一方面同意大利同志详细地讨论这些事实，一方面从文学杂志上来检验这些事实。情况表明，1918年以来意大利的文学是和平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和色情的，这是资产阶级腐败的最有力的证明。在战胜工人阶级之后，意大利的文学就成了民族主义的了。

我国驻外国的一位外交代表告诉我，1920年初，意大利的外交官在一次交谈中曾对他说：“是啊，我们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可是革命至少应给人们以继续工作的可能性。”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的意大利的状况。社会主义的力量壮大了，它也消耗了这种力量。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一篇通讯用下面几句话报道了墨索里尼夺取政权的决心，记者问墨索里尼，你是否将冒险通过非法途径夺取政权？墨索里尼回答说，不管合不合法，反正我要掌权。社会党人由于没有用行动来对付这样的话，结果受到了挫折。墨索里尼感到，如果他不夺取政权，他的军事组织和他所争取到的广大群众就会起来反对他。社会党未能领导群众进行斗争，帮助了法西斯力量的诞生。工人占领了工厂，意大利资产阶级束手无策，连库内奥的老狐狸焦利蒂也说：我不能派军队去工厂，不然我在大街上就要挨打。他们只是在意大利改良主义分子的帮助下，才使工人离开了工厂。于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恐惧，意大利资产阶级转入了反攻。

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反攻时为什么不使用它所拥有的国家机器、警察、资产阶级法庭和资产阶级政党？

资产阶级的政党已经瓦解，它们进行过战争，把国家和国民经济毁坏了，它们对士兵、官员和小资产者没有发言权了。但是墨索里尼分子，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表现了一种新的夺取政权的愿望。法西斯分子提出了新的信条，他们说：社会主义未能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可是我们将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调停，我们将强迫资本家满足工人的要求。但是你们工人必须工作。你们必须建设国家。

罗莎·卢森堡曾说过，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捍卫者是那些抱有幻想的人，抱幻想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意大利的社会主义已证明是一种幻想，于是法西斯分子就能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与社会主义唱对台戏。他们袭击了工人组织，而工人组织却不知道进行抵抗。在城市和工业中心群众还坚持团结。可是在工人分散的小城市和农村，他们却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法西斯首先用武力征服他们的组织，然后再诱惑他们。毫无疑问，即使工业中心的工人群众在内心里不愿跟法西斯走，法西斯也会在农村和小城市不仅用武器，而且用蛊惑人心的政策来争取工人的。它的进攻首先是助长了改良主义。

在里窝那，改良主义者只是一小撮人，在上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有50万张票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毫无疑问，改良主义虽在战争中受到挫折，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不知道抵制法西斯主义这一事实，一部分工人遂被赶进了改良主义的怀抱：由于社会党没有向工人指出应当怎样采取革命行动来抵制法西斯，一部分无产阶级便追随了改良主义分子，那些改良主义分子曾许下诺言，通过同资产阶级联合，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来防止无产阶级处境恶化。然而这是打错了算盘。改良主义分子同害怕法西斯胜利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他们不相信法西斯分子能管理国家——进行谈判是法西斯分子加速推翻法克塔政府的原因之一。

同志们！既然现在法西斯没有遇到工人阶级的抵抗就取得了胜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在意大利的发展已达到最低点。

我曾避免因为这一发展而去指责个别的同志，尽管我们也不能像古罗马元老们那样走上前去欢迎一位打了败仗的统帅。然而有一点我们不能不讲出来，如果我们的意大利同志和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不理解法西斯胜利和我们失败的原因，那我们就将受法西斯的长期统治。建立一个地下组织不仅要求意大利共产党人所特

有的勇敢，而且要求人们在政治上打击法西斯主义。只有当意大利共产党人能不顾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险阻给工人群众以对社会主义力量必胜的新的信仰，他们才能够立即开始对法西斯进行斗争。

法西斯分子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上了台。他们将被迫不去执行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执行资本主义的纲领。因此，这种猖狂的反革命是欧洲最软弱的反革命力量。墨索里尼是拖着一条长长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上台的，头一个困难就是他遇到了多达70亿的国家赤字。他制定了节约和精减官僚机构的计划，可是在他的后面已有数十万人在等待政府的职务。墨索里尼动员了一支黑衫党大军，在国王接见他和批准他任首相的那天，墨索里尼说：你们复员吧，现在只需要一支军队！然而人们在全意大利到处跑，并非为了看墨索里尼的漂亮的眼睛。他们曾以充当白色雇佣军谋生，如果墨索里尼只依靠正规军而将其10万党徒打发回家去，这些人就会找他算帐。

当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党徒帮助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吸收了所有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看到，法西斯的一翼是农业集团，另一翼是工业集团。意大利北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同意大利南方的地主不得不进行斗争时，就会发生冲突，并使法西斯瓦解。墨索里尼所代表的是独裁政治，与民主誓不两立。但是，由于他把广大的民主群众吸收到他的政治中来了，他又有了民主的一翼。

法西斯的强点恰好也将是其灭亡的原因：由于它已变成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它就四面出击，并满怀战胜我们的狂热情绪。但是由于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党，它就不能执行意大利资本

的政策，否则就会在自己的营垒内部引起反抗。如果说塞拉蒂同志数年前曾对我们的农业纲领提出过抗议，那么现在意大利党的复活就将取决于我们是否懂得组织农民反对法西斯。如果我们的朋友，意大利共产党人想成为一个清一色的小党，那我们可以对他们讲，一个清一色的小党是很容易在监狱里找到归宿的。在那里它倒能保持其清一色的精神。但是，如果意大利共产党想要成为一支力量，它就必须动员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法西斯。在理论上作出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对法西斯进行理论上的研究，甚至一小部分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精神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有群众为解放而大声疾呼。

**4. 同资本的反攻进行斗争。**同志们！资本发动的全面进攻正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展开——我们尚未越过其高潮，这次资本的进攻当然首先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进攻的前景如何？我们在这里遇到的是否像1849年取代了革命浪潮的反革命浪潮？这里发生的是否革命和反革命的循环？这是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制定今后策略的前提。应当指出：1849年反革命胜利的基础就是随着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而明显出现的经济高涨。

对此我不准备详细论述。人们在马克思遗稿的第3卷中可读到有关论述。欧洲的反革命胜利了，因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利润，并迫使资产阶级同农场主妥协，也因为它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带来了面包——这使无产者脱离了革命的思想。现在席卷全世界的反革命浪潮的最明显的特点是，这种反革命并不是以普遍的经济高涨时期为基础，而是企图以政权手段阻止经济的衰落。只要想想英国政府的处境就可以看出反革命不仅没有

解决什么问题，反而使局势恶化了。举一些最简单的事实就够了。英国资本主义只能延长但却解决不了东方危机，美国的竞争日益增强，英国的市场缩小，马克灾难性的贬值，以及印度局势恶化，在这种处境下，据说英国资本主义要消除失业。保守党将试图以暴力手段阻止事态的发展，但是它只会加速这一发展。

他们将加速混乱，在这一点上劳合-乔治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说：“你们只会破坏一切”，因为他从其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既反对工党的胜利，也反对保守党的胜利。再看看法国反动派的政策，它无疑暂时加强了法国的政策，但却为此付出了代价。可以说，在东方，法国和英国曾处于战争状态，只是由于两国临渊而退，协约国的关系和欧洲的和平才得到拯救。

可是自从英国帝国主义的最极端的一派获胜以来，不管它显得如何亲法，英国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更不可能妥协了。至于德国，毫无疑问，维尔特政府的破产和一个由斯汀尼斯扶植的政府的建立将极大地加剧矛盾。**反革命不可能带来面包与和平，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应付一个反革命浪潮，应付一场肆无忌惮却毫无取胜之望的进攻。**反革命的攻势延续多久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入反攻。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无论如何是很狭小的，他们既无突击力量，亦无进行长期的和胜利的胜利战争所需要的途径和基础。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的第三部分。我们面临的是**工人阶级的抵抗问题**。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也不能自诩地说立刻就理解了时代的征兆，在资本已大举发动进攻的去年，我们还在不得不去解决就无产阶级进攻问题而进行的争吵。然而毋庸置疑，我们无论如何是最早理解了时代的征兆的，最早站出来

引导无产阶级进行抵抗和尽可能转入反攻。1921年1月在德国使用公开复信的策略时我们本来就这样做了。三月事件表明，这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步骤。如果我们对促使我们采取这一步骤的形势考虑得周到一些，三月事件就不会发生了。自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越来越系统地掌握了事态。由于我们讨论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国际证明它不仅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军，而且能够领导他们进行自卫。

同志们，什么是我们的自卫计划呢？阐明计划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策略问题的回答。无产阶级进攻时期的特点是越来越广泛的群众直接参加对资本主义的冲击。如果你们不仅回忆一下1919年德国无产阶级的情绪，毫无疑问，那时不只是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车间里的谢德曼党的工人也坚信社会主义在进军，并认为只在方法上与共产党人不同；如果你们再回顾一下1919年社会主义在英国第一次变成广大群众内心向往的问题和1920年夏天因为一个外交问题，即为了支持苏维埃俄国，在英国确实存在群众性大罢工可能性的事实，那么毫无疑问，工人群众冲击的时代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为政权而斗争。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的特点是，虽然世界资本的危机没有克服，虽然政权问题客观上一直仍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已失去对他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夺取政权的信心。他们被迫转入了自卫。

同志们，我们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想法，我们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是有道理的。我们姑且不提列在议程上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同资产阶级的联合，而是工党乃至一部分自由党被赶出资产阶级政府。即使面对这一事实，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仍持消极



的态度。否则，怎能解释社会民主党在格尔利茨声明愿同斯汀尼斯联合——每个工人都清楚，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一次投降——之后，虽然在某些地方工人小组开展了活动，但是并未出现德国工人抗议的风暴。工人阶级失去力量的感觉也许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如此容易联合的最实际的原因（德国代表插话：非常正确！），因为工人相信，他们的力量在消失。出于这一原因，甚至曾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同意同社会民主党联合，以保存最后一点力量。

既然情况如此，既然目前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夺取政权的思想不仅不迫切，而且受到整个形势的遏制，既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感到没有力量，那么，作为目前紧急任务的夺取政权就不在日程之上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共产党人对每个问题，甚至对由国家解决牙齿保护问题都说，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牙齿才能无痛苦地拔掉（笑声），那么重复这种论调也许具有宣传上的意义，但是这抹煞不了下面的事实，即我们自己的同志，共产党的工人认为目前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尽管可以肯定，很多国家也许会比某些人想象得要早地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斗争面前发抖。因此，即使我们不考虑统一战线策略，而只提出我们与广大工人群众相结合的政治任务，我们也必须首先为对广大工人群众最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而斗争：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住房问题，反对白色恐怖和战争危险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共产主义并不要求人们将头埋到沙土中去并且说，像我这样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适于对这类事情斤斤计较。即使我们只想将我们已经争取过来的工人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也必须将我们的斗争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只有扩大、深化

**和提高这一斗争才会出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工人在工厂中看到，在每次罢工时都感到，如果他们不和其他工人一起斗争，他们就不能为最紧迫的切身问题而斗争。

他们还看到了更多的事情。他们看到，工人是不顾党的，工人群众在这些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共产党的政策就必须对他们的问题作出回答，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工人的共同要求和他们的政治分歧的实际问题。同志们，如果我们不善于以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的传播者的身分对群众讲话，那我们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在这种时候给我们工人以力量，使他们留在共产党内，甚至重新成群结队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不仅是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先锋队对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日益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感到，我们是工人阶级中**团结的因素**。自1920年底两党合并的党代表大会后我在柏林和同志们交谈以来，我再没有这种感觉了。由于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我们就将所有根据迄今为止的革命经验愿意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人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了，不愿意接受这种思想的工人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分裂；而我们的同志则感到，对一段时间内在群众的意识中已被总的形势推居次要地位的**最终目标的宣传和对分裂的宣传**，均未能使他们争取到新的更多的工人群众，尽管这种宣传是绝对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他们感到，必须同工人谈论他们所想的和所感受的东西，当工人失业没有饭吃，甚至即使有工作时也要忍饥挨饿时，是什么事使他们心情沉重。对工人群众来说，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反对衰落的资本主义加给他们的苦难而进行斗争的思想。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统一战线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实行统一战线呢？我们是否应该这样来实行：面对无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要求他们同我们一起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而斗争？我们是否应该这样来实行，对工人说：我们拒绝同工会和领导机构进行任何谈判？

稍加思索就可以指出，以为可以用这种形式实行统一战线的想法是完全荒谬的。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知道他们的党是反对专政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这个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仍属于社会民主党。如果这些工人群众相信谢德曼、格拉斯曼、列诺得尔和茹奥想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他们就会问我们：是啊，说得很正确，我们应当共同战斗，可是你们就此同谢德曼、列诺得尔和韩德逊谈过没有？

对此我们应当回答他们：谢德曼是叛徒吗？如果在对谢德曼的评价上他们同我们一致，那我们就不必再宣传这些，他们会跟我们走。那么评价不同呢，如要实行统一战线，就必须抛开这种评价而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谈判。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则想以民主的手段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而在于他们不想进行斗争，甚至不想为一块面包而斗争。如果他们失去了声誉，如果我们用事实证明他们不想斗争和他们为什么不想斗争，统一战线的道路就畅通了。

那么许多同志会说：既然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不必先在工人阶级中助长幻想，然后再去批驳这种幻想了。可是问题恰恰不在于助长幻想，而是相反，即批驳幻想。我们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去批驳。在我们的党内有很可笑的怪人，他们很担心社会民主党也许不会让人揭露，可能会进行斗争的。我认为，如果

社会民主党想进行斗争，任何有健全头脑的人都会表示欢迎。如果社会民主党指责我们：你们在衣服里藏着匕首，你们想拥抱我们，为的是刺杀我们，那么我们就说：**这要看你们**，假如你们表明想进行斗争，那我们至少能共同走一段路。对此我们不害怕。

因此，我们参加3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时并未打算在那里玩弄手段，大吵大叫，借以显示我们会争吵，而别人不会。我们去了，**是为了尽可能从上层组织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从而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即使不立即转入反攻，但至少能够保住自己的阵地。这个计划失败了。它并不是因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而失败的。如果你们分析一下形势，你们就会看到，这一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用一个**投降的计划来反对我们的抵抗计划**。

同志们，在那次会议上俄国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也不能不谈谈这一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社会民主党施展的一个诡计，他们企图利用我们反对第二半国际成员孟什维克的斗争，将孟什维克从共产国际排挤出去。同志们，我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智力水平并不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在韦尔斯头脑中不存在的事物在现实中依然存在。

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俄国问题上向我们提出了下面的要求：合法化——并非说他们是这样讲的，而是说他们讲的内容——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法化，然后我们就支持苏维埃俄国。这是什么意思呢？苏维埃俄国在为什么而斗争？苏维埃俄国在为保持工厂和土地掌握在工人国家的手中而斗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是什么呢？现在，孟什维克通过马尔托夫和唐恩的文章极其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纲领：

回到资本主义，放弃国有化的生产。马尔托夫用下面的话阐述了这一立场：铲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由此可见，如果苏维埃俄国让企图部分地通过同协约国资本联合的办法来迫使苏维埃俄国投降的政党合法化，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就愿支持苏维埃俄国。如果说我们在热那亚会议期间感到，这些人由于十足的愚蠢和盲目看不到苏维埃俄国在斗争，以避免使国际工人阶级退回到革命的起点，即退回到全世界的工厂均掌握在资本的手中和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1914年，那么第二半国际的政党孟什维克现在的立场则表明，这不仅是愚蠢和盲目，而是他们的纲领：在俄国停止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为按照马尔托夫的说法，世界革命已在全俄被击退。

那么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捍卫西欧无产阶级最基本的切身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如何呢？当我们说：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当我们说：反对减少工资，这时他们当然没有公然对我们说：不行。他们对我们说：在解散工会国际之前，我们不会同你们合作。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要等到我们共产党人放弃反对牺牲各国八小时工作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放弃反对在德国延长每班劳动时间和在不幸的星期五出卖英国矿山工人斗争的工会官僚的斗争，放弃反对不仅在全线败退，而且已经投降了的工会官僚的斗争，他们才同我们合作。中断柏林谈判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在于：我们带来了一个抵抗运动的计划，而对方却要求我们，共产国际及支持它的那部分工人阶级应当放弃斗争。这就是在世界工人代表大会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不愿意进行斗争，因此从上层建立统一战线就失败了。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放弃不仅从下层建立统一战线，而且也从上层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仅**不放弃**这个计划，而且**必须更加努力去实现这个计划**。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情况是，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开始进行这一斗争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同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决裂。在他们被赶走之前，他们就不得不离开联合政府。然后，如果斯汀尼斯、博纳·劳和彭加勒大权在握，而且鉴于整个形势已经明朗，他们就不得不通过自己的群众开始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清楚，他们将极力进行反抗，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创造条件，迫使他们放弃这一立场。如果说他们在5月间成功地破坏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尝试，那是因为我们未能在群众中大力宣传这一思想。当我们的柏林党组织未能将来自500个工厂的代表团带到帝国议会时就已经很清楚，人们不会对韦尔斯的《红旗报》的大喊大叫感兴趣。在莱因兰和埃尔贝费尔德的情况好些，但是在地方产生的效果要比在首都慢。

在法国，法国同志们破坏了这种政策，没有这种政策他们不仅将降为一个政治小集团，而且变为一个空头政治家集团。

在意大利，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想出了一个聪明得出奇的主意：在工会里搞统一战线，但不在政治领域搞统一战线！如果我们讨论关于统一战线的斗争，我们首先必须自己说：这种斗争我们还没有在统一的共产党的阵线中进行过。我们只向这方面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此外，如果我们的压力太小，我们就必须增强和加大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也许还是不能一下子在国际范围内促使现在已经联合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同我们合作。然而这并不是说，我

们应当放弃领导人之间的谈判。我们应当**转向压力最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我们同敌人对峙，我们将通过正面斗争冲破敌人的防线，而且是在工人群众压力最大的地方冲破这一防线。当然我们不知道在国际范围内能否做到这点。**如果能做到这点——这对第二国际更加不妙**，因为这将证明，第二国际注定要灭亡，它不懂得从资产阶级的车上跳下来，将随同这辆车一起滚进深渊。工作将很艰巨，需要许多时间，但这是引导群众进行斗争，并把他们团结到共产主义旗帜下面的唯一途径。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我的发言的最后部分简要地谈谈斗争的口号。

**5. 斗争的口号。**如果说要求增加工资，保持八小时工作日和扩大工厂委员会运动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那么实际情况是，仅仅这些要求是不够的。不仅是共产党的工人，而且还有完全超党派的工人都理解并可能要求，如果500马克不够生活，那就应当每天给他们1 000马克。但是他们将会看到，增加纸面上的工资并不是出路。如果说我们在斗争的最初阶段只用这些口号还能够过得去的话，那么随着斗争的发展就有必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提出政治性和组织性的口号。这一时刻将是**我们从防御转入反攻的时刻**。

基于我们对衰落的资本主义和对无产阶级任务的总的分析，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些口号。后来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策略的报告中又加以阐述。我们首先提出了监督生产的口号。由于下述原因监督生产的口号是必要的：（1）它向工人指明了前途；（2）它向工人表明，无产阶级有能力阻止经济衰落。

这一口号向工人指明了经济复兴的前景和摆脱混乱的道路。围绕这一口号的斗争将导致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将用一切手段阻止任何让他们出钱的建设。

因此，各国共产党不仅必须经常通过一篇文章或某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监督生产的口号，而且应当使之成为自己运动的中心问题，各党必须善于向工人讲明，如果不通过在工厂和车间监督生产而在实际上夺取政权，经济混乱将与日俱增。监督生产的口号是一个给群众指明出路，并给其近期的斗争以思想的口号。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斗争中提出关于赋税的口号：通过统计实际价值加重资产阶级的负担，而又没有能够保障这一口号得以实现的无产阶级的监督机构，那么这个口号就等于放空炮。

同志们，各国共产党必须在研究纲领问题时最广泛地讨论这些问题。假如共产国际的某些同志认为，统计实际价值问题只是一个德国的特殊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在法国和意大利等许多国家货币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将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出发点之一。如果不提出关于我们同武装力量的关系的口号，我们就不能投入这场我们同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冲突的斗争。将武装力量集中到参加了工会的工人的手中的要求，同无产阶级的自己斗争的关系最为密切，并将在各国自动地提出来。

**6. 工人政府。**现在我来谈谈在我们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起很大作用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我们在讨论反对资本的进攻时不能不讨论的工人政府问题的策略论述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其论述中从思想上区分了工人政府的可能形式，我赞成这种区分的尝试，我只是提出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一种工农政府的类型来作



些补充。在这方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去从思想上加以区分，而是提出一个问题：**工人群众——不仅共产党人——在谈论工人政府时他们想的是什么？**我只想指出这一思想已得到反响的国家：英国、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英国，他们想的是工党。那里的共产主义尚未形成群众力量。在资本衰落的国度里这一思想是同统一战线生动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同工人自己说的那样，统一战线意味着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工厂罢工时不是互相拆台，而是并肩前进，这样工人政府的思想对工人群众就具有相同的意义了，**他们想的是所有工人政党的政府。**对这些群众来讲，这在实践上和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当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如何？如果研究一下实际上有多大可能建立这种工人联合政府，人们就能找到一千个有趣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工人政府虽然不是必然的道路，但却是可能的道路。我们可以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似是而非地说，工人政府并不是必然的，而也许是最不可能的道路。在政治上，这一问题将取决于**社会民主党是否直至其灭亡都将同资产阶级合作的事实。**如果情况如此，那么工人政府只能是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决定不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如果我们在我们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走到群众面前，我们需要决定的是我们是否能对他们说，**我们愿为工人联合政府而斗争，并为此创造条件？**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所谓的理论上去斟酌，它就会成为使群众感到迷惘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斗争涉及到统一战线，我们就应当明确无误地说，**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迫使其领袖们同资产阶级决裂，我们就准备参加工人政府，假如这个政府将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机关的话。**我的意见是：假如这个政府愿

意同我们一起斗争的话。当然，如果形势达到烤熟了的鸽子自天而降的程度：帝国之内毫无变化，斯汀尼斯拥有煤炭，保皇党人掌握军队，谢德曼只掌管威廉大街<sup>①</sup>，我们也被邀请到这条大街上来；如果我们的迈耶尔同志穿上燕尾服（笑声），挽起了颇不顺从的路特·费舍同志的胳膊（笑声）将她带到首相府，——如果存在这些历史前景，那么对这一思想就应该提出下面的异议：首先，一位少尉会带十个人来将迈耶尔、谢德曼和路特·费舍同志搞掉，然后，工人政府即宣告完结。可是，在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重要的并不是议会中的联合，而是可以动员群众的讲台和进行斗争的纲领。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是否会被资产阶级从联合政府抛出来，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抗议；让他们在联合政府中腐烂，还是由我们帮助群众强迫他们开始战斗？人们可能会问：何必去为他们将如何行事而大伤脑筋？如果这只涉及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那我们当然宁愿让他们腐烂下去。然而如果这涉及动员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我们就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纲领来。这同无产阶级专政有多大矛盾，同内战有多大矛盾？这种矛盾好像前厅与房间的关系。（说得很正确！）如果房门锁上了，可以破墙而入，甚至可以从烟囱钻进来。（**乌尔邦斯插话：从烟囱里流出了血！**）我第一次听说无产阶级主要在屋顶上筑街垒。如果资产阶级在某一个国家甚至将政府交给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匈牙利的例子表明，在历史上不排除这种可能——，那么接着出现的将是最激烈的斗争时期，也可能出现11月9日德国资产

---

<sup>①</sup> 威廉大街在柏林。德国首相府设在这条街上，因此威廉大街就成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象征。——译者注

阶级所面临的那样的形势，那时他们干脆销声匿迹了。他们可能处于这样一种形势，即将政权交给我们，希望我们不会有能力保住政权。不管我们是通过内战参加政府，还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无能而取得政权，工人政府的结果都是内战。如不进行内战，工人阶级就不能保住政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共产党人会说：没有内战我们就不能生活，如同汤姆·塞耶自以为是地认为，必须穿过地下通道去解救黑人，虽然门都开着；也不意味着我们说：没有内战我就不掌权，没有内战我就不高兴（笑声），而是由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列举的简单的原因：资产阶级有时可能表现出无能，但是不经过激烈的斗争他们不会最后放弃政权。如果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进行战斗，我们就将不理睬他们而继续前进。工人政府建立之处，将只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即使一个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工人政府也不会为资产阶级所容。情况将表明，人们不得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必须成为共产党人，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权必须进行内战。因此我认为，在实践中，在事物的发展中，没有大的沉沦的危险威胁我们，只要这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不是为了像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这样偏僻的小地方的议会制政府问题。在那些地方不经过内战人们就能坐到政府里。我不想以此表示，人们应当对这些问题持无所谓的态度。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一个必要的方向性的口号，这一口号使统一战线有了统一的政治目标。工人为了争取建立工人政府和为了监督生产而团结战斗的时刻，将意味着我们反攻的开始，因为如果我们不仅仅捍卫瞬息即逝的东西，而是为了夺取新的阵地而斗争，反攻就开始了。

共产党人不能勉强地开始这一反攻。三月斗争的一个大错误

正好是他们企图以我们党的战斗意志来代替广大群众的斗争。我们党的战斗意志必须表现在我们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中。最能说明工人运动状况的是，甚至在我们拥有最强大的党组织的国家里，我们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仍是十分抽象的，宣传鼓动缺乏那种坚信真正为了不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斗争的热情。

一切都还给人以纯粹宣传的印象，如果我们党员不想让我们的全部讨论因内容空泛而失败，不想让我们所有的代表大会具有只在理论上讨论发展趋势的党的秘密聚会的意义，那我们的党就必须在实践中执行完全不同的政策；不是在政治路线方面的不同，而是在他们斗争能动性方面的不同。同志们，在这里讨论资本进攻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指出一点：我们必须先改变自己，然后才能改变非共产党的群众。

许多同志对事情是这样设想的：在革命浪潮高涨和无产阶级群众发动进攻的时刻，共产国际只能繁荣、健康。

共产国际不仅是夺取政权的党，而且是为政权而斗争的党。因此，如果说，现在几乎是政治活动的淡季，因而党不能进行斗争，那纯粹是一派胡言。这样就把共产国际变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寄生虫，而不是变成世界革命的战士。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寸土必争**，而不是失望的情绪和坐待革命。我们的全部争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是在作出决定和研究决议的小房间里，而是在完成我们任务的实际斗争中，在实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以及在解决历史今天提出的问题的斗争中建设共产党。谁认为统一战线路线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和巩固过程是对立的，谁就不懂得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懂得如果我们想成为统一战线的执行者，如果我们想为建

立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我们就必须拥有巩固的党。（热烈的掌声。）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3时55分。

## 第十二次会议

(1922年11月16日，星期四)

**会议开始：中午12时20分**

**主席：先是柯拉罗夫，后是马尔赫列夫斯基**

**主席：**

现在开会。请博尔迪加同志作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

### 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报告

(报告人：博尔迪加)

**博尔迪加：**

尊敬的同志们，很抱歉，由于我们代表团同我们党的联系中出现的令人奇怪的情况，使我失去了掌握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原始材料的可能性。

有一份由我们的陶里亚蒂同志起草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我不仅未带来，而且我根本没有机会看过。

有关准确的统计数字，我不得不请那些想更详细地了解情况的同志去读这份报告，这份报告肯定已送到这里，并在这里翻译后分发了。

此外，在最后一刻，我们的材料又得到了补充，因为昨天我党中央的一位代表来到了莫斯科，向我们报告了法西斯分子最近的活动给意大利同志们的印象，我将在我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谈谈这些情况。

拉狄克同志昨天在这里作的报告中谈了共产党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之后，我也得谈谈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

我们的拉狄克同志批评了我们党对当前意大利的重要政治问题——法西斯问题——的态度。他对我们的立场——我们所谓的立场——提出了批评，据说我们想建立一个小党，并相应地看待所有的问题，以致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党的组织及其直接作用的方面，未能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来。

由于时间关系，我尽量不罗嗦。在讨论意大利问题和我们同社会党的关系问题时，我们也必须研究我们在意大利由法西斯主义所造成的新形势下应当如何行动的问题。

现在我就直接转入我的正题。

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法西斯运动的起因。

谈到法西斯运动的直接的和外部的起因，可以追溯到1914年和1915年意大利参加世界大战之前的一段时期。其最初的发端是那些支持参加战争的集团。在政治上，这些集团是由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组成的。

有以萨兰德拉为首的右翼集团，即一些大工业家，他们对战争感兴趣，在赞成协约国进行战争之前甚至曾支持过反对协约国进行战争。

另一方面也有资产阶级左派的倾向：意大利激进党人，即左派民主党人，以及由于传统而主张解放的里雅斯特和特兰托的共

和党人。在干涉主义运动中居第三位的是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某些人：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属于这些集团的首先是——这也许是一个人事事件，但却具有特殊的意义——社会党的左派领袖：《前进报》领导人墨索里尼！

我们大致可以说，中派集团没有参加法西斯运动并适应了传统的资产阶级政策的环境。

留在法西斯运动中的是极右和极左集团：极端无政府主义分子、极端工团主义分子和极端工团主义革命分子。

这些政治集团在1915年5月违背全国多数人的意志，甚至违背对突然发生的政变无力进行反抗的议会的意志，将战争强加给意大利，从而获得一大胜利。然而战争结束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影响缩小了。在战争期间他们就已觉察到了这一事实。

他们把战争当成了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当人们看到战争时间拖得很长，这些集团本来就未真正拥有过的人民性就完全失去了。

战争刚刚结束，这些集团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点。

到1918年底复员期间和复员之后，在1919年和1920年上半年，战争后果所引起的普遍不满，使这一政治思潮的威信扫地以尽。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当时几乎销声匿迹的这一运动同今天在我们面前开展的强大运动之间的政治和组织联系。

“法西斯战斗小组”从未停止存在；法西斯运动的领袖始终是墨索里尼，它的报纸是《意大利人民报》。

在1919年10月底的大选中，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报纸出版地和他们的政治领袖所在地的米兰遭到惨败，他们获得的选票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

由于群众所具有的革命热情——其原因无须我在此详细论述



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派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他们不善于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

这一派最后还是失去了活力，因为没有—一个党看到所有这些有利于加强—一个革命组织的客观的和心理的条件，没有—一个党能够在—这种局势中建立—一个稳定的组织。我并非断言说，社会党——如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这几天所说的那样——可以在意大利发动革命，但是它至少应该为工人群众的革命力量建立—一个稳固的组织。它并未完成—这一任务。

因此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意大利—直反对战争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享有的威望在下降。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危机中接二连三地犯错误，对立的运动——法西斯主义——便开始壮大了。

法西斯主义特别善于利用在经济形势中引人注目的危机，这种危机对无产阶级工会组织的影响已经开始明显起来。

在最困难的时刻，法西斯运动得到了丹农齐奥的阜姆远征军的支持。法西斯从阜姆远征军中得到了某种道义上的力量，在那里也出现了其他组织和武装力量，尽管丹农齐奥运动和法西斯主义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

我们谈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的情况，对其错误共产国际一再进行了批评。

这些错误的后果是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情绪完全转变。无产阶级四分五裂，情绪沮丧。看到胜利被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的工人阶级的情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说，意大利资产阶级在1919年和1920年上半年几乎甘愿坐观革命的胜利。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于起消极的作用，他们不愿追随大资产阶级，而愿

追随即将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

这种情绪现在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们没有目睹无产阶级的胜利，反而看到资产阶级如何在聚集力量进行防御。

当中产阶级看到社会党不懂得组织自己，看到自己能够取得优势的时候，就表现出不满，它逐渐地失去了对无产阶级命运的信心，并改换了门庭。

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进攻在这一时刻开始了，它主要利用了中产阶级的情绪。由于法西斯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组成的，它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样它甚至有能力和阻止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进攻。

意大利的事件是资本主义进攻的典型例子。正如拉狄克同志昨天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那样，这次进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对此不仅应当在降低工资或延长劳动时间方面，而且应当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采取的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总的方面进行考察。

我们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时期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攻的一切表现形式。

我们共产党从其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讨论分析了形势，并向意大利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团结自卫。我们党起草了一个统一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无产阶级本来应该是起来反对这种进攻的。

如果我们想把资本主义的进攻视为一个整体，那我们就应当全面地，即一方面在工业领域，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研究形势。

在工业领域，资本主义的进攻首先直接地利用了经济现象。

危机开始了，失业在蔓延。不得不解雇一部分工人，这正中雇主的下怀，因为他们可以将那些在工会中居领导地位的工人和

极端分子赶走。对雇主来说，工业危机是使他们有可能要求降低工资和修正此前他们不得不向他们工厂的工人在纪律上和道义上所作的让步的出发点。

这次危机开始时，在意大利建立了雇主的阶级协会——全国工业协会，它领导了这场斗争，让各工业部门的行动均接受其领导。

在大城市里，反对工人的斗争不可能以立即使用武力开始。城市工人一般都组织了人数很多的小组，他们能相当容易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和进行认真地抵抗。因此，人们首先将工会斗争强加给无产阶级。这些斗争以失败告终，因为经济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阶段，失业人数在不断增多。胜利地进行在工业中出现的经济斗争的唯一的可能在于将活动从工会运动转到革命上来，在于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的专政，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并不是这样一个政党。

它不懂得在关键的进击中将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行动转移到革命上来。意大利工会组织为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斗争取得巨大成果的时期已成过去，继之而来的是罢工将成为工人阶级防御性罢工的新时期，工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由于农业阶级，特别是农业雇佣工人以及那些没有完全无产阶级化的阶层在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中具有重大的意义，统治阶级为对付红色组织对郊外的影响，不得不采取斗争的手段。

我们意大利有一个广大的地区，从农业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地区，即波河平原，那里面临的形势很像地方性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至少像农业工人专政。1920年底，社会党在那里占领了许多乡镇，这些乡镇后来对农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实行了地方性税收政策。我们在那里有很兴旺的工会组织，很大的合作社和许

多社会党支部。甚至在运动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中的地方，城外的工人阶级也采取了革命的态度。他们迫使雇主向组织缴纳一种税款，一种可以说是雇主在工会斗争中被迫接受合同表示屈服的保证金。

于是出现了城外的农业资产阶级无法生存下去和被迫撤进城里的局面。

意大利社会党人犯了一些错误，主要表现在侵占土地问题和小佃户在战后想成为小有产者而购买土地的问题上。

改良主义组织强迫这些小佃户依旧充当可以说是农业工人运动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运动在那里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柱。

在农业中没有出现同大规模失业相联系的危机。这种危机本来可以使地主有可能在单纯的工会斗争方面胜利地进行反攻。

法西斯通过依靠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利用社会党及改良主义者组织方面的错误在农村阶级中的中间阶层所引起的不满，在这里开始发展并开始使用暴力和武器装备。法西斯主义也依赖总的形势，依赖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小商人、小地主、复员的士兵和在战争期间任职后对其当前的处境感到失望的军官——的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

他们利用了所有这些人；由于他们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分组编队，他们就能够开展破坏意大利乡村的红色组织的政权的运动。

法西斯使用的方法是很典型的，它网罗了战后在社会上不能各得其所的所有复员军人，利用了他们的军事经验。

法西斯不是在大的工业城市，而是在我们可以视为意大利农业专区首府的城市，如波伦亚和佛罗伦萨开始建立其军事组织，

为此，它依靠了国家机构，对此我们还要谈及。法西斯分子拥有武器和运输手段，享有在法律面前不受惩处的权利。即使在他们尚未达到其革命对手数量的地方，他们也享受这种有利条件的好处。他们首先组织了被称之为“原始的远征”的远征行动。他们的行动大体上是这样进行的：

他们涌进某一小地区，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核心机构，强迫市政委员辞职，必要时打伤或打死对方的领导人，最好的待遇是强迫他们离开该地区。有关地区的工人无法抵抗这些受到警察支持的、由全国各地纠集来的武装部队。从前不敢同无产阶级在本地区进行较量的法西斯地方小组现在占了上风，因为工人和农民受到恐吓。他们知道，如对这一小组采取任何行动，法西斯分子就会以更大的力量重新进行讨伐，对此人们是无法进行抵抗的。

这样，法西斯就在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可以说是按计划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向前进军，这种计划在地图上一看就一目了然。

波伦亚是他们的起点。1920年9月和10月曾在那里建立过社会主义行政机构，同时还进行了红色武装力量的大规模动员工作。

冲突发生了，会议因外部的挑衅而中断，可能是在内奸的帮助下，有人向资产阶级少数派的座席开了枪。

这一事实导致了法西斯首次大规模的袭击。

肆无忌惮的反动派大搞破坏和纵火活动，并对无产阶级的领袖采取了暴力行动。法西斯分子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占领了城市。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20年11月21日，恐怖伴随着这些事件开始了。此后，波伦亚的市政委员会未能再重新掌权。

法西斯从波伦亚出发走上了一条我们在这里无法详加描述的

道路；我们只是说，这条路分成两个地理方向：一条通向西北工业三角地区米兰、都灵和热那亚；一条通向托斯卡纳和意大利中部地区，以便包围和威胁首都。一开始事情就很清楚，在意大利南部不可能出现法西斯运动的原因，也正是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出现的原因。

法西斯并不是一部分落后的资产阶级的运动，因此，它首先不是在意大利南部，而恰好是在无产阶级运动最发达、阶级斗争表现得最明显的地方出现的。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法西斯运动呢？它是一个纯农业运动吗？在我们指出运动主要起源于乡村地区之后，我们更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把法西斯主义看作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独立的运动，看作与工业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代表农业利益的组织。此外，法西斯主义甚至在其活动只限于农业地区的那些省份和大城市，都建立了它的政治和军事组织。

我们看到，在1921年法西斯参加大选并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之后，在议会里出现了一个独立于法西斯的农业党。在后来的事件进程中我们看到，工业雇主支持了法西斯。

最近对新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的是全国工业协会发表的一个声明，它主张授权墨索里尼组织新的内阁。

然而在这方面的一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是法西斯工会运动的出现。

如前所述，社会党人从未有一个农业政策，农村的并非极为明显地属于无产阶级的某些人的利益又与社会党的利益相对立，法西斯党徒非常善于利用这一实际情况。

法西斯是一个必然使用各种最残忍和最野蛮的暴力手段的运

动，但是它善于将这些手段同最无耻的欺骗宣传结合起来。法西斯企图同农民，甚至同农业工人一起建立阶级的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反对地主。我们有法西斯领导下进行工会斗争的事例，同红色组织早期使用的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们不能把用强制和恐怖手段搞起来的法西斯工会运动，看作对雇主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法西斯本来就是农业雇主的一种运动。事实是，法西斯是统治阶级统一的、大规模的运动，它能够运用和利用一切手段，使某些农业和工业雇主集团的所有局部的和地方的利益为它服务。

无产阶级不懂得联合成一个为夺取政权而共同斗争的统一的组织，并为此而牺牲小集团的直接利益。它不懂得在一个有利的时机解决这一问题。

意大利资产阶级利用了这一情况，以便试图建立自己的组织。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统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手中的政权建立了一个组织，并执行一个反无产阶级的、统一的、资本主义进攻计划。

法西斯搞出了一个工会运动，其用意何在？是为了进行阶级斗争吗？绝对不是！法西斯从事工会运动的口号是：一切经济行业均有权组织工会；工人、农民、商人、资本家和大地主等均可组织协会。他们均可按照相同的原则组织起来。但是，一切组织的工会活动均应服从民族利益、民族生产和民族荣誉，等等。

这是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一切利益均被溶进所谓的民族团结之中。我们知道民族团结的含意就是：无条件地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构，以便对付革命。我们认为，可将法西斯的建立归于3个主要因素：国家、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在意大利，国家机器在法西斯的建立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连续不断地发生危机的消息使人们相信，意大利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如此不稳定，一次袭击就能将它推翻。

情况并非如此。资产阶级恰好是随着其国家机构的巩固而得以建立起法西斯组织的。

在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国家机器经历了一次危机。这次危机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复员，所有过去参加过战争的人现在一下子全被抛进劳动市场，而过去致力于提供一切手段以对付外部敌人的国家机器在这一危机的时刻则可以变成一个对付内部的革命以确保政权的机构。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它既不能立足于技术，也不能立足于军事，通过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必须立足于政治来寻求解决。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战后头几个左派政府，在这一时期，尼蒂和焦利蒂的政治路线占了统治地位。

恰好是这一政策使法西斯有可能保证其后来的胜利。

他们不得不先向无产阶级让步，在国家机器需要巩固的时刻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对这些政府提出了批评，并指责它们在革命者面前表现怯懦。这纯粹是蛊惑人心的宣传。

实际上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应该是由于战后头几个首相的民主政治所作的让步。

尼蒂和焦利蒂曾对工人阶级作出过让步。社会党的某些要求——让士兵复员，实行政治治理，对逃兵实行大赦——得到了满足。他们之所以作出各种让步，是为了在稳固的基础上恢复国家机器而争取时间。尼蒂是“Guardia Regia”，即“王室卫



队”的创建者。这是一个不那么具备警察性质，但却具有完全新的军事性质的组织。改良社会党人的一个大错误是他们未将这个问题——他们本来就能够根据宪法通过抗议国家建立第二军队的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视为根本性的问题。社会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把尼蒂当成可在左派政府中与之进行合作的人。这再次证明，这个党是如何没有能力理解意大利政治的发展进程的。

焦利蒂完成了尼蒂的事业，在焦利蒂内阁里，国防大臣博诺米支持法西斯的最初的尝试，他自愿为正在形成中的运动和甚至在恢复平民生活之后仍继续领取其绝大部分饷银的复员军官效劳。

他在极大的程度上让国家机构为法西斯服务。他为法西斯分子建立一支军队提供了全部必要的资金。

这个政府在工厂被占领的时刻认识到，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了工厂，农业无产阶级为其革命的热情所驱使正准备夺取土地，现在，即在反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之前就开始进行斗争，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这个政府为组织反动力量做了准备，它有朝一日将摧毁无产阶级的运动，它可以依靠曾经是社会党党员的全国总工会的背信弃义的领导人的权术。政府通过承认工人监督法——它从未执行过，甚至从未表决过——在危机的形势下挽救了资产阶级的国家。

无产阶级夺取了工厂和土地，然而社会党再次表明，它没有能力解决产业工人阶级和农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问题。这一错误使资产阶级他日有可能实现反革命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使资产阶级既能战胜工厂里的工人，又能战胜农村中的工人。

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家在法西斯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尼蒂、焦利蒂和博诺米内阁之后，法克塔政府上台了。这个政府是为掩盖法西斯在扩张地盘的进军中充分自由行动服务的。1922年八月工潮时期，工人同受到政府公开支持的法西斯分子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斗争。我们可以举出巴里的例子。虽然法西斯动用了全部力量，整整一周时间也未能战胜退到自己的住宅、手持武器自卫的巴里工人。法西斯分子不得不撤退，并在战场上留下许多法西斯分子的尸体。可是法克塔政府做了什么呢？在晚上，政府让成千的军队、数百名宪兵和“王室卫队”的士兵去包围老城，让他们去冲锋陷阵。在港口那一侧，有一艘鱼雷艇向住房瞄准。机枪、装甲车和大炮开进了阵地，睡梦中的工人遭到了袭击和毒打。工人协会被占领。国家到处都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人们看到，法西斯在工人面前不得不撤退的地方，国家政权都进行了干预；国家政权向进行抵抗的工人开枪，逮捕和审判工人。工人唯一的罪行是进行自卫，而真正犯下了卑鄙罪行的法西斯分子却被当局有计划地释放了。

因此，第一个因素是国家。

法西斯的第二个因素，如同我已说过的那样，是大资产阶级。工业、银行业和商业大资本家以及大地主当然对建立一个支持他们向劳动人民开展进攻的战斗组织感兴趣。

但是，第三个因素在法西斯力量的建设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为了撇开国家另外建立一个非法的反动组织，他们必须招募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与他们那一伙中以上层统治阶层面貌出现的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找到我们提到过的中产阶级的那些阶层，

用维护这些阶层利益的办法进行笼络，从而罗致了这些人。这就是法西斯企图实现的目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它实现了的目的。法西斯在同无产阶级关系密切的阶层中争取到了拥护者，在对战争不满的人中间，在所有那些由于成为法西斯的拥护者而重新获得力量、振作精神并穿上了反对无产阶级运动外套的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商人、商贩、特别是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后来都成了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中间找到了拥护者。这些人给法西斯带来了大量的拥护者，使法西斯在军事上得以组织起来。

这就是使我们的敌人能够搞起这个运动以便同我们进行较量的3个因素。这个运动在野蛮残忍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牢固的组织，拥有政治上很精明强干的领导人。社会党从未认识到正在兴起的抵抗运动的意义，《前进报》没有理解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后患无穷的错误所准备的东西。它不想提及墨索里尼，因为它担心过于突出他等于替他作宣传。

因此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新的政治学说，但是，它拥有一个很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拥有一家运用大量新闻技巧和折衷主义手腕的重要的报纸。但是法西斯没有思想，没有纲领，在它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今天面临着具体的问题，不得不致力于意大利国民经济的组织工作。只要它从其消极的工作过渡到积极的工作，尽管它有组织才能，但仍将呈现出弱点来。

我们考察了产生法西斯运动的历史因素和社会现实，现在我们应当研究法西斯所信奉的思想体系以及它借以赢得各种各样的人们追随它的那个纲领。

根据我们的判断得出的结论是，就思想体系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而言，法西斯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总而言之，法西斯的长处和特点在于它的组织、纪律性和等级制度。除了这种特殊的军事表现外，它也还是面临着充满无法克服的困难的处境：经济危机，这种危机将永远是革命的起因，而法西斯是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的。不懂得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的法西斯还有另外一个历史任务，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政治无政府状态，对作为政党的资产阶级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斗争。意大利统治阶级各阶层建立了传统的政治集团和议会集团，它们不依靠组织严密的政党而互相争斗。它们为了其特殊的局部利益而进行竞争，而为了进行竞争，这些陷于议会深谷中的职业政客们施用了各种阴谋诡计。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攻势需要在社会斗争和政府政策方面将统治阶级的力量团结起来，法西斯满足了这一需要。它高高地居于一切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之上，逐渐地夺取了这些政党所有的一切，它在这些政党的活动中取代了这些政党；由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失策，法西斯得以将政权和中产阶级的人力用于自己的计划。然而，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已经失败无数次，法西斯主义不可能产生胜过资产阶级政治的思想体系与社会改革和国家行政改革的具体纲领。

所谓的法西斯学说的关键部分没有多大价值，它给自己涂上了一层反社会主义的和反民主的色彩。谈到反社会主义，显而易见，法西斯是一种反无产阶级力量的运动，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宣称反对一切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但是为了支持私有制它除了用关于共产主义在俄国已告失败的陈词滥调来自我安慰之外，未能拿出什么新的东西。民主制度必然被法西斯国家所

取代，因为民主制度不懂得消除革命的和反社会的倾向。这不过是废话而已。

法西斯并不是依靠贵族、僧侣和高级军政官员并想以专制君主政体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和君主立宪制民主政体的一种资产阶级右派倾向。法西斯体现了一切资产阶级分子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斗争，因此，摧毁民主机构对它来说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不必将这种状况视为荒谬的，因为我们知道，民主制度只是统治阶级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所有骗人的保证的总括。

同时，法西斯还将反动的暴力和骗人的手腕结合起来了，因此资产阶级左派总是很善于欺骗无产阶级，证明资本主义的大局利益高于中产阶级的一切社会需要和政治需要。当法西斯从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所谓批判开始宣传极端的爱国主义和胡诌人民的历史使命，从而向我们表露其积极的思想观点时，它编造了一个历史神话。一旦人们运用真正的社会批判来揭露表面胜利的国家意大利时，这个神话就失去了严肃的依据。至于对群众的影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典型立场的模仿：如果有人声称一切利益均需服从压倒一切的民族利益，那这就意味着原则上支持一切阶级进行合作，实际上只支持保守的资产阶级机构去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我解放斗争。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党也总是这样做的。

法西斯的新鲜之处在于它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在意大利议会舞台上发生的政治事件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危机已达到如此程度，只要外部一击就能将其摧毁。实际上这只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危机，其原因在于意大利各政治集团及

其传统的领导人的软弱无能，他们没有能力在严重危机的时刻领导对付革命者的斗争。

法西斯建立了一个能够在这个国家起到主宰国家机器作用的机构。

但是，法西斯除了进行反对无产者的实际斗争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组织和国家行政的积极而具体的计划，实际上它只是重复了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陈腐的论点。它没有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建议和方案体系。

例如，它经常说，它的计划包括了对国家官僚机构的限制，从限制政府各部的数目直到限制各行政部门。诚然，墨索里尼现在放弃了豪华的首相专车，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增加了大臣和助理国务秘书的数目，以便安置他的禁卫军。

法西斯在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问题上作了共和的或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姿态之后，决定忠实于纯君主政体，同样，它在一再地喊叫议会腐败之后，也完全接受了议会制的实践。

看来，法西斯很不愿意接受纯粹反动的倾向，因此它给工团主义留出了最广阔的活动天地。在1921年罗马代表大会上，法西斯作出了几乎是可笑的努力，企图将其理论固定下来，它还企图将法西斯的工团主义称为知识分子型的工人运动的主流。可是，这条所谓的理论路线早已被丑恶的现实所批驳。法西斯将其工会组织建立在物质暴力和雇主们为了摧毁红色组织而授予它的对劳动事务的垄断的基础之上，然而它并未能将其影响也扩展到对工人有利的专门劳动技能比较强的那些类型的工人中去，它只是在农业工人中和某些像码头工人那样专业化程度不够高的城市工人中取得了成果，但是它并未争取到最先进和最有知识的那部分无

产阶级。它在工会方面，甚至对职员和工商业者的运动都未给予新的推动。法西斯的工团主义没有任何严肃的理论基础，法西斯的思想体系和纲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要求的大杂烩。有计划地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并不妨碍他们从社会民党的机会主义源泉里汲取营养。

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例证。在这一时期里，他们的政策好像是受反法西斯的原则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幻想支配的，现在却站到了胜利的法西斯的一边。这种接近并不令人奇怪，它是由许多情况决定的。许多事情预示了这种接近，其中包括丹农齐奥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同法西斯有联系，另一方面企图根据一个起源于阜姆宪法的据说是以无产阶级，甚至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纲领参加无产阶级的组织。

我还想举出一些我认为对法西斯现象颇为重要的事情，但是时间不允许我这样做。其他意大利同志如参加讨论，将会补充我的发言。我不想再提所有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易使人动感情的方面和意大利工人与共产党人所受到的苦难，因为我认为这不是问题的本质。

我还要谈谈最近在意大利发生的、代表大会想详细了解的事件。

### 最近的事件

我们代表团是在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离开意大利的，到现在为止对情况了解得相当少。

昨天晚上，我们党中央的一位代表到达这里，向我们报告了

这些事件。我保证向你们详细地介绍他告诉我们的有关意大利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事实，并将原原本本地向你们重述这些事实。

我已向你们讲述过，法克塔政府给法西斯分子提供了执行其政策的最广阔的天地。对此我只举一个例子。在各届政府中都有大量意大利天主教农村人民党的代表，这种情况并未妨碍法西斯继续进行反对这个党的组织、个人和机构的斗争。现政府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政府，它的唯一的活动是支持法西斯分子旨在夺取政权的进军，而我们却认为这种进军纯粹是属于地理概念的占领地盘。

实际上政府为法西斯政变创造了条件。可是在这期间事态发展了，发生了新的政府危机，人们要求法克塔下台。由于党派众多，上次大选后内阁成分如此复杂，以致按照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老一套的方法无法保证一个稳定的多数。人们总是习惯地说，在意大利是“庞大的自由党”掌权。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党，它作为政党从未存在过，它没有形成一个组织。它只是来自北方或南方的这些或那些政客的个人集团的大杂烩，也是由职业政客控制的工业或农业资产阶级集团的混合物。所有这些议员实际上构成了每届议会组成的核心。

但是对法西斯来说，改变这种形势的时刻到了，假如它不想陷于严重的内部危机的话。这也涉及到一个组织问题。人们必须满足法西斯运动的需要，并支付这个组织的费用。这些物质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已由统治阶级预支了，看来也由外国政府预付了。在法国政府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讨论了包含着1915年支付给墨索里尼的大笔款项的预算。社会党查阅了这类文件，但是当时它不想进一步追究此事，因为它声明，墨索里尼是一个失败者。另一



方面，意大利政府总是为法西斯分子执行任务提供方便，比如法西斯分子可以成群结队地免费乘坐火车。尽管如此，由于法西斯运动已造成了巨额开支，如果他们不直接掌权，形势将变得更困难。他们不能等待新的大选，虽然他们已胜利在握。

法西斯分子已拥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30万人。他们自己声称，实际人数比这还要多。他们甚至能够用“民主”的手段取得胜利。但是事不宜迟。

10月24日，法西斯全国委员会在那不勒斯举行了会议。现在有人声称，全部资产阶级报刊都为之作了宣传的这一事件，只是转移人们对政变注意力的一个花招。在某一时刻，人们对与会者说：停止讨论吧，有更好的事情需要做，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法西斯开始进行动员了。此事发生在10月26日。首都依然一片安静。

法克塔曾声明说，在他再次召开内阁会议以观察事情的进展之前，他不想辞职。可是，尽管他发表了这一声明，他仍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人们开始就组织新内阁进行谈判，法西斯分子向其活动的中心罗马进军，他们在意大利中部和托斯卡纳特别活跃，人们听任法西斯分子为所欲为。

授权萨兰德拉组织新的内阁。但由于法西斯的态度，他拒绝组阁。

可以设想，如果不任命墨索里尼来满足法西斯分子，他们甚至会不顾其领导人的意志像强盗一样行动，在城市和乡村抢劫和破坏一切。

在公众舆论中存在着某种激愤，法克塔政府声明：我们实行

戒严。人们宣布戒严并估计国家政权机构同法西斯分子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公众等了一整天，我们的同志对这种可能性颇为怀疑。

法西斯分子所到之处均未遇到严重的抵抗，但是在军队里却有某些反对法西斯的人士，士兵愿意同法西斯进行斗争，而大部分军官却支持法西斯。

国王拒绝签署戒严令，这意味着他接受了法西斯在《意大利人民报》上提出的条件：只要请墨索里尼组织一个新内阁就可以了，这样就找到了一个合法的解决办法，否则，我们就向罗马进军，把政权夺过来。

在取消戒严令几小时之后。人们就听说，墨索里尼到罗马去了。人们已准备作军事抵抗，集结了军队，在城市周围部署了西班牙骑兵。可是已达成了协议，10月31日，法西斯胜利地开进了罗马。

墨索里尼组织了新的内阁，其成员诸位都知道了。

在议会中只有35个席位的法西斯党却在政府中占了绝对多数。

墨索里尼在内阁中不仅占据了第一把交椅，而且还掌管了内政部和外交部。

其余重要的部门，分别由法西斯党党员掌管。

在其他各部，法西斯分子也大肆扩展其权势。

但是，由于尚未同传统的政党完全决裂，政府里也有两名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即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以及自由党右派和一名焦利蒂分子。

王室君主制度的代表是国防部的迪亚兹将军和海军部的托

安·雷韦尔海军上将。

在内阁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人民党，在同墨索里尼妥协过程中表现得很策略，它以党的正式机构不能在罗马集会为借口，将接受墨索里尼建议的责任推给了一些议员的一次半官方的会议。可是人民党还是敦促墨索里尼作出了某些让步。人民党的报纸声明说，新政府在人民代表机构的选举制度方面没有带来什么大的变化。

妥协也扩大到社会民主党，一个时期内，人们相信改良社会党人巴尔代西会参加政府。墨索里尼很狡猾，派他的一名少尉去征求巴尔代西的意见；等到巴尔代西表示他很高兴接受这一职务时，墨索里尼却声称，这一步骤是他的一个朋友自作主张采取的，结果巴尔代西并未入阁。

墨索里尼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因为内阁中的右派分子表示反对。但是墨索里尼认为，在他的“民族大联合”已独立于任何革命政党的今天，最后应当让这个组织的一位代表参加到“民族大联合”中来。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政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各阶层——地主、银行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这些阶层倾向于拥护一个得到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政治运动所产生的新政权。

我们认为，法西斯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保卫政权的一个工具，他们甚至吸取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教训。遇到经济危机时，只靠国家是不足以维护政权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党，一个统一的反对革命的组织。法西斯党同整个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很像俄国共产党同无产阶级

的关系，它们都是国家机器的组织良好和纪律严明的领导机关和监督机关。意大利的法西斯党通过其政治委员几乎占据了国家机构中的一切要津。它是帝国主义没落时期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机关。我认为，这是对法西斯和意大利最近事件详细的历史的解释。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表明，它不想改变意大利传统机构的基础。

当然我不是说，形势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有利，尽管我预言法西斯将是自由和民主的。各民主政体国家的政府除了发表声明和作出许诺外，从未给无产阶级其他东西。譬如，墨索里尼政府就曾保证尊重新闻自由。但是，它没有忘记补充说，新闻也必须表明它配享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政府虽然声称尊重新闻自由，但将听任其法西斯军事组织进攻共产党的机关报，如果它们愿意，就可以像过去那样镇压共产党。此外，人们也不能不承认，法西斯政府对某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出了让步，但是人们不应当对墨索里尼政府关于拟将其军事组织变成体育协会或类似的组织的保证寄以过多的希望。我们知道，数十名法西斯党徒曾被警察拘捕，因为他们抵制墨索里尼颁布的复员令。

那么这些事件对无产阶级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已陷于这样的处境，他们在斗争中起不了重要的作用，不得不采取几乎是消极的态度。

至于共产党，它一直清醒地认识到，法西斯的胜利将意味着革命运动的失败。问题主要在于应当知道，共产党的策略是否能在捍卫意大利无产阶级和捍卫自己方面取得最大的成果，因为我

们从不怀疑，它目前没有力量对法西斯的倒行逆施发动进攻。如果在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不是达成妥协，而是爆发一场军事冲突，一场内战，那么无产阶级倒可能起某些作用，可能建立总罢工统一战线并取得成功。但是现在形势表明，无产阶级并未参加行动。虽然正在发展的事件意义重大，但也应当看到，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并非如表面看来那么突然，因为在法西斯最后出击之前情势就日益尖锐了。打死了6人的克雷莫纳冲突可能是反对国家政权和反对法西斯斗争的唯一例子。无产阶级只是在罗马战斗了，革命的工人队伍同法西斯队伍发生了冲突，有人受了伤。第二天，“王室卫队”占领了工人住宅区，夺走了工人的一切自卫手段，开进来的法西斯队伍残忍地向工人开枪。这是在意大利这次斗争期间出现的最血腥的一幕。

全国劳动联合会在共产党建议举行总罢工时解除了共产党的武装。劳动联合会要求无产阶级不要听从革命小组发出的危险的指示。它甚至传播起共产党已解散的消息；这是我们的报纸无法出版时出现的情况。

在罗马，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最血腥的事件是查抄《共产党人》编辑部。10月31日，报纸正要出版，10万法西斯党徒占领了城市，就在这一时刻，印刷厂被占领了，除了我们的主编陶里亚蒂同志外，其他全部编辑均从侧门逃走了；陶里亚蒂同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法西斯党徒冲进来将他逮捕了。我们这位同志的态度简直是英勇极了，他大无畏地声明说，他是《共产党人》的主编。法西斯党徒把人群赶回去处决时，陶里亚蒂同志已被带到墙的前面，准备枪毙。只是由于法西斯党徒得到消息说，其他编辑从屋顶上逃跑了，纷纷前去追捕，我们的这位同志才得以逃脱。

这未能阻止我们的这位同志几天以后在都灵庆祝俄国革命 5 周年的会议上作一次讲演。（掌声。）

但是，我上面所报告的事实是完全个别的情况，我们党组织的状况相当好。《共产党人》没有出版并不是由于政府的一个什么决定，而是因为印刷厂不愿印刷。后来我们通过非法途径在另一家印刷厂印刷了。出版的困难不是技术性的，而只是经济性的。

在都灵，《新秩序报》（《Ordine Nuovo》）大楼被占领了，那里用于自卫的武器也被没收了。但是我们在另一个地方继续印刷报纸。

在的里雅斯特，警察也占领了我们报纸的印刷厂，可是我们仍在地下继续出版这一报纸，我们党仍有合法工作的可能性，我们的处境并不太悲惨。但是人们无法知道事态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不能不在讲述我们党和我们工作的未来形势时持谨慎的态度。

刚到达莫斯科的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认为，我们从现在起将能比以前更好地工作。许多其他战士也持这种看法。我不想将这一看法视为固定的真理，可是，说出这种看法的同志是一位真正在群众中工作的战士，因而他的看法具有很大的价值。

我已对你们讲了，敌人的报刊传播了有关我们党已经解散的骗人消息。我们辟了谣，并澄清了事实真相。我党中央的政治机关，我们的地下军事中心和我们的工会中心正在全力以赴地工作，同各省的党组织的联系几乎都恢复了。留在意大利的同志一刻也没有失去理智，他们正在做一切必要的工作。《前进报》遭

到法西斯党徒的破坏，几天以后才能重新出版。社会党中央大楼也遭到了破坏，秘密文件全部被付之一炬，片纸无存。

关于最高纲领派对共产党同全国总工会之间论战的态度，我们既不掌握宣言，也不掌握声明。

至于改良主义者，他们仍然发行出版的报刊所使用的语言清楚地表明，他们将同新政府合作。

关于工会问题，我党工会委员会的雷波西同志认为，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工作。

这是我们得到的截至11月6日的情况。

我发言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将不谈我们党在法西斯全部发展时期的态度问题，但我保留在代表大会讨论其他议程时谈这一问题。我们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即未来的前景如何。我们曾断言，法西斯将不得不考虑政府政策所激起的不满情绪。

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人们在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组织，那么控制不满情绪和不利的经济形势是比较容易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因为历史发展对我们有利。法西斯的组织工作搞得很出色，并有稳定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法西斯政府的地位决不会是不稳固的。你们已经看到，我并没有夸大我们党的斗争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感情用事。

意大利共产党也许犯了错误，人们可以批评它，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同志们的态度证明，我们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它将构成意大利工人阶级起义的基础——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意大利共产党人有权要求获得承认，虽然人们并不总是赞成

他们的态度，但是他们仍然感到，他们对革命和共产国际无所抱怨。

## 讨论资本的进攻和法西斯主义问题

**主席：**

现在开始讨论拉狄克同志和博尔迪加同志的报告。请什麦拉里同志发言。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进入了——根据我的分析——一个新的时期，在可见的时间内，就能出现一种将符合法西斯运动的国际标准的政府形式。我们现在在捷克斯洛伐克正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两个危机都很深重，并且是根本性的，甚至涉及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资产阶级除了企图以政府的形式使用法西斯的方法外，不可能再有另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我将试着简要地介绍这两个危机，然后阐述我们的策略立场。

首先谈**经济危机**。在今年夏天举行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我就列举了这一危机的特点。国家已经过于工业化，它拥有的工业机器、工业机构和工人队伍可以生产出供应6 000—7 000万买主的产品。然而它只有1 400万人口。由于中欧和东欧国家各行其是，德国马克的贬值，以及原协约国集团各大国在政治上、技术上和贸易上的优势，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出口的可能性。这是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今年夏天我就曾在这里说过，在这一危机中必然会出现的资本的进攻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新年以来就



有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思虑周密和顺利推行的计划，将全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减少50%。

今年夏天，我们就处于反对资本进攻的这一个阶段，到现在已过去4个月了，我们必须应付一个崭新的现象。现在的问题不再是降低工资，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资本主义作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自觉的和果断的决定，将绝大部分工业最终废弃。3个月前，我们曾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克朗的牌价急剧上升的现象，4周之内捷克克朗在苏黎世的牌价从8—9生丁提高到18—20生丁。这次升值是由捷克斯洛伐克银行人为地制造的。那么捷克斯洛伐克货币人为升值的目的何在呢？目的在于：如果说出口还可能的话，那么在国外购买原料就变成绝对不可能的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商会和银行的讨论中，有人公开提出了一个思想，即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领导故意促进这种升值，以便通过牌价上升，使全部中小工业企业失去出口、进口原料和生产的可能性，如果以前还存在着这些可能性的话。应当消灭全部小工厂，即不仅应在过渡时期关闭它们，而且应当将它们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建设中最终予以排除。这同战前周期性危机时美国农场主使用的方法很相似。在农产品大丰收时，他们就毁掉咖啡和粮食等一部分农产品，以便保持其经营计划和昂贵的价格。这是我们在邻国看到的那种策略的发展了的形式。这些国家人为地反对工业的发展，以便不使无产阶级增加。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形势是，由于资本主义当今的政治机构，生产力将不仅在过渡时期促使现有的技术良好的工业企业自行关闭，而且最终将毁掉它们，以便争取喘息时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所经历的经济危机是很严重的。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征兆表明，在几个月的过渡时期里，削减工

业能使社会严重紧张的关系得到缓解，但是不会持久。

工厂被毁掉了，居民未动，集中于从前拥有工厂的城市周围的工人原地未动，今后会从这里出现什么样的情绪呢？这次削减工业是在建设民族国家的内部平衡的口号下进行的。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同以丧失领土而告终的失败了战争一样的结果。而且不仅如此。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 $1/3$ 的领土，它也将失去住在这片领土上的居民。但是，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是水平地，而是垂直地削减其工业建设，那它就失去了工厂，从而失去了居民赖以谋生的可能性——但是居民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危机将会变得很严重和很难解决。

其次谈谈政治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结构的有趣之处在于， $1/3$ 的居民由于民族主义的原因（国家是由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德意志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原则上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议会的权力必须由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 $2/3$ 多数形成，在能够构成议会多数派的这一部分人中，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自从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没有举行过大选，我们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政治选举——全国市政选举——原定于今年举行。虽然按照法律应当进行选举，但是由于担心共产党取得胜利，便通过一项新的法律，将选举推迟一年。把选举再推迟一年将是很困难的。那时选举的统计结果可能表明，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已不复存在了。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将陷入资产阶级议会制靠它完成不了自己任务的境地。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再一次如此深刻，它同工业危机一样将几乎危及国家——资产阶级意义的和资产阶级形式的国家——的存在。

同志们，现在谈谈第三个问题。在一种崭新的行使政权的形式克服经济危机和议会制危机之前，我们在十字路口上还将经历民族斗争的巨大浪潮。有人在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各阶层人民中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似乎民族的独立受到了威胁。有领土收复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分子可能也会利用这种形势。由于存在这种可能，群众的意识变得很复杂。在资本主义的政体中，小的民族只能或者被人当作铁砧用，或者被人当作铁锤使。这种民族主义浪潮可能将更大的不安情绪带到群众中去，而资产阶级世界则可能利用这种情绪为法西斯的目的服务，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3个重要的现象：一场直接的经济危机，一场包括无法实行议会制度的、直接涉及国家基础的民主危机，以及各民族由于担心失去民族独立而表现出来的恐慌情绪。一切罪责都推给了共产党人。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已将其最后一批权威人士派到政府里去了，在马萨里克、贝内斯和斯韦赫拉破产之后，捷克资产阶级再推不出其他权威人士了。政府除了摒弃民主制度并声明最高的任务是保持民族国家外，别无其他出路。我认为，出于这一考虑，不久将形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不是依靠议会，而是依靠白卫组织和索科尔协会会员<sup>①</sup>，依靠西伯利亚雇佣军<sup>②</sup>和其他一些存在于人民中，并深得不信仰共产主

---

① 索科尔 (Sokol, 捷克文“鹰”)，有教育和政治倾向的捷克体操协会，建于1861年。——译者注

② 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原奥匈帝国的一个兵团，后被俄国俘虏。十月革命后他们曾在西伯利亚发动叛乱。——译者注

义的居民人心的组织。

同志们，当我这样分析形势，当我们全党从对事态的这种分析出发时，能否有人相信我们会愚蠢到指望用温和的斗争方法来减少阶级对立和在这方面只有一种打算？在这种情况下谁会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出现一个想把共产主义“理成”欧洲“发式”的思潮？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完全清楚，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共产党当然应当估计到它将成为可怕的攻击的对象。我们的青年组织已经被迫转入地下。新年过后，现在的议会多数派可能想通过一项保护共和国的法律。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的组织、索科尔协会会员、雇佣军和其他类似的组织有计划地受到新闻保护，并得到资助和国家的支持。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合法中心在日夜工作，并利用民族口号和欺骗宣传，成功地煽起了反对我们的情绪。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我们怎样才能对付这一危险。

我不想再谈最终的步骤了。在座的人都知道，这些最终步骤是什么，是生死搏斗，是夺取政权和实行专政的斗争。在这里现在只谈我们在第一阶段应做的事。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策略和提出相应的口号，能使反革命尽可能多地失去群众，并把这些群众争取到我们一边来。我们对群众的影响越大，我们就越能削弱反革命的进攻。应当提出什么样的标语口号，我们将在讨论策略问题时考虑。

如果我们在事情发展的第一阶段提出一些局限性的口号，而这些口号连我们自己也不认为是信条，是不可更改的，那么我们提出这些口号时必须十分肯定，才能使群众相信这些确实是我们的口号，尽管这些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动员群

众和通过他们自己的直观教育引导他们前进的方法。1917年3、4月间，当列宁提出将银行和最大的企业组成辛迪加，取消商业秘密和将消费者组织起来的要求时，他并未对所有群众和克伦斯基说：这是一个诡计，一种欺骗，是我们的一个方法，而是说：我们想为这个口号而斗争，我们认为这个口号是可行的。由于这个口号是以这种形式向群众提出来的，它就吸引和引导群众走向斗争。在下一阶段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他们应当突破这个口号。

至于现在积蓄力量的策略，我想说，我们应当更巧妙些，因为我国资产阶级也研究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的策略。他们熟悉我们策略中的辩证法。他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昨天还是很好的口号，今天就可能变成绝对不适用，反之亦然。

因此，我们必须善于运用策略。可是为了能运用策略，党内应当进行整顿，党内必须有信任、权威和纪律，否则我们在资产阶级面前就会把我们的意图暴露无遗，我们就会局限于说教式的夸夸其谈，就会由于担心在宗派斗争中被另一位同志击败，而妨碍我们自己去战胜资产阶级。在事件发展的每个互相关联的时期拥有使用策略的自由和灵活性是绝对必要的。（插话：非常正确！）

如果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得不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得不到我们全部革命斗争的总参谋部的信任，那我们就可以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这些领导人滚蛋吧！可是，如果一个党的领导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那他们也应当拥有充分的权利，能够不受怀疑和不满的干扰而自己进行活动，以便动员群众。

我没有时间具体地阐述捷克斯洛伐克过渡时期的这种策略。

我只想在这里申明，我们认为，工人政府这种提法在现阶段不是信条，不是彻底消除弊端的办法，而是我们想借以动员群众的一个口号。对在奥尔格施政府或法西斯政府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人，我们至少想争取他们同情我们这一边。我们想借助这个口号尽可能使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一切无产阶级成员摆脱和平主义人士的影响。此外，我们想通过这一手段发起一个旨在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运动，并想在这一口号的掩护下找到打入军队的道路，因为要阻止法西斯的企图得逞，除了努力争取无产阶级之外，在军队里进行宣传则是我们必须建立的第二道防线。以上我只是简单地谈了我们的方针，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详细说明。

**普尔曼（美国）：**

同志们，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各个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均势和相互关系。甚至受战争危害最少的美国也体验到了这点。力量雄厚而又有阶级意识的美国资产阶级利用了工业萧条，并对在战争过程中地位得到大大巩固的工人组织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在战争定货减少的借口下，他们开始普遍削减工业，许多工厂停工造成了可怕的失业大军，其数量甚至达到600万人。为了给已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建立了一个资本超过1500万美元的企业家协会。他们在“自由雇佣企业”和工人对无限制的劳动自由拥有所谓的“权利”的口号下开始了进攻。

第一批牺牲者是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首先关闭了那些没有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所在的工厂。在这些工厂重新开工时，只有一部分原来的工人被重新雇用，而且降低了劳动工资。在某

些工厂工资降低60%以上。紧接着是工会组织不完善的工业部门里的工人受到了冲击，最后进攻的矛头直指力量强大的工会。

资本主义进攻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他们的战斗队伍被分裂了。在这一时期，有组织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减少。仅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就失去100多万会员，劳动时间延长了，工资减少了，劳动条件恶化了，同较长的工龄有联系的权利和晋升权被取消了。

在冶金工业部门有组织的工人由80万减至27.5万人，劳动工资减少22—40%，一个劳动日由8小时增加到9—10小时。

在钢铁工业，最近几次罢工时，有组织的工人达35万，现在实际上已没有组织了。在这个部门工资减少了22—40%，钢铁大王坚持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制，对轮班生产的工人甚至坚持实行二十四小时工作日制。

在罐头工业，原来有组织的工人为20万人，现在剩下不到1万人了。在这个部门工资减少25—35%，八小时工作日制变为十小时工作日制。

在服装制造业，有组织的工人大约减少了8万人，劳动工资减少15—25%。

在油田和金属采矿工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那里的白色恐怖实行绝对的统治。

在汽车工业，雇工减少的数目是同留下的工人的劳动效率的提高成正比的。例如，威尔斯—奥弗兰公司从前雇佣了14 000人，每天生产550辆汽车，后来工人减至7 000人，每天生产500辆。今年有65万名矿工连续罢工5个月，同雇主达成的临时协议保证日

前的劳动条件维持到1923年3月。工人所作的牺牲和他们的英雄气概并未收到明显的结果，尽管他们还是部分地阻击了资本主义的进攻。

由于政府的干预和工会官僚的背叛，铁路工人的罢工也遭到了失败，他们被迫同意将工资减少15%以上。罢工初期，政府曾持消极和貌似中立的态度；可是当工人的抵抗更加猛烈时，政府就赶忙公开去支持铁路大王了。一般地讲，在所有的工业冲突中，政府都帮助了资本家，将司法和军事机构的全部力量供他们使用。这特别表现在科罗拉多州高级法院作出的要求工会对因罢工而造成的全部损失负责的判决中。政府干预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西弗吉尼亚，在那里政府的军队镇压了工人。在伊利诺伊州的赫林，伊利诺伊商会资助并怂恿当局迫害工人。在铁路工人罢工时，高等检察官多尔蒂指使法院对工会作出了一个实际上剥夺其任何罢工活动能力和宣布任何罢工活动均属非法的判决。在执行法院这一判决时，多尔蒂公开声称政府将支持争取“自由雇佣企业”的斗争。

继资本主义进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对共产党和工会的左派的袭击。逮捕和流放工会积极分子，私刑处死，严刑拷打政治犯，往他们身上涂焦油和粘羽毛<sup>①</sup>已经司空见惯。甚至黄色社会党人也被剥夺了宪法权利。劳动局和法定的工业仲裁法庭被用来压迫工人。在许多州都建立了支持铁路大王、钢铁大王和矿山大王实行白色恐怖的州警察组织。

---

① 中世纪的一种刑罚：在“犯人”的身上先涂上焦油，然后插上羽毛。——译者注



至于美国的法西斯组织，我们那里有一个由一群军官组成的“美国军团”。他们以向其成员提供储金、养老金、奖金和医疗服务等欺骗手段，将许多退役的士兵骗进他们的队伍。资本家还拥有一支私人侦探和工厂警卫大军。在资本主义的进攻中，一个以“三K”闻名于世的秘密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三K党”特别在南方很活跃，但其活动也扩展到了北方。它对黑人实行恐怖统治，强迫他们为了低微的工资而从事货真价实的强制性劳动，以各种法律为借口，帮助庄园主维持真正的奴隶制度。在选举的时候，投票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不让黑人行使形式上的权利。

资本主义的进攻在变本加厉，但是工会官僚们并不积极进行抵抗；相反，他们越来越消极，最后背叛了工人的利益。工会官僚们未进行任何斗争就放弃了工人在大战期间通过斗争得来的成果。美国劳联的头头赛米尔·龚帕斯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同美国军团建立友好关系和建立联合委员会，同时反对共产党人和工会左派分子。

在矿工联合会里，工会官僚们恰好在罢工行将取得胜利的时刻背叛了矿工。

在铁路工人罢工时，铁路线路工人和车辆维修工人国际联合会领导人E.F.格拉布尔阻止他的拥有40万会员的组织参加罢工，尽管绝大多数会员赞成参加罢工。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背叛。

在政治方面，这些已变成执政的资本主义政党的工具的工会官僚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和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党。一个重大的障碍是工人组织不健全，这就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对工人阶级发动进攻，并阻止工人组织的巩固和加强。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共产党内部存在纷争，它还是对资本主义的进攻作出了反应，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共产党采取许多措施以便将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抗击资本主义的进攻。党一再努力建立失业工人组织，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党同工会没有牢固的关系，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客观条件允许我们期待的成果。党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打进工会，并积极参加了在工会中建立左派的活动，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会中组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左派队伍。为了同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发展强大的群众组织，我们建立了一个合法的政党，不论工人在何处卷进了斗争，党总是试图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

由于美国资本主义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和建立了效率最高的生产体系，它就被迫向两个方向寻找出路。第一条出路是向工业落后的国家输出财政资本，第二条出路是扩大国外市场。这样美国资本主义就卷进了同欧洲资本主义的激烈的竞争。因此，美国资本家将不得不加强对美国工人阶级施加压力。可是工人的斗争，特别是冶金工业和采矿工人的斗争将不再会是孤立的。美国和欧洲的矿工和金属工人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将使工人阶级有能力采取攻势。现在工人深怀不满情绪，政府从未这样明显地向工人暴露过它的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爆发的工业冲突将具有革命的和政治的性质。

党必须时刻准备战斗，增加其成员的数量和争取群众的信任，其方式是将工人的力量组织到为实现其直接要求的斗争中去，并发展他们的力量。

党必须更有力地推动其党员在工会中开展活动，积极参加他们的日常斗争，参加他们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并让他们为采取

政治行动做好准备。党必须在每个工厂、每个矿山和每个车间建立支部，并通过将全部战斗力量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以便取得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

我们认为，这是美国共产党应当考虑的最重要的任务。

**乌尔邦斯（德国）：**

同志们！首先我要声明，我并不是受德国代表团的多数人的委托发言的，而是谈谈代表团中少数人的意见。

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都将共产国际必须同中派严格划清界线视为本届代表大会的任务，可是我认为，拉狄克同志的报告没有给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作出什么特别的贡献，反而给中派和中派的朋友提供了利用他的论证和论述来支持自己立场的机会，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代表大会观点的统一。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似乎过于陶醉于他所提出的问题，他只是突出了确实以强化的形式出现的资本的进攻，但却忘记了指出这种强化的进攻也引起了无产阶级的反抗。他只是谈了自卫斗争，但却未指出已在国际上出现的比单纯的自卫斗争更为重要的运动。

拉狄克同志在他的发言中讲了下面一段话，我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证明他恰好突出地表现了资本进攻的这一个方面：

“目前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已失去对他们在可见的将来能够夺取政权的信心。”下面又说：“目前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将来有一天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的。”如果说这样的话和这样的调子贯穿了他的整个报告，相反却不强调另一方面，即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的运动，那么这种论证就只会证实所有中派分子的看法。拉狄克同志至少应当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使他既同季诺维也夫同志对立，也同托洛茨基同志对立。

由于发言时间有限，我当然不能详细论证这点。我只能引出上面的两段话。他对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策略估计也是从这种对资本进攻的错误估计和无视工人运动的积极力量出发的。对统一战线的这种估计最典型地表现在拉狄克所列举的九人委员会和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例子。

拉狄克同志说：“我们到柏林去参加九人委员会是为了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统一战线。”又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没有准备进行斗争。”是啊，他的弦外之音不是说有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一起进行斗争的可能吗？（拉狄克插话：完全正确！）既然你肯定这点，那我就干脆说，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及社会民主党一起进行斗争的可能，因为据根它们的历史，它们是不可能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它们曾反对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日益发展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它们的组织被粉碎，只能是第二国际在这场斗争中被粉碎。

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派工会的政策使得它们今天走得如此之远，它们自己甚至通过粉碎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削弱工人阶级。但是，那里的基本区别在于对形势的看法，这是我想强调的。

如果在谈到世界工人代表大会时拉狄克同志说，这个委员会没有能取得成果，首先是因为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其次不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用抽象的推论来反对组织群众的计划——拉狄克同志大致是这样讲的——，如果他指出缺点就在于500个工厂没有动员起来，没有派代表团去帝国议会，那么他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就像当时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两手空空是不能在九人委员会中进行这种谈判的。谈判需要有政治准备，需要群众对此做好思想准备。然后在下面的压力下，同领导机构进行谈判才

能取得成果。但是，看来拉狄克同志是过高地估计了同领导机构的谈判，因为他说：“我们现在也想从上层来组织统一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下面的群众联合起来了，从而实现了领导机构的暂时的合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或第二国际作出让步，统一战线才会形成。但是这些组织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斗争。（伊尔莎·鲍姆插话：对这一异议我们想以后再讨论！）从同一分析中也产生了拉狄克同志对工人政府的评价。他在这里谈到为了进入专政的正厅，必须先穿过前厅，这几乎不亚于认为可以从烟囱钻进去的左派。是这样的，拉狄克同志。接着你公开讲，你认为从前厅进来是必要的，你甚至将支持那些认为进入正厅必须在前厅等候较长时间的人。我认为，最好不要排除这条道路：在暴风雨中应当自己试着从烟囱里钻进来，而不应在前厅久等。（拉狄克插话：无产阶级太高大了，从烟囱里是钻不进来的。）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穿过烟囱，并在正厅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拉狄克同志强调他对工人政府的评价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一致，但是实际上是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观点相矛盾的，会议记录将证明这点。我认为，对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这种态度完全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无产阶级的运动大部分已进入积极活动的阶段，这种苗头不仅表现在法国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中，也主要表现在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奇怪的是，拉狄克同志竟然对此只字未提。德国的职工代表运动是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典型标志。工人看到，如果他不同其他工人并肩前进，甚至连拉狄克同志所说的历史小面包都得不到。这是对的。可是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他为这块面包而

斗争，那他就要同公安警察和国家政权的其他机构相对立。他看到了事情的政治方面，他看到，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是不够的。他看到，必须在政治上利用经济斗争。争取监督生产的斗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因素，对此，工人阶级已完全意识到了。我认为，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开展这种斗争是工人运动的一个积极的迹象，它来自工人政治上的觉醒。

同志们，我们应当看到，工厂委员会运动不仅像争取成立九人委员会和召开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运动，甚至像拉特璠被暗杀时所出现的示威游行那样具有组织特征，而且还有更为积极的方面。在这种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工人——先是局部地组织起来，接着也已按照地区组织起来了——开始向国家政权显示其力量，使工人监督委员会不顾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意志首先在城镇发挥作用。这些监督委员会取得了成果，在德国有这方面的例证。工人阶级考虑得很周到。

我知道，这还远不是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我没有把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果估计得过高，然而对无产阶级的觉悟在这场运动中得到提高这一事实，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我们应当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积极的方面，在这里向共产国际加以强调，而不应闭口不谈。不应当只指出另一方面。如果只指出另一方面，就只会加强中派及其支持者。我们突出这一积极的方面，也将是对意大利最高纲领派的行动的一种平衡，因为恰好是意大利的例子和博尔迪加同志的发言清楚地表明，只谈工人阶级的统一是没用的，当务之急是在争取满足无产阶级生活最起码的要求的斗争中建立统一战线。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5时。**

# 第十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17日，星期五)

**会议开始：上午11时20分**

**主席：先是柯拉罗夫，后是马尔赫列夫斯基**

##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人：埃贝莱因)

**埃贝莱因（德国）：**

同志们！在决定召开世界代表大会之后，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寄去了出席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总共从61个国家中邀请了350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根据主席团的决定，对到会同志的资格审查首先由一个筹备委员会进行。这个委员会于1922年10月16日成立，其成员是特里利塞、皮亚特尼茨基和埃贝莱因同志。后来，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选举了一个正式资格审查委员会，除上述3位同志外，又增选了塔尔海默同志（德国）、卡巴克契也夫同志（保加利亚）、舍弗洛同志（挪威）和葛兰西同志（意大利）。

这个委员会审查了到会同志的代表资格。审查表明，代表资格基本上没有问题。主席团早就作出过具体的指示，每个代表应

携带一个需由该党党中央签字盖章的特别的代表资格证明。绝大多数代表遵守了此条规定。

现在我想报告到会代表的数目和代表资格被承认的数目，最后将请求批准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如有可能，我将同时向你们报告有关各党现有党员的数字，但我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党都能准确地提供其党员的数字，因为一些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所以列不出准确的数字。

此外我还想指出，被邀请的代表的数目不单纯按照党员的数目，在分配代表名额时也考虑了各党在当前革命斗争形势下的政治作用；而且，还考虑了有关国家的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最后，也考虑了有关党的非法程度和被敌人迫害的程度。

**德国**党现有22.6万名党员，根据党费名单在上一季度有182 400人付清了党费。从德国党邀请了20位同志，有23位同志出席。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这23人均有表决权。他们的代表资格没有问题。

**法国**党报告说有78 828名党员。邀请20位同志，24位同志出席，承认23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意大利**党报告说有24 638名党员。邀请20位，21位出席，承认21位同志均有表决权。

**俄国**党报告说有324 522名党员，这里只算了俄罗斯的党员数字，乌克兰、白俄罗斯、近东和远东的党员另算。邀请了75位同志，75位同志均蒞会，并取得了表决权。

**捷克斯洛伐克**党报告说有170 000名党员，其中上一季度交清党费的有125 000人。邀请20位同志，17位蒞会并取得了表决权。



除了这些大党外，拥有760 000会员的**青年国际**和**工会国际**各有20位代表名额和相同数目的表决权。两个组织各有20位代表莅会。他们的代表资格是有效的。

**英国党**报告说有5 116名党员，但据我们所知只有2300人全部交了党费。从英国党邀请了10位代表，7位莅会并被承认。

**美国共产党**报告说有8 000名党员。邀请了10位代表，9人莅会，8位代表有表决权，1位代表有发言权。此外，从美国还来了拥有14 000名党员的工党的代表，来的3位代表都取得了发言权。另外，从美国还来了**黑人组织**的代表；他们报告说他们的组织大约有500名成员，来了两位同志，均被允许与会，并取得了发言权。

**波兰党**报告说有10 000名党员，其中7 000人交清了党费。对波兰党应当考虑到该党的工作完全处于非法状态。邀请了10位同志，来了20位同志，20人均被允许与会，并拥有表决权。拥有2 000名成员的**共产主义同盟**的2位代表也属于波共代表团。

**乌克兰共产党**报告说有80 000名党员。邀请了10位同志，来了15人，10位同志有表决权，5位同志有发言权。

**日本共产党**有250名党员和800名虽已申请入党、但按照日本党的章程，入党前还必须经过一个预备期的党员。邀请了6位日本同志，来了4位。4位同志均有表决权。

**挪威工人党**报告说有60 000名党员。邀请了6位同志，5位同志出席，5人均有表决权。

**南斯拉夫共产党**报告说有80 000名党员。邀请了6位同志，这些同志到达后为了代表名额分配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党中央安排了6位代表，但只来了4位同志。为补足名额，主席团邀请

的另外两位同志到会，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解决党的分歧。这里还成立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特邀的两位同志，按惯例只享有发言权，但他们对此提出了抗议，并要求给他们以表决权。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拒绝给他们表决权。同志们指出，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已到达的这两位同志中一人以4票对4票被否决，另一人以3票对5票被否决。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事情很清楚，这两位同志没有当选。但是鉴于这个问题对南斯拉夫党很重要，党内分歧很尖锐和严重，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转请主席团进行裁决。主席团对此表明了态度并决定，给予已抵达这里的两位同志表决权，同时强调指出，这不算对南斯拉夫党的党内分歧表态，调解工作应在政治委员会内进行。

在一个特别的决议中已将此事通知同志们了，因此我们也请你们承认这些同志的代表资格。

**保加利亚党**有40 000名党员。邀请6位代表，6位代表均出席，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

**芬兰党**有25 000名党员，其中20 000人已付清党费。6位代表受到邀请，7人出席，承认他们的代表资格均有效。

**西班牙共产党**约有5 000名党员。邀请了3位代表，来了4位，承认3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罗马尼亚共产党**约有2 000名党员。邀请了4位代表，来了3位，3位代表在本届代表大会上均有表决权。

**瑞典共产党**有12 143名党员，在上一季度有7 843位党员付清了党费。邀请了6位同志，6位代表到会，均有表决权。

**拉脱维亚共产党**有1 500名党员。邀请了6位代表，来了8人。6人有表决权，2人有发言权。

**瑞士共产党**有5 200名党员。邀请了3位代表，来了3人，都有表决权。

**奥地利共产党**有16 000名党员。邀请了3位代表，来了6人，4人有表决权，2人有发言权。

**荷兰共产党**有2 500名党员。邀请了1位代表，来了4人。1位同志有表决权，3位同志有发言权。

**比利时共产党**有517名党员。邀请了1位代表，1人莅会，有表决权。

**中国共产党**报告说有300名党员。其中180人交清了党费。邀请了3名代表，1人出席，有表决权。

**印度共产党**未报党员人数，因为那里的同志完全处于地下状态。邀请了4位代表，来了1人，有表决权。

从**爱尔兰共产党**邀请3位代表，来了4人。3人有表决权，另1位有发言权。

从**阿塞拜疆共产党**邀请2位代表，来了3人。2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格鲁吉亚共产党**报告说有18 811名党员。邀请了2位代表，3人莅会。2位代表有表决权，1位代表有发言权。

**立陶宛共产党**有1 000名党员，500人已交清党费。邀请了1位代表，来了2人，2人均有表决权。

**爱沙尼亚共产党**有2 800名党员。邀请了2位代表，来了3人，2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丹麦共产党**报告说有1 200名党员，其中780人已付清党费。邀请了2位代表，来了3人，1人有表决权，2人有发言权。

**波斯共产党**有1 000名党员，500人付清了党费。邀请了2位

代表，来了3人。2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土耳其**现有两个党，一是康斯坦丁堡党，一是安卡拉党。安卡拉党有300名党员。邀请了2名代表，来了6人，2位代表有表决权，2人作为来宾，2人被拒绝与会。康斯坦丁堡党人数不详。邀请了2名代表，来了3人，2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澳大利亚**共产党有900名党员，其中750人付清了党费。邀请了2名代表，来了4人，2人有表决权，2人有发言权。

**阿根廷**共产党约有3500名党员。邀请了2名代表，2人都来了，并享有表决权。

**南非**共产党报告说有200名党员，100人付清了党费。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2人，1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爪哇**党党员人数不详，该党可能约有1300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1位同志，有表决权。

**加拿大**共产党有481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3人，1位代表有表决权，2位代表有发言权。

**葡萄牙**共产党有2900名党员，1702人付了党费。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2人。1人有表决权，1人有发言权。

**智利**共产党约有200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这位同志昨晚刚到，他的代表资格尚未审查。

**乌拉圭**共产党约有100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这位代表有表决权。

**巴西**共产党约有50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有表决权。

**墨西哥**共产党约有1500名党员。邀请了1名代表，有表决权。

**亚美尼亚共产党。**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2人，1位同志有表决权，另1位同志有发言权。

**基发<sup>①</sup>共产党。**邀请了1名代表，这位同志尚未到达。

**布哈拉<sup>②</sup>共产党。**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1人，有表决权。

**蒙古党**约有1500名党员。邀请了4名代表，来了1人，给予发言权，因为蒙古党尚未参加共产国际。

**朝鲜共产党。**邀请了1名代表，来了4人。但鉴于党内争吵激烈，无法确定到底谁是真正共产党的代表和他代表哪一派，因此允许2位同志作为来宾与会，拒绝2位代表参加大会。

**冰岛工党**有4700名党员，但是今天仍在追随孟什维克主义。党内有一个拥有450名共产党人的派别，这一派被允许与会，有1位代表出席，承认他有发言权。

**阜姆<sup>③</sup>共产党**报告说约有150名党员。1位代表在途中，尚未到达，但承认他有发言权。

邀请**巴勒斯坦共产党**派1名代表，这位同志也正在途中。

**白俄罗斯共产党**约有5000名党员。邀请了1位代表，有发言权。

**希腊共产党。**邀请了1名代表，该同志尚未到会。

---

①② 基发和布哈拉均为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国家。19世纪下半叶成为俄国保护国。1920年分别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分别并入苏联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两个加盟共和国。

③ 阜姆(Fiume)现为南斯拉夫最大的海港里耶卡(Rijeka)，原属克罗地亚，1919年意大利诗人丹农齐奥率远征军占领该市。1920年意大利同南斯拉夫签订和约宣布阜姆为“自由国”。1921年意大利派去专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还给南斯拉夫。——译者注

**匈牙利共产党**。邀请了 3 位代表，共产国际主席团确定 7 位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他们有表决权，因为匈牙利共产党处于完全非法状态，在匈牙利本国还不能真正开展工作。

此外，还邀请了**土耳其斯坦**的 1 位代表，该同志已到达，并取得了发言权。

**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维吾尔支部来了 3 位代表，1 位代表有发言权，2 位代表作为来宾。

**克里米亚共产党**有 1 位代表出席，有发言权。

**高山共和国（高加索）**有 1 位代表与会，有发言权。

**埃及党**也派了 1 位代表，有发言权。

此外，获得发言权的还有**妇女国际**的 1 位代表和**援救饥饿者协会**的 1 位代表。

被邀请参加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被邀请参加代表大会的总共有 350 名代表，到会的共 394 人。其中 340 位代表有表决权，48 位代表有发言权，6 位代表获得了来宾证书。

另外，共产国际主席团还特别邀请**意大利社会党**的 5 名代表出席代表大会。5 位代表出席了，有发言权。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邀请了 3 位同志，他们出席了，有发言权。

2 位同志被邀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也有发言权。

此外，还从法国邀请了**弗罗萨尔**和**加香**两位同志。这两位同志尚未到达，但据最近一封电报他们正在途中。

还邀请了**挪威**的**特兰美尔**同志，他也尚未到达。在这些特别

邀请的同志中目前已到达10人，这10人均有发言权。

此外，美国的农业委员会来了1位代表，他也被允许与会，有发言权。

我想再向诸位简要地报告一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得不作出的几个拒绝决定。

**波斯共产党国外局**派来2位代表。共产国际半年前就已将这一国外局解散了，尽管如此，看来它仍然存在着，因为它派了2位代表到这里，但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不得不予以拒绝。

在承认**奥地利共产党**代表资格问题上遇到了困难，从奥地利来了3位带有10月17日和19日在维也纳签发的授权证书的同志，其中1位同志10月19日就从维也纳出发了。10月22日我们收到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电报，宣布取消这3位同志的代表资格，并将全部代表资格均转给该党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格律恩同志。电报称，奥地利党财力有限，承担不了3位代表赴莫斯科的旅费。但是这3位代表未理睬这封电报，均抵达莫斯科了。这样就出现了一方是拥有三重代表资格的格律恩同志，另一方是3位拥有其党中央有效证书的代表，他们均出席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根据这4位奥地利同志的建议，决定承认前3位同志的代表资格有效，第4位同志也有表决权，这样奥地利党在这里就有了4位代表。

由**东方部妇女局**局长卡斯帕洛娃所代表的妇女局申请派出1位有表决权的代表，这一申请被拒绝了。

如遇到许多代表均持有效证书到达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一般是这样分配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一般直接来自该国的同志取得表决权，不是直接从该国来的，而是已在莫斯科停留了较长时

间的同志获得发言权。

另外，根据主席团提议，允许有发言权出席代表大会的还有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给予来宾请帖的还有来莫斯科出席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对合作社代表大会的同志亦如此，允许其中 2 位代表与会，拥有发言权，由于这个问题已列入议程，这 2 位同志必须在委员会里工作。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报告这些情况。我受审查委员会的委托请你们承认这些代表，并声明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有效。

### 讨论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拉迪奇（南斯拉夫）：**

我代表南斯拉夫代表团的 3 位同志发表如下声明：

主席团替两位同志说话，并准许他们参加代表大会，享有发言权，这样主席团就认为这两位同志代表特殊的派别发言了。但是这两位同志和派别并不认为自己是特殊的，他们甚至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谈到代表团时说，他们不是一个派别。根据他们的声明，这两位同志根本不代表派别，如果可以谈这样一个派别的话，那么这一派在代表团中是有 1 位代表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两位同志不能由代表大会决定作为代表团成员。如果代表大会作出这样的决议，鉴于在南斯拉夫可能产生的后果，另外 3 位代表只好退出代表大会。这就是我代表这 3 位同志发表的声明。

**安贝尔-德罗（瑞士）：**

为了解决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危机，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



要邀请佩佐维奇和斯塔尼奇以及党内少数派的其他代表来莫斯科，在这里阐述和捍卫其立场。

主席团认为，使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佩佐维奇同志和斯塔尼奇同志有可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一起不仅有发言权，而且有表决权，并参与代表大会的工作，这可以说是解决党内现存分歧的道义上的保证。

主席团为了平息党内分歧给予他们这一权利，不应将此视为对出现的分歧问题抢先表态，也不应作为一个可以援用的先例。

代表大会在听取委员会的报告之后，才会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危机表态。

**拉狄克：**

同志们！我不想谈南斯拉夫党内分歧的内在原因，我只想回敬南斯拉夫代表几句话。他说，如果代表大会承认这两位同志的代表资格，他们就不得不退出代表大会。

这位同志的声明表明，他太不了解共产国际的精神和全部工作了。我头一次看到，一位代表声称，如果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合我意，我就不服从。这类事情只有那些现在不在共产国际之内的人才干得出来，比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才干这类事情。但是在这里，每一个代表团，每位代表，都必须懂得，我们应当服从最有权威的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我认为，南斯拉夫同志的这一声明是很不妥当的，它只会损害我们的运动。

至于事实本身，主席团这样做的理由，在主席团的说明中业已讲明，我只想补充几句。南斯拉夫党是一个地下党，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出现分歧比可以合法活动的党容易千百倍，而消除这些分歧则比合法的党困难千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尽一切努力

使同志们保持团结，那就等于主席团犯罪。我还要说，这两位同志甚至获得了许多选票。党没有充分利用它可以支配的代表名额。因此从形式上看，主席团的决定无非是考虑了南斯拉夫党内的状况罢了。

**主席：**

收到了法国代表团的一份声明，请宣读。

**安贝尔-德罗：**

法国代表团请授权给它在代表分配上作出变更，并在来莫斯科的同志们到达之前保留其代表资格。

**主席：**

鉴于南斯拉夫代表团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主席团的决定提出了指责，我首先请大家对此进行表决，然后如没有其他意见，再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整个报告进行表决。

同志们，我们现在进行表决，在南斯拉夫代表资格问题上反对主席团决定的，请举手。

没有人反对。我申明，没有人反对主席团的决定。

现在我们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表决，反对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告的，请举手。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就这样一致通过了。

## 讨论资本的进攻问题

(继续)

同志们，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资本进攻的问题。现在继续按照报名发言的名单进行发言。同志们，主席团建议报名到此为

止。报名发言的还有拉维斯泰因（荷兰）、施特恩（奥地利）、维伯（英国）、霍恩勒（德国）、片山潜（日本）、罗斯梅（法国）和韦尔蒂（瑞士）。

主席团还接到通知，南斯拉夫代表团服从主席团的决定。（叫好声。）

那么同意结束发言报名的，请举手。

发言报名到此结束。请拉维斯泰因同志发言。

**拉维斯泰因（荷兰）：**

同志们，在托洛茨基同志作完报告之后报名发言，要想避免不赞成俄国革命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的既重要又精彩的论述之嫌，大概是不可能的。同志们，尽管如此，这些论述仍提供了发表一些意见的机会，我指的不是托洛茨基发言的主要部分，而是他对世界革命的前景，特别是对西欧可能的政治发展的论述。

托洛茨基同志大体上是这样讲的：他指出了西方各党内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幻想的危险。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对此当然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是这样论述这种危险的：政治状况可能在最近为这种观点和这种幻想提供极为有利的土壤，因为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可能很容易导致建立集团，从而导致建立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阶层的政府，即所谓的“左派集团”，然后工人政党对它的支持就会自动地提到日程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支持这样一个集团的危险，或者至少这样一个集团将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引起进行支持的强烈兴趣的危险是相当大的。托洛茨基同志举出了英国和法国作为这种发展的例子。比如他说，虽然英国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在下届英国大选中有可能把握获胜，但是，这一联合政府可能不会持久，工党很可能取而代之。

在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之后，拉狄克同志详细地谈了这件事，他们的发言给我——我想也给其他许多同志——一个印象，那就是拉狄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论述。我丝毫不想贬低拉狄克同志全篇报告的价值，但我首先想强调指出，我特别喜欢他的报告中详细地指出了整个中欧的极端反动的，即保皇主义的，或者——如果你们想这样说的话——法西斯反动派的危险的那一部分。可以说，这种危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样一种运动，部分可以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旺代运动和朱安党运动相比，部分可以同西班牙敌视科特斯政府的保皇主义反革命相比，部分也可以同十二月分子的波拿巴主义相比。

拉狄克同志指出了整个中欧反革命的这种现实的，可以说是极端的和谋反的危险，可以说，从西西里到易北河都如此。因此在我看来，他这样做是很重要的，因为无疑他认为，比如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和德国共产党内，人们并未经常意识到这一危险的全部规模。听了德国反对派——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的一位同志昨天同拉狄克同志进行论战的发言后，我暗自发问：这位同志是否意识到了，明天在巴伐利亚，从而也在蒂罗尔、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地方是否会实行不仅反对共产党人，而且也会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君主统治和白色恐怖，这实际上取决于一个人，即鲁普雷希特亲王的意志？

同志们，如果让这位德国同志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我想他也许会以另一种调子发言的。

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中特别使我满意的第二点是，他清楚而明确地承认在西欧，即在拥有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的国家

（这与中欧不同，中欧从未完全拥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和传统），在政治领域，即在所有资产阶级阶层因而也在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中，形势也明显地向右发展，法国和英国当然是最重要的例子。

今天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在这方面是具有代表性的。拉狄克同志说，那里在政治领域里发生的事情乍看起来简直是发疯了，保守党人可以说是没有纲领，未作什么许诺就投入选举斗争了，人们得用放大镜才能看出劳合-乔治先生和博纳·劳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完全正确。但是博纳·劳是反动派在英国中等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广大群众中的典型代表，是其目光短浅的典型代表。这些阶级只有一个口号：取消和减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使他们痛苦呻吟的沉重的赋税压力。

其次是尽可能回到战前的老状态，即让国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社会政策方面尽可能节制，甚至可以说应当清心寡欲。

这部分地采取了骇人听闻的、荒谬的形式。人们在像荷兰这样一个古老的资产阶级国家里看到了这点。荷兰反映了资产阶级世界的各种思潮，荷兰的资产阶级特别清楚而准确地了解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发生的一切事件。人们不应当忘记，荷兰也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者要恢复赤裸裸的旧自由主义思想，直到完全回到科布顿的自由贸易主义。

例如在我国就有属于这种思潮的狂热分子和政客，他们企图完全取消社会立法，取消一切工人保护立法。这一思潮虽未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出现，但却在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中，甚至在受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影响的一部分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在所有老牌的资产阶级国家，如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目前这是

压倒一切的政治现实。我们不应忘记，特别是在这些国家里，帝国主义的和帝国的利益也迫切要求推行这种政策。如不大大地限制赋税和紧缩社会立法支出，在英国和荷兰简直不可能为了纯帝国主义的目的筹集必要的资金。

现在，在这种形势下，工人政党，乃至一切还有些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集团，都遭排挤，在政治上被逼得走投无路。例如在六届大选之后，在标准的资产阶级国家（它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却是一个纯帝国主义国家的样板），像大石油托拉斯——荷兰壳牌皇家公司——老板科林这样的大资本家就不顾普遍选举权和民主的国家机构而进行绝对的统治了。

我认为，英国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英国工党受到了排斥，甚至可以说被逼得走投无路。有人或许认为，一个韩德逊和一个克莱因斯将达到远比他们精明强干和有教养的党的同志如荷兰的特鲁尔斯特拉未能实现的目的，即由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组成最大的党，把我国数十万工人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然后借助于小资产阶级中派上台？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利益仍然存在，这就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

法国的发展亦如此。我认为，组织左派同盟的时代在那里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激进社会党在战前就破产了。通过战争，所有赤裸裸的反动的政党和意识形态都得到了加强。比如容克党（在法国也有这种政党），法国行动党，天主教党以及所有极右的政党。法国著名的前总理凯约在其很有教益的一本小书《欧洲向何处去，法国向何处去》中对法国的发展作了很好的描述。可惜在允许我发言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更详细地谈论此事，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迹象表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激

## 进主义与和平主义在西方国家也复活了。

从上述一切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当然，从上述的这种形势中，更清楚地产生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力团结一切无产阶级分子的必要性。可是我还要指出的是，至少对我所列举的这些国家，这些从历史上看其政治生活纯属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纯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关于工人政府的设想和口号完全是凭空臆造，可以说是乌托邦的。在这些拥有大量海外领地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我想说，这些国家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类型——，人们首先更应该想一想东方事件的巨大影响。是的，我认为，这种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因为人们时刻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同海外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说，两者很像生死与共的连体双胞胎。这种联系在战后到处都更紧密了，譬如我们在我国看到，印度尼西亚同荷兰的联系实际上是战后才巩固的。海外领地中的任何动荡都必然会在帝国主义宗主国中引起最深刻的反应。因此，英国的韩德逊和克莱因斯、法国的龙格和勃鲁姆依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还能够组成政府，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韩德逊和克莱因斯、龙格和王德威尔得、特鲁尔斯特拉和弗利根之流充其量只能在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中当个部长。工人政府的定义可是一定不能套用在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上的。

最后，我还要说，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凡是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胜利的地方，不管其历史、文化和宪法有何差别，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都是伟大的策略方针。相反，工人政府这一策略则最多只是考虑到中欧的特殊的情况，也许还把一些其他国家考虑在内。对这些国家，工人政府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共产国

际必须在全体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在全世界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

**施特恩（奥地利）：**

同志们！在考虑资本进攻的问题时，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原则意义。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攻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我们也许会进入一个较短或较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世界反动派在它同世界无产阶级进行的决战中占了上风。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在强加于我们的为了局部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中，避免变成改良主义者或被当作改良主义者。

关于第一个问题——资本进攻意味着什么，那些认为资本进攻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的敌人的优势在发展的人看看奥地利就够了。就其发展而言，奥地利是一个发展的榜样，它也许将成为那些今天尚未料到面临着类似发展的国家的样板。人们在奥地利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的进攻无非是企图使用无用的方法拯救自己的最后挣扎手段。在奥地利，资产阶级竭尽全力来阻止自己的灭亡。它将工人的实际工资压到了最低的程度。为了拯救自己免于灭亡，它在进攻中使用了最狡猾的手段，但是其结果只是日益加速临近崩溃和衰落。我们在奥地利已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资产阶级的最聪明的代表也陷于他们不得不公开承认资产阶级政治已经破产和在奥地利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境地。

日内瓦条约无非意味着世界资产阶级看到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的这种岌岌可危的处境并想去援救它。世界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具有比其领土幅员大得多的意义。因此，世界资产阶级去援救奥地利；它企图通过更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在向工人阶



级的进攻中走得更远，以便得到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即再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

在这点上，奥地利问题具有国际意义。不仅因为在战略上奥地利连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连接了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连接了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而且也因为我们在奥地利能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是多么害怕无产阶级在摆脱了溃败处境之后，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也将转入反攻。此外，还因为资产阶级想在一次大的较量中在那里保护其统治地位。

同志们，我想，人们就此也可以指出，我们的国际在最近一个时期面临着新的任务。在像奥地利那样的形势下，有必要按照统一战线精神开展国际活动，但是没有人进行这种活动。奥地利无产阶级自身力量太弱，难以抵御奥地利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世界资产阶级联合发动的进攻，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进行声援。因此我认为，共产国际的任务就在于不仅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政党，而且还要作为党发挥领导作用，并积极开展活动。

在像奥地利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应当向有关国家的工人和有关国家的共产党做工作，向他们指明这一形势的国际意义，并敦促共产党为了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活动。当然不要求进行暴动，不要求搞该国无产阶级无力搞的活动，而是按照统一战线精神开展活动，这就是说，有关国家的党应当在自己的国家里，要求全体无产阶级为了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正如人们在这里向法国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你们想按照统一战线的思想积极活动，就不应等到你们成为一个完全理想的党，那么共产国际也必须说，你们不应等到我们变成一个牢固团结的国际政党。只有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

满足于说各党应如何行动，而是在每一个需要采取国际行动的具体的场合，给这些行动发出指示，并在实际上参加世界资本同世界无产阶级的总的斗争，我们才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世界政党。我们看到，在国际上，斗争在扩大，各国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个别的斗争，正在发展成为各国资产阶级集团反对这些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共产国际也必须观察这一发展，并相应地干预这一发展。

同志们，我们在奥地利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个颇有教益的例子。我们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运用统一战线的。我认为，奥地利的经验表明，统一战线策略在一个小党对抗一个大党的地方也能成功地运用。这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困难的情况，因为大党能够向工人提供错误的情报，颠倒是非，诬蔑小党。甚至在我们不能通过报纸和集会向群众讲话的时候，奥地利也表明，即使这样，统一战线策略也能取得成果。我们还在奥地利看到，基层的统一战线策略同上层统一战线策略有什么联系。我们看到，即使在大党想高傲地无视小党存在的地方，对他们的上层机构进行工作也可能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基层群众的压力。我们在5月1日看到了这点，那天，社会民主党想排斥我们，但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却不顾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口号，同我们联合举行集会，并在这些集会上给我们共产党人争得了发言权。

我们在几乎完全属于社会民主党的有轨电车工人的斗争中，看到了这种策略的特殊的成果。我们根据统一战线策略，支持电车工人的结果是，在最近选举电车工人工会干部时，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全部落选，而当选的全是共产党人和持不同观点的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提出这次选举不可靠之后，他们以获得更少的选

票再次落选。对日内瓦条约我们也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日内瓦条约公布时，社会民主党人无耻地表示他们准备接受这一条约。我们运用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对这种态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指出，如果社会民主党人不准备捍卫他们所酷爱的民主，将会出现什么危险。我们至少使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决定进行表面的斗争。这时就出现了某些同志所担心的情况，即社会民主党是被迫进行斗争的，他们可能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由于改良主义者被迫进行斗争，他们就给我们提供了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条件。

因为，如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说，必须接受日内瓦条约，不然我们就得饿死，那么也许有许多工人相信这句话。但是，如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言不由衷地说，必须撕毁日内瓦条约，它带来的是奴役，而我们则说，从中吸取教训，阻止条约的实行，而结果又表明社会民主党并未阻止条约，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推动运动继续前进。我想一般地说，我认为，越能在群众的压力下推动改良主义者前进，统一战线策略提供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沉溺于幻想，不认为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者有朝一日会想进行斗争，但是我认为，不排除我们可能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进行斗争。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斗争，不是自愿的斗争，这将是一个在关键的时刻被背叛取代的斗争。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被推着前进和群众逐渐参加运动就已很有好处和很有意义了。工人政府问题也应当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我认为，工人政府的口号无非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对工人政府这一口号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并不要求工人政府成为一个理想。工人政府并不是理想，它可能带来严重的危险。我们对工人政府所期望的，无非是那些真正想为自己的要求而斗争的人们

所必然期望的，希望它成为为了局部要求而斗争的一个结果，希望它作为一个同社会民主党想借以逃避斗争的联合政府相对抗的口号。

我认为，由于联合政府成立的时代不同，有两种联合政府。如果存在着直接夺取政权的可能，正处于为了政权而进行最激烈斗争的联合政府的目标，就是摧毁工人的战斗意志，挽救资产阶级政权。如有可能，我们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对抗这种联合政府。现在还有另一种联合政策，这种政策无非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不想为局部要求而斗争。为了揭露这一事实，我们只好通过一个口号明确地指出：如果你想为了你们的要求而斗争，那你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这个口号就是工人政府。

我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提出这个口号，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不会进行斗争，而是说，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口号，尽管我们知道社会民主党是不会进行斗争的。这并不是出于虚伪，而是因为我们说过：我们目前还不能为专政而斗争，但是我们愿意为了你们的要求而斗争，我们也准备支持成立工人政府，如果你们确实认真考虑这样做的话。这不是虚伪，相反具有揭露的作用，因为我们确实认真准备支持任何严肃的斗争。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现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性质的确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首先，统一战线策略曾是对无产阶级实行全线撤退的一种掩护，我认为，现在统一战线策略是对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和准备新的进军的一种掩护。是的，反动派在全线向前推进。这点我们在中欧看得很清楚。但是，无产阶级也在积蓄力量，统一战线策略能够掩护无产阶级积蓄力量，并可能阻止个别遭受镇压的组织过早地出击。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新的进攻的

开始和准备，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说，资本的进攻并不是反动派单方面在前进，资本的进攻的另一面是无产阶级在做准备。我们看到两个营垒在互相向对方进军。比如在奥地利，每个具体的阵地在这次进军中都是重要的，无产阶级必须在每个阵地上为每一个具体的局部的要求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目前不能运用别的策略，只能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哈里·维伯（英国）：**

同志们，我想不仅从资本主义进攻在英国发展的角度，而且也从资本主义在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角度来谈资本的进攻。1921年和1922年，资本主义在英国，在不列颠的进攻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来得猛烈。在这两年中，无产阶级的处境和劳动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了，这在不列颠现代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21年，我们经历了同英国政府密切合作的英国煤矿主所制造的对大批煤矿工人的解雇。你们大概知道，政府曾答应不在1921年3月前取消对煤矿的监督。但是，1921年3月，英国政府就取消了这种监督，以防止有组织的产业工人采取防范措施和达到他们的目的；此外，这还可以在煤矿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之间打进楔子，使其他工人不能援助矿工。

在1921年矿工的这次伟大斗争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不列颠工人自从签订停战协定以来寄以很大期望的三国联盟的无能。工人们知道了这种无能的最重要的细节。如果矿工在其困境中能得到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支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在不列颠的处境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不列颠产业工人处境的改善，对全欧洲无产阶级的处境不会不产生影响。在那些日子里，大不列颠进口了150万吨煤。（拉狄克：从美国运来的！）

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由于不能动员工业力量和政治力量去支持矿工而表明它们已经一起彻底破产。矿工联合会的弗兰克·霍杰斯在最近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报告中声明说，他个人曾经努力实现统一行动，阻止向不列颠进口煤炭。当时霍杰斯不得不承认，阿姆斯特丹国际完全没有能力控制形势。可是，我们共产国际的成员也应该同时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国际机构也有些失灵，因为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对适应形势的要求感到无能为力的那些日子里，共产国际也未能借助其对红色工会国际的影响来动员工人。诚然，当时红色工会国际刚刚诞生，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现有的各国共产党没有同革命的工人进行合作的事实。当时进行这种合作本来是可能的。

（拉狄克：当时我们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1922年，资本主义的进攻表现在大规模解雇机械制造工人上，同1921年解雇矿工完全一样，这是资本主义向英国无产阶级大举进攻的最突出的例子。在不列颠，机械制造工人进行斗争反抗资本主义进攻的同时，7个欧洲国家的冶金工人也在进行反对国际资本家阶级的各个部分的斗争。在解雇矿工12个月和在共产党的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今年，我们在部分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进攻进行斗争的地方同样缺少各国共产党的合作。今天我们看到，英国资本家阶级在将其铁掌击向矿工和摧毁机械制造工人的抵抗之后，正在将其注意力转向运输工人。英国运输工人运动的最集中的组织和最强有力的组成部分是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

在1919年的最后日子里，发生了延续14天的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铁路工人向不列颠的统治阶级表明，

他们能够迅速动员自己的力量，并有能力挫败雇主恶化他们经济状况的企图，在这14天中，铁路工人几乎接近取得对企业主和国家政权的胜利。可是这时却被詹·亨·托马斯先生之流的铁路工人领导人欺骗了。

现在我们看到，资本家阶级的代言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粗暴而公开地宣称，必须将铁路工人的境况降到矿工和机械制造工人的水平。资本家阶级非常坦率地以付给兰开夏郡和南威尔士矿山工人的工资为例，公开对铁路工人讲，虽然有关于浮动工资等级的合同和有所谓托马斯杰出的领导，铁路工人仍不能指望为他们劳动得到的东西比竞争保证他们得到的东西更多。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进攻在英国也表现在另一方面。

在这1922年，我们不仅要忍受资本主义野蛮的、赤裸裸的、无耻的进攻，而且还得听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工党领导人的领导。他们是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他们欺骗工人说，目前的经济状况符合他们的期望。韩德逊先生据远比战前坏得多的经济形势宣扬在工业上停战的思想。这些人疯狂地努力去帮助资产阶级建立对生活水平更为低下的工人阶级的奴役制度。

季诺维也夫等同志也阐述了像法西斯主义这样以政治力量的形式进行的资本主义进攻。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一再宣称，民主的代表制度甚至将使工人阶级能够满足其愿望，而不必像俄国那样去走革命的道路。可是我们现在看到法案里又增加了紧急状态法，这一法律是1921年解雇煤矿工人之前通过的。解雇事件清楚地表明，统治阶级已预见到了这点，因此让议会强行通过这个法律，工党对此未作任何抵制。这一法律使得统治阶级的政府有可能在任何紧急危机的情况下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从而使它能够召

集陆军和海军预备役，组织特种防御部队，动员中产阶级力量和采取一切措施准备内战。在爱尔兰使用“黑底有褐色斑纹的狗”<sup>①</sup>清楚地表明，如果英国资本主义受到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的威胁，它所采取的措施比其他国家的措施更为严厉。

当英国独立工党（ILP）退出第二国际和向共产国际提出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共产国际回答说，为使无产阶级通过激烈的内战在英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共产国际的负责同志认为，等待着我们的不是一般的内战，而是一场激烈的内战。当“黑底有褐色斑纹的狗”在爱尔兰进行战争，并强迫铁路工人为英国帝国主义运输武器弹药和军队的时候，一个代表团问劳合-乔治，政府是否签署了这个法令。劳合-乔治回答说：“关于会签署法令的说法是不确的，而确切无疑的是，你们应当清楚，政府绝对有权批准法令。”

然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却说，劳合-乔治站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主义一边。可是，正是劳合-乔治在谈到征服爱尔兰人民时，讲了这番话的。1919年《曼彻斯特卫报》在论及铁路工人罢工时，曾谈到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态度，它写道，实际上已达成永远取缔工会活动的协议，这是一个危险的政治征兆。《曼彻斯特卫报》说，“组织公民卫队同在俄国组织白卫军是一回事，而白卫军同赤卫队又是完全一样的重要。”

可见，一切都表明在大不列颠将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现在我想就欧洲各国共产党的要求和共产国际讲几句话。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国际必须坚持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互相支持，

<sup>①</sup> “Black and Tans”，指1920年英国派往爱尔兰镇压革命的军队。——译者注



这样英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共产党就能进行合作，共同研究它们的问题和运用统一战线。这将使工人阶级能够对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防御斗争。此外，共产国际同那些有民族革命运动的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加强合作是必要的。它必须尽快地敦促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波斯以及其他类似国家的共产主义小组进行合作。共产国际对英国共产党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是重要的。诚然，我们在数量上是弱小的，但是国际必须考虑到，英国是构成世界革命道路上最大障碍的那个大帝国的中心。共产国际不应当藐视英国共产党。如果说德国对革命道路的下一步是很重要的，那么一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英国共产党，我们就能着手解决协调大英帝国中民族革命运动正在发展的那些地区的运动问题。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建立起联系，使世界这些地区的统一战线由一个空洞的公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共产国际必须研究中东和远东的运动的另一个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在这里还没有扎根。共产国际一致认为，社会民主党由于搞机会主义和背叛活动已变成世界革命发展的主要障碍。我想建议共产国际坚持将那些仍然站在改良主义议会制立场上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我代表大不列颠共产党声明：我们无保留地坚持以21条为基础，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任何放弃21条中的任何一条的倾向。因此我们声明，共产国际必须坚持将它同过去的改良主义的国际区别开来的21条不受任何损害。

**霍恩勒（德国）：**

同志们！与乌尔邦斯同志不同，我想指出，德国代表团多数同志完全同意拉狄克同志的发言，既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也同

意他对党和共产国际提出的与此相应的实际要求。

对乌尔邦斯同志的发言简单讲几句。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这里聚精会神地谛听，在托洛茨基同志、拉狄克同志或其他同志的发言中是否有某种讲法或某种语气，可以被某些人曲解或歪曲为机会主义，我们在这里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是，时时处处怀疑我们所运用的策略是德国党内的反对派——这种倾向可能不仅德国党内有——的一种典型作风。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怀疑，工人政府的口号——他们怀疑，致领导机构的公开信——他们怀疑，3个执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他们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他们怀疑，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怀疑。

处处怀疑，时时怀疑，一再怀疑。（德国人插话：怀疑，但不思考！）一再保留！执行我们的策略，但很勉强。当然统一战线的策略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当然有出现右倾的可能，这是很清楚的，并应当坦率地讲出来。我想把统一战线比作一道狭窄的山脊。我说，那里很滑，路很狭窄。如果我们停步不前，只是探讨是否有怀疑或危险，那我们就不会前进。我们必须迈出步子，以便学习运用统一战线。问题就在这里。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清楚而明确地说，反对派的这种方式和方法，这种惊恐万状的政策，在客观上必然会对党起麻痺和消极作用。（德国人插话：讲得很对！）

接着我想就乌尔邦斯同志对形势的估计，特别是对德国形势的估计讲几句话。他认为可以断定，已出现无产阶级的反攻，他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乌尔邦斯同志，如果我们在德国看到了广大群众革命觉悟的迹象，那么我们大家都会

感到很高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能不指出，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还没有像我们所期待和要求的那样掌握广大的群众。（德国人插话：讲得很对！）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还没有超出党员的范围，尽管吸引了一部分同情者。诚然，一部分中间派的工人支持我们，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还谈不上无产阶级真正从退却转入了进攻。我想这样说，无产阶级的抵抗在加强，开始变得有力量。可是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去探讨我们现在是否已进入了进攻时期或仍处于防御时期。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关于进攻和防御问题的全部讨论搁置起来，真正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进行抵抗。（德国人插话：讲得很对！）

我正想以德国的情况为例简单地阐述这一事实。资本的进攻在德国开始于1920年是有代表性的，那时第一个表面繁荣时期已告结束，企业主第一次缩减其企业和关闭其工厂。在对工人进行突然袭击的头一个尝试因卡普叛乱而失败，工人也未利用其胜利之后，资本的进攻开始了。

1920年夏天，雇主联合会发表了不再增加工资的声明。这时反革命首次组织了非法的武装队伍。第一次通货膨胀浪潮出现了。同志们，当时我们还没有统一战线的理论，但是我们的党组织老斯巴达克联盟在反通货膨胀的示威游行中和在反对削减10%工资的罢工中——我在此想起了符滕堡拒绝纳税事件——自发地运用了这一策略。

同志们，我不能在此谈细节问题。但是1920年夏天就已表明，国家的政治进攻是如何同企业主的经济进攻结合在一起，政府是如何唆使保安队和公安警察袭击工人，农业地区的企业是如何被称作与人民生命攸关的，从而限制了工人罢工的权利，企图

取缔工人罢工权利的仲裁法出笼了。

此外，我还回忆起1920—1921年的冬天，斯图加特冶金工人第一次自发地提出了四五条要求，接着，在1921年1月出现了著名的公开信。正在形成中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由于三月行动而暂时中断了，因此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没有制定新的策略，它只是使这一策略得以系统化。代表大会使无计划的、地方性的、因而同大的错误联系在一起的行动现在有了准绳，并使有计划地运用统一战线成为可能的事情了。

德国的情况证明，通过现成的方案学不到统一战线策略，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这一点是很有教益的。时而同上层组织打交道，时而接近广大群众。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党是如何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方面越来越有把握，以及如何学会了将议会活动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这肯定是一种很艰难的艺术。

情况表明，由于资本的进攻，越来越多的、在此以前还没有参加过无产阶级斗争阵线的新阶层活跃起来了。我回忆起1920年底邮政职员发起的一次运动，回忆起同年发生的铁路工人罢工，回忆起将更广泛的青年工人卷入斗争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徒工罢工。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资本的组织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更强大了，资本家们是如何善于寻找统治无产阶级的新的、越来越狡猾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恰好由于有必要抵御进攻，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大了，更训练有素了。我赞成在我之前发言的同志的意见，现在我们的任务恰好在于努力使各国共产党彼此联系得更紧密。法国党和德国党之间所做的工作应当加以推广，这样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战线能同资本的统一战线对抗，而且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也能真正同资本的统一战线相

抗衡。

同志们，我们在德国还有另一条经验。我已经说过，德国党的反对派总是顾虑重重，他们总是担心机会主义可能溜进来，因此总是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出现机会主义。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策略运用得越坚决，越坚定，党的清洗工作就会做得越好。（插话：讲得很对！）我们在1921年秋天看到了这点。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后，党采取了第一批步骤，支持德国全国总工会的10点要求。社会民主党企图通过其诽谤运动进行反击，它想把共产党人打成罪犯，说他们仍在靠三月行动的财富生活。当时党清洗了一大批机会主义分子，清除了共产主义工人小组。今年，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在党日益强大，工会转入反攻的时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时刻，动摇分子又脱离了党。由于坚持运用我们的策略，由于工厂委员会运动以及这一运动不断稳步地加强，他们是很容易清除的。

同志们，关于法西斯问题我再讲几句话。我认为，在共产国际里必须认真研究法西斯问题，必须认真进行分析，这不仅像拉狄克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各国都有类似的现象，而且因为这些类似的现象已经互相串连，有某种进攻计划，组织上的联系络绎不绝。

我想指出，我们可以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我想简单地称之为“巴伐利亚”的南德型，一种是北德型。这里的法西斯依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农民阶层，极端保皇主义反革命同这些本来是民主的广泛的阶层是有联系的。主要在易北河东部地区出现的北德型的法西斯则依靠完全不同的阶层，那里的农业联盟雇工小组成功地把部分农业工人，而且是相

当多的农业工人拉拢到黄色工会。除此之外，还有组织严密的、非法的前线士兵组织，如罗斯巴赫组织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法西斯组织。所有这类运动都像在意大利一样，是由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在德国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法西斯已经通过炸弹谋杀和武装示威等等活动再度表现出反对工人阶级，而德国党正在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来反对法西斯呢？在这方面，德国党应当首先在德国国防军和反革命的农业工人协会等组织中，大力进行分化瓦解的宣传。德国党必须在广大群众看到了危险的时刻，将无产阶级自卫提到日程上来。在此之前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在此之前试图勉强地建立自卫的队伍！但是在群众看到和感到了危险的时刻，德国党就应当强调无产阶级的自卫要求。

最后我想指出，正是因为各国共产党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正是因为它们以广大群众的日常要求与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目前它们的任务是使共产国际更团结和更集中，执行严格的纪律，更鲜明地突出自己的形象，从而不仅看到和参与这一运动，而且领导运动从防御转入进攻。（热烈的掌声！）

**主席：**

已报名发言的还有3人。此外，罗斯梅同志请求发言，宣读一份抗议书，最后拉狄克同志将作总结性发言。至于这些发言我们最多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在报名发言的人中，有尚未发言，但已提出发言要求的那些国家的代表，如果这些同志不想放弃发言，那就得限制每位发言者的讲话时间。我提议每人发言时间不超过10分钟。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我建议现在就结束讨论（插话：非常正确！），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判断形势和作出结论所能考虑的最重要的观点都已经谈了，因此我们建议其他要求发言的人放弃发言，请拉狄克同志作总结发言。他作为报告人还得谈谈必须谈的问题。

**韦尔蒂（瑞士）：**

我建议拒绝这一提议。在我们听了数小时有许多重复的报告之后突然简单地扼杀讨论是不行的，我们瑞士代表团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建议要提，因此我们一定要要求发言。

**拉狄克：**

同志们！只要原则上不涉及新的事情，人们为说明一个特别的提案随时可以发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言，而且作为报告人也没有提议结束讨论，但是我认为，现在的讨论已处于这种状况：对立的立场都已谈了，现在各国的同志讲述的都是我们完全熟知的有关他们国家资本进攻状况的事实。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就这点继续听取各国的报告，这样下去我们明天还要牺牲一天的时间。

**主席：**

现在对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关于结束讨论的建议进行表决。谁反对这个建议？建议通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

在拉狄克同志作总结发言之前，请罗斯梅同志读一封抗议信。

**罗斯梅（法国）：**

同志们，据华沙电讯消息，宪兵依据只在波兰还有效的沙皇的法律，逮捕了以3.2万张董布罗瓦盆地的矿工选票当选为国会

议员的斯特凡·雷巴茨基同志。

在华沙以2.7万张选票当选的斯特凡·科罗里克夫斯基同志也被投入监狱。这种粗暴地违反数万工人选民意志的行径，是共产主义运动在解放了的波兰民主共和国所遭受的一系列卑鄙的迫害中的一个新的环节。

现在，这个共和国的政府在对勇敢地宣布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的议员多姆巴尔滥判死刑之后，企图不让革命的无产阶级不顾暴戾恣睢的白色恐怖而选进议会的代表讲话。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对国际资本的走狗政府所采取的这种野蛮的行动表示愤慨，并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捍卫自由和人道事业的波兰无产阶级表示钦佩。

**主席：**

我们现在对这封抗议信进行表决。

（一致通过。）

**拉狄克（总结发言）：**

同志们，关于资本进攻的讨论，部分地变成了对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对策略的再次讨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同我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对资本进攻的态度是共产国际当前最重要的行动和策略问题。因此，同志们在讨论中不能不重复一些话，而我现在也必须这样做。为了在我的小结中回答在这里发过言的同志，我也不得不再一次涉及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中本已充分论述过的问题。

关于资本进攻的性质、形势和前景问题，博尔迪加同志关于法西斯的很有意思的发言，比我在此仓促中所能作出的论述更值



得详细地讨论。此外，拉维斯泰因同志的发言也值得重视，他认为，可在我的发言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中看到某些矛盾。这是一个误解。如果说我注意的是资产阶级阵营向右转的倾向，即他们的进攻，而托洛茨基同志谈的是和平主义的新浪潮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欺骗，那么区别就在于我谈的是今天和明天，而托洛茨基同志谈的是后天，即资产阶级在其进攻失败之后的态度。

还是回到构成讨论的主要内容的策略问题上来吧。资本的进攻迫使我们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在这一策略中，我们看到了右倾的危险和“左”倾的危险。我们在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曾说，右倾危险比“左”倾危险严重，现在我仍坚持这一观点。当前威胁到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策略的右倾危险，不仅在于一部分共产国际的成员在革命的两个高潮之间的时期过分地丧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主要在于在资本进攻的压力下，大部分无产阶级消极了，他们不向敌人进攻，甚至不进行自卫。从工人阶级的全局立场出发，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战斗意志的这种削弱是最大的危险，我们认为，策略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加强战斗意志？而为了不削弱和压制这种战斗意志，我们应当避免些什么？我认为，如果共产国际的总路线主要针对工人群众的消极态度，针对他们不能进行自卫，即针对社会民主党，针对第二国际和针对共产党内不去适应形势而是屈服于形势的分子，那么“左”倾错误正合中派的心意（插话：讲得很正确！）。在此我想将乌尔邦斯同志教训我的话回敬给他。与乌尔邦斯同志不同的是，我将试图证明我的论点。

乌尔邦斯同志在他的发言中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比他讲的全部反对我们策略的话更严重，即没有正确地估计形势的错

误。他在发言中宣称，之所以说我的报告正合中派的心意，是因为我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进攻的力量和因为我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抵抗运动，无产阶级的反攻已经开始了，作为他的论断的证据，他列举了法国为维护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和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想克服这一危险，首先必须看到危险。如果确实如乌尔邦斯同志所说的那样，对资本的反攻已经开始了，那么右倾的危险就不会这么大。高喊共产国际有堕落的巨大危险，同时又说工人阶级已经起来反抗——这意味着阻碍自己现实地认识事物的道路。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进攻的高潮，既然乌尔邦斯同志指出法国的斗争，那我要问：是什么斗争？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抵抗的最初的步骤。既然乌尔邦斯同志谈到德国的工厂委员会运动，那我只想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霍恩勒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应当过高估计这一运动，诚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因为我们将在这场运动中试图组织在地区上连成一片的斗争基地。这一职工代表运动尚未将非共产党的广大工人群众卷进来，但是，即使把他们卷进了运动，能说这已是无产阶级的一次进攻吗？这只是防止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一次自卫行动。如果说是一次进攻，那么群众就应该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取得成果，他们至少应实现对部分工业的监督。你们不过刚刚开始组织微弱的自卫斗争，就大喊大叫反攻开始了。

这样分析事物意味着再被击退十次的危险。无产阶级的退却运动尚未停止。工人刚开始在某些地方站住了脚，你们就喊叫反攻开始了。你们没有看到工人消极观望的危险，你们只需看看德国的运动，就能判断出矿工们被说服接受加班协议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工人愿意劳动更长的时间，并在实际上放弃八小时工作日。不是工会领导人，而是工人自己通过时间更长的劳动实际上放弃了八小时工作日。

既然情况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如果我们真想同资本的进攻进行斗争，我们就必须看到资本进攻的实际规模，并在有危险的地方看到危险。已有足够的危险，不需要我们再去另行编造。

同志们！我们已对资本的进攻作了全面的分析。当然，从不断抨击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转为时刻孕育着危险的统一战线策略，对我们来说并非易事。在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前几个论点中，对统一战线的这些危险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因为我们说过，我们必须使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进行自卫斗争，但是共产党人不可忘记他们不只是为了一块面包而斗争。而且我们只是工人运动的较弱小的那一部分，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相比，我们的新闻工具不多，可是它们的新闻工具却很强大。在这一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还不太坚定的共产党人会过分地依赖社会民主党，我们会失去长子权，我们会不善于同社会民主党工人一起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同时给群众明确指出斗争的革命前景，不善于超出社会民主党所能容许的范围去进一步发动群众。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危险，因此我们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了我们在争取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和在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中的策略问题。今天我们仍在讨论这个问题。

同志们，现在乌尔邦斯同志在这里对在同资本进攻的斗争中运用这一策略提出了一些指责。他先是批评我们在3个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如何运用了策略。我们错在哪里，他没有讲。他

说，这是胸中无数的策略。我认为，这是没有头脑的责难，因为乌尔邦斯或者应当说：不要同头面人物谈判，或者他应当说出我们在同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半国际谈判中的错误在哪里。（乌尔邦斯插话：他批评了行动准备工作的缺点！）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提出这种指责。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论纲，从理论上为我们的行动做了准备。各党都知悉此事，代表是从各个党请来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们想迫使社会民主党同我们一起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反对新的战争危险，反对削减工资和反对资本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而斗争。各党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谈判开始了。因此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和每个国家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施加最大的压力。谁能施加这种压力？设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参加会议的代表？各党都必须施加压力。现在我要指出的是，我们去柏林时，第一件事就是对各个组织发出号召：动员群众，从工厂派代表到帝国议会去，组织群众集会。结果如何呢？两位烟厂的女工，还有3位同志进了帝国议会，并在那里到处转悠。我相信，我们的柏林党组织是最好的组织之一，但是，如果柏林的党组织尚且如此，那么就请你，敬爱的乌尔邦斯同志，去动员柏林、汉堡和其他没有懂得在这种情况下让广大群众参加战斗的党组织。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组织上的问题，即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举行会议，而是使社会民主党走投无路，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我们共同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尝试，但是党组织做的工作是很少的。我看到，乌尔邦斯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软弱无力的。现在我谈谈他的第二个指责。

他说，我们抱有的最大的幻想是认为社会民主党能进行斗争，认为自1914年以来一直被我们当作资产阶级代理人对待的社

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突然会被迫进行斗争。从那时起即听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乌尔邦斯同志，当然就谈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怎能会进行斗争？但是尊敬的党员同志，政治如果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一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们就永远被人唾弃和堕落了，那么政治就太容易了。

就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总体而言，毋庸置疑，这些领导人是自觉反对革命的，但是这些领导人在德国，在法国和在英国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中，他们也不只是生活在乌尔邦斯同志同我的论战之中，这些领导人在德国依靠一个拥有数百万成员的政党和追随他们的数百万人。这些领导人或者公开而明确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或者试图从资产阶级的车上跳下来。

请你们回忆一下一个简单的事实。1918年11月5日，谢德曼和艾伯特同司令部进行谈判：如果皇帝摘下皇冠，皇太子和皇冠就将得救。11月9日，谢德曼跑到帝国议会大厦入口的斜坡上喊道：共和国万岁！有人提出异议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背叛我们。

（插话：完全正确！）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小事，乌尔邦斯同志根本未作分析，比如霍亨索伦王朝的崩溃，革命和反革命。谢德曼之流背叛了我们。但是他们也为将威廉推下皇帝的宝座出了力，只有不想看和不想理解使他感到不舒服的事实的人才能否定这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扩大会议上和在他的关于策略问题的发言中讲了一句很漂亮的话：按说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但是如果他们必须拯救自己时，也会背叛资产阶级。

现在谈谈第二个问题：我们能对此有所作为吗？同志们，如果用我们的革出教门的方法能消灭整个政党的话，那我们只需请季诺维也夫同志签署一个命令，让谢德曼及其同志滚蛋就可以

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同他们进行斗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将在什么时期消灭他们。他们可能同资产阶级勾结得如此紧密，以致他们不可能倒戈，同样在一场坚持不懈的斗争中由于群众造反，他们可能连同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投进狼窝。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必须转入一个这样的时期：在他们同资产阶级不能搞联合之后被迫同我们联合，并在这种联合中再次企图背叛我们，只有在同我们的联合中他们的政策遭到破产而群众跑到我们这边来之后，我们才能战胜他们。谁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谁靠数纽扣来决定“他爱我，他不爱我”，谁就会完全上当或者半上当，“我应当害怕，还是不应当害怕？”这样的人使我想起了海涅谈过的少女：她们除了自己的贞操外一无所有。乌尔邦斯同志，你现在甚至连贞操都失去了，因为你原则上不反对工人政府。而在原则的问题上，乌尔邦斯同志，人们对这种有污点的贞操是不屑一顾的。

可是工人政府的口号意味着什么呢？乌尔邦斯同志暗示了据说存在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我之间的对这个问题的巨大分歧。我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读到很多关于布哈林的骑兵如何同季诺维也夫的步兵战斗，以及在某一天托洛茨基将列宁逮捕和在另一天列宁将托洛茨基逮捕的奇闻。但是在这里企图牵强附会是不必要的。我们都不是动物，我们的思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这个人同另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从这个国家的角度看问题，而另一个人更多地从另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于是就产生了某些差别。问题是：执行委员会是否认为我们应当在群众中领导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行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工人政府？目前，工人政府在德国意味着我们对社会民主党说，我们想

同它一起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并可能支持或参加工人政府。执行委员会是否持这一立场？我说，执行委员会持这一立场，这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既然乌尔邦斯同志说，在工人政府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是：这不可能，那么如果现在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真的垮台了，乌尔邦斯同志就将进行下面这样的鼓动，他将走到汉堡造船工人面前并对他们说，你们比我们强大七倍，我们提出共同建立工人政府的要求，我们想为它而斗争，但是成立工人政府是不可能的。这当然是愚蠢的行为。在此我不能不对什麦拉里同志讲几句话。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过去每次出面都执行机会主义的政策，他认为，他必须不断地画十字，并且说：你们不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立场吗？如果你们认为是机会主义的立场，那我就想放弃我的立场。我完全同意什麦拉里同志的意见，在捷克斯洛伐克为争取建立工人政府的斗争在最近一个时期就可能爆发，甚至最近几个月内就能爆发。可是什麦拉里同志立刻又对左的东西眼镜，并且说：我也不相信工人政府，但是由于其他人相信，我们也只好表现出相信的样子。如果人们想这样领导运动，那么历史就不会前进。1万马克换1美元，工资下降，联合政府破裂了，因为斯汀尼斯反对稳定马克，在这时，对群众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很荒唐的。现在也许可以达成妥协。但是我认为，在这场危机里，在资产阶级不能使任何东西稳定的时刻，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共产党是稳定的因素。它必须给群众指明出路，并且说，你们害怕专政，我们主张专政，你们以为可以通过某一和平的道路做到这点，那就试试看吧。你们能在德国取得多数，占有无产阶级的多数，你们必须走向专政，我们将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自称同群众有最密切联系的我们的同志将出面说：

让资产阶级联合政府见鬼去吧。至于工人政府，我们是赞成它的。另外一些人会说，我不相信，但是你们相信。（笑声。）同志们，愉快起来吧，我们同你们一起行动！

可以开展这样一个运动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我们要做什么和我们用什么去对付资本的进攻。我们必须对他们说，我们的具体目标是，把在政治上已分裂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去对抗资本的进攻。如果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能够决定赞成专政之前就取得政权，那我们就同工人阶级经历斗争的各个阶段，坚信斗争将使他们接受我们的立场。

对德国的反对派我只想讲几句话。同志们，别开玩笑了，路特·费舍同志在这里已谈过策略问题，她批评了中央的策略的细节，我们认为她的批评是正确的。这是一种符合共产国际的策略和政策的批评。可是乌尔邦斯同志原则上拒绝了共产国际的策略，但是他又声称，这不是原则上的拒绝。博尔迪加同志也想拒绝统一战线，他也说：总的说来我承认统一战线，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要区别对待。谢谢上帝，我们不是在资产阶级的议会里，不能制造迷惑人的假象。

**你们或者应当接受策略的论点，或者应当明确拟定你们的纲领并提交给代表大会。**用这种来回兜圈子的办法，这种“既反对又赞成”，“我想同意，但是不想同意”，“不喜欢”，“想”和“应当”等等诚然可以在党的地方组织中推诿，在这一派或那一派中获得多数，但是用这种手段是不能搞无产阶级政治的。

同志们！对所有这些摇摆均不可等闲视之，我今天读了一位柏林党组织的同志——格施克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工人。关于塔尔海默纲领草案，这位同



志写了下面一段话：

“甚至马克思在其宣言中就已描述过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称赞某些理论，用这些理论在工人阶级中制造混乱，转移视线，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帮助资本主义渡过危机。”

因此他坦率地承认，塔尔海默以其纲领草案不自觉地帮助了资本家，这也许是可能的。可是他却信誓旦旦地说：

“需要批评的最根本问题是关于工人政府的文章。由于承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就有可能取得实力地位，并按照无产阶级的思想加以发展，我们迄今所遵循的明确的路线就完全模糊了并给了改良社会主义者一个武器，而不需要他们付出多少心血。”

因此他说，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实力地位，这就是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共产党和工厂委员会就是实力地位，如果我们善于利用它们的话。如果我们在议会里有精明强干的同志，善于利用议会来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那么这也是一种实力地位。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占据实力地位是改良主义。革命的政策肯定在于让我们的软弱无能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直到资本主义帮我们的忙，自行崩溃。

这位同志接着说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不久前《红旗报》刊登了托洛茨基同志向莫斯科的干部所作的一个报告的摘要。他在报告中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不仅必须接收资产阶级国家，而且还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利用旧的生产形式，包括核算、交易所和银行等，继续管理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对合作和联合政策的辩护，即使阿姆斯特丹国际也设想不出比这更好的辩护。”

当托洛茨基说，在夺取政权后我们必须进行核算而不能像在雾中行船时，那么他就给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论据，他们不仅主张进行核算，甚至主张在资本家的统治下做投机买卖。

这些话印在《策略和组织》杂志上，对此编辑部在同期杂志中并未进行批驳。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一位好同志——据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人——这就表明在一部分最优秀的革命工人的头脑中仍有许多模糊的认识。而你们作为这些工人的领导人，非但没有澄清这些模糊的认识和制定明确的路线，反而带来了你们的怀疑的迷雾。你们的疑虑的危险何在呢？危险就在于我们在资本进攻的情况下，不能将共产党集中到一条明确的路线上来，而没有明确的路线就不可能进行斗争。如果你们说，无产阶级的反攻已经开始了，那我要说，我们还根本不能组织无产阶级进行自卫，我们还不善于将共产国际各成员党变成抗击资本进攻的战斗中心，在意大利没有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法国也没有实行，在德国你们有了微弱的开端，而对这些开端你们却顾虑重重，你们没有用领导群众参加斗争和以共产主义思想充实斗争的方法在斗争中克服各种危险。

同志们，有人在这里对我讲，我在报告中曾说过，工人群众作为整体现在没有自觉地为政权而斗争，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现实意义。有人对我说，这种观点很危险。那好，同志们（**乌尔邦斯**插话：当时的提法有很大的不同），也许你能谈谈，原来是怎么提的。（**乌尔邦斯**：工人群众失去了对夺取政权的信心。）我接受这一提法。如果现在大多数工人群众相信他们能夺取政权和建立起专政，那么**乌尔邦斯**同志，你为什么还同意党提出的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

我认为，如果共产国际没有认识到，新的、第二阶段在于广大群众现在不去冲锋陷阵，只有在冲锋时广大群众才相信目标，那么没有比这对共产国际更危险的了。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相信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只是由于环境所迫才进行斗争。很清楚，工人阶级的多数人现在不想夺取政权，谁否认这点，谁就是瞎子，谁就将没有能力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克服群众目前的情绪，相反，他只能跟着党的车轮跑，并且满腹牢骚，因为他不懂得党必须这样行事。

党员同志们，我们现在应当避免的错误在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在1906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俄国无产阶级的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孟什维克就曾说过革命结束了，资本主义和沙皇统治稳定了，俄国走上了普鲁士式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与此相反，布尔什维克说，资产阶级和沙皇统治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基本问题，因此，革命没有结束，革命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第二个浪潮尚未到来。但是，在布尔什维克中出现了关于在这两个浪潮之间应做些什么的争论。柏林的同志们对使用“召回主义”一词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骂人的词。他们用孟什维主义来表述，而我们这些比较准确地掌握了俄语的人则回敬他们另一个词：召回主义。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召回主义在于有人说：革命必须到来，革命将要到来。他们讲的同我引用的那位同志在其文章中讲的话大体上相同：革命必然会到来。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不是神秘主义者，他们知道，历史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阶级创造的，如果一个客观上革命的阶级的先进分子不成为革命的先锋战士，革命也远不可能必然到来，尽管形势是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的是有一个由有觉悟的先锋队领导的革命阶级。

当召回主义者说，由于革命即将到来，因此我们不想进入议会，不想参加工会，不想参加合作社时，布尔什维克曾对此进行过斗争。有各式各样的召回主义者，如同过去有，现在也有半孟什维克和半中派一样，也有半召回主义者和1/4召回主义者，要识别他们必须抓住他们的尾巴。因此，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同半召回主义者和1/4召回主义者进行过斗争，并且说：是的，后天会爆发革命，但是我们今天首先必须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同志们，确实存在着召回主义情绪的危险，这只是群众消极态度的另一方面。

召回主义者——今天的共产主义工人党（KAP）——在等待群众行动起来，你们想用人们在恐惧中所做的事来填补这段时间。儿童们害怕时就唱歌和喊叫，我们说，这种策略是危险的，你们必须放弃这种策略。不论在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公开言论中，还是在其思想残余中都必须加以克服。你们不应总是在行动时捆住党的手脚，阻止它开展活动。《布尔什维克报》是这样报道我的第一个报告的，好像我说过你们妨碍了党的工作。我并未讲过这样的话。我说过：你们的怯懦将妨碍党，因为党估计到在你们的背后有一部分党员（德国代表团有人插话：我们什么时候这样做了？），我马上就一一告诉你们，是在实际价值问题出现的时候，即在制定税收计划，让资产阶级纳税和减轻工人阶级负担的问题出现的时候。难道你们想不起所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危险的发言了吗？在工人政府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们这样做了。难道你们忘记了在统一战线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们自己在这里的发言了吗？一遇机会你们就说：同志们即使没有出卖了自己，至少说也是上了当！在九人委员会开会期间，你们的全部政策在于担心布

哈林和拉狄克表明他们不是叛徒和白痴。这种政策如不结束，就是一种毁灭党的政策。

我们在听了路特·费舍同志发言之后，又听了代表一个强大党组织的乌尔邦斯同志的这样一个发言，我们要说：尊敬的同志们，澄清这些事情罢，不然你们会给党造成损失。你们并不想给党造成损失，因为你们——我坦率地讲——代表了一大部分无产阶级。为对付消极的危险，有必要团结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更应当依靠他们。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地谈谈右倾危险。英国同志维伯在这里发过言，他向执行委员会呼吁：不要放弃21项条件。我今天头一次听说，好心的维伯同志不能入眠，因为只能提20项条件。我可以安慰他，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过，下一次同右派谈判时，条件将是42项。也许这会使维伯同志满意。但是他所代表的党并不像他这样激进。我们必须在他所代表的这个党犯了重大的行动错误时对它进行一些批评。我手头有一份英国共产党的竞选号召书。

英国共产党是怎样运用其统一战线政策的呢？他们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其左派。但是我们想同所有其他的工人政党合作。纳伊米在哪里，我路特就到哪里。<sup>①</sup>我不是指路特·费舍同志（笑声），而是指圣经上助人为乐的路特。于是竞选号召书说：工党如何呢？工人们很出色，他们想战斗，但是领袖们不那么好。号召书接着又说：过去和现在都有领袖们背叛的情况，这种背叛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号召书仍然说，团结起来反对资本家。真是活见鬼，如果这是一种统一战线策略，那我们最

---

<sup>①</sup> 见《旧约》。纳伊米是路特的婆婆。——译者注

好不去理它。执行委员会在号召书中具体地向工人们指出，工党的全部政策不是别的，正是对工人利益的背叛。但是执行委员会接着又对工人说：如果工党胜利了，并执掌政府，它将彻底背叛你们，并向工人表示，他们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资本主义。这样工人就将脱离工党，或者工党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进行斗争，如果这样我们就将支持它。我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口号：投它的票，同时准备同它进行斗争。如果维伯同志来到这里，告诫我们应防止机会主义，那我们就对他说：维伯同志，请你赶快乘火车回英国，到那里去反对机会主义，我们将支持你们的斗争。

统一战线问题和进攻问题是明年和今后数年的最重要的问题。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很可能长期同资产阶级勾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希望就在于我们能够通过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压力将其领袖们推到斗争路线上去，至少在最近一个时期。形势将表明，革命进展将缓慢得多，贫困也许会加剧，直到群众投入斗争。那时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但是只有我们强大了，我们才能这样做。

共产国际的策略必须面对最近一个时期，虽然其前景应当包括整个时代。我们对前途的看法不仅依然是原来的看法，而且资本主义进攻的时间越长，资产阶级就越表现出无力巩固其政权，我们关于资产阶级没有出路的观点不是宣传性的空论，而是深刻的理论信念。

可是什么是前厅和什么是著名的烟囱，在理论上是无法论证的。我宁愿预言数百年，但是不敢预言明年，因为事情如此错综复杂，只有不太懂理论和不怕出丑的人才能做出预言。现在的任务是团结工人进行斗争，为此，如果需要同社会民主党进行谈

判，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手段。我们这样做正是由于科学地认识到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激化；如果这种斗争激化了，我们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在两个大的斗争时期的间隙，再没有比这种怯懦，这种空谈原则更危险的了。我们必须同群众一起投入实际的斗争，而不应把共产主义视为易碎的瓷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们说，我们必须按照当前的要求去做，我们才能强大。我们面临的现阶段要求我们团结群众为最迫切的实际目标而斗争，而这一斗争必将导致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热烈的掌声。）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刚刚收到沃尔顿·纽博尔德同志从格拉斯哥发来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我们的党在苏格兰的马瑟韦尔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掌声。）

英国党的一位独立候选人在那里当选了。诚然，我们不会过于重视议会民主制，也不会过分重视在这座漂亮的大厦中获得一个席位，但是这一胜利毕竟具有原则的意义。看来，我们的影响在这个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开始扩大了。我认为，在英国现有的条件下，这个胜利的确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不小的胜利。（掌声。）

**主席：**

在翻译拉狄克同志的发言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几个小问题。韦尔蒂同志想提一个建议，现请他宣读和说明这个建议。

**韦尔蒂（瑞士）：**

同志们，在我代表瑞士代表团提出建议之前，我想简单地谈

几点意见。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从关于策略和资本进攻的报告里听到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没有使我们瑞士代表团完全感到满足。我们今天从讨论中发过言的同志那里获悉，他们也有同感。同志们，看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人们是如何努力说明首先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那是很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试图用宣布已不存在派系斗争的办法，在匈牙利党内建立统一战线。

各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拉狄克同志在其总结发言中特别强调了这点——在这里的讨论中占了不小的位置。我本想也对此发表一些意见，但是如果代表大会不让我们瑞士人发言，我们只好服从。早在执行委员会提出统一战线策略口号之前，我们就运用了这一策略，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我们可以在另一场合交谈。也许我们还能利用时间向未到莫斯科的同志们也介绍此事，因为他们可能对此感兴趣。

同志们，诚然这些报告很有意思，我们基本上可以同意听取对目前形势和未来展望的论述。但是我们瑞士代表认为，我们并不是某些共产党的联合会。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这里就要提出疑问，不仅要问各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什么样子，各国党应如何运用这种统一战线策略，而且要问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即在国际范围内，共产国际自己如何执行统一战线。同志们，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听到的很少，特别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可以说一无所闻。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得出某种明确的结论，然后这些结论不需要由代表大会，而应由各种实践来证实。应当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个别的反动现象不能也不允许被视为只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有关，这些现象



必须视为共产国际的事情。如果现在还不是共产国际的事情，那我们就应当把它变成共产国际的事情。

在这资本进攻加剧的时期，第四次代表大会必须制定出一条强有力的路线和指出一条进军的道路，不应只作空泛地叙述和空洞的预言。法西斯在意大利的胜利，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这样做。我很难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第四次代表大会对此不予表态。代表大会至少应要求西欧和中欧各国的党，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采用议会和议会外的手段，并通过协调的行动，筑起一道抵御法西斯的大堤，给意大利无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以各种形式的援助。

同志们，至于后一点，我们相信，瑞士党——看来在这里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也许还有奥地利党，现在和最近就将面临或者已经面临许多非常现实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党很小，也许还由于其他原因，要它们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困难，或者它们根本无法解决。

在这里我不想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谈的更多，但是我现在代表瑞士代表团提出如下的建议：

立即建立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应雷厉风行地研究全部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如由于法西斯的胜利，由于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而出现的问题，并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和建议。至于这个委员会是否应具合法或非法的性质，我请领导机构或代表大会自己决定。

同志们，我想用下面几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有人在这里说过：法西斯是一出滑稽戏。我知道，这个意见不是轻率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观察法西斯及其对意大利无产阶

级造成的后果，对共产国际和全体国际无产阶级造成的可能后果，那会更好些，对法西斯的牺牲者更尊敬些和更接近现实一些。我认为，为完成这些任务，我们不能只是通过决议和进行研究。我们在这里必须认真地考虑按上述方式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掌声。）

**主席：**

我们应当审议关于在本届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问题的决议草案。

- 1.关于“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报告的决议；
- 2.关于“资本的进攻”的报告的决议；
- 3.关于策略提纲和公开信的决议。

关于上述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审核工作，主席团请你们委托起草执行委员会报告决议的那个委员会去办理。

当然各代表团仍然有权更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对这一建议有没有反对的意见？（建议通过了。）

至于韦尔蒂同志的建议，我不能不说，执行委员会已研究过这个问题，并决定由未来的执行委员会同有关党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

东方委员会向代表大会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埃及形势的特别委员会，并提出下列同志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贝隆（法国）

葛兰西（意大利）

片山潜（日本）

奥尔康（土耳其）

拉维斯泰因（荷兰）

维伯（英国）

对此有没有反对的意见？没有。那么成立一个由这些人组成的委员会就算通过了。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45分。

## 第十四次会议

(1922年11月18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11时45分**

**主    席：柯拉罗夫**

###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

(报告人：布哈林，塔尔海默)

**主席：**

今天的议程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首先请布哈林同志作报告。

**布哈林：**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不通过最终的纲领，其原因是许多党对这个问题尚未表态。我要向你们提出的草案，甚至俄国党也还没有讨论过。因此，大多数代表团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是最终通过纲领，而只是讨论纲领，并推到下次代表大会再通过，这样做更妥当些。但是，我们敢于将像纲领这样重大的问题列在世界代表大会的议程上，敢于在这里讨论像共产国际纲领这样复杂的问题，这一事实标志着我们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在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

就可以信心十足和心安理得地说，共产国际的确将解决这个问题，而在我们的敌对的阵营，即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那里，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理论上的完全无能。（克拉拉·蔡特金：说得很对！）

我想把战前第二国际内部的纲领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为我要论述的各种问题的第一部分。我在此提出一个论点，即在战前第二国际的这种理论中，已埋下第二国际在战争期间崩溃的深刻的理论根源。总的说来，我们可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结构分成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接着是第二阶段，这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模仿者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经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布尔什维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在重新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产物，因此，这个真正正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革命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革命精神恰好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整个欧洲处于动荡不安和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时刻诞生的。后来出现了另一个时期，思想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全部的历史发展再次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几乎全部思想历史上均可看到的现象，即一个在某种条件下诞生的思想在另外的条件下具有另一种面貌和另一种形式。马克思主义亦在变化。在上一世纪中叶欧洲革命的时代过去之后，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是资本主义地区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大陆工业的繁荣

主要是建筑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之上的。大陆工业的这种繁荣兴旺在欧洲各国人民内部造成了各种社会分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经济意义上得到了巩固，因为在同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和大陆工人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这一事实和大陆资产阶级同大陆无产阶级的这种利益共同体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当然也为社会党内部的巨大的心理和思想的转化提供了基础。

接下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模仿者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阶段。所谓的正统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斗争，体现在以考茨基为一方和爱德华·伯恩斯坦为另一方的所谓正统的社会民主党同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的争论，有人说这种争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胜利，但是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全部历史——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向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投降。我可以在此提出一个论点，在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存在的这场争论中，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在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向修正主义投降了。从前我们没有看到这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并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试以贫困化理论问题为例，你们都知道，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给予这个问题的形式比来源于马克思本人的形式要温和。考茨基声称，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看到的是，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对恶化，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恰好在于工人阶级的地位虽然改善了，但与资产阶级的境况相比却恶化了。在伯恩斯坦的进攻面前，考茨基就是这样论述这一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的。我认为考茨基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理论立场是以

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实际的和经验的状况为基础的。

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马克思分析的是一个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断言，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导致工人阶级处境的恶化。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分析的呢？他认为，工人阶级完全指的是大陆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阶层的境况日益好起来了。但是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大陆工人阶级境况的改善是以消灭和掠夺殖民地各国人民为代价的。马克思指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我们想比马克思具体一些，那我们就不仅应当考虑美国和欧洲范围，而且应当考虑整个世界经济。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与考茨基一伙完全不同的理论概念，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考茨基的论点是错误的，这是对修正主义进攻的投降。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即崩溃论和无产阶级的起义。考茨基在同修正主义者论战时也大大冲淡了灾难论和崩溃论。至于革命，即崩溃的结果，即使我们读读考茨基的最革命的论著，例如他的《取得政权的道路》，我们也在其中发现许多可笑之处，发现一种夸张得荒唐可笑的机会主义。试以他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对总罢工的不同的判断为例，考茨基在书中声称，如果我们有能力进行革命，我们就不需要进行总罢工；如果我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也不需要总罢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过去我们注意得很不够，可是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个理论问题，即国家论的问题。对此我不得能不讲详细一些。战争开始时我们也曾断言说，考茨基主义突然放弃了他自己的理论。我们是这样看的，也是这样写的。可

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我们的判断错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社会民主党和考茨基主义分子的所谓背叛，是建立在这些理论家战前就曾支持过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是怎样论述国家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呢？他们是这样设想此事的，好像这只不过涉及到应当从一个阶级的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的手中的任何一件东西。这也是考茨基的想法。

我们再来看看帝国主义战争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国家视为一种统一的工具，它从前在一些人的手里，换个时代又落到另一些人手里。如果我们将国家视为一种近乎中性的东西，那么假如爆发战争，而且无产阶级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夺取这个国家的政权，人们不得不保卫这个工具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在世界大战期间，保卫国家被置于最突出的地位。考茨基提出和肯定了保卫国家的问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考虑，而且只不过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亦如此。考茨基甚至在同修正主义者论战时也未展开这个问题。对这场论战中的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几乎只字未提。他大概说过：下几代人将决定这个问题。这是“问题分工”。

同志们！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所有这些逻辑思路，如果我们打算从社会学中找出与此相仿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这个大陆某些工人阶层的贵族立场之上的，这些工人阶层处境的改善是用掠夺殖民地工人的方法换取来的。关于考茨基主义社会学基础的这一论点实际上已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承认。这些人已如此厚颜无耻，现在甚至认为不需要再戴假面具了。考茨基在其



纲领性文章中正好谈到这一分析判断，他认为这一分析中无任何坏的东西：

“就其本质来说，无产阶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变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由于特殊的经济状况或由于受到立法优惠能够组成强大的组织，并通过这些组织充分捍卫其利益；他们形成了无产阶级的上升的部分，即无产阶级‘贵族’，他们知道如何成功地抵御资本主义的压迫倾向，有时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对他们来说，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再是同贫困进行斗争，而是为政权而斗争。”

将反对贫困的斗争同为政权而斗争对立起来也是一个“十足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接着他又写道：

“但是，除了这些纪律严明的、训练有素的、战斗力强的（即对将军们卑躬屈膝的）部队外，还有由那些（你们看，他不能否定这点！）处于非常不利的环境下，还不能组织起来抵抗资本主义压迫倾向的人组成的大军。他们仍处于贫困状态，并在贫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接着考茨基企图在他和我们不依靠工人贵族，而依靠大多数被压迫阶层的共产国际之间寻找策略上的差别。为判断策略方针他找到了下面一段话：

“由于他的无知和缺乏经验，他在热烈地追求福利和自由的过程中很容易成为一切欺骗宣传家（即共产党人！）的俘虏，这些欺骗宣传家出于自己的考虑或者由于轻率（即“社会学分析”）向他作了最动听的许诺，并带领他同训练有素、组织严密、习惯于四平八稳和任何时候都只接受他们力所能及的任务的人们进行斗争，等等。”

杰克·伦敦写了一部小说《铁蹄》。杰克·伦敦并不是一个特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熟谙现代工人运动的问题。他很清楚，资产阶级不仅企图，而且实际上也实现了将工人阶级分裂成两部分，它收买一部分，即无产阶级中受过教育和具有专门知识的那一部分，并通过这些工人贵族镇压任何工人阶级的起义。然而，杰克·伦敦从工人的立场出色地描写的东西，却不为第二国际的这位理论家所理解。考茨基利用工人阶级的悲剧和内部分裂来支持资产阶级社会。社会民主党的职能就在于此。在多年的战争和革命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人为此恬不知耻，甚至自己描绘这些粪土，并在理论上加以论述。这种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基础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我已经谈过的同类问题，我们就会像对第二国际理论中的问题犹历历在目那样，获得一个更为清楚的概念。

如果我们读读考茨基的最新著作，特别是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并将关于贫困化的理论作为头一个问题来加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这些著作中对这一理论只字未提。绝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资本主义倾向完全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切均激化，资本主义的一切面纱均在我们面前脱落了的时候，考茨基对最重要的问题却闭口不谈！但是如果我们读读几部其他著作，而不只读考茨基的书，我们就会找到理解这种缄默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钥匙。

德国有一本由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专为青年写的书，此书在青年中广为传播，据我所知，此书还被译成了许多其他语言。这位亚伯拉罕先生厚颜无耻地和嘲弄式地提出了一个论点：“修正主义挽救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

主义和伯恩斯坦为工人阶级“挽救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原理”。这就是其主要的论点。这位先生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处境和对我们共产党的观点试图作出评论时，提出了下面两个论点：（1）从前情况没有这么好，处境不断有所改善（他对殖民地各国人民和苦力避而不谈）。（2）最令人惊异的是：目前的币值混乱和某些阶层真正贫困化的形势不能按任何合乎规律的认识加以分析。这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分析这一切。如果我们将这一切视为认真的论断，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向我们作的是一种神秘的解释，是故弄玄虚加胡闹。（笑声。）这种策略的目的就在于，那些人想用一种如此愚蠢的说法，在工人阶级面前回避问题，使我们现在不能作出任何解释，因为事情如此复杂，以致我们什么都不理解。他们之所以不理解这点，是因为实际上我们正处于崩溃论实现的时期。

他们没有能力分析革命，没有能力进行从中能得出革命性实际结论的分析。他们回避问题并且说：在我们的时代没有规律性。

现以危机论为例。关于危机论，考茨基声称，我们现在从理论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时，应当非常坦率地说，危机论必须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占“比较小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最近变得比较和谐了。这一论断当然是地道的愚蠢的表现。相反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论据，即事实表明危机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断言，战争本身是经济危机的一种完全特殊的形式，恰好这种特殊的形式我们应当在理论上理解和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如果这些人现在分析革命，如果他们想分析一场有血有肉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就

说，这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想等待“真正的”革命。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否定在自然和科学中的飞跃，虽然这些事实是经验的事实。考茨基也如此，他说：俄国爆发了革命，但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是实际的、真正的革命。崩溃已出现，我们正处于这个崩溃的时期，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已到来，可是考茨基却视而不见。他说：我们在理论上研究危机时应当更谦虚些。这是发疯的机会主义者的真正的蠢话，他们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他们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屁股发达（笑声），但却完全失去了头脑。

例如其中的一位先生甚至声称，通过战争资本主义还得到了加强。因此他们看到了“理论上的均衡”。最单纯的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牧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弱点，他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否定这点。后来跑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通过战争资本主义更强大。听起来这好像是要人们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如果资本主义经过一场战争之后变得日益强大，那就让他们再试着打一场战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现在很认真地代表这一滑稽可笑的立场。

此外，让我们来看看**国家论**。国家论对所有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均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直接的辩护词。不讲其他的话，不试图去理解什么东西，绝对没有任何思想，只是一味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辩护。你们可以同这些人讨论一千次，他们是绝对地既聋且哑，他们只会一点：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辩护。在这点上，资产阶级学者、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绝对没有区别。假如我们读读库诺夫的理论著作，我们就会看到，一些

资产阶级教授如弗朗茨·奥本海默及这一学派的其他人，或者龚普洛维奇学派的资产阶级学者比库诺夫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库诺夫在其著作中声称，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普通的福利机构，它作为一个好父亲，对所有孩子，不论是工人阶级的孩子，还是资产阶级的孩子，均一视同仁。历史就是如此。有一次我说过，这是一种巴比伦国王哈姆拉比就曾提出过的理论。第二国际的代表和大学者却处于这样的理论水平。

可是还有比这更明显和更无耻的理论背叛，那就是考茨基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联合政府的观点。写出这样的东西的确意味着在理论上已丧尽良知。例如考茨基关于革命的理论！你们是否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发现是什么？是下面的一些看法：（1）资产阶级革命是用暴力进行的；（2）无产阶级革命恰好由于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必然不许用暴力进行，或者如另一位先生所说的，暴力总是反动的。我们知道，恩格斯在一篇用意大利文写的文章《论权威》中关于革命是怎样讲的。他写道：革命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因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刺刀、大炮和枪杆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的一个历史事件。<sup>①</sup>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后来出了一位可怜的考茨基先生，他对我们说：刺刀、大炮和其他暴力手段纯系资产阶级的手段！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想出来的。街垒是一种纯资产阶级的设施。（笑声。）用这种办法可以证明一切。如果考茨基到我们这里来说：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运用过思想，而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应当照样说，我们也

---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译者注

不许运用思想，也许考茨基现在正好没有思想。（笑声。）把这种方法信以为真，是绝对的愚蠢。

还有**联合**的问题。这是考茨基所有理论发现的顶峰。考茨基认为，他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马克思说过，他的学说的灵魂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在某一部著作中曾说过：在我之前其他人也知道一些阶级斗争的情况，但是我的学说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sup>①</sup>马克思自己就是这样解释其学说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特征和特殊之处。后来考茨基来了，并写道：“马克思在他批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那篇著名的文章中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②</sup>

马克思是这样讲的。

考茨基是怎样讲的呢？我在此引用他的原话：

“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他说得很漂亮），对政府问题我们今天可以把这句话做如下改动，我们说：

在纯粹由资产阶级和纯粹由无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国家时期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政府一般将采取联合政府的形式。”（笑声。）

由此可见，这实际上已不再是从马克思主义到修正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比最地道的修正主义还恶劣。这里有各种背叛的

<sup>①</sup>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译者注

<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译者注

行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过渡时期之后也存在共产主义，而在这里共产主义却完全消失了。共产主义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共产主义，因为现在是从纯资本主义政府转变为纯无产阶级民主政府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在哪里呢？没有共产主义的位置。用联合政府取代专政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们可以自己判断。因此，一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意味深长地说，在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那里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不见了，这是不足为奇的。例如在德国有一位名叫汉斯·德尔布吕克的教授，他是一个很聪明，但也是喜欢冷嘲热讽和很狂妄的人，他读了第二国际的一些著作之后在《普鲁士年鉴》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们这些有社会政策思想的资产阶级同他们（指考茨基等）的分歧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先生们，在这条道路上再向前迈几步，共产主义的迷雾就消散了。”

这是一段很好的引语。一个资产阶级的威廉二世时代的教授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所谓“国际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说：在我们有社会思想的人，即在资产阶级的威廉二世时代的教授和考茨基及其同志之间没有区别。这是一段很能说明情况的引语。

由此可见，在理论中也有一种独特的策略和战略，而这种理论上的策略和战略是与实际的政治策略和战略完全相同的。在各阶级、政党、社团和小集团的棋盘上，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是，无产阶级由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袖的政治背叛，由于工人组织的这些阶层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而分裂。与这一过程并行的还有一个曾经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的科学在理论上结成联盟的过程。现在我们在第二国际的理论

中看到了这一形势。正如同在政治上现在只有共产国际维护真正革命的和现实的立场一样，在目前的形势下也只有共产国际在理论上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

现在我谈谈另一个问题。在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辩论之后，我想就重新分析当前时代讲几句话，我在这里将只谈谈基本上尚未充分研讨过的问题。首先我提出一个问题：从什么角度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最为适当？在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研究中肯定必须有某一个理论轴心，我们在这里最好选择什么样的轴心呢？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各种轴心，我们或者可以将工人阶级的状况视为决定性的因素，或者突出资本的集中，或者可以从形成新社会成分的立场出发，提出纲领的结构设计原理，或者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任何其他特点也视为决定性的因素。可是我认为，必须从资本主义矛盾的扩大再生产的立场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我们必须从这一立场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现在我们已处于资本主义在瓦解的这一发展阶段。我们在观察资本主义发展时一部分已属于回顾性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这种经常不断再生产的立场来考虑资本主义时代的各种事件，乃至我们也必然要涉及的估计。战争是资本主义竞争所孕育的全部矛盾的表现。我们只须提出战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结构的扩大再生产就够了。如果说这种矛盾的再生产已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一切其他的東西——工人阶级的团体，社会的划分，工人阶级的状况，社会结构——也从这一立场加以说明。

我认为第二个问题是帝国主义问题。我不想进一步对帝国主义时代作出完整的分析，因为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理论上回答



这个问题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我只想强调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财政资本的暴力政策的特殊形式和这种暴力的最深的根源在哪里？人们对此作了多种解释。有人说，这同资本主义的垄断特征及其他东西有关。这一分析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如果说从前全部政治经济学，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都谈到竞争和研究了竞争的现象，那么他们实际上只研究了竞争的一种形式，即所谓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形式。

这是各种工业家斗争的时代，其竞争的方法是降价出售。你们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几乎全是这种竞争。但是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不只是这些竞争形式，而且还有降价出售的方法根本不能起作用的经济竞争形式。假如一个煤炭辛迪加同一个钢铁辛迪加为剩余价值而斗争，很显然，这两个辛迪加不能以降低价格来进行竞争，这样做是荒谬的。这些集团只能用封锁和解雇罢工工人等暴力手段来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现在是已纳入国家机器的托拉斯式的集团，这些集团实际上无非是联合起来的企业。

当然，企业的这种形式，相互竞争的集团的这种结构，极为重视把暴力手段作为它们的斗争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劳动的国际分工，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存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生产部门的各种形式的组合，造成了这些国家不能执行其他政策的形势。降低价格的政策几乎不能实行，因此就出现了经济斗争的新形式，而这又导致了这些国家进行军事入侵。

现在我想谈谈在纲领中应当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即强调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国家在当前的作用。我们必须坦率地讲，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甚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都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模仿者曾涉猎过，后来又以背叛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们扪心自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谁很好地研究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有着浓重的自由贸易主义色彩的时代，自由竞争完全占统治地位。这一状况的根源在于这一时期具有的特殊的标志。然而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从各方面来看，既从资产阶级的立场，也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国家的作用现在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应当粉碎一个组织，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应当建立起新的东西，并将我们的国家权力用作改变经济关系的杠杆。总的说来，这一切原因都迫使我们在纲领中比以前更着重地强调国家的作用问题。

此外我还认为，我们应当在纲领中对统治阶级的教育垄断再讲几句。过去在确定纲领问题时几乎对此只字未提，但是现在在无产阶级致力于夺取政权和改组社会的时期，夺取政权的前后的我们的干部和我们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培训问题，以及我们领导干部的知识能力等问题均起重大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极为重要，但过去并未显得这样重要，因为这并不总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已成为绝对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也应当在确定我们的纲领时对这些问题给予比以前更多的重视。

此外我还认为，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纲领中论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成熟的特殊标志的问题。马克思学说中有一处经典的论述，即新社会已存在于旧社会的母体之中。但是由于在第二国际的队伍中，人们把这一理论搞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应比以前具体些。我在此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说，我们都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对我们提出许多要求，在某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是同生产力的下降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固有的规律。可是我们的对手企图向我们证明，这些代价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还根本没有成熟。这是他们的主要理论论点。在这里，他们把封建统治下资本主义成熟的不同方式混为一谈。但是我们应当强调这两个现象的原则区别，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纲领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新的社会成熟的两种方式的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在封建统治下就完全成熟了，不仅工人成长起来了，而且统治阶级以及从工人到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和社会全部机器都成长起来了，——这一切都是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熟的。但是社会主义决不可能这样成熟，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成熟，虽然我们可以描述资本主义成熟的数学界线。工人阶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内就已掌握生产。这是一种胡说，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 (*Contradictio in adjecto*)<sup>①</sup>。因此，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熟的特点与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里成熟的特点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在封建统治时期，资本就有了它的管理和统治阶层，而无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工程师，没有自己的技术专家等等，只有在他们有了学习的可能，即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已实现的时候，他们才能学习掌握这一切。只有到那时候，他们才能冲进大学的大门。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是未开化的，我们不得不说，

<sup>①</sup> 指“固形的方桌”，“木制的铁床”一类的形容词与名词的荒唐的矛盾。——译者注

他们的知识很缺乏，同资产阶级相比很落后，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可能成熟到作为社会的组织者。只有在建立起自己的专政之后，他们才能成熟，变成一支组织力量，变成社会的领导者，变成这个社会的真正的创造者。否则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强调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成熟之间的这一原则区别。我们的敌人援引了一个愚蠢的思想说，我们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就能像资本家在封建社会里一样成熟。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应当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什么特殊的分歧。

此外，我还应当涉及一个尚未充分分析过的、在我们的文献里亦未充分分析过的问题，这就是**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修正主义的论述中，人们对这个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谈得很多。修正主义的观点在于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应该说，我们只用法令和纯暴力手段是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期的和有机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而言，这是真正向社会主义长入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长入。不想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声称，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这个长入过程就开始了，而我们认为，这个过程开始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无产阶级应当粉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并用这个杠杆来改变经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经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将日益增加并逐渐排除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残余，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社会。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同上述问题有联系，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的问题，当然作为生产形式。革命前我们都毫无例外地这样设想过此事，我们谈论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而没有具

体地加以思考。可是现在，特别是经历了俄国革命之后，我们看到，我们将面临一个有各种民族模式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的伟大时代。我们来看看资本主义，对比一下法国的资本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法国的资本主义有其特点，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其特点。我们来看看法国人的高利贷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美国的最纯粹的财政资本主义的特点，或者德国和英国的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历史，这是不同的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都将同世界经济的增长一致起来。然而社会主义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成长，因此可以说，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将是从前资本主义形式以另一种形式的延伸，这就是说，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特征，将表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经济的特殊形式之中。以后这也将同无产阶级的世界统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世界生产的增长一致起来。在发展的开始阶段，甚至在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夺取政权之后，也将有不同的社会主义生产形式。我们可以很坦率地说，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俄国的社会主义看起来将具有亚洲的特点。我们能够国有化的东西，同我们不能国有化的东西之间的比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所有这些落后的特点都将在我国社会主义的落后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考虑了这一切因素，如果我们事先已经估计到了这些，那我们就可以谈谈其他的東西，例如谈谈**新经济政策**问题。

这是我已阐述过的第八个问题。我想就此再简单地讲几句。

人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立场，从策略的立场或从革命的策略和战略的立场，然后从**经济合理性**的立场来阐述这种新的经济政策，这是两个不可能总是一致的立场。一些同志，其中包括

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已经从战略和策略的立场论述了这一问题。但是我在这里不想从这一立场，而想从经济合理性的立场来阐述这个问题。

我敢断言，任何一个国家已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问题，是该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合理地改革、组织和有计划的经营的生产形式同他们在其发展的开始阶段无法进行合理的改革和有计划的经营的生产形式之间的比例问题。这是无产阶级将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例如无产阶级没有正确地确定这个比例，而是占有过多的东西，无产阶级就必然面临下述情况：生产力非但得不到发展，反而受到阻碍；无产阶级不能组织一切；无产阶级不能以其计划硬行代替小生产者和个体经营的小农。这个阶层本来确实给社会提供了一些实惠的东西，可是无产阶级由于取代了他们的作用，就什么也得不到了，流通可以说被堵塞了，这意味着生产力进一步下降和整个经济生活进一步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还会面临另一种局面。如果无产阶级试图自己掌握更多的东西，那它就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它需要许许多多的官员，许许多多的干部，以便取代所有这些小生产者和小农等的经济职能。这种企图以国家官员——不管你怎样叫他们，他们实际上是国家官员——来代替这些小经营者的做法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其费用远比由于无政府状态在小生产领域出现的额外开支要大。这样我们就将面临这样的形势，即无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行政机关和全部经济机构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构恰好意味着它本应发挥作用的反面，因此必须坚决摧

毀它。是通过某种反革命，或者由小资产阶级来摧毁，还是如同我们所做的那样，由党自己来精减和改组这个机构，都是一个样。假如无产阶级自己不这样做，这个机构就会由其他力量来摧毁。全体同志均应清楚地看到这点。

因此我断言：新经济政策虽然一方面是俄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插话：讲得很对！）它不仅是一个战略退却，而是解决一个重大的组织问题和社会问题，即解决我们应当合理改革的各生产部门同我们没有能力进行合理改革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同志们，坦率地讲，我们曾企图把我们这里的一切都组织起来，甚至把农民和千百万的小生产者也组织起来，因此，我们曾有过如此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因此，我们也曾有过政治危机。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实行这种新的经济政策，以便进行自救，像列宁同志公开讲的那样，拯救全体无产阶级的事业。并非像一些同志所议论的那样，同某种人必须隐瞒的见不得人的疾病有些相似。这不只是对全力向我们反扑过来的敌人作出的让步，这也正确地解决了一个组织和社会问题。坦率地讲，如果我们在执行旧的经济方针时，出现了我们的红色民警在莫斯科驱赶卖面包等食品的老年妇女的情况，那么从经济合理性的立场来看，这就是一座精神病院。如果正确地认识到了这点，那就应当把精神病院变成比较好的东西。一些同志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这并不是我们的错误，而是我们党对我们在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中由于没有经验和无知而实施的政策所作的必要的纠正，这是我们的观点。我要说，新经济政策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我们的特殊之处当然在于我们能合理地改革的东西同我们不能合理地改革的东

西之间的具体比例，俄国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有许多农民、小资产者等，可是如果我们看看最先进的工业国家，如德国或美国——你们是否认为在那里这些问题不会立即出现？会立即出现的！我们一开始就能将比如美国的农场主组织起来吗？不能！对这些阶层应当保持自由和经济活动。德国的情况亦如此，你们是否认为，胜利的无产阶级能够立即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式将全部农户，特别是巴伐利亚的农户组织起来？不能！你们是否知道，你们要求农民供应粮食，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他们会要求自由活动，能出卖农产品。因此，你们在德国也必须时刻注意这个问题，你们将经常被迫仔细计算你们想按多大比例发展受约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你们必须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由经济。

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这个问题是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在革命中，经济合理性的原则是同另一个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必要的原则，即**纯粹政治斗争适宜性原则**相矛盾的。我经常列举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你们修筑街垒，为了修筑街垒你们把电话线杆锯下来了，这决不意味着提高生产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笑声。）革命亦如此，假如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全力向你们出击，并在小资产阶层中有直接执行大资产阶级使命的代理人，那么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呢？无产阶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粉碎大资产阶级设在这些小资产阶级中的代理公司。随着斗争的激化无产阶级也将被迫剥夺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然后就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从纯经济角度看这是不适宜的，但从政治斗争和内战应当胜利的立场来看则可能是适当的。经济的合理性和政治斗争的适宜性这两种立场



不是一回事，它们经常是矛盾的。但是居首要地位的必须是政治斗争的适宜性，因为假如事先不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注意我们不做多余的事，不做从政治斗争的立场看是不适宜的和从经济立场上看是不合理的事情。当然我们不可能进一步阐明这些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立场来阐述这一问题。应当考虑的是我们同中产阶级的关系，同所谓的知识分子，即同新中产阶级的关系，然后考虑我们同农民和农民各阶层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当在这里的纲领中加以确定。为此，我们当然想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如果我们不在理论上理解和总结我们迄今为止经历的最伟大的革命的经验，那简直愚蠢极了。

现在我来谈谈第四部分，即我称之为新的带有普遍性的策略问题的部分。在此之前，我观察了各种纯理论性的问题，现在我想观察一些带有普遍策略性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作纲领性的问题。

首先非常粗略地谈谈一个问题，即殖民地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纲领中占有的篇幅，应当比以前大得多。（插话：很正确。）现在我们正试图起草一个国际纲领，考茨基之流的著作所散发的贵族气味必须彻底清除。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世界革命过程中，我们的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后备军存在于殖民地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比以前更详尽地研究这一问题。

第二个策略问题是保卫国家的问题。这个保卫国家的问题，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绝对是清楚的，我们直接了当地拒绝保卫国家。现在这个问题有些不同了，有了一些变

化，变得复杂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在一国之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存在立即改变了整个形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和辩证论者尤其必须估计到这种大规模的变化。我只想举一个例子。

当我们是处于在野地位的革命政党时，我们当然片刻都不能想从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得到用于我们的革命活动的经费。有这种想法那是太愚蠢了。在我们从任何一个敌对的国家取得金钱的时刻，我们就完全破坏了我们事业的名声。因此，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企图证明我们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卡尔·李卜克内西是法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那么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处理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正确地认识到，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这样做，我们任何时候都反对这种企图。但是现在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可以向某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借债，如果它想原则上拒绝这样做，那也是很愚蠢的。举这个小例子在于说明，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原则性的变化。

保卫国家问题亦如此。无产阶级的国家（Land），即无产阶级的国家（Staat）——因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Land”这个词是无阶级性的，是有阶级性的“Staat”一词的同义词——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sup>①</sup>如果资产阶级谈保卫国家，那他们是指保卫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我们谈保卫国家，则指保卫无产阶

---

<sup>①</sup> 在德语中，Land和Staat均有“国家”之义，但Land更多地是一个地理概念，有“土地”、“陆地”和“农村”等义。Staat则更多地是一个政治概念。保卫国家用“Landesverteidigung”，含“保卫国土”之意。

——译者注

级的国家。因此我们想从纲领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国家不仅可以和必须由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而且可以和必须由各国的无产阶级来保卫。同战争开始时的问题的提法相比，这是一个新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可否从整个无产阶级的战略适宜性出发，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在这里贷款和军事联盟没有原则的区别。我敢说，我们已如此强大，可以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结成军事联盟，以便利用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来摧毁另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今后在一定力量格局之下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们可以很容易设想。这是一个纯粹战略—策略适宜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在纲领中这样地提出问题。

如果采取这种国防形式，即同资产阶级国家结成军事联盟的形式，该国的同志们的义务是帮助这个联盟取得胜利。如果在另一个发展阶段该国的资产阶级自己被打败了，那将会出现另外的问题（笑声），对此我没有义务去说明，但是你们是很容易理解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提到一个策略问题，这就是红色干预权的问题。我认为，这对所有的共产党都是一个试金石。关于红色军国主义的喊叫甚嚣尘上，我们应当在纲领上确定，每个无产阶级国家都有权进行红色干预。（拉狄克插话：你是一个团长，因此你才这样讲！笑声。）《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应当征服全世界。但是用一个手指是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笑声），必须使用刺刀和步枪。因此，扩大每一个红军以之为基础的制度就是扩大社会主义，就是扩大无产阶级政权和革命。在纯技术上能使干预得以实现的特殊情况下，运用红色干预权的道理就在这里。

至此我已谈完各种问题，现在我来谈谈——我可以简要地谈谈——对纲领的总的看法，特别是对纲领的结构 的看法。我认为，各国党的纲领至少应由两部分组成：（1）对各党都适用的总纲的部分，共同的总纲部分应当写在每个国家的每个党员的党证上面；（2）纲领必须有一个阐明有关国家工人运动的特殊要求的民族部分；（3）也许可以——但是这不是纲领本来的部分——再加一个阐明纯策略问题的行动纲领，可随意迅速修改，可以每两周修改一次。（笑声。）一些同志说，策略问题，如在德国计算实际价值，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工人运动问题也应在纲领上加以确定。瓦尔加同志说，对此提抗议是一种怯懦的思想。（拉狄克插话：讲得很对！）但是我敢断言，希望确定这些问题无非是有关同志的机会主义立场的流露。（笑声。）这些问题和这些口号，如统一战线、工人运动以及计算实际价值，都是建立在很不稳定的基础上的口号，这一基础就是工人运动内部的某种意志消沉的情绪。这些同志想在纲领中确定无产阶级所处的这种防御地位，也就是说想使进攻成为不可能的事。我要尽力反对这样做，我们决不会允许做出这样的纲领性的规定。（拉狄克插话：我们，这个“我们”是指谁？）“我们”是指共产国际的最优秀的分子。（笑声和掌声。）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一理论部分中必须有下面 这些小章节：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的分析，这一部分对殖民地各国人民是特别必要的，然后我们应在这些章节中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解体进行分析，接着分析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作为纲领的第二部分我们应当描述一下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在纲领中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是必要的，有必要讲讲共产主义

究竟意味着什么和各过渡阶段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第三部分应当包括资产阶级的被推翻和无产阶级为政权而斗争。

第四部分应当论述一般的战略问题，但是不谈诸如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等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的性质并不是不稳定的，因此这些战略性的策略问题可以在纲领中加以确定。

至于民族部分，论述这些问题不是我的任务；对此，必须根据各国的情况和各党的纲领进行专门的研究。

同志们，在这里我还想对一些同志的意见——包括书面意见——和文章谈几点批评意见。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下面一些文件和意见：

1. 各党都已收到的纲领起草委员会的第一次讨论的报告。
2. 意大利党中央对这个报告的答复。
3. 瓦尔加同志的几篇文章。
4. 卢德斯同志的一篇文章。
5. 拉波波特同志的一篇文章。
6. 什麦拉里同志的一篇文章。
7. 德国党的一个纲领草案。
8. 保加利亚党的一个纲领草案。
9. 我起草的纲领草案。

关于纲领委员会的第一次讨论，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观点。分歧恰好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在纲领中确定诸如工人政府之类的策略问题上。我在此谈谈其中的一种观点。

意大利党中央在一封信中对纲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作了回

答，他们同意我对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们的解释是令人奇怪的。他们声称，人们不能在纲领中确定这些事情，因为人们不能强迫各国党接受“信条”。意大利党中央之所以赞成我的观点，并不是因为将这些问题纳入纲领是机会主义的和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每隔两周修改一次我们的纲领——，而是因为共产国际不可能强迫各国党接受信条。

我很感谢意大利的同志赞成我的观点，但是对他们这种令人奇怪的解释，我却不能向他们表示感谢，一点谢意都没有。

现在谈谈瓦尔加同志的文章。瓦尔加同志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因此他认为，所有在这个问题上不想采取他的立场的人都是胆小鬼。我曾说过，他的正直是机会主义的正直，而我们的胆小是不愿意当机会主义者的胆小，我们的胆小就小在这里。我们怕变成机会主义者，而瓦尔加同志却不胆小，不怕成为机会主义者，他同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

瓦尔加还要求，在资本主义崩溃的时代，应对各国进行分类研究。他甚至还想搞出一部包括各种附录的各种社会科学的百科全书以代替党纲。我认为，对各国进行分类研究并在纲领中予以确定，也是很担风险的，各国内部的变化可能进展得很快，假如在德国爆发了一场胜利的革命，那我们就将立即看到整个世界局势完全改观。因此我认为，对各国进行具体的分类研究是不适当的，从可能发生的迅速变化的立场来说这是不适宜的。之所以说不适宜，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纲领就太长了，没有一个工人能将它读到底。

至于什麦拉里同志的文章，我把他在文章中所表示的愿望分为两类。他在文章中一方面要求我们完全运用俄国革命的经验，

并很正确地提出了各生产部门、生产领域、生产形式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并询问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他同瓦尔加和拉狄克一起要求在纲领中确定这类问题，诸如工人运动和公开信等问题时，他就不正确了。

我基本上同意卢德斯同志的文章。

至于拉波波特同志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思想。

对德国兄弟党的纲领我想发表以下几点一般性的意见，我认为这个纲领有下列缺点：

1. 写的太富学究气。

2. 描述得太具体。

比如对各种具体问题，对凡尔赛和约的后果等都有一大段叙述，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不应该写到纲领里的。德国党的纲领草案的这种描述的方法和具体的历史叙述也是它太长的原因。这不是纲领，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长篇宣言。我从德国党的纲领草案获得了这样一个印象。从语言修辞上看，许多地方写得很精彩，从理论上看是很出色的。

3. 草案写得太欧洲化了——德国同志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我认为，从中欧的立场看也有些太德国化了。

4. 德国党的纲领的最后一个集所有缺点之大成的缺点是写得太长。它没有包括对资本进行一般的必要的分析，没有包括对共产主义的一般的、也是必要的描述，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太长了。

对保加利亚党的纲领，我想讲以下几点意见：

它有一些部分也写得太具体，不符合一个党纲的要求；可以

把这些部分用作评论。此外，纲领的结构也欠佳，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巴尔干问题和普遍性问题的结构混合物。有一处，即保加利亚同志谈党的作用的地方，我得讲讲实质性的意见。在这段的末尾，他们甚至说要举行武装起义。他们说，我们将通过群众性的罢工行动转入武装起义。这是很革命的话。但是在应当谈党的作用的地方，我认为纲领过于强调党在议会中的活动了。

议会外活动同议会内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这部分在纲领中所占的篇幅，甚至显得很失调。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对此作出少许修改，可能会更好些。

最后再谈一点小意见：如果说在保加利亚的纲领中详细叙述的党的要求是为所有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确定的，那就太过分了。如果这只是为巴尔干国家确定的，那么这里就缺少对共产国际也适用的要求。我认为，对此也应作出少许修改。

当然我不会去兜售我自己的“商品”。（笑声。）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还是请各位同志讨论一下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后，请在更大的范围从理论上审查纲领的各部分。

在我的长篇报告结束时，我希望我们大家开完第五次代表大会后能有一个有用的、真正革命的和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热烈的掌声。）

**塔尔海默（德国）：**

同志们，你们面前有4个不同的纲领草案：布哈林同志的草案，保加利亚党的纲领，德国党的纲领和意大利党的行动纲领。从这些纲领草案中，挑出德国党的草案逐条地兜售，称它必定会胜过其他的草案，这并不是我的任务。这是一个初稿，在形式和内容上均有待完善和补充。但是我坚持认为，这一点适用于现有



的一切草案，德国党的草案也不例外。因此，现有的这些草案是最终定稿和进行国际性讨论的基础。我认为，最后的文本只能是集体工作的结果。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纲领最后定稿应当由下次代表大会决定，今天我们只能开始和准备最后定稿的工作。为此，必须尽快地，但也要尽可能准确地找出存在的分歧之点，这将构成我的发言的主要部分。为了论证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在理论和纲领上的破产，我将不再重复布哈林同志的精彩发言，只是为了至少涉及一下此事，我想作几点小的典型性的补充。

首先我想指出，考茨基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中走得如此之远，他甚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观点的基础，典型的例子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和调节法则是剩余价值生产的观点，现在考茨基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受消费需求的支配。我认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投降再不可能有比这更完全、更彻底和更根本的了。

此外，我还想就考茨基对社会主义经济道路所提出的改良社会主义的建议讲几句话。布哈林同志很正确地提到了，我们同考茨基的区别并不在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的设想，重要的是，我们认为，这个过渡开始于夺取政权之后，而他却认为，在夺取政权之前和没有政权就能实现过渡。

今天，考茨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完全回到了伯恩斯坦的立场。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这些改良建议和所走过的道路，现在考茨基全部接受下来了，并声称现在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不想继续从理论上，而是想从实践上阐述这些问题。这些建议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指大家所熟悉的市政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次是指

行会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新的进口货。为了证明其最新的伯恩斯坦主义的陈旧的观点，在其全部著作中均以一位特别冷静的理论家的姿态出现的考茨基，却犯了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比如行会社会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设想，工会可以在不夺取政权的情况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可以说背着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只要看看工会的状况，看看它们在衰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政状况，就会认识到，这纯粹是幻想；在今天，工会最难以保持斗争基金的地方，不能期望它们背着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个改良主义者的癖好是市政社会主义，即市政化。每个对西方的事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各国不仅普遍破产，而且市政的财政也普遍破产。今天市镇的问题是这样的：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抵抗想将市政设施私有化的资本家的进攻。

还有第三个设想。为了使过渡特别温和，他们建议以补偿的方式没收资本主义的财产。诸位都知道，马克思就此曾说过，人们也许可以用补偿的方式赎买英国的地主。但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们在夺取政权之前能这样做，而是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走这条道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情势如何呢？假如我们设想已取得政权，现在的任务是赎买资本家，那么尽人皆知，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消除压在经济头上的巨额债务负担。今天，这种赎买资本家的温和的方法，同考茨基关于行会社会主义或市政社会主义的设想一样，是一种幻想。

此外，我还要请你们注意恰好在此时此刻引起了特别兴趣的考茨基的一个妙论，即考茨基所论述的一方面是国家官僚问题，

另一方面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官僚机构实际上还只在两个国家起很大的作用，一个国家是法国，旧的意义上的“无共和党人的共和国”。考茨基所说的第二个国家是苏维埃俄国。显然在德国民主已实现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国家官僚机构都消失了。然而实际结论却是，在德国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社会民主党并未能触及官僚机构，而是让它原封不动地在那里存在。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际政策只限于用社会民主党的官员来补充资产阶级的官员。

可是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时，考茨基突然发现：这种国家官僚机构依然存在着，而且没有能力接收资本主义的企业。它僵化保守，不灵活，因此只有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才能接收这些企业。

如果运用到德国和普遍地运用，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直接意味着联合，同斯汀尼斯之流携手合作，推荐斯汀尼斯的官僚们成为实行社会主义化的职业阶层。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同流合污之前，考茨基就已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祝福和为之找到了理论上的根据。假如现在在德国组成了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斯汀尼斯政府，假如这个斯汀尼斯政府设法为私人资本争取仍为国家经营的企业，那么考茨基对此也已给予了理论上的祝福。

我只想谈这几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其现实意义。因为这些问题从理论上清楚地揭露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投降行径。

此外，我还想对布哈林同志关于马克思的模仿者集团及其解体的发言作几点小的补充。

我想在这方面提醒大家注意：历史情况是这样的，同德国的这些马克思的模仿者和第二国际的其他集团的斗争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就开始了。当时的出发点是关于群众性大罢工的讨论，后来斗争领域扩大了，主要斗争领域是在理论上讨论帝国主义的根源和与此相关的裁军政策问题。就这些问题在德国进行了最初几次的理论上的较量，双方都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后来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中派，最后变成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现在的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方变成了德国共产党。

此外，对布哈林关于在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纲领中，特别是在格尔利茨纲领中出现的理论上的投降的发言，我再作一点说明，并加以强调。

布哈林在此所强调和列举的一切，如取消贫困化论和危机论等，这一切都在对格尔利茨纲领的评论中讲得十分清楚和尖锐，坎普夫迈尔、伯恩施坦和施坦普费尔都极其清楚地证实了对这些理论的否定。

现在谈谈争论的问题，我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 基本部分，用积累论从理论上论述帝国主义。

2. 我认为，对实际制定总的纲领或各党的纲领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前的过渡措施的问题和分阶段的要求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3. 对夺取政权后过渡性的经济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简要的说明。

4. 纲领的结构和形式。

我先谈谈第一个问题，即从理论上论述帝国主义的问题。当然谈不上在此展开深入的理论讨论，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是要澄

清我认为必须进行的理论讨论如何开始的问题。很显然，只有事先在文章中和其他辩论中从理论上作了充分的讨论，才能就这些问题作出判断来。我想要做的是使问题准确化，然后再强调其实际理论意义和纲领意义。此前我曾说过，德国的老社会民主党里在纲领理论上和策略上的分歧恰好是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两个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帝国主义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的阶段，就资本主义而言是否是必然的？第二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论述这种必然性。在德国，这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同马克思主义中派的分水岭。这个问题的核心显然是：在经济上帝国主义是积累、资本增长或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这种扩大再生产，这种资本的增长，即资本扩展到非资本主义的地区，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不是从帝国主义时期才开始的，大家知道，它是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就存在了。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世界就充斥着殖民战争，对殖民地的征服和贸易战争，等等。

我们在解释帝国主义时，不仅要论及以扩大殖民地的形式进行的资本主义扩张这一事实，而且也要论及今天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扩张的特殊形式。卢森堡同志是这样表述这种扩张的特殊形式和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这种特殊条件的：

“在帝国主义时代所进行的是为攫取地球上最后剩下来的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斗争，重新瓜分这个地区，最后与此相联系的是扩大资本主义的和政治的实力基础。”

这些事实早已为人所共知，因而是成为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说明这些事实，并进行判断：这个充满灾难和危机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与此相关的是政

治上的判断：是否有可能从这个帝国主义时代倒退，使历史车轮返回到自由贸易的时代；回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恢复自由贸易、世界和平与和平主义，或者，是否只有一条前进的道路，即用革命的方式去改变这个帝国主义时代？是否只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出路？政治策略也取决于如何判断这个问题。

假如我设想，帝国主义只体现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则是同自由贸易主义的方法相一致的，那么在策略上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呢？结论是：在策略上存在联合一部分资产阶级反对另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可能。在这里已为联合政策奠定了理论和纲领基础。当然，相反的观点所得出的结论与此正好相反。

从纯理论上讲，问题是这样的：资本扩张和积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能否是无限制的，或者，除了资本主义本身这个范围以外，这种积累是否还遇到其他界限？用最简单的表达方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是否有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和无止境地扩展，或者说这种增长和扩展是否有绝对的理论限制？有人指责阐明积累理论的论述，说这种论述是一种宿命论，死死地注视着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时刻，资本主义再找不到扩张的地区和它必定完全自动崩溃的这个时刻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界线，一个极限值——数学家可能这样表述。究竟取决于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被迫使阶级对立激化，被迫经受最严重的政治灾难和社会政策灾难。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的灭亡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这种思想极限，而是帝国主义走进的严重的危机时期。

为了论证这点，我不能不引用卢森堡同志的有关的论述，她

在一部同批评积累的人进行论战的著作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环境里进行积累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自它问世之日起就有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扩张的欲望，使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推行殖民政策，‘开发政策’和资本输出。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向来只有通过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才成为可能的。但是，全球扩张的态势导致了资本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引起了暴力行动、战争、革命，简言之，灾难自始至终是资本主义的生命要素。”

于是卢森堡同志问道：资本主义的这一客观的界限是否必然会达到？她问道：这一时刻真地能到来吗？她是这样回答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虚构，这恰恰因为资本积累不仅是一个经济进程，而且是一个政治进程。”

帝国主义既是延长资本主义生存的历史方法，也是最迅速地结束资本主义生存的最可靠的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必然会循规蹈矩地达到这个终点。奔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终点的趋势已表现在将资本主义结束阶段变成灾难时期的各种形态之中。”

（《资本的积累》第425页）接着她进一步阐述说：

“资本通过军国主义越是残酷地消灭国内外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压低全体劳动阶层的生存条件，世界资本积累的逐日历史就越将变成一连串的政治和社会灾难与痉挛。这种灾难和痉挛加上周期性的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灾难，将使积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并使国际工人阶级起来反抗资本的统治成为必然之事，即使它在经济上尚未达到其自然的、自设的界限。”（同书第445页）这是一方的看法。

同志们，现在再用几句话谈谈一开始就大力反对这个理论的另一方的看法。希法亭在其《财政资本》一书中简单地重复了马克思的这个模式，他说，资本主义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接着不能不提到这一派的头目奥地利人鲍威尔，他发展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理论，即资本主义的增长有条件地受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受工人人口增长的调节。这就是说，他把马克思的人口论颠倒了，马克思的论述恰好与此相反。

现在我想以几个事例向你们谈谈这种观点的政治后果，就此我想强调指出，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不承认积累的理论，也没有承担这种政治后果，这并不表明他们的论证正确，而只表明他们缺乏教训。

因此我在此列举那些从这个理论出发继续坚持不懈地进行推论的人。

首先是考茨基。从1912年到1922年，他连续写了许多文章，1912年4月26日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写道：

“军备竞赛是由经济原因，但不是由经济必然性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特别巧妙的经院式的手法。

“停止军备竞赛丝毫也不是经济上不可能之事。”

这样，你们就获得了理解考茨基在战争期间采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立场的理论线索。

接着在1912年开姆尼茨党代表大会上，伯恩斯坦唱了同一个调子。有趣的是，这两个立场对立的人1912年就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起了。伯恩斯坦在开姆尼茨党代表大会上说：

“对此我可以作出许多回答，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東西，即裁军，是幻想和反动的。问题不能这样提……世界历史常常走在错



误的道路上。”

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小轶事，一个军官看到一个鸽子在飞，他说：请看，鸽子的飞行姿态是错误的。

“我们想自觉地干预事件进程，口号是：给世界以和平，给人们以快乐。”

在这种快乐的情绪中，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早在1912年就臭味相投了。

再看看战争期间的希法亭。我在此简要地援引希法亭在这段时间——1916年11—1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崩溃论》，副题为《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对等和暴力》。下面是几段引语：

“即使全世界大体上同时发展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仍能继续存在，而帝国主义则是以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别为前提的。”

还有：

“工人阶级只能赞成一种对等的贸易政策。”

最后：

“这样，自由贸易由于同帝国主义贸易政策相对立，从而同整个帝国主义相对立，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斗要求。”

接着又说：

“从这一立场看来，殖民政策失去了它的意义，这样一来殖民地在政治上属于谁就无所谓了。从纯经济立场来看，英国殖民帝国的发展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国民经济是有好处的，使它们节省了引进技术和发展的费用。”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思想，即关于可通过倒退到自由贸易来克服帝国主义的思想以及从中得出的理论结论。按照这一思想，工人阶级不必向前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而是后退，它应当同资产阶级的相应的阶层联合。

同志们，接着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高峰是希法亭1922年新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证明，帝国主义矛盾的时代已告结束，现在开始了帝国主义大和谐的时代。这是他从1912年以来一贯坚持的路线。当时希法亭就说：

“为了增加利润，资本主义有两个手段：竞争和协商。资本主义越先进，协商就越将取代竞争。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政策…… 上一次战争遗弃了两个重要的力量中心，它同时表明，战争是如何具有破坏性的。如要取得成就，就必须改变方法，用协商取代斗争。”

协商是希法亭根据一个分析于1922年向资本家提出的建议。

同志们，这个从理论上解释帝国主义的问题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俄国也起作用。我特别请俄国同志注意这个问题，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支持关于资本主义有无限积累可能性的理论。我想用几句话来谈谈这一理论的根源。俄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向民粹派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证明了这点，但是他们的证明有些过分了。（插话：也包括列宁？）是的，列宁也如此。他们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受限制的 和 永恒的。这样他们就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作出了理论上的论证。同志们，在这方面，德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图冈-巴拉诺夫斯基、司徒卢威和布尔加科夫最后都跑到资产阶级阵营里去了。也有例

外,但是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反复无常。

我之所以详细地提出和论述这个问题,是由于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认为,我已驳斥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理论所作的批判。拒绝这一理论的同志们——有许多俄国同志拒绝了这一理论——有义务——不是在此时此地,而是一般说来——在理论上研究这个问题。

现在我来谈谈对起草共同的纲领和各党的纲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同布哈林同志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就是过渡性要求、阶段要求或最低纲领的问题。布哈林同志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些具体的过渡性要求,这些阶段要求同本来的纲领分开。为此,他搞了一个自称为行动纲领的“雅座”(chambre séparée),在这里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布哈林插话:可是这个“雅座”谁都可以进来。)谁都可以进来,很好。那我们就把这扇门打开,看看在那里从纲领上讲可以发生什么事情。

(插话:你认为可以发生什么事情?)问题正在这里。对于把夺取政权之前的过渡性要求纳入纲领,我们在德国也有不同的意见。像布哈林同志一样,人们从中预感到机会主义的特殊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地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可将策略原则——我指的不是具体的原则,不是具体的日常口号,而是策略原则,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区分——同其他原则和目标分开?我敢断言,如果认为这样把策略、原则和目标分开可以获得保证,那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并恰好让我们想消除的危险存在下去。(德国人插话:讲得很对!)

只要看看第二国际的历史及其解体就会认识到,恰好是这种

将策略原则同目标割裂开来的做法成了他们滚进机会主义的起点。这在德国是怎样开始的呢？是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辩论策略时开始的。最终目标未变。此外，如果我们今天概括一下共产党人同改良社会党人的区别，那我们要说：我们在最终目标上有区别，我们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他们并不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怎样证明这一判断呢？我们是这样论证的，我们说，这些人运用的策略和所走的道路是另一种策略和另一条道路。这就是主要论据。因此我说，我们同改良社会党人的特殊区别不在于我们在“雅座”里把改革要求、阶段要求或其他要求分开，并将它们从我们的纲领中排除，而在于我们将这些过渡性要求和过渡性口号同我们的原则和目标最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当然，这种结合本身并未给人以保证，如同我有一张准确的地图不一定保证我找到正确的道路一样。我不需要去看地图。我认为，列宁同志不久前关于俄国的讲话，即俄国主要应当研究读和写的概念，在另一种意义上也适用于西方各国共产党；重要的是学习认识现实（拉狄克插话：也要学习斗争！）因此我说，机会主义的危险恰好存在于布哈林同志觉察到有危险的地方的另一侧，存在于从现有的出发点通往社会主义，通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

由于人们在这条道路的很长的路段上未安装照明设备，在这种黑暗中可能犯许多错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布哈林关于意大利共产党的信件所讲的话。意大利共产党在信中写道，它反对过渡性要求，因为不应当将这些要求搞成宗教信条。

许许多多的这种过渡性要求和过渡性措施必须变成宗教信条，我们应当要求各党这样做。

同志们！这些过渡性要求和最低纲领的问题不是新的东西，对这个问题甚至在俄国的土地上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我认为，读读刚好涉及这一问题的文件是有好处的。1917年秋天，在俄国的这个地方讨论了俄国党的纲领，那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俄国，党在行将夺取政权的形势下——当时这一形势已相当明朗——是否应当抛弃最低纲领而只保留最高纲领？我认为，引用列宁同志的论述是很重要的，当时列宁同志说——如果引语长了一些，请你们原谅：

“如果我们的全部纲领不能在斗争的各种情况下和各个时刻为我们服务，即通过执行它，而不是通过不执行它来为我们服务，那么这个纲领真的成了可怜的一纸空文了。既然我们的纲领是对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的论述，那它显然也必须论述这一发展的一切过渡阶段，包括基本特征，这就是说，也应当能够随时以接近社会主义的精神指出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由此可见，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有被迫放弃其纲领或可能被这个纲领遗弃的时刻。

实际上这表现在下面这一事实上，即由于事件进程而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也没有义务为实现其纲领而采取某些措施，即以社会主义精神采取某些过渡性措施的时刻。有人说，社会主义纲领在无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任何时刻都可能完全失灵和不能为其实现作出指示，在这一看法的背后下意识地隐藏了另一个看法：社会主义纲领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时候都不能实现。

以上是谈的是党纲的总纲部分即理论部分，下面来谈谈最低纲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要碰到尼·布哈林和弗·斯米尔诺夫两

位同志提出的表面上‘十分激进’其实完全站不住脚的建议，那就是：根本取消最低纲领。他们认为，把党纲分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已经‘过时了’，既然说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何必还要这样划分呢？根本不需要任何最低纲领，只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就够了。

上述两位同志的建议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不知为什么不敢提出相应的草案（既然修改党纲已列入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两位同志本来是有责任拟出这样的草案的）。很可能，这两位提出了似乎很‘激进的’建议的同志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应当加以研究。

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是在革命的环境中，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直接地转化为社会主义。因为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也是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客观形势。我们的四月代表会议是估计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彼此意见都是一致的。而弗·斯米尔诺夫和尼·布哈林两位同志却想跑得更远，要根本抛弃最低纲领。这就是不听中肯的谚语的中肯的劝告，谚语说：

‘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喊声：请听，请听——笑声。）

我们正奔赴战场，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不仅不怕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反而要清楚地、直截了当地、明

确地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们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工人监督、普遍劳动义务制、土地国有化以及没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走向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制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纲领。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上战场的时候吹牛，我们不应该抛弃最低纲领，因为这就等于瞎吹：（请听，请听！）我们什么也不‘求资产阶级’，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来实现；我们不愿意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们还没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进行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下战场’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抛弃这再也无用的最低纲领。

现在我们能不能担保说，它再也没有用了呢？当然还不能，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夺到政权，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甚至还没有看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我们应当坚决、勇敢、毫不动摇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可是，这一目标明明没有达到却宣布已经达到，这岂不可笑。抛弃最低纲领，就等于公开宣布（老实说，这就是吹牛）：‘我们已经胜利了。’

不，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还没有胜利。”<sup>①</sup>

我认为，还有一些解释这点的其他论述可以给我们进一步讨

---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63-365页（第1、2段引文，中文版中没有）。——译者注

论纲领提供论据。

列宁接着说：

“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一些时候。（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是倾向于明天，我们也可能就误一些时候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西欧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因此现在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只要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算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最低纲领就是不可缺少的。以上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许要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办到。

请看看最低纲领的政治部分。最低纲领预计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们要补充一点，我们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而要立刻争取更高类型的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应当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奋不顾身和坚忍不拔地向新的共和国前进，而且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够这样前进。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抛弃最低纲领，因为第一，还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复辟活动’的可能性并未排除，首先必须能经受并战胜这些复辟活动；第三，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能暂时采用‘配合形式’（最近《工人之路报》指出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例如，既有苏维埃共和国，也有立宪



会议。我们先经历了这一切，然后再抛弃最低纲领也不迟。”<sup>①</sup>

最后列宁说：

“经济部分也是一样。我们一致同意，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对无产阶级的事业的背叛。我们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最初步骤主要是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们要先实现这些步骤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那时就看得清楚了。那时就会看得更清楚，因为比最好的党纲还要胜过百万倍的实际经验将无限地扩大我们的眼界。这方面也许，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说，我们不能使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企业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们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企业的作用将微不足道，尽管它们将被银行和托拉斯的国有化束缚住手脚，尽管如此，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的小角落还存在，那怎么能抛弃最低纲领呢？我们是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同时又要冷静考虑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权利抛弃最低纲领。

如果现在我们抛弃最低纲领，这证明我们没有胜利就失去了头脑。可是无论在胜利前、胜利中或胜利后，我们都不应当失去头脑，因为一失去头脑，我们就会丧失一切。”<sup>②</sup>

同志们，这是1917年10月6日列宁写下的话。那时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和我们的胜利是明天的事，但是我们还没有取得胜利，我们仍在今天。同志们，从世界角度来看，可以有理由说：世界革命的胜利肯定不在今天。也许不在明天，即不在1917年所说的明天。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说：从今天的状况到在全

<sup>①</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65—366页。——译者注

<sup>②</sup> 同上书第366—367页。——译者注

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段路程是要用数年，也许要用数十年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不仅把大资本主义地区，而且也把殖民地、半农业地区等包括在内，肯定得用数十年来计量的。为我们面前的如此漫长的路程应当树立起准确的路标，我现在要问：这些策略路标，这些准则可能是什么样的呢？布哈林同志的主要反对意见在于他认为，我们不能将具体的日常要求纳入共同的纲领，因为这些具体的日常要求是短期的，它们可能在几周和几个月内就发生变化。其次，这些具体的日常要求在各国很不一样，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硬性划一。对此我回答如下：具体的日常要求的详尽的细节既不需要纳入共同的纲领，亦不必要纳入各国党的纲领，但是我们必须定出策略准则、策略原则或我所说的方法，从这些原则和方法我们显然和肯定可以引伸出所有这些具体要求的。

同志们，不仅有这种各国不同的、每周和每月都在变化的过渡性的问题，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绝对必须在共产党的纲领中确定的过渡性问题和具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共产国际的共同纲领在这一大段路程上有一个空白点，这样一个共同纲领对西方各国党的实际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德国同志插话：讲得很对！）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恰好在于这一过渡阶段以及如何确定这一阶段。我想提及我认为必须纳入这种共产党纲领的这样一些过渡性问题。我认为，生产监督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各党的税务政策和财务政策方针均属于这类问题。（插话：讲得很对！）这些问题每天都摆到各党面前，并变换着形式。（布哈林：啊哈！）是这样，但是必须有可以指导实际行动的方针。为了进行对比，请你们读读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了今天

当然已经过时的税务政策原则。布哈林同志，你不会否认，包括德国在内的各国税收和财政状况每年均不相同，即使如此，这样的方针也是重要的、有益的和必要的。

同志们，第二个重要的过渡问题是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态度问题。我在布哈林同志的纲领草案中看到，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作了出色的批判，但是请你把共产国际看作一个整体，按其成员的顺序，比如说从印度数到苏维埃俄国，这对一个共产国际够吗？

（布哈林插话：是不够。）远远不够！首先，在资产阶级民主还不存在的情况下，即在还必须同封建专制政体作斗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为共产党人对待民主的态度确定准绳。其次，在像德国所面临的反对保皇主义的暗杀活动，保卫共和国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为共产党人的态度确定方针。再次，在像德国1918年11月所处的必须摧毁民主和建立专政的形势下，我们应当为共产党人的态度确定方针。我认为，对所有这些过渡阶段均必须规定基本方针，而不是规定细节。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证明这是可能的。请你们就此读读最后一章。那里谈了共产党人对其他政党，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小资产阶级等的态度。这一章用简要的语言规定了基本态度，我们的纲领亦应如此。一个纲领——在此我引用我认为很合时宜的卢森堡同志的一句话——应当为所有重要的过渡阶段提供依据。一个在这些阶段中对我们无用的纲领，或者在某些场合可用，在某些场合不能用的纲领，其政治价值很小。

此外我发现，布哈林同志是不彻底的。既然他从其拒绝过渡要求之中得出了结论，那他就应当强烈地反对保加利亚党的纲领，也应该反对德国党的纲领。他肯定会这样干的，完全肯定会

这样。

这个问题我就谈到这里，现在我简要地谈谈过渡性要求问题，战时共产主义问题和新经济政策对西方国家的运用问题。对此，我完全同意布哈林同志的发言。我只想补充几点意见。

对此，同志们说的很正确，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出现都是来自必要性，为情势所迫。这不是以前既定计划的产物，而是必要的步骤。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必要性并不是由俄国特有的原因，而是由普遍性的原因决定的，那我就要问：这些东西对西欧如何呢？

托洛茨基正确地论述了，布哈林同志也出色地证实了，在国内战争的需要和经济上的必要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至于战时共产主义，它主要是国内战争的产物。我们认为，既然我们预见——我们预见到了——我们在西方也将在夺取政权之后经历一个国内战争时期，另一方面也预见到这个时期可能会比较短，那么人们可以设想，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在西方起的作用可能比在俄国这里要小。诚然我们不能具体地预见什么，但是我们应当指出，在国内战争时期我们必须让一切经济需要服从于战争的需要。

再谈谈在西方执行新经济政策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着小农的需求，尽管没有这么多。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人们习惯于这样看问题，这里是俄国，它执行某种经济政策，这里是德国，它也将执行某种经济政策。他们忘记了一点，在德国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存在的将不是一个孤立的德国，很可能是一个德国和俄国的经济联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德国的经济区将增加俄国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而俄国则将增加工业因素。

依我们看来，这一政策对俄国是一个前进的政策，但对西方

来说，这很可能将是西方本来可能达到的水平上倒退。

同志们，经济政策对西方各党的重大意义是以在纲领上确定我们对中间阶层、小农、小工商业者和小手工业者的态度为基础的。我认为，我们不应当在这里从纲领上确定不具有经济必要性的东西，但是应当在纲领里明确，对这些阶层的照顾可能不得不向国内战争的需要让路。

此外，再就保加利亚党的纲领讲一点意见。

我们在我党的纲领和保加利亚党的纲领中提出了要求：在夺取政权后成立小手工业者和小工商业者合作社。对此我只想补充一点：这种合作社在工业中和小工商业中所起的作用同在农业中所起的作用很不一样。试以拥有比较发达的工业的德国这样的国家为例。历史地看，不久就将出现我们把这些小工业阶层纳入大工业的时刻。小农和中农的情况与此不同。对他们来说，合作社的思想必须延续较长的时间，这种合作社的性质将与工业合作社大不相同。

最后再简单地谈谈纲领的结构。对此我只想提一点意见：我们基本上可以同意布哈林同志的建议。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没有对资本主义时期进行分析。我们是从分析帝国主义时期开始的。我们认为，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分析是必要的，这一分析必须同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析结合起来。

我还想补充说，我认为也必须考虑瓦尔加同志的建议，在这之前，也应当分析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方法。如果我们真的想有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纲领，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谈谈纲领的形式。布哈林同志批评我们的纲领太长。同志们，我们也不同意搞得这么长，但是我们的情况很像那位给其

友人写信的法国神父：“我写给你一封长信，因为我没有时间写短信。”我们没有时间起草一个简短的纲领。纲领写得短些是绝对必要的，也许比布哈林的纲领还要短。在此我想引用恩格斯谈纲领问题时讲的几句话，他说：一个纲领应当尽可能简要，它应当将许多东西让人用口头去说明。此外，当然应当通俗，尽可能做到易懂。我们承认，在这点上德国党的纲领也有待修改。

同志们，我的发言现在就要结束了。我认为，我们应当使我们共产党的纲领无懈可击，至于原则和目标，应当绝对无懈可击。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不在我们需要走过的一大段道路上安装路灯，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不把一大段道路纳入我们的地图，我们就能达到这一目标。

布哈林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担心，如果标示出这条道路，他们也许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跃进了。同志们，我要说，比如在1917年10月6日保留了最低纲领的我们的俄国同志很快就完成了这种跃进。因此我认为，我们是否会有一个引导我们取得胜利的纲领，确实不取决于这种不安放路标的做法。（热烈的掌声。）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第十五次会议

(1922年11月18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晚7时30分

主 席：柯拉罗夫

##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

(报告人：卡巴契也夫)

卡巴契也夫（保加利亚）：

同志们，共产国际面临着起草其纲领及其主要支部纲领的重要任务，是什么形势给共产国际提出这一重要的任务呢？

### 共产党纲领的必要性

第二国际已经破产了。从1871年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即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繁荣，在第二国际内部制造和助长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并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上留下了它的烙印。社会民主党的最典型的特征是让工人阶级适应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制度妥协，无限期地脱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赋予最低纲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之内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党可以实现的要求——以重

要的意义，而将最终的目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遮掩起来，其原因就在于此。

### **新的革命时代**

但是，现在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出现和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爆发的、最后将各资本主义大国推进1914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以及接着在土耳其、中国和波斯发生的革命，结束了资本主义的和平时期，并开辟了战争和革命纷至沓来的新时代。这一时代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普遍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开始了新的进程。帝国主义、战争和危机加剧了阶级对立，并给阶级斗争以新的有力的推动。

无产阶级中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他们懂得通过同机会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决裂来恢复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这样就为建立共产国际创造了条件，国际的基础是1919年在莫斯科奠定的。

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是采用了新的斗争方法，这就是通过群众的行动，通过总罢工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努力的核心不再是最低纲领，而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革命斗争。

### **俄国革命的经验**

不言而喻，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使用社会民主党的旧纲领。如果说巴黎公社这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使马克



思有可能明确地规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方法的话，那么使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并已存在了5年的伟大的俄国革命就具有更伟大的历史意义了，因为它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方法。因此，俄国革命的榜样必须成为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借以确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和形式以及夺取政权的手段的最重要的源泉，如果我们想拟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纲领，我们首先必须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汲取泉水。

共产国际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和确定了它的原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其组织奠定了基础。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共产国际的当前的策略总路线。现在到了拟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纲领的时候了。假如第四次代表大会不能最后完成这项任务，那它至少应当确定共产国际各支部今年的工作所必须依据的基础，以便在下次代表大会上最后拟定一个纲领。

### **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纲领**

提交给代表大会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纲领是按照下述体系编写的。

纲领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对原理的总的阐述，纲领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列出了党为之实现而奋斗的具体的目标和要求，即名副其实的纲领。

理论部分分四点：

1. 简要地阐述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革命性危机和共产党成立时的形势；

2.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产

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所创造的社会革命的条件；

3.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果，阶级对立的激化，内战，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开端的俄国革命；

4.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对巴尔干半岛发展的影响；在保加利亚：党的新的斗争形势和党在这个时期的目标。

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名副其实的纲领，先指出党的最终目标，然后提出党在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被称作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为之实现而奋斗的要求。

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对巴尔干各国共产党起来进行斗争和准备发动革命的巴尔干总的形势给予特殊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就提供了巴尔干半岛其他各国共产党可以利用的一个纲领模式。同时我们在我们的纲领中，把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的任务视为在巴尔干半岛准备革命和将革命引向最后胜利所必需的一个组织的任务。

### **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是否应当有一个最高纲领和一个最低纲领，或者只应有一个过渡时期的一般性的纲领。

共产党不能接受一个像战前社会民主党制定的那样的最低纲领，因为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处于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将很快地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完全解体和崩溃。今天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如旧的最低纲领所规定的那样——去适应，而是要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和革命的胜利。

另一方面，只要资产阶级仍掌握政权，他们的阶级统治即使

在最民主的国家中也靠专政得以维持，最低纲领中的政治要求（民主）现在就不能实现。但是最低纲领中的经济要求，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而不能实现。

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革命性危机的阶段，我们正处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起点。

因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和实现最高纲领。

### **共产党能否有一个最低纲领？**

现在的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即在今天看来比1918—1919年所设想的要长得多的一个时期——共产党是否可以放弃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一切要求。当然不可以。但是这些要求同旧的最低纲领中的要求的意义和重要性是不同的；它们仅仅是工人阶级在当前的危机中迅速起来为之斗争的过渡性要求，以便在此之后立即提出最高纲领的最高要求。

今天，这些要求具有革命的意义和革命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要求意味着扩大和强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阶段。

这些要求中的一部分具有更多的临时性质，取决于当时不同的斗争条件；这些要求必须作为口号，作为当前的要求提出来。

其余的要求是针对较长时期的，因此是共产党为之奋斗和将奋斗到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写进纲领。可是鉴于这些要求也具有临时性质，因此它们对最高要求和斗争条件不具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为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不断和不可避免地导致夺取政权和实现最高要求的问题，因此不应该

在纲领中给这些要求一个独立的位置，这些要求应置于最高纲领中的最高要求之后。

### **俄国共产党的纲领**

为了确定纲领的最高要求，有必要运用俄国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纲领的经验。

俄国共产党的纲领包括了旧的社会民主党纲领所缺少的和构成旧纲领主要错误的一个漏洞的内容；在俄国党的纲领中，具体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期间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旧的政府，以及建设新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等方面的任务。

共产党纲领的主要目的，恰好在于阐述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这些主要任务。那么是否可以在这方面不去理睬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呢？答案是十分明确的：不可以。

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必须利用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因为这些经验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纲领提供了实际的内容，并以具体的形式指明了世界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的手段。

当然这并不是说，必须照抄俄国党的纲领，而是说，应当把俄国党的纲领当作仔细研究每个国家现实情况和每个党在充分考虑其特殊处境的情况下确定其纲领的指南。

### **共产党的策略和党的纲领**

另外一个问题是，纲领是否必须回答党在目前的时期所面临的所有的策略问题——关于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等问题？我们在考虑了共产党的原则和当前历史时期条件的情况下，必须在纲领

中规定我们策略的总路线，但是我们不能规定这一总路线在每一具体时刻的特殊的运用。

### **共产党的纲领是否应当是一个行动纲领？**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共产党的纲领是否应当是一个行动纲领？共产党的纲领应当是一个行动的纲领，但是它应比行动纲领更进一步，是一个原则性的纲领。这意味着，共产党的纲领不可能是一个拥有当前临时要求的纲领，而是从理论上和原则上对我们的历史构想的阐述。同时，共产党的纲领还必须指出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前的过渡时期和 in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为之奋斗的主要要求。

###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议会斗争中的策略**

现在我想回答对我们的纲领草案所提出的批评。布哈林同志说，我们过于重视议会制和过于轻视革命斗争的手段。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在它加入共产国际的同时，立即（在1919年5月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包括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的“纲领宣言”。这个“纲领宣言”运用了俄国革命的经验，确定了党的下述主要任务：通过工人阶级群众和贫农群众的斗争夺取政权，这一斗争必须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和建立由工人和农民苏维埃行使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参加选举斗争，参加议会斗争和市政斗争。与某些在俄国苏维埃胜利之后放弃参加选举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以更多的精

力和更大的成果继续参加了这些斗争。在议会选举中，保加利亚共产党成功地将1/4的选民聚集在它的旗帜之下，并且控制了許多城市和乡镇代表机构。它通过宣传和以革命要求的名义进行的原则的斗争取得了这些议会斗争的胜利。党在议会和市政机构里的斗争是同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斗争，同党的群众性活动和同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他们对群众影响的不断加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党为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从议会到警察与军队等机构和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因此，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策略是不矛盾的，它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议会制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不仅如此，它还使共产国际通过的议会策略得到了证实。

在这个纲领草案中对议会活动赋予的意义并未超过其应该得到的重视。把这一部分放在纲领中论述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节或者放在评述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一节，也许会更好些。评述资产阶级民主的一节是这样写的：在民主的伪装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牺牲由无资产的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组成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支持由有产者阶级组成的少数人的政权和特权。当前，资产阶级通过迫害和血腥的恐怖来维持其已经摇摇欲坠的统治。即使他们建立了民主的共和国，实际上依然是靠建立在警察、军队和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基础上的专政来进行统治。

“议会和立宪制度只不过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罢了。”

### 革命的斗争方法

我们的纲领草案列举了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革命手段。纲领

声明说：

“无产阶级将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其阶级的专政来实现社会革命。”接着又说：“帝国主义战争开辟了社会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党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的最高纲领具有特殊的和直接的现实意义。俄国革命和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清楚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实现这些要求的手段，即组织工人，以及工人群众为其直接的利益而斗争，直到举行总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

“革命的阶级(工人和贫苦农民)以武力夺取政权，镇压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反抗，并以此来保证其统治和革命的彻底胜利。”

这样就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

### 共产党的革命要求

说我们党的纲领中的要求写得太具体和太详细，这样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诚然，我们党的纲领没有满足于一般的含糊的公式，而是试图对共产党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均赋予准确的定义，但是，纲领并没有探讨夺取政权后可能直接妨碍我们工作的多余的细节问题。

我们日复一日地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目前还不能确定发动革命的时间，但是资本主义世界所遭受的经济和政治总危机，可能使比如中欧或巴尔干的革命在不远的将来爆发。面对这个当前我们必须经常注视着的前景，各个共产党，走在革命运动前列的无产阶级，有义务拥有一个关于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立即需要完成的任务的明确而详细的

纲领。另一方面，一个不繁琐，但却具体而详细的最高纲领，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和将工人和农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下面的强有力的手段。最后，如果不建立在无产阶级现实革命运动的基础上，一打纲领也毫无价值。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此外，任何没有理论基础和明确革命目标的无产阶级运动注定没有力量，只能起资产阶级手中的一个工具的作用。这一看法也同样是正确的。

在社会革命目前的这一个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作用与日俱增，由于社会爱国主义者同受他们影响的工人群众一起，构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柱，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必须拥有一个以我们的理论，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坚实基础 的纲领，一个最明确地阐述革命无产阶级要求的纲领。

**主席：**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 3 个关于共产党纲领的报告，现在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应当开始一般性的讨论，以便代表大会通过一个纲领草案，还是将讨论和最后表决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德国代表团已一致决定将讨论和最后表决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但是俄国代表团请求主席团给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言的机会。

主席团认为，不可能就是否立即开始讨论并通过一个纲领，还是应将讨论和表决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作出决定。但是主席团认为，应当同意俄国代表团的请求，给他们一个就这个问题表态的机会。

**会议休会时间：晚 8 时 15 分。**



# 第十六次会议

(1922年11月20日，星期一)

**会议开始：12时**

**主 席：柯拉罗夫**

## 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

(报告人：洛佐夫斯基，克拉克，兰辛)

**洛佐夫斯基：**

以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为己任的共产国际，必然在其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就遇到改良主义的最重要的堡垒——现有的工会。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在其最初的几个声明中，阐明了它对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国际工会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们在战后初期所采取的立场应持的态度。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共产党人对工会运动的方针，并拒绝了由于急躁和对共产政策的基本任务的不理解而产生的分裂和瓦解工会的理论。

第三次代表大会重新讨论了工会运动的问题。

这也是不令人奇怪的，因为工会已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最后的避难所和资本主义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基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其草拟的详细的指导原则中，再次论及国际工会运动的

最重要的问题，并且特别紧迫地强调了竭尽全力在争夺工会方面同改良主义者斗争的必要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扩大会议终于认为，有必要详细讨论在一些共产党人中出现的企图消灭红色工会国际的倾向。很清楚，这种倾向虽然以很理想的考虑为理由，但是实际上是软弱和无能的结果，他们无法组织自己的力量去反对改良主义。

第四次代表大会必须再前进一步，已为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基本原则确定了总的方针。现在我们应当将许多任务具体化，并再次强调已被实际的国际阶级斗争置于重要地位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观察当前共产党人争取工会革命化的斗争所处的形势。

为了确信国际工会运动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只要粗略地看看国际工会运动就可以了。这场危机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强大的攻势，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工会运动的领导核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摇摆不定。在1920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资本家的进攻有了固定的形式，具有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价格来降低生产成本。资产阶级企图通过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来克服其战后的困难。危机愈激化，资产阶级的进攻策略愈残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要取得他们在战争期间已习惯了的高得出奇的利润。在货币坚挺的国家进攻的形式与在货币疲软的国家是不同的，但是进攻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八小时工作日，不断地降低劳动工资，并开始对工会存在本身进行讨伐(如在美国为推行“自由雇用企业”的斗争)。

除了这种纯经济的进攻外，资产阶级最近两年还建立了特殊的组织，其任务是消灭工会组织和灭绝其领袖。在这方面意大利可

作为典型的例子(不久前那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破坏)，意大利拥有在破坏和消灭工人阶级组织的道路上走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前列的可悲的名声。整个法西斯运动同其他国家的类似的运动一样，无非是先发制人的反革命，意大利的工人尚未享受社会革命的一切好处即被迫承受反革命的一切害处和负担了。资本的这种全面的进攻只遇到国际工会运动领导机构的极其微不足道的抵抗，阿姆斯特丹国际不管时机是否恰当，总是大讲特讲他们对资本的胜利和国联的国际劳工局为人类做出的伟绩。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进攻活动一开始，他们就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在整个资本进攻时期，他们从未对严重的斗争采取主动，充其量是被愤怒的工人群众驱赶着前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最近一次解雇工人，美国煤矿工人罢工，法国冶金工人运动，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一系列罢工，阿姆斯特丹国际经常到处起消极的作用，总是企图尽早解决冲突，分化瓦解工人阶级的队伍，从而破坏他们的斗争。工会对资本的进攻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能为力及其领导人公开不愿意领导工人群众进行斗争，使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大失所望。这就是大批工人离开工会的原因。1921—1922年工会的发展不仅停止了，而且迅速地倒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离开了工会组织，工会在瓦解并因而受到削弱，失去了抵抗资本进攻的能力。法国总工会在1920年初拥有200万会员，目前在两个并存的工会组织中只剩下60万人了。在意大利，工会会员的人数从200万减少到70万。英国的工会会员减少了130万。美国工会失掉了约150万会员。我们看到，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挪威、荷兰和丹麦，工会会员也同样减少了。只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会会员大体上保持了原来的水平，但这并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工

会领袖们的革命思想过于突出，而是由于奥地利和德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悲惨的境遇和由于这两个国家工人的组织性比较强。除了会员数目下降外，工会中普遍的不安和对自己力量缺乏信心的情况也在发展。阿姆斯特丹国际多年来一直宣布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来源于国际劳工局的改革——，现在却沉默了。花已凋谢，火已熄灭。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对由他们建立的组织的巨大社会创造力的信心，虽然他们仍然参加国联的国际劳工局，那是因为他们像囚犯绑在车上一样，被牢牢地捆在这个劳动局上了，他们将分担这个在各方面均颇引人注目的机构的命运。他们不能放弃阶级合作，因为他们的全部活动都是建立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的。不仅如此，这种合作还日益紧密，因为工会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的破裂不仅将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完蛋，而且也意味着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完蛋。

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在一切必须反对资本进攻的场合表现出了最大的谦虚和极度的消极的话，那么在同革命工人斗争时，他们却极其放肆、好斗和果断。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这段时间的特点，是对工人运动的革命的一派进行围剿。阿姆斯特丹国际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做少数派，宁愿分裂也不将工会的领导权交给共产党人。这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口号，这一口号来自该国际总的立场，因为不然他们就难于挽救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了。法国的阿姆斯特丹派分裂了工会运动，因此我们在那里有两个工会。当共产党人开始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阿姆斯特丹派的舒适的地位时，这一派就学其法国的同行的榜样，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会分裂了。

当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在矿工联合会中取得多数

时，改良主义的全国工人同盟就将这个最大的行业工会组织分裂了。在德国，他们在建筑工人联合会、铁路工人联合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中开展了有计划的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德国的方法是将被选举担任某一职务的共产党人开除，不承认其竞选资格，并用这个办法使革命领袖同革命群众分离。

阿姆斯特丹派在德国坚持不懈地顽固地推行其策略，企图尽力将最优秀的富有战斗力的分子从各工人联合会中赶走。

“为了强大起来，我们必须清洗我们的队伍”，全德工会联合会中央机关报《通讯报》在一篇题为《敌人在左边》的文章里这样无耻地声明说。“滚出工会去”是阿姆斯特丹派的口号，他们从这一口号中得出了实际的结论。共产主义的危险越大，群众的革命的阶级觉悟越高，阿姆斯特丹派分裂工会的企图就越明显，因为他们不需要革命的工会，他们宁要天主教工会和黄色工会，也不要革命的工会。大量的事实都可说明这点，例如德国改良主义的矿工联合会同天主教协会和民族主义的波兰协会签订协定就颇为高兴，但是它决不想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联盟合作，竟然将这一联盟的会员称作没参加工会的人。联盟是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的组织，可是德国矿工联合会的可敬的绅士们却宁要天主教徒，不要共产党人。阿姆斯特丹派并不满足于在一国之内向工会施加压力，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最近于罗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同各行业国际秘书处的代表共同协商后再次决定，不允许革命工会参加这些国际秘书处。在这方面，他们执行了一个很坚决的策略，因为涉及到对革命工会进行斗争时，阿姆斯特丹派总是很坚决的。去年被开除出国际工业联合会或未被接纳入会的有：俄国的五金工人联合会、矿工联合会、木材工人联合会、建

筑工人联合会、纺织工人联合会、农业工人联合会、职员联合会、邮电职工联合会、皮革工人联合会和运输工人联合会等。将这些联合会开除的表面的理由是，它们通过全俄工会联合会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它们进行了革命，同苏维埃国家联合在一起，有共产主义精神，并且是苏维埃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加入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国际秘书处很愿意接纳反革命的工会，但却不想接纳革命的工会，因为革命的工会可能破坏他们的和平生活和他们的胃口。

对革命的工会进行的这种讨伐说明了什么呢？就其本质而言，这种讨伐无非是国际资本讨伐工人阶级的一个反映，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斗争的一个反映。站在街垒另一侧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用他们当前拥有的大炮轰击国际工人运动。今天的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完全清楚，如果工会运动保持统一，它虽然缓慢但还是要往左的方向移动，在共产党人控制了工会运动的时刻，不仅资产阶级要完蛋，改良主义也将寿终正寝，因此，他们有意地执行分裂和排斥政策。他们想使工人阶级丧失力量，不能夺取政权，并使工人阶级分化瓦解和士气低落到不能掌握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程度。阿姆斯特丹国际在用一切手段和方法拯救现代文明。

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无政府主义者作同盟军。两年来，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加剧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1920年以来，这种敌对情绪越来越尖锐。最近一个时期，就其行动的特点而言，他们已同改良主义者毫无区别，当然理由不同，进攻者自己打着另一种旗号，但是其政治内容是相同的，无政府主义者竭力限制共产党人在工会

中的工作，往他们的脸上抹黑。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剥夺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工作的权利，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法国的一些工团主义者组织在去年就进行了这样的进攻，其口号是反对政治，并将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对立起来。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者把政治、政党和国家的概念描绘成一种怪兽。至于什么政治，什么政党和国家，对他们是无所谓的。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将一切都混为一谈，因此他们习惯于用永恒的和绝对的语言进行思维。我们发现他们赤裸裸地断然否定任何政治斗争和工会同共产党之间的任何联系。这种脱离现实的理论被称作独立的理论，去年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理论的旗帜下对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动了进攻。工会和政党必须完全脱离关系——所有的声明都是这一思想。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决议和号召中都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这一基本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并没有因为披上了纯工会的外衣而变得更清楚和更革命。

然而，无政府主义分子并不满足于在思想上反对共产党人，去年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阿姆斯特丹派的成功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坐立不安，一些无政府主义组织已开始将拥护红色工会国际和主张两个革命的工会国际实行联合的会员开除。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开除了这样的人，荷兰的工团主义者也恶毒地威胁共产党人，其他国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亦步其后尘。这一切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工会运动脱离政治运动，使革命的工会脱离红色工会国际和建立自己那一边的小国际。在这方面，一切无政府主义组织都在执行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会议的方针。这次会议于1921年12月举行，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的和工团主义的新

的国际。今年6月进行了一次这方面的尝试，发起者纠集了一些组织的代表。只要指出在这个新的国际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是德国的乡土主义者，这些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政治素食主义者，就可知道这个组织的性质了。

用什么说明无政府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斗争是激化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无政府主义集团，特别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甚至参加了共产国际，当时参加共产国际的有西班牙全国劳联和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盟等组织，这些组织为什么后来不仅退出了共产国际，甚至退出了红色工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俄国革命，是由于国际工会运动的总的形势，无政府主义的进攻只是国际资本进攻和阿姆斯特丹国际进攻的一种反映，是一连串进攻中的一个环节。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满嘴革命词句，但是他们始终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聚集自己的力量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抵御共产主义危险的力量建立起统一阵线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阵线中占据了适当的位置是很自然的。当然，他们常常是以无政府主义者在苏维埃俄国的处境和他们对任何国家和任何专政的原则立场来解释他们对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攻击。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而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这样的：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在国家机器和国际资本野蛮的暴力向共产主义运动扑来的时刻，在旧工会的强大的机构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刻，无政府主义者抛出了他们的反共纲领，并开始了争取所谓工会运动独立的斗争。一个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阵线出现了，并加入了资产阶级的阵线，反共阵



线通过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实现了。因此共产主义运动被迫不仅同资本而且也同结成一个集团来对付共产主义危险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和以往一样，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证明自己是改良主义的同盟军，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只是小资产阶级这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特别喜欢强调工会对政党应保持中立，他们把这称作他们的特殊的贡献和革命工团主义工会运动的一个特点。他们未用“中立主义”而用了“独立”一词，可是实际上两个词是一个意思。什么是中立主义呢？中立主义是工会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它的口号是：对各政党一视同仁，或者说工会运动对政治保持完全的、绝对的独立。大家知道，政治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讨厌的东西”（“bête noire”），他们将政治同议会制、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与议会选举以及与此有关的竞选活动混淆起来了。中立主义既是最极端的改良主义者的口号，又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口号。美国工人运动的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约翰·米契尔在其《有组织的劳动》一书中特别明确地强调了这种中立主义，坚持现代社会制度由3个要素，即由资本、劳动和社会组成的思想。这位令人尊敬的领导人所提到的社会是什么意思，人们很难猜度，显然是指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们，因为他同这些社会改革家们一起参加了以空谈社会立法和改善工人阶级境况为宗旨的各种联盟和协会。这位先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和中立，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有不多不少整整50万美元的遗产，这都是他作为美国工会运动的领导人赚的。这种中立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加影响和让无产阶级利

益完全服从统治阶级利益的最恶劣的形式。

独立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的，独立论当然提出了与中立主义政治家不同的目标。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独立是纯粹工会运动论，是工会运动高于工人运动的一切其他形式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剥夺了政党的领导权，甚至剥夺了它们的生存权利。去年，这种独立的思想特别表现在形形色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同红色工会国际所进行的论战中。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工团主义者的狂妄同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的作用成反比，他们不断地攻击共产党，并声称，工会自己将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果实。对这一理论，共产党人可以回答说：“那好，请用事实来证明你们的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在目前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我们有权要求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不仅发表宣言，不仅作出进行革命的许诺，而且要兑现这些诺言。最好的理论是由事实证实了的理论，我们的共产主义理论不仅由俄国的革命，而且也由其他国家的革命证实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理论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证实。相反，无政府主义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表明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思想。马赫诺运动是好斗的无政府主义的最实际的表现，这个运动证明，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同“Kulaki”（农民的剥削者）沆瀣一气的因素。因此，我们对反共的独立论不仅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而且认为，如果这一理论在一个国家中拥有影响和占有优势，那么它对该国的工人运动则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将政治和经济分为两个并行独立的部分，实际上意味着将统一的

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一分为二。工人运动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根据不同的条件、地点和时间，不同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对比，这些和另一些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可能更合适些。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在我们将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同经济性的工人运动彼此分开，或者对立起来的时刻，我们就撕断了在斗争过程中有机联系的东西，我们就削弱了无产阶级，使它失去对团结紧密、组织良好的阶级敌人进行胜利斗争的任何可能性。资产阶级不理睬这套理论，他们并没有将政治同经济分开，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一切由其机构所创造的东西，国家政权，文学，科学，艺术，教会和企业家的经济组织——这一切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牢固的集团。对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追求，这个集团总是进行阻挠。政治——俄国共产党的纲领是这样讲的——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是对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最生动和最精确的表述。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政治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而开展的运动，是工人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旨在加剧这种对立的运动，想加深阶级之间的鸿沟，为实现其目标而使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千百万群众中间建立正确的关系——所有这些活动都叫政治。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能将政治斗争同无产阶级许多政治活动之一的议会活动混淆起来。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在中立主义和独立论中将政治同经济这样对立起来，反映了他们想使共产党同工会发生冲突和依靠超党派的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愿望。就其本质而言，独立论不仅反对政党，而且也反对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不是没有实体的，共产主义不能存在于时空之外而没有一定的组织，共产主义有一个实体才能存在。诚然，整个工人阶级是这样的一个实体，但是有着

共产主义本能的工人群众是在一定的组织中体现其共产主义觉悟的，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因此，如果将工会同共产党对立起来和在独立的旗号下谋求它们之间的斗争尖锐化，那么这种图谋不仅是针对党的，而且也是针对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和社会革命的。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在反对“政治”的斗争中以工团主义来对抗共产主义。可是什么是工团主义呢？工团主义主要是指整个工会运动，即有关国家的全部工会的总合。在这种情况下，将工团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就失去任何意义了，因为随着工会掌握全体有组织的工人，它也就掌握了参加了共产党的那部分工人。因此，将工会同共产党对立起来也意味着让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自己反对自己。很清楚，在工团主义的概念中也包含着另外的意义，实际上工团主义也指工人运动内部和工会内部的某种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特点在于它主要依靠工会。可是工团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就过去20年中工团主义在其各种派别中所形成的形象而言，它是工会运动高于工人运动其他形式的理论。因此我们看到，工团主义是以无政府主义、敌视政党和反政治倾向为基础的。工团主义声称，工人阶级在工会中建立其先锋队，并将通过工会来实现其任务。在这方面，法国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就共产党在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所进行的论战是很有意思的。党代会谨慎地表达的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遭到工团主义者粗暴的反对。

工团主义作为工会内部的一种思潮正致力于起草自己的纲领，确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斗争方式和方法，并在阶级行动中将工人群众团结起来。共产党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因此，在有

工团主义工人运动的国家里，我们看不到工会和政党之间的对立，不管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如何顽固地认为两者之间是对立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共产党，与另一个叫工团主义党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对立。当然，工团主义者一想到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政党就可能感到惊愕，因为在他们看来，政党——在这个意义上，工团主义者是以无政府主义者的继承人的姿态出现的——是极可恶的东西。在这些国家中，这种对政党的否定态度来自腐败的议会传统，来自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运动，乃至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的良心和骨气的极大的弹性。在改良主义的实践和议会白痴的土地上，出现了这种将政治同贿选活动相提并论的现象。工团主义者的不幸，在于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的理论的本来的根源，因此在他们看来，工团主义是由无产阶级群众运动有机地生长出的一个现象，而共产主义则是由人工培植的运动，是一个由某些显然敌视工人阶级的可疑的“政客”由外部移植进来的运动。作为一个理想的运动和从其健康的、最现实主义的形式看来，工团主义在许多方面接近共产主义，因为它不仅提出了相同的目标——如推翻资本主义等——，而且宣传相同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在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如前所述，工团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相反，我们在工团主义中可以看到许多思潮，因此，工团主义提出要反对共产主义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看到的主要有与无政府主义几乎没有区别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其次是已能同无政府主义划清某种界线的工团主义者-革命家；最后是接近共产主义的工团主义者-共产党人。由此可见，工团主义本身并不是什么成熟的东西，没有固定的形式，它是无政府主义

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许多思潮的大杂烩。当然，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理解共产党人在有革命的工团主义工会运动的国家里的任务。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就团结工人运动的左派采取主动。与我们最接近的是工团主义者-共产党人，这是当前工团主义内部从战争和从俄国革命确实学到许多东西的一派，他们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知道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他们不是从一本抽象的、无政府主义的关于革命的小册子的立场，而是从经验的立场，从那些真正想亲身学些东西的人的立场来对待专政的。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工人生活小组”，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无党派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其本质而言，这个小组是共产主义的，有许多共产党人属于这个小组，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内无进行实际活动的余地。顺便提一下，这在法国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法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能对这个国家全体革命工人拥有政治权威的组织。这个党还处于初建时期，还有思想分歧，还没有统一和团结到能够掌握法国群众运动的程度，虽然客观形势对一个严肃的共产党是极其有利的。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和工团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理论，是对待工人运动问题和对待实现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的方法的不同的两种态度。鉴于我们同工团主义者存在意见分歧，共产党人必须同工团主义的一切反共倾向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共产党人也决不能容忍导致否定政党的理论和实践，不管是谁执行和捍卫这种理论和实践。因此有必要向目前在工人运动中仍然存在的一切无政府主义派别进行系统的、顽强的和有计划的思想斗争。但是，这决不容许妨碍共产党人同工团主义者不仅在反对资本的进攻，而且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实现实际的接近，采取共同的行动和进行密

切的合作。怎样才能实现这些呢？只有通过革命的行动。共产党越软弱，政治上越束手无策，工团主义就越强大，对共产主义就越咄咄逼人。在共产党对一切事件进程居领导地位的地方，在共产党及时采取主动和善于找到我们的阶级敌人的要害之处，并能及时击中它的地方，工团主义者均被迫同共产党人合作，即使他们很有力量。但是，在党内不断产生内部磨擦的地方，在党对自己的共产主义方向没有把握的地方，在党不敢采取主动和不断四下观望别人说些什么的地方——在所有这些地方不可能在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因为为了对自己缺乏主动和没有能力领导工人运动进行辩护，变不利为有利，共产党人自己就开始提出独立论了。

对共产党人来说，工会和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以统一的共产主义精神和统一的共产主义意志来武装一切工人组织。共产党只有有计划地和有系统地完成这一任务，它的存在才有意义。一个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赢得工会的党，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因为这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第四次代表大会不必讨论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可是，如果我们仍必须再次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确定新的原则，而是为了检查一下我们原来就有的很好的原则是怎样实施的。对此我们必须坦率地讲，许多共产党人将这些原则执行得很糟糕。特别是党和工会的关系不可能在所有的国家中完全一样。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这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实际做法。由于工人运动的性质，它所处的环境的特殊性，整个政治和社会形势的不同，传统的不同以及有关国家的社会党所起的

作用不一等因素，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大不相同。

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有老的工人工会运动和年轻的共产党的国家，党和工会的关系与在有老的政治运动和比较年轻的工会运动的国家（俄国和其他国家）不可能一样。如果我们正确地确定了必须争取一切工会拥护共产主义，必须以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工会，并力争工会遵循共产主义策略的目标，如果我们致力于这一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同时乃至用同样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试以英国为例，这个国家有强大的工会运动，有反对政治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老传统和一个拥有数千名党员的不大的共产党，在英国谈不上工会同本来意义上的党之间的关系。工会对党持敌视的态度，因此在这些国家不必谈党同工会的关系，而应谈党同一部分革命的工会以及同工会内部站在阶级斗争发展立场上的反对派的关系。各国在这方面的任务是颇不一样的。

很清楚，如果党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很小的党支部，这对英国是极其有害的。在英国必须致力于形成一个大的反对派的工会运动，必须使我们的共产党小组变成团结反对派的核心，必须建立完整的反对派，给它以固定的形式，团结其他各部分，随着反对派的力量增长，共产党本身也将壮大起来。在党组织和反对派——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很复杂，是由各种成分组成的——之间必须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使人们不能指责共产党人想使整个反对派运动自动地服从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最大的谨慎、最明确的态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实现这一目标，即争取工人群众拥护共产主义。在美国我们也面临基本相同的任务。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共产党和一个以工会教育同盟(Trade-Union Educational League)



为表现形式的相当大的持反对态度的工会运动。美国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必须根据这个同盟的纲领在工会运动中开展工作。什么是同盟的纲领呢？红色工会国际的纲领。当然，同盟的纲领的内容不像共产国际的纲领那样广泛，没有后者那么清楚和明确。美国工会教育同盟的纲领没有美国共产党的纲领那样生动、明确和尖锐。但是，同盟也不可能具有与共产党相同的性质，因为它团结的是全部反对派。我们在美国的任务是团结所有反对龚帕斯的人。党对这个同盟的工作必须表现出最大的耐心，特别是因为同盟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我们在美国的任务是支持同盟扩大其力量，号召所有共产党的同情者积极支持这个同盟，尽力支持他们进行反对毒害美国工人运动的龚帕斯主义的斗争。当然有党扩大影响的方法问题。但是在工人运动中扩大影响并不是通过决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恰当的决定，而是通过共产党人在有关工人组织中进行的工作。因此，我们应当尽可能少谈，甚至根本不谈对同盟活动的监督，因为谈论这点只会导致机械的监督，或者准确地讲，只会导致企图机械地干预党实际上既不能做也不能完成的工作。共产党在工会中扩大影响的任务主要是党的组织任务，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团结的严肃的政党，必须从工人运动的各部分将尽可能多的工人吸引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党员必须通过内部的纪律紧密团结，只有这样我们在工会中的影响才会不断增加。

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是同其在群众中的工作和群众的政治反应成正比的，党的任务就是在组织上固定这种政治影响。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在工会中的组织工作总是落后于政治工作，德国可以作为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粗

略估计，共产党在德国大约影响了1/3的阿姆斯特丹派工会的会员，但是如果从组织上算一算我们的力量，人们立刻就会看到，所有广大的群众在组织上缺乏联系，跟随我们的群众彼此缺乏足够的团结，我们不能从组织上巩固我们在那里的政治成绩。我们政治影响的迅速增长同组织上巩固革命思想的增强极其缓慢之间的这种矛盾，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十分危险的因素。这意味着，党在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某些时刻，可能陷于没有足够数量的组织中心，因而不能集中也不能最稳妥地领导全部革命力量的境地。当然，在德国，“党和工会”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与英国和美国很不相同，在德国，主要是党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联盟的关系问题激化了。大家知道，当时这个联盟甚至是由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建议建立的，后来共产党改变了它对工会的策略，许多德国共产党的工会会员经常把这个拥有15万工人的联盟看作妨碍他们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这里表现出了对实际问题的某种抽象的态度和对我们要求夺取工会的口号的错误理解。一些共产党人是这样看的：既然我们的策略不是分裂工会，而是夺取工会，那么联盟因而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然而这是最地道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盟存在着，在德国的具体情况下，它今后几年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它存在，它当然要扩大其会员的数量。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不争取新的成员，否则联盟会完全失去会员，如果会员逐渐死去的话。

党必须强制其党员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最近几个月的全部斗争本来均应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共产党员必须执行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而是提出了党同联盟的关系问题，这样就使整个事情变得复杂和模糊不

清了。幸亏在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联盟最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基本上作出了结论。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有人只想在老的工会内部开展工作，并想不惜任何代价结束一切独立组织的存在。

在意大利，工会运动同政治运动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工团主义联盟的例子并不说明问题，因为这个组织对工人运动无任何影响，最重要的力量是全国总工会和共产党。对意大利来说，任何关于党同工会关系的讨论都是多余的和不必要的。

在法国，党同工会的关系的问题具有颇为特殊的性质。我们看到，在法国有一个老的工团主义的工会运动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共产党主张工会运动自主和独立的热情并不亚于工团主义者自己。大家知算，法国工团主义者反对红色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起劲。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两个国际之间建立了联系并决定各国的革命工会和共产党在采取各种进攻和防御行动时必须合作。最引人瞩目的是，这个决议不仅遭到工团主义者的反对，而且在共产党内也遭到了反对。共产党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必要性，为此主要指出了法国工人运动的传统。既然谈到传统，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坏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在法国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在社会党执行改良主义政策的时期是可以理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独立于社会党，无非意味着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保持独立，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为这种独立性而斗争。但是假如我们有了一个不许患其前身社会党那样疾病的共产党，那么这种独立论就失去了意义，在这里，历史传统是无济于事的。

在1906年必须反对患了议会白痴症的机会主义党的时候，亚

眠宪章是适用的，当时这个宪章是合时宜的。但是如果将这个纲领运用到所有国家和赋予它国际意义，而不考虑由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所实现的巨大变革，那就必然不可避免地拘泥于死板的公式，不顾现实，因而有将其命运窒息于这些公式中的危险。

在这方面法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法国共产党员要求对自己的党保持独立，同工团主义者一起在法国统一总工会（CGT-U）的指导委员会中通过一个决议，将开除一位工会领导人出党视为敌视全国统一总工会的行动。

严格地讲，在法国有两个党，但并不是两个共产党——左派党和中派党，——而是两个不同的党，其中一个为共产国际的法国共产党支部，另一个被称作工团主义党。我们不应当掩盖事实真相：工团主义者是一个自己不称为政党的党。在共产党内大概有4个派别，在工团主义党内有4个或5个派别。

如果有人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说他们是一个政党，他们会跳起来，感到莫名其妙和惊诧：“我们是一个政党，不对，我们不是一个政党，我们只是工人。”按照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政党是由非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而他们的党是在有组织的工人的核心中自动形成的。

那么法国共产党，特别是它对工会运动的态度特点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引用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想谈谈共产党的一般特点：共产党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有必要在无产阶级内部进行工作，在党和阶级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都认识到党是工人运动的先锋队。工团主义者对此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党员，你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人党的。

在法国共产党巴黎代表大会之前，对罗斯梅同志提出的指导原则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讨论。

在反对这些指导原则的问题上，参加了我们共产国际的一些朋友与同样反对这些原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如果在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之间结成了联盟，那就是一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治愈的一种疾病的症状。法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同志如此惧怕这些原则，在党中央否决了这些指导原则后，《国际》杂志甚至写道：“中央委员会挽救了党，因为在所提出的指导原则中包含着极其危险的东西。”党代会后，《共产党公报》发表了一篇党的执行书记苏蒂夫同志讲述有关这些指导原则的历史的文章，其中有些话很值得在这里引用一下：

“一天，左派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关于工会政策的建议。这个决议案说：共产党认为，它最准确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愿望和最有能力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

一项决议认为，共产党最好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愿望，一名共产党人、法国党的执行书记就提出了抗议。工团主义者可以对此提出抗议，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可以同这些同志辩论。然而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党的书记有这样的抗议，我们就不理解了。假如党不表达工人阶级的愿望，那么什么是它的工作呢？研究议会制和撰写报刊论文？对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有不同的看法。

每个党员都必须坚信他的党能比任何其他政党更好地表达工人阶级的愿望，没有这种信念我们将一事无成，我们将经常被迫处于消极状态。一个没有这种坚定信念的党不是共产党。假如党的书记都惧怕这一思想，那就很清楚，这个党有毛病了。

苏蒂夫接着又说：“指导原则提出了在法国统一总工会中建立一种共产党的法国总工会的要求，这一情况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样说是不对的。这个决议案说，共产党人不仅必须按区域，即按照部门和地区组织起来，而且也必须按照社团组织起来。

法国共产党有这样的党员，他们刚开始在工会中工作就放弃了他们的党证。他们一入工会就忘记了他们是共产党员。在党员大会上他们是共产党员，可是在会外他们保留了为所欲为的权利。他们有时以工会独立自主的最积极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

共产国际不想控制工会，一个声称想控制工会的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策略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共产党必须努力使每个共产党员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必须努力用共产主义精神武装工会运动，同时使参加了工会的党员永远是共产党的党员。共产党不是通过动员建立起来的，入党不是根据某一个命令，正因为入党是自愿的，党员就承担了自愿的、然而同时也是固定的义务。假如一个党员说我们在我们的工会策略上完全独立，那是完全不允许的。

此外还有一个小例子，在我们收到的最近一期《阶级斗争》杂志上发表了由莫纳特、夏穆贝兰、奥尔良和夏尔比特等6位同志署名的一篇文章，更确切地说是一篇宣言。这6位同志中只有莫纳特不是共产党员。这篇宣言宣称：“我们当中有人是党员，有人不是党员，但我们都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工会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主要作用，党只起辅助作用，而不起领导作用。”

我们要问，这些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为什么要入党。我们根本

不能理解，一个党员明明知道为什么要入党，而又不容指责自己在追求一个议员的位子，既然认为党是次要的，为什么又偏偏要留在这个党内。这个问题可以从历史上加以解释，法国共产党的成分参差不齐，它是由不同思想的阶层组成的，每个阶层的旧的思想都被带进了党内，并在党内扎了根。

在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指导原则中，包括下述一个要点：“假如在一个国家中存在一个真正革命的工团主义运动，同时还存在一个在工会运动中没有足够力量和足够影响的党，那么很清楚，就必须使党同工会的相互关系与力量对比协调起来。”必须建立这样的关系，因为没有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的合作，革命的工人运动就会被资本的进攻扼杀。

无论如何，在法国，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一个自己站在工会运动独立自主立场上的共产党，另一方面看到了更强有力地主张工会运动独立自主的工会。当然共产国际相信，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关于工会将自己进行革命的许诺是没有任何严肃的基础的。我们也对实现“一切权力归工会”的口号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政党同工会的关系，存在着共产党同工会的关系。法国的现实斗争，矛盾的激化，资产阶级猛烈的进攻，这一切都迫使法国工人——不仅有工团主义者，甚至还有共产党人——改变了他们对党同工会关系的看法。不管他们想怎样和能够怎样“自主地”确定他们的关系，生活将教育他们应如何生活，并向他们指明，胜利不存在于写出“工会自主和独立”的地方，而在于工人运动的一切形式都贯穿着统一的精神，统一的共产主义意志的地方。

革命的工人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越尖锐，改良主义同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联系和一致就越清楚。上面我已指出，阿姆斯特丹派对革命工会的进攻是随着资本的进攻而加强的。在工会运动的团结问题上，这种联系表现得特别清楚。这个问题不仅我们在研究，我们知道，工会运动必然慢慢地，但终究会认识到同资本统治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只有当工会或者被彻底摧毁，或者被分裂成几个敌对的派别，资产阶级的咄咄逼人的行动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之所以得到拯救，是因为工人运动的混乱，工人运动的瓦解和它在斗争中建立的组织在组织上的分裂。这就是说，工会运动的团结危及资本的统治，因为资本的压力迫使这些强大的改良主义组织向左转。它们越是向左转，工人阶级胜利的希望就越大。因此，资产阶级想分裂工会，将工会变成支离破碎的东西，然后再把相互攻击的组织各个击破，就是很自然的了。

必须指出，阿姆斯特丹派在这个问题上紧跟他们的主子。去年，开除革命工会的事件特别多，例如大家知道，法国总工会的分裂，实际上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公开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同样大家也知道，捷克斯洛伐克阿姆斯特丹派的分裂活动是在经济大萧条和资本家向工人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德国工人处境越困难，阿姆斯特丹派关于左的危险的叫嚣就越响亮。为了摆脱这一危险，他们公开提出了清洗队伍的建议。令人遗憾的是，国际工会运动的分裂问题被提到了日程上。这并不取决于我们。分裂不是由我们共产党人造成的。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力求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努力将工会引到新的轨道，使工人组织革命化，但是我们总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提出掌握工会而不是破坏工会的口号。分裂不是由我们提到日程上的。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面对着这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权益的最严



重的威胁，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共产党人必须十倍努力地去工作，竭尽全力反对这种分裂活动。我们不容许分裂——这应当是共产党人的口号。我们不容许分裂，因为分裂会削弱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我们不容许分裂，因为目前分裂将使工人阶级倒退许多年，削弱工人阶级的抵抗能力，给企业主以对付工人阶级的新武器和巩固其统治的新的可能。我们不容许分裂，这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我们的一切实际行动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共产党人在工会中采取任何步骤都必须考虑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组织的团结。在已经出现分裂，在没有征得我们同意和违背我们意愿建立起并行的组织的地方，共产党人必须为使分裂的组织重新统一而进行极其严肃而有计划的斗争。斗争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一方面必须反对改良派，反对不顾一切想分裂并进而削弱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必须严肃而坚决地反对将分裂工会运动视为拯救工人阶级的所谓的左派。这种激进主义与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在法国看到了愿意接受改良主义者挑战的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他们想尽快地形成自我孤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激进分子甚至认为，工人组织最好同其他的工人组织脱离。这是农业工人联合会领导人的立场，一年前，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统一的工会运动之外。统一的工会运动是我们的口号，因此，共产党不应将其党员从改良主义的工会中拉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将他们拉了出来，并将他们纳入革命的工会，我们就不能对改良主义的组织给予必要的影响和迫使它们同革命的组织联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必须认真重视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十分明显，如果在并行的工会之间达不成谅解，就不能击退资本对工人阶级最

根本权益的进攻。共产党必须向群众解释清楚工会间达成谅解，共同保卫劳动工资和改善生活状况的必要性。我们必须迫使并行的工会的领导人为了采取共同的行动而达成谅解。这应当成为共产党自己的实际行动纲领。在这点上我们既不应被热情多于理智的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攻击所困惑，也不应被甚至来自共产党人的攻击所困惑。我们必须十分顽强地、十分积极地、有计划地执行这种在行动和实践中必然使并行的、互相竞争的组织联合起来的策略。

争取建立工会运动统一战线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课题。我们知道改良主义分子为什么要分裂工会运动，他们不仅想摆脱人们对他们不断的批评和革命的义愤，而且想通过分裂活动使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无法进行。

在阿姆斯特丹派决心永不做少数派之后，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他们必然要分裂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随着工人对他们改良主义的许诺的信任日益减低，他们更感到有分裂全世界工会运动的必要了。资本的进攻每天都在国际改良主义的棺材上钉一个新钉子，因为改良主义的力量在于资产阶级的让步。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让步，是因为他们惧怕革命运动。无论如何，在战争结束不久，在改良主义分子起调解人作用时，他们能够向工人炫耀其策略的成果。普通工人没有注意到，之所以允许进行一些改革并不是由于执行了改良主义的策略，而是由于违抗了这一策略，因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生，是同革命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和革命的爆发同时出现的。在革命的浪潮退落的同时，资产阶级从防御转入了进攻。今天就连最普通的工人都知道，改良主义已经破产了。事实表明，改良主义连最初几年取得的所谓成就都保不住了。国际劳

工局和国际联盟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全部动听的许诺现在都赤裸裸地现了原形。已感到末日来临的日益衰落的改良主义企图不惜任何代价瓦解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不能取代日益衰落的资产阶级。作为对有计划地分裂工会运动的回答，我们全体共产党人应当共同声明，每个共产党应当单独声明：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分裂。

阻止分裂越来越困难了，已决定脱离革命工人的阿姆斯特丹国际为此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开除共产党人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对待这种开除的问题。阿姆斯特丹派开除共产党人为了什么目的呢？他们想把共产党的领袖孤立起来，失去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他们想割断最优秀的革命分子同工人阶级的联系，以便继续对工会会员施加思想和组织影响。很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容忍将共产党人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的策略。共产党人主张团结，但是他们不能为了团结而牺牲共产主义。最近一个时期的任务是仔细考虑采取一些最严肃的实际措施，来对付这种传染病似的开除活动。

大家知道，开除的办法主要是针对领导人。在德国采用的是开除当选的共产党人的做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办法简单些，在捷克，工会中央领导机构宣布开除总共拥有11万工人的化工协会和木材工人协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迫害共产党人的方法，因此，共产党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破坏工会也必须有自己的斗争方法。

但是，总有几个对各国都适用的带普遍性的问题。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没有充分利用章程上的一切可能性来反对开除活动。所有的工会章程都谈到会员由于明显违反章程可以将他们开除出工会，可是据我所知，章程并没有规定共产党人只是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而应当将他们开除。许多人被开除和当选的干部得不到批准，只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人。根据工会章程进行斗争是否可能？我们认为，在许多国家能够进行这种斗争。

工会章程为这种斗争提供了足够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形式上的权利，这不会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留下任何印象，即使我们对此稍微有所怀疑，也是极其幼稚的，不能这样理解充分利用每个工会会员享有的一切合法权利。我们必须在工会会员中大规模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每次大会、每一次代表大会上，在凡是发生了开除事件的各行业的工人集会的地方，讨论开除问题。在一些国家中我们的同志局限于在报纸上发表一两篇文章，事情即告结束。实际上，即使只有一个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工会，这件事也应该成为我们在这个工会的会员中不断进行有利于恢复会员资格的政治宣传的材料来源。应当在工厂中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开除的运动，随时都可以讨论开除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这个对整个工人阶级极其危险的资本进攻的时刻，每个工人都知道这些开除行动具有明显的背叛性质。

共产党宣传鼓动的任务是揭露这些开除事件的真相，并使每个工人明了暗中的原因。不许工会官僚们在这类事情上为所欲为，只有当他们知道这样的事件将成为不断谴责他们的内容，不是谴责几天，而是谴责他们几年，他们才会在决定将共产党员赶出工会和开除出工会之前好好考虑考虑。此外，每个地方联合会都选举理事会，中央机构拒不批准选出的理事会。在德国就有过这种情况。

问题在于下一步该怎么办？重新举行选举？可是重新选举的结果仍将是现在的政治结构。在拒不批准的同时一般也将当选者

开除，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应当只局限于做鼓动工作，还是应当试图前进一步？显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局限于抗议。如果地方联合会选举了共产党员，而且选举是按照章程进行的，开除共产党员或拒绝批准就意味着无耻地侵犯工会会员最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会员同他们选出的工会干部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关系（如果共产党员当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工会地方小组为了挽救工会，维护工会运动的团结，就应当拒绝执行中央的规定，必须制止阿姆斯特丹派独断专行的做法。当然这可能导致严重的冲突。中央的代表可能以拒绝服从命令为由，将整个地方小组开除，但是任何一个地方小组都没有义务满足中央的非法的要求。我们不想分裂，可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允许改良主义分子随意改变工会。

尽管我们反对分裂，但是改良主义分子的进攻活动总是针对我们的，因此，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被工会开除的会员失散，把他们聚集起来的问题至关重要。在共产党员中，有的同志患了组织上的拜物教症，因此认为团结和联合被开除的工人违背工会运动的统一。这是绝对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立场。谁团结被开除的人，谁联合被改良主义政策驱散的会员，谁就实际上在为重新恢复遭到破坏的统一而工作，谁就在为被分裂和被拆散的组织重新统一创造条件。由于工会的处境，斗争条件和特点不同，有必要建立不同的组织，比如在德国可将某些人安排在被开除会员的联合会里，将另一些人团结统一到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联盟中。在德国没有统一的反对分裂政策的斗争形式和方法，每个实际步骤都必须个别考虑，必须根据情况采用这种或那种实际手段。必须看到，在某种情况下停止向工会

中央机构上交会费是可能的和允许的。假如中央领导将地方小组的当选机构开除，在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地方小组可以停止上交会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必须停止缴纳。

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宣扬拒绝向工会本身缴纳会费。相反，每个工会会员仍在继续缴纳其应交的会费，会费保留在地方的金库里，仍按工会章程规定的数额结算，但在冲突解决之前不向上缴纳。这是普遍适用的斗争手段吗？当然不是。在某种形势下，在某种条件下这可以是斗争的一个方法和手段。对我们来说，实际上这种斗争只有具有群众性质，才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当然，每个共产党员自己均应尽力阻止这种开除行动，但是必须动员所有对此持同情态度的地方和中央的组织参加抗议活动。同情被开除者的抗议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抗议的方式在这里也很难确定。可是毋庸置疑，为了结束开除的浪潮，开展这种抗议活动是必要的，采取统一的集体的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些组织究竟以组织的形式和财政的形式，还是其他的方式进行抗议，也是一个具体的问题。毫无疑问，每个国家都会根据地方的条件，找到千百个抗议这种开除的实际方式。重要的是，党不局限于做出决议，而是要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阻止不了开除的浪潮，如果我们不能击退阿姆斯特丹派的进攻，国际工人运动就要分裂，战胜资产阶级的时刻也会推迟。

应当考虑到，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以来，开除的传染病迅速蔓延，不仅蔓延到各国，而且也传染了各工业部门的国际组织，例如去年有许多革命的工会被从相应的国际秘书处中开除或未被接纳。未被接纳的有俄国的冶金工人联合会、纺织工人联合会、职员联合会、木材工人联合会、皮革工人联合会、运输工

人联合会和邮电职员联合会等。唯一被接纳加入国际联合会的是食品工人联合会，但也是有条件的。各国革命的工会都面临着革命工会的联合应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以前国际宣传委员会是按照工业部门建立的，可是有计划地将整个工会从国际联合会中开除，可能迫使革命的工会离开宣传委员会，另外组建新的国际联合会办公室。这不是遥远的未来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在这方面共产党应当做些什么呢？我们必须看到，至少少数在工业联合会国际委员会任职的共产党员对开除他们的革命同志也持相当冷漠的态度。这主要说明，并非所有自称共产党员的人都真正是共产党员。在不久的将来，各国革命的工会将被迫按照工业部门联合起来，以便同心协力为在每个工业部门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而斗争。共产党人必须以各种方式支持这些在国际范围内像各国革命的工人一样从事相同工作的组织。

不管共产党人在工会运动中的斗争多么艰巨，不管改良主义分子如何向我们提出分裂的挑战，我们仍将继续捍卫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提出的口号：不是破坏，而是夺取工会。过去几年证实了这一策略的正确性。许多共产党人的急躁情绪，以及对改良主义的官僚常常斗争不力，导致了破坏工会理论的出现。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一立场，那它现在的处境会怎样！它甚至连目前在各国工会中所完成的工作的十分之一都实现不了。共产党员必须在改良主义分子聚集的地方和有群众的地方孜孜不倦地工作。让改良主义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迫害我们去吧。让他们企图连根铲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去吧。让他们同资产阶级勾结企图粉碎日益强大的反对派去吧。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共产主义不是天外飞来的，不是他人传授的，而是从工人群众的母体中有

机地生长出来的，共产主义为在劳动群众中正在成熟的和强烈酝酿着的東西提供了形式。共产国际是一个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的表现，因此，放弃不断在工会中顽强地、有计划地进行工作，提出退出群众组织和另建自己的小联合会的口号，简直是胡闹。不，破坏工会的是另外一些人。资产阶级在进行破坏活动。改良主义分子的策略在破坏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共产党人不会搞这种活动。现在只有少数人还没有从过去几年的经验中学到东西。在美国、德国和一些工团主义集团中总还可以找到这类特殊的人物，他们认为，将共产主义的好人同改良主义的坏蛋分开，并建立自己的小而且纯的微型工会，工人运动就会壮大。实际上工人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只能因而受到损失。工人运动可能受到损失，因为这样一来共产主义这个酵素，共产主义觉悟，共产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主动精神就将脱离其自然的环境，这等于人为地关闭革命的发动机，这将对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最大的打击。

由此产生了共产党的口号——夺取工会。可是夺取工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样我们就谈到了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国家工作的一个薄弱方面。有的国家将夺取工会理解为夺取领导岗位，假如工会秘书和主席是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就放心了，直到发生第一次震动和第一次冲突。冲突开始了，他们才蓦然看到他们还没有夺取群众，而且夺取领导岗位还不意味着夺取工会。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这种策略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们共产党认为没有必要将共产主义情绪变成共产主义觉悟。这意味着，共产党没有在同—一个工会中建立通过严格的纪律而相互联系的普通的共产党支部。这意味着，我们共产



党听任某些意想不到的潮流和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情绪来决定群众组织的命运。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国家还根本未对群众进行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夺取工会正是意味着夺取群众，对这些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将最先进的分子用共产主义精神组织起来，以使整个工会从上到下的各级组织都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觉悟。

只有共产党人自己组织起来了，只有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并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他们才能够和可以提出团结全部反对派的动议。我们不能局限于只团结自己的队伍。目前工会运动拥有数千万人，工会是名副其实的群众组织，因此，相互关系问题，党同其支部以及这些支部同全部反对派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的策略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共产党支部和共产党小组正是共产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装置和纽带。应当怎样建立这种关系呢？如何在这些部门中正确地去组织工作，在每个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来予以确定。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工作的初期，我们的宣传工作纯属抽象性质。这些工作有宣传共产党的口号，宣传社会革命和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是这种宣传并非总是来自有关国家的具体的实际需要。将莫斯科同阿姆斯特丹加以对比也常常具有抽象的性质，因此我们前进得如此缓慢，并如此缓慢地将我们的触角伸向了群众组织。

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将其宣传搞得更具体和更实际些，使它适应当前的环境，无论如何要从有关国家和有关工业部门的工人的具体需要中看出具有普遍性的要求，从实际斗争来确定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并在这一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觉悟，只有这样进行工作才能使我们获得必要的成果。如果我们这样行动，我

们就能最好地实现夺取工会。夺取工会恰好在于迫使工会实现我们的实际纲领和实施我们的建议，即使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做。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夺取工会。诚然，为了实行这一策略，为了打进一切工人组织和将我们的口号变成劳动人民注意的中心，除了进行生动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外，还需要做相应的新闻工作，遗憾的是共产党对我们工会的机关报重视的太不够了。工会运动在党的总的新闻工作中占极小的位置，并不是所有的党都出版工会报刊，即使出版也很不经常，特别是工会报刊常常陷于财政困难，好像工会运动问题是次要的问题，好像在必要时也可以削弱工会的新闻工作。

不夺取工会就不能进行社会革命，而为了夺取工会，我们就必须在最近一个时期对我们的工会报纸给予特别的重视。必须发展工会报纸，使它更实际，扩大我们的报纸宣传鼓动的范围。在我们的报纸上，不仅应当讨论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应当进行讨论），而且也应当讨论具体的实际的斗争问题，如工资问题、组织建设活动问题和社会保险问题等。总之，一切使工人群众强烈关心的问题，都必须经常在我们的工会报纸的版面上得到反映。我们所有的党报都必须记住，不占领改良主义分子的这个堡垒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然而，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宣传鼓动那就糟糕了，在组织上巩固我们政治工作的成果，对每个国家的共产党来说都应居首要地位，否则，群众在政治上的进步和组织上的巩固如果不相协调，将导致一系列失败。夺取工会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的和具体的组织任务，不会立即取得直接的结果，但是可以保证共产党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有一个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在对待工会

运动和夺取群众及工会的态度上，抽象的东西越少和实际的东西越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任务就实现得越快。

我们建立在实际而具体的行动纲领基础上的工会工作，必须以将各国的工会运动统一到红色工会国际中为目标。应当指出，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关于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在一些党内出现了散伙的情绪。有人作了这样的判断：我们既然主张统一战线，主张工会运动的统一，主张夺取而不是破坏工会，那就应当解散红色工会国际。这样将达到工会运动的真正统一，并大大有利于共产党人完成夺取工会的任务。当时，这个思想是由保尔·列维及其在德国的拥护者提出的，其他国家的一些共产党人也有这一思想。起初，许多同志还不清楚散伙论的本质。不少同志认为，这不是原则性的分歧，而只是一个是否适当的问题。但是这些同志错了，在红色工会国际问题上的散伙情绪实际上是要解散共产国际。解散红色工会国际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放弃将革命的工会运动团结到一个国际中心的任务，意味着让国际工会运动的革命分子成为散兵游勇。如果这只涉及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和共产党支部，那问题倒很简单，工会运动中的共产党人不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共产国际完成了领导和团结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是团结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革命工会运动，参加红色工会国际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各种工团主义者。所有左派革命工人和全部不要阶级和平，而要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及其代理人的斗争的人都属于这个国际。因此，解散红色工会国际主要意味着缩小国际共产主义活动的基础，并必然会导致共产主义组织的解散。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结束了这种散伙的情绪，现在很难找

到一个这种散伙情绪很严重的党。虽然不存在散伙的情绪，但却存在对红色工会国际的消极的态度，许多共产党人认为，红色工会国际问题虽很有意思，但却是次要的问题。对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来说，这是一个极其有害的错误看法。革命的工会运动必须有其中心，不然共产国际同各派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加强红色工会国际也意味着加强共产国际。共产党在这里是为自己和为共产国际而工作，因此各党必须在其全部工会工作中和在其对工会运动的全部政策中重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极其重要的任务。红色工会国际建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一个角落不在为我们的纲领和红色工会国际的策略而进行尖锐的斗争。红色工会国际同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遭到了特别猛烈的攻击，正因为如此，从深度上和广度上加强夺取工会的工作，以及把这些工会吸引到世界革命工会运动中心的工作，需要各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去完成。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分裂工会，而是将工会联合起来。我们不是建议将各工人小组拉出原来的组织，并将它们并入红色工会国际。我们建议——没有人能否定我们的这一权利——工会接受红色工会国际的纲领和策略。我们不想在组织上搞分裂，不想分裂、瓦解和破坏工会，而只想在思想上夺取这些无产阶级组织，使它们在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的指导下联合起来。我坚信能够克服共产国际在工会运动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集团和我们鲜艳的共产主义旗帜在所有工人组织中飘扬的日子不久即将到来。

**克拉克（英国）：**

同志们！我想代表英国代表团声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来的总的纲领。现在我想就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和英国的工会运

动讲几句话。我认为，对英国工会运动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大家应当知道，整个英国工会运动都参加了英国工会代表大会，这个工会代表大会的每个成员，即所有我们在工会里组织起来的人，也自动属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其结果是，英国工会组织的每个干部和会员的组织成员的身分也属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

现在在英国可以看到某些完全改变了革命工人阶级的前途的强大的倾向。在过去四五年中，人们致力于弥合英国熟练产业工人和非熟练产业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别和经济差别，而资本主义的进攻所造成的工资逐渐减少，越来越将英国无产阶级压到同样的水平。

再就车间代表和工厂委员会运动谈几句。车间工会代表制度在英国已存在大约30年了。可是最近恰好工人最需要这一机构的时候，法律措施却使它完全陷于瘫痪。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对英国车间代表运动目前的消极态度提出许多批评。但是，请同志们允许我说，由于大批工人失业（正常时期在大型机械厂和造船厂工作的全部工人的35%现在失业了），过去组织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大部分人现在已不在工厂，而是在工厂之外。在这么多了解工厂委员会的意义和作用的工人阶级的成员失业的时期，人们不可能有工厂委员会。但是，我们正在重新组织力量，我们不仅努力团结企业内部的力量，而且我们英国工会运动的革命派还在这个运动史上首次将我们的宣传带进了工会。

有人已在此指出，虽然英国有一个强大的工会运动，可是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共产党，它实际上在工会里没有什么影响。

情况确实如此，但是这有许多原因。革命的共产党人或老的

革命的民主党人，过去曾拒绝承担帮助在工厂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的责任，这是他们最大的过失之一。革命者曾一再拒绝在工会里工作，以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直到最近，我们才学会统一战线的策略，参加了工会运动，并试图夺取工会运动。至于英国工会运动中的官僚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尚未达到很大的规模。可以说，其原因是由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中没有影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支使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人感到恐惧的力量，但是我不想强求你们同意这一看法；大约20%的英国工会会员无论如何是同情共产党的。在这之前，我们已承认阿姆斯特丹国际掌握了全部机构。但是假如我们开始同他们争夺工会的领导地位，他们就会将我们当作危险的敌人看待。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政治领域同经济领域里的强大的工会运动的关系，我们就会看到，仍然构成强大的工会运动真正政治一翼的工党，已将地方工人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置于它的影响之下，将它们都置于政党——工党、工会运动的政党——的卵翼之下。它制定了一条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员中的任何人不许被工会派到这些工人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中去，因为工党在其最近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拒绝接纳共产党员。这是斗争的开始，在这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对共产党人进行了第一次攻击，从英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出发，我们欢迎这次进攻。

至于红色工会国际目前在英国的力量，我们不能说，到现在为止英国已有一个强大的工会作为全国的组织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但是由于共产党的活动，由于党在过去12个月中或者自红色工会国际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为打进整个工会运动而进行的斗争，我们已在我们的队伍里团结了各种工会的140个地方小

组，而且是在苏格兰的工业中心。此外，在伦敦郡还有200个各种工会的地方小组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红色工会国际的力量在每个工业中心和每个煤矿地区都慢慢地组织起来了，这些力量的影响已达到无产阶级运动的空前的程度。

我可以代表英国支部说，工会国际在英国的工会运动中是有伟大前途的。

**兰辛（美国）：**

同志们，在洛佐夫斯基同志如此详尽地阐述了工会运动的问题之后，只有关于共产党人在美国工会中的任务的几个问题我还想代表美国代表团谈谈。你们也许知道，虽然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和工人有激进的传统，可是我们的工人运动却很落后和反动。这些工会的领导多年来实际上未遇到任何挑战，一直掌握在同一类人的手中。这些领导人惯于执行劳资合作政策，工会变成了对外封闭的协会，只研究职业问题，对组织非熟练工人和部分主要在重要工业部门工作的熟练工人根本不感兴趣。

当然，他们也提出了工会政治中立的口号，并要求工会只致力于工会的目标。这些工会的性质虽然反动，但它们在资本主义进攻之下也身受其害。它们甚至遭到了猛烈的进攻，进攻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这些工会完全摧毁。这些工会失去了会员，从前已争取到的条件也恶化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人数减少到43万人以下。在这里应当考虑到，美国有1.1亿人口，其中3600万是领工钱的（即非月薪的）工人。

工会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今年春天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工人真地开始抵抗资本的进攻，甚至强迫其反动的领导人号召工人进行抵抗了。

我们可以从矿山工人和铁路工人最近的罢工中学到很多东西，这些斗争使美国共产党受到许多极为重要的教育。罢工清楚地表明，工人群众有斗争意志，如果他们有正确的领导，工人巨大的潜力就可以适当地得到发挥。此外，这还表明，反动的工会官僚背信弃义地夺去了在罢工中真正获胜的工人的胜利果实，共产党人可以利用他们的背叛行为，去团结激进分子，为争取比较好的领导和比较好的组织形式而进行思想斗争。这也表明，资本家越来越迫使美国政府亲自对日常的经济斗争大力进行干预，政府被迫摘下其虚伪的假面具，今天已有成千上万的工人认清了民主的幻想。禁止铁路工人参加任何罢工活动的法令，使工人认清了他们在社会中的阶级地位。许多工会和中央机构要求进行总罢工，而总罢工等于对政府进行罢工。可是这个建议遭到美国劳工联合会执行局的拒绝，争取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行动的呼声在工会内部也高涨起来，龚帕斯奖友罚敌的政策在许多地方已被永远抛弃。

这些迅速发展的客观条件，为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激进的运动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此外这还表明，我们有必要掀起一个这样的运动，不管我们是否对这个运动拥有领导权，不管共产党员能否控制这个运动，这个运动都会出现的。

洛佐夫斯基同志说过，将这种控制视为一种纯机械的过程，如同我们大多数党员在许多方面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他说，我们不要进行机械的控制，而应努力进行思想控制。如果美国共产党善于将其全部精力用于这一伟大的激进的运动，那么实行这种思想控制对美国共产党来说是可能的。掀起一个这样的激进运动的最好方法，或者如我更喜欢说的那样，掀起这样一个激进运



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是自觉地发展我们已建立的合法的党。它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党，一个能领导群众的党，一个真正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党。它必须成为一个目标更远大的党，而不是一个为了某些目的的工具。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能够在我们的旗帜下把工会中最优秀的分子团结起来的党。

我们应当用这种方法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展这些将来领导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进行共产主义斗争的并行的运动。

美国的激进运动已变成一个受到普遍承认的因素，并在各工会中扩大其影响。但是你们无疑会理解，我们在美国必须采用很基本的口号。在更好的组织形式和更好的斗争方法的基础上统一工人阶级力量的口号，激进运动纲领的这一部分今天已被11个州的劳联大会，两个国际工会和数千个地方工会和中央工人协会所接受。反对龚帕斯及其反动政策的思想斗争发展得很迅速。

当然我们已预见到，如果这场斗争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龚帕斯及其追随者就会采用开除的办法。我们必须估计到未来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将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开除。可是假如我们对这种开除采取对抗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必须符合每个国家的情况。在我们决定采取什么最后措施之前，应当深入地研究这一形势。

当我们将这一想法运用到美国时，我们发现，共产党人反对官僚的斗争还处于初期阶段，从事革命活动就被开除的政策尚未普遍执行。因此，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被开除的共产党人或激进分子应当拒绝承认这种开除的合法性。他们应当向工会中的激进分子做工作，要求他们留在工会里，为重新入会而斗争，并在这种斗争中运用工会章程提供的一切可能性。假如会员和地方小组

被开除，他们当然必须尽可能同工会的激进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不应参加独立的革命工会。这在其他国家也许是一个好的策略，但却使被开除者不能进行争取重新入会的斗争。我们应当随着美国形势的每个变化而采用新的方法。

在一些欧洲国家里，建立独立的革命工会就解决了同开除进行斗争的问题，可是在美国这仍是一个问题。美国工会运动深受分裂思想之害，因此，许多最优秀、最积极和最革命的力量退出了工会，按照建立理想的工会的原则在工会运动之外联合起来了。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独立的工会没有能力团结群众，即使在没有工会组织的工业部门也团结不了群众。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这样的组织，被敌视苏维埃俄国的、其宣传接近反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分子所控制。大家都不能不承认，这个组织过去曾以比较激进的斗争方法使美国的工人阶级受到过鼓舞。

有许多独立的、多多少少有些革命性的工会。美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寻求令人满意地解决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和适当地利用暂时参加了独立工会，即参加了联系群众较多的组织的那些激进分子。在工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纲领，我们党同意这个纲领，这是一个在每个工业部门都有一个统一的工会的基础上团结工人阶级的纲领。现在我们应当执行这个纲领，我们已经开了头。

必须把团结的口号带到包括独立的革命工会在内的美国各工会中去。革命工会应当公开声明，它希望重新参加群众组织。它应当为了重新参加进行有效的宣传。群众工会中的一切激进分子都应当为在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重新接纳这些工会而进行同样

的斗争。我相信，只要我们看到了这个必要性，我们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激进运动和独立的革命工会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应当坐到一起讨论执行这一政策的措施。

最后我还想指出，看来我们的敌人——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人领袖——比我们自己更重视工会在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中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人和一切激进分子同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进行合作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点。看来，我们很怕被传染，并失去我们共产党人的面子，假如我们“过多地”从事工会工作。

如果我们想通过建立支部（共产国际已作出最后的决定）贯彻执行在工会中开展工作的这一政策，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为我们的党争取新的党员；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参加工人的日常斗争，并将这些群众为争取经济目标的斗争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总的革命斗争。此外，也是为了将目前的工会变成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革命工具。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 4 时。**

# 第十七次会议

(1922年11月20日，星期一)

会议开始：晚6时

主 席：卡尔

## 讨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问题

黑克尔特（德国）：

同志们，今天早上洛佐夫斯基已经讲了，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一条明确的路线，首先必须拒绝任何一种会引起冲动的政策，任何会导致因不耐烦情绪或其他看法而支持工会分裂的政策。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分裂工会”的口号或者对此让步，那么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会遭到破坏。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对极了。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宣传工会的分裂，或者顺从别人的劝诱，向那些想分裂工会的人让步，我们共产党人就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我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大家能一致同意，必须同任何分裂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因为假如我们真要宣传建立统一战线，我们就必须在整个工人阶级面前表明，我们主张维护和恢复工会联合会。一方面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奋斗，另一方面却又同情分裂，这等于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群众面前出丑，甚至不仅出丑，而且

还会遭到群众的蔑视，我们会因此而犯下大罪。

但是，现在有些国家的工会已经分裂了，它们的分裂不是因为现在阿姆斯特丹分子搞分裂才出现的，而是早在战前或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中就存在平行的组织。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同志的任务是在这些平行的组织中做工作，使所有的组织重新联合为一个组织。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却没有使用自己能够并且应该使用的全部力量。我们早就应该不仅在一个工会发生分裂的国家里，而是在所有工会发生分裂的国家里觉察到，那里的共产党人没有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奋斗，而是在互相攻击。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一下，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不支持另一个组织中的共产党人，同他们团结一致为共同目的而奋斗，就等于积极支持改良主义和帮助那些想瓦解工会运动的人。因此，责成所有存在着平行组织的国家中的共产党人消除它们之间的争端，并且找出一个共同工作的基础，这是我们的最高准则。老实说，我们德国同志很敬佩意大利同志，不知他们是如何使党内的同志理解，为了同一目的，必须在法西斯组织中也开展工作，应该把自己的支部也打入到这些组织中去。

建立支部的策略在共产国际内部甚至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还受到猛烈的攻击。例如在我们德国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有一批同志声称建立支部不好，就是在这批人及其周围人中间，要求取消共产国际整个工会工作和放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的取消主义倾向发展起来了。我们同这些人进行了斗争。德国共产党内的弗里斯兰危机就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发生的。我们把这些人从组织中清除了出去，并且在德国组织内部展开了一场坚决的斗争，以便使我们所掌握的

一切革命阶层统一认识。当然，在斗争中往往出现争吵，有些党员话说得不够聪明，表现得不够理智。但是我们不能像洛兹夫斯基同志那样，说什么马斯洛夫同志干了一件蠢事，写了一篇极其荒唐的反共产党人的文章，全靠黑克尔特和布兰德勒同志才挽救了局面等，几句话就解决了反对所谓革命的联合会的党内反对派问题。

同志们！我不想把挽救联合会的勋章挂在自己的胸前，因为我不能把马斯洛夫所做的事情随随便便地说成是糟糕透顶的、极为恶劣的事情，而不指出联合会会员的态度对马斯洛夫的言行是起了作用的。我们必须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才能作出公正的评判。在这个问题上，党的责任在于它应该预见到，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在联合会中做好充分的工作，这种分歧是必然要发生的。在联合会中，我们曾相信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会做工作的。我们在联合会中的同志反对建立党组，而我们的党内同志则听之任之。由此我们与联合会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幸亏在10月初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为今后的和谐合作打下基础。但是在联合会中不建立党组的坏例子在其他共产党内也有。

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因上述错误而目前遭到损害的两个党。一个是法国共产党。去年法共答应负责在统一总工会中开展工作，建立党组。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致使事情发展到了彻底分裂而使法国工会运动完全陷入混乱的地步。假如法共听从别人的忠告，制定一个能够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纲领，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它本来有可能夺得对法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但是法共没有这样做。在马赛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谈到共产党人应该在辛迪加中

做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经脱离党的马高同志对法共陷入这一危机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今后应该改变做法。假如党经常对面临的问题明确表态，它也就有可能在工会领导人和党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样就会使蒙慕梭和莫纳特这样的人成为法国共产党的真正能干的领导成员，使法共成为一个真正的党，而不会让那些想背着无产阶级搞自己的政策的人爬上领导岗位了。我们不能让旧的分歧继续存在下去了，共产国际必须责成党和统一总工会的领导人，为了法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携起手来。

下面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那里也存在过相类似的思潮。反对建立党组的人主要是身为党员的工会领导人。有些同志公开表示：为什么要建立党组？这只能带来争吵，只要共产党人担任工会的领导，就一切都好了。

但是，我们的捷克同志必须看到，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因此而一切都好了。假如他们在一年前就好好地建立了党组，泰尔勒之流就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的势力。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德国所取得的反面经验以及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所看到的例子教育了我们，今后要更好地重视上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决议。

我再说一说德国的情况。我们并不想断言我们为夺取工会而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正确的，但是洛佐夫斯基今天上午谈到农业工人组织的时候说，有上万人退出了农业工人组织，而党却对这些农业工人毫不关心。关于这个问题确实还有一些不同于洛佐夫斯基所说的原因。

德国农业工人运动失去了几十万成员，这是事实。但是我们

那里存在着官僚，这些官僚除了搞“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治以外不干别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被干脆置于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治之下。由于他们不关心农业工人的利益，农业工人起来造反了。农业工人在德国革命以后曾有80万人组织了起来，而战前却根本没有组织。德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最兴旺时成员人数达27 000名。战争期间成员人数减少到3 000名，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重新组织农业工人，但是农业工人被联合会的官僚利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1919年，我们曾经一度试图着手做农业工人的工作，我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农业工人联合会，但是我们的计划失败了。假如革命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发展，假如我们能够直接给农业工人一些好处，情况也许就不同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社会民主党人仍然把农业工人抓在自己手中。

今年却有几十万人退出了联合会。我们的同志面临抉择：难道我们应该在还没有能力同这些工人群众一起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把他们重新联合为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组织？难道我们不该害怕，假如我们着手成立一个联合会的话，阿姆斯特丹分子就会趁机对共产党人再一次发起进攻，说什么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共产党人搞分裂？

假如要我们在还没有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去着手成立一个新组织，这实在超过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

我并不反对，假如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表现得稍微积极一点，也许事情会好些。但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太弱，与我们相对的爱因斯坦分子的组织却有上万人，所以我们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不得不使一些想采取某种愚蠢行动的急躁的



同志稳定情绪。

现在根本还谈不上在矛盾如此尖锐、问题如此复杂的时候去依靠尚未真正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采取任何行动。为了扩大影响，需要有一个坚固的良好的组织机构，不仅如此，还必须使广大的工人群众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现在我认为，我能够以我们党的名义保证，不要几个月，我们肯定会更好地进行斗争，因为现在我们党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的信任。由于党现在已经有广大同情党的群众作基础，而且党有了一个组织机构，党借助于这个机构能够领导运动，所以它现在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了。

然而，我们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万灵药方。今天上午，洛佐夫斯基讲得很对，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为该国制定一个工会纲领，纲领中要明确规定我们的任务，以便使群众理解我们的任务。另外，我们还需要为每一个工业部门，甚至也许要为每个工会制定不同的策略。假如卡尔同志还给我几分钟时间的话，我还想对这个问题略加阐述。

例如在德国，我们可以依靠建筑工人很好地进行斗争。如果我们占领一整块地盘，我们可以打击还没有托拉斯化，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企业主阶级。但是铁路工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铁路工人中间我们也同样有革命的工人，但是在这个部门中与我们对立的企业主是整个国家和整个国家政权。国家制订了法律，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工人。假如我们对建筑工人说，培布洛完了，我们不再喜欢它了，我们自己成立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可以同建筑工人一起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但

是，假如我们对铁路工人也这么做，那就肯定要失败，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国家。国家可以践踏我们，革命分子当然马上会被解雇。去年就是这样，我们失去了大约2 000名优秀的同志，他们被解雇了。

建筑工人与铁路工人之间的区别迫使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其他组织中也同样如此。在冶金工人中，我们已经达到了迪斯曼之流不再敢大批开除我们的地步，因为几乎有一半的成员作为我们的后盾，工人的反抗力量太强大了。而在农业工人中，我们却不知道阿姆斯特丹分子的政策趋向如何。据估计我们必须着手重新组织农业工人，因为我们不能容忍裂痕再继续扩大下去。

作为我的发言的结束语我请求，第一，应该作出决议，责成所有的共产党非常认真地对待建立党组问题，并且在今年贯彻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必须为每个党组，如果必要的话，还为不同的工业部门制定行动纲领，以便使我们能够团结工人一起为我们的目标进行必要的斗争；第三，制止我们的同志在不同的革命组织或平行的工会组织中互相斗争而让我们的敌人拍手称快。（鼓掌。）

**洛里当（法国）：**

法国代表团派一名工会会员、法国统一总工会中最重要的省联合会之一的书记上台发言，以此表明法国代表团是何等重视工会中共产主义行动问题。

季诺维也夫讲过，工会问题是法国运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我们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并且对洛佐夫斯基的讲话还要补充的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历史发展和组织情况来解决工

会问题。

法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从右的到极左的，一致同意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报告的第20条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说明、研究和阐述。

这一条的内容是什么呢？它要求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人，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与工团主义者在对资本采取进攻和防御的问题上，就共同斗争和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当场达成协议。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种让步，为什么要让步？首先是因为法国存在着一个拥有30万成员的很大的工团主义的革命组织，即统一总工会。其次是因为分散在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中的工会会员的头脑中存在着对各政党，其中也包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人们对法国的传统谈得很多，今天也还是如此。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传统是意味着过去，有时候甚至意味着忘却。

对我们起指导作用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但是法国的传统却一有机会就要表现出来，常常甚至没有任何机会也要表现。

只要我们打算在某一行动中开展共产党工作，就会有同志向我们提起传统。好吧，既然有传统，我们就简短地谈谈传统吧。

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发生在什么时期呢？在巴黎公社以后，大约1878年至1880年，那时候法国政党中有一个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就是茹尔·盖得，是马赛代表大会上的茹尔·盖得，不是战争时期的那个茹尔·盖得。他主张工会应该与党建立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法国传统产生于这个时期，但是法国共产党后来忘记了它的传统，它陷入了最狭隘、最糟糕的议会主义，而茹尔·盖得的弟子——勒巴和德洛里之流，他们今天还是北方的议员——

忘记了茹尔·盖得的工会传统，陷入了最危险、最令人反感的城堡和平政策的工团主义。

我们大家还能回忆起1911年谢基埃尔在参议院所作的发言，在紧接着这次会议之后的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发言。他在发言中称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是应该置于法律之外的直接行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怎么可能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06年亚眠代表大会，有名的亚眠宪章就产生于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不过是法国工人阶级中强有力的、头脑健全的人物发起的一次主要是针对政党的行动。

大会通过的“宪章”至今还在工会中被用来对付我们。宪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内的，也就是工会自治；另一方面是对外的，这就是工团主义行动。工团主义并不使自己满足，但是它满足一切要求，归根结蒂满足要求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术语，然而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危险的政治术语。

接着发生了战争。在战争中两种组织形式都经历了阴暗时期。政治组织形式早就与资产阶级结为一体，而对工会形式人们还能够寄予某些希望。（洛佐夫斯基插话：战争使统一得以实现。）是的，但这种统一是坏意义上的统一。这里我想顺便向我们所失去的饶勒斯表示敬意，这样，虽然我们对他的学说有不同看法，人们也不能说我们损害了他的威望。

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一场斗争，目的是使党在政治关系和工会关系上能够走上正确的轨道。在这场斗争中没有把党内同志和专门从事工会运动的同志区分开来，当时设立了一个恢复国际联系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有洛佐夫斯基、托洛茨基、洛里欧、罗斯

梅、苏瓦林、莫纳特、佩里卡特、西罗拉以及其他一些同志。

斗争开始于战争时期，停战以后还在继续。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都知道神圣的统一是如何在贬义上实现的，他们一方面攻击社会党的领导人，同时也攻击统一总工会的领导人。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委员会。

然后就是图尔代表大会，党分裂了。

同志们，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批评我们政治上的朋友以及我们自己没有领会并理解图尔分裂的重要性，没有想到持不同意见者会力图在工会运动中重新获得他们在政党内所失去的东西。

为什么？因为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和法国总工会领导人之间当时存在着战斗团结。

他们通过肮脏、血腥和罪恶的纽带互相勾结在一起。

他们被迫竭力分裂工会，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也这样做了。

此外，法国社会党中持不同意见者组成了所谓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他们想保持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持不同意见者要保持与工人群众的联系，除了借助于据称有200万成员的总工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第三，他们必须损害共产党，扑灭法国工人阶级的那种通常不无道理地被人们说成是神秘的、使法国工人群众受俄国革命吸引的热情。

因此，他们必然攻击俄国革命，并且散布和加剧他们的这种攻击。

那时候，我们法国有一个从图尔分裂中产生出来的共产党。当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受到攻击时，法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

法共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议会道路，这是社会党人走过

的老路，法共不能走，群众也不允许它走；另一条道路是应该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但是它没有这样做。

诚然，我们可以在法国问题委员会讨论法国共产党危机问题的时候调查一下，看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的责任。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党对工人运动执行了一条撒手不管的政策。

为什么党不愿意对工会有所行动呢？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它首先抬出党的传统，要么是谈论那种坏的传统，那种与1879—1880年的盖得不再相同的盖得的传统，那种使工会成为选民学校的坏传统；要么是非常简单地提一提1906年的传统以及由于社会党的那种坏传统而引起的反作用。

毫无疑问，工会运动是建立在1906年的传统之上的。1921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了统一总工会代表大会，我们被开除出旧总工会而面临分裂，这时候，比我们更好斗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纯粹工团主义者马上向我们提出问题：你们要在工会运动中做什么？你们是否接受亚眠宪章？当时是我回答了剧院职员协会的科洛默，我说，我们现在接受亚眠宪章，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宪章，而我们又必须在一个前提下取得相互谅解，我们打算在下一次统一总工会代表大会上对亚眠宪章进行讨论。

当蒙慕梭登上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讲台向我们声明，工团主义本身是好的，但不再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时候，他就同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传统决裂了。既然蒙慕梭没有束缚自己，共产党人为什么要自己束缚自己呢？

另外，共产党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职责，就是必须考察一下，它的党员在工会中做了些什么。但是法国共产党没有这样

做，它的政策却是充当反共产党人的帮凶，反共分子利用这种情况操纵了党的新闻机构，甚至操纵了《人道报》。

此外，有几件事情必须在这里说一下。有人说我们本来也许可以在法国阻止工会分裂。刚才我已经分析了，这次分裂是政治性的。我们没有相应地组织起来抵制不同意见者和旧总工会的分裂企图，当时我们有一个少数派小组，小组的名字是“革命工团主义委员会”，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但是它所走的道路完全不符合共产党所走的道路，为什么？因为共产党认为，最合适的是永远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并遵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1921年统一总工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本来可以把正在进行斗争的共产党人召集起来，给他们传达马赛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提纲，马赛代表大会必须就革命工团主义者是否接受分裂的问题作出决定。但是共产党员没有被召集。据说没有召集是有原因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共产党在分裂了一年之后，竟然还没有一个关于工会问题的纲领？

当洛佐夫斯基打来电报说我们不应该促进分裂，而是应该阻止分裂的时候，这份电报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石头，打得我们晕头转向。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因为党从来没有对我们这样说过。

最后我还想顺便指出一个错误。当被开除出旧总工会的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有人在离巴黎100公里的马赛同时召开了党代会，这样就把正在巴黎参加大会的共产主义战士孤立在自己队伍之外了。

现在谈谈圣艾蒂安大会的准备。统一总工会中央机关，一个临时的中央机关，提出了一个纲领草案，草案中写道，工团主义

运动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包括无产阶级的国家。这是对共产主义原则本身的直接攻击，而党却对此麻木不仁。有一个区联合会，即北方区联合会起草了一个与此相对立的纲领草案。当北方区联合会正在竭力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反对纯粹工团主义者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看到，共产党的一份报纸，即由勒努同志领导的《国际》为贝纳尔和坎东等纯粹工团主义者即反共分子的文章提供了庇护所。在这家报纸上，市侩梅利克以极大的喜悦和满意的口气谈到另一位反对共产党人的韦尔迪埃同志的文章。

（勒努插话：必须说明一下，你所说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正好在莫斯科参加今年年初召开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洛里当（继续）：**

勒努同志的话不能证明我在这个讲台上讲的情况不符合事实。他当时不在法国，但是那家报纸，一家党报成了反共文章的庇护所。

我们现在谈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弗罗萨尔对我们说：“我尽到了责任，我在圣艾蒂安把工团主义者召集起来开了会。”

你们必须知道，同志们，由于法国共产党不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们工会中的共产党员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之前就要求弗罗萨尔召开一次党员大会。国际的希望与在工会中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愿望不谋而合。

一天晚上，工会中的共产党员被召集开了一次会，但仅仅就这一次，而无政府主义者、纯粹工团主义者、蒙慕梭思潮的追随者却每天晚上开会。共产党员可以去散步、上剧院或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圣艾蒂安代表大会却不再使他们感兴趣。



甚至还发生了任何党都不会允许发生的事件：反共分子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散发了共产党议员拉封的一封信。拉封是一个律师，自称是工人运动的保护人。至于谈到他的信，假如我们说它是反共的，这还算是说得非常缓和的。（多姆瓦插话：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摘引的一句话！）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以后，我们面对的是捍卫工团主义委员会的成立问题。该委员会由纯粹工团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组成，他们声称，蒙慕梭把自己出卖给了共产国际。

我们本来应该在工会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作为对纯粹工团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回答，但是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许多同志站起来叫道：如果你们不想破坏我们与工会现有的关系的话，请你们不要触动工会。然而，他们所说的我们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存在过。

当盟约被发现以后人们才明白，他们所说的关系实际上是许多纯粹工团主义同志与一个秘密小团体的一些人之间的经常来往，他们的目的是对联合会的组织发起猛烈进攻，他们想在成功之后把主要职位在参加盟约的同志中间分派。当工人看到这份盟约时，当然都叫起来了。这本来是一个向纯粹工团主义者和“自由意志论者”发起进攻的极好机会，可是法国共产党却把这个机会白白放过去了。

从党保持沉默这种做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党内有参与起草盟约并且签了字的同谋者。

（洛佐夫斯基插话：盟约的18个签名者中有3名法共党员。）  
主席（打断发言）：

发言时间已过。

**黑克特尔（德国）：**

让他讲下去！

有人建议让发言者继续讲下去，有人反对吗？没有。

**洛里当（继续）：**

接着就是今年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桩大事件——勒阿弗尔罢工。关于这次罢工人们谈论得很多，但多数都是瞎说，看来还有必要在这里把事实真相略加说明。

我们应该说，党把自己的报纸即《人道报》完全用于为勒阿弗尔罢工服务。它使罢工的消息不胫而走。是党赋予这次罢工以它所应得的重大意义，是共产党通过自己报纸上的报道使这次罢工在整个法国甚至全世界都家喻户晓，所以党有权利从事勒阿弗尔罢工的斗争。但是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有人说党没有权利参与这一斗争，有人说，假如党派一名代表去勒阿弗尔的话，罢工的工会会员肯定会拒绝接待。

只要谈一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就行了。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会让这种借口唬住，很明显，正是两个青年同志的行动激起了勒阿弗尔罢工。宪兵向工人开枪以后，当天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向士兵发出了号召，张贴了致士兵书和告民众书。（鼓掌。）

当时正在战斗的勒阿弗尔工会会员很愿意接受共产主义青年团给他们寄来的东西，他们没有把东西退回去。

不久前有一个同志对我说，——我不认为他的看法没有缺陷——是的，但是勒阿弗尔的工会中的人把青年团和党区分开来了，他们把青年团看作是革命的因素，而把党却看作是不可相信的政治因素。

现在我们谈谈持续24小时的罢工，这次罢工是根据无政府主

义者和纯粹工团主义者的要求发起的，星期天决定，星期二举行。罢工的命令不是通过统一总工会，而是通过党报即《人道报》传达到省。

我本人于星期一11点钟在里尔得到命令，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是在党的机关报《人道报》上看到罢工命令的。我心里想，必须参加，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有意见以后可以提，但此时此刻我无论如何必须参加罢工。

在几小时以内，我们把整个北方区都动员起来，举行了罢工，北方区参加罢工的有15万名工人。

不仅在北方区，而且在其他各区共产党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尽管如此，我们却没有发言权，没有权利说我们对罢工有什么想法，没有权利说这次罢工决定得太仓促，宣传得太早。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一点都不关心统一总工会内部发生些什么情况，它不想了解统一总工会在做些什么。确实，在个别党员同志与统一总工会的同志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个别党员同志还经常去拜访统一总工会的同志，给他们看某个工会的提纲、某篇文章或著作，但是只要涉及工人运动的严肃的事情，就谁也不去了，因为恰恰在这种时候谁也不能去了。

罢工的那几天，《人道报》，当时还有《国际》，出版数量达8万份。

这一切工作有什么用？它们只不过给了共产党沉默的权利，使反共分子有权利说：看这些共产党员，人们称他们是革命的，而他们却甚至没有勇气开一开口！

接下来，就是统一总工会州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我们讨论了4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要是统一战线问题。有人说，弗罗

萨尔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是的，要做到这一点甚至是很容易的。从3月份以来，实际上工人一直在贯彻统一战线政策。

例如我们发动了里尔冶金工人罢工。联合工会由40名积极分子组成，与这个工会组织相对立的还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冶金工人工会，据说有5 000人。我们要求建立统一战线，但没有同法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法共根本不想建立统一战线，我们是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

通过统一战线的实现，我们工会只是得到了好处，它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它在工人群众中间的影响很大，虽然只有40名积极的会员，但是能够把参加罢工的非党工人联合起来，让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甚至援助他们，使他们同我们一起在革命的旗帜下前进。

因此，实际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统一战线，以后回到法国说我们同意建立统一战线，那简直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实际上我们国内已经实现了统一战线。

统一问题也是如此。

在州联合会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把统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共产党恪守它的策略，丝毫不关心州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而是听任事情自然发展。

你们是否认为反共分子也是如此？完全不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建立统一的方法。他们说，我们愿意统一，但我们要的是没有领导人的统一，我们要的是没有领导人的总工会和没有领导人的统一总工会；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就会建立反共专政，把法国工会引向现在正在柏林成立的无政府主义国际。

法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听之任之。

工厂委员会也是同样情况，我们在上一次州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却在忙于我们称之为不光彩的巴黎会议。

我们必须讨论工厂委员会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文件和资料。我们联合会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有些在这个角落，有些在那个角落，我们在考虑该怎么办，而党却沉默不言。

佩里格事件中攻击更加厉害得多。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佩里格的共产党支部坚持要把区联合会书记开除出党，理由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工会书记永远不应该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这位区联合会书记说过：在党内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在区联合会中我就不再承认党了。

这就是在我们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

佩里格支部声明说：好吧，既然你在区联合会中不再承认党，那你就从党内出去！

统一总工会中马上站出来一批辩护者，甚至蒙慕梭也叫嚷着说党伤害了下级，报刊上出现了对党的间接非难。对此，《人道报》没有予以回答，党没有回答。

为了使法国工人运动摆脱这种谩骂，我们州联合会委员会不得不起来驳斥这种非难。

法国共产党对工会采取这样一种容忍的策略，造成了什么结果？

同志们，这些结果肯定会对你们的决定形成压力，所以我不得不回顾这段历史。某些同志也许会原谅我，因为我已力求尽可能讲得适度。

那是什么结果！反共分子到处有他们的活动天地，而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却没有任何影响。在与莫斯科命运休戚与共的法国工人群众面前，共产国际——尤为可悲的是——莫斯科，到处受到攻击、诽谤和轻蔑。

整整几个月我们都看到，所有的法国工人报纸如何趁社会革命党人案之机来反对莫斯科的法官，所有反动的报纸和一切所谓的法国工人报，如总工会机关报《人民报》，分裂分子的机关报《公众》，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等所有的报纸是如何攻击莫斯科法官的，而共产党却无所表示，丝毫没有表示。（许多人插话：这不对！）

（帕克洛插话：这不对！太鄙卑了！加香：太可怕了！）

**洛里当：**

中派的同志声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忘记在大会上站出来捍卫俄国革命。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我相信，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忘记这样做，但是，党本身也应该站出来反对这种谎言和诬蔑性的攻击。（鼓掌。）

只有一个组织提出了抗议，这就是统一总工会北方区联合会，就是这个组织在夏皮罗事件中也提出了抗议，而党对这件事却没有勇气谈及。

当人们因为社会革命党人事件和夏皮罗事件而要对俄国革命提出控诉时，又是我们不得不在州联合会委员会中捍卫俄国革命，所以共产党失去了人们对它的尊敬（加香插话：这样来谈论一件如此严肃的事情，至少是歪曲事实，几个月来不仅党报天天在捍卫莫斯科的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法官，而且我们在日常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我自己在下议院同分裂分子和资产者进行斗争，

单枪匹马地捍卫莫斯科。)(帕克洛：这可是您的不诚实，洛里当！)

**洛里当：**

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加香！您知道，我是很尊重您的。您知道，我也很尊重事实，即使它是针对我本人。我向您提一个问题：法国共产党本身从其整体来说是否通过它的领导机关做过任何事情来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煽动性的攻击？

**加香：**

党报天天都在表示抗议，对这一点我必须加以说明，我也已经说明过了。

许多人插话：这不正确！

**洛里当：**

加香，我请求您回答我的问题：党从整体来说是否做了什么事情？……没有！

**加香：**

总书记到这儿来作证了，我想这已经够明白的了！

**帕克洛：**

把我们说成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凶，这太可怕了！

**主席（打断发言）：**

现在发言时间已过。(有人喊：让他讲下去！)有人建议再一次延长发言时间。(鼓掌。)(有人喊：10分钟！)建议延长10分钟，有人反对吗？没有。

**洛里当：**

我争取尽快结束。

共产国际的问题难道如此可怕，以致无法解决吗？有一点必

须强调指出：在法国，任何人，包括左派，都没有想到要损害工会的自治。但是，我们希望共产党员在工会中也应该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在工会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任何人都不能对共产党关心工人运动，从而在企业中建立支部的权利有争议。

让我们举北方作为例子，在那里存在着盖得主义的 组织体系。我们在共产主义联盟中有8 000名党员，他们几乎全是无产者（只有两三名律师，这几名律师还让我们感到是个负担），党和工会在这件事上都很顺利。

1921年鲁贝-图尔-图尔宽纺织工人举行3个月罢工的时候，北方共产主义联盟把自己的报纸《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无产者报》完全投入对罢工的支持，报纸甚至因此受到迫害。从北方区联合会方面来说，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作证，如它针对统一总工会的会章拟定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草案，对社会革命党人案提出了抗议，参加了统一战线，并且对夏皮罗案提出了抗议。

在工会、合作社事业和自由思想等一切领域中，我们共产党人都必须作为共产党人而战斗，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得以实现。

（多姆瓦插话：这倒是可能的。）多姆瓦同志说，这倒是可能的！是的，但是你们不这样做。

洛佐夫斯基的提纲宣告了在各地都要建立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总工会的机关中坐镇的是共产党人，在运河工人、筑路工人等联合会中当书记的是共产党人，在最重要的区联合会中当书记的是共产党人，在地方联合会，在工会，到处都有共产党人。

但是各地的共产党人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关心自己的党。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一个拥有 8 万党员的党和一个拥有 30 万成员的统一总工会，后者却不在共产党的 8 万党员的影响之下。同志们，你们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如果共产党只有 2 000 或 3 000 名党员，这也许还能理解，2 000 或 3 000 对 30 万么！这样的话人们也许可以说，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但是我们是 8 万，而与我们相对的是 30 万，我们应该感到自己强大得足以把我们的思想灌输到其他人的头脑中去，特别是可以在工人工会中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

洛佐夫斯基刚才说，马克思主义要正视现实。在法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真正的党，人们不信任它；相反，工人的组织即统一总工会却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它对工人大众很有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考虑。

我们作了让步，我们希望，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希望事情的发展将是逐渐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攻守同盟。如果我们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话，我们将会把统一总工会紧紧团结在我们的周围。

洛佐夫斯基的提纲说，在工会中有共产党员。还必须补充一句，在党内也有共产党员。

在党内有一支强大的坚定的共产党员队伍，在工会内有一支强大的正直的共产党员队伍。这两股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为建设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一个摆脱一切职业政治家和野心家的党，一个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灯塔和法国无产阶级的忠实领导者的党而斗争。

这样你们就可以放心，不会再出现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了，因为党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党将站在正确的位置上，即站在正在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搏斗的组织的前面，而不是像今

天那样站在其后面。（热烈鼓掌。）

**主席：**

同志们，罗斯梅同志请求把他放在发言人名单的最后。（克拉克呼喊声）那位同志对一直没有英文翻译表示抗议。他说，议程安排有变动，而英国同志却一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位同志说，从现在起，他将每一次都提出抗议。我们现在委托马歇尔同志为讲英语的同志翻译所讨论的问题。只要我当主席，我就亲自译成英文。

**赫尔塔·施图尔姆（德国）：**

同志们，我们这里从加强统一战线的角度谈论工会问题的时候，主要是从形式方面加以考虑，也就是说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如何才能保持工会在组织上的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便能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影响工会。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遭到改良主义者即阿姆斯特丹工会官僚的反对。这两个问题当然都是政治问题，因为在保持和加强工会组织统一方面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恰恰取决于共产党的鲜明性、团结性和战斗力。这个问题在关于其他问题的议程即关于资本的进攻和策略问题的议程上已经讨论过了。

但是，我想在这里从工会中女工在这些任务中所起的作用的角度谈一谈问题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女工是工人中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生产和工会中所占的比重及其重要性在日益增长。欧洲各国按照各自的经济结构，妇女占就业人数的20—45%。在战争期间，这个数字大大提高，战后时期也一直保持在高于以前的水平。在一些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朝鲜、日本，几百万工人中女工甚至占50%以上。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女工阶层属于布哈林同志在纲领中所说的被资本主义及其帮凶实际利用来加强和维持自己势力地位的那些阶层。资本主义及其帮凶利用女工来反对男工，就像他们利用殖民地人民来反对欧洲工人一样，（因为）欧洲工人是在牺牲殖民地民族利益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某些暂时的胜利。

很清楚，工人阶级的一切阶层越是有意识地紧紧团结在一起，那些即使不是敌对的、但却消极地站在一边的阶层的范围越小，工人的统一战线和工会的组织上的统一就会越巩固。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把女工阶层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因为在资本进攻的时候，假如广大的女工群众不积极参加斗争的话，不仅女工的切身利益要受到损害，而且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资本总是有计划地在反抗最小的地方发起进攻。我简单地谈3点。首先大体谈一谈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工人保护问题。无论在哪儿，资本家总是先鼓动女工放弃八小时工作日制，促使她们所谓自愿加班，然后以企业的实际的或据他们所说的技术上的必要性为理由，先在这些企业中，然后在所有的企业中，让男工也在与女工相同的条件下工作，这已经成了一般经验。我们已经看到，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在准备从法律上废除八小时工作日制和工人保护，但是实际上这早已经广泛实施了，部分是通过颁布法令的办法，部分则是不顾现有的法律。

第二个问题是工资问题。由于工业中采用了机器，作为最心甘情愿、最廉价的剥削对象的女工也开始被抛入劳动市场，从这一时刻起，工资问题就同时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在工资问题又成了现实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在其危机时期已经不再有力量满

是工人的要求。它被迫回到最原始的剥削方式，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来加强剥削，以补偿由于企业机器技术设备的老化而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另一方面通过降低实际工资以加强剥削。女工的低工资导致男工的工资也随之下降，因此，“同工同酬”的旧口号现在可能又成了工会中讨论和斗争的中心，而且讨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第三个问题是失业问题。目前失业问题的性质同工业中女工劳动刚兴起的时候相类似。以为取消妇女劳动也许会使男工的日子好过一些的幻想又在工人的头脑中作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防止在女工和男工之间挑拨离间，使双方成为竞争的对手，互相斗争，而不是像我们力求使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携手并进那样和衷共济。

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工会中的广大群众越是认识到斗争与自己最直接、最切身的利益有关，共产主义在工会中的影响就会越大。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让工人明白，他们必须为自己切身的日常要求而斗争，那么对于女工来说就更是如此。一般说来，由于女工比较落后，她们比男工更不能理解为了比较长远的目标而斗争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工会官僚是不会这样去做工作的，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动员群众起来为日常要求而斗争的同时，他们正在造就一支反对自身的战斗队伍。

但是，假如我们要问在这一方面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不得不回答：做得极少，尤其在动员女工方面，他们所做的工作比组织一般工会工作方面更少。不言而喻，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一般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切弱点在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之中都会反映出来，甚至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

只不过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与后者休戚相关。但是，由于妇女群众与社会生活联系少，她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和经济上都比较落后，所以共产主义运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弱点在妇女工作中造成的影响必将更大。如果说与整个工人阶级相比，绝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还很少，那么女党员的人数则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说，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情况最好的党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女党员的人数占20%左右，在意大利，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党内，女党员人数连20%都不到。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数字来看，各国共产党中女党员人数平均占10%左右。这种情况说明，相比之下，这么少的女党员要掌握广大的女工群众，当然比男党员掌握他们队伍以外的工人群众更加困难。

此外，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党都认识到必须有计划地安排工会女工革命化的工作。既然在共产国际内部对于是否应该在工会中建立支部这一问题尚有争议，既然党必须全力以赴，使每个党员都感觉到有责任加强工会工作，而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党内在对女党员进行工会问题的教育方面几乎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也就无须感到奇怪。

我们可以断言，只有在极少数的几个比较优秀的党内，如俄国、保加利亚、德国，此外还有奥地利等国的共产党内，这项工作已经开始，而在其他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内，这个领域还几乎是空白。

现在，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直接面临的两项组织任务是：

第一，各地在工会内建立共产党支部的时候，必须注意有计

划地使工会中的女党员参加到各支部中去。

同志们，表面看来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提出这一要求好像多此一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我们观察，在共产党内，特别在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内，妇女运动与党缺乏紧密的联系，有些脱离整个党的运动，尤其在工会工作中更加缺乏这方面的联系。常常有些党的主管部门以及党内负责干部从来不知道女党员中有哪些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她们在哪里工作，她们如何与自己的支部取得联系。摸清女党员个人的这样一些情况以及做出细致的安排，这虽然是一件很费力的琐碎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极有意义，它是完成其他任务的不可缺少的牢固基础。

第二，必须从党的最高领导层，即从党的执行机关起就关心这项工作，使党内负责领导工会工作的部门——不管它们叫工会科或工会处还是工会委员会——与共产党中央妇女委员会之间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这些部门必须很好合作，就应该以什么方式统一组织这项工作以及采取哪些步骤进一步训练和有计划地组织女工会会员去完成她们在广大群众中的任务等方面制订出计划。

这项工作的前景是很有利的，因为在女工群众中我们面对着一大批后备军，这批人由于还没有组织起来，所以她们很少有偏见。女工群众受政治领导层和工会官僚的束缚程度比较小。由于她们有比较朴素、由此也许比较健康的、较少歪曲的阶级本能，她们更能够坚定地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她们更能够维护阶级的利益，而不会顾忌今天使我们难于在参加工会几十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中产生影响的那种种关系。

我想作一个比较，兴许对我们会有教育意义。由于1918年11

月政治事件，在许多国家实行了妇女政治投票权。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已经懂得要把绝大多数还没有接触过政治问题的妇女群众拉到自己的营垒中去，不仅资产阶级的妇女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最好的代理人，而且还有一大批女工也被拉入了国家主义的阵营，被拉入了资产阶级政党、教会，即她们的阶级敌人的营垒，从而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仅仅是在议会领域。对于阶级斗争来说，工会所具有的意义完全不同于议会，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可不能再这么干了。一个党只要能够表现得目标非常明确、非常热情积极，善于从妇女群众的利益、忧虑和迫切需要出发，并领导她们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斗争，这个党就能够把妇女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依靠这些群众，我们将大大加强共产党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依靠这些群众我们将成功地使更多的群众离开反对阶级斗争的工会领导人，把她们争取到革命的阶级斗争营垒中来。（鼓掌。）

**塔斯加（意大利）：**

我先声明一下，我是以整个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发言。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意大利共产党很快就认识到了工会工作的重要性，还在里窝那分裂之前就开始在工会中建立支部，因此，我们可以共同总结经验，采取统一的行动方式。

我想先就几个比较次要的问题简单讲几句。首先，我必须声明，代表团同意关于推迟讨论失业工人在工会中的作用问题的建议。但是，我们代表团认为，在改良主义领导人企图侵犯失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的时候，强调一下共产党在捍卫失业工人这种权利方面所承担的任务的特殊重要性是很必要的。

我们也同样决定，不要求讨论共产党人在国家工会、企业主

公会以及我们那里的“法西斯”工会中开展工作的问題。

我们必须明确声明，共产党人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不得不在法西斯工会中开展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当这样做成为共产党人在工会领域内不被根除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时候，即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可以为党的利益而在红色工会中开展工作的时候，共产党人才不得不在法西斯工会中开展工作。

洛佐夫斯基的提纲多次谈到统一和分裂问题，这是工会运动中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一方面是由于他所阐述的原因，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依靠企业主阶级或多或少的支持的改良主义分裂政策，力图使工会中的少数派难以用纯粹工会的形式采取捍卫行动，剥夺红色工会开展具体工作的一切可能性，使红色工会不可能为捍卫工人日常利益而进行斗争，而这一斗争对于红色工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必须着重指出，假如仍然处于少数的共产主义工会被排斥在工人组织之外，在统一组织范围内不再能够得到保护，那么共产党合法工作的联络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工会往往是合法工作的极其宝贵的据点。

洛佐夫斯基的报告中有几点必须加以说明。对共产党员必须制订出更为具体的标准，以便使共产党员在工会工作中能够加以掌握。

有一点我们不大明白，如果我们在某个工业部门的国际联合会中或者在国内联合会中拥有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离开阿姆斯特丹派。请洛佐夫斯基同志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一点。



至于我们，我们同意第二种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如果在国内联合会中占有多数的话，应该离开阿姆斯特丹，因为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所包含的分裂危险比较小。

如果红色工会国际力图使自己越来越变成一个宣传机关，变成一个工会组织的国际中心，那么要避免任何分裂危险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寻找危险最小的解决途径。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谈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组织联系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必须解决，因为准备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员同志必须就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应该支持的立场达成一致意见。

我还想要求洛佐夫斯基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工厂委员会问题。

工厂委员会运动在德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个问题与分裂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希望就这个问题给我们谈一谈，因为这个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将成为现实问题。

关于建立支部问题，我们也认为，红色工会国际必须努力为同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无党派群众的合作创造条件，以便能排挤改良主义者，对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必须保证共产党支部的建立，保证把在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人团结起来，以便利用一切可能性，沿着革命斗争的方向开展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同意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总纲第20条。这一条写在第17条之后，第17条中说，共产党员不能够也不应该以抽象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原则的名义，放弃自己在工会中建立支部的权利，不管这些工会采取何种态度。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这种

权利。而在第20条中却说，在工团主义组织势力很强大的国家（法国），以及在那些由于一系列的历史原因的影响，对党的不信任感还始终在革命工人某些阶层的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共产党人必须与工团主义者达成协议，按照本国和有关工人运动的特点，就地拟定出在反对资本的所有防御和进攻行动中共同斗争和合作的形式和方法。

由于这一点是写在第17条之后，所以意大利同志就有这样的印象，似乎在法国应该用这一切来代替建立共产党支部的直接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如果这种提法是指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不反对，因为不仅法国应该如此，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如此，而且不仅同工团主义者达成协议，而且还要同一切革命者达成协议。但如果这是说明法国的共产党人完全出于地方的原因而放弃斗争的特殊形式，在这方面他们必须先征得工团主义者的同意，那么我们就不同意把可能会得出这样一种解释的措词写入总纲。

洛佐夫斯基解释说，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双方必须达到充分的互相理解。共产主义原则和方法的运用始终受力量对比的制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则应该由力量对比所代替。

洛佐夫斯基说，不是理论创造运动，而是运动创造理论。当然，我知道洛佐夫斯基所说的意思完全不同于人们对这句话的错误理解，但是，这句话确实听起来像伯恩斯坦的说法。伯恩斯坦曾经说过：运动就是一切。我们不能让那些对此感兴趣或者有这种倾向的人钻空子，从这种意义上来解释洛佐夫斯基的话。

即使在法国由于它的历史发展的原因，工会确实不得不在无

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这也不能成为放弃建立共产党支部的理由。相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更应该继续建立并且发展支部，以保证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我们完全清楚法国的困难。但是，由于工会问题是法国问题的基础，我们觉得不能够把某种模棱两可的说法写入总纲。它应该写入法国问题委员会的决定，法国问题委员会应该对共产党在法国工会中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指示。决定中必须把一切都弄清楚，并且把凡是这里不可能谈到的有关共产党员在工会中的义务都写进去，以便使由于当地的条件而不得不作出的让步，不至于成为促使很多同志所指出的极其困难的状况延续下去的因素。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些提法从总纲中删去。法国之所以反对建立支部，可以说出来的唯一理由是工人对法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但这是一种必须坚决予以突破的循环论证。我们相信，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已经成为法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应该在法国问题委员会的决定中，而不应该在关于工会运动的一般原则中谈论这个问题。

关于工会从属于党的问题我还想说几句话。总的说来，我们的意见是：一个共产党能够发展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工人阶级的每一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法国共产党同工人的生活，同工人生活的一切形式都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它怎么能够对法国工人所关心的每一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态度呢？提出一些口号，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党必须是从对工人生活的直接了解中提出口号，这是使工人群众理解这些口号是他们自己的口号，是符合他们要求的口号的唯一保证。

我们当然反对把工会从属于党。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到工会中

去，在工会中有计划地开展工作，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从而根据党的工会政策的精神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之后，不应该采取改良主义的“专家”那样的态度，而是必须为共产主义总目标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经验投入到为党服务中去。必须使非党群众感觉到，他们的口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遥远的地方取来的，而是从工人的直接经验中产生出来的，只要稍微做些工作工人群众就能够理解的。假如法国共产党人也像其他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以这种精神工作的话，我们将能够弥补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斗争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古代有一个神话，讲的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即使受了伤，成了残废，但是只要他一接触大地，就会重新获得力量。我们共产党也只有使自己接触到大地，也就是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够使自己重新获得力量，为革命的最终目标继续奋斗，只有这样，我们共产党才能成为一个巨人。（鼓掌。）

加登（澳大利亚）：

同志们！我以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名义声明，我们同意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提纲。列宁说，西方党的最重大的任务在于组织工作。我想对盎格鲁撒克逊支部这方面的工作说几句话，因为众所周知，盎格鲁撒克逊的运动在组织方面很薄弱。你们看到，德国党能够使自己在群众中获得一定的影响。法国工人中间尽管意见分歧，但是你们将看到，党对群众的影响一定会显现出来的。意大利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说到盎格鲁撒克逊的运动，那么你们就会发现，那里的共产党的力量很弱，它还不像其他党那样对群众有影响。

我相信，澳大利亚共产党尽管是一个小党，但是，就盎格鲁

撒克逊运动而言，它已经找到了组织工作的正确的基调。澳大利亚共产党不到1000名党员，但是它能够领导包括新南威尔士州23.7万工人在内的大约40万工人，即全部有组织的工人。它也是布里斯班和昆士兰州中有组织的11万工人的领导人。

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以支部体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每一个工会都有共产党的支部，最多20个，最少2个，但是没有一个是没有支部。支部负责人必须每周碰头一次，讨论他们那里的组织问题以及澳大利亚工人阶级的问题。他们在每次讨论中决定自己的策略，然后回到各自的工会、工厂、企业和矿山，贯彻既定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由政治执行委员会与各支部的负责人一起确定的。你们会发现，在工人阶级的每一个现实问题上，支部的领导人是当地工人阶级的直接指导者，指导他们在当时的形势下该如何行动。

新南威尔士州的工人委员会包括120个工会，尽管如此，其执委会完全处在共产党的监督之下，12个成员中有11名共产党员，他们领导着120个工会，决定着每个工会的政策。在澳大利亚工党中，我们有着与英国工党中相同的组织基础，就是说，党是建立在工会运动之上的；我们也面临着与英国党相同的困难。1919年，我们同澳大利亚工党发生了争论，在党代会上，我们以6票被击败。我们孤立了，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转向了工业领域。每个人着手去组织工人阶级，努力去打破各个行业部门之间的界线，建立各个工业部门的统一的工会，以便把我们的全部力量联合为一个由6个部门组成的联合会。就是说，我们力求使所有的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矿工、农业工人联合在联合会的每一个部中，通过这种方法把澳大利亚整

个工人阶级联合在6个部里。由于我们把自己的力量放在内部，所以我们能够使澳大利亚唯一的阶级斗争组织，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得到整顿。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同我们联合起来，开始着手在行业部门联盟中建立工业部门联盟；它们在联盟内部进行工作，以便打破行业部门联盟的界线，把它们在全澳大利亚的全部力量联合在6个大的工业联合会中。

这时，我们决定开始开展政治活动。当时在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社会党、社会工党和工党内的不同意见派。澳大利亚社会党为了成立共产党，召开了一次新南威尔士州站在阶级斗争阵地上的全体工人代表大会。工会决定参加这次大会，并且派遣代表前往。大会决定成立共产党。不久以后发生了分裂，但是最终又联合了起来。目前我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共产党。其结果是，共产党领导着整个工会工作。至于说到工党，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对这个已经完全被机会主义渗透、由改良主义者掌握着领导权的党的政策进行引导，我们觉得，工人阶级中的积极分子本身就能够左右这个党的政策。

1921年，工党发出呼救，要求工人给予全力帮助。我们决定参加工党召开的这次大会。1921年，澳大利亚最大的代表大会在墨尔本召开，出席大会的有70万工人派遣的代表。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工党的政策。工党相信能够保持一个白色的澳大利亚，它相信国有化。我们把国有化改为通过政治的和工会的革命行动实现工业社会主义化。但是工党不同意，它退出大会。1921年10月工党又召开了一次自己的追随者的大会。他们用“通过宪法手段”代替了“通过政治的和工会的革命行动”这句话。今年6月，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工会与共产党一起

向工党声明，它们只能同意1921年6月会议的政策。1922年的大会重申了1921年6月的政策，并且又前进了一步，即它们向工党表示，参加共产党的大门还向工党敞开着，并且工党可以完全保留宣传和组织的自由。这个建议在1921年曾经遭到工党的拒绝，而现在我们看到，通过我们在工会一年的工作，我们达到了以前未能达到的目的。

当资本向工人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工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不让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被分化瓦解。我们宣告：“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必须站稳立场，统一意见，统一行动。”我们决定坚持这一路线。企业主求助于政府，政府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有几个工会起来反对，但是我们派了代表去参加大会。我们看到，在这次由政府召开的大会上，来自澳大利亚各州的18名工人代表中有9名共产党员。大会结果如何？企业主在大会上离席而去。他们说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阐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条，说我们不过是俄国的雇佣兵，说我们不是为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谋福利的。我们又向群众发出了号召，群众集合在我们的旗帜周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抵抗资本进攻，并且发出以下声明的国家：“你们不应该继续压低我们的劳动工资，不应该就劳动时间问题继续讨价还价，再也不能延长劳动时间了。我们要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延长劳动时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的、群众集合在一个口号之下的国家，这个口号就是：“不许触动劳动工资和劳动时间！”整个政策都是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掌握的，这个党从人数上来说很小，但影响却很大。

此外，我们那里并不是每一个想成为党员的人都可以入党的。如果工会中有人提出入党要求，我们先把他的名字告诉他所

在工会中的党支部领导人，申请入党的人要经受一段时期的考察。假如他反对他所在工会为了工人阶级利益而提出的建议，就可能成为不接受他人党的理由，我们就声明，他不适合当一名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我们相信影响群众的重要性，我们利用一切手段，通过左右群众的政策和组织群众来扩大我们的影响，因为我们认为，群众时刻在准备着投入战斗，他们决心要为自己的生存条件不继续恶化而斗争。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一精神进行工作，领导群众沿着这一方向前进。

现在就分裂问题再讲几句。工会中的分裂运动是1918年开始的。两年半中我们一直在为反对改良主义而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信奉阶级斗争的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改良主义者失去了自己脚下的基地。革命派在工会中继续积极地工作，因为工会掌握着宣传机器——新南威尔士州工人委员会，而后者又左右着新南威尔士州的整个政治。革命者把这一机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宣传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工会中出现分裂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就要求开除所有的革命工人，我们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从他们那里得到全力支持，我们劝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直接深入到工会运动中去，像“白蚁”那样去做工会运动的工作。必须说明一下，白蚁只会进攻伐倒的木头而从不触动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而我们做工作的结果是把一个有12万名成员的农业联合会争取过来。在矿业部门中，我们把所有的工人，包括采矿工、机械工和锻工，共有4.5万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陆路运输业中，我们团结了所有的铁路工人，从火车司机到行李搬运工，总共5.8万人。我们在澳大利亚总共有17个建筑工人联合会，它们已经宣告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建筑工人产业联合会，总共包括4.2万工人。所有这



一切加强了阶级斗争，证明了只有通过政治的和工会的革命行动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

我们开展阶级斗争活动的结果是，把一切力量团结在一个打破了具体行业部门界线的大联合会中。

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政治路线一旦确定，我们就把具体内容打印出来，在每周一次的碰头会上交给各支部负责人，以便于他们用来指导各联合会的行动。

最后我把工人委员会关于建议支持工党的指示摘录如下：

“1.工人委员会承认阶级斗争，并且把这一事实作为自己制订组织和宣传计划的基础。

此外，工人委员会还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斗争，工人委员会无论在卷入这场斗争的各政党面前，还是在斗争本身面前，都不能保持中立。因此，工人委员会宣布以下几点作为自己对现有各政党的态度的基础：

2.澳大利亚工会运动把泛泛地承认阶级斗争与承认和支持改良主义政党即澳大利亚工党结合在一起。完全支持工党及其方法和目的就是意味着，由于工党的政治家们掌握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已经觉醒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的自信心及其要求开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的愿望变成了社会和平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是意味着否定阶级斗争。

3.工人委员会认为，工党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当工人的日常斗争涉及维持基本工资和每周44小时工作制的问题时，工党有时候会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宣传支持工人的利益。因此，只要有利于支持工人的迫切要求，工人委员会有时会支持工党。工人

委员会还认为，鉴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发起了有组织的进攻，在这一关键时刻，工党重新执政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其原因是：

（1）工党会比民族主义党更加有力地反对资本家对基本工资的进攻；

（2）工党的执政便于工人阶级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

（3）它还将向工人证明，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工党不可能通过立法持续地改善工人的状况。

4.工人委员会在日常斗争中努力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同时它也完全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得到保障。因此工人委员会要力求把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引向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而只有当工会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完全统一行动的时候，才能相应地组织并进行这一斗争。”

这是我们发给各支部让它们在工会中散发和决定它们群众工作的指示的一个例子。我们认为，假如盎格鲁撒克逊各国——英国、美国和爱尔兰等——也执行同样的政治路线，它们的共产党将能够左右这些国家工人群众今后的政策。

帕伍利克（捷克斯洛伐克）：

尊敬的同志们！我想先强调一点，就是我对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提纲一点儿都不满意。我所期望的要比这多，因为如果上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还继续有效，人们也必须考虑到，上次代表大会是在大约15个月之前召开的。在这15个月中，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在其他国家中有些情况已经发展了。我想先说明一下，在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是工会还是政党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正在采

取统一行动。我想指出，根据洛佐夫斯基报告的译文，必须把被开除的人重新组织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旧提纲的一个设想，根据这个安排，被开除的人要重新组织起来。这就是说，洛佐夫斯基直到今天仍然以此提纲为出发点，而这一提纲完全不是为了新的时期，不是为了已经发生变化的局势而制订的。

现在我要问的是，应该如何去组织被开除的人？在产业联合会中？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接受被开除者的联合会的话，阿姆斯特丹分子马上就会来了。在我们那里，不仅开除了共产党人，而且也开除了接受被开除者的联合会，被开除者的联合会有好几万成员。所以我要问一下：把被开除者组织成一个产业联合会，这是否可能？或者还是选择一种对被阿姆斯特丹分子开除的所有小组都合适的组织形式也许更好些？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所以我说，洛佐夫斯基的报告完全是以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为基础的。

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为今后提出明确的目标。我并不是想得到针对我们共和国具体情况特殊指示，但是我希望为今后制订出一个明确的纲领，一个使我们这些代表可以在所有国家照着办的纲领。特别是必须清楚地说明，应该如何把被开除者组织起来。

洛佐夫斯基还认为，凡是共产党员占多数的地方，我们不必考虑联合会是否属于阿姆斯特丹工会，都应该在莫斯科国际那里登记。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阿姆斯特丹分子是够狡猾的，他们会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达到多数。当他们得到足够的证据，看到在个别团体中共产党党组已经成为多数派时，被开除

出去的就不仅仅是个别人，而是站在这些党组一边的成批的人，直至开除整个团体。

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有些地方说得不清楚。我们要立足于统一路线，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一旦想归属莫斯科国际的同志都到那里去登记，马上就会发生分裂，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无法前进了。

我还想就我们的朋友黑克尔特的发言讲几句话。黑克尔特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提及捷克斯洛伐克。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党组，泰尔勒之流的势力就不会这么大了。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建立了党组，正因为我们在联合会中至今还有这么多党员工人，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使他们能够继续留在联合会中。但是结果怎么样？捷克行业逐个召开了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之前，阿姆斯特丹分子把革命小组全都开除了，因为他们不愿意让革命小组出席代表大会。不能说捷克没有成立党组，相反，凡是我们的脚站住的地方，都使大多数参加组织的工人跟着我们走。而这是主要问题。我认为，必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一些国家的形势发展已经超出第一次代表大会提纲中所叙述的状况，必须为那些国家创建一些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创建一个能够把被阿姆斯特丹分子开除出来的所有小组合并在一起的联合会。

捷克斯洛伐克有 2 万名纺织工人被开除。他们曾经努力争取让捷克纺织工人联合会（布尔诺联合会）接受他们，但遭到拒绝，他们又同赖兴堡的社会爱国联盟进行协商。这就是我们那里的情况。我们正在成长中，到目前为止一切办法都已经尝试过，但由于阿姆斯特丹分子顽固不化而不得不遭到失败，现在我请

求，在这方面最终能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对于我们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路。这一可能性就是：假如还继续有联合会被开除的话，这些联合会就应该采取措施创建一个总联合会，把所有被开除的会员吸收进来，以便使这批群众有安身之地。假如我们不能在最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捷克正处在大危机时期，这些人的态度就会有冷淡下来的危险。委员会有责任对此加以考虑，并且在各个方面给我们作出相应的具体的指示。

**韦尔齐克（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工会问题不仅是共产党的要害问题，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的要害问题。在党的建设中，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洛佐夫斯基同志说：“群众在工会中，哪里有群众，我们就应该在哪里。”但是他没有指出一条具体的道路。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谈到工会的统一，其中包括与社会爱国党人的统一。黑克尔特同志说，谁今天想要分裂，谁就是帮改良主义者的忙。建立独立的红色工会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强大，而是说明我们的软弱。但是，同志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红色工会国际的路线并不是始终很清楚的。群众需要有一条明确坚定的路线来指导自己的运动，而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方针路线。我们虽然得到过指示，但都比较含糊，既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红色工会国际的观点可以作两种解释，共产党人当然总是从左的方面来解释。但是当群众沿着红色工会国际指引的方向行动起来，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时，莫斯科就警告我们要谨慎，但是领导权却从我们党的手中滑掉了。

在党的领导中双方都以提纲和决议为依据互相斗争，我们的

同志在工会中也是如此，甚至还依据提纲和决议破坏纪律。提纲和圣经一样，可以证明一切，黑的和白的都能证明。

法国发生了分裂，接着阿姆斯特丹分子又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分裂，甚至连德国也由于社会爱国党人而遭到与我们相同的遭遇，我们的同志还没有强大到足以防止这一切。想搞分裂的人今天还不敢挑起分裂，但以后肯定会这样做。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黄色工会想通过减员来减轻工会基金的负担。在大批工人失业的情况下，有几十万失业者需要救济，在这种时候，假如能够以所谓的破坏纪律为理由，把一些会员开除出工会，这对于黄色工会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情况。

我想用几句话谈一下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情况。工会组织分成捷克斯洛伐克人工会和德意志人工会，两个民族的民族工会和基督教-社会工会。捷克斯洛伐克工会委员会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成员，大约有80万会员。德意志人总工会会有350万人，国家社会党人约有20万。德意志人总工会也是黄色工会国际的成员，它根本不想联合。在这里起作用的不仅是民族关系，还有经济关系。德意志人，包括社会党人，属于受民族压迫的。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但这是把德意志人中的资产阶级和德意志人中的社会爱国党的工人连结在一起的纽带。除此以外，应该考虑的是，有70%的资本企业掌握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手中，但是资产比较单薄的资本家即捷克的爱国党人却掌握着国家政权，在捷克族资产阶级和德意志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矛盾。这本来应该要求工人阶级不分民族地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对互相竞争的德意志族资产阶级和捷克族资产阶级，然而，改良主义者却反对这种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之上的联合。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失业和贫困造

成的悲惨境遇才能够认识到，唯有推翻资产阶级才能使自己得救。

当两个民族的资本家一起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敌对情绪暂时退居后位，无产阶级必须以共同行动来回答资产阶级的共同行动。然而，工资将降低40—50%，工会却没有战斗能力，每一次斗争都以工人的失败告终。党在工会问题上没有一条坚定的方针路线。由于无纪律现象，中央委员会失去了权威性。例如阿姆斯特丹分子召开的农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虽然农业工人联合会主席、中央委员伯连同志同意了关于不惜一切代价参加代表大会的决定，但是没有派人去，结果是表决就等于阿姆斯特丹分子获胜，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工人是支持莫斯科的。

紧接着黄色工会开始破坏我们的组织；开始开除人，开除个别同志，开除地方组织甚至联合会。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了柏林大会（7月17日），讨论了工会的形势问题，洛佐夫斯基同志让我们同意关于停止缴纳会费的决定。在正常情况下这对于社会爱国党人来说是一种损失，但是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做却意味着改良主义者的胜利，因为地方组织不交会费就算自动退出联合会。

洛佐夫斯基说，群众转向了民族主义者和基督教社会党人。我们那里不是这种情况。经济危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资产阶级人为地扩大的，他们的目的是使生产和出口处于瘫痪，从而挫败无产阶级。大规模的失业促使跟着工会组织走的人对工会越来越冷淡。

在捷克斯洛伐克，总是群众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从最近的

一次代表大会上可以看出，有30多万工会会员站在我们的行列之中。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在我们那里成立一个新型的、类似大联盟（One Big Union）这样的组织。

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坚持建立这样的组织，即使有人指责我们说，这种做法等于要完全毁灭或严重破坏工会运动，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坚持这条路线。

代表大会应该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作出决议，但是，考虑到分裂或者已经发生，或者正处在发展阶段，必须明白确切地预先规定应该采取的行动。今后的方针路线必须只能允许有一种解释，这样我们党一定会全力拥护并贯彻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提纲。至于黑克尔特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的互相攻击，则决议和提纲的含糊不清大大助长了这一现象；为了消除互相攻击，必须明确指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以及应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工会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语言明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假如你们建议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要在黄色工会中坚持下去，这必然会造成不信任。由于社会爱国党人在有计划地进行分裂活动，我们必须很好地运用统一战线的口号，把社会爱国党人中的其他人争取过来，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为这一任务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库切尔（美国）：**

同志们！我不是到这里来给你们讲一段漫长的历史的，只不过想尽可能简短地讲几个具体情况。

实际上我之所以要求发言，是因为有一个自称代表美国工人运动的人发言，他完全错误地描述了形势，歪曲了事实。我想让你们自己来判断，他这样做究竟是出于缺乏理解力，还是出于



恶意。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我不是作为美国反对派运动的代表，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即独立工会的代表，受美国统一工人委员会的委托到这里发言。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对自称是代表美国工人阶级的宣传小组的攻击表示抗议。

独立工会按其工作和结构来说是产业联合会。有人指责独立工会是造成美国工会运动薄弱的原因，理由是独立工会中有激进分子。有人对你们说，“工会平行主义”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即使是这样，以独立闻名的工会也不是一切祸害的根源，因为独立工会绝不是搞“平行主义”。

独立工会产生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多年以来有无数激进的工会会员和少数派被开除，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已经加入联合会的自己原来的工会中去，所以被迫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另外，美国劳工联合会仅仅把熟练工人联合在纯粹的职业组织中，而对广大的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群众干脆置之不理，所以受到歧视的这些工人完全自发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往往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工会，这些工会保持着孤立。它们拒绝参加联合会或联合会的工会。

为了使所有这些小组的活动统一和联合起来，成立统一工人委员会是必要的。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工作，并且把工会合并为“一个工业部门一个工会”。现在的独立工会从来没有推行过分裂政策或者强迫少数派脱离所谓的“总”运动的政策。我们的工作在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中间有着广阔的天地，我们的工作方向是把工人联合在产业工会中，我们发现，工人是响应这一号召的。一般说来，工人认识到行业工会的弱点，即使激进派想参加

联合会，群众也不会跟随他们，这样做只能使现在已经得到工人信任的激进派信誉扫地。

无视这些事实却说什么美国统一工人委员会完全靠损害加入联合会的工会才得以扩大，这只能说明这些自称是美国工人代表的人缺乏知识。

人们指责我们，说我们企图成立一个平行的联合会，而我们只不过是力求把联合会以外的各种力量聚集起来，以便在整个运动中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和统一的目标，使我们有朝一日有一个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工人同联合起来的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统一运动。

我们同意红色工会国际的纲领，反对美国某些人为了个人目的而歪曲纲领目标。

所有对美国的运动一无所知的人断言，独立工会是以建立“理想”工会为目标而人为地创造的。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独立工会运动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只要它在不断发展，我们就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因素，并且在我们的工作中加以考虑。

我们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开幕词的速记稿中看到，他把美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估计为8000人。但是我们从刚才发言的工会教育协会代表的报告中却看到，协会认为工会中有422 000名积极的会员。季诺维也夫指出了这两个报告的不一致性；他说，党如此弱小而在经济领域内却有这么大的影响，这很不正常。

至于说到美国的问题，我希望你们，特别是俄国和德国的同志能够把这看作是你们的任务，在你们最后决定取消或解散那些作为革命小组或独立工会而存在的团体之前，先考察一下美国运动的各个阶段。我在这里是要抗议滥用正式的报纸报道局部运

动，只阐明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不拿出说明这一观点的具体事实。如果仅仅是一个是否提出事实证明问题倒也罢了，但问题是他们把事实歪曲得太厉害，以致容许这种出版物等于对工人运动犯罪。我想指出，独立工会在红色工会国际成立以后就曾马上要求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大批战士和大批激进工人很自然地觉得自己是向着革命工会的，大家一致同意参加红色工会国际。在这一点上反映了这些工会中工人的情绪。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前面有一个美国人发言说，独立工会应该解散，应该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们的口号是：“到群众中去！”（Zu den Massen）但是在联合会中找不到群众。先前那位发言的人谈到美国问题时说，在美国有3600万工人可以考虑参加联合会，但是，联合会中的工人从未超过450万，今天似乎比200万多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到200万。群众不愿意加入联合会，而是站在联合会的对立面，他们想说服群众参加联合会的希望肯定要落空。联合会名誉扫地，以致群众都不响应它的号召。如果口号是“接近群众！”（Heran an die Massen!）那很好，那就让我们去接近群众吧，但是请别让我们到已经衰败的联合会中去寻找群众。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主要理由是，应该参加到联合会中去改造它，但是像联合会这样的组织已经无法改造，只要理解美国的运动就会知道，任何改造联合会的想法都是徒劳的。

本来还有许多事情是我想在谈到破坏美国工人运动队伍或在其中制造不安定的宣传鼓动问题时再讲的，现在我不想说了。我想提以下建议：我们独立工会承认，只要美国劳工联合会中还有一些具有优良品德的人，只要那里还有一个机构至少可以被利用

来为某一目的服务，我们就应该在联合会中进行工作，但不是为了改造它（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揭露反动官僚所运用的方法，以及继续宣传我们关于按产业部门进行联合的主张，——并非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步能够实现，只不过把它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工会教育协会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联合会本身这一主张。独立工会理当有权自己负责独立工会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中间的工作。

如果工会教育协会通过它在联合会中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独立工会也受到鼓舞，并且有人撑腰，在独立工会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中间继续开展工作，也就是说，如果每个组织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工作，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两条工作路线之间应该有一个中间组织来协调两个团体的工作，使之一致起来，同时使两个组织采取联合行动。这种可能性向美国运动敞开着。但是有人却责备说，这是要开创一个平行的运动。事实并非如此。要建立的不过是一个促使两个团体携手合作、共同行动的中间环节。我们知道而且看到过很多事情，足以证明联合会曾表示同意把所有的共产党人开除出自己队伍的，难道这些团体应该干脆被赶出工会而被抛在一边吗？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为留在联合会中进行宣传鼓动。在这样一个机构创立之前，一切工作都不得不独立于联合会。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把所有不可能返回联合会的人吸收进来。只要工会教育协会还没有一个至少是类似争取开除者重新加入联合会的斗争组织，只要你们还没有建立一个中央委员会，或者建立一个统一这两个团体行动的委员会之前，你们就别指望美国会出现统一的运动。对于这一点你们认识得越早越好。

不幸的是，在那些自称是领导人或代表的人中间，很多人对美国的运动缺乏真正的了解。主要问题是人们对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仅仅进行过纯理论的讨论，从来不接触实际。问题只有一个：“实际情况如何？”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采取行动！而这些人却闭门造车，先拼凑出一套理论，然后力图使事实去适应理论。我不想更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只是想强调一下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深信，整个问题应该进行全面的讨论，特别是在考察其他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运动又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这是一个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罗斯梅（法国）：**

我完全同意塔斯加同志的发言。不过我所得的结论与他的不同，我要求保留提纲草案中的第20条。关于法国共产党的态度我不想再多谈，洛里当同志在这里所作的详细叙述，使代表们对法共在工会运动方面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无所作为——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他所说的情况完全属实，其中有些事情也许看来无关紧要，例如关于《人道报》在社会革命党人案件期间的态度问题。但是洛里当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是为了强调在这个问题上，由于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北方工会联合会不得不主动采取行动。

当然，他不是想以此来说明《人道报》从未提及这一案件，他只是想说，《人道报》没有像法国工人所期待的那样来回击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报纸上的谎言。

至于说到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工会问题的观点，今天早上洛佐夫斯基宣读了党的行政书记的一篇文章中的两个片断。这篇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的作者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中央

委员和党的行政书记。就在他同其余的中央委员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宣称自己愿意奉行共产国际的政策之后，紧接着他就写了上述文章。在发表了冠冕堂皇的声明之后，写一篇说明一项有关工会问题的倡议的文章，其中摘引了倡议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明，共产党是最能体现工人阶级愿望的、最有能力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党。但是他立即补充说：这种说法过于极端，而且很危险，中央委员会“当然”不能接受。

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段落，但是这样做不怎么必要，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也有点不太光彩。正如塔斯加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工会问题是法国问题的核心，只要党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不会把党当作共产党来看待，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把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已经同阿扎里奥同志多次争论过的第20条写入向大会提交的提纲呢？

阿扎里奥同志所讲的同塔斯加同志今天所讲的完全一样，即为什么在提纲和总决议中要涉及法国的特殊情况？如果有必要对法国问题作特殊的指示的话，在讨论法国问题时，在讨论关于结束这一辩论的决议时，我们还会有时间的。

我们认为，提纲中还是应该专门写上一段，为什么？正是为了法国共产党中存在的这一情况。

在大会之前，你们对法国党的所作所为多少有所了解，现在就完全了解了。你们知道，法国共产党在工会问题上不仅没有跨出第一步，而且它根本就不想跨出这第一步。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有个别党员要求党摆脱这种消极状态，要求党表示出自己要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意志，他们就肯定会遭到中央委员们的粗暴的拒绝，并且受到出于政治原因而与工团主义者串通一气

来反对他们的那些同志的恶毒攻击。

这就是法国目前的状况。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工会政策，而它面对的统一总工会却与群众保持着自然的联系，并且通过自己的工作，在法国较好地维护了共产主义，或者说至少在当前情况下，最好地维护了共产主义，比法共好。

法共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假如把这个决议重新提交它讨论的话，它还会再一次表示同意。但是一切还会照旧，不会有任何变化。它的政策仍然还会同以前一模一样。

所有的经济斗争都是由统一总工会发起的，共产党只限于保证给统一总工会以无条件的支持。

提纲的第20条说明了法国的总形势。法国存在着强大的工团主义革命运动，同时也存在着共产党，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我们不想丝毫改变上述总看法，也不想使共产国际的原则和方法有任何削弱。

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到一定的时候这些原则和方法即使在法国也不再会被看作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在那里也会得到应用，就像意大利已经达到的那样。

左派同志对党和统一总工会的关系问题与至今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同志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只有当他们的观点得到贯彻时，党同统一总工会的关系的性质才可能既符合工会本身的利益，又符合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我们的理论与工团主义同志们的理论不一致，只要他们仍然是革命工团主义者，而我们仍然是共产党人，我们之间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严肃而重大的分歧。

我们是否应该掩盖这些分歧？不。或者继续以前的做法，党

对统一总工会采取放弃政策？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政策，这同共产党的本质是水火不相容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政策正是法国共产党目前所面临的全部困难的根源。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承认我们同工团主义者之间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必要的話甚至还要强调这一分歧，这不会带来不好的后果，也不会破坏统一总工会与党之间必须存在的合作。然而，我们相信，只要党充分强调并以最大的热情阐明自己的方针路线，经过与统一总工会的同志共同讨论，也许还会同他们发生磨擦，但最终会使工作的条件变得有利得多。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今天对党还不尊重；他们将来是会尊重的。要是法国共产党不从根本上有别于老社会党，工团主义者今天对法共还能有什么尊敬可言呢？

刚才有人已经说过，在争论中经常提到的工会要隶属于党的这种说法是行不通的，这种说法绝对不是对党与工会之间关系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假如我们研究一下法国目前的情况，那么倒不如应该说实际上是党隶属于统一总工会。

假如某个工人组织起草了某项决议，表决通过某项议程，其中包括偶而谈起的反共的说法，那么这一决议或议程就会被转到《人道报》发表；假如《人道报》的有关编辑要加上一段简短的按语，声明这篇文章中有一些任何共产党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东西，那就会引起轰动。人们已经是非常习惯于对任何通知，不管它的性质如何，也不管它具有何等重要性，都一律不加批判、不加评论地接受。

我不得不说，这也是《人道报》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

加香：

请允许我澄清一下事实！



统一总工会确实曾经两次派代表来《人道报》，他们来抱怨以下两件事：

1. 没有发表统一总工会机关或赛纳区工会联合会所起草的一份正式决议；

2. 有一篇交给《人道报》某编辑的正式文章没有按原稿发表，而是在文章中间插入了按语。

他们的代表到《人道报》来，只不过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们绝对不是要否定《人道报》有批评我们文章的权利，但是，《人道报》是工人阶级的报纸，所以它应该先发表我们的文章，然后再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评论，我们只要求不要把按语插在文章中间。

这是他们根据他们的权利要求我们进行审查的唯一的不足之处。

我承认，《人道报》的领导是对负责“社会生活”专栏的编辑同志说过：我们认为，应该先发表统一总工会的正式文件，然后再加按语。

至于说到您所暗示的第二件事情，情况是这样的：统一总工会给我们送来一篇文章，文章没有发表，为此统一总工会向我们表示抗议，于是第二次派来了代表。

这一次《人道报》的领导也表示同意，应该把文章登出来，然后再加评论。

以上是对您所暗示的、但是——请允许我这么说——讲得不确切的事情的详细说明。

**罗斯梅：**

假如在这里把共产党员在工会问题上对《人道报》的不满意

都列出来的话，需要的时间将大大超过大会所允许我的一刻钟。

在法国问题委员会中我们会有时间来讨论这些事情和看法，我们还将对最近发表的几篇社论进行讨论，这些社论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只想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法国目前的状况，因为在谈到提纲第20条时，我同塔斯加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指出了共产党在工人斗争问题上总是缺乏积极主动性，总是局限于当统一总工会的助手，为其提供帮助。我在塔斯加同志面前坚持我们在拟定第20条时已经考虑到的这种情况，要写入总纲。

因为如果这一提纲具有一般的性质，那么它研究的就是工会行动的具体问题，谈的就是国际产业联合会的统一、分裂和宣传，而不再是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那类问题：第一次确定党在工会中的作用以及党与工会的关系。

阿扎里奥同志还希望委员会在提纲草案中写上一条，再一次强调党在工会运动中的作用和共产国际的策略。我们对他说，再把这一条写入提纲是多余的。我们说，对于你们意大利人来说重新强调这一条是多余的，因为按其内容来说你们已经实现了这一条。假如你们是因法国的缘故而希望再一次写上这一条，这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法国的难题要难解决得多。

法国的的工作要从头做起，在意大利你们已经系统地运用了共产国际所确定的策略，法国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工作还没有开始。必须开始这项工作，只有这样，法国党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我认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一个具有一般性质的文件中写入专门有关法国的一条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如果问题涉及到一个原则问题，涉及到有损共产国际在党与工会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原

则，我们将会第一个站起来反对。但是，我再重复一遍，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实际问题，是要说明一种现状，以便从中得出所应采取的行动方式。

因此，我请求塔斯加同志和我们的意大利同志不要再坚持自己的关于取消第20条的要求。相反，我们可以保证，这一点不会被理解为好像我们要以某种方式损害共产国际已经通过的关于党与工会关系问题的提纲的原则。

**主席：**

同志们，洛佐夫斯基的结束语推迟到明天。主席团决定，今天晚上让一位土耳其的同志来发言，他要讲一件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事情。

**奥尔康（土耳其）：**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在小亚细亚大批逮捕共产党员和君士坦丁堡解散土耳其工人工会的消息，为了使你们正确理解这一镇压行动和凯末尔主义新动向的意义，我觉得有必要向大会报告一下安卡拉<sup>①</sup>和君士坦丁堡共产党的活动和民族主义政府的政策。

土耳其共产党是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这个政府以往很善于置身于工人和农民所发起的自由运动的前列——转向反对劳动人民大众的最基本利益时成立的，因此，土耳其共产党一成立就面对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党认为，反对头号敌人即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只要政府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支持，但同时我们还继续为了工人和

---

<sup>①</sup> 当时称安哥拉，1930年改称安卡拉。——译者注

农民的利益，要求进行民主改革，并且致力于组织工农。这些决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是一致的。党从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这一政策。我想援引党的告军队书、告工人和农民书为例来证明这一点。党在告军队书和告工农书中要求他们一直斗争到最后胜利，另一方面党又在告军队和希腊劳动大众书中号召他们起来斗争，瓦解只为希腊资产阶级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利润而互相残杀的军队。

最近党又发出了一个通告，要求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建立反对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不要让苏丹逃跑，把他提交最高人民法院。

从独立运动中产生的大国民会议政府一直宣称，要依靠地中海沿岸各东方国家捍卫国民公约和反对帝国主义，但是3年来，它的活动却证明了这不过是一种欺骗政策。下列事实是很令人深思的：

1. 当政府想要同莫斯科建立初步关系的时候，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声称，土耳其有一个很强大的共产党，这个党主要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许多乡镇甚至已经由农民委员会管理；

2. 为了欺骗苏俄，这个政府在成立初期建立了一个名为“绿军”的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完全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

3. 苏维埃派遣的第一批使者到达安卡拉以后，它从“绿军”的残余、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成了一个官方共产党；

4.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政府的欢心，前往参加伦敦会议的代表团在所有的都市宣扬，不久前处决了约20名共产党员，其中有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苏皮和埃德姆·奈契特。还声称要把关在监狱里的其他共产党人都杀掉，使这个国家不再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危害；

5.1921年同法国人签定的协定证明这个政府背离了东方国家，以牺牲国民公约进行妥协；

6.就在洛桑会议召开之时，这个政府终于对共产党和土耳其工人工会采取了镇压手段。

安卡拉政府的对内政策就是阻止任何有民主改革纲领的集团或政党开展独立活动，把一切反对派扼杀于摇篮之中，用冠冕堂皇的许诺欺骗人民。这一政策具体表现为以下事实：

1.它镇压了一个在大国民会议内部组成的“人民小组”，这个小组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改革规划；

2.它拒绝了制定宪法过程中人们提出的关于职业选择制度的建议；

3.为了镇压大国民会议内部的反对派小组，它成立了“统一行动小组”，为了确保自己对各阶层广大人民的统治，它还在所有地区建立了完全由资产阶级分子、地主分子和其他野心家组成的小亚细亚集团；

4.它违背诺言，根本不进行任何有利于劳动群众的改革，相反，却千方百计阻止工会和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使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破产。

### 党与群众的关系

党提出的口号在被剥削的广大工农群众中得到强烈的反响，他们中间最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参加了党。尽管政府对共产党一再采取镇压手段，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和农民依靠党。在短短的时间内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其活动的第二阶段，即从1922年3月到10月，党在宣传和教育以及红色工会组织和共产主义青年

团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工作。当政府发现共产党对群众具有很大影响的时候，它意识到必须制止党的活动。

### 君士坦丁堡

我还想给你们讲一些关于君士坦丁堡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小组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的情况。在那里，不久前以工人工会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为借口解散了工会。那里的工作更加困难了。同志们，我没有必要在这里给你们描绘那里的同志同反动的土耳其政府和整个帝国主义这个共产主义的明显敌人进行斗争的艰苦而悲惨的情景。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到处笼罩着恐怖，君士坦丁堡共产主义小组经过几乎两年来的地下工作，他们在工厂和工场，在一切有劳动人民的地方建立了支部，出版了合法的和地下的小册子、杂志、宣言和论文，散发了大量的定期从共产主义组织得到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他们很善于在群众中赢得重要影响。

当然，今天晚上我不可能把君士坦丁堡共产主义小组所做的一切都叙述一遍，但是为了使你们对其工作有一个基本概念，我想向你们提一下，为了实现反对资本总进攻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7月，这个小组召集君士坦丁堡最主要的工人组织开了会。

但是，至今被我们看作是最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组织“国际工人联合会”却对建立统一战线这一创举起了破坏作用。这些同志说什么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好准备，首先还必须对工人阶级做启蒙工作。我们反驳道，不要统一战线的是领导人，但是统一战线将通过行动和在行动中实现。我们还说，假如我们今天不能成功地建立统一战线，以后资产阶级就会把没有联合起来的所有的工会组织统统消灭。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后果。

## 政府的新动向和对前景的瞻望

关于凯末尔主义的新动向可以概括如下：在伦敦会议上还对帝国主义满怀仇恨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看到了有参与剥削土耳其劳苦大众的可能性，所以把自己的走到极端的战争政策转变为让步和出卖政策。伦敦会议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现在，他们在洛桑会议上想获得它自己生存以及它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需要的和平环境，安卡拉政府准备牺牲劳苦大众的利益，在国民公约方面作出让步。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安卡拉政府并没有置身于资本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所发起的总进攻之外，就在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在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谴责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希腊、拉脱维亚等地区迫害共产党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关于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对土耳其共产党采取野蛮镇压手段的电报。我们有理由称这些镇压行动是野蛮的，因为警察用剃胡子刀和尖锐的铁器惨无人道地折磨被捕者。

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进行大规模逮捕的时候，指控被逮捕的同志为苏俄搞间谍活动，因而犯有叛国罪。根据最近收到的报告，大逮捕还在继续。被捕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在君士坦丁堡还查封了土耳其工人行会联合组织，迫害共产党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这样大规模地逮捕人。但是，尽管有这种种镇压和恐怖行动，工人和农民现在认清了真正的朋友和敌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证明。

1. 在安卡拉弹药厂逮捕共产党员工人的时候，非共产党员工人问为什么要逮捕他们。有人回答说，被捕的人都是共产党员，

非党工人说，你们逮捕的是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所以你们也可以把我们抓起来，以前我们不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我们是了。

2.有一个工人党员号召工人起来反对这一专横的行为，要求工人联合在共产党的周围，他的号召得到在场的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于是发生了冲突，军方急急忙忙赶到现场，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秩序。

3.在农民组织中逮捕人的时候，遭到农民的激烈反抗。

4.在君士坦丁堡尽管笼罩着专政以及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恐怖，但共产党人还继续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

同志们，从我所说的情况中你们可以看出，土耳其和君士坦丁堡的共产党始终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根据总形势致力于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工作，要求进行有利于广大劳苦大众的民主改革。但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不顾我党的友善和好意，始终对我党进行迫害。现在我们看到，它决意要消灭一切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

正当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以实现对其土耳其的完全奴役，政府最需要劳苦大众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时候，政府却在其盲目的反共政策中采取这样的行动，这确实很不寻常。不用等很久，劳苦大众以及在战斗的3年中曾经支持过他们的国际无产阶级就会起来反击，这将清楚地说明这个政府的极端愚蠢和它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同志们，土耳其代表团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建议，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名义，向正在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专政下受煎熬的土耳其劳动人民以及在监狱中勇敢地期待着伟大的解放时刻到来的被捕的同志们发出以下公开信：



### 致土耳其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的公开信

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5周年之际，向土耳其工人和农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他们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争取独立的英勇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

土耳其的同志们！你们给整个被奴役的东方和一切殖民地国家树立了革命独立运动的生动榜样。

但是，最近的事件表明，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打算把你们付出巨大牺牲而得来的胜利果实占为己有。安卡拉的民族主义政府为了换取某些有利于土耳其大资产阶级的让步，已准备同帝国主义者妥协。

土耳其政府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新政策，它解散了土耳其共产党，取缔它的一切组织，进行大规模逮捕，野蛮地虐待被捕同志，最后还封闭了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工会。在劳动群众的反帝斗争中，土耳其共产党一直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土耳其共产党为了对付共同敌人，甚至还表示愿意在党的纲领和理想方面作暂时的让步。

土耳其政府所以对共产党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它要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有阶级觉悟的代表赶走，以免这些代表要求政府履行它当初为争取我们的支持而许下的民主改革诺言；同时它还想以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姿态出席洛桑会议。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府胆敢对你们和你们的代表犯下罪行，必然会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大愤慨，而站在世界无产阶级最前列的是俄国无产阶级，他们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刻，在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勾结起来绞杀土耳其劳动人民的时候，并不怕作出任何重大牺牲。

民族主义政府准备取得帝国主义的谅解，所以想消灭你们的真正代表，并且断绝他们同你们国外朋友的联系。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强烈抗议这一野蛮行径，并且认为它有义务郑重声明：代表大会愿意支持任何政府或政党，只要它们不充当帝国主义宪兵，愿意继续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愿意实现有利于土耳其劳动群众的民主改革。

被捕的同志们！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总参谋部和保卫者的共产国际，向你们这些代表土耳其劳动人民的有阶级觉悟的、最具有高度献身精神的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同志们，不要忘记，监狱的黑暗决不能遮住革命的阳光！

同志们，不要忘记，在革命胜利的前夕，统治阶级变本加厉的野蛮行径恰恰表现了他们的软弱无力。当资本主义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逐渐崩溃，当帝国主义的内部冲突达到极点的时候，国际资产阶级还会加倍迫害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先驱和创造者。

但是，任何白色恐怖都吓不倒相信最后胜利必然要到来的人们。有一个同志被捕或遇害，就有千百个同志从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群众队伍中站出来，继续以更大的力量为解放事业而奋斗。

同志们，第三国际认为，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办法把你们从刽子手的魔掌中拯救出来。

世界革命万岁！

作出巨大牺牲的土耳其共产党人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苏维埃俄国万岁！

（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晚11点30分

## 第十八次会议

(1922年11月21日，星期三)

会议开始：中午12时

主 席：纽拉特

### 讨论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任务问题

(继续)

**洛佐夫斯基：**

同志们，昨天在我的报告之后所进行的讨论表明，首先，我们在原则方面、在事情的本质方面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共产党人在工会中进行实际工作的形式和方法问题，我们中间有一些不同意见。据我看，有些同志所谈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从黑克尔特同志的反对意见谈起。

我在发言中指出，德国发生了一些事情，而我们的同志又处理得不够灵活，其结果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只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即手工工人和脑力劳动者联盟与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例子。我们和德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一致认为，手工工人和脑力劳动者联盟中并非一切正常。这个联盟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一个组织，其中有工团主义者、共产党人和无党派人士；在这个

组织中还有许多落后工人，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共产主义还没有一个清楚的、确定的看法，但是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有战斗力的革命者。当然，对这样一个组织与对一个同共产党有直接关系的组织，我们施加影响的方式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如果共产党内出现了迷惘和混乱，我们可以从党的政策和组织方面采取坚决的措施以及一般的政治性措施加以制止。然而，如果一个非党组织中出现了这种混乱，我们只能开展广泛的教育、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以便提高这些非党群众的共产主义阶级觉悟。

我同黑克尔特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不在于应不应该开展工作，以提高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而是在于应该怎么样和以什么方式去影响他们。我们的德国同志对联盟提出的批评已经张扬出去，这种批评从其基本出发点来看当然是正确的，即联盟是一个混乱的组织。但是德国同志们对联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则是完全错误的。之所以说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会使一些优秀的革命分子对共产党产生反感，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党的干部与工会干部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讨论。在鲁尔区，当矿工与雇主发生冲突时，老矿工联合会提议，通知雇主，矿工打算在两周后宣布罢工。每个工人必须在一份个人的罢工通知书上签字。这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绕弯子的做法，但是这还是会给雇主施加一定的压力。改良主义的联合会之所以作出这项决定，是因为它认为，罢工可能招致的灾祸会使因雇主的进攻而激怒的工人群众平静下来。然而联盟成员们则宣布他们不能接受这个策略。他们说，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方式，他们只承认革命的斗争方法，因而不同意在这样的通知书上签字和发出这样的通知书。

德国共产党反对联盟的这项策略，它曾向联盟成员们说明：改良主义者采取了一定的步骤，你们就照此办理，但是你们得向工人们说明：“仅有这一步骤是不够的，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必须采取更为彻底的革命方法。假如你们不在这个老矿工联合会所建议的声明上签字，革命的工人就会说，你们只会说空话，而反对并肩战斗。”在这件事情上，联盟是错误的，因为它从抽象的“永恒”原则出发，而不是从真正的实际需要出发。

我们在柏林进行了一次讨论，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共产党组织的书记柯尼希同志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在讨论会上我向柯尼希同志提3个问题。我说：“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联盟组织有多少人？”回答是7万人。有多少党员？回答是：2.9万人。而对我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既然你有2.9万名共产党员，那为何不能对联盟产生影响呢？”柯尼希同志坦率地回答道：“共产党员中间也很混乱。”接着我说：“如果共产党队伍中也这么混乱，那么党要想根除非党的联盟盟员中的混乱，自己就必须首先进行彻底整顿。”

当然，同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相比，联盟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有15万人，然而其中鲁尔区的矿工就占12万人，这是个绝不能忽视和熟视无睹的数字。

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成功地解决了德国共产党与联盟之间正在露头的冲突。在联盟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红色工会国际的所有建议最终都被采纳了。

黑克尔特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应当如何将那些退出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我们如果接过这项任务，那我们就支持了分裂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拿德国

农业工人联合会作例子吧。农业工人联合会曾有50万人，或许还要更多。在两年中，这个联合会失去了20万至30万会员。我们面临着抉择：要么我们袖手旁观，说：“行，你们可以走”，要么德国共产党担负起这项任务，把退出联合会的工人组织起来。

难道可以因为我们把退出工会的那些人组织起来而谴责我们，说我们分裂工会运动吗？当然不能。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那我们就不是共产党员。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组织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不过是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我们为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我们不能为了一些抽象原则而不去组织几十万工人。

现在，我来谈谈法国。许多同志会说，洛里当同志的讲话是反对工团主义的战斗号召。我不这么看。他的讲话是向共产党员的尊严发出的呼吁。洛里当对我们说的都是些最为一般的、然而对每个共产党人来说同时也是最不可缺少的事情。他所期望的也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共产党员无论在工会还是在合作社，每时每刻都必须保持共产党员的身分。他们必须处处表现为共产党员，他们不应该单独地零散地行动，而应该通过共产党人的集体意志联合起来行动。首先，我们要提一个问题，即法国共产党有没有它自己的工会政策。它虽然对工会问题作出过许多决议，但根本没有什么工会政策，因为对贯彻工会政策从未有过集体影响和愿望。我们希望，共产党员贯彻落实我们的实际口号、我们的思想、观点以及我们关于阶级斗争的决议和方法。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3个共产党员，这些党员就要始终（如果必要的话）达成一致意见。

我到圣艾蒂安时，曾经问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为什么

2 000—3000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的影响比拥有10万名党员的共产党的影响还要大？这是不是说，1个无政府主义者相当于50个共产党员呢？只有在共产党员不愿做共产党的工作，而且每个共产党员都同党离心离德时，才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倘若一个党员没有战斗性，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战斗性，而是真正积极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性，在斗争中，共产党员必须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当一名共产党员，并不仅仅指具有一张党证，而是意味着对共产党的纲领和共产党的策略的正确性深信不移。

我问道，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是否确实发表过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反对共产国际、反对红色工会国际和反对法国共产党自己的文章？他们承认，情况属实。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真的在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进行过他们的宣传吗？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可以举几百个这方面的例子。真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的同盟吗？（洛里当插话：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确实是这样！共产党员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签署了一个秘密协议。

然而法国共产党对这个协议的发表有何反应呢？当协议发表时，法共中央委员会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规劝那些秘密签署协议的反共产主义、反共产党的党员要遵守纪律。

**加普：**

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有一个工会委员会受委托处理工会内的工作，委员会主席是左派的托马季同志。关于这件事他未向中央委员会作过任何报告，这个责任必须认真查清。人们不应该把责任总是推在某些固定的人身上。（帕克洛插话：这是对另一派的

责备。)

洛佐夫斯基(接着说)：

您可以相信，我此刻不想责怪任何人。我认为，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一个委员会的主席，不管他属于哪一派，属于左派也好，右派或中派也好，只要不履行他的义务，他就必须被清除出党。(鼓掌。洛里当插话：非常正确!)工会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对在反共协议上签名的共产党员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我认为这是一种反常现象，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其他派别的同志们玩忽职守，都由集体来承担责任。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共产党作为整体在法国工会运动中的影响与其力量很不相称。倘若共产党加强联系、统一步调，那么它的影响就会大十倍。

其次，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个也许是有点棘手的问题。还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之前，我看到弗罗萨尔同志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写道：“在工会运动中，我们遵循着让·饶勒斯的光荣传统。”我们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怀念饶勒斯。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传统并不是共产党的传统。我们可以声明这一点，而不必担心这会损害对他的怀念。饶勒斯是第二国际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他为了自己强烈的信念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对他的名字的崇敬并不能使我们断言，他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饶勒斯的策略是共产党完全不能接受的。假如共产党靠传统活着，那么它能取得的成绩只能是寥寥无几。有我们必须珍惜的有益的传统，也有我们应当摒弃的不良传统。

法国工会运动还有另一种传统。法国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传统与巴黎小手工业工人的传统是迥然不同的，工业区的力量在



于把工会运动同政治运动结合起来。如果说应该考虑传统，那么我宁可说法国北部的传统比较好。

关于法国，最后再谈一点。法国共产党在最近整个时期对工会运动问题没有明确表过态，甚至它害怕表态，并越来越迁就工团主义者。但是法国共产党在完全承认工团主义者的自主权的同时，它不应忘记，它自己也同样是独立自主的，它应该有勇气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应该总是仰工团主义者之鼻息。

现在我来谈谈意大利的问题，谈谈塔斯加同志的讲话。塔斯加同志在这里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悲惨的图画，其中甚至提到伯恩施坦及其改良主义。究竟我的报告中有什么东西为塔斯加同志所描绘的绝望的图画提供了材料？什么东西使他这么惊恐？我当时说明的是：生活不可能去适应论点，而是论点必须根据生活的要求来形成。在这些话中他认为看到了某些使人想起伯恩施坦的东西。我所说的那些话当然与伯恩施坦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

改良主义者说，通过改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最终目标。而我们则说，在日常斗争的基础上，我们将组织起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战胜资产阶级，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达到这一最终目标呢？可以有种种方式，因为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状况各有其特点，每一个国家所处的阶段也不同，即处在通向我们目标的那条道路的不同阶段上。我们必须考虑每一国家各自的特点，并根据不同的特点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这样看问题与伯恩施坦的放弃最终目标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塔斯加同志的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目前，我们面对着强大的改良主义联合会，我们必须在联合

会内做大量的教育工作，以改变工人群众的思想。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很远，因为我们还必须克服一系列历史性困难，而这些困难就是由于议会社会主义传统而形成的某些共产党与工会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我的提纲中的第20条实质何在呢？这一条谈的是：在共产党还不够强大，党内还在进行斗争的那些国家里，工会和党之间必须建立起与目前形势相适应的相互关系。众所周知，法国工会内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名为工团主义的党。我们的任务是把离开当前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同离开工会中的优秀分子联合起来。在共同行动的基础上，这两个组织的优秀分子相互间就会越来越接近，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富有战斗意志的共产党，这个党将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名副其实的先锋队。工团主义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不会沿着两条平行的、互不交叉的路线发展，这两条线终究会相遇，法国共产党终究会组织起来。

当我们确定我们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工作的原则时，我们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工会组织与共产党之间已形成的相互关系出发，从实际的力量对比出发。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提纲中写了第20条。我们这样做，就是遵照拉萨尔的劝告：是什么说什么，不管事实如何，都要讲实话。

塔斯加同志在他的讲话中谈到，红色工会国际无非是一个宣传机构，如果它想入非非，想成为联合国际革命工会运动的中心，那么它就会因此造成世界工会运动的分裂。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我们当然是一个宣传机构，但同时我们也是一个组织。红色工会国际的特点是，它既联合直接附属它的那些革命组织，又联合属于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的革命少数派。红色工会

国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在工人群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倘若我们作出决定，让各国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退出阿姆斯特丹联合会，并且只让他们直接同红色工会国际建立联系，这才意味着分裂。然而由于我们不想分裂，所以我们说：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留在阿姆斯特丹工会中，并且在那里为红色工会国际的利益工作。

塔斯加同志谈到了工厂委员会，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讨论过，我认为现在没有讨论的必要。在德国，工厂委员会运动目前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讨论关于共产国际总策略的提纲时还要进行讨论。

此外，谈谈各个国家的组织什么时候可以声明加入红色工会国际的问题。这是一个策略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工会联合会已站在我们一边的话，我们就会说，你们必须加入红色工会国际。为了清楚起见，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曾向意大利工人联合会的正式代表建议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些代表同我们一起签署了一个文件，后来他们又自己撕毁了它。不管这个正式组织现在是否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我们反正都是反对分裂的。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工会中必须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我们必须鼓励改良主义的组织采取行动。我们必须找出我们在每个国家工作的方式方法，这种方式方法能把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全部引导到我们这方面来，从而保持工会运动的统一。

然而，许多工会组织显然错误地解释了我们在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个问题上所提倡的慎重策略。例如，在挪威，有80%的工人同情我们，挪威工会总部曾两次决定加入我们这个组织，但是他们

之所以仍然踌躇不前，就是因为挪威工会会员中有20%的人同情阿姆斯特丹。假如一个工会组织中只有10%或20%的会员有改良主义倾向，它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是不是分裂？毫无疑问，这不是分裂。我们声明：少数派必须留在工会中，而且必须服从多数。如果我们是少数派，那么我们也这么做，但是多数绝不能服从少数。假如我们的追随者在一个工会组织中占多数，那么正式加入红色工会国际就是他们的义务。

现在来谈谈国际工会联合会问题。谁都不能怀疑国际的宣传委员会有进行全国性或国际性宣传的权利。一个辛迪加<sup>①</sup>，它加入了一个进行宣传活动的组织，同时它又是相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的一个成员。它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中继续做它的工作，而且力求使它那个组织中尽可能多的人摆脱那个组织的思想影响，引导他们相信我们的政治信念。我们不想在国际的产业联合会中制造分裂。当俄国和保加利亚工会建议国际工会联合会接纳它们为成员时，它们被拒绝了。它们再回来，又被撵出去，它们再次回来，因为它们不想分裂。但是假如阿姆斯特丹分子只不过是工会的上层人物，而工人要追随我们，我们就不能在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问题上畏缩不前。

现在我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有两个不同的工会组织。在捷克，几乎以与法国同样的方式发生了分裂。在那里也有大批革命工人被开除出工会，后来他们组成了少数派，并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以便恢复统一。

目前我们所面临着的是既成事实，我们必须同两个平行的组

---

<sup>①</sup> 辛迪加 (Syndikat)：一些国家的工人按行业组成的联合会。——译者注

织打交道。我想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同志工作中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况。差不多在10个月以前，也就是在3月份，共产党人有可能在各工会总部的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但是情况怎样了呢？在捷克，虽然比在法国少一些，但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共产党人想“独立于”党。以伯连同志为首的庞大的农业工人联合会在代表大会前拒绝缴纳会费，而且由于它坚持这种立场长达6个月之久，因而不能容许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面对这种情况，党的态度怎样呢？——我顺便说一下，伯连同志是农业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它无动于衷。如果不是有50位同志仅仅因费用问题而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话，改良主义者本来会获得同共产党人恰好同样多的选票。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却害怕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获得多数票，因为它随后不得不去克服很多困难。然而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呢？改良主义者开除了革命的辛迪加，在对我们的同志来说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制造了分裂。

我从圣艾蒂安归来后，便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进行了协商，我们拟定了一些适宜于抵制分裂的方式。我们确定了一系列斗争方法，并且明确说，我们不想分裂。

还有一个问题，我希望你们注意，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在其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就是说，取消分散的独立的联合会（类似法国摩塞尔地区所发生的情况），这些分散的产业工人联合会应该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工会组织的各分会。当这些同志把这个方案寄给我们时，我们对他们说：注意，这是该组织的未来，不是它的现在！现在在倾向共产党的工人中还有很多宗派偏见很难克服，突然要成立一个完全统一的组织，

这一企图无疑会招致他们的反对。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详尽地讨论，会上要全面研究组织问题和地方支部与总部的关系问题。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曾向同志们说过：要慎重，在这条道路上会有很多困难，你们会遇到阻力，遇到来自你们自己队伍内部的阻力。（洛里当插话：摩塞尔地区辛迪加在联合过程中也遇到同样的困难。确实是这样。）我的结论很简单，即国际共产主义目前是一股很大的力量。我们可以说，它是全世界唯一革命的力量。我们之所以如此激动、如此热情、有时甚至是激烈地探讨每个国家的问题，是因为一个国家的错误的策略也会影响别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就会损害统一的共产主义阵线，导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倒退。我们要把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工作组织得好一些，使我们的影响日益扩大。我们不要第二国际时期法国、荷兰和德国那样的共产主义，当时社会主义带有民族性。我们与其他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是真正的世界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国际利益高于民族利益。

通过互相批评、共同工作以及共同改善我们在各国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使共产国际有可能将它的任务——推翻资本主义——胜利地进行到底。（鼓掌。）

**主席：**

现在我们要选举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工会提纲提交大会表决以前，把它再审议一下。主席团建议选以下同志为该委员会成员：

洛佐夫斯基（俄国）

罗斯梅（法国）

黑克尔特（德国）

兰辛（美国）

塔斯加（意大利）

帕伍利克（捷克斯洛伐克）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对这个提议谁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墨菲（大不列颠）：**

建议选克拉克同志代表英国参加该委员会。

**主席：**

有人提议，除上述各位以外，还选克拉克同志代表英国参加该委员会。

有人反对吗？没有。既然对整个提议没有反对意见，那么这个委员会就算当选了。

## 讨论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问题

同志们，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纲领问题，首先由布哈林同志代表俄国代表团发言。

**布哈林：**

我代表俄国代表团发表下列声明：

“鉴于对过渡性要求应该怎样表述以及它们应该放在纲领的哪个部分的争论完全错误地给人一种原则性对立的假象，俄国代表团一致认为，不能把在各国支部的纲领中写上过渡性要求以及纲领总纲部分对过渡性要求的一般表述和理论论证看成是机会主义的。

俄国代表团代表：

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

**主席：**

主席团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并起草了一个提案。下面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就这个提案讲几句话。

**季诺维也夫：**

我直截了当地把提案宣读一下。据我们所知，本提案也得到了一部分有可能知道它的代表团的支持，首先得到了德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的代表团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团的支持。

提案的内容是：

1.所有的纲领草案都应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它所指定的委员会研究和详细审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将所接到的所有纲领草案尽速予以公布。

2.代表大会确定，共产国际各个国家支部凡未制订本国纲领者必须立即着手起草，而且至迟要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3个月送交执行委员会，以便由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

3.各国支部的纲领必须明确而肯定地阐明为争取实现过渡性要求而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其先决条件必须是，这些要求应取决于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

4.在总纲中，一定要为过渡性要求和局部要求提出理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谴责力图把过渡性要求纳入纲领的做法叫做机会主义，同样坚决谴责用局部要求掩盖或取代革命根本任务的一切企图。



5. 总纲必须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基本差异，阐明该国支部过渡性要求的基本历史类型，例如，一方面是英国的，另一方面是印度的类型等等。

**主席：**

主席团的意见是，本提案无须讨论即可通过。虽然大多数代表团已经表示赞成，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如此，所有代表团还要有机会表明态度。因此，休会20分钟。（休息。）

大家注意。据我所知，所有支部原则上同意主席团的提议。但是意大利代表团说，虽然它也原则上赞成我们的提议，但它打算发表一个声明。现在据我所知，如果意大利支部要发表声明的话，其他支部也要发表声明。因此，我只得请意大利支部不要发表声明。

**博尔迪加：**

意大利代表团同意不宣读自己的声明，而把它写进会议记录，但是代表团不能放弃这一声明。

（拉狄克插话：那最好还是宣读一下！）

**主席：**

意大利支部已经同意不在这里公布他们的声明，而只写进记录。

**拉狄克：**

这是误解。意大利代表团并没有放弃这一点，他们只是希望把他们的声明放到记录中去，但是凡是记录中记载的东西必须在会议上公布于众。

**主席：**

好，假如意大利代表团坚持要把声明放进记录，我们就把这

个声明公诸于会议。

**博尔迪纳：**

有这样的先例。如果拉狄克同志认为，在会上不宣读的声明不能写进记录，意大利代表团就坚持要宣读他们的声明。

**贝隆（宣读声明）：**

意大利代表团虽然投票同意关于推迟讨论纲领问题的决定，但是希望在记录中注明，它更愿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共产国际的纲领。它同意报告人布哈林所主张的撰写纲领的标准，并认为，尽管推迟最终定稿时间，但纲领的型式问题本来应该在本次代表大会上更详尽地加以阐明。

**主席：**

还有哪个代表团想发表声明？没有。有人反对主席团的这个提议吗？没有。

一致通过主席团的提议。

在进行下一项议程之前，请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

**季诺维也夫：**

我只想再简略地强调一下，我们为什么提议不经讨论就通过这个决定，我希望以此能表达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

我们的意见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充分的、时间太短的讨论只会有损于讨论的内容。为此，我们提议，而且肯定会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不经过简短的讨论即通过决议。如前所说，简短的讨论只会有损于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我希望我们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是最好的办法。

## 关于工人援助问题

(报告人：明岑贝尔格)

**主席：**

我们进行下一项议程：**关于工人援助问题**。由明岑贝尔格同志发言。

**明岑贝尔格：**

同志们！我的报告分两部分。我先用几分钟时间谈谈所进行的救济饥荒活动，在第二部分中，我想谈谈经济援助的一些现实问题。

不言而喻，我在这里不是要探讨饥荒的起因、规模和过程本身，大多数代表太熟悉这些情况了。关于去年俄国的大饥荒，关于列宁称之为苏维埃俄国重建过程中的巨大困难，整个新闻界和整个舆论界作了最广泛的报道。只要再扼要地提一提以下事实就够了，即大约有4 000万人直接遭受饥荒，几乎300万人死于饥荒。

重要的是，不是靠外援、不是靠资产阶级或工人援助，而完全是依靠苏维埃俄国就战胜和克服了饥馑。

今天我本来不打算列举什么数字，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提到两个数字，因为广大的群众对克服饥荒过程中的实际救济工作毫无所知。

到1922年8月1日为止，各国政府、红十字会、美国救济总署、南森、教友派教徒以及工人救济组织等整个国际社会运往俄国3 300万普特粮食；而俄国自己筹集了16 500万普特粮食以及3 100万普特种子粮，一共筹集了19 600万普特粮食。外国团体所

支援的粮食是饥肠辘辘的俄国为战胜饥荒而筹集的粮食的1/60。

伏尔加地区的饥荒激发了工人的友爱行动，我们毫不夸张地说，这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一行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领导，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导机构向工人提出这一要求。德国、奥地利、荷兰的工人一听到呼救，就筹集了大批物资。这一行动席卷全世界，在日本，在印度，在北美和南美以及全部欧洲国家都发起了救济饥荒活动。

在大多数国家，这一行动持续了一年多，群众的热情几乎毫不减弱。在这个行动过程中举行了很多次激动人心的集会，体现了对俄国工人阶级的兄弟般友爱。在英国，尤其是在荷兰，大批工人的妻子把她们仅有的首饰（大多数是戒指）献给了苏维埃俄国的灾民，工人子女倒空了他们的储蓄罐，捐献出他们的铅笔和练习本以示援助；在德国，狱中的囚犯用自己微薄的生活津贴支援俄国灾民。

在过去10年中，在无产阶级内部还很少有哪次行动像这次支援俄国饥荒行动那样，如此普及，包括的阶层如此广泛。我不想用一些数字来使你们感到厌烦，但是，我想从保加利亚的报告中选几行宣读一下：

“无论是婚丧喜庆，还是添人增丁，无论家庭发生什么大事，人们总是惦念着俄国的灾民，出现了一幅幅动人的情景：妇女放弃了履行教徒的风俗习惯，把一向用在这方面的钱捐赠给了俄国灾民；许多人戒烟达几个星期；另一些人放弃了理发；有的同志甚至一个月内多次不进午餐，把节省下来的钱交给救灾组织。”

这并非个别现象。我援引这段话是为了证明这一行动范围之广，甚至包括了非共产党人，唤起并增强了人们对俄国的关注和

友爱。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指出，这一行动是去年共产国际最值得注意的行动之一。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几乎所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都参与了这一行动并帮助开展这次活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就在这里，一些党员同志和党小组对这一行动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德国有一批同志把这一行动只看作是仁慈的施舍活动，并且只从这方面予以评价。我认为，把过去的活动和即将开展的经济援助活动只看作是募捐活动，一种慈善性质的活动，这是极为错误的。其重要性并不在这方面，而是在于政治方面。

过去的救灾活动应该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但是这个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这恰恰是因为共产党人有时还需要在群众推动下，才能以必要的广泛的方式领导这项活动。

饥荒发生后，紧接着发生的是什么呢？紧接着而来的是，许多资产阶级政府企图加强他们对苏维埃俄国的讹诈策略。1920年9月至10月，波兰和法国军国主义分子的战争叫嚣充斥全世界。正如在英俄战争和波兰—俄国战争中，英国工人阶级成功地对英国施加了压力，阻止了英国计划中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军事援助，现在，在工会国际——这一点，在这里必须承认——和广大的中立群众的局部支持下，共产国际的救荒行动造成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阻止了法国内阁按照当时来自灾区的最初消息而预计的规模，来实现它反对俄国的计划。

在救灾行动发展过程中，有利于灾民，有利于苏维埃俄国的舆论和压力日益增强，甚至连法国这样的反动政府看来也不得不拨出款项支援灾民。

救灾活动的另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及其所属工会的斗争中提出的。在自发的声援灾民的群众集会的直接影响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官方领导、它们的工会和政党于1921年8月和9月宣布，要广泛开展有益于灾民的活动。但是数月之后，当群众对最高领导机关不再直接施加压力时，他们便动摇不定，而且立刻企图利用这次大饥荒反对俄国，尤其是反对苏维埃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场粗暴的攻击运动，它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叫嚷：你们看，共产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向何处去！真是野蛮。大家可以回忆一下维尔斯议员在上次社会民主党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它是通过同类相食向资本主义倒退！数月之久，所有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唱的都是这个调子。这时共产党的任务是挺身而出，反击这种煽动性的宣传，并指出饥荒的真实原因并不在于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于那些阻止取消封锁的人，那些支持了对俄国的军事扩张的人。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的报纸只完成了它们的任务的一部分。（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开展的反俄运动比共产党报纸支持俄国的运动范围要广得多，声势要大得多。同志们，过去的救灾活动的伟大的政治意义恰恰在于，通过公开说明伏尔加地区大饥荒，使广大的工人群众关心苏维埃俄国。通过报告、通俗杂志和其他活动召集群众，向群众讲清俄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把牺牲和饥荒看作是这整个链条中的一部分。凡是我们的委员会和党懂得这一点的地方，我们就能获得很好的政治效果。

大家只要回想一下，我只提一提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极有典型性的国家。在北美，通过救灾，通过他们的活动，在广大的工会会

员中第一次能够以共产主义思想来开展工作，广大工会会员第一次走到一起来参加由共产党掌握的救援活动。日本报告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成立了12个大的组织，主要是工人组织、工会联合会，其中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妇女联合会，这些组织在一个委员会中共同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广大群众第一次能够参加关于苏维埃俄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的讨论。

简言之，我还想借此机会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政治因素，即这项活动在苏维埃俄国国内的影响问题。资产阶级组织不仅企图在国外利用大饥荒反对苏维埃俄国，它们还企图在苏维埃俄国国内煽动并操纵挨饿的工人、农民反对苏维埃政府。在美国的救灾行动中，每一个盛豌豆泥的汤碗边上贴着一张标语，上面用很大的字母写着：你们在布尔什维主义政权统治下陷入了这般可怕的境地，我们美国市民帮助你们。几个月来，工会国际派了很多代表到受饥荒地区，他们到处要工人、农民接受同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声明。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奥伦堡、乌拉尔和克里米亚，把全部机关都变成了分配机构和专门供应食物的机构，目的是筑起一道堤坝，抵挡人们无耻地利用苏维埃俄国的困境进行的攻击，并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农民和挨饿的工人提供我们能够向他们提供的一小块面包、一小块肉。俄国的工人、农民当然不可能像这儿的共产党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与会者那样站在一定的高度，有那样的思想修养，事物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还是比较简单和原始的。迄今为止，人们只是通过西方工人支持苏维埃俄国的声明和决议等大会报道才知道有共产国际。在救灾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共产国际的存在，他们亲眼见到了真正支持他们的实际行动。因此救灾活动在

俄国国内也取得了有利于共产国际的非常积极的政治效果。

同志们，关于救灾活动的实际过程我再说几句。关于这次活动的实际过程的绝大部分情况，大多数同志也是在这儿通过连续的报道才得知的。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来说，我们当然曾经力图在救灾活动中实现工人的统一战线。我们曾经同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最高机构以及工会国际进行协商，结果是在柏林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但在组织上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效果。只是在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暂时成立了一个由各个党、合作社和工会的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但是，几个月之后，当经费使用问题提到议程上的时候，委员会散伙了，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要求把钱交给阿姆斯特丹。

救济俄国饥民的工人援助活动是在两大范围内进行的，一是在工会国际范围内，另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组织范围内。

关于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性质问题，我想再说几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工作是受所有社会民主党支持的，也受当时还存在的独立的中派的党的支持。同样，在群众决心救援的自发的群众集会压力下，阿姆斯特丹书记处说了些非常激烈和非常聪明的话。

一些报纸上发表了宣言，宣言上说：工人们，援助苏维埃俄国吧，不然苏维埃俄国垮台了，不幸就会降临全欧洲！中派和其他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对此宣言保持缄默。后来当报刊上的鼓动势头减弱，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也逐渐把这件事情置之脑后。半年来，可以说这项工作已经完全停止。根据1922年4月的单据，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通过这次救援活动总共筹集了140万荷兰盾，他们用这笔钱把4万个孩子抚养了几个月，还给5万名铁路员工发



放了一次口粮。

国际合作社的援助就更少了，几乎是微不足道，因为实际上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合作社赠送了一些衣服等物品。

现在来谈谈共产国际的救灾活动情况。原计划把所有的工会和工人党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战胜俄国饥荒的统一战线，这一计划落空以后，共产党力图直接在企业和工会中争取尽可能广大的群众支持它们的救援活动。这项工作在个别国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例如在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及美国部分地区，共产党通过开展这项活动，把大批有同情心的工人和大量不关心政治的工人争取过来支持这一行动。

这项活动在物质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优异成果，当我们发起这项活动时，我们谁也没想到会筹集到像现在这么多的款项。你们从埃贝莱因同志的报告中已经得知，今天西方国家的党在组织上还是多么薄弱，而且，美国、英国、瑞士、瑞典和挪威的失业现象严重，大大地妨碍了这项活动的开展。而奥地利和德国则又由于物价飞涨，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甚至连优秀的共产党员有时也很难要求同志们再继续捐献了。

通过这项活动，共产党的救灾委员会筹集到的实物和钱币，实际价值总共达250万美元以上。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笔金额的意义，我只想拿再个数字来作比较。在瑞士，有25万名工会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单独开展了一项活动，他们只筹集到8万瑞士法郎。相反，只有几千党员的瑞士共产党的救济委员会，筹集到总共54万瑞士法郎，也就是说超过了50万。（鼓掌。）这个数字清楚地表明，共产党的委员会成功地深入到了广大不关心政治的阶层中间，并且得到他们的

金钱支持。

刚才我说，具有2 000多万成员的整个工会国际筹集到140万荷兰盾。而仅仅荷兰共产党这么个小党的委员会直到大约半个月前就筹集到大约50万荷兰盾。我认为，荷兰党只有4 000或5 000名党员，他们筹集到将近50万荷兰盾，而另一方面，拥有几百万会员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直到3月15日只筹集到140万盾。我认为，这两个数字证明，只要各个共产党灵活机动地进行宣传鼓动，就能够得到优异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广大工人群众的伟大牺牲精神。

在筹集来的250万美元中，大约3万吨食品和其他救济物资被运往俄国。在俄国，这项工作在11月就已经开始了。12月，第一批食品运到了喀山以及灾区的其他地方。我不想罗列一些关于我们俄国的工作的统计数字来继续耽误你们的时间，特别是我们在灾区工作的同志没有作精确统计，有些拿到救济物资的人没有被统计进去；但是，我认为，宁肯忘了把某人统计进去，也不要像有些资产阶级机构中所发生的那样，忘记救济了。在饥荒的那几个月中，大约有20—22万人完全由我们供应食物，此外我们还给一些重要工种的工人，如铁路工人和各机械厂的工人发放了口粮，配给了食物。目前，救济儿童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我们接管了一些受灾地区的儿童之家，其中1.4万个孩子完全由我们抚养，儿童之家也直接由我们供给。

共产国际的救济活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慈善团体的所有活动，区别在于，我们从这项活动的一开始就试图把救灾（即单纯地提供简单的食物）同帮助重建灾区被饥荒摧毁了的俄国农业和工业联系起来。

因此我来谈谈我的报告的第二部分——经济援助问题。首先我要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多年以来可以看出，西欧和美洲的工人，除了通过共产党从政治上支持苏维埃俄国以外，还愿意给予直接的实际经济援助。1919年秋季，尤其是1920年春季，美国、瑞典、挪威和德国的大批工人移居俄国，并打算在这里重建俄国经济，他们满怀理想，但缺少技能。这样的试验大多数都彻底失败了。我仅提一下在德国家喻户晓的科洛姆纳事件。大约一年来，确切地说主要是在救灾活动之后，在西欧，尤其是在美国工人中表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和决心，要在经济上援助苏维埃俄国。在德国，很多企业馈赠了机器，或者正在为俄国制造一些工具、农具和其他辅助工具。在意大利，首先是合作社协会力图而且目前正在着手提供经济援助。他们打算耕种10万公顷土地。在英国、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一些协会和小组，例如建筑工人小组和其他小组，他们要带着工具和少量资金移居俄国。在南非，尤其是在美洲，也有这样的倾向。那里有各种大的团体，如鲁特格尔斯同志的荷兰工程师企业，它在库兹巴斯有数千名黑人工人，承担了矿山和铁路线的建筑任务。

在美国，有一个苏维埃俄国之友委员会，它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也提供了经济援助——运送了20台拖拉机到彼尔姆工作。我们有个技术援助组织，它拥有各种分会，几千名会员。这个组织运送了许多台拖拉机到俄国去。我们有希尔曼同志的企业，这个企业正在为俄国筹集100万美元的贷款，还同裁缝联合会达成一项协议，以便接管一些重要的裁缝作坊，等等。

前几天，俄国政府组建了一个以艾伊杜克和马滕斯同志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春季将把8 000名美国工人带到俄国去。

我认为，共产国际有责任对这些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在美洲，目前至少有2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对这项活动感兴趣，欧洲大概也有这么多人。共产国际必须对这些现象表明态度。也许这些现象并不好，但是你必须把它们组织、联合成为大规模的广泛的经济援助活动。目前，在欧洲和北美渴望移居俄国的工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心情是，援俄和自救兼而有之。他们确信，若干年之后，美洲和欧洲才会发生全国性的变革，而俄国现在正处在好转阶段。因此，他们想：我们还是打起背包到那里去。共产国际再三表态反对这种倾向，而且必须强烈地表示反对。对于要把8 000—10 000移民带到俄国这样的计划，我们在共产国际面前有责任对俄国的同志们说，我们的最大最大的顾虑在于，这不仅涉及到这里的移民工作，而且由此会削弱大多数国家的革命动力。我们没有理由把大批失业者带到苏维埃俄国，以此来减轻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我认为，人们必须像迄今为止共产国际所做的那样，无条件地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即我们共产党反对欧洲和美洲的工人大量移居俄国。大批工人移居俄国，这并不是支持俄国，而只是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减轻危机。

但是如果在个别情况下，某些工厂需要一些受过专门培训的俄国没有的技术工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和美洲工人在俄国工会的监督 and 同意下迁居，也许是可以的。

同志们！对于这些现象，你们不管如何表态，你们必须表态，而代表大会不管用什么方式必须对此作出决定。或者外国工人移入国内是好事，那就必须支持，或者这是坏事，那么必须表示反对。

我个人认为，经济援助问题是应当受到共产国际最广泛支持

的一个问题。不过人们必须完全明白这种经济援助的性质。必须打破这种幻想，即经济援助似乎是解决世界问题的一种新行动、新途径，它会带来阶级的生产斗争，以及个别同志诸如此类的说法。这里一定要划清界限。

有一些同志对经济援助顾虑重重，他们把它视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危险。他们担心经济试验会失败，从而必定会给政治宣传造成严重的反作用，他们指摘科洛姆纳以及其他事件。

的确，救灾，尤其是经济援助，是共产国际支持苏维埃俄国时所使用的一种极为棘手的手段，它包藏着很多严重危险。但是没有哪种策略和斗争方法不包含任何危险的。对于统一战线，对于统一战线的可行性，我们讨论了几乎一年。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个策略不论是偏右还是偏左，都有很大的危险。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一致赞成。如果一种策略是可能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那么它包含有危险性这一点完全不能成为不采用它、不实行它的理由，而是应当创造足够的国际国内条件，从而使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志们！我认为，经济援助问题首先是个目的性和可行性问题。首先，你必须问一问，所使用的力量与通过运用这些力量所得到的结果是否相称。在这里，代表大会决不能怀疑，共产国际的立场是，对重建俄国经济生活的首要的最好的支持就是，共产党和其他工人党对本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使它们承认苏维埃俄国，同苏维埃俄国建立有利的贸易关系并在本国进行革命。对此，目前受委托担任此项工作的同志们毫不怀疑，任何同志都不会认为经济援助会抵消或削弱对苏维埃俄国的政治援助。我们坚信，本国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斗争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对

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最必要的支持。

现在，摆在我们代表大会面前的问题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难道只有政治斗争这一种手段，能够在今天这种特殊的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形势下，支持苏维埃俄国促进它恢复经济建设吗？

对于苏维埃俄国的重要性，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重申了对每个同志来说几乎是常识性的东西，即没有苏维埃俄国就绝对不可能继续进行和重新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国外法西斯浪潮掀得越高，我们就越要支持苏维埃俄国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唯一防线。在这个极为困难的处境中我们提个问题：难道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政治力量能支持苏维埃俄国吗？我说：不。还有点经济力量。尽管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工厂（这些都归资本家所有），但是我们有专业知识、有组织知识和技术。我们应当通过这次经济援助活动把这点微薄的经济力量动员起来，运用这些力量来为苏维埃俄国同帝国主义进行的经济战服务。

同志们！最后，谈一谈个别同志对策略问题所提的不同意见。有人说，经济援助也许是对的，是好的，但我们今天不能再这么干了，我们疲劳过度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救灾活动使我们精疲力尽，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

同志们！在反对经济援助活动的所有理由中，这是个最值得注意的理由。确实，一部分无产阶级，主要是中欧无产阶级经过长久的援助活动已经无力捐助了。因此，毫无疑问，以往所进行的募捐活动必须完全停下来，以往所运用的方法在这次活动中不能再用了。但是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一致认为，这项活

动原则上是必要的、重要的，是好的，那么我们如何从技术上、组织上来开展这项活动呢？目前形式的募捐必须停止，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动员无产阶级的微薄的经济力量支援苏维埃俄国。

提出的另一条理由是：共产党干部在经济上已经一贫如洗了。现在所有要求都是徒劳的，人们已经无钱可捐了。这条意见不是针对这项活动，而是针对那些提出该条论据的同志。我们从未向共产国际或向任何共产党提出过无理要求，要他们把他们的干部和工人的钱财完全掏空，以至交不起党费。我们所要求的是，各个共产党要利用它们的干部影响那些虽然不关心政治、然而同情俄国的阶层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发现，凡是能正确理解这个宣传鼓动和要求的党小组就干得很成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反对意见是，有人说经济援助活动影响了党的政治革命斗争，它夺走了我们的优秀同志，这不符合事实。在党内，例如在德国党内，20万名党员并不全是政治上很积极的人。一旦共产党成为公开的党，凡是经我们的宣传鼓动争取过来的人都可以加入党，那么这个党的很大一部分党员在政治上可能不会积极地参加纯粹政治性的日常工作。

还有成千的工人和党员同志们无事可做，各共产党经过适当的挑选，可以在各地找到很多特别适合负责进行经济援助活动的力量，就像有些人适合担任青年工作、党的工作和教育工作一样。

但是有人会说：党的政治性会受到损害，会带上一种小资产阶级博爱的特色。这只能表明这些党不会运用这个策略。这种理由无异于有人说人们必须反对统一战线，因为统一战线被某某党小组错误地运用了。恰恰是经济援助活动，为提出和探讨俄国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一般革命问题，为在日常政治斗争中影响广大

群众，为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许多方便。

最后，谈谈主要理由。同志们说：这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们动用了无数党费，每周在报纸上开辟半个栏，效果是什么呢？我将在最后谈谈物质上的效果，现在我只是谈谈政治上的效果。

同志们：我们深知，我们工人和共产国际通过我们的经济力量是不能建设苏维埃俄国的。这一点不用考虑了。如果真有这种可能的话，我们执委会早就划拨款项了。不言而喻，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如果说人们根据个别的成就对我们所能做的工作估计过高，那么今天大多数同志对我们在经济上所能做的工作则估计过低。大多数同志对目前通过国际无产阶级、通过广泛的援助活动所能动员起来的经济力量还毫无所知。在救助饥荒的运动中，无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地筹集到500万美元，这就是1 000万金卢布。你们还记得列宁同志的话吧，列宁说：去年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为重建重工业节省了2 000万金卢布。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关筹集了这2 000万金卢布，而在救济饥荒过程中，虽然没有一个共产党、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工人党是竭尽全力的，但无产阶级也筹集了1 000万金卢布。只要大家稍作努力，筹集到的经济力量至少可以增加一倍。我可以设想，在某种时期，工人的经济援助活动简直会成为一种胡闹、一种讽刺。但是在苏维埃俄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能起很大的帮助作用。

还有第二点论据，即工人援助会目前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自己的企业：水产业、农场、鞋厂等。一度有3万名工人直接在工人援助会所属的企业中工作。你们回想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他说过：国营企业有100万工人，而资本家企业中有4万名工人！



同志们！只要我们稍加努力，我们的工厂企业就可能有5万名或更多的工人；大概占国营企业所雇用的工人的1/10，至少相当于小资本家企业雇用的工人数目。

我再说一遍，我们之所以开展经济援助活动，我们之所以主张这样做，并为之奋斗，主要是因为苏维埃俄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允许世界无产阶级给予实际的援助，而不会使革命的政治特征受到任何损害。

因此我们主张开展这项活动。我已经说过，3个季度以来，俄国已经成功地办起了一些企业。在喀山，我们有3个农场，一年获得的利润可以抚养100多个孩子。我们成功地组织起一个渔场，在那里捕捞到大批的鱼现在运到受灾地区进行分配。目前，我们正在同俄国政府协商我们所提供的100万美元贷款的使用问题。

也许我们将借此改革部分皮革工业。目前，有人希望我们到森林中参加几百万根枕木的采伐工作，为明年春季修筑铁路做准备。由此可见，以往的经验证明，我们能够在苏维埃俄国的建设中作出实际的援助。

我说过，为了我们俄国的企业获得新的资金，我们现在已经发行了100万美元的债券。弄清这些债券的去向是很有意思的。不仅工人、共产党人，而且许多资产阶级人士也认购了这种债券。柏林德国银行和布鲁塞尔国家银行同样认购了工人贷款债券，也有相当数量的中间阶层和团体认购了这种债券。荷兰工人用他们的储蓄存单认购了总数达7.5万荷兰盾的债券，那些存单几周后就可以换成现金。因此，我从不怀疑这100万美元贷款到春季可以全部认购完，从而为俄国企业的扩建获得新的资金。由此我也回答了以下这个问题，即为这项活动动员资金究竟是否值

得。是的，经验证明了，而且前景也将证明，我们能够动员一定数量的资金，人们能够用这笔钱在俄国国内做些实际工作。

但是，这批贷款在经济援助中所起的纯粹物质方面的作用是次要的，继续进行经济援助的主要意义在于，我们能够继续通过这项活动争取那些以往通过共产党的宣传也许很难争取过来的思想水平比较低的最广大群众。经济援助活动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电影和报纸等接近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可能性，而这项活动重大的宣传价值正在于此。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上提议，无论如何要以经济援助的形式将救灾活动继续进行下去。

其次，是努力把目前已有的所有团体集中起来。我们已经开始同荷兰鲁特格尔斯工程师联合起来。总的说来，这些致力于经济援助的机构，趋向于联合所有积极的团体，联合一切力量。

关于这项活动的政治倾向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再简单地说两句。这就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我承认，我们的文章中说什么这次经济援助活动开创了阶级斗争和人类历史的新时期，它还将导致这一新时期的胜利，这样夸大其词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有人把这一活动同博爱、人道之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则是对这次活动的政治意义的完全错误的理解。这一行动是而且应该是共产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力帮助苏维埃俄国这种政治努力的一项辅助活动。等到德国发生革命和法国也同样闹革命的那一天，这种活动就成了多余的、愚蠢的、遗憾的活动，而在当前的世界政治形势下，考虑到俄国的条件，经济援助活动却是对政治行动的一种非常有用的、直接起作用的辅助活动，而且是对苏维埃俄国最好的援助和支持。（热烈鼓掌。）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第十九次会议

(1922年11月22日，星期三)

**会议开始：中午12时**

**主 席：卡尔**

**主席：**

主席团昨晚决定，向大会提议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审查明岑贝尔格同志的报告，并对他为大会起草的决议进行最后定稿。该委员会应有法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英国、俄国、巴尔干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美国、加拿大各派一名同志参加，另外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团、协作部和青年国际也应各有一名代表参加。明岑贝尔格同志本人也应该参加委员会并负责召集。

(通过。)

### 东 方 问 题

(报告人：拉维斯泰因，罗易，片山潜，布登加)

在今天的议程上，关于东方问题有4人发言，鉴于这一情况，主席团决定要限制每个报告人的发言时间，罗易同志和拉维斯泰因同志每人可以发言45分钟，布登加同志和片山潜同志每人30分钟。现在拉维斯泰因要就议程问题讲几句话。

**拉维斯泰因（荷兰）：**

同志们！我对主席团的提议不能表示同意。我不是说，在这以前就重要问题作报告的人他们的发言时间不受限制，但是他们的发言时间无论如何要比45分钟长得多。（很对！）同志们，大会会议开始得那么晚，丧失了很多时间，而我们却白白坐在这里无所事事，这不是大家的过错，也不是我的过错。我根本不可能在所允许的这么短的时间内按照原来的设想做这个报告（是执行委员会特意邀请我来讲这个问题的）。因此，如果大会通过了主席团的提议，我不得不在还没有结束的地方中断我的报告，请你们至少把我的报告的结尾部分收进记录中去。

**柯拉罗夫：**

我必须坚持主席团的建议。我十分理解拉维斯泰因同志的愿望。是为了这个问题才请他到这里来的，他是在可以作长篇发言的前提下准备自己的报告的，但是大会必须考虑总的工作安排。如果我们让每个报告人和发言人都可以自由地需要谈多长时间就谈多长时间，以便能够把自己的所有想法都表达出来，那么大会就得延长3个星期。我们必须对这一情况加以考虑，大会拖长了，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没有完成一半工作，这是谁的过错？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完成大会日程安排上规定的全部工作，而且还要尽快完成。

由于在委员会中对东方问题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研究，由于大部分有关代表团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并且已经有机会在那里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大会限制所有报告人和在辩论中要求发言的同志的发言时间，是不会带来任何损失的。

如果大会决定把工作延长 3 个星期，大会当然可以随意利用俄国同志的热情好客，以满足拉维斯泰因同志的愿望以及其他一切相类似的愿望。

**奥维尔斯特拉金（比利时）：**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在国际今后的工作中必须对两个重要方面加以考虑：第一是西方的组织工作和阶级斗争，第二是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今后几年的自由运动。我认为，与会的同志通过他们到目前为止的态度一再证明了，他们既没有充分地懂得也没有感觉到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在大会日程安排上只有一项是涉及东方问题的，而本来人们应该对这个问题给予更多的重视。

到现在为止，所有其他问题都得到了长时间的广泛的讨论。我认为，必须给予就东方问题作报告的同志以相当长的发言时间，这是极其必要的。我建议，允许前两个报告人罗易和拉维斯泰因每人发言一个半小时。

**主席：**

我们现在来表决，同意主席团建议的请举手。（通过。）

主席团的另一个提议是，讨论中应该有一个英国的同志、一个中国的同志和一个埃及的同志发言，由拉狄克同志讲结束语。有人反对吗？没有人反对。

**弗里德兰德（奥地利）：**

结束语应该只限制在 30 分钟以内。

**主席：**

这一点反正是这么规定的。现在由拉维斯泰因同志发言。

**拉维斯泰因（荷兰）：**

同志们，在穆达尼亚大会期间，从纽约来的一份电报说，在纽约美国银行行长联合会的一次宴会上，曾任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摩根索先生就英国在近东危机中的做法发表了以下见解：摩根索对英国的态度表示赞赏，他说，英国在最近两周中拯救了文明；他还说，除了那些了解内幕的人以外，没有人会知道，英国又创造了多么光辉的业绩。也就是说，这位美国银行资本的代表宣称，英国又一次成了文明的救星，又一次起了所谓救世主的作用。

几乎于此同时，即10月6日，当时还只不过是英国前任大臣和下院联盟主义者领袖的博纳·劳先生，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总的来说，他同意政府对近东问题的态度。他说，如果不给土耳其人以如此肯定的警告，这些因胜利而发狂的土耳其人也许会企图入侵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最大限度地阻止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半岛的大屠杀，这不仅仅关系到英国的利益，而且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

博纳·劳先生甚至威胁法国帝国主义说，他不能再支持法国帝国主义根据凡尔赛和约向德国人民榨取巨额赔款的努力。博纳·劳先生在劳合-乔治政府时期，是劳合-乔治的忠实的同事和助手，对联合政府的一切行为负有责任，他在这里也重复了美国金融代表摩根索的讲话，以及劳合-乔治本人声嘶力竭的叫嚣：英国在斗争，而且近几周内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了斗争。

同志们，只要我们稍微看一看近东目前和不久前的危机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是多么伪善。在经历了8年世界大战和世界混乱之后，像劳合-乔治这样的江湖骗子，这样道貌岸然

的伪君子，像博纳·劳这样狭隘的英国中间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政治家，竟然还有勇气把英国的态度及其政府将欧洲又一次推向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边缘的恶行，说成是为维护秩序和公理、为维护文化和文明而斗争。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先生灵魂深处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式的虚伪是典型英国式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可憎最令人作呕的虚伪，这就太令人吃惊了。

同志们，你们的报纸《消息报》，我们无产阶级真理的喉舌，曾经趁热那亚会议之际写道：

“英国是莎士比亚和劳合-乔治的故乡。前者是一个喜剧家，后者也是。前者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剧的创作者，后者也很想成为这样一位名作家。前者为一点小事也要喋喋不休，后者也是。前者提出了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问题，后者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是：

前者通过自己的天才以和平的方式在历史上获得了一个位置，后者则通过暴力夺取了这一位置。”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家无产阶级报纸的这种说法也是对的。拿莎士比亚与博纳·劳和劳合-乔治身上显现出来的带有当今资产阶级虚伪的莎士比亚精神作比较，揭示了二者之间的深刻差别：一方面是在无产阶级文化的黎明尚未到来之前，作为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最高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在没落的帝国主义时期这种文化的堕落。这就好比是从高高的山巅跌落到令人作呕的腐朽的深渊。

同志们，也许没有比东方问题更能恰当地说明帝国主义毁灭文化的作用的历史事例了。一个世纪以来，东方问题就成为当时土耳其帝国的前途问题，同时也是南欧与亚洲通道上一切国家和

民族将面临何种境地的问题。还在现代帝国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这些国家的状况自然而然地成了帝国主义关心的首要问题，成为帝国主义磨擦的症结和焦点。

同志们，请允许我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以便我们能够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世界无产阶级和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十分关心的近东问题。

100年前，即19世纪初，拿破仑曾断言，谁掌握了君士坦丁堡，谁就掌握了世界，就是帝国主义以前的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当时拿破仑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总的说来确实如此，因为从战略上讲，当时君士坦丁堡正掌握着通向印度的要道。

整个18世纪都充满了法国和英国商业资本主义争夺在美洲和印度的贸易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在七年战争中，斗争似乎已经明显地有利于不列颠的资本，然而，美洲殖民地起义又一次动摇了英国的统治。于是直到1793年，在英国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争夺海上绝对控制权的斗争中才开始了大决战。那是伴随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场斗争。拿破仑只不过是战争方式征服整个西欧和中欧的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的雇佣兵队长。莫斯科只不过是这场大型世界历史事件中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着棋，——同志们，不久前你们大概已经举行了纪念这一事件发生110周年的庆典，9月15日和16日莫斯科燃起了熊熊烈火，拿破仑的部队从10月19日开始撤退——这一步棋的目的是利用还年轻的沙皇专制政体为拿破仑的全球计划服务。拿破仑想通过莫斯科来占领君士坦丁堡，并取道斯坦布尔<sup>①</sup>这座东方城市，在印度半岛，即真正的

---

① 斯坦布尔是伊斯坦布尔的简称。——译者注



东方给英国以致命一击。在这场大较量中，整个近东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小卒。我们都知道，拿破仑输了这盘棋。这个世界征服者的宏伟计划，这个自亚历山大以来在一个人头脑中设想出来的最庞大的计划，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被仍然年轻的俄国力量彻底粉碎。

英国在长达几百年的斗争中获胜。不列颠商业资本在世界各大洋得到胜利，从那时候起，它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继续向一个更高阶段即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发展了。根基奠定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包括从北极到南极世界各大洋和五大洲的不列颠世界帝国的基础已经具备。俄刻阿尼得斯真的诞生了。

同志们！“谁掌握了斯坦布尔，谁就掌握了世界”，这句话今天已不再像当年那样适用了，那些日子似乎成为遥远的过去。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变得更大，世界政治的问题如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变得更广泛了。100年以前远东还不是世界问题的中心，非洲的大部分还未曾为人知晓。在此，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东方问题在19世纪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是有好处的。

大约在100年以前，即1822年，随着当时的希腊人在爱琴海周围的起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起义显示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它的崩溃在18世纪就已经开始，19世纪才发展得明显可见，有目共睹。与此同时，沙皇暴政的势力越来越像一个可怕的幽灵降临在近东世界。

18世纪还仅仅是半个欧洲势力，对欧洲事务完全不参与或几乎不参与，至少还没有被17世纪西方资本大国承认为势均力敌的对手的沙皇，由于历史的辩证法而被卷入了欧洲和世界一切事务之中。拿破仑远征莫斯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其中特别重要的原

因是它造成了莫斯科出征巴黎。还从未见过东欧征服者的北海沿岸各国，第一次看到乌拉尔和里海彼岸的儿子为不列颠资本效劳，战胜了法国的商业资本。

1812年以来，俄国不仅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且是一大强国，甚至成了除英国之外的最大强国。

从1815年开始，东方问题尤其成了俄国问题，这有双重意义：对于俄国本身来说，向公海地中海扩张的问题就像彼得一世时期争夺波罗的海“窗口”和“大门”一样，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西方各大国来说，俄国是否能长期得到拜占庭人和苏丹的遗产，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是否会重新成为希腊—俄国教会的主要教堂，从而使俄国成为地中海的一个大国，这个问题成了政治上突出的问题。希腊人的起义和解放战争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虽然他们是造苏丹正统权威的反，而且得到一切在当时欧洲被看作是“自由的”即革命的人的支持。然而这一次起义已经包含了19世纪东方问题更近阶段的萌芽，甚至包含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阶段的萌芽。为什么？因为通过这次起义，俄国实际上要求得到地中海的大国地位。俄国的这一要求以及甚而想获得地中海海峡自由通航权的要求，从世界历史角度来看，与不列颠帝国是互相冲突的，后者19世纪初就已经力图把地中海变成通往印度的战略水路。

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冲突不再发生，它停留在政治现象表面之下。19世纪后25年，由于柏林会议之后，普鲁士德国迅速成为土耳其事务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英俄冲突退居后位。

但是德国的实力因素在这场较量中一消失，俄英对立必然重新显露出来。

正如1812年沙皇帝国为了打击法国而站在英国方面作战一样，在世界大战中，它抱着把君士坦丁堡变成自己战利品的希望，又同英国帝国主义联合，而当德国帝国主义在世界大战中败北的时候，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俄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又自然而然地公开化了。但是现在俄国的兴趣变成了对海峡真正自由的关心，这种关心是无产阶级俄国的关心。无产阶级俄国对海峡自由的关心同时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关心。海峡的自由无非是意味着不让英国帝国主义控制这一世界交通枢纽。

今天在这一问题上无产阶级俄国的利益，不仅同黑海沿岸各国的利益一致，同时也同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

同志们，这种明争暗斗，即从1822年以来越来越成为西欧外交家、政治家的十字架和各国人民的危险的整个东方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奥斯曼帝国19世纪初开始崩溃、并且突然显得不再有生命力这一世界历史事实。

现在有必要简短地重温一下奥斯曼帝国崩溃的各个阶段。从19世纪的头10年中，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体，各省的大帕莎实际上发展成为独立的总督。然而，希腊人脱离以后，开始了一个改革阶段，由雷席德帕莎改组帝国，在他以及阿里和弗阿德帕莎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为了控制各省的总督，运用了年轻的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新手段，特别是电报技术。各省的行政长官不再是独立的诸侯，而是政府的守门奴，他们大多出身低微。这一体制最终发展成为阿卜杜尔-哈密德的专制政体，一个完全建筑在间谍活动和宫廷食客的控制之上的体制。1909年这个体制崩溃。使专制政体能够以更高形式出现的官僚机构本身成了专制政体的牺牲品，在所谓的土

耳其革命那一年废除了专制政体。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家布赖尔斯福德把这一阶段简明扼要地概括为破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欧洲资本主义却很懂得从这种破产的无政府状态中榨取丰厚可观的收益。

同志们，我们无与伦比的先驱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在她最伟大、最优秀的理论著作中证明了，如果没有一个供其破坏的非资本主义的环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被其破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比较古老的生产方式，也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过程。

撇开任何理论论证不说，从历史上讲，如果没有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资本积累的一切阶段包括最后阶段，都不会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除了罗莎·卢森堡在著作中所提供的例子之外，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最清楚的历史实例。罗莎·卢森堡还证明了，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一切历史阶段的积累都是不可理解的，在历史上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从15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个殖民政策——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不必多说——就是不断地运用暴力的历史。暴力的形式是多样的，消灭自然经济以及一切资本主义<sup>①</sup>经济形式是主要形式之一。在此过程中，资本采用了各种手段和途径，不断升级的税收压力是普遍使用的手段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土耳其王国的发展情况完全同英属印度、荷属印度、北非的法国领地以及所有的新殖民地国家一样。同志们，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英国著名的激进的作家布赖尔斯福德几年前就已经在自己的优秀作品《马其顿》一书中得出了同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他在书中

---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描写了在阿卜杜尔-哈密德统治下土耳其革命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斗争。例如他写道：

“如果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后，欧洲的影响把一种使人产生错觉的文明假象强加于土耳其人方面有什么成功的话，那就是它只不过促进了衰弱和崩溃。”

他还说：

“更为重要的影响也许是由所谓的**投降条约**造成的，这些投降条约为所谓的文明古国的臣民创造了一个国中之国。”

同志们，投降条约的历史根源在于奥斯曼统治的强大和西方外国资本主义商人的软弱，然而由于历史的发展，这些投降条约现在成了东方、特别是土耳其之所以软弱的主要原因。

同志们，外国资本家在土耳其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清楚地反映了资本同被它当作剥削对象的、软弱无能的东方各民族的关系。这些外来资本家的地位完完全全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旧的等级君主制国家中贵族的特权地位一样，贵族也是绝对不纳税的，它享有各种特权，其中包括践踏下层民众的特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土耳其以及东方其他各国的这些现代资本家贵族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在俄国也得以用匕首和毒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话，战争之后，它也会在俄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简言之，投降条约可以说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东方的核心。外国资本主义不仅对东方进行榨取，而且也凌辱它。

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农民群众战胜了欧洲资本雇佣军的今天的新土耳其，在和约谈判中提出废除投降条约的要求，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这一要求的实现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同志们，从这短短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废除投降

条约问题是土耳其和一切东方民族的根本的和十分紧迫的问题，只要投降条约不废除，这些国家就不可能改变屈辱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状况。

此外，要衡量奥斯曼帝国崩溃所造成的后果，必须考虑巴尔干半岛的地理、民族和历史情况。这些情况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从对这3个方面的考察中，才能得出关于未来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如果说无论在古代史还是近代史中，巴尔干与安纳托利亚<sup>①</sup>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整体，这并非偶然。正如伟大的塞尔维亚地理学家茨维伊茨和另一些人所证明的，巴尔干半岛全部历史问题的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欧其他两个半岛形成了大体相同的民族和文化，而巴尔干半岛却不是这种情况。

这是使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彼此严重分离的因素。与此相反，爱琴海今天也还同古希腊时期一样，不是一个分离的因素，而是一个联合的因素。地理条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人类地理分布和文化诸条件十分纷繁多样。地理学家如茨维伊茨区分出不少于4种文化，至少6种语言。正如我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研究中为俄国所证明的，这些地理情况归根结底对各民族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些地理条件的基础上，人们在巴尔干战争以前就必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巴尔干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巴尔干与前亚地区的统一，特别是巴尔干本身的统一。根据这一结论，巴尔干的社会党人在巴尔干战争

---

<sup>①</sup> 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译者注

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他们的纲领。正是沙皇帝国以其不光彩的模棱两可的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总是千方百计企图阻止巴尔干半岛的统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巴尔干半岛的情况又如何呢？比如，布赖尔斯福德在1903年就断言：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像马其顿民族思想那样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或达到了无法节制和如此毫无理性的地步。但是他同时也谴责了1877年英国外交的罪行，后者由于害怕马其顿归属大保加利亚，而大保加利亚又会成为俄国的一个强大盟国，所以它拒绝给马其顿以自由。在巴尔干半岛上，从19世纪末以来，民族间的战争采取了越来越骇人听闻的形式，就作为半岛的一个部分的马其顿而言，它的居民究竟属于哪一个巴尔干国家，这一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在马其顿起义的那些可怕年代中，一切恐怖行为、数不清的谋杀、种种暴行和恶行，都是土耳其革命以前的资本主义政府欠下的血债。所有这些甚至在我们经历了血腥年代以后的今天仍然感到毛骨悚然的恶行，以及世界大战、各次革命和现在又在土希战争中所流的血，都应该算在资本主义的帐上。这是同一条硕大无比的血债累累的链条。

还在1903年的时候，布赖尔斯福德就不仅指出了各个列强所起的悲惨作用，而且还指出了造成毁灭和破坏的另一个因素，一个至今还在充分施展其恶劣影响的因素，即基督教神父的权力。布赖尔斯福德在当时当地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了解，当他了解了主教们对普通农民具有无限权力以后——他们并非毫无道理地被称为独裁者——，他写道：

“他们进行的肮脏勾当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的勾当就是宣传。十字架在东方完全变成了战争的象征，因此人们谈到

东正教的时候，很难不带贬意的口吻。”他断言说，在这些东正教教士的身上已经再也看不到任何慈悲情感的痕迹。他详细地指出了希腊教会如何深深地沦入野蛮之中。基督的形形色色仆人，尽管他们是同一信仰而且是同一教会的仆人，但是保加利亚的分立教派和希腊东正教仅仅因为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区，他们就相互残杀，或者不断煽动他们的信徒去进行谋杀和格斗。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断鼓动人们去杀人，他们的动机并不比一个商人想扭断另一个商人的脖子时所能有的动机更为高尚。如果人们看一看今天的情况，并且想一想法纳尔的希腊教士在最近的土希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也同样起了令人恐怖和野蛮无比的作用，那么指出以上历史事实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从中世纪以来，东正教在近东成了一种没有宗教目的或更高目的的纯粹世俗统治工具，是利用贫苦农民的无知、贫困、迷信和恐惧来奴役他们的机器。

同志们，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亦即由帝国主义造成的战争时代，开始于1911年的意大利的黎波里冒险行动。我们完全可以说，帝国主义还从没有比这一次表现得更为无耻。对于1908年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一事，它至少还提出一些借口，例如说占领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造成某种结局等。而意大利的这一次屠杀则除了禽兽般的掠夺欲以外甚至没有任何其他的借口。凡是能回忆起这一事件异乎寻常之处的人都知道，这次强盗行径是一些大银行强加于仍然贫穷的意大利的，那些大银行曾直言不讳地披露了他们从中捞取的外快。意大利之所以打仗，是因为罗马银行要打仗，这次掠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最赤裸裸的无耻行径的一个典型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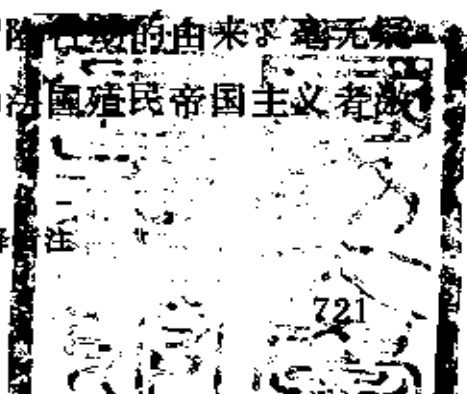
大家都知道，意土战争一直局限在地区性战争的范围内，它没有导致大战，的确不是因为意大利很明智，它不敢触动它的“天然”扩张地区阿尔巴尼亚，如果这样做，它就会陷入同自己的“盟国”多瑙河君主国的战争之中。

通过1912年10月的洛桑和约也可以看出，意土战争是各列强不想解决近东问题的表现，因为这似乎已经意味着世界大战的到来。但意土战争是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半岛冲突的第二阶段开始的直接原因，因为它为4个巴尔干国家开创了一起在奥斯曼政府那里提出自己要求的可能性。因此它成了即将开演的以世界大战，以所谓世界末日而告终的可怕的三部曲的序幕。战争第一次清楚地暴露了在1908年革命赶走了阿卜杜尔-哈米德以后努力想摆脱不幸的过去的新土耳其的力量和弱点。

但是土意战争之所以极其重要，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它给了正在觉醒的穆斯林世界以有力的推动，从这方面来说，意土战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这个命运坎坷的1911年——1911年也是摩洛哥危机之年——穆斯林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意识到自己身上显示出来的新的力量。一阵震颤穿过穆斯林教徒的行列，从赫库利斯之柱<sup>①</sup>一直到遥远的中国黄河入海处。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当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在这里只能说几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情况为以下论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即疯狂的帝国主义本身呼唤出了将置自己于死地的力量。一个重要的情况是黎波里人冒险的由来，毫无疑问，当时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中占优势的法国殖民帝国主义者激

<sup>①</sup> 赫库利斯之柱是直布罗陀海峡的古名。——译注



起了的黎波里人的冒险行动，他们的一个主要动机是害怕土耳其影响的重新树立或传播，经由的黎波里和费赞内地扩大到几乎是还完全不依附任何国家的沙漠居民中去，尤其怕土耳其的影响波及提贝斯提，提贝斯提是从的黎波里和地中海沿岸通往非洲腹地苏丹——黑人之国——简言之，即中非的一个重要枢纽。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久前巩固了自己在提贝斯提的统治。他们力求恢复斯坦布尔昔日的影响，并把影响一直扩大到黑非洲的心脏，在那里伊斯兰教仍然是极有吸引力和很得人心的宗教。法国和英国1899年达成协议，企图把的黎波里人局限在沙漠地带，不许他们进入大沙漠以南有人居住、有耕地的地方。1911年以来，法国人仍然想竭力扩大自己对位于那里的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的统治，例如，1910年初他们在反对瓦代苏丹的斗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提贝斯提、博尔库等地未开化的土匪部落和好战部落得到了土耳其正规部队的支持，瓦代就守不住了。法国殖民主义政治家从青年土耳其的政策中看出极大的危险。青年土耳其的政策也很刺痛他们的心，因为这关系到巨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加强与巩固，这个殖民帝国本来是要扩展到黑色大陆的整个西北部的。因此，他们在1911年就想同德国一起发动一场战争，即如果必要的话，打一场世界大战，这一点决定了法国当时对土耳其的态度。只要土耳其在非洲大陆还有牢固的立足之地，它就是威胁，凯道赛的法国外交部的殖民主义政客们就要利用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充当炮灰去打青年土耳其党人。

正因为意大利的掠夺战争是为了遏制土耳其政治影响的扩大，或更正确地说是阻止土耳其由于19世纪80年代英国占领埃及和苏丹、赤道地区的丢失而失去的一部分影响的重新恢复，所以

它激起了十分强烈的伊斯兰教的感情。正如当时资产阶级报纸所写的，意大利的进攻在埃及、突尼斯以及整个法属北非直接引起了所谓的伊斯兰宗教狂的剧烈爆发。在这些地区，不信真主的人的统治被伊斯兰教徒视为无法忍受的负担。有一位像法国的勒夏特利埃教授那样非常了解伊斯兰教的人、《穆斯林世界》杂志的出版者，曾经警告法国注意，穆斯林的联合将在各个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可能给欧洲带来严重后果。由于意大利的侵略，泛伊斯兰主义第一次真正变成了头等重要的政治因素。只是因为意土战争持续时间比较短，它才没有在地中海周围的穆斯林国家中引起太大的反响。不然像阿比西尼亚这样的当时和现在唯一还保持完全独立的非洲王国也会得到机会，重新与由于1896年的那次结局同样悲惨的意大利冒险而被隔绝的地中海取得联系。

同志们，作为意土战争的直接后果接踵而来的是所谓的盟国之战，即实际上的巴尔干战争。由战争产生战争，帝国主义的暴力引起了新的更残酷的暴力。

在沙皇的保护下，最主要的对手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暂时达成和解。但这次战争在解决巴尔干半岛的任何问题方面都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相反，它使矛盾更加尖锐，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仇恨更加激烈，使民族主义达到真正的恶性膨胀，最终使巴尔干的所有民族更加听命于欧洲帝国主义势力的摆布，更加屈从于金融寡头。从这一方面来说，这次战争确实是世界大战的序幕。后者就其一切作用而言与前者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规模巨大。在当时，人们从上述种种问题中都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这些困难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爱琴海诸岛的前

景问题。自从1770年在切什梅战役中俄国舰队击沉土耳其舰队以后，欧洲列强的所有内阁都知道爱琴海诸岛的战略价值和政治价值。例如属于安纳托利亚大陆的那些岛屿中的最西边的**斯坦帕利亚岛**，英国海军部早就知道它是一个合适的海军基地。斯坦帕利亚以东的岛屿不可能属于希腊，因为它们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是属于小亚细亚的。

对于这些岛屿的前景就像对巴尔干半岛的其他所有地区一样，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是使这些地区尽可能广泛自治并建立联邦制。对于亚洲的土耳其和欧洲的奥斯曼帝国的剩余疆土来说，也同样是这种情况。1912年的战争教育了迂腐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使他们懂得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民族繁杂、文化各异、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帝国，只有通过像暴虐的哈米德独裁那样的专制制度，才能用中央集权的办法进行统治。

他们想继续实行中央集权的尝试彻底失败，而且必然要失败。在一个甚至有着像库尔德人和阿尔班人那样还生活在原始部落联盟中的居民的帝国里，他们的议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讽刺和毫无意义的东西。1903年的马其顿革命委员会就已经把建立帝国各个部分的联邦制和实行自治的思想作为促进和平文化发展的唯一办法提出来。

但是如果说，像青年土耳其党人这样的空论家没有想到要建立联邦和自治，那么必须原谅他们，应该说：任何改革尝试都因欧洲资本的剥削而惨遭失败。欧洲资本拥有所谓的奥斯曼国债管理局，它像一台真正的抽水泵，这种水泵的特点是，它工作的时间越长，就抽得越快、越有力。奥斯曼国债管理局发展成为土耳其国家中的一种完全独立的国中之国。1911年，它的收入是500

多万土耳其镑，即大约550万英镑，而土耳其的国家预算是：收入2 600万，支出3 300万。为了弥补这一赤字，当然必须不断借用新的贷款，而奥斯曼国债管理局正好控制着很重要的一部分苛捐重税。贫困的土耳其农民当时必须缴纳苛捐杂税，其中包括羊头税、什一税、盐税等，每年大笔钱流入欧洲的财政中去。仅什一税一项实际上就至少要上缴收成的12.5%，也就是说每个土耳其农民每年为缴什一税就得白白种田整整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青年土耳其党开始执政时，发现财政方面存在着无可救药的混乱，此后不久多瑙河君主国的进攻，两年后意大利的进攻，迫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军备。于是他们被迫采取增加新税的办法，但仍然不可能达到收支平衡，而且也不允许它达到收支平衡，贡金必须增加。金融家们付给土耳其新的贷款，当然一定要保证能不断获得新的巨额利润，巴尔干战争至少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参与贷款的国家所承担的新贷款总共达16亿法郎，尽管如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假如得到正确贯彻的话，也许会赋予战争以革命的性质。土耳其遭到迅速的惨重失败，秋天开始和平谈判，实现了停火，哈米德原来的人马重新掌权，并且准备满足受欧洲外交使团保护的战胜国提出的一切要求。就在这时候，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913年1月23日在恩威尔领导下发动了军事政变，重新夺取了政权并停止了谈判。在这一次军事政变中至少包含着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从恩威尔及其同伙的反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基督教资本的野蛮的暴力政策在整个穆斯林世界所引起的日益强烈的愤慨。当时，穆斯林世界各地对把土耳其驱逐出欧洲的政策纷纷表示抗议。例如英属印度的勒克瑙的穆斯

林代表大会抗议英国政府的政策，在埃及，人们对受威胁的土耳其的同情也在日益增长，并且越来越公开化。当时欧洲的新闻界也开始意识到，假如青年土耳其把保卫祖国的重心转向安纳托利亚，不考虑欧洲财政界，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资金都用来保卫受到威胁的祖国，那么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对于欧洲的金融巨头来说将会有多么大的危险。

同志们，今天的土耳其人难道不应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吗？可惜现在又开始支付土耳其债务的利息了。1921年4月在法国先支付了一部分，第二次支付是在1922年7月17日进行的。看来奥斯曼国债管理局的金融家先生们的意图是让土耳其不仅要重新按期付息，而且要向欧洲债权人补交战争期间以及青年土耳其为生存而斗争的那些年月里的过期息票的全部数额。欧洲帝国主义的夏洛克想要得到全部！尤其是法国债权人之所以对新土耳其如此友好，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这笔补交的利息，这比向俄国索取要好。

同志们，我也许不用再重复，只要土耳其不能像俄国那样摆脱这种债务的奴役，它就不可能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得到真正解放。如果安哥拉政府不赞同这种见解，土耳其的农民群众和土耳其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安定，直到通过最尖锐的斗争，使上述要求得到实现。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流血8年，不是为了现在再一次辛辛苦苦地帮助欧洲资本获得厚利。同志们！我们已经提到过，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不仅显示了土耳其的力量，也暴露了土耳其的弱点。那时青年土耳其党的弱点主要是害怕对帝国主义采取革命手段，首先是不敢取消国债管理局的权力。青年土耳其党的力量当时仍然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它甚至比1878

年更强大。保加利亚的军队在查塔尔贾一线崩溃，小协约国之间很快就像神经错乱者那样互相扼住对方的咽喉，于是土耳其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夺取了东色雷斯和亚得里亚堡。信奉基督教的巴尔干各国，由于他们自己冲昏了头脑而没有能够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然而更深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在于君士坦丁堡是一个连结点，而不是一个分隔点，它的手既伸向西方，又伸向东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不是像品都斯山脉那样有着无法通过的隘口，而是一条连结东西方的通道。从这方面来说，作为世界大战直接导火线的巴尔干战争的结局，对我们目前所耳闻目睹的事件具有借鉴和预言的作用。现在也是越来越用更大力量进行尝试，而且现在也没有成功。在如此团结一致的情况下开始的巴尔干战争，最后于1913年夏天以兄弟间的相互残杀而告终，这同样具有象征性和历史借鉴的意义。保加利亚统治者在20世纪初用全副精力进行反对土耳其暴政的民族斗争，他们的民族要求也伸展得最远，远远超出了民族的界限，他们在扩大保加利亚的影响时，本来应该有一个民族界限，他们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其他战胜国的狂热和权欲。他们，保加利亚人在镇压自己的民族敌人方面曾经是最最冷酷无情的，现在保加利亚人不得不忍辱屈从，而且屈辱到如此地步，以至其中已经潜伏着一场新的战争的萌芽。经过两年的精疲力尽的斗争之后，1913年夏天，在列强似乎没有能够插手的情况下，当保加利亚人被迫接受布加勒斯特和约（7月28日）的时候，人们必然发现：唯一的胜利者是欧洲帝国主义。1870年以来的整整一年充满了欧洲所经历过的最恐怖的大屠杀，但是这并没有使世界在长远解决巴尔干半岛问题方面前进一步。此外，布加勒斯特和约使各小协约国有着同样不幸的后果，其境

况同样令人不满，尤其是保加利亚，陷入了与1871年亚尔萨斯-洛林被割让以后的法国处境完全相同的境地。保加利亚的报复必然继续成为在资产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阿尔巴尼亚人获得独立，并且从独立以来一直同塞尔维亚人争执不休，在3个小协约国的关系中，可怕的复仇情绪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磨擦的根源。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不是1914年8月1日有大得多的灾难出现的话，3个小协约国之间的战争不久就会产生一场新的巴尔干大搏斗。而现在，世界大战爆发8年以后，在半岛经历了1914—1918年所有的战争灾难之后，形势与1913年相比可能没有多大区别。战争的命运又显示出来，按照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的说法，应该被永远驱逐出欧洲，驱逐出欧洲天堂的土耳其人又回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对抗仍然是那样残酷可怕。保加利亚又处于受压抑、受屈辱的地位，成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奴隶。如果看一看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情况，那么与1913年相比，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们的状况比那时候更加恶劣，更加令人绝望。至于希腊，由于本国资产阶级强加在它身上的对土耳其的新战争，它现在第二次被推到了覆灭的边缘。

拉狄克同志最近对希腊目前的财政状况和经济状况作了描述，他的描述能使我们大体了解希腊目前的贫困状况。然而，只有把希腊今天的情况以及巴尔干战争以前的情况同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的、尽管是缓慢的建设加以比较，我们才能从历史的高度来了解希腊局势。1890年希腊接受5.7亿法郎贷款，实际上得到其中的4.13亿。这个贫穷的小国每个居民要负担260法郎债务，用黄金支付。1893年这笔债款要求每年付息5800万，用黄金支付。由于国家全部收入大大低于这个数字，所以必然没有偿付能力。



希腊1897年进行的对土战争，一场新的不幸的战争给国家带来了新的负担，却为国际金融界提供了机会，使它得以重新并更加残酷地勒紧套在这个贫苦国家脖子上的圈套。当时成立了一个国际财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控制了希腊税款的征收和使用，而希腊又必须用这笔税收来偿付国债和支付战争赔款。希腊人民因此又沦为债务的奴隶。在这一点上它与土耳其或其他东方国家不再有什么不同。于是国际资本财政委员会提供新的贷款，这种贷款自然又会给金融巨头带来可观的利润。各种专卖商品和某些最重要的税款收入都划归这个委员会。希腊为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每年必须筹措近4 000万金法郎。穷苦的人民要缴盐税、煤油税、火柴税和其他等专卖商品税款。由于这种严酷的财政制度，在巴尔干战争那一年，国际资本从这个贫穷的国家榨取了很多钱，以至使希腊国债降低到了8.24亿法郎。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资产阶级发了财，国家的收支才得以达到平衡。这一切完全是实行了极端强制的赋税制度的结果，而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使消费者，尤其是工人的生活费用大大提高，因此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口移居国外，尽管希腊这个国家的人口一直很稀少，这种制度在农村则阻碍了农业的发展。通过极大的努力，到巴尔干战争的前夜，这个国家才得以真正摆脱国际财政委员会的控制，或多或少可以自己来进行治理了。然而，巴尔干战争又很快破坏了好不容易才开始恢复的平衡。1904年，陆军和海军总共需要费用只有2025万法郎，1912—1913年由于战争，军事费用上升到4.5亿。1914年陆军和海军的正常预算已经定为1.3亿。这个国家最终走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为欧洲的帝国主义效劳。通过巴尔干战争的占领行动，希腊的面积扩大了5.6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

200万。但是，压在新老希腊身上的负担却大大增加。新的省份，特别是第二大商业城市萨洛尼卡，由于同天然后方隔绝、战争和经营不善而荒芜萧条，处在一种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糟的经济状况之中。简言之，巴尔干战争使希腊陷入了一种在许多方面比20世纪初更加悲惨的境地，后来又加上世界大战和对土耳其的战争，衰落的现象更为严重。由于被荒废的经济、无可挽救的财政状况、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大批难民，希腊今天的处境还远不如独立战争以后。

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给1912—1913年的战胜国之一带来的后果。无论对土耳其人民还是对希腊人民来说，能够帮助他们的只有一个办法：武装起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在本国的帮凶。首要问题是：取消金融资本强加给贫穷国家的无力偿付的负担，取消希腊的国家债务，取消奥斯曼国债管理局。

塞尔维亚王国虽然地盘大大扩大了，还不无讽刺地自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王国”，但它的状况丝毫不比希腊好，也许更糟。因为除了和希腊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外——塞尔维亚现在对美国资本也有纳贡义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王国还有激烈的民族政治斗争。塞尔维亚统一政府完全靠恐怖主义和违反宪法才能对付工人和克罗地亚人。历史的碾盘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遭受了8年的磨难，而表面上看来似乎被碾碎的不过是稻草。受了磨难，经济荒芜了，如果共产主义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力量也没有增加的话，真可以说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善。连资产阶级观察家也一致认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国家缺乏牢固的联系，如果不及时迫使冲昏头脑的保加利亚统治者结束中央集权，并且答应各民族有更多的自治权的话，总有一天塞尔维亚—克罗地

亚王国会重新分裂。

同志们，我们还可以把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拿来作进一步比较。当时是意大利帝国主义于1911年发起了第一次进攻，由此掀起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近东的血腥大屠杀。今天，意大利帝国主义虽然是所谓属于战胜国，但是由于自身的疲惫不堪和意大利革命势力的日益发展，因此不敢再继续插手近东问题。它还一直占领着多德卡尼群岛，这仍然潜伏着它插手巴尔干和近东事务的危险。但是，看来它不得不放弃对安纳托利亚的要求，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政客甚至还吹起和平主义的调子。一个叫法克塔和一个叫尼蒂的人对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提出指控，而他们自己却似乎是驯良无辜的羔羊。然而在此期间，从这个战前的帝国主义破产的废墟中，一支新的力量已经崛起，它咄咄逼人，全副武装，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像巴尔干半岛上的情况一样，法西斯主义把民族主义推向疯狂的地步。现在法西斯分子成为一股掌握意大利命运的势力，墨索里尼先生已经说过：一旦我们掌握了意大利，扩张就开始！扩张！——除了越过已被意大利民族主义分子看作是他们的内海亚得里亚海向外扩张外，还能向哪里扩张！诗人丹农齐奥的历险同世界大战的历史一样说明了这种扩张将导致什么结果，这将导致同塞尔维亚人的冲突，比如阿尔巴尼亚人一旦成为意大利向塞尔维亚扩张的盟国，塞尔维亚人就会马上重新把半岛置于熊熊烈火之中。

同志们，法西斯在意大利上台，帝国主义思想以更新的形式复苏，这一切重新成为不仅威胁意大利本身，而且也威胁整个巴尔干，从而威胁近东的可怕的危险，国际无产阶级有责任竭尽全力使我们的意大利同志能够彻底消除这一新的危险。

同志们，参加过1911—1922年大战并且通过这一系列战争显得更加强大和所谓得到复苏的唯一的巴尔干国家和唯一的近东国家是土耳其，即一个穆斯林国家。

在经历了种种可怕的事件以后，首先在意土战争，然后在巴尔干战争、世界大战和最后在土希战争中受到巨大损失之后，土耳其又重新站了起来，在西欧人的眼里这简直是奇迹。

在这11年中，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在军事上完成的业绩是令人无法置信的，所以，在欧洲资产阶级的眼里这必然显得像奇迹一般。不久之前，有一位荷兰专家在《商业报》上对此发表了以下意见：

“对前亚地区的变化，甚至连土耳其通和土耳其最热诚的朋友也感到出乎意料。从这一令人意外的变化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土耳其在历时4年的世界大战中已经耗尽最后一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这次战争中，也没有特别显示出其能力和其他一些素质，这个看来已经十分衰弱并注定要灭亡的土耳其，怎么可能现在突然使全世界大吃一惊。这个看来濒临毁灭的国家，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表现出最高的组织能力和高度的振奋精神。”

这一评论典型地说明了土耳其最近几个月的胜利在欧洲造成的印象。他继续写道：

“土耳其的普通将领和政治家比唐宁街和别的地方的西方大国政府各部的所有穆斯林司都更加理解亚洲民族的心理。伦敦曾经有人精确地证明，穆斯塔法及其整个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被孤立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间，这迟早会使整个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说，安纳托利亚在世界大战中已经流尽最后一滴血——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寡母之国。土地荒芜，缺少种

子、农业机器和劳力。这个国家总有一天会感到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民族主义领袖。在伦敦，人们就是这样说的。安纳托利亚确实成了孤儿寡母之国，这一点说得很对，但是在牺牲了几百万人以后又连续打了4年仗，还能用它的铁拳给敌人以这样的打击，还能把英国的雇佣兵抛入大海，这一切只有靠对民族的思想信仰才是可能的。

观望的态度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从我们欧洲的高高在上或无知中跳出来去研究伊斯兰教的思想，不仅仅是为了多知道一点，而是纯粹出于正常的利己主义和对我们未来的担忧，这样我们才不致于有朝一日突然发现亚洲的大门对我们永远关闭着。”

同志们，土耳其的胜利给比较有远见的观察家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而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起的反响则更大。从赫库利斯之柱一直到太平洋各岛，伊斯兰教寺院塔尖上呼报祈祷时刻的人又在赞美安纳托利亚的士兵和它的英雄卡西·凯末尔了。只要听一听一位与欧洲统治者有联系的摩洛哥大臣的话就行了，这位大臣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土耳其的胜利也使他很高兴，这一胜利在摩洛哥十分鼓舞人心，因为虽然我们国家同土耳其没有特殊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心同他们是相通的。法国十分明智，它在东方很注意土耳其的利益。为此我们大家必须对法国心怀感激之情。”

在这个目前还处在法国统治之下的无边无际的穆斯林世界中有着几百万不同语言、不同种族的穆斯林教徒，其中包括黄种人、白种人、红种人和黑种人，人们至少必须尽可能迎合迁就穆斯林的统治阶级才能够站住脚。

法国统治阶级在这方面也不曾放过任何机会，只要这种做法

与他们的霸权统治协调一致。他们尽可能采取同化政策。法国从土耳其帝国那里也确实得到了好处，它在叙利亚站稳了脚跟，而以前它在那里虽然拥有外交术语所说的旧的“权利”，却几乎没有指望过能够站住脚。

同志们，彭加勒先生的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法国，在最近的东方危机中扮演了绥靖者的角色。如果说人们不难从总的世界政治中找出法国扮演这种角色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另外还有直接的经济原因和财政原因，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再讲），那么从土耳其在劳合-乔治先生庇护下进军以来，英国所起的作用却令人费解得多了。甚至可以说，乍看起来几乎是无法理解的。劳合-乔治先生对土耳其和穆斯林的态度似乎同英国帝国主义的实际利益相矛盾。英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大报对9月份向全世界充分显示出来的土耳其力量的复苏有一种很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一种魔术，是真正从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中挖掘出来的，它的名字叫“莫斯科的手”。10月6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

“一个独特的、各种历史力量的混合体聚集在灾难深重的君士坦丁堡城周围。站在前台的是土耳其人，后台是由俄国操纵的力量，一种外来的、邪恶的力量其目的与土耳其的民族抱负很不一致，肯定也与协约国上战场打仗的一切目的极其矛盾。”

这家报纸继续写道：

“凯末尔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通过一系列公开的和秘密的条约和协定联合起来。由于同希腊的战争，土耳其长期同西方隔绝，这使它除了同布尔什维克联合以外别无选择。后者热情地用钱和军火援助他们，掌握了他们的一切政策机密。苏维埃莫斯科

的帮助使土耳其获得了新生，但不是为了土耳其的生存，而是为了在西方文化的最薄弱环节——巴尔干向西方文化重新发起进攻，借助新的动乱，在疲惫的欧洲重新开展革命的行动。”

“布尔什维克”，该报接着写道，“企图利用土耳其的民族愿望，努力打开通往一直处于骚乱不安之中的东南欧各国的通道”。《泰晤士报》指出，布尔什维克现在有可能在巴尔干国家呆下去。它说，各协约国有责任防止布尔什维克实现这一目的。大概就是这种思想对劳合-乔治也起了作用。另外一部分目光比较远一点的资产阶级报刊把劳合-乔治先生称为战争狂人和战争贩子，劳合-乔治先生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自由主义的《民族》周报评论员指出，和平没有在10月初就遭到破坏，这完全应该归功于一个温和的将军哈林顿的出现。他把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和洛德·伯肯黑德等先生称为战争贩子。《新的国务活动家》还指控内阁中有一个主战派，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就属于这一派，他们擅自决定用武力把土耳其人赶出所谓的中立地带。

最尖锐和最典型的也许是劳合-乔治先生原来的倾慕者和卫士加温在《观察家》杂志上证明，劳合-乔治内阁在最近的东方危机中采取的政策实际是什么东西。他写道：“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严酷的事实，4年以后，英国政府在东方大战中无可挽回地遭到惨败。外交上的色佛尔瓷器成了碎片，最后政府不懂得在东方像格莱德斯顿那样依靠俄国或者像比康斯费尔德那样依靠土耳其。大臣们只知道集以前一切政治方针错误之大成，现在必须停止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和从一种错误陷入更大的错误的做法。我们不应该同时既向土耳其又向俄国挑衅，推开法国和意大利，与整个穆斯林世界为敌，从而动摇我们帝国的基础，而是必

须结束整个丧失理智和错误的悲剧。我们不仅必须放弃贯穿这一政策的整个思想和整套方法，而且必须离开过去走过的老路，因为假如我们还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帝国很快就会面临空前巨大的致命危险。”

有几个最理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也得出以下结论：从不列颠世界帝国的立场来看，劳合-乔治先生所推行的对土政策是缺乏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的政策。

即使让客观事实来说话，人们也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列举这位先生反土耳其而亲希腊的态度的非常简单的实质性原因，则正如卢森堡同志在为《国际新闻通讯》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那样，劳合-乔治先生长期以来属于某一个与希腊商人关系密切的大财团。毫无疑问，这些希腊籍犹太金融家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另外，从另一方面，例如通过有名的天主教作家切斯特顿，也可以看出这种富豪统治式的影响。毫无疑问，思想意识在劳合-乔治身上也有着影响作用，他的狭隘而狂热的基督教信仰使他认为，比起该诅咒的土耳其人，每一个基督徒，不论他是希腊人，或者是拜占廷人，都是上帝特选的子民。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劳合-乔治的政策使不列颠帝国在近东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早在穆达尼亚大会决定土耳其人返回色雷斯，因此使土耳其完全控制海峡这一时刻起，失败的迹象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当大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公布于众的时候，有一家荷兰的资产阶级大报在10月11日写道：“给英国人留下的唯一东西，是以暂时还留驻在查纳克累保护海峡自由为满足。不过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海峡的自由。安卡拉国民公约第4条说：保护君士坦丁堡的安



全，保护伊斯兰教教主居住地和马尔马拉海的安全，使其不受任何攻击。尽管有这一原则，海峡和博斯普鲁斯应该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和通航完全自由开放。这与土耳其的立场是相对立的，它承认海峡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海峡两岸还给土耳其以后，英国的战 舰 始终可以自由进出。劳合-乔治对海峡自由的理解，人们可以从他的郑重的声明中得出结论：不能允许像1914年那样，再发生战争时期封锁海峡的情况，当时俄国被隔离在黑海，协约国舰队无法与它们的盟国取得联系，从罗马尼亚一直到黑海全部被敌人占领。也就是说，劳合-乔治希望，永远不再有大炮向英国战 舰 开火，不允许利用达达尼尔海峡出口处的急流向英国战 舰 的船身发射水雷。但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联盟也许可以对海峡周围地区的非军事化实行某种监督，但是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有没有堡垒要塞，俄国和土耳其都会一起采取措施，对付开进海峡的敌人。防御工事很快会修起，水雷封锁线很快就会敷设。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海峡会重新被封锁，因为协约国自己让土耳其人重新留在海峡两岸。因此不列颠帝国想争取的海峡完全自由仍然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解决办法。”

资产阶级中立派直截了当地承认，劳合-乔治先生在9月份如何力图夺回一个他已经放弃的阵地。例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士麦那重新拟定的新土耳其纲领，现在通过穆达尼亚大会大部分已经实现。当时人们说：我们要求得到安纳托利亚、色雷斯直到马里查河和君士坦丁堡。我们愿意尽一切可能保证达达尼尔海峡的自由通航，我们将承担不在达达尼尔海峡设防的义务，只有当大国允许我们在马尔马拉海岸设置防御工事，以保卫君士坦丁堡不受意外袭击，这才是公正的。

我们看到，结果完全像荷兰的这家大报所说的，一旦土耳其重新完全占领两岸，所谓海峡的自由不过是有名无实的一纸空文。即使所谓的国际联盟来保证这一自由，而且土耳其也成为联盟的成员国，这种解决方式也只是在和平时期有意义。至于巴尔干半岛能否保持和平，这取决于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巴尔干各民族是否能从欧洲帝国主义及其本国帮凶的奴役中得到解放，并且联合起来。

凯末尔在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提出了以下和约条件：第一，废除完全有理由被称为干涉土耳其独立的投降条约；第二，希腊交出舰队，否则可能威胁安纳托利亚海岸；第三，希腊人赔偿由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关于这些要求的意义现在没有必要多讲，有一点我们遗漏了：要求撤销奥斯曼国债管理局。如果土耳其人民想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实现这一要求。

凯末尔在招待会上指出了新土耳其之所以比旧土耳其强大得多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土耳其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民族整体，它不再包括阿拉伯王国的部分地区，当时为了占领这些地区，哈米德统治下的独裁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那里必须有土耳其士兵当宪兵。现在新土耳其就不用像以前那样把很大一部分力量用于民族之间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斗争了。这些省份现在脱离了土耳其，成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战利品。叙利亚暂时处在法国统治之下，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名义上是国际联盟的保护国）英国享有宗主权。但是人们不能说，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直到今天已经从新的征服中感受到什么愉快。

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作为托管地的历史是一部漫长的痛

苦的历史，那里的局势很不稳定。

在巴勒斯坦，两个主要的民族——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不满意。即使不概述一下该国近年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人们也可以断定，英国的统治未能在新巴勒斯坦的各民族之间哪怕稍微建立一点和平合作关系。这个国家现在正处在一种用代议制方式进行选举的前夜，但是阿拉伯人已经宣布抵制这次选举。泛伊斯兰教运动还在不断发展；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谈到。

伊拉克的局势更加复杂，对英国帝国主义更为不利。长期占领这个地区耗费大量钱财，这与目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问题，即尽力减少支出是完全矛盾的。

战争所造成的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占领，给不列颠帝国造成了十分困难的局势，关于这一点布赖尔斯福特在战时就已经在他的《国际联盟》一书中提出过这样的警告，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对于英国来说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政治上都会使自己削弱。

现在就伊拉克和处于英国影响范围之内的阿拉伯大陆其他部分而言，英国都宁愿让它们实行某种自治。这种在英国统治下的自治甚至对于英国本身来说也是必要的。但是自治将直接导致要推翻可恨的英国统治的愿望的加强，目前埃及就是这种情况。

根据最近的报道，10月份上半月，英国高级专员珀西·科克斯先生与伊拉克的第一部长在巴格达签署了一个联盟协议，协议确定了英国作为管理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它被看作是长期保证伊拉克自治的重要的一步。

然后不列颠承担保证伊拉克参加国际联盟的义务，这样不列颠的受托管理权将自行停止。

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到消息说，英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解决

伊拉克的边界问题。消息说，如果协议被正式批准，根据组织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一旦边界确定下来，英国政府才可以满怀信心地指望伊拉克政府申请加入国际联盟。

同志们，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到英国帝国主义的虚伪政策。英国在这里也要制造一个与表面上独立的费赞王国完全一样的所谓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作为盟友，这个盟友甚至可以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而埃及，一个现在已经声称是独立的伊斯兰教国家，却不能加入国际联盟这个列强的工具。现在看来，英国已经开始着手在广阔的阿拉伯大陆千方百计地实现其对附庸国统治的尝试。有一位名叫罗西塔·福布斯夫人的著名的英国使节，这几天带着秘密使命到阿拉伯的沙漠去了。她的任务可能是用黄金和礼物把贝督因人的首长重新拉到英国身边。事实上近年内英国在阿拉伯大陆面临的危险并不亚于同印度整个关系中的危险。如果阿拉伯部落和阿拉伯人几年后一起摆脱英国的监护，那么英国建造了近200年的整座战略桥梁就要崩溃。

目前在近东危险已如此之大。可以说，近几个月和近几年内阿拉伯的发展趋势如何，将决定近东世界的发展方向。

同志们，英国将根据情况，或用诡计或用武力，千方百计地维持自己在这些国家的宗主权。

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东方各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推翻英国的统治。

伊拉克大概是不列颠帝国桥梁联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战略上最不利的地方。从战略上看，伊拉克远远不如巴勒斯坦或埃及有利，它的居民主要由游牧民组成，这些游牧民不愿意屈从英国的奴役，同广阔的沙漠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在未开化的贝督因部

落那里，只有靠贿赂才能办成一点事。

\* \* \*

同志们，如果观察一下英国帝国主义在近东世界大力扩大战略阵地的情况就会看得很清楚，它在近东的处境有多困难。因为从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来看，整个近东世界，从俾路支边界线一直到地中海，不过是印度这座堡垒的巨大的前沿地带，中间被一条壕沟隔断，这条壕沟应该保证地中海和印度洋这两大水域之间的自由往来，英国帝国现在是并且必须永远是这两大水域上的海上霸主。

还在1918—1919年的时候，英国帝国主义就已经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采取攻势。

如果读一下一个英国军人写的书，我们就会对英国在世界大战最后阶段在这条广阔的战线上，即从中亚细亚到黑海长达几千英里的战线上所采取的攻势，有一个十分清楚的印象。这位军人在这份资料中洩露了一些秘密，也许洩露得太多了。同志们，我指的是巡逻队L.V.S.布莱克上尉的书，书名是《在亚洲高原的秘密巡逻》。

有名的英国帝国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乔治·扬哈斯本先生在这部极有意思的著作的前言中写道，少数英国、印度和穆斯林部队消灭了1万名布尔什维克，在英国的领导下把上帝和印度士兵的威慑继续向亚洲推进了几千公里。

人们简直无法更清楚地解释这些军官大声倾诉的以下世界历史事实，即1918年，在从帕米尔高原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到黑海的这块广阔的地域上，世界大战将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无产阶级俄国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的搏斗。

不列颠帝国的威力达到了顶峰，就在无产阶级共和国诞生的时刻，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敌人突然相遇在这辽阔数千英里的广大丛山中和无垠的荒漠上。

从此以后，英国帝国主义每况愈下，无产阶级共和国蒸蒸日上。而现在，4年之后，骄横的不列颠世界帝国已经不得不以平等的关系同新的、它如此害怕而又藐视的无产阶级国家进行谈判了。

对英国帝国同样不顺利的是，它不得不在它以为已经被碾得粉碎的穆斯林政权面前偃旗息鼓。

同志们，这件事情使我们想起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他的那些描写帝王的戏剧，特别是在亨利五世的戏中所着力展现的命运骤变。

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布莱克上尉为英属印度的穆斯林，为旁遮普人在英国人的指挥下完成了伦敦交付给他的肮脏的勾当而自豪，甚至炫耀自己说，只要伦敦要他这样做，他们就能够打击年轻的红军并扼杀红色共和国。

至于这一点从军事方面来说正确程度如何，让军事专家们去判断吧。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军官和英国军国主义，现在已经不能够像当时以及大战期间那样支配英属印度的穆斯林了。由于英国政策本身，现在连印度的穆斯林对英国的感情也改变了，他们不再愿意被利用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或者顶多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愿意。但是，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尽力使以后不再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士兵被利用来充当反对无产阶级自由的雇佣兵。

这里又涉及到近东事件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我们的共

产国际，对资本主义崩溃的主要利害关系。

近东的事件形成了大搏斗中的一个新阶段，搏斗还在继续发展。在这场搏斗中，整个东方世界，特别是其中最勇敢善战的穆斯林世界，正在起来反对欧洲的资本统治。

他们的起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无产阶级国际必须比以往给予更加充分的关注，并且应该尽力支持他们，因为穆斯林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占亚洲和西亚地区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在黑非洲已经超过赞比亚成为一股日益强大的势力，整个东方世界的独立，整个亚洲的独立，整个穆斯林世界各民族的独立，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末日的来临。

没有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政治统治，没有对穆斯林各国人民以及印度、中国和远东其他各国人民的剥削，帝国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为什么？因为穆斯林人民和其他东方各国人民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向欧洲资本的纳贡义务的中止，而没有了这些贡金，资本积累就不可能继续进行。

积累的停滞，是最能使资本致命的东西，等于切断了它的生命的脉管。近两年来的发展情况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已经席卷近东和整个东方，并将给东方带来政治上完全独立的革命运动是不可逆转的。

穆斯林各国人民不仅追求政治上的解放，同时也追求经济上的解放，而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说恰恰是致命的。

几十年来，一个同样大规模的运动正遍及穆斯林世界，它（虽然是暂时的）克服和消除了民族和种族的差别，这就是泛伊斯兰主义运动。

一个最年轻的伊斯兰教史学家斯托达德指出，世界大战之前几年中发生的事件，就已经极大地唤起并增强了穆斯林的团结友爱和对欧洲人的仇恨感情。一位很有影响的伊斯兰教政治家在大战之前在《穆斯林世界》杂志上写道：“最近10年发生的事件和穆斯林世界所遭遇的命运，在穆斯林教徒的心中唤起了前所未有的彼此间的亲切和真诚感，一种对一切压迫者的普遍的仇恨今天正激荡着所有穆斯林的心。”

斯托达德强调指出，这种仇恨西方的感情并不局限于新闻记者和政治家，而是所有的阶级共有的。每个阶级仇恨欧洲政治统治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是他们大家都恨，这一点产生了某种在一定条件下压倒其他一切感情的共同的东西。世界大战受到广大伊斯兰教徒的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对西方的贪婪和高傲的罪有应得的报应。1914年10月24日《塔宁》杂志写道：“他们对自己国家或其他地方种种弊端视而不见，但是对我们的任何小事都要进行干涉。他们每天都在侵犯我们的某项权利或某部分主权，他们对我们瑟瑟发抖的肉体进行活体解剖，整块整块地把它切下来，而我们只能把反抗的感情强压在心底，一筹莫展地握紧拳头，沉默地、灰心丧气地只在心里嘟囔，而怒火却在胸中燃烧，呼喊：噢，但愿他们互相残杀，但愿他们互相撕咬。看，现在他们正在像土耳其人所希望的那样互相咬起来了。”

因此，比较有远见的伊斯兰教徒把世界大战看成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斯托达德先生还说，至于为什么大战以后没有马上发生一场大规模的伊斯兰教起义运动，这完全是因为最有影响的穆斯林领袖们认为起义的时机尚未到来，而且他们一般还谴责青年土耳其



党人站在互相争斗的帝国主义的一方的行为。泛伊斯兰主义真正的精神领袖，即大伊斯兰兄弟会特别是同道会的领袖认为，当时时机不合适。物质上也还没有准备就绪，他们还没有订立适当的协定。尤其是哈里发的神圣战争的号召十分明显地带有“德国制造”的标记。这些有远见的穆斯林没有兴趣为了互相厮杀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投身世界大战。虽然英国和法国统治下的穆斯林国家到处在爆发起义，但是起义都是自发的，都不是这些著名领袖支持的结果。这些领袖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期间和战后发生的一切必然会大大加强泛伊斯兰主义运动。首先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大国在战争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战争期间是如何通过秘密协定来继续他们的瓜分和征服世界的政策的。现在，当和平终于来到的时候，让我们听一听肯定不是革命者的斯托达德是怎样描述凡尔赛和平会议给伊斯兰教各国的印象的，他说，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所作所为，进一步瓜分穆斯林世界的秘密协定，使穆斯林感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并且感到正义遭到了破坏。一种愤激的决心的浪潮正在升起，这似乎不过是在宣告一场更加严峻的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位伊斯兰教历史学家看来，这种愤激的决心越来越汹涌澎湃，这种预示更大风暴的浪潮从1919年以来就不断上升，越来越高涨。

斯托达德先生说，1918年以后的几年中，近东伊斯兰教各国人民的起义表面看来主要带有民族性质，人们不要因这一事实而受迷惑，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不管有多大区别，归根结底在争取穆斯林世界完全摆脱欧洲的政治控制方面是一致的。

伊斯兰教能够达到资本主义世界<sup>①</sup>的某种程度的联合，因为把所有的伊斯兰教徒联合在一起的纽带超出了宗教的范畴。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制度，它是一种具有自己的哲学、文化、艺术的文明，在同基督教的敌对文化进行了几百年之久的斗争中，它变成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机的整体。

这些话是一个英国的伊斯兰教通莫里森先生在战前说的，它表达了一个能干的伊斯兰教学者勒夏特利埃教授的意见。有一个叫旺贝里的最著名的伊斯兰教专家在意大利进攻的黎波里之后写道：“西方在古老世界中的势力和权威越上升，连结亚洲人民各个部分之间的统一和共同利益的纽带就越牢固，对欧洲的强烈的愤恨就越深。”

斯托达德先生描写了世界大战给东方带来的一般后果和对伊斯兰教的特殊后果。他写道：

“战争破坏了欧洲在东方的威信，使东方人看到了西方的弱点。对于东方来说，战争是一个大讲座。我们只举一个例子，从亚洲和非洲遥远的森林中，几百万东方人和黑人被强迫拉去充当白人战争中的士兵和工人。虽然这些应急部队大部分被安排在殖民地战场，但也有100万或更多的人被输送到欧洲。他们在那里杀白人，奸污白人妇女，品尝着白人的珍馐美味，了解了白种人的弱点，回家后给自己人讲述这整个故事。今天，亚洲和非洲认识了过去他们从来不曾认识过的欧洲。我们可以确信，他们会利用这些知识的。因此，今天的形势是：由于新与旧的矛盾而四分五裂的东方与一个由于深深的敌对情绪而受到创伤并由于极度的

---

<sup>①</sup> 原文如此。——译者注

疯狂行为而虚弱多病的西方相对峙。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潜伏着这么多难以预料的大变动的可能性。”

这位资产阶级的伊斯兰教观察家与最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一致得出结论：一方是西方资本主义；一方是一个世纪以来处于自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穆斯林世界，它的文艺复兴大约在19世纪初始于阿拉伯；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疲于奔命和深受创伤，已经精疲力竭，几乎丧尽元气，而且自身也有了裂痕，在自己内部出现了敌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一个是伊斯兰世界，从宗教、文化、政治、经济领域各方面看来，它在18世纪跌入的衰退的深渊中又站立起来，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现在又像十字军远征时期那样异常紧张起来，当时，从11世纪土耳其人侵基督教世界以后，东西方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

中世纪的这场长达几百年的战争，虽然给世界文化造成了深刻的、甚至几乎无法医治的创伤，但在战争中西方获得了胜利，而且变得更加强大。

现在关系颠倒过来了。资本主义日趋没落，而年轻的东方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却正在崛起，咄咄逼人并日益强大。几十年来深受帝国主义凌辱、虐待、掠夺的亿万民众，越来越多地奋起反抗帝国主义。

这个西方现在的力量和范围都比以前小得多了。在它自己的家里出现了敌人，即革命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叛徒保护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制度，革命的工人阶级早已把它消灭了。尽管如此，与战前的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1914年以前，沙皇制度就像西方帝国主义一样，也是东方民族自由和穆

斯林各国人民自由的危险敌人。现在沙皇被消灭了，无产阶级俄国代替了它，无产阶级俄国是东方各国人民真正自决和自由的朋友。

德国在1914年以前从表面看来是穆斯林各国人民的朋友，但实际上它却同样是一个阴险凶狠的敌人。现在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已经不复存在，它的盟国多瑙河君主国也被消灭了。1914年以前，意大利是伊斯兰教国家独立的敌人之一，经过战争之后，意大利帝国主义被大大削弱，它甚至似乎不得不放弃对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一切要求，看来只有在利比亚还能够维持其表面的统治，而这种表面的统治毫无疑问也将被推翻。意大利无产阶级从1920年以来向后退却了许多步，现在它只要向前跨出一步，就会使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失掉继续占领利比亚的兴趣。

现在，穆斯林的六大敌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荷兰资本主义，荷兰在战争中已经捞足了，现在像一条辅助船跟在英国的战列舰队列中航行。大敌只有2个，而不是6个，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而这两大敌人中至少有一个，即法国帝国主义对穆斯林世界的态度比较软，或者说比较明智。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似乎还不是这样。在近东，人们肯定还没有忘记刽子手古罗手下的法国部队的野蛮行径。斯托达德先生1921年底在他的书中描写了近东的严重局势之后，写道：

“最近有一个极有希望的迹象，这就是英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时局越来越危险，因而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但是另一方面，在近东又有一个十分阴暗的迹象，这就是法国的态度依然毫不妥协。看来法国的政策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旧传统，不愿意对现实加以考虑。如果法国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必然会出现一种

爆炸的形势，而这种形势一旦出现，在一个不祥的日子里，二三十个法国营将被从沙漠深处升起的阿拉伯愤怒的旋风卷走，并且在一个新的阿杜瓦被消灭。所有精通东方问题的专家只能作出这样令人遗憾的判断。这是法国政策自食其果。”

可以看出，在这位对法国的占领情况十分了解的作者看来，不久前，叙利亚的形势极其危险。他看到阿拉伯贝督因世界的旋风已经刮向法国部队，并将把它们一扫而光。从这以后，法国改变了对穆斯林世界的政策。在什么影响下改变的？除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一些植根于法兰西帝国总的局势和我们已经谈到的一些原因之外，可以认为，资本家的利益，尤其是石油工业资本的利益在这里起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单独写一章，在这里我只是想提一下。更重要的是，斯托达德先生在1921年还能抱着这样的希望，以为英国可能会改变对穆斯林的政策，而现在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了。米尔纳勋爵在埃及的和解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不久以前到过埃及的所有观察家都一致认为，埃及人民群众正在公开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以及在英国刺刀保护下在那里实行的假立宪政体。关于美索不达米亚，从最近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英国在那里的处境多么危险。人们完全可以说，英国在阿拉伯半岛边缘地带，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西奈半岛、伊拉克和阿曼等地的整个统治取决于一种在欧洲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因素，即自由阿拉伯贝督因酋长的情绪。无论如何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最近在有关德国赔款问题的欧洲政策上，它们的利益互相冲突，在东方政策上，它们的利益也是互相矛盾的，它们根本不是朋友，而是结成一伙的对头。

泛伊斯兰主义有着像同道会领袖那样的政治家，他们对千百

万穆斯林的思想影响还在日益增长，他们肯定会不失时机地利用与穆斯林相对立的两大敌人之间的磨擦。这些穆斯林的思想领袖不着急，他们能够而且愿意等待有利时机，然后，可以肯定，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给这一个或那一个敌人以打击。

在这一场争取穆斯林政治自由的世界历史性的斗争中，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密切关注这场斗争，并在道义上给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一个敌人，这就是帝国主义。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它也不是只有无产阶级这么一个唯一的不可调和的敌手。无产阶级以及东方各国人民、尤其是伊斯兰教各国人民的最强大的敌人是不列颠帝国。不列颠世界帝国主义也是建立在对印度大陆的统治以及对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海上霸权之上的。穆斯林各民族应该用自己的力量摧毁支撑着英国帝国主义的桥梁。这一桥梁一旦被摧毁，英国帝国主义也行将崩溃，而它的垮台将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东方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最终将使法兰西帝国也不能经受住这致命的一击。穆斯林世界特别是近东各国人民从欧洲的一切政治统治中得到解放，这不仅关系到那里人民的利益，不仅关系到还没有遭到资本主义侵袭的东方地区的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西欧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的重大利益。穆斯林世界一解放，将导致西方帝国主义的必然垮台，罪恶的帝国主义和约的废除，革命统治在欧洲的建立，西欧的苏维埃共和国与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合，巴尔干各民族的解放并联合为一个解放了的各巴尔干共和国的巴尔干大联盟。

因此，国际无产阶级欢迎穆斯林各国人民争取经济上、财政上和政治上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各国影响和统治的政治努力。这种

努力虽然不是以消灭穆斯林各国国内的雇佣劳动的奴役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目的，但是，它将威胁欧洲资本统治的根基。

**罗易（印度）：**

同志们，关于东方问题，本来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多讨论几次。这个问题应该与资本的进攻联系起来谈，因为在谈到资本进攻的时候，不能忽视资本进攻赖以为基础或者将来可能要依靠的后备军。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而终于等到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规定的时间又这么有限，以致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把问题哪怕稍微讲得清楚一点。因此，我对是否能够给你们系统详细地描述东方国家的形势相当悲观，而我认为，如果西方各国的运动要进行到最后胜利，很有必要系统详细地了解东方各国的形势。但尽管时间有限，我还是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原则，阐明了决定经济发达的工业国中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与落后国家民族斗争的关系的主要原则。但是，1920年，也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已经取得的经验还不允许我们对这些原则作广泛的阐述。从那时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在最近两年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尽管共产国际，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为了与这一运动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为了发展这一运动本应做的有些事情却没有去做，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以更多的认识、体会和理解来谈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运动了。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从客观上和其前提来说是革命斗争，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因此提纲决定，西方国家，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

的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促进这一运动。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一指示和决定，因为那时只有少数人理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广泛的提法包括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这些地区和民族又包括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各式各样的政治上、工业上的落后性。我们当时以为，由于它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都很落后，人们就可以对它们不加区别，一股脑儿全扔进一个口袋里，把这个问题作为一般问题来解决。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今天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或社会上，都不能把东方国家当作一个同一的整体来对待。因此，如果共产国际想认真解决东方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国际来讲具有比西方斗争问题更大的复杂性。在斗争中西方国家运动的社会性质是同一种类型的，而东方却不是这样。

东方国家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资本主义相当发达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不仅从大的资本中心输入的资本发展了工业，而且本国的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起来，从而促进了一个阶级意识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以及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产生，无产阶级同样也正在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正在进行经济斗争，并且逐步向政治斗争阶段过渡。第二类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但还处在低水平阶段上，封建主义仍然是社会主要支柱的国家。接下来是第三类，在那里原始关系还占统治地位，社会制度还是封建的宗法制。对于这样一些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被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国家来说，一个一般纲领或者一般的策略准则又怎么能够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呢？今天，我们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全面地丰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确定



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面临着如何才能促进这些国家运动发展的具体问题。因为尽管如上所说，这些国家有种种区别，但是我们必须每个国家中都开展革命运动。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各异，所以革命运动的性质也各不相同。由于社会性质不同，各国运动的纲领必须有所区别，策略也必须有所区别。

正因为这个原因，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所有的东方国家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一起准备了一个提纲提交大会讨论。提纲阐述了东方的总的形势以及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运动的发展情况，同时也提出了应该决定这些国家运动发展的方针路线。

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也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断定，殖民地各民族正在普遍起来反抗，反抗的原因是战争时期经济上的加紧剥削。

这一伟大的革命的反抗运动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919年埃及爆发起义，同一年朝鲜人民也爆发了起义。在位于这两端之间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或多或少激烈而广泛的革命，但是当时的运动无非是一些大规模的自发性的反抗。从那时候起，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组成运动的各种人和社会力量越来越明朗。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两年以前，这一运动的某些积极参与者即使现在还没有离开运动，但以后终究会逐渐离去的。例如资本主义较发达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也就是在本国已经占有可以称之为本钱的、进行较大规模的投资并且发展了某种工业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今天处在帝国主义保护之下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并且逐渐发展为革命的风暴，这时候不仅外国帝国主义感到受威胁，而且国内资产阶级也感到受威胁。这些国家中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

的资产阶级已经发达到足以相信自己可以替代外国帝国主义，并且在推翻帝国主义以后能够维持“安定和秩序”。实际上他们现在害怕，一旦外国统治被推翻，革命暴动以后可能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混乱和内战的阶段，这对他们自己是不利的，换言之，资产阶级要发展工业，需要外国帝国主义给多数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安定和秩序。安定和秩序受到威胁，骚乱和革命暴动的可能出现，使本国资产阶级觉得还是与帝国主义统治达成妥协比较适宜。

不言而喻，这样一来，有些国家的运动已经被削弱。尽管如此，这种暂时的妥协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弱运动。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势力，不得不寻求当地的支持，它必须有社会基础，必须得到当地社会中的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支持。今天，它已经感到必须丢掉旧的剥削方式，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向当地资产阶级或当地资产阶级中的某一部分人作了某些让步。这些让步使当地的资产阶级暂时同它和解，但同时也为当地的资产阶级打开了更广阔的前景，吊起了它发展经济的胃口，造成一种资本主义的竞争，因为殖民地国家的工业一旦开始发展，它就将削弱帝国主义资本垄断的基础。

因此，本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暂时妥协不可能持久。在这一妥协中，我们看到了未来冲突的萌芽。

在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封建官僚和封建军阀作为民族运动的领袖和重要社会人士的那些第二类国家中，帝国主义也同样采取了这种妥协政策，但是它没有像第一类国家中那样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封建官僚和殖民地封建领主的利益不像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所在国资产阶级之间那样容易得到满足。因此我们

看到，去年土耳其的斗争即民族主义的斗争压倒了一切殖民战争。

但是土耳其最近发生的事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状况的弱点，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还继续受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那里的民族主义的斗争就不可能促进政治上民族感情的发展。只要没有一个可以承担社会领导的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实现具有革命可能性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的斗争都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深化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假如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总是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妥协，这是很危险的，但是从以上立场出发，原则上我们必须始终同意以下观点：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客观上是革命的，因此必须予以支持；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情况，即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接受这一客观力量，而必须考虑具体的历史原因。当资产阶级把斗争矛头指向落后的、过时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斗争的矛头基本上是指向封建制度，并领导人民进行这一斗争的时候，它就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且它还是革命的先锋。

但是，东方国家的新兴资产阶级或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不是这种情况。虽然在那里资产阶级是斗争的领导人，但是他们的斗争目标不是封建主义。他们领导的是弱小的、不发达和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反对强大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不是阶级斗争，而只能说是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它本身包含妥协的因素。

因此，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斗争，殖民地的争取民族发展的革命运动并不完全和简单地建立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激励并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之上。现在我们看到，在每个国家所有这些领导人——先进国家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第二类国家中的封建军人

集团——都逐渐转向试图与帝国主义宗主权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达成妥协。

这种情况使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有一个其他的社会力量来插手这一斗争，并且从迄今为止一直领导斗争的人的手中夺过领导权。

我们看到，在那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足够发展的国家中已经开始出现这样一个社会力量。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无产者阶级正在形成，在那里资本主义开始折磨农民，从而形成了一大批没有土地的贫穷的农业工人。这些群众逐渐被卷入斗争，从而使斗争不再单纯地具有经济性质，而是日复一日越来越带有政治的色彩。在那些封建主义和封建军人集团还掌握着领导权的国家中，我们也看到农民运动在不断发展。在每一次冲突、每一次斗争中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资本的利益同当地的地主和封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群众一旦站起来，民族运动一旦具有革命的规模，它就不仅威胁帝国主义资本和外国人的统治，同时也暴露出本国的上层阶级与外国剥削者之间的互相勾结。

我们看到，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双重的斗争，它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直接或间接加强和支持外国帝国主义的本国上层阶级。

这就是我们应该探索的问题的基点：如何才能鼓励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和本国的上层阶级起来进行斗争？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利益有矛盾，或者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我们必须搞清，如何才能利用这些力量的客观的革命意义。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因素的作用只能到此为止，而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必须知道，他们只能走到一定的限度，然后就会

企图阻止革命。我们在所有的国家里都有过这类经验教训。了解一下近年来所有东方国家运动的概况本来会有助于我们研究发展纲领中的具体问题，但是时间有限，不允许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我相信，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相当了解这些国家运动的发展情况。你们知道，在埃及和印度，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和动摇，运动已经处于停滞状态，曾经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严重威胁帝国主义的大革命运动不再能够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资产阶级分成两个部分。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展了工业，它的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利益与帝国主义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这个阶层看到它的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的时候，它就去投靠帝国主义。由于它的软弱的社会背景，它自己变成了革命民族运动的障碍。它缺乏站在大革命运动的前列把革命运动继续下去的决心和勇气，因此，这些人背叛了运动，把运动引入歧途，这场运动才发展到目前的低潮阶段。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拿土耳其斗争作为例子，土耳其目前正在进行斗争。你们知道，由于运动的领导权今天仍然掌握在封建军人集团的手中，所以土耳其人民的重大胜利没有带来合乎逻辑的结果。土耳其人民的最后胜利，土耳其民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解放，已经遭到危害，而且现在还是个问题。土耳其人民的斗争只不过使一小撮封建军人集团的利益受到保护，因为这个封建军人集团认为，把自己出卖给某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对它更为有利。这个集团认为，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对它是最有利的，这将使这一集团扩大，并使穆斯塔法·凯末尔帕莎登位，代替主要充当英国帝国主义工具的苏

丹，但是土耳其的民族问题绝不会因此而得到解决。我们知道，两三个月以前，全世界的革命者都为凯末尔帕莎的胜利而欢呼，但是现在又听到消息说，凯末尔在依靠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力量才得到解放的自由的土耳其，正残酷地迫害一切为工农谋幸福的人士。这一切证明了，有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军人集团虽然可以领导民族革命斗争，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肯定要叛变运动，转变为反革命势力。只要我们不从政治上去教育另一种客观上更为革命的社会力量，使它认识到，自己能够替代资产阶级和封建军人集团，担任运动的领导，我们在目前就不可能取得民族斗争的最后胜利。虽然两年以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得这么清楚，但是这一趋势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经存在，目前的结果是几乎在所有的东方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即群众的政党。我们知道，其中多数国家的共产党还不能被称之为西方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党，但是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那里的社会力量需要有政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种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表达和反映人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利益和抱负，取代那种只为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上的强大而斗争的民族主义政党。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东方国家的这些共产党的存在及其历史作用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登上斗争舞台可惜有点太晚，晚了150年，而且它根本不准备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因为它只能到此为止，它既不能够也不愿意继续走下去。因此，在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渴望着民族解放，只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摆脱了帝国主义才能够争取进一步发展的国家中，民族革命运动不可能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虽然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些很小的组织，但是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它们注定要起大作用，因为一旦资产阶级背叛了民族革命斗争，共产党就可以接过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它将有能力把争取从帝国主义压迫下得到解放的斗争继续下去，只有它们能够帮助殖民地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

历史决定这些党应承担这一任务，而社会决定了它们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客观上最革命的力量即工人和农民，——这些力量同帝国主义毫无共同利益，只要这些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因此，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斗争只有在工农领导下，也就是在一个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这些国家组织共产党的必要性又把我们引导到这些党的纲领和策略上来了。必须指出，共产国际在讨论纲领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考虑到国际要研究制订一个关于东方国家的纲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遗憾的是必须承认，由于共产国际的同志至今很少花时间去研究这些问题，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起草一个纲领和制订一个为东方国家共产党所能接受的策略之前，国际的各个支部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稍微多加些注意，并且作一点比较认真的研究。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项没用的工作，因为目前他们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势力同殖民地国家的状况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为目前帝国主义正在试图通过发展殖民地国家的工业来拯救自己。在战争时期，帝国

主义特别是英国帝国主义就感到有必要放松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工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与垄断。例如，150多年以来，印度一直是英国工业的农业储备仓库和原材料基地，战争期间，允许印度工业得到足够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平衡遭到破坏，迫使帝国主义去寻找新的市场，以便恢复世界资本主义的平衡。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发展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工业，在殖民地国家中找到市场；他们企图通过这种途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帝国主义企图依靠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把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进攻推向全面彻底的胜利。我们不应该无视这一趋势。虽然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认为这不可能发生，因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所在是使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停留在落后状态，宗主国生产出来的商品可以在那里倾销。这是事实，但是这是一种非常机械地看问题方式。我们不能忘记，假如中国人的外衣下摆放大几英寸的话，世界上的纺织品生产就必须增加一倍。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4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世界上的纺织品生产才能翻一番。中国的工业发展不一定会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受到限制。如果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起来，它们就需要机器等它们自己不会生产的东 西，因此，虽然对某些商品品种来说殖民地市场可能会缩小，但是就机器来说，这个市场肯定会扩大。

此外，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一部分产品过去一般都只有在中欧和西欧有市场，现在也必须寻找新的买主，这一点只有通过提高殖民地国家的消费能力才能实现。

你们看到，帝国主义资本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本国资本的勾结将在资本的各种各样的进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击退欧洲各国资本的进攻，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斗争力量与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的运动协调一致起来。

近两年中，我们在使我们的力量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互相协调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联合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在这些国家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是必要的，而且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党，只有通过自己的党，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这就涉及到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必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组织一个反帝统一战线，同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并肩战斗。这个反帝统一战线的目的，是把一切可以调动的革命力量组织为一个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最近两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不可能实现这种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些国家中发展我们自己的党，以便把统一战线的领导和组织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正如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策略从组织上积蓄了力量，并且通过与社会民主党展开斗争，揭露了他们的背叛和妥协策略一样，殖民地国家的反帝统一战线运动将使运动的领导摆脱怯懦动摇的资产阶级，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加入先锋队，从而使社会中最革命的人构成运动的基础，以保证最后的胜利。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给你们讲一讲日本问题和远东问题。日本在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日本是远东唯一的一个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真正独立的国家。日本对于全世界的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工人就要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因此，我想请你们注意听我的发言。不用说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必须捍卫俄国的革

命。苏维埃俄国现在正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仅仅为了这个原因，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世界共产党人就应该对这件事情比以往给予更多的注意。日本派代表团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就是为了帮助世界社会革命的继续进行。因此，同志们，我希望你们读一读我的关于日本和日本形势的报告。我想给你们列举一些日本的具体情况，以便使你们对日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人口：56 000 000

国民收入：87 000 000 000日元

1917年产值：8 372 000 000日元

1918年产值：5 608 000 000日元

日本是远东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我想举以下数字为证：

就业种类	男 人	青 年	妇 女	合 计
国家公职 人员	133 000	—	43 000	176 000
有10个或 10个以上 工人的工厂	706 000	—	314 000	1 520 000①
矿工	353 000	—	112 000	465 000①
林业工人	564 000	—	147 000	716 000①
渔民	617 000	20 000	170 000	808 000①
铁路工人	2 373 000	20 000	1 186 000	3 860 000①
农业工人	1 856 000	55 000	1 402 000	3 293 000①
国民教师	173 000		53 000	226 000
			共 计	7 364 000工人①

以上都是靠工资为生的劳动者，有些受着很残酷的剥削。在

① 合计数有误，原文如此。——译者注

纺织系统每日劳动时间长达11—12小时，还有夜班，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都是妇女和青年姑娘。除此以外还有416万户贫农和佃农。

在这些工人中，有一部分产业无产者已经组织起来，1920年有838个工会，26.9万名会员。1921年有671个工会，24.6万会员和229个佃农联合会，2.4万名会员。当然，后来数字又有所扩大。土地占有者联合会中除了有225名大地主以外，实际上是一个小农组织，有144.2万名会员。另外还有一些互助会，1920年有685个，200万名会员。这些互助会向316.9万人支援了155.1万日元。

同志们！这些未加粉饰的事实都是从政府的报告中摘出来的。关于工会的数字，政府当然竭力要把它缩小，实际上有更多的工会。日本工人受着军国主义政府的压迫和剥削，任何想建立自由运动的企图都遭到无情镇压，但是日本工人正在觉醒。他们必须学习欧洲的技术和领导工业的方法，大约用了四五十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他们学会了一切。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厂，当时全国只有25英里铁路，至于煤和石油我们还从未听说过，我们用蜡烛照明，在整个日本除了水车和纺车没有任何机器。

今天我们已有6 000英里铁路，有一支总吨位达400万吨的商船队和一支——我不好意思给你们讲——总吨位70万吨的船队。在四五十年中，日本人学会了制造轮船、火车头和复杂的机器，而工人却越来越受压迫。日本人还被迫学会了战争艺术，1894年日本进行了对华战争，1904年进行了对俄战争。日本工人被充当炮灰，但是他们已认识到，他们完全是为日本资本家打仗，这对

日本工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他们不仅学会了复杂的现代工业技术，而且也组织了工人运动。我们的工会力量还很薄弱，但是我告诉你们，在日本既没有一个韩德逊，也没有一个龚帕斯，工会关心的不是现钱和工会的财产，它们是为日本的革命化而斗争。它们除了要求提高工资以外，还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和对工业实行监督，它们决心要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我们的工会领导人很了解资本主义的条件，向工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消灭失业，只要资本主义不消灭，失业就不可能消灭。

同志们！我们的工人还很落后，但是关于工人运动，我们必须告诉你们，我们没有什么阻碍前进的传统，也没有反动的工人贵族，因此日本的运动发展得比其他国家快。大多数工会是在不久前即几年前才成立的，但是有一个工会已经成立了11年。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日本工人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日本工人联合会于11年前成立，目的是教育工人，由一个名叫铃木的大学生创建的，这位大学生有幸与东京的警察厅厅长结下了友谊。虽然这个运动是作为教育运动而成立，但是它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由于铃木是秘密警察厅厅长的朋友（他很为此而自豪），所以他就被允许组织一个工人运动。警察甚至还帮助他散发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机关报。但是工人对一个纯粹的教育组织感到不满意，尽管如此，它还是发展得很快，数万名工人参加日本工人联合会。后来工人联合会组织了许多产业协会，尽管这些产业协会的创始人是资产阶级，但后来它们逐渐壮大，逐渐变得激进起来。开始的时候它们还是社会党人的，但在今年10月召开年度代表大会的时候，它们已具有特别明显的布尔什维克性质。参加联合会的有

63个工会，共有会员12万名。在已提到过的10月的那次代表大会上，除了作出其他决议以外，还决定准备在5月1日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代表们一致同意立即承认苏维埃俄国以及退出国际联盟劳工局。他们还同意为学校采用比较激进的教科书而进行宣传。在日本学校里和美国一样，教科书向孩子们灌输的都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阶级的有毒的思想，我们必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反对沙文主义的宣传。

这一切表明，这个工会自从在警察厅保护下成立以来，10年中已经变得强大了，革命了。为了参加红色工会国际，这个工会的左派派来了一名代表。这表明，日本工人运动正在前进。同志们！我对日本的工人运动坚信不疑。日本工人在四五十年中学会了掌握工业技术和领导现代工业，而欧洲工人为此用了100多年的时间。由于日本的工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由工人建设起来的，所以我相信，日本工人也将学会如何进行革命斗争，不仅在日本本国，而且在整个远东。

确实，日本工人和朝鲜工人，特别是朝鲜的独立革命党人为了远东的革命工作已经联合起来了。我知道，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骂日本工人低贱，我知道，在北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这一实际情况是人们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同志们，我要对你们说，日本的革命工人，不，是全体工会会员，都不抱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反日运动。他们有比指责这些国家的反日运动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们也发现，他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工作。日本工人反对并抗议开除中国工人，日本工会与残酷剥削朝鲜工人的资本家进行斗争。在日本的朝鲜工人组织也参加了日本工人联合会。他们等待着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工人阶级得到完全解放的日

子。因此我想向所有有反日运动的国家的同志保证，日本工人、进步的革命工人和激进的工会不关心这些反日运动。他们期待着你们建立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说，日本工人已经开始着手为建立远东的统一战线而奋斗。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我们于今年二三月召开了远东代表大会，在大会上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共产党人首先建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西方的同志们！我想在这里说，虽然你们也许在你们国家中对日本工人评价很低，但是在必须努力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你们与我是一致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面旗帜下组织起来，同远东的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现在我想就妇女运动讲几句话。第四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重视。日本女工受着严重的剥削，她们是企业家里的囚犯，每天日夜班要工作12小时。早些时候日本妇女是不允许参加政治集会和成立政治团体的，但是，现在这些禁令已经被取消。日本妇女在国内最好的教育机构受教育，并且利用自己所受的教育来改善自己的地位。她们不仅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有很多女工参加了工会，日本工人联合会中有好几千名女会员。妇女们积极参加每一次罢工，并且在很多方面帮助罢工者。她们还自己举行公开集会，发表演说。她们的演说很有影响，很有意思，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报纸有时也提到她们的演说。这样，日本女工也终于觉醒了。在国民学校里姑娘们和男孩子一样受着同等的教育。

同志们，说到远东，朝鲜也有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独立运动越来越强大。有一点到目前为止大家一般都还不知道的，就

是民族革命者现在正在组织力量实现他们的最终任务。他们认为，为了使朝鲜的独立斗争成功，日本工人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工人中间已经很不得人心了，但是它仍然还很强大。我想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从前，假如一个母亲要吓唬孩子，她就对他说，要把他扔到监牢里去，而今则威胁说，要把他交给当兵的。帝国主义者正在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建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应该就反对日本占领萨哈林岛北部问题作出一项决议，以此激励日本革命工人的反帝斗争，并使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日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所准备。

**主席：**

在下一个代表发言之前，先宣读一下日本和中国代表团提交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把以下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俄国萨哈林岛问题的决议提交大会讨论：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向俄国的萨哈林岛北半部和远东的劳动人民以及日本的工人阶级致以问候，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者在4年中使西伯利亚的工人和农民受尽了苦难。

帝国主义者撤出沿海地区和阿穆尔河地区以及最终撤出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是俄国远东地区劳动人民，首先是沿海地区无产阶级英勇反抗的结果，也是日本广大工人群众越来越强烈反对干涉和反对日本天皇政府的结果。

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立即撤出西伯利亚和沿海地区，但是

它却一直占领着俄国的萨哈林岛，还继续在那里奴役着俄国的劳动人民，从那里威胁着刚刚摆脱干涉的远东地区的年轻的苏维埃制度。

国际无产阶级坚信，目前还统治着日本工人和农民的军国主义集团将受到胜利的日本无产阶级的审判，将不得不为其犯下的无数罪行，其中包括他们在俄国远东地区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他们受审判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塔哈尔·布登加（突尼斯）：**

同志们，我想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宣读我的报告了，因为每个语种小组都得到了一份我的报告。我只想对报告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说明。

法国帝国主义占领了本土附近的殖民地，这使它有可能从那里任意招募士兵和攫取粮食。它这样做部分是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部分是为了镇压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

但是在此期间，北非的不满，已酿成运动。图尔大会以后，在突尼斯建立的共产党支部不放过利用这一机会。考虑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可能会出现严峻局势，这个支部正在采取措施防范危险，这种危险是与法国资本主义现在牢牢控制着北非本地居民紧密相关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一方面通过自己的阿拉伯文报纸，另一方面在公开集会上向工人和农民发出呼吁。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致使政府感到不安，开始采取迫害和逮捕行动。政府甚至已宣布解散我们的党，我们因此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我不得不承认，解散我们的党和阿拉伯文报纸被迫停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突尼斯，而是扩展到整个北非。同样我也应该告诉你们，卢松同志在法国党中一再设法



为我们的报刊争取资助。多亏一些同志施加影响，他终于从《人道报》搞到了一笔1万法郎的借款。另一方面，瓦扬·古久里同志来到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了解了在本地人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本人承认，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都有很适合担任纯粹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领导的杰出人物。

但是在瓦扬·古久里的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之行以后，中央委员会做了些什么？不仅要进行宣传，而是必须不断地组织行动，而且不仅在突尼斯，还要在所有弥漫着不满情绪的殖民地。

所以，党必须有一个明确肯定的殖民地行动纲领。因为法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就是煽动在它统治之下的各民族自相残杀。例如，今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今年的四月五日事件中由于突尼斯步兵的行为，法国军国主义把两个旅的黑人部队开进了突尼斯。

法国共产党一直还没有理解就殖民地问题制订一项切实有效的政策的必要性，甚至于在阿尔及尔的假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出于对选举的考虑，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推迟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我必须给你们读一下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给殖民地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中央委员会坚持决定，把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研究推迟到将于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中央委员会认为，阿尔及尔的州选举对于海外联合会的同志所具有的意义，似乎比殖民地问题研究委员会所能想象的重要得多。这些州的选举将在10月8日和10月15日举行。联合会最有声望的同志都必须参加竞选，因此我们当然不能在这些同志缺席的情况下

来最后确定党的殖民地政策。”

同志们，根据种种迹象来看，党的殖民地政策似乎完全取决于阿尔及尔的公民。正是党在殖民地政策上如此重视的 这些公民，擅自起草了一个与莫斯科的（21条中）第8条完全相对立的提纲。我给你们念一下这个在西迪-贝勒-阿巴斯（阿尔及尔）拟定的很成问题的提纲中的部分章节：

“由于这个原因，西迪-贝勒-阿巴斯的共产党支部认为，北非本地无产阶级的解放将只能是宗主国革命的结果，它还认为，促进我们殖民地任何争取自由运动的最佳方法，不是像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中的第8条中所说的那样放弃这个殖民地，相反，共产党的任务仍然是在那里加强宣传，发展工会运动和增强共产主义……；此外，它不能老老实实地听从莫斯科的号召，等等。”

因此，结论就是说国际是不真诚的。这就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思想，而法国共产党竟然还一直容忍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里。阿尔及尔的这个提纲还继续写道：

“前两批连载文章符合阿尔及尔目前宣传的需要，它们得到一致的赞同，我们很希望多发表一些此类文章。

至于说到第三批文章，对这些文章的实质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因为它们都是在纯粹共产主义动机的支配下写出的，论述关于贯彻第8条的方法。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它们是发表在譬如《共产党人公报》上，而不是发表在《人道报》上，也许更好些，因为《共产党人公报》只给数量有限的党的战士看的，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能力正确理解意识形态和现实可能性。

尤其从瓦扬·古久里之行以来，《人道报》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它的读者有欧洲人和当地人，这些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

义思想，但对我们表示同情，我们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报刊狡猾地利用这些文章来反对我们，凡是它们认为是我们在阿尔及尔计划宣传的一切东西，它们都很害怕，所以还要防范我们。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报刊巧妙地利用这些文章来反对我们，而我们由于缺少地方报刊和组织机构，却没有办法与它们进行论战。”

他们确曾扬言要在土著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当报纸上登载地道道的共产主义文章的时候，他们又认为这是很危险的。

这就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精神状态。

另一方面他们还说：

“阿尔及尔土著居民的解放只能是法国革命的结果。

土著居民遭受压抑，几百年来处于半奴隶状态，迷信而又听天由命，忍辱苟安，受压迫而又渗透了宗教偏见，他们至今还不能想象自己的解放为何物；只要争取较好的生活，他们就满足了，而他们以为这种生活通过改良和要求某些政治权利就可以实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目前在阿尔及利亚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公开的共产主义宣传，根本没有必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起义的号召，或像有些人所建议的那样散发阿拉伯文传单。

发表共产国际关于解放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号召是错误的，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资产阶级殖民地报纸发表了这一号召，它们想利用公众舆论来反对我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达到了目的。”

也就是说，这些同志企望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

（洛里当插话：这是谁写的？）这是阿尔及尔共产党支部的

提纲。

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再多讲了。但是我认为，法国共产党不应该继续容忍这样的先生们，我认为，必须把这种人开除出去。

我希望，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法国同志能不分派别地立即着手建立一个中央机关，让殖民地的同志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从而在殖民地开始采取共产主义行动。

法国的同志必须始终明确这一点：只要法国资产阶级还统治着殖民地的人民，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注定会失败；同样，只有当法国有了一个信奉革命行动、不搞机会主义的党，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才能够实现。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把这事抓起来，任命一名法国殖民地的常驻代表。

我认为，英国党也没有做到它应该做的事情。英国党在支持印度和埃及革命运动方面做过些什么事情？昨天晚上埃及问题委员会想寻找一个能够保护年轻的埃及党的党，它想到了意大利共产党，虽然这个任务本来应该完全属于英国共产党的。

共产党人不应该不关心在资产阶级压迫下呻吟、在他们本国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受苦受难的成千上万的人民，而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于本国范围。我认为，人民的解放和未来完全取决于共产党，像英国党那样背弃人民，这是胆怯的表现。

另一方面马拉卡同志不久前曾为他是否可以支持泛伊斯兰主义问题感到为难。您不该这样为难。现在泛伊斯兰主义不过是所有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它应该得到支持。

另一方面，宗教性质的问题阻碍了共产主义的发展。我们在突尼斯也有着您在爪哇所面临的同样的困难。每当人们与我们就

共产主义同伊斯兰教的不可调和性问题进行争论时，我们总是在公开集会上向这些狡猾的傢伙表明，第一，伊斯兰教不承认雇佣劳动，这一点是这一宗教的最主要的基础；第二，我们的敌人如果真是那么笃信宗教的话，就必须每年拿出自己1/10的财产，包括资本和利润，分给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这样来开始奉行教规。我告诉你们，每当他们要与我们争辩、并引用教规的时候，他们总是自讨没趣。

我认为，马拉卡同志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的思想在伊斯兰教徒中取得的进步比人们原先所预见的要大。由于我们注意在伊斯兰教国家贯彻共产主义原则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当我们还有自己的阿拉伯文报纸的时候，我们从穆斯林世界的各个角落收到了许多祝贺信。

鉴于无论在北非还是在其他的殖民地都存在着革命运动，法国共产党有必要在国际和来自殖民地的有关同志的赞同下，在这些国家采取经常不断的有效的行动，并且引导这一运动沿着通向我们的理想的方向前进。

我希望，大会能接受我的报告中的结论，它们将有助于共产主义思想在被压迫民族中取得胜利。

在北非和西非没有必要为过渡时期采取预防措施，我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我们将直接从封建制度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而不必在本土先经历资本主义。

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已经出现集体耕种的田地，当然这是一种宗法制的共产主义，但是我们可以发展它，改革它，并且用完全的共产主义来取代它。

最后我向国际代表大会致以问候。（鼓掌。）

**主席：**

在宣布会议延期之前，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通知。

## 致德国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的贺电

**贝隆：**

主席团建议大会发一份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柏林-诺伊科隆，新世界饭店

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热切地关注着你们的运动。为了给德国工人阶级指出一条从灾难和贫困中求得解放的战斗道路，你们在这困难的时刻召开了这次大会。资本的进攻每天在加剧，现在主要的进攻目标是八小时工作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工会的官僚主动地或被动地在其中充当帮凶，他们破坏无产阶级的每一次反抗行动，甚至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不惜开始分裂工会。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团结的无产阶级战线，捍卫八小时工作制，保证工人的温饱，工人监督生产，建立工人自卫队以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有鉴于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向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和参加这些组织的政党和工会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它们采取共同行动，以便实现上述各项要求。

把你们已经开始的事业顽强有力地继续下去吧！工厂委员会运动必将成为聚集一切工人进行反抗斗争的中心。它必将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组织和进行这一斗争。只要你们能排除一切阻力，建立起统一战线，你们就是为成功地抵抗，甚至为过渡到进攻创造了

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我们在这里集会的来自全世界的革命工人的代表祝贺你们的事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革命敬礼！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红色工会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22日于莫斯科

（热烈鼓掌。）

**主席：**

有谁反对发出这份电报？没有人反对。

女代表的讨论，也就是妇女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的讨论邀请书已经发出，定于明天上午11点准时在克里姆林宫侧厅举行。国际妇女书记处请各个代表团派代表参加。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第二十次会议

(1922年11月23日，星期四)

**会议开始：中午12时15分**

**主 席：卡尔**

### 讨论东方问题

**主席：**

今天的议程是讨论东方问题。

下面是一份提交大会的抗议书：

“参加签字的代表团在此抗议，主席团和大会在最后时刻缩短了发言时间，由此说明他们对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抗议书上签字的有日本、英国、土耳其、安哥拉、波兰、比利时、澳大利亚、印度、爪哇、埃及、波斯、突尼斯、墨西哥和瑞士。

有两项提案，确切地说，是把厄尔斯曼同志（澳大利亚）和萨法罗夫同志（俄国）列入发言者名单的提案，已正式由东方委员会进行了详细讨论。主席团建议，把他们两人列入昨天通过的允许有15分钟发言时间的发言人名单。有反对意见吗？建议被通过。



在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简短地说明一下所有发言人遵守发言时间的必要性。这里是主席团草拟的议程。从现在起，议程上安排时间超出一天的唯一问题是东方问题，我们预定的是两天时间。从今天到12月3日，我们只能给议程表上的每个问题安排一天时间。为了把所有问题都谈完，我们必须遵守议程安排。东方委员会的同志们将看到，对他们并没有另眼相待，给他们的发言时间同给其他所有人的一样多。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如果不是由大会决定延长发言时间，主席将只允许每位发言者讲15分钟。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为了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必须限制发言时间，每位发言人必须压缩自己的发言，在所允许的发言时间内讲最重要的，或者只讲结论。

维伯（英国）：

同志们，由于我在这个重要问题——东方问题——中提到21条，我会再次受到拉狄克同志的批评，但即便冒着这种危险，我还是要谈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21条或21条中的第8条。在那次大会上，列宁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提醒那些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如果根本不明白它们自己所同意的那些原则的结论，就不要来参加这次大会或派代表来，就不要同意那些在共产国际提纲和章程中确定的原则。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通过21条的同时也通过了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从那时起，国际工人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人们可以不必担心拉狄克同志或共产国际内任何一位同志的反对而尽管断言，全世界共产党都没有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结论。

21条第8条的内容如下：“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

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以来，埃及、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土耳其等地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断言，甚至连最成熟的共产党——不是小党或正处在向共产党发展阶段的革命小组，而是已加入共产国际的最成熟的共产党，都没有意识到刚才提到的有关民族运动的义务。

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在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草案里，指出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组织进步的革命运动以及组织俄国周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意义。在那个草案中，列宁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地从纲领上承认与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及殖民地结合的必要性。我们不可以停留在简单的声明上，而是必须制订一项由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政策。我在此所代表的党因为对民族运动和殖民地问题发表了看法而受到过谴责，这确有其事。我们在英国这个世界帝国范围内，在爱尔兰、埃及、非洲的其他地区、印度以及组成不列颠世界帝国的其他殖民地掀起了解放运动。但是我们由于疏忽而犯的错误主要归于，当时我们的党还很小，也还很年轻，并且有无数的内部困难需要克服，所以我

们的党对民族运动问题没有能够给予应有的注意。

托洛茨基同志在俄国革命爆发之前写的一部书中，批评了第二国际最强的支部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且指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发展成为社会帝国主义。

有人企图把共产国际变成一个共产帝国国际，就像社会民主党的特征是社会帝国主义那样，因此，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绝不让所有这种人进入共产国际。

在通用英语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有份叫《双周评论》的非常著名的杂志，在这份杂志的最近一期中，可以找到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性，他们竭力利用民族革命运动来反对苏维埃俄国，而且作为与共产国际的努力相对抗的措施，力图把这种力量变成自己的后备军。前面提到的那份杂志里有一篇关于土耳其民族革命运动的文章——《凯末尔其人与运动》——说：“毋庸置疑，在凯末尔主义者追求纯粹民族主义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利用土耳其的民族抱负，来攻击西方文明的最薄弱环节，由于这些新的震荡，革命运动得以在疲惫的欧洲重新爆发。”这家杂志在研究了苏维埃政府与安卡拉政府之间的关系后接着说：“它同英国也有重要的关系。”它从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中援引了要求无条件地把君士坦丁堡归还土耳其人民的有关段落。接着，这家杂志写道：“美国银行家联合会说得很对，英国拒绝从查纳克撤离并让兰开夏郡的30名步兵与凯末尔的1000名骑兵对峙，一直等到援军赶到，英国在这两个星期中保护了欧洲文明。”这家杂志最后说，英国及协约国也许会把君士坦丁堡交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凯末尔帕莎，但是事先必须向全世界证明，凯末尔帕莎不再

是苏俄傀儡。像《双周评论》这样权威性的资产阶级杂志所作的这种解释，说明资产阶级清楚地意识到，民族革命运动变成针对它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危险性。基于这点原因，罗易同志阐述的提纲中的那些条款值得给予极大的重视。他强调，必须团结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才能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解放运动而组织起来。这样做不仅对于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无产者具有意义，而且对于那些对民族运动采取镇压措施的国家的共产党也具有意义。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到这里来参加继续讨论像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代表竟如此之少。与大会主席团主席今天早晨讲的相反，我认为，这次大会最好再占用12月的几天时间，而不要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地通过诸如东方问题这样如此重要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土耳其革命运动的胜利是迄今为止对凡尔赛和约所进行的最沉重的打击（为讨论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我们将在这个讲坛上看见共产国际所有的重要成员），是迄今为止对和约所进行的决定性的打击，它粉碎了色佛尔和约。因此这个问题极其重要。这就是我想对第四次代表大会说的话。

**刘仁静（中国）：**

同志们，我发言的时间有限，因此我虽然有许多话要说，却只能向你们大概叙述一下中国目前的形势。

我首先要谈谈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今年5月到6月，中国有两个政府被推翻了，这两个政府被推翻对中国的革命运动至关重要。

首先被推翻的是南方政府即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这个政府是被他部下的一个军人、一个国民党员推翻的。这是由于领袖孙中山和他部下的这个军人之间在北伐计划上有意见分歧。这意味着

什么呢？这意味着革命的军事计划完全失败。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国民党多年来就已制定了军事革命计划，期望通过武力征服各省，然后在中国建立民主。它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活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它在1920年取得广东之前就已组织了政府。它希望倾广东全省的物力来装备一支远征部队，去讨伐充当封建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北洋政府。

开始，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的，因为全体党员好像都同意这样做。但是一旦广东省被占领后，该省的军事长官，一个国民党党员，就抛弃了全部北伐计划，变得日益保守，日益满足于一省之地，不愿过问外省的一切事情。国民党内这种党员很多，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前，是革命的，但夺取政权之后，就变得保守了，那位推翻南方政府的将军不过是这类人物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多数国民党党员，按其本质来说，都是反动的，如果他们有一天在其他省份取得政权，他们也会像这个军事长官一样，反对军事讨伐的计划。这就表明武力征服计划的失败，它还证明革命运动必须采取新的方针。这就是说，为了取得革命的成功，就必须组织群众，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切不可单纯依靠武力。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

在北方，两派封建军阀在四五月间发生内战，一派军阀亲日，一派亲美。结果是吴佩孚派军阀的亲美集团获得胜利，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也是异常重要的。

北洋政府处于日本的影响之下大约有5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贷款来施加它的影响的，这些贷款使北洋政府有能力继续内战。日本政府贿赂中国北洋政府的官员，以保证它在中国的

采矿业中拥有股份和有权在山东建筑铁路等。所有这些权利都是通过贿赂取得的。所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中的日本的代理人抱仇视态度。中国人由于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就日益支持美国帝国主义。由于张作霖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十分反动，人民就开始比较同情吴佩孚那派军阀，因为吴佩孚思想比较进步。他主张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各省的封建割据），并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最近吴佩孚和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得势，这将证明吴佩孚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而且他和张作霖没有多大差别。尽管他支持民主政纲，但他不能实现裁减军队和废除督军制的计划。这将使群众失望并转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这就意味着群众激化了。人民将会认识到唯有自己才能够实现民主，他们不能信赖任何军阀集团。群众将看到吴佩孚不会履行他在未掌权时所作的动人诺言。和平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吴佩孚作过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诺言而支持他，但这种倾向将日益消失，并且最后在这样的政治变动中完全消逝。

让我们看看吴佩孚的所作所为。他声称不向列强借款，这使他赢得了人民的同情。但他取得政权后，依靠一帮亲美的知识分子组织内阁，这伙人就立即着手向美国告贷。诸如此类的行为将促使群众觉醒起来，这样的形势将愈来愈有利于中国的革命运动。

其次，我要谈谈工人运动。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今年初，香港海员罢工50天，开始还只限于经济要求，不久就具有了针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因素。这次罢工开始只有海员参加，但是后来发展成为香港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总罢工，并且向北方扩展，接着发生了一直扩展到华中的京汉铁路大

罢工。此外，还有香港的钢铁工人罢工、上海的纺织工人和卷烟工人罢工以及矿山工人罢工，所有这些罢工此起彼伏，间隔很短。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扩展几乎唤醒了工人群众，这说明中国的群众运动并不光是社会主义者的梦想，而是明摆着的现实。这还说明，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是能够获得很大成就的。由此可见，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相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

现在我来谈谈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政治活动。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和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想要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在国民党内许多有组织的工人中进行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力量同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打击帝国主义，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如果我们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群众会宁可追随小资产阶级政党并且被该党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考斯尼-艾尔-阿拉比（埃及，讲阿拉伯语，由保尔同志（女）译

成英语)：

我受委托来告诉你们，我们埃及同志相信，红旗飘扬在金字塔上，与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旗遥相呼应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这就是埃及的工人、农民让我向你们转达的消息。现在我自己还想补充几句话。

埃及的工人在投降条约的重压下，在英国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以及本国资产阶级的奴役压迫下，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埃及肥沃的土地，埃及作为英国帝国主义向远东扩张的桥梁的地理位置，经埃及把小亚细亚与非洲连接起来的巴勒斯坦铁路的修筑，修筑开罗—南非铁路线的远景规划——，所有这一切，都增强了帝国主义剥削分子的欲望，加重了埃及工人的痛苦。

埃及已经具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标志就是埃及社会党的成长。这个党今年8月公开成立，在成立以来短短的时间之内，先后吸收了1000名党员。因为埃及已具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共产主义宣传的不断传播和向共产主义的发展不遇到任何障碍。我们认为，如果埃及在共产国际这个大家庭中没有一席之地，如果人们让埃及的努力付诸东流，埃及革命发展的落后状况将有损于东方，并推迟西方的革命。

1919年和1920年的震撼人心的大起义动摇了英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这对于埃及的资本家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被这些事件所震惊的英国政府与埃及的资本家都佯装高姿态，表示愿意保证埃及的完全独立。但是人民没有受这些空洞许诺的欺骗。这些许诺归根结底是什么？第一，保护通道，英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是因为英国想保住通向印度之路；第二，共同管辖苏丹，目的是给英国开辟一个新的原料供应地，以满足曼彻斯特棉纺织厂的需



求；第三，保护少数民族；第四，废除投降条约。提出这最后两项要求是为了使英国有参与决定埃及内政的权力。

为了保护新宪法以及批准英国与埃及之间的协定，埃及的资本家组织了自由党。他们制订了一个纲领，并推选了将在议会中代表自由党的候选人，选举日期将在明年1月公布。

埃及社会党非常庆幸敌人的公开亮相，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这样说道：“美，只有与丑放在一起，才越发显得其美。”

我们与自由党的斗争将十分激烈，但是我们不怕冲突，因为我们觉得，埃及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与日俱增，我们能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保持自己的地位。对于政府的任何无耻行径我们都不轻易放过，而总是在报刊上加以揭露，我们走到工人中间去开展活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我们不仅进行口头宣传，而且还印发了传单和小册子。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白白放过宣传机会。尽管政府禁止一切公开的宣传，我们党目前还处于非法地位，全国处于戒严状态，但我们还是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在3个城市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

我们打算充分利用即将来临的埃及第一届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几个星期，我们将尽力争取能有几位同志在这个新的机构中代表工人阶级。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获得一个或两个席位，我们就能提高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威望，巩固我们党在埃及的基础。

至于工业问题，埃及主要是个农业国，面临着紧迫的农业问题。我们党目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制订出一个农业规划。

我们比较顺利地把产业工人组织在100个工会之中。自从埃

及社会党成为合法党以来，又组织了两个工会，并向红色工会国际输送了3个现有的工会。在这些工会里，组织起来的工人总数虽然只有2750人，然而我们希望在下次大会召开前，在这个数字后面能够再加上几个零——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再加上从新卢布上所去掉的那么多零。在这5个工会中，我们都有组织健全的共产党支部，在其他工会里也有我们的党员，但要在这些工会里建立支部，我们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现在我谈一点别的事情。为了研究埃及问题，共产国际设立了一个下属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上次开会时，它的成员没有全体出席。与会者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指责埃及党犯了许多错误。我觉得，这恰恰证明了这个党是好的，因为无所事事者不可能有机会犯错误。即使埃及党在过去犯了错误，我相信它会努力在将来弥补这些过失。在做出此项决议的会议上，委员会只有3个委员到会，其中还有1人反对这项决议！因此，我坚信，明年共产国际将比过去更好地理解埃及社会党，而且这项决议必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修正。

共产国际万岁！

**厄尔曼（澳大利亚）：**

同志们！我想就给代表大会提交的提纲谈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殖民地国家，特别是近东和远东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第二点是涉及正在发展的太平洋冲突所引起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形势就会发现，不同国家，特别是南太平洋和北太平洋国家的工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和误解，主要是白人工人与有色工人的问题。我们必须克服的主要困

难是白人工人由于对有色工人廉价劳动力的担心而产生的偏见。大多数有关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法律规定，禁止有色工人由国外移入定居，因为工人认为，这些从国外移入的有色工人会被用来降低这些国家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因而，简单地说这些国家的工人是反动的，他们不了解处于这种形势下的经济因素，不理解自己所负的特别使命，这是不够的。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我们必须向工人清楚地指出，在这种形势下应该怎么办。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少这样做，而且从来都不是从国际立场出发。

现在，成千上万有色工人从印度和中国被送到南太平洋国家的甘蔗地，而且是在契约—合同制最恶劣的条件下送去的。这些工人专门被送到斐济岛和澳大利亚邻近的其他群岛。迄今为止，资本家还没有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行合同制度，但是，他们竭力要实现这一计划，他们要在澳大利亚也采用这种办法，这种企图使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工人在这种企图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保护反对有色工人移入的法律。共产党也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就是在今年墨尔本工会大会上，它成功地向工会领导人阐述了这些法律的全部意义及其对工人阶级利益不利的因素，因为这些法律维护了澳大利亚工人的利益却损害了日本、中国及其他南太平洋国家工人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果今天或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时刻不忘记这个严肃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有关心太平洋问题的人，即使是暂时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的人都会理解：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那里增长。如果你

们理解了这一点，你们就会得出以下结论：资本家在战时所散布的口号可能会比工人阶级反对这种暴力冲突的口号更有影响；如果资本家阶级以“黄种人入侵”的恐惧来加强澳大利亚目前已经存在的对“黄祸”的恐惧的话，就可能会使以往从未有过的大批群众倒向他们一边。因此，我们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取消这些口号，使工人意识到这些口号的真正含义。

提纲中有一条建议，我们认为，它将非常有利于我们反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的斗争。此外，今年的墨尔本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要求召开一次泛太平洋会议，并认为这是达到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各国工人之间相互谅解的最佳办法。这次会议将把日本、中国、马来群岛、印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工人召集在一起，使他们有可能讨论自己的问题，找到使工人明白他们以前反对有色工人的行为之反动性的最佳方法和途径，并达成协议。他们会明白，他们不必对日本工人的侵入担心，也无须担心日本、印度以及其他有色工人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来是有意要降低当地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会了解到，北太平洋地区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了。一旦他们明白了来自资本主义的危险，他们将会为整个太平洋沿岸各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巩固迈出第一步。

我们之所以在提纲上提出这条建议，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工人能得到支持，希望大会确实能达成一项决议，并且在一项提纲中确定泛太平洋会议确实应该举行。然而，我们觉得有义务说，这样的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在会上必须提出一份观点鲜明的纲领草案，然后再具体加工成文。

此外，我们还认识到，澳大利亚的工会也必须研究这个问

题，一旦这些工会学会如何认识这些问题，研究肯定会有成果。因为澳大利亚有80%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工会运动在那里很强大，我们可以通过工会让入境的每个有色工人参加我们的工会。明年1月，在我们革命工会的章程中仍占一席之地的种族偏见的最后残余也将消失。这样一来，工会掌握重点工业部门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它们将把每个已经在澳大利亚的，或者将到澳大利亚来的有色工人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之中。过去工会确实曾经拒绝过吸收有色工人。如果我们完全懂得这种形势的历史意义，就不能责备他们的这种态度。但是今天我们就没有理由在工会内部搞这种区别对待的路线了，而且共产党消除这种区别对待的路线的尝试已经有了成绩。

然而，为了巩固这种形势，为了将提纲应用于实际政策，为了使工人在日常斗争中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尽快召开以上所建议的大会，并且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我们现在必须得到执行委员会的支持。执行委员会必须比以往更加重视殖民地问题。它必须明白，殖民地问题同欧洲的任何问题一样重要。如果的确如此，我们澳大利亚的同志相信，我们将胜利地完成提纲所提出的任务。

**萨法罗夫（俄国）：**

尽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但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着手处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微乎其微。

只是最近几天英国共产党才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印度和埃及的殖民地革命运动。

尽管在法属殖民地爆发了伟大的革命运动，法国共产党却没

有真正组织一个中心去领导自己工作中的这一重要分支，而仅仅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问题研究小组。

更有甚者，在共产主义大旗后隐藏着君主统治思想，这种思想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西迪-贝勒-阿巴斯支部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些同志——如果还可以称他们为同志的话，因为他们是小市民，不是同志——这些小市民在一份反对共产国际向法属殖民地发出的号召的抗议书中说：

“殖民地问题的特点就是完全缺乏协调一致，而这种一致又是非常必要的。有些受监护的民族现在已经有能力自治，而另外一些民族则还不能。如果共产党的责任要求给前者以自由，那么前者就会更为急切地吩咐，不能让后者听天由命。如果埃及也必须独立自主的话，但愿不要出现食人者的独立自主。”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共产党人的立场。

这些人心里充满了这样的想法，即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想让食人者把西迪-贝勒-阿巴斯善良的人们吞噬掉。

我们并不如此残酷，我们并不怀有恐怖主义思想。西迪-贝勒-阿巴斯及阿尔及利亚联合会的善良的人们完全可以放心，因为，事情并非涉及人吃人，而只涉及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必须斩钉截铁地说，第二国际战前的那些观点在共产国际内是不允许存在的。在制定某些提纲诸如阿尔及尔提纲，以及我们不同国度的同志们就此问题发表声明时，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里涉及希尔德布兰德、诺斯克等人的观点。

因此，我们对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与会者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表示抗议。（掌声。）

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是同落后国家内殖民地革命的命运紧密相联的。世界帝国主义竭力想通过加强对殖民地的剥削来恢复元气。因为资本主义正处于困难时期，因此它就愈发加紧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剥削。

请你们注意一下目前正在国际政治中发展的一切矛盾吧！英国博纳·劳的保守党内阁的纲领就是一项借助殖民地恢复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的计划。为了争夺太平洋和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利益互相抵触，争执不休。

在小亚细亚，即北波斯和南波斯，英、美、法的利益互相冲突。在法国，米勒兰、彭加勒及其同僚的计划中，黑人军队占主要地位。米勒兰、彭加勒及其同僚比某些共产党人更清楚殖民地问题，因为他们相当明白，所有这些落后国家——如果它们尚未受到革命精神影响的话——所有这些食人都可以利用来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这种形势显而易见。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报纸上——除少数几种报纸例外——都曾看到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好听的声明：“必须解放被压迫民族，必须帮助他们，等等，等等。”

但是谁都不说，现在必须做什么。

在一些落后的国家中，如印度、中国等，自从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殖民地运动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战争年代，由于帝国主义放松了对殖民地的监护，当地的资本主义得到很大发展。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印度，工业生产甚至增加了1倍。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些国家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

外国帝国主义今天在殖民地所扮演的角色正与18、19世纪封

建主义在资产阶级面前扮演的角色一样。

在落后国家内，殖民地民族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国际形势是革命的形势；我们知道，我们正处在阶级斗争的高潮时期；我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完全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对我们无产阶级运动是一种支持和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不可轻视这个运动，各国共产党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运动，并把落后国家的优秀分子组织起来。

东方各国——中国、印度——仍然相当落后。农业封建主义和军阀主义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例如波斯的部落酋长就对英国人的征服政策有利。

在中国，那些被称作“督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阻碍了中国的统一。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所有力量联合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内，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因素仍未从封建因素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封建因素正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

反对封建农业政体的斗争是必要的。波斯的这种斗争正在进行，这也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

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这些国家中还没有共产党。在中国，1920年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工人运动的最初征兆已十分引人注目。在印度，1919年工人运动开始发展。

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战时及战后危机时期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还很弱小。只有几百人，有的甚至只有几十人。然而我们非常熟悉工



人运动的历史。1883年，布尔什维克党只是一个五人小组，40年后它成了执政党。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确实比以前更快。我们相信，那些小的共产党组织也同样会迅速发展起来。

战时才成长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总是被手工业和小农体制束缚着。印度有200万工人，这些工人被组织在不同的工会里。资产阶级律师领导运动。1920年，印度才出现第一个革命小组。孟买出版了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它的编辑是丹盖同志，他正打算在印度建立一个工人政党。我们坚信，在印度建立这个独立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发展方式各不相同，但是，这些现象仍然有其普遍性。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在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这是迈向无产阶级革命最后胜利的一大步。

我这里有一份北京宪兵队头子的报告。中国的宪兵害怕列宁。他们的头子这样写道：“与列宁打交道得出的经验便是一个生动的事例，说明异端思想的实现比洪水猛兽的威胁还要有害千百倍。”（笑声。）

甚至连中国的宪兵也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进步而惶恐不安。

我们不能在这些国家迫不及待地提出苏维埃革命的问题，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头等任务是为解放工人阶级、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斗争。工人阶级甚至必须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工人运动决不应当是民族运动的缩小的形式。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宣告，我们必须支持最落后国家中各种形式的独立工人运动。我们遵循了这条方针路线。各国共产党已成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们有能力组织民族革命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推向前进。陈腐的偏见依旧束缚着民族运动的第一阶段，多少世纪以来受压迫的人民大众认为，消极反抗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获得胜利。我们必须批评这些办法，因为它们不能帮助我们达到目的。

与此相反，我们必须把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殖民地问题上来，至今在共产国际内还只有殖民地问题研究小组，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这些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因为工人阶级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掌声。）

**奥尔康（土耳其）：**

同志们，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殖民地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对于世界革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使我们感到完全不可思议的是，西方共产党没有给予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以应有的重视。

非常遗憾，我们为此可以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意大利共产党在它的行动纲领中，还一直没有一章是专门写殖民地共产党的任务的。

我们遗憾地看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依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样子讨论东方问题的。我们完全同意同志们的抗议书。

我们认为，反帝统一战线就是在满足劳动群众最低要求的基础上建立的最进步的阶级反帝斗争的一种联盟形式。

正如在满足工人最低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结社权利等）的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为自己

定下的目标像用揭露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叛变政策办法，争取群众那样，反帝统一战线也要有自己的目标，就是瓦解帝国主义的力量，争取群众，揭露统治阶级力图与帝国主义和解的外交政策。

为了使群众理解反帝统一战线的胜利，必须把这一策略具体化，以便把群众对农业、管理、税务、选举改革等要求作为积极内容变成这项策略的基础。

鉴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现在也开始被迫在口头上反对东西方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向欧洲的机会主义政党建议，在东方和殖民地各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因此，我们必须向工党建议，在以下各方面向政府施加压力：

(1) 使它在洛桑会议上要求缔结与国民公约相协调的和约；

(2) 立即从君士坦丁堡和整个色雷斯撤军；

(3) 按照俄土条约在黑海沿岸各国参与下解决海峡问题；

(4) 在工人报纸上可以发表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5) 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撤军，承认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

为了东方的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为了使全体劳动人民从入侵的资本主义政府的奴役压迫下解放出来，也为了组织统一战线的利益，我们建议，由东方国家的全体代表同英法代表共同协商，立即召开一次代表大会，邀请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所有革命组织参加。

土耳其人民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最近几次

胜利，在亚非最偏僻的国家，甚至在交趾支那这个非穆斯林国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资产阶级报纸还专门报道了这个国家的欢庆活动。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宣告，由土耳其共产党召开的所有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大会对于世界革命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拥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所有政党，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政党必须支持每一个革命的独立运动，并且把本国殖民地的共产党当作自己的支部，采取一切手段给予援助。我们特别坚持这一点，是因为至今本土的共产党令人不可理解地疏忽了自己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党的责任。我们要求，第四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支部贯彻21条中的第8条，并督促它们定期给东方各国共产党寄送便于他们揭露帝国主义分子政策的全部材料和文献。我们还希望，他们也能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寄发专门有关瓦解占领军，使其革命化的小册子、杂志、传单、公告等。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将承担散发这些出版物的任务。

在东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不允许工人阶级立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实现它的最终目标（尽管土耳其的工业设备比较雄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近几年有相当发展），对于这些国家年轻的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组织，使其摆脱一切机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因素，在政治和经济上教育并组织无产阶级，通过在工会内部不断的井井有条的工作把工人运动集中起来。

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必胜的先决条件是，扩大自己在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中的影响。

因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在过渡时期提出有利于联合广

大劳动群众、削弱与全体人民相对立的统治阶级的地位的口号。

简言之，东方国家年轻的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如下：

1. 全力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联合一切力量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提高警惕，防止统治阶级破坏民族解放运动；

2. 必须采用有利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比较民主的形式。这个策略将使党得到所有劳动阶级的同情，使共产党成为伟大的人民的党。

但是如果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只局限于支持独立运动和要求改革，那么它就不再是共产党。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使其经受考验，以便在一定时刻，即使民族主义党和社会党领导人叛变革命，党也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最后的胜利。（掌声。）

**尼克·宾（波斯）：**

同志们，在我介绍波斯情况之前觉得有必要声明，迄今为止，东方国家、殖民地国家很不受重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曾明确宣布，殖民地国家只有依靠占领殖民地的大国的共产党支持，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建立共产党，然而这项决议只是一纸空文。我们不但没有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那里得到任何道义上的帮助，而且它们对东方问题也根本不关心。第四次代表大会今天的会议就是一个证据。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过程中，东方问题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堵死给资本主义提供生机与活力的所有渠道，必须在殖民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至于波斯，目前这个国家正处在由宗法制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波斯不是只有一股力量，还有二股、三股等，难以计数。那里的共产党不但要为反对本国的封

建统治者而斗争，而且还要为反对帝国主义者，主要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而斗争，后者是封建君主最重要的盟友，他们与封建君主勾结，阻止波斯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在波斯，人们也可以觉察到世界工业危机，因为波斯市场一定程度上尚未被资本家利用。这导致本国工业开始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兴起。由于这个原因和许多别的原因，波斯组织了共产党，这个组织目前在全波斯有1 000名党员。此外还有工会，它在全波斯有1.5万名会员，其中1.2万人在首都德黑兰。如果严格地从党的立场来看，在波斯组织一个群众性共产党也许是错误的。这个组织只有一个核心，当然是完全健康的核心，主要由工人组成。另外还有以工会形式出现的组织，它们完全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党掌握政策，并对工会工作的进程施加影响。

工会大批成立，以致党不能完全掌握所有的工会。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波斯共产党的力量是多么壮大：在党的领导下今年举行多次罢工，其中大多数——约有10次——是成功的。

当然也应该讲一讲新闻报纸的影响。我们在德黑兰有两份机关报，是全波斯最受欢迎的报纸。无论它们的通俗性还是发行量，都超过所有其他报纸。党力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战线，在这方面党提出了一个要把所有的民族和民主团体的代表包括在内的广泛的民主同盟计划。波斯共产党在这个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波斯共产党已证实自己比资产阶级政党强大。资产阶级政党也力图与我们结成联盟，而且首先是有一个民主纲领的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与我们结盟。可以说，波斯共产党不久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已经具备，因为波斯的工业区聚集着众多的无产阶级。例如，波斯南北港口有码头工人；波斯南部地区有英

国的石油基地，4万名波斯工人在那里劳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在波斯的历史上首次举行了庆祝五一节的活动。五一节那天，不仅举行集会，而且趁五一节之机宣告了一次罢工。当然不是所有行业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只是排字工人协会宣告五月罢工。这一切证明，波斯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它正开始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战斗。

### **拉狄克：**

同志们，我们必须检验一下自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在同东方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所走过的道路。你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关于东方运动重大革命意义以及关于共产国际必须支持这一运动的提纲时，这种态度不仅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它们明白为什么害怕我们的决议，而且也在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的政党内引起很大反响。你们只要回忆一下克里斯平和希法亭在哈勒的发言就行了，他们说我们对西瓦的毛拉的重视超过对某一个产业无产阶级，例如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视。

同志们，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那些以西欧人的傲慢谈论西瓦的毛拉的先生们是不正确的。你们回想一下，在巴库的东方会议之后人们是怎样骂我们与“土耳其人”结盟的。然而实践说明了什么？历史说明了什么？凡尔赛和约不顾希法亭之流的一切抗议而存在着，现在希法亭之流准备参加政府，充当协约国的走狗。希法亭一伙是历史的弱者，他们只会向世界哀诉痛苦。

但是，土耳其的革命运动、我们曾经答应给予支持的土耳其人民大众的斗争撕毁了色佛尔条约。整个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

没有做一点反对资本主义的事情，而土耳其的战斗却触动了整个西欧的均势，从而回答了以下问题：东方的运动是否是革命运动？它对摧毁资本主义势力是否具有重大意义，或者它是否是有共产国际参与的苏联对外政策的把戏？

在东方问题的意义突然十分明瞭，甚至连盲人也看得清之后，先生们又开始唱一支新歌，这次是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之一，过去的共产党员保尔·列维为这支歌起了调。现在不再说东方各民族和东方革命没有意义了，现在说：看看吧，凯末尔帕莎的胜利就是彭加勒的胜利。由于苏俄支持了凯末尔帕莎，它也就支持了彭加勒。保尔·列维说，我们走得太远了！列维的亮相比他本人关于德国对内政策的所有文章都更好地表明，他本人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也说明社会党国际已经腐败到什么程度。社会党国际不懂得，在伟大的世界历史发展中有各种不同力量在起作用，也不懂得，虽然东方各民族的革命斗争被矛盾重重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所利用，但这既不能改变这一革命斗争的性质，也不能解除世界无产阶级支持东方革命倾向的义务。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可怜虫们不懂得，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势力企图把东方各民族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国际工人阶级才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帮助东方各民族与欧洲和世界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

如果现在列维先生之流说，是的，土耳其的胜利就是法国的胜利，那么他们就是提前两个星期预言：洛桑会议将清楚地说明，觉醒的东方将面对一个反对自己的世界资本主义联合战线；法国想在东方扮演德国战前在东方所扮演过的角色。法国想让英国面对一个较大的土耳其地区，但并不是为了让这个地区独立，



而是把它作为法国扩张的对象。因此，法国政府帮助土耳其战胜希腊后，便会抛弃它。在投降条约问题上、在对土耳其实行财政控制的问题上，法国政府将同不列颠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立场。于是这将证明谁是正确的：是革命力量、共产国际、苏俄——他们曾经说过，应该排除一切混乱现象支持东方运动，因为它在本质上是革命运动——，还是那些人，他们由于害怕和胆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看不到以后的事情。

所以，同志们，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在土耳其代表的报告中，还是在我们土耳其同志的报告中都占有重要位置。我们的论点是：受剥削的东方必须起来反对国际资本以捍卫自己而且它会起来自卫。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应该支持受剥削的东方。现在领导东方各民族的不仅不是共产党员，而且绝大多数连资产阶级革命者都不是。领导东方各民族的仍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集团的代表，他们是这些国家的军官集团和官僚。因此，我们对东方各民族的支持提出了与这些统治者的关系问题。由于土耳其共产党受迫害，由于前几个星期在中国吴佩孚挑起反对罢工者的斗争，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共产党人无须玩弄任何外交手段，清楚公开地说明我们与这些事件的关系。我们答应支持觉醒的东方，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正在东方发生的阶级之间的斗争。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不仅对德国工人说过：只要资产阶级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我们就应该支持它。他甚至要求波兰的革命分子支持在农民问题上持革命立场的波兰大地主、大贵族。这意味着什么？他很明白，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波兰贵族就是波兰贵族；他知道，年轻的工人运动必将与这些同它相异的、相敌对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但是他也懂

得，尽管两个阶级之间存在阶级对立，但正是为了阶级斗争的利益，为了阶级斗争今后发展的利益，在这一历史时刻需要工人阶级支持这些阶级。同志们，土耳其共产党遭受迫害是在土耳其刚刚开始发展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工人阶级与年轻的资产阶级和官僚机构之间，而且存在于统治阶级的营垒内部。

众所周知，对迫害共产党应负主要责任的是内务部长劳夫·拜总督和雷法德帕莎，他们两人主张与协约国妥协，他们曾是苏丹的政敌。苏丹在土耳其遭废黜引起了一场斗争，这也不是秘密。现在的问题是：统治阶层中的革命者是否会向反动派投降？如果投降了，凯末尔帕莎就大势已去，围绕着土耳其的肮脏交易就将重新开始，土耳其人民就会因为小小的贿赂而被出卖。如果他们不投降，就必然会力图用群众的反抗去抵制天主教教士反革命帕莎和所有腐败分子的进攻。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政党将胜利，但我们一刻也没有懊悔过，我们曾对土耳其共产党人说：你们自己组织一个特殊的政党之后，首要任务是支持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关系到土耳其人民的整个未来，关系到土耳其人民为自己开辟道路还是成为世界资本的奴隶。如果帕莎出卖土耳其人民，如果投降条约的全部负担、财政监督等全部落到土耳其农民头上，土耳其农民就会懂得，共产党人、年轻的工人阶级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就会聚集在共产党周围。即使在目前受迫害的时刻，我们也对土耳其共产党人说：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不久的将来。捍卫土耳其独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具有重大的国际革命意义。你们应当起来反抗迫害者，你们应当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但是你们应当懂得，解放斗争的历史时刻还未到

来，你们必须和正在聚集起来的土耳其革命者一起走一条漫长的道路。

还是讲讲中国的情况吧！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事件的过程吧！当吴佩孚同张作霖打仗时，他有长江一线和那里的兵工厂作后盾，但他没有掌握北方的铁路，控制铁路的人被日本收买了。他是怎么办的呢？他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共产党派了一些党代表给他，在战争中间，党代表牢牢地掌握了铁路，供在那儿进行革命斗争的吴佩孚部队使用。在中国，谁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谁就是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而斗争。共产党人懂得了这一点，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加强了对自己的独立性、自身的重要性的认识。后来，工人向吴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实现。由于这样的支持，由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的同志就能够在华北的工人群众中站住脚。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总是对我们说：傻瓜，你们不懂得，有些恩维尔帕莎、有些吴佩孚实际上一再出卖了你们。我们回答他们说：尊敬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先生们，只要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而你们是属于这一阶级的），它总是要动摇于资本和工人阶级之间。而你们，你们这些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已经千百次出卖过工人阶级。尽管如此，在每次出卖以后，我们还是重新争取你们参加统一战线。你们反对统一战线，但历史却和你们开玩笑，你们被迫参加了。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尽管你们也曾经出卖过我们，但是你们不得不再一次同我们合作，并且为我们的事业效劳。

请你们回想一下德国发生的事件吧！那个让卢特维茨上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卡普叛乱中不是也不得不与共产主义的工人并

肩战斗吗？它虽然后来又背叛了工人阶级，但尽管如此，它不得已与我们共同进行的战斗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因为卡普政府当然要比现在的政府糟糕。在东方，叛变与动摇当然就更频繁了，因为那里根本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层占据政府的领导地位。他们将上千次地企图把自己出卖给世界资本的这一派或那一派，他们将上千次地企图出卖国家的革命利益。但是历史的幽默在于：蜜蜂必须战斗。他们必须战斗，因为长期与帝国主义和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自己舒适的生活，帕莎们当然可以和解。但是，当他们明天需要为和解付出代价而向小亚细亚的农民敲榨勒索的时候，他们将会看到，历史并没有让土耳其农民在战争中白白熬了12年，现在的农民与战前不同了。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家机关报——当然不会以一种对苏俄较友好的态度报道——从君士坦丁堡发来一篇通讯，描述了对凯末尔帕莎的胜利的印象。通讯中写道：成千上万人聚集在大街上，在那里可以听到两个口号：“凯末尔帕莎万岁！苏维埃俄国万岁！”群众知道法国人也帮了忙，但没有人喊拥护法国的口号，因为他们凭直觉感到，法国出于外交上的原因，忽而支持土耳其，忽而反对土耳其，然而，尽管在沙皇与土耳其之间曾有过上百年的战争，但苏俄抛弃了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愿意与土耳其人民结成兄弟关系。这一事实使土耳其人民铭记在心，使他们走上胜利的道路。

因此，我们不是从苏俄的立场而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声明：不要吓唬人。我们不是把宝押在这个或那个集团的暂时政策上，而是押在西欧工人群众与觉醒的东方群众共同反对世界资本的伟大历史潮流上。

同志们！我现在对报告、对这次会上有关我们东方各党的情况和工作的发言讲几句话。

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开头。同志们，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中国同志来这里说：我们已在整个中国牢固地扎了根。我却不得不说：尊敬的同志！在工作开始时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这是好的，但是毕竟应当看到实际的情况。我们的中国党是在中国的两个部分发展起来的，彼此是相当独立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我们有许多同志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几个月前还是这个样子。由于孙中山倒台，革命事业本来已在华南遭到一次打击，它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成为强大的力量呢？在北方，一般说来党是弱小的，只能依靠铁路工人，你们在那里怎么可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呢？塔尔海默同志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事先夸耀胜利。这句话很好，正像中国古代圣贤的话一样，值得学习和好好理解。

中国同志的任务，首先是考虑中国的运动的可能性。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在中国的体验使人想起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的德国，那时，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薄弱，资本主义还没有建立起单一的、统一的民族中心。你们谈到督军，你们喊道：孙中山在这里，吴佩孚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资本主

义是围绕好几个中心开始发展的。一个 3 亿人口的民族，没有铁路，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呢？尽管我们有远大的前途，而且你们要以你们年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全部热情为之奋斗，但我们的任务仍旧在于，把工人阶级中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两个目标上来：（1）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2）使它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以便组织反对欧洲和亚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些任务，因此，同志们，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们必须在那里制订一个具体的行动纲领，使自己更加强大。共产国际对西方的共产党说：到群众中去！而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

我再谈谈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力量对比状况很相似。在日本和印度已经存在着强大的工人阶级，两国都存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不同阶层之间争权的斗争，在这两国，我们还都没有共产主义的群众运动。这是事实，请你们看看上一期《共产国际》中片山潜同志汇编的关于日本形势的号召吧。这些号召很有意思。在这些由不同的工人团体公开出版的号召中可以看到由托尔斯泰主义、工团主义、共产主义直至最起码的社会改良构成一道不同色调的彩虹。我不得不说：在这个多声部的大合唱中，共产主义的声音是最弱的。

为什么？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尚处于英国宪章派所处时期的日本工人的意见，我们还不懂得如何架起通向他们目前具体任务的桥梁，这些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成一支能够干预日本阶级斗争的力量，首先实现民主。我的观点是，日本将不会简单重复英国的

发展。

100年过去了，不言而喻，日本的发展速度会更快。整个历史将趋向集中，随之而来的是，甚至在日本目前正在酝酿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苏维埃将不是作为权力机构而是作为团结工人的机构出现。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组织工会，必须提出一个理智的纲领，指出工人阶级最近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作为组织起来的群众，领导他们去进行斗争。

在印度，我们有一个思想中心。这里必须说明，罗易同志去年写了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印度情况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他的一本很好的书中，现在又发表在报纸上。这是一部极其伟大的著作，在东方还没有一个共产党曾独立地完成一部精神作品。这项工作应该得到共产国际的最大支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印度伟大的工会运动中，在罢工斗争的熊熊烈火中我们却什么都没干。我们还不懂得，在英国的占领下利用他们不得不给我们的权利。罗易同志受到的欢迎说明，在那里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甚至不知道作为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党应该如何迈出第一步。所有这一切表明：“到蒂珀雷里的路还很长”。如果同志们在这里抱怨说，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不大关心，我不得不说：做出的成绩可以引起党的关心。如果在一次代表大会上第二十次提到波斯有许多工人，那么这不是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所要知道的事情，而是从一本地理初级课本中去了解的事情。

同志们，我希望，在这次大会上成功地把我们的东方局和你们所做的工作纳入实际轨道，希望我们能在下一届大会上报告具体的组织方面的成果，果真如此的话，共产国际就不仅仅是感觉到东方问题的重要，而是意识到，它在做与这个问题的伟大意义

相符合的工作。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不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虽然不十分明显，但是所有的东方代表都感觉到了——东方路线的目标是立即发起大规模的革命暴动。目前的世界形势是，我们在全世界正处于一个集聚革命力量的时代，这一事实对东方各国的局势也有影响，如果我们今后还想在东方国家起革命作用的话，我们首先必须做好大量的组织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思想工作。当然东方的革命不用等太久，不用等到我们所有国家的同志都懂得了，革命并不意味着阅读领会共产国际的提纲，而是在群众中进行实际革命工作的时候。但是，如果东方像现在土耳其一样，在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尚未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发生重大事件，使我们无法参与，那我们就不能从革命的立场去影响他们。因此，这次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口号应该是：走到受磨难的东方群众中去，教育他们，在东方建立共产国际的牢固的根据地，抓好实际工作，影响广大群众，进行战斗。在把工人团结在我们周围之后，我们就必须到农民中去，到手工业者中去，必须成为未来的人民党的领袖。（热烈鼓掌。）

**主席：**

还有几件事要通知：

第一，主席团建议设立一个委员会，审查有关东方问题的提纲和决议，然后提交大会。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成：罗易（印度）、拉狄克（俄国）、萨法罗夫（俄国）、拉维斯泰因（荷兰）、维伯（英国）、沙列希（土耳其）、片山潜（日本）、马拉卡（爪哇）、陈独秀（中国）、伊沙科夫（保加利亚）、加香（法国）。



我们建议，分别吸收一位波斯和南斯拉夫的同志进入委员会。（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那我们只得进行表决了，让我们先就主席团原有的建议表决。建议通过。另一项建议已无必要表决。

### 通过关于谴责南非白色恐怖的决议

南非的邦廷同志要宣读一项有关南非局势的决议，并讲几句话。

邦廷（南非）：

同志们，决议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获悉，南非斯木茨将军政府枪杀了4名工人，因为他们在矿工罢工中起来自卫，并反击了政府即金矿资本家忠实走狗的武装力量。

大会严厉谴责南非政府，它的化身斯木茨将军在欧洲佯称拥护自由与和平，然而实际上他为了镇压工人运动甚至不惜采取谋杀手段。

第四次代表大会向南非工人致以兄弟般的问候，确信他们不会放弃战斗，相反会更加努力使黑人工人投入反对南非资本的战斗，从而确保工人的胜利。南非工人在这场斗争中可以期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共产国际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先锋队。”

现在我还想补充几句话。（插入的呼声：“南非殉难者万岁！”）我担心，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牺牲，祝他们万岁已经太晚了。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海底电缆把这项决议发到南非，也许我们尚能拯救一些人的生命。此外，我们还可以做些其他事情。我

们可以在幸存者的心灵中播种仇恨，使他们永远不再与双手沾满鲜血的斯木茨将军政府妥协，而是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我认为，这一次是共产国际第一次有机会干预南非的政策而不必担心会招惹麻烦。目前，那里骚乱席卷全国，政府的行动引起各方面的抗议，这使共产国际有机会获得南非工人的尊重和高度评价。

我希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把决议通过海底电缆发到南非。

（决议一致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10分。

## 第二十一会次

(1922年11月24日，星期五)

**会议开始：上午11时45分**

**主 席：先为柯拉罗夫，后为马尔赫列夫斯基**

### 土 地 问 题

**瓦尔加（匈牙利）：**

尊敬的同志们，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当时通过的提纲目前仍然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土地委员会提交给你们讨论通过的行动纲领绝不意味着要改变那个提纲，而只是对它进行补充。鉴于最近两年中所发生的历史变化，这种补充是必要的。

同志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革命将在最短的时间里进一步向西方发展。当时是俄国军队在波兰胜利进军，共产主义运动在全欧洲展开的时期，在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影响下，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中的主要观点都是与夺取政权直接相关的。目前我们必须看到，欧洲各国夺取政权的时间并非迫在眉睫，因此必须把更多的群众培养成后备军，扩大共产党的进攻部队。

这一思想是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也是由我们提出的土地行动纲领的基础。如果我们要在欧洲取得重大的成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必须首先得到广大农民阶层的积极帮助，并且争取其他阶层的**中立**。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同志们，从俄国革命中，不仅我们，而且资产阶级也同样学到了很多**东西**。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时候，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今天，资产阶级从俄国专政的例子中看到了他们面临的危险的**实际规模**，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提高了警惕。从目前情况来看，通过一个小的革命组织对资产阶级发动突然袭击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把争取每一个我们可以争取的阶层并使更多的阶层保持中立作为目标，那么我们首要的事情是**确定我们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无非是要以**资本主义内部农民有关阶层的现实的日常利益为出发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争取这些阶层单单靠制订一个纲领是不可能达到的，一般说来，这些阶层对于共产党都是**不信任**的。如果我们要接近他们，那么仅仅依靠制订一个好的纲领是不够的，而是**绝对必须通过行动**，通过参加他们的日常斗争来争取他们，消除他们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争取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贫苦农民，即只占有少量土地，不够维持生活，有时还要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农民阶层以及较贫苦的小农阶层**。要想争取小农阶层，首先必须使他们摆脱大农和大土地占有者的思想统治。这在欧洲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因为欧洲农民不像革命前的俄国农民那样是一盘散沙，欧洲农民有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合作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到处都是大农占领导地位，而我们工作的方法则必须以**贫苦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使

他们摆脱大农的控制。这一任务是极其困难的，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欧洲各共产党的性质。

所有这些党几乎无例外地缺少开展农民运动所必要的骨干力量。在许多党内，现有的力量甚至还不足以做好工业无产阶级的的工作，做农民工作的力量也就所剩无几。因此，在一个国家可能出现共产党与农民的联系完全隔绝的局面。

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向一位由罗马尼亚代表团委派到土地委员会的同志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罗马尼亚在农民中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分配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

他不得不对我说，我们不知道！我不想以此来责备罗马尼亚党。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过去的时期中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我仅仅是想以此说明，在许多国家，对于大规模开展农村工作来说，共产党的力量是不足的。当然，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放弃农村工作，而是必须努力从农民本身，从农村无产者中间抽调出领导人、宣传鼓动者和党的工作者，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养，然后再让他们投身到运动中去。

同志们，以农村各劳动阶层的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的这项工作也会遇到很大的客观困难。根据我的看法，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这些阶层在阶级内的地位模糊不清**。而在工业中，阶级层次要鲜明得多和清楚得多，人们完全清楚地知道，谁是产业工人，谁是手工业者，谁是工厂主，在这里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是不容易的和少见的。当然在目前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期经常出现产业工人附带从事某些小的投机性交易活动，或者在家里制造某些东西等情况。但是，一般说来，阶级层次还是清楚的、鲜明的。

而农民的情况则完全相反，那里经常出现原来完全没有土地和财产的农业无产者向富农转化的现象，经常出现由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转化。而且阶级状况也时时在发生变化。由于改种另一种农作物，一个农民，譬如说原来是一个小农，后来可能成为一个雇主。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其他外部条件的变化，又可能迫使他有时去当雇工，因此，阶级层次不仅相互交错，而且在时间上也是不稳定的。

另外，就中间阶层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来说，我还要强调一下存在于农业中间和工业中间的数量差异。在城市里，我们的宣传工作可能不注意小业主、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不稳定的阶层的群众。与此相反，有些国家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为数很少，而小农和中农这样的半务农者却形成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中，我们必须比在城市工作中更多地注意这些阶层。

同志们，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农业中这种阶层地位不明确现象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这一状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事实上的，也就是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是很容易分的，土地可以分开而不会使生产急骤下降。同志们，难以想象产业工人会突然想到要分铁路、电站、造船厂或者机器制造厂。显而易见，这是荒唐的，因为这样做会使生产遭到毁灭。但是在农业中，人们可以分掉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而产量不会因此特别地减少。如果一个小农很聪明，土地的分割决不会给生产带来不良后果。人们可以把地块卖来卖去，可以买地，也可能由于分遗产而变穷。因为基础本身是可分的，因此建立其上的阶层的层次地位同样是摇摆不定和模糊不清的。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下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条件不同

而造成的重大困难。工业无产者的问题及其生活条件，本质上到处都一样，而在农业中则有很大的区别。这里我只区分为 3 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有着被压迫的土生土长的农业居民的**殖民地国家**。这里我指的是埃及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这种国家的状况是：农民一方面受与当地封建大土地占有者有着极为密切联系的外国强盗的奴役；另一方面受大贵族即英国帝国主义盟友的奴役。在这些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是被压制、被奴役的农民反对他们自己的地主的社会斗争。在这里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也是农民要求摆脱传统的社会奴役的解放斗争。

第二种类型是那些**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国家。即使在德国也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如果我们再向东看一看，看一看波兰、巴尔干、罗马尼亚和小亚细亚，那么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发现封建类型的农村劳动者。

第三种类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农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部门，同样在英国的移民地区，比如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本身都是这样。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简单的关系和工业完全相类似。譬如在小国南斯拉夫，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显得相当纷繁，在新划归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尔维那地区，农业劳动者和过去土耳其的大土地占有者之间几乎完全是封建关系；而古老的塞尔维亚却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农业国：在由匈牙利并入的地区中，即南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可以看到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农业、拥有现代化设施的农场。由此可见，在这个不大的地区内并存着社会、政治各不相同的 3 种类型，当然这也给农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根据当前的要求提出的口号，在古老的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和在资本主义的

克罗地亚或者由匈牙利并入的地区必须是各不相同的。

其次一个大区别是**土地问题**。有些国家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全部利益的中心，而另一些国家，土地问题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如果我们拿波兰或匈牙利，也包括德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为例来看，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土地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而在例如美国和移民地区则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因为那里有足够的土地。同样在法国也不是这种情况，因为那里的人口增长缓慢，战争中有150万农民的儿子阵亡，因此目前那里根本谈不上对土地的渴望。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渴望，但是那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可分的大地产，因此，如果说那里有对土地的渴望，那也只是一句空话。正如你们所看到的，这方面条件也是极不相同的。

我认为，较贫苦农民阶层的主要特征就是其阶层层次不明确和不稳定。这一事实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作用：他们是摇摆不定的，正如他们的经济基础变幻不定一样，他们的政治态度也是经常动摇的。他们有时接近无产阶级，有时当经济状况比较好时又靠近大农。一般说来，他们是一种很不稳定的因素，人们必须努力去把握和始终现实地加以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我还必须指出由于战争给农民的阶级地位和政治观点方面所造成的变化，我想简短地概括如下：在战争期间，农业和工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农村、有利于农业的方面转化。与此相联系，战前接近无产阶级的各农民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并由此向大农接近。我要说的是，由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所能争取的阶层的分界线降低了，我们战后所掌握的群众比战前少多了。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我



们所能争取的部分和不能争取的部分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更加鲜明。战争期间农村变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粮食的价格比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得快。因此，那些能把剩余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卖的农民阶层就富起来了。

与此相反，必须部分靠当雇工来维持生活的人，在战争期间变穷了，并且界线也更鲜明了，但是，自然也不像在工业中那么鲜明。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最近一二年内情况又重新恶化。我们可以想一下，在美国和阿根廷发生的大的农业危机，以及由于现在工业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不再有可能高价出卖粮食，买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并从中得到好处。农民处境最近的这种恶化表现在各国农民负债又日益增多。

同志们！我把中产阶层的不稳定的阶级状况作为主要特征来强调，可以使我们理解，凡是有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地方，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农业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运动的主要因素。这些人是真正没有耕地的、真正的无产者，他们必将成为我们党可信赖和可依靠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靠的战友。同志们，这一点在行动纲领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因此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在提纲的法译本中有一个完全无法理解的错误，我简直想说，这是歪曲。在德文本中第六点写得很清楚：

“这是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因素。”

而在法译文中却写得十分令人费解：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我请将要担任翻译的同志注意，在法译本中要清楚地

强调这一点，即签了字的德文本是最后有效的标准文本。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接近农业无产阶级呢？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说得很多。我们可以从他们作为雇劳动者、作为无产者所提出的现实的日常要求出发，支持他们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扩大社会立法等方面的斗争去接近他们。当然，不仅仅支持，而且要把他们的斗争联合起来，要站在斗争的前列，并且努力把这些斗争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用这种方法向农业无产阶级证明，共产党真正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讲很多，一切都已包括在纲领之中了。

现在讲一下我们对半农民阶层的工作，我想请大家注意在这方面可能发生的危险。可以说是存在着右的和“左”的危险。右的危险存在于那些现在有众多半农民和小农的国家，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改变了方向，共产党的工作和激进的农民党的工作之间似乎不再有原则性的、明显的区别。我想在这里指出两件这类的事情。一件是法国勒诺·让同志的工作方法中好像就有某些这方面的危险，也就是由于强调了半农民和小农的利益而忘记了真正地地道道的农业无产者的利益。另一件就是我在美国代表团的报告中看到了这样一种迹象，报告中要求由国家确定农产品和所谓的大路货产品的最低价格，这不仅和农民的利益，而且也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明显相矛盾的。这就是我说的右的危险。

另一方面，同志们，我也看到了某种“左”的危险。我看到有些同志害怕农民，头脑中还有一些宗派思想的烙印，认为只有真正的无产者、工业无产者和农业无产者才能成为积极的革命战

士，相反，贫农阶层、比较贫困的小农不会积极地进行革命。我认为，这同样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在很多国家，如果没有这些阶层的积极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我要说的是，如果资产阶级、富农、中农和小农阶层都反对我们的话，除了英国以外，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坚持专政。

因此，我认为害怕农民的帮助，不相信广大农民阶层革命化的可能性，就像忽视农村劳动者的利益一样，是一个政治错误。事情很清楚，只有农村无产阶级才能为我们输送可靠的战斗部队和常备部队。但是在革命运动时期，我们必须吸收最广泛的农村劳动阶层。在许多国家中，不吸收农村中的劳动阶层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并且在我们国家，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也不可能维持专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接近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呢？在我们的行动纲领中已经指出了农民对资本的各种依赖关系：对借贷资本、高利贷资本的依赖性；对投机买卖的依赖性，投机商以低价买进小农的产品，然后在城市里以高价卖出；对工业资本的依赖性，工业资本通过垄断，人为地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运输资本的依赖性，运输资本，例如在美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那里有时50%的收益被运输费用占去了。也许这里有同志读过诺里斯的那本很有趣的小说，在那部小说里，他写道：在美国，铁路工会在一月之内的每星期或每两个星期改变一次他们的工资标准。一个可怜的人，通过艰苦劳动由无产者上升为啤酒花种植者的人问经理：“请告诉我，您究竟是怎样确定工资的呢？”经理回答说：“我们定的工资能够补偿您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侵占了超过劳动工资之外的全部剩余部分。

此外，我们也要考虑农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的斗争，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和战争的形式亦即血税的形式与农民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我认为，我们实际的工作就在于研究农民对资本提出的具体的要求，并且支持这些要求。我认为，解决在价格上很难表态的问题的办法就在于此。当然，我们绝不能说：是呀，农民就是应该要高价嘛。但是，我们必须把价格问题引导到农民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去。我们必须说：应该迫使资本为农民提供便宜的生产资料、便宜的机器、便宜的化肥等，以便使农民有可能便宜地出售粮食。我们绝不能说要确定一个高价格，而是应该说，资本家应该以低价向农民提供农民生产所必需的全部工业品。

但是，同志们，我们工作的关键是，必须对土地问题发表我们的看法。因为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村一切革命运动的最积极的推动因素。问题提得很明确：共产党是否应该支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贫困农民要求得到更多土地的运动？党应该反对还是赞同？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回避的。在大多数国家这个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以致共产党不得不用“是”或“不”来回答。同志们，我说共产党在各地必须用明确的“是”来回答。党必须积极地支持农村劳动阶层为得到更多土地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策略必须是经常不断地把我们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同资产阶级的各种土地改革进行鲜明的对比，并且把这些阶层的行动引导到我们解决问题的方向上来。

缺少土地的农民，例如半佃农、小佃户要求减少地租，共产党不能说：不，我们不赞成。而必须说：是的，我们赞成，但是同时我们也告诉你们，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只有把你们现

在租佃的田地夺过来，也就是采取革命没收的办法才能够解决。缺少土地的农民想买地，他们希望国家能够让他们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土地。共产党不能说，我们反对，而必须说，我们赞成，但是我们想要你们不花钱就得到它；虽然现在我们和你们一起斗争，让你们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土地，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斗争，让你们不花一分钱就得到土地，包括设备、牲畜、机器等等。

用这种方式，同志们，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才有可能接触这些阶层，把这些至今与共产党几乎可以说是完全隔绝的阶层纳入我们的影响范围，并且把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革命运动与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现在人们可能会提出以下反对意见。

如果资产阶级政府看到，这种运动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革命运动，那么它必然要力图通过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领导成员和积极分子，以遏止这一运动。这种情况已经在俄国周围的许多国家中发生了，如芬兰、爱沙尼亚（在波兰只是许诺了，但还没有贯彻实行）和罗马尼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位通讯员在1922年10月21日的最近一期上关于罗马尼亚的报道中十分清楚和明确地写道：

“显而易见，促使罗马尼亚进行土地改革的不是经济的考虑，而是恐惧。实际上这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使农村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而付出的代价。”

这是十分清楚和正确的。于是，这里也许会出现一种想法，认为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样一种在一定时期会起反革命作用的运动？但是我必须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共产党必须回答“是”或者“不”。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能说“不”，只能说“是”，并且必须承担这种会削弱革命运动的局部胜利的

危险。当然革命运动的理想应该是像俄国一样，城市工人的斗争和农村缺少土地的农民的革命运动并行发展，直到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农业无产阶级和缺少土地的农民占有土地，直到像俄国一样农民从无产阶级专政手中得到土地，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刚刚得到政权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来分配土地。发展的理想本来是这样。但是战场上不光有我们，而且还有资产阶级在斗争，它可能会早些交出土地，从而削弱整个革命运动！

如果它这样做，我们也必须采取新的办法。我们必须马上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土地改革的所有缺点。我们必须立即指出，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有其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改革不会给原来无地的无产者带来什么，因为这种改革都是通过付钱或债务的形式来分配土地的。因此它不会把土地交给那些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牲畜、没有种子、没有机器、没有牲畜圈等等的人。如果像南斯拉夫那样，在新增加的匈牙利地区内把土地分给那些没有钱的穷士兵，这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这些人又把土地租了出去，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自觉地承担资产阶级土地改革的危险，如果出现了这种危险，我们立刻改变我们的策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土地改革的一切缺点。

这种资产阶级土地改革的社会效果如下：

它暂时削弱革命运动，造成一个与资本主义结合得更广泛的大农阶层；另一方面，它使富农与贫农之间的阶级对立更加尖锐，后者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在成为债台高筑的奴隶的时候才能得到土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会倒退到过去的贫困之中。

同志们，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一定要始

终鲜明和明确地强调我们的纲领：没收土地、没收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经营手段，无偿地把土地及全部设施交给无地的无产者和少地的农民。为了争取中立的中间阶层，我们必须始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要废除抵押权，废除租佃制；每一个以前租赁土地的人，从现在起应该得到无偿地使用所租用的土地。我们必须始终并再三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土地改革和无产阶级的土地革命之间的区别。**

最后，我还要就提交讨论的行动纲领中所设想的组织措施说几句话。同志们，不言而喻，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那些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地方组织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些农业工会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并且要把这些支部置于我们的领导之下。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我们要致力于把农业工会组织为产业联合会，也就是把所有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工人，比如大庄园的五金工、铁匠、木工、建筑工和机械师吸收到农业工人工会中来，以便使我们在这些工会中能有更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同志们，我们希望生活在农村的共产党员们打进农村的黄色工会、资产阶级工会、法西斯主义工会以及所有的反革命工会，并且在那里建立支部，通过向人们证明那些工会不能实现其自称的目标，它们也不会进行反对雇主的斗争，从而起到分化瓦解作用。此外，共产党员还必须参加各种各样的小农组织、经济组织和合作社，以便在那些地方也建立支部，并把这些组织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当然，在贫苦农民的行动中，共产党必须努力取得领导权。党必须力求对斗争发生影响，不断地为斗争提出革命的口号——当然这也要根据当时的策略形势而定——，以使用这种方式对农

民、无产阶级和缺少土地的农民实际证明，共产党不仅仅在它的纲领中，而且在它的工作中都是农村中所有贫穷的劳动阶层利益的代表。必须把农业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斗争与工业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只要出现任何这种可能，我们就要通过相互支持对方斗争的办法，努力把两者结合起来。这绝不是乌托邦。在德国，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例如贫苦的农民通过提供相当可观的粮食支持了德国南部钢铁工人的罢工，毫无疑问，那里也有工业雇劳动者支持贫苦农民斗争的情况。人们必须努力使这两种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彼此没有联系的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大地产上的庄园委员会和建立小农委员会，就使那里有了一个强大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从而形成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共同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以便使小农在工厂委员会运动中找到一个立足点，等等。当然在这里我不可能列举所有的情况，而只能举几个例子。

同志们，我的发言就要结束了。你们手头现有的、委员会已一致通过的行动纲领决不意味着在各个代表团内不存在意见分歧了。这些不同意见的存在，客观上是资料方面的困难和农村情况模糊不清所造成的。我认为，有一位波兰同志的说法十分贴切，他说：土地纲领是一辆公共汽车，每个人都能上去。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只能是这样。正是由于农业中阶层划分的界线不清楚、不明确，由于阶层的划分不断变化，我们的行动纲领只能这样制订，在强调农村中真正的农业无产者优先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也使农村中所有的劳动阶层有可能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积极参加这个运动。（热烈鼓掌。）

勒诺·让（法国）：

从共产国际各支部关于各该国土地问题状况的报告中可以看



出，共产党在农村的活动到处都很困难。尽管如此，我们决不能把农民排斥在革命之外，尤其是在像法国这样的几乎半数居民靠种地为生的国家中，因为这样做简直就等于放弃革命。

因此，共产国际必须把在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当作它的一项重要任务。法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党在马赛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一个土地纲领，这个纲领事先征得了执委会的同意。

这个纲领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忽略了当前的直接要求，而只阐述了夺取政权之后农业组织的大方针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知道，对一个土地纲领持这种观点，使共产国际其他支部的某些代表感到惊奇。然而，这是唯一符合今天法国农民心声的观点。

最近几个月来，为了起草一份执委会要求写的报告，我对所有的联合会作了一次调查。正如几天前我在《布尔什维克》上所写的那样，在集镇和农村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报告说，在许多地区，甚至在那些始终都是社会保守主义据点的地方，如在布列塔尼，农民的思想方式也发生了无可争辩的变化。战争的严峻考验猛烈地冲击了农民以前的政治幻想。的确，在1919年普选时，他们也和其他工人同志一样，大多数人是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代表的。但是可以肯定，今天他们已经走向另一个方面。

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已经意识到，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对可能爆发一场革命并不感到惊恐，有时甚至对革命抱着同情感。

不仅个人的体会，而且从绝大多数农业协会那里来的消息都可以证明的上述事实，说明了法国共产党对土地纲领问题所持的

态度。在某些国家，人们只有通过有限基础上的一系列行动（劳动条件、税收问题等等），才能使农村的劳动人民理解革命这一概念。而法国农民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我们现在就要来探讨）却能够跳越这些中间阶段。

在法国，土地问题还有另一个特点。或者直接地通过建立支部，或者间接地通过支部对犹豫不决的群众施加影响，不仅有可能争取农业无产阶级，而且有可能争取那些拥有田地、房屋以及农具的富裕农民拥护共产主义。

当然，没有财产的农民反对现存制度是有特殊原因的，对他们来说存在着与工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工人同样形式的所有制问题。他们被剥夺了劳动工具——土地、牲畜厩、住宅和厂房，他们也和他们在厂房和仓库的同志们一样都是无产者——就像短工和奴仆一样——，尽管资产阶级竭力夸大农村的富裕，但是那里的生活却非常困难。

虽然战争减少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从而改善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但是农业工人得到的报酬仍然与所干的活很不相称：除吃住外，每年收入1 200—2 000法郎，只有布里和博斯这两个地区例外，那里农业工人的工资一般都在3 000法郎以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农民不安于过我们祖辈们乐意过的那种节俭的生活，而是要穿得衣冠楚楚，有机会还要消遣消遣，因而所剩无几了。到年底，半佃农也和小佃农一样拮据。那些没有应征入伍的人或者至少家里留有人（妻子、孩子或老人）的人，他们能够努力利用田地，节俭度日，省下一些钱，这些钱往往使他们能够摆脱农业资本家的剥削。然而，其余的人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重新受剥削。

这些没有财产的农民人数有多少呢？我不想隐瞒，对这一点我甚至很难提出假定数字。统计表的的目的都是为了欺骗使用统计表的人，而不是说真话的。估计1906年农业雇工大约有130万人。战后还剩多少人？100万人，也许是80万人。如果在这个近似数上再加上几十万小佃农和半佃农，那么由于1920年种地的男劳力不超过370万人，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个结论：农业无产阶级在农业总人口中占1/3，也就是说，大约有1/3的法国农民存在着与工业和商业无产阶级相同的所有制问题。

还有小土地占有者问题。初看起来人们会认为，由于他们已经占有劳动工具，已经完成了为他们自己而进行的革命，现在他们对革命不再感兴趣；由于保守主义的宣传，他们甚至会害怕革命，而且注定要成为反革命的帮凶。然而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原因，使他们对现存制度怀有敌意，因而我们可以期望使这个居民阶层的绝大部分人接受共产主义。他们拥有耕地，这些耕地自战争以来始终没有负担，但是他们必须每天到市场上去卖掉自己的产品，买进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他们在劳动中要服从大资本的规律，大资本确定行情，然后把它强加给这些农民。由于国家的财政状况，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他们把前几年积攒起来的积蓄（0.5万、1万、1.5万法郎）存入国家社会保险金中，他们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国家债务的增加；他们担心会发生一场大灾难，他们感觉到这场灾难必定会来临。人们会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偏见。非常简朴的资本家，他们的存款似乎只够在万一发生冰雹、畜疫、慢性病的情况下保障自己的生存。最后，问题在于究竟谁来关心引起这种反抗精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激发起这种反抗精神，抓住这种精神，使它转变为革命精神。（鼓掌。）

然而，农民尤其厌恶军国主义和战争。使我吃惊的是，共产国际对这种加倍的仇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意见我早就发表过。这场现代战争有20个国家卷入，并把4 000—5 000万人抛入战场。这是人们在3/4世纪以前不可能预料的一个新的情况。那个时代也和今天一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剥夺了劳动群众的工具，奴役着劳动人民。然而，那时候如果为了寻找销售地区、争夺原材料，为了征服主要的海陆交通线而发生武装冲突的话，被战争卷入的只有几十万人。那么今天随着新帝国主义的出现和某些原料的缺乏，冲突的危险增加了好几倍，战争把所有健康的人都卷进去了。

战争对农民来说是最可怕的剥夺。在法国，也和所有参战的国家一样，如今有数千人，一生中被资本主义制度夺去了7年或8年的时间；成千上万的残废人被资本主义制度夺去了四肢、力量，夺去了青春；150万户家庭被抽掉了顶梁柱……（博尔迪加插话：战争期间法国谁也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每个男子汉都是爱国的，甚至包括你所称赞的反对军国主义的农民。）我用1914年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来说明这个事实。农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醉心于资产阶级报纸所进行的沙文主义宣传，他们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受到政府在国内挥霍无度的影响。

但是，他们得到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这些领导人的责任本来应该是号召农民起义。这些农民本来应该参加一次反战行动，而且进行革命。

农民开赴战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不是农民的责任，而主要是战前时期社会党的过错，是战前时期国际的过错，在1914年国际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

这里我只能说，至少在法国（我不了解别的国家，我不习惯于谈论我不了解的事情），可以把农民对战争的憎恨和对军国主义的憎恨转变为进行社会革命的真正动力，当然要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变成杠杆，即就像前几个月的情况那样，人们把农民对战争的憎恨和对军国主义的憎恨不是引向反对彭加勒和威廉这几个人，不是引向反对这些只能对历史发生肤浅影响的傀儡，而是引向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博尔迪加插话：支持反对军国主义的战争！）请您相信，法国农民，而且我希望，意大利农民也……（博尔迪加插话：参加了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他们在1793年进行了反对封建地主的战争。他们进行了革命，他们可以再开始革命。

所有那些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都知道，所签署的和平条约远远没有消除战争的危险，而只是增加了这种危险。要向农民证明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后果，因此可以通过农民的革命意志来消灭战争，这是很容易的事。

由于这种种原因，法国的农业资产阶级对小土地占有者的影响无论从方式方法还是从影响力来说，都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国家。由于小土地占有者占有土地，他们也许会以为，他们必然同农村资产阶级站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分担的劳动，尤其是回想起他们的祖先为了土地和地产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使他们更接近农业无产阶级；他们蔑视懒汉、富人和地主，战壕的苦难更增加了这种仇恨。农村小土地占有者与无产阶级之间不发生冲突，而资产阶级与小土地占有者之间却发生冲突，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在法国不存在一个类似中欧那种起重要作用的农业党。

在此期间，政府千方百计要把广大的小土地占有者拉进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成立了很大的联合会、工会和合作社。不可否认，政府用这种方式有时能够把农民的政治领导集团拉过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到工会去买肥料、种子，把他们的产品送到那儿去，在协会内投票赞成容克地主领导协会，然后在政治领域里同他们作斗争。农村的大地主总的说来都忠实于政治上反动的党派，而大多数小农群众自本世纪初以来是支持激进分子的。在所有的小农地区，农民和容克地主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市政管理的斗争，容克地主被现在成为小土地占有者的、他们从前的半佃农赶出了乡公所，安排在乡公所工作的农民保留了他们所取代的那些人的管理方法。另一方面，激进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把人民进一步束缚在政治舞台上，使人民不接触社会问题而换来换去的各种假面具中的一种面具。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法国大多数小土地占有者在战前已经摆脱了容克地主的影响。而今天，战争的后果向他们证明，反教会的、教会的、激进的、温和派共和主义的以及反革命的各种资产阶级政党所结成的同盟向他们证明，实际上这些党派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各个分支的利益。由于小农对富人的仇恨在战争期间更加尖锐化，这种仇恨将把小农引向革命，当然前提是共产党要懂得很好地执行自己的任务。

去年，我们在西南某些地区参加了一个工会运动，我们无法预言这一工会运动的结局将会如何，但是这一运动所固有的性质使它成了农村各种类型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引人注目的范例。在最值钱的牲畜分配问题上，大土地占有者同半佃农和佃农之间产生了分歧。

大地主借口战争不可抗拒以及不可能预见突然发生的行情变化，因而拒绝履行已签署的合同。实际上只有半佃农和佃农关注这次冲突。然而工会自发地把小土地占有者、佃农、半佃农和雇工肩并肩地联合起来了。这是个真正的农民联盟，是一切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联盟。这决不是什么偶然现象，在法国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一句话，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法国的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都是可以争取过来支持革命的。因此共产党必须采取一种极其特殊的行动，它必须努力建立一个农村各种类型劳动人民的同盟，并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

在农村与这个同盟对立的只有两种顽敌：一种是游手好闲的大地主（封建贵族的后代或继承人），另一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大佃农，在有些地区，由于劳动力多，这些大佃农专门从事工业化的种植业。

然而农民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他们即使不要求详尽地了解，也想大体上知道，革命将为他们做些什么事，革命将如何评价他们。

我认为，共产国际没有充分意识到农民这种想了解未来的要求，然而，假如你关心城乡工人生活的话，你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这一要求。

因为工业无产阶级也要求，在他们毫无保留地参加革命之前，向他们说明革命的内容。不到一个月以前，我们的管道工人联合会的书记德尔福斯同志在联合会委员会中说，对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将由什么机构来代替这种统治。

我担心，共产国际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在这方面所存在的误解，总有一天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战斗的组织，夺权是我们的首要目的，其他所有目标都要与这个目标相适应，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谁不接受这个观点，谁就是把自己置于共产国际之外。然而，法国一个最大的工人组织的书记却说，只要群众不相信共产主义会比资产阶级办事正确，他们就会对推翻现存制度和夺取政权一直持犹豫态度。所有与农民有接触的党的战士都知道，农民都有这样的情绪。

因此，谁要是顽固地反对确定专政时期经济组织的大政方针，谁就是放弃鼓舞无产阶级起来反对现存制度和激发无产阶级斗志的最合适的方法。人们不能拿着文件包去动员革命，战斗意志必须从下面产生。

局限于条条框框，提出一些抽象观点，对工人和农民的建设性意见充耳不闻，谈些乌托邦的设想，这是很便当的。这是空想吗？如果要详细地确定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组织，这的确是空想。

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这样做。而且我们可以不断指出，一个事先制订的过渡时期的纲领只能是一种可能性，而决不是什么既定的东西，并且事态并不一定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要么是根本没有建设性的纲领，要么是大胆冒险地事先做出规定，这两种做法之间总该有个折衷办法。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某些提法，如必须采取暴力、专政或社会主义化。这些提法是不够的。各地的农民听众都提出以下问题：夺取政权之后你们将干什么？什么叫专政？委员会将怎样起作用？你们将怎样解决所有制问题？

你们想想，这完全不是不可能的。由于战争及其造成的人员



和物资方面的损失，由于经济和财政危机，10年前看来似乎要过许多年之后、过许多世纪之后才能成功的革命，现在可能大大地临近了。这就是说，要想勾勒出革命的大体轮廓，并不是梦想。假如无产阶级在三五年内或在十年内夺取政权，到那时候土地的分配、工具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的心理状态还会和今天一样。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工业本身也不会取得显著的变化，更不用说农村了，在农村，每一个重大的发展都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同志们，这就是对法国土地问题的最主要特征的粗略勾画。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大部分农民，不管是雇工、佃农还是小土地占有者，争取过来支持革命。实行普选权和议会制以来，他们受骗已整整3/4个世纪，他们不再相信改革，不再相信局部的改良和各个政党的声明。但是为了能把他们引向共产主义，就必须向他们指出，他们经历了斗争阶段之后，将会在新政权下过上好日子。

法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农民的心理状态出发，另一方面根据法国农业的物质条件（这些条件在执委会任命的委员会的报告中作了探讨），制订了法共的土地纲领，这个纲领以及你们将要通过的纲领看来都是符合农村共产主义行动的主要要求的。

**特奥多罗维奇（俄国）：**

同志们，几乎到处都还保留着小农经济这一中世纪的残余，这个事实一般可以用以下3种情况来加以说明：一是因为存在着绝对地租的法则，之所以存在这个法则，是因为地产和耕地的私人垄断，因为只有小农经济才能在满足温饱需要之后向地主缴纳地租，虽然不是从地租范畴中，而是从利润中、甚至从工资中支付的；二是由于大经济，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农业经济的资本

主义剥削形式不能解决种植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来源问题；最后是由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借贷资本和收购资本与农业的关系使我们想起大工业的省俭的体制，它们既具有“交易制”的形式，又具有“工资制”的形式。最好是用马克思在论述40年代的德国时所说的话来描述农业的一般特征，马克思说：德国不仅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头，而且还吃了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主要的基本矛盾是：世界范围内农业和工业失去平衡，工业领域高度集中，最大限度的积累已经冲破了私有财产的外壳，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农业的解体、腐败和落后过程（当然除了农业中以资本主义大地产和富农经济形式出现的那些已经以某种方式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部分以外）。所以，总的说来，马克思当时谈到农民特征时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资产阶级制度……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sup>①</sup>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国。我们看到，农业所具有的一切基本特征在这里暴露得格外明显、格外清楚。20世纪初，我们在俄国的乡村一方面看到封建残余的部分统治，比如贵族的大庄园、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制度，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收购资本的暴力统治，看到农民工商业的衰亡，看到家庭手工业被破坏，因此我们看到了代表着整个乡村生活特征的所有形式。但是俄国农村经济的特征还在于它保留着我们在西欧早已看不到的残余，例如农田的三年轮种法、强制的轮种，以及拥有分散的村落、狭窄的、偏远的耕地的乡镇。如上所述，所有这些现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6页。——译者注

象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那里货币经济的发展过程，农村经济对市场需求的适应过程消灭了所有中世纪的这些最令人讨厌的残余。然而在俄国我们至今还能看到这些残余。

1917年革命爆发时，俄国只有1/6的农民没有受农业危机的重负之苦，因为他们手中几乎拥有全部产品的一半和土地的一半，而5/6的农民则在农业危机的魔爪中受煎熬。城市工业的微弱发展既不可以把剩余人口吸引到城市，也不可能把对小农经济产品的需求推进到可以提高集约化以及向畜牧业过渡的程度。我们的革命获得了成功，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说明，即我们的乡村以一个声势浩大的农业运动来响应城市运动、响应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农业运动在我们俄国获得了胜利，它之所以能获胜，只是因为它是由于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因此，乡村的根本弊病和痛苦一下子消除了。

你们知道，1867年第一国际在洛桑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土地国有化的思想，刚好在50年之后，我们于1917年首次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我们没收了地主、修道院、皇属采地和王室世袭领地的耕地，我们把价值约50亿金卢布的土地转交给了农民。同时我们免去了农民的估计价值为15亿金卢布（不算西伯利亚）的押金。我们免去了俄国农民的租金，不算乌克兰、外高加索和高加索，每年共计达2亿金卢布。最后，我们还把总价值达3亿多金卢布的牲畜、家具和农具等交给了农民。所以我们不仅成功地达到使农民保持中立，而且使农民为共和国的成就而积极斗争，并且取得了这样的成果，即通过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共同努力，击退了地主和资本家反革命匪帮的所有进攻。我们党知道，只有夺取政权，才有可能形成工人和农民可以不再为剥削者劳动，而为自己劳动

的这样一种局面。虽然他们意识到，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会暂时影响我们的生产，但是他们忍受着这种后果。我们知道，由于农民落后，他们对私田不会采取保持资本主义大经济的方法，而是采取分割的方法。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用一位俄国学者的话来描述就是土地进入了一种流动状态，土地被占用，并且遭到所谓的“原始分割”。

因此，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田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统计报告说，在我们俄国，播种面积超过8俄亩的经营单位不超过2—4%；没有播种面积的经营单位数字减小了，但是对俄国乡村来说，尤为典型的是下列现象：在中部、东部和西部地区，每户平均播种面积不超过4俄亩，南部地区每户播种面积不超过8俄亩。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它使我们想起了蜂巢：在法国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过“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小商品生产者（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小商品生产者的口号）实现了平均占有被他们自己分成小块土地的要求。他们划分了许多小块土地，地块的大小几乎一样。

结果是粮食生产下降（结果也只能是这样），同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农民使无产阶级感受到他们的力量，即粮食占有者的力量。那时正值革命时期，由于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强加给共和国的内战，共和国陷入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当粮食供应紧张状况迫使我们去征调粮食时，农民对这种要求作出了十分特殊的反应，总的说来，人们可以把这种反应描述如下：农民开始减少种植面积，最后种植面积比1916年减少了30%。另一方面，农民开始主要种植谷物，这样小麦被黑麦排挤了，燕麦排挤了大麦。农民的经营方向转向了种植谷物，前一时期出现的很明显的增长势

头被扼杀。农民压缩经济作物的种植，而且从作物轮种中取消了饲料草的播种。当然在这件事上不仅仅表现出他们是有意识这样做的，表现出他们有意识让他们的经营转向这一方向；从这个现象中还必须看到，由于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和歉收等等动荡造成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但是，以下事实依然存在，即不能否认农民对无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要求的主观反应。不发达的、在历史上世代受惊吓的农民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理想的整个重大意义。

那时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土地被分成小块，生产下降，农民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极端的不满意。恰恰在这个时刻，无产阶级和站在无产阶级前列的共产党决定修正其政策基础，并且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新形式。在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岁月里，我们想通过征收的办法收取农民一定的剩余原料和粮食，在此基础上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工业，工业则应该按分配计划把自己的产品运往农村，这等于是农村向城市提供某种特殊形式的贷款。但是农民坚决拒绝这种联盟形式，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的历史经验，促使党大胆果断地改变了对农民的政策。于是宣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个政策是以容许农村存在资本主义关系、容许存在商品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状况，列宁作了详尽的阐述，他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是进步。既然俄国农村存在着中世纪制度的明显残余，那么容许农村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就等于能够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同这种残余作斗争。”<sup>①</sup>

---

<sup>①</sup> 原文如此。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217页。——译者注

新经济政策实行快两年了，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了。根据最新的统计报告，根据我们最近所作的最新预算方案，我们从中看到的第一个趋势就是：**价格的协调**。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所有的农产品与黑麦相比都贬值了，俄国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麦俄国；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就是**价格有协调的趋势**，这是提高农业的主要前提条件。而农业的提高又解决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

我们所看到的由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第二种趋势，可以说是**种植面积减少的速度放慢了**，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根本不再有种植面积减少的现象**。我们看到很多地区提高、扩大了种植面积，尽管某些地方，在饥饿的影响下种植面积仍在减少，但是无论如何是放慢了速度。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出现的另外一个趋势是，城市居民不再涌向农村，而是出现了城市又开始吸收农村剩余人口的最初迹象。

还有一种趋势可以称之为居民对**个体经营形式**的追求。早在1917年发表农业法时我们就声明，使用土地的形式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当时农民仍然主要是追求原始的分割土地的方法，而破坏集体的趋势还不明显。但是现在人们确实可以看到这种趋势，不言而喻，这种趋势与我上面提到过的提高农业的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对小土地占有者、对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经济来说，他们更喜欢的使用土地形式，自然是那种当市场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上升时，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灵活应付的使用土地的形式。而这样一种形式，或者说最自由的、最适应市场的形式就是**个体使用土地**，而不是集体使用土地的形式。

最后，我们目前在农业中所看到的**最新的趋势是农民的分**

化。因为凡是在市场法则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没有幸运儿和倒霉鬼。我们如何来对待这一现象呢？我们千方百计地控制这些现象。例如，我们关于地产抵押交易的法令明确指出，我们把这个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过程引导到这样的范围内，引导到这样的轨道，即一方面防止可憎的、令人发指的剥削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防止落后的蔓延。我们可以把刚才我所列举的这些趋势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成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土地被完全分割，我们的关系中完全没有非经济压力的因素。因为剥削者的专政被取消了，使它不能通过教会、学校、军队和警察局来促进积累过程。它们被剥夺了剥削的手段。同时居民的合作现在处在工农政权的控制之下，而合作制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锁链，其目的并不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要去掉阶级斗争的锋芒，而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些根本的经济前提、所有这些政治前提使我们能够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将以毫无痛苦的形式完成克服中世纪残余的过程。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可能会同意列宁同志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看法，他说，总的说来，农民是满意的。

最后我想提一提拉布吕耶尔关于法国农民的那段著名的话，这段话也非常适合革命前的俄国农民。拉布吕耶尔说：“有一种类似人的生物，小男人和小妇人，他们肮脏、瘦弱、晒得黑黑的。他们在土中挖掘。但是当他们站起来时，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人的面孔。”我恰恰想给“当他们站起来时”这句话加上某种象征意义。的确，当农民站起来时，我们从农民身上看到了人的面孔，但是他们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站起来，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土地国有化才会创造农民能够站起来的条件，不

仅是拉布吕耶尔所说的肉体意义上的站起来，而且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站起来。（鼓掌。）

納斯（大不列颠）：

同志们，农业问题对英国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的，另一方面是国际的。我们认为英国的农业状况问题是一个极其棘手的事情，因为最近150年中英国的工业力量是靠牺牲农业的发展才得以发展的。目前我国人口中有80%的人从事工业劳动，只有20%的人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由此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为了有可能在英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或者必须开发我们本国的辅助资源，或者必须关心其他国家的农业发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不仅在我们本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而且也在苏格兰的工人阶级中，常常有人向共产党的发言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完成了工业革命，你们将如何为你们本国的人民提供必要的粮食？人们会提醒我们注意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英国和苏格兰的某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这些劳动力过去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工业的发展，他们进入了城市。最近十一二年来由于大不列颠工业组织衰落，工人们又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回农村。在大不列颠北部和已经完全成为富人和资产阶级运动场的苏格兰，这块有着许多富饶山谷的土地过去曾经养活过很多居民，现在完全留给了山鸡和牝鹿，其结果是现在出现了一种要求回农村的潮流，这一潮流反映在大不列颠北部发生的反对当局的暴动中，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回农村。这些工人中有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当过兵，并且得到过许诺，说战后他们可以得到一块专门给英雄的土地。由于许诺没有兑现，这些人



就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土地。在这些农业工人定居的地区，共产党的任务，或者是关心国家辅助资源的发展，或者把没有土地的人移居到别处去。

在农业问题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英国没有发现像其他欧洲大陆国家中所存在的差别。我们农民的数量非常少，大多数农业工人都属于农业无产阶级。他们一般通过工会参加共同行动，并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就英国来看，农业劳动者和工业劳动者的结合是件简单的事。但是不久前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目前在英国的基础工业中，大约有200万失业工人，此外，在煤、铁、钢基础工业和农业中，由于经济的衰退，工人人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60%，而现在英国的生活费用则比战前提高了80%。煤炭和钢铁工人的工资比战前水平下降了20—30%，其结果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战前下降了60%左右。同时我们也看到，资产阶级也开始意识到，有一个问题他们必须解决。在英国，一个拥有雄厚资金，并掌握工业资本的组织，即苏埃德银行，它的代表和董事长在翻阅1921年关于工业人口与农业人口之间比例的统计时说：如果英国的贸易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大不列颠只能养活1500万居民，其后果很清楚，这就是过去向英国提供粮食的国家，即美国、加拿大、印度，越来越脱离英国，大不列颠对这些国家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殖民地和美国越来越趋向于对英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这一切对大不列颠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在农业问题上不仅要坚持和英国农业无产阶级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扩大英国所必要的援军，同时还要保持与全世界农业工人的联系。瓦尔加教授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即除英国以外，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

离开农民无产阶级能够进行革命的，因此，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要进行革命，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来坚持革命，并且用什么方法来保持和无产阶级的联系？英国的革命将取决于共产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在解决农业问题上所取得的成就。

**里厄（法国）：**

我不同意勒诺·让同志的报告，至少是不同意他有关法国农民的共产主义革命能力方面的说法。勒诺·让同志的报告使人以为法国农民是革命的，而这是不正确的。或者使人以为法国农民愿意革命，并且通过一次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就能使他们很快变成革命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看法。

在法国，有与我们势不两立的阶级敌人即大土地所有者，此外还有农业雇佣工人，也就是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小土地占有者。农业雇佣劳动者和城市无产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工会组织的任务，——像统一总工会一样——，在于建立农业工会，联合农村和城市的雇佣工人进行共同斗争。就小土地占有者来说，勒诺·让同志断言，与农村和城市雇佣劳动者相比，小土地占有者并没有一个优越的处境，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完全真实的。（勒诺·让插话：我没有这样断定，这是你非常清楚的！）战争期间，土地占有者挣了不少钱，我们的一切宣传都是力图向他们证明，他们挣得的钱不过是没有实际价值的纸币。对此农民回答说，这些纸币由于有购买力和交易能力，使他们比雇佣劳动者的状况好多了。只要小土地占有者以较好的生活条件为满足，只要他们有一个优越的生活处境，人们就只能答应他们革命以后可以保留自己的土地，努力使他们中立。但是人们决不能指望他们成为革命

的，也不能指望他们像农村和城市的雇佣工人一样参加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另外，勒诺·让同志讲到，通过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将把农民引上反抗的道路，这种反抗能形成农民的革命精神。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我认为，勒诺·让没有认识到国内战争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没有国内战争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就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夺取政权。

假如我们总是到农民那里去滔滔不绝地对他们说反对军国主义，总是不停地向他们宣传憎恨穿军装的人，憎恨军队，那么，当我们考虑到，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捍卫已经夺取的政权，我们也将需要有一支军队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严重的危险。人们的思想还存在着混乱，这种混乱反映在法国共产党内部和我们共产党的会议中。有不少的人说，这是一种庸俗的士官思想，我们也许又要当兵，又要做仆人。这些同志说，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许还要使用暴力，运用武装力量，但是他们又用战争的恐怖和抽象的反对军国主义的理论作借口，不愿意为将来所必要的军队作准备，不愿意组织将来不可避免要使用的武装力量。（勒诺·让插话：在法国除了政府军以外，你怎么还想组织军队？）这是一个与此无关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通过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通过在军队中建立支部，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勒诺·让：那么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不是吗？）……，通过支持对青年的宣传（你们过去还没有支持过这方面的宣传），并且我们力求征服军队的思想，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军队，从现在起，暴力手段已经成为多余，而是声明，我们需要这种力量，并且必须使这种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鼓

掌。)

如果勒诺·让同志说，要求农民牺牲性命甚于剥夺他们的土地，那我就要紧接着博尔迪加同志的插话说，在战争中，法国农民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农民都做好了让他们的孩子和亲人去送死的准备；他们能够让人夺去他们的孩子，但绝不让人夺去他们节省下来的钱，如果说他们交出他们的孩子是无偿的，那么他们拿出他们节省的钱则只能是放债并要收回利息。

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努力把农村中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通过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如工资问题、住宅问题以及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并且我们必须给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占有自己所耕种的土地。

此后，我们必须争取使小土地占有者保持中立。首先，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时间用于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夺取政权的任务上。为了能够夺取政权，我们必须使劳动群众、城市和农村的工人都投身于斗争。

至于建设纲领，俄国的同志已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成果向我们证明，人们可以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设起实实在在的东西，建设成果本身表明，各个国家在夺取政权以后有着何种现实的建设可能性。

托洛茨基同志也说到，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和农业工人的经济生活要服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服从无产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

不能把法国农民是革命的这一奇谈怪论看得太重。国际的同志们，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否则人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他们至今还不帮助城市里的工人？为什么他们还没有从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放？

法国的农民不是革命的，法国的农民是保守的，法国农民中有一种思想观点，托洛茨基同志很正确地把它称作是小资产阶级观点。我们只有努力区分农民阶级，把农业雇佣工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并且迫使其他分子接受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才能够在法国实现社会革命。（鼓掌。勒诺·让喊道：你让人把你的演讲印出来转发给纪龙德省的农民们！）

**帕乌凯尔（罗马尼亚）：**

同志们，我们对提纲只是大致上同意。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向瓦尔加同志做几点解释，因为他抱怨罗马尼亚代表团对罗马尼亚的土地改革在农民中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所作的明确回答是：“我不知道。”

同志们，我必须证实一下瓦尔加同志的话。是的，是这么一回事——这也许是很遗憾的——，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同志们，我们不那么了解情况，因此我们不能向国际提供足够的材料，对于那个不仅基于理论认识，而且基于实践经验的行动纲领的制订，没有能够做出贡献。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尽管罗马尼亚共产党在这里和委员会中得到了表扬，实际上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有工作能力的组织，而是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同志们，而且是处在一个相当艰难的形成过程中。

另外，我认为，一般说来，说“我不知道”这不是一种耻辱。例如我们向瓦尔加同志提过一个明确的问题，即他是否认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大企业比农民的小企业更有成效？瓦尔加同志回答道：我不知道！这表明，就是在国际里，人们也还没有对农业生产和农村运动问题进行过充分的研究，那些比罗马尼亚

共产党更强大更完善的组织也是如此。

由于罗马尼亚社会党过去的错误、叛变和反动等原因，使得罗马尼亚的组织目前还是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很小的组织，所以它还不可能下乡去同反动派及罗马尼亚的宪兵作斗争，并且在那里站稳脚根。

由于这种原因（而不是像瓦尔加的错误结论所说的，由于我们对农民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不得不回答说：“我们不知道。”

同志们，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被列入行动纲领，但尽管如此，这些问题仍然相当重要。我只想简要地说一下。瓦尔加同志已经阐述了，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中，私人拥有的运输和铁路问题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因为那些私人资本家很善于根据粮食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来调整运输费用，以此侵占农民的部分所得。

在罗马尼亚，情况完全相似，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考虑到罗马尼亚是一个粮食出口国，农民把绝大部分粮食用于出口这一事实，随着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的上涨和下跌来提高和降低粮食的出口关税，这些税收被资产阶级占有，并且这些关税绝不是只占收益中的一个很小的比例，而且有时竟高达价格的100%，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瓦尔加同志的看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委员会也持有与瓦尔加同志相同的看法，至少不反对这种看法，不也就是我们不能反对这种关税，因为这是罗马尼亚国家的一种税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税收也都如此。如果没有这种税，还会有另外的税。但是我认为，我们肯定也会反对其他的捐税，尤其是当这种捐税占去收入100%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行动纲领中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关于农村的宣传问题，我认为，虽然我们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实践经验，但是我们的看法仍具有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我们无论如何还要作进一步研究，因为只有懂得如何真正去接近农民，我们的党和革命运动才能存在下去。对我们来说，农村中哪些劳动阶层真正能够革命，哪些阶层只能保持中立，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勒诺·让同志的意见完全不一致。我认为，这里确实存在着误解。勒诺·让同志在这里所说的具体情况都是完全正确的：通过反对军国主义可以争取农民，通过向小农许诺革命不会夺走他们的土地，从而争取小农，而我们明确地称之为农民的中立化恰恰正是这个。农民将不会卡革命的脖子，他们不会采取行动反对革命，因为他们心里想，革命不会使他们失去什么。但是他们也不会去卡资产阶级的脖子，他们在革命前和革命期间不会积极参与，也不会起来进行斗争。我所说的是那些有足够的土地，能够养活自己家庭的那部分农民。我们将采用勒诺·让同志提倡并运用的方法，为革命争取这个农民阶层，使他们在夺取政权的时刻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对那些没有足够的田地养活自己和家庭、因而不得当雇工的农民，如果不是现在，那么在几年之内，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参加革命斗争。他们将积极地参加我们的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会有像工业无产阶级和真正的农业无产阶级所具有的那种朴素的革命积极性。

当然人们也可以这样来提问题。我们现在的纲领中不论是我们将使这些农民革命化，还是我们想我们能够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终究都是一个细节问题。但是，勒诺·让同志说的话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勒诺·让同志说了一句后果严重的话，并且在个人

交谈中反复重复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共产主义在农民中间取得的成就比在农业无产阶级中间所取得的成就大得多。我曾再三对他说：我也可以设想出一种共产主义，用这种共产主义可以使我们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中间取得的成就大于在无产阶级中间取得的成就。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但是这表明了，人们进行宣传的方式和方法，至少在法国的部分地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必须弄清，必须详细说明我们可以使哪一部分农民中立和用什么方法使他们保持中立；我们可以使哪一部分农民革命化以及用什么方法使他们革命化。当然，我们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行动纲领中着重指出农业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

同志们，现在讲罗马尼亚问题。我认为，我们也有责任作几点说明，并且我将以此结束我的讲话。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它在这次改革中没有受到爆发社会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直接夺取政权的干扰。众所周知，罗马尼亚是典型的农民暴动的国家。差不多每10年我们就有一次农民暴动，最近的一次在1907年，那是最可怕的一次。1907年以后到战争这一时期，是一部分企图使农民保持中立的资产阶级和想要继续维持旧封建剥削制度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时期。罗马尼亚十分封建，因此，直到俄国革命之前封建领主还能够继续统治。俄国革命是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把它交还给农民的决定性因素。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大致符合行动纲领第9条，也就是说，得到土地的农民，一般说来，不是富裕农民，就是在政治上支持资产阶级的人，也就是像村长或类似的很有影响的人。少数得到土地的贫苦农民，很快又陷于银行的奴役之下，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农具、机器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因此自然不得不借款，从而受到银行的压榨。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的没收法本身也为破坏没收打开了大大小小的方便之门，例如允许农民卖地，这是照顾富农的一种办法。相反，我们的资产阶级保留的可耕地——更不用说森林、葡萄园了——的数量仍然很大，——比被没收的土地多一半以上，至少在旧罗马尼亚是这样——因此，完全没收的问题还仍然是一个对农民说来具有彻底革命性的口号。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可以期待，如果党认识到——我们确信，它会认识到——这一口号需要深化和发展，党就会成功地达到这一步，党就有权得到瓦尔加同志和国际的表扬。（热烈鼓掌。）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第二十二次会议

(1922年11月25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中午12时20分**

**主 席：纽拉特，柯拉罗夫**

### 土 地 问 题

(继续)

**科斯采娃（波兰）：**

同志们，我想从一个特殊的方面来谈土地问题。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我们，即国际最杰出、最敏锐的思想家们就革命时期农业居民的重要性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与我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之间缺乏联系。

列宁在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当代的和一切革命的——不仅俄国革命，而且一切社会革命——最基本和最深刻的问题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联盟问题。列宁的这些话在我们的国际中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响。

1918年12月，在斯巴达克同盟的代表大会上，罗莎·卢森堡对德国革命的特点作了如下描述：“这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就其本质来说，它必将成为一场经济革命。它同样也只是一场

城市的革命。而农村却至今几乎没有被它所触动。如果我们想认真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像注意工业中心那样去注意农村，就这点而言，我们是刚刚起步。”

从那个时候起，4年过去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有着最可怕经历的4年，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还一直处于开端的开端。

每逢我们讨论土地问题，我们面前的困难总是堆积如山，瓦尔加同志在这里说明了一切复杂原因和所有这些困难，他讲得很 有道理。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和种种问题，我们遇到的严重的技术障碍妨碍了我们在农村的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然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还有一个干扰我们的因素，从政治观点上讲，这个问题在国际内部还没有完全澄清，可以说，它还没有成为我们政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人们可以把任何国家为了工厂委员会的利益而开展的运动的规模都看作衡量革命运动的力量 的尺度。假如我们要寻求这种客观尺度的话，那么可以说，除了其他因素以外，客观存在的破坏因素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衡量各国革命形势成熟程度的尺度。这些破坏因素不仅打乱了城市，而且也打乱了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平衡。但是，我国的党几乎还完全没有想到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形势。人们可以从我们的同志那里听到一切问题的解释，但却听不到有关我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那里发生的斗争以及如何有效地投入斗争等情况。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进攻谈了很多。我们力求详细地汇报这种进攻对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斗争造成的一切后果，然而，我们却没有尝试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进行同样的分析，并认识这种进攻在这

一领域造成的后果。尽管如此，在一切农业国家，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发起进攻的时代，人们还是投票赞成现在有人试图取消的土地改革，资产阶级的这种企图可能会使所有这些国家中的土地问题变得更为尖锐。

我们之所以局限于一种不全面的分析、之所以要限制自己的分析，是因为我们习惯于限定自己行动的范围。

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在我们共产国际中，为工人和小农建立革命联盟的主张开辟道路速度之缓慢，正是我们年轻的各国共产党向革命总参谋部转化速度缓慢的征兆。因为革命总参谋部必须注意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完全懂得这些利害关系。

我们总是谈论社会革命，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弄懂这场革命给我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我们仍然是旧国际传统的奴隶，我们未能摆脱旧作风。我们总是乐于相信，只要在不产阶级的圈子里开展活动，只要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够了。然而在当代，即在不产阶级应该完成其解放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时代，这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任务。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接近其他被压迫的社会阶层并领导他们进行斗争，这种思想事实上还没有为我们大多数的党所接受。

因此，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对于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死的条文，它没有对党的实践与工作产生足够的影响。

每当我们谈到土地问题时，就立即会发现一种很严重的倾向，这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声称我们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只能依靠无产阶级，依靠雇佣工人。

同志们，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

级，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就是组织问题。而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则完全不同。这就是要找到使我们接近被压迫劳动人民其他阶层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而有人总是企图回避这个问题。

西欧的同志们对我们说，这个问题仅仅对东欧是重要的。那么东欧的同志们又怎么说呢？

例如在波兰，土地问题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但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同志并不总是持这种观点。这些同志说，是的，当然在我们这里有150万小土地占有者，他们共占有400万公顷的土地，而同时，大地主占有800万公顷的可耕地，是小土地占有者占地面积的两倍。现在，实际困难阻碍着向国外移民，因此，农村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一切都是事实——这些同志说，然而这个问题并非如此重要，因为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证明，农村劳动群众将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

但是，如果看不到事情的全部复杂性，我们同样不能证明；单靠无产阶级的某一个阶层就可以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有人竟想极为简单地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同志们，每当把我国农村工作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就立即会产生许多政治疑虑，例如，如果我们不想冒险把自己变成农民党的话，我们就不要夸大农民的政治作用，对他们不要期待过多，不要为了农民而贬低农业无产阶级的作用，等等。

同志们，我们力求能互相理解。当我们提到要争取一部分农民支持革命的时候，这究竟是指什么呢？难道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靠农民来建立革命先锋队吗？绝对不是！革命的先锋队及其创造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我们永远不能靠农

民来建立一支同工人阶级具有同样纪律性的革命大军，谁抱有这种希望，谁就是在幻想，这种幻想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党都是很危险的。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

同样，问题也不在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农民在革命时刻都将起相同的作用。凡是分田地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我们可以预见，在那里有可能发生自发的暴动，而在其他国家，农民参加革命就不那么积极了，然而无论在哪里，农民群众对革命的态度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我们谈到有可能争取部分农民支持革命时，我们想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过是想说，资本主义的没落时期为农民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部分农民向工人靠拢创造了条件。加剧并利用这种不满情绪，向农民说明他们的基本利益同工人的利益相一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争取农民支持革命。我们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始终是建立在农村的僵化和完全无所作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打破这种无所作为的局面，我们就会动摇现有制度的基础。

西欧的同志们对我们说，我们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让农民保持中立。然而，让农民保持中立并非一项简单的任务，这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一项极为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争取部分农民支持革命，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一个组织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涉及到要找到办法和途径来排除我们同小农之间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当前的实际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又被我们的敌人人为地激化了。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想准确地完成这项任务，就

必须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政治形势。

向这次代表大会提交的建议认为，仅有一个好的纲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用行动来告诉农民，事实上我们是他们的代言人，告诉他们，我们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因此，抽象地阐述这个纲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很好地了解农村的生活，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运用这个纲领。

在这项建议中，有许多提示指引我们走工人和小农接近的道路。建议指出了怎样在价格和税收等方面避免发生冲突，怎样才能建立小农和工人的统一战线。长期以来，我们和农民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障碍，这就是对被人误解的集体主义存在幻想。

这种幻想表现在有人声称革命后我们将能够立即实行全部土地公有制。通过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这种幻想本应消除，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中仍然存在。

我们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给提纲奠定理论基础，阐明它同新的经济政策的原则、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联系，正是这一理论使我们的行动建立在事物客观进展的基础上。在一个渴望土地的国家中，事物的客观进展只能是分掉一部分大地产。

共产党不可坚持空想的立场，不去了解真实情况，也不可与革命本身的进展相对抗。

所有这些问题在国际中一直没有弄得很清楚，因而，需要经过深入的考验。

我确信，只要执行委员会协助我们，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去澄清这些政治和理论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容易多了，我们也就会以快得多的速度朝着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阶级

的革命联盟大踏步前进。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危险在等待着我们。我想我们会克服这些危险，但是，我想谈谈我对于那种只看到危险和背叛的可能的思想方法的想法。

只要人们走上一条道路，领导人就必须看清一切危险，但是，谁要是因为受到危险这个魔鬼的追逐而不去行动，那么他就不是革命的领袖，而纯粹是一个懦夫。

大家知道，工人同中农、小农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这种冲突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在许多方面它被人为地扩大了，这种利害冲突在无产者的国家中将不再存在。为了能够给我们未来的政权开辟道路，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努力，立即消除次要利益上的多种多样，说明基本利益的一致，使这两个阶级彼此接近，从而使他们联合起来，完成并捍卫社会革命。

**主席：**

同志们！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通知几件事。我们今天还要讨论的问题有：（1）土地问题；（2）黑人问题；（3）青年问题以及（4）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很清楚，如果我们今天要完成这个日程，就不能像刚才那样延长发言时间。有人建议发言的人数不再增加。对此建议有谁要发表意见？没有。有人反对这项建议吗？通过这项建议。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我们日本代表团同意瓦尔加同志的报告。日本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我在报告中说过的，在日本，农业人口占多数，总人口中有63—65%的人从事农业劳动。550万个家庭中，有375万个家庭每户耕地不到2.5英亩，因此，这里所说



的都是小农。然而，在这些家庭中，只有150万个家庭有土地，而其余的则是佃农或半佃农，他们是被剥削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缴纳重税；消费品税、所得税和其他地方税。这些贫苦的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甚至连选举国会的权力也没有。当我们讨论日本革命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这些情况。我要指出的是，日本的佃农从来都是真正革命的，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即在封建社会时期，他们没有享受过任何政治权利，也没有受过教育。他们曾试图通过起义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近三四百年来，在我国发生了无以数计的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农民总是要求得到某些民主权利。我要讲一个情况，这个情况西方作家乃至日本资产阶级作家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就是农民和佃户每次奋起反抗封建地主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求让他们自己选出他们的税务征收员。在封建时期，只要农民和佃户起来反抗，他们就总是提出这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起义的领导人受到惩办，而农民的这类起义总能获得某些成功。由此，他们得到的是降低税收和普遍改善自己的处境。当然，封建地主也总是力图压迫和剥削农民，因此，起义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从我们手头有的报纸上可以看到，目前，农民以鼓动性文章和呼吁书的形式向村长和村公所诉说他们的疾苦，而且还举行群众游行示威。

因此，在历史上，农民对付地主是有彻底革命的经验。

近50年来资本主义渗入了农村。

在日本，550万个家庭中的多数，即375万个家庭可以被视为革命的因素。就在几星期以前，有消息说，国内有一些地方的农民举行起义，农民要求土地国有化。

日本的佃农和农业工人已经在力争组织起来，事实上，有3.5万—5万人加入了组织，至少有3.5万人参加了日本工人联合会，这样就奠定了日本的农业工人和无产阶级为革命而合作的基础。

一般说来，日本农民的地位甚至比西方国家农民的地位要高，因为在教育领域他们已经争得了解放，在全国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目前，我国农村学校（约1万所）同各地一样，有同样水平的教师，使用同样的教科书。农民子弟也能读能写，并有大量有关的教科书，其内容都是反映佃户和农民生活的。不仅如此，青年农民，不管是男青年，还是姑娘都组织起来了，尽管他们这些组织都受到政府的庇护，然而，他们却反抗这种庇护。

因此，通向农村的道路对于日本共产党是畅通的，而且党已经在各农民协会中开展了工作，并由于开展了反对地主的工作而使党的影响扩大了。日本的农业工人是能够组织起来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组织起来了；此外，把他们组织起来也是容易的，因为他们都是季节工，即在丝织业干三四个星期，在碾米业干一个月，等等；他们也能索取较高的工资。事实上，他们的工资要比普通农业工人的工资高出三四倍。

日本的贫农跟产业工人很接近，这是由于日本的工业是在近四五十年中才产生的。日本的工人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他们在农村按季节打工，那里有暴动的传统。因此，我认为，这种情况同俄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在一个刚刚处于发展中的工业国家里，工业和农村之间总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城市无产阶级的觉醒比较容易影响到农业工人，反过来，农业工人的觉醒也比较容易影响到城市无产阶级，因此，日本的革命不单单是由工业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也要由日本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来完成。

**主席纽拉特：**

现在有人提交了一份有关议程安排的建议，要求结束讨论。有人要对这项建议发表意见吗？没有。有人反对这项建议吗？没有。通过。

**瓦尔加（匈牙利）：**

尊敬的同志们，这里进行的讨论并不完全符合我的期望。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那些在农村劳动群众中做过实际工作的各国同志汇报一下这项工作的方法、受到的阻碍以及获得的成果，以便从他们的经验中互相学习。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次只是非常泛泛地进行了讨论。

如果把这些意见概括起来，就会发现我在报告中所指出的来自“左”的和右的危险完全得到了证实。事实上，许多同志对整个问题本来是生疏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共产党首先是在城市中作为工业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产生的。有一种人死守着无产阶级利益，极其糊涂地认为，在专政时期对国家政策完全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工业无产阶级，没有农村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也能进行革命。这当然是一种谬误。没有农村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贫苦农民的其他阶层、农村半无产阶级、小农、小佃农及小农的贫苦阶层的支持，在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革命。同样，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也不能掌握政权。

农民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在这个问题上，这里出现了严重对立的观点。在法国，这个问题在勒诺·让同志和里厄同志之间的争论中尖锐化了。一般情况下，我会说，**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讨论问题。**我们不能像里厄同志那样以僵死的、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方式处理一件事，我们会说，勒诺·让是不正确的，说

法国农民不是革命的，是保守的，是反革命的，这不正确。对于农民劳动群众来说，最典型的是他们的阶层地位动荡不定，他们不断地从一个阶层转向另一个阶层，他们的阶层地位在不断地变化。在历史上，他们有时是反对革命的。我们不能像里厄同志那样肯定说，法国农民是保守的或是反革命的。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有一种观点实际上是取消了我们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可能性。假如我们自己都说：毫无办法，这些人是反对革命的或是保守的，顶多我们只能使小农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接近农村劳动群众呢！这完全是一种非历史的，我想说，是阻碍我们自己工作的看问题的方法。因此，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理由可以害怕农民和不相信小农。我们必须懂得，正如科斯采娃同志非常正确地强调的那样，农民不可能是革命的精锐部队，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刻，它是革命力量的强大后备军，我们必须用它来补充自己的力量，并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力量。

出于这个原因，我还想从我这方面特别强调一下科斯采娃同志的阐述，她说，我们若不经常深入分析农民的情况，就不能争取更多的农民群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也会得出像里厄同志，也有些像勒诺·让同志所持的那些僵死的概念。他们两人，一个人说农民是革命的，而另一个却认为农民是保守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和分析农民的情况，当我们可以从政治上争取他们的时候，就要及时把他们吸引到运动中来。

因此，我根本不同意像一些同志所希望的那样热衷于批判勒诺·让同志的工作。勒诺·让同志观点中某些地方确实不完全是

共产主义的，但是，我们必须说，他在农民群众中做了工作，他为革命争取了人，他组织了很难接近的阶层，而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至于他从理论上说，经过战争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该顽固不化，说什么，是的，农民过去一直如此，他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而应该是必须从实际情况着手，并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

此外，我想简单地谈谈发言中的个别论述，也就是对英国同志发言的看法。他主要讲了下面一段话：由于英国不进口粮食就只能维持几个月，因而，我们那里的革命事业更加艰难。对此，我想指出，英国这方面的情况绝不像人们通常根据统计资料所认为的那么糟。

德国有一位教授名叫奥本海默，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即使切断一切外国的粮食供应，英国人也绝不会饿死。他首先指出，英国有大片地区尚未耕种，这种局面一年之内就可以改变。他还指出，英国总是拥有大量储备粮，英国的存栏牲畜也是它的食物储备。此外，它还可以通过捕鱼来补充食物储备，这样做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即使有人对英国实行封锁，它仍然可以很好地养活自己，当然，不是以英国人目前的食物标准，而是以意大利的平均食物的标准。因此，我认为，如果英国有人散布奇闻，说英国不可能进行革命，因为它不能养活自己，那是很危险的。（拉狄克插话：这也不可能！）当然，可能会出现严重饥荒，但是，即使专政政权一时孤立无援，英国人也不会饿死。

罗马尼亚的一位同志是同志们当中唯一的一位对于行动纲领提出了某些异议的同志。他说，我们不愿意在委员会中对他提出的反对罗马尼亚国家征收出口税问题表明态度。我非常反对这种

说法，因为，如果罗马尼亚有人说：不，我们不希望国家征收出口粮食税，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想谈由谁缴纳税款——是外国买主，还是本国卖主，这是个经济理论问题。但是，我认为，对无产阶级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反对这项税收，假如我们设想，这项赋税由外国买主缴纳，税款流进罗马尼亚的国库，这样，废除这种税收就意味着罗马尼亚国家将从工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款。另一方面，如果取消这种税收压低了国内的价格，那么也就压低了富农和地主卖谷物所得到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压低工人的收入，也没有压低那些只有少量剩余食品可以出售的农民阶层的收入。

同志们，我不想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在结束讲话之前，我只想重复一下我发言开头已经说过的内容。我们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这件事就其本身而言意义并不大。

这个纲领要成为事实，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这就是各国政党意识到为了取得革命成功，我们必须争取广大的农民劳动群众阶层；这些党不是机械地接受纲领所给予的指示，而是把它与进一步分析政治形势、分析农村劳动群众的形势相结合；各党按指示的精神运用指示，不是从理论上，而是从实践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使共产党不仅在城市工人中获得成功，而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组织和影响农村广大群众并使其革命化方面取得伟大成就。（鼓掌。）

**主席：**

主席团建议，由下列同志组成编纂委员会：瓦尔加、勒诺·让、特奥多罗维奇、马尔赫列夫斯基、里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保克尔特、霍恩勒（或翁弗里德）、片山潜和约斯。

此外，请中国代表团委派他们的一位代表参加编纂委员会。

对这项建议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有人反对吗？被提名的人全部当选。

## 青 年 问 题

（报告人：许勒）

许勒（青年国际，受到热烈鼓掌欢迎。）：

同志们，共产国际很重视在青年工人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问题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的形势问题，因而把这些问题提到了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

可能的话我们准备在发言中谈 3 点，这就是（1）对青年共产国际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到今天的发展的分析；（2）当前条件下的青年工人的状况及其反对资本进攻和反动派的斗争；（3）各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之间的具体关系。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论是在朋友那里还是在敌人那里都享有一定声誉，无疑，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因为它使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活动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你们知道，在战争期间，当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倒向改良主义者阵营时，是各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再度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并首先发起了反对战争、拥护社会革命的斗争。你们也知道，是各国青年组织首先重新联合成国际组织，他们是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最热情的追随者和先锋战士。当时，逐步形成了一种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青年运动——我们同时也称它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先锋作用的时期。那时，各国共产党要么还没有

成立，要么还很弱小，因而，当时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工人运动中起着政治领导作用。

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成了一个巩固的国际性的组织，因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总的政治领导地位在那些曾经有理由存在的地方已经不再需要了，它们必须把政治领导者的地位让给共产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决议。

政治仍然应该是青年组织活动基本的和实际的基础，和从前一样，它应该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灵魂。然而，从现在起，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首先应该致力于完成青年本身的任务。我们认为，这些任务主要是指3件事：捍卫青年工人的经济要求、有计划地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在资产阶级军队内部及外部的劳动青年中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

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第三个重要成果，就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决定扩大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革命年代里，各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像当时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一样，不得不成为或多或少是抱成一团的小团体，和带有相当宗派性的小型组织。口号是“首先是清白，而后是多数”。它的意思是，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只能吸收少数经过考验而又清白的优秀分子参加。这个口号是在战争期间由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出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口号看作整个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座右铭。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在还没有党的时候，这个口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当各个党本身必须转向把群众组织到党内时，这种提法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



意义。对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来说，接近群众，理解群众，组织群众，要成为群众性组织，这样一些提法同样适用。不仅从我们队伍的组织人数上来说应该如此，而且也包括由我们的组织来领导运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发出的口号“接近群众！”这一口号的精神也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理解和运用。不过，它不仅被当作眼前的策略口号，而且也是整个青年运动的原则。因为，人们必须非常明确地认识到，青年运动的组织规模应该比党的组织规模大得多。参加共产党的党员是在对党有明确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他们的阶级觉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青年组织必须深入到广大青年工人中去，才能争取尚未成熟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分子，把他们吸引到阶级斗争中来，并对他们进行最基本的教育，在有组织的斗争中使他们逐步成为有觉悟的工人。为了能够做好这一切，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必须使自己的组织规模比共产党的组织规模大得多，它们必须向那些还不关心政治的、尚未具备共产主义阶级觉悟的青年工人进一步敞开自己的大门。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强调这种思想，是因为无论在各国党内，还是在各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这一思想都未被真正认识，还因为我们目前正在同意大利的同志们进行讨论，他们还没有明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不能像党对党外人士那样，把组织之外的青年工人严厉而粗暴地拒之门外。

此外，我还必须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的“接近群众！”的口号，在当时对青年共产国际比对共产党更重要。如果说当各国共产党仍要继续贯彻战后初期的策略时，它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已经处于同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失去直接联系的危险之中的话，那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共

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作用不同于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战争期间完全起着政治作用，这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情况。但是，劳动青年内部已经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迫切要求青年共产国际的工作也随之改变。在青年工人当中，再也没有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那种活跃的政治兴趣了。这是工人阶级中革命浪潮低落和暂时消沉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如果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想团结群众，并争取更多群众的话，那么它就更不能继续采用它那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即单纯开展政治工作的方法了，它必须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客观上的新阶段和青年工人中的主观情况，找到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办法，以便争取青年工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正如以上所说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决定把政治领导的作用交给党，而让青年共产国际主要成为各青年组织的代表，它给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指出的道路是：从封闭的政治性的组织变成广大青年工人群众性的组织，其任务是代表青年工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

同志们，我们自问，自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青年共产国际有哪些发展，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正确。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即使我们曾经有过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必须说，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它使我们更接近了正确的目标。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我们青年运动来说，显然是新事物，毫无疑问，它要求做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直至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使自己的队伍能够完全清楚地理解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当前任务。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并会引起相当多的争论。我们知道，意大利是在今年3月、法国是在今年5月才接受

青年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与此同时，共产主义青年团当然也必须密切注视工人阶级的事态发展，并对这些事态作出反应，而事态的发展也不允许我们尽可能把一切准备就绪后才去进行斗争。按照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规定，今年之内，要求各国青年组织积极开展经济方面的工作，开展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以及教育工作，但是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还不能充分开展这些工作，因为它们在自己组织内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搞得非常清楚。其结果是，今年冬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某种程度地中断了对组织外的青年工人群众的影响。此外，由于经济危机也使青年组织的发展更加困难，危机甚至使工人阶级的所有组织都丧失了活动能力，而反动派的迫害又使某些组织大大减员，例如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我们都感觉到了这种迫害的后果。

但是，一般地说，我们比较顺利地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在办公会议期间及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期间，我们正处于有目共睹的继续前进时期。后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中也出现过某种危机。这个中欧的青年组织也许是开展纯政治性宣传活动最坚决、时间最长的组织，因而它对青年工人的影响也大大削弱。其结果是组织内部也出现了危机。但是，我们也顺利地克服了这一后到的危机——它确实是一位迟到者——总之，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很好地理解了“新阶段”决议的必要性。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就。

把政治领导的任务移交给党是很成功的，并且进展得很快。它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成熟，现在不过是通过一项决议来肯定一个已成为历史必然的状况而已。

至于说到各国青年组织的政治活动，一般可以说，它是健康

的。由于遵循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我们的政治工作在许多国家也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法国，法国共产党左派所以能赢得这样一种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口号在工人中扎根越来越深，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针对法西斯的反动开展了必要的政治活动。

我们再以挪威的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为例，这几年，挪威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完全赞同我们的意见，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工作，因为挪威共产党的情况要求这样做。近来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但是这都只是对个别问题的意见分歧，一般地说，政治工作的情况直至近几个月都是相当健康的。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应该看到在中欧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体中政治工作有所削弱，甚至政治兴趣有所低落，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在广大群众中，不仅在我们组织的成员中有，甚至直至中央委员会都有。这种现象使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感到不安。例如，当我们同来自中欧了解青年情况的同志们交谈时，他们总是首先发表这样的看法：青年人很少关心政治，他们所关心的最多只是他们的教育工作。这些同志对此表示十分不安，并非毫无道理。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有些夸张。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党员同志还没有正确地理解新时期青年工作的任务，但是这种看法的实质是正确的，而且今天仍然正确。无疑，中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兴趣都减弱了。这种现象原因何在？首先，我们不得不指出普遍存在的一种事实。当然，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是青年工人的一部分，并且像全体青年工人一样，会受到青年工人中的情绪和情况变化的影响，这种情绪和情况，即青年工人的整个形势，可以说自1921年以来在某些方面已

经有了变化，变得更多地注意与他们自身直接有关的青年问题、经济问题、培养教育问题以及满足青年自己社交活动的需要等。这是第一个原因，也是总的原因。整个青年工人中的这种情绪当然也反过来影响作为青年一部分的青年共产党员。第二，中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政治兴趣的下降和政治工作的减弱，还可以用这种情况来解释：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这些党内直到近期都未曾有过像法国和挪威共产党那样的危机，也未曾遇到过意大利党遇到过的那种急需人们直接关心的重要问题。在德国曾有过列维问题。但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一般说来，中欧的各个党没有受到更多的干扰，因而也就不存在必须表明政治态度的问题了。第三，对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的青年共产国际政治工作的错误的理解。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得一些地方的青年中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必须大大限制他们的政治工作，矫枉必须过正。青年共产国际很重视这种现象，并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它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各个国家的中央委员会也这样做，它努力使它们认识这一点，并使各个国家重新开展更多的政治工作，像以往一样进行讨论、发表意见、做宣传教育工作以及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和斗争。我相信，我们可以向共产国际保证，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将达到自己的目的，纠正这种矫枉过正的现象，必要的话，让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再度积极参加党的政治斗争。

我们应该看到，青年共产国际在其经济工作中取得了重大成就。我想说明的是，经济斗争问题亦即为青年工人眼前的日常要求而斗争的问题，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会后它也成了热烈讨论的话题。除了俄国、奥地利和德国之外，对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群

众来说，这个任务是一项新任务。然而，今天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必须开展经济斗争，这一点不仅已经为所有青年组织所认识，而且人们已经实际开始了这项工作。今天，经济问题，即青年工人的经济斗争在各地都是我们青年联盟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和工作的重点。并且在使工人关心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在为青年的要求而斗争的道路上，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如果今天我们看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报刊，并把它同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前的报刊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有许多关于企业中的劳动青年，和手工业者、农民以及土地占有者中的劳动青年日常生活的生动的报道和反映，我们也发现，报纸上登满了关于剥削劳动青年的报道和文章。

我们还到处看到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具体考察青年状况的基础上，开始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提出了种种要求，他们在工会中也开展了工作，开始在这些组织中开展经常性的工作。我们看到，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开始为某些具体要求进行广泛宣传。最后我们还发现，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真正领导各个组织开展了反对资本、反对国家政权、争取具体要求的斗争，而且部分地实现了这些要求。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全部斗争是在青年统一战线的口号下，在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劳动青年贫困化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工会经济领域，即代表劳动青年经济利益的领域开始的这项工作，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继续开展的很有意义的开端。

同志们，现在我再谈谈反对军国主义工作的问题。各国青年组织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仍然是老样子，青年同志始终充满热情地开展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斗争。他

们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付出了牺牲。不过，在中欧，我们不得不指出，人们对反对军国主义问题的兴趣在下降，对这方面工作本身的兴趣也在下降，如同对待整个政治兴趣下降那样，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而且必须以同样的方法与之进行斗争。

在教育领域也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在教育工作方面，还没有像在工会经济领域中的工作那样获得那么多成果。因为教育工作需要人力，我们要求各国党给我们提供人力，可是并没有得到这些力量。在组织关系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进以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例，它们与那里的党一样，是建立在联盟的基础之上的。在那里，我们成功地促使他们在组织内部做到集中领导下的合作。现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分工，他们成功地提高了团员的独立行动能力并加强了集中制。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也有所进展。今天，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各联盟之间的合作，一般说来像一个联盟的中央理事会同专区、小组之间的合作一样紧密。而且可以说，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听取建议方面，青年共产国际比某些国家的联盟中央委员会做得更好。

总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说，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证明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很善于适应新阶段的任務，理解这些任务，并开始付诸行动。我们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进行了斗争，并且也部分地开展了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这些都是发展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和团结群众的重要前提。但是，在这15个月中，我们还没有成为群众性的组织。我们所说的群众性组织是这样一种组织，它不仅成员众多，而且是一个能经常影响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并引导他们参加自己的斗争，用自己的口号引导他们经常与自己一起

前进的组织。在发展成为群众性组织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也遇到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遇到的困难，当时的运动，除了德国共产党之外，自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由于总的条件不利，在向群众组织发展的方向上，在增加人数、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和较牢固地在群众中扎下根来等方面都未能获得重大进展。我们并不对此抱幻想，而是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就这点而言，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取决于共产国际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知道，青年运动正是在这个领域的某些方面能够而且必须走在共产国际的前面。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详细而具体地研究了为加速发展为群众性组织所必须完成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谈一谈，因为有一个情况也许有人并不怎么理解，因此我想再说一下。如果你们注意一下以前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你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即社会民主党作出过决议，决议也得到了贯彻，青年组织多少成了开展内部教育工作的消极追随者，而这种教育工作又或多或少总是老一套。尽管工人阶级运动还是那么强大，重大事件不断出现，但青年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就整体来说却总是老一套，不受党的斗争的影响，不受工人阶级斗争的影响，是封闭性的、并非值得称颂的。我们看到，今天，青年工人运动的形式改变了，并且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生动的形式。我们还看到，当共产国际提出一个口号，决定一项策略时，青年共产国际不是形式上，而是实际地去实现目标的决定。我们看到，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正竭尽全力在自己的范围内实际地积极地运用共产国际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青年工人运动的情况，谈谈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方面进行的斗争。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的



15个月中，青年工人的情况和成年工人的情况一样，不但没有改善，而且在经济方面，由于反动派的压力、战争危险和军国主义威胁的压力，情况更糟了。你们知道，在资本进攻的情况下，青年工人遭受了与成年工人一样的苦难：工资减少、工时延长、失业和手工艺方面的剥削。然而，青年工人的情况比成年工人的情况更糟，对于他们来说，还有特殊的恶劣情况。在此，我不想用细节来耽误你们，谈到青年工人的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只能承认，9个月以前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扩大会议就这一情况所说的话是对的，这就是，整个工人阶级必须极认真地对待当今资本主义崩溃时期条件下的青年工人的经济状况，青年工人正受着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空虚的威胁。

这一事实，即9个月以前共产国际的这种论断并没有被以后的9个月的事实所驳倒，如果说它肯定有所变化，那只能是指青年工人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在这段时期中，反动派也开始加紧反对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我们直接面临所有国家的反动派对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发起的看来是有计划的进攻。例如在法国、波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可以看到对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迫害，这种迫害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专门针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例如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由于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而被解散，而党组织却完全合法地存在着。

首先受到不断增长的军国主义威胁的是那些要为资产阶级充当炮灰的青年工人，数以万计的英国青年失业工人入伍，数万人在摩洛哥、亚洲和非洲，即几乎在世界各地参加了战争。

因而，各地青年工人的情况都极为严重。然而，我们也不得

不指出，有一种情况我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有人利用青年工人来反对成年工人作为高压手段，使成年工人的情况恶化。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尽人皆知的。为了能够压低成年工人的工资而压低青年工人的工资，而且总是先压低青年工人的工资，压低得很厉害，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你们在所有青年报刊上都能看到。青年工人劳动时间的延长也比成年工人严重，首先延长青年工人的工时，然后作为强制手段对付成年工人。德国就是这种情况的例证，那里在校进修的时间以往都计入八小时工作日，政府还不敢冒险取消工人八小时工作日制，但是，政府在社会政策委员会中通过了一项法律草案，该草案不再把在校培训时间计入劳动时间。此外，让徒工每天除劳动时间以外，至少要用1小时进行清理工作。这样，8小时劳动时间就被10小时或者至少被9小时劳动时间所取代！这种例子我们在所有国家都找得到，这就是对成年工人的一种高压手段。让我们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当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劳动10小时的时候，当然不会让成年工人劳动的时间比他们短，因此，转面也延长了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

此外，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青年人在各生产部门被雇佣，而成年工人都被解雇。可以说青年工人使失业的成年工人增加，从而使工人的状况恶化。此外，还有无数这样的事例，即青年工人成了反对成年工人罢工的破坏者，他们不得不身着戎装去为资本主义反对成年工人。然而，利用青年工人反对成年工人这在资本的进攻中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当前资本主义使用的重要手段。而各国的改良主义者面对青年工人的这种情况，也像面对工人阶级一切切身问题那样，同样采取了背叛态度。然而，反动的

工会官僚机构即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不仅不能掌握实际情况，对这些问题采取实际行动，而且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它恰恰牺牲了青年工人的要求。每当为工资而罢工，签订劳资合同时，每当涉及劳动时间，涉及参与罢工问题时，我们总可以看到，反动的工会官僚机构对青年工人的要求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甚至看到，它直截了当地取消了青年工人的要求，并花言巧语地说什么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替成年工人争取点什么；然而，实际的作用却是，为了成年工人而忽视青年工人，这对成年工人是有害的，这样做只能使成年工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

是青年共产国际首先提出了开展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的口号以及建立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一口号不仅在各个国家的运动中，而且也在国际范围内的运动中得到拥护和贯彻。

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青年国际那里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二国际中曾发生过的情况在青年问题上的重演，他们同阿姆斯特丹工会官僚机构及自己的党完全一样，面对青年工人的贫困，面对反动派和军国主义，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发现，凡是在青年工人开展活动的地方，凡是在发生战斗的地方，社会民主党青年国际总是力图扼杀这些斗争，他们转移劳动青年的斗争注意力，平息他们的斗争。青年共产国际向阿姆斯特丹青年工人国际及维也纳社会主义青年国际提出了共同召开一次青年工人世界代表大会的具体建议，其目的是组织青年工人进行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并参加成年工人的斗争。然而，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在我们写信以前曾声称，他们同意召开青年工人世界代表大会，说单靠我们不可能召开这次大会。而现在却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

他们甚至拒绝参加商讨召开青年工人世界代表大会问题的预备会议。与此相反，他们同阿姆斯特丹工会领导人一起提出了一个纲领，纲领中有一些颇具欺骗性以至根本不能被接受的所谓要求。他们不指导青年工人在共同的战场上同成年工人并肩战斗，而是要了合并的花招。今天，我们正面临着第二半青年国际同青年工人国际合并的事，就是说，面临中派官僚向第二国际彻底投降。

现在来谈谈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劳动青年及那些持冷漠态度的群众中，可以看到反对贫困化并参加成年工人斗争的运动。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有些地方的青年工人竟违背社会民主党工会和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的意愿，可惜不是由我们直接发动，而是完全自发地参加斗争和罢工。英国冶金工人的罢工就是这样的例证，工会禁止徒工离开工厂去罢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在和过去都从来没有开展过青年工人运动的地方，那里的徒工自发地集会，他们声明：“不，我们不呆在工厂，我们要参加罢工！”德国也有这样的例子，汉堡造船厂的1 000多名学徒和青工自发地参加了罢工，他们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尽管工会领导人进行破坏，他们的罢工仍达五六天之久。此外，在慕尼黑、曼海姆和波兰也有举行这类自发罢工的事例。据我们所知，奥地利的一个城市也有400名青工由于签订劳资合同时没有考虑他们的利益而参加了罢工。我们看到，青年工人中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引人注目，青年工人自发地投入了反对资本进攻的斗争。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第一个结论是，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青年工人有参加成年工人斗争，并开展反对青年工人贫困化的斗争的愿望，并且这种愿望在不断加强。

我们必然从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不关心青年工人，而且青年工人再也不愿意等待由这些组织来代表他们的要求。我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不关心青年工人，不仅是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指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对这件事我们不应该抱幻想，参加过这类运动的德国的同志们都知道，即使青年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这些运动，但这些运动仍然是自发的运动，不是由共产国际直接发动的，而是事后才被置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的。就是说，这些运动并不是由我们的组织发动的，而是自发产生的。现在清楚了，劳动青年再不想等待由别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件事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它说明青年工人要参加斗争，他们不想再等待，他们要参加革命斗争。然而，它也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它告诉我们，如果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和共产主义工会等仍不懂得要比以往更加积极地关心青年工人的利益的话，那么青年工人就会疏远工会组织和他们的所有组织，并且不信任这些组织。另一方面，如果共产国际像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往所做的那样，支持青年工人的运动，那么它就一定会在广大青年工人中保持影响。

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没有成年工人的参加，而工会又不支持青年工人，那么他们的罢工是无益的，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我不得不说，在最近青年工人局部的自发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恰恰悲剧性地同利用青年工人反对成年工人这件事相呼应，就是说，在青年工人发起的局部运动中，成年工人几乎总是成为反对青年工人的罢工破坏者。仅以汉堡为例，在那里徒工工资低得可怜，而成年工人的工资却明显

提高，因此徒工们举行了罢工。徒工工资1 000马克，成年工人工资4 500马克。船厂主声称，如果成年工人不承担罢工青工的劳动，即便和青工拿同样的工资，他们也得被解雇。其他地方也一再出现同样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年工人做了些什么呢？他们顶替罢工者去上班，而且不是拿自己的工资，而是拿青年工人不足以糊口的工资。这种情况是令人不安的，它说明青年工人群众和成年工人群众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它还表明，资本达到了使工人阶级这两部分人彼此对立的目的，他们用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使其两败俱伤，就是说，使整个工人阶级蒙受损失。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必须讲个明白，而且共产国际也愿意这样做。它指出，**青年和成年工人之间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反对资本和反动派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它要求所有的党和整个工人阶级在它们的日常斗争中，也要代表青年工人的利益和要求，并把这些利益和要求作为日常斗争的内容！**我们知道，在共产国际向自己的成员和成年工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并就此作出一项决议时，这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表白，而是准备在实践上把这一决议付诸行动，并责成自己的所有组织认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并在日常斗争中实际贯彻这项决议及其基本原则。共产国际绝对不能容许青年工人脱离自己的影响，它不能容许广大青年陷入冷漠，而是必须使青年工人站在自己一边。在全体革命工人顽强的抵抗面前，资本主义的进攻必然失败，反动派必然失败！如果今天我们懂得去代表青年工人的利益，并把青年工人吸引到我们一边来，那么我们就打开了争取青年工人的大门，并且真正把广大青年工人组织到共产国际当中来了。

为青年工人而斗争的全部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它是共产党和青年团实际合作的问题。总之，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说，今年，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实际合作有好转，但是总的说来，为了达到作为不可缺少的理想和必要的实际要求的目标，还必须为双方的关系做更多的努力。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它关系到对青年组织的总评价。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同党的有关机关进行了数月之久的讨论，讨论的问题是，究竟需要不需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那里党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当时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有党、工会和体育组织就够了，这些组织同样可以教育青年人。这是对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任务的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青年组织应该是吸引广大劳动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政治教育的组织。我们总算说服了这些同志，但是尽管我们的领导层已经克服了这种观点，然而仍然不能说，这种观点在党内确已不复存在了。

我们曾经不得不在英国开展一项艰巨的工作，以便使共产党相信，开展无产阶级青年运动是必要的，而且事实上在数月之后，我们才得以使党的代表大会对此表示赞同。

这些都是少数国家对青年运动的评价令人不满的例子，但是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合作有了根本的改进。

我们作出了一项决定，在决定中对于一切实际领域的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建议，这项决定将提交各国代表团。因为我讲话的时间有限，所以只能简短地谈几个问题。

现在首先谈谈经济斗争问题。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得到共产党方面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对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党的理解，如德国、奥地利和捷克

斯洛伐克的党，意大利的党在这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但是，也还有一些党员同志的态度简直令人不能容忍。我只想举一个例子，顺便说一下，这个例子涉及到德国的一位同志。我们举行了一次红色工会国际执委会会议，并对红色工会国际中设立青年工人代表机构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我们得到的回答是：局外组织根本不应该过问我们的工会。几天以前，我们才同西班牙的一个同志交谈过，他是共产党工会的一位领导人，我们向他说明，在谈到反对资本进攻时，也应该提出充分发挥青年工人作用的问题，我们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必要让成年同志过多地过问我们的问题，这里流露出一种行会精神。也就是说，有人要求不要让青年工人置身于成年工人的行列之外，而是要把他们吸引到工会的斗争中来，青年工人应该参加成年工人的斗争，这种要求反而是流露出一种行会精神！我们声明，行会精神来自那些不懂得工人阶级的斗争只能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的人。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党内和工会中的同志必须更多地理解青年工人的经济斗争，理解青年组织的经济斗争。绝不允许重演法国曾发生过的事情，在那里举行过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会上青年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青年的要求，而当时在15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7个同志同意讨论青年工人的问题，并且只赞成宣读一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信！其余的同志则干脆弃权或甚至投反对票。这种情况再也不能重演了。党组织必须更多地理解青年人的利益，工会中的党员同志必须支持把工会中的青年人组织起来，同意在签订集体合同时考虑青年工人的利益，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党团，支持在各个工厂和作坊中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

现在，我还想就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问题谈几句话。在我们



多数党内，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比以往更要加强合作，因为当前的形势已经再也不允许共产主义青年团单独进行斗争，党必须切实加强并领导这一斗争，而加强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关于教育工作，我们也在自己的决定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建议的中心思想是要求党以提供培训力量和党校场地等行动来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工作。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谈谈党的新闻报刊问题。应该说，党的新闻报刊对青年问题的态度有了相当的改进，因为大多数报纸对青年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仍有一些事要做。德国无疑是青年工人经济斗争的焦点，然而在德国我们看到，在一次新闻界领导人的大会上，竟能通过决议，让德国共产党所有的报刊停止出版青年副刊！有人告诉我们，柏林的《红旗》在刊登青年问题文章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几乎不可能在《红旗》上刊登什么东西。《红旗》的青年副刊不能继续保留，有人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政治局作了决定，而编辑们却说不行。令人遗憾的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对青年工作做得如此之少。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机关报也没有青年副刊。同样，英国的报刊杂志连一篇有关青年组织的文章也未曾登过，从来没有一篇报道建立青年组织的文章被采用过。要在《人道报》上刊登有关青年的文章则比在柏林《红旗》上刊登更难。因此，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事情必须改进。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儿童团组织的问题。今年，这一运动在许多国家大大加强了，各党开始关心这项工作。这种关心应该受到极大欢迎，并且应该要求各党克服对工人子女进行一般教育中

的是非不清的倾向，要求他们抛弃纯属资产阶级的关于一般理性教育的一派胡言，而对孩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不应该像法国那样在组织内散发由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的杂志《小好心人》，却不散发共产党人自己的杂志。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容忍自己的组织针对青年组织正在出版的共产主义儿童杂志，发行一份乏味的小报，并且为其大肆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儿童团运动中开展的工作还应该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且必须克服资产阶级教育的倾向。同志们，我在这里当然不可能详细阐述党组织和青年组织实际合作中的一切问题。我们希望，这项决定会得到支持，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希望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以这种方式完成它对党的义务，并且比去年更热心；希望党的方面也对合作采取比某些情况下更加热心的态度。通过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切领域的合作与配合，我们将在近期内把青年工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并参加我们的组织，只要我们争取了青年工人，只要共产国际有青年工人作后盾，那么，未来和革命的胜利就一定属于自己。

再过几天就是青年共产国际在柏林成立3周年的日子。那是在柏林郊区一个小酒馆的一间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在诺斯克的统治下（他迫使党转入地下），我们几个同志不得不在那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从1919年11月起，青年共产国际有了巨大的发展，它的力量几乎增长了3倍，它强大了、巩固了，而且也纯洁了。同志们，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将成功地同青年共产国际一起继续沿着走过的道路，深入到青年工人群众中去，唤醒他们，并用这样的方法给共产主义运动输送新的强大的战斗部队。我们还希望，在下次代表大会上能向你们说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懂得了代表青年工人群众的利益，把他们吸引到成年工人的斗争中来，并争取他们赞成共产主义的旗帜。

（鼓掌。）

**主席：**

主席团建议，把青年问题的决议提交主席团，不指定特别委员会，对此有反对意见吗？没有。那么通过。

## 黑人问题

**比令斯（美国）：**

同志们！殖民地问题对于世界革命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承认。然而，从东方来的不少同志以及从殖民地来的一些同志却责备说这个问题遭到冷遇，它没有得到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问题所应有的重视。黑人问题是种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以往人们没有给予重视。因此，我想说，第二国际对于黑人问题一直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因此，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第二国际是白人工人的国际，而共产国际是世界工人的国际。

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同志在他们的讲话中指出，殖民地问题是今天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由于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我期待这次代表大会承认已经取得的经验，承认在殖民地问题上我们所提出的策略。这次代表大会或者至少是共产国际在自己对近东和远东各国人民开展的活动中肯定已经取得了某些经验，并且从这个特殊的问题中，也许还获得了一些认识。我们会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有人犯了某些无法避免的

错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黑人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头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现在，当我们研究黑人问题时，我们应该把黑人问题的心理因素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定的时期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各个不同的民族，一般说来必然也会以某种方式在心理上对世界作出反应。如果我们想在这部分群众中开展工作，并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 and 鼓动，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到我们在这些有待研究的特殊问题中所发现的种种因素。

尽管黑人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然而，我们认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摩擦也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更加尖锐了。大家知道，种族问题虽然只是由某些社会集团的阶级偏见引起的，但仍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美国，虽然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间的竞争确实是种族仇恨的主要基础，但我们不能忘记，黑人额头上仍然带着渊源于奴隶时代的奴隶的标志。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之间的特殊对立具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在全世界，大约有1.5亿黑人，其中2500万住在新大陆，其余住在非洲。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是美洲资本家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我们看到，资本家阶级过去一直利用，现在仍然利用黑人来镇压白人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假如有什么地方爆发革命起义，那么就由黑人队伍组成“白卫军”。剥削非洲黑人使他们有可能继续积累资本。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承认黑人群众给了他们最宝贵的援助。因此，多年来，他们都把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黑人劳动群众的思想作为自己的任务。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帮助黑人。为了替资产阶级进行宣传和

反对白人工人，资本家谨慎而有计划地在黑人中成立了组织，他们创建了有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乌尔班联合会，前者给黑人学校提供资金，后者是众所周知的工贼机构，当大多数革命者还在睡大觉时，工贼们却在坚守岗位。尽管存在这类情况，仍无法阻止黑人劳动群众用某种方式对他们在世界各地遭受的压迫进行反抗。他们的反抗最初采取宗教慈善机构的形式，这是在某些时期允许黑人的娱乐而建立的唯一的形式。然而，后来我们看到，黑人的组织在不断发展，这些组织虽然全部由黑人组成，但在一定程度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资本主义为敌。

最主要的黑人组织有 3 个，首要的是“有色人种全国联合会”，这是一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但主要由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组织。该组织的行动原则是以书面请愿来谋求资产阶级改善黑人的状况，这种做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乞讨。下面我们谈第二个，也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组织，这就是加里威联合会，它由激进分子组成，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这个组织用某些廉价的股票学说来点缀自己的纲领，但它毕竟还动员黑人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该组织于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当然，它没有采取明显激进的形式，这是因为它自己的领导人当时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种族意识被唤醒了，并且影响的范围很大，一直延伸到非洲内地，人们几乎不会想到，在美国兴起的组织，竟会在那里找到一个据点。第三个组织是“非洲歃血兄弟同盟”，这是一个激进的黑人组织，它的纲领以消灭资本主义为基础。在塔尔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的种族斗争中，这个组织是进行了光辉而英勇斗争的唯一的组织，而且，它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先引起美国资产阶级注视的组织。

非洲也有各种（民族主义的）小型组织，例如埃塞俄比亚运动，然而，所有这些组织都受到美国即黑人中各种政治倾向的中心的激励。这类组织一直扩展到苏丹。如果我们采取谨慎、认真而积极的宣传方法去团结这些运动的话，这些组织就可能为共产党人所用。因此，我们认为，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组织，它将奋起反抗世界帝国主义。

在美国，黑人报纸杂志有近450种，这些报纸杂志大多只报道种族问题，因而，对黑人群众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有《芝加哥卫士》周刊，印数达25万份，在世界各地有大量黑人居住的地方发行。此外，还有《危机》月刊，印数也在6万份以上。这些杂志，特别是《芝加哥卫士》和其他发行量较少的杂志一直采用由我们提供的激进的宣传材料。

黑人感觉到南部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危机即将爆发，在南部，种子已经播下，而且，不管怎样，在南部种子肯定会发芽。这一危机很有可能将采取种族仇恨的形式。

同志们，黑人问题是我们极其关心，并且对我们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例如，我们看到，居住在美国的大约1200万黑人中，有200万在北部工业区劳动，而其余的1000万或900万则在南部。（我想，你们大家都能够想象南部的情况，如果你们到那里去，你们会以为是到了但丁所描写的那种地狱之中。有时你们会感到，一切希望都是徒劳的。）南部几乎成了一个独立王国。80%的黑人住在农村，有人划了一道鲜明的界线，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在这里，阶级斗争以它最野蛮的形式进行着，因而，我们认为，黑人与白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冲突和斗争，直至死亡。在那里，你们会看到私刑虐杀和种族反抗。你们看到，在南方私刑虐

杀黑人成了某些人的乐趣，竟像是在别的地方人们到电影院消遣一样。当你们知道，南部的白人居民受白人统治黑人的思想影响是如此之深时，你们也就会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当美国北部正举行大罢工的时候，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立即把它豢养的大批特务派到南部，把那里的黑人带到北部来顶替罢工的人上班。这些特务通过许诺较高的工资、较好的条件等手段让黑人进入罢工区，这对白人罢工者是一种不断的威胁。然而，我们不能让黑人对此负全部责任。美国的工会，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工会，近几年来一直坚持，黑人，即使是熟练工人，也由于他们的肤色绝不允许参加工会。只是在最近，美国劳工联合会才做了一次无力的尝试，让黑人有可能加入正式的工会。但是，即使在今天，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像机械工人工会这样的组织，在自己的纲领中仍然决定入会条件是每个白人同事应该介绍其他白人工人入会，或者一些类似的规定。这意味着黑人应该永远呆在工会外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黑人。而资本家阶级和反动黑人报纸则尽量利用这种情况来影响黑人，使其反对工会。如果我们同一位黑人谈及加入工会或者必须成为激进分子时，我们总是得到毫不客气的回答：“不要对我说教，去劝白人吧。他们需要工会，而不需要它。如果他们愿意吸收我的话，我时刻准备同他们并肩战斗。但是，只要他们拒绝吸收我，我就要在罢工时间去顶班工作，上帝作证，我有权这样做，我要维护我的生活。”这是他们的理由之一，也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考虑的理由。在理论上，我们说尽一切动听的词句，但在日常斗争中存在的却是一些严酷而具体的事实。

黑人问题委员会起草了一个黑人问题提纲，就是我现在要宣

读的这个提纲。我们在谈黑人问题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明确的建议，我们认为，共产国际中凡有黑人的国家和殖民地的各个支部都应该贯彻这些建议。当然，我们提出这些建议，不是为了让它们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是为了使各个支部去付诸实施。因而，我们请求共产国际注意，根据文件的精神对这些建议逐条详加说明。我们把这一工作大体上归纳为关于立即开始在全世界黑人中开展工作的一项建议。我们还建议成立黑人局，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个部分，其理由是便于我们协调，并统一领导这项工作，而且，我们认为，该局或该部门——或你们想怎么称呼都行——的所在地最好设在莫斯科。黑人问题对于我们极为重要，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尽了很大努力认真研究非洲的，特别是美洲的实际情况。我们并不妄想制订一个纲领，尽管我们对建立一个黑人组织的计划提出过某些肯定的建议，这个计划考虑到了现阶段黑人所具有的思想特点。

黑人问题的提纲如下：

“作为世界大战的结果，战前所存在的维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积累过程的基础，已被彻底摧毁，而且涉及到实行资本输出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这些国家统治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卓有成效地反抗世界资本势力的运动得到发展，正如在不列颠帝国主义国家中所表现的那样，而且这一运动的发展，使得侵入黑人居住地区和加强该地殖民地化成为资本主义积累进一步发展所需要解决的最后一大问题。法国的资本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以一条横贯撒哈拉大沙漠的铁路把法国本土连接起来的一个法兰西—非洲世界帝国，才能维持法国战后的帝国主义实力。美国的金融巨头



在美国剥削着1 200万黑人，他们现在也专门向非洲进行和平渗透。英国以极端手段镇压兰德地区的罢工，这清楚地表明它对自己在非洲的地位受到威胁而感到恐惧。正如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相互竞争，结果加剧了在那个地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一样，非洲已显出行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对象的可悲迹象。

此外，战争、俄国革命以及亚洲和穆斯林各族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也唤醒了千百万黑人的种族觉悟，几百年来，这些黑人不仅在非洲，而且更主要在美国（那里反抗运动日益高涨，并对所有的黑人群众产生了影响），也一直遭受着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凌辱。

由此看出，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黑人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亚洲有色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该是多么重要；共产国际也认为，和我们被压迫的黑人兄弟合作，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摧毁资本主义政权都是必要的。为此，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把‘殖民地问题提纲’同时应用到黑人问题上，是共产党人的特殊任务。

1.第四次代表大会认识到，必须支持一切形式的破坏和削弱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或者阻止其继续进逼的黑人运动。

2.各地的黑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并且在所有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同在一处的地方，都应该抓住一切时机建立统一战线。

3.黑人的工作主要应该由黑人自己去做。

4.立即着手筹备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世界黑人大会，或者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同志们，最后我还想提一个希望，希望共产国际中凡有黑人工人的各国支部的同志都能理解今天实际存在的黑人问题，希望他们不是把这件事看作新年决定，而是切实直接地去完成这项工作，以便唤醒黑人大众的觉悟，并且使我们能够引导他们去参加无产阶级革命。

**麦凯（美国）：**

同志们，我觉得比起让我试着向思想先进的，并且有批判能力的世界听众讲话，我更情愿去面对文明美国的私刑虐杀。我的民族是善于言辞的，然而我的公开演说却总是非常的糟，所以我的同胞曾告诫我，还是不要再去尝试发表演说，能写写文章就行了。但是，当我听说黑人问题要提到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想，尽管如此，如果我只字不提我的同胞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一件丢脸的事，特别是我会给美国的黑人丢脸，因为我在1919年发表了尽人皆知的长诗之后，由于我诗中的激情，作为美国黑人激进主义的代言人之一的我便成了人们注目的人物。

我觉得，邀请我的民族中的一员在现在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这是给我的种族的荣誉。这一荣誉并不是因为我的种族与白种人、黄种人不同，而是因为它尤其是一个工人、伐木工、航运工人的种族，一个属于世界工人阶级中受压迫、受剥削和受奴役最深的一个部分。共产国际主张解放世界所有工人，不分种族和肤色。而且共产国际这样表明态度并不像美利坚合众国对宪法第15条的注释那样仅只是一纸空文，它是一项实际的任务。

当前在世界经济生活中，黑人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地位。在黑人和白人不得不起劳动的所有国度里，资本家总是使黑人和

白人互相对立。有迹象说明，国际资产阶级想利用黑人作为反对世界革命斗争的一张王牌。大不列颠在各殖民地都有它的黑人统治者，在上次战争中它利用这些黑人统治者为其效劳，这说明了黑人士兵对英国的作用。由于不列颠帝国对其奴役下的各国人民进行剥削的手段很高明，因而英国的革命仍遥遥无期。在欧洲，我们看到，法国拥有一支30多万人的黑人军队，法国也要利用它的黑人奴仆实现其统治欧洲的帝国主义政策。在美国，我们也看到相同的情况。北美的资产阶级知道，尽管黑人士兵几乎都是文盲，没有受过训练，但他们在内战中仍出色地为资产阶级自身的解放而战斗。他们也知道，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战争中，黑人士兵在西奥多·罗斯福的领导下，打仗很出色。资产阶级知道，在上次战争中被动员的40多万黑人都经受住了考验，他们除了为资本家打仗，也勇敢地为自己的利益而顽强地斗争。回到美国之后，他们又在芝加哥、圣路易斯、华盛顿等城参加了反对白人暴徒的斗争。

但是，还有比美国资本家在他们反对工人利益的斗争中利用黑人士兵更为严重的事情，这就是美国资本家要调动美国所有的黑人去反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因此，美国当前的形势极为严重，充满了巨大危险，比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农民和犹太人的情况更骇人听闻、更恶劣，其骇人听闻和恶劣的程度简直到了美国很少有人能容忍的地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开展了一场反对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偏见的斗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进行这场斗争时表现得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在美国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中，还明显存在这种偏见。他们并不想关心黑人问题。在与美国同志的交往中，我在白人同志和黑人同志会面的各种不同场合都看到

了这种偏见。美国共产党人要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他们必须首先放弃自己对黑人的这种态度，才有可能通过某种激进的宣传去接近黑人。我自己对黑人问题的态度是，我觉得，像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黑人也要到莫斯科来，学习应该怎样开展斗争，怎样反对剥削他们的人。1919年，当共产国际发表自己的宣言，其中有一段有关受剥削的殖民地问题时，在美国就有许多黑人激进小组在黑人中进行这种宣传。1920年，当美国政府准备反对并压制黑人中这种激进的宣传时，一些激进的黑人小组用公开声明回答了政府的这种企图，声明说，社会党人正在努力争取黑人的解放，而改良主义的美国不可能为黑人的解放做任何事情。我想，这件事说明美国的黑人在美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理解了卡尔·马克思是关心黑人解放的，并且热情地为此进行过斗争。我想引用卡尔·马克思在内战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关的一段话：

“当30万奴隶主的寡头政权敢于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当大约100年前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在宣布了第一个人权宣言和最先推动了18世纪欧洲革命的地方，反革命无耻地宣布人身所有制是‘新大厦的基石’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将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希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sup>①</sup>

写下以上这段话的卡尔·马克思，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之

---

<sup>①</sup> 原文如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21页。——译者注

父，作为划时代的被民众誉为“社会主义圣经”的《资本论》这一著作的作者而闻名于世的。

他同理查德·科布顿、无神论者查理·布莱德洛和约翰·布莱特一起周游英国，在各地发表演说，促使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联邦，致使想要承认南方的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不得不辞职。与马克思1861年反对农奴制度完全一样，马克思精神的追随者，今天的社会党人也在反对雇佣奴隶制度——反对人剥削人。

如果美国工人党是一个包括黑人在内的真正工人政党的话，那么它在南部必然也会是非法的。我要告诉美国同志们，在南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城有美国人党的一个小组，它是非法的，之所以非法，因为它有有色人种的党员。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组，由黑人同志和白人同志组成，他们在一起工作。但是，在弗吉尼亚州和大多数南部各州却有禁止白人和黑人一起集会的法律规定，其结果是南部的工人党也必然是非法的。为了对付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同志们不得不按肤色分别开会，白人和黑人只好每个月秘密集会一次。

这就是南部将要开展工作的特点。因而，南部黑人工作必须由北部组织得力的合法宣传加以引导，因为目前美国南部各州（1 000万黑人居民中，有900万住在这里）的形势就是如此，甚至连黑人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由于这项法律规定而不能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去开展改良主义的宣传。

事实是，仅在南部各州存在着限制言论自由，相反，北部就没有这种限制。在北部，为特殊情况制订了特殊的法律，例如，战争期间的反共产党人和反社会党人法。反之，在南部我们看到，禁止黑人集会讨论他们的疾苦这一法律规定已存在了55年之

久。尽管有些白人关心黑人的事业，但却不允许他们接近黑人，也不允许他们同黑人交谈如果我们把白人同志派到南部去，那么他们常常被白人的寡头统治驱逐出境，如果他们不离开那个地区，他们就会遭到暴徒的袭击，比如他们涂上焦油和粘上羽毛在地上打滚。但是，如果我们派黑人同志去，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他们将被私刑处死或烧死。

我希望国际资产阶级在反对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不能达到它利用黑人的预期目的。我希望作为向现在懂得了黑人问题全部重要性的国际资产阶级的挑战，我们将很快在世界最优秀、最英勇、装备最精良的军队的行列中，即在俄国的红军和红海军的行列中看到一些黑人士兵，他们不仅将为自己的解放，而且也为世界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战。

**主席：**

我请大家注意，这是第一次在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研究黑人问题，我认为，不必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关系到争取一个至今受压迫很深的民族的问题。黑人问题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就其文稿措词而言，显得有些理论气，不能完全为整个工人阶级和黑人下层人民所理解。因此主席团决定，把决议退回该委员会，并指定它对决议再一次进行修改，文字要明白易懂。

对此有反对意见吗？没有。

那么主席团的建议被接受。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55分。**

## 第二十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25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晚7时10分

主 席：马尔赫列夫斯基

### 合作社运动

梅什切亚科夫（俄国）：

如果人们不是从组织的稳固性和纪律性，而是从成员的人数来衡量合作社运动的力量，那么合作社运动就是工人运动的最有力的形式之一。

如果我们说，世界合作社组织的队伍成员不是以几百万人，而是以几千万人来计算的，那么这种说法一般来讲并不过分。

合作社组织不只是一个偶尔去找合作社社员去采购必需品的组织，合作社还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努力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使自己的全部工作都与这一意识形态适应，并使这一意识形态深深扎根于每个社员的思想意识之中。合作社运动的旧领导人顽固地代表一种观点，认为合作社是“运动的第三种形式”，而且，它必须完全独立于其他两种形式——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这种观点使每个积极的合作社社员在头脑中都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合作

社之角”，在这里，合作社运动的那些旧领导人便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主人。然而，人的头脑当然不能被完全不渗透的隔膜分为几个部分。革命斗争的新思想也会深入到这个奉若神明的“合作社之角”，不过，这一过程进行得极为缓慢。另一方面，除了内渗的现象，还会发生这样一种外渗——渗出也会从相反的方向进行，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思想会从合作社之角向工人头脑的其他部分渗入，并施以机会主义的影响。

迄今为止，合作社仍是一个纯粹经济的组织。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战斗机构，因此，合作社就得不到那些在政党和工会中工作的、始终处于斗争洪流之中的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的重视。这种情况被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叛徒巧妙地加以利用，由于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那里没有遇到什么反抗，他们就在合作社中为自己建立了特别牢固的地位，他们能够自由地支配合作社资金。同时还能同样随意地从这一阵地中释放出叛离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的毒气，用以毒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此，他们拥有了一个能容纳上千万工人的合作社讲坛。

所有这些情况清楚地说明：将合作社运动的旧领导人——这些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从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并占领这个最后阵地，即极右机会主义分子的最后根据地，这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同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也清楚地说明，如果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首先占领合作社这块阵地，那么在组织人民生活 and 商品交换的时候，它将会面临多么巨大的困难。无产阶级必须在它不得不全力巩固政权和组织新社会的时候，去占领这块阵地，而合作社必须根据无产阶级新政权给予的任务，毫不迟疑地开始自己的工作。然而，占领



阵地的任务是不能一下子完成的。从上至下地清除旧合作社腐臭的污浊，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合作社许多重要的职位仍将长期掌握在合作社旧的领导人——这些无产阶级敌人——的手中；他们对工作进行破坏，人民的食品供应和商品交换的组织工作搞得非常糟糕，由此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并削弱了新的革命政权的力量。

所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将合作社运动的旧领导人——这些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在革命发生之前从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中及时地驱逐出去，及时地占领极右机会主义的这块最后根据地，这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多么重要。

共产国际及时地认识了这一必要性，早在1921年夏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它就把有关共产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开展工作的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且批准了报告人提出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若干原则。

这些原则主要关系到共产党人在合作社运动中进行工作的普遍而又具有纲领性的路线，对于策略问题及其他更多的问题——组织问题只是一般地谈了谈。这些原则主要是坚持认为，合作社再也不许成为“工人运动的第三种形式”，不许完全独立于和脱离于其他两种形式；这些原则坚持认为，必须将革命合作社的工作与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工作更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原则还坚持必须坚决摒弃所谓合作社运动保持政治中立的机会主义合作社的旧口号，因为在这一口号之下，社会主义的叛徒业已放肆地、毫无廉耻地实施其将合作社变为资产阶级奴仆的政策。在组织工作方面，这些原则只是坚持要求共产党的合作社运动工作的干部，必须在各地成立自己的支部，这些支部

必须按照区域并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整个运动必须由共产国际的合作社工作部来领导。

这一部门受命召开第一次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工作干部国际会议。

它执行了这一决定，1922年11月1日，第一次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工作干部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了。

有发言权或有表决权20个国家的36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拥有表决权的是：俄国、乌克兰、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远东共和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保加利亚、波兰、丹麦、瑞典、挪威、芬兰、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盎格鲁撒克逊语国家的代表和共产国际合作社工作部的成员。在合作社运动声势浩大的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没有派代表参加，英国的一位特别代表也未出席会议。

大会的工作持续了6天——从11月1日至6日，而且每天都举行两次会议。

会议的议程安排如下：

1. 成立大会的领导机构；
2. 各国代表们就本国合作社运动的情况和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的工作报告；
3. 共产主义与合作社；
4. 策略问题；
5. 组织问题；
6. 选举。

从代表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国的合作社运动都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危机，其原因是经济危机、物价剧烈波动以及资本的

猛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希冀迄今为止一直在狭窄的圈子里闭关自守的合作社给予任何帮助，都将是幻想。由于合作社仍在继续采用旧的工作方法，因此，它绝不可能给工人以根本性的帮助。它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感到旧的合作社在破产，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找到新的工作方法。所有这一切，为在合作社中成长和发展革命的新思想创造了合适的土壤。

此外，这些报告一致确认，西欧共产党极不重视合作社运动和共产党人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党的报刊对于宣传这个问题，很难、也很不情愿留出一席之地。在不少国家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干部基层组织的决议，至今都还没有实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选派同志去合作社中从事党的工作，并且没有尽力担负这一工作的领导职责，也没有努力把合作社纳入它们正在进行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运动中去。在法国，人们特别怨气冲天。那里的共产党至今对合作社没有给予丝毫的重视，并且对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从未发出过指示，因此，在这些同志中间出现了很大的争端。法国共产党虽然有过一个决议，规定所有党员有义务成为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并有义务在这一领域中开展工作。但是这一决议根本就没有实行。正如我们的征询得到的答复所说的那样，“党内大部分党员不是合作社社员”。这一复信中的另一段落还说：“只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是合作社的社员”，“至今，共产党对由党内引起的、在合作社社员中产生的一些派别倾向，还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态度，党没有努力把这一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复信还抱怨说：“共产党没有给予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委员会以任何帮助。经过艰难的努力，我们才刚刚开始

《人道报》上发表了几篇论述我们活动的文章。”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共产党不去努力接近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那么后者也将以同样的手段回敬它，他们也不会去努力争取接受党的领导。对征询得到的答复这样说道：“我们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委员会与共产党没有任何正式的联系，但是我们却在寻求与它保持友好关系。”

负有领导全国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命的司令部只是保持“友好关系”。况且，革命的合作社运动的最重要基本原则之一，也就是尽可能密切地接近各种各样的工人革命运动，服从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领导，按照统一计划进行工作，就是共产党对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拥有领导权。只有这个由所有的组织结成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工作顺利地继续进行下去。在这种党与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相脱离以及后者与党相脱离的状态之下，革命的合作社运动在法国发展得非常缓慢，这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复信还说：“至今党仍然没有给我们以我们所期待的支持，因此，我们的影响比所应有的影响小得多。”

党对合作社工作越不重视，这一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就越大，统一就越难。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可悲的例证。在法国同志所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内容：

“在合作社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共产党的任何一位同志对改良主义者的报告表示反对，立即就会有党的另一位党员上台，要求对合作社领导人进行信任表决，这使我们的对手欣喜若狂。因此结果是，反对共产党人观点的大多数意见都是来自我们的党员。改良主义者则抱着分裂和削弱共产党的愿望，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时机，洋洋得意地强调我们中间存在的意

见分歧。”

共产党必须给各地的合作社事业以极大的重视。否则，无纪律的缺点就会在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中间深深扎根，成为恶习，而以后再与这种恶习作斗争将是很困难的。在战争中必须及时地占领所有的阵地，后来再夺取一个没有及时占领的阵地，则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况且，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进行严肃斗争的时刻业已到来。人们对旧领导人不满意，对合作社运动的陈旧的理论 and 实践不满，处处怨声载道。革命的思想确实在孕育着。虽然法国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的工作非常混乱，非常薄弱，并处于无组织状态，但是他们的成绩本身也是明显的。在我们法国同志所写的一个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内容：

“我们工作的成绩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我们代表大会的表决上，1919年根本就没有进行表决；1920年，我们的同志在总共4000个席位中占21个；1921年，我们在同样席位中占51个；1922年，我们在同样席位中占300个。每天都有新的追随者向我们靠拢，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可以期望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在某几个国家中（如荷兰），共产党人和合作社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联系；在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希腊、拉脱维亚（我只谈欧洲国家），共产国际的支部对合作社运动中的工作则毫无所知。

另一方面，代表们的报告也确认，只要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对合作社的工作稍微给予这一些工作就会很快地结出丰硕的成果。德国在这方面独占鳌头，那里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同志从事这工作。德国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是合作社社员，在他

们所属的合作社中组织了112个团体，有些合作社的人数虽少，但它们的整个领导机构都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为了加强各个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还建立了20个区级代表机构。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有时还召开区级代表会议（1921年召开过3次会议，1922年召开过4次会议），而且偶尔还召开过全国代表会议。他们还发行了一本为运动服务的杂志《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家》，同时有5种党报出版合作社副刊，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人组成的合作社工作部。总之，人们可以说，德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着力于合作社工作了，但是，毫不隐瞒地说，迄今为止，它在这一领域所做的事情并不算多。共产国际得到的征询答复说：“直至今天，党没有把合作社问题放到应有的地位。”

然而，合作社革命工作即使是刚刚开始，它的巨大成果也是引人注目的，有组织的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的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对工作的兴趣也在增长，这可以从参加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人数得到说明。迄今为止，已经召开过3次这样的会议，来自16个区的24名代表参加了第一次会议（1921年），参加第二次会议的是来自21个区的30名代表，参加第三次会议（1922年8月20日于魏森费尔斯）的有96名代表。同时，报告强调指出，如果会议组织得更好些，参加会议的人数还会更多。可见，假如德国共产党认真重视这一运动，那么不久以后，这一工作就会显示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更加坚定地进行工作，在那里的共产党人的工作也同样可以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各个国家的所有这些报告说明，第四次代表大会必须以特殊的紧迫感来重申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决议说，共产党人必须在合作社里组织起自己的支部，所有党的组织都必须尽可能地重视合作社运动，这是十分必要的。

从《共产主义和合作社》这一报告中，以及从关于这一报告的辩论中可以得出结论：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正确地制定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纲领和路线。第一次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国际会议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作任何改进和补充的工作，在这方面也没有再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在策略问题上，这次国际会议也绝对无条件地承认：合作社有必要以强有力的方式介入围绕涉及合作社或消费者的一切问题而进行斗争。它们必须与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密切联系，肩并肩地进行这种斗争。反对任何物价上涨，或者给这种斗争制造困难的任何尝试。这一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里，包括反对任何提高关税、消费税和间接税的斗争，反对企图向合作社征收高额税和特别税的斗争，要求将向人民分配生活必需品的的工作完全交给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社及其社员应当参加各种形式的这类斗争。目前，特别是对德国来说，工厂委员会已经坚决地发起了一场斗争，合作社参加这场斗争的问题在当前具有特别的意义。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必须在自己的组织和协会中，特别坚决地开展一场运动，以便使合作社能参加这场斗争和参加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大会。

意大利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的任务是，不仅要使城市的消费合作社，也要使农村的生产合作社投入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去。

军国主义的扩张将必然导致消费者的税收增加，导致战争危险和干涉他国的行为，因此，在这类问题上，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必须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

只有与共产党和红色工会携起手来共同进行这种斗争的实践，才能够打破由合作社旧领导人培植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合作社政治中立的原则，才能够打破合作社运动是完全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第三种形式的观念。只有通过这种共同斗争的实践，才能够建立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并实现工人运动完全的统一。

然而，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的任务并没有就此完结。他们必须在工作中运用**纯合作社的方法**，就是说，他们还必须在现有的情况下，寻找对作为劳动者（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机构的合作社的工作来说最为适合的工作方法。例如，在这里有以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取消在合作社社员中分配红利的做法，并且将这些收入上缴到不应分散的储备资本中去，以便增加合作社的资金，还可用来建立特别互相基金，用于资助罢工工人，资助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受害者和被解雇的工人，等等。另外，还要在合作社女社员中开展工作，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还要开展反对行会社会主义思想侵蚀合作社的斗争，等等，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代表大会为从基层组织直至共产国际合作社工作部中的共产党人开展合作社工作的范围确定了界限。合作社工作部应当由国际会议选出的各个国家的20名代表组成。为了进行日常工作，合作社工作部成立了一个由7名同志组成的主席团。

这样，在共产党人第一年在合作社运动中开展的工作的基础



上，会议取得了两个较大的新进展：确定了运动的策略和制定了运动的组织形式。

鉴于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合作社工作部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提出建议，就合作社运动的问题作出如下决议：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关于合作社运动的决议**

在世界大战的前几年，尤其在这次大战期间，合作社运动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了它的行列。目前，资本在世界各地所展开的攻势，促使工人——特别是妇女——更加看重消费合作社所能给他们提供的帮助。

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早已很透彻地了解到合作社对于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性。他们牢牢地把持住合作社的组织，并且在那里长期不懈地毒害着劳动群众的思想意识，是的，他们甚至成功地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群众中间，制造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在某几个国家中，社会民主党掌握了合作社运动的领导权，它们急于掏空合作社的钱箱中的资金，拿来支持自己的党，并且在政治中立的旗号下，实现自己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及其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

处于合作社领导地位的合作社运动的旧领导人，不能够、或者说不愿意去理解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和合作社的新任务，也不能为合作社制定新的工作方法。由于他们顽固拒绝放弃他们至尊至圣的合作社原则，他们甚至破坏了纯经济工作和合作社的生存，因而也同时在葬送整个合作社运动。

如果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这些旧领导人最终是无所作为的，他们不会为使合作社完成自己将要承担的巨大和重要的任务而去做一些准备工作。

所有这些情况引起了各地共产党人极大的重视，应当把合作社从社会改良主义者手中夺过来，并且将它从一个资产阶级走狗的工具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工具。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了关于共产党人在合作社中开展工作的指导原则。现在，一年半的经验说明，制定这些指导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再次重申这些指导原则，并且紧迫地要求所有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组织，坚决地开展合作社的工作，同时还要求各新闻机构，在它们报纸的栏目中给合作社运动问题留出充足的版面。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阐述这些指导原则时，特别强调指出：

1. 所有共产党必须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按照这一决议，所有党员都必须是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并且必须在这一组织内部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必须在每一个合作社的组织内部建立秘密的或公开的共产党支部，所有党的支部必须与党的合作社区级组织保持联系，而后者必须与合作社全国性组织保持联系，领导这一全国性组织的必须是一个专门的合作社工作部，也就是所在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共产党人在合作社的全部工作必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严格纪律的基础上进行。支部的任务是，与作为劳动合作社社员的广大群众建立联系，在他们中间不仅要老的合作社运动的原则，而且特别要对它的实践进行批判，对所有带有不满情绪的群众施加影响，并将他们组织起来，以便在合作社内部建立起一个反对资本和反对资

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联合组织，必须通过共产国际合作社工作部与共产国际保持密切联系。

同时，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积极分子绝对不可以致力于使革命的或反对派的合作社员脱离合作社团体的活动，或者使合作社出现分裂的活动，因为这只能导致合作社力量的削弱以及革命的合作社员与广大工人群众联系的中断。出于同样的原因，全国合作社联合会也不可以脱离国际合作社联盟。相反，共产党必须要求所有那些由共产党员构成多数的、还没有成为国际合作社联盟成员的全国性联合会，申请加入国际组织，并吸收它们参加国际组织。

2. 不仅各党中央，而且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以极大的努力与合作社中的种种幻想作斗争。这些幻想表现在：认为合作社本身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缓慢地长入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认为合作社能够用旧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同时，共产党人还必须与所谓合作社的政治中立的原则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一原则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资产阶级及其仆从的政策的一种公开的和隐蔽的支持。这一斗争不应当只表现在理论宣传上，而必须表现为争取合作社参加我们的政党和红色工会目前为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正在开展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例如，反对提高税收，特别是殃及消费者利益的间接税；反对对合作社及其营业额征收特别税或课以重税；反对提高物价；要求把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全部分配权交给工人消费合作社；反对将导致增加国家支出以及由此产生的提高税收的军国主义；反对将会引起货币暴跌的

帝国主义国家疯狂的金融政策；反对在各地有所抬头的、对合作社进行无情破坏的法西斯主义；反对咄咄逼人的新战争；反对干涉；争取与苏维埃俄国缔结贸易协定，等等。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组织与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并肩携手地投入到这些斗争中去，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必须要求自己的组织，对资产阶级恐怖统治的牺牲者、罢工工人和失业工人等提供援助。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必须坚定地坚持在合作社中大力开展革命的启蒙工作，并且必须将这一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

3.除了全力投入到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中去，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还必须在其组织内部进行合作社本身的工作，以使合作社具有无产阶级的新任务所要求的性质。应当将小的消费合作社联合为大消费合作社，摒弃削弱合作社力量的旧的利润分配原则，将获得的盈余利润用于加强合作社的力量；应当用盈余的利润建立援助罢工工人的特别基金；保护合作社职工的利益；反对可能对合作社造成危害的银行贷款，等等。如果需要提高社员会费，共产党员必须坚持要求，不得从合作社开除没有能力缴纳这笔钱的工人，要求减轻贫苦工人的会费。

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的支部，也要将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密切地与无产阶级妇女组织的工作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联系起来，以使用共同的力量在女工中以及青年中开展以共产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合作社宣传工作。同样必要的是，应当全力进行反对合作社官僚主义的斗争。合作社中的官僚主义者利用民主的口号作幌子，把这一原则贬为空洞的口号，而且在实际上则任意地，肆

无忌惮地在合作社中为所欲为，他们回避召开全体成员大会，并且从不考虑合作社组织中的工人群众的意愿。最后，参加合作社的共产党员的支部还有必要让自己的成员，包括女社员，进入合作社的领导机构和监察机构，并且有必要采取其他一些措施，使共产党人具有领导合作社所必需的认识和兴趣。

**洛里当（法国）：**

给我们提出的建议中的提纲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以某种方式谈到了合作社问题，这在我看来是太一般了。

上面的批评对某些错误进行了纠正，据我看，这些批评不是从西方来到莫斯科的。梅什切亚科夫同志刚才抱怨说，特别是在法国的合作社中，人们没有做出应有的工作来。另一方面，梅什切亚科夫同志所作的报告主要还是针对消费合作社而言的。

毫无疑问，我同意报告人关于消费合作社的作用和意义的说法。我希望，人们将来会给予这一问题以应有的充分重视，因为现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危险，即合作社被人用来服务于某一目的。

1876年，盖得从流放地返回家乡的时候，在一次合作社员大会上，就遇到了这样一种中立主义的情绪：当人们要求为蒙梭矿区的罢工工人提供援助时，合作社委员会的委员夏贝尔却表示反对，并以政治中立的名义拒绝了提供援助的要求。

雇主的政策和基督教的政策利用这种政治中立，来实现其反对工人合作社的企图。有一天，鲁贝的一位名叫莫特的雇主对那个在北方宣传合作社思想并在鲁贝建立第一个合作社的茹尔·盖得说：工人合作社不折不扣地就像一头革命者的“奶牛”。

因此，有必要谨慎小心地密切注视着合作社运动，而且，如

果我们认为，合作社会为新社会准备一些因素，那么我们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物质因素、人的因素不是通过合作社，而是通过资本主义本身，通过资本的集中而形成的。

盖得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定义：“手工作坊的共产主义就已经使工人们非常满足了。”显而易见，我们一方面应当仔细地考察合作社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则应当仅仅赋予它们相应的意义；我们必须致力于使合作社为战斗的无产阶级提供避难所，首先提供弹药。在法国北部，所有的合作社都为工人组织建立了人民之家，它们为罢工工人和失业工人分配援助物资。有些合作社还直接地或间接地对党进行资助。

我们可以用一种典型的表达方式来予以说明：今天，合作社应该是党的一支辅助力量，明天也必将是无产阶级政权的辅助力量。

因此，共产党人占领合作社，是必要的，是绝对必要的。我刚才谈的是北部和加来海峡省的传统做法。在那里，有许多合作社，有类似在比利时发生的合作社运动。在图尔的分裂之后，社会党就一直想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合作社。

在某些合作社中，共产党人占了多数，例如：在有6万人口的城市图尔宽，在法国人称之为“红色哈吕安”的哈吕安城，在马尔科，在巴卢尔，在索勒斯梅，等等；但是在鲁贝，共产党人则占少数，那些反对派使用了的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阴谋诡计，成功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合作社。

因此，针对反对派把持的合作社，共产党人着手建立另外的合作社。鲁贝无产阶级的合作社已经成立一年了，在前6个月的时间中，货物的销售额达50万法郎。这个合作社拥有地产面积达

1 000平方米，拥有若干烤炉，一个位于运河边的煤店，一个咖啡馆，若干会议室和音乐厅，等等。

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就，激励着北方其他地区和其他城市的共产党人行动起来去仿效这一榜样。

“不给改良主义者即反对派一分一厘”，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反对派把持的合作社中，共产党人应当为政治中立说话。我知道，将钱财交给反对派或用来资助社会民主党，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然而，尽管这种姿态十分难堪，我们对呼吁合作社中立的答复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资助的原则，而是接受资助的那个党，我们必须要求资助真正的工人党，也就是共产党。

我请报告人注意法国北部这个孤立的共产党合作社，明天，它将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并可能引起合作社内部的整个分裂运动。统一，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当然，鲁贝的共产党人有义务支持鲁贝的共产党合作社，而且，他们还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努力使这个合作社加入法国合作社联合会。

我希望，法国的同志们以及其他党的所有同志们都来支持吸收我们鲁贝的共产党员参加联合会。

哪里有被开除者，我们就要迫使哪里的合作社重新接纳他们。然而同时，当我们为了和解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时，我们就要着手做些物质准备，以建立自己的合作社，就像鲁贝建立的合作社一样。

关于消费合作社就谈这些，对此，上述报告已经热情洋溢地全面地进行了论述。但实际上还存在着其他形式的合作社，特别

是农业合作社。我这里说的不是农业工人工会，农业工人基本上与产业工人一样，都是雇佣工人。我这里指的是小佃农以及有时与小土地占有者联合在一起的部分租佃的佃农的联合组织。

建立这种组织也要遭到反对吗？不该把这种农村小土地占有者看作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反过来努力帮助这些农民加入联合组织，加入共同买卖的正规合作社吗？

加入合作社是一种必然，之所以如此，这不仅因为合作社能够有助于土地的社会化——这点从未有人想过——，而且还因为在共同劳动的时候，一种新社会的思想可以灌输到农民个人主义的思想中去，还可以把个人主义从今天的社会中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灌输即教育的方法，它能够使农民相信：共产主义可以使每一个人获得他在集体中和在集体的管理下要求得到的那部分东西。

还有一些生产合作社，人们对此则根本没有或者很少谈及。

明年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不得不面临这一棘手而又危险的问题。我绝没有为生产合作社辩护的意思，关于这一问题，我也只能重复一句话：根本就没有人想过，除了资本主义中的一种资本主义，还能把它说成是其他什么东西。然而，如果我们面对危险而闭上眼睛，那么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法国北部的同志们已着手解决生产合作社的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还更进了一步：他们正在考虑建立劳动集体的银行，吸收工人的积蓄，将工人的钱聚集起来，这样，工人就不必把自己的钱交给资本主义或者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危险的开始，而实施则是危险本身。工



人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在图尔宽有一个织造工场，名字叫“工人团结”，这是一个许多年以来就在发挥作用的生产合作社。当许多合作社——在我国遭到破坏的地区重建的合作社——相继出现的时候，我所说的这种生产合作社就变成孤立的了。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重建的合作社，我们必须让它们发挥作用。它们滋长了行会思想，今天，这些行会受到“工农商技术员工会联合会”的袒护。

同时，革命的建筑工人联合会也在学习这些行会。因此，共产党对此应当拿出一种意见，共产国际应当说明自己对这些行会的想法以及说明它们可能会在法国和其他地方导致什么后果，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

从重建的合作社到小市民联合起来的组织——维修合作社只有一小步之遥。如果人们考虑到工人——不管是由于有关廉价住宅的法律，还是以其他的方法——变成了小有产者，那么我们最终必须做到，让他们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反对我们，这才是我们的利益之所在。此外，所有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有小有产者，都非常关心住房问题，这一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以致房客联合会在法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个工作领域不应当留给我们的对手。我们必须谈谈住房的社会化问题，必须寻找一种能够阻止工人房客反对拥有少量房屋的工人的方式。这种方式要向小有产者表明，资本主义对他们决不会有任何怜悯，资产阶级将会以所谓小有产者——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工人——利益的名义，轻易地剥削已经发展成为维修合作社的重建的合作社。

不言而喻，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法国的首要任务是，给工业无产阶级以应有的意义和重视，以此来重新纯洁革命

的源泉。然而，这一任务也要求我们努力使那些有可能服务于反革命事业的分子保持中立。

因此，我想给梅什切亚科夫同志的报告附上几条实际的意见；因此，我要向他说，我们必须以我们共产党人的豪迈感，将我们火热的战斗激情，将我们理论的警惕性和我们革命的信念带到合作社的领域中去。（掌声。）

**昂利埃（法国）：**

同志们！在这次莫斯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举行合作社代表大会的时候，我们一致同意，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想对此进行任何讨论，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共产党的同志们对合作社问题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如果讨论再拖延下去，很可能我们的听众将会越来越少。

我们对此并不感到十分自豪，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沉默不语地走开。

我们曾考虑过，我们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避免讨论生产合作社问题。这一问题是极其复杂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非常赞同以下看法，即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生产合作社左右那些致力于合作社工作的工人，使他们对革命的行动完全保持中立。

一个合作社要想发展起来，它需要 3 个条件：

1. 充足的资本；
2. 技术人员和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
3. 销售产品的地区。

然而，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将工人组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极少具备这 3 个条件。

一般说来，合作社首先缺少的都是资本，人们将不得不求助

于资本家的投资和贷款，其结果或者是陷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即强权的掌握之中，因为资产阶级政府为了使生产合作社为自己所用而给以资助；或者是陷入资本家的控制之中，一旦合作社的技术或管理知识的不足，这些资本家一夜之间就会变成生产合作社的财产所有者。

因此，要使共产党人能够组织生产合作社，我们在资金——资本主义统治下最最重要的东西——方面，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困难。

另外一个困难则在于技术和管理方面；事实本身说明，建立了一个公司，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具备了一切必需的行政管理上和技术上的素质。除此之外，还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产品的销售也完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为与资本主义制度拴在一起的合作社，就像这个制度一样，会出现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危机，而且不能幸免。实际上，合作社只有和资本主义制度完全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得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几乎完全要失去那些从事合作社工作的同志。

在我们面临危机日益严重的这一混乱的年代，我请求共产党员同志们，在着手成立这类组织之前，先把事情认真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局势不再是以前那种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显得还很牢固的局势了。相反，今天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努力不去做任何可能压抑自己的干劲、可能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域和活动领域妨碍自己活动的事情。

刚才还谈到了行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的同志，这些行会无非是一些一般的生产公司，其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的章程没有规定在其股东中间分配利润，而且它们经常要把工人工

会拉入自己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恶果就会与日俱增，于是，就会出现以下事实：刚才提到的那些工会，甚至是最革命的工会也接近了改良主义的形式，并且还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可以作出一些持久的、重要的、有益的事情。（洛里当插话：关于这点，您为什么不在报告中提出来呢？因为这是您的观点，您完全有必要把它全部说出来。）我们在报告中讲过，我们要提醒同志们注意那些自称为“行会”的生产公司。出于我刚才所讲的同样的原因，对此我们就不想更详尽地论述了。（洛里当：危险是存在的，他们像鸵鸟一样把头藏在沙土中。）洛里当是完全正确的。对他来说危险很大，但这不是对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的活动家的。

70年以来，在工人阶级当中就存在着一种把自己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倾向。人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制度——蒲鲁东的制度、布赫尔的制度，这些制度试图把工人阶级在生产公司中组织起来。直至1879年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在法国，人们还是谈论生产性公司，似乎工会的创立不是为了在阶级斗争中保护工人阶级，而只是为了在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时候，把它们作为骨干力量来使用。

第一批生产合作社是在1840年至1848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建立的。1848年，由于临时政府的资助，法国各地都开始成立生产公司。在整个帝国时期，也就是从1848年到1870年，蒲鲁东的制度——“互助原则”盛行起来。在那个时期，有几千个公司建立起来了，然而，今天它们几乎全都不存在了。

那些自1848年以来所建立的公司，也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幸存者。巴黎眼镜制造公司就是其中一个最糟糕的资本主义公司。

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论据。

在1879年工人代表大会之后，法国成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起名为工人生产公司协会，它囊括了大约150个这类公司。可以确切地说，如果它们得不到国家的资助，享受不到管理当局和巴黎市对企业家实行的优惠，那么没有一个公司能够生存下去。

因此，事实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对此继续进行讨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70年来的这一经验不是法国特有的经验，它也存在于英国，在那里，组织生产公司也是以罗伯特·欧文的制度为基础的，而这一制度已经完全失败了。人们今天试图要更新的和我们在工农商技术员工会联合会的同志所宣传的那种制度，就是建立在这同一原则基础上的；我们的同志借口要使之上升为理论，企图用他们在德国学会的某些学说，来实现这些原则。

然而，他们没有说出来的、他们永远不会说出来的正是以下事实：在德国，以行会的形式组织了生产合作社，如果说，它们为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提供了某些服务，那也只是由于眼前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利可图，而这种局势是经过建筑业中8年时间的间歇形成的。由于人口过多，必须刻不容缓地为他们找到栖身之地，然而，一旦出现正常的情况，这些德国行会的利润，就会像必须与之竞争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利润一样不断下降。比阿特里萨·维伯同志研究了英国的合作社，他指出：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先后落入资本家之手，或者根本不复存在了，因此给工人阶级及其进行的阶级斗争带来了绝望的情绪。

资产阶级接受了上述这种理论，因为如果人们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就会意识到，必须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合作社是不可能

达到夏尔·吉德所宣传的那种结果的，而且，假若这种理论在25、30、40、50年中一直助长工人阶级的幻想，那么这就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段时间。夏尔·吉德的这种梦想又一次被当时合作社联合会的那些持改良主义态度的同志们接受了。

因此，共产党员同志们要是没有首先考虑一下这些经验，考虑一下这些事实，就不要走这条路。我不仅要谈这个题目，而且还要谈合作社的社会作用。洛里当总是照搬茹尔·盖得的理论，他刚才说，合作社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它最多是对其成员进行了某些集体的社会教育，或者是为党及其革命活动提供了某些援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并且还认为，合作社是一股巨大的社会革命力量；我不是合作社运动活动家，我不信奉夏尔·吉德的学说。他做着—个美梦，幻想把全体资本家和全体工人联合在消费合作社里，并且可以借助于聚集在这些公司里的资本，逐渐地改造世界以及消除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经济对立，总之，他相信能够因此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夏尔·吉德的梦想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它只能是一个梦想。

1910年，当法国社会党决定成立合作社并给这一决定冠以革命的词藻之时，它也只是又一次接受了夏尔·吉德的观点。即使社会党本身对此事不是十分关注，也会有些同志认为，加入消费合作社是多么重要，并且他们实际上也加入了合作社，在那里成为夏尔·吉德观点的积极维护者。他们要求政治上保持中立，并以此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

（洛里当插话：也有你！你刚才似乎说，党在合作社中得不到什么东西。你不同意吉德的思想，你认为合作社不可能给党

提供弹药。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必须达成谅解。)

**昂利埃：**

我说过，我们老党中的同志们认识到了加入合作社的重要性，这不是为了给党争取一些资助——当然也不禁止合作社这样做——，而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之外，在我们的政治组织生活中已成为家常便饭的危机和暴风骤雨之外，建立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以便总是能够坐在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旁吃饭。

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在社会民主党的总叛卖之后，那些坐镇合作社的人也没有感到有必要去试图了解合作社的价值，去占领合作社的全部领导岗位，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合作社能够给他们提供可观的资助，所以他们在政治中立的外衣下，用合作社——甚至共产党合作社——提供的资助，从容不迫地推行反对派即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推行反动派的政策。在法国，接受合作社员33.6万法郎会费的全国联合会办了一个刊物，出版发行15万册。这一刊物的订阅者是合作社，它遵循的只是极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和中立主义者的政策，虽然共产党人也提供一些费用。人们利用合作社的总局势，甚至利用茹尔·盖得宣传的思想，去实行一种反革命的政策，即便不是以直接的方式，也是以隐蔽的方式。在我们的合作社中，这个问题以同样的方式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在这些合作社里思想并不统一，在全体大会上很少充满团结一致的气氛，但我们对下列看法倒很一致：我们要进行宣传，我们要把利润用作发展基金，用作社会互助基金，或者用于共产主义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允许我们在各个方面发展共产主义的原则，同时在经济领域坚持这些原则。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如果问题只涉及到向党提供资助，那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合作社也存在着自己的危险。合作社全体大会在同意为共产党的宣传提供资金之后，它也会同意为改良派的宣传提供资金。

（洛里当插话：问题是我们应当在合作社中尽我们的义务。）

**昂利埃：**

我认为，合作社是社会活动的另一种形式。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占统治地位，合作社就绝不会为我们提供刚才所谈到的东西。然而，如果谈到像俄国那样的社会制度，由于那里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治领导权，由于那里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革命的目的是社会化，这决不会意味着，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都将社会化。肯定还会有大量的个体经济组织存在，它们是不能够社会化的。如果有大地产和大企业，谈论社会化是轻而易举的，那里的工人已经组织起来，那里人们的精神状态特别适合于承担领导责任，而且那里有工人委员会。工会是无法使小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以物易物的贸易实现社会化的。这正是问题之所在。我们正在这里开会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有过惨痛的经验，因为人们以前从未搞过合作社，有些人把合作社看作是多余的，甚至怀疑它会妨碍革命。我听说过，社会党人是怎样援引巴塞尔公司作为例证的，那里合作社制度的发展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社会党人想要借此说明，这个城市合作社出售的商品价格低廉，这促使工人阶级蜕化变质，因为这种价格使雇主有可能降低工人工资，同时，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所进行的斗争。这曾经是一条将工资降到最低生活水准的铁的规律。从未搞过合作社的俄国共产党人也不得不经受掌握着



合作社的孟什维克对合作社进行的破坏。在那段时期，合作社提供了俄国3/4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合作社中引人注目的反抗，俄国人被迫完全撤销合作社，使它仅仅限于发挥一个简单的分配机构的作用，因为国家征收了全部生活用品。这就是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的结果。因此，如果人们不是被迫撤销合作社，而理解合作社在社会组织中的作用，并且善于利用这一机构，我们今天本可以避免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显而易见，合作社不是公司的一种最后的形式，它只是一种暂时的形式。它利用资本，但是不为资本效劳。就其本质来说，它是民主的，它具有一种形式，使每个关心合作社的人，不论他们自己付出了多少资本入股，都有可能参加表决。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协作价值是无可辩驳的。尤其是，假若不把利润分配给每个社员——某些公司已经发生过这种个人主义的事件——，而是取消这种利润分配，使之成为不可分的集体资本，情况就更是如此了。这样，人们就能借助于一个间接的手段达到了一个社会化的制度。（加香插话：您又滑到夏尔·吉德那里去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我能够清楚地理解这种意见，因为合作社由于竞争是不能够充分向前发展的。例如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纵火烧掉合作社。然而，在苏维埃俄国的这种制度下，人们进行了革命，无产阶级实行了专政，这就是有效地对付在无产阶级专政组织中具有破坏作用的资本主义残余的唯一手段。

不存在其他的手段。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迫使1亿或1.2亿俄国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

必须用不同于暴力的其他手段，去督促农民们组织起来，必须通过间接的手段去达到这一目的。蒲鲁东在他的著作《我不接

受教条》一书中与马克思进行论战时说，马克思只考虑革命，然而他却代表巴黎的小工业者，他感到：马克思预言的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一个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以及当时在巴黎还不存在的现有大工业。

这一论断构成了想要借助于生产合作社实现社会化的这种错误的社会教条的基础。但是，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蒲鲁东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我坚信，苏维埃是不会错误的，同时，它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改组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样，通过合作社之间的竞争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苏维埃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它给合作社提供资金和必要的设施，并把所有那些能够促进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的东西拿出来供它们支配。当我们召集合作社第一次会议的时候，莫斯科苏维埃的书记出席了会议，他对我们说，他很幸运地看到共产党人在从事合作社的工作，因为如果人们懂得组织合作社，如果这一机构一直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那么就可以不用制定新经济政策了。

我们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经历一个过渡时期。要让世界走向共产主义，光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够的。在革命的初期，我们没能经历这一过渡阶段，因为我们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还要消灭一些事物，以免反过来被它们消灭掉。然而，如果你们拥有必要的才能去运用你们所掌握的手段，那么你们就能够避免去做我们做过的蠢事，你们就能建立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你们将会使大生产资料社会化，使合作社成为所有那些立足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的经济组织的基础。

这就是共产主义合作社的意义。（掌声。）

**主席：**

因为没有人再要求发言了，按照协议，现在由琴丘克同志作最后的发言。

**琴丘克（俄国）：**

洛里当和昂利埃之间的争论与问题本身没有任何联系，甚至根本就没有谈及问题本身。

如果洛里当指责我们，说我们忘记了生产合作社，那他是不正确的。在决议中，我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那是因为它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共产主义合作社运动干部会议上谈过了，并作了决议，决议第11条谈到：“生产合作社和信贷合作社几乎一直是小资产阶级的会社，因而没有能力去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因而注定要走向毁灭或变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我现在只给你们读决议的一部分即第11条，由此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了解这个问题的。

如果我们不敢在我们的决议中谈及这个问题，那么原因最终还在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是一个很高的机构，不能讨论一些还没有经过充分研究的问题。

我们要把这一问题移交给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研究，我们将向大会提交一份特别决议草案。当昂利埃说道，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新经济政策”，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办合作社，他是不正确的。“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对此，合作社是不可能作出什么贡献的。

如果昂利埃说，倘若在革命之前正确发展了共产主义合作社，就会从根本上减轻了革命的任务，但是“新经济政策”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他就说对了。合作社问题与新经济政策风马牛

不相及。

洛里当指出，必须保持合作社运动的统一。在这里，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是这个统一的拥护者，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对此没有再重复，因为人们不能够总是老生常谈。无论如何，在俄国，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合作社联合会更具有普遍性，并准备把它发展到还没有参加合作社联合会的保加利亚去。而且，我们也同意你们的说法，即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合作社内，我们必须像占领工会那样去占领合作社这块阵地。我们没有理由把合作社的固有权力拱手让给我们的敌人。单独组织一场合作社运动的尝试是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赢得整个合作社运动。

虽然合作社是拥有巨大权力和利益的一种手段，但是共产党人还没有完全理解它的重要性。我们看到，1919年，当苏维埃政府被迫借助于合作社来进行产品分配，而合作社又掌握在我们敌人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丢下产品分配的工作，去与我们的敌人进行斗争，去把他们关进监狱。这样一来，合作社的工作就遭到了破坏，人们会感到不满意，因为他们一无所获。如果你们想要避免这类困难，你们就必须在夺取政权之前把合作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会议休会时间：晚9时45分。**

## 第二十四次会议

(1922年11月27日，星期一)

会议开始：中午12时40分

主 席：纽拉特

### 共产主义妇女工作

(报告人：克拉拉·蔡特金，赫尔塔·施图尔姆，  
斯米多维奇，卡斯帕洛娃)

**克拉拉·蔡特金** (受到热烈欢迎)：

同志们！在作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的工作和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进展情况的报告之前，我必须先做几点简短的说明，这些说明也许是多余的，因为它们重复的只是一些确定了的东西，形成决议的东西。尽管如此，它仍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面临的事实是：人们对我们的工作一直存在着误解，这不仅存在于敌人的队伍中，而且还存在于自己的同志中，存在于男人和妇女中，他们对什么是共产主义妇女工作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支部的机构的任务是什么，一直有误解。显然，这些误解在某些人身上是作为某种陈旧观点的残余继续发生着作用；而另一些人则是有意提出来的，因为他们终究对妇女工作本身并不表示什

么同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持反对态度。

从事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某些独立组织和妇女运动的联合机构，它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个辅助机构，它的工作不仅与执委会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直接处于执委会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我们惯常说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完全不是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并且与任何女权主义的派别也毫无共同之处。有计划的共产主义妇女工作有着双重目的，首先，让那些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妇女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牢固地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使她们成为本国支部的党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积极而有觉悟的工作者和代表；此外，争取那些还不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妇女的支持，吸收她们参加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和斗争。应当把劳动妇女群众组织起来，让她们积极踊跃地参加革命斗争。我们妇女感到第一位重要的责任是参加共产党的每一项工作和斗争。我们有志气，不仅在共产党和将其联合起来的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作和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而且在最平凡的日常工作中也努力奋斗，决不落后。

事实表明，尽管共产主义妇女工作和各国党的生活在思想上存在着有机的密切联系，但我们还需要建立开展这项工作的专门机构。这是确定无疑的！共产主义妇女工作不应只是妇女的事业，它是我们全体的事业，是每个国家共产党的事业，是共产国际的事业。然而，如果我们想到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就有必要在各地建立能够统一的、有计划的领导共产主义妇女工作并使其朝着上述目标发展的党的机构，人们可以把这一机构称为妇女工作书记处、妇女工作部，或者冠以其他任何名称。我们也不排除这

样的可能性，即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某个强有力的人物——不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能够承担某个地方或整个地区的共产主义妇女工作。况且，我们是以多么赞赏的心情来看待党内这类个人的工作成绩啊，但是我们必须时时告诫自己，如果不是某个人有计划地工作，而是众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那么这对共产主义来说，效果和作用肯定就会更大。因此，从共产主义妇女工作来看，党内和国际上的许多人为了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地开展工作，必须成为一个值得提倡的口号。同时，在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中的工作，首先和最好由妇女来担任，这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恰当的要求，是党内实际分工的要求，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广大的妇女群众今天仍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历史事实：女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女性心理，作为性别天生就有的东西和在历史上由社会的环境和状况造就的东西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根据小农具体的生活条件考虑小农的特殊心理，我们也必须去考虑广大妇女群众的特殊心理。所以，一般来说——我强调“一般”这个词——妇女本身能够最好、最快、最敏锐地认识劳动妇女生活的某些基本特点，从这里，她们可以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另外，一般地说，妇女们也会更快、更好地找到在受剥削和奋起反抗的最底层妇女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方法。不言而喻，这仅仅是就一般而言。参加党的每一项活动，从散发传单等最不起眼的工作开始，直至大的决战，我们共产党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权利。假若有人认为我们在党和共产国际的整个伟大的历史性活动中是低人一等的，我们会感到是一种侮辱。我们也欢迎每个男同志参加特殊的

共产主义妇女工作，这对我们的机构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全部工作来说都是十分适用的。

同志们！在过去的一年中，从事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妇女工作机构的作用，既显示了其积极的一面，也显示了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方面是：在一些国家中，国际的共产党支部本身成立了这类专门机构，例如保加利亚和德国，在那里，妇女工作书记处致力于完成所面临的任務，把女共产党员组织起来进行培训，以及动员劳动妇女去参加社会斗争，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成为共产党一般党内生活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毫无疑问，在这些国家中，我们有了许多女共产党员和在党内一起工作的妇女同志，越来越多的妇女群众成为我们的党外战友。这些情况也同样发生在我将要提到的这个国家，从意义上来讲它却应当站在第一位，这就是苏维埃俄国。在苏维埃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部门始终与党同心协力，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些部门显示出，目前，正值苏维埃政权走向共产主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困难时期，妇女们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和不可缺少。我们的俄国女同志们通过妇女工作部，在党的帮助、同意和领导之下作出的贡献和还将作出的贡献，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所有经济领域和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女工和农村妇女，让她们参加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去共同解决出现的难题，例如失业、食品短缺等等，这些问题是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变革相关联的，同时，还要争取她们共同参加建设走向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我可以这样说，苏维埃俄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和正在作的贡献具有典范性和方向性的意义。因为有一点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苏维埃俄



国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中作为社会巨大变革的体现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典型。在俄国，出现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面前的这些问题和这些任务，即使情况不同，有朝一日——希望是不久的将来——也同样将成为那些今天还处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问题和任务。因此，斯米多维奇同志后面所作的关于俄国共产党妇女工作部工作的报告，是特别重要的。

同志们！消极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共产党内设立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对于妇女工作是多么必要。消极事例产生的原因是，在那些没有妇女工作书记处之类的机构或者这类机构又被解散的国家中，妇女同志们很少参加共产党的党内生活，无产阶级妇女很少参加本阶级的斗争。至今在波兰，党还是拒绝建立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共产党只是满足于妇女们以最高的效率有秩序地进行斗争，满足于在进行罢工和开展群众运动的时候有妇女参加。但是人们也开始相信，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到无产阶级妇女中间去，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在波兰能很快地建立一个党的妇女工作书记处，并以此作为有计划地在最广大的劳动妇女阶层中开展工作的新起点。这样，在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的波兰，在波兰共产党的工作中，城乡的劳动妇女就会发挥与现今相比完全不同的、一往无前的作用。波兰上一次议会选举表明，反动势力及其蒙骗群众的宣传在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和启蒙的妇女群众中有很大的市场。这种情况不允许再发生了。

为在无产阶级妇女中开展必要的、系统的工作而设立的党内机构，在英国几乎完全不存在。英国共产党借口去年物质力量薄弱，一再搁置或推迟建立对无产阶级妇女进行有计划工作的必要

机构。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在这方面的建议和提醒也都毫无结果。虽然已经派了一位女同志去做党的宣传员，真正的妇女工作都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英国，妇女同志们用自己的力量并用简单的方法，对追随共产主义的妇女进行政治教育，使她们与党建立起牢固联系。这些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应该成为共产党建立类似教育机构的榜样。我认为，英国共产党执委会的态度不能仅用财政拮据来解释，而应当部分地归咎于它的年轻以及与此相关的组织不健全。我不想对英共进行批评，更何况它的上一次代表大会表明，英国共产党已经决心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与共产国际紧密团结，并且不断改进工作，不断斗争，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党。

我们看到，这种严肃意志及其实际成就已经得到证明，这就是共产党在英国上次选举中的胜利。然而，这次选举胜利正如已作出的开展政治行动和进行改组的决议一样，使英国共产党现在——当它从以宣传为主的小党的狭窄圈子里走向工人阶级群众的时候——负有责任，同时去开展教育无产阶级妇女的斗争。共产国际的英国支部不能不顾及这样的事实，即在英国有数百万无产阶级妇女参加各种女权协会、旧式妇女工会、消费合作社等等，她们还参加工党，参加独立工党。英国共产党应当从所有这些组织中把无产阶级妇女的头脑、心灵、意志、行动争取过来。因此，它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建立妇女工作专门机构的必要性，借助于这些工作机构，它可以把女共产党人在党内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并把党外的广大无产阶级妇女培养成为本阶级的勇于牺牲的战士。不言而喻，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作为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和辅助机构，在英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时候要给它以应有的

帮助。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法国的有关情况。在法国，马赛党代表大会促使革命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妇女界进行活动的革命力量在法国第一次联合起来了，而且是在共产党的组织中联合起来了。这次党代表大会和马赛法共第一次妇女会议作出决定，接纳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妇女加入共产党，建立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工作机构——党的领导机构中设妇女工作书记处和出版一个妇女刊物。

同志们，非常遗憾的是，巴黎党代表大会破坏了这个已经存在的开端，但愿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党内危机阴影的笼罩下，由于党内危机的影响，党的领导作出了解散妇女工作书记处和停止出版妇女刊物《女工》的决定。我们坚信，法国共产党党内的危机必定会被克服，建立工作机构的问题也会得到完满的解决，一个团结的、坚强有力的、目标明确的共产党需要这些机构，以便把一大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妇女变为我们共产国际工作和斗争的共同承担者。

在意大利，去年在接纳女共产主义者入党和建立必要的妇女工作专门机构方面，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它们将引导妇女界中沦为失业者和受剥削者的广大最基层群众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和参加无产阶级的战斗。赫尔塔·施图尔姆同志将向你们就我一般论述的某些内容进行具体的说明，介绍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的现状。不论是就一个国家还是就国际而言，都必须建立这种机构，才能使女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妇女成为推动受剥削和受压迫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力量。

由于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从组织方面给予帮助，荷兰成功地

解散了那里的一个特别的妇女组织，它除了女共产党人外，还部分地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捣乱分子。女共产党人都加入了荷兰共产党的组织，她们在整个组织中同男同志们一道从事活动。一般来说，荷兰共产党的经验在于，女共产主义者加入党的组织，她们有计划地在党内共同进行工作，在群众中开展活动，这已经被事实充分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和富有成果的。

在挪威，接纳女共产主义者加入共产党的工作，还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原则和路线，这是挪威党党内生活的普遍特性的影响所致。那里的妇女工作专门机构是与挪威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组织结构联结在一起的，这个党今天还自称是社会民主党。这种妇女工作机构的组织基础不是单独的妇女组织成员，而是工会组织的成员。可以预料，随着党的重新改组，所有这类妇女专门组织也将寿终正寝，人们会找到某些工作形式，去激励所有现在开展共产主义思想宣传工作的妇女，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工作，以最大的热情从事活动。

在瑞典，情况也大致相似，尽管没有党内危机，共产国际瑞典支部也没有设置相应的一般党内机构。这里也存在着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专门组织。此外在挪威和瑞典，还有一些妇女组织是由过去强大的女权运动遗留下来的，它们有一部分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仍有影响。随着社会民主党传统的一切思想残余被消除，随着严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它们也将消声匿迹。我们共产党的工作对社会底层受剥削的广大劳动妇女阶层的影响如何呢？它扩展到这一值得重视的范围了吗？在我的报告中，我想首先提出一个具有特别深远历史意义的事实，这就是，在近东和远东，灾难深重的妇女们已经开始觉醒，开始聚集在共产主义的旗

帜之下。同志们，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实，对于它的意义，我们评价再高也不为过。情况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国家中，必须对妇女群众进行启蒙工作，去争取她们。在那里的妇女身上，几百年来，也可以说几千年来的旧的偏见，虽然经过了一个长期深入的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被消灭掉。资本主义没有创立新的东西，也没有破坏和摧毁旧的东西。资本主义刚刚渗入到那些地方，首先就将妇女群众置于自己的剥削和奴役之下。在日本、在印度、在外高加索，还有在中国等，情况都是如此。然而，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灭在社会生活方面对妇女的旧的奴役，反而利用她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在东方各国，妇女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宗法制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生活和劳动，她们屈服于旧的偏见，遭受社会机构、宗教、风俗和习惯的层层压迫。尽管如此，妇女们还是开始觉醒了，她们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开始起来反抗，开始谈论解放。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开始失去其最后的后备力量，那些具有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或资本主义阶段刚刚开始、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它们遭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残酷统治，或者作为未来的殖民地而被资本主义的剥削狂所包围着。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容易遭受外来的剥削，因此，资产阶级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当地的人民群众进行卑劣的和无人道的掠夺，并用小小的让步和改革这类残羹剩粥去对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造反的工人和暴动的雇佣奴隶。如果在那些东方国家中，迫切要求解放和仇恨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的情绪蓬勃高涨，如果那里受压迫者最底层的**妇女们**起来进行反抗，如果她们自愿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工作和进行战斗，那么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大步走向自己的

末日。因此，卡斯帕罗娃同志就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在东方国家的工作情况所作的报告，特别值得大家重视。在那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妇女怀着牺牲的决心，团结在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周围，她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能使自己摆脱剥削和奴役的唯一救星。

在某些国家，尤其在罗曼语国家发生的情况，似乎可以使我们相信：我们在妇女群众中不可能作出什么值得一提的革命工作，宗教意识和因袭的古老传统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太大、太强了。因此，引导妇女群众脱离家务劳动的束缚，让她们作为女战士投身到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历史性斗争的疆场上去，这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

同志们！在东方国家可能办到的事情，对我们生活在西方的人是一种启示：我们不能对历史环境熟视无睹，而必须予以重视。同时，它们还严厉地提醒人们注意，人的意志具有何等的力量。为了原谅弱点和缺陷而去引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做法并不总是那么适宜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固然强大，但并不是万能的，我们的认识和意志能够战胜和改变它。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信念，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革命战士。费尔巴哈理论曾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马克思在同他辩论时是怎样说的呢？“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①</sup>如果在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妇女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意志，愿作为共产主义者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且她们的榜样也激励着土耳其和波斯的妇女，那么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说明罗曼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译者注

语国家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困难几乎是不可克服的。不，哪里存在意志，哪里就会出现道路。我们有进行世界革命的意志，我们就一定能找到深入受剥削、受奴役的广大妇女群众的道路，不管历史环境会如何使我们意志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

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在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俄国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通过宣传鼓动，首先通过行动即工作和战斗，在报告年度里，争取广大妇女群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世界各地，只要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开展反对企业主总攻势的斗争，只要群众开始加入反对提高物价、反对苛捐重税、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斗争，简言之，加入反对无产阶级生存条件恶化的斗争，只要无产阶级奋起反抗资本的进攻，反对将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费用转嫁给广大受剥削群众，那么在所有这些地方，妇女们也都已经以令人欣慰的规模和冲天的干劲投身到斗争中去。可以肯定，各地都有越来越多的妇女群众开始参加共产国际及本国支部的活动。不论在哪里，只要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去号召，她们就会群起响应。这一点尤其在两次国际性的活动中表现了出来。其中一次是**国际妇女节**，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庆祝这个节日的规模更大，气氛更团结，也吸引了更多的无产阶级妇女群众参加。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庆祝节日不仅是妇女的一次特别活动，不仅是妇女的事情，而且是党的事情，是党的行动，是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宣战，是这场斗争的开始。为了进行斗争，千百万受剥削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大军应当聚集起来，武装起来，严阵以待。几乎在所有地方，妇女节的活动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共产党全党的一次行动。

我们参加的另一次国际性活动是**国际工人援助苏维埃俄国**的

活动，情况也大致相同。这次活动正是在各国无产阶级妇女的积极倡导和出色合作之下进行的。从挪威和芬兰到瑞士和意大利，从西方到东方，妇女们与共产党步调一致，成为党内开展这次国际工人援助活动的积极的宣传者、募集者和组织者。她们在这次活动中慷慨、机敏，强有力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团结一心的觉悟。

不论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还是国际工人援助苏维埃俄国的活动，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在这两次活动中，特定的目标成为政治活动和政治目的的出发点。在庆祝国际妇女节时，我们把庆祝活动与作为家庭妇女和母亲的劳动人民向社会提出反抗压在自己身上的深重苦难的特殊要求联系起来。而在援助苏维埃俄国的活动中，我们则以无产阶级的团结为出发点。但是，不论在这一次还是那一次活动中，我们都还有另一个目的，这就是唤醒广大的妇女群众去进行政治思考，去参加政治活动。无论是妇女们保护母亲和儿童的要求，还是援助苏维埃俄国的实践，这一目标都体现在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之中。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共产主义妇女工作的目标。妇女的经济苦难和社会苦难以及她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可以成为开展大规模政治活动的起点，可以成为向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激烈斗争的起点。

当然，各国的女共产党员也与本国共产党同心协力，在党的领导之下利用一切时机，唤起和发动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引导她们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例如德国，反对所谓堕胎法的斗争，成为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和阶级法律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进行的一场广泛和卓有成效的运动的起点。这场运动得到了其他妇女阶层的同情和响应。它不仅被看作是妇女的事情，而且被看作是政治工作，是无产阶级的事业。



我们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是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都是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下进行的。因为我们深深感到有理由、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所以，我们认识到了在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这些专门领域中加强和深入开展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我们在这两个领域中有计划地加强工作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我们能够用这种办法团结最广泛的妇女阶层，并使她们积极参加斗争。争取女工即职业妇女的工作可以通过工会运动来进行；而争取无职业的妇女，即家庭妇女、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工作则可以通过合作社运动来进行。

现在，情况特别有利于发动更多的非无产阶级妇女——不论是职业妇女还是家庭妇女，使她们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资本主义的衰败，不仅在德国，而且还在英国和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造就了一小撮新富人和一大批新穷人。中间阶级业已无产阶级化了，或者至少或多或少地正在迅速无产阶级化。因此，生活的穷困今天已将其残酷无情的手伸进了许多妇女们的钱箱，并搅扰着她们的灵魂，以前她们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某种程度上生活还有所保障并享受着安逸的生活条件。这样一来，现在的职业妇女，尤其是知识分子，如各种各样的女教师和女公职人员等，对这个“全世界的最好制度”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在物价飞涨的压力下，由于收入和生活费用之间可怕的失调，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包括资产阶级家庭妇女觉醒了，她们认识到目前状况的矛盾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与她们的基本生活利益的矛盾。同志们！我们必须利用那些妇女阶层中所出现的不满和骚动的情绪，让萎靡不振的绝望心情燃起愤怒的星

星之火，星星之火最终会成为革命认识、革命愿望和革命行动的熊熊烈焰。我们的工作——在工会和合作社妇女中开展的共产主义工作，特别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在这两个领域中，妇女们不仅仅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承担者，不，她们能够做很多的工作，她们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不仅仅是某些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开路先锋。

我曾经指出，苦难的生活是怎样无情地侵扰着数以百万的妇女的生存，所以她们开始觉醒。迄今为止，我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妇女群众政治上的落后，是她们的麻木不仁。在无穷的苦难的压迫下，情况可能变得对我们事业有利，可能便于我们争取正在觉醒的妇女们加入共产主义阵营。妇女们的心灵不像男人们的心灵那样，还没有刻画上很多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印痕，她们的心灵较少沾染上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家和其他分子的错误而虚伪的口号的污秽，它们通常还是一张白纸。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就能够比较容易地不用通过女权运动的、和平主义的和其他改良主义的社团，将随遇而安的妇女群众直接吸收到我们的斗争中来。即使她们起初不会参加为最终目的、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战的斗争——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别抱这种幻想——也会参加我们回击资产阶级总进攻的保卫战。毫无疑问，无数的广大妇女群众肯定会以极高的热情去参加这一战斗。

我相信，我们的**保加利亚**的女同志们——我们要对她们在共产国际中提出的那些建议和做出的那些扎扎实实的工作表示感谢——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在进行保卫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妇女群众中，为我们今后具有内容更高尚和意义更远的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创建组织方面的根据地，简单地说，就

是为决定性的斗争做好准备。我们保加利亚的女同志们成立了由同情革命的妇女们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不仅仅是妇女群众加入共产党的预备学校，而且同时也是为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党而开展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的牢固的组织根据地。我们意大利的女同志们已经开始学习这一榜样。她们为“同情革命的妇女”建立了团体，把那些对加入政党和参加政治集会等还有顾虑的妇女群众团结了起来。我坚信，她们的工作成果将是令人可喜的。各国从事共产党妇女工作的同志们，对现有的榜样不仅要予以重视，而且必须学习仿效。这些榜样不仅在世界各国增强了我们国际的共产党支部，而且还有另外两个良好的结果：共产主义在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各阶层人民群众中间影响的扩大，以及资产阶级营垒的混乱、瓦解和分裂——我们死敌的削弱。然而，资产阶级的削弱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力量在战胜资本主义和推翻资产阶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中的增强。

同志们！在这里，我不想详尽地说明，我们是怎样考虑通过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来进行争取妇女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的。赫尔塔·施图尔姆将在我的发言之后，对此进行详细的说明。我只想指出，在工作中，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不要抱错误的幻想，而要打破一切幻想，即仿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地上，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似乎能够有益于和有利于无产阶级，似乎能够把资本主义的规律和生存条件消灭掉。不，不管工会和合作社所能够进行的工作是多么宝贵和必不可少的，它们不能够破坏资本主义，也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它们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建立了专政之后，才可以显示出充分的作用。到那时，工会和合作社就不仅是消灭资本主义残渣余孽的一种手

段，而且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新的更高尚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机构。

鉴于无产阶级专政对工会和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的决定性意义，我们必须在目前状况中重新强调：对共产党的妇女工作来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和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作为广大群众的保卫机构和战斗机构，这两种组织形式的作用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工会运动是为了维护作为生产者的群众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合作社运动则是为了反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投机商资本而进行的斗争。反之，在苏维埃国家中，无产阶级的这两种组织形式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教育和进行建设。

同志们！我必须提请大家注意，去年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指明了我们的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使妇女们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争取使她们成为共产国际的拥护者。女共产党员和同情我们的妇女群众在各地的作用很重要，尤其在那些地下活动是工作和斗争的唯一形式的地方和那些除了表面合法的团体外，地下组织也必须发挥作用的的地方。在芬兰、波兰以及其他国家，目标明确而又勇于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工作是非常有益的，我想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最黑暗的反动势力即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可能使我们在许多国家中必须进行地下斗争，以暴力反对暴力，以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蔑视来回答资产阶级对法制的破坏，那么没有广大妇女群众的支持，同志们就不可能前进。都灵的女同志们表明，哪里有法西斯虎视眈眈，哪里就能指望妇女们富于牺牲的支持。不久前，在都灵举行了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盛大游行，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妇女在一面红旗的引导下列队前进，旗

上写着：罗莎·卢森堡。这一事实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承认：无论何时何地，罗莎·卢森堡的勇气都将激励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战斗豪情。

同志们！如果共产主义妇女工作应该完成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短提出的所有任务，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国际支部中的女共产党员在认识、意志和行动上是否已经成熟，她们能够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吗？我们不应当隐瞒，女共产党员和男共产党员一样——一般来说，我们不比他们差，也不比他们笨——还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训练。妇女们在政治运动上的不成熟和有缺陷，总的来说是共产党队伍本身的不成熟和有缺陷的一种反映，其主要原因是各国支部都还年轻。克服这些缺陷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但我们党的年轻也带来了许多优点，因而对某些缺陷还应当有所容忍。同志们，迅速克服那些从事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妇女工作的同志身上的不成熟和缺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这里，我迫切地敦促大家，请你们注意，要让你们队伍中的女共产党员承担党的实际任务，我的意思是，让她们单独承担和亲自负责党的实际工作任务。请你们注意，要为她们提供一切培训机会，所有现有的对党员进行理论和实践教育的培训机构都应该向她们开放。请你们注意，要在那些不可能进行全面训练的地方，以短训班、报告会的形式，以适当的报刊和文学形式，为妇女建立必要的训练机构。同志们，从原则上和实际上来讲，把妇女们培养成真正的完全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你们培训教育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你们工作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这是确定无疑的。

正是在目前这一时期，我认为，考虑对妇女进行最明确、最

深刻的基本原则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航船应当驶向伟大的人民群众为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决战的汪洋大海。现在，存在着两种危险的威胁。来自“左”的危险是，航船会撞上冒险主义盲动思想的危岩暗礁而粉身碎骨；来自右的危险是，航船会在改良主义的沙滩上搁浅，会掉进机会主义腐败发臭的污泥浊水之中。只有一个办法能消除“左”的和右的危险，这就是把意志化为最崇高的活动，就是把意志变为行动。这种意志所遵循的是对历史情况的最明确的了解，是对当前世界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克服这一危机的条件的最清楚的认识，这就是对革命斗争的条件明察秋毫。丹东在他那个时代曾号召法国革命的先锋战士：“勇敢、勇敢、再勇敢！”是的，同志们，我们要对志愿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全体妇女天天讲这句话。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至今还是一种特别消极的因素，形势迫切要求她们，必须积极地行动起来。因此，要勇敢、勇敢、再勇敢！然而，我们必须对这句话再作一些补充，这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一再号召我们的：清醒、清醒、再清醒！以及：聪明、聪明、再聪明！这不是畏惧的表现，不是动摇和犹疑的结果。这是确保我们能给资本主义致命打击的先决条件。

同志们！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迄今为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听到的所有发言告诉我们，共产国际的上一次代表大会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是多么正确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标志说明，从客观上来讲，消灭和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已经熟透了。从历史的意义来说，直到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是无产阶级的意志，是负有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使命的这个阶级的意志。然而，同志们，这种历史形势就像阿尔卑斯山的一片景色，高山顶

上覆盖着巨大深厚的冰雪，这些冰雪经历了多少世纪以来的各种气候，并且似乎还能经住以后许多世纪的阳光、雷雨和风暴的一切考验，尽管存在一切假象，它们下面已被掏空，被风化，它们已经“成熟”到了坍塌的地步。也许一只小鸟煽动翅膀，用自己的坚翅利爪向冰峰撞击，就足以引起巨大的雪崩，填平身下的沟谷。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并不知道，世界革命什么时候才来临，来到我们——男人们和女人们——的面前。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每一小时和每一分钟去进行工作，为世界革命的即将到来做好各种准备。世界革命，这不仅仅意味着毁灭世界，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还意味着创造世界，创建共产主义。让我们记住这句话的意义！让我们准备着，让无产阶级群众准备着，准备成为共产主义的创造者。（热烈掌声。）

**赫尔塔·施图尔姆（德国）：**

同志们！共产党在妇女运动方面的任务是，动员最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了这一目的，将妇女们组织起来，并进行培训。在走向这一目标的进程中，我们的面前还有很远的路程。如果一般地说，共产党还没能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那么这在更大的程度上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妇女群众。因为在这里，除了使工人阶级难以迫切追求共产主义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在起作用：妇女社会意识的落后，她们对政治极少关心，后一点也表现为，妇女们加入其他政治党派的人数也很少。

如果我们想要估计一下今天我们对无产阶级妇女群众的影响究竟有多大，那么共产党女党员的人数就是我们进行衡量的一种尺度。于是我们看到，无产阶级妇女的人数今天已占无产阶级人

数的半数以上，尤其是战后20岁至45岁之间的妇女，这个年龄正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妇女对男人人数上占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尽管如此，在共产党党内，妇女党员的人数却没有占从纯数字计算应该有的50%或者更多，而只占了一个小得多的百分比，平均最多大约是10%。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各个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个党的人数越多，组织得越好，不仅它的女党员的绝对人数越多，而且，它的女党员在整个党员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就越大。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情况。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有3.6万名女共产党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20%；德国大约有3.5万名女党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1—12%；挪威有1.5—1.6万名女党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5%。还有一些党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其中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为例：法国有1800名女党员，是党员总数的2%；意大利有350—400名女党员，大约是党员总数的1.5%；英国女党员的人数几乎还没有确定，不管怎么说，女党员的绝对人数和所占比重及百分比都是极低的；比利时有30名女党员，占全体党员人数的6%。

我想更加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个例子，我想说明，在各个党的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是取决于党的各个地区组织在完成某些任务时进行组织，具体实施和开展活动的情况。例如，在德国，共产党最大的地方组织柏林，女党员人数约占20%，而全国平均比例是12%。反之，在某些地区，党的组织薄弱，政治上很不开展，也不巩固，妇女党员的所占比例就低于6%。捷克斯洛伐克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妇女运动历来就组织得很好的德语区奥斯希克，女党员占总数的50%，是最高的比例，



而全国平均比例只有20%，在另外几个捷克地区和斯洛伐克地区，其比例甚至低得多。

从这些举例中可以看出，共产党的党内工作越是深入，全党或者党的部分组织越是巩固，目标越是明确，党对妇女群众的影响就越大。这一点从妇女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规模也可以反映出来。

还可以看到另一种倾向，即在某些国家，共产党是强大的工人政党，当它们把大批群众在组织上从老社会民主党那里争取过来之后，妇女党员在全体党员中所占的比例也就显得比较高。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挪威，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两个国家里，政治上接受社会民主运动影响的妇女们经由组织的途径转入了共产主义运动，而那些年轻的、弱小的共产主义工人党，则必须一个一个地去争取每一个党员，即使是已经脱离了改良主义政党的妇女，或者即使是那些至今在政治上还根本没有组织起来的妇女群众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人。

如果说，在法国共产党所处的局势比社会民主党有利，虽然那里的妇女党员人数仍旧很低——2%——，那么还有一种类似于意大利的情况在起着对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不利的作用。在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中乃至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这种思想典型地表现于1865年——第一国际成立后的一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它是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被提出来的，即女工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工人”。当时，法国代表团的代表提出的准则是，男人进行工作和研究社会问题，女人照顾孩子和美化工人的住宅。这种思想在法国和意大利仍然非常盛行，我们必须用全力与之斗争，它也应该是加入组织的女党员人数如此之少的

原因之一。当然，我们不应当忽视这种思想的经济原因，即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大工业并没有把广大妇女群众从农民家庭、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狭小圈子里拉入到公众生活中来，她们还没有像某些大工业国家的妇女那样聚集在大企业中，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种状况自然而然也强烈影响着关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观点。

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在那些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的国家中，关于妇女入党的比例根本就不可能有确切的数字。然而，比起其他党的情况，在地下党党内，妇女们似乎往往更多地参与了党内的一般工作。

从上述援引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可以从中为我们的工作得出什么结论呢？从列举的数字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把妇女们争取到共产主义这边来，使她们从组织上加入共产党，是多么艰难啊！

另外还可以得出结论，将无产阶级妇女组织起来的任务，在共产党内并没有被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相反，为了使它在党内得到承认，得到贯彻，我们必须进行顽强的斗争。

从如何争取妇女党员的形式上，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党内一部分妇女同志是缺乏训练的政治战斗员，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是工人，而是家庭妇女，是我们男同志的妻子，她们多数是通过说服才参加党的，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坚定信念。这些因素自然都是消极的，她们对工作缺乏经验，也缺乏训练，而且首先她们还没有与工厂和工会中的女工群众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通过建立能使我们用最少量资金做最大量工作的机

构，有计划地安排和合理地使用我们还很薄弱的力量，具有迫切的必要性。

从这一观点出发，共产党内的妇女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今年年初，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把工作重点迁至柏林，它首要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出于工作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内部发挥作用。而且我们可以说，争取党外广大妇女群众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在某些范围内已经具备了。至少我们做到了以下一点：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建立专门的妇女机构的思想为人们接受了。当然，到妇女委员会开始实际工作，我们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程，因此，我必须就蔡特金同志已经谈过的几点再简要地说明一下。

我要指出下列事实：在英国这个对无产阶级国际斗争来说特别重要的国家中，时至今日，在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的所在地，竟然还没有建立有计划地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中央妇女委员会。

我还要指出，在整个法国，共产党现有的几百个地方组织，至今也只成立了15个妇女委员会，法共中央妇女工作书记处甚至也由于党内危机受到了损害，即被解散了。

此外，我要提一下，捷克斯洛伐克，那里有一个一般来讲强大的和组织严密的党，但是，尽管如此，从布拉格妇女工作书记处送来的一个调查表中可以得出以下结果：只有1/7的地方组织认为有必要回答调查表上的全部问题，只有1/10的地方组织有女党员，只占2%，也就有大概47个地方组织成立了妇女委员会。

如果说在这个组织得比较好的大党中，妇女工作从组织上来讲还是如此薄弱，那么在一些小党中，如奥地利、荷兰和丹麦，这一工作从根本上来说还仅仅局限于国家的主要地区，局限于党

的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就更不足为奇了。

倘若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斗争，那么在今后的时间内，就迫切地需要继续扩建妇女委员会，直至所有共产党的最后一个地方组织都有妇女委员会。

这些妇女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

最基本、最直接的任务是，让现有数量很少的积极的女同志去承担那些迫在眉睫的工作。她们必须是“什么都能做的姑娘”。首先，她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组织工作，她们必须演讲、写作，必须向所有政治生活的特定工作领域发布指示。但是，如果她们的工作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依靠现在这一小批妇女骨干去完成我们面前的大量任务，是不可能的。这些同志的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对已经加入党组织、但尚无经验的女同志进行培训，使她们有能力积极完成工作和特定的任务。从这一着眼点出发，我们的女同志们为妇女们举办各种晚间讨论会、短训班、妇女团体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使参加这类活动的妇女们开始能为党外群众工作做好准备。在这一点上，所有那些严肃对待工作的共产党都是一致的。我们英国的同志们自觉地走上一条使工作活跃起来的正确道路，她们开办蔡特金同志谈到过的那种小型妇女党校。这就是力量的标志，至少，这是英国党的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开端。某些共产党拥有大量女党员，但她们只是凭着感情进行革命，没有受过有计划的培训。我认为，有必要在这些党内，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依靠妇女工作书记处的领导和党的执委会的支持，不仅在个别区县，而且在全国有计划地为妇女提供培训机会，让众多的女同志发挥积极作用，让她们明白，共产党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作为共产党员，她们应当承担什么样的

义务和任务。

然而，第三项最重要的任务还在于，在余党范围内建立的妇女委员会，应当使在广大的无产阶级妇女群众中所要进行的工作牢牢扎根于党的一般工作之中，使妇女工作不再是一小部分女共产党员的事；妇女委员会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和党的一切活动，致力于使妇女工作成为整个运动的一个环节，使用一切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辅助手段，借助党和它的所有机构的权威，开展和支持这一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迈出第一步，而且贯彻这一原则的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特别是在那些女同志不得不与包括自己同志在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进行坚决斗争的罗曼语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女权主义的情绪。自从妇女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一看法，即女同志和男同志之间互相争斗。女同志们时常抱怨，男同志们不承认她们的工作，不支持她们；男同志们则抱怨说，妇女们工作做得太少，妇女工作应当是她们自己的工作。同志们，这就是幼稚病，这就是我们都要经历的初始阶段。在报刊上，例如在法国的妇女机关刊物《女工》（尽管这一刊物大体上办得还比较好），有时在意大利的妇女机关刊物《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女同志与男同志进行辩论的文章，说妇女也是与男人平等的人，她们也有权参加政治活动和维护自己的权利。

甚至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英国《共产党人》头版的妇女专页刊登了这样的文章，它们与广大妇女群众的革命化毫无关系也没联系英国女工的苦难和忧患，而是在栏目中展开了一场共产党的自我辩解的诉讼战。我要说，这是一个弱点。但是，当时我们欢迎《共产党人》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启蒙进

程的开端，它必然导致党内的男同志和女同志在党的这项共同工作中同心协力地进行合作。

然而，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争取党外妇女群众的工作中，在争取她们加入无产阶级斗争的工作中，我们的成绩怎样？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收效甚微。蔡特金同志提到过的两次进行得比较好的国际行动——国际劳动妇女节和对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活动，假如说这两次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动员了妇女群众，以致使她们倾向于共产主义思想，或者使她们对此发生了兴趣，那么这是有其特定的原因的。

国际劳动妇女节本身存在的原因是：它从第二国际接受了某种革命传统，因此，即使那些赞同社会民主党人、在许多方面一般都持消极态度的党派，在这一方面也不示弱。至于对苏维埃俄国的援助活动能取得成功，有两个原因：第一，妇女们在各国援助委员会中有强大的组织基础，她们按照统一的思想严密地组织起来了；第二，是一个客观原因，这次活动正好触动了人们强烈的内心感情，它有幸牵动着女性最善良的感觉，牵动着她们母亲一般的心肠，这种感觉终于有机会超越个人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发挥作用，其表现形式是声援整个无产阶级，声援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驱——苏维埃俄国。

然而，我们和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同开展的工人儿童日则显示出，我们只在青年组织发挥了很好作用的地方取得某些成绩，反之，在有些国家情况就并非如此，如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活动意味着明显的失败。

从这些经验中，我们得出了某些结论。在柏林召开的共产国际女记者代表大会对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会

上说，我们不善于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妇女的国际活动。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这既不是由于我们的认识不足，也不是由于我们有些消极被动因素。我们不是没看到，在国际上，哪些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我们不是不知道，怎样有计划地把各个国家的问题变为共同行动。勿宁说，我们的态度是出自于一种很简单的认识：如果没有所有共产党在背后给予全力支持，想开展大规模的国际性妇女活动，我们这些机构的力量在妇女运动中是太弱小了。例如在法国、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开展争取妇女政治权利的运动，本来是可想而知的和极其必要的；我们本来能够也必须去开展和领导一些运动，以捍卫和扩大对女工的保护，与所有国家的物价飞涨进行斗争，关心贫困儿童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问题，反对日渐迫近的战争危险，反对大量无产阶级妇女因丈夫被抓进监狱而蒙受的白色恐怖。但是我们知道，首先引导妇女们去参加各个国家的共产党议事日程上特别重要的普遍斗争，在今天现有的情况下是更为必要的和更有成效的。例如在英国，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是，动员失业工人中的失业妇女群众，争取使她们赞同我们的理想。我们必须争取所有国家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反对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的斗争。我们必须特别支持德国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妇女们。简言之，我们必须努力把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妇女纳入无产阶级的普遍斗争。如果我们能够在斗争中成功地使每个党认识到无产阶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今后就有可能在开展专门涉及妇女的运动时，得到各党的支持。例如，蔡特金同志曾提到过这样的活动，即反对所谓堕胎法的斗争，这一斗争目前只在德国以较大的规模进行着，并且以后也有可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法国和英国成为共产党议事

日程上的工作。

关于英国的失业问题，我要指出，英国党对于吸收失业妇女参加这个运动的问题根本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大约半年以来，我们一直敦促英国党，并且希望共产国际执委会能够在这一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希望英国党能够通过运用某种特殊的手段，激励妇女群众起来斗争，例如，现在可以用向群众散发传单的办法。我们看到几份来自英国的报告，其中谈到邓迪的情况，邓迪是一个以女工为主的工业城市——这里是麻织工业，从事此种工作的妇女和男人的比例是7:1——正如以女工为主的工业非常集中一样，这里的失业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这里，有必要向女工们进行宣传，向她们说明，在她们的失业、资本主义经济和英国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因为，特别是由于英国帝国主义在印度发展了麻织工业，所以，印度殖民地工人的低廉工资，使英国女工今天被解雇失业。

为了使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把女工也引入斗争的行列，我们必须完成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企业和工会中开展工作。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于共产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的一个目标明确的计划。一旦建立一些妇女委员会，我们在国际中的任务就是转入组织这些机构与工会机构进行合作。为争取和教育广大工人妇女群众，党在企业和工会中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从这一着眼点出发，如果意大利的兄弟党将其至今设立在罗马的妇女工作书记处转移到都灵，这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在罗马没有一个女党员，也因为在罗马以女工为主体的工业微乎其微。反之，在都灵、在皮埃蒙特、在意大利北部、在拥有强大的纺织工业的城市伦巴第，我们的同志有可能去接近工厂中和工会中的职业妇女群众。另外，让



我再看一看挪威的问题。同志们，我们一直坚持并催促挪威党，不仅要解散挪威妇女联合会，而且还要解散挪威妇女协会。这不是因为我们在组织原则上崇拜偶像，非得到处推行统一的路线，把妇女们纳入一般的组织不可。我们这样做，更主要的是出于充分的客观原因。由于组织的独立状态和内部闭关自守的状态，妇女协会与党的日常生活分离开了，因为迄今为止，妇女协会的存在限制了争取这个小圈子以外的企业和工会中的女工群众。

保加利亚由于有一个在共产国际里堪称模范的党——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讲，当然是相对的，它成为一个把企业和工会中的女工组织得最好的国家。在这里，党内和工会内成立了完全由保加利亚党领导的妇女工作专门机构；在这里，党和工会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通过各种条例和方针详细地作了规定；在这里，共产党在制定关于发动企业和工会的妇女群众方面应当完成的伟大任务时，极其认真和深入地研究女工的需要和特殊情况。

在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的国家中，工会的工作发挥着一种特殊的作用。我只提出一种情况，例如，在芬兰、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共产党人不能公开活动，并且不能通过专门的妇女机构接近女工群众的国家，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能够接近女工群众并对她们施加共产主义影响的领域。

工会妇女工作的困难是与各党普遍存在的工会工作的困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一般地说，当工会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时候，工会的妇女工作也就能取得进展。我们也了解到，在英国，共产党由于其组织上的薄弱，与其他工人组织相比，它在工会中的影响很小，争取女工群众的工作自然也就几乎不可能着手进行了。在法国，共产党还在自己的队伍中争论共产

党人是否或应当按照什么精神在工会中开展政治工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女工运动的薄弱由此也得到反映。我们少数正在战斗的法国同志，如果她们一方面必须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为保留自己的妇女工作书记处及其妇女刊物而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在工会问题上为贯彻基本原则——共产党有义务在工会中对群众施加共产主义影响——而斗争，那么她们想在工会中完成一件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非常困难的了。

在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大批工人从组织上接受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影响，但是，由于缺少时间，缺少力量，或者说缺少干劲，我们还没有更好地对这些群众进行共产主义的教育。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女同志们不无道理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以及向红色工会国际提出要求，请它们设法使它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各个联合组织中的追随者——例如，其中仅仅全国工人联合会加入工会组织的就有 3 万名女会员——加紧进行实现女工要求的斗争。

同志们，发动女工的必要性，迫使我们要有计划地开展整个工会工作，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在一般党内工作的这一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只要不是通过建立共产党支部来建立我们在工会和企业的每项工作的基础，那么女共产党员的一切有关企业和工会的女工革命化的专门计划和组织建议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空中楼阁。正是从这种至今妇女工作收效甚微的事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是与普遍开展的共产主义运动休戚与共、密切相关的。倘若我们想要在女工中站稳脚跟，那么我们所有共产党的女党员就必须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谨慎，有计划地、脚踏实地去完成从下至上建立共

产党支部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得越迅速、越彻底，担负着女工问题专门任务的机构也就能够及早地适应这些要求。在支部建立的同时，我们必须让那些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女共产党人加入支部，并交给她们代表女工要求的任务。共产党的工会女会员必须同党的妇女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以便互相交流经验，并商讨怎样才能继续启发女工群众，怎样才能更深入地引导她们进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关于消费合作社，我还要说一点：消费合作社与工会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包括女工，还包括着大量的无产阶级家庭妇女。因此，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争取广大新群众的战场，这部分群众我们在企业和工会中则是不可能接触到的。

当前对我们来说，还有第二种因素提醒我们要做好合作社的工作。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发生着物价飞涨和民众贫困的现象，消费合作社是对付无产阶级贫困化过程的合适机构，它与工会和工人政党密切相结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消费合作社内部的妇女中间进行启蒙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革命的因素，它将加强在外围区域即没有参与生产过程的女工中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同志们，最后谈一谈报刊问题。报刊是争取没有参加的组织广大群众并对他们施加共产主义影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共产国际，我们有相当多的妇女刊物，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通过一般的报刊向妇女群众提出我们的问题。必须指出，妇女刊物从组织方面还没有完成在尽可能广泛的群众范围内进行宣传的任务。在一系列国家里，党的妇女杂志发行量甚至还达不到女党员的人数。相反，也有好的例证，我想再一次突出强调保加

利亚党，此外还有意大利党。这两个党成功地通过妇女刊物，卓有成效地争取了那些组织上没参加党的其他阶层的群众。这当然必须成为我们在各国的目标。

至于刊物的内容，从中自然会反映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和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弱点。我想列举两点主要的错误，也可以说是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也许表现在荷兰党的妇女杂志《先驱》上，尤其在刊物刚开始创办时表现得十分突出。这家杂志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是非常清楚的和无可指责的，但它很少涉及无产阶级妇女群众日常的、具体的忧患和苦难，很少涉及到荷兰本身的特殊环境。这样，它就很难适应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的理解力，它就不能深入到广大妇女的内心深处。不过，这家杂志在此期间已较好地适应群众的需要。另一个极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布尔诺（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报纸《妇女》。它为了赢得人们的欢心，背弃了共产主义的明确的基本路线，毫无批判地接受了无产阶级妇女中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过分迎合群众的猎奇心理，它刊登了与共产主义毫无关系的种种奇谈怪论。

在这里提一下法国的刊物也许是有益的。虽然《女工》的责任编辑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为了支持它还必须指出，自从在马赛党代表大会上成立了这一刊物直至今日，它就一直与共产党内的要把这一刊物办成一个时装杂志和一个烹饪杂志的各种倾向进行着斗争。

因此，在这里，在共产国际面前，我们要强调，我们不能这样奢侈，我们办刊物的目标是在女工中间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

最近，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个困难，这涉及到我们共产党财政上的困难。这表明，我们将不得不在某些范围内削减妇女报纸。《女工》将停止出版，必须用其他办法来取代它。我们一定要继续敦促各党，在执行去年的妇女代表会议决议和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时候，应该在所有党的机关报上增加妇女副刊，而且这种副刊不能因某位有关编辑或书记兴之所至偶而为之，它必须定期出版。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使妇女工作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从而使我们能够深入到党报、党刊的一般栏目，深入到党的其他机关报、专业报刊、工会报刊、科学杂志、农业报纸等一切刊物。只有在一般刊物中统一研究所有这些问题，使对妇女工作的必要性取得一致的认识，我们的妇女运动才能确立其在全党中的牢固地位，才能获得全党的支持。

我的发言即将结束。妇女运动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它将随着共产国际的全面发展而发展。各国共产党在运动的进程中将会更加明确、更加坚定、更加积极地完成阶级斗争的任务。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正是现在，通过完成共产国际所面临的伟大任务，通过进行反击资本进攻的斗争，通过开展在群众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我们已经创造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们可以成功地团结党内的一切力量，团结我们自己队伍之外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引导最广泛的群众去投入斗争。

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在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不得不确认，在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百事待举，那么我们今天也能够确认，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开端，妇女工作的基石已经奠定了，而且在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们将必定能够确认，妇女工作已经成功地与党的其他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了。随着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暴风骤雨，众多的妇女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她们在统一战线的队伍中，为了无产阶级战胜它的所有敌人而勇敢战斗着。

**斯米多维奇（俄国）：**

在俄国，对女工——只要她们不是落后的群众因而必须使用特别的方法——进行的宣传工作，是由党委的专门部门领导的。这些部门与党委的其他所有部门一样，在工作中拥有同等的权利。

妇女工作部门的工作方法在于，领导女工的活动，推动她们去完成那些体现工人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具体和实际的任务。这种推动女工开展实际活动的方法，使共产党在女工和农村妇女中的影响大大提高了。

在共产党的任何一个工厂支部中，都有一个同志受委托做妇女政治思想工作，他被称之为“女工组织委员”。每个工厂的女工每年都定期举行二至三次全体妇女大会，选举妇女代表，然后由妇女工作部召开代表会议。整个俄国的这种代表的数字大约是7万人。代表会议实际上成为一所政治学校，会议上作有关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种种问题的报告。我们用这种方式促使代表们在社会活动的领域中开始她们的尝试。代表们被派遣到苏维埃机构的各个委员会和机关去做实际工作。所有的代表都有责任，向自己的选举者报告工作，因而，她们在共产党和广大的非党女工群众之间成为一条有组织的纽带。

苏维埃选举期间的情况表明，代表们是很能干的，她们参加选举，投票选举共产党员，而且她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本身也

成为共产党人，成为俄国共产党的成员。

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有29 773名女工，这个数字不很大，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俄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党员要经常参加党的工作。

工会中，女工的人数每年也在增长。我们有将近150万女工参加了工会。

有相当一部分女工是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一些女工成为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新经济政策曾使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制止由于紧缩企业而失业的女工的涣散现象。在这件事上，妇女工作部显示了巨大的力量，在它的倡导下，失去了工作的妇女组成了失业妇女合作社。这样，成千上万的女工仍然处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妇女工作部在女工合作社社员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鼓动。合作社的代表参加由妇女工作部领导的代表会议。在我国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中，出现了一批由于我们妇女工作部的倡导而产生的针织、编织、缝纫和刺绣等合作社。把妇女们组织起来参加合作社运动，是我们的妇女工作部面对目前的经济形势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试图以这种方式把分布在全国的家庭女工联合为合作社，并将她们置于党的影响之下。这同样也是一种把城市女工和农村女工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手段，而且合作社还是一种改善工人家庭生活条件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合作社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一切企图，不仅注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滋长改良主义的幻想。相反，只有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人们才能合理地利用合作社去减轻女工的家庭负担。

在目前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暂时没有办法

去帮助母亲们，而合作社的形式恰恰最适于发挥女工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在彼得格勒，有2.4万位母亲组成一个“母子”合作社，它是彼得格勒消费者联合会的一部分。这种合作社为母亲们提供她们能够付得起价钱的必需食品，另外，它将来还打算成立托儿机构。

在普斯科夫州的某些县城和乡镇，也有类似的合作社。从1922年国际劳动妇女节以来，妇女工作部就有权将女工作为学徒派往合作社。现在，有一定数量的女工已经在合作社工作，女工和农村妇女常常同是农村企业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等等。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女工参加了合作社的训练班。我们把合作社领域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把城市和农村女工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将她们置于党的影响之下的方法。

在农业经济和合作社的领域中，我们在农村妇女中进行的政治宣传鼓动是建立在她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在每一个乡镇或每一个地区都召开了农村妇女代表会议；我们也对个人进行宣传，把最先进分子送去上农业训练班和学校。

在这里，我想举例说明，在梁赞州，有50名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女农民，其中有20人加入了共产党，并成为优秀的战士。在萨马拉州，农业学校中50%的学生是农村妇女，她们在那里学习各种妇女和儿童保健知识。甚至在一些离中央最偏远的区县，也有农村妇女参加创办托儿所。有人数相当多的农村妇女被送到妇幼保健训练班学习。

根据我们收到的还不完全的统计报告，在上次选举中，被选人各级苏维埃的妇女人数是2 000人，其中还有一些人当选为乡镇苏维埃主席。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也有9位妇女同志。

抗饥荒的斗争得到了城市和农村最广大女工阶层的同情，妇女工作部积极利用这个时机，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争取了劳动妇女界的一批新人。她们以极大的热忱去帮助不幸的人，单单这一点就能战胜严酷的灾难。

女工们把饥民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中，她们在饥荒严重的州积极参与建立幼儿园，她们成为那些不幸儿童的母亲。女工们不辞劳苦，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为孩子们缝制衣物，她们甚至经常不断地把自己微薄的工资分给那些不幸的人。

妇女工作部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使女工和农村妇女进入成人学校。人们为她们组织了预备班，在工人速成专科（拉布法克）中有3683名妇女在学习，还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进入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教育。党中央为女工们发行了两种刊物，就是各省也出版了几种报纸和大约60种女工刊物。我还想强调的是，现在，这些杂志和报纸拥有几百名身为工人和农民的女记者。

在女工群众中进行这项繁重的工作，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然而，共产党善于用特殊的方法来评价在女工中开展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意义，如果这种宣传鼓动工作有益于争取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列的话。开展妇女工作的第一步是于1905—1906年迈出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企图将她们的影响扩展到俄国女工中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女工的阶级觉悟却帮助她们对女权主义宣传的资产阶级内容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于是她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共产党。与此同时，彼得格勒成立了第一个女工俱乐部，不久以后，它就被警察当局取缔了。反动派迫使工人将自己的斗争转入地下。1914年，

我们的党进行新的尝试，以半合法的方式在女工中进行宣传鼓动。《女工》杂志被允许出版了，同时，它也是团结战斗着的女工的中坚力量。萨莫伊洛娃、库杰拉、杰莉萨罗娃、曼申斯卡娅、罗斯米罗维奇以及在这段时间出国的阿尔曼德、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尔等女同志，都是这家杂志编辑部的成员。但是，反动派的迫害使这一尝试失败了，女战士们遭到逮捕，刊物被禁止出版。

在克伦斯基的统治下，共产党被迫转入半地下斗争，这时，它重新开始了妇女工作；党善于评价女工参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价值。1917年，彼得格勒重新出版了《女工》杂志，莫斯科也出版了一种政论性刊物《女工生活》；同时，党中央还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对女工和农村妇女进行政治宣传的委员会。团结在委员会周围的女工都成为女战士，她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女工的处境，在她们面前以及最终也在农村妇女面前展现了远大的前景。现在，苏维埃国家不再有那种俄国女工不能施展才能的地方，再也没有任何战线不能证明女工和农村妇女是优秀的战友。有成千上万的女工在我们的斗争中牺牲了，她们连名字都没有留在史册上。

觉醒了的女工充分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她们忠诚地投身于实现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伟大斗争，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显示出无限的毅力。

共产党善于评价女工们这种品质的价值，它也清楚地知道，应当用非常有意义的方法在工人阶级的内部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这将大大地有助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巩固。

我充满信心地对其他共产党的同志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以最大的努力在女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她们能参加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对于统一战线最后胜利的影响和成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卡斯帕洛娃（俄国）：**

同志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国际始终非常重视反帝民族革命运动，这一斗争包括东方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女工和农村妇女。只要这一运动维护东方国家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共产国际就给予支持，它不会不考虑妇女群众加入这一运动的问题，因为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强调的，任何社会运动没有妇女参加都不可能实现。

但是，自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斗争时期的殖民地民族问题的方针路线以来，在东方国家发生了下列情况：

1.反帝斗争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朝鲜、英属印度、荷属印度、埃及和叙利亚、中国和波斯，都在向前发展。这一运动已经扩展到了妇女群众，另外，土耳其也恢复了独立。

2.几乎在所有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开始进行，首先在资本主义的日本兴起；同时，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成立了共产党。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那些大工业刚刚开始发展的东方国家，遭受沉重奴役的、灾难深重的妇女们，越来越多地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关于日本，可以用以下数字说明：

全国人口由28 042 395名男子和27 918 145名女子构成，其中有3 047 902名男工和3 255 363名女工。

1911年，在英属印度3.2亿的全部人口中，有大约101 825 424名男子和47 359 582名女子是劳动者。其中在工业中，总共有1 150万男子和600万妇女从业。纺织厂本身就有1 764 193名妇女从事劳动，纺纱厂有女工1 215 714人，食品行业有女工2 200 000人，服装行业有女工1 071 310人。另外，农业女工的总人数也超过1 200万人，男工1 300万人。

在埃及和叙利亚，棉纺厂和丝织厂女工人数和卷烟工业女工人数一样在持续上升。甚至在工业发展薄弱的中国，工厂中的妇女也有20万人之多。持续增长的大批妇女参加工业生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妇女积极参加普遍的工人运动。1918年和1920年日本的有大批女工参加的罢工以及1921年中国纺织工人大罢工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在印度，1916年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发生了纺织工人罢工，以后于1920年又发生了马德拉斯的马都拉工厂罢工（有700名女工参加），以及后来1922年的孟买瓷器工厂罢工。1922年，在孟买出现了一个全印女工工会联合会和其他一些类似组织。

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在东方，不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半殖民地国家，如波斯和土耳其，虽然还没有出现大工业，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受战后时期经济条件所逼迫，妇女作为生产因素，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在所有那些掀起高涨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东方国家中，如朝鲜、印度、埃及，甚至土耳其，妇女都积极参与了革命运动。

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存在着非法的或合法的妇女革命组织，它们受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然而却往往团结了大量的女工和农村的妇女群众。各个东方国家的女工和农村妇女的经济状况

都非常糟糕。她们作为廉价的工具，替欧洲的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当牛做马，成为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剥削对象。

这样，东方国家妇女群众的发展状况就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苏维埃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斯坦地区的共产主义宣传工作的经验，尤其是穆斯林妇女工作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适用于东方其他地区。我们要引导东方国家共产主义的党派和团体以及英国和法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占领殖民地的国家中的共产党，去注意妇女工作在这一革命时代的特殊重要性；在这一工作中，人们必须重视每个国家不同的客观条件。在那些我们已经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兴起的地区，如日本，部分地还有在中国和印度，共产党应当为开展妇女工作而成立专门的机构。在那些有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的民族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地方，我们的党必须利用这一运动，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把她们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并且用民主革命的口号去引导她们投身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引导她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在东方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通过同民族自由运动建立联系，来深化和扩大民族革命斗争，在这里，共产主义妇女团体必须通过争取妇女组织（既包括争取文化和教育协会，也包括争取女权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扩大工作基础，发现革命的妇女知识分子的骨干。

反帝统一战线和女工统一战线一样，只有通过争取最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才能够实现。（热烈的掌声。）

**主席：**

同志们！首先，我要请大家注意，主席团对妇女们非常关

心，它决定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主席团是无能为力了。你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会议现在是很难按期结束的。我想，你们不会打算在莫斯科逗留到今年年底吧。如果我们按这种速度进行，我看，会议就不能早点结束了。出于这一原因，主席团决定，虽然准许4位妇女报告人发言，但是不能继续讨论。还有一位英国女同志要求发言。我曾请求她放弃发言，她不愿放弃。因此，我还要再次询问英国代表团以及伯奇同志，这位同志是否可以放弃发言，否则，我只得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了。

**墨菲（英国）：**

英国代表团已经准备撤销她的要求。但是，她想提请主席团注意，如果以后不打算再继续进行讨论，就应当通知报告人，让他们不要再谈论有争议的问题。

**主席：**

请注意，我们当然愿意准许这位女同志发言，但是显而易见，随后必然还会出现一个答复发言，而且我们又不能拒绝其他同志发言的要求。

## 表决通过关于在妇女中开展 共产主义工作的决议

现在，我们对决议进行表决，我把决议向大家宣读一下：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柏林共产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辅助机构在报告年度里所开展的工作。共产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致力于在所有开展革命运动的国家里，

发展、培养共产国际支部的女共产党员，并吸收她们参加党的工作和斗争。它还将致力于用共产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争取最广大的妇女群众，使之为实现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而投身运动和斗争。

共产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着眼于使各国妇女中参加组织的女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国际上建立相互联系，也就是说，与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工作和斗争相互联系起来。妇女工作书记处已经成功地取得各国共产党的一致同意，扩大和巩固参加党组织的女共产党员之间的国际联系。共产国际妇女工作书记处的全部工作始终都是经过执行委员会完全同意的，并且是在它的领导下根据莫斯科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方针路线和决议而进行的。

在这些方针路线和决议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专门机构（妇女工作书记处和妇女工作部等）和运用在妇女中开展共产党工作的特殊方法，对于向最底层劳动妇女灌输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口号的工作来说，不仅是有用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在无产阶级妇女即劳动妇女中开展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活动中，首要的是进行反对剥削劳动者的资本家和维护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斗争，打倒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苏维埃国家则相反，开展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努力争取女工和农村妇女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一切领域中参加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工作，并对她们进行培训，以使她们能够完成各项任务。苏维埃俄国作为世界革命创建的第一个工人国家所具有的国际意义，为妇女的共产主义活动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对所有那些必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社会的共产主

义变革的前提——的国家的共产国际支部来说，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妇女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专门机构的价值和必要性，通过妇女工作书记处在东方国家的工作得到了证实，它在特殊的新领域进行了富有价值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有几个支部没有履行或没有全部履行它们的责任，没有有计划地促进开展共产主义的妇女工作。至今，它们既没有实行把党内女党员组织起来的措施，也没有成立对于在妇女群众中开展工作和同她们保持联系来说必不可少的党的机构。

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有关支部尽快地弥补这种疏忽，并同时提醒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要全力推动在妇女中开展具有伟大意义的共产主义工作。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只有在妇女的充分理解、努力合作和参与之下才能够实现。如果共产党与劳动妇女之间建立了正确的牢固关系，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她们就能成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开路先锋。

共产国际必须以革命的精神一视同仁地团结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团结劳动群众的一切力量，去从事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去进行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

还有人想就决议草案的文本提意见吗？——没有。我们现在进行表决。决议一致通过。（掌声。）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20分。**



## 第二十五次会议

(1922年11月28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中午12时30分**

**主席（轮流担任）：纽拉特，马尔赫列夫斯基，蔡特金，卡尔**

### 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

(报告人：霍恩勒，克鲁普斯卡娅)

**霍恩勒：**

同志们！教育问题委员会一致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不讨论共产主义教育政策的全部问题，只讨论党本身所进行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问题，即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教育问题以及由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党外广大群众中进行的政治教育问题。

共产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的目的不同，而且还在于它有严格的科学依据，它以对社会状况的认真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中起作用的社会力量的认识为依据。在这里，它所运用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共产国际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维护者，只有把自己的政策严格地建立在马克

思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各国共产党对党员和党的干部进行认真的理论教育是必要的。

然而共产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必要，也还因为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年轻的党，这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年轻的：不只是由于绝大多数党刚刚成立几年才说它年轻，并且纯粹从党员的年龄结构上看，至少从广大党员的政治阅历上看是年轻的。今天，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群众大部分还受着小资产阶级和旧的改良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残余的影响。然而，我们当前所处的斗争环境，尤其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环境，使这些年轻的、一部分迅速成长的党面临着新的和日益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统一战线策略，不仅要求党的干部，而且要求党员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高度的思想灵活性、机智性和机动性。因此，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开展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而不把这种工作局限在干部的狭小范围内，就显得更加必要。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不是为数不多的干部，而是广大的党员群众；他们不仅是投票的阿斗、大会的参加者和持有党票者，而且必须从事党的责任重大的工作，这正是与改良主义政党的不同之处。党进行工作的形式，议会党团工作也好，支部工作也好，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具备起码的政治常识、马克思主义的素养以及像演讲技能、召集会议的本领、进行辩论、组织活动等这类工作的能力。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与改良主义政党所进行的教育工作是有根本区别的。改良主义教育工作使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它使工人产生幻想，仿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尽管无产者遭受种种剥削和贫困，但至少可以在知识和艺术王国里与资产阶级平起平坐，仿佛全人类的平等和自由至少在这个理想王国里，可以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得以实现。另外，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首先求助于个人利己主义，这种教育工作给工人以机会，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机会，通过个人的勤奋，通过五花八门的科普性报告以及一定的专业教育，使他们的个别人高于本阶级同志的一般水平，并在损害本阶级同志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过上较好的生活。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宗旨则完全相反。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目的是培养革命的阶级战士，教育每个人，使他们具备伟大的阶级友爱品质，提高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组织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这就是说，改良主义教育工作的结果是使工人更深地受到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宗旨则是使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意识的束缚。它向工人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和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受奴役的条件下，精神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大体上是向工人提供现成的结果，企图用低劣的普及手法向工人传授现成知识，讲授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艺术的令人怀疑的成果，它用有毒的面包屑来打发工人，同时又总是给人以这样的假象，仿佛它真的给工人以面包。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则向无产者指出整个资产阶级科学的阶级局限性，并向一切资产阶级的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宣战；它指出，资产阶级如何在社会科学中、在政治等方面、在表面上中立的科学中、在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领域中、在所有的领域中施加影响，它通过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艺术，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宗教的批判和分析，来奠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除了通过这种为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对资产阶级科学和艺术进行批判和分析外，任何以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而产生的看法，都是空想。

今天，无产阶级之所以一无所有，不仅由于它缺乏物质财富，而且还由于它缺乏精神财富，因为它被剥夺了精神财富的继承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恰恰在革命时期创造了伟大的、有力的、永恒的艺术作品和科学上划时代的成就。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早在其革命之前就得到了满足，因为它早在政治革命前就占有物质和精神的生产品。无产阶级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却只有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才能占有物质生产品以及精神生产品。从历史发展的意义来看，无产阶级的第一件划时代的精神作品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锻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有力武器，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初期发展阶段就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雄伟大厦。

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之所以不得不对自身加以某些限制，是因为它为斗争服务。一个财政上拮据的、置身于最严重的政治斗争中的党，根本不能去随意研究那些就其本身而言是很好的、有用的，但与斗争没有直接联系的科学领域。它必须进行一定的选择，它必须限于研究其党员和干部可以直接用于斗争的东西。例如，它必须使它的成员初步了解革命工人运动的历史，它必须使他们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学说的基本概念。它必须使他们了解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方针，在广大群众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会、受宗教意识束缚的地方，它还必须更进一步，必须使他们了解自然界的发展史，了解宗教的产生和作用。诚然，在那些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还是文盲，即使连最基本教育也没有受过的国度里，共产党甚至还要进行基础教育，至少要对党员进行这种教育，以便使他们能成为党的宣传员、鼓动员、报道员，原

因很简单，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完成他们的政治和革命任务。

诸位看到，这里涉及的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最好地和最大限度地提高党的战斗力、宣传鼓动能力、组织能力？

然而，除了在广大党员群众中的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工作外，每个党要想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都必须对干部进行专门的教育工作。共产党必须在工会、合作社里，在房客组织中，在妇女、青年中进行工作。它必须在议会中、在乡镇中进行工作。为此，党的干部必须具备自己专门工作领域的一定的专门知识，没有一定的专门训练，是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作的。仅有一般性的基本知识，还远远不是每个人具备在自己专门工作领域中所必要的全部知识。如果不进行这样一种系统的和有组织的速成教育工作，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危险：党员就要像改良主义政党的党员那样，在思想上陷入对领袖的不独立和依赖性，这使他们没有能力去对自己的领袖怀着必要的、符合民主原则的不信任，没有能力对他们的领袖进行必要的批评。这样他们就会变成领袖动摇不定的牺牲品。

然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仅仅局限在党的干部和党员范围内，还是不够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还必须面向党外群众，面向同情者、面向改良主义的工人、面向处于中间状态的广大群众。这就意味着，共产党的任务不是用一般性的口号进行宣传鼓动，而是把它置于严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尽管有这种科学的基础，仍要以真正通俗的、能为群众所理解的形式进行其宣传鼓动。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伟大的艺术莫过于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最深奥的事物。绝大多数的共产主义宣传鼓动家将会同意这一说法；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以十分简单、十

分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广大中间群众的理解能力，联系他们的偏见和成见，结合他们日常的微小利益及直到伟大的原则目标，叙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成果。因此，共产党必须重视宣传鼓动要应用新手段，振奋人心的手段，使之能够引起广大中间群众的注意、唤起他们的关注。让我们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是多么懂得借助电影、幻灯、教会活动的场合等手段来操纵、控制广大群众的吧！共产党也必须学会应用这些手段，幻灯、电影、文艺演出、庆祝活动手段、演戏、政治宣传品等手段。迄今为止，这件事情在西欧倍受忽视，必须有计划地加以推动。

此外，共产党还必须深入到党外的无产阶级教育组织中去，深入到独立的或者同情党的无产阶级教育组织中去。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无产阶级的教育组织。比如，我想到了德国的“无产阶级的自由思想者”。英国的“劳工神圣”运动，在别的国家自称为“平民同盟”。今天，大部分的这类组织已经有共产党人在进行工作，然而这种工作还没有由共产党来进行集中的领导。在这种无产阶级教育组织中，是某个人想当然办事，还是把这种工作按派别联合起来，并由党来集中领导，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区别的。

此外，在另外一些国家，还有一系列的地方性或国立的民众教育机构，所谓民众大学，等等。在这些机构中，在一定情况下也存在着党进行革命活动的可能性。大批工人群众进入了这类民众教育的部分机构，凡是工人群众设法满足自己求知渴望的地方，假如党不去进行工作，那么党就疏忽了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党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党可能对这类民众大学的领导施加多大的影响，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教学计划，或许可能通过

党的乡镇代表机构及类似的机构的间接途径施加影响，党必须设法加强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对这类教育机构的影响。党必须设法使在那里听课和学习的工人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教学人员，党必须要求通过自由讨论取代教师讲课的方法，党必须让自己最优秀的党员参与讨论，以这种方式唤起人们从思想上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

不言而喻，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的教育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大得多的规模。这时对于共产党来说，关键问题不再是仅仅培养一小批自己的宣传鼓动者、组织者、编辑等；这时对于共产党来说，关键也不仅仅在于把党员的政治知识提高到一定水平，相反，在胜利地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共产党的任务当然是继续前进，并且要负责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所有的机关、企业、文化机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把城乡的全部文化生活都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下。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在教学方法方面，也与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教育工作的教学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众大学进行教学的方法，目前绝大多数依然是教授讲授，这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把学生变成单纯的接受器。

所传授的知识是现成的，学生死记硬背的，可能的话抄写下来带回家的知识。这种方法绝对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因为在我们看来，重要的恰恰不在于仅仅传授知识，而首先应该教给学生科学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便他们懂得自己去分析历史状况、经济及政治形势，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参与改良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对手的争论、斗争，使他们自己能够在行动中辨别应该做什么，提出什么样的提案，在活动中必须如

何行动。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中，取代教师讲授方法的主要是师生之间的共同合作的形式，在可能的情况下，讲课与课堂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讨论形式，即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在这种教学中，学生由被动因素变成主动因素。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在党的斗争和日常宣传的实践中得到不断的改进。因此，它必须与日常实践及日常斗争工作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允许使党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与政治斗争工作平起平坐，而必须使它服从于政治观点和政治的日常利益。单从组织方面看，这必须表现在不能选用文学家、美学家、作家作为党内教育工作的负责干部，他们作为革命的旁观者在所谓党的外围游游荡荡，而要选用党的最优秀政治干部和战士，通过他们使整个教育工作严格地从属于党的政治斗争利益。这种教育工作必然要根据形势来调节自己的规模，这一点将会很快显示出来。如果党在进行一种需要竭尽全力的行动，号召每个党员上前线，把重点放在大街上、放到工厂里等，那么在这种紧张的时候，教育工作、平静的理论工作当然必须让路，而在不紧张的时刻、在平静的时刻，又要立即把它提到首要的位置，以便尽快地总结斗争经验，总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经验或遭到失败的教训，并充分利用这些经验教训，立即把它们变成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

总而言之，当前对共产党的最起码要求是，对党员进行集中领导的、有组织的教育工作，对党员干部进行专门的教育，借助一切艺术的、直观的、音乐的、舞台的手段等等，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化宣传鼓动工作。



最弱小的党也能够实现这些为数不多的要求，它可以建立党的工作人员小组，他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应该教育其余的党员。在党员、新入党的党员，在党的同情者，在预备党员中进行工作，不需要伟大而杰出的科学人物，优秀的、经过实践考验的同志就能够使新党员、政治上尚属落后的党员初步了解自己的任务。人们教这些党员怎样阅读共产主义的报刊，在企业工厂、工会等处进行宣传鼓动时，如何应用所阅读过的内容，这些往往都是必要的。

让教科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出版发行工作听任党的地方小组、个人、出版机构单独支配，这种做法是个大错误。这些方面也要集中，这样才能使工作合理，以团结一致的力量创造出最好的成果。

领导教育工作的党的书记处，必须与党的出版机构及党的书店精诚合作，必须设法促进这类对于教育工作特别重要的文章及小册子的出版发行。创办图书馆，这是不能忘记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愈加使得个人无力购置最重要的书籍，不仅包括最主要的日常文学作品，也包括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那么党的地方组织就更有责任创办小型图书馆，帮助克服这种不足。同时，必须设法把共产主义文献介绍给工会图书馆，带给乡镇的小型图书馆，以此来减少党的开支。尽管如此，还必须为党员们提供了他们接受教育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由党创立的领导教育工作的中央机构，除了出版发行教学大纲、典型教学计划等外，还必须设法组织现有革命的或具有革命思想的艺术家的、演员、作家为宣传共产主义服务。只要这些人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地方单门独户地干，他们的工作成果对党就不会很有利，而如果由某个地方来

协调他们的工作，交流民间艺术宣传或艺术家的宣传方面的经验，其成果会对党更有补益。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教育工作都包括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子女的教育工作。党必须从财政上和通过提供师资、购置书籍等，给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独自举办的教育工作以最有力的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每个成员必须无条件地包括在内，并且可以参加党的一切教育活动。党必须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一道，由我们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开始，把对无产阶级儿童的革命教育抓起来。

委员会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将向主席团呈交一份相应的决议——，为了组织、领导和检查各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工作部，它将把各党的教育书记处在本国范围内必须做的工作，在国际范围内加以总结，加以组织，加以领导。委员会认为，在莫斯科，在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在这个国际的所有联系的汇合处，在这个最能擦亮同志们的国际主义眼睛之处，创立一个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整个教育工作的最高机构，那是最好不过的。用什么形式办学，这将作为以后讨论的议题。然而，我们认为，必须使各国的经过实践考验的并在理论上有一定基础知识的同志有可能在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面教育。因为除苏维埃俄国党之外，的确所有的西方的党都吃着这样的苦头：虽然我们有大批能干的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志，但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却很少、很少。

我们深感各国共产党必须建立一个由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素养的同志组成的工作小组，在这里建立学院应当帮助消除这一缺点。

同志们！我在这里简要阐述了这种党内集中组织的、系统领导的教育工作。委员会认为，假如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形式上，必须处于地下的党，当然不同于可以进行合法工作的党，已经拥有大批党员、群众，因而在财政及物质上处于较好地位的党，当然不同于尚相当弱小的、在思想意识上还不巩固的党——，假如这种系统地、集中地组织的教育工作以这里为基地，由执行委员会集中系统地领导，那么，通过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和通过理论教育大大提高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战斗力的，将是可能的。

（热烈的掌声。）

**克鲁普斯卡娅（俄国）：**

同志们！我想就刚才霍恩勒同志所说的作几点补充。我们俄国共产党在宣传鼓动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党过去所处的环境的结果。党曾经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参加党就意味着有失去一切的危险，被捕的危险。党根本不会提供什么好处，它要党员履行十分重大的义务。因此，只有积极分子才入党。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从一开始就清楚的。20年前，列宁同志在他的《怎么办？》这篇文章中就论述了这样的立场：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是积极的。党员资格的问题正是1903年的第二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原因。当时列宁提出的条文是：党的每个成员必须同时是党的一个积极的成员；党员不仅必须承认党的纲领，而且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相反，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党员只须承认党的纲领和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乍看上去区别似乎并不大。当时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围绕着小事情的争论，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党的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仅仅由

于那种状况才对群众产生巨大的影响，仅仅由于那个原因才取得了胜利，因为它的成员是积极的党员。

每个党员都是积极的，这个事实对于整个形势和我们对于宣传鼓动问题的态度产生着影响。

仅仅出于兴趣爱好而研究理论和研究各种问题是一回事；而假如是工作的要求使理论研究和彻底了解某个问题的努力成为必要，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党的每个成员必须要么在宣传鼓动方面，要么在组织活动领域进行工作。我想着重谈谈鼓动这个问题。由于对鼓动问题的正确理解，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始终对群众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鼓动对感情及情感的方面产生作用，广大群众被鼓动卷到党里来。

对于我们来说，在广泛的经济运动开始之时，鼓动问题第一次变得迫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鼓动是与争取改善物质状况的斗争结合起来展开的。这是90年代末期的事。那时许多同志被事情的这一方面过分地吸引住了，因为我们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派别倾向，我们有《工人思想报》的倾向。这种倾向过高估计了直接的初级的工人运动的重要性。这种倾向被鼓动所显示的那种巨大成功所吸引，这一倾向的支持者们开始说，理论根本就不必要，只有基本运动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竟敢这样声称：人们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他们，工人阶级也能达到社会主义。党当时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这个时期所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深化鼓动的方式问题。这是同一时期的事情，20年前，我们在这方面有过种种争论，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声称，不应该加强鼓动，只应当局限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上。当时群众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有部分党员断言，人

们必须局限在这个形势问题上，不应当继续前进，不应当深化鼓动，必须停留在工人阶级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上。

我们当时有一个所谓的经济主义派别，“工人事业”派，这些人断言：不必深化鼓动，只需要跟着工人阶级走。《火星报》小组对这个他们认为极为有害的派别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要是党当时站到经济主义者的立场上去，那实际上就意味着党不能够领导群众。

马克思主义帮助党正确地估价了鼓动的重要性。我们当时是以什么方式进行鼓动的呢？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许许多多时间——总是确定好宣传鼓动的中心。90年代末期，经济上的宣传鼓动成为中心。1905年鼓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的无权状况，最后，最近一个时期，世界大战期间，战争成为一切问题的中心。然而，不仅确定中心问题，而且还要对问题进行总归纳、排队、分门别类。要把一大批鼓动员组合成一个集体，大家在集体里讨论这所有的问题。

我们党能够在战争期间进行这样巨大的工作，这只能归功于我们党在这之前的整个时期，就极为重视宣传鼓动的这些问题。当我们谈宣传鼓动的形式时，我们必须比较详尽地谈谈口头宣传鼓动。鼓动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演讲者的口才和演讲艺术，而主要取决于鼓动所围绕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打动了群众的心，我们可以完全确信这一点。例如，在战争期间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只能讲不多几句话的士兵登台讲话，由于他能够表达群众的心声，所以对群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种情况。我不谈地区性的鼓动问题，但是我想指出在战争期间获得巨大发展的另一种鼓动

形式。

我所指的是借助于艺术的宣传鼓动。工人，工人群众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比进行逻辑思维的时候更多，由于这个原因，借助于宣传画、音乐和戏剧等艺术形式进行鼓动，对于劳动人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当所涉及到的事情是要鼓舞和动员群众来进行工作时，艺术的应用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俄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证明，要进行最简单的鼓动时，这种形式恰好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党内还有另外一种传统。过去曾经常在我们党内起重大作用的不单单是宣传和鼓动。早在鼓动获得广泛应用之前，我们就在地下小组中开始了宣传。一般情况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这个小组，在那里朗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领导人们讨论现实问题。讨论的题目是文化史和国民经济。这种传统在我们的工人大众中——不仅在成年工人中，而且在青年工人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例如，我本人就亲眼看见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学生们向他们的女教师要求，要她一定让他们研究从前在小组里研究过的东西，要她和他们一道议论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在这些孩子们看来，不这样做就没有出路。不久以后，工人小组虽然由于逮捕而中断了，于是工人们只好在流放期间和监狱里结束他们的学习。我们党的这些传统使得监狱和流放都变成了一种大学和学校，后来成为党的领导干部的工人们在这些地方受到了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工人事业”派却低估了宣传的意义。列宁同志在与他们的论战中指出——正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除了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以外，理论的制订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从来不把鼓动和宣传问题与它的根本任务割裂开来。

鼓动宣传的问题始终是党的工作的核心。

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党成为合法的党之后，现在我们的全部宣传教育工作，我们的整个工会工作都充满着同样的传统。中央机关的每个干部，无论他在什么地方工作——在成人学校或者在图书馆——都是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每个工会干部也有义务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开展宣传。党现在也像工会运动一样，领导着对成年人的政治宣传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因此而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全国各地都在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们看到，我们的青年正在拼命地抓紧学习。我们只能欢迎研究理论的这种努力，尤其是在上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上，这种努力强有力地表现出来。总而言之，在我们这里现在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转变。在革命的最初几年中，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前线和后方的鼓动上，然而在当前，当我们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工作上来的时候，更深入地工作的问题业已提到首要位置上，对理论的兴趣，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不寻常地增长了。我在中央政治宣传教育工作机关工作，每天都可以证实，群众现在渴望这种深化了的知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05年的革命使群众激动起来，并震撼了全国。之后反动的年代到来了，在这些反动的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勇气完全下降了，在他们看来，革命的所有成就被消灭了，一切都完蛋了。然而，群众却永远不会忘记革命，1912年我们坚信这一点。连拿事件一下子使群众觉醒了，它表明，在这些年代里群众觉悟有了何等巨大的提高。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一件普通人看不见的巨大的内部工作，群众认真地思考和研究了通过革命所获得的印象，1912年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与1905年。当前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过程，

我们看到，群众退到思考的领域中，退到自我深思中去。现在，为了革命的成就，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创造物质基础上面。然而，物质基础的创造问题，是与人员的变化、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与整个工作方法以及群众的整个心理的变化息息相关的。

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察觉不到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俄国的工人阶级、青年工人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学习。他们在为提高生产而工作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发展而工作。这给我们以希望：当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之时，我们将会万事俱备。

**主席：**

同志们！委员会受命仔细研究政治教育问题，它已就政治教育问题制订出了提纲，提纲先提交主席团审议，后提交代表大会表决。

现在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议程。大会议程的第二项是：**凡尔赛和约**。现在由第一位报告人，加香同志发言。

## 凡尔赛和约问题

**加香（法国）：**

同志们！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研究凡尔赛和约以及随后签订的条约的后果。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条约，尤其是凡尔赛和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条约是强迫签订的，苛刻的，它们给世界和欧洲造成了最严重的危害。

人们不得不反躬自问，凡尔赛和约的罪行是否比战争本身的



罪行更大，这种看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这些条约证明，条约的缔结者对当前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的必然性是如此无知，所以现在协约国的资产阶级被迫第三次在洛桑集会，修改他们本来认为已经定稿的条文——而这还不是最后的尝试。

据说，12月份要在布鲁塞尔召开一次新的会议，令人担心的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将给现在脆弱的和平带来严重的危害。

我主要想向诸位谈谈一个协约国的态度，自1918年以来，它除了对现实的必然性完全一无所知外，还表现出最大的贪欲，我所指的是法国。

当权者们说，法国是当前欧洲最巩固的国家，是最不用担心发生社会痉挛的国家。

法国资产阶级在正式场合顽固地采取最心安理得的态度。然而，实际上由他们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经济和财政规定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困难。他们身上有一个正流着血的伤口，这就是咄咄逼人的债务，他们都不能确定偿还债务的日期，法国资本主义的许多杰出代表人物断言，现在再也不可能提出预算，不能以正常方式编制预算。

人们还预计，不久的将来——在3年或4年之后——将会出现法国的预算几乎不够支付债务的全部利息的时刻。

议会的预算报告人说，1929—1930年的预算将剩不下任何资金来弥补国家工作部门的经费。借助过高税收所收入的成千上万亿法郎，几乎不够补偿国债的利息。

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主要伤口，指出这一危险始终像梦魇一样重重地压在法国资产阶级身上，这是重要的。

起初法国资产阶级认为，它将能够从德国获得足够的高额赔款来支付它的国债本金，它的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也不想去纠正这种看法。

诸位请回忆一下法国资产阶级直到1921年5月伦敦条约时还向德国要求的那闻所未闻地高的赔款数目：3 000亿或者4 000亿，人们告诉容易轻信的法国人民说，将一分不少地要求战败的德国支付。历届财政部长们声称，国家的整个政策必须指向敦促德国支付黄金和白银这个唯一的目标。

1921年5月，人们开始降低原来的荒唐要求。

现在人们确定了德国应当支付的最终数目：1 320亿金马克，其中52%，即800亿将归法国。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这是唯一的题目，是共和国部长们的、奴性十足的新闻报刊和全部公众舆论的唯一主题，人们有意识地让舆论界对此确信无疑。

然而，当人们看到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到时，原来的计划就被逐渐改变了。当人们看到，直到1922年，法国连一个金马克也没有得到，也没有用任何商品支付，而德国则已经用黄金向比利时和美国支付了数目为10多亿的金马克，法国却一无所获时，在公众舆论中，就渐渐地不再那么相信德国将会支付战争赔款了。

迄今为止，法国向它的战争受损者预支了大约800亿，自1918年12月起，它养着一支占领莱茵河畔的9万之师，耗资120亿金法郎。

在这种情况下，迄今为止被它的官方领导人的荒唐引入歧途的法国，现在开始不再相信德国会支付赔款的旧教条，这就不难理解了。

与这种情绪状态相适应的是卢贝萨克协定。我不打算探讨它的细节，只想强调指出，当战争的受害者和某些政治家看到被认为是最终行动将会徒劳无益和毫无结果时，他们就设法直接与德国工业家联系，旨在获得实物支付，因为已经不可能得到货币支付了。

由此便产生了那些如此引人瞩目的有名协定，透过这些协定，可以看到法国和德国资本家之间一系列谈判的基本特点。

这些谈判在何种程度上由事实来加以实现呢？我们不十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在这两国之间存在着过高的关税税率，货币兑换价的浮动，一系列的经济和财政的、政治和道德的困难，这些困难使这些协定无法实现。

因此，目前已经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潮流。看来，斯汀尼斯—卢贝萨克式的协定里的一些协议，不可能马上得到实际应用。

资本主义的法国声明，它处于困境之中。我们最坏的沙文主义者、法国企业家、担心会丧失他们妄想独占重建北部地区任务的资本家，发动了一个反对斯汀尼斯—卢贝萨克协定的强大运动。

议会最近的几次公告和资产阶级新闻界最近的报道证明，目前人们打算把公众舆论的注意力引向完全不同的目标。

于是不久前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对赔款问题进行了第一百次商讨，卢贝萨克先生为臭名昭著的协定进行辩护的企图没有获得丝毫的成功，他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我想，他所持的看法相当孤立，政府也不给他以任何支持。相反，许多参议院成员声明，强烈反对这些协定，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声称，斯汀尼斯—卢贝萨克

这类谈判和那些迄今为止所尝试过的谈判完全一样。目前在法国不能像他们指望的那样，得到热烈的欢迎。他补充道，人们必须采取有力的行动，应当重新采取以前那种政策，彭加勒迄今为止自称是该政策的捍卫者。

在众议院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绪，我只打算列举这方面的一个证明。

卢舍尔先生是反对斯汀尼斯—卢贝萨克协定和反对把这种经济协定普遍化的人物，他声称，有必要持久地占领莱茵河左岸，进而对德国采取强有力的政策。

因此当前看来，布鲁塞尔会议的前景是：资本主义的法国不再抱有它将得到货币支付赔款的错觉，失去了它会得到货物支付的希望，现在将把它的努力针对着两个确定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占领——声明持久地、无限期地占领——以及对莱茵河左岸进行经济剥削。

显而易见，莱茵河左岸也就意味着是右岸的桥头堡。不应当忘记，人们把这也理解为鲁尔区，而且不仅仅理解为那个已经被占领的地区。一位法国最有影响的人物声称，我们的军队目前占领着鲁尔区的一个部分，那里大约有44座高炉，只要把占领区稍稍向右扩展一点儿，处于我们的步枪、坦克和机关枪的射程之内的，就不仅是45<sup>①</sup>座高炉，而是60座高炉。——他接着说——，假如你们在这60座的那边设置一个关税边界，那么德国冶金业的支架就坍塌了，并且切断了德国重工业的生命线。他还声称，他个人认为，这一解决办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考虑，这是法国资产阶级界所普遍持有的观点：德国不支付赔款，就必须打碎和消灭德国的工业，当然是在有利于法国冶金工业的条件下这样做。目前无限期地占领莱茵河左岸的思想日益明确，人们当然要像往常一样，用五花八门的夸夸其谈的名目来掩饰这种资本主义的欲望。据说，有必要维护法国的安全，在英国和美国都不愿签署由它们于1919年所要求的保障条约之后，法国通过它驻莱茵河左岸广大纵深地区的军队来维护自身的持久安全是必要的。

这些由外交家、军方人士、工业家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口中所说出的话，其意思就是把莱茵河左岸与德国分割开来，这不是吞并，人们不需要这种粗暴的字眼，而是在关税、政治和军事都在法国军队的控制下保证其独立。

1919年企图从德国获得重建法国所必要的那千百万金马克，总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的义务是不断地抗议这种政策，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不仅是凡尔赛条约的这种后果。还有一种另外的、大家都一目了然的后果，来自其他国家的同志将要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资本主义的法国要想从德国获取的不仅是金钱和物资，它还想肢解德国。此外，法国还想利用自己的胜利来确保它的经济和政治的霸权，它要鲸吞战后它所建立的那些弱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既没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也没有自由的政治生活，它们借助于协约国资产阶级所提供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才得以生存。从这种立场出发，人们就耍了花招，这些花招表明了法国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企图是妄图建立对中欧所有国家的经济及政治统治。我们来自这些国家的同志，将向诸位报告这种事实的后果。

由于它的要求，凡尔赛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目前出现的这种财政状况，促成了欧洲绝大部分货币的极大幅度贬值。条约证明了资产阶级完全无能和谨慎，资产阶级丝毫没有预见到这种政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现在越来越证明，他们没有能力使这种政策有丝毫的改变。

列举所有共产党人所熟悉的凡尔赛条约以及随后签订的条约的种种后果，定会使人们感到无聊。关键是，对资本主义欧洲来说，已不能从废墟堆中崛起。

我们指出，所有战胜国资本主义政权的没落是必然的。

我们必须确认这种令人忧郁的事实，被称为最有聪明才智的资产阶级，证明自己是无能力制止外汇下跌的，外汇下跌震撼着整个资产阶级，加剧着社会危机和贫困化。面对这种事实和后果，各式各样的阶级斗争自然会日益加剧，必定会日益汹涌澎湃。对于我们法国的同志来说，我们的义务是从阶级观点出发，对凡尔赛条约进行最有力的斗争，经常不断地指出我国军方不断增强的影响，对这种军事的发展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要求立即撤离莱茵河左岸，要求立即解放被控制在我国军队的枷锁及铁蹄下、甚至不能参加德国宣布的任何罢工的600万莱茵河地区的居民。

德法两国的无产阶级最直接地受这种局势的影响，因此使这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的行动日益协调一致，并相互联系起来是必要的。过去我们之间的联系太少了，我们仅仅会晤过两三次，前段时间，尤其是在法国，由于我们内部的纷争而占用了许多时间，所以我们没有能为发展这一行动投入所必要的精力。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必须通过德国和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之间

达成明确的协议，取得更精诚而巩固的团结。必须多多印发两国各种形式的声明，让越来越多的法国同志到德国，让越来越多的德国同志到法国，以便使这两种宣传以这种方式相互渗透。

不久以前，10月15日，法国资本家用降低工资来威胁法国的矿工。矿工们决定反对降低工资，他们声明，宁可罢工也不肯接受资方的提议。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共产党人，他们在党的赞同下，决定到鲁尔区去访问德国的同志，为的是与他们一道制订共同斗争的计划。

威胁着鲁尔区矿工的不是降低工资，而是工作日的延长。我们想，这里提供了一种特别有利的机会，这两支无产阶级队伍可以在同一行动中团结起来。我们当时希望，认为也许可以同时鲁尔区、在北部地区煤田、在加来海峡以及我们所有的煤炭中心组织一个运动。我们希望这是一种积极的运动，领导得好，就能够对两国和整个无产阶级产生道义和物质上的可观影响。然而，这一计划不可能付诸实现。但是我认为，我们恰恰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加倍努力。我们认为，应当向这次代表大会呈交一份形式具体而实际的、简单而清楚的决议，联合代表团为了对布鲁塞尔会议可能给欧洲带来的严重后果有所准备，必须相互谅解。在这方面准备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一个共同的、用各种可能的形式以最大力量进行的反对凡尔赛条约的行动，这是十分必要的。这就是我要向大会呈交的一个具体的、可以立即实现的计划。（鼓掌。）

**克拉拉·蔡特金主席：**

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杰纳利刚才到达这里，他受到法西斯分子的追捕并负了伤。我

想，你们是会同意主席团的这一决定的：我们在这里向他表示衷心的欢迎，我请他在主席团就坐。（热烈鼓掌。）

我们向杰纳利致敬！我们把他看作是勇敢的、受迫害的、负伤累累的意大利无产阶级的代表。意大利无产阶级正准备冒着白色恐怖，把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争取未来的胜利的新进军。杰纳利同志，我们大家最衷心地欢迎你！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万岁！意大利无产阶级万岁！

（热烈鼓掌。大会代表全体起立唱《国际歌》，这时杰纳利走上主席台，又一次爆发了鼓掌声。）

**杰纳利：**

同志们！我向你们表示感谢，特别是因为刚才宣布的致敬是为长年累月在恐怖形势下进行斗争的所有同志、所有工人和意大利所有的革命者而发的，是为那些受虐待及受创伤，尽管如此，依然在社会革命的战壕里坚持战斗的人而发的。

假如这次代表大会要讨论研究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那么它一定要指出所犯的错误，然而它必须首先记住，意大利的同志是在何种环境中进行斗争的。

作为对所有的同志的回答，我可以担保，不管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多么险恶，党依然完好无损，并进行着斗争。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愿意和你们一道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而斗争。（鼓掌。）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凡尔赛和约创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居民，还有一部分无产阶级抱有幻想，以为凡尔赛和约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因素，是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基础和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以来，工作不是没有成就的，它将继续



工作，使捷克斯洛伐克无产阶级摆脱这种纯属资产阶级谎言的幻想的束缚。必须使捷克斯洛伐克无产者们认识到，在凡尔赛创建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过程中，争取各民族解放的努力，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是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纯系虚构的独立国家。实际上，是要让它成为协约国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属国，成为它们的霸权、特别是法国霸权的一根支柱。

在创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既不是本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也不是它的经济利益，而是军事的利益及帝国主义的利益。

在凡尔赛和约里，一些操着完全不同语言的居民被不合理地划入新创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国界内，他们的民族自决权没有得到考虑，这并非偶然。在这当中，协约国的统治者们是根据早先的奥匈帝国以之为支柱的口号行事的：“分而治之！”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我们把几乎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并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那么我们就能够愚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两部分人。我们将在两者之中培植民族偏见，我们将利用一部分人去反对另外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使这个国家依赖于我们。占人口多数的捷克斯洛伐克就可以指望民族将会估计到少数民族会发生民族统一运动。他们就会因此而限制公民的权利，保持反动的政权，仅仅由于内政的原因就该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们将不得不依靠我们。这种反动政权和强大的军队不仅有利于反对少数民族，而且有利于反对无产阶级，有利于强化协约国大国的资本主义现在渴望在全欧洲实现的那种制度。捷克斯洛伐克的强大军队将在战争冲突的紧急情况下，听任协约国大国的调遣和指挥！”

在凡尔赛条约里，举足轻重的仅仅是协约国的军事动机和帝国主义动机。在成立中欧和东南欧国家时，连那些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立场看来符合逻辑的经济要素都没有得到考虑。之所以发生了世界大战，是因为甚至连最大的国家的幅员对于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来说都太狭小了，而这一次战争在中欧和东南欧并非以经济的统一，而是以这个地区的巴尔干化而告终。在协约国的影响下，欧洲这一部分的所有小国各自孤立，每个国家都力争实现一种完整的经济自立，每个国家都努力在其国界内建立全部工业，包括那些本国没有良好自然条件的工业，那些可以通过有计划的国际交流途径更有利地得到其产品的工业。在由于战争而贫困化的世界亟需发展生产的时候，这种做法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并束缚了生产力。

在一系列国家由于缺乏工业产品而经受着严重危机时，捷克斯洛伐克却拥有一个技术良好的、可供7 000万人消费的工业体系，而这个国家只有1 400万居民。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但不向东方和俄国寻求摆脱孤立的途径，反而准备听从协约国资本的命令，至少要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良好的工业体系的一半拆除并最后毁掉。统治集团毫不考虑生活在倒闭的工厂周围的成千上万群众的死活。这就是说，凡尔赛和约的巨大后果直接导致了已有生产资料的拆除。这种状况最清楚地证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自行解决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在现时代，资产阶级妄图继续维持生命的任何企图，都是与生产力的发展背道而驰的。

凡尔赛和约体系并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资产阶级关于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它甚至也没有为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捷克民族解决民族问题。在捷克各民族的资产阶级中，处处可以

发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今后的命运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感到，它与今天作为反动派及反革命的主要势力的力量风雨同舟，它感到，这个小小的民族若沿着这条违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道路走下去，就会被推入死胡同，推入巨大的社会风暴洪流中，那就会有被吞没的危险，社会风暴进入了激烈阶段，它将决定全世界和欧洲明天的面貌。

凡尔赛的方案仅仅是为协约国的军事目标效劳的，它不仅不考虑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真正需要，也不考虑大部分非无产阶级居民的真正需要。后果当然是：一旦那些人为的幻想破灭，那么捷克国家的这种方案就不能以民主的原则为支柱。今天来自法国的影响就企图在政府中扶植一个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根底很弱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民众中的影响丧失越多，它就越加驯服地作为工具卖身投靠法国资本政策的帝国主义趋势及反革命趋势，既反对因赔款而土崩瓦解着的德国，也反对奥地利，特别是反对苏维埃俄国。人们必须对此有所准备，那些在凡尔赛和约基础上扶植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影响，将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形成少数的公开政府，形成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形成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政权。

捷克工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并将进一步认识到，凡尔赛和约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它对于工人阶级直接意味着不幸。资产阶级经常挂在嘴上的、关于被协约国解释为世界大战政治目标的“民族权利”的言词，只不过是空话和谎言。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工人必须认识到，对于我们来说，民族的思想并不是首要的思想，我们也不盲目地对待民族的愿望和斗争。认为共产国际的想法无非是要剥夺弱小的、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民族——

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的所谓独立自主，这是滑稽可笑的。然而，我们是根据具体形式来判断所有的民族运动的，我们对它采取的立场取决于具体的民族运动是否意味着增强我们的战线，增强社会主义，或者是否是世界反革命手中的工具。这样，捷克斯洛伐克人所作的民族的努力，只要它旨在瓦解欧洲以前的组织、旨在毁灭封建王朝式的奥匈帝国，那么它就可以被看成是历史的进步现象。只要这种民族的努力在捷克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与凡尔赛和约以及协约国资本主义大国的反革命阴谋同流合污，就必须把它视为反革命的力量。从这时起，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变成了全欧洲一切反动派的同盟者。

只有在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竞争被消灭之后，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和生产竞争必然导致战争冲突。在生产中采用计划性、保证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和安宁的共同生活的欧洲新秩序，将在凡尔赛和约的废墟上产生，其形式将不是一种孤立和“主权”——即今天只充当小国依赖大国的附庸式独立外衣的主权——，而是一种包括世界上一切苏维埃国家的联邦。这个意味着摆脱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出路的口号，首先开始对中欧和巴尔干国家变得紧迫起来。它与复辟从前的奥匈帝国是根本不同的；由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绝望境况，法国和英国的保守集团、教会集团又开始考虑重新恢复奥匈帝国。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无情的、国际性的、协调一致的革命行动，才能够战胜聚集在这里的拥护君主制的反革命势力。我们阶级的伟大斗争，社会革命的胜利，也是解决中欧和东欧小民族的民族问题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拉迪奇（南斯拉夫）：

1919年以来，协约国召开的许多会议十分清楚地表明：凡尔赛和约以及随后签订的确保法国帝国主义在欧洲、英国，在近东和海上霸权的和平条约是行不通的，它们正处在被完全取消的过程中。

根据经济发展的铁的逻辑，在拟定这些和约时，协约国是以它们的帝国主义意向为指导的。战败国所要支付的战争赔款，远远超出了它们的财政及经济能力。新的国家被创建了，而丝毫不考虑这些新国家是否有生存的能力，丝毫不考虑为这些新国家所划定的国界是否与其经济需要和民族要素相适应。这样，就在全欧洲，特别是在多瑙河盆地和巴尔干半岛造成了一种无法驾驭的局势。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盆地是一个经济整体，并且是一幅奇特的由众多民族组成的镶嵌画，现在被肢解成许许多多小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包括着大量的少数民族。这些曾经合在一起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国家，现在经济困难，它们的领土被外国人剥夺，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之间关系极为紧张，时时刻刻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民族主义病又重新复发，而资产阶级，特别是新拼凑国家的资产阶级，极力把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强盗的阶级利益硬说成是民族的共同利益，旨在利用这个口号争取整个民族，以维护由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状态。同时，资产阶级还利用这个口号来肃清反对国家的分子，实行最反动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统治，其锋芒首先指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从前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盆地习以为常的民族斗争，现在同样是剧烈的。凡尔赛—纳伊—特里亚农条约，不但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包括着大量少数民族的新国家，对少数民族执行一种肆无忌惮的非民族化政策，这些少数民族被贬低为二等公民。这些少

数民族在土地改革中被排除在外，在文化方面他们也得不到考虑，谁对政府持有异议，哪怕是善意的，他们也要遭受最残酷的镇压。由于小协约国对少数民族推行这种政策，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并且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其顿的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就拿起武器进行反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所有新国家里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都用消极抵抗和有计划的破坏来反对这种政策。有关的国家充分利用这种状况来加强其民族统一运动，邻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无法继续维持。

所有这些条约不仅使不同民族间的关系，而且也使同一民族的各部族之间的关系变化，南斯拉夫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南斯拉夫，同属一个民族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斗争，已经具有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于最强大的克罗地亚人的党派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这里不仅有内政的原因，而且也有外交的原因。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由于条约中保证给塞尔维亚人的战争赔款，对凡尔赛、特里亚农、纳伊条约的彻底实施感兴趣。因此，塞尔维亚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与法国的意见完全一致，并盲目地附和着法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除了塞尔维亚外，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对赔款问题不直接感兴趣，他们与政府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之中，在热那亚会议期间，这一点就最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克罗地亚人向会议递交了分离的备忘录。

所有这些新国家，主要是法国为了保护它的帝国主义利益而资助和拼凑的，是完全依赖于法国资本的，处于法国殖民地的地位。法国通过这些国家来推行它在欧洲的霸权主义政策，并企图

维护凡尔赛和约。波兰和罗马尼亚反对苏维埃俄国，维护法国的利益，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对峙，捷克斯洛伐克则作为法国近东利益的守卫者与德国对峙。对法国的共同依赖，对和平条约彻底实施的共同关心、共同受到匈牙利威胁的危险，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之间结成在法国保护下的更密切的军事联盟的原因，法国不仅资助着这些国家的军国主义，而且还组织、控制和实际上把这些国家的军队占为己有。波兰也与这些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这种同盟，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经常表面化的分歧。巴纳特地区始终是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之间争端的祸根。捷克人问题同样使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局势尖锐化。所有这一切表明，这些国家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持久的。

然而，这些国家是所有条约最热心的维护者，因为任何对条约的修改，对于它们来说都会意味着领土和经济的重大牺牲。因此，它们满足于以超出它们的财政和经济能力的强大军国主义来维护这种无法维持的状况，它们当中的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企图把一个经济整体一分为几，在小范围内确保本国资产阶级的垄断地位。

看一看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盆地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自1913年以来与这些地区有关的所有和平条约的十足的荒谬性。比方说，阜姆这个对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西北部来说最好的和几乎唯一的入海口，却实际上被意大利所占领，这就使得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萨洛尼卡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最好的海港，它和它周围小小的陆地是希腊的领土，但是对于希腊的贸易却毫无意义。

奥地利这个工业国被与它获得粮食、食品和原料的地区完全分割开来，因此成为无生存能力的国家，等等。

这些不符合逻辑的现象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联系的，并且导致有关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在对待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上，小协约国的作用始终是十分清楚的，它不可调和的态度是很典型的。不仅在领土方面直接与俄国的关系感兴趣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对苏维埃政权持敌对态度，南斯拉夫也是如此，它作为法国的附庸与俄国敌对。比方说，在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官方的种种正式辟谣，当年弗兰格尔军队的残部仍被充分武装起来，组织完好；那里有俄国的反革命军事学校，一直还有一个由高尔察克政府委任的公使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在那里工作。这支反革命军队、它的学校和其他机构完全由南斯拉夫和法国资助，是国中之国。这支军队是用来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行动的，同时也是用来实施与法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相一致的反革命意图的，例如保加利亚的情形就是这样。

另外，小协约国的作用，还表现在所有会议上以及所有为反对苏维埃俄国而采取的措施上。然而，尽管小协约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采取敌对政策，但是人民群众的情绪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十分同情苏维埃俄国，在这当中，没有得到解决的土地问题起着重大的作用。

近东最近的危机表明，小协约国完全依赖于法国。南斯拉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在近东的代理人，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在危机的初期，南斯拉夫还极力指出它自己的利益，并站到英国的立场上，这就是说，由于担心保加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由于领土更



为接近而可能形成反南斯拉夫的同盟，它反对土耳其重返欧洲。同时，南斯拉夫又利用这一危机来强占萨洛尼卡。然而，所有这些独立的尝试都被南斯拉夫的保护国法国阻止了。总的看来，在这次危机中，法国的矛头主要也是指向俄国的。

经济统一的破坏，小协约国与巴尔干和多瑙河盆地其他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小协约国各国之间的矛盾，每个国家内部严重的民族斗争，对少数民族残酷无情的非民族化和压迫，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实行反动统治和戒严——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超出这些国家经济力量的军国主义为支柱的，这一切将导致凡尔赛条约和其他条约及其所造成的状态的瓦解和彻底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必须是动员全体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各国共产党必须懂得利用已经提到的所有这些矛盾，尤其是民族的对立。必须告诉巴尔干和多瑙河盆地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旗帜和领导下，通过革命斗争，才能获得他们的民族解放、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巴尔干和多瑙河盆地的和平、正常发展的保障和解决一切争端的保障，只能是多瑙河和巴尔干国家组织的一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巴尔干国家的巴尔干共产党联盟，已经在这种意义上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工作，但是今后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所有其他共产党合作，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热烈鼓掌。）

## 致拉合尔印度全国工会代表大会的贺电

**主席：**

现在建议发出下面这份电文：

### 致拉合尔印度全国工会代表大会

同志们！西方的无产阶级热烈地祝贺你们在过去的年代里为改善印度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所进行的斗争。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表示我们的同情，并保证完全支持你们事业的胜利，同时，我们还要提醒你们，你们的任务是十分伟大的，不许受到任何限制。印度工人阶级不是为了获得一份“按劳付酬”的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印度工人和农民经济上的解放取决于民族的政治自由，在帝国主义剥削的范围内，生活条件的任何改善都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一原因，你们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将起着重大作用，请你们为担当这一历史任务做好准备。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52个国家的先进无产阶级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要提防那些帮助帝国主义的工人领袖，不要被他们的虚伪友谊及错误主张所迷惑。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一致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15分。

## 第二十六次会议

(1922年11月29日，星期三)

**会议开始：中午12时45分**

**主 席：马尔赫列夫斯基**

### 凡尔赛和约问题

(继续)

**墨菲（英国）：**

同志们，凡尔赛和约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权力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它不是和平条约，而是战争条约，它把1914—1918年间的军事冲突转移到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要是我们试图采取另一种立场来研究了解这个课题，那么我们会像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那样陷入同样的困境而不能自拔，他们对凡尔赛条约的态度恰好证明他们是结成同盟的帝国主义的工具。例如拉姆赛·麦克唐纳先生，当他对1921年和1922年阿姆斯特丹和法兰克福会议提出的工人阶级政策表示自己的看法时，作出了这样的断言：“在赔款问题上，工人阶级政策所依据的原则，简要地说来就是：

1. 赔款的数额和形式要求体现两种制裁：第一，法律制裁；第二，经济制裁；

2. 法律制裁必然要受到缔结和约之前所进行的谈判的限制；

3. 经济制裁不仅要受德国能够支付什么这个问题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在不损害我国人民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这个问题的限制，受到赔款可以采取什么形式这个问题的限制。”

这是战胜国资本家当中自由主义者的语言，这根本不是工人阶级的语言，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工人阶级都同样被迫忍受着这一条约的后果之苦。另外，这种语言是以如下看法为基础的，即唯有德国是这次战争的罪魁祸首，这在第二国际领导人中间也已经是过时的论调。

要是能证明大炮会自动发射炮弹，也许确实是十分有趣的，然而，只要考虑到由凡尔赛条约产生的斗争，这种论证就对我们毫无帮助。我们只能把该条约视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继续，共产国际除了以它反对战争的同样坚强不屈的斗争来反对这一条约外，别无其他选择。正像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变帝国战争为国内战争一样，现在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利用该条约的全部后果作为群众中的杠杆、作为发展世界性的反对结成同盟的帝国主义及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群众行动的工具。实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1914—1918年的战争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开始的，它们是争夺世界权力的主要竞争对手。这场军事冲突于1918年结束，当时战场上出现了新的角色，英国人所面对着的不仅是一个战败国德国，而且还有战胜国法国、美国、日本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它们都是争取世界权力的竞争者。接着，威尔逊先生披着和平外衣登场，手里摇着和平的橄榄枝，然而，凡尔赛条约的发起者的强盗本性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这根本就不是朋友的集会，而是一次盗贼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个个都贪得无厌地抢夺

猎获物。大盗贼就是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他们断然反对威尔逊先生的在美国霸权之下的国际联盟的美梦，并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一幅国际联盟的讽刺画，国际联盟是盟国最高委员会的工具，它把梦想者引入歧途，并向工人隐瞒其真正的目的。

放弃对国际联盟的想入非非之后，他们借口面对革命必须进行自卫。为此目的，他们把欧洲“巴尔干化”，建立很多小国家，他们称之为阻止俄国革命继续向西欧蔓延的“急救安全带”。

接着，劳合-乔治先生为了英国帝国的利益加快了速度，他设法把德国的东非殖民地和巴勒斯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权移交给大不列颠。澳大利亚获得了赤道以南的德国占领地，新西兰获得了萨摩亚岛。这一切事件并非是这次会议的偶然结果，而是老谋深算地坚持某种特定政策的结果；早在会议之前很久，这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就牢固地形成了这种政策。

我们只有认清这些托管地和这些地区移交的意义，才能判断为实现英国帝国主义的巨大梦想在这方面所花费的辛劳。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开辟了好望角至开罗的航线，而且也开辟了开罗至加尔各答的航线，通过这些航线，非洲大陆就与亚洲大陆相互联系起来，这样就靠近东方的新市场了，这些市场是美国、日本以及正在成长的中国资本主义所关注的。印度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英国资本在本国所面临的困境，与这种扩张在时间上正好吻合。

过去的12个月，是向印度输出巨额资本以及印度各种工业迅速增长的见证者。在这12个月里，纺织机械制造者向印度的输出量增长了400%，同时，英国报刊还公开宣称，现在英国有名的

钢铁大王坎默尔·莱尔德斯将在印度安装设备，以生产世界上最廉价的钢材。

这种发展追求着两种不同的目的：其一是奔向东方的市场；其二是直接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东方在马来亚群岛提供着原封未动的市场，然而，要吸引西方的市场，使用最廉价的劳动力是必要的。在哪里能够获得比在东方这些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呢？在英国和欧洲无产阶级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时候，我们看到资本向东方涌流，这不仅是为了掠夺新市场，而且也是为了以这种方式来战胜本国的无产阶级。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除了英国以外，还有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进行反抗。英国不得不转向埃及的粮田和棉花种植园，转向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资源，以便摆脱对美国粮食、棉花及石油的依赖。然而，还有人注视着东方，并试图阻止英帝国的这种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梦想一脉相承的发展。法国帝国主义的维护者克列孟梭同样也注视着东方，自英国剥夺了法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剥夺苏伊士运河以来，法国反对英国的斗争持续了多年，克列孟梭正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近东目前的危机和洛桑会议是法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困难的最新的表现形式，而这种困难可以一直追溯到它们之间的最初斗争时期。

1875年英国政府购买了大量的苏伊士运河股票。于是这条运河实际上就成了英国帝国主义的财产和它打开东方大门的钥匙。1875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宣称：

“在我们的考虑中，是不能把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与往后英国与埃及之间的关系问题分开的，或者是不可能将埃及的命运与那把现在悬挂在土耳其上面的达摩克里斯剑分开的……不管土耳

其的政治和财政崩溃是否将由于暴动，外来的侵略或者由于内部的腐败而发生，无论如何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由苏丹统治的大片地产的那一部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产的安全。”

1914年9月18日，英国宣布埃及为英国的保护地区。当签订了凡尔赛条约时，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发展而同样要求石油的法国，便获得了对叙利亚的托管权，以此给英帝国的发展造成了新的困难。

诚然，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权并不是对英国的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托管权的唯一回答，——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地区的成就带来的后果，是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谈判，并导致了土耳其军队的复辟、色佛尔条约的取消以及土耳其在近东的东山再起。这样，洛桑会议继续了由凡尔赛条约加深的冲突。发生在近东的这场围绕着扩大边界、争夺石油资源及市场的斗争，与西方国家的斗争直接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凡尔赛条约，法国不仅获得了对叙利亚的托管权，而且还获得了阿尔萨斯—洛林以及摩洛哥。从下面的事实我们将会看到，不断集中于法国手中的权力将会加剧法国与英国在西方和东方的斗争。尽管向世界声称，它们是伟大的朋友和战友，但是现在法国和英国是不共戴天的死敌，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英国在它能够在欧洲开发资源来满足自己与法国进行公开斗争所需要的能源之前，还不能摆脱这种与法国结成的联盟或者协约，同样英国也不能让法国听任美国的无限影响。因此，它对法国奉行着友好政策，利用条约进行活动，同时它又为修改条约而斗争，并在东方和北方寻找新的资源。

由于凡尔赛条约，法国逐渐变成既是工业国又是农业国。现在，它有希望成为钢铁生产的世界第二大国，美国居第一位，法

国名列第二位。由于它的工业力量的发展，现在它成为世界市场上的一个因素，成为取代德国地位与英国较量的剧烈竞争对手。

因此，凡尔赛条约表明，它不仅仅提出赔款问题，而且也提出别的问题。该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残酷无情和剧烈斗争的继续，它们一方面互相残杀，同时又极力镇压走在革命道路上的工人阶级。

这些运动和斗争不能不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并留下印象。由于过去这些年的这一切巨大变化，东方已经觉醒，并与西方无产阶级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因此就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这样的重要问题：把这个不自觉的过程变为自觉的过程，唤醒西方工人和东方工人，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我们必须使东方所有这些力量与西方接近，并设法创造一种能使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行动成为可能的局势。

然而还有，凡尔赛条约在西方国家的执行引起的挫折，唤起了同样重要的群众运动。加香谈到德国和法国问题时，谈到了支付赔款的情况，谈到了使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更紧密接触的必要性及在赔款问题上采取某些行动的必要性。诚然，任务要比这广泛得多。只要我们通观一下过去12个月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必定会认识到，这个条约的后果是多么巨大，多么严重，多么广泛。

英国利用这一条约，不仅掠夺了德国的舰队，而且还掠夺了德国的商船队。然后英国在公开市场上以每吨位1英镑的价格出售了整整200万吨位的船只。每吨位要花5英镑25先令的造船业无能力与此竞争，这就对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赔偿煤炭的后果同样也是灾难性的，按条约规定，德国必须



每月向法国提供200万吨煤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法国将被煤炭所淹没。英国的煤炭输出被窒息。接踵而至的是对矿工们的浩劫，他们的社会地位被迫下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英国煤矿工人的工资降低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英国煤炭工业崩溃之后，我们看到的法国情况又如何呢？矿井关闭，工人工资大幅度地降低，整个市场充斥英国煤炭和赔款的煤炭。

然而，事情并没因此而完结，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煤炭工人被毁灭之后，立即就开始了美国煤矿工人的浩劫。这一条约的后果是无穷无尽的，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也是如此，对世界群众运动的发展的破坏也是如此。

欧洲的巴尔干化并没能阻止革命的发展蔓延，相反，这使西欧的群众行动起来，并同时唤醒了东方人民。共产党必须抓住这种时机……它必须揭露赔款的弊端，向群众说明这一条约的根本性质及其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权力斗争的关系。凡尔赛条约一方面鞭策着疯狂地争夺石油、土地及市场的帝国主义列强去拼命，这场角逐的高潮必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另外一方面，该条约造成了一种使共产党有可能把群众引向革命的局势。凡尔赛条约带来了旨在结束和平的和平，因为它将导致世界大战或者世界革命。因此，我们必须重申，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结束凡尔赛条约就是结束帝国主义，而人们能够用来结束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就是世界革命。

**凯勒（波兰）：**

在19世纪期间，波兰这个名字世代代作为暴动的代名词。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和独立波兰的复兴，是西欧民主革命的口号之一。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光复波兰的热烈拥护者，在1864年为表示对波兰起义者的同情而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产生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思想。

然而，从那时起，在波兰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行了一次新的革命，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有产阶级，抛弃了民族独立的全部传统倾向；他们的口号是适应3个“承袭国”中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情况和经济情况。古老的民族自卫倾向继续残存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级的某些阶层之中。

几年之后，波兰出现了现代工人运动，这时这些爱国主义传统对工人运动起着明显的反动作用，因为这些传统的目的是把波兰工人群众与共同的斗争分割开，与声援俄国无产阶级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分割开。

波兰的革命无产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这场斗争应该使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因而也应该使波兰人民摆脱民族压迫。

只有在沙皇被推翻之后，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建立之后，只有在由于德国的革命起义而霍亨索伦王朝覆灭之后，过去对沙皇和这两个皇帝一直像奴仆一样效忠的波兰有产阶级，才急急忙忙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独立的波兰国家，以便把波兰与东西两边的革命策源地分割开来。

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取得胜利以前，协约国眼里根本就不存在波兰问题，这时，它们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波兰资产阶级的新纲领。对于协约国来说，重要的是用一堵堤坝或者用一道铁丝网把苏维埃政权与欧洲的其余部分分隔开来。对于法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让附庸国波兰来取代业已土崩瓦解的沙皇帝国，这个沙

皇帝国的替身，鉴于德国现在已在被奴役、已被打翻在地，而愿意为法国效劳。

除了那些由协约国派遣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远征军，除了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弗兰格尔外，波兰在协约国手中成了反对俄国革命的得力的战争工具。波兰军队的全部装备，从大炮、飞机直到士兵的服装、鞋子，都由法国或英国提供，除了皮尔苏茨基外，还派遣了一个法国将军到波兰。

法国资产阶级深知，让自己的士兵开赴反对俄国革命的战场是何等危险，它准备反对这一革命，直到波兰士兵全军覆没为止。

为打倒这个红色巨人而采取的全部战争行动都告失败之后，协约国暂时放弃了这些方法，然而，对俄国进行干涉的计划并没有从皮尔苏茨基的纲领中消失。

肢解苏维埃俄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分割出来，建立一个所谓独立国家的包围圈，从芬兰起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直到格鲁吉亚，在居于中心的强大波兰霸权控制下的包围圈，这就是皮尔苏茨基及其朋友眼中的他们祖国独立的唯一的真正保障。资产阶级仇恨它的阶级敌人苏维埃俄国，皮尔苏茨基、小资产阶级、害了自大狂病的社会爱国党则害怕苏维埃俄国，它被视为无产阶级政府的根本体现，然而它也被视为对波兰独立及其大国角色的所谓威胁。

波兰大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按照协约国的命令发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解放”乌克兰和建立从芬兰直到格鲁吉亚联盟的梦想支配着皮尔苏茨基的外交政策。此外，一场反对俄国的战争的想法，还具有双重的避雷针的作用：一方面反对工人，另一

方面反对那些农民，他们自战争以来就被剥夺了移居他乡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忍受着缺乏土地的痛苦，他们即将进行反对大地主的坚决斗争。

凡尔赛和约创立了波兰共和国，它使波兰的所有边界被许许多多冲突的策源地所包围。捷克地区，上西里西亚地区，“走廊”地区，但泽自由城，东察里津，立陶宛，所有这些地区共同组成了一条链子，它的每个环节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战争的前线。

波兰已经被它的领导人及保护国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欧洲大陆上，波兰军队在数量上仅仅次于法国军队。

由此可见，波兰必然要日益强烈地依赖于协约国的强盗们。里加和约之后6个月，波兰的外债就已经高达4万亿波兰马克，从那时起，这个数目变得愈来愈是天文数字了。

保证波兰占领上西里西亚，并容许它无限期地占领东察里津的法国资本，把西里西亚的矿山、企业以及察里津的石油资源作为报酬而占为己有。另外，它还让派遣几万名波兰工人到法国去，以便在法国北部的矿山中，最残酷的剥削这些工人。

帝国主义的波兰国界现在包括着40%的非波兰民族：德国人、乌克兰人、犹太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基本上是中央集权制的军国主义国家，它压迫这些民族，对任何独立倾向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在这当中，波兰效仿着过去压迫波兰民族的压迫者的最坏榜样。

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文庄严表示许诺给操少数民族语言的那部分人以自由的保障，然而，这些条文显然只是一纸空文。

凡尔赛和约造成的波兰与协约国主要国家之间罪恶的联系这一纽带，由1921年2月法国强加给皮尔苏茨基的特别军事条约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军事条约把波兰资产阶级最终变成法国手中的工具。

因此，取消凡尔赛和约、取消法国与波兰的军事联盟，就成了波兰革命无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凡尔赛和约及法国—波兰协定，把波兰民族变成一个殖民地，根本就不是给波兰民族以独立，它们使波兰变成了镇压少数民族的工具；使波兰成为对和平的威胁，成为对它的邻国的自由的经常性威胁；最后，它们使波兰统治势力对无产阶级的镇压变本加厉。

法国驻波兰的公使经常干涉这个国家的各项内政，而且是在最反动的意义上这样干。

这就是说，倘若波兰工人阶级加入全世界无产者反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全部后果的斗争行列，因而也就是谋求着自己的最根本利益。

波兰无产阶级也还有另外的理由，把自己的力量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协约国拼凑波兰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调动一支庞大的军队去反对伟大的红色苏维埃共和国。用波兰的士兵来扼杀革命俄国的第一次企图以失败而告终了，然而，这却使俄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并拖延了它的重建工作。

缔结了和约之后，波兰继续在它的领土上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它自己还企图通过萨文柯夫、彼得留拉和布拉克—巴拉科维奇的匪帮来扰乱俄国。这就是说，对于波兰无产阶级来说，反对

凡尔赛和约及法国—波兰协定的斗争就是维护苏维埃俄国的斗争。

倘若有一个波兰政府有勇气和力量来扯断把波兰与协约国及法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么它将以此实现一个具有最大意义的革命行动，它将以此解放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甩掉套在波兰工人群众身上的无限制剥削的枷锁。这样，将合乎逻辑地促使它接近苏维埃俄国和帮助周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只有一个革命的组织，才能够实现这一切。因此，如果波兰无产阶级为取消凡尔赛和约而斗争，那么它就不仅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而且也是为自己的解放、为自己的革命而进行斗争。

**康诺利（爱尔兰）：**

爱尔兰与凡尔赛和约的关系具有一种纯粹消极的性质，因为尽管条约为了其炮制者的利益改变了欧洲几个被压迫民族的情况，但是它并没有使爱尔兰的状况发生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个条约的道德基础就是威尔逊总统的那有名的“14点建议”，其主要之点就是“各民族的自决权”。我们还知道，正是这句惯用语变成一件工具，不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工具，而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这3大战胜国妄图实现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意图的工具。由于这个原因，当然就谈不上把这副灵丹妙药应用到那些在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下呻吟的人民身上。

当凡尔赛和约草拟出来时，爱尔兰的民族革命运动正在壮大。它还没有进入反对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斗争的决战阶段。这一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和平地、和平主义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办法是把问题提交给国际联盟，正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国际联盟也许会在世界各地真正地实施民族自决

权。他们相信正义的力量以及“14点建议”。他们不能够理解参加国际联盟的大国及当时业已草拟好的和平条约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也不懂得，在凡尔赛集会的5大国不可能按照条约规定来解决爱尔兰的民族问题。他们向凡尔赛会议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准备与全世界的其他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道为自由的事业而辩护。从东方的朝鲜到西方的爱尔兰，被压迫民族的全体代表都要求给他们以独立。然而，在凡尔赛，爱尔兰民族的代表很快就认识到，指望最高委员会宣布给被压迫民族以独立的任何希望都是徒劳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消了。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爱尔兰的民族革命者紧接着就决定，如果他们不能够通过向大国呼吁人道来获得自己的自由，他们就打算通过使用暴力手段，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在爱尔兰的统治，夺取自己的自由。因此，在凡尔赛和约之后，我们就在英国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半之久的剧烈的民族战争。爱尔兰革命者的剧烈斗争在英国方面策划的一次野蛮而残暴的恐怖中达到了高峰，但是由于爱尔兰革命者的抵抗，英国不得不放弃这次恐怖。在历时两年半的、征服爱尔兰的一意孤行的企图失败之后，劳合-乔治又生一计：如果说他不能以武力取胜，那么他或许可以用外交手段来获得胜利。与此相一致，劳合-乔治——这个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发起人，这个以该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东方和西方得到保全的人——明白了，人们也许在爱尔兰也能够通过和平条约把帝国主义置于安全稳当而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

因此，他才和爱尔兰的革命运动领导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产生1921年12月6日的有名的“英国-爱尔兰条约”。然而，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这一条约并没有解决爱尔兰问题，它只为英国

赢得了爱尔兰资产阶级的上层，并且是以从爱尔兰无产阶级和爱尔兰农民身上剥削来的东西的一部分为报酬的。这一条约根本就没有使爱尔兰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而获得解放，因为它的所有字面上保证给爱尔兰人民以自由的条文，更加牢固地把爱尔兰人民用锁链锁在英国帝国主义的制度上，而且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例外和保证这样做的。比方说，像这样的措施，即让这个所谓自由邦的行政大权掌握在英国国王和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总督手里。另外，条约给英国以保留一批可以用作舰队基地或者用作无线电站的港口的权利。条约给英国在爱尔兰的这些权利的事实表明，条约根本就没有满足完全独立的要求。实际上，英国当然是不需要和平条约中所给予它在爱尔兰的权利的，因为英国强大的舰队、它的军队及其装备使它有能力在它的权利受到威胁时，随时在无和平条约的条件下去占领舰队的基地和港口。由英国帝国主义和爱尔兰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所签署的条约，即便就其形式而言，也没有实现爱尔兰的独立要求，这是可以证明的。

这一条约的结果，实际上与所谓凡尔赛体系诸条约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条约应用于哪一个民族或哪一国人民，不仅没有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和平及和睦，反而带来国内混乱、内战及革命力量的增长。英国与爱尔兰之间条约的结果是，事实上，自由邦（作为用来实施条约的方法）刚刚建立5个月，史无前例的恐怖就在爱尔兰猖獗，爱尔兰资产阶级需要这种恐怖，才能实施和平条约。如果说这一条约有些迎合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努力，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恐怖。然而，就连资产阶级国家用来强调自己意志的一般性辅助手段，也不能够在爱尔兰得到应用；人们使用极端的、在国家职权范围外的手段，并策划恐怖，这一事实表



明，这一条约像凡尔赛条约、色佛尔条约一样破产了。这个自由邦的军队与爱尔兰共和派之间的武装斗争，最清楚地显示了目前国内战争的剧烈程度。假如共产国际把这一场反对这个自由邦的斗争或者反对条约的斗争，看成反对全部凡尔赛和约斗争的一个部分，那么它必须了解清楚，参加这一场斗争的是哪些社会阶级，各种不同的军事组织又代表着哪些阶级。

考察一下爱尔兰的局势，就十分清楚地表明，自由邦及其军队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代表，它们得到地主、财政资本以及爱尔兰资本家的支持。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说，共和派军队，尽管对其社会成分进行分析是更加困难的，它是受到没有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和还没有阶级觉悟的城市工人的支持的，并且是由知识阶层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简言之，这是两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成分，认清共和派力量一方面由没有土地的广大农民，另一方面由爱尔兰工人组成，这对于共产国际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一斗争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假如反对自由邦的斗争进一步向前发展，工人群众和农民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提出他们的要求，并将逐渐地把它从纯粹反对自由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转变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爱尔兰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是有关爱尔兰共和派运动方面的主要思想，必须把对这个反对自由邦的运动的支支持，视为反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的国际斗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假如委员会以后就爱尔兰问题取得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将有可能来进一步谈论这种情况。爱尔兰以外的人们对爱尔兰问题的了解是很少的，因此，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一次仅仅15分钟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讲话中，要完全公正地反驳这个条约，是

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必须在爱尔兰问题上迅速地采取步骤。最近传到这里的消息表明，恐怖已经达到了高峰，自由邦，即资产阶级国家，开始枪杀国内战争期间的被俘人员。爱尔兰共产党深知，拥有国际力量和联系的共产国际，最适于为我们指出，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去进行反对爱尔兰自由邦的斗争，去反对对革命者和爱尔兰工人所实行的恐怖，所以爱尔兰共产党起草了一份关于恐怖和枪决的决议，提请主席团审核，并随后呈交代表大会审议。

**弗里德兰德（奥地利）：**

同志们，德国的形势和事态对于欧洲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局势以及今后的革命发展，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必须把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放在共产国际今后远景规划和斗争计划的中心位置。

然而，除此之外，也不能忽视欧洲还有其他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它们也给共产国际提出了任务。这主要涉及到其余和约产生影响的地区，这类和约也许比凡尔赛和约更为强烈地把矛头指向欧洲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些和约业已部分证明它们本身是荒谬的。无论如何，这些和约所造成的并不是中欧、南欧和东欧的持久的政治平衡和均势，而是革命趋势与反革命趋势的你争我斗、相互厮杀的动荡不安局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匈牙利、南斯拉夫、土耳其的情况吧！

因此，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有关政党，必须紧密合作，还要在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的斗争的同时，进行反对其他和约及其后果的斗争，而且只从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只以革命观点作为行动指南，领导这一斗争。这与各国社会

民主党的立场正好相反，它们按照保持各个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及造成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平衡的观点来确定自己的政策，另外，它们还容忍、甚至参与把世界大战及所有和约的负担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的勾当。

这些和约造成了欧洲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混乱，并因此造成了最大的政治混乱。资产阶级政府为克服这种对于资产阶级带有威胁性的状况所采取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即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利用赤裸裸的政治暴力手段来帮助摆脱经济危机。这在社会民主党主动地或被动地为资产阶级为虎作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是这种情况呢？——导致了资产阶级的暂时得逞。

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的作用是在这些和约签订之前，签订期间和签订之后，参与这一行动，它们参与新建欧洲的资产阶级国家。它们不但不充分地利用战争刚刚结束后欧洲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首先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它们有计划地阻止革命。从此以后，它们就在同样意义上推行着落实凡尔赛和约的政策。

现在欧洲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和约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

奥地利可以被称之为这些和约破产的典型例子。圣日耳曼和约业已证明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荒谬绝伦的。很久以来奥地利的国家财政困难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呱呱叫的”国际联盟、一系列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不得不进行干预。目前奥地利处于一种决定性的形势之下。同志们，如果说我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注意力引向奥地利，那么我并非出于某种地区的本位主义利益，而是因为现在在

奥地利所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性的事件。

这就是说，当前正在进行着一场针对奥地利的国际行动，一场真正在国际范围内把矛头指向奥地利工人阶级的行动。国际联盟现在在奥地利问题上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即乔装打扮了的反革命，奥地利资产阶级自己招致了这种反革命。

对于奥地利的战胜国和债权国来说——13个战胜国和17个债权国——这些和约在财政上的崩溃，从一开始就是一清二楚的。它们不得不允许奥地利的赔款延期20年。诚然，外国资本也同样懂得，如何把德国、匈牙利和奥地利作为利润源泉吸干，办法就是把奥地利工人变成苦力，以便使得奥地利国内出现虚假的生产繁荣。

然而，这样一来协约国就像在德国那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尽管由于奥地利比德国小，协约国吃的苦头也相应小一些；它们为自己在世界市场上造成了一个不正当的竞争对手。此外，无论是奥地利的经济，还是奥地利的工人阶级，都没有从这种虚假的繁荣中得到任何益处。不过无论如何奥地利工人阶级过去至少免遭失业，而现在，失业在这个没有粮食和原料的国家里就意味着地地道道的饥荒。

现在对此感兴趣的协约国各国认为，为了缓和自己的经济形势，把奥地利从国际市场上排挤出去，摧毁它主要以出口为方向的生产力的时机到来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由基督教社会党领导，它是执政党，首先是一个反动的农民党。奥地利资产阶级与协约国国家同流合污，希望通过造成一支巨大的、政治上无活动能力的失业后备军，进一步降低奥地利工人的工资，大大地恶化一般的劳动条件。为了能够实施对工人阶级的这种掠夺，就要给奥地

利的民主以决定性的打击。

这就是国际联盟行动的目的，这个行动被硬说成是为拯救奥地利以及为奥地利搞到贷款服务的。

同志们，根本谈不上通过战胜国和债权国搞到贷款的问题，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首先最清楚地指出，参加国际联盟的国家根本不能考虑向奥地利提供贷款。原因是明摆着的，只要奥地利的局势不稳定，就没有任何政府有兴趣向奥地利提供贷款。在涉及到贷款事宜时，这也是它们对德国以及俄国所持态度的决定性原因。

那么，国际联盟带来了什么东西呢？它带来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让外国私人资本家向奥地利提供贷款的保证。然而，出于那种对于外国政府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同一原因，对于奥地利来说，也不能指望从私人资本家方面得到任何贷款。

此外，这种保证要获得所提到的保证国的议会的批准，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意大利根本不准备这样做，这一点墨索里尼已经最清楚地表示过了。意大利现在培植着吞并奥地利的一部分领土的野心，它也曾经向奥地利提供过一小笔贷款，现在的主要兴趣是逼还这笔债务，因此它不会考虑向奥地利提供新的贷款。

那么，关于奥地利问题的日内瓦的公约是干什么用的呢？日内瓦公约不是为了兑现贷款，而是为了实现那些与这种贷款有联系的条件。这些条件意味着，现在应该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最终挫败奥地利工人阶级，它不仅是奥地利的，而且也是欧洲的重要力量因素，它一直受到协约国的压制。奥地利应当变成协约国的一个反动据点和枢纽。奥地利的确是巴伐利亚与霍尔

蒂的匈牙利之间的、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意大利与霍尔蒂的匈牙利以及巴伐利亚之间的联系纽带。

奥地利应该借助于外国资产阶级的帮助，成为一个反动的据点，而同时也要成为如此软弱的国内资产阶级的一块可靠而安全的领地。

有哪些是与奥地利贷款的保证相联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呢？

基本的政治条文规定：任命一个国际联盟的总督，他必须作为外国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尤其是保证国的独裁者，在奥地利行使职权；他规定法律和措施，由奥地利政府实行；成立一个管制委员会归他领导，委员会由保证国的代表组成；奥地利议会应该取消两年之久；实施这种财政专制的安宁和秩序，必须由加强了宪兵和警察来维持，同时要裁减本来就为数很少的、由无产阶级分子所组成的奥地利国防军。

这些导致彻底压制任何工人运动，并取消奥地利民主的政治条文，可以从日内瓦公约的经济条文得到说明。按规定，每个工人要缴纳200万克郎的苛捐杂税，这比6个星期的收入还要多。在完全依赖粮食和原料进口的奥地利采用高额保护关税和远远超出国际平均价的铁路运输价率。这不仅意味着消灭出口生产，而且由于与此相联的所有商品和粮食的涨价，意味着阻止正在上升的国内生产，因为国内人民的购买力将要比现在受到更大的削弱。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大幅度压低工资，并造成大量的失业。还有，把国家企业高价出售给私人资本家，大量地裁减国家公务人员，等等。这是一些把矛头完全指向工人阶级的经济措施，在别的不像奥地利这样无生存能力、无行动能力的任何国家里，比方说在德国，任何这类措施都必将导致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奥地利共产党认识到，摆脱奥地利目前状况的唯一出路是**阻止日内瓦公约的实施和坚决掌握自己国家的财产**。它制订了一个相应的纲领，一个无产阶级的振兴纲领。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反对日内瓦公约的行动。正如今天的《真理报》所登载的那样，上星期天，它举行了一次值得赞赏的反对日内瓦公约的示威，这次示威是经过许多大会做了准备的。它继续进行着反对日内瓦奴役条约的行动，然而，它在这一斗争中是**孤立无援的**，这点必须加以强调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虽然进行了一次反对日内瓦公约的抗议行动，但是却不想阻止这一公约，尽管这无疑是该党力所能及的，它只能如此。它在战争刚一结束之后，就参与阻止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径，它本身参与了建立无生存能力、无行动能力的奥地利的活动，阻止奥地利与当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合并。对于它来说，奥地利过去和现在都是典型“独立”策略的一个理想地区，它在奥地利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革命的空谈，建成虚假的无产阶级机构，并同时宣称，由于奥地利对外国的绝对依赖，任何严肃的革命行动，任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不可能的。在日内瓦公约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以他们的具体态度，正好招致了对奥地利无产阶级的经济专政，根据最近的消息，他们甚至将与资产阶级政府组成联合政府，一种扩大内阁委员会形式的政府，他们将作为毫无希望的少数参加这种政府，按照国际联盟的旨意“重建”奥地利。

现在共产国际，特别是保证国的共产党，即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虚假斗争转变为一场真正的、为了阻止日内瓦公约的斗争，同时揭露国

际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奥地利无产阶级只有在贷款条件不把矛头指向奥地利无产阶级，而仅仅指向资产阶级，只有在对奥地利和欧洲的有产阶级不利的条件下，才对贷款感兴趣。共产党表态时的关键观点必须是这些。不能像有时已经出现过的那样，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因为共产党，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是它们国家中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比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更加强大，所以它们必须在这种意义上，积极而强烈地干预新闻报刊、议会、集会等，以便阻止对奥地利的政治和经济的奴役，并支持现在孤军作战的小小的奥地利共产党，开展反对日内瓦公约的斗争。

奥地利所发生的事情对德国也是一种不祥之兆，协约国拿奥地利开刀，作为试点，为的是进而在德国大规模地进行它们的勾当，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对付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同样方法和同样规模来使德国工人阶级就范。德国资产阶级也像奥地利资产阶级一样，愿意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外国的资产阶级。

还有一点！奥地利几乎成了在国际政治上听人摆布的对象，若干战胜国的野心，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野心，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奥地利这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站不住脚的国家，奥地利可能会变成欧洲新的帝国主义的冲突和战争冲突的策源地。因此，共产国际应该更加把奥地利工人阶级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竭尽全力，通过具体的政治行动来挫败国际资本主义掠夺政策的阴谋计划。与围绕着争夺奥地利的企图，以及奥地利内部的种种反动意图相反，奥地利目前的局势和反对日内瓦公约的斗争，能够和必须成为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中欧革命发展的一个起点。（鼓掌。）



## 表决通过奥地利问题委员会 关于日内瓦公约的呼吁书

**主席：**

同志们，关于凡尔赛条约问题，我们收到了一份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以奥地利问题为议题的呼吁书。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在那里正开展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宣读一下这份呼吁书。

**贝隆（法国）：**

同志们，主席团任命的奥地利问题委员会由拉狄克、施特恩和什麦拉里同志组成，委员会起草的呼吁书如下：

**“世界各国的工人们！**

奥地利无产阶级正在进行一场反击国际资本和世界反动派的奴役阴谋计划的艰难斗争，这场斗争要求世界各国工人给予极大的关注。国际联盟，首先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以及几个较小的国家，在愿意为正在崩溃的奥地利经济提供援助的幌子下，企图与奥地利统治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一起剥夺奥地利无产阶级的最后一点点自由，甚至要铲除资产阶级的假民主，代之以国内外资本的公开的、血腥残酷的资本主义专制。

那些以奥地利的救星自居的国家，根本不想给它提供真正的帮助，它们没有借给奥地利一分钱，它们即使大发慈悲，也只允许奥地利去找那些愿意借给它一点儿钱的私人资本家，这些国家只打算在明年，假如它们的议会批准的话，承担偿还这些贷款的保证。然而，为此——不管奥地利是否真的得到这些贷款，或者

仅仅得到这种保证——却要求奥地利以就连在霍尔蒂的匈牙利也罕见的方式，将议会取消两年之久，要把国家企业提供给私人资本的 4 万多亿克郎的新税收负担强加给工人，要大批解雇职工，延长劳动时间，并加剧在劳动时间内对劳动力的剥削，还要裁减无产阶级的国防军，并代之以有组织的宪兵和警察，要对被驱赶到绝望境地的群众使用血腥残酷的暴力，以维持安宁和秩序。同时奥地利要心甘情愿地任人把自己变为最低等的殖民地。国际联盟的总督将作为有无限权力的主宰统治奥地利，对群众拥有独裁专制的全权政府则只能成为他手中的听任摆布的工具。

全世界各国的工人们！

如果这一阴谋计划得逞，如果接受日内瓦条约，就会置奥地利工人阶级于最可怕的绝望境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们，奥地利工人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制止本国资产阶级实现这类阴谋计划，可是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特别是你们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帮了奥地利资产阶级的忙。因此，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帮助奥地利工人，千方百计地阻止你们的政府，以这种方式同奥地利资产阶级一道共同奴役和掠夺奥地利。你们国家的政府对奥地利所进行的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掠夺战，在这场掠夺战中，你们的政府认为，还没有必要采用流血斗争的手段。正如你们的义务是不能容忍暴力战争一样，你们也有责任最强烈地反对这种采用讹诈和阴谋手段进行的掠夺战。

然而，不仅是声援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而且你们的利益也要求你们全力以赴地挫败你们国家政府的这些阴谋计划，并帮助奥地利无产阶级取得其反击斗争的胜利。世界反动派和国际资本主义对奴役奥地利这个小小国家如此重视，大大超过了人们根

据它的国土大小所作出的预计，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世界反动派企图把奥地利作为反对世界无产阶级和反对世界革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据点。奥地利无产阶级一直比资产阶级强大得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不得不考虑某些民主自由，奥地利也是国防军具有无产阶级性质因而不能被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唯一的国家。世界反动派对以更残酷的资本主义专制形式来最终取代这里的虚假民主怀着巨大的兴趣，这样一来，巴伐利亚与霍尔蒂的匈牙利之间、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反动桥梁就架起来，同时，也就为德国反动派的进一步壮大做了准备。假如这个以日内瓦条约为基础的计划得逞，那么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的工人们就会很快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反动势力感到自己在全世界更强大、更安稳了。这样一来，反动势力就将为即将来临的世界反动势力与世界革命力量之间的大决战中获得一个重要的、有深远意义的基地，获得一个新的、富有威胁性的实力基地，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胜利后，它的意义会更大。对奥地利的奴役也仅仅是为了准备对德国进行类似奴役的第一步，而对德国的奴役，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来说将会更加危险得多。国际资本也清楚地懂得，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着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奥地利则远远地走在前边，因此，对于国际资本来说，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奥地利无产阶级终将比以前更加革命化，因而为世界革命增添新的力量，并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具有威胁性的革命策源地。然而，奥地利的殖民地化也带来了企图共同对奥地利实行殖民地化的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冲突的危险。正像1914年那样，除了巴尔干外，奥地利也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新的灾难性世界战火的策源地。

对奥地利工人阶级的最后残存的一点点自由的威胁，对于国际工人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危险，似乎连社会民主党也理解，对世界反动势力的这种进攻进行斗争是它的义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懂得这一危险的程度，要求进行反击斗争。然而，他们的领导人不敢进行这种严肃的斗争，他们的政策也是奥地利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假如社会民主党在11月的那些日子里，或至少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尽到了他们的义务的话，奥地利就永远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当时资产阶级已经无能为力，社会民主党帮助资产阶级在民主的外衣下集结它的力量。现在它骑在工人阶级头上作威作福。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阻止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斗争，就连仅仅为一点点面包的斗争也被阻止，其办法是，它声称这种斗争会危害民主，必须节省力量，以备在这种民主受到攻击和浩劫时为维护民主而斗争。由于这样一味退缩，资产阶级才会变得如此目空一切、肆无忌惮，竟敢想到取消民主，而这时社会民主党人却宣称，捍卫民主的斗争将会使奥地利工人阶级遭受饥饿的危险。然而，工人阶级的压力依然如此强大，使得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决定至少进行一次虚假的斗争，它被迫在奥地利开始一次行动，它再也不担心它能够取得这次行动的成功。第二半国际要求世界各国工人反对日内瓦条约对奥地利的奴役，然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变卦，甚至连虚假的反抗也放弃了，他们准备参加旨在实施日内瓦公约的乔装打扮的联合政府。

世界各国的工人们！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十分清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以及奄奄一息的第二半国际的领导人，是根本不想进行严肃斗争的。你们的任务是阻止这些英雄们放弃这场斗

争，他们被迫进行这场斗争，至少为了装腔作势而进行这场斗争，而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却又想放弃斗争。你们的任务是把这种虚假的斗争转变为真正的斗争，你们应该要求这些英雄们信守诺言，并表明，你们愿意以最大的决心来进行这场他们自己被迫宣称为必要的斗争，你们要驱赶着他们前进，倘若他们在关键时刻放弃斗争，就摒弃他们，把队伍团结起来，共同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

奥地利的工人们！

其他国家的工人能够 and 必须支持你们，他们要阻止本国的资产阶级去帮助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然而，反对你们本国资产阶级的决定性重大斗争，必须由你们自己来进行。只要你们万众一心，你们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进行这场斗争。绝不要被你们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吓住，要全力以赴地进行反奴役的斗争！你们要认清，只有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才给你们指出正确的道路。你们要不分党派地共同进行反对共同危险的斗争！

世界各国的工人们！首先是法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们！你们要认清自己的责任，对受到严重威胁的奥地利工人阶级表示无产阶级的声援。你们要懂得，你们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正处在危险之中！不要让你们国家的政府畅通无阻地推行其反动的掠夺政策，你们要全力以赴地粉碎国际资本家阶级的这些阴谋计划，你们要撕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他们为了麻痹你们，对你们民主不离口，与此同时，却在奥地利毁灭民主的最后残余；你们要向他们表示你们的坚决反对态度，并表明你们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你们要用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战线去反对反动势力的国际资本主义战线！你们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

**战线建立起来！**

**反对日内瓦奴役条约！**

**反对国际的世界反动派！**

**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

**为了全世界战斗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

**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主席：**

同志们，我们现在表决宣读过的这份呼吁书。赞成的请举手。——有反对的吗？呼吁书一致通过。

现在我们进行下面一项议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的工作**。请埃贝莱因同志发言。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的工作**

**（报告人：埃贝莱因）**

**埃贝莱因（德国）：**

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所任命的关于执行委员会改组的筹备工作和今后工作委员会已经开过会了，它将把它的决议以提纲的形式呈交给你们。我想就所要建议的提纲作些说明。

在每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都要重新审查共产国际的组织，以便确定共产国际的组织和机构是否胜任它们所承担的任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委员会的任务是，设法使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与包括将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交的和已经提交的任务相适应。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在每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重新提出以下问题是必要的：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和组织足以完成它所承担

的任务吗？或者有无扩大、改组的必要？

委员会的工作是遵循这种观点的。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应该向你们建议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作重大的改变，改变是按确定的目的安排的，改变应该沿着确定的道路走，是为了逐渐实现我们提出的目标的。这就是说，要根除组织中或许还存在的邦联主义思想，要设法创建一个执行委员会，使它能够承担领导一个真正集中制的世界政党的任务。要设法克服过去所显示出来的全部错误和缺点，以创立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政党，在这个党内，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都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以便使任何个人、或者任何支部破坏所作出的决议的任何企图，不贯彻执行这类决议的任何企图，都无法得逞。

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考虑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向你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向这一目标大大地靠近一步。

我们必须逐步地创建一个真正集中的世界政党，这一工作的必要性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近的例子至今还足以令我们吃惊。第二国际对于我们来说，始终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反面教员，它与其说是一个按集中制组织的国际组织，倒不如说是一个以邦联主义形式结合起来的国际，它的活动主要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发表最漂亮的演讲，并作出最娓娓动听的决议，但却没有任何人贯彻执行这类决议。如果各个支部可以随心所欲，每个人可以各行其是，那么这种国际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不够的。在这里，各个党必须逐渐习惯于把国际的中央领导真正视为一个领导中心。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前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向我们证明，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比

方说，有位代表竟可以登上这里的讲台声称：你们不按我们的愿望作出决议，我们就退出代表大会！这是这次代表大会最令人苦恼的时刻之一，在共产国际中这是不应有的，不应发生的事，再也不许重演，在共产国际中必须永远杜绝这种事情。

去年我们又发现，各国支部没有以必要的精力、没有始终以必要的良好愿望来贯彻执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假如你们今天读一下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对照一下各支部的工作，那么你们就会在几乎所有的党中发现，绝不是全部决议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尤为糟糕的是，甚至还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真正贯彻执行这些决议的必要的良好愿望。为了不让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仅仅是纸上谈兵，为了真正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各支部必须有更严格的纪律，执行委员会必须有更严格的监督和更强有力的干预。

我们还见到过，共产国际为整个运动的利益所发出的呼吁书，有的党就没有刊印，它们拒不刊印这些决议，因为决议与这些党的愿望不一致，或者它们仅仅发表了决议的某些节录，等等。这也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件，这不允许在共产国际中发生，无论如何必须避免。

去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坏事，有些支部党的领导同志不同意国际的这项或那项决议，干脆灰心丧气，把他们的职务推给党或者推给国际，溜之大吉，他们干脆辞职不干了。这是不能容忍的现象，这是无论如何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根除的。倘若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世界政党，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我们就需要有国际的纪律，在这个战斗组织中，每个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使个人自己的愿望服从于国际的整体利益。



在委员会里，还研究了各支部党的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了辩论。共产国际通过执行委员会在去年作出了一项决议：今后各支部的党代表大会必须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有几个党反对这项决议，并要求今后党代表大会要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它们声称，只有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党代表大会，才可能在世界代表大会上清楚了解各支部的情况和工作。委员会持不同的见解，它同意执行委员会的这项决议，并在这些提纲里再次提出关于党代表大会今后至少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动议，然而，它给执行委员会留有相当广泛的余地：它授权执行委员会，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有特别重要的政治原因时，可以批准这个或那个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党代表大会。然而，无论如何，这必须取决于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得出这一结论，因为它认为，在一个真正集中制的世界党中，各支部在世界代表大会的决定之前，就在政治和其他问题上作出决定，然后再带着业已决定的有约束性的路线参加世界代表大会，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第一，假如各党已经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上确定了自己的路线，那么对于世界代表大会来说就更难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一致；第二，假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与党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决议不一致，那么这对于有关的党是困难的，有关的党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服从国际的纪律，宣布自己的党代表大会决议无效，要么根据自己党的决议来反对国际的决议。

因为国际的纪律对于我们来说必须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认为，将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各国支部的党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再召开。那些赞成党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

之前召开的党，还以这样的理由来论证它们的态度：它们认为，不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不可能为世界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委员会认为，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各支部的适当机构，比如说地区的党代表大会、全国中央委员会、支部的其他机构和组织开会，就世界代表大会议程中的问题详尽地表态，这很显然是必要的，不言而喻的。我们请求同意我们的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再召开党代表大会的提案。

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还表现出了另外一种不良现象，即一些支部所派来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授权是有限的。委员会拒绝这种措施，并请求你们作出决议：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出席世界代表大会的授权有限的代表无效。假如一些授权有限的代表团来出席会议，整个辩论，整个讨论以及全部取得谅解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代表团由于受到自己党的约束，只能这样投票，别无他择，那么这是不能容忍的，是违背共产国际的精神的。因此我们认为，代表大会别无他法，只能宣布，今后授权有限的代表无效。

然而，同志们，只有我们同时也设法组织和安排好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使它成为国际的一个真正的领导机关，使那些真正有能力承担共产国际领导工作和重大责任的人们聚集在这里，在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才能建立共产国际的这种严格集中制的领导。因此，委员会认为，国际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必须一如既往，由各党的代表组成，然而不同之点在于，这些代表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各支部选派到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来，而是在这里由世界代表大会选举，这样选举出来的代表是对执行委员会真正负责的工作人员，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这就是说，改变产生代表

的方式是必要的，再也不能听任各党和各支部派来它们愿意派的代表，而如果它们高兴的话又召回它们的代表。如果这些代表是在这里选举产生的，他们就能够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负责干部扎扎实实地工作。

这一决议并非是出于宣传鼓动原因而作出的，即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敌人喋喋不休地胡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掌握在俄国人手里，共产国际只是听从俄国人的支配，才在各支部和各个国家进行工作的。这绝不是这一提案的根据。相反，我们坚信，并完全公开地宣布：就是在将来，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中，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里，必须给予俄国同志有较强的乃至最强的影响机会，因为正是他们在国际阶级斗争领域中积累了最伟大的经验，唯有他们真正进行了革命，因此，他们自己的经历，他们的经验远比其他支部的代表丰富得多。因此，将来他们也必须在共产国际中具有大得多的影响。然而，其他的党要逐渐地过渡到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把它们最优秀而能干的代表派到这里来，以保证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具有真正的国际代表性，这是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做到，各支部要扩大和增强对国际的事业和整个共产国际的关注。实际上，在我们许多支部内有一个大缺点，这些支部内最优秀的同志闭目塞听地生活在自己的党内，闭目塞听地只为自己的党而工作，而对整个国际的工作缺乏足够的关注，缺乏必要的了解。各个支部应该比以前对国际的整个工作更加关注，声明它们愿意参加它的工作，我们希望它们这样做。

根据这些观点，我们建议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组成如下：

我们向你们建议选举 1 名主席和一个由 25 名成员组成的、有

青年国际的 2 名代表参加的执行委员会。这 25 名代表应该在这里的世界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当然，各支部都有提建议的权利。然而最终的选举必须在这里的世界代表大会上进行。因为执行委员会这些委员中，某些委员可能由于重要的政治原因而必须回到自己的支部去，或者由共产国际委派到其他支部去工作，所以我们建议，除了这 25 名执行委员会的常任委员外，再选举 10 名留在本国的候补委员，直到他们被要求接任本国的代表，才到执委会任职。

另外委员会还提议，召开扩大会议，从这个执行委员会中选举一个主席团，主席团成员的人数尚未确定，大约是 9—11 名。这个可以同时视为政治局的主席团，要解决共产国际的政治任务。主席团组织一个大约由 7 名成员组成的组织局。其前提是把 2 名主席团成员选入组织局。组织局的任务是崭新的，迄今为止，共产国际及其领导机构还很少着手解决的任务。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组织发展施加影响，帮助各支部进行组织建设，大力支持它们，这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是必要的。组织局应当承担这些任务。我们认为，这些任务是极为广泛的，因为现在有大批的支部参加了共产国际，而它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所必须具备的组织。比方说，今天还有某些党，它们的组织结构像过去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协会，活像两个一模一样的臭鸡蛋，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在共产国际里，我们不需要选举协会，我们需要战斗的组织，各支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务必以此为指南。明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把自己的最大注意力放在各支部的组织建设上，从组织上完善各支部，帮助各支部进行这一工作。

组织部——组织局还应当承担另一项极为重要的职责，这就

是说，它要密切注视各支部的地下工作。过去的世界代表大会已经反复作过有关这方面的决议，然而，据我们所知，这些决议在一些支部却很少得到贯彻落实，组织局应当关注这一项工作。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不仅在政治斗争中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狂，我们认识到这项工作是何等的必要；现在，匪帮用恐怖和剑，用死亡和监牢来对付共产党人。各支部将来的地下工作是何等的必要，意大利的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我们希望各国支部明年将比过去更加重视这项工作，共产国际应当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另外，我们还建议设立一个总书记处，它是主席团的辅助机构，设一个书记长，书记长由扩大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并配备几个辅助秘书。总书记处本身无权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它是主席团的辅助手段，而不应该是别的机构。

我们还建议设立宣传鼓动和教育部，该部应该直属主席团，它应当设法把共产国际的宣传鼓动工作尽可能地集中起来，给各党提供具体的建议和指导。

与宣传鼓动部相关联的教育部承担同样的任务，该部也要设法给共产国际的教育工作提供统一的方针政策、统一的指示。我想，这两个部的任务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就不必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说明了。

接下来还要表决的就是东方部。事情是这样的，东方部必须在十分特殊的形势下进行工作，因为在加入该部的国家里，根本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完好的共产党，因为在那里才刚刚出现共产党的小小苗头，这样一来，整个东方的工作就必须由其他的党来做，由那些已经稳固的共产党来做。但是去年一年中，这种工作不断地发展，东方对于共产国际的政治意义日益显示出来，我们

认为，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部来主管这个问题，该部的领导人必须是主席团的成员，他参加国际的整个领导工作。

在我们的提纲中还提到，假如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认为国际的工作需要，它们可以设立其他的部门，然而，所有这些部门必须隶属于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由他们来领导，这样，这些部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由主席团的某位成员来负责。

我们还建议设立扩大的执行委员会。过去几年的情况业已表明，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会议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在要作重要决策时，由各国支部的更多党的负责人来参加会议，决定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扩大执行委员会应该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每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这样一来，每年除了世界代表大会以外，还举行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

扩大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属于扩大执行委员会的首先有执行委员会的25名委员，再加上德国、法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的另外各3名代表，还有青年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各3名代表——前提是，在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上，不能作出取消现在这种合作方式的决议——然后再加上英国、波兰、美国、保加利亚和挪威的各2名代表以及其他所有参加共产国际的有表决权的支部的各1名代表。在委员会中，研究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时，我们很重视执行委员会成员的详细分工，这样一来，由各党派到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来的代表，就再也不会感到，他们仅仅是自己党的代表，而感到自己是执行委员会的真正负责人员。由选举所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的25名代表，也不必都经常地留在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我们建议，至少必须有15名代表常驻这里，其他的代表可以受执行委员会的委托被派

遣到别的党里去进行工作，可以作为全权代表派去，或者可以回到自己的党里去。

委员会还向代表大会建议一种新的安排，即作出一项关于执行委员会有权向各国支部派遣全权代表的决议。过去的一年表明，仅仅函件往来是不够的，仅仅派遣到莫斯科来的代表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必须给执行委员会以向各国支部派遣全权代表的权利。这些全权代表要承担任务，或者实施执行委员会交给他们的具体委托，或者他们接受委托——这点必须特别强调——到各国支部去查明和检查共产国际的21条在各国支部的贯彻执行情况。另外，他们还要严格地检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应当从各党最有水平的代表中产生这些全权代表，他们必须是最优秀、最能干的共产党人，全权代表到各国支部去之前，执行委员会应当清楚而明确地规定他们的责任和权限。我们也请求批准这一提案。

另外，我们还建议，改变现在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假如我可以这样认为的话，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曾经主要是办理共产国际中的有关名誉的事务。该委员会除了对现金支付进行检查、监督外，还调解各党的争端或者某个党的某些个人之间的争端。监察委员会是由各党的代表组成的，然而，事实表明，这样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没有工作能力。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一次能把全部的代表同时凑齐；因为每个代表都身兼数职，并且他们又相隔如此遥远，所以该委员会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工作。因此我们建议，今后每年由两个支部轮流选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样一来，监察委员会始终由两个支部选举产生，并由它来承担该委员会的工作。下次世界代表大会再委任另外两个党来组成这个监察委员

会，这样不断轮流。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成员由执行委员会批准认可。执行委员会建议，今年委托德国和法国的党来组成这个监察委员会，而且每个党要选出3名代表。我们相信，这样一来，这个委员会就有可能更好地工作。

提纲还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相互联系的问题。迄今为止，共产国际各党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极为松散的。我认为，在西欧某个国家日程上的几乎每个政治问题都对别的国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日益清楚地表现出来。看来明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各党之间的大力合作和持续不断地互相了解，因此我们建议，较大国的党之间互派代表。当然，仅仅是较重要的、较大的党，才可以考虑这样做。参加共产国际的61个党<sup>①</sup>都向所有的党派驻自己的代表，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提议作出这个决议，并不是说非这样做不可，然而，它表达了这次代表大会在较大的党之间互设代表机构的愿望。

另外，我们还建议作出如下决议：今后，各党有义务定期给执行委员会寄送它们中央机构的记录，以便使执行委员会除了各党定期寄来的情况报告外——可惜这种报告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寄来——，通过这种途径了解各国支部的经常性工作，这些记录当然必须写得使远离有关支部的中央的人也能够看懂。我们也请求赞同这一决议。

另外，我们还必须像我们开始时已经隐约提到过的那样，建议你们作出一项禁止中央机构的成员辞职的决议，决议应该规定

---

<sup>①</sup> 据其他文献记载，当时有62个党参加共产国际，本次大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记录柯拉罗夫发言中还说，“共产国际由62个党组成”（本卷第1244页）。——译者注



辞职要由执行委员会作决议，即使有关支部的中央委员会同意某几个或某部分成员辞职，仍要求在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之后，辞职才生效。

此外，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在提纲中表示应该禁止授权有限的代表的做法。

最后，我还要简要地指出，执行委员会要派 2 名代表到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去作为常驻工作人员，这样实行互派代表，青年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里有发言权，在扩大执行委员会里有表决权；反过来，共产国际向青年国际派出自己的代表，以保证密切的合作。

在这里，应当选举国际妇女书记处的 1 名代表。国际妇女书记处留在它现在的所在地。

眼下还不能说，与红色工会国际的联系可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因为红色工会国际还没有作出与此有关的决议，因为我们只有在看到这类决议时，才能够研究这个问题。然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感到，今后保持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世界代表大会的召开，我们向你们建议，这次就作出明年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明年是否可能把两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时间间隔拉长一些，这个问题留待明年再作决定。我们认为，今后将少召开像今年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大会，或许 2 年召开一次，我们将逐步做到这点。

今后出席这种代表大会的人数也要像过去一样，按党员人数、政治情况来确定。

这就是改组委员会要向你们诸位提出的建议。

在委员会里，还提出了修改共产国际章程是否适当的问题。这个建议虽然一致公认是合理的，然而我们却认为，在这次大会快要闭幕之前如此匆匆忙忙，再也不可能对共产国际章程进行彻底的、最终的修改。因此，我们建议，委托执行委员会进行修改和补充章程的准备工作，并把这类建议及时地转告各国支部，以便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能够最终通过补充的章程。在这之前，现在的章程理所当然必须被公认为正确和唯一有效的章程。

同志们，我们希望，假如你们诸位采纳改组委员会的这些建议，那么我们明年将在共产国际的组织方面向着我们的目标迈进一大步。改组之后，使各国支部能够与共产国际更紧密而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使各国支部能够更好地团结一致，使领导更加坚强，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明年我们共产国际的领导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精良而能干的领导机构。这种领导是必要的，谁也不会怀疑这点；因为共产国际——甚至明年——就要完成的任务是如此艰巨而伟大，因此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必须把最优秀的同志团结到这里的执行委员会中来。（热烈鼓掌。）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25分。**

## 第二十七次会议

(1922年11月30日，星期四)

**会议开始：中午12时40分**

**主席：先为马尔赫列夫斯基，后为柯拉罗夫**

###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改组问题

**博尔迪加（意大利）：**

我要求发言，是要对埃贝莱因同志关于改组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谈一些意见。参加委员会后，我发现改组工作不只涉及执委会和它的工作，而且涉及整个国际。这里涉及的那些重要问题意味着要在各国支部和中央的全部关系中，在整个国际的总的组织工作方面，对国际的章程进行切实的修改。

我曾经提出有必要修改国际章程的问题，但埃贝莱因同志刚才说，这件事要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再议。

我认为，关于组织问题的整个草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客观地看，在清除老国际邦联主义式的组织方法的最后残余方面，这个草案包含一些很重要的规定。

假若能够在代表大会这个阶段稍稍扩大讨论范围，本来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为了实现真正的革命集中，是不是只靠组

织机构改革就万事大吉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就执委会报告发言时已经说过几句，现在不想重复。我没有时间旧话重提，但我不能不再一次声明，如果想实现真正的集中，也就是实现各国革命运动自发先锋力量的有机结合，以消除现已出现的纪律危机，我们是应当实现组织机构集中化的，但同时也要统一斗争方法，并且把有关纲领和策略的一切问题准确地予以具体化。对于属于国际的一切团体和全体同志，我们都要准确地讲清楚，一旦参加我们的队伍，他们必须履行的绝对服从的义务意味着什么。

至于国际代表大会，我完全同意取消指定代表的做法，并把各国党的代表大会安排在国际代表大会之后。我毫无保留地认为，这是符合集中原则的措施。然而，我仍然认为，我们不能只限于宣布，为了实现正确的集中，指定的代表必须取消，国际代表大会必须在各国党的代表大会之前举行，而且还必须更加认真地谈谈代表大会的工作和组织问题。

现在已经在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了，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次代表大会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令人满意的。

我们已经研究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现在正在进行最后几天的辩论，但我们看到，这些辩论并不特别活跃。

我们需要研究辞职问题，说是必须阻止人们辞职，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也可以使用我们党内业已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立即接受全部辞职要求，但不准辞职的人在1年或2年之内重新在党内担任他们的工作。我相信，这个制度会大大减少辞职的数字。

虽然大会的工作已经进行到目前的阶段，但有一个问题还是

非提不可：这就是关于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建议。假使下一次代表大会不像本次大会一样面临一大堆工作和问题，那么不再像这次这样耗费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财力等，本来是很对的。但我提出的特殊问题是：多久之后才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

现在，我们正在把十分重要的问题推迟到下次代表大会解决，我们正在把提出共产国际的新计划，说得精确些，正在把提出共产国际第一个纲领这件事推迟到下次大会。尤其是，我们已经决定推迟修改章程——这是组织上国际与各个支部进行联系的纽带。

根据执委会的报告，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了策略问题；但先后登上讲坛的各位发言人，却并没有论述国际的策略这样一个大问题。他们只限于议论执委会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支部工作或形势的一些提法，却并没有在讨论中澄清诸如工人政府等极其重要的问题。有关文本交给了一个委员会，迄今还没有结果。这就是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澄清，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澄清它了。我并不是建议重新就策略问题进行大辩论；但一想到纲领、章程和策略，我就感到，两年之后才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想法是荒谬的。我要保留权利，代表意大利代表团多数成员向大会建议，鉴于已经推迟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议题，应在1923年夏季或秋季召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主席：**

现在由柯拉罗夫同志发表一项声明。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博尔迪加同志以为，委员会建议不在明年而在后年举行下次代表大会，并表示反对这样做，这是出于误解。委员会作出决定

时的想法和博尔迪加同志是一样的：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但下次代表大会一定要在明年举行。

**博尔迪加：**

我高兴地听到这个说明。埃贝莱因同志的讲话，翻译得有些死板，因而产生了误解。

**格律恩（奥地利）：**

同志们！关于共产国际及参加国际的各国支部的组织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经作出一系列决议。正如列宁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些决议绝大部分仍然是纸面上的东西。这种情况是有部分道理的，可以理解和原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这些组织路线的时候，大家还以为，不无道理地以为，到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可以实现巩固共产国际的任务。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党即将成立，大家相信，在一定程度上，其他党的建党工作也会在不久的将来结束。但是，直到现在，这并没有成为现实。只有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把业已合并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巩固起来；只有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使原来只是一些工会团体大联合的挪威支部组成为一个党；只有第四次代表大会才能创建一个未来伟大的意大利党，并使法国党得以巩固。如果说，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工作的决议，大部分迄今未能实现，这部分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各个支部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巩固。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有国际的原因，那就是，国际的机构还没有准备好从共产国际工作的**第一阶段，即鼓动示威阶段转向组织阶段**的必要过渡——我们现在必须进入这个阶段，并且已经部分地进入了这个阶段。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即将合并，这件事最近会在组织上产生哪些影响，大家看法可能并不一致。

政治上，它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中，无疑会给共产国际带来好处，但在组织上，由于这种合并，可能在一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共产国际的对外争取工作。这段时间将是很短的，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利用它来自上而下地彻底加强共产国际的组织。在这方面，组织委员会已经向大会提出提案，向上述目标前进了一步。

本次大会开始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改组执委会的最终目标。迄今为止，执委会采取的是一种松散的邦联主义形式，而作为最终目标，就是要使它成为统一的大型国际共产党的组织严密的中央委员会；德国代表团在组织委员会的提案，就是要立即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中央委员会。但这暂时还不大可能，我们还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际党，可以在组成中央委员会时，不必考虑各个党。

组织委员会制定并提交大会的各项建议，包含的是一种过渡办法，即从目前这种完全由各支部的代表组成执委会的制度，过渡到成立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这样一个最终目标：这个中央委员会，将不根据各个支部的意见组成，而是按照国际代表大会的意见，确定一批人选组成，他们要在一定时期内脱离各自的支部，并完全投身于组建统一的国际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任务。希望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代表大会时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目前的建议——对此我们无须怀疑——只是接近了这个目标。

这就是说，委员会提交我们的建议是一种过渡，这些建议仍然保留了对那些在代表大会上有建议权的各支部的某种照顾。但是，由于规定执委会成员的数目增加了，也就应该有可能使各个大、中型的党，必要时还包括那些尚未消失的派别，都在执委会

中有自己的代表。扩大的组织委员会选出的小委员会直接向大会提出了一批建议，它在这方面的建议却是不大合乎逻辑的。

这项建议说，除了25名委员外，代表大会还要直接选举10名候补委员。这样，实际上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10名候补委员将来自较大的党，而可以预料的是，这些党大有可能在一年之内撤换自己的代表。同样可以预料的是，这些党能够准备好一批同志，在必要时从各支部的工作转入执委会工作。

这是不大合乎逻辑的，因为，如果我们的立场是，选举执委会时暂时还要考虑各支部的建议，执委会还不是形式严密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做到，当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在年内发生人事变动时，也要保证较小的党和中等的党仍能参与执委会的工作。而且，如果有的党在大会之后确定自己的代表，它们就应该丧失表决权，有关的党最多只能在国际执委会中保留发言权。只要略作修改，这个缺陷便可以克服。

代表大会很多方面的权力将移交给扩大的执委会，而如果从明年开始改为两年召开一次全体的代表大会，它的重要性还会增加。毫无疑问，扩大的执委会会议就会成为一种**国际代表会议**，成为小型的代表大会。我相信，在某种情况下，如果这个或那个党认为有必要撤换自己的代表，也可以把原来属于代表大会的增补执委会成员的权力交给扩大的执委会——这种扩大的全国<sup>①</sup>代表会议。自然，每个党都会注意，非有必要不撤换自己的代表，因为如果扩大的执委会不同意这个党的想法，它就会冒着丧失自己的表决权的危险。

---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奥地利代表团已经提出有关上述想法的提案，在最后审定时应予以考虑。现在中小党的数目和它们在共产国际中的成员数日益增加，如果通过这项提案，对它们是有好处的。

以上是我以奥地利代表团名义所作的声明。

现在，我要根据自己战前和战后长年的经验，特别是根据我在执委会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就扩大共产国际中央机构问题，谈谈个人意见。

根据组织委员会的建议，共产国际中央机构的设置应当成为各个支部机构设置的榜样，这无疑是对的。国际中央机构必须这样设置：让各国支部的中央组成相应机构，以便进行相应来往。如果能比建议的内容说得更明确些，机构的设置更严密些，就能够并且应该树立起这样一种榜样。

建议中提出设立两个局，一个组织局，一个担负政治局任务的主席团。叫主席团或叫政治局，都是一回事，但必须更明确地规定，这些局都是执委会的下属机构。这一点，在草案中规定得不够明确。另外，从现在的草案看来，没有明确各部隶属什么局，而似乎和它们是平行的。执委会领导各个局，而局领导各个部，这一点必须更清楚地体现出来。

另外，草案规定设主席团总书记，而总书记又要兼执委会书记。主席团（政治局）应该像组织局一样，有它自己专门的、向它负责的书记。

至于分工主管各部的书记与其他书记的关系，也必须在组织上作出明确无误的规定。我相信，对现有草案稍作修改后，国际共产党未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很容易就会成为各支部组织中央机构的榜样。据我所知，在中央机构的设置方面，目前已经有两

个党堪称楷模，那就是德国共产党和奥地利共产党，它们已经实现上述分工。通过在国际内实行这种分工，这种榜样就可以在国际的其他支部里成为现实，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打一个比方作为结束。像我开头所说，共产国际迄今主要从事示威性的宣传鼓动任务，主要从事于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幻想和揭露其他的国际。它业已当之无愧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现在已经转而进行在更高程度上组织自己的工作。我们已经到了在某种程度上结束这第一项工作的阶段，而且不知道，我们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上继续这项工作。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紧张地把自己组织起来。迄今为止，我们有一件**工具**，一把**锤子**，一柄沉重有力、不断以最大的效力打击敌人的锤子，但它又是一件由许多只手（而且并非总是最胜任的手）操作的工具。今后要采取措施，避免重复这种现象。现在，我们要转向另外一种活动，一种需要**精心工作**的活动。而这件沉重有力的工具，当过去我们在国际内部进行政治干预时，许多情况下已经难以操作，今后在中央对各国支部进行组织干预时还会更难驾驭。今天，这件工具已经不敷应用了，我们必须使它成为一件**精密工具**，不只成为精密工具，由于任务日益繁重，还要成为一台**精密机器**。我们必须从手工作业转变为机械化作业，把手锤换成汽锤，最好是换成电动锤。它要能够用大得多的力量打击内外敌人，但同时又能够完成共产国际内部**精雕细刻**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委员会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已经提供了相当合适的基础，经过一番加工，一番琢磨，可以在代表大会结束时产生我们今后所需要的东西。我确信，代表大会**能够并且一定会**完成这项把手工工具转变为精密机器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我们同意埃贝莱因同志提出的建议。我想向在座的各位同志说明共产国际工作一元化以及节省它的力量的必要性。迄今为止，共产国际一直在从事比较重要的各国的问题。比如，如果在德国进行革命，共产国际就对德国问题给予极大注意，这是自然的。对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疑问。但是，同志们，共产国际具有的意义是它的国际性。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各国的问题上，在反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宣传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的工作能集中起来。西方的许多共产党，眼光无法超出自己的国界，我想举相当年轻的墨西哥党作例子。我在墨西哥的时候，曾经设法使这个党同美国共产党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我们给美国党写了不少信，送去了许多文章，但这些信从未得到答复，文章从没有给发表。我们大多数人以为，这是个人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在我离开墨西哥之后，墨共一位中央委员向美国党提出了合作的建议，他也没有得到答复。这说明，美国党的眼光从未超出自己的国界，这既不是共产国际的思想，也不是它的原则。因此，我们支持共产国际的组织计划。

现在，我想谈一谈最近10个月在莫斯科的感受。如果本次代表大会选举执委会的25位委员和10位候补委员，那么我希望，选出的同志是那些人所共知的优秀共产党人，那些真正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同志，不只为他们本国而是为所有各国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必须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但同时也必须眼光远大，视野广阔。

过去，主席团做了大量的、良好的工作。但我们在执委会里也有过一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委员，他们有时候根本无所事事，甚至

常常连共产国际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席团在于什么也不知道。肯定有些重要的事情，即使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也要保密。但是，让我们选一些可以信赖的同志进执委会吧，这样，他们就可以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作出一些贡献。如果他们做不到，主席团和共产国际就应该教育他们这样做。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感受。选举执委会，就应当挑那些主席团可以信赖的同志。

现在，我来谈一谈**远东问题**。埃贝莱因同志已经说过，应当承认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支部，因为，今后几年远东将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心。在东方，我们只有一些弱小的共产党，必须帮助它们为全世界共运服务。特别应当承认我们是直属共产国际的一个部分；因为目前远东的一部分是苏俄的一部分，是苏俄与俄国革命和世界资本与世界帝国主义对峙的一个地区，结果是，双方的任何对阵，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危及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因此，我们要力争大幅度地、布署妥善地转向东方，以帮助那里的革命工人和共产党。

**埃贝莱因（德国）：**

同志们！讨论表明，对我们的提纲没有根本性的修改建议。我们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说，大家基本同意我们的建议。

博尔迪加同志说，从政治上完善国际及其支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忽略政治路线和政治工作，或者政治路线和政治工作陷入歧途，那么即使最好的组织也无法弥补政治方面的错误和缺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的任务却恰恰不是担负大会的政治任务，而是从事组织工作。大量其他议程却都是主要涉及国际的政治任务的。

讲一讲讨论中提出的建议。如果博尔迪加同志以为，从现在

开始，世界代表大会就每两年举行一次，那可能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不，我们也是建议明年再举行一次大会，并在此期间考虑今后把举行大会的间隔拉大一些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年举行的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结果。在这方面，去年举行的少数几次扩大会议做了宝贵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今后扩大会议也能完成未来的世界代表大会的一大部分工作，而且，扩大会议如果更经常地定期举行，从而不必长期拖延就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决定，它还会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相信，扩大会议可以作为代替世界代表大会的方式起到很好的作用。

如果我正确理解了博尔迪加同志的意思，那么在辞职问题上，他是说，执委会应当接受辞职要求，而辞职的人则要停止党的工作一段时间——1—2年，也就是说，他们要由于辞职而受到某种惩处。

同志们！我们不这样看。第一，我们国际中精干的政治干部并没有富余到可以不由分说地长期暂停他们的工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就是从纪律角度看，这些同志也要逐渐学会，即使个人的意见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与业已作出的决议相左，在共产国际里也要服从整体的意志。

迄今出现的历次问题都恰恰说明，如果有关同志表现出足够的纪律性和服从整体意志的意愿，他们继续担任自己的工作是为可能的。自然，也可能出现不能不辞职而又必须接受辞职的情况。我们的建议也没有一概禁止辞职，而是要求这类辞职需要经过执委会同意。我们相信，这样就有可能照顾有关同志的合理愿望，若从政治上、人事上考虑妥当的话，就接受他们的要求。

这就是说，我不建议委员会接受博尔迪加同志的愿望。

格律恩同志说，执委会候补委员数与正式委员数之间的比例太小。

不能允许每次会议上都出现一些新委员，他们参加了少数几次会议却又不见了。他们对工作没有好处，并且妨碍执委会、主席团的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如果有同志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或者应约前来进行商谈，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完成交给他们的具体任务后，尽快返回本党去，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不要长时间在执委会逗留。

格律恩同志提到了另一个问题，似乎是由于他搞错了。他说，要成立的各个局没有很严格地置于执委会或主席团领导之下，这不符合实际。我想强调指出，除了执委会，我们还有主席团，它由少数几个同志组成，是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国际政治局。

各个部都隶属于这个政治局，都要对它负责。而且，我们还进而规定，最重要的部门都要由主席团委员负责领导，这样，组织局、宣传鼓动局和东方部必须直接隶属主席团领导，而其他的部，如统计部等，则必须隶属于组织局，必须由它领导。我们相信，这样做的结果，正是格律恩同志所希望的。

刚才说过，我们将在委员会里再次研究讨论中提出的数量不多的建议。今天或明天，将把这个纲要发给大家，提请大家再次仔细审议，然后批准组织委员会的建议。

## 表决通过反对南斯拉夫白色恐怖的呼吁书

拉迪奇（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代表团提议发表下列呼吁：

**“致全世界工人阶级！**

**男女工人们！同志们！**

年轻的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反动政府在南斯拉夫实行白色恐怖两年以来，已经对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犯下了累累罪行。它的白色司法机关宣判了多起死刑，其受害者之一将在近日被处决。

这位最近的牺牲者是我们的小克罗谢维茨同志，他是1920年南斯拉夫矿工总罢工领导人之一，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南斯拉夫的革命无产阶级和我党同志尽管处于非法地位，但仍然设法在国内开展大规模运动，反对南斯拉夫政府这一最新罪行。他们也曾向国内的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成员发出呼吁，要求建立南斯拉夫全体工人阶级反对白色恐怖的统一战线。后者的回答是拒绝这一呼吁。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此表示，无条件地声援正在与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大会呼吁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南斯拉夫无产阶级共同进行抗议，并宣布全力声援他们反对处决克罗谢维茨同志的斗争。

全世界工人阶级——如果可能，就和领袖们一起；如果必要，则抛开他们——必须一致发出震天的抗议呼声，以阻止南斯拉夫资产阶级及其社会民主党盟友实现这一最新罪行。

**打倒白色恐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万岁！”（热烈鼓掌。）**

**主席：**

现在表决这项提案。赞成的请举手。一致通过。现在片山潜同志就一项提案发言。

## 关于埃及社会党问题的决议

片山潜（日本）：

同志们！埃及问题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听取了埃及社会党的报告，并且非常透彻地讨论了有关问题。我们认为，埃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东西方的分界线，另一方面又是连结东西方的环节。埃及是通向远东和通向本来意义上的东方的大门。因此，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是重要的。

埃及人民40年来一直遭受英、法帝国主义剥削。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埃及人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埃及人奋起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埃及小资产阶级和埃及资本家对于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心满意足，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工人却并不满意这种纸面上的独立。他们要真正的独立，共产国际应当帮助他们。我们的埃及问题委员会一致认为，应当支持和鼓励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应当在埃及建立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它掌握通向东方和远东的钥匙。如果印度爆发起义，埃及的地理位置就会使它成为通向印度革命的钥匙，并且可以通过封锁苏伊士运河来支援印度革命。因此，我们愿意帮助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承认埃及社会党。埃及社会党还年轻，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尽管埃及同志是为共产国际工作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工作的。不过，对于批准埃及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我们想提出几个条件。我们通过了以下决议：

“本委员会在举行数次会议后得出以下结论：

1. 埃及社会党向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充分证明，它代表一个与共产国际总运动相一致的重要革命运动。



2.但委员会认为，埃及社会党参加共产国际一事应予推迟，直至该党做到：

(1) 开除某些不受欢迎的分子；

(2) 召开代表大会，争取吸收目前尚在党外而又愿意接受共产国际21条的共产主义者入党；

(3) 改名为‘埃及共产党’。

3.要求埃及社会党为实现以上目的，迅速地，即至迟不得晚于1923年1月25日，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主席：**

为了解决朝鲜问题，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主席团建议，派以下委员组成委员会：

费利克斯·柯恩、片山潜、陈独秀、曼纳、普鲁赫尼亚克、库西宁、沃伊廷斯基、蔡特金。

如果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大家同意建立这个委员会并派出以上委员组成这个委员会。

没有人反对。

## 表决通过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

现在请萨沙同志就黑人问题委员会的决议提出报告。

**萨沙（美国）：**

现在我来宣读因为需要澄清和补充曾被退回的关于黑人问题的提纲，希望代表大会一致予以通过：

反对世界资本势力的起义运动，大战期间和战后在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目前仍在胜利前进。彻底渗入并

加紧对黑色人种居住的地区实行殖民化，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大问题。法国资本主义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建立一个通过一条撒哈拉大铁路与本土相联的法属非洲帝国，法国帝国主义才能在战后存在下去。美国金融寡头们（他们已经在美国剥削着1 200万黑人）开始了对非洲的和平渗入。英国用极端手段镇压（南非）兰德罢工，清楚地表明它害怕自己在非洲的地位受到威胁。正如帝国主义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使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一样，现在也有不祥的征兆，表明非洲正在成为它们争夺的对象。此外，战争、俄国革命以及亚洲和穆斯林各族人民大规模的反帝起义运动，也唤醒了千百万黑人的民族觉悟。几百年来，他们不但在非洲，而且在美国——可能是更残酷地——遭受着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凌辱。

黑人在美国的历史，使他们能够在整个非洲种族的解放斗争中起重要作用。300年前，美国黑人被劫离故土，在罄竹难书的残酷条件下装上奴隶船，卖身为奴。250年以来，他们这些奴隶在美国监工的皮鞭下干活，他们用自己的劳动砍伐森林，修筑道路，种植棉花，铺设铁轨，养活了南方贵族。他们得到的报酬却是贫困、无知、屈辱和困苦。黑人并不是驯服的奴隶，他们的历史记载着无数为了赢得自由而举行的起义、骚动和非法斗争，但是他们的一切斗争都横遭野蛮镇压。他们为酷刑所压服，资产阶级报刊和宗教便宣布黑人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奴隶制成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在人身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的斗争中，人身奴隶制只有败北。美国南北战争并不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它的目的是保持北方各州工业资本的霸权，它迫使黑人在南方奴隶制和北方雇佣奴隶制之间作出选择。“获得解放”的奴

隶的筋骨血肉构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建筑材料的一部分，而当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大战的漩涡时，黑人就被宣布与白人平等了，他们可以为“民主”去杀人和卖命了。40万名有色工人被征召入伍，参加美国的军队，组成黑人团队。在世界大战中付出可怕牺牲的黑人，返回美国后受到种族迫害、私刑拷打、谋杀、剥夺选举权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他们起而反抗，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战前相比，对黑人的迫害变本加厉，更为普遍，直至他们学会规规矩矩，不敢“妄动”。战后北方黑人的产业化以及由于战后的迫害和暴行而形成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虽然受到压制，但在抗议塔尔萨事件之类的暴行时仍然会高涨起来），使美国黑人，特别是北方的黑人站在非洲反压迫斗争的前列。

共产国际满意地看到，被剥削的黑人怎样反抗剥削者的进攻，因为他们的种族和白人工人有着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黑种人的国际性斗争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组织全世界的黑人运动，包括：在美国——黑人文化中心和黑人抗议活动的汇集点；在非洲——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劳动力基地；在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和其他“独立”共和国）——美国帝国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在波多黎各、海地、圣多明各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在这里，美国占领军施于黑人兄弟的残暴行径已经引起全世界有觉悟的黑人和革命的白种工人的抗议；在南非和刚果——这里日益加紧的工业化已经引起黑人居民的种种骚乱；在东非——这里，世界资本的步步渗入正在使土著居民起而积极反抗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向黑人说明，他们不是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下受苦受难的唯一民族，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工人、农民也是帝国主义剥削者的牺牲品；在印度和中国，波斯和土耳其，埃及和摩洛哥，被压迫的有色民族正在英勇地反抗帝国主义剥削者，促使他们起而反抗的弊端——种族压迫、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沉重的工业剥削，也正是激起黑人义愤的那些弊端。他们正在和黑人为同一目标——政治、经济、社会解放和平等——而奋斗。

共产国际体现着世界范围内革命工农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它不只是被奴役的欧美白人工人的组织，而且也是世界被压迫的有色民族的组织，它有义务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支持和加强黑人的国际组织。

黑人问题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亚洲半殖民地国家有色民族给予无产阶级革命以何等宝贵的援助；它也认为，我们的被压迫的黑人兄弟的援助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摧毁资本主义势力的事业是绝对必需的。因此，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把《殖民地问题指导原则》同样运用于黑人问题，是共产党人的特殊义务。

1.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支持旨在摧毁或削弱或者阻止资本主义进一步前进的任何形式的黑人运动。

2.共产国际将为争取白人种族和黑人种族的平等而斗争，即争取同工同酬，争取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

3.共产国际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手段，迫使工会接纳黑人工人，或者在那些名义上已经存在这种权利的地方，专门就黑人人会问题开展宣传。如果事实证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国

际将单独组织黑人工会，并专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迫使当局批准这些工会。

4.共产国际将立即采取步骤，筹备召开一次世界黑人代表大会或世界黑人代表会议。

同志们，现在我再就黑人问题，即关于黑人工人和工会的有关段落补充几句。以美国劳联为例，名义上其中的大多数工会黑人都可以参加，但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实际上并没有为吸收黑人参加工会作出任何努力。在美国，我们可以借助党这个工具向劳联施加压力，要它接受黑人工人。我们必须为此组织一个真正的运动，正像我们党的组织努力把激进分子集中在工会中一样，我们也可以逐渐清楚而明确地为争取工会吸收黑人开展工作。同志们，如果我们在有关国家开展这样一个运动，并且后来又看到这样做是失败的，那么尔后我们就有义务把黑人组织在黑人工会中，把愿意结成统一战线的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团结在一起，开展我们争取吸收黑人的运动，这主要是在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并肩劳动、罢工以及共同遭受经济压迫的那些工业区进行。这样，我们就有希望形成一致并达成谅解，取得团结人的手段，从而通过一个共同组织发动这些工人投入斗争。我相信，代表大会宣布召开广泛的黑人大会的主张，不言而喻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是，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吸收从事工业劳动的黑人参加工会，他们将在工会中与白人工人一道为共同的解放而奋斗。

同志们，你们当中有些人来自有黑色和有色工人的国家，我要请这些同志在共产国际的基础上制定一个纲领。纲领应包括给予你们的有关指示，以便进行斗争，特别是工会中的斗争。请你们别让本提纲成为死条文，而是要付诸实践，使黑人工人成为共产国

际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主席：**

决议已经译好发给大家，并且已经宣读过了。现在表决这个关于黑人问题的决议。（一致通过。）

现在进行下一项议程，由瓦尔加同志报告新成立的土地问题委员会的一些决定，这个委员会对提交大会的决议作了一些更动。

### 表决通过土地问题行动纲领

**瓦尔加（匈牙利）：**

亲爱的同志们！大家知道，就土地问题进行辩论之后，成立了一个新的修改委员会，以便对提交大会的草案作一些修改。修改委员会主要是在列宁同志的一封信指导下工作的，这封信已经用4种文字散发，大多数同志都看到了。<sup>①</sup>列宁同志在信里指出，要避免引起哪怕是丝毫的印象，似乎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和这次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之间存在着什么实际的或者只是表面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会使我们的敌人据以指责我们，说我们每两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观点。因此，修改委员会非常仔细地对比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这次的行动纲领，并且修改了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地方，这些改动已用德文和法文散发。这里我想非常简短地说一下。

最重要的改动，是修改了副标题，现在的写法是：

---

<sup>①</sup> 指1922年11月25日列宁给俄国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的信，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32—533页。——译者注

**“关于运用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提纲的指示”。**

我们想用这个副标题表明，这个土地问题行动纲领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有最密切的联系，而没有任何矛盾，或者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修改。

第1点里加了一句话，在贫农定义的最后，加了下面的句子：

**“或者以其他方式受大土地占有者阶级或资本的剥削。”**

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虽然不直接从事雇佣劳动，但由于借贷关系、分成制关系或租佃关系而遭受极其沉重的剥削，尽管表面上看他们是独立经营的，实际上却属于农村半无产阶级。

下面关于殖民地国家运动的第5点第2段也有修改，原因是两类殖民地国家：在第一类型的国家，比如以土耳其为代表，农民正和封建地主一起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斗争；另外一种类型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一种，即印度的类型，那里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一起与农民为敌。

在土耳其，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将在民族解放斗争，在反对法国和英国的斗争结束之后开始。

在印度，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我们把这一段分解为两个部分，以突出这个区别。

第6点，在谈到共产党支持农业工人罢工的地方，我们加了一句话：“与那些在斗争中从背后袭击农业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相反。”

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国家发生，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公开表示反对农业工人的罢工，理由是农业是“至关重要”的行

业。因此，我们要指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态度的不同。

第7点，只加了在誊写打印决议时漏掉的一句话。这句话是：

“反对使农民陷入债务奴役的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第9点，在谈到资产阶级土地改革不会给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带来好处的地方加上了：

“和半无产阶级分子。”

因为某些没有充足生产资料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如果按资产阶级的条件取得土地，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对银行负债的境地，而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

第10点中，也是为了突出这个行动纲领与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的一致，我们在提到“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时，从提纲中引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我相信，不必要宣读这段引文了，因为各代表团已经拿到全文。

最后，在最末一点中，我们提到，农民党、大农和大土地占有者力图夸大真正的农业工人和小农、极小农之间表面的或次要的利害冲突。我们删掉了“和次要”几个字。我们考虑，这些利害冲突确实是极其次要的，可以干脆认为它们并不存在。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有机可乘，说共产党自己在它的行动纲领中承认，真正的农业无产者和极小农之间存在着——尽管是次要的——利害冲突，我们认为删掉这几个字是正确的。

同志们，列宁同志担心，从这个行动纲领里可能找出或解释出哪些与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有矛盾的内容来。我相信，用上面的办法已经彻底而最终地消除了引起任何担心的原因。



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提纲与行动纲领实际存在的差别，那就是行动纲领所指出的既必须考虑狭义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实际需要，也必须考虑农村各劳动阶层的实际需要。正像我在第一个报告中所说，这个差别是由当前的历史形势决定的，像我们根据统一战线策略在工业工人问题上采取的类似做法一样，是由于我们也必须顾及广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日常利益，这自然是一个必要的差别，但它不是本质的差别，而是变化了的策略和矛盾上的差别。受到变化了的历史状况所制约，我们接近广大农业居民阶层的策略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同志们，我相信，经过这些文字修改，代表大会可以完全放心地通过这个行动纲领，而各党如果把足够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就一定会在这个基础上取得巨大的实际成绩。（鼓掌。）

**主席：**

下面是土地问题行动纲领的最后定稿：

### **土地问题行动纲领**

#### **关于运用第二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提纲的指示**

我们与农村劳动群众的基本关系，已经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土地问题提纲中予以规定。在当前资本发动进攻的阶段，土地问题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第四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党全力以赴争取农村劳动群众，并为此项工作确定如下方针：

1. 广大农村无产者和没有足够土地而不得不从事部分雇佣劳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受大土地占有者阶级或资本剥削的贫农，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摆脱当前的被奴役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战争：这场革命将无偿地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

土地及其全部生产资料，并分配给劳动者；它将用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的苏维埃国家取代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国家，从而铺平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2.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国家的斗争中，劳动贫农和小佃农是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军，他们的革命运动与城乡无产阶级的斗争相结合，将大大有利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城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的同时，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起而夺取土地，驱逐大土地占有者，结束地主和资产阶级在农村的统治。

3.为了不仅把农业工人，而且也把贫农（极小农、小佃农和一部分小农）争取到革命一边，并使中农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必须使这些阶层摆脱与大地主联合的富农的影响和控制。必须使他们认识到，由于他们的利益并不与大地主的利益相一致，而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因而公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为了加快贫农摆脱地主富农控制的过程，仅仅提出纲领或开展宣传是不够的，共产党必须为了这些阶层利益，通过**不断行动**证明自己确实是全体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政党。

4.因此，共产党应站在农村劳动群众反对统治阶级斗争的最前列。它根据这些阶层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眼前要求，把农村劳动者涣散的力量联合起来，加强他们的斗志，动员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支持他们的斗争，不断向他们提出指引革命方向的新目标。与产业工人共同进行斗争，产业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这一事实，将使农村的工人和贫农确信：第一，只有共产党才对他们坦诚相待，而其他所有政党，无论是农民党还是社

会民主党，却只是想用蛊惑人心的空话欺骗他们，实际上是在为大地主和资本家效劳；第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根本改善工人和贫农的处境。

5. 我们提出的具体斗争要求，既要考虑工人、贫农和中农对地主和资本家的依附和遭受他们压迫的不同形式，又要符合各个阶层的利益。

在**存在被压迫的土著农民的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要么由全体居民共同进行，比如在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在解放斗争胜利后开始；或者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强盗结成联盟，例如在印度这样一些国家里，被压迫农民的社会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同时进行。

在农村**封建主义残余仍严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大地主所有制仍与封建特权相结合的地区，必须在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夺取土地的斗争过程中，肃清这些特权。

6. 在存在着真正农业无产阶级的一切国家，这个阶层必然是农村革命运动的最重要的因素。与那些在斗争中从背后袭击农业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相反，共产党对农业无产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而进行的一切斗争，都予以支持和组织，并引导其深入发展。为加速农村无产阶级的革命化，为了锻炼他们为争取唯一能使他们最终摆脱剥削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共产党支持农业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实际工资**的斗争，即争取：

**改善整个劳动、居住和文化条件，集会、结社、工会运动、罢工、言论等方面的充分自由，至少要取得与产业工人同等的权利；**

年平均八小时工作日，实行工伤事故保险和退休金保险，禁止雇佣童工，发展职业教育等，至少要把社会立法范围扩大到与无产阶级相同的程度。

7. 在社会革命使农民彻底摆脱奴役之前，共产党将为反对资本对贫农和中农的任何形式的剥削而斗争，反对使农民陷入债务奴役的借贷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

反对商业资本和投机资本的剥削，这种资本低价收购贫农拥有的极少量的剩余产品，再以高价卖给城市无产阶级。共产党主张消灭这种寄生性的投机资本，赞同在小农合作社和城市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反对工业资本的剥削，这种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人为地保持工业品的高价。因此，我们主张低价向贫农供应生产资料（化肥、机器等），工厂委员会应通过监督物价而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反对运输业私人垄断资本的剥削，这种资本主要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它的税收制度为大土地占有者服务，片面加重贫农的负担，我们要求完全豁免贫农的赋税。

8. 但是，非殖民地国家的少地居民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剥削来自土地的大地主私人占有制。少地农民为了充分利用自己的劳动力和仅仅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为大土地占有者劳动，赚取一份难以糊口的工资，或者以极高的代价租佃或购买土地，这样，劳动农民的一部分劳动工资即为大土地占有者所剥夺。由于缺少土地，少地农民被迫沦为现代形式的中世纪农奴。因此，共产党为没收包括有关设备在内的土地而斗争，并将它分给实际耕耘播种的人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这种斗争成果之前，共产党支持少

地农民为下述目标进行斗争：

(1) 减少地主所得的分成比例，以改善分成制佃农的生活条件；

(2) 减少小块租地的租金，在租约期满时，对租佃者改良土地的措施必须给予补偿，等等。共产党领导的农业工人工会将支持小租佃者进行斗争，比如在地主因租佃纠纷收回小租佃者的土地时，拒绝耕种这些土地，等等；

(3) 将土地、牲畜和生产工具分配给所有少地农民，其条件必须能够保障他们的进一步发展，绝对不得将零碎地块分给少地农民，那会使他们既受其束缚而又被迫为了一份难以裹腹的工资而受雇于邻近的地主富农，而是要**分配或补充到足以充分供养全家的土地面积**。同时要特别关照农业工人的利益。

9. 统治阶级企图通过资产阶级土地改革和向农民领袖人物分配土地，削弱土地运动的革命性，他们已经使革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然而，任何资产阶级土地改革都具有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土地只能以赎买的方式分配给那些已经拥有经营土地的生产资料的人。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根本不会给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带来好处。资产阶级的土地分配不可避免地要把苛刻的条件强加给接受土地的人，因而不会真正改善他们的状况，而是使得到土地的农民陷入负债的深渊，为革命运动的继续进行打下基础，并加剧富农和贫农以及农业工人间的对立，农业工人并没有得到土地，反而因为大农场土地被分配而丧失了工作机会。

10.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农村全体劳动者获得最终解放，它将无偿地没收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和有关设施，但并不触动劳动农民的土地，而是把他们从一切负担、地租、抵押和各种封建

桎梏下解放出来，并给以各种支持。

**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没收后，今后以何种方式经营，将由劳动者自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指出：

“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说来，共产国际认为**尽量保留大农业企业**，并按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些企业，是正确的。同样，支持农民建立集体生产组织（农业合作社、公社），也是合适的。

保留大农业生产，最能保障农村居民中的革命阶层，即主要靠大农场中从事雇佣劳动来谋生的无地农业工人和半无产者贫苦农民的利益。此外，对大农场实行国有化，也将使城市居民在粮食供应问题上，至少部分地不依赖于农民。

然而，在中世纪徭役制的残余形成特殊剥削形式的地方，在还存在着地役权或对分制等等的地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则必须把一大部分大地产分给农民。

如果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大农业生产所起作用比较小，而小农数量很大，而且他们希望获得土地，那么，分配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就是吸引农民到革命方面来的最正确的手段，何况保留大农业经济，对于城市粮食供应的意义并不大。”

“凡是对大地产进行分配的地方，无论如何必须首先考虑到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sup>①</sup>

在组织上，所有在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工厂工作的共产党人，都必须加入农业工人组织，团结和领导其中的革命分子，目的是使这些组织成为革命的工具。在没有建立工会的地方，共产

---

<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753—754页。——译者注

党人要倡导组织工会；在黄色的、法西斯主义的和基督教的工会等反革命组织中，共产党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教育工作，以瓦解这些反对革命的协会。在大企业中应组织农场工人委员会，以便防止出现粗放耕作现象。农场委员会应当号召工业无产阶级支持农业工人的斗争，并反过来把农业工人的斗争纳入工厂委员会运动。

鉴于贫农对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共产党人义不容辞地要加入小农的组织（经济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它们革命化，消除被地主和富农人为地加以夸大和渲染的农业工人与少地农民间表面的利益冲突，并把这些组织的运动和行动与城乡无产阶级的运动和行动密切结合起来。

只有把城乡全部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成功地抵抗资本的进攻，并转守为攻，夺取最后胜利。

**主席：**

现在对提交代表大会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进行表决。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就把决议和瓦尔加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一起付诸表决。

没有反对意见。现在表决。（进行表决。）决议，包括瓦尔加同志刚才提出的修改意见，已经**通过**。

## 表决通过建立救援被捕人员

### 红十字会的决议

**费利克斯·柯恩（波兰）：**

尊敬的同志们！大会开始时，我们通过了一项致资本主义在

押人员的呼吁书。一个月刚刚过去，我们就收到了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新逮捕的消息。在美国、波兰、南斯拉夫、日本，到处都有准备或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我们的同志和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投入监牢。现在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成立一个政治红十字会的的时候了。因此，“俄国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提议，在这次会议上，着手建立政治红十字会，并决定，各国共产党在一切国家建立政治红十字会。

同志们，我们此刻不只要在物质上，而且也要在道义上支持我们被捕的同志。所有的共产主义报纸都要披露监狱中发生的事情，让全体工人阶级都知道，资本主义是如何反对工人阶级的。我以“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名义提出下列决议，请予以通过：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正在发动进攻，由于参加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在狱中遭受折磨的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人数目与日俱增。

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建立一个组织，从物质上、道义上援助被监禁的资本主义牺牲者，并欢迎俄国‘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关于建立此种救援组织的国际联合会的倡议。”

（鼓掌。）

**主席：**

现在表决柯恩同志刚才宣读的决议，有没有人反对通过这个决议？没有。决议通过。

## 犹太复国工人党问题

**马尔赫列夫斯基（波兰）：**



同志们，主席团收到了迄今属于犹太复国工人党的几位同志的一封信。他们通知说，该党的意见分歧已引起激烈斗争，有关同志决定参加共产党。我想先说明一下，执委会曾经在不同场合同这个最近曾自称是共产主义团体的犹太复国工人党进行谈判，以便解决这个党——或者像它现在也自称的那样：世界犹太工人共产主义协会——参加国际的问题。由于这个组织内部存在民族主义派别，上述努力已完全失败。

现在，这些同志告诉我们，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最后决裂已经完成。退出犹太复国工人党并愿意加入共产党的同志，现在来找国际，以便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这里所谈的主要是这么一些同志，他们现在还在俄国、波兰，可能还有几个东欧国家的讲犹太语的无产者中间进行活动。

我们建议，把了结犹太复国工人党事宜这个问题交给执委会。

**主席：**

有人反对吗？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交执委会。

**会议结束时间：下午3时。**

## 第二十八次会议

(1922年12月1日，星期五)

**会议开始：下午1时**

**主 席：柯拉罗夫**

### 法 国 问 题

(报告人：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受到热烈欢迎）：**

现在，在我们的议程上，摆着一个极其重要并十分棘手的问题，即我们法国党的问题。

目前，法国共产党正经历着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是同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危机同时发生的。

之所以说值得注意，是因为一般地说来，资产阶级内部的危机恰好为革命政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形势，而革命的政党往往会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中汲取力量。

两种危机的同时发生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共产党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仍未取得它在组织上与行动上所需要的绝对独立与自由，从而不能完全自由地、充分地利用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后面我们将会更深入和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然而，毋庸置疑的这场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有人指出，它表现在宣传工作的停滞甚至衰退上，我们的报纸、新闻报道，尤其是《人道报》的发行量正在下降。组织机构内部的生活也停顿下来了。

所有这些迹象都是最触目惊心的，同时又是最显而易见和根本无法否认的。

然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现象。派别体系在党内扎了根。无庸争辩，那些派别之间的斗争，那些尖锐的、有时甚至是个人之间的论战，构成了党内这场深刻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

这些表面现象对于我们法国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宣传工作的衰退仅仅是暂时的，如果这种衰退只是下列事实的后果，即我们的党成立初期接纳了一些从思想感情和立场上都不和我们党站在一起的分子，而后党又为了增强和巩固自己的统一，为了提高和巩固自己的共产主义坚定性，清除这些人的话，那么宣传工作的衰退算不得什么大的危险，即使报刊发行量下降也没有什么危险。这也许只是一种由于政局的变化而引起的暂时现象。

毋庸置疑，纵观我们各个党的历史可知，党的发展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都会不可避免地交替出现低潮和高潮。在高潮的时候，党必须为争取群众发动大规模的外部行动；在低潮的时候，它则必须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去准确阐明自己的思想，去准备迎接那些不可避免的斗争。

派性和派系斗争在这里起着重要得多的作用。

派系从何而来？谁对这一体系负责呢？

对此有一个形象的回答，一个经常可以在我们法国党的报刊

上遇到的答案。诸位大概都知道弗罗萨尔同志吧，我想引用他7月16日发表在《人道报》上的一篇以《这永远没个完》为标题的文章，下面便是文章中的一段话：“好像我们是从拜占廷来的！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吹毛求疵的人，是蹩脚的牢骚大王！我们不得不为那些看到我们文章的真正英雄感到无比的遗憾！”

这是一幅十分忧郁的景象。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却只看到对党的局势的外部描绘。为什么我们好像是从拜占廷来的人？为什么我们是一帮蹩脚的牢骚大王和一群吹毛求疵的可怜虫呢？这种论断的根据何在？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答复的问题。人们有时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论战——普遍存在的争论和个人之间的争论——是由哪一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呢？

那些同弗罗萨尔怀有共同思想倾向的人，常常说左派是这些论战的推动力，同时也是建立派别体系的推动力。那些经常揭露这种派别的同志自己也从属于这些派别，他们把这种派别体系看作是不折不扣人为的，看作是没有任何思想基础的体系，它既非渊源于政治能力的高低，又非渊源于政治目标的叵异。我不揣冒昧引用一下丹尼尔·勒努发表在9月份《人道报》的一篇文章：

“正如我那位在这一问题上永远得不到答案的朋友迪雷先生所说，党内严重的和重要的派系形成只能在行动中产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实现。”

可见，一方面这些派别激烈地相互争斗，另一方面两派的代表声称，这些帮派不过是以人为的方式组成的，党内真正的派系形成只有通过行动，也就是通过今后的行动才能实现。我以为这个分析并不正确。

首先，人们该扪心自问，既然同志们不承认这些派别的思想

形式和政治形式，他们又分别参加党内这 3 个最重要的派别中的一个，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

其次还须扪心自问的是：有人认为可以在行动中期待，行动会使我们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论据是否无懈可击？

如果仅仅是涉及到革命的行动，即涉及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那么我们同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分道扬镳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声称：分裂是外来意志所强加的，并不是由于党的自身需要而引起的。

然而，党的全部生活必须是一系列的行动，它们应组成一串行动的链子，而这条链子必须导致最伟大的行动，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假若有人说，已经形成的派别并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同时我以为，我们将决不否认这类观点的正确性。

我相信，人们从来都是根据思想倾向结成派别的，而在革命行动的关键时刻，所有派别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会汇合在同一基础之上。确实如此。然而有人认为，关于目前存在的互相倾轧的种种倾向不过是人为的分裂，这种说法对于法国党来说实际上是不对的。法国党完全是由各种派别所组成，除了派别倾向之外，党便不复存在了；法国党内派别的存在和派别的斗争，必定还有其使人信服的原因。

人们认为，派别的组合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产生。而整整一年半以来，共产国际也正是试图通过行动改组法国党，为了实现这一行动，共产国际提出了两种殊途同归的方法：在工会内部开展的行动以及由工会开展行动和由统一战线开展行动。

为了领导一个行动，人们必须对行动的概念多少有个准确的

理解，并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拥护。当通过行动来改组党的建议被提出来时，这一行动一直面临种种直接的障碍。人们不允许在法国最重要和最大的组织内部——尽管它们已明显地缩小——采取任何适当的和有组织的行动，也不允许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采取的行动。

这是一个已经老掉牙的真理：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绝大多数人的信任，如果无产阶级从工会和从政治上分为各种派别，如果这些派别的成员无论是在工会还是在党内仅仅是工人阶级中日益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么只有借助于统一战线的口号，即以联合行动的形式才能开展行动。一旦存在着行动的必然性，而不是去人为地制造，那么拒绝利用这一行动的可能性，就等于拒绝了这一行动本身；假若人们仍在派别问题上嘀嘀咕咕的话，那就只会增加不应该出现的矛盾。

同志们知道，去年在国际与法国党即它的多数派之间一直存在着斗争——我不得不使用这一措词——，在这一问题上，多数派代表着两派：中派和勒努派。

我们想向我们的法国党阐明关于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昨天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大家为解决法国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论点，在法国，人们现在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利用这个论点来反对共产国际，即认为正是国际迫使法国党以统一战线的形式重蹈了城堡和平政策<sup>①</sup>和米勒兰主义的覆辙。在这样一个同时也是法国党开展行动的强有力手段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多么大的

---

① 城堡和平原指中世纪城堡的贵族亲属间关于城堡周围地区不得进行战斗的协议。——译者注

误会。

今天，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利用这一论点，这就是对在这次论战中所铸成的错误的抵偿。当人们无可奈何地看到，敌人是怎样利用这一错误的公式，怎样将它精心雕琢后又抛到政治市场上去，这是对这场论战的惩罚。我们可以在《时报》上读到这样的话：

“还不能说，这般卑怯的恭顺是否足以平息莫斯科的火气，因为要想跟得上共产国际的政策精神和条文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们总是随着苏联政府眼前的利益以及这一政府领导人所要考虑的情况而没完没了地变化着，以便尽可能地掩盖真正共产主义的失败。”

这一错误公式并不是由资产阶级报刊发明的，他们从我们党某派的一个代表那里借用了这一公式，经过一番精心雕琢，使矛头针对我们全党。

仅在几天前，弗罗萨尔——他同样是反对过统一战线的——还去求助于那些改良主义分子，建议他们根据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采取行动。

从分裂主义分子的回答中，可以找到那些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全部术语，这些词汇我们曾在我们党的报刊上读到过，目前为我们的敌人所利用。

然而，更糟糕的是，一年多以来，人们竟然等待并容许这些分裂主义分子利用统一战线的思想。现在，在法国无产阶级的眼里，不是我们法国党，倒是那些在这一领域里早就同我们展开较量的分裂主义分子成了这一公式的发起人。读读《人民报》上关于重建统一的工会的文章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所以说，派别体系并不是通过人为的方式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接受外来意志的影响偶然产生的；它的基础是形形色色的思潮，这些思潮又是行动的或者缺乏行动的产物，而缺乏行动在法国党内同样不是偶然的现象。

到底由谁来为这一政策负责？对于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由左派，遗憾的是，也许得由共产国际本身承担责任。人们不能行动，因为他们不愿接受这项行动的先决条件。必须用论战来铲除行动的思想障碍。所以是共产国际自己采取了主动，导致这场论争。

为了说明两年来我们对法国党所实行的方针是正确的，我找出了我于1921年6月在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法国问题的讲话。这已是一年半前的事了。

我必须承认，使我吃惊的是，我们还在原地停步不前。

我只想重温一下讲话中的几处重要的地方：

“人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讲话在共产党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必然要设置怎样的一条鸿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现在工人们必须站出来并对你们说：你们都在那儿干了些什么？你们怎么不使用共产主义的语言？你们的模糊态度比起龙格主义分子的暧昧也好不了多少，实质上你们和他们都一样。”我要补充的是，在这里，人们还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并应该对它有正确评价，即党对工团主义分子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下面的话是：“所以，我们必须友好而又坚决地告诉法国共产党：在你们还未意识到形势是否有利的时候，我们不要求你们采取任何革命的行动。我们仅要求你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你



们的行动上，在你们的思想，在你们的感情上以及你们整个的态度上，与你们过去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机构的态度、与它的联系和关系永远地决裂。”

难道这些话听起来不像这些日子里我们在讨论共济会时作的发言一样？

接着还有：“我们只要求你们，将自己的革命意志处处表现出来，在你们的报刊上，在议会里及工会中表现出来，并最终在巴黎的街垒上以最高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就是这样向执行委员会阐述这一问题的。我只代表了执委会中的 1 票，执委会在这一问题上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件事已过去一年半了。我们为了维护代表着未来的革命精神，同代表过去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了斗争。我不能说，我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党内确实还是起了一点变化。目前这场无疑是十分令人不快的危机给了党内的保守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当然，如果党不具备克服这一危机所必需的力量，它就可能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整个革命的发展中导致一次倒退。然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法国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可能性都看成是悲观的。我重申，这场危机的内容一方面是这场论战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同保守主义进行斗争带来的结果，而危机的尖锐性，危机的整个特性，就在于保守主义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过分强大。

我们把一些习惯做法带到图尔代表大会上去，而这些习惯做法又不想对共产主义行动习惯做法进行让步。派系思想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此，这只不过意味着未来同过去的斗争，或者意味着一种正在寻求方向的、介于两者之间的倾向。

人们经常指出，党自身的许多因素阻碍了党更迅速地发展，同时也指出法国的传统和法国工人的个人主义。某些历史学家往往撇开党的善恶不谈，而仅仅描写阻碍党的发展的原因。但是，一个立志成为战斗的党的政党决不能仅仅站在这些历史学家的立场上。

这里我要引用瓦扬·古久里同志的一个精彩的论断。他说：你们声称，你们在同那些充满了个人主义思想的工人打交道，并声称这种个人主义思想阻碍了一个革命政党的建立。但是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个人主义面前退缩了吗？这种个人主义对那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障碍吗？绝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借助于警察和现役军队，主要是借助于公众舆论，对法国工人的所谓的个人主义不断施加压力，并把他们拖进战壕长达4年半之久。众所周知，这种个人主义一旦涉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如何被战胜的。但是，如果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克服这种个人主义的话，它对我们来说又当真是不可战胜的吗？

我们必须驳斥这种论调。诚然，在每个工人身上都有相当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一面。法国工人身上的个人主义大概比其他国家工人身上的个人主义强烈得多，这主要得归咎于法国的历史传统。

然而，法国工人阶级又有其豁达的一面。我们必须懂得号召人们发扬这种豁达精神，只要我们向法国工人指明行动的前景，他们就会无私地、忘我地投身于这一行动；诸位将看到，只要斗争需要，他们不仅能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且还能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我们必须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如果我听到一个共产党

人说：一切都无济于事，工人的个人主义思想太严重了！我就会对他说：这种说法只能招致人们对党或某一派别产生不信任，并表明它本身的无能为力。

## 工 会 问 题

这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工会问题，我们在中派和勒努派那里，遇到了在巴黎代表大会的记录里已有所反映的同样的障碍。

我想援引一下工会代表团成员雅柯勃同志的一些言论。他在巴黎大会上的讲话是非常有特色的和十分重要的——不过客气点说——，也是完全错误的，并且错误到了近乎危险的地步。

雅柯勃同志是个党员，同时也是工会组织中颇有能力的成员。他就党在工人运动中应起的作用描述如下：

“党不得干扰工会的行动，中央委员会决议中的某些章节只会妨碍工会的行动。曼努伊尔斯基所听到的关于勒阿弗尔罢工的报道是错误的。弗罗萨尔和罗佩兹说共产党在罢工中没有履行它的义务，而我们认为，党与此事毫不相干……”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点。人们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一种感情冲动而已。也许是吧！这样的失言也的确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整个精神。有那么一些党员——当然不是那些善意的工团主义者，如蒙慕梭或莫纳特——他们向党叫喊：“你在勒阿弗尔罢工之类的事件中无事可做！”

你们大家都知道，勒阿弗尔市的市长迈耶尔这样一位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和已经去世的议员西格夫里特都介入了勒阿弗尔罢工事件。此外，彭加勒的军队也介入了，这就是政治。只有一个党

没有作为政党介入这次罢工事件。当然，这个党为罢工者做了很多事：通过认购公债募集了数量可观的资金，写了大量文章。但是，作为一个善于提供建议的组织，作为一个不用违背工会行动就可以出面的组织，作为一个能向工人表明其政治观点的组织，并可以向工人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随时准备满足你们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没有作为一个政党为勒阿弗尔罢工做过任何事情。

有些地方上的工会干部说（我是从在座的同志们那里听说的），不要让我们在政府面前丢丑，政府会指责我们发动共产党的罢工，也许甚至会说是莫斯科指使的。

随后，党在这种论调面前，悄悄地溜走了。

我很理解，有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党在罢工期间甚至允许向群众或者地方代表的最落后观点妥协。不过，后来必须在《人道报》上写清楚，我们已向勒阿弗尔罢工的领导人表示愿意尽力；他们的答复是，我们已同迈耶尔和西格夫里特建立联系，别让我们出丑了！我们便对他们说，注意，这是个圈套！你们在同资产阶级职业政客打交道，他们会背叛并出卖你们的。在伟大斗争的关键时刻，只有一个政党会同你们一道前进，这就是共产党！

假如你们从勒阿弗尔罢工的第一天起就说了这些话，假如你们在罢工的发展过程中，在8月28日的悲剧事件之前及在大屠杀之前说了这些话，你们的权威就会大得多。因为人们起码会知道，你们预料到了事件的发展进程。

然而，不是。我们屈服了。弗罗萨尔同志说过：“党在这一领域里无事可做。”一位担任工会工作的党员竟声称：党在那里无事可做。

这是一种多么悲惨而危险的情形啊！因为这离厄内斯特·拉封同志的观点仅一步之遥了。拉封同志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以拉葛德尔主义为根据的。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拉葛德尔主义”；它决不是工团主义，不过是工团主义中各种思想渣滓的大杂烩，并同空头政治混杂在一起。厄内斯特·拉封宣称，工会是一种次等工作，而我生来就是做这种次等工作的人。

拉葛德尔曾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现在是资本主义机构中的一名职员。有些人在党内继续搞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和非革命的行动，他们依仗的是所谓“应该撇开党去闹革命”的哲学，厄内斯特·拉封还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公式，他说，我们当律师的干嘛要插手工会的事情？

雅柯勃同志既非律师，又非拉葛德尔分子，而是一个优秀的党员和有工团主义思想的好工人，但他也说：“是啊，党在那里没什么事可做。”

这种巧合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在我的朋友莫纳特和卢松以及尚别朗等同志共同签署的一项声明中也多少发现了这种巧合。

莫纳特同志不是党员，因而人们可以理解他说的话：“我们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也就是说，我们承认工会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这种声明不久前即巴黎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以后，还在罗斯梅同志主编的报纸《阶级斗争》上发表，同时附有一个编者按。

我能够理解党外人士莫纳特的这类主张，可是，身为共产党员和统一总工会执委会委员的卢松、尚别朗、克拉维尔和奥尔里昂日也有同样的主张，这就使我费解了。

“我们承认工会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的主导作用”<sup>1</sup>  
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什么样的工会呢？我们知道，法国有形形色色的工会。是茹奥主义分子的工会吗？当然不是。或者是蒙慕梭同志领导的工会吧？也许是的。他们想使两个工会联合起来，想促成两个工会的合并。今天，蒙慕梭同志担任着统一总工会的总书记职务，然而昨天，这个统一总工会的管理委员会曾经操纵在贝纳尔和韦尔迪埃等这个同盟创始人的手中。

无产阶级难道能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向革命的目标进军吗？难道能在他们的领导下干革命吗？你们真的以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应该落到工会的肩上吗？你们真的以为，这个由改良主义分子、脚踏两只船的人和由那些不愿接受党的纪律和理论约束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组织吗？或者真的是我们所支持的那种充满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会吗？你们利用工团主义的公式，阉割了工团主义的革命内容和思想内容，宣称工会是世界上的头等大事！

当然，如果有这样一个工会，即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最有组织性、最有觉悟的、具有代表革命斗争利益的理论思想的分子领导的工会，那么，它无疑是个优秀的工会。然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工会，尤其在法国还没有。必须首先建立一个这样的工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呢？通过党内外同志的合作。我们必须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组织起来，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并让这种思想渗入所有工人组织的灵魂之中。

你们应该让那些不是党员、不是革命者并且抱有落后偏见的工人，例如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进入工会。你们不得不这么做。如果工会里只有共产党员和那些由于某些偏见尚未入党的工

团主义分子，如果工会仅仅由这些人组成，那么，工会的存在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它只不过是党的翻版。

然而，这种情况也许还要糟糕一些，因为党更一致一些，或至少在工会里的共产党人不服从党纪，工团主义者没有加入党而又惧怕党的时候，党必须更一致些。工团主义分子此时需要分析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但在任何一个政党里，他们都不能这样做。

如果工会仅仅是这样组成的，那就是一个政党的拙劣翻版。

工会的意义在于，它的大多数成员是一些尚未受任何政党影响的人，或者必须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但是很显然，工会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有的阶层有很高的觉悟；有的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还抱有某些偏见的残余；还有的正在试图培养自己的革命觉悟。

到底应该由谁来担负领导工作呢？

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个同盟的作用。它必须是每个法国工人，甚至包括那些最落后和最幼稚的工人的榜样。一定要向他们讲明事实，让他们了解真象，由于党在工会领域内的工作缺点，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或一些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分子搞了一个秘密“同盟”，企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工会应造就一批感到需要有指导思想的优秀分子。这种指导思想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指导思想必须具有连续性，必须受到经验的验证、分析和批判，而这一工作必须由党来完成。

目前人们对我们的意见很大，那就是我们要求工会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不错，我们是要使工人阶级的意志服从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我们的追求。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借助于某种并非建立在工人

本身的自由意志的的基础之上的外来压力进行工作，或者认为，党拥有可用来对付工会的强制手段——工会在人数上比党强大，或者至少必然比党强大——，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各国反动派总是喋喋不休地断言，党和工会企图使工人阶级屈服于它们自己的意志。

让我们看一看在法国，在德国，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最反动和最恶毒的报纸吧！到处都可以听到千篇一律的论调。按照这些论调，工人组织违背工人阶级的意愿强行采取行动，这些行动本来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它们耍了手段而导致工人阶级屈从于这些组织。

这些工人组织对此是怎样答复的呢？它们宣称，不对，我们始终效忠工人阶级，我们赢得它的信任。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加入了工会；广大群众在斗争中也支持工会并逐步加入工会。

党的情况不也是如此吗？我们要极力赢得工会组织中的工人的信任。难道这些不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吗？即在每一个行动中，尤其是在那些困难的行动中，作为这种行动的最勇敢的领导者，站在工人的前面，激励他们，鼓舞他们，并承担最艰巨和最有风险的工作，用以证明共产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革命斗争中最忠诚的战士。

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和权利吗？

关于这一问题，诸位可以读一读苏蒂夫同志在巴黎代表大会结束后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期或上上期《共产主义通报》上。在法国，人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批评共产国际，即在服从国际的同时狠狠地打击左派，尤其是在那些左派最忠实地代表了国际的思想的问题上。苏蒂夫写道：“这个决议——那是我认



为很出色的罗斯梅决议——宣称：共产党‘确信自己最好地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愿望和最有能力保证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当然，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同志否决了这一提案。”

一个声称要最彻底地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必须“理所当然地”驳斥诸如此类的声明。一位中央委员在我们党的一份机关报上就是这样写的，他指责左派胆敢断言，说我们的党能够最彻底地为工人阶级服务。

这一切都十分令人费解。如果我们让自己的中央委员在党的机关报上如此出我们的丑，那么我们还能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吗？对此能历时数周地忍受下去吗？一个力图赢得工人阶级信任的具有生命力的党，真应该立即给这篇文章的作者讲一讲共产主义的起码常识。

这类文章已不是第一篇了，这不过是我们在信件中，在会谈时和电文中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

这类文章产生的后果我们已在勒阿弗尔的罢工中看到了，尤其是在这场罢工接近尾声时，即在8月28日惨案之后发生的大规模抗议罢工中看到了。

大家都了解所有这些事件。勒阿弗尔罢工持续了110天，最后以一场大屠杀告终。4位工人惨遭杀害，很多人受了伤。我想给大家看几个关于法国工人运动史的文献，它们都是从《人道报》上剪下来的。这里有统一总工会和工会塞纳联合会的号召。这个号召刊登在星期一的《人道报》上。它向工人阶级报道了勒阿弗尔大屠杀，后面附有一篇题为《星期二，即第二天的24小时总罢工》的编后语。文章补充说：“建筑工人工会把总罢工定在今天。”也就是星期一！

正如雅柯勃同志所说，党与这次勒阿弗尔罢工毫不相干。它是一个经济问题。人们出于“经济原因”杀害了4名工人，又由于纯粹的工会问题打伤了一些工人。这样一来，便由经济部门来处理这一事件：首先，建筑工人工会“即刻”、也就是刻不容缓地破坏了这一行动。它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它所号召的总罢工。

统一总工会干了些什么呢？它向建筑工人工会屈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能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标榜成比谁都革命的革命者，并声称：我们发动了这场总罢工，而工团主义者即统一总工会的那些半截子共产主义者却破坏了我们的这一伟大行动，——这根本不是什么行动，只不过是当时发布的一个口号而已。

人们向严重的错误屈服了，尔后党又干了些什么呢？它向统一总工会低头了。一连串的错误！是谁开的头呢？是几个也许并非有多大过错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去找自己组织的中央机构并且说：必须有所行动！他们在那里找到的一位同志，他回答他们说：可不是嘛，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将宣布进行总罢工。

统一总工会顺从了。党在勒阿弗尔罢工面前束手无策，它在这场勒阿弗尔工人和强大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冲突中完全成为一个多余的机构。这个党干了些什么呢？它顺从了统一总工会。真是一错再错！

结果怎样呢？崩溃！彻底的失败！为什么？因为事情的结局早已注定，因为命该如此。我给你们看的剪报上的这些文章想要动员法国工人阶级从星期一至星期二就掀起一场总罢工。这可能吗？

即使在俄国这样一个国家里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拥

有电讯网和电台设备；在这里，党的实力雄厚，工会与党步调一致；在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党和工会与我们的党和工会作对，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诸如为纪念第四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举行游行之前，就应首先阐明究竟什么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士兵中有一些人参加了11月7日的游行，当他们群情激昂地从你们面前走过时，你们大概都看到他们热情奔放。这种激情是怎样产生的呢？那些人当中有一些农民小伙子，他们不十分通晓地理，不了解法国目前的局势，不知道俄国以外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必须向他们阐明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意义。然后还要求他们做什么呢？让他们在外国代表们面前走过去，并向代表们致以他们兄弟般的问候就行了。

你们要求法国工人阶级总罢工，你们本来应该向工人阶级讲明当时勒阿弗尔事态的发展，而不能满足于“杀人的政府”这个简单的字眼。

法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更善于制造这一类公式，对此他们很在行。当时确实有必要向每个男女工人、每个农业工人以及每个男女农民讲明在勒阿弗尔发生了什么：在那里战争夺去了150万工人的生命，紧接着又有4名工人被杀害了。本来应当尽可能地展示这些死者及其子女的照片。你们应立即派出一批了解这一问题和熟悉工人生活的记者，派出一些能去探望死难工人的家属的同志，分担他们的痛苦，讲述工人阶级整个令人震惊的历史。

在当时，本来非常有必要在巴黎乃至全国立即动员上千名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与统一总工会携起手来，将他们派往各地，不仅派往巴黎的各个角落，而且派往全国，派往

各个城市和平原地区，让他们在那里开展一场深入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本来还应印发200—300万份乃至400万份传单和号召书，向工人阶级报道这一事件，并且必须说明：我们决不会毫无抗争地放过这一罪行！

难道大家为了这一目的非得举行一次24小时的总罢工吗？不是。必须通过一场深入的、旨在说明事件真相的宣传，把整个工人阶级发动起来。必须向工人阶级简明扼要地阐述一切，这是头等的先决条件。

人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人们害怕工人阶级的怒火不会持续三五天。这种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表现了我们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所抱有的那种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掌声。）

当时的确应该向工人阶级讲明事实，然而，加来海峡的同志们已经去矿井上班，事后才得知他们应该罢工。当然，这一行动无疑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状态，并丢了面子。我不禁要问，那个故意想让这次行动丑态百出的人就不能不这么干吗？

这样一来——当然不会永远如此——却救了那些分裂主义分子、改良主义分子和茹奥主义分子的驾。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同志们。当法国资产阶级杀害4名工人时，不是把资产阶级的朋友即分裂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也推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吗？他们用某些改良措施、用全国阵线的思想以及用茹奥参加资产阶级为改善工人的命运而召集的大会这一举动，还是能够蒙蔽劳动人民的。所以，这次勒阿弗尔大屠杀对我们的敌手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究竟应该做些什么才对呢？应该在一两周之内的每一期

《人道报》上，动用一切可能的宣传手段和一切合适的鼓动手段，应该质问改良主义总工会和分裂主义分子：“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吗？尽管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忠实的信徒，但事情并不涉及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不建议你们建立这样的专政。但是，要反对刚刚杀死我们4名工人的资产阶级，你们有何高见？要反对这个政府即彭加勒，你们有何见教？”

这是一个本来应该天天讲的问题，应该让党和工会的宣传鼓动家们到街头巷尾去，到全国的各个角落去，到哪怕只有一两个工人的村庄去，在一两周内反复讲这个问题。如果实际上那样做了，这倒真有可能成为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恰恰相反，这一局势被破坏了。人们疯狂地号召要立即举行一次罢工，他们没有以这种方式在星期一宣布要在星期二举行的总罢工，因为这无疑会给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提供退缩的借口，他们会说：我们将不参与这类冒险活动。

由于这次总罢工从一开始就丑态百出，他们才决定给死难者发工资，但是他们并没有执行这一决定。然而，他们的被动所造成的罪行已到处被人们遗忘了，因为全体工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次由于采取危险的方式而丢了丑的总罢工上面去了。

事后《时报》这样写道：“这次总罢工的失利预示着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

《时报》说得不错。《人道报》也解释道：资产阶级企图好好利用一下工人阶级这一前所未闻的消极被动。

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失败；但是，事后还要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成功，由于这一观点实在站不住脚，有人又继而解释道：资产阶级想利用工人阶级这一前所未闻的消极被动局面。他们总是把责

任推卸到工人阶级身上。这也暴露了法国统一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一个弱点：人们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不会继续容忍这一做法的。它必然会要求自己的领导人认真分析自己的错误，以便能从斗争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现在确实是该这么做的时候了，同志们。

我们在法国曾经有过一次大事件，这次抗议罢工只不过是那次事件的可悲的重复而已。那次事件就是1920年5月1日的运动。那时候党还不叫“共产党”，工会内部尚未发生分裂，政治方面和工会方面实力相当。左派分子还没有做好行动的准备，右派分子则竭尽全力，要使这一运动出洋相，并通过他们的叛变而扼杀这一运动，不过他们没有得逞。大家都知道，1920年5月1日在法国战后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工人阶级的热情突然下降，而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性骤然增强。这次大罢工失败后出现了重大变化。

这一十分深刻的教训已过去两年零三个月了，而现在这种罢工又以大规模罢工抗议勒阿弗尔大屠杀的形式重演了。失望无疑会接踵而来，其结果则是工人阶级陷入消极状态，茹奥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不可避免地出现保守倾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党不懂得用自己的建议去帮助运动，没有介入运动，没有阐明目前的形势，没有宣传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要求我们那位不是党员并且反对党与工会有机联系的蒙慕梭同志去决定怎样行动。当时应该对他说：你们建议在明天，也就是说在星期二举行总罢工，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你们的那种做法只会使罢工丢丑，又会给工人阶级的斗争造成不利的形势。

我坚信，蒙慕梭同志听了这话一定会说：我准备同你们商谈，不过我的组织是独立自主的，它会做出它认为合适的和正确的决定。

坐下来认真分析一下形势并彼此交换一下意见，这在当时难道是没有必要吗？

很必要，因为统一总工会除了顺从建筑工人工会的建议之外，竟然一筹莫展。事情的结局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我们自1920年5月1日以后却失去了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失去了不仅几个月的时间。然而资产阶级没有浪费时间。我们明明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居然还有些同志说我们赢得了这段时间。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弗罗萨尔同志用下列措词描述了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这位党的总书记早在图尔代表大会时就是书记，因而最有权代表党说话。《人道报》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危机》的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

“这场危机的原因何在呢？两年来，我把自己的忠诚一半奉献给了国际，另一半则献给了我们党的利益。我自己时常不断地经受责任感危机的搅扰。在我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前后不一的表现，这是因为对我自己都没有把握。（经久不息的掌声。）”

于是，当这位最有权代表党的同志说出“我因自己既得忠于国际又得忠于党而心分两半”时，他赢得了人们的喝采。因此就存在着两种不能并存且又互相矛盾的忠诚，他接着说：“假如有人说，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摇摆不定，看到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便是因为对峙的双方把我拉来拉去而造成的。”据《人道报》报

道，这个讲话赢得了长久而热烈的喝采。

弗罗萨尔同志接下去说道：

“面对国际某些行不通的决议，我要力求赢得时间，我不得不这样说。我宁愿这样做，而不愿毁坏我们的党。”

如此说来，在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党的总书记则处于这种始终不断的冲突的境况之中。所以，他为了不毁掉自己的党，便首先要争取时间。多么真诚！每当我读到这一段话时，总是激动不已，这真令人感到惊奇！

怎么会这样呢？两年来一直服从国际的领导，末了却宣称国际的这个或那个决议会有把他的党毁掉的危险。那么何必要参加国际呢？不可理解！

当我拿到有关的那期《人道报》，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我便对自己说：这是准备同国际决裂啊！

我们对弗罗萨尔同志是有足够了解的。他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他是一个遇事能冷静考虑的人。如果他并非随便说说，而是作为总书记在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样宣称，两年来他除了争取时间外，没有干别的，因为国际通过了有损他的党的决议，那么我不禁要问：人们除了把这话理解为准备同国际决裂，还能理解为别的什么吗？（掌声。）

要是观察一下他讲话之前所发生的事实，事情就愈发严重了。在弗罗萨尔签署并递交到党代会的那个所谓弗罗萨尔—苏瓦林提案中，我们读到如下内容：

“根据经验，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党残留下来的社会民主党思想以及对共产国际某些决议的错误理解，损害了年轻的共产党的强大与完善。”



这就是说，有人在党代会前夕的提案中说，对国际决议重要意义的曲解，首先使法国党受到了危害。

这里指的那些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工会行动问题决议的意义。弗罗萨尔在上面签了字，然而决议上的签字墨迹未干，他就站在讲台上向下面的听众宣称，来自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威胁着党的生存。

谁要是能理解这种行为，我要请他出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曾试图从能说会道的弗罗萨尔同志那里听到关于这一行为的解释。我们向他发出了邀请，并以信件、电报、甚至以执委会决议的形式不断重复这一邀请。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尽管如此，只要能对这一在我们看来前后既不一致又不十分明确的行为得到一个解释，我们也将是十分高兴的。

为了使大家对国际与法国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与其中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的关系，至少有一个简明的认识，为了向大家说明执委会究竟是怎样使法国共产党的生存受到威胁的，请大家允许我在这里宣读一下我们曾发出的信函、电报和决议的清单。这当然是一个极为枯燥、索然乏味的东西，一个目录单。我不在这里提那些我自己写的私人信件，这些信的副本已散发给大委员会的成员了。它们是以我个人的名义写的，但都是经过执委会同意并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后才寄给法国同志的。

因此，我在这里只列举那些正式文件。

1921年6月，执委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我讲了话，刚才我已向你们援引了这次讲话中的某些主要段落。

1921年7月，执委会在第三次国际代表大会后作出了关于报刊检查、工会工作以及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委员会的3项决议。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决议吧。也许是关于报刊检查的决议，即关于处理法布尔和布里宗事件的决议（这两个人利用他们党员的威信进行有损于党的荣誉的个人活动）威胁了法国党的生存吧？难道说，中止那种一边在共产党内担任极其重要的职务，一边又与毒害人民的资产阶级报刊合作的勾当没有用处吗？

依我之见，这项决议丝毫没有威胁法国党的生存，它顶多只是危及了法共内部某些野心勃勃的记者们的利益。况且，这项决议根本就没有得到贯彻。

有关工会工作的争论，我已向大家谈了一些。

这3项决议中只有一项得到了贯彻，这便是那项关于解散共产国际委员会的决议。

要说我们犯过什么错误——我们的确犯过不少错误——，那么我认为，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有点儿过分地相信了法共当时的领导同志的忠诚。

1921年7月26日，执委会在给法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就党的议会工作、党同国际的关系、《人道报》关于议会的报道（马尔泰·比戈已在委员会中就这个问题讲了几句话，这些话证明了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同工团主义分子的关系、工会工作、中央委员会的改组（当时我们第一次书面提议成立那个可怕的寡头机构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党的机构、《人道报》的不足之处以及报刊检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邀请弗罗萨尔和加香来莫斯科。

1921年10月1日，国际致电法共，要求党派弗罗萨尔来莫斯科。

1921年12月15日，执委会向马赛代表大会发出公开信，公开信就党的领导工作上的弱点、纪律问题、工会政策、报刊检查、右倾问题以及《人民新闻报》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评和建议。

这还远不是事情的开端，事情早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与代表团会谈时就开始了。然后当法布尔的问题第一次提出来时，才于1921年7月作出了报刊检查的决议。第三步是在1921年12月15日。无疑，我们把法布尔的作用“夸大了”，现在那些遭到了驳斥的人全都一窝蜂涌到《人民新闻报》那里去了。于是，那里便鼓起了一个大脓包，不过这次则发生在党外，是受了那帮臭名昭著的郊区各镇镇长的影响的。

以上批评和建议还针对党进入企业的问题、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问题以及党对国际的活动漠不关心的问题。

再则，1921年12月19日，国际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就下列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党对《人民新闻报》的容忍态度；拒不执行国际决议的问题（这是第三次提出这个问题了）；党对布里宗和《浪潮》报的容忍态度；党同国际的关系以及党的执行局或政治局问题。

诸位总是问我，为什么不提他们的答复呢？对此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没有得到过任何答复，他们连一点儿回音都没有给过。

1922年1月9日，执委会作出关于马赛辞职事件的决议，发出要求法国党派5名代表来莫斯科的电报。

1922年1月15日，鉴于危机问题，再次发电邀请法国代表。

1922年1月23日，发电邀请佛罗萨尔和加香，并告知他们，已把法国问题列入了2月份执委会扩大会议的议程。

1922年1月24日，致电强调弗罗萨尔和加香与会的必要性，并强调指出他们的缺席将会给与会者留下不应有的印象。

1922年1月27日，致电要求弗罗萨尔到苏俄来，指出“他的缺席将给整个执委会留下极坏的印象”。电报还通知说，执委会扩大会议将推迟几天开幕，以便弗罗萨尔能及时到会。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方面准备把法国问题提交国际处理，并交给各党讨论，另一方面我们每天早晚都要互相打电话询问：

“托洛茨基，您认为他会来吗？”——“我怎么会知道？”

“季诺维也夫，您看他会来吗？”——“不知道。”

大家等待着，频频发着电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我们要是能立即赶到巴黎，去同那里的朋友们共同商讨问题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争先恐后地跳上火车。（掌声。）

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讨论、分析法国党面临的一些难题，以期能予以解决。我们一直试图请到他们最有权威的领导人和我们共同商讨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向法共发了这5封电报，邀请它的领导人到国际来，来解决法国的的问题。

与此同时，拉狄克在柏林找了加香，并极力劝说加香前来莫斯科。

1922年2月，执委会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法国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机会主义、左派集团、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思想、面对工团主义无所作为、党的领导不力以及联邦主义思想进行了批评。

责成中派代表团开除法布尔。第四次提出让在马赛辞职的同志复职以及实施马赛工会纲领的问题。

1922年4月，法国党的全国委员会成立。

1922年5月9日，执委会开除法布尔（这个问题被第五次提出，援引国际章程第9条的规定作出决议）。

1922年5月12日，国际在给法共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信件中就下列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右派的影响日益扩大；

法布尔事件中的被动状态（第六次提出这个问题）；

《人道报》对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表示沉默；

对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工团主义分子不采取任何行动；

敌视统一战线、《人道报》和《国际》的宣传攻势是对共产国际行动的破坏；

党对共产国际的决议采取无纪律态度；

在执行曾由各个法国代表团在莫斯科投了赞成票的决议时表现出来的恶意；共产国际重申它已经采取过无数次关于和解的步骤；

要求澄清法国党同国际的关系。

同时，发电要求弗罗萨尔参加6月份的执委会扩大会议。

1922年6月，执委会扩大会议就下列问题作出决议：

党的组织机构问题；

内部纪律问题；

塞纳联盟问题；

工会问题；

统一战线问题；

左派集团问题；

党报党刊问题；

党内派别问题；

谴责丹尼尔·勒努；  
法布尔事件（第七次提出这个问题），  
党代会；  
中央委员会宣言的必要性；  
1922年7月，3次发电报要求法共开除韦弗伊·梅尤和拉封。

1922年7月，就下列问题致函塞纳联盟：  
联邦主义与集中制问题；  
国际章程第9条；  
法布尔事件（第八次提出这个问题）；  
纪律问题。

1922年9月，国际在致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贺信中谈论了历次信件中提出的全部问题。

1922年10月6日，就下列问题向巴黎代表大会发了补充信：  
就21条的重新表决；  
开除韦弗伊的问题。

1922年11月，再三电邀佛罗萨尔和加香莅临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枯燥无味地列举了一年半以来我们发出的信件、电报、建议和批评，我们几乎从未就此得到过任何反应和答复。这就是我们的佛罗萨尔同志声称要争取的时间。我们说，这段时间将作为损失载入法国党的历史，而这要归咎于当时党的负责同志的消极被动和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无所作为。

在我列举的种种建议中，究竟哪一条损害了法国党的利益？要是有人能告诉我那该多好啊。

开除法布尔是理所当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干什么非要在这个

问题上以及在报刊、政治局，尤其在工会统一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赢得时间呢？

诚然，国际的成员也不是从不失误的；没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谁能向我们证明，国际在这些提案、建议和决议中犯了错误呢？错误究竟在哪里呢？当人们无视国际的这些提案和意图时，那么，最好告诉我们，他们为法国党干了哪些好事！请向我们证明一下，他们是赢得了时间而不是失去了时间！

如果党的总书记自己都宣称，面对威胁着法国党生存的国际，他已赢得了时间，那么不言而喻，那些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党员也会这样说并这样做的，只是表达方式简单一些罢了。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奥克莱尔同志向青年们说，共产国际的决议，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据的是“无稽之谈”。

当我们问弗罗萨尔，他到底有没有委托奥克莱尔从事宣传工作时，他回答说，这不过是临时性措施。这话是对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巴黎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吧：这位同志依然被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当我们为此告诫我们法国的中派同志时，他们回答说，你们太过分了！这就是说，我们在法布尔问题上过分了，在奥克莱尔问题上过分了，我们在对统一战线和工会行动的要求上过分了，在报刊问题上也过分了，我们总是太过分。

然而，一种反共产主义的思想一旦表现出来，正如在法布尔和奥克莱尔身上或在同资产阶级报刊合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自然会遭到我们的反对。逐一观察一下这些事实，我们便会发现，每一事实都深深地扎根于党的最基层。谁要认为它们是无关紧要的，那就错了，因为所有这些迹象都是一个党的战士所不能忽视的。诸位认为什么是一个非共产主义者的确切标志呢？如果弗罗

萨尔声称国际的决定威胁着法国党的生存，奥克莱尔也补充强调说，国际是根据一些流言蜚语制订了各项决议，那么人们便可以从这中悟出，那些消息闭塞的党内较低层的组织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启迪和教育啊。

我们这里有了关于路易·谢立叶同志（请不要把他与已被开除出党的亨利·谢立叶混淆）的一些极为珍贵的资料。路易·谢立叶曾一度是党驻莫斯科的代表。现在他已返回法国，并被提名为党的副书记。这也表明，这位同志在法国党内是深受敬重的。我们在莫斯科认识了他，对他也有同样的高度评价。

1922年8月27日，他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首先消除那些荒唐的神话吧》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

“我们有那么一些非常恶毒的同志。他们先是手按着心口，信誓旦旦地表白，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把整个身心献给了俄国革命，但是……接着便是一连串富有威胁性的、郑重的和荒唐的‘如果’和‘但是’。如果莫斯科要从党内分裂出一个领取薪水和奴性十足的宗派，如果莫斯科要在每一方面都夺走党的独立性，如果莫斯科要把断头台作为常备设施引入党内……如此等等。”

文章接下去写道：

“如果我们不能向我们的多数派同志、我们的中派同志大声疾呼，说有人在欺骗他们，如果有人向他们讲述关于莫斯科的蠢话——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是最阴险的蠢话——，那么我们就会连履行自己最起码的义务都忽视了。莫斯科绝不会愿意看到共产国际像第二国际那样土崩瓦解。”

这是路易·谢立叶写的。因此，必须对中派的同志“大喝一声”，莫斯科并不想搞领取薪金和奴气十足的宗派。这话是一位中



派同志说的。

路易·谢立叶传达了这样一种说法：“如果莫斯科要从各个方面剥夺党的独立性的话……”同样性质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法国问题大委员会那里听到：国际的某些干预威胁着党的尊严。这是一种使我们感到多么陌生而又费解的情感、精神状态和观点啊！

2月，这里就俄国问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马赛·加香同志担任了这一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处理我们俄国党内的一些弊病。这个委员会不在巴黎工作，因为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在巴黎召开我们的代表大会。不过将来也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的！因此，委员会只有在莫斯科进行工作。我们党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反对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所谓工人反对派问题，委员会就是由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权的外国同志组成的。

季诺维也夫、我本人和其他一些同志被请到委员会，大家各抒己见，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有了了一个国际机构，一个最高的主管部门，并没有人为此觉得党的权威受到了贬低。恰恰相反，人们为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解决一个重要问题而感到非常幸运。

委员会的干预产生了一个有利于我党的辉煌成果，因为在这个最高主管部门的干预下，工人反对派的活动停止了。

究竟什么是党的尊严呢？党的利益只有一个，这就是它的最高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党的尊严和我们每个党员的尊严就体现在这里。（掌声。）

我在这个问题上再罗嗦几句，因为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人们总是让“党的尊严”这个幽灵出来作祟。大家都了解巴黎代表大

会所形成的整个局势。在开会前的几个月我们曾建议，在两个最强大的派别之间，即在中派和左派之间建立一个联盟以对付右派，而对勒努—唐迪科尔派，我以为应该采取某种等待的态度。

这一计划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很简单：执委会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派系斗争。我们正是向谢立叶同志重复过多次，如果中派坚持其保守主义立场，那么为了使党不致于陷入消极被动的境地，实现各派别之间的联合是一次必要的、有益的和不可避免的行动。

与此同时，当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有必要为党提供领导其外部行动的机会。就是在这个时候，勒努—迪雷派针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反对派。当时，丝毫不存在考虑同这个派别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尽管执委会清楚地知道，这个派别拥有一批优秀的工人分子，这些人反对议会主义，反对与分裂主义分子结盟，也就是说，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纯真的革命思想，然而又十分闭塞。我们通过批评的方式对这一派采取等待的态度。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尽管左派也时常做些错事，但正是他们代表了党内反对保守主义和消极被动情绪的前进方向。

另一方面，尽管中派犯了一些危及党的根基的错误，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忽视过它。这个派别拥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工人分子，他们明天或后天就会在革命行动的同—基础上联合起来。于是，当时我们建议建立中派和左派两大派别的联盟，以减轻巴黎代表大会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是澄清党的思想，并建立一个有能力领导党的中央机构。派系斗争把党拖进了一个死胡同，所以只得采取联合的方式，这一形式虽然还不完善，但它多少总会给下

一年带来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一联盟必须把矛头指向右派，必须以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并由左派起草的决议为基础。路易·谢立叶、吕西·莱西亚格和弗罗萨尔等同志作为中派的代表在莫斯科着手进行关于建立这一联盟的谈判。

我们始终坚持要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联盟，这个联盟必须竭尽全力同右派展开斗争，从而能使问题完全彻底地、通过政治手段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来完全有可能采取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党本来也能够能够在四大之前就成为一个有严密纪律并有能力领导这一行动的党。

下面这些话不知说过多少遍了，重申过多少次了：假如中派为了赢得时间一味反对，并被保守主义分子和反动分子被动地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相信，它无疑将走向瓦解，而这一瓦解必将蔓延到全党，并招致一场痛苦的危机。

在这里，我不想叙述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建立中央机构的谈判的全部过程，——各派都遇到了困难，谈判没有任何结果。在两个彼此斗争的派别之间进行谈判时，组织问题始终是个令人作难的问题：双方总是争论，而且都提出些苛刻的要求。不过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左派的那些非常明确的建议导致了破裂，破裂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由左派的过分要求造成的，而是由执委会代表提出的关于按对等原则解决的建议造成的。

中派宁愿中断谈判，它拒绝对等原则，甚至拒绝在代表大会之前有效的、暂时性的对等解决方案。克尔同志就这一问题在10月17日做了一个长篇讲话。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这关系到法国党是否应该有自己的选举党的领导人的自由的问题。”这段话是我从10月

18日《人道报》的那篇关于10月17日大会的报道中摘录出来的。

一旦谈判由于中派采取主动而中断，有人便趁各省代表对国际的建议还不了解的时候对他们说：这可关系到法国党是否有自己选举党的领导人的自由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为了确定中央机构的组成人员，中派同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中派认为，这些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中派还认为，执委会的干预是不对的，是危险的。然而，他们不是向大家说，在中央机构的组成人员的这一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同其他派别达成协议，而是到处散布关于谈判的流言蜚语，并声称这可关系到法国党是否能自由选举自己领导人的问题。

这样一来，既告了左派一状，也告了国际代表一状，说他们蓄意剥夺法国党作为一个政党所拥有的自主权。无论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反国际的立场上，这一指控都是毫无道理的，是极其危险的。

在由中派成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签署的一项呼吁书中，上述思想再度出现。在巴黎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就有人说：“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将研究党的形势……党正处于一种冲突之中，其主要问题在于，是否应当剥夺代表大会选举自己信任的、在党的领导机构内负有使命代表其意愿的人的权利。”

同志们，这关系到为每个国际支部确定行动方针，关系到为建立一个党出谋划策以及对一个党的路线方向进行监督的问题。每个党都可以扪心自问，它能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否面临着被剥夺权利的危险？

一个政党的自决权究竟体现在哪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它

应体现在联合起来可以构成压倒多数优势的两派应该相互谅解，制订一份共同的名单，彼此和睦地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把名单提请代表大会审议，递交这名单时附加说明：这就是我们提出供采纳的建议，在目前党面临分崩离析的时期，它们展示了最好的出路。

然而，问题并没有以这种方式提出来。在同左派以及国际的代表——被视为威胁法国党尊严与独立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进行了几轮谈判之后，在代表大会的一番忙乱和激动之后，他们在一份有中央委员会委员签名的呼吁书中宣称：“世界代表大会必将研究这个问题，这关系到各国的代表大会是否有权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

然而，这是毋庸争辩的权利，我们都看见了这一权利的存在。我们也看见，那些说此话的同志——我可以这么说——也未敢提出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央委员会来维护和巩固其主权的建议；他们自己提出成立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方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正是他们自己贬低了代表大会的主权，因为他们在进行贬低之后，鉴于党的形势，并不能促使大会以2/5的票数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于是，唯一的出路便是求助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由它出面重新连结因中派的过错而中断了的联系。

同志们，我已说过，我不能向大家一一叙述巴黎代表大会的始末。然而，大会期间曾发生过一段插曲，我认为有必要让诸位知道。在大委员会里，我们的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处理了这一事情。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难堪的事情，因为它与让·饶勒斯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就这件事情说几句，并不是要重温巴黎代表大会的旧事，只是想澄清一个严肃的思想问题。

就我所知，左派的一个年轻同志担任了调解委员会的书记后，这个委员会曾递交了一份将那位已够格开除的亨利·谢立叶开除出党的提案。提案指出，亨利·谢立叶的民主思想是以饶勒斯主义的传统为基础的。

谁都会认为，这一提案援引饶勒斯是完全多余的，尽管只是间接地提到。这一拙举不仅在代表大会期间，甚至在代表大会之后，还在党报上引出了一场政治大风波。

一项决议在匆忙中做出，由此引出了一个倾向性问题，并追究谁是拥护和反对饶勒斯传统的人。问题以这种方式被提出来了，我以为，这不论对纪念饶勒斯，还是对我们党本身均无益处。

我们大家都知道饶勒斯，即使不认识他本人，对他那闪光的政治生涯也十分熟悉。我们大家都认识他那崇高而伟大的、超出了其思想的历史形象，它将作为人类最优秀的形象之一永垂青史。不论在今天还是在明天，我们都可以说：任何一个革命的政党，任何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任何一个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尤其是被压迫民族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国际，都将把饶勒斯、把对他的怀念、把他的形象和他的品格看作是属于自己的。饶勒斯是我们大家的，他属于革命政党，属于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然而，饶勒斯是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一个特定的国家，一个特定的政党，在这个政党的一个特定的派别中，扮演了一个特定角色。这是饶勒斯的另一面。

我们的马赛·加香比我更加了解他政治活动的历史。

战前，法国社会党曾分成两派，另一派的思想 and 政治领袖是

茹尔·盖得，在法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历史上，他同样是一个伟大而又光辉的人物。饶勒斯和盖得之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与饶勒斯相比，盖得是正确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忘记这一点。

如果我们宣布要放弃饶勒斯的传统，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让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肮脏的双手来玷污饶勒斯的人格和人们对饶勒斯的怀念，而只是意味着我们的政策经历了重大的转变。

我们将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与被称之为饶勒斯主义传统的残余和偏见进行斗争。谁要是把这件事搞成是一场思想斗争，以为共产党人真的会以饶勒斯的那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那么他就是在为法国工人阶级帮倒忙。如果我们读一读饶勒斯的著作，读一读他的法兰西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读一读他的论新型军队的著作，读一读他的演讲，那么，我们将会一直感到在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信仰中再生。然而同时，我们必须注意那些导致第二国际走向衰落的种种严重缺陷，我们最不可能成为第二国际的缺陷和偏见的卫道士，也就是那个以天才的方式体现在饶勒斯身上的第二国际。但我们不能做这些偏见的卫道士；相反，我们要同这一传统作斗争，我们必须战胜它，并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取代它。

同志们，你们所设立的大委员会在进行了一段深入的、间或很激烈的讨论后，委托下面的委员会去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拟订一份政治决议草案。你们已拿到了我们的书面建议。在起草这一建议时，我们遵循着两个思想观点：

必须批判主要由在法国共产党内占领导地位的中派所犯的错

误和政治失误，必须强调指出丹尼尔·勒努—迪雷—唐迪科尔路线所造成的错误。而且，还必须承认，虽然左派也可能犯过一些次要的错误，但恰恰是这一派在那些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和斗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代表了国际，代表了国际的思想和国际的灵魂。

这些观点，在政治决议中都得到我们的承认。

至于我们对各党中央机构的组织和成员构成问题所提的建议，我们曾力图估计各派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使中央机构的人事安排适应党目前的形势。当然，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断然拒绝比例代表制原则，因为这一原则蕴藏着使党成为一个各派联盟的危险，这对那些意欲自成一派的小集团是一种鼓励。这种体制会损害党和党的工作。

然而，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上述事件所造成的局势之中。关于这一局势我们已向诸位谈过一些了，但愿这些谈话足以使你们了解我们的政策。

因此，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要求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中央机构，采用比例代表制体制。这项建议是小委员会拟订的，小委员会由蔡特金、博尔迪加、柯拉罗夫、安贝尔·德罗、片山潜、曼努伊尔斯基和托洛茨基等同志组成。

经过详细的讨论和修改后，我们将草案递交给了大委员会，大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所有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的草案。我们请求代表大会采取同样的步骤，一致通过在委员会里已经表决过的决议。

## 共 济 会

在大委员会讨论期间，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共



济会的问题，直到现在，这一问题在党内生活中一直未引起重视，从来没有人就这一问题写过文章或展开过辩论。报刊上也从未提及，在共产党内乃至在革命的和改良主义的工会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同志，同时还参加了共济会这个组织。

当委员会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没有一个人外国同志会相信，在图尔大会开过2年之后，法国共产党竟然还允许加入了这种组织的同志留在党内。至于这个组织的性质，大概用不着我在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代表大会上下定义了吧！

起初，我曾在代表大会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写过一篇文章，试图对此加以论述。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只得重新搜寻那些在我的记忆中早已被遗忘并布满了灰尘的反对共济会的论据。

我不想再对大家重复这些论据，以免让你们感到无聊。事实是这样的，在法国，拥有相当平庸的领导人和相当蹩脚的报刊的激进资产阶级，利用一些诸如共济会之类的秘密组织，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反动行径，他们的浅薄的装腔作势和他们的阴险毒辣，他们的思想、精神和纲领，是以这些劣迹和恶习为其特征的。共济会就是这类组织和工具之一。

一年半以前，我们曾对法国党说过：“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讲话必然会在共产党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之间造成那一道鸿沟。”

今天看来，非但没有这一鸿沟，反而倒有一些建造坚固、略加装扮和掩饰的桥梁：这就是共济会、人权和民权同盟等组织的桥梁。这一桥梁保障了人权同盟和共济会与党的机构、报社编辑部、中央委员会及联合会的委员会之间的联系。

当然，人们总是发表讲话，写文章，论述这个腐朽的社会必

须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摧毁，而无产阶级本身又置身于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完全独立的党的领导之下。有些人真是革命至极，竟跑到共济会的集合场所，在那里与代表资产阶级的老大哥们相会，同他们拥抱。

应该怎样理解这种思想和行为呢？有些同志说过，不错，我们也认为，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党，而不应该将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奉送给其他机构、其他事业和其他组织，等等。然而，这不是唯一的理由。假如一个共产党员是音乐家，他理应去听音乐会，去看戏，我们不能要求他做出不为形势所要求的牺牲；假如他是孩子的父亲，他理应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贡献给他的孩子，我们当然不能对他提出过多的要求，也决不能要求他忽视自己的孩子。然而，这并非问题之所在。问题不在于把自己的工作、注意力和生命就两个机构或两项事务进行某种分配。绝对不是！如果你们在工人阶级面前用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工人阶级决不会明白，为什么国际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必须强调指出，革命思想与大资产阶级的工具即共济会小市民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掌声。）

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在图尔代表大会之后没有提出来。它之所以能提交到我们委员会上来，还多亏了派系斗争。当委员会了解到这一事实之后，便立刻把它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列入了他们工作的议程。

有人曾对我们说，你们夸大其词！

总是这一套。法布尔事件一再重演。他真是不朽啊；共产国际已经判过他一次死刑了，但他却总是冠以其他名字，总是带着其他面具，甚至秘密共济会的面具，来庆祝他的复活。

有人曾对我们说，你们言过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我们这次面临的问题像杠杆一样，很适合于以有效的方式，用来迅速改变党内的某些状况。

还有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工会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然而，法国党的议会传统是在包括议员、记者、律师和知识分子的上层中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传统的形成造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

我们主要在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机会主义思想很强烈，他们的头脑有时充满着他们经历过的各种场面的记忆，而且很难从中理出头绪来。

该震动他们一下了，尤其应在党内的知识分子阶层里来这样一下震动，这不仅对党有益——这是头等重大的理由——而且对于那些十分宝贵的知识分子也是很有裨益的；在领导阶层中当然有这种人，他们有些恪守传统，过于保守，不是面向将来，而总是抱着昨天或前天不放。

这将是一次巨大的震动，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这不可能是—项—劳—永—逸—的、永久性的方针。这是一个关于那些身居领导地位的同志的相互关系、习惯、才能及个人品德的问题。

许多党的干部经常走访共济会。当然，他们在那里并不掩饰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像在我们这里那样掩盖他们的共济会员的身分。但不管怎样说，他们的共产主义总是被他们涂上了一层迎合那些资产阶级弟兄口味的色彩，以便使这种共产主义能在这个神经高度敏感的社会里容身。诗人梅特林克曾说过：谁若是把自己的灵魂隐藏在群星之中，那他最终会连自己都找不到了。因此，一个人老是置身于这样一个圈子里，并为了适应那些在激烈的政治斗

争中变得老谋深算的弟兄们的特殊口味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他最终会连自己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真正面孔都不认识了。

因此，对于我们以及党的领导阶层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当然，如果法共中央完成了我们向它提出的这些任务，将会立即在法国引起十分之九官方舆论的反对。人们早已怀着某种革命的满足感预见到，这些带有列昂·杜德或赫里欧之友色彩的反动派、天主教派和共济会，将会利用它们控制的整个报界向国际和共产党猛扑过来。但是，如果你们带着求恕和抚慰的态度解释说，共济会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不应该允许人们把自己的心分别交给党和共济会，因为党需要我们的整个身心。这样，你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就造成一个难以维持的局面。相反，党必须用拳头猛击着桌子声明：是的，我们做错了，我们竟允许那些宝贵的同志出于一种不可原谅的迟钝而加入了共济会。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错误，我们便以不可调和的态度立即向这一阻碍革命事业的机构宣战。所谓人权同盟和共济会都是一些旨在使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丧失觉悟的资产阶级机构。我们之所以要同它们采取的这些行动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因为它们代表着资产阶级机器中诡秘而阴险的部分。

如果中央委员会以这种不可调和的精神开始了它的行动，那些分裂主义分子即莱昂·勃鲁姆之流就自然会起来反对，天主教徒们甚至将会起来为共济会分子辩护。为了讨好共济会，天主教派将会竭力诅咒共产党人。党将遭到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所有形形色色人物的反对；然而，共产党将不顾所有这些空头政治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欺诈手段，而像革命的磐石一般昂首挺立，捍卫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

我坚信，如果大家现在在党内出现的思想震动是卓有成效的，那么在一两个月后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党的局势与现在即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前的局势大不相同了。

人们会大喊大叫反对莫斯科的“命令”。人们也将重新叫喊着要求言论自由，然而只不过是共济会分子的言论自由罢了；这些同志还会要求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然而，这些为自由而斗争的同志所关注的是那些共产党干部当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意见分歧吗？不是的！他们想要的是一支包括和平主义分子、共济会会员、天主教神圣法律的鼓动分子、改良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以及工团主义分子在内的干部队伍。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思想自由！

这些人几乎始终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往往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度过他们十分之九的时间，他们从事的是与工人阶级毫不相干的活动。每星期在那样的地方度过6天，他们的思想就在这个圈子里塑造定形。他们只是在星期天才回到党内来，此时他们早就把党的原则忘掉了，自然而然一开口就是批评，尤其是怀疑。他们说：我们要思想自由。于是，人们便作一个新的决议，并将此决议强加给他们；接着他们又返回自己的天地，然后重新开始老一套。这是些业余共产党人，这是些半瓶子醋，其中还不乏野心家。

必须将他们清除出党。党必须甩掉这些人，因为他们把党仅仅视为通向官职和议会席位的进身之阶。

因此，我们严格实行如下的原则：在党的十分之九的候选职位上，必须安排工人，而且不是那些已成为党的干部的工人，而是那些正在工厂和农田里做工的人。

必须向工人们指出，他们至今为止已被引入歧途，各个党派把他们当做飞黄腾达的跳板。还必须告诉他们，我们党认为，议会这一领域是它的整个革命活动领域中的一部分。

正是工人阶级在这一领域中活动，这一阶级最纯洁、最优秀的代表正是那些一定能最好地代表本阶级进入议会的人，当然还可以补充一些受过一定文化教育并绝对忠诚可靠的同志。尤其是在法国，鉴于这一国家的风俗、观念和习惯，工人群众必须在全国、省市、专区各级议会党团中占有压倒多数的席位。

### 报 刊 问 题

报界被看作是记者们施展自己才干的领域，现在是必须结束这一体制的时候了。当然，一个记者有才干是再好不过的事。然而，报刊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是斗争的工具，这一工具应尽可能地保持独立，应代表集体的意愿，并反映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反映这个人或那个人的特殊思想。

从这一观点来看，《人民报》倒是很好地代表了议会党的传统。

我这里有一篇附有编者按的《人民报》的社论，该报的主编声称：“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句，能对本报社论负责的只有作者自己。”

仅让作者本人对社论负责，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准则……要求工人为这家以宣传社会主义为宗旨的报纸出钱，而这家报纸却把这样一条原则作为普遍的规则：只让作者对他们所写的社论负责。

在我们这里，党对所有的文章负责。每一名记者都必须默默

地服从党的安排。假若那些记者先生——我自己也多少属于这一阶层——回答说，这一做法伤害了他们个人的尊严，那我们就会这样答复：一个共产党记者的最高尊严就在于，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政治和斗争充当最忠实和尽可能不妥协的工具。

### 我们在农民中的行动

我还要特别谈及两个问题。首先讲讲我们在农民中的行动问题。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比其他所有原则性问题解决得快一些。我们的茹尔·勃朗同志发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说：农民们的来信可以证明，农民中间的革命情绪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革命的情绪使我们有可能对过于草率地加在农民阶级身上的“小资产者”这一绰号提出异议；农民们的来信还可说明，散发小册子把农民阶级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行动是党的宣传工作中的一大蠢事。

提出同样反对意见的还有勒诺·让同志，因而我认为，有必要就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的这一问题说几句话。

“小资产者”一词并无侮辱之意，这是一种科学的表达，其内容确定了生产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一事实。生产者没有完全被剥夺生产资料，但也不是雇佣劳动者。

这便是“小资产者”一词的含意。

如果一个农民在听宣传讲演而不是在听科学讲座时向我发问：我难道是小资产者吗？——那么，我会对他进行我自认为不会伤害他的解释。我们经常见到的大多数农民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相比，区别仅仅在于农民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这一事实致使

他们比工人阶级更具有个人主义思想。

“小资产者”这一表达方式是正确的，也是有必要的，这可以使我们不致于错误估计农民阶级的性质，不致于让工人对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虽然这两个阶级在生活和思想方法上有所差别，但这一表达方式决不应使我们在农民中的活动有一丝一毫的障碍。

另一个问题是殖民地问题。我不知道，那个关于西迪贝勒阿巴斯支部的决议是否已在这里谈过了。由一个自称共产主义小组——不管它有多么小——作出的这个决议是一桩大丑闻。此决议声称：在殖民地问题上，它（即这一支部）与莫斯科的提纲大相径庭，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团体才有权制订本地区的共产主义行动策略。阿尔及尔的共产主义团体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同意，在阿尔及尔发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并非出于他们自己之手的宣言，尽管这些团体可以对此承担责任。

这就是说，国际不能太直接地干涉党的内部问题。于是，一个殖民地支部便同自己的党和国际分庭抗礼，并宣称：不，决不，只要事情涉及本地人，那么，这一领域的问题皆由我们来处理。

这一决议还认为：

“阿尔及尔穆斯林群众的一次成功的起义，如果没有宗主国无产阶级群众一起同样成功的起义作前导，就必然会在阿尔及尔导致倒退到一种同封建主义相差无几的制度，这决不是共产主义行动的目的。”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不许举行暴动，而且还是不许可殖民地本地人举行成功的暴动，因为如果做出把自己从法国资产阶级的



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蠢事，那就会倒退到封建制度。所以，在阿尔及尔的法国共产党人不能容许那些穷苦的当地人，通过革命的起义将自己从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重新陷入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容忍党内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身上带着奴隶主的气息，希望彭加勒能使他们在资本主义文明的仁厚的统治下生活；彭加勒是这一集团的代言人，因为正是他在这里借助于手中的镇压工具，使那些穷苦的当地人幸免于封建主义和野蛮主义。行动中的变节行为始终是与所谓独立、自主及行动自由不谋而合的，人们经常对国际和自己的党即法国党本身的干预发出抗议。因此，法国党内部存在着很多必须改进的地方。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党目前的境况使分裂主义分子多么兴高采烈，他们都在那些作者文责自负的文章中写道：“共产党内部的分化瓦解使时机变得有利起来。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什么自卫，而是要转入强有力的进攻了，等等。”

分裂主义分子预言，他们的党会出现一个高潮，这不过是一个决不会实现的预言。恰恰相反，我们可以预言——不用害怕有人在记录上要什么花招——，如果各党仍旧保持目前的状况，如果工人群众面前只有两类政治色彩不同的派别和追随者，及其教会和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存在，那这一状况就会数年乃至数十年地持续下去。但是，一旦共产党内部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一旦它变得同其他的政党截然不同，并且工人从它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党，而是看到正在孕育着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言：分裂主义分子必将灭亡，他们将如同法国总工会的改良主义分子一样不复存在。

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对诸位说，统一总工会不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消灭那个奉行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不会的。只有一个伟大的、强有力的、真正革命的并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全部优秀分子的政党，才能彻底击溃政治的和工团主义的改良主义。大家很快就会看到这一切。

在同共济会或人权同盟进行斗争的头几个星期中，将会产生一些不足之处，会有一些逃兵投向分裂分子的阵营。

我敢肯定，分裂主义分子们一开始会占便宜，但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共产党内的渣滓和废料。（掌声。）

问题在于，要全力以赴地进行一系列痛苦的手术以加快事态的进程，并能立即着手计划一次重大行动以组建一个革命政党。

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向大家推荐一个行动纲领，它是由左派递交给委员会的，在经过一番非原则性的修改之后，获得一致通过。

此纲领的基础为党提供了开展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为此我们要铲除一切有碍于革命行动分子。但愿不会有人说，这些直接的要求在法国的运动中可能造成新的改良主义。在资产阶级社会走向衰亡的时期，直接的要求将成为真正的革命运动的关键。这一运动必须这样发展：运动将工厂委员会作为出发点，采纳统一战线作为必要的形式，去调动一切使行动得以开展并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此外，运动在法国尤其有必要采取工人政府的形式。

必须结束关于这一问题的纷争，因为关于这一口号的争论只会使本来已十分不安的工人的思想更加混乱。

关于建立一个勃鲁姆—弗罗萨尔政府的想法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是为了言简意赅地描绘这种政府；这根本不是议员们为了组

成一个有生存能力的政府而结成的联盟，因为要在议会里占多数，要想控制分裂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就有必要使全体工人投票赞成分裂主义分子和共产党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有必要使分裂主义分子不再要求工人阶级去投左派联盟的票；分裂主义分子必须同左派联盟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脱离关系。必须首先向法国工人阶级强调指出，与资产阶级脱离关系，并在各个方面与之抗衡是非常必要的。在像勒阿弗尔罢工和工人惨遭杀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对工人们说：假若有一个工人政府，这样的大屠杀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在议会中的代表必须声明，工人阶级不能容忍彭加勒政府或所谓左派联盟的存在，工人阶级只承认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并由工人组成的政府。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将全力以赴地朝着通过革命行动建立一个工人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如果工人以为借助于议会的方法就能改变这样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必须对他们说：你们试试吧！但是要想达到这一点，你们必须首先同左派联盟及资产阶级的联盟彻底脱离关系，因为这里只需要一个工人的联盟。如果你们同资产阶级彻底脱离了关系，但仍然相信议会的方法，那我们就会告诉你们：我们毫不相信这一方法，可是一旦你们同资产阶级断绝了关系，我们就会支持你们的行动。假如有人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参加的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呢？我便会回答：当然可能，但决不能以议会的联合为基础，而应以包括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包括议会形式的伟大运动为基础。

关键的问题是，这一运动能够教育工人阶级懂得一个简单的思想，即工人阶级有能力通过工人建立一个为工人服务的工人政府。

如果你们问我们，能担保那些分裂主义分子不欺骗我们吗？我便告诉你们：我们永远不能保证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我们甚至在同他们结成革命的工人政府的同时，还必须像对待最坏的敌人那样对他们抱戒备和怀疑的态度，一旦他们表现出怯弱，一旦他们变节，我们就立即将他们赶出政府，就像在我们这里对待那些在我们建立的工人政府里代表着农民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为了保证工人阶级的全部政权，我们不得不把他们赶出政府。

工人政府这一口号首先意味着我们党的绝对独立性。我们必须迅速获得这一独立性。在法国，中派在今后几个星期内必须对我们法国共产党这一强有力的行动承担责任。我们在委员会中同法国同志进行了一系列尖锐的争论，在这里，我以报告的形式向大家作了汇报，我相信，这类争论不会再重复发生了。弗罗萨尔的讲话向我们表明存在这种危险。我已援引过这一讲话，并对它作过说明。能不能预防这种危险，并将它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除掉，现在就取决于中派。我看不到任何决裂的理由，恰恰相反，我认为，形势对我们法国党是非常有利的。鉴于全国阵线的衰落，鉴于根本不可能履行战争赔款以及左派联盟的窘况，我认为，我们的党掌握着法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们坚信，面对这个伟大而壮丽的前景，中派的同志们将会圆满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下一代表大会上我们将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行动一致的、革命的党，这个党将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直至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15分。

## 第二十九次会议

(1922年12月2日，星期六)

**会议开始：下午1时**

**主 席：柯拉罗夫**

### 讨论法国问题

**主席：**

法国代表团发言，谈谈对托洛茨基同志报告和对委员会建议的看法。

**加香：**

我们只想宣读一下我们这一派对于报告及有关报告的说明所发表的声明：

“为了结束危害党的危机，法国全党向第四次代表大会请求帮助，并毫无保留地服从它的指示。法国党因而有义务服从大会的决议，遵守大会的纪律。

我们已经向法国问题委员会递交了声明，我们想在你们面前重复一下这个声明。

报告包含对我党多数派的异乎寻常的批评。这是一个片面的批评，因为它未触动左派。既未提到巴黎代表大会后的辞退问

题，也未提到多数派战士所遭受的攻击。在这个文件中，中派的代表反而被指责为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你们不应坚持这种看法。此外，报告人硬抓住弗罗萨尔在巴黎大会上的一句话，牵强附会地作出结论。但事实的真相是，正如我们大家一样，他在实现国际的决议时遇到了可以想象的困难。尽管我们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弗罗萨尔和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考虑到这些困难。

现在，共产国际所提到的我们的问题，已经找到了预期的解决办法。党中央的组成问题、同右派的决裂问题以及统一战线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办法。

明天，在红色工会国际的会议上，党和工会的问题将按照第四次代表大会所拟定的原则予以解决。如果弗罗萨尔的作用能取得这样顺利的结果，那么他在圣艾蒂纳一定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明天，将严格地按照共产国际的精神，执行关于共济会运动和关于报告中提及的其他机构的决议。

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指示将受到真正的重视。如果说过去有缺点错误，那么党作为一个整体是参与了的，因为党是在共同的领导之下的。

但是在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危害是内部的派别斗争造成的。近来，这种斗争表现得异常激烈，因而影响了同志间的关系。这种激烈的局面并不是我们造成的，所以要想使情绪恢复平静，只共同签署一些文件是不够的，必须马上停止一切还在进行的个人之间的争吵。无论如何，必须压一压那些仍在互相作对的派别。如果国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明天就会继续无休止地吵得一塌糊涂，而不是为无产者和革命的利益服务。

至于有关我们内部组织的问题，我们已经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对于党的兴旺昌盛至关重要。我们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并没有都被采纳。

我们将回去，向党报告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裁决。

我们的党从一开始就声明，愿意听从大会的裁决。

党会这样做，我们也是这样。

中派代表团

**赫芬：**

我代表我们这一派向大众声明如下：

我们这些签字的人同意全部接受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不仅接受国际关于共同行动的决议，而且接受关于法国运动的特殊问题的决议。

我们有责任在各个不同的问题上，都以大会的决议作为行动准则。

我们对于运用统一战线中的一些口号的批评是出自至诚的，是为了防范错误解释、胡乱解释和机会主义解释的各种危险。大会的工作非常有助于消除过去产生的误解，纠正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工作证明，这种策略就是组织和发动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务必摆脱那些浸透议会和选举思想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影响。此外，我们这些签署人重申以前的声明，我们有义务同我们党内所有的派别以及国际合作，以实现统一战线的策略。

同时，我们这些签署人赞同法国统一总工会加入红色工会国际，这件事预示着共产主义和法国工会合作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我们向大会保证，愿意在工会问题上努力贯彻大会决议。我们认为，共产党人的经常义务是在党的领导的监督下，在工会中

只能按照国际的指示办事。

如果有必要同那些违抗决议的人进行斗争，我们将促进所有决议的彻底实现。我们同意国际作出的判决：共产党人参加像共济会、人权同盟等资产阶级设立的团体，以及使工人疏远阶级斗争，一定要受到谴责。我们深信，第四次代表大会就此问题作出的决议，将有助于通过从自己队伍中开除一切不可靠的分子，确保党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方向。

我们乐意承认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包括它们所代表的人在内，在使党遭受深重危害的危机期间，都或多或少地严重违犯了纪律。共同的良好愿望将防止重蹈复辙。

我们这些签署人本来只是打算树立一个思想上的对立面——按照我们的看法这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拒绝同那些直接或间接攻击过国际的人搞任何团结。

我们再一次保证，毫无保留地忠诚于国际。

迪雷、R.列斯庞约尔、莱韦尔、

丹尼尔·勒努、G.韦尔特

**苏瓦林：**

左派同意委员会提出的决议，并投票支持这一决议。

决议说明我们过去的态度和工作是正确的。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政策方针和最重要的行动都得到了国际的承认。

左派将继续他们的做法，并将从国际对我们工作中一些不太重要的方面所进行的善意批评中汲取教益。

我们非常高兴接受国际和老资格战士的批评、建议和忠告，因为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合作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忠实地履行



这一义务，我们将永远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我们把决议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贝隆、克尔泰·比戈、洛里当、  
罗斯梅、里厄、苏瓦林、大卫、  
拉波特、彼朱、贝尔

**勒诺·让：**

同志们，我认为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具体决议，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是充满危险的，对于共产国际来说，也是如此。

固然，就当前情况看来，它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但是由第四次代表大会挑选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这就造成一个严重的先例，它违背了巴黎代表大会明确表达的愿望，可能会引起新的困难。

为《人道报》规定双重领导，在权限问题上就有引起纠纷的危险。这种纠纷将会使报纸工作陷于瘫痪时，无法确定谁应负责任。被辞退的记者立即恢复工作——如果不同时按任职时间长短、能力和工作热情进行一次无倾向性的裁减人员——将给报纸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并再次动摇已经遭到削弱的工人和农民对党的信任。

对那些同时参加共济会或人权同盟的党员的处理措施，因为其性质很难预料，有被看作是违背了共产党对国际承担义务的现有协议的危险，并引起对事实的新的曲解，因为党不了解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第22条<sup>①</sup>的存在。不过，尽管道义上我不赞成这一决议，而且我在委员会里也已经反对了这一决

---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21条。——译者注

议；但是，为了遵守纪律，我将尽力而为，保证这一决议的实现。

**主席：**

我不得不向您说明主席团的建议，不要就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法国党问题的报告展开辩论。

这一问题在委员会内部确实已经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讨论，参加大会的所有重要代表团都在场。他们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对澄清问题作出了贡献。

在这里的大会上，托洛茨基同志已经就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非常详细地做了说明。我们认为，不能因为有代表团提出异议，再对这个问题作一次说明。

由于这个原因，我要求您接受这一建议，不要再进行辩论。

对于大会议程，还有什么人要求发言？

**卡内拉斯（巴西）：**

鉴于大会对法国问题辩论得不够充分；

鉴于大会片面地、过分有偏见地听取了情况报告；

鉴于和执行委员会持不同意见的一些代表没有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巴西代表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对提交大会通过的决议投反对票。

**主席：**

巴西同志的建议提得为时过早，因为还没有作出什么决定。这只能看作是要求展开辩论的建议，是对主席团建议的异议。

我提请表决主席团的建议。

应该展开辩论，还是不应该？

大家赞成主席团关于不展开辩论的建议吗？（一致通过，1票反对。）请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托洛茨基：**

我想只就3个重要问题说几句话。

第一，我们的勒诺·让同志的声明中说到由世界代表大会选派中央委员的事，我不得不过来澄清这种提法，因为它可能导致误解。

据我看，这是一个很不恰当的提法，如果这样传播开去，只能损害我们大家通过的决议。对于我们来说，谈不上由代表大会指定法国党的中央委员会。我们是根据巴黎代表大会本身和法国党的所有派别的倡议，试图在这里拟定一项建议，将来提交法国党的全国委员会。

这一建议是法国党的各派代表团亲自提出的，而且是在大会指定的委员会的完全赞同下提出的。各派提出了3个不同的名单，经过一些不太重大的修改，终于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名单。这一名单，如前面所说的，只是一个提案，还需要获得法国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意，3派已经通过他们的全权代表承担了这一任务。

为了研究法国问题，由你们组成专门委员会——既包括小委员会，也包括大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名单。它不是一个各个方面都理想的名单——当然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唯一有可能使法国党从巴黎代表大会之后陷入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的一个名单。

因此，委员会同法国代表团一致认为，如果现在我们法国支部的某些人开始反对那个实际上只能给法国党带来康复的建议，

这种反对也就意味着使各派的愿望落空，也就是使整个党的愿望落空。我以曾经帮助法国代表团提出这一名单的委员会的名义，希望这个已经或者即将呈交大会审议的名单，会得到这次大会的赞同，会被法国党的全国大会所接受，并最终予以批准。

这是消除各派在组成中央委员会这一难题时，在人事上相互争夺的唯一可能办法。

同样，这也并不是在其他国家支部或我们的国际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应用比例代表制的先例。这只不过是使我们的法国党走出死胡同的一个办法。我们深信，法国党内不会有人反对这样一个由代表各派的法国代表团拟出的明智、必要，甚至是能治愈创伤的建议。

第二，要谈到中派的声明。他们责备我没有提到左派的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没有提到辞退问题。

的确，我的报告没有谈及这些问题。从左派自己在大委员会上发表的声明看来，我当时认为，现在还是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已在委员会第一或第二次会议的讨论中表明，在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内，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辞退或者以辞退相威胁都是违反革命纪律的。

这也是整个委员会的信念。左派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们阐述了促使他们辞退人的客观形势。声明说：

“接受委托研究法国问题的委员会认为，辞退和《共产国际公报》上发表报道是一个政治错误。左派一贯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是认真对待共产国际的纪律的，他们当然无须再声明将无条件地执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他们在辞退和《公报》等特殊问题上接受委员会的裁决，他们坚持只有补充说明导致这

一决定的事实全貌，才能使这一决定保留其真正的意义。”

此外，它的组织委员会将向你们提出一项总的建议，这一建议将一劳永逸地排除所有因有反对意见而造成的辞退，排除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辞退或集体辞退，不论他们是反对中央委员会还是反对国际。

第三，关于中派就派别活动问题发表的声明中的一项提议。

不容置疑，派别活动对于不得不身受其害的任何一个党来说，都意味着是一件极大的坏事。我早就打算在我的讲话中说明，这种派别活动是一种不幸状况的可悲结果。我们曾建议采取一般的政治措施和组织措施。各个派别，也就是说整个的法国党，通过他们的全权代表承担义务，保证这些措施的实施。除了某些保留条款之外，这些措施是在法国代表团完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希望，这次大家将具体地、有条不紊地、坚持不懈地，必要的话，将大张旗鼓地贯彻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几个星期以后，法国党就要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在那个大会上，将最后审议有关组织问题的那些决议。

我们希望，在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些决议之后，党的状况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并希望由于这一行动，任何派别意识，甚至在搞派别活动那些人心中，都将消失殆尽。

至于国际——我们希望它将通过自己的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同贵党的主席团作过一次会谈——，一旦这些决议付诸实施，这个代表团将竭尽全力，坚决要求结束法国党内的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我们希望，法国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将永远成为一个统一的党。

(掌声。)

## 表决通过关于法国问题的政治决议

**主席：**

我们表决委员会建议。

有一个政治提案，一个组织提案。

政治提案已经分发给所有代表团。大家已经看到，不需要再宣读了。(参看附件 3。)

大家表决。

政治提案一致通过。主席未投票。

## 表决通过关于法国党的 组织机构问题的决议

安贝尔-德罗同志现在宣读组织提案。

**安贝尔-德罗(瑞士)：**

法国问题委员会就党内组织机构问题通过了下述决议，现提交大会通过。

1. **中央委员会** 鉴于巴黎代表大会引起的严重危机，中央委员会将破例地按照比例代表制原则组成，并以代表大会对中央机关的表决结果作为依据。

各派人数比例如下：

中派——委员 10 人，候补委员 3 人。

左派——委员 9 人，候补委员 2 人。

勒努派——委员 4 人，候补委员 1 人。

勒诺·让少数派——委员 1 人。

青年派——有表决权的代表 2 人。

政治局将在同样的基础上组成；各派所得席位：中派 3 人，左派 3 人，勒努派 1 人。

为了避免个人争执使危机更加尖锐化，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较重要的中央机关的成员由各派在莫斯科作出决定。这样形成的名单，将由前来参加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提交全国代表大会，并负责说服全党同意这一名单。第四次代表大会了解这一声明，并深信唯有这个名单才适宜于克服党的危机。

由各派拟定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如下：

### 中 派

委员：

弗罗萨尔 书记兼执行委员会代表

路易·谢立叶

马赛·加香 临时书记

雅柯勃 纺织工人联合会书记

哈尔舍利 巴黎市政局委员

吕西·莱西亚格 速记员

莫朗 机械师，塞纳联合会书记

古尔多 邮电局职员

拉格斯 被解雇教师，塞纳—马恩省联合会书记

帕克洛 矿工，塞纳—瓦兹省联合会书记

候补委员：

比埃尔明 纺织工人

迪毕叶 下水道工人联合会出纳员（有待巴黎批准）

普列 电话工人

左 派

委员：

罗斯梅 职员

特伦 退職教师

瓦扬-古久里 议员

苏瓦林 记者

托马季 汽车—飞机驾驶员

克里斯坦 机械师

阿梅代·杜努瓦 记者

科尔吉叶 理发师

布叔 机械师

候补委员：

萨勒 五金工人

德帕尔切 织布工人

勒 努 派

委员：

瓦尔别列 五金工人

弗罗芒 汽车和飞机装修工人

杜布斯 加莱海滨省矿工

韦尔特（罗热·热拉里德） 五金工人

候补委员：

列斯庞约尔 职员

这个名单至迟在 1 月下半月内，由一个具有代表大会权限的  
全国委员会予以批准。



在此以前，巴黎代表大会任命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继续执行职务。

## 2. 报刊

代表大会批准业经确定的报刊制度：（1）报纸的领导工作移交给政治局；（2）发表社论不署名，社论每天要把党的意图告诉读者；（3）党报记者不得为资产阶级报纸撰稿。

《人道报》社长：马赛·加香

总书记：阿梅代·杜努瓦

授予 2 人同等权限，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产生的任何争执，将提交政治局，由政治局解决。

编辑部书记处：中派 1 人，左派 1 人。

《共产主义公报》的编辑部，将委托左派的一位同志负责。

被辞退的编辑人员重回编辑部工作。

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全国委员会作准备，各派都有权利在党报上写文章。

## 3. 总书记处

党的书记处在对等的基础上，由一位中派的同志和一位左派的同志组成；任何纠纷均由政治局解决。

书记：弗罗萨尔

候补书记：路易·谢立叶和特伦

## 4. 派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

为了在执行委员会与法国党之间建立健全友好的联系，代表大会认为，绝对有必要由最主要的两个派别分别派它们最有资格、最有威望的人，也就是说，弗罗萨尔和苏瓦林同志作为代表驻在莫斯科，而且任期至少 3 个月，直到法国党结束目前的危机为止。

由弗罗萨尔和苏瓦林代表法国党驻在莫斯科，将充分保证执行委员会在这两位同志一致同意下作出的每一项建议，都将得到整个党的赞同。

根据丹尼尔·勒努派的提议，迪雷同志作为这一派的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任期 3 个月。

#### **5. 党的干部的报酬**

关于党的干部、编辑等工作人员的报酬问题，党将设立一个委员会，由品德上得到党的充分信任的同志组成，以期能从下述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1）要防止过分提高工资的一切可能性，以免在党内的工人群众中引起正当的不满情绪；（2）凡是担任党所绝对需要的工作的同志，应给他们提供一切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全力以赴地为党工作。

#### **6. 委员会**

（1）《人道报》管理委员会：中派 6 人，左派 5 人，勒努派 2 人。

代表大会已同意在重要的委员会中，也可以破例地运用比例代表制。

（2）工会书记处：中派 1 位书记，左派 1 位书记，两人之间的任何争执由政治局研究解决。

#### **7. 争议问题**

在执行莫斯科作出的组织决议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必须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解决，该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代表担任主席，中派和左派各派 1 名代表参加。

#### **8. 前共济会会员不得担任的职务：**

前共济会会员不得担任的职务，应理解为这样一种职务，即

担任这些职务的人被授权在工人群众面前，通过口头和文字，大体上独立地代表党的思想。

如果在安排这种职务时，两派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那么这种分歧就由上述委员会解决。

如果在重新安排被辞退的编辑过程中，发生了技术上的困难，这些困难也由上面提到的委员会解决。

除了关于建立中央委员会的那个决议之外，所有的决议都要立即执行。

除了这些决议，勒努派还提出要求，在弗罗萨尔和苏瓦林之外，还要另派 1 名任期 3 个月的候补代表进驻执行委员会。

委员会一致接受勒努派的这一请求。

主席：

我们表决整个组织提案。

一致通过。2 票反对：布朗松（法）和安托尼奥·B. 卡内拉斯（巴西）。

1 票弃权。

法国同志刚刚告诉我们，维克多·梅利克同志由于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被判处 6 个月监禁。

梅利克同志的英勇行为激怒了法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司法机构，当我代表大会对他的英勇行为表示支持的时候，我相信我确实表达了全体代表的感情。（掌声。）

## 西班牙问题

（报告人：安贝尔-德罗）

现在进行大会的另一项议程，下面是西班牙问题。报告人：

安贝尔-德罗。

安贝尔-德罗（瑞士）：

根据西班牙代表团的请求，任命了西班牙问题委员会。委员会不是研究党内某些矛盾，而是打算按照规定，同国际讨论和解决涉及我们党在西班牙的行动的某些策略问题和某些重要的政治问题。

我们党的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它对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运动的态度。

在西班牙，工人运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衰落，它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曾经联合并赢得大量的工人群众。今天，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领导人的做法——一种个人恐怖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已经招致来自政府和资产阶级方面的报复，并造成组织的破坏。

我们看到，那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组织如何背弃了工人群众，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正在转向一种新的改良主义。

因此，时机有利于我们党在这个环境中展开宣传和行动。在西班牙共产党中有一种思潮值得注意，它要求党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议会问题上，放弃共产主义的不妥协态度，而向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想作出让步，以期能更快地把这些分子争取到党的一边来。

委员会认为，尽管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把那些脱离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运动和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的策略感到失望的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但是我们党不能靠偏离自己的原则来赢得这些人。相反，如果我们的党能够稳妥而切实地争取这些人赞成共产主义，那情况就好得多。

如果我们的党在一个时期内赞同了工人运动的某些不问政治的思想，或者回避议会活动，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导致新的危机。

委员会一致建议我们党，不要对日益没落的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思想让步，而是要按照我们的观点去改造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分子，向他们说清楚，共产党的议会制同老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制不是一回事，而且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提醒他们想一想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论点。

我们委员会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我们党对西班牙工会运动应该采取的态度。

大家知道，西班牙工会运动分裂成两大中心，即改良主义中心（总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中心（全国联合会）。除了这两个中心以外，还有一些独立的工会。

在西班牙，正如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党内有一派人，他们由于阿姆斯特丹领导人的阴谋诡计，总想脱离改良主义的工会。委员会一致向我们党建议，要在党内同这种倾向作斗争，劝告我们的同志不要离开总联合会的队伍，而是要留在那里，在它里面建立党的支部，争取他们赞成共产主义理想。

不久以前，曾经同共产党一起参加过统一战线行动的一些工会被开除出总联合会。我们建议，我们的党不要让自己的党员为了表示团结而退出总联合会，而应该向全体党员提出如下口号：留在总联合会内，在它内部为争取重新接纳被开除的工会而斗争。如果争取重新接纳被开除的工会这一斗争仍无结果，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同志把这些被开除的工会输送到全国联合会去，绝对不要同它们一起在现有的两个中心之间形成第三个中心。

另一方面委员会认为，提醒一下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的态度是适宜的。

我们西班牙党在2月份曾同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一起投票反对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在5月底或6月初钢厂大罢工之际，我们党非常明智而通情达理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而且不是出于对国际的口号的机械服从和机械遵守纪律。我们觉得应该强调一下这一事实。

同样要强调的事实是，党内危机曾在某些时候破坏了我们党，通过加强内部纪律，这一危机已经得到解决。

### 表决通过关于西班牙问题的决议

委员会一致提出如下决议：

1. 在执行委员会2月扩大会议上同法国党和意大利党一起反对过统一战线策略的西班牙共产党，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5月份钢厂大罢工时就已经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这不是形式上的遵守纪律，而是充分理解地、坚信不移和十分明智地运用了这一策略。这一行动向西班牙工人阶级表明，党随时准备为他们的日常要求而斗争，它能站在斗争第一线，因而带领工人阶级进行战斗。

通过坚持这一道路，通过利用一切行动的可能性，争取整个工人组织，引导无产者进行战斗，西班牙共产党将赢得群众的信任，并通过群众革命力量的联合，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2.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很高兴地看到，由于加强了党的内部纪律，已经顺利地结束了无纪律造成的党内危机，而这一危机在

今年年初曾使党受到破坏。代表大会呼吁西班牙党坚持这一道路，特别要求青年们竭尽全力一起来加强内部纪律。

3.目前西班牙工人运动的特点是，工团主义 - 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运动日益没落。几年以前，这个运动还能联合和拉拢广大的工人群众，但是它没有采用群众行动和集中进行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策略；而是运用了个人行动、恐怖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策略，也就是说，它使行动分散，支离破碎，因而使得工人群众的希望和期待化为泡影。

今天，失望的工人群众脱离了这一运动，脱离了曾经用这种办法欺骗群众、又迅速滑向改良主义的领袖们。

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争取和教育失望的工人群众，把那些揭露了工团主义领袖的新改良主义并认识到他们学说错误的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分子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但是在努力争取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者的信任时，共产党必须避免对他们的业已为西班牙无产阶级本身的经验所驳斥的思想作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让步。在这方面，党内某些人有一种倾向，为了能够更快地把工团主义者争取过来，他们想把党引导到妥协的道路上去，共产党必须在党内反对和谴责这种倾向。如果吸收工团主义者的工作进行得比较从容，如果只有当他们真正赞同共产主义事业的时候才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比党违背自己的原则，用较快的速度争取他们，并在不久的将来陷入新的不幸的危机要好得多。西班牙党必须向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者讲清楚，让他们领会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阐明的议会制的革命策略。对于共产党来说，选举活动是工人群众进行宣传 and 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或改良主义的追名逐利者的庇护所。

通过反复的实践，统一战线策略将赢得仍然处于无政府主义 - 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下的群众的信任，并将向他们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政治组织。

4. 我们党必须更加重视和致力于西班牙工会运动。共产党必须在所有的工会组织中开展关于**统一西班牙工会运动**的强大而有步骤的宣传。为了正确地引导这一行动，党必须依靠由所有工会中的共产党支部组成的网络，包括全国联合会和总联合会的所有工会，以及所有独立的工会。因此，它必须驳斥和反对那些宣称退出改良主义工会的倾向和派别。如果有的工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被开除出改良主义工会，共产党人必须避免为了表示团结而退出工会，从而迎合阿姆斯特丹分裂派的愿望。与此相反，他们必须留在总联合会内，并在里面积极地为争取重新接纳被除名者而斗争，以此表明他们同被开除的工会的团结。如果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上述工会和小组仍然被排除在外，那么共产党必须促使他们加入全国联合会。那些属于全国联合会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那里党的工会委员会结合在一起建立他们的支部。毫无疑问，他们将同那些红色工会国际的拥护者和非党的工团主义者非常友好地合作。不过，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组织，不许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必须同工团主义者友好地辩论仍然存在分歧的那些问题。

为了领导好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共产党必须设立一个争取**统一西班牙工会运动的混合委员会**，它将同时成为一个宣传中心，一个联合赞成统一原则的两个工会组织和独立工会的中心。党要承担的任务是，向西班牙的工人群众阐明，只有改良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 - 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个人野心和个人利益同工会的统一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工人阶级想彻底摆脱资本主义枷锁，



统一便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最大需要。（掌声。）

**主席：**

现在表决西班牙委员会的提案。

一致通过。

## 丹 麦 问 题

（报告人：库西宁）

下一议程是丹麦问题，请报告人发言。

**库西宁（芬兰）：**

同志们！在丹麦，我们现在有两个共产党，两个党都向这次大会提出申诉，主席团根据这些申诉提出一个决议草案。我就这一草案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丹麦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社会民主党青年运动内的反对派；一是来自工团主义的革命派。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把工团主义者中的最大部分争取到自己这边来，是个意外收获。但是应该说，来自青年运动的丹麦领导同志不能胜任他们在这一事业中面临的任務。这些同志形成那个最初的很小的共产党的领导。后来，工团主义者中的革命派同这一领导结成联盟。

大约在1年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这个党发出指示，由这两派形成的松散组织在丹麦组成一个统一的党。我们也曾几乎深信不疑，在丹麦真的会有一个牢固的联合。丹麦发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工人运动，即当今年2月资本家关闭工厂的时候，我们突然得知，丹麦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发生了彻底的分裂。恰恰在丹麦共产党人的力量尚微不足道，在他们同工厂主的斗争中迫切需要这支微弱力量的时候，丹麦共产党人却相互激烈地争吵起

来。对这件事，执行委员会不能袖手旁观，它断然要求双方联合。首先，它设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联合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瑞典、挪威的同志和丹麦党的两派的同志，主席是芬兰的曼纳同志。这个委员会同所有与丹共前小小的领导集团持不同意见的人一起，要求联合，并起草了一个建议，由丹麦的两个组织表决。因此，应该进行一次关于联合的意见征询。意见征询的结果，在人们称作新党的党内，几乎所有党员都赞成斯堪的纳维亚同志的建议。在被称作老党的党内——我认为，两派力量同样大——多数人反对这一建议，但是也有不少人赞成。

今年8月，双方派代表到莫斯科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仍然坚持要求联合。它要求最后组成一个统一的党，并为此向双方作了特别的指示。双方在这里的代表声明，他们将服从执行委员会的这些指示。尽管如此，应该说，执行委员会的这一措施在丹麦并没有彻底地，而只是部分地达到目的。人们所说的新党完全忠实地服从了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人们所说的老党，党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同他们联合起来了。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那里举行了合并大会。所以，现在有了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但是老党的一部分仍然反对这一联合，现在又向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是什么样的建议呢？是有点奇特的建议：希望大会暂时对两个党都不要承认。然而主席团认为，丹麦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里不可能有两个共产党，我们必须承认忠实地执行国际决议的统一党。

然而本大会同时敦促仍然处于统一党的队伍之外的所有组织，在今后3个月之内加入统一党。不会对他们提出屈辱性的条件，我们不要求仍然处在统一党之外的党员只许个人加入，应该

允许他们作为整个组织来加入。但是，我们也还要提出一个条件：他们要忠实地执行党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不满足这个条件，就不可能实现正常的联合。

我们希望，仍然处在统一党之外的大部分组织将同他们的共产党同志们在统一党内团结起来。近来，这个新的统一的党通过它的实际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它有理由存在下去。当然，将来对这个党还应有更大的期望。丹麦党的任务非常重大，但是党很小。这个党还不是群众性的党，要它实现同广大群众朝气蓬勃的结合，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我们不可忘记，丹麦有一个非常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同任何别国的社会民主党比起来，它都更为强大。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控制着工会组织，这个组织实际上是丹麦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许多重要的生产部门中，工人的95%都属于工会的中央组织。在这个工会运动中，当然有相反的看法，相反的愿望，但是我们的同志们，那些共产党人，直到现在还不懂得利用这一形势，还没有同那些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人联合起来。

这就是丹麦同志即将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 表决通过关于丹麦共产党的决议

决议草案很短，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它包括两点：

### 关于丹麦共产党的决议

1.大会声明，承认如今的丹麦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丹麦的唯一的支部，它是由共产主义统一党和所谓老党中赞同共产国际执

行委员会指示的一部分人联合组成的。而且，它忠实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只有它的主要机关报《工人报》和另一些由这个党承认的报纸，才可以认为是共产党的党报。

2.大会敦促尚处在这个联合政党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的组织，加入这个党。凡是在最近3个月内决定加入这个统一共产党，并同意忠实地执行这个党和党的领导的所有决议，以及共产国际决议的组织和被称作老党的党员，应该立即接纳入党。”

**主席：**

请大家表决库西宁同志关于丹麦共产党的提案。

提案一致通过。

##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改组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

我们转到另一议程：**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机构问题**。请埃贝莱因同志发言，阐明在最初文本上所作的小小修改。

**埃贝莱因（德国）：**

同志们！《执行委员会改组及其进一步开展活动的提纲》<sup>①</sup>已经译出发给你们每一个人。委员会请求通过这一提纲。这一提纲没作什么修改。小特别委员会只提出了两项动议，我给大家宣读一下。首先是奥地利代表团的一个动议，全文如下：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和只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

---

<sup>①</sup> 见附件4，题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译者注

议同意下，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才能由共产国际该支部的另一成员替补。”

小委员会认为，必须否决这一提案。我们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代表当选，不是作为他那个党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而是作为共产国际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这里工作的。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征得执行委员会同意，任何支部都无权召回一个同志。这些同志应该留在这里，在执行委员会为整个国际工作。只有在指定了候补委员的情况下，执行委员会才有改变任命的可能。现在已有10个候补委员，所以在非常紧迫的情况下，经执行委员会同意，可以进行调整。因此，小委员会请求否决这一提案。

要宣读的另一提案全文如下：

“大会确认，如果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所有共产党的机关报一如既往，有责任立即刊登执行委员会的所有文件（号召、信件、决议，等等）。”

小委员会请求接受这一提案，并把这一提案列入本改组提纲。这一提案说的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在去年，一再出现个别支部拒绝刊登执行委员会的号召、信件和决议的事，或者是在同执行委员会进行了长期谈判之后，才勉勉强强刊登。因此，我们打算在改组提纲中写上，如果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所有共产党组织都要一如既往，有责任立即发表执行委员会的所有上面提到的那几类文件。我请求赞成这一提案。

**主席：**

在表决委员会的决议之前，请大家先表决奥地利代表团的第一个提案。

这一提案被否决。

因为第二个提案已经由委员会通过，所以请大家同时表决全部决议（草案），其中也就包括这个提案。

通过，1票反对。（见附件4。）

## 表决通过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

接下去的议程是青年问题。报告人：许勒同志。

许勒（奥地利）：

主席团指定的委员会审查了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经过一些修改，提出如下文本：

### 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

1. 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政治上应受共产党领导，把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从一些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纯政治性先锋组织，改组成为广大青年工人的群众性组织，把在工人阶级活动范围内和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一切领域里代表青年工人的利益作为己任。但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应一如既往，仍然是个政治组织，参加政治斗争仍然是它的工作的基础。为青年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和反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已经成为唤醒和争取广大青年工人群众的一种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必须改进组织工作形式和团的工作，以适应新的任务。特别是有必要在组织内部有计划地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以及对团外青年进行群众教育工作。

只有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实现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一决议的贯彻目前遇到了障碍，所提出的任务对大多数青年团来说还都不熟悉。此外还有经济危机（贫困化、失业），它对团员数量的多少起着消极影响。反动派的进攻则迫使某些青年团减少人数和转入地下，革命浪潮的暂时低落和整个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消沉，也使青年工人受到极其不良的影响，在这一时代，他们的情绪变得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同时，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更加紧对劳动青年的组织工作施加影响。自从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各地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都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然而，党与青年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说来，并没有完全按照国际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去做。因为特别是党对青年团工作的必要支持，经常没有做到应有的程度。最近的15个月中，由于青年共产国际的努力，终于在大多数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实际措施，根据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进行了改组，为向群众性组织转变创造了重要前提。其次，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通过宣传，争取实现青年工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战斗要求，已经走上一条必将在未来斗争中使自己对广大群众发挥影响的道路，它们已经发动和举行许多次运动，甚至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战斗行动。

但是不论从人数的发展，还是从有机地同群众熔为一体，以及从对群众经常施加影响和进行领导方面来说，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至今还没有能够完全转变成为群众性组织，由于这一事实，便产生了它们今后应该完成的重大任务。

2. 资本的进攻也沉重地打击了劳动青年。削减工资、延长工作日、失业、手工业行业中的剥削，不仅使劳动青年与成年工人

同样地身受其苦，而且对青年采取的方式更为恶劣，情况更为严重。同时，劳动青年被利用来反对成年工人，被当作压低工资、破坏罢工和扩大成年工人失业的工具。这种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是极其不幸的，而这将继续保持，而且由于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的背叛态度还将加剧，他们无视以至牺牲劳动青年的利益，阻止青年工人群众参加成年工人的斗争。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常常阻止青年工人参加工会。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滋长也加深了青年工人和农民的灾难，他们被迫为资本主义服兵役，并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充当炮灰。反对派特别在欧洲青年中大施淫威，即使在有共产党的地方，他们也要剥夺青年工人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权利。

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国际，对劳动青年身受的灾难至今一直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企图通过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阵线，来摧毁群众准备以成年工人与整个劳动青年联合形式进行斗争的意志。这种结成联盟的目的，不仅在于使遭受苦难的青年工人群众脱离斗争，脱离全体青年工人的统一战线，而且是在于直接反对共产国际，使社会民主党的两个青年国际实行合并。

**共产国际指出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结成统一战线的绝对必要性，号召全世界共产党和全体工人在反对资本进攻、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大力支持劳动青年的要求。**

共产国际对于青年共产国际为了切身要求、为了以整个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名义而建立劳动青年的统一战线，为了建立青年工人与成年工人的统一战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欢迎，并给予最充分的支持。资本的进攻使青年工人有陷于极端贫困的危险，并将使他们成为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孤立无援的牺牲品，但是这种



进攻必将遭到全体工人阶级同心协力的迎头痛击。

3. 为了做好工作和解决在争取和教育群众方面所面临的任  
务，共产主义青年运动需要共产党的关怀谅解和有利的支持。

必须通过党与青年在各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并经常吸引共  
产主义青年组织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以使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  
中，培养积极的政治兴趣和政治力量。因为共产党在开展斗争以  
及为实现共产国际的决议而进行的工作中，都需要这股政治力  
量，同时它们又是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的基础。共产党对  
共产主义青年必须给以组织上的帮助。共产党应当指派青年党员  
在共产主义青年中进行工作，并通过派遣青年党员和进行宣传的  
办法，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青年组织。由于共产主义青年组  
织目前的任务是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群众中去，共产党  
首先应当促进工厂中共产主义青年机构（支部和小组）的建立及  
其机关工作，支持他们在工会中的小组。必须在党和青年的各级  
机构（支部、地方组织、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议会党团等等）内建立互派代表的制度。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必须加强经济宣传，对青年工人的生活  
和各种问题进行经常的具体研究，以及坚持不懈地随时捍卫他们的  
利益，从而扎根在青年工人群众之中，并引导他们与成年工人一  
起进行斗争。因此，共产党必须大力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在工厂、  
学校和工会中的这些支部或小组中的经济工作，必须使工会中的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进行密切的合作。党员在工会中的  
任务，是要特别关心下列事情：使青年工人和学徒平等地加入工  
会，降低他们工会会费的数额，在工会进行的斗争中也代表青年  
工人的要求，在诸如签订工资合同的这类斗争中也要照顾到青年

的利益。其次，共产党应当通过宣传和积极支持青年工人的行动，通过把他们的要求作为本身日常斗争的目的之一，协助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工会中进行经济工作。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与日俱增，反动势力愈益猖獗，共产党必须极大地支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进行切实有效的领导。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反对反动派和保卫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必须是为党服务的最积极的战士。

由于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转变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组织，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便具有了重大意义。因为要争取群众，就特别需要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教育工作需要专门地、独立地加以组织，并且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应当对青年组织给以必要的支持，如大量提供教育方面的人力和物力，协助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学校和讲习班，在党校中让出地方，供共产主义青年团使用，把青年著作列入党的出版计划。

代表大会认为，党报必须比过去更加积极地支持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斗争，不仅要定期出版副刊和开辟专栏，而且还要在党报的其他版面上，经常讨论有关青年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问题。

资产阶级世界由于它的罪恶企图遭到有阶级觉悟的成年工人和革命青年工人的反抗，因而加紧毒害工人阶级子女的思想意识，使他们疏远工人阶级。因此，应极为重视组织和促进共产主义儿童团的工作。儿童组织应当在组织上隶属青年团并受其领导，党必须支持这一工作，为其提供人力，并参加儿童团的中央委员会。各个国家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已经开始发行的共产主义儿童报应当得到党的资助。

在反动派迫使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地下的那些国家里，共产主义青年和党之间必须保持特别紧密的合作。

第四次代表大会强调共产党的工作对争取青年工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强调青年共产国际在当今时代的特殊意义，并向共产国际今天的最得力的战友和明天的后备队——青年共产国际致敬！

**主席：**

请大家表决有关青年的决议。

一致通过。

同志们，关于梅利克同志被判刑的问题，我必须做一更正，另外还要作一个补充说明。据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梅利克同志被判处13个月的监禁。

当然，我们也对布隆查同志表示同情。（掌声。）

在会议结束以前，主席团请各个代表团讨论一下新的执行委员会组成问题，候选人不一定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

## 第三十次会议

(1922年12月4日，星期一)

会议开始：下午1时45分

主 席：纽拉特

### 意大利问题

(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要讲一讲我们现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章，这是用意大利工人阶级最优秀儿子的鲜血书写的一章，这是能够最好地刻画工人阶级整个境况的一章。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史学家需要描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10年时，他就会说，在最近资产阶级统治的这10年里，无产阶级从数量上来说，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是这个数量上强大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却过份弱小，还不能胜任它的使命。近几十年来，我们阶级的悲剧就在于，虽然我们作为阶级战士早已具备了推翻资本主义的人力，虽然我们阶级胜利的客观前提早已存在，但是在我们的阶级内部却有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尽管工人阶级数量上占优势，我们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影响还十分巨大，使我们不能马上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

这是1914年到1919年的教训，这一事实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明显。

1914年和1919年是极为重要的两个年头，在这两年里，社会民主党的所作所为非常形象地说明它所扮演的角色，第二国际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体现资产阶级影响的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

1914年，社会民主党没有领导工人群众，而是把工人群众诱人歧途。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煽动我们的阶级卷入战争，对反对战争的工人搞突然袭击，把他们赶到战场上去。1919—1920年，战争结束时，群众的不满达到极点，当各国群众经过这可怕的4年终于觉醒，想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时，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是庇护资产阶级，阻挠工人，使他们不能反对主要的敌人，即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形势：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想碰一碰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站在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之间，用各种办法使工人攥紧了的拳头失去力量。

1914年的情况是，工人阶级用自己的手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1919年，当工人阶级准备扔掉这根绳子，或许还会进一步把它缠绕在资产阶级的脖子上时，社会民主党又一次在我们自己阶级的队伍中搅混水——比1914年还要厉害——，从而拯救了资产阶级。这些年的整个形势的特点就是老社会民主党反对革命。这就是工人阶级近年来所经历的悲剧的内容。如前所述，意大利的例子特别说明了这一实际情况。

1919—1920年，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特别在意大利，是很高昂的。我想，我最好用意大利社会党人自己描述当时处境时所用的语言来向你们描述我们意大利1919—1920年的形势。一本社

会主义年鉴——意大利社会党的正式出版物，对1920年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战争结束，无产阶级欢呼。它终于看到自己的苦难到了头。它看到自己面临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将给它带来胜利。它准备战斗，它不想复仇。一直受着压迫，积压在内心的怒火在燃烧，千万个创伤在流血，它准备从软弱无能的、残酷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宣布自己的权利。无产者的眼睛注视着社会党。他们把所有最热切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党。他们刚扔掉可恨的军装，就立即跑进我们党的队伍中，要求党拿出办法，作出行动。他们请求并推动党去集结工人群众和夺取政权。”

1919—1920年，意大利无产者、工人阶级内心深处的想法就是这样。附带说一下，在别的国家中，心情也大致如此，但是意大利工人群众的这种心情特别显明突出。那里的资产阶级的确软弱无能，资产阶级政体是腐朽的衰败的。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涌进我们党的队伍，正如我们在上述引文中看到的，复员的士兵纷纷涌向我们的党，要求这个党起来反抗。

我不得不给你们援引塞拉蒂的话，他在1920年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对形势作了如下的描述：

“停战之后意大利的局势尖锐化、复杂化了，资产阶级所有的派别都认识到，战争已经以全面破产和完全背离它的拥护者所宣扬的战争宗旨而告终。至于群众，他们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这种愤怒与不满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都不是经济性质的，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一点在他们的口号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不愿意为资本家干活！’

总之，工人群众已经攥紧拳头，严阵以待，他们要求下决

心。党以空前的规模在发展壮大。请看如下数字。1914年初，意大利社会党有党员5.8万人；1919年，党员人数增加到8.3万人；而1920年则已达21.6万人。在1年之间，党员人数几乎增加了2倍。在1919—1920年，也就是战争结束那年，工人群众怀着对我们党最大的信任，成群结队地加入了党。

在这一时期，工会运动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历程。在战争初期的1914年，工会会员只有32万人，到1919年便有115万人，而1920年则增加到215万人。1年之中会员人数增加了1倍多。群众信任工会，他们希望工会和我们的党能够领导他们去斗争，去取得胜利。

但是不能说我们的党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形势，如果读一下决议，例如1919年波伦亚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你一定会认为意大利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形势。这个决议包含了共产主义思想。我不想全部引述这一决议，我在这里只提一下波伦亚党代会上所决定的几件事。

1.使意大利社会党组织适应上述的——即共产主义的——原则。

2.宣布加入坚决维护并捍卫这些原则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共产国际。”

之后又接着写道：

“必须着手进行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什么人认为同资产阶级合作是可能的，什么人就相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可以避免；谁要是现在还相信心平气和的协议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我们党内就不再具有公民权；谁犹豫不决，谁不同我们

在一起，让他从我们这里滚吧！我们必须征服世界，但是不能同意志薄弱者和犹豫不决者一起去征服世界。为此需要勇气，需要为理想而献身！到我们这儿来吧，同志们！”

在波伦亚党代会上，说了一些自豪的漂亮话。看来，似乎我们党当时真的处于盛时，似乎它真的准备作那些起来造反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言人。但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在波伦亚党代会作出这些决议之后，立刻出现了改良主义者该不该留在党内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场面，多数人决定，改良主义者应该留在党内。

研究一下改良主义者的地位是很有意思的。

我必须说，如果追溯一下改良主义的历史特征，那就不得不承认它有一点是对的。改良主义作为世界现象，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无穷无尽的适应能力，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正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特性，因为资产阶级不需要僵硬的改良主义，却恰好需要一种灵活的改良主义，一种能够适应一切条件的改良主义，而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已经表明，这种改良主义是一种多么富于适应能力的东西。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群众紧跟红旗，要求决战。如前所述，士兵们如同在上述引文里所说的，脱下军装就立即参加社会党。改良主义者懂得，此时此刻不可以离开党，而应该留在党内，从内部来破坏它。

对我国的孟什维主义，我们很熟悉——我们在这所大学里学习了约15年，这所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十分重要的——它在1905年也同样善于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它用“党的统一”这一口号紧紧地抓住我们，直到1912年，我们才作到最



终挣脱孟什维克的怀抱。

意大利的孟什维克——这一点必须承认——表明，他们的适应能力和灵活性不亚于俄国的孟什维克，在政治上搞技巧平衡是意大利孟什维克的第一个特点。意大利的孟什维克懂得，在政治上走钢丝是大有可为的。屠拉梯和达拉贡纳曾经声明，他们主张革命，愿意留在党内，服从党，一起干。那是十分重要的时刻。我们的许多朋友认为，党员越多越好；如果改良主义者声明他们愿意服从，愿意留在我们中间，那就更好。

于是做出决定：改良主义者留在党内。

化装舞会就这样开始了。达拉贡纳、塞拉蒂——后者或许比别人要少些——还有多少年来一直作为社会主义者出现在工人群众中的地地道道的资产者屠拉梯，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共产党人，串演起滑稽戏来。

1920年，达拉贡纳、杜贡纳和另一些人在塞拉蒂的率领下到了俄国。我曾亲耳听到达拉贡纳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高喊“共产主义万岁！”那时候俄国正受到封锁，俄国工人非常渴望同国际上的交往。他们像接待亲兄弟那样接待从外国来的每一个同志，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幸的场面，我们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实在太宠爱达拉贡纳和科隆比诺那些人了，因为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意大利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相信这些人讲的话。

当时国际上的形势是，不仅意大利的改良主义者，就连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也都赶到我们莫斯科这里来，试图加入共产国际。我们曾在一个决议中用“共产国际开始时髦起来”这样的话去描述那个时期。你们还记得吧，在这个大厅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先生做了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热情洋溢的讲演，并且宣称，

作为共产党人，他们决不比其他共产党人差劲，他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国际。

当时，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从各个国家急急忙忙地赶到我们这里来。我还记得有一个西班牙教授德·洛·里奥斯，他作为西班牙党的代表来到莫斯科，请求加入共产国际。但是这个教授毕竟是教授，在政治上有些天真。（笑声。）在座的教授们请原谅，也有例外。格拉齐亚德伊同志——（格拉齐亚德伊插入喊声：“我是从前的教授！”）当然也有例外。这位教授以差不多是动人的天真说道：“你们知道，同志们，我个人是个改良主义者，但是西班牙工人在着急，他们要加入共产国际，他们把我派到这里来，是为了让共产国际接纳他们。”

这位教授的确几乎是个圣人，他坦率地说出一切。达拉贡纳和科隆比诺可绝不是圣人，一点也不天真。这两个骗子宁愿到这里说上几句颂扬共产主义的话。

这21条对于我们共产国际是很有补益的，自然也有一些人会钻这21条的空子，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起到了防线的作用，能滑过去的人不会很多。

就在这时，意大利悲剧——或者也可以说是悲喜剧——在莫斯科上演了，但是喜剧不久即结束。意大利工人急不可待，发生了重大事件。1920年秋天，意大利工人开始占领工厂。于是，正如你们所知，这一下不能容忍了，当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当他们开始组织赤卫队——这时，改良主义者容忍不下去了，这时，达拉贡纳之流摘掉了他们的面具。这时，达拉贡纳已经回到意大利，而塞拉蒂还留在莫斯科。

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研究一下1920年秋天发生

的事件，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开始组织赤卫队；如果我们看到改良主义者起了哪些作用，就不禁要问：还有什么背叛行为能够比那帮人在1920年秋天的所作所为更加明显呢？

5天5夜——的确如此——工会领袖同社会党中央一直在讨论；5天5夜，正是在工人已经占领了工厂，要求进一步战斗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领袖先生们坐下来讨论了5天5夜。而在当时的形势下，连5个小时也是非常关键的。结果墨索里尼攫取了政权。正如你们从我下面的报告中可以看到的，屠拉梯和达拉贡纳相当快地表示愿意支持他，这不需要花上5天5夜去讨论。当工人们开始要把他们对整个生活的憧憬变为现实时，当他们真正开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人们却告诉工人：别激动，我们已经坐下来讨论了！而且为此需要5天5夜。这就是这次充分讨论的结果。

工会领袖们同社会党有某种形式的协定，有这么一个协定，协定上说在所有的重大斗争中，工会都必须追随社会党。我记得在1920年，我们曾提醒塞拉蒂注意，工会的领导权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中，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运动来说，可能成为最大的不幸，他却试图宽慰我们说，社会党同工会之间有一个协定，这就是充分的保证。

在1920年的斗争期间，改良主义者很自然地把这一协定扔进字纸篓里。他们采取了如下的方式，达拉贡纳对跟他志同道合的人们说：是的，我们有协定，我们遵守这一协定，但是如果你们决定继续进行战斗，那么我们就只好下台，只好放弃对工会的领导。

不言而喻，对于意大利的中派来说，这就足以使他们跪倒在

达拉贡纳面前。他们说，党的创始人达拉贡纳要撒手不干了，这种不幸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呀，我们宁愿背叛工人阶级并停止斗争，只要达拉贡纳不离开我们……

最后投票表决，150万工人参加了表决，尽管工会和党的领袖这种背叛行径，投票结果也只是以微弱多数通过决定，中止斗争。达拉贡纳在受到资产阶级部长们的亲切拥抱之后，匆忙赶来出席会议。开会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先在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里商议，然后在劳工联合会协商，最后在社会党内讨论。

现在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从资产阶级到社会党首脑的这一连串的出卖是如何形成的。

工人被抛弃和被出卖，这是决定性的问题。从此以后，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攻势，现在，它以墨索里尼的胜利告终……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共产国际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同志们，我们可以很自豪地断言，共产国际通过执行委员会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形势。在占领工厂以前，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执行委员会在给意大利社会党的一封正式的信件中这样写道：

“意大利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刻，只是由于工人阶级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在这个时刻，疯狂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暂时胜利是完全可能的。任何人要在这样的时刻阻碍党去寻求正确的方针，任何人要在这样的时刻忙于同改良主义者和半改良主义者‘联合’，他就对工人革命犯下了罪行——不论他自觉与否。”

在九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写了这封信。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

间，我们同塞拉蒂就有了最初的意见分歧。如果要问塞拉蒂同志的根本错误在哪里，那么我就要说——如果我从最好的方面去揣想，根本错误是对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党的统一持错误的态度。改良主义分子已经在一些国家里用团结的口号赢得压倒我们的胜利，在俄国尤其如此。团结的思想在工人群众的队伍中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使改良主义分子得以用这种思想非常顺利地牵着工人群众的鼻子走。不难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人群众需要团结，正像我们需要空气一样。工人群众的主要力量就是它的人数，通过团结，通过众多的人数，工人群众才能获得力量去战胜资产阶级。对于团结的追求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追求，它往往把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排斥掉。改良主义分子的领袖们，改良主义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们，资产阶级最狡滑的代理人们，都十分懂得利用工人对于团结的这种追求，而群众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上当。如上所述，如果我认为塞拉蒂本人至多不过是犯了错误，那么这就是说，他也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而上当了；对他来说，团结的问题是关键性的问题，他所有的其他错误，看来都是由这一根本错误引起的。

例如，1920年塞拉蒂说过如下一段话：

“这几天，我们将占领数百个、数千个乡镇。数千个合作社和数千个其他无产阶级机构也已经夺得或即将夺得。我们的党到处寻找适合在这些乡镇、合作社、劳动协会等组织中工作的人。缺乏能干的人，因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规定，所有这些职位都要安排共产党人，而无须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做这种工作。我们在这里都置身于不近情理的王国，一帮无能的新手，事到临头假装成热心的共产党人，且看一看他们领导下的米兰公社吧。”

可以把塞拉蒂的这些话当作笑话置之不理，可是，当时确实不是说笑话的时候，意大利的局势相当严重。在这种时候，像塞拉蒂这样一个人竟能得出这般结论，真是很难令人理解的。对他来说，1920年的问题在于是否有人。他打算找人去占领数千个乡镇和城区，他又特别操心要找到合适的人去占领米兰地区。他说，能把新手、未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安排在那里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这一错误看法，即“多多益善”这一原则，导致了在局势判断方面的极端错误。统一的口号成为迷信，联合论成了偶像，因此，塞拉蒂自己也失去了决定当时基本政策问题的可能性。

他犯了这第一个根本性错误，所有其他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来，所有其他的错误和反对共产国际和整个共产主义的全部轻率行动都接踵而至。有人对我们说，塞拉蒂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立即组织了一个派别，自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联合论者”。社会党人好，共产党人也好，联合论者更好，而如果全都凑合在一起：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联合论者，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

实际上，这充其量是个大杂烩，客观地说，那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在里窝那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以前，当塞拉蒂恳求我们不要急于决裂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可是没有人能说服我们相信《社会评论》，即屠拉梯的机关报是共产党的报纸。

我们在十几年以前就熟悉这个机关报。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就与这种半资产阶级、半改良主义的报纸作过斗争。我们写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所有的联合论者都无法使我们相信，《社会评论》

不是资产阶级报纸。”

当时，我们不知道《社会评论》和“商业银行”本来是一回事。（笑声。）我们只是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件事。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写的是《社会评论》，那就得读作“商业银行”。因为众所周知，《社会评论》在经济上是受“商业银行”支持的。有人却愿意同这些人呆在一个党内！

好，同志们，我们现在回顾一下里窝那党代会前的形势。1920年9月发生了对工人阶级的最严重的背叛，达拉贡纳及其同伙讨论了5天5夜，终于使社会党跪倒在他们面前，工人阶级被出卖，《社会评论》作为“商业银行”的代理人仍然留在社会党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工人阶级的团结”的幌子下发生的。

在这种形势下，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我们十分坦率而诚恳地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一旦类似的形势重新出现，我们认为，主张重新决裂是革命者最神圣的义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阶段，共产主义力量的集结已经开始。决裂的阶段总的说来已经过去。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决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分裂，而是一旦出现了类似的形势，我们将要再次主张分裂。

现在说说里窝那党代会。中派分子为了保住1.4万或者1.6万个改良主义者，宁愿同国际分道扬镳，断绝往来。你们也许记得列宁同志给塞拉蒂同志写的那封信，信中说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我们不要求你们立即进行革命，我们只要求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党，为革命进行准备，也就是说，你们开除那些人，那些反对革命的人，那些改良主义者。诸位一定也还记得塞拉蒂同志——这一点我不能不提——在一篇文章中对列宁的信所作的

答复：

“您问道，是否能够容忍改良主义者留在党的队伍中，请允许我用另一个问题回答您：谁是改良主义者？”

在1920年秋天发生了那一切以后，塞拉蒂同志提出了这个近乎哲理的问题。我想，那些事件已经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塞拉蒂同志现在可以给我们详细地讲一讲，在意大利谁是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多年来主张所谓的阶级合作。改良主义者是那样一种人，他们像屠拉梯一样，以其全部才智——才智越多对于我们的事业就越糟糕——出卖工人阶级的人。改良主义者是那么一种人，在1920年，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心底里相信我们会领导他们去斗争，因而涌到我们的旗帜下来，而他们却在此时此刻混进我们的队伍，企图平息工人群众的怒火，阻碍他们去战斗。改良主义者是那样一种人，他们现在成了给墨索里尼擦靴子的人。现在看清这一点，肯定不需要多大的政治本领。我认为，目前在意大利到处乱飞的乌鸦，都能够回答塞拉蒂的这个问题：究竟谁是改良主义者。即使在1920年，这也算不上是多么高明的本领。对于意大利当时发生的事情，谁要是看不见，他一定是瞎子，谁要是听不到，他一定是聋子。

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我们的责任是力促旧党的分裂。在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扪心自问，年轻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是否对此感到后悔，后悔他们在里窝那搞了分裂，我们要说：**绝不后悔！**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一定再一次主张这样一种分裂，我们不懊悔。当然，意大利共产党没有领导我们阶级取得胜利，它还不能够办到，它还太弱小，而且时机也已错过。我们年轻的共产党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它却挽救了意大利工人阶级



的荣誉和意大利革命的旗帜。（热烈的掌声。）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

那么，改良主义分子把党和工会搞成什么样子呢？关于党，举一些数字就够了。我已经讲过，1920年社会党有党员21.6万人。《前进报》在1919年和1920年发行40万份，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才没有多印刷。它不仅仅是工人的报纸，而且是全意大利人民的报纸，那阵子是这个报纸最光彩夺目的时日，那时它作为革命报纸堪称楷模，是一份使人想起法国革命最美好年代的报纸。

现在，改良主义分子把它搞成什么样子呢？你们知道，同志们，意大利社会党已经被削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了。1920年，当我们要求塞拉蒂同改良主义者分手时，他说必须等待时机，要等到群众理解这一点的时候。现在，同志们，只需援引一个数字便足以说明问题。在里窝那时，塞拉蒂差不多拥有10万票，共产党人5.8万票，改良主义分子1.4万票。而几星期之前在罗马，两派的改良主义分子和最高纲领派几乎拥有同样人数，大约每派2.5万人。改良主义分子几乎增加了1倍，而党员的总数却降低到原有人数的 $1/4$ 。由于这种集权主义的政策，使得在里窝那时人数还是微不足道的改良主义分子，成了一支真正重要的力量。如果现在有人说，1920年分裂会遭到误解，1922年它才被人理解，那无非是诡辩。群众在1920年经受分裂要比在1922年好得多，也容易得多，党也不会垮掉。

改良主义分子把社会党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自言自语：党员越多越好！他们本想维护好党这座古老而令人自豪的大厦，但实际上他们却搞得房倒屋塌，一半党员逃进改良主义分子的阵营。

如果可以把党和革命对立的话，那么他们不仅背叛了革命，而且也背叛了党。的确有这么一些人是这么做的，连社会民主党也说，1914年它本来也许会反对战争的，但是却不想放弃那些美妙的工会和如此费力筹集来的大笔现款，等等。

现在，同志们，在意大利，不仅工人阶级被搞垮了，而且党也被搞垮了。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成分，如果工人阶级垮台，党也就垮台了。

改良主义者把工会搞成什么样子了？工会的团结如同一日三餐的面包那样必不可少。我们主张工会的团结，主张在这方面要十分慎重。现在事实表明，如果我们长期地把工会领导权留在改良主义者手中，历史会如何严厉地来惩罚我们。1920年，工会有225万多会员，如今却不足50万。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现在不从达拉贡纳的手里把工会夺过来，他就会把工会整个出卖给墨索里尼，他就会用最粗暴的方式把工会送到资产阶级手里。

同志们，我想给你们讲一讲意大利议会最近举行的一次小小的辩论。

大家知道，墨索里尼在那里做了一个纲领性的讲演，某些方面很有意思，例如他说：

“不要说太多空洞的废话，先生们！报名发言的人有52位，他们要就我的声明发表谈话，这太过分了。”

墨索里尼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讲演：

“在我实现我繁重的使命的过程中，但愿上帝支持我完成这一使命，直到胜利。”

墨索里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也要跟敬爱的上帝交朋友。这是职业上的需要：资产阶级专政一定要同上帝交朋友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屠拉梯也同墨索里尼交起朋友来了。我给你们讲一讲墨索里尼和屠拉梯在议会里表演的一出二重唱。

屠拉梯说，他反对法西斯分子进军罗马，还说墨索里尼目前在议会中的所作所为，从议会的角度看，是法西斯分子向罗马进军的继续，或者如他所说：

“本质上，这是向罗马进军，不过这次是穿着漂亮的大礼服进军。”

墨索里尼打断他说：

“不是穿着大礼服，是穿着黑衫。”

屠拉梯接着说：

“这就意味着——我不需要用文件证明——政府认为，意大利议会在这次信任表决之后，在政治上就不再存在了。”

屠拉梯接着说：

“由意大利人选出的每届意大利议会，都不再存在了。我们不否认革命的权利，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党，我们愿意做一个革命的党。”

记录在此特别记下了：“法西斯党人发出嗤笑声。”完全可以想象，当屠拉梯说他的党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时候，法西斯党人发出了嘲讽的笑。

屠拉梯又说：

“我们不否认法西斯党人革命的权利，我们只是说，你们夺取政权不具备革命的性质……。”

墨索里尼说：

“你们就会看到的。”

屠拉梯继续说：

“……我们认为，你们夺取政权从不按逻辑办事。”

就是说，屠拉梯发现墨索里尼并不是前后一致的。

“革命的逻辑也好，反叛的逻辑也好，都是要尊重的——因为有一种革命的逻辑。您没有遵守要把统治阶级的半数赶走的诺言。”

墨索里尼尚未兑现这个小小的诺言。

墨索里尼说：

“我会遵守这个诺言的……。”

屠拉梯说：

“作为社会主义者和爱国者，赞许墨索里尼所做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指示，尽管这个指示里有民族主义的陈词滥调。可是，他不赞同墨索里尼关于重建国内和平的看法。冲突仍在进行……”

墨索里尼说：

“两个星期只有4个人死亡。想想过去吧！”

屠拉梯继续说：

“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所采取的路线，正是不久前工业家总联合会所规划的路线。

……墨索里尼为了贯彻他的纲领，创建了他那蛊惑人心的后备军：国家辛迪加。民主一定要胜利，无产阶级无所畏惧，民主是历史的发展趋势。”

墨索里尼高兴地补充道：

“历史可没有硬性规定的轨道……”

这就是墨索里尼和屠拉梯之间的对话。

请允许我再讲讲墨索里尼同达拉贡纳的二重唱，后者在二重唱中提到了工会。

一开始他就声明，他的意见不是一个政党的意见，而是要说明关于工会运动的看法。

对此，我需要作一个简短的说明。我已经讲过，1922年，工会和党之间存在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这个写上了金科玉律的文件，塞拉蒂同志一向带在他左边的衣袋里（这样一来，他便自以为有了可以防止改良主义者任何出卖的可靠保障），现在却郑重其事地予以废除了。在罗马决裂之后，工会领袖们宣布这一协定不复存在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达拉贡纳立刻急急忙忙作出工会中立的样子。他说，这与政治无关，我们是中立的，我们是独立的，我们不想搞政治。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达拉贡纳是新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当工会还掌握在他手中的时候，他曾经把一大批工人输送到这个党里。

你们看，改良主义者的牌有时打得多么拙劣。

在同一时刻，在12点，他一气呵成地建立了一个具有公开要求合作的纲领的改良主义的党，到了1点钟，他说，我作为一个工会活动家是中立的，我的工会是独立的，不从事政治。这个谎言是如此的拙劣，然而我们的许多阶级同志还这么缺乏经验，有时竟会被这种拙劣的谎言所蒙骗。

改良主义的党十分虚弱，一个有意思的证明是，它现在不敢让它的工会公开以改良主义的面貌出现，而是在工会独立的旗帜下粉墨登场。

所以达拉贡纳声明，他不是作为党的成员，而是作为独立的工会干部出现的。他说：

“我恳求政府（也就是坐在身边的墨索里尼）在对议会所作的答复中，尽可能明白、准确地说明对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有什么打算。”

墨索里尼说：“好的。”达拉贡纳继续说：

“我们从事的是合法的工会运动，我一贯这样主张。此外，历史证明，劳工联合会从来不对秘密活动负责任。”

他向墨索里尼鞠了一躬。

“我一向强调，对于劳动阶级，给他们每天的工资加 4 苏尔第，劳动时间减少 1 小时，要比教育他们，使他们觉悟容易多了。”

他就这样同墨索里尼先生谈论工人阶级，这个人对待工人阶级是如此的厚颜无耻，如此卑鄙。

他接着说：

“请问政府，像这样一种保护劳动阶级的运动是否有权存在。”

墨索里尼站起来说道：

“是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是允许存在的。”

所有这一切都一字不差地写在记录上。

达拉贡纳又继续说下去：

“如果各方面告诉我们的话属实，看来似乎政府打算承认的工会，只是那些放弃同别国工会来往的工会。”

啊，阿姆斯特丹派！众所周知，达拉贡纳是个坚决的国际主义者。

而且达拉贡纳在莫斯科跟我们一起建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在红色工会国际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上，达拉贡纳作为意大利工人的

代表同大家一起签署了会议纪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到我们的革命博物馆去看有关材料。而这位先生现在就共产国际问题对墨索里尼说道：

“我们参加了一个国际性运动，连白色工会和工业家也参加国际性运动一样。我们愿意留在共产国际，但是并不认为，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不然的话，我们意大利人怎么才能保护侨居异国的同胞的利益呢？”

为什么屠拉梯要作为国际的一员，你们想知道其原因何在吗？就是因为他要保护流落国外的意大利人的利益。

“我听说，我们有更多的劳力必须迁往外国，我希望这是办得到的。但是我们必须致力于使我们在国外的工作不会因工会运动而丢丑，我们要在那里维护意大利人的体面。我们希望外国人看到我们流亡者贫困不幸的年代到此为止。我逃亡过，您也逃亡过（墨索里尼赞同地点头），您知道，提高流亡者的尊严也就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诸位知道，达拉贡纳的体面就是整个阿姆斯特丹派的体面。这是一些十分相似的尊严，而我不能确实羡慕阿姆斯特丹派，他们在意大利有这么一位体面的代表。我相信，墨索里尼（频频点头）会同意达拉贡纳心安理得地呆在阿姆斯特丹。

达拉贡纳先生却不得不在讲话临近结束的时候，煽动迫害共产党人。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们的二重唱：

“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论它来自这边的席位（达拉贡纳指了指极左派），还是来自右边，因为我们认为，暴力即使能带来胜利，也会招致巨大的危险。”

同志们，意大利工会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到了，塞拉蒂同志并不能够用他放在衣袋中的那份宝贵文件，真正保住工人阶级的工会。这个文件未能阻止工会成为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手中的一个工具。我有一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最近决议，决议中说，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现在要求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将不定期地推迟。达拉贡纳甚至在他的决议中说道，代表大会将在尚待确定的时期召开。据说一个新时期即将开始。达拉贡纳表明，他考虑的的确只是时期问题。战争时期，尽管我们敦促，他竟7年之久没有召开工会的代表大会，而现在他又说，到了新时期他才会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这就说明达拉贡纳现在不顾多数人的反对，要把这一组织直接拱手送到资产阶级手里。这点已经证实。

这就是意大利工会的情况。它们已经土崩瓦解。我们在那里还剩下的东西都落入达拉贡纳先生的控制之中。召开代表大会现在是不可能了，只有到一个新的时期才能召开。工会现在还保存着坚定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进行严肃的抵制，达拉贡纳每天都可能向墨索里尼出卖，他是会这样做的。

这就是这两年搞联合主义的结果。

人们愿意统一。人们希望有个伟大的党，有个统一的工人运动，有个伟大的扎扎实实的统一运动。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工人群众被抛弃和被出卖。

达拉贡纳提出了献身精神的问题。他说，我是为了你们，我只是不希望工人流血。因此，我主张进化演变。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进化，而已经有了牺牲。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在战斗中倒下去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刚开始重新集结，重新战斗。情况就是如此。



党的领袖若在革命时期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就必然要引起一连串其他的错误，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和工人阶级整个运动的灾难。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在这个曾经处于最临近革命的国家里，我们得到关于共产国际策略的普遍问题、关于如何评价中间派等问题的最明确的启示。我们打算在决议的第一部分引出结论。简而言之，结论如下：

（1）改良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2）中间派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生死攸关的危险。这是第二个教训。这两个教训是我们时代总悲剧里意大利一章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教训。这一章绝不会从我记忆中抹去。在20年代，我们也许还会经历新的失败，20年代，最富有教益的一章是意大利的历史。问题不在于要追究这个领袖或那个领袖的责任，虽然我们工人运动的历史有朝一日将理所当然地会对我们所犯的一切错误，以及我们各个人为运动所做的好事，作出评价——现在所涉及的是更重大的问题。关键是一个要记住意大利阶级斗争教训和内战教训的问题。当工人阶级真正地迫切要求进行斗争的时刻，我们不允许不惜一切代价地死抱这个统一的错误思想，不允许用“让社会党人同共产党人混合起来”的口号，不允许用同改良主义者缔结协定的办法，而是必须要有献身精神和果断的共产主义策略，带领群众前进。同志们，委员会就是这样来评价过去的。

历史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的关键是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委员会一致决定，现在共产党同已经摆脱改良主义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应该迅速实现统一。这是委员会的一致决议。我们意大利共产党里的多数派朋友们曾经反对这样做，我希望这种阻力

已经消除。

应该说，我理解大多数共产党的朋友存在和必然存在的心理反感。这几个月来的斗争受到的危害有时是太大了，危害不是来自共产党方面，而是来自最高纲领派方面。信奉共产主义的普通工人的愤怒是太可以理解了，他们想：是的，1920年我们本来能够赢得一切，但是我们丧失了一切，我们现在开始踏上一条流血的、艰巨的道路。我们已经到手的胜利被夺去了！这种情绪存在于工人中，它是必定会有的，是一种健康的情绪。我们理解意大利共产党大多数人的这种情绪。

同志们，但是我们不能任凭情绪来支配自己，我们必须克服心理因素。我们面临着重大的政治问题：意大利社会党在同改良主义者决裂以后，现在就在我们的面前，它是否能到共产党里来呢？它的大多数成员，它的无产者部分是不是还可以要？这是个政治问题，委员会对这个政治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个人也坚信，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在委员会里说，在俄国有过类似的例子。在革命期间，我们组织了一个发展党员周。在1周之内，几乎每一个希望入党的工人都吸收到我们党里来了，有数万人参加进来。那是在什么时候呢？当时是邓尼金兵临莫斯科城下，尤登尼奇将军攻到彼得格勒，那是俄国共产党人最困难的时候。那时俄国共产党人夜不安寝，在共产主义俄国的心脏，每天都可能展开决战。那是一切都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们当时说——通过实际来考验人，我们号召所有那些愿意和我们分担危险、愿意在这样艰难的关键时刻到我们中间来的工人和无产者，同我们一起前进。我认为，意大利现在也处于类似的情况。当然，并非什么都可以作比较，但情况确实相

当类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意大利当前的局势是很危险的。现在参加到共产国际里来确实需要勇气 and 个人的诚意，现在是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应该通过实际来检验人。虽然墨索里尼宣称目前只死了4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墨索里尼时期刚刚开始。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必须设法同那些终于摆脱改良主义的人，那些希望加入共产国际的人联合起来。当然，意大利社会党耽误了许多事情，它没有建立秘密组织，在墨索里尼统治的初期，它甚至还表现得相当软弱。但是仍然可以看到，意大利社会党人学到了一些东西。我面前有一份社会党的呼吁书，是前几天拿到的。这个呼吁书非常重要，同志们在呼吁书中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建立秘密组织。他们说，在所有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必须事先委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证组织的干部的安全。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然，声明建立秘密组织的必要性，并不等于事实上已经建立了秘密组织，但是社会党懂得了这种必要性，总还是好的。

意大利总的局势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可以冷静地进行尝试。这不是一种轻率的尝试，而是把应该和必须联合起来的力  
量，真正联合起来的一种尝试。

这并不是说，像目前这个样子的社会党可以全部加入到我们这里来。委员会决议，不接受议员维拉和那些声明同他一致行动的人，而是要开除他们；也不接受所有对21条持保留态度的人。维拉，人们说他本人是个诚实的人——我不认识他这个人——他在罗马党代表大会上讲了一次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反对21条，主张保留“社会党”这个老名称。他还建议解散共产党，合并到社会党里去。他是那样一种人，认为共产国际不过是俄国外交部

的一个工具而已。虽然塞拉蒂同志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里就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好吧，就承认共产国际真的只是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一个武器，即便如此，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俄罗斯国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

不过，塞拉蒂同志的这种曲解是不对的。我们大家都十分了解所有这些情况，情况并非塞拉蒂同志所描述的那样。

总之，维拉不是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把他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人拒于统一党之外。委员会作了这样的决议，我希望大会赞同这一决定。

但是大会有必要一致告诉我们的共产党同志们，即意大利代表团的多数人，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心理上的对抗必须无条件地克服。我们深信，如果我们在意大利只有一个党，工人会把这看作是一个新的纪元。普通工人会说：分裂、失败、绝望、被出卖、令人气馁的时代已成过去；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了；我们已经克服了一切失败，一切严重的错误和全然的束手无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新时期里，重要的是集结工人阶级所有的力量。当意大利工人看到，在分裂停止之后，所有的革命者和无产者集合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之下时，他们将会松一口气。

我不想掩饰，我们并非处在意大利历史这一篇章的结尾，而是处在中间，或许处在一个新篇章的开端，我们还会有艰巨的斗争。最不妥协的共产党人说：今天，1922年，你们把两部分联合起来，到1923年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你们一定会像托洛茨基同志作关于法国问题的报告那样，做一次关于意大利问题的类似报告。他们给我们描绘了如此黑暗的前景，我决不想说，不存在这些困难。我们面前有许多困难。建成一个共产党不可能是轻易

的，需要时间，还需要进行改组，甚至连最有威望的领袖们最终会走向何方，现在还说不上。这一点，斗争会予以说明，时间也会说明，我希望，就在不久的将来。但是共产国际必须尽一切可能让各个领导人——不是说群众——有可能同群众结合。

这不是自以为是的问题，这关系到把真诚的共产党人集合在一个唯一的党的队伍中的问题。我们已经犯过重大的错误，还遭到了许多打击。有一句俄罗斯谚语：“一个人被打倒，两个人补上来。”现在意大利的最高纲领派已经被彻底打倒了，也许这个谚语会确实应用到他们身上。

我们会有困难，但是我不认为，意大利目前会出现像我们这次大会在法国党问题上出现的那种困难。现在法国党的一些派别患了重病，意大利党在分裂以前同样染过重病，只是症状不同，而且现在也开始康复了。当然还可能再病，但是我认为，像中派得过的那样一场大病已经治愈，病魔已被战胜，现在开始恢复健康。法国党今年在许多地方所染上的病痛，在一定程度上，症状都消失了。

我们会有困难的，如果我们说，由于现在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会有一个统一的党，会一切顺利，那未免过于轻率。不会这样，还要进行改组。执行委员会非常坦率地告诉意大利同志，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是密切注视运动，支持统一党内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支持那些希望进一步使党发展壮大的人。

将来是要进行改组的，德国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创伤已经愈合，“统一”党这个词在1年前或更早一些就已经消失了。

在意大利，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在意大利，我们

将支持那些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我们不会问：你从哪里来？从老的党还是新的党来的？你属哪一派？我们只问：你现在做什么，你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事先告诉你们，会有困难的，共产国际必须看到当前的形势。

**第一项任务：**我们必须用统一起来的力量打败改良主义。这项任务目前在意大利是很容易完成的，因为意大利正处于内战时期，因为每一个意大利工人现在都懂得这项任务。

**第二项任务：**在意大利，我们必须在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实行统一战线。如果有那么一个国家，实行统一战线对它最合适，那么这就是目前的意大利，这里每一个工人，每一个无党派的工人，现在都准备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这第二项任务就是在经济以及政治领域里真正地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在这方面，正如这里进行的其他讨论中表明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耽误了许多事情。

**第三项任务：**工人政府的口号。如果有那么一个国家，用这个口号可以取得最大的效果，那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每过一周都变得更加令人憎恶，每过一周，都会有更广泛的群众提出问题：现在怎么办？应该由什么样的政府来取代墨索里尼政府？必须有一个通俗的口号，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都理解的口号——这就是工人政府的口号。

**第四项任务：**打进法西斯的工会！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离奇古怪，但是必须如此要求。有些意大利同志反对这样做，我认为那是错误的。我有法西斯工会中央最近一次——几周以前——的会议记录。法西斯工会的领袖们声称有150万会员，这未免——客

气地说——太言过其实了。它代表了商船队、农业、艺术、戏剧、工业—技术委员会等团体，还有46个省的工会书记处。

的确，法西斯的大人先生们现在企图使用暴力硬逼工人加入工会。如果需要证明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现象，那么他们工会的纲领就是最好的证明。我只想引用其中短短的一段话，法西斯工会的一个领导人罗索尼说：

“中产阶级总是吃亏，因为他们从不肯下决心不顾天良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坑害国家。中产阶级是国家的头脑，是有文化、有才能的阶级。国家工团主义是最优秀的工团主义，它依赖的主要是这个中产阶级。如果说战争是靠大批农民和工人在战场上搏斗，那么中产阶级却提供了我们最可敬佩的军官干部。

政府目前所处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下述事实说明：参加工会的人数已超过100万。

我们已经胜利，但是革命并未完成，我们的革命必须进行到底，才能以劳动的名义，在承认工团主义价值的条件下，建立国家的新的协调一致。合理的利润必须在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

同志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法西斯工团主义的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同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像人们常常想象的那样风马牛不相及，它们基本上是同一种思想，只是形式不同，可以说，它是在意大利条件下的诺斯克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人们很容易提出这种论点，并为之辩护。意大利的现代法西斯主义与诺斯克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相去甚远，它适应了当前意大利的情况，改良主义者，即意大利的诺斯克们同法西斯分子成为莫逆之交，并非偶然。

在这种形势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定不能参加这些工会？绝不是。我们必须有勇气直接提出这种口号：打进法西斯的工会！好吧，那里没有150万会员，不过也许是50万，但是现在政府机器掌握在法西斯分子手中的时候，会员会多一些。我们必须打进这些工会去，也要打进法西斯的合作社去。进去的人只要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里面也仍然是共产党人。我们必须呆在这些组织里面，争取工人的大多数。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势。我们的劳工联合会明天或许会全部垮台。我们的工会即使依然存在，眼下却落入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手中，落入达拉贡纳手中。另一方面，在法西斯工会里有许多公务员，但是也有工人，首先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墨索里尼用社会煽动的办法把他们拉过去。如果我们想成为拥有群众的政党，我们就一定要打进这些工会，我们必须在那里建立我们的支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目前我们就不能作为群众性政党出现。因此我认为，尽管这个口号使人听起来不舒服，我们还是必须提出这一口号。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参加过由一个沙皇将军建立的所谓“苏巴托夫”工会。我们把最优秀的工人派进去，让他们为我们工作。当然，这需要一个自觉的、组织严密的和机构牢固的共产党。我们必须在不同情况下向这些法西斯工会建议建立统一战线，我们不能畏缩不前。

**第五项任务：**我们一定善于现在就使自己成为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驱。我们共产党在这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党在人民冲锋队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我们太软弱了，没有能使由退伍士兵、军官、革命士兵以及一些糊里糊涂的人组成的人民冲锋队成为反法西斯的突击队。我们共产党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



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错误——它对人民冲锋队置之不理。我们的意大利朋友们对它非常傲慢，他们说，这不是共产党人。如果我们现在说同样的话，我们有了一个共产党，不再需要这些人，那么这就是个错误，在委员会上，我已经用列宁的话说明了这种错误。列宁曾说，我们中间有一种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俄国话叫做Komtschwanstwo——“共产党员目空一切”。共产党人什么都能，什么都知道。这种共产党员目空一切是意大利共产党中许多同志的一种通病。这种症状在人民冲锋队问题上暴露出来。有人曾说，难道我们当真应该同这些糊里糊涂的人打交道？他们连马克思《资本论》的第3卷都没有读过。不错，他们也许连第1卷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读过。尽管如此，那些人是愿意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因此，现在首先需要把愿意同法西斯作斗争的所有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起来，不论他们是工人、农民还是糊里糊涂的士兵，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这不是说要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党必须仍然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但是我们必须善于走在群众前头，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口号现在还不够响亮，它会一天一天地响亮起来，直到它在反对统治阶级的战斗中终于成为霹雳轰鸣。我们必须善于把日益高涨的反法西斯运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先锋队来支援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五项。

**第六项任务是统一。**委员会决定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共产党，它将成为整个工人阶级的一种象征，将开辟一个新时代，将提高我们工人的自觉性。勇气现在已经丧失，经过这一个个的失败，经过一个个的打击，经过分裂和分化，一部分工人失掉勇气是自然的。然而联合将会使群众的情绪重新高涨起来，联合将

使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进行反对改良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实际斗争。因此，统一是绝对必要的，必须实现。

这些就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议案。意大利工人阶级犯错误的这一章历史，是用意大利工人的心脏流淌出来的鲜血写成的。当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撇开所有这些所谓的错误——这是对意大利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很委婉的提法——去谈正题，但是发生了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我们现在一定要关注未来，我们希望我们在意大利遭受到的惨痛失败和可怕的厄运，将促使我们党把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再遇到这种情况，至少会记取过去的教训。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像在意大利那样，让改良主义分子和第二国际牵着鼻子走。因此我希望，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意大利那样，对改良主义者这样疾恶如仇。我希望我们将亲眼看到，当革命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会提醒留着长胡须的达拉贡纳先生和别的改良主义者先生们回忆回忆他们进行讨论的那5个不眠之夜；我们将提醒他们回忆回忆同墨索里尼的对话；我们将提醒他们回忆回忆他们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犯下的所有那些背叛行径。所有这些，意大利工人阶级永远不会忘记，并将给予恰如其分的回报。同志们，我相信这个时刻会来的，而且已经为时不远了。严酷黑夜的尽头将是朝气蓬勃的清晨。在此期间我们要记住，黑夜愈是昏暗，星星就愈是明亮！（热烈鼓掌。）

### 表决通过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

**主席：**

在我们把意大利问题委员会提出的决议付诸表决之前，意大

利代表团还要发表几个声明。

**博尔迪加：**

意大利代表团的大多数人在意大利问题委员会的小会以及大会上，就意大利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联合问题展开了辩论。

意大利共产党在里窝那建立，目的是逐步吸收退出其他政党组织的那些工人加入意共，从而为共产国际，为革命派争取意大利群众，甚至在罗马举行的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之后，这一目的从逻辑上讲是排斥任何联合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多数派还是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意大利的形势，观察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关系的全部问题的。

共产国际对这一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按照所有代表团一致同意的委员会的决议，第四次代表大会显然是赞成联合的。

意大利代表团的大多数在意大利问题辩论之后，参加了关于切实保证联合的讨论，并且提出若干动议，但是在委员会拟出并通过决议之后，他们又不想在这里说明自己的提案了。

鉴于目前的形势，尤其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建议十分清楚明确，这次表决起不到从理论上阐明观点的作用——顺便提及，表决是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它只是用来衡量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忠诚程度的一种政治行动，党声明，全党将毫无疑问地、绝不犹豫地力图使自己的行动和政策与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方针保持一致，党承担这项庄严的义务。

为了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的纪律性，在党宣布将尽力贯彻这一决议的同时，意大利代表团的多数派把参与争辩局限在这一声明中，并投票支持委员会的决议。

**塞拉蒂：**

在看到委员会就意大利问题所提的建议，并对这些建议全文进行讨论以后，社会党代表团声明如下：

1.最近在罗马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开除了改良主义分子和所有公开的或伪装的城堡和平派分子以后，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

2.因此，这次参加共产国际就意味着毫不含糊地接受21条，以及为了成为国际（在意大利）唯一的一个支部，决心同共产党联合。

3.我们加入国际是根据大会给我们提出的动议，这个动议接受我们在意大利问题委员会规定的条件下立刻合并，我们在这里将马上开始拟定这些条件的全部细节，并在意大利予以贯彻。

4.因为在党给我们的委任书上写明要“请示报告”，我们有责任向我们党的领导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曾请求允许派代表团的一部分人到意大利去，以便使代表团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对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个人决定的批准和赞同，以便让党的领导授权我们继续和完成两党具体的组织条件的拟定工作。

5.提出这一请求的动机，是我党全体代表一致的意愿，避免回去以后的任何论战，在实现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中减少一些困难。

6.在罗马发生分裂时的形势，和当时反动派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和整个革命运动的猛烈打击，使我们党作出了明确、彻底的选择。现在，机会主义者和争名逐利者的时刻已经过去，留在我们中间的人都是真诚拥护我们的，他们决心同左派一起进军，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朝右转了。这一事实是我们真诚参加国际的保证，也是我们希望全

力以赴并严守纪律地为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而奋斗的坚定意志的保证。我们希望，过去的论战只能作为未来的经验和教训，任何人都不能再用它作为分裂的手段，也不能再用它作为所有在捍卫无产阶级和反对反动派和在争取社会革命胜利的斗争中谋求真正共产党人的统一的人当中进行斗争的手段。

**格拉齐亚德伊：**

虽然合并不言而喻地会有危险和困难，少数派曾经要求为此作出必要的保证，但少数派也坚决赞同所提出的决议。

少数派深信，意大利代表团多数派同志们的毋庸置疑的纪律性理应受到工人群众出自内心的热情欢迎，工人群众将把这次联合看成是恢复他们运动的必要先决条件。

**主席：**

在我们就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进行表决之前，请大家注意，委员会对决议原文作了某些修改，修改后的决议文本已发给代表团和所有代表团团员，因此，大家已经知道决议文本（见附件5）。对这个决议，还有没有人想发言？——没有。那么我们开始表决，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是否有人在表决中弃权？——没有人。我宣布，一致通过这个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至关重要的决议。意大利无产阶级万岁！意大利共产党万岁！（热烈鼓掌。）

## 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报告人：拉狄克)

**主席：**

现在的议程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请报告人拉狄克同志发言。

**拉狄克：**

同志们，研究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委员会向大家提出一份一致通过的决议，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大家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冲突，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党内左派同右派之间的一种原则性冲突。在我们的委员会里，有些同志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原则上赞同执行委员会的，他们被人称作左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一致同意的决议。

共产国际对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冲突的实质的了解，比起对其他党内类似冲突的了解要少一些，因为这一冲突直到最近几个月来才表现出来。尽管如此，它在此前已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演变，这段演变的历史，简要说来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建立是老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转向共产主义的结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的同志在政治思想上是这一发展的开路先锋，可是在这一发展过程的某种情况中，在组织上却持保守态度，例如什麦拉里同志就是这样。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战斗中，从一开始就起了卓越的作用，而在1920年底——当建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他却认为建党为时过早。当时党内围绕建党的时机问题发生了争论，结果在党内某些人之间产生了不信任的思想，这就是在酝酿建立捷克共产党时的内部斗争。对于这些斗争，我们从第

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就有所闻，而我们在处理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冲突时，就是要解决这种残余的不信任思想。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像我们所有拥有群众的大党一样，是一个刚刚在实践中投身共产主义的党。正像我们没有一个群众性大党是突然诞生的，是在实践中就团结一致的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不例外。它的存在尚为时不久，而且是由一批全国性的共产主义组织联合而成的。它的政治集中程度还很低，还不能适应党的战斗任务。在7月间举行的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我们同今天的反对派代表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仔细地分析了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是，党很少扩充它的工会，因此在反对阿姆斯特丹派的斗争中常常不得不听其自然发展。另外的缺点是，党的议会党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中采取的态度旗帜不太鲜明，缺乏宣传鼓动性。共产党议员还不太懂得把自己在议会里的工作同党在议会外的全国活动结合起来。如果你们要问，我们如何在士兵中开展宣传鼓动，那么这个问题在资产阶级报纸上曾经引起轰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试图把这件事说成是莫斯科策划的反对马萨里克及其政府的可怕阴谋。在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有选举权，也就是说，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参与政治生活。那时我们告诉党，你们有责任利用宪法所给予的权利，让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不仅要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斗争是为了什么，而且也要知道，作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认为，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那么我们就告诉他们，这种进攻首先是对士兵的政治权利的进攻。我们倒要看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是否敢于孤注一掷地发起进攻。以前党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太少了，由于党做的事实太少，

当目前失业人数随时增多时，党不懂得，立即充分地同失业人员联合起来，在议会和工会里为他们的事情斗争，并号召工人同失业人员一起斗争。党的这些弱点和缺点增加了一批好的老党员的不信任。如果单单强调一下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这些缺点就能使这些同志满意，如果他们能满足于具体地帮助克服缺点，那么，这样一种批评，这样一种积极的工作，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批评就会是党的一般工作中的健康部分。可惜，这些同志不得不陷入和被卷入一种不信任的情绪之中，对此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在党内，从这些同志中传出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因此，反对派的同志散布谣言说，在什麦拉里同志主持下的党的领导正悄悄地准备同资产阶级联合。在玛丽亚温泉举行的一个资产阶级会议足以说明问题。什麦拉里同志完全不需要到玛丽亚温泉浴场去——他在卡尔斯巴德温泉浴场，而且不是出席资产阶级的会议，而是出席党的会议。但是这就足矣：温泉浴场倒是温泉浴场，可是他同谁一起沐浴，那是不清楚的。（笑声。）

但是有人在党内散布有损党的统一的消息，说党的领导同资产阶级政党勾勾搭搭。我们说，这种说法荒谬透顶。试想，党主张建立统一战线，主张建立工人党的政府，什麦拉里执行了这一切，同时还举行了一个参加内阁的谈判。如果他会如此荒诞，那么他也许已经进入内阁，并且退出了共产党。在党内发生冲突的时候，资产阶级报纸报道什麦拉里清洗党的左派，而反对派的同志们则说，这就证明什麦拉里的行径同资产阶级配合默契，这就足矣。这种情绪首先诱使一些好同志竭力想办一个派别的机关报。在老捷克社会民主党内，当我们还是一个反对派时，我们也有我们的报纸《共产党人》。那是我们放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内的



炸药，这个报纸得以继续存在，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即什图尔茨是它的发行人。这个反对派发展到给它最信任的人们写了一篇号召书，为此，他们受到党中央的警告，告诫他们不应该用捏造的说法使党的广大群众不安。这个反对派没有服从党的领导的决议。在党的代表会议上，人们斥责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要求他们收回这些言论。反对派没有收回他们的论调，因此，党的代表会议开除了他们。执行委员会没有批准这项开除反对派的决议，并因此在这里受到大多数捷克同志的攻击。它之所以会受到攻击，是因为人们说，这样做破坏了党的纪律。同志们，捷克党的纪律状况是很不好的，例如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地方编辑说，我在这儿呆得够久的了！别人对他说，留下吧，我们没有替换的人。于是这个同志宣布3个月内辞职，然后到布拉格去。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纪律性差的情况，编辑部写了文章，文章没有阐述党的意见，也没有个人署名，编辑部说，我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有我们独立的政策。

这样无纪律，是继承老社会民主党的衣钵，最终一定要改掉。但是如果这么久都容忍了无纪律现象，而现在却坚持要把什图尔茨同志和另一些同志赶出党去，我们是无法理解这种做法的。我们的意见是，他们本来可以等到这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同我们一起与捷克反对派的同志们作一次严肃的谈话。

然而，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决议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任何反对派都有许多人聚集在它的周围，我不能担保他们可以长期保留党籍。但是那里也有真诚的老同志，我们希望他们留在党内。这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好一些，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无产阶级感情，等他们的严重怀疑消失之后、会成为好的同志的。

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在委员会里分析了所有这些问题。什麦拉里同志受到指控，对此我们必须说明，这些指控不对，我们不参与。但是我们仍然深信，不该批准开除他们出党。但是，因为这些同志的确犯了粗暴破坏纪律的错误，我们关注的是要捷克同志懂得，没有纪律就没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党，所以我们主张不开除这些同志，而是在下一次捷克党的代表大会以前暂时中止他们的职务。等到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如果他们表现出愿意在党内认真地合作，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捷克党的同志重新选举他们。

但是同志们，我想在这里说几句话，希望同志们尽可能地记住。在委员会里时常有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明确地证实某个指控是可笑的，10分钟以后，那些同志却把手插在口袋里，断言事实证明那是真的。那些同志对党提出了指控，说党的领导试图同资产阶级联合。我们强调说明没有这种事情，捷克党是一个好的无产阶级政党。于是那些同志跑来说，你们只要确认我们对就行。我要特别请教一下伯连和什图尔茨同志，如果你们想用这种办法干下去，要是党反对，国际是无法阻拦它的。这种毫无根据地散布谣言来反对党的做法必须结束。如果你们在党内看到弊端，那就同它斗争，就求助于国际。但是党必须有这样一种感情，即认为它的最高领导层不是叛徒，不是投敌者，而是同志，是在党的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同志，是受到党员同志信任的同志。如果有人要把什麦拉里、克雷比赫和别的一些同志说成叛徒，那我要说，我们早就了解这些同志，不会相信那是真的。我们揭露党内存在的错误，就这些错误来说，反对派应负的责任不亚于另一方。（喊声：对极了！）只有怀着手足之情共同工作，才有助于使党摆脱这一局面。国际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党像捷克斯洛伐克党那样处于

极为严重的形势之下。

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有1 200万居民的国家，有300万产业工人，60万失业大军，人民中普遍存在不满情绪。在斯洛伐克人中，在德意志人中，存在着民族争端和社会争端的隐患。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一个可能出现非常意外事件的国家。我怀疑捷克斯洛伐克党是否能对付这些意外事件。因此，我们的工作方针必须是，充分利用今后这一段时间，使党能够进行积极的工作，使党能够一旦需要，不用散布谣言和不信任的方式，而是用积极的革命工作来证明它是一个好的党。

我们建议大家通过我们提出的决议。在委员会里，不论是所谓的左脚有点瘸的同志，还是人们常说的时时向右斜视的同志，都一致通过了这一决议。这一决议的一致通过经历了长时间的讨论，经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这些材料虽然绝不是令人愉快的材料，我们还是不得不通读一遍。这些材料证明，我们这里有一个通向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潮的出发点。我们不想把这种思潮推到党外，我们想在党内通过积极的工作来克服它。请大家别再争论，接受委员会的决议。（热烈鼓掌。）

## 表决通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 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主席：**

因为所有的代表团，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代表团都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委员会，而且委员会的成员都熟悉这一决议，所以我无须再宣读一次。不过我还是要问一下，大会是否同意取消宣

读。（喊声：宣读！）

那么，我只好宣读。决议如下：

### 关于捷共问题的决议

#### 1. 反对派

伊列克和伯连等同志的被开除，是由于他们一再破坏党的纪律。他们的代表伊列克同志和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什麦拉里同志一样，在莫斯科曾经同意作出一项决议，该决议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但同时批评在一系列问题上，党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着缺点。决议接着指出，凡是承认这些缺点的同志，都应当赞成克服这些缺点。然而，反对派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要求容许自己一派的机关报《共产党人》继续办下去，这是违反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成立派别的决议的。在围绕派别机关报的斗争中，反对派粗暴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在党的委员会和党的代表会议开会前数日，竟不顾中央的警告，散发一份呼吁书，其中包含了对中央委员会的最严厉的谴责。由于反对派拒绝收回这一谴责，大大激怒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会议，非常不理智地挑起开除他们自己的事端。

反对派在国际的讲坛上，指控中央的多数派和什麦拉里同志，硬说他们力争同资产阶级的左派搞联合政府。这一指控不符合党的活动的显而易见的真实情况，是毫无根据的，应该遭到驳斥。瓦伊陶尔的纲领草案中表达的反对派的纲领性要求，包含了工团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因而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共产主义的观点。反对派同这种观点沆瀣一气，这一事实证明，它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背离了共产国际的原则，具有无政府主义-工团

主义倾向。

尽管如此，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把反对派开除出党是不适宜的，大会不同意用开除的办法，而主张代之以严厉的谴责和在捷共下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期间，解除他们的职务。大会决定，关于开除他们出党的决定是不适宜的，未予批准，但这不等于同意反对派的纲领路线，而是出自下述考虑：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事先向反对派讲清楚，创办派别的机关报是不能容许的，因此他们认为有理由力争，使派别的机关报存在下去。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以前违反纪律的事情没有给予惩罚，从而使反对派对遵守纪律的必要性和责任感削弱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准许这些被开除的同志留在党内，反对派已经承担了毫无保留地服从党的纪律的义务，大会强调了要最严格地履行这些义务的必要性。既然要服从党的纪律，反对派也就有责任放弃所有那些破坏党的统一的、委员会调查证明是无根据的、不真实的论断和指控。服从党的纪律就要求他们有义务遵循中央所有的指示。如果任何一个同志坚持认为他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有权直接向主管的党组织（扩大的执委会和全党代表会议），直至共产国际的监察机关提出申诉，在上一级组织作出决定之前，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各级机关作出的决定。

## 2. 报 刊

党的报刊必须由中央统一领导。不允许党的中央机关报不仅胆敢擅自执行另一套政策，而且把这种做法视为自己的权利。即使编辑部认为党的负责干部在具体问题上犯了错误，它的责任是服从已经作出的决定。编辑部的地位不等于一个超越一切的机构，而应该像党的所有其他工作部门一样，从属于中央。但这并

不是说，党的编辑不能随意在讨论文章中署名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关于党的事务的讨论应该在党的一般的报纸上进行。但是，这种讨论决不许可用一种危及党的纪律的方式进行。党中央和所有组织有责任通过在党组织内交换意见来为自己的行动作准备。

### 3. 党的缺点

第四次代表大会完全赞同执行委员会七月扩大会议的提纲，提纲指出了捷共的缺点，并且说明，这些缺点是党在实现由社会民主党向共产党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既然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都承认了这些缺点，我们全体同志就更加有责任来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代表大会着重指出，党在着手消除这些缺点时，行动太迟缓和了，例如，党没有努力采取措施，在捷克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虽然党的合法存在及捷克士兵享有选举权这一事实，使党完全有可能这样做。

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共产党应比过去更加注意致力于失业工人问题。鉴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量失业和失业者的困难处境，党有责任不应满足于这一次或那一次的示威游行，而应当在全国的失业者当中开展系统的宣传鼓动和示威行动，同时在议会和地方议会中大力捍卫失业者的利益，把议会行动同工会行动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

党在议会中的行动必须更加旗帜鲜明，它必须让群众非常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同统治阶级政策的关系，使他们决心夺取国家政权。

鉴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着重大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每天都有可能转化为重大的政治斗争，党的中央必须很好地组织起来，使它对任何问题都能迅速而果断地表态，党的组织和党员有责任

毫不动摇地维护党的纪律。

关于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的问题，总的说来，党是作了正确的处理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完全有理由拒绝个别错误的主张，比如沃塔瓦同志的错误看法，他认为工人政府就是纯粹议会式的联合。党必须意识到，只有当它通过广泛的宣传，使民族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那些不关心政治的广大工人群众，相信必须与资产阶级决裂，使农民和备受物价上涨之苦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疏远资产阶级，加入反对资本主义的战线，才有可能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工人政府。要达到这一步，党必须介入社会冲突，当局势容许时，通过自己果断的行动，通过扩大冲突，使群众认识到，捷共是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致力于统一战线的核心力量，它愿意使捷克斯洛伐克群众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阶层的方向发展。

为了使工人政府能够建立并存在下去，党必须竭尽全力把被阿姆斯特丹派工会开除的工人组成强大的工会，党必须至少争取到一部分穿军装的无产者和农民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这样才能消除产生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使用武力镇压工人阶级的危险。因此，争取实现工人政府的宣传和斗争工作，应该始终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自卫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宣传和斗争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同样必要的是，经常向广大群众展示工人政府的纲领（国家捐税转嫁给有产者，由工人组织监督生产，武装工人），以揭露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同依靠工人阶级组织的工人政府之间的区别。

所有党员都必须参加这项工作，抱怨牢骚、传播莫须有的罪名、散布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都不会使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

共产党，而是只有对党的缺点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并为克服这些缺点积极工作，才会使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共产党，才会使党担负起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事态发展向它提出的伟大任务。

**什图尔茨（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我们到莫斯科来，是以持反对意见的工人的名义，来揭露我们党内值得考虑的堕落和腐败现象。我们的警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的申述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尽管我们告诫不能采用这种解决办法，代表大会还是使用了妥协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党内危机。这次决议不会消除我们曾经及时指出的那种危险。我们虽然听从大会多数的决定，但同时认为，我们有责任着重指出，我们代表的是有不满情绪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也许不会理解这一决议，而且我们也难以阻止他们继续去消除捷共党内的一切不健康现象。

**什麦拉里（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我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名义宣布，我们同意这一决议，并将投票支持。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会议重视的并不是不顾一切地开除人，而是要执行纪律。正如我们在代表大会之前，面临的具体情况是，被开除的同志坚持他们的观点，我们对他们一筹莫展。这个决议正确地指出，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正是由于他们顽固地不肯让步而直接造成的。但是我们希望，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将是一次足够的教训，在新的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我们党将执行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纪律。为了迅速消除决议中所提到的、也是我们自己认识到了的那些缺点，领导和纪律的权威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党刚刚1岁，它活动在相当复杂的环境之中，我们认为，可以说它的工作去年取得了重大的积



极成果。但是尽管如此，现在还不是谈论成就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完善我们的党，我们将全力以赴地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要求党内遵守纪律，因此我们也愿意绝对服从国际的监督和纪律。我们希望这样做了以后，不仅组织上可以按照真正的共产主义精神来建设党，而且还可以使党成为我们国际大军中一支积极的、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它将会通过自己的战斗行动去赢得国际的信任。我们可以期待明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重大事件。我们深信，统一的、紧密团结的、有纪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会胜任它的伟大任务，明年我们将给整个国际带来不小的成就。

因此，我们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名义宣布，将投票赞成这里宣读的决议。

**主席：**

在表决之前，我受主席团委托，觉得有必要声明如下：什图尔茨同志在他的声明中说，捷克问题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研究。我在这里声明，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反对派当然有权在这里发表声明，但是声明中关于捷克问题没有进行足够调查研究的这种说法，必须予以驳斥。

现在，我们进行表决。是否有人反对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决议？——我宣布，决议通过，1票反对。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今天就不再作关于美国问题的报告了。我只是还要提请大家注意，明天上午11点，所有女同志举行一次座谈会。另外，要求各个代表团在明天上午以前，就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候选人，向安贝尔-德罗同志提出建议。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50分。**

# 第三十一次会议

(1922年12月5日，星期二)

**会议开始：上午12时50分**

**主 席：纽拉特**

## 表决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援助 苏维埃俄国问题的决议

**主席：**

按照议程，首先讨论经济援助问题。请明岑贝尔格同志报告决议修改情况。

**明岑贝尔格：**

同志们！大会选出的委员会，多次举行会议，研究了经济援助问题。昨晚主席团和一个由主席团选出的委员会也研究了这个问题。我受这个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阐明下述决议，并请求大家一致采纳这一决议。

### 关于无产阶级援助苏维埃俄国 问题的决议

1. 各国工人，不论他们在政治上和对工会的态度怎样不同，

都关心苏维埃俄国的存在和日益强大。除了根深蒂固的无产阶级团结情谊之外，首先是这样一种认识，使得所有的工人政党都支持援助俄国饥民的活动，激励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踊跃捐献。无产阶级的救济活动已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史上最强有力的、最持久的国际大团结运动。在这种支援下，苏维埃俄国度过了最困难的饥饿岁月，战胜了饥馑。

但是在救灾活动过程中，大多数提供援助的工人组织已经认识到，援助苏维埃俄国，不能只限于支援粮食。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战仍在继续。商品封锁仍然以拒绝提供贷款的形式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集团凡是与苏维埃俄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都是为了在俄国榨取利润，都是企图剥削苏维埃俄国。

各国工人的责任是，不但要参与苏维埃俄国同它的帝国主义敌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斗争，也要参与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敌人的经济斗争，必须用一切办法来切实有效地支援苏维埃俄国，其中包括经济援助。

2. 在经济斗争中，支援苏维埃俄国的最好办法，是各国工人展开革命的政治斗争，以及对本国政府加紧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承认苏维埃政府，并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鉴于苏维埃俄国对所有劳动者的重要意义，除了动员政治力量之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世界无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支持苏维埃俄国。

得不到资本主义贷款的苏维埃俄国，依靠工人的支持，它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的重新开工，都意味着在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政策的斗争中，对苏维埃俄国的有效援助，而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苏维埃俄国有所发展壮大，都会使国际无产阶级在反对它的阶级敌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更加强大。

因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一切工人政党和组织，首先是共产党人，有责任除了通过革命的政治斗争之外，还要通过由广大群众开展的经济援助行动，迅速而有效地支援苏维埃俄国重建它的经济。

3.在苏维埃俄国以外的地区，无产阶级经济援助最重要的任务是募集资金，使苏维埃俄国能够购买机器、原料、工具等等。除了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募捐、馈赠和组织各种活动等常用的办法之外，还要让党的小组、工会、消费合作社和大多数工人参加向苏维埃俄国提供工人贷款的活动。

宣传无产阶级经济援助，同时也是宣传苏维埃俄国的最有利的机会，因此，宣传工作必须同各国支部取得密切联系。

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援助是对整个工人阶级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由各个工人组织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类似工人援助俄国饥民委员会或一些专门团体——来组织并领导这一活动。这种委员会或团体的任务是，激发最广泛的工人群众对经济援助的关心，并赢得他们的支持。

这些委员会和团体应受共产国际监督。

4.这种委员会或团体筹集的资金，必须在现有俄国经济机构（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工人自己组织的）的直接参与下才能使用。

5.外国工人大规模地移居俄国，在目前俄国的经济生活状况下，不是对俄国的支持，而是加重它重建的困难，这种做法无论如何不应鼓励。外国工人移居俄国，只限于工厂迫切需要的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即使在这种个别的情况下，也要告知俄国工会并取得赞同后，才能介绍工作。

6.进行无产阶级经济援助，既要力争使国际工人的团结集中

表现在援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个理想的目标上，又要取得明显的经济成果，这两个要求必须协调地结合在一起。

7.按照社会主义协作和经营原则，资金所获利润只能用于扩大援助的范围。

**主席：**

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这个决议连同修改部分，委员会和主席团均表赞同。

是否有人反对刚刚由明岑贝尔格同志宣读的、附有修改内容的决议文本？

没有人反对。

决议通过。

## 南斯拉夫问题

(报告人：费利克斯·柯恩)

我们进行下一个议程：南斯拉夫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费利克斯·柯恩（波兰）：**

尊敬的同志们，在我以大会指定的委员会的名义开始报告南斯拉夫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引用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中的一段：

“虽然我们已逃离了第二国际的怀抱，可是在许多方面，我们却依然因袭它的传统，而要根除这些传统，却非一日之功。然而，如果说这一天的到来要等好几年，那么我们应该想办法加速这一进程。”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南斯拉夫党的情况。

要向大会作关于南斯拉夫党的报告，首先必须采取这样一个态度，即共产主义的伟大力量在于它懂得说真情实话，即使这种

真情实话是令人不愉快的。

1919—1920年，共产主义的口号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一边，南斯拉夫党就在这种时刻诞生了，一方面有意大利的运动，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激起满腔热情，出现了大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亲眼看到，原来无足轻重、刚刚摆脱改良主义分子控制的南斯拉夫党，突然之间成了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夺取了许多乡镇的行政部门，向议会派遣了59名代表，一般说来，当时似乎确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个在党员数量上相当可观的党，正是由于有大批的人涌入党内，并在党的发展方面比较轻易地取得了胜利，长期以来不曾想到，没有经过战斗洗礼，只靠贴上一张共产主义的标签，是成不了共产党的。它不曾想到，它和过去一样，仍然具有老社会民主党所有的消极特征，它仍然是一个只作决议的党，一个异常重视参加议会的党，一个指望通过这条道路能够影响资产阶级、捍卫工人阶级的党。它不曾想到，群众越是强烈地要求斗争——群众的这种战斗性恰恰表现在大批涌进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就越加注重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扼杀群众的这种要求。从这方面看来，这个党千方百计地把它的全部力量都寄托在合法斗争上。必须指出，南斯拉夫兄弟党是没有公开发表加入国际的21条的少数几个党中的一个，是没有公开发表共产国际有关如何对待议会制的决议的一个党——似乎它担心，这样一来就会削弱它在议会中的地位。尽管客观情况显示出明显的结果，即轻易取得的胜利同样会轻易地转化为失败——尽管如此，党在这整整一段时期内仍然没有采取措施，不是只用决议，而是要用行动来为斗争作准备。当臭名昭著的国家安全法令一出笼（该法令

有效期半年，如要成为法律，需要经过议会批准），党就指望议会会不会批准这一法令，不会让该法令升格为法律。党没有及时进行斗争，事情竟发展到解散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市政机构，把共产党人逐出议会。所有这一切情况，在任何别的国家里都没有发生过。没有发动群众进行抗议，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消息，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抗议行动，任何地方都没有按照共产党的方式作斗争的尝试——这一切都不曾在南斯拉夫发生。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不经过战斗，也没有遇到抵抗，就赢得了胜利，这种轻而易举的胜利，连胜利者也为之目瞪口呆。对共产党人、对工人阶级的报复犹如狂风骤雨，新闻机构被封闭，工会被解散，并移交给妥协者的组织，人们被监禁——但是在党这方面，却看不出对反革命暴行进行斗争的迹象。同时，对党的报复也如暴雨般袭来，这种报复的后果，是产生了在俄国及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国家常见的现象。大部分积极活动的同志为了避免被捕，逃往国外。

于是产生了政治流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特有现象，这对于南斯拉夫党来说是新鲜的。对于数十年来处于地下的一个党来说，这是人们见惯了的。那些离开了生活的正常轨道，离开了同无产者群众的直接接触，失掉了安全的领袖们，详详细细地讨论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照例是时而把责任推诿给这一个人，时而又把责任推诿给另一个人。在南斯拉夫，对过去的事件没有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反，他们看到的只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有关流亡者的一些现象。虽然不存在原则性分歧，却有了纷争，纷争的起因是互不信任，这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另一部分同志对决议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些情况在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同志们，现在我谈谈另一个问题。提起这个问题，有经验的老革命家都会感到惭愧，愧对自己，他们在对同志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愧对同志们。在南斯拉夫党还是一个合法的政党的时候，它曾经制定出明确的组织章程。从那时起，一切都变得颠三倒四。在看起来很有条件展开斗争的地方，几乎只剩下一片废墟。无论如何，总得召集些会议，随便什么会议都行，大会、代表大会、讨论会——一定要把积极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商讨摆脱这一局面的出路问题，和恢复被彻底打垮的组织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理会在合法境遇下制定的章程，不会考虑召集这次会议是否符合章程的这一条款或那一条款。党的生命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已尽可能地考虑到了章程中的一些条款。是的，我可以断言，并没有遵循所有的条款，如果拘泥于某些条款而使那次会议开不成，那么因会议没有开成而应负责任的人，就会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

幸亏召开了那次会议，必须看到，制定了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这些决议已经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予以批准。还必须看到，这些决议既没有在这一方面的同志中，也没有在另一方面的同志中造成意见分歧。同志们，如果委员会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调解南斯拉夫党的事务，如果他们亲眼看到有什么东西把同志们分成两个营垒，那么他们就必须考虑——尽管他们所有的声明都说，事实上不存在意见分歧——究竟真的没有意见分歧，还是这种意见分歧尚未具体化。委员会的目的是，当面给同志们分析那些会在别的党内导致意见分歧的一切政治问题；政治形势问题，党对工会的态度问题，以及对南斯拉夫党说来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即民族问题，合法组织同地下组织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有合法组织受地下组织领导的问题——在委员会里，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提了出来，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同志们，我们必须指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两个小组之间是没有意见分歧的。问题是不知不觉出现的，发生了大吵大闹。同志们，我已经指出，吵闹是这样产生的。在一次失败之后，政治流亡者之间往往会产生这种争吵。对这些问题，一定要有相应的看法。同志们，当前这个时机对我们极为重要。如果没有意见分歧，就要制定一定的组织准则。这种准则要使所有有工作能力的人有可能参加工作，这种准则要使他们有可能像在别的一些党内一样，在共同的工作中消除互不信任。在这方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组织问题的规定，我们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这些规定，因为这关系到一个绝大部分党员处于地下状况的党。同志们会同意，这些有关组织机构的问题不在这里的全体大会上讨论，而是转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该党面临的政治形势问题，我将向你们报告委员会所作的决议。最后我不仅希望，而且也深信，南斯拉夫党所有的同志，从现在起，从党的最高机构——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决定的时候起，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一决定，不仅像以前他们所做的那样，只注意到这一决定就够了，而且还要严格地执行——相信他们将挽起袖子，在那个期待他们去工作的国家中着手工作。我深信，我们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将会看到一个统一的、有战斗力的党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依靠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 表决通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现在宣读决议。同志们也许会觉得它比通常的其他决议要长一些，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个即将发表的决议有必要写得无懈可击，这样就不至于产生误会和曲解。

###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

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在现有的南斯拉夫各省中建立，它是由原先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发展而来的。它最终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党清除了右派分子，随后又开除了中派分子，并且加入了共产国际（1920年的武科伐尔代表大会）。当时席卷中欧的普遍的革命浪潮（红军向华沙进军、意大利的工人占领冶金工厂），以及在南斯拉夫猛烈爆发的罢工运动，大大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发展成一个拥有群众的党，一个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中有巨大影响的党。市政选举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在选举中，党赢得了许多市政机构（其中也包括贝尔格莱德市政机构），而在后来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党又取得了59个席位。正是共产党影响急剧扩大的威胁，引起了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和金融寡头的惊恐不安，他们开始了有计划地消灭共产主义运动。在暴力镇压运输工人总罢工（1920年4月）以后，他们把共产党的参议员强行逐出阿格拉姆市（6月），停止了共产党掌管的贝尔格莱德市政局的活动（8月），在12月29日又发布公告，解散了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查封共产党报纸，把党的俱乐部和其他机构划归社会爱国主义者。6月颁布治安

法，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把共产党逐出它的最后的比较安全的场所——议会和市政局。

南斯拉夫共产党之所以被消灭，除了由国内总形势产生的客观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它内在的弱点，因为，既没有形成一个与其外表发展相适应的完整而严密的组织，党员又缺乏足够的共产主义觉悟。党还来不及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实现向共产主义方向的转变。但是，党的领导机关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国际指出的斗争方式，犯了严重的错误，工作中出现严重偏差，这一点今天已经十分清楚，这些错误和偏差为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大开方便之门。工人群众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革命干劲和革命意志，而党却表现得非常缺乏革命的主动精神。于是在1920年，贝尔格莱德出现了警察机关禁止五一示威的事件，而党的领导机关甚至不曾打算过要发动群众进行抗议。第二年，同样的事情照样发生了。同样，党也没有采取任何群众性行动来保护阿格拉姆城的市参议员，他们遭到暴力驱逐。当贝尔格莱德的市政机关被人用最野蛮的方式从共产党人手中夺走时，党的领导机关毫无作为，党的消极态度助长了政府蛮干到底的气焰。实际上，他们利用12月底的矿工大罢工，解散了党和职工联合会。在这个紧要关头，在议会选举中已经获得约21万张选票，并且已经向议会派出了59名议员的党，对上述政府做法的反应，依旧是不采取任何群众行动。党在反动派的残酷打击面前采取消极态度，是因为它没有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方向，它还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党的旧观点。当初党满腔热情地加入共产国际，这证明群众要求斗争，但是党的领导在新的道路上还有某些不适应，例如，他们不敢发表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21

条，他们同样不敢发表革命的议会工作问题提纲。他们这样做，使得党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完全不了解共产国际对一个想成为真正共产党的党所提出的要求。党的领导也没有采取认真的步骤，使党和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好准备，与咄咄逼人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他们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果，并且竭力避免向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明共产党及其斗争方式的实质，怕因此而吓住他们。当贝尔格莱德的金融和军事寡头准备向革命的工人运动发起激烈而疯狂的进攻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却把注意力和党的力量集中在比较次要的议会斗争上，使党的后方空虚、涣散。这就是他们的根本错误。

党已表明它在白色恐怖下是无能的，是无法保卫自己的。它没有建立秘密的地下组织，而有了这种地下组织，才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并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在议会小组解散之前，共产党的议员只是作为中央和省之间的联系环节。在那以后，连这种联系也中断了。中央以及各省的领导同志被捕以后，运动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突然之间，党几乎不复存在了。党的地方组织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面临着孤立无援的工人们成为一盘散沙的危险。那些得到警察支持的社会民主党人忙着利用这种最有利的局势，可是没有取得什么异乎寻常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党的领导机关非常迟缓地转而采取适应新形势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消极的，仍然在等待。他们指望统治阶级和它的政党内部会发生冲突和斗争，无须无产者群众动手，这个政权就会很快地自行完蛋。他们曾经希望受审讯的共产党人会被宣告无罪，后来又希望在国王举行婚礼之际会得到政府的赦免，只是当这些希望全部落空之

后，党的领导才着手党的重建工作，使党起死回生。直到1922年7月，党的中央委员才聚集在维也纳，首次召开了扩大会议。尽管从党章的角度看，在维也纳会议的人员组成上还存在缺点，但是作为恢复党的首次尝试的这次会议，还是应该受到热情欢迎的。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由于党在一年半之内有些党员被捕或叛变，党的领导消极，形势发生了变化，简直无法使人相信，它还有可能召开一次有权作出决议，而且能够被看作是充分代表党的中央全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得完全正确，它赋予这次扩大会议以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权限，并批准了扩大会议的决议，尽管决议中有关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作了一些恰当的修改；由于同样的原因，当几个南斯拉夫同志在大会进行到第16天打算离开大会并同大会决裂的时候，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真诚的，我们还是应该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客观上有损于党的一种行为，应当予以批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未经修改就批准了维也纳会议有关南斯拉夫总形势与共产党当前任务问题、工会运动问题、党的重建问题的决议，以及巴尔干共产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这意味着在前面提到的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代表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不一致。党在最重要问题上的充分一致令人信服地证明，没有任何理由把南斯拉夫党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领导层在维也纳会议上出现的分裂，只不过是个人的意见分歧。南斯拉夫党正值恢复时期，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党。

党今后一定要保持它的统一。面对着国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活动的大肆猖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党内派别分裂对党和革命运动更加危险的了。因此，党的新领导绝对有责任尽

最大可能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党内不安定的思想状态，消除个人之间的不信任，恢复党内必要的信任，把在反革命风暴下仍然坚持斗争的所有战士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贯彻维也纳会议关于使党摆脱妥协分子的决议，另一方面还要请维也纳会议上少数派中积极展开活动的同志们担任重要工作。在这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可以得到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的可贵支持。为此，巴尔干地区其他的共产党必须立即派出他们的代表到巴尔干执行委员会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比过去更加深入地同该党的领导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保证共产国际对恢复和巩固南斯拉夫党作出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把党的未来交到政治上和品德上都仍很健全的同志们手中。有了不久以前的严峻的经验教训，经过组织上的统一，再加上对国际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他们一定能够把涣散的、失去领导的无产者集聚并团结起来，能够建立并加强共产国际南斯拉夫支部。

大会委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订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的组织措施。

同志们，为了使这个决议具有最权威的性质，使它在需要我们这个决议的南斯拉夫能起到应有的、尽可能大的作用，我请求你们一致接受这一决议。（掌声。）我还要补充一句，委员会所拟定的组织措施计划，已经送交执行委员会。

**主席：**

针对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有两位同志报名发言。首先，斯塔尼奇发表声明。

**斯塔尼奇（南斯拉夫）：**

72

我以刚才提到的南斯拉夫党少数派的名义，也就是以南斯拉夫左派的名义宣布，我们同意委员会的这一决议，也就是说，同意它的批评，同意它对机会主义分子行为和南斯拉夫共产党过去两年里所犯错误的批评。这一决议完全确认了我们的批评。但是，在委员会的这一批评和他们为了解决党内冲突而建议的组织措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为他们把党的领导交给在维也纳会议以来受到机会主义分子支持的那些同志。我们要求，并再一次要求，党的领导要按对等的方式组成，虽然我们本来有权要求占优势，因为在冲突中多数人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且我们共产党的立场是反对机会主义的。我们只要求得到与法国党同样的待遇。

**主席：**

南斯拉夫代表团还有拉迪奇同志发言，也是发表声明。

**拉迪奇（南斯拉夫）：**

我代表由 4 人组成的南斯拉夫代表团中的 3 人，声明如下：

我们也考虑到，维也纳举行的上届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已受权对所有问题作出最终决议，包括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同时这些决议又已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及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批准，但是为了消除误会和集中党所需要的一切力量，我们接受委员会的决议，并将全力以赴地贯彻这一决议，投票支持这一决议。（好！）

**主席：**

还有第三个声明——马林科同志

**马林科（南斯拉夫）：**

同志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完全同意柯恩同志的发

言，并声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仅接受政治与组织决议，并且将全力以赴地具体贯彻这些决议，更何况决议是符合共青团以前在这方面的工作的。（好！）

**主席：**

我们现在表决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提出的这一决议。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是否有人弃权？——也没有。

那么，这个决议一致通过。

## 关于挪威问题

（报告人：布哈林）

现在轮到挪威问题委员会的报告。请报告人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掌声雷动）：**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在挪威工人党内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表现在存在着两个派别。这两派互相斗争，其中一派与国际的关系不好，至少可以说，有一些情况和事实表明挪威工人党与执行委员会的关系有产生危机的苗头。

首先，我想一般地说一下挪威的两派。这两个派别的存在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根源，只有了解了挪威工人党的历史，才能够理解。挪威党内部多数派中最初的思潮可以说是具有部分工团主义、部分改良主义倾向的思潮。挪威工人党内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是以如下的次要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首先表现为联邦主义，工团主义倾向导致联邦主义倾向。以前，代表这种倾向的同志们与社会民主党的路线进行斗争时，这种工团主义的联邦主义



可以说是摧毁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种手段。这里指的是集中的社会民主党、集中的工会、此外还有革命的反党派，特别是工会中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建立在联邦主义的原则之上，也可以说，这些工会反对派领导人中的一些人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美国派的学生，一个革命的联邦主义派的学生。他们把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学说搬到挪威，但不能说这种学说当时在原则上是坏的，恰恰相反，它是瓦解老的组织、夺取挪威工会运动内部战略要地的一种相当好的手段。

但是在多数人属于我们党的今天，在多数人属于我们这一派、也就是革命的一派的今天，在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完全被战胜、被打倒的今天，这种联邦主义倾向——作为这些倾向的继续——也还在起着作用。当然，在当前时期，这种联邦主义原理已经走向反面，因此它当然是错的。党内的一派正在犯这种错误。

这种思潮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强调工会斗争，尤其是强调工会。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事情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党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个工会反对派，我们的力量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今天把工会看作根本前提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这些同志的理论观点，人们可以用它来说明非常特殊又非常新奇的党的结构。直到最近，甚至现在，我们的挪威兄弟党还是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之上。工会整个加入了党，因此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状况，共产党内没有共产党人。这一点，可以用挪威运动的整个历史来说明。

这种思潮的第三个特征，可以说是总的政策脱离议会政策的倾向。从党的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

根本问题在于工会斗争，如果工会作为基本的组织出现，那么从理论上和逻辑上说来，这种状况的基础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所谓经济在这一个口袋里，而政治又在另一个口袋里的见解。

这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我们都知道，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现在这一派内部还是存在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倾向。

这种思潮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策略运用上的无能，这种无能往往是用理论上听起来十分革命的空话来解释，例如人们说，一定要有一条笔直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不必妥协，应该一直向前走，不需要利用目前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斗争，等等。

这些话听起来是很革命的。但是请允许我这样说，实际上可以这样来说明这种现象。有关的一派把资本主义秩序、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设想成某种现实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在这个制度、这种秩序的范围内，他们只代表特殊的有专门技能的工人的利益，根本不关心其他阶层。而在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往往可以利用那些阶层作为助手。这种独特的见解表面上看来十分革命，实际上——请允许我这样说——这种见解的依据差不多是用改良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发展过程。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派同志的头脑中肯定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对所有这些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再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能证实我的看法。

党内的第二种思潮，也就是第二个派别，从历史上看，是那些靠搞青年运动起家的人。第一种思潮靠的是老工会，尤其是老工会圈子里的工会反对派；另一种思潮依靠的却是青年运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青年运动发展成激进的革命运动。如果我们把

它的策略方针同第一派的策略方针相比较，那么它的策略方针的特点是更多地强调政治斗争的必要性。第一派具有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而第二派却强调政治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来，这一派是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地致力于马克思的学说。至今还没有一派在我们的议会党团中担任领导。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革命的议会主义在挪威还是个崭新的事物，这一派在议会活动中犯了各种错误，有些错误还很大。这些错误当时曾受到执行委员会的严厉批评，我们不能否认这些错误。

所以党内总的情况是：第一派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工团主义倾向，而另一些人则有改良主义倾向。第一派内还有一些人有时别出心裁地把改良主义的或者倾向改良主义的内容，同工团主义的外壳结合在一起。

第二派也不那么单纯。这一派里有的同志应该说是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机会主义分子。

所以，客观上看，第一派反对第二派常常是从改良主义角度出发的，而且往往使用空洞的革命辞藻。我们挪威党内各种不同的思潮、倾向、集团和小集团错综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说明白。我认为，问题的全部困难就在于此。但是总的说来，这两派的情况也就是我现在描述的这个样子。现在党中央的多数派属于第一派，他们在许多场合犯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以及作为这种策略错误的基础的理论错误。

我想就这些具体错误谈上几句。首先是联邦主义问题。这种联邦主义在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正处在日益加强集中的道路上，我们的代表大会在组织问题上已经作出

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清楚地表明它已经朝着日益加强集中的趋向迈出了一步。这是几乎所有代表团、所有兄弟党的共同看法。但是，我们挪威兄弟党的看法却是另一回事。

当挪威党和执行委员会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们挪威兄弟党的中央机关报发表了一条正式消息，这消息本应澄清挪威兄弟党中央的立场，阐明共产国际的各个国家支部与整个国际的关系。这篇文章在说明挪威兄弟党对待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态度时，有一些很粗暴的措词。挪威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就发生的一些争执这样写道：

“令人遗憾的是，共产国际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国际组织干预了一个党的内部争论。”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挪威兄弟党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预其内部事务是令人遗憾的现象。这种说法如此粗暴，粗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挪威中央机关报的同一声明的另一处又说：

“某一派企图在挪威党的内部事物中打出执行委员会这张牌，借以损害国际的权威。”

从这两行字中可以看出，如果党内有任何一部分人向国际提出申诉，那就太令人遗憾了。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这一明确的立场：共产国际可以作出各种决议，代表大会可以批准这些决议，如此等等，但是共产国际不许干预一个党的内部事务。这是在我们共产国际组织内部搞最纯粹的联邦主义，而且这种联邦主义还绝对不容许批判。当然，我们大家对此一定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

我们委员会曾多次邀请挪威同志，我们还向挪威同志提出过各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多少有保留地并且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挪威党与共产国际以及几位挪威同志的关系问题。人们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是否真正许可像所传的那样“粗暴地”干预各国支部的内部事务。

后来，我们遇到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一个与当前这次代表大会有关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特兰美尔事件。以前在挪威党中央和执行委员会之间有过各种误会和各种较小的争执，因此我们请求派出挪威党中央里多数派最著名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我们曾经3次向挪威党表明了这一愿望。第一次季诺维也夫发了一份电报，然后执行委员会又发了电报，当挪威代表团到达这里以后，执委会又一次发出邀请。党中央的多数派和特兰美尔同志本人拒绝接受我们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名义正式表示的这一愿望。当然他们可以有各种理由，技术上的理由、国内政治上的理由和各种其他理由，但是我们绝不可能把这件事看成正常现象。在这方面我们有先例，那就是我们同法国共产党的关系，大家知道，法国共产党多数派的领导人之一加香同志最后终于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特兰美尔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反复邀请之后，执行委员会又发函建议和要求派党的最著名的代表前来，这个请求没有被接受，因此形势也就变得相当严重了。

所有这些事情都有深远的根源。当然，这不仅是特兰美尔同志个人的过错，而且也是挪威党内多数派中直到目前存在的整个政治气氛、整个政策方向的表现。这里说的党内，指的不是挪威党的工人群众，而是指党的机关内部，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是那种联邦主义传统的一种表现，问题的难以解决也恰恰在于这

种联邦主义的传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以极大的耐心设法克服这一危机，以取消这种政治策略。

同共产国际相抵触的倾向，还表现在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或者更加确切地说，迟迟不执行这些指示。这首先表现在党的组织问题上。从我前面说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必须改组这个党。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十分团结的党，如果一个党里有随大流进入党内的非共产党人，这个党就不会很团结。所以，季诺维也夫同志第一次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到哈雷，同挪威兄弟党的代表和特兰美尔同志本人签订了一项关于必须改组党的“协议”——当然是带有引号的协议。从那以后，很长的时间过去了，挪威党的改组进行得十分缓慢，直到今天这一任务尚未完成。当然有人反驳说，在挪威困难很大，挪威的交通条件很差，挪威党的财政状况也不好，还存在旧的传统，等等。我们承认有这些困难，但是我们向挪威同志举出了俄国党的生活中的两个例子。我们在俄国也进行了两次大改组：（1）清党；（2）改组工会。这两项工作都是在几个月内完成的。我们开除了17万党员出党。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它涉及到苏维埃俄国的广大地区，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这一工作。然后改组工会。当我们开始采取新的方针，开始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以后，我们立刻认识到，我们工会以前的状况是，在工厂做工的所有工人都是随大流成为工会会员的，这种状况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绝对不能继续下去，因为新经济政策以及私人工厂的增多，要求的不是机械地结合在一起，而是要求所有工会会员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点已经十分清楚。这项组织工作意味着把我们的工会建立新的基础之上，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工会

彻底改组，我们也在几个月之内完成了，而且我们的工会有好几百万会员。当时我们的交通运输也完全遭到破坏，财政状况不佳，还有饥荒，等等。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两项改组工作。对比之下，我们要问我们挪威党的同志：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加快他们改组的速度？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更迅速地完成这项各方面都承认是绝对必要的工作？在几次激烈的讨论中，我们甚至认为，挪威同志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地破坏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并不愿意在这里用这么严厉的字眼，但是很明显，事情拖得太长了。因此，我们在决议中向挪威党提出要求，尽可能地促进，并在最短期内完成党的这项组织工作。

于是，问题又涉及到党的名称！听起来似乎很可笑，恰恰是具有工团主义色彩的党的多数派在拖延更改名称。形式上，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作出决议，清除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从那以后，我们已经给挪威兄弟党写了几次信。但是，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两年，旧的名称依然存在。同志们，大家已经听到迈尔同志站在这个讲坛上宣布，名称问题是区区小事。但是，我们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我们已经有许多有关名称的先例，我只提醒大家注意意大利党内的维拉事件，我们都知道这种名称具有何等意义。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是很懂得的。我从今年9月8日挪威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工人政治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如下一句话：

“《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刊物的名称足以表明挪威共产党内部的混乱。”

这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是挪威共产党内部混乱的一种表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非常正确地认为，《社会民主党人》这

这个词表现了我们挪威兄弟党内部的混乱情况。因此委员会建议在最短期限内解决更改名称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区区小事，而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大事。

接下去我要转到一个相当重要的策略问题上，转到一个总的策略问题上来。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两派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我们可以用下述方式来说明这两派之间的矛盾：第一派，也就是多数派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必须跟整个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反对玩弄权术，等等；另一派，也就是由舍弗洛同志亲自代表的少数派说，当然，我们必须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加以区别，尤其是要把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划为一方，把农民的各个阶层划为另一方。执行委员会从政治上支持第二派，因此我在这里将替这一派辩护。

我们的决议之所以要写上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挪威是相当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只须捍卫工人阶级中有专门技能的工人的利益，而无须过问在革命期间我们必须用作后备军的劳动人民的广大阶层，那么，这第一派的态度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挪威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有法西斯主义的苗头，我们要求我们的党提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也就是要革命。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一部分农民支持我们，另一部分——富裕农民——在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政党的掌握之中。我们绝对需要日益扩大我们的基础，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些农民拉入我们党内，而是应该在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斗争中，充分利用他们。我们绝不应该因为有一些阶层支持我们而心满意足，而是应该执行一项政策来分化



那个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是农民的政党，把农民中赞同中产阶级的那些阶层拉到我们这一边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罪行，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挪威当前形势下的实际运用。

这个问题是个相当大的问题，在我们同挪威同志在委员会里的讨论中，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在挪威的确有很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应该写进我们的决议中。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一再告诉舍弗洛派的同志们，他们在议会活动中所依据的政策方针总的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也犯了一些大的错误。议会党团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同意强制仲裁法。在工人和厂主之间出现冲突时，我们的同志在议会里投票赞成强制仲裁法。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巨大权力，受到我们同志的认可。这件事出于各种动机，实际情况的确相当复杂。同志们认为，可以用法律上规定的仲裁，防止工人阶级地位恶化，但是从客观上说来，那是一个大错误。尤其是因为挪威有着强烈反对这种做法的老传统，这个错误就特别大。我记得，例如几年前在克里斯蒂亚曾经发动过一次反对强制仲裁的总罢工，所以我们还得再说一次，这是一个错误，不应该否认这个错误。但是我们同时还要说明，充分利用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的相互对抗的力量是对的，是绝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共产主义的。

现在谈谈《莫特·达格》杂志问题。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还有迈尔同志在谈另一个有关问题时也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学生小组，而且是一个封闭型的小组。这就是说，新的成员只有在小组成员的赞同下才能加入。我们知道，所有这样的小集团都是新生派别的萌芽，这一派

在萌芽阶段就在策略上犯了错误。这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都应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并且制定出一些组织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委员会一致决议如下：这个小组作为一个封闭型的组织，不准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根本不许有大学生小组，但是它只能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小组存在，每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学生都可以加入，可以说它是一个公开的大学生基层组织。

就这个小组办的刊物，我们作出决议，如果它不隶属于党，是不受束缚的刊物，那就不允许它存在。我们在委员会中援引过这个刊物的一些文章。例如，这个刊物的一个编辑写了一篇文章，把我们整个德国兄弟党称作知识分子小集团。我们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做法，散布有关共产党的这种“流言蜚语”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在最初的一个草案中，我们曾提到两种可能，或者停办这个刊物，或者把它改成党的一个刊物。挪威同志告诉我们，他们赞成第二种办法，我们对他们做了让步。

现在再谈谈共产党报刊和中央机关报。我们在这里仅就其内容谈谈如下看法：挪威同志们在报纸上、在他们的中央机关报上，应该贯彻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社会民主党人》即使从它的形式上看，也是非常特别的。至于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对一切都讨论，而几乎没有什么能体现一条确定的政治路线。他们讨论与国际的关系问题，他们讨论党中央的决议，他们讨论所有的问题，无休无止的讨论。讨论是件好事情，但也不能滥用讨论。党的组织应该执行一种确定无疑的、有严格界限的政策。但是在我们的挪威兄弟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丝毫看不到有关这方面的迹象。因此，我们应该再次强调，我们的挪威报纸，还

有中央机关报，首先应该执行共产国际和以前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现在谈两个“个人”问题。

挪威有两位同志，为了他们两人的缘故，党内产生了争执。这种争执在有挪威同志参加的我们委员会的会议上，也表现了出来。他们是卡尔·约翰森和哈尔瓦·奥尔森。

第一位的情况如下：卡尔·约翰森是一个新党员。他以前是个资产阶级记者，后来入了党。他成为党员以后，立刻开始攻击革命的工人运动。现在的情况非常奇特，一个从前的资产阶级记者是我们兄弟党中央机关报最勤奋的同人中的一员。他写的文章总的说来都是锋芒直指共产国际的。我们认为，这位先生是我们挪威兄弟党内部的一个特务。我们曾经决定——执行委员会也曾经这样作过决定——开除这位先生。现在我们建议代表大会一定要把他开除。挪威同志们跟我们说，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不需要由代表大会来解决。但是，同志们，如果我们看看总的情况，就会从各个方面发现一些倾向，这些倾向凑在一起，就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现象，而在我们的队伍里出现资产阶级的直接代理机构，这种现象就尤其危险。我们在意大利问题上，后来在法国问题上，现在又在挪威同志中，看到了这一点。从我们非常丰富的经验出发，我们请求开除这个家伙。

另一个是哈尔瓦·奥尔森案件。哈尔瓦·奥尔森是个老工人，是一个党的老干部。直到现在他都是一个很忠实的同志，但是他的确犯了很大的错误。在挪威五金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他违反了党纪，他投票反对我们挪威兄弟党的候选人，而支持工团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他还在那次大会上发表了一些讲话，

这些讲话绝不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党已经把他开除。但是，我们打算遵循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所采取的同样政策。对资产阶级的记者卡尔·约翰森和工人哈尔瓦·奥尔森，我们要区别对待。我们想给哈尔瓦·奥尔森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这个同志重新回到我们队伍中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容忍他继续犯错误、干蠢事。如果他一再地重犯过去的错误，执行委员会将开除他出党，但是我们希望他会改正。因此，我们以委员会的名义建议，这个案件的处理应该是，让哈尔瓦·奥尔森同志重新回到我们队伍里来，今后，执行委员会将根据这个同志的表现再作决定。

同志们，在作完这个报告之后，我现在向你们宣读关于挪威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一草案已由委员会的成员通过。我们已经从草案中删掉个人的事情，我们已经把刚才说过的特兰美尔的情况等等，全都从决议中删除。在有关党的改组、党报更名的期限等问题上，我们已经向挪威同志作了很大的让步。因此，我们希望这一决议将会一致通过，并希望借助于这一决议来克服我们挪威党内的危机。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 关于挪威问题的决议

在听取了委员会的报告之后，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1. 提请挪威兄弟党中央委员会注意更加严格地执行国际所有决议的必要性，不但要执行它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也要执行它的执行机构的决议。在党的机关报上，以及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和决定中，对于国际可以干预各国支部党内事务，绝不容许有任何怀疑。

2.代表大会要求，在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迟1年之内，在调整个别委员的基础上进行党的改组工作。有关这项工作的具体措施和结果，应该定期向执行委员会报告，不少于每两个月一次。

3.关于报刊的内容，党有责任立即执行历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执行委员会今年9月23日信中的指示。党报的社会民主党名称必须自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结束之日后的3个月内更改。

4.执行委员会曾经指出党的代表在议会中的错误，代表大会肯定执行委员会这一立场的正确性。代表大会认为，共产党的议员不言而喻地应该接受党的监督和党报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一定要实事求是，并且是同志式的。

5.代表大会认为，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容许并必须充分利用挪威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尤其是要充分利用大资本家、地主为一方与农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争取农民的斗争必须是挪威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主要任务。

6.代表大会再次重申，议会党团以及党报的机构必须彻底地、无保留地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7.解散“莫特·达格”小组，它是一个封闭性的社团。对每个共产主义的大学生都是开放的、处于党中央的充分监督之下的共产主义大学生小组的存在，理所当然是完全容许的。《莫特·达格》杂志在它的编辑人员由挪威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指定，并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将改为党的机关刊物。

8.代表大会同意哈·奥尔森同志的申诉，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老党员同志、工人，又一直是十分积极的党的干部，代表大会恢复他作为党员的权利，但详细阐明了他在五金工人联合会代表

大会上所持错误的态度。

9.代表大会决议，把卡尔·约翰森从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和挪威工人党中开除出去。

10.为了挪威党与执行委员会建立更好的联系，为了尽可能地顺利地解决冲突，代表大会委托未来的执行委员会派出它的全权代表参加下一届的党代表大会。

11.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草拟一个函件，阐明前述决议。

12.本决议和执行委员会的函件应在所有的党报上披露，并在下届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之前，向党的所有组织公布。

这就是我们的决议，我请求全面地支持这一决议。（热烈鼓掌。）

**会议体会时间：下午3时25分。**

## 第三十二次会议

(1922年12月5日，星期三)

**会议开始：晚6时45分**

**主 席：纽拉特**

### 表决通过关于挪威问题的决议

**哈康·迈尔（挪威）：**

挪威代表团的多数派声明，我们对面前的决议是不满意的。决议的一系列条款都不符合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在有些问题上委员会过分概念化地、过分机械地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例如，哈尔瓦·奥尔森案件和卡尔·约翰森案件。至于最后一条，整个代表团曾提出一项建议，主张采用另一种写法，但是遭到委员会的拒绝。在其他问题上，我们认为这个决议不够客观，它不仅表现在有关“莫特·达格”的那一条，我们认为那个小组并非封闭性的，而且它也表现在有关批评的第4条。

在委员会里，对所有有争议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彻底的讨论，在这里的全体大会上，我们不再进行什么争论，而是表明代表团的多数派也将投票赞成这一决议。

**主席：**

我们表决挪威问题委员会提出的决议，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是否有人弃权？——都没有。决议通过。

同志们，据美国问题委员会报告，一些问题尚未搞清楚，因此，必须把材料送交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应该同意这一意见。

波兰问题委员会、朝鲜问题委员会也向我们递交了类似报告。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爱尔兰5位民族革命者惨遭杀害的决议。请康诺利同志发言。

### 表决通过关于反对爱尔兰白色恐怖的决议

康诺利（爱尔兰），

同志们，我以爱尔兰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下述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最强烈地抗议爱尔兰共和国于11月25日枪杀5名民族革命者。它提醒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注视爱尔兰的大规模的、疯狂的恐怖的兽行。已有6000多名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勇敢战士被捕入狱，并备受可怖的折磨，许多妇女在狱中不得不进行绝食斗争；在同白色恐怖作斗争的5个月期间，已经有1800人丧生，其累累罪行之血腥残暴，就连意大利的黑黄党徒——法西斯分子或美国托拉斯的匪徒们也望尘莫及。共和国毫不犹豫地使用英国政府给它提供的大炮、弹药、枪械和炸弹，它还使用自己的装备着致人死命的机枪的飞机，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革命者，而枪杀5名革命者又使这一切相形见绌，原因只不过因为他们拥有武器。像这样绝望地枪杀被拘留的人，是共和国



承认破产的直接结果，也是它企图制服从事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奴役的爱尔兰群众的最后手段。对共和党人的镇压，其结果只能是加强帝国主义的实行恐怖统治的政府，只要爱尔兰工人运动表现出为国家政权或者争取改善条件而进军的一点点迹象，这个政府就会一刻也不迟疑地使用同样凶残的武器来反对爱尔兰工人运动。因为这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在约翰逊领导下的工党多数派赞同处死的行动，是这些出卖工人阶级的人前所未有的叛卖行径。这一点，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特别明显，甚至1916年曾索要康诺利鲜血的最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爱尔兰机关报，也对政府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共产国际告诫爱尔兰的工人阶级，要提防对康诺利和拉金的理想的这种背叛，并向爱尔兰工人和农民指出，反抗共和国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唯一可能性，就在于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有组织的并相互配合的斗争，单靠武装斗争，而没有经济和政治行动的补充和支持，必将以失败告终。要取得成就，必须动员群众反对共和国，这一点只有在爱尔兰共产党的社会纲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共产国际向战斗的爱尔兰民族革命者致以兄弟般的敬礼，并表示深信他们即将很快走上真正自由的道路，走上共产主义大道。共产国际将支持为反对这种恐怖而进行斗争的一切努力，支持有助于爱尔兰工人和农民走向胜利的一切努力。

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万岁！

爱尔兰工人共和国万岁！

共产国际万岁！

**主席：**

我们进行表决，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反对的。

我宣布，一致通过这一决议。

### 表决通过关于凡尔赛和约问题的决议

从事草拟关于凡尔赛和约的决议的委员会通知我们，决议的定稿工作已经完成，这一决议已分发给所有代表。（见附件6）因此，我们可以免掉宣读决议这一过程，立即进行表决。

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我宣布，这项关于凡尔赛和约的决议也一致通过。

### 表决通过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提纲

霍恩勒（德国）：

德国和奥地利两个代表团就共产国际策略提纲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因此，组成了一个小型的审定委员会，该委员会审查了这些建议，审定委员会提出作如下一些修改。

大家面前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提纲的第5页上，第2和第3两段应该删去，添上如下2段：

“像现在的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里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对于说明欧洲的政治形势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炫耀他们那臭名远扬的民主，保卫民主成了他们每每背弃工人利益的借口，他们甚至寄希望于那些只是利用民主来恢复自己权势的极右的君主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泛德意志派分子来保卫民主，这种臭名远扬的民主，按照奥地利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强加的和约，在日内瓦被一笔勾销，由协约国委派的

代理人所实行的露骨的独裁取而代之。就连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也被排挤，它的位置让协约国银行老板派来的一位专员占据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短暂而带有蛊惑性的假意抵抗之后投降了，情愿帮助实现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在稍微伪装一下后重新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以尽可能地阻止无产阶级的反抗。

奥地利这个小国发生的上述事件，以及不久前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变，非常清楚地说明整个形势的不稳定，并最好不过地表明民主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它是乔装打扮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觉得时机适宜，就会用野蛮的白卫队的反革命暴政来取代它。”

此处修改，更加突出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并补充了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第9页上，第1段第2句应作某些补充，这句话开头是：“由于日益增长的贫困就连中等阶层等”，之所以补充是避免产生如下印象，似乎法西斯主义的起因，只是在于中等阶层、农民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绝对驯服工具。

这句话现在应如下述：

“由于日益增长的贫困使群众（也包括官吏在内的中等阶层）越来越革命化，由于资产阶级已不再相信他们的官吏体系中还会有足够的驯服工具，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满足于对他们来说是法定的支持方式，所以它到处建立白卫军别动队。”

这就是说，白卫军别动队的建立是以广大群众的日益革命化为理由的，而群众也就包括小官吏等阶层在内。

接下去还是在第9页上，在第2段末尾应加上一句。第2段的开头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正统的’法西斯主义的特点”

等，结尾是：“甚至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中建立一个地盘。”  
这里应加上一句：

“……建立……，他们这样做时，很善于巧妙地利用人们对所谓的民主难免产生的失望情绪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

在同一页的第3段，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在美国”之间，应该加上“奥地利”，因为那里的法西斯现象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工人政府这一段作了最大的修改。委员会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明确地划清工人政府这一问题的界线，并尽可能透彻地剖析这一问题。

在19页上谈到共产党人可能参加一个工人政府的前提条件，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新的前提条件。条文现在是这样写的：

1. 只有在共产国际同意之后才能参加工人政府；

这一条是新加的。

接下去仍照第一个草稿的内容：

2. 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处于本党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

3.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4. 共产党必须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独立性。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虽然具有种种巨大的优点，可是，它正如同统一战线的整个策略一样，也包含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这些危险，共产党必须看到：任何资产者的政府同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即

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

在最初的稿子中，这里写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

委员会把“社会主义的政府”几个字删掉，添上“即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因为“社会主义的”这个词含意太广，在这里重要的是需要说明政府的阶级内容是什么。

这一段接下去是：

“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述可能：”

接着是5种可能性，这里也有部分新的提法。

1.自由党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

2.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在最初一稿上，第3点是：

“工人与农民政府。”

完全有理由指出，在某些国家，一个社会民主党同代表富农而不是代表贫农和小农的什么基督教农民党的联合政府，就可能把这个名称加在自己头上，像奥地利情况就是这样。为了把它的含意表达得更清楚，这一段改为：

3.工人与贫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最初，第4点为：“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委员会认为，这种提法含意太狭窄。这个政府不单单是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而是很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政府里也有无党派的、工团主义的，或许还有在基督教组织的工人。现在这个提法改为：“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第5点没有改动。

5.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

下一段条文增添得还要长些。必须说明，上面提到的前两种形式的工人政府都不是革命政府，实际上无非是乔装打扮的联合政府。必须准确地阐明共产党人对它所应采取的态度。因此，委员会建议采用下述写法：

“前两种类型都不是革命的工人政府，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同反对革命的工人领袖之间的经过乔装打扮的联合政府。力量遭到削弱的资产阶级，在紧要关头之所以容许这种‘工人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使无产者看不清国家的真正的阶级性质，或者甚至于借助被收买的工人领袖来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击，并赢得时间。共产党人不能参加这种政府，相反，他们必须向群众无情地揭露这种假‘工人政府’的真实性质。在目前资本主义衰落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在此时期，这种政府也可以有助于加速强暴政权的瓦解过程。

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同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参加基督教工会的工人、无党派工人、工团主义工会的工人等携手并进，共产党人也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时，支持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工人政府。但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要向工人公开讲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工人阶级获得真正的解放。”

最后，谈谈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也就是工人与贫农政府和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第29页最后一段的头一句不要了。这句应该是：

“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第3和第4点），共产党人可以

参加，但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不是一种历史上不可避免地走向这种专政的过渡阶段，但是，凡是实现这种政府的地方，这种政府可能成为争取实现这种专政的起点。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那些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真正的工人政府（第5点）。”

委员会认为，关于工人政府的不同形式以及共产党人对不同形式的政府采取的态度等问题，这里的写法已足够明确了。

最后，在21页应加上一个新的段落作为第14段：

**14. 共产国际作为世界性的党，共产国际随着组织上扩大成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在从事政治活动方面，也必须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它必须特别注意从整体上领导各个地区性小组的必要的行动。**

关于国际纪律的最后一段现在就是第15段。

委员会请求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这里宣读的决议修订稿。

**博尔迪加（意大利）：**

同志们，意大利代表团多数派本来要就刚刚向大会阐述的策略提纲谈几点意见。

我甚至还拟了另一个提纲草案，并已交委员会，它在一些章节上同提交代表大会的提纲不同，但是，在大会的目前时刻，考虑到与我国特殊情况相联系的政治状况，我们认为，坚持一场关于策略问题的辩论，并非绝对必要。

我们的提纲草案包括有关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问题的一些修改。我们希望，我们甚至坚信，在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将会讨论这些问题，或者至少在第五次世界代表会上将会谈到这些问题，因为下次代表大会必须研究共产国际纲领问题，而且我们坚信，也一定要对这些策略问题作必要的系统的修改。

因此，我们请求即将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把我们提出的草案作为文件保存起来，它可以用作资料，也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和进行彻底的研究。

在我们发表了这一声明以后，我们现在将投票表决这一决议。（掌声。）

**主席：**

我们表决策略提纲（见附件7），是否有人反对？有没有弃权的？——都没有。我宣布，策略决议连同修改方案一致通过。

（掌声。）

### 关于致阿姆斯特丹派的公开信

制定关于**资本进攻**的决议的委员会还有一项任务，就资本的进攻和统一战线问题起草一封致阿姆斯特丹派的**公开信**。委员会告诉我们，这一工作尚未完全结束，这份材料也应该送交执行委员会（见附件8）。

### 表决通过关于东方问题的决议

**东方问题**委员会已拟就他们的决议，并已将决议复制，分发给各位代表（见附件9）。因此，没有必要再进行宣读。我们现在表决这一决议。

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决议一致通过。



## 表决通过关于各国共产党的 的教育工作的决议

有关教育问题的决议，同样已经复印和分发，我们同样可以进行表决。（见附件10）

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这一决议也一致通过。

## 表决通过法国共产党的工作和行动纲领

另外，法国党行动纲领已在各代表团手中（见附件11）。主席团已接到通知说，法国代表团的所有3派，对于行动纲领中所述原则，意见完全一致。

我们进行表决。是否有人反对这一行动纲领？有没有弃权的？——都没有。一致通过法国党行动纲领。

## 表决通过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

接下去我们进行有关“俄罗斯革命的五年”这一报告的决议，请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发言。

**克拉拉·蔡特金：**

### 关于俄国革命的决议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苏维埃俄国的劳动人民表示深深的感谢，他们不仅在革命斗争中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

级专政，而且在反对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斗争中，迄今一直胜利地保卫了革命成果，对此，代表大会表示无限敬佩。他们就是这样为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的。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十分满意地指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虽然面临着大量的巨大困难和危险，但仍然光辉地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经过严酷的国内战争的考验，苏维埃国家变得更加坚强了。由于红军的无比英勇，苏维埃国家在各条战线上摧毁了世界资产阶级所装备和支持的武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方面，苏维埃国家粉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野心，它们企图用外交讹诈和经济压力迫使苏维埃国家放弃其无产阶级本质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目的——承认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权利，放弃工业国有化。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冲击下，苏维埃国家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基本前提——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苏维埃共和国保卫了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使他们不致为了承担巨额外债而沦为各国资本家的殖民奴仆。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俄国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它不再被迫拿起武器来保卫其生存起，就以无比的精力着手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并坚定不移地着眼于共产主义革命。为达到这个目的，它要经历种种阶段，采取各种措施，所谓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是当时俄国特殊的主观和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世界革命进展缓慢和苏维埃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处于孤立地位而产生的结果。尽管因此产生了巨大困难，这个工人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

俄国无产者在夺取和保卫政权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为

全世界工人付出了极高的学费，现在他们又要忍受巨大的牺牲进行试验和摸索，解决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问题和任务。对于世界无产阶级来说，苏维埃俄国始终是革命历史经验的宝库。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满意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政策保证和巩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首要前提——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专政，才能粉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为反对工人的彻底解放而进行的反抗，从而保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铺平实现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其次，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指出，俄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在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夺取并保住国家政权的斗争中，目标明确，行动果敢，起到了值得称赞的决定性作用。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和它的严格纪律，使群众认清了革命的目标和道路，高度激发了他们的坚定意志和牺牲精神，激起他们完全忘我的英雄主义精神，使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牢不可破、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请各国无产者注意，无产阶级革命永远不可能单单在一国范围内取得完全胜利，而只有在国际范围内作为世界革命才可以取得胜利。苏维埃俄国为了自己的存在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而进行的工作和斗争，也就是为了使全世界无产者、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挣脱枷锁、摆脱奴役的斗争。俄国的无产者已经充分尽到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先锋的责任，世界无产阶级最终也应尽到自己的责任。各国工人、受剥削和受奴役的人们，必须在道义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表现出对苏维埃俄国最积极的声援。不仅是国际团结，而且还有他们本身的利益，都要

求他们必须为此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展开最激烈的斗争。在每一个国家里，他们的口号必须是：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正式承认苏维埃俄国！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建设进行各种有力的支援！苏维埃俄国在每一方面的加强，都意味着世界资产阶级的削弱。苏维埃俄国已存在5年，这一事实就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空前沉重的难以经受的打击。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号召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在苏维埃俄国榜样的激励下，准备给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把一切力量贡献给世界革命。

**主席：**

我们进行表决。是否有人反对这一决议？——没有。我宣布，一致通过。（掌声。）现在进行我们日程的下一项，选举执行委员会。已经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现在柯拉罗夫同志以委员会的名义发言。

## 选举执行委员会

**柯拉罗夫：**

根据关于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的决议，下届执行委员会将由1名主席、24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

依照这一决议，主席团曾请求一些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并准备一个包括全部委员的名单。一些党已经交来全部名单，而另一些党只是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

小委员会不得不解决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国际由62个共产党组成，所有这些党都很想被选进执行

委员会，这当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小委员会只好在人选问题上，优先考虑某些党，即那些就其党员人数和政治作用来说对国际具有较大意义的党。

另一方面，小委员会也曾努力使新的执行委员会差不多代表着整个世界。我们认为，小委员会大体上令人满意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它提给大家的名单中包括了各个大陆、所有大党以及在一些方面具有相同条件的各种类型的党的代表。

小委员会所拟定的名单，经过一些修改后，业经主席团批准，我受命向大家传达这一名单。下面是名单：

		代表		候补代表
主 席	1	季诺维也夫		——
法 国	2	弗罗萨尔，苏瓦林	1	迪雷
德 国	2	蔡特金，霍恩勒	1	伯特歇
俄 国	2	布哈林，拉狄克	2	列宁，托洛茨基
捷克斯洛伐克	2	什麦拉里，纽拉特	1	穆纳
意大利	2	杰纳利 葛兰西	1	博尔迪加
青年国际	2	许勒，沙茨金		——
英 国	1	马克·曼努斯	1	纽博尔德
美 国	1	卡尔	1	丹门
斯堪的纳维亚	2	霍格伦，舍弗洛		——
波 兰	1	普鲁赫尼亚克		——
芬 兰	1	库西宁		——
巴 尔 干	1	柯拉罗夫	1	马卡维
澳大利亚	1	加登		——
南 美	1	斯蒂尔纳		——

南	非	1	安德留斯	—
东	方	2	片山潜, 萨法罗夫	1 罗易
共计:		2 5		1 0

意大利党有权在他们的统一党代表大会之后, 提出他们在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问题的新建议, 但必须由执行委员会批准。

我以主席团的名义, 请求大家尽可能地一致通过这一名单。

有一些在这个名单中没有他们的代表名额的党,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关于名额有限的原因, 我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一开始就讲过了。我请求没有照顾到他们建议的那些党不要坚持自己的建议, 同意主席团提出的方案。(掌声。)

**主席:**

我建议, 会议按下述方法进行, 如果有什么修改意见要提出, 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那样一来, 我们就要先解决这些建议, 然后才能表决这整个名单。迄今为止, 我们只接到通知, 美国代表团的一部分人不完全同意由代表团来提出候选人的这种方式。在这里, 我以主席团的名义指出, 任何代表团都有可能提出候选人, 现在代表大会应该作出决定。

所以我问, 是否有人希望对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修改意见? 看来一切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我们希望, 讨论只是针对一般的问题,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进行表决。

**比令斯(美国):**

主席同志, 同志们, 我对选举丹门同志作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持异议。那些提名丹门同志的同志们这样做是无视党的纪律, 美国代表团的多数派有权提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 这样做的少数派事先未同代表团的多数派商量。在代表团的会议

上，用表决的方式一致同意，卡尔同志作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比令斯作为他的副手。因此，我以代表团多数派的名义反对提名丹门同志，并希望看到把卡尔同志和他的副手比令斯同志列入名单。

**格律恩（奥地利）：**

我受奥地利、瑞士和荷兰3个党代表团的委托提出动议，给这3个中等大小党1位代表的名额，它们一共拥有2·3万党员，他们的国家有1700万人口。在委员会的建议中包含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2名代表名额，那些国家的人口总共不超过100万，它们的党加在一起也并不比委托我在此发言的3个党大多少。

我认为，在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党有1名代表、1名候补代表也就完全够了。必要的话，也许美国党少出1名候补委员，美国党的重要性还刚刚增大。请你们接受这一原则提案给这3个代表团以机会，在事休息之后提出具体的人选建议。

**托尔普（挪威，用挪威语发言，瓦伦尼乌斯翻译）：**

在委员会的建议名单中，提名舍弗洛同志为挪威在执行委员会中的委员。挪威代表团已经向挪威发出电报，请示党的领导是否赞成迈尔同志，现已收到答复，党的领导在1票反对的情况下赞成迈尔同志。因此，托尔普建议选举迈尔同志来代替舍弗洛同志，他认为，这样做更易于克服党目前经受的巨大危机，也易于与执行委员会协调一致。此外，舍弗洛同志是国会议员，因此不能呆在莫斯科，而对于迈尔同志来说比较容易做到这一点。他提议，代表大会选举迈尔同志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主席：**

辩论结束，现在请柯拉罗夫同志代表选举委员会发言。

**柯拉罗夫（保加利亚）：**

同志们，美国比令斯同志提的抗议非常不恰当。各个代表团提出的建议只供参考，是暂时性的，决不能是约束主席团和委员会的建议。根据代表大会自己作出的决议，代表大会有权对一些代表团的建议不予考虑。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国际的党，有一个国际的委员会，一个由代表大会自己提出和委任的执行委员会。

当然，事情非常清楚，代表大会在选举它的执行委员会时，是会考虑不同的党、它们的力量、它们的政策和它们的需要的。但是，如果认为每个党、每个代表团的愿望代表大会都必须予以满足，那就完全错了。

主席团列入名单的丹门同志是美国的一个老革命家，当主席团向大家提出这个同志作为美国候选人时，只不过是要求大家选一位革命同志，他配得上当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奥地利、荷兰、瑞士3个党趁此时机结成了联盟。我不知道，这个联盟除了提名1名代表外，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我必须再说一遍，要使所有的党都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有很多党，我们希望明年将会有更多的党，因此，许多党仍然是不能通过自己的代表来直接代表，而是通过执行委员会来代表，执行委员会是国际党的委员会。

挪威来的代表以挪威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建议，由迈尔同志来代替舍弗洛同志。

我必须以主席团和选举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这个建议是不能接受的，我们也将坦率地说明为什么不能接受。在我前面发言的那个同志指出，舍弗洛同志在党内发生分裂的时候，站在党内的少数派一边，因此，他不代表党内多数派的意志、思想和策略。



同志们，这与要知道挪威党多数派的思想、方针是什么毫无关系，因为这不是在选举挪威党的领导委员会成员。这里是要选举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因此，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和策略。

我们说，舍弗洛同志在挪威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方针，我们有权利和责任提出建议，让他担任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这个原因，我以主席团和委员会的名义建议，大家不要采纳你们刚才听到的修改建议。（掌声。）

**主席：**

我们觉得必须现在就开始进行表决，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选举和委员的选举分别进行。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此进行。

既然无人提出异议，我们现在就选举主席。共产国际提议季诺维也夫同志。（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请所有赞成委员会建议的同志举手。——反对的请举手。我宣布，一致选举季诺维也夫同志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掌声再起。）

同志们，现在表决其他的问题。首先提请大家注意，这3个建议，我们必须分别予以表决。首先是美国代表团部分同志建议，选举比令斯同志来代替丹门同志。同志们，大家已经听到柯拉罗夫同志所说明的理由。委员会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建议。

现在我要问：谁赞成选举比令斯同志而不选举丹门同志的动议？——现在统计反对票。谁赞成委员会的建议？——问题得到解决，丹门同志当选。

现在表决挪威的建议。按照挪威代表团部分同志建议，应该

选举迈尔同志而不选举舍弗洛同志。我再问一次，挪威代表团建议，不应该接受委员会建议，而应该选举迈尔同志不选举舍弗洛同志，谁赞成挪威代表团的这一建议？——谁赞成委员会的建议？——我宣布，舍弗洛同志当选。

然后是奥地利代表团的建议，这是几个代表团提建议的问题，这也涉及各个代表在全体大会上对委员会建议表态的问题，新的建议当然只能是有关已经提出的候选人问题。格律恩同志提出的问题与我们现在进行的辩论，与我们现在商量的问题，只有一点间接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打算表决一下。格律恩同志建议，奥地利、荷兰、瑞士3个国家联合起来，应得1名代表名额。柯拉罗夫已经说明，委员会没有理由改变它的立场。现在我来问问大家的意见，谁赞成奥地利同志的建议？——谁赞成坚持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委员会的建议。

现在表决所有的候选人。大家是否希望每个候选人都分别进行表决？（喊声：不要！）那么就作为整体来表决。赞成委员会建议的代表请举手。——不赞成的请举手。有代表弃权吗？——我宣布，委员会所提的候选人，一致通过。（掌声。）

## 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第四次代表大会是确切而具体地阐明问题以及研究和区别对待问题的大会。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召开的，即它不需要制定特殊的、专门的新的任务。我们有另外一项任务，这项任务我刚才已简要地说明，也就是要把前3次代

表大会，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决议加以具体化、明确化，并加以区分。我认为，我们这次代表大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第一次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的世界党举行会议，这一点表现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处理了一大批有关各党的最重要的事务上。

我们代表大会的大部分工作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的大量工作是挑选出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些委员会里进行研究，而每一个委员会都是一个小型的国际会议。我们处理了法国问题、意大利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挪威问题、丹麦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波兰问题、美国问题、西班牙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有关国家的运动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请其他党的一些最优秀代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我们所有党的共同经验。这就意味着我们国际终于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党。各个委员会仔细地检查了在一些党内出现的政治和组织问题，可以说是像一个好的认真的大夫在诊断他的病人，我们代表大会就是这样在检查每一个党、这些党的每一个细微差别，以及这些党的每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所作出的决议实际上都是我们国际组织的集体经验和集体精神的结晶。虽然在个别问题上还存在少数派（不这样也不行），那么这少数人也必须看到，这里在各个问题上所作的决定，事实上都是整个国际认为是好的决定。这是第一次我们如此难得的这样严格而又深入地研究一大批党的内部问题。

我们有法国问题，我希望，我们已帮助我们的法国兄弟党解决了原有法国党的余留问题。我们同我们的法国朋友坦率地讨论了党内的弱点，我们给了他们整个国际的一系列指示，而现在我们可

以静待这些谈判的结果，希望我们的法国兄弟党克服它的毛病。

我们还有意大利问题，那里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必须使分裂得支离破碎的革命的工人阶级重新获得新的力量、新的胜利信心，使社会党的优秀分子同共产党联合起来，牢记过去沉痛的教训。

我们遇到了捷克危机，我希望这次危机已成过去。事情是为数不多的工人由于形势的困难走上错误的道路，现在要使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令人十分满意的是，捷克代表团的多数派虽然完全有理由为捷克斯洛伐克党内部分人所犯的违反纪律行为而愤怒，但是他们还是完全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这个决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将使所遭受的损失重新得到弥补。

我们还有一个挪威问题，在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对此，布哈林同志今天已经作了详细而清楚的说明。在那里，同时存在着半改良主义、半工团主义的残余思想；在党内，联邦主义传统与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混杂在一起。问题仅仅是，要向我们的挪威党——共产国际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强大的党之一——说出全部真实情况。

我们还处理了一些别的问题，但愿都已顺利解决。

在大会结束时，也许少数人对大会的决议不完全满意，但愿能够期待他们自己积累的经验，他们必须像代表大会在意大利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深信整个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比我们的、属于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党的问题的确要重要得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有65个代表团，代表62个国家。而第三次代表大会只有52个代表团，我们的国际正在成长壮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着手周密地筹划和确定我们的工作，要深入

细致地研究，还要设法帮助各个党，不仅像过去必须做的那样提出普遍性的政治口号和策略方式，而且也还要提出非常具体的建议。总之，这一进程也就意味着共产国际不仅是一个宣传团体，一个共同的政治鼓动团体，而是开始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统一的世界组织。

我们还讨论了一些普遍性问题，在所有这些普遍性问题上，我们已做的工作是，把以前的决议精确化和规范化。我们今天通过的策略决议只有小小的任务，即继续执行第二次、尤其是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方针路线，并使其十分具体地与当前形势下的政治任务相适应。

我们在这里第一次详细地讨论了工人政府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作某些修改和详细的说明。但是代表大会的使命是，我们互相影响，最终归纳出整个国际的经验。在小委员会里，我们曾和我们的朋友霍恩勒一起工作过，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作时说，的确，工人政府这个提法，就在今天来看，也还不是完美无缺的。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回答他，我们首先必须真正地有那么两三个工人政府，这些政府必须积累经验，在这个口号下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我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一个或是几个国家里有了这种经验。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策略。12月，总的方针已经拟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集中了几乎整整一年来的经验，指出我们这种策略所遇到的种种阻力。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很精确地制定了整整一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策略，现在的问题是要运用这一策略。

类似的情况，还有土地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从

理论上出色地制订了总的方针，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这些方针适应当前时期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条件；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说什么共产党人根本不必太多地关心农民。现在，这在共产国际里已经是为大家所接受的立场。我们现在在土地问题上有一条很明确的路线，这就是说，迎接胜利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一半。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才能够真正地赢得胜利并保持胜利。而另一半任务就在于，我们也要懂得，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使农民中的一部分人中立化，争取另一部分农民站到我们这一边。有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理论性决议和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实际行动的决议，也就给我们农村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和我们的整个农村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现在谈谈东方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确定了总的理论路线，现在已经证明这一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与非共产主义的革命民族运动的关系已经很清楚地写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之中，理论路线依旧是原来的路线。现在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革命正在发展的国家里实际运用这一路线。我希望，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东方民族亿万人民的实际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我们还没有通过共产国际的纲领，但是，我们确实为我们的纲领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不言而喻，我们进行过的讨论，已经提出来的一些草案，必须经过修改，我们将在今年以内设法掌握整个国际的意图。但是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拟定了初步的概括性准则，我们未来的纲领已经有了一个总的轮廓。

我们详细地讨论了青年问题、妇女问题、消费合作社，以及运动中的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总括起来构成我们全部工作的内容。

在工会问题上，我们作了一个重要的决议，我们与所有工团主义分子中的优秀人物结成一个联盟。我们同工团主义者的谅解绝对不是外交场合上的谅解，而是兄弟般的、开诚布公的谅解，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与我们那些不是共产党人而又自称共产党人的工团主义的同志们有重大的意见分歧，我们同他们在理论方面有重大分歧，在实践方面也有某些分歧，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完全公开的，每一个工人都可以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这意味着，这是在有权要求真正体现整个工人阶级精神的我们的共产国际与工人阶级中那些还不属于我们国际而又愿意为争取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部分人之间的一种谅解。同工团主义者的这种谅解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总而言之，你们想一想土地问题，争取农民的问题；想一想东方问题，争取被压迫民族的问题；想一想与工团主义者的谅解问题，争取还不属于我们的大部分工人的问题；想一想关于工人政府的决议，即关于争取那些愿意为反对资产阶级而斗争的无党派的、工团主义的、甚至信奉基督教的工人们，争取愿意同我们一起斗争的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的那些决议。如果你们想想所有这些方面，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正在有计划地、有意识地、认真地、实际地准备为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真正胜利所必需的全部条件。

此时此刻，我们没能作出发起进攻的决议，这样做的时机尚

未到来。但是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采取了一切准备措施，以便在适当时机号召发起进攻，用这些措施在适当的时候帮助工人阶级振奋起来。

在这方面，我认为代表大会的工作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代表大会是一个大学校，我们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第一次很好地彻底调查、研究了每一个党，了解了每一个党。我们现在不仅熟悉这些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且熟悉这些党本身，熟悉它们的弱点，它们的问题，它们的内部困难，它们的目标，它们的精神。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来说，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特别着重地强调了工会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时代的需要要求这样做。我们现在必须像一个人一样；一致主张全世界工会要团结，因为阿姆斯特丹派在准备分裂。这并不是说我们将违背自己的共产主义原则，绝对不是的。

12月11日，由阿姆斯特丹派的先生们召开的和平会议在海牙开幕。他们是那么好心好意地邀请了俄国工会和俄国消费合作社。他们没有邀请我们共产国际，大概他们认为，共产国际不愿意反对战争，或者在这场斗争中无关紧要。好吧，我们不会为此生他们的气，很显然，他们怕邀请共产国际，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但是他们邀请了俄国工会和俄国消费合作社，我们的同志急忙前往，俄国同志告诉我们，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拉狄克同志作为俄国工会的代表已经去海牙了，洛佐夫斯基同志作为俄国工会的代表也到那里去了。如果阿姆斯特丹派的先生们打断我们的发言——可以预料这些民主主义先生是会这样做的——我们的同志将在那里开始公开战斗，把应该说的话直言不讳地当面告诉阿



姆斯特丹分子，也就是说，他们将告诉他们：“是的，先生们，如果你想反对战争，你们首先必须放弃‘保卫祖国’的口号。如果把保卫祖国作为论题，就不可能反对战争。如果你想反对战争，那么你们就必须承认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在军队中开展秘密工作。如果你们要宣布一次反对战争的总罢工，那么你们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必须这样开始，也许着手先组织一次为期1天的罢工来反对军国主义，必须这样开始，首先着手准备使军队反对战争。因为如果这些军队20年之久都是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人们就不能在第21年的某一天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想建议军队参加罢工。’”

这些话我们会当面告诉阿姆斯特丹派的先生们的，我们将提醒他们，他们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他们对整个形势是有一份责任的。我们将提醒他们，1914年的工会国际，是进行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手中的主要力量。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送给他们，我们在海牙将坦率地把一切都当面告诉他们。

但是，同志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到处主张工会的统一，不惜一切代价主张统一，这样，我们在革命的前夕就不致于赤手空拳，毫无准备。无产阶级的这个唯一的真正的群众性组织，我们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这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它到达共产党人手中，它将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予以保护，免得它分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工会的统一。

同志们，这些就是我们所有决议的主要内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没有自吹自擂。现在，我们必须在每一个党内进行不倦的准备工作，一种整顿工作。如果有人听到，有的地方开除了一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可能会看作一件小事。不，同志们，这

不是小事情，这是党在准备整顿，在代表大会提出要准备大力整顿以后，在一些党内已经在贯彻这种必要的“整顿工作”。这是一项乏味的和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工作。谁要是想使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的党的党准备战斗，现在就必须利用每一天时间彻底调查研究各个党，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个党才能在适当时机起到它的历史作用。

同志们，我们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组织决议，我们清除了我们机体中的所有联邦主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联邦主义的东西。我们希望，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不会再出现像我们今天进行的关于选举执行委员会的这种争论。人们可以争吵，究竟这个人或是那个人适合进入执行委员会。这一点我们应该做到并冷静地说明，那个人我们信得过，那个人我们信不过，但是像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状况，两三个国家结成联盟，希望使自己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个代表，而且仅仅是站在民族的立场考虑，这种状况将来一定不要再发生。我们希望，今天是最后一次看到这样一出戏。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的世界党，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世界党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来自巴尔干，来自日本、德国或俄国。我们从运动中挑选我们所得到的最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从现在起，我们将同一切邦联主义倾向作斗争，贯彻执行真正的纪律。

关于纪律，还要谈几句！同志们有时强调，自己是守纪律的，因为他们执行了他们所赞成的决议。这还算不上守纪律！只有在他不完全同意一项决议，而又不得不执行的时候，才开始有服从纪律的问题。（一点不错！）同志们，我们请求少数派，他们也许不赞成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某一项决议，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要

遵守纪律。对于已经同意的事情就不需要纪律，那是信念。但是在必须执行决定，而决定又不完全符合自己的口味时，才真正开始碰到国际的纪律问题。

我认为，我们执行委员会改组的意义是很大的。

它不仅是一项组织措施，而且还是一项具有巨大影响的政治措施，这项措施意味着我们必须成为世界党，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国际的纪律。在我们的决议中，强调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经说过这话，我们只是把它简单地重复了一下。我们曾经说，任何一次大的罢工，任何一次局部起义，甚至任何一次重大的议会危机，在已经出现的不稳定的均势下，都会成为一次巨大的革命运动的起点，或者甚至成为一场革命的起点。在这个决议中，每一个字我们都要掂量，斟酌无数遍，才选定这种提法。这一句话可以证明是绝对正确，绝对科学的。谁也说不上，这个不稳定的时期将会延续多久，资本的进攻将会持续多久。谁也说不上，我们从守势转为攻势的时机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现在不必想几十年，而是几年。现在的问题不是几十年，而是几年。

关于革命的规模问题，问题不在于各个党，而要看整个形势。就目前来说，不是10年，而是几年。形势就是这样。完全用不着太乐观，可以冷静地向公众讲明白这个问题，我们的主要任务首先是争取工人群众。为此，要做准备工作，为此，还要有共产国际。再过几年，我们就有了巩固的共产党的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我们就能够无所畏惧。

俄国革命的5年不是白白度过的，所有可能的事都出现了。俄国工农最大的骄傲就是，他们可以说，尽管我们历尽艰辛，你

们将会看到，我们的确为提高和组织别国的工人群众做了些事情。（掌声。）

如上所述，还有几年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喘息一下。我们看到，已经做了准备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有一个坚强的共产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现在，在任何一个遥远国家里，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坚强核心，比凡尔赛和约，比洛桑会议，或者比高级外交官终日鬼混的那一切所谓的世界会议，都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例如，在印度建立一个共产党的坚定的核心——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所有这些会议重要得多。

因此，同志们，着手工作吧！我们正临近困难的时期，在决议中，我们曾指出，国际法西斯主义正在进军。这意味着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将进入监狱，遭到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者先生们的杀害，他们正与白卫队员臂挽着臂地前进。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困难时期，但是已经流逝的时间并非白白过去。资产阶级同了不起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一起，想尽一切办法击败我们，他们没有成功。我们在统一战线策略中有扭转整个形势和改进当前处境的策略秘诀。现在，我们给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分子发出一封公开信，这些人正像社会爱国者所做的那样，将会拒绝统一战线。今天，我看了法国社会爱国党人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一篇文章。当我们的法国同志说：来吧！他们回答道：我们不能跟你们搞统一战线。请看看，列宁在下面引文中是如何描写我们的情况的。接下去是列宁论述法国社会爱国者的一些很客气的话。下一页上写道：请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谈论我们的！然后，接下去是一些更加美妙的引文。（笑声。）最后又引用了鄙人的一些话，我对他们也曾有过某些恭维。他们把所有这些都凑

在一起，然后说道，我们不能跟你们建立统一战线。——也许第二国际也会这样做。这些人也许认为，我们会偏爱他们，我们会忘掉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罪行，我们会不再当着工人阶级的面谴责他们。决不会！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正好是继续谴责第二国际这一罪行。阿姆斯特丹国际是叛卖的国际，因为它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但是，尽管如此，要跟所有愿意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工人一起建立统一战线！

同志们，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结束我们的工作。我们深信，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我们的62个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开始工作吧，同志们，尽管我们必须克服重重困难，我们预祝你们取得最巨大的成就。你们应该把消息带回家去，告诉他们，国际现在已经用十分具体的决议武装起来，你们很好地研究了所有我们的行动，逐步地帮助各个兄弟党摆脱困境。你们应该把消息带给他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一致，我们所有的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聚集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新时期，简言之，我们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世界党。让资产阶级及其白色的或黄色的第二国际在它的面前发抖吧！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党万岁！

（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克里姆林宫走读学校小型乐队奏起《国际歌》，全场起立，齐唱《国际歌》。随即又是热烈的掌声，主席团欢呼：die Carmagnole！<sup>①</sup>意大利和法国人唱起红旗歌。）（掌声。）

---

<sup>①</sup> die Carmagnole，即卡马尼奥拉歌（或舞曲），是1792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歌曲和舞蹈。——译者注

## 柯拉罗夫代表外国代表团致谢词

**柯拉罗夫：**

（用法语）请允许我以所有外国代表团的名义向我们的俄国同志表示感谢，并请允许我用俄语向俄国同志表示感谢。（掌声。）

（用俄语）尊敬的俄国同志们！我非常高兴，能以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外国代表团的名义，向俄国共产党，向整个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农民，致以深切的谢意，感谢你们给予我们外国代表的兄弟般的友好接待。

你们给世界代表大会创造了一切可能做到和想到的方便条件，保证会议的艰巨和繁重的工作能够顺利地、从容不迫地进行。我们也许把我们的工作拖得太长，滥用了这种好客精神，可是，你们大概会宽容我们的。

你们给我们外国代表团提供可能性，让我们坚信，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俄国无产者中激起了何等难以形容的热情和何等无穷无尽的革命干劲，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俄国劳动人民如何不顾国内的巨大困难和周围帝国主义国家的种种严重威胁，如何通过坚韧不拔的工作，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及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的日益增长的同情，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国家，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你们通过直接地、积极地参与代表大会的工作，用俄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和犀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给大会的所有决议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上的一切辩论都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伟大领袖的影响下进行的。

此外，你们向我们嘘寒问暖，充满了深切的手足之情。我们早就知道俄国人民高尚情操，现在我们更亲身体会到，革命大大有利于发扬一切高尚的品德，有了这种品德，也就有了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团结。

我们将坚定而勇敢地沿着十月革命为我们指出的道路前进，坚决地继续进行推翻世界资本统治的革命斗争，以此来报答你们的盛情友好的接待。

再一次表示我们最热诚的感谢！

（用法语喊：）俄国共产党万岁！俄国劳动人民万岁！（经久不息的掌声。）

### 纽拉特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谢词

**主席：**

主席团决定，在此时刻，所有代表都应该懂得各种语言，决定不再进行翻译。（笑声。）

首先，大会办公室对从事技术工作的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的辛勤有益的工作。（热烈的掌声。）

以主席团的名义，如果可以的话，我还要补充一句，以全体代表的名义，我们向俄国工人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在彼得格勒和在莫斯科给予我们的热诚接待。（纷纷表示赞同。）有阶级觉悟的国际无产阶级的使者今天只有在俄国才能够安安静静地、不受干扰地工作、讨论和研究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俄国的农民和工人是造时势的英雄。我们非常高兴到这里来，作出最重要决议，准备战斗，以迎接伟大的国际斗

争，迎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决定性战役。但是，我们要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遵照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去工作，使我们逐渐能够做到，不再是作为客人到这里来，而是反过来作为一个首先打倒资产阶级、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主人接待我们的客人——俄国无产者。（热烈的掌声。）我们要这样欢迎俄国的农民和工人。俄国工人阶级万岁！坚强的俄国共产党万岁！国际无产阶级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掌声雷鸣。）

我宣布，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

（随着博尔迪加的喊声，在乐队伴奏下又唱了一段《国际歌》，然后喊die Carmagnole，最后在乐曲声中向共产国际各个成员表示敬意。）

**会议结束时间：晚9时45分。**



## 附件1

### 澄清事实 多姆斯基声明（波兰）

季诺维也夫在讲话中，反对所谓我的波兰民族主义，完全是由于事实上的误解。我那篇遭到指责的文章，不是在进攻华沙时写的，而写的时间要早得多——大约在7月初。在这篇文章中，我没有阐述不容许把无产阶级专政硬搬到一个处在刺刀尖上的国家这样一个原则性的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只有在当时波兰的具体情况下搞这种尝试是错误的，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坚信，苏维埃政府不会犯这种错误。后来，我冒昧地在给俄国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种错误；列宁同志在一年以后曾公开指出，那是一个错误。

至于指责我在讲话中只是因为波兰而拒绝工人政府（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看法），我并没有讲这种话。

L. 多姆斯基（波兰）

## 附件2

### 美国问题委员会的抗议

萨利文同志在11月12日的全体大会上作了发言，在他的发言

中，用最激烈的语言攻击工人党机关报《工人》，当时他从该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句话，并答应将有关文章送交美国问题委员会。委员会在审阅了这篇文章之后声明，文章中有关词句的含意与萨利文同志所强加给它的含义恰恰相反。委员会断然反对萨利文同志在全体大会上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在美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立过巨大功勋的机关报。

美国问题委员会

瓦列茨基（签名）

## 附件3

### 关于法国问题的政治决议

#### 党的危机和派别的作用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法国共产党从议会社会主义向革命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其原因决不仅仅在于客观条件、传统以及工人的民族心理等，而且首先在于受到了非共产主义分子的直接反对，而且有时是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些分子在党的上层，特别是在中派当中还很有势力，在图尔代表大会以后，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中派的手里。

目前党的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中派领导人所采取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和观望等待的政策，这些人面对党组织的迫切需要，却企图赢得时间，借以掩盖其在工会、统一战线以及党组织等问题上的直接的破坏政策。中派领导人用这种办法赢得了时间，但对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来说却是失去了时间。

代表大会责成执行委员会密切注视法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以便依靠党内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使党摆脱那些制造并不断加深危机的人的影响。

代表大会不能容忍这种分裂的想法，因为根据党的当前情况来看，完全不应该产生分裂现象。绝大多数党员都是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只是由于党在理论思想上不够明确，党内又缺乏自觉性，才使党内的保守分子、中派和半中派分子有可能制造大混乱，建立派别。如能向全党切实说明发生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那么绝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党的无产阶级基本群众就一定会站到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这一边来。有些人虽已入党，但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方面却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习俗保持着联系，既不能理解真正无产阶级的政策，又不能遵守革命纪律，因此，把这些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便成为整顿和巩固党的队伍，使党能够行动起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当然需要知识分子在理论知识以及宣传和写作方面对组织作出贡献，但是这些人必须毅然决然地同资产阶级的习俗完全断绝联系，切断与他们原出身阶层的联系，自己不要求例外，不要求特权，跟普通党员一样地服从党的纪律。

在法国，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仅凭一时的兴趣或为了个人前途才进入党内，这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损害了党的革命本色，使党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丧失信誉，妨碍党取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党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些人清除出去，今后对他们仍要关闭党的大门。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由在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上无可指摘的工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来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

代表大会指出，执行委员会试图根据两个主要派别（中派和左派）对等原则建立领导机构，借以缓和表现在组织方面的危机，但这种打算遭到中派阻挠。这无疑是受到中派最保守分子的影响，因为这些人每当中派与左派发生抵触时，总是在中派当中占上风。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向法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说明，执行委员会为使两个主要派别达成暂时谅解而作的努力，目的在于促进巴黎代表大会的工作，而决不是对作为法国共产党最高机关的代表大会的无可争辩的权利的侵犯。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加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左派犯了这种或那种个别错误，但是，它在巴黎代表大会以前或在代表大会期间，基本上力求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而且在有关统一战线和工会这些革命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它都采取了跟中派以及勒努同志集团完全相反的正确态度。

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在中派里无疑是占多数的一切真正革命、真正是无产阶级的分子，制止保守分子的反抗，同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工作。对人数占第三位的、特别坚决而显然是错误地反对统一战线政策的那一派，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 极 左 派

塞纳联盟由于清算了自己在组织上的联邦主义的性质，也就拒绝了所谓极左派所采取的明显错误的立场。但是以海纳和拉维涅两个同志为代表的极左派，却认为可以授予德尔普兰克先生以限制性的代表权，要求他在表决一切问题时都必须弃权，也不承担任何义务。上述极左派代表的这种做法证明他们丝毫不懂得

共产国际的精神实质。我们的组织所依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本不允许有限制性的代表权，不论在地区性、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代表大会上都是一样。代表大会之所以具有意义，就在于各级组织（地区性的、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的各项集体决议，都是经过全体代表的自由讨论和自由表决而制定的。十分明显，如果代表们的代表权事先就受到限制，那么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交流经验和争辩就将失去一切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这些人拒绝向国际承担任何义务，共产国际的基本组织原则从而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似乎参加国际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使全体成员负有无条件地遵守纪律和执行一切决议的义务。代表大会要求我们法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就地彻底调查这次的整个事件，并根据这次事件作出政治和组织方面的结论。

## 工 会 问 题

代表大会所作有关工会问题的决议中包含着组织上和形式上的一些让步，以便使党更易于接近工会组织和工会群众，原因是这些组织和群众还没有具备共产主义观点。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意味着同意放弃工会的政策，那就是完全歪曲了上述决议的原意。这个政策曾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目前还有很多的党员在宣传它。在这个问题上以厄内斯特·拉封为代表的思想倾向，是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和整个共产主义观点不可调和的、完全对立的。党不可能也不打算侵犯工会的自治，但是它必须无情地揭露和惩罚那些为了在工会中大搞他们自己的、使组织涣散的无政府主义活动而要求自治的党员。国际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比在

任何方面，都更加不能容忍背离不论从理论上或国际实践上来说都是唯一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

### 为抗议勒阿弗尔惨案 而进行罢工的教训

勒阿弗尔罢工虽然是一次地方性罢工，但它无疑证明了法国无产阶级战斗决心的加强。资本主义政府以杀害4名工人来回答这次罢工，这个政府仿佛急于提醒法国的无产阶级，只有付出代价，展开激烈的斗争，表现出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作出许多牺牲，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并推翻资本主义奴役制度。

如果说法国无产阶级给予勒阿弗尔惨案的回答十分不够有力，那么这个责任不仅在于不同政见者和工会改良主义者习以为常的背叛行为，而且还在于统一总工会和共产党的显然错误的做法。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根本错误地对待革命行动问题的生动例证。

党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划分为经济的和政治的两个所谓各自独立的方面，这是根本错误的。而在这次事件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自主行事的主动精神，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支持统一总工会，好像资本主义政府杀害4名无产者只是经济行为，而不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至于统一总工会，它在巴黎建筑工人工会的压力下，在勒阿弗尔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即星期日，就确定在星期二举行抗议总罢工。法国各地工人甚至连这一惨案尚未能获悉，更何况总罢工的号召了。

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毫无疑问，统一总工会就在这次事件中又采取了一种适合于无政府主义分子

口味的政策，这些人根本不懂得采取革命行动和为革命行动做准备工作，他们用他们这帮人的革命号召来取代革命的斗争，而不考虑如何实现号召。党对统一总工会所采取的这种显然错误的步骤却默然顺从，没有用友好但又坚决的方式争取使统一总工会推迟罢工示威的日期，以便向群众展开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

面对着法国资产阶级的卑鄙罪行，党和统一总工会的首要任务本该是立即动员巴黎和各个省的党和工会的大批优秀宣传员，也向工人阶级中最落后的分子说明勒阿弗尔事件的意义，发动人民群众准备进行抗议和反击。在这种时候，党本应当印发千百万份告工人农民书，说明在勒阿弗尔犯下的罪行。党的中央机关报本应当每天每日地向社会叛徒——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提出问题：“你们究竟打算以什么斗争形式来回答勒阿弗尔惨案？”党这方面本应当同统一总工会一起宣传总罢工的主张，但不要预先规定日期和期限，而应该根据国内宣传鼓动工作和运动的发展情况再行规定。本来必须设法在各工厂、住宅区，以及各城市 and 地区成立临时抗议委员会，作为发起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应当吸收当地改良主义的组织的成员或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

只有通过这样有计划地、集中地、广泛地、紧张而又坚持不懈地进行1个星期或更长时间的宣传工作，才能使以群众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等形式出现的一个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运动达到高潮。这种运动所产生的持久效果将是加强党和统一总工会与群众的联系，增强它们的权威并扩大它们的影响，它们在革命工作中的彼此日益接近，以及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今天仍在追随改良主义者的人日益靠近党和统一总工会。

对所谓1921年5月1日总罢工，当时革命分子还不懂得要事先做好准备，而改良主义分子又罪恶地进行破坏，那次总罢工就成了法国国内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它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助长了资产阶级的气焰。1922年8月的“抗议总罢工”其实是右派的背叛行为和左派的错误做法的重演。国际最坚决地要求法国的同志们，不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哪一个部门工作，都必须非常审慎地对待群众行动问题，仔细地研究这种行动所具备的条件和应采用的方法，用批判的态度仔细检查本组织在每一个具体事情上所犯的错误，通过广泛而紧张的宣传工作，缜密地为群众行动创造条件，使自己提出的口号与群众采取行动的决心和能力一致起来。

改良主义的领袖们是在与他们紧密勾结一起的整个资产阶级舆论的出谋划策、怂恿和指示之下进行活动的。当然，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工会组织中只能是少数，但是只要党比他们更加注意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问题，仔细研究情况和形势，并通过党员向工会提出这种或那种适合于当前形势的建议，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就会少犯错误。

### **共济会，人权联盟和资产阶级报刊**

共济会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一点在第二国际大多数党中已得到公认。意大利社会党已于1914年把共济会会员开除出党，这项措施无疑是使党在大战期间能够执行反对派的政策的原因之一，因为意大利共济会会员充当协约国的工具，进行了有利于干涉者的活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所以没有在加入国际的条件中加



进一项说明共产主义与共济会不能相容的专门条款，因为这一原则已经包含在另一项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特别决议中。很多的法国共产党人竟然是共济会分会的成员，这件事情对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来说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国际认为，这一事实极为明显，同时又令人遗憾地证明了我们的法国党不仅保留着改良主义时代、议会主义时代和爱国主义时代的思想遗产，而且还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进行政治钻营的秘密机构保持着十分具体的联系，使党的最高领导丢尽脸面。

当共产主义先锋队聚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团体和组织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期间，一大批党的负责干部、议员、记者乃至中央委员会委员却与我们敌人的秘密组织保持着紧密联系。

特别令人沮丧的是，尽管共济会这个问题对整个国际来说已经十分明确，但是党内没有任何一派在图尔代表大会以后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是由于法国党内的派别斗争才使国际了解到这件事情已十分严重。

国际认为，必须一劳永逸地割断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与资产阶级政治组织之间存在的这种丢尽脸面、败坏党风的联系。法国革命无产阶级的光荣任务应该是，从它的一切阶级组织内，把那些打算同时参加两个敌对阵营的分子清除出去。

代表大会责成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3年1月1日以前，断绝某些以党员个人或集体形式出现的党跟共济会的一切联系。凡是现在还参加共济会的共产党人，如果在1923年1月1日以前不在党报上刊登声明，向自己的组织公开表示与共济会完全断绝关系，那么他就是自动退出共产党，并从此无权再要求入党。如有

参加共济会而隐瞒不报者，必须认为是混入党内的奸细，必须在全体无产者面前对有关的人员进行无情的揭露。

鉴于参加共济会——姑且不论其是否想追求纯物质享受，还是想飞黄腾达以及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件事本身证明了共产主义觉悟很不够和极端缺乏阶级感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以前曾经参加共济会而现在又愿意与之断绝关系的同志，今后2年内无权再担任党内的职务，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只有通过以普通战士的身分为革命事业进行辛勤劳动，才能使这些同志重新得到充分信任，并恢复其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权利。

鉴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联盟**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一种组织，它通过自己反对这种或那种“不公平现象”的种种行动，来散布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和偏见，而且主要是每当紧要关头，例如在战争时期，它就全力支持具有国家形式的资本，因此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为，参加**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联盟**是与共产党人的称号绝对不相称的，是违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的，并且要求所有已经参加联盟的党员于1923年1月1日以前退出联盟，报告自己的组织，并登报声明退出。

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 (1) 立即发表告全党书，阐明本决议的精神和意义；
- (2) 根据本决议精神采取一切措施，在1923年1月1日以前完成清洗党内共济会会员并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联盟**切断一切联系，不得有任何宽容姑息和疏忽遗漏。代表大会相信，在这次清洗和整顿工作中，中央委员会定能得到各个派别绝大多数党员的支持。

中央委员会应当列出名单，载明哪些同志（在巴黎或在外

省)既已加入共产党,甚至还在党内担任各种不同的职务,包括负责的职务,同时却又与资产阶级报刊进行合作。中央委员会必须要求这些人,1923年1月1日以前,在腐蚀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机构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党之间作出彻底的最终的抉择。违反这项多次提出并反复重申的规定的党的干部,1年之内无权任党内要职。

### 党的候选人

为了使党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性质,为了从党的队伍中清洗那些把党当作参加议会、市政机构和总参议会等的进身之阶的人,必须制定一项确定不移的准则,规定选举时提出的党的候选人名单中至少有9/10的人是在工厂、企业做工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农民。自由职业代表的人数应受严格限制,最多不能超过党通过党员占有的或者希望占有的席位总数的1/10;同时对自由职业的候选人必须严格进行选拔(由无产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详细审查他们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程度)。

只有通过这种办法,由共产党人充当的议员、市参议员、总参议员和市长等才会不再是大部分与工人阶级缺乏联系的政客,而成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之一。

### 共产党在殖民地工作

第四次代表大会还注意到,共产党在各殖民地正确地、系统地工作的巨大重要性。代表大会严厉谴责西迪贝勒阿巴斯共产党支部的态度,因为它用假马克思主义的空话掩盖纯粹的奴隶

制观点，实际上支持法国资本对其殖民地奴隶实行帝国主义统治。代表大会认为，我们进行殖民地工作不应当依靠那些彻头彻尾渗透了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偏见的人，而应当依靠当地的优秀分子，首先是当地的无产阶级青年工人。

只有宗主国的共产党为了反对殖民地奴役制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并在殖民地进行系统的革命工作，才能削弱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劳动群众的影响，赢得群众对法国无产阶级事业的同情，从而使法国资本不可能在无产阶级革命起义时期，利用殖民地的土著人作为反革命的最后一支后备队。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要求法国党及其中央委员会，要从人力和物力上更多地注意殖民地问题和在殖民地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应当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一个殖民地工作常务局，并吸收殖民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工作。

## 附件4

### 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改组 及其今后工作的决议

#### 世界代表大会

世界代表大会照例每年召开一次。开会日期由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确定。加入国际的各个支部应该派出代表，代表名额由执行委员会规定。费用由各个党负担。各个支部的表决票数由代表大会根据代表人数和国家的政治情况来确定。限制性代表权是不

能容许的，将立即被宣告无效，因为这种代表权是与一个国际的、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相抵触的。

### **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它由主席、24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委员至少应有15人常驻莫斯科。

### **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

一般情况下，每4个月举行1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该会议的人员组成如下：

(1) 执行委员会的25名委员；

(2) 德国、法国、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意大利以及青年国际、工会国际各另派3名代表；

(3) 英国、波兰、美国、保加利亚和挪威各派2名代表；

(4) 所有其他有表决权的支部各派1名代表。

主席团应当把可以暂缓研究的一切较大的原则问题提交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世界代表大会后立即举行。

### **主席团**

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进行第一次会议期间选出主席团，包括青年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无表决权的代表各1名。主席团下设：

1. 一个东方分局。执行委员会一定要特别重视该分局下一年的工作。该分局的领导人必须是主席团成员。东方分局在政治工

作上隶属主席团。与组织分局的关系由主席团处理。

2. 一个组织分局。(简称Org—Büro) 必须有至少 2 名主席团成员在内工作。Org—Büro由主席团领导。

3. 一个宣传鼓动分局。该分局由主席团的一名成员领导。该分局也直接受主席团领导。

4. 一个统计与情报分局。该分局受组织分局领导。

执行委员会有权另设其他分局。

### 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分工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要有详细的分工,主席团也是一样。主席团要给所有重要国家各任命1名负责干事,负责准备各该支部的工作。一般情况下,这位干事应是执行委员会成员,或者如有可能,应是主席团成员。如果这种干事既非执行委员会又非主席团的成员,那么他就应该在主席团的1位成员监督下进行工作。

主席团要组成一个总书记处,该书记处由1位总书记领导。执行委员会给他派2名副手。书记处不具备一个独立政治机构的职能,它只是主席团的一个办事机构。

执行委员会受权,在各个党内帮助它们根据各个国家的条件和状况进行类似的分工。

### 全权代表

执行委员会在特殊情况下,可向一些国家派遣全权代表,全权代表从各支部最有能力的同志中选调。执行委员会赋予这些代表以广泛的全权。这些全权代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以及他们与有关党的关系应在专门的指示中予以详细规定。

执行委员会受权着重监督21条和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确实贯彻执行。它的全权代表应竭力担负起这一监督工作。全权代表必须至少每月一次报告他们的工作结果。

### **国际监察委员会**

国际监察委员会继续存在。它的任务仍是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所确定给它的任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每年从两个相邻国家支部的中央各选出3名监察委员，选出的监委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世界代表大会把明年的这一任务交给德法两国支部。

### **技术情报处**

技术情报处仍然保留。它的任务是给执行委员会提供技术情报。它在工作上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

###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编辑部人员由执行委员会选派并受其领导。

### **执行委员会的出版物**

代表大会确认，所有共产党机关报一如既往在执行委员会要求下，应当立即翻印执行委员会的文件（号召、信件、决议等等）。

### **各国党的记录**

各个国家支部的中央都有责任把它们一切会议的记录定期送交执行委员会。

## 互设代表处

希望各重要邻国支部互设代表处，以沟通情况和协调工作。该代表处的报告应同时呈送执行委员会。

另外，希望代表处代表的任命要征得执行委员会的同意。

## 各国支部的党代表大会

在一般情况下，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扩大的全国委员会应在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为世界代表大会作准备并选举代表。各国支部的党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只有取得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有例外。

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维护各个国家支部的利益，并同时保证“自下而上地”运用国际运动全部经验的可能性。

这样做，同时使作为集中的世界党的共产国际，有可能“自上而下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向各个党下达从整个国际经验总结出来的指示。

## 辞 职

代表大会最强烈地谴责一些党中央的个别同志和成批委员的辞职，代表大会认为，这种辞职是严重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一个共产党内的任何领导职位都不属于被委托担任这种职务的人，而是属于整个共产国际。

代表大会决定一个支部经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只有征得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卸任。一个党中央未征得执行委员会同意擅自批准辞职，应属无效。



## **秘 密 工 作**

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一批重要的党已临近一个秘密活动时期，按照这一决议，主席团受权致力于高度重视有关党这种秘密工作的准备情况。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主席团应立即同这些党开始进行相应的磋商。

## **国际妇女书记处**

国际妇女书记处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执行委员会指定妇女书记，并在该书记同意下确定一切其他的组织措施。

## **在青年执行委员会中建立代表处**

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在青年国际中建立一个共产国际的正式的代表处。代表大会认为，促进青年运动的工作是执行委员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 **在红色工会国际中设立代表处**

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同红色工会国际中央一起，共同拟定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相互联系的形式。它指出，特别是在当前时期，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紧紧相连，从而要求工人阶级一切革命组织力量的特别密切的协调。

## **修 改 章 程**

代表大会重申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并委托执行委员会根据最近作出的决议修改和完善这一章程。这一工作必须及

时进行，将修改章程送交所有的党进行初议，最后由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批准。

## 附件5

### 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

共产国际早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就曾不得不对意大利问题进行缜密的研究。第四次代表大会已能对此作出某些结论。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的客观形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已经无力统治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已受到损害，统治阶级已感到惶恐不安。广大工人群众痛恨战争，他们在国内许多地方掀起暴动。很大一部分农民纷纷起来反对地主和国家，并决心支持工人的革命斗争。士兵反对战争，准备同工人结成同盟。

胜利进行革命的客观前提已经具备，只是缺少最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坚强的、准备战斗的、自觉的、革命的工人政党，就是说，一个坚决领导群众的真正的共产党。

大体上说来，大战结束后几乎在所有的交战国内，情况都相似。如果说1919—1920年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没有取得胜利，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缺少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这一点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显著，在那个国家里，当时革命即将来临，而现在它却堕入了反革命的无底深渊。

1920年秋，意大利工人占领工厂，这是意大利阶级斗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意大利工人曾经自发地催促以革命方

法解决危机。但是，没有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这一事实就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命运，决定了工人阶级在这个革命关头遭到失败，为法西斯主义目前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工人阶级由于缺少革命的领导，表现得不够果断，没有在他们的势力达到顶峰期间夺取政权，因此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工人阶级的死敌——资产阶级以其最活跃的一派即法西斯主义的面目出现，把枪口对准工人阶级的胸膛，建立了他们的专政，意大利的实例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意大利这样明显地表现出共产党在世界革命中应起如何巨大的历史作用，在那里，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党，才使历史进程变得有利于资产阶级。

意大利在这些决定性的年代里并非没有一个工人政党：老社会民主党拥有大批党员，而且从表面上看有着巨大影响。但是它的队伍里潜藏着改良主义分子，每逢革命关头，这些人就使党瘫痪，寸步难行。尽管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开除极右派），1914年又发生了第二次分裂，在1919—1920年间，意大利社会党党内仍有大批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在一切决定性关头，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都是这个党的绊脚石。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意大利这样明显地暴露出改良主义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阵营中埋藏的真正、最危险的工具，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向资产阶级出卖工人阶级。1920年工人占领工厂期间，改良主义者进行背叛，这在改良主义史上是屡见不鲜的，那是一连串背叛行径。无可置疑，改良主义者是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的马前卒和领头羊。意大利工人阶级所受的巨大折磨，首先应当归罪于改良主义者的背叛行为。如果说意大利工人阶级今天似乎仍处在革命征途的起点，面前还有一段无比艰苦的道路，那么原因只是在

于意大利党容忍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的时间太久了。

1921年初，社会党多数派同共产国际决裂。在里窝那，中派情愿与共产国际和5.8万名意大利共产党人分道扬镳，而不愿与1.6万名改良主义者决裂。于是就形成了两个党：一个是年轻的共产党，它进行着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帮凶改良主义者的坚决而又顽强的斗争，尽管它勇气百倍，不惜牺牲，但毕竟力量过于单薄，没有能够引导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另一个是老社会民主党，在里窝那分裂以后改良主义者在党内的流毒更加起决定性作用。工人阶级陷于四分五裂，孤立无援。资产阶级借助于改良主义者守住了阵地。就在这个时候，资本才开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进攻。倒退、改良主义者持续不断的肮脏的叛卖行径，几乎在整整的2年中都没停顿，后来，党内的中派领袖才终于在群众压力下，认识到自己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并表示愿意作出必要的结论。

直到1922年10月在罗马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社会党才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党。当时情况已经发展到这一地步，改良主义的最著名领袖们竟公然大言不惭地说，因为他们留在社会党内并迫使党在一切紧要关头没有采取行动，才破坏了革命。现在改良主义者已脱离意大利社会党的队伍，公然投入反革命阵营。他们留给群众的是萎靡不振、自卑和失望的情绪。他们使社会党在人数上和政治上大大遭到削弱。

通过意大利事件的惨痛而又富有教益的教训，应当使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牢牢记住：

(1) 改良主义是敌人；

(2) 中派政党的摇摆和犹豫，对一个工人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危险；

(8) 团结一致和有觉悟的共产党的存在，是无产阶级进行胜利斗争的首要前提。

这就是从意大利悲剧中得出的结论。

鉴于意大利社会党罗马代表大会（1922年10月）已作出决议，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党，而且表示无条件地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心，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如下决议：

1. 意大利总的形势，特别是在法西斯反动派胜利之后，迫切要求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最迅速地团结起来。在经历了失败和分裂之后，如果一切革命力量已开始重新聚集，意大利的工人们必将精神为之一振。

2. 共产国际向受到严重考验的意大利无产阶级致以兄弟般敬礼。它完全相信摆脱了改良主义分子的意大利社会党的诚意和革命信念，决定接受意大利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

3.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认为，执行 2 1 条是不言而喻的事。鉴于意大利发生的事件，责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严密注视这些条件的遵守情况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4.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在了解到议员维拉在罗马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后，决定拒绝维拉以及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加入未来的意大利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责成意大利社会党中央把一切对 2 1 条有任何保留意见的党员开除出党。

5. 根据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每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国际支部，因此，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应立即合并。合并后的党应定名为“意大利统一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

6. 为了切实执行这项合并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定设立一

个专门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由两党各派 3 人组成，由 1 位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主席。共产党选派塔斯加、葛兰西、苏西马洛 3 位同志，社会党选派塞拉蒂、马菲和屠耐蒂 3 位同志，执行委员会派季诺维也夫同志参加这个组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保留在必要时以其他同志替换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权利）。这个委员会应当在莫斯科详细拟定出合并的一切条件，并在意大利主持这项合并工作。对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执行委员会有权作出最后决定。

7. 在各个企业和大城市，也应立即成立这种组织委员会，委员会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同志 2 人和意大利社会党的同志 2 人组成的主席由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任命。

8. 这种组织委员会的任务，不仅是在中央和地方筹备组织合并，而且从现在起就要领导这两个组织共同的政治活动。

9. 此外，还要立即建立一个共同的工会委员会，其任务是，揭露劳工联合会中阿姆斯特丹分子的背叛行径，争取多数拥护红色工会国际。这个委员会也由两党各派 2 人组成，主席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组织委员会指定一个同志担任。工会委员会按照组织委员会的指示并在组织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

10. 在既有共产党报纸又有社会党报纸的城市里，两种报纸至迟应在 1923 年 1 月 1 日以前实行合并。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人选将于明年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定。

11. 统一代表大会至迟应在 1923 年 3 月上半月召开。执行委员会将决定，在统一代表大会前，两党是否有必要各自召开一次以传达和预备为目的的党代表大会，决定召开这种党代会的时间和条件。

12.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决定就合并问题发表宣言，宣言由第

四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出席代表大会的两党代表签署，宣言应立即公布。

13. 代表大会提请意大利全体同志注意，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全体同志毫无例外都有责任尽一切努力，排除干扰，尽快地实现合并。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在当前情况下都是对意大利无产阶级和共产国际犯下的罪行。

## 附件6

### 关于凡尔赛和约问题的决议

世界大战以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这3个帝国主义大国的崩溃而告终。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这4个强盗大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

以凡尔赛和约为基本核心的各项和约，无非都是为了使这4个国家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沦为听任它们剥削的殖民地，从而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把这4个战胜国的世界统治地位固定下来；和约企图通过建立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联盟，加强资产阶级对本国无产阶级以及对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在社会方面把它们的世界统治地位固定下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利用小仆从国在俄国周围建立起一道壁垒，并向这些国家提供武装，以便伺机扼杀苏维埃俄国。此外，战败国还要赔偿战胜国在战争期间所受的全部物质损失。

现在大家已看得很清楚，这种和约所依据的一切前提都是错误的。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新的均势的企图失败了。近4年来

的历史所展现的一幅图景是：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经济危机，失业和超工时的劳动，内阁危机，党派危机和国际政治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接二连三的国际会议，来阻止建立在和约基础上的世界体系的瓦解，来掩饰凡尔赛和约的破产。

推翻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企图失败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越来越坚定地站在苏维埃俄国方面。甚至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也不得不公开声明，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垮台，将意味着世界反动派战胜全世界无产阶级。

土耳其这个正在酝酿革命的东方前哨，用武力卓有成效地抗拒履行和约：它在洛桑会议上，隆重地为和约中一部分最重要条款举行了葬礼。

旷日持久的世界经济危机证明，凡尔赛和约中的经济方案是站不住脚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头子英国是高度依赖世界贸易的国家，它如果不让德国和俄国恢复起来，就无法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坚决拒绝批准和约，企图单枪匹马地建立自己的世界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它已经赢得大英帝国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支持。

作为英国实行世界统治基础的备受英国压迫的殖民地，纷纷起来造反；整个穆斯林世界到处发生骚乱，有的地方是公开的，有的地方尚未表面化。

除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负起战争和凡尔赛和约的全部重担这一点以外，和约的一切前提都失去了作用。



## 法 国

表面上看来，各战胜国中实力增强得最多的是法国。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占领莱茵河左岸，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除此之外，法国实际上已成为欧洲大陆力量最强的军事大国。它利用由法国将军训练和指挥的它的仆从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利用本国庞大的陆军、潜水艇和空军统治着欧洲大陆；它扮演着凡尔赛和约的卫道士的角色。但是，法国的经济基础，它的日渐减少的人口，它的巨额内债和外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美的经济依赖，都不足以满足它的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扩张欲望。在强权政治方面，由于一切重要海上据点都处于英国控制之下，由于英美的石油垄断，使得法国受到极大的限制。在经济方面，虽然凡尔赛和约使它增加了铁矿，但是，发展钢铁生产所需的煤仍要来自德国的鲁尔地区，从而降低了新得到的铁矿的价值。利用德国赔款整顿法国财政的希望已经落空。世界财政专家都一致认为，德国无论如何也支付不了法国整顿财政所需的那笔款项。法国资产阶级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使法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程度。德国工人遭受的饥饿，就是法国工人即将遭受贫困的先声。法国重工业界某些人士有意识地加以支持的法郎贬值，将是把战争重担——在凡尔赛和约表明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以后——转嫁给法国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

## 英 国

世界大战使得英国有可能把它的从好望角起经过埃及和阿拉

伯直至印度的世界殖民帝国统一起来。英国控制了世界海洋的所有最重要的通道。它企图用对自治领作些让步的方法，建立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帝国。

但是，尽管英国资产阶级善于随机应变，尽管他们费尽心机企图夺回世界市场，但在凡尔赛和约造成的形势下，英国要想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如果德国和俄国的经济恢复不了，像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国家也就无法存在。在这方面英法两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想向德国出售商品，但凡尔赛和约使它不能这样做；法国想从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这就彻底打击了德国的购买力。因此英国主张削减赔款，而法国则在近东暗暗地打击英国，迫使它在赔款问题上顺从自己。英国的无产阶级肩负着战争重担，数百万工人遭到失业，这时候，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却一再牺牲德国的方法达成协议。

### 中 欧 和 德 国

凡尔赛和约的最主要对象是中欧，它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新的殖民地区。中欧被分割成为无数小国，被划分为许多在经济上没有生命力的地区，政治上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它们都沦为英法资本的殖民地。各大国根据各自的不同利益，唆使它们互相倾轧。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了拥有6000万人口的经济区，现在正遭受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奥地利已经萎缩得难以生存，只是由于各邻邦的互相猜忌，才得以表面上维持住政治上的独立。波兰虽然分得历来由他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却成为法国的一个前沿岗哨，这是对法国帝国主义的一个讽刺写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无产阶级生活水平降低，大批失业，他们担负了战争的

重担。

但是，凡尔赛和约最重要的对象却是德国。它已被解除武装，被剥夺了任何的防御能力，它现在是无条件地听任帝国主义列强的随意摆布。德国资产阶级时而企图使自己的利益与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时而又企图使自己的利益与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起来。它力图通过加紧剥削德国无产阶级来满足法国的一部分要求，同时又依靠外国的帮助来保障自己对德国无产阶级的统治。但是，尽管已对德国无产阶级加紧进行最严厉的剥削，尽管已使德国工人沦为欧洲的苦力，尽管已经根据凡尔赛和约把德国无产阶级抛入贫困的苦海，德国还是一直没能保证赔款的如数支付。因此，德国已成为英法手中的玩物。法国资产阶级打算占领鲁尔区，用武力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却一再反对这样做。只有经济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中帮忙，才有可能使英、法、德3国的利害冲突趋于缓和。

### 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它早已退出这个条约。合众国在世界大战后已成为经济和政治上最强大的一个大国，又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债主，它完全没有兴趣通过向德国提供巨额贷款来帮助法国克服财政危机。美国资本越来越坚决地避免卷入欧洲的混乱局势，它力图在中南美和远东成功地建立一个殖民大国，并利用保护关税来巩固本国统治阶级在国内市场上进行剥削的权利。这样，它一方面使欧洲大陆听任命运摆布，另一方面却与英国和日本发生了利害冲突。合众国利用它在制造军舰方面的经济优势，迫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华盛顿协定。这样一来，

它就摧毁了凡尔赛和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英国在世界海洋上的优势，从而使得继续坚持和约规定的大国集团，对英国来说失去了任何意义。

### **日本和殖民地**

最年轻的帝国主义世界大国日本，没有卷入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欧洲混乱局势。但是，由于美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严重地触及它的利益。它在华盛顿会议上被迫解除了同英国的结盟，从而使得根据凡尔赛和约瓜分世界的另一块最重要的基石又坍塌了。同时，不仅被压迫民族纷纷起来反抗英日的统治，就连英国的殖民地也企图与美国紧密地结合起来，希冀在即将来临的美日斗争中保住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英国的世界帝国主义大厦便显露出日益严重的裂痕。

### **面临新的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为统治世界奠定一个牢固的基础，由于它们的利害冲突，这一打算已彻底破产。宏伟的和约大厦已成为一片废墟。各大国和它们的仆从国都在准备新的战争。军国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猖狂。尽管资产阶级十分害怕世界战争将会引起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在规律将不可遏止地导致新的世界冲突。

### **共产党的任务**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力图支持主要代表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支持它们为争取削减赔款数额而进行

的软弱无力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一样，它们同资产阶级沆瀣一气。共产党，首先是各个战胜国的共产党的任务，是让群众了解到凡尔赛和约把战争的全部重担转嫁到无产阶级的肩上——在战胜国和战败国中都是一样——，让群众了解到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和约的真正牺牲品。从这一点出发，各国共产党，首先是德法两国的共产党，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共同斗争**。德国共产党必须强调，决心全力支持遭到洗劫的法国北部的工人和农民重建他们的家园，同时，必须对本国资产阶级展开激烈的斗争；德国资产阶级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阶级利益，就准备与法国资产阶级勾结一起（根据斯汀尼斯条约），牺牲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执行偿还赔款的政策，甚至准备把德国变为殖民地，拱手让给法国资产阶级。法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野心，反对通过加紧剥削德国无产阶级而使法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为迫使法国立即从占领的莱茵河左岸撤出而斗争，为反对强占鲁尔地区，反对肢解德国和反对法国帝国主义而斗争。今天，仅在法国国内开展为反对“保卫祖国”的观念而斗争，已经显得不够了，现在必须从四面八方展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共产党以及其他法国仆从国家的共产党的责任，是把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同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必须通过群众的联合行动向无产阶级指出，履行凡尔赛和约将使全欧洲无产阶级陷于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反对和约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之所在。

## 附件7

###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

#### 一、确认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首先指出，从第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如下两项决议是正确的：

1. 关于世界经济危机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决议；
2. 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的决议。

#### 二、资本主义衰落时期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十分明确地断定，资本主义在完成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使命之后，不仅同当代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的要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近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就反映了这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由于战争而变得更加尖锐，并使生产和流通的条件受到最激烈的震荡。过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正在侵蚀和毁灭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奴役的枷锁下所取得的创造性经济成果。

资本主义经济瓦解的整个景象，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论在其繁荣或衰退时期都不可避免要出现的经济形势的波动而减弱。1921年下半年，在美国出现了经济形势好转，在

日本和英国好转的程度要小得多，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有局部好转，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企图把这些现象解释为资本主义恢复平衡的征兆，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基于故意歪曲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这些资本的走狗缺乏判断能力。在目前这次工业复苏开始之前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就已经预见到在不久将来工业复苏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当时已经十分精确地断定，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日益瓦解的基本趋势的一种表面现象而已。现在则可以充分把握地预言：如果目前这次工业复苏丝毫不能恢复资本主义平衡，或者就连战争遗留下的创伤也一点不能医治，那么下一次周期性危机必然要同资本主义瓦解的主要趋势同时起作用，它将加强资本主义瓦解的一切表现，从而大大加速革命形势的到来。

资本主义直至死亡为止，都要经受周期性的动荡。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才能够拯救人类免遭现代资本主义存在所引起的灾难。

**现在资本主义所经历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的日趋灭亡。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 **三、国际政治形势**

国际政治形势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日益瓦解。

赔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当协约国一次又一次举行会议的时候，德国的经济正在不断的崩溃，从而威胁到整个中欧资本主义的生存。德国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或者会迫使协约国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因而加速法国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到来，或者会导致在大陆上建立德法工业集团，因而使英国的经济状况及其在世界

市场上的地位恶化，并且使英国在政治上与大陆对立起来。

在近东，协约国的政策遭到彻底破产。色佛尔和约被土耳其用武力撕毁。希土战争以及与战争相联系的事件清楚地表明，目前的政治均势是如何的不稳定，一次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幽灵已经明显地出现，过去法国帝国主义因同英国竞争曾帮助破坏协约国在近东的共同事业，现在法国又由于它的资本主义利益的驱使退回到反对东方各国人民的资本主义共同阵线上。但是，通过这一点，资本主义法国再一次向近东各国人民表明，他们只有站在苏维埃俄国一边，并且在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才能够进行反对压迫者的自卫斗争。

在远东，胜利的协约国企图在华盛顿修改凡尔赛和约。但是，它们在近几年内削减一种军备，即减少大型战舰的数目，只能捞到喘息时机。它们不能使问题得到任何的解决。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从而进一步在中国煽动内战。太平洋沿岸依然是一个大规模冲突的策源地。

印度、埃及、爱尔兰和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例表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正在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不断增强的革命运动的大熔炉，是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的源泉。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革命力量在客观上是对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整个生存不利的。

凡尔赛和约已为事实所废除。可是，和约既没有为资本主义国家达成普遍谅解，也没有为铲除帝国主义铺平道路，而是造成了新的对立，新的帝国主义集团和新的军备。在目前情况下，欧洲的复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不愿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作出牺牲。资本主义的美国像只秃鹫注视着资本主义欧洲



的解体，等待攫取它的遗骸。如果欧洲的工人阶级不夺取政权，不着手清除世界大战的废墟，并开始建立欧洲的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美国就要奴役资本主义的欧洲。

像现在的奥地利这样一个小国里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对于说明欧洲的政治形势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炫耀他们那臭名远扬的民主，保卫民主成了他们每每背弃工人利益的借口，他们甚至寄希望于那些只是利用民主来恢复自己权势的极右的君主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和泛德意志派分子来保卫民主；这种臭名远扬的民主，按照奥地利资产阶级所热烈欢迎的协约国帝国主义强加的和约，在日内瓦被一笔勾销，由协约国委派的代理人所实行的露骨的独裁取而代之。就连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也被排挤，它的位置让协约国银行老板派来的一位专员占据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短暂而带有蛊惑性的假意抵抗以后投降了，情愿帮助实现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甚至表示愿意在稍微拙劣伪装一下后重新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以尽可能地阻止无产阶级的反抗。

奥地利这个小国发生的上述事件，以及不久前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变，非常清楚地说明整个形势的不稳定，并最好不过地表明民主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它是乔装打扮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觉得时机适宜，就会用野蛮的白卫军的反革命暴政来取代它。

而苏维埃俄国，这个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并且5年来在敌人冲击下保住了政权的唯一国家，它的国际地位在同一时间内显著地加强了。在热那亚和海牙，协约国的资本家企图迫使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放弃工业国有化，并且承担实际上变苏维埃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债务重担。但是，苏维埃俄国这个无产阶级的国家

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这种狂妄企图。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的一团混乱中，从别列津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摩尔曼到亚美 亚山脉，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实力因素屹立在欧洲、近东和远东。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企图用财政封锁来扼杀苏维埃俄国，但是它将能够着手恢复自己的经济。为了这个目的，苏维埃俄国将会既利用本国的经济资源，又利用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它们将迫不得已地同苏维埃俄国单独谈判。世界的1/6已在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之下。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削弱的因素，也是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越是恢复和巩固，这个最突出的革命因素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就越加有力。

#### 四、资本的进攻

由于世界各国（俄国除外）的无产阶级没有利用战争使资本主义削弱的机会而给它以决定性的打击，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得以战胜准备斗争的革命工人，重新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并开始对无产阶级展开新的进攻。经过世界大战的风暴之后，资产阶级企图恢复国际的商品生产和分配而采取的种种步骤，也完全是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实现的。在世界范围内系统组织起来的资本对工人阶级一切成果的进攻，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所有的国家。经过重新组织的资本到处疯狂地降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延长每日工作时间，限制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本来已经少得可怜的权利，并且在币值较低的国家里，强迫一贫如洗的工人为货币贬值等等所造成的经济生活中的一切灾难付出代价。

近年来大规模的资本进攻迫使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自卫斗争。最重要工业地区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斗争。一批又一批对于经济生活有决定意义的工人（铁路工人、矿工、冶金工人、国家机关和市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加入了这种斗争。大多数罢工至今尚未收到直接效果。但是这种斗争正在重新激起成批成批的以往落后的工人群众对于资本家及其保护者国家政权的无比仇恨。这种由资产阶级强加给无产阶级的斗争，使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工会官僚无法推行他们的所谓“劳资合作”的政策。斗争甚至向无产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清楚地表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着明显的联系。现在，每一次大规模的罢工都是一次巨大的政治事件。斗争还同时表明，第二国际各政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领袖不仅没有支援过进行艰巨自卫斗争的工人群众，而是干脆背弃他们，把他们出卖给企业主和资产阶级政府。

共产党的任务之一，是痛斥这种骇人听闻的、层出不穷的叛卖行为，并用工人群众日常斗争的实例来揭露这种行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扩大和加强无数的经济罢工，并尽可能地把它们引向政治罢工和政治斗争。共产党的任务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加强无产阶级群众的自卫斗争，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意志，以便在力量足够强大时，由防卫转为进攻。

在扩大这种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而且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诱因目前都可能成为伟大革命斗争的起点。

## 五、国际法西斯主义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进攻是同经济方面的资本进攻密

切联系着的，这一点在国际法西斯主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日益增长的贫困使群众（也包括官吏在内的中等阶层）越来越革命化，由于资产阶级已不再相信他们的官吏体系中还会有足够的驯服工具，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满足于对他们来说是法定的支持方式，所以它到处建立白卫军别动队。这种白卫军专门从事反对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意图，并且越来越被用于对工人阶级改善自己状况的任何尝试进行残暴的镇压。

“正统的”法西斯主义一时笼罩意大利全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法西斯分子不仅建立武装到牙齿的、比较严密的反革命战斗组织，而且还企图通过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群众中，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中建立一个地盘，他们这样做时，很善于巧妙地利用人们对所谓的民主难免产生的失望情绪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目前存在于许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几乎所有的巴尔干国家、波兰、德国（巴伐利亚）、奥地利、美国、乃至像挪威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在像法国和英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没有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出现的可能。

共产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组织群众抵抗国际法西斯主义，率领整个工人阶级对法西斯匪帮展开斗争，在这方面也要坚决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一定要采取秘密的组织方式。

但是，疯狂的法西斯组织是资产阶级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同时，白卫军的公开统治正是针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的。通过这一事实，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只有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露骨的专政的情况下，才可能维持其统治。

## 六、新的和平主义幻想的可能性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法西斯主义、戒严和反对工人阶级的白色恐怖的猖獗。但是这并不排斥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久的将来在若干很重要国家里，公开的资产阶级的反动会被“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所代替。在英国（在最近的选举中工党实力的加强）和法国（所谓“左翼集团”的不可避免的兴旺时期），这种“民主和平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很可能出现的，并且它还会使和平主义的希望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德国复燃起来。从目前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反动统治时期一直到革命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同时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短暂的插曲。共产国际及其各个支部也必须注意到这些可能性，他们必须善于在任何情况下保卫革命的阵地。

## 七、工人运动内部的状况

正当工人阶级因资本进攻不得不转入守势的时候，中派各党（独立党人）向公开的社会叛徒（社会民主党人）靠拢，接着又与他们合并。在革命高潮时期，就连中派分子，在群情的压力之下，也表示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并想尽办法要钻进共产国际。而当革命低潮一出现，哪怕是暂时的也罢，这些中派分子就又回到他们内心从未离开过的社会民主党营垒。正是这些在群众革命斗争时期态度始终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人们，现在放弃进行自卫斗争，并且正在回到始终是有意识地反对革命的第二国际营垒。中派各党和整个中派的第二国际都处于瓦解状态。暂时处在中派营垒中的优秀革命工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转入共产国际。

在有些地方这个转变已经开始（意大利）。与此相反，现在与诺斯克、墨索里尼之流为伍的绝大多数中派领袖，势必变成顽固不变的反革命分子。

从客观上看，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的合并只能给革命的工人运动带来好处。在共产主义营垒之外还有第二个革命政党的这种假象正在消失。现在只有两个集团将要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进行斗争；体现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影响的第二国际和高举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的共产国际。

#### **八、工会的分裂和镇压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的准备活动**

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各党的合并，无疑是以为全面进攻共产党人准备“有利气氛”为己任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就是这种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姆斯特丹分子畏惧反对资本进攻的任何斗争，不仅如此，他们还继续坚持其“劳资合作”的政策。为了在进行这种结盟时不受共产党人的阻碍，他们企图有计划地排除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影响。虽然如此，但因共产党人在许多国家里已经争取到或者即将争取到工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以阿姆斯特丹分子不惜采取公开分裂工会和开除的手段。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分裂工会更能够削弱无产阶级抵抗资本进攻的力量。这一点，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正是由于他们发觉他们的地盘正在丧失，并意识到自己破产的不可避免和日益临近，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地要分裂工会这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工具，为的是让共产党人只能得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旧的工会组织。从1914年8月以来，工人阶级再也没有见

过比这更为恶毒的贩卖行为了。

### 九、争取多数群众的任务

鉴于上述情况，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基本指示仍然完全有效：“争取在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当中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并领导这个阶级的主要部分投入到斗争中去。”

现在应当比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期更加清楚地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目前呈现不稳定的平衡的情况下，由于大罢工、殖民地起义、新战争或者甚至一次议会危机，完全可能出人意外地引起最尖锐的危机。正因为如此，“主观”因素，即觉悟水平、战斗意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组织水平就具有巨大的意义。

争取美洲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像过去一样——仍是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国际当前需要执行以下两项任务：

（1）建立代表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共产党的核心；

（2）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要做这一运动的先锋队，并在民族运动中唤起和加强社会运动。

### 十、统一战线的策略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口号，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适用。争取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斗争，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也只是现在我们才开始克服在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方面的一切困难。法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里局势的演变甚至使

那些不久以前还是原则上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人们，也深信有必要采用这种策略。共产国际要求一切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都要严格遵循统一战线的策略，因为在当前时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够向共产党人指出争取劳动人民大多数的可靠途径。

现在，改良主义者需要分裂。而共产党人则要联合工人阶级的所有力量来反对资本主义。

采用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在广大工人群众为捍卫其切身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共产主义先锋队要走在前面。在这种斗争中，共产党人甚至准备同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叛徒领袖们举行谈判。第二国际企图把统一战线说成是一切“工人政党”在组织上的合并，这当然应该坚决加以驳斥。第二国际企图在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吞并较左的工人组织（如德国社会党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这实际上无非是使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能够把一批又一批工人群众出卖给资产阶级。

独立的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它们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社会民主党面前的充分的行动自由，乃是无产阶级的最重要的历史成就，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这种成就。只有共产党是维护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的。

统一战线的策略也绝不意味着追求某种议会目的的上层的所谓“竞选联合”。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建议共产党人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最基本的切身利益，而同属于其他政党或组织的所有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一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为最微小的日常要求而进行的任何斗争，都是革命教育的源泉，因为这种斗争的经验会使劳动人民相信革命的不可避免和共产主义的意义。



实现统一战线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是，不仅取得宣传的成果，而且要取得组织的成果。绝不应错过在工人群众当中建立自己组织基地（工厂委员会，由各党派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等等）的任何机会。

统一战线策略中的最重要的任务，现在是将来仍然是通过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只有从“下层”，从工人群众的底层出发，才能使统一战线策略真正实现。但是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不能放弃在某种情况下同敌对的工人党的领袖们进行谈判。不过，应当经常地使群众充分了解这些谈判的进展情况。在同上层谈判的时候，共产党进行宣传的独立性绝不允许受到限制。

当然，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反革命领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力图分裂工人阶级，那里的统一战线策略对于一个新的时代来说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 十一、工人政府

工人政府（或工农政府）这个口号，作为一般宣传的口号来说，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应用。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特别不稳的国家里，在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把政府问题作为一个在实践上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提上日程的国家里，工人政府作为当前的政治口号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在这些国家里，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是统一战线整个策略的必然结论。

第二国际的各个党企图通过宣传和实现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

者的联合政府，来“拯救”这些国家的局势。不久以前，第二国际的一些党（例如在德国）试图拒绝公开参加这种联合政府，同时又以隐蔽的方式促其实现，这种做法不过是安抚愤怒抗议的群众的一种手腕，不过是对工人群众进行巧妙的欺骗。社会民主党人跟资产阶级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联合，而共产党人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实现所有工人的统一战线，主张一切工人政党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联合起来，同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并最终将其推翻。在全体工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联合斗争中，整个国家机器应该转入工人政府手中，从而加强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

工人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富人肩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

只有当工人政府是从群众自身的斗争中诞生，并由处于最底层的受压迫群众所建立的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为后盾，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工人政府。但是，即使那种在议会活动中产生的工人政府，也就是纯粹源自议会的政府，也可能提供使革命的工人运动有所活跃的机会。当然，要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府，并使这个执行革命政策的工人政府存在下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残酷斗争，也可能是国内战争。只要无产阶级想建立这种工人政府，从一开始起就要遇到资产阶级的最强烈的反抗。所以说，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对团结无产阶级和发动革命斗争是适合的。

在某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应该表示准备同非共产主义的工人党和工人组织一起成立工人政府。但是，只有在能保证使这个工人政府真正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才能够这样做。同时，共产党人参加这种政府的当然前提是：

1. 只有在共产国际同意之后才能参加工人政府；
2. 参加这种政府的共产党人处于本党的最严格的监督之下；
3. 参加这种工人政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革命的群众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
4. 共产党绝对保持自己本来的面貌和进行宣传鼓动的充分独立性。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虽然具有种种巨大的优点，可是，它正如同统一战线的整个策略一样，也包含有自己的危险性。为了避免这些危险，共产党必须看到：任何资产者的政府同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并非任何工人政府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府，即革命的无产者行使政权的工具。共产国际应当考虑到下述可能：

#### 甲、虚有其表的工人政府

1. **自由党工人政府**。这种政府在澳大利亚存在过；这种政府不久的将来也可能在英国出现。

2.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府（德国）**。

#### 乙、真正的工人政府

3. **工人与贫农政府**。在巴尔干半岛、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存在着这种可能。

4. **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5.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

共产党人还准备同那些尚未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工人携手并进。因此，共产党人也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和有一定保证时支持徒有其表的工人政府，当然只有在这种政府代表工人利益

的时候。但是，共产党人同样要向工人公开讲清楚：没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工人政府既无法建立，也无法存在下去。只有决心至少为实现工人最重要的日常要求而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斗争的政府，才可以视为真正的工人政府。共产党人只能参加这种工人政府。

前两种类型的徒有其表的工人政府（自由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都不是革命政府，但是，它们有可能加速资产阶级权力的瓦解过程。另外两种类型的工人政府（工农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也不是达到这种专政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但是，如果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都是争取这种专政的重要起点。只有由共产党人组成的真正的工人政府（第五种类型），才是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

## 十二、工厂委员会运动

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企业、工厂、矿山、铁路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没有能建立起工厂委员会作为群众运动的支柱，那么这种运动就不能算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特别是，如果共产党人在所有企业里没有牢固的基地，如果工人们在企业中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无产阶级战斗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那么反对资本进攻和争取监督生产的斗争是没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代表大会认为，所有共产党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比过去更加深入地扎根于企业之中，支持建立工厂委员会的运动，或者主动开展这种运动。

### 十三、共产国际作为世界性的党

共产国际随着在组织上扩大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在从事政治活动方面，也必须越来越成为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它必须特别注意从整体上领导各个地区性小组的必要的行动。

### 十四、国际纪律

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和每一个国家内贯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共产国际及其每一支部内部执行最严格的国际纪律。

第四次代表大会坚决要求所有支部及其全体成员，在执行策略时最严格地遵守纪律，这种策略只有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同心协力地、有计划地加以贯彻，才能取得成果。

赞同21条，本身就包含着要贯彻执行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和作为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共产国际机关的执行委员会的一切策略决议。代表大会委托执行委员会极其严格地要求和监督所有各党切实贯彻执行所通过的策略决议。只有共产国际的明确的革命策略能确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最迅速的胜利。

\* \* \*

代表大会决定把执行委员会的《十二月提纲（1921年）》作为附件列入本决议，因为这个提纲详细而正确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策略。

## 附件8

### 公 开 信

**致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劳工联合会的公开信**

**致各国工会和海牙国际工会和合作社会议的公开信**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口号：统一战线！**

由欧洲、美洲、亚洲和澳洲62个党参加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重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两次作出的决定：各个共产党的任务是竭尽全力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中的一切阵地上抵抗世界资本的进攻。因此，共产国际的最高机关批准我们去年工作的内容和目标，提出未来工作的口号：为实现世界无产者的统一战线而斗争，为所有无产者（不论其政治派别和政治态度）联合起来进行共同防御而斗争。

共产国际早在春天就向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提出要求，希望在一次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上组织共同的斗争，以维护八小时工作日，反对压低工资，反对取消工会业已争得到的一切权益，反对新的军备，反对一场新的战争危险。在3个执行委员会代表参加的柏林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阐明了这一建议。第二国际的所有的党都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提出的要求是：让苏维埃政府停止同它们这些党作斗争，作为召开一次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首要条件，而它们自己现在却要求俄国无产者放弃革命斗争赢来的最重要的成果，不要占领工厂，把一切权力交还资产阶

级；它们提出的另一条件是，共产党人放弃在工会中进行宣传自己见解的斗争，不要再反对那些不顾当前明明需要加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主张削弱这一斗争的部分工会领导人。共产国际不得不拒绝这些建议，因为接受这些建议，统一战线也就完全丧失了它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反对国际资产阶级的战斗力、防御力，而不是要削弱它们。

### 资本进攻的6个月

自从我们的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和组织防御战的建议落空以来，又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半年也就是各国资产阶级进攻不断加剧的半年。

在英国，资产阶级挑衅者占了上风。劳合-乔治曾企图用关心和平和重建欧洲的花言巧语掩饰英国资本的进攻政策，现在他们已彻底放弃这种企图。现在独掌大权的保守党，宣告他们的口号是“秩序和安宁”，“国家不干预经济”，这就是说，他们充分放手听任资本家扼杀无产者。它们的第一步就是企图废除最低工资法案。博纳·劳甚至拒绝听取失业工人的要求。

在法国，政府在停止杀人后4年，又命令在勒阿弗尔枪杀罢工工人。他们公开向八小时工作日进攻。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明目张胆地宣布，耗尽营养不良的无产者群众的剩余劳动是稳定马克的唯一途径。它公然宣布取消调整经济的未竟措施，也就是说听任肆无忌惮的投机活动。新的古诺政府就是工业巨头的政府，是钢铁和煤炭大王赤裸裸专政的急先锋。它的大资产阶级的实质如此赫然在

目，它的反对工人阶级最起码利益的特性表现得如此明目张胆，就连社会民主党也不得不拒绝参加政府。巴伐利亚州极端反革命的势力，正在准备向十一月革命留下来的最后力量，向共和国发起武装进攻。他们在这方面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胜利的鼓励，意大利的法西斯没有遇到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丝毫反抗就宣布了马刀专政，使议会变成无用之物，其目的就是要加强资产阶级统治，迫使工人阶级流血流汗，老老实实地听从资本的差遣。

在捷克斯洛伐克，资本家每天都要把成千的工人赶到大街上。失业在增加，他们企图通过接二连三的解雇来压低工人工资。

奥地利已经沦为协约国资本的殖民地。奥地利财政整顿的实现，只能依靠牺牲奥地利工人阶级，只能依靠降低工人和在国家机关任职的低级官员的本来就难以糊口的工资。协约国资本的代理人在主宰着人民群众的生死命运。

在美利坚合众国，企业主企图搞垮工会，他们剥夺工人的权利，不许一个厂的所有工人都参加一个工会。资本则应有其强大的托拉斯，不论什么人，只要是不向托拉斯纳贡，就连喝一杯牛奶的权利都不应该有。但是，工人阶级倒应该像一盘散沙，任何一阵风都能把它吹得四处飞扬。

在南非，暴君斯木茨将军是国际自由主义的宝贝。国际联盟的和平主义者斯木茨将军，不仅命令枪杀罢工工人，而且在由他的政府挑起的南非矿工斗争进行了8个月后，他又下令绞死这一斗争的带头人。

### 面临新的战争

这些事实只是表明，工人阶级的最直接、最普通的利益如何



一再遭到践踏。但是，资本进攻的目的不仅是加强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且也使一次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重新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直到今天，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裁减海军军备，没有一艘军舰变成废铁，新军舰的制造一直没有间断过。

苏维埃俄国政府关于裁军或者至少削减陆军军备的建议，在热那亚遭到所有资本主义大国的拒绝。国际联盟在这方面即使愿意略有作为，也软弱无力，束手无策。它的决议应该一致通过，而且还需要那些反对裁军的政府批准。

欧洲与战前相比更加充满战争气氛。今年9月，东方危机期间，全世界都看到这意味着什么。只有当土耳其政府放弃其权利，没有去占领自己的首都，没有跨越通向首都的通道——达达尼尔海峡，只有土耳其政府这样放弃其自决权，欧洲才能免于一场新的战争。英国工会和英国工党指责劳合-乔治，说他挑起了一次新的战争，一场不会局限在巴尔干的战争。可是有谁愿意说，保守党政府在保卫英国资本主义强盗利益方面，不如劳合-乔治政府坚决？苏维埃政府费了很大力气把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聚集在莫斯科，开了一次限制军备会议。罗马尼亚没有出席会议，因为罗马尼亚的贵族地主索要一块俄罗斯土地连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作为出席会议的报酬。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之际，莫斯科会议尚未结束，但是，从协约国仆从国代表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它们不愿意减少军备。因此，这就是说，1200万人失去生命的那场战争，还不是最后的一场战争。资产阶级在准备新的战争！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向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的工人，

向全世界参加工会组织的千百万工人，向他们的领袖们，向海牙会议，提出如下问题：你们愿意无所作为，袖手旁观，眼看着八小时工作日这个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首要条件如何地被葬送吗？只是袖手观望最古老的工业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怎样被压低到中国苦力的生活水平吗？只是袖手观望工人们的最起码的自由——你们也曾希望利用这种自由，通过和平途径使自己摆脱资本主义枷锁——怎样遭到破灭吗？只是袖手观望资本主义专政怎样建立吗？你们愿意无所作为，眼看着胜利的资本怎样毫无阻拦地独断专行地决定一场新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你们又要重新为资本的利益流血牺牲吗？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要求所有加入国际的政党，要求所有同情它的各国工会，要求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向一切工人政党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它们进行共同斗争，反对从法律上或实际上废除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压低工资，反对取缔工人阶级的行动自由，反对新的军备，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争取工人最起码的生活收入，争取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充分自由，争取裁军，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要求**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请第二国际和维也纳工人联合会明确回答：当你们的政策使工人阶级状况进一步恶化以后，你们现在是否愿意伸出和解之手，共同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阵线，以进行争取工人阶级最起码的权利和最基本的利益而斗争。

第四次代表大会请阿姆斯特丹国际回答：你们是否愿意停止分裂工会，不再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你们是否愿意帮助在统

一战线中引导无产者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请工会与合作社海牙会议回答：你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协约国的资本家于凡尔赛和约破产后，在洛桑要把新的凡尔赛和约强加给土耳其人民，从而为新的战争奠定基础，值此时刻，你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一起，通过工人阶级的进军向资产阶级表明，国际无产阶级再也不愿意毫无反抗地任人拖往新的战场。

正如我们在柏林会议上所说的，共产国际并不强求第二国际的党、维也纳劳工联合会和阿姆斯特丹工会的领袖们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一专政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要问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为反对资本专政而斗争，你们是否愿意至少利用残存的民主，组织反抗资本的胜利——资本曾把世界变成了万人冢，现在又在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青年挖掘新的万人冢。

共产国际已经表明态度。它向它的党发出战斗口号：

为争取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而奋斗，

为争取监督生产而奋斗，

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奋斗，

为争取无产阶级最起码的生活收入而奋斗，

为争取武装工人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而奋斗，

为争取参加政府的工人政党把政府作为为无产阶级最迫切利益而斗争的一个工具而奋斗！

现在是第二国际、维也纳劳工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及其海牙代表大会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1922年12月4日

## 附件9

### 东方问题指导原则

#### 一、总 则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以东方苏维埃建设的经验和殖民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增长为依据，对于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进行长期斗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作出了一般原则性的阐述。<sup>①</sup>

自那时以来，由于战后帝国主义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已经开始大大激化。这种情况从下列事实中得到了证明：

1. 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和约的失败，以及完全恢复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可能性；

2. 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摩洛哥、中国和朝鲜的迅猛发展；

3.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可救药的内部危机，正在引起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并促使日本无产阶级在目前转入独立的阶级斗争；

4. 东方各国工人运动的觉醒，以及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建立了共产党。

---

<sup>①</sup> 本段开头，原文有个序数词“1.”。——译者注

上述事实表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加剧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再仅仅掌握在准备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封建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手中了。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帝国主义的、首先是欧洲帝国主义的持续不断的危机，削弱了列强对各殖民地的经济控制。

另一方面，导致缩小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范围的同样的因素，则造成了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经济竞争的尖锐化，从而打破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平衡（争夺石油资源的斗争，英法在小亚细亚的冲突、日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争霸，等等）。

正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所造成的压力的这种削弱，再加上不同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争夺的不断加剧，有助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民族资本主义已经超越而且还在继续超越列强的帝国主义统治所施加的狭隘框框的束缚。迄今，列强资本一直竭力阻止落后国家进入世界经济流通领域，以使用这种方式确保它从对这些国家的商业、工业和税收剥削中攫取超额利润的垄断权。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独立的要求，表明了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因此，殖民地本国生产力的提高便同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利用世界经济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来达到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目的。

## 二、斗争的条件

殖民地的落后状况表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

的多样性上，而这些运动则反映着殖民地正处在从封建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不同阶段。这种多样性给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某种烙印。只要资本主义是在殖民地国家中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之上，以种种畸形的和不完全的过渡形式——这些形式首先是使商业资本占据统治地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摆脱封建官僚和封建宗法因素的羁绊，也就往往要经历迂回曲折和漫长的道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卓有成效的群众斗争的主要障碍正在于此，因为在一切落后的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总是把当地社会中封建的（也把部分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作为实现其统治的工具（中国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督军，印度的土邦贵族和地租包办人——泽明达和塔卢克达，波斯的封建官僚和封建贵族，埃及的地主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场主等）。

因此，一旦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采取一种革命群众运动的形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统治阶级便不能也不愿领导这一斗争。只有在封建宗法制关系尚未瓦解到足以使当地的贵族完全脱离人民群众的地方，例如在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当中，这些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才能成为积极的领导者，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斗争中（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蒙古）。

在穆斯林国家中，民族运动的思想最初表现在泛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口号中，这就使列强的官员和外交家们能够利用广大群众的偏见和无知，来反对这一运动（英国帝国主义者对付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所要的手段，英国把哈里发制度移入印度的计划，法国帝国主义利用它所谓的“对穆斯林的同情”进行的投机活动）。但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泛伊斯兰主义

的宗教政治口号也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具体的政治要求所代替。最近在土耳其进行的要求世俗权力脱离哈里发的斗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一切民族革命运动共同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的统一和取得国家的独立。要真正地合乎逻辑地完成这项任务，取决于这个或那个民族运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反动封建分子断绝一切联系，并赢得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在自己的纲领中表达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要求。

共产国际充分考虑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意志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所以它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共产国际也没有忽略，只有采取一条旨在使最广大的群众投入积极斗争的坚定不移的革命路线，并且同一切为了保持其本阶级的统治而不惜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人们实行彻底决裂，才能引导被压迫群众走向胜利。本国资产阶级同封建反动分子的勾结，使帝国主义者能够广泛利用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各派系首领的倾轧、氏族和部落间的纷争、城乡之间的对立、各阶级和各宗教派别之间的斗争，以便瓦解民族运动（如中国、波斯、库尔德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

### 三、土地问题

在大多数东方国家（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中，土地问题在争取从列强暴政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大多数农民，并使他们破产，从而剥夺了他们的最基本生活手段，同时，这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只局限于少数枢纽地区的弱小工业不能吸

收正在出现的过剩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也被剥夺了一切向外流动的机会。于是，留在土地上的贫苦农民正在变成农奴。如果说在先进的国家中，战前的工业危机起了社会生产调节者的作用，那么在殖民地中，起这种作用的则是饥饿。因为帝国主义最感兴趣的是以最少量的资本投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它在落后国家中尽可能地支持封建高利贷的剥削劳动力的形式。在一些国家中，例如在印度，帝国主义接管当地封建国家对于土地的垄断权，并将土地税变成对大国资本及其仆从——泽明达和塔卢克达——的贡赋；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例如在波斯、摩洛哥、埃及等国，帝国主义则通过当地大土地占有者的各种组织来保证地租收入。因此，使土地摆脱封建租税和封建束缚的斗争，便具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1921年秋季，在印度发生的反对地主和反对英国人的莫普拉起义，以及1922年的锡克教徒起义，都可以作为例证。

只有以没收大地产为目的的土地革命，才能把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印度、波斯、埃及）惧怕土地革命的口号，并千方百计地企图取消这些口号，证明本国资产阶级同封建的和封建—资产阶级大土地所有制的密切联系，以及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于后者的依附性。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利用本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对民族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领袖们的不彻底性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揭露。正是这种不彻底性妨碍着组织和团结劳动群众的工作，如同印度的消极抵抗（“不合作”）策略的破产所证实的那样。

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行



动，便不能取得成功。因此，一切东方国家的革命政党都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土地纲领，纲领应当提出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及其以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和土地税租约形式所表现的封建残余。为了积极争取农民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必须进行彻底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基础的宣传；同样，还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最大限度地采纳这一革命的土地纲领。

#### 四、东方的工人运动

年轻的东方工人运动是近年来当地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尽管人们已经考虑到工人阶级中最先进的因素，但到目前为止，那里的工人阶级仍然处在过渡阶段，即从行会小手工业方式向大资本主义工厂方式过渡。只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分子把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引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他们的代表人物在最初阶段也将领导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会组织及其活动。起初，在这些活动中，无产阶级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全民族”利益的范围（如在中国和印度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官僚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罢工。）正如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在道义上盗用苏俄的政治权威并适应工人的阶级本能，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愿望，以使用这种方式——有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使最初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社团背离其阶级组织的直接任务，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例如，用共产主义掩饰泛土耳其主义的土耳其埃喜尔部落党；中国“国民党”某些代表人物所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

尽管如此，落后国家工人阶级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在最

近几年中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几乎在一切东方国家中都已建立了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虽然这些政党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做大量内部整顿工作，以克服自己的浅薄幼稚、宗派主义和其他许多缺点。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对东方工人运动将来的可能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它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真正的国际团结。到目前为止，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还没有在任何一个落后国家中找到自己的信徒，正是因为它们在欧美帝国主义面前只不过扮演着一个“仆从”的角色而已。

### 五、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任务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评价工人运动，是从这个运动对于资产阶级的胜利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的立场出发的，而国际无产阶级评价年轻的东方工人运动，则从这个运动的革命前途的观点出发。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落后国家如果不通过被野蛮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向列强资本缴纳巨额贡赋，就不能分享现代科学和文化的成就。落后国家之所以必须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不仅取决于二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利益，而且还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东方的工人只有从先进国家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那里才能得到无私的援助，以发展其落后的生产力。同西方无产阶级的联盟，正在开辟通向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的道路。对于落后民族来说，苏维埃制度是从原始生活状况走向共产主义高度文明的最无痛苦的过渡形式，而共产主义的高度文明则注定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

已经获得解放的俄罗斯帝国殖民地的苏维埃建设的经验已证实了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体才能保证始终不渝地实行农民土地革命。东方国家某些地方特有的农业条件（人工灌溉），以前是通过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特殊的集体劳动组织来维持的，后来则被资本主义的掠夺制度所破坏，这些条件也同样要求有一个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满足社会需要的国家组织。在整个东方，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小生产者合作社将在过渡时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殖民地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是同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势不两立的，所以，这个革命的客观任务也就超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如果说最初本国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先锋，那么随着无产阶级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被吸收到这个运动中来，当下层人民群众的社会要求受到重视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地主分子便开始脱离这个运动，其脱离程度是与下层人民群众的社会利益逐步提到首要地位相一致的。殖民地的年轻的无产阶级还面临着一场贯穿整个历史时代的长期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反对他们本国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因为这些统治阶级企图独占工业和文化发展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停留在他们过去所处的“史前”状态之中。

这场争取在农民群众中发挥影响的斗争，必须看作是本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治领导者地位的一项准备工作。只有当无产阶级做好自身的这一项工作，并且做好同他们最接近的各社会阶层的这一项工作之后，他们才有能力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落后的东方的条件下，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具有更多的虚伪性。

殖民地的共产党人借口所谓“捍卫”独立的阶级利益而拒绝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乃是一种性质最恶劣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只能败坏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誉。为了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保持“民族团结”或“城堡和平”而不参加工人阶级为争取最迫切的日常利益的斗争，应该说这种企图是同样有害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主义工人政党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要为尽可能彻底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奋斗，这个革命旨在赢得国家的政治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为实现其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则要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阵营中的一切矛盾。共产主义工人政党通过它所提出的社会要求，唤起了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要求中找不到出路的革命力量，并推动他们的发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级必须懂得，只有扩大和加强反对列强的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才能使他们取得革命领袖的地位。反过来说，只有把工人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才能增加反帝斗争的革命活力。

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那些或多或少仍处于未成熟状态的共产党，必须参加每一个能够使它们接近群众的运动。此外，它们仍然必须进行反对宗法制偏见、行会偏见以及在工人协会中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强有力的斗争，以便使这些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工会组织避免改良主义倾向的影响，并将它们变成群众性的战斗组织。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在维护其日常利益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将人数众多的男女农业雇工和学徒工组织起来。

##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如果说在西方，过渡时期是同有组织地积蓄力量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那么在殖民地的东方，目前则必须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之所以适当，是因为看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和持久的，斗争需要动员一切革命的因素。由于本国统治阶级乐于在牺牲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同外国资本实行种种妥协，这种动员工作就显得更加必要。此外，正如西方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已经而且还将继续有助于揭露社会民主党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那样，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也将有利于揭露各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的动摇性。这个口号还将促进劳动群众革命意志的发扬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并使他们置身于斗争的最前列，不仅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封建主义的残余。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必须首先使自己在整个反帝统一战线中取得一种独立的革命因素的地位。只有当工人运动作为独立因素的重要性得到承认，并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独立性，它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临时协议才是可以允许的和必要的。只要目前存在的力量对比还不允许无产阶级把实现自己的苏维埃纲领作为当前的任务，无产阶级即应支持而且自己也提出一些具有局部意义的要求，例如，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消除妇女的无权状态等等。同时，无产阶级自己还应设法提出促进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同工人运动建立政治联系的口号。使广大劳动群众明了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同盟的必要性，乃是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殖民地革命只有同高度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联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其胜利成果。

由于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的你争我夺，在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波斯），或者在那些正在为本国的独立而奋斗的国家（如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几个互相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的危险性，远比在殖民地大得多。每一个这样的协议，都意味着在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一次极不均等的权力分配，以及在形式上独立的掩盖之下，使这个国家仍然处于过去的为世界帝国主义服务的半殖民地缓冲国的地位。工人阶级可以承认，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斗争中，为了赢得喘息时间，部分的和暂时的妥协是容许的和必要的。但是，工人阶级必须毫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阶级之间为维护后者的阶级特权而进行公开的或隐蔽的权力分配的一切图谋。要求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紧密的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标志。提出这一口号的同时，还必须为争取政治制度最大限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便使那些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最反动的分子在国内失去依靠，并保障劳动人民在争取实现本阶级利益（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土地改革、税制改革，在广泛的自治基础上建立行政管理机构，颁布劳工法，保护童工，保护母亲和儿童等要求）的斗争中享有组织自由。甚至在独立的土耳其，工人阶级也没有享受到结社自由，对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来说，这一现象是很典型的。

### **七、太平洋地区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

此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还决定于帝国主义竞争的

不断加剧。这种竞争目前已经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只要国际革命不在战争之前爆发，一次以太平洋为战场的新的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华盛顿会议是排除面临危险的一种尝试，然而实际上却只是加深和加剧了帝国主义的矛盾。最近在中国所发生的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就是日本资本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企图在华盛顿协调双方利益而告失败的一个直接后果。在这场威胁整个世界的新战争中，不仅日本、美国和英国将卷入进去，而且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荷兰等）也都将卷入进去。这场新战争恐怕要比1914—1918年的战争造成更大的破坏。

太平洋地区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大力进行宣传，使群众明了这种危险，号召群众积极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以苏俄——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堡垒——为自己的榜样。

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这个咄咄逼人的危险面前，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进行反对战争的宣传，而且要尽一切努力去消除瓦解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并使资本家更易于利用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矛盾的种种因素。

这些因素就是流入移民问题和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问题。

合同劳工制现在仍然是太平洋南部地区甘蔗种植园招募有色人种工人的主要方法，这些工人都是从中国和印度招募去的。这种情况促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要求实施反移民法和排斥有色人种工人的法律。不仅在美洲，而且在大洋洲，情况都是如此。这些法律加深了有色人种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间的对立，分裂和削弱了工人运动的统一。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必须开展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反对旨在阻止移民流入的法律，而且必须向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说明，这些法律由于会煽起种族仇恨，归根结底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损害。

另一方面，资本家不再反对移民法，则是为了能够自由输入廉价的有色人种劳动力，并用这种方式来压低白人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发动进攻的这种企图，只能通过一种办法有效地加以挫败，那就是一定要把移民工人吸收到现有的白人工人的工会中去。与此同时，还必须要求将有色人种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与白人工人工资相等的水平。共产党采取这样一种步骤，将揭露资本家的种种图谋，同时将向有色人种工人清楚地表明，国际无产阶级是没有种族偏见的。

为了实现上述步骤，太平洋地区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召开一次太平洋区域会议，以便制定正确的策略，并为实现太平洋地区所有种族的无产阶级真正的团结一致而找到相应的组织形式。

## 八、各宗主国的共产党在殖民地的任务

殖民地革命运动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使得我们必须加强在殖民地的工作，而首先要由各帝国主义大国的共产党来加强在那里的工作。

法国帝国主义所打的一切如意算盘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即利用其殖民地的工人作为反革命的战斗后备军，来镇压法国和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英美帝国主义则仍在继续分裂工人运动，其手段是，通过许诺将他们从殖民地剥削得来的超额利



润分给工人贵族一部分，而把这些工人贵族拉到他们自己这一边来。

每个拥有殖民地的国家中的共产党，都必须承担起对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计划地从思想上和物质上进行帮助的任务。对于殖民地中享受高薪待遇的欧洲工人的某些类型的假社会主义的殖民主义倾向，必须与之进行坚决和顽强的斗争。在殖民地中，信仰共产主义的欧洲工人，必须努力设法把当地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并通过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把土著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欧洲工人工资的水平，实行劳动保护，缔结保险合同等）的办法，赢得他们的信任。在殖民地（埃及、阿尔及利亚）中建立单独的欧洲人共产党组织乃是一种隐蔽的殖民化的形式，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根据民族特征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所有做法，都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共产国际所属一切政党，都有责任向广大劳动群众说明，在落后国家中为反对帝国主义统治而进行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各大国中进行工作的共产党必须抽调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常驻的殖民地委员会，以实现上述目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应该首先表现在资助建立新闻事业，资助用本国语言出版定期出版物和机关报。对于在欧洲工人组织和殖民地占领军中所进行的工作，必须给予特殊的注意。对于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以及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党所实行的掠夺性殖民政策，各大国中的共产党决不容许放过任何予以揭露的机会。

## 附件10

### 各国共产党的教育工作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的建设是所有共产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这种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提高党员及党的干部的宣传教育能力、组织能力和战斗力。对于党的干部来说，除了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之外，还应该帮助他们获得在专门工作领域从事活动的必要的知识和能力。

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应该是党的整个活动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务必隶属于党中央的领导。在一些国家中，对革命工人的教育主要由党外专门的常设机构担任，那里的共产党人应该在这些机构中系统地进行工作，以期达到这种目的。

为了领导党的整个教育工作，各党中央委员会最好设立教育书记处。在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一般无产阶级教育机构（工人教育协会、无产阶级大学、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工人专科学校等）中工作的所有党员，都必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指示。

为了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党应该在可能范围内，根据现有的情况，开办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日校和夜校等类学校，为各种班级聘请巡回教师和报告人，设立图书馆，等等。

党有责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尽力支持共产主义青年团独立进行的教育工作。应该吸收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的一切教育活动。对于无产阶级的子女的革命教育应该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共同进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设的教育工作部发布有关的方针。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下设国际教育部，其任务首先是从原则上进一步阐明共产主义教育工作的各种问题，领导党的整个教育工作，统一党外常设的无产阶级教育机构的工作。属于这方面的工作有：积累和交流国际经验，充实各国教育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编写和出版教学大纲、手册及其他资料，并对各国在教育领域出现的各种特殊问题作出决定。对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教育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和酝酿，也是国际教育书记的责任。

为了对共产国际各国支部的有关同志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实际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学院和其他有关机构中开设了各种国际训练班。

### 宣传鼓动的责任<sup>①</sup>

1. 共产国际的每个成员都有责任作为一名宣传鼓动员，在党外工人中间进行工作。在车间和其他工作场所，在工会里，在群众集会上，在工人协会、体育协会、歌咏团、房客联合会和消费合作社中，在人民之家和工人食堂，甚至在铁路上，在农村等地方，最好是经常在工人家里（家庭宣传鼓动），只要是在最便于找到工人的地方，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就随时随地可以进行。

2. 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应该始终从有关的工人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出发，以便引导他们走上组织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不应该强使听众接受他们还根本不能理解的共产主义的原理或要求，但是必须不断地敦促他们起来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共同要求、

---

<sup>①</sup> 在这个标题前，原文有序数词“1.”。——译者注

为在一切领域里反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而斗争。

3. 共产党人应该坚决参加工人反对资本家和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斗争和运动，站在为整体利益而斗争的最前列，先公后私，身先士卒，带动他人。

4. 党的领导机构应该向各地方组织发布关于全体党员进行经常性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的指示，在各项运动（竞选运动，反对物价上涨和要求减税运动，工厂委员会运动和失业工人运动）以及党所领导的其他活动中，也应该发布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专门指示（所有这些指示的副本都应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5. 一切党员都有权要求党组织的干部，对他们应该如何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给予更详尽、更具体的指示。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工作组、十人小组和议会党团的负责人尤其有责任下达这样的指示，并执行情况监督。凡是还没有建立这类配备负责人的组织机构的地方，为达到此目的，应该指定专职的宣传鼓动工作领导人。

6. 关于每个党员的情况，应该在今年冬季，在其所属最基层党组织的范围内确实查明：

(1) 该党员是否在党外工人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 a. 经常进行吗？
- b. 只是偶尔进行吗？
- c. 根本没有进行吗？

(2) 或者，该党员做了党的其他工作吗？

- a. 经常做吗？
- b. 只是偶尔做吗？
- c. 根本没有做吗？

各国党中央应该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一步取得意见一

致之后，在给所有的地方组织的通知中，为明确解答这些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各地区领导小组和地方组织有责任按时进行调查。党中央应把调查结果报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了解本国党和共产国际的最重要的决议**

1. 共产国际的每个成员不仅应该了解本国党的最重要的决议，而且应该了解共产国际的最重要的决议。

2. 所属各国支部的一切组织有责任使每个党员至少要熟悉本国党的纲领和参加共产国际的21条，同样应该使每个党员熟悉共产国际通过的、特别是与本党有关的各项决议。应该检查党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领会程度。

3. 党的负责干部应该透彻了解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切策略上和组织上的最重要的决议，为此目的，他们应该接受考察。最好对尽可能多的其他党员也能这样做，但还不作硬性规定。

4. 各国支部的党中央有责任向所有地方组织发布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决议的指示，并在明年春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贯彻执行结果的报告。

## **附件11**

### **法国共产党的工作和行动纲领**

1. 党的最紧迫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抵抗资本在法国和在其他大工业国家中展开的进攻，保卫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和提高

现有的工资，为一切日常的经济要求而斗争——所有这些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论坛，通过讨论这些问题，将能使处于分散状态的无产阶级集中起来，并能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未来。党必须立即采取主动，开展各种联合行动，粉碎资本的进攻，并使工人阶级重新团结起来。

2.党必须开展一场运动，向工人说明维持八小时工作制与保障工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这些要求相互之间不可避免的反作用。这场运动作为一种宣传鼓动手段，不仅应该利用雇主的敲骨吸髓的行径，而且应该利用国家对工人切身利益发动的进攻，例如，工资税以及工人阶级所关心的一切经济问题——增加房租，消费税，社会保险，等等。党将在工人阶级中间积极开展宣传运动，以便建立包括各个企业全体工人在内的工厂委员会，不管他们在经济上或在政治上是否已经参加某些组织。这种工厂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行使工人对于劳动和生产条件的监督。

3.为无产阶级迫切的物质要求而斗争的口号，应该作为实现反对经济上和政治上反动势力的统一战线的一种手段。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将成为群众行动的普遍准则。党必须运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宣传手段和组织手段，着手使自己的组织和同情者认真做好准备，创造促使这种策略获得成功的条件。报刊、文章、小册子、各种各样的集会——所有这些都应该投入这项准备工作，党将把这种工作扩大到一切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无产阶级团体中去。党必须坚决有力地向处于竞争状态的比较重要的各工人政治和经济团体发出呼吁，而决不许可停止公开评论自己提出的或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决不许可停止公开评述采纳或拒绝这一建议或那一建议的理由。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许可放弃自己完全

的独立性，放弃对共同行动参加者进行批评的权利。党必须始终努力采取和保持主动，并依据党纲的精神去影响其他人的倡议。

4. 为了能够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人行动，为了便于给工人阶级指明方向，或者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党必须一天也不耽搁地建立自己的从事工会工作的组织。在各联合会和各部门中建立工会委员会（这一点巴黎代表大会已经作出决定），并在工厂以及私营或国营大企业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将使党的分支机构深入工人群众，这样一来，党将能够传播自己的口号，并扩大共产党人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在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中，工会委员会必须与经党同意后继续留在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中的共产党人保持联系，并领导他们反对其官方领导人的政策；工会委员会必须进行工会组织中的党员登记工作，检查党员的工作，并向党员传达党的指示。

5. 共产党人在一切工会中的工作，毫无例外，首先应该是为恢复工会的统一而斗争，这种统一对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共产党人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说明当前分裂状态的有害后果，并大声疾呼要联合。党必须同一切助长组织分裂、助长职业分离主义或地方分离主义、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倾向作斗争。党必须说明使工人运动集中化的必要性，宣布将按工业部门建立大型工会组织，举行联合罢工，以使用能使工人增强对自己力量抱有信心的联合行动，去代替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成功的局部行动。在统一总工会中，共产党人必须同一切与法国工会参加红色工会国际背道而驰的倾向作斗争。在改良主义的法国总工会中，共产党人必须揭露阿姆斯特丹国际及其领导人搞城堡和平的活动。在这两个总工会中，共产党人都必须宣布将举行示威

游行和采取各种共同行动、进行联合罢工、实行统一战线、实行有机的统一、实施红色工会国际的全部纲领。

6.党必须利用规模大小不同的一切自发的或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以便阐明每一次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并能够利用这些有利时机宣传党的政治斗争口号，如实行大赦，废除凡尔赛和约，撤退莱茵河左岸占领军，等等。

7.反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的斗争，必须在党所做的各项工作中占首要地位。这关系到有效地形成法德两国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借凡尔赛和约彼此分肥的两国资产阶级。因此，法国党负有紧迫的责任，要向工人和士兵说明他们的德国弟兄们在物质生活困境中呻吟的悲惨处境，而这种情况主要归咎于凡尔赛和约的后果。德国只有进一步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才能满足协约国的要求。法国资产阶级姑息德国资产阶级，同他们进行有损工人利益的谈判，包庇他们操纵国家机构的各种活动，庇护和帮助他们反对革命运动。两国资产阶级准备用法国的铁和德国的煤，结成“煤铁同盟”，并就占领鲁尔区问题达成协议，这将意味着对鲁尔区矿工的奴役。危险不仅威胁着鲁尔区的被剥削者，而且威胁着无法同德国工人进行竞争的法国工人，由于马克贬值，德国工人可以极其廉价地供法国资本家使用。

党必须让法国工人阶级了解这种情况，并促使他们防范直接面临的危险。党的报刊应当不断地报道德国无产阶级这个凡尔赛和约牺牲者的痛苦遭遇，证明这个条约是行不通的。在各军事占领区和遭受破坏的地区，尤其必须进行宣传，揭露应该对这些地区遭受的一切苦难负责的两国资产阶级，激发两国工人之间的团结精神。莱茵河左岸的法德两国士兵和工人是兄弟，这句话应该成为



共产党人的口号。党必须同德国的兄弟党保持紧密联系，使这场反对凡尔赛和约及其后果的斗争取得圆满的结果。党必须同法国帝国主义作斗争，不仅反对它的对德政策，而且反对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奉行的政策，特别要同圣日尔曼和约、纳伊和约、特里亚农和约和色佛尔和约作斗争。

8. 党必须在军队中开创系统地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工作。反对军国主义的宣传必须迥然有别于虚伪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必须依据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的原则。在报刊上，在会议中，一遇良机，共产党人就应该支持士兵的要求，要求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等等。在每一次征召新兵入伍时，在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时，必须加强反对军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这种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在党的专门机构的领导下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参加下进行。

9. 党必须关心遭受法国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殖民地人民的事业，支持他们争取早日从外国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各项民族要求，必须毫无保留地维护他们的自治权或独立权。为殖民地人民有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自由和组织工会的自由、为反对征召土著居民入伍、为满足当地士兵的要求而斗争——这就是党的直接任务。党必须坚决地同甚至在某些工人身上也存在着的企图限制土著居民权利的反动倾向作斗争。除了中央委员会外，党必须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进行党在殖民地的工作。

10. 在农民阶级中进行宣传工作，目的在于争取大多数农业工人、佃农和半佃农赞成革命事业，并赢得小土地占有者的同情。与此同时，必须行动起来，以改善充当雇工或者依附于大地主的农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这样一种行动要求各地区党组织制订包

括各种切身要求并适应各地特殊情况的计划，并进行宣传。党应当赞助同农民中的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的各种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农业工会。党必须特别热心地致力于农业工人中的专业工会的建立和发展。

11. 党在女工中的工作极其重要，并且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进行这项工作。除了党中央之外，成立一个设有常设书记处的中央委员会，不断增设地方委员会，创办一份致力于妇女问题宣传的机关刊物，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党应当支持男女工人的统一经济要求，支持不分性别、男女同工同酬，支持被剥削的妇女参加工人的各项运动和斗争。

12. 党必须比过去更加有计划地和更加坚决有力地致力于发展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应该在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各级组织之间着手建立双方的联系。原则上，与中央委员会并存的一切委员会都应该有青年代表参加。党的各地区联合会、党的各部门和宣传员有责任帮助发展现有的青年团体，并建立新的青年团体。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注意青年报刊的发展情况，并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上增辟青年论坛。在工会中，党应当关心青年工人所提出的符合党的纲领的各种要求。

13. 在合作社中，共产党人必须维护统一全国组织的原则，并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些小组通过隶属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同共产国际合作社工作部保持联系。在每个党的地区联合会中，都应该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进行党在合作社中的工作。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利用合作社运动作为工人运动的辅助工具。

14. 被选入议会和市政行政部门等机构的党的代表，必须密

切结合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在党和工会组织领导下，在议会外经常开展的各项运动，大力开展斗争。必须按照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在党中央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下，利用共产党的国会议员，在党的各个部门及地区联合会的监督和领导下，利用共产党的市议员、大区议员和区议员，开展鼓动和宣传工作。

15.党必须效法其他各国大党的榜样，并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完善和加强自己的组织，以使自己能够适应党纲所包括以及全国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并能完成这些任务。党必须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必须具有不可动摇的纪律，必须规定每个党员绝对服从党的负责机关，每一级党的机关绝对服从党的上级机关。此外，还必须通过有计划地在各部门增设理论训练班以及开办在某个中央委员会或某个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党校的方法，提高党的战士的马克思主义修养。

## 附件12

### 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行动方针

#### 一、工会运动的状况

1.过去的两年是以资本的普遍进攻为其特征的，在这两年中，各国的工会运动都已显著削弱。除了少数例外（如德国、奥地利），各国工会都失去了大量会员。这种倒退，既可以用资产阶级的强大攻势来解释，又可以用改良主义的工会的软弱无力、

未能对资本家的进攻进行认真的抵抗和保卫工人的最基本的利益来加以解释。

2.一方面，对资本家的这种进攻；另一方面，对阶级合作继续存在，劳动群众越来越感到失望。因此，他们不仅试图建立新的组织，而且造成涣散，大批阶级觉悟较低的工人正在脱离原有的组织。对于许多人来说，工会已不再是个具有吸引力的机构，因为它不善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想学会阻止资本的进攻和保卫业已争得的地位。改良主义的无所作为已经在实践中暴露无遗。

3.所有国家的工会运动都具有内部不稳定的特点。相当多的工人团体正在不断地脱离工会，而改良主义者则在“利用资本为工人谋利益”的借口之下，继续醉心于执行其劳资合作的政策。然而实际上，资本却在利用改良主义组织充当其降低群众生活水平的帮凶，不断地利用它们为自己谋利益。过去这段时间，大大增强了业已存在于政府和改良主义的领袖们之间的联系，同样，工人阶级的利益更加从属于统治阶层的利益。

## 二、阿姆斯特丹国际对革命工会的进攻

4.改良主义的领袖们在完全屈服于资产阶级压力的同时，开始了对革命工人的进攻。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缺乏组织工人反对资本的决心，已经在工人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怒，还因为他们决心清除工会组织中的革命萌芽，于是，他们便对革命工会运动发动了一场不折不扣的进攻。这种进攻的目的在于竭尽全力瓦解革命少数派，破坏其士气，以利于巩固资产阶级摇摇欲坠的统治。

5.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不仅毫不犹豫地开除个别人和小组，而且开除整个组织。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人们决不愿居于少数派地位，在受到革命分子，即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的拥护者威胁的情况下，只要能够保住行政机构和基金，他们就决心挑起分裂。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这样做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良主义者和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们分裂工会运动。

6.改良主义者在若干国家开始进攻的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开始了同样的进攻。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追随者和各国际工会联合会有计划地开除了有关国家的革命工会联合会，或者拒绝它们参加国际组织。例如，矿工、纺织工人、职员、皮革和毛皮工人、林业工人、建筑工人和邮电职工的国际代表大会，就都因为俄国工会和其他革命工会属于红色工会国际而拒绝它们参加。

7.阿姆斯特丹分子这种对革命工会的进攻，正是国际资本对工人阶级的进攻的一种表现形式。二者追求着同样的目的：在劳动群众的白骨堆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行将来临的末日困扰着改良主义；它企图借助于开除和分裂最富于斗争性的分子，最大限度地削弱工人阶级，使之不能夺取政权和夺取生产资料。

### 三、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

8.与此同时，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也发动了一场反对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和反对工会中的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进攻”，这种进攻同阿姆斯特丹分子所发动的进攻极其相似。某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组织现已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敌人，尽管它们曾于1920年庄严地加入共产国际，并声

明同情俄国无产阶级和十月革命。在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德国的某些地方组织、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以及法国、荷兰和瑞典的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团体中都出现了这种现象。

9.某些工团主义组织（荷兰全国劳工书记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意大利工团主义者联合会等）在工会自治的名义下，一般总是把红色工会国际的拥护者，特别是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外。因此，独立这一口号，当它成了凌驾于革命之上的口号之后，就变成了反共的、也就是反革命的口号，而这个口号却与在独立的旗帜下奉行同样政策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口号如出一辙，虽然阿姆斯特丹国际完全依附于国内和国际资产阶级这一事实，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已不再是个秘密了。

10.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俄国革命的行动，已经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引起分裂和混乱。工人阶级中的最优秀分子已经对这种思想提出异议。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已经分裂为若干个集团和派别，这些集团和派别正在进行着赞成或反对红色工会国际、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成或反对俄国革命的激烈斗争。

#### **四、中立和独立**

11.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在中立的理论上：工会只许为自己确立纯粹行业的、狭隘的经济目标，而决不许提出一般的阶级目标。中立理论一向是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坚决反对的一种纯粹资产阶级理论。不为自己确立阶级目标的工会，也就是说，不打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会，尽管是由无产阶级组成的，也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最好的维护者。

12.这种中立理论一直是以工会只许关心经济问题而不要干预政治这个论点为依据的。资产阶级总是带有把政治同经济割裂开的倾向，因为他们完全懂得，如果他们成功地把工人阶级限制在行业利益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统治便不会遭到严重的威胁。

13.工会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分子也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划了一条同样的界限，以便在“任何政治都对工人不利”的借口下，使工人运动离开政治的道路。这种归根到底是纯粹资产阶级的理论，是作为工会独立的理论向工人提出的，而人们则把这种工会独立的理论理解为工会同共产党的对立，以及在臭名昭著的独立和自治的名义下向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宣战。

14.这种反对“政治”和反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斗争，正在使工人运动倒退，使工人组织衰落，同样，它也引起一场对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觉悟的集中表现——的围剿。目前以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的工会独立理论，都是一种反共的理论，都必须最坚决地予以反对，因为即使这种理论还没有导致工会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和反对社会革命的激烈斗争，那它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工会脱离共产主义，并造成工会和共产党之间的对抗。

15.像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阐述的那种自治理论，就其本质来说，乃是无政府主义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口号。共产党人必须在工会内部采取坚决行动，反对下述企图：在自治的幌子下偷运无政府主义的破烂货；把工人运动分裂为互相敌对的几个部分，以便延缓和阻止工人阶级的胜利。

## 五、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

16. 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政党说成是唯一真正革命的和能够将无产阶级行动进行到底的组织，他们混淆工会和工团主义。工团主义同工联主义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它仍然包含许多必须予以最坚决反对的错误及其恶劣的方面。

17. 共产党人不能也不许可为了抽象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原则而放弃自己在工会内部建立“基层组织”的权利，不管这些工会的倾向性是什么。谁也不能剥夺他们这一权利。当然，在工会内部进行斗争的共产党人，必须把他们的行动同那些已经从战争和革命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的工团主义者的行动联系起来。

18. 共产党人必须采取主动，在工会内部同具有其他倾向的革命工人建立联盟。最接近共产主义的是那些工团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相比，他们维护建立工人国家的原则。但是，采取联合行动要以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的组织为前提。无组织的、个别行动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同任何人进行合作，因为他们不会是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

19. 当共产党人最坚决果断和最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自己的原则的时候，当他们在同反共的工会独立理论和政治与经济分离理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进展极其有害的观点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在具有各种倾向的工会内部，努力将他们在反对改良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欺骗的实际斗争中的行动，同



一切赞成推翻资本主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分子协调起来。

20. 在那些存在着有影响的工团主义革命工会组织的国家（法国）中，以及在那些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的影响而在革命工人的某些阶层中继续存在着对政党不信任情绪的国家中，共产党人必须同工团主义者互相配合，根据该国以及存在问题的工人运动的特点，明确在对资本发动进攻和进行防御的一切行动中进行共同斗争和合作的方式方法。

## 六、为工会的统一而斗争

21. 尽管各国改良主义者正在肆虐地迫害共产党人，但是今后我们仍然必须坚持不懈地运用共产国际提出的反对分裂工会的口号。改良主义者企图用开除的手段制造分裂，他们有计划地将最优秀的分子驱逐出工会，希望这样就会使共产党人失去冷静，脱离工会，并因而放弃从内部夺取工会阵地的深谋远虑的计划，这时，共产党人就会决心赞成分裂。但是，改良主义者是决不会得逞的。

22. 工会运动的分裂，特别是在目前的条件下，对于整个工人运动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工会的分裂会使工人阶级倒退很多年，因为在工会运动分裂之后，资产阶级将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工人阶级赢得的最起码的斗争成果也剥夺殆尽。共产党人一定要利用其组织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和全部力量来防止工会的分裂，他们必须制止改良主义者破坏工会统一的近乎犯罪的轻举妄动。

23. 在同时存在两个工会中心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中，共产党人应该为合并这些同时存在的组织而

斗争。因为抱着合并业已陷于分裂的工会的目的，而使个别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脱离改良主义的工会，以便加入革命的工会，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任何一个改良主义的工会，都不应该失去共产主义的酵母。共产党人在两个组织中都大力进行工作，是恢复已遭破坏的统一的前提。

24. 保持工会的统一，正像恢复已遭破坏的统一一样，只有在共产党人事先为每个国家和每个工业部门制订工作纲领的情况下，才有实现的可能；人们能够在实际工作和实际斗争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工人运动分子集中起来，而在工会分裂的情况下，能够为争取组织上的重新统一创造必要条件。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必须记住，工会的分裂不仅威胁着工人阶级目前赢得的一切斗争成果，而且对于社会革命也是一种威胁。必须把改良主义者分裂工会的企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但是，只有通过工人群众中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才能做到这一点。

## 七、反对开除共产党人的斗争

25. 开除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把领导者同工人群众分隔开来，从而使革命运动陷入混乱。因此，共产党人不能再局限于迄今为止所采用的斗争方式方法了。世界工会运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改良主义者制造分裂的意图越来越强烈，而我们争取工会统一的意志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实，今后共产党人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是多么重视工会运动的统一。

26. 我们敌人的分裂倾向越露骨，我们越是必须更加有力地强调工会运动的统一。不应忽视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次工人集会，在所有地方都必须对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策略

提出抗议。必须向每个工会会员提出工会分裂的问题，不仅当分裂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应该这样做，而且要在分裂还在酝酿的时候就这样做。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工会运动的问题必须列入所有国家的整个工会运动的议程。共产党人有足够的力量，决不能默不作声地被人扼杀。工人阶级应该了解，谁主张分裂，谁赞成统一。

27. 共产党人在他们当选之后被地方组织开除，不能仅仅抗议这种强奸选民意志的行为，而且应该精心组织反对这种开除的坚决的反抗。被开除的共产党人不能像一盘散沙。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不允许被开除者离散。他们必须把自己组织在被开除者工会之中，并以要求恢复他们的工会会籍的口号作为政治工作的重点。

28. 反对开除共产党人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一场争取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在这里，一切旨在恢复被破坏的统一的措施都是有益的，被开除的共产党人不应该同整个反对派以及现有的独立的革命组织孤立开来，断绝联系。被开除的团体应该立即同工会中的反对派以及有关国家中现有的革命组织建立紧密的联系，着眼于进行反对开除的共同斗争，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

29. 进行斗争的具体措施，可以而且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完善和变通。重要的是共产党采取鲜明的反对分裂的立场，并竭尽全力去制止开除共产党人的浪潮，这一浪潮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开始合并时就已经明显地增强了。在反对开除的斗争中，并不存在普遍适用和一成不变的手段和方法。用这种观点看问题，一切共产党都有可能运用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斗争手段，去达到夺取工会和恢复被破坏的工会统一之目的。

30. 共产党人应该为反对把革命工会开除出国际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而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当革命工会只是由于它们是革命的就遭到蓄意开除的时候，共产党不能也不想袖手旁观。对于红色工会国际所建立的企业中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共产党方面必须全力予以支持，以使一切可以动员的革命力量都行动起来，为建立国际上统一的产业工人工会联合会而斗争。

整个斗争必须在下面的口号之下进行：一切工会不分倾向，不分政治派别，都允许加入一个单一的产业工人工会组织。

### 结 论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遵循其夺取工会和为反对改良主义者分裂政策而斗争的道路，它十分郑重地宣布，只要阿姆斯特丹国际不再乞灵于开除，并使共产党人有机会在工会内部运用思想武器为他们的原则而斗争，共产党人就将作为守纪律的成员在统一的组织内进行斗争，在同资产阶级发生的一切冲突和战斗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责成所有共产党，竭尽全力防止工会分裂，在工会运动的统一已经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它的统一，并促使有关国家的工会运动加入红色工会国际。